

楊 家 駱 著

中國學術百科全書草創本  
第一組 第四種

中國學術百科全書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辭典館初版

前部共三冊定價拾圓

楊 家 駱 著

中國學術百科全書草創本  
第一組 第四種

中國學術百科全書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辭典館初版

前部共三冊定價拾圓

我的終身事業

楊家駱



# 我的終身事業

楊家駱

一 現在我纔有向社會宣佈計劃的膽量

二 合理的計劃與其實事上的必然途徑

三 四書編纂計劃大綱

中國圖書大辭典——中國學術百科全書——民國史稿——國史通纂

四 附營事業

助理人員訓練學校——印刷鑄版裝訂廠——圖書供應合作社——實驗圖書館——學術諮

詢處——國際中國學術工作襄助團

五 已出版的十五種

四庫大辭典——四庫全書概述——叢書大辭典——圖書年鑑——圖書年鑑二編——歷代

經籍志——中國文學百科全書——羣經大辭書——書辭——詩辭——禮辭——唐詩初箋

簡編——民國名人圖鑑——全國機關公園名錄——民國以來出版新書總目提要

六 乞求正當的援助——以不束縛我精神的自由不損害我事業的節操爲其條件

一 現在我纔有向社會宣佈計劃的膽量

劃的膽量

我願以畢生精力完成四件事業：

一、編纂中國圖書大辭典；

這四件事業，祇舉其中的一件，已非集合多數人的

二、編纂中國學術百科全書；

三、編纂民國史稿；

四、編纂國史通纂。

我的終身事業

力量，歷很久長的時間，不能完成；那我現在僅以個人的力量，而想去完成他，豈非夢想？但我自童年時懷抱着這個夢想，一時一刻都不能忘懷，也不忍割棄任何一件；我惟有像「愚公移山」「精衛填海」一般的努力做去！

十餘年來，我不敢以我的計劃語人，因為怕他人聽了反譏笑我爲「誑誕」。我惟有抱着絕對的自信與持恆的精神，用最有效的方法去埋頭苦幹！認爲我是爲了這四件事業而存在於宇宙間的：每晨四時起身，便坐在一間堆滿書籍的屋內，從事我那視爲高於生命的工作，無論是盥洗或飲食，永遠需要着他人的催促；到了夜晚十時，才戀戀不舍的離開此屋而去。雖有時也會因爲許多不得已的事而外出，但平均起來，每日消耗於此的還不到一小時；十餘年來如一日，雖身體日見衰弱，但完成了三千數百萬字的著作，這是宇宙間最值得的犧牲！

中國的舊書，每卷超過萬字的，實在很少；民國二十年時，我曾將每日出版的新書一一購來，叫一個

書記逐冊記出他的字數，在一千五百餘冊書內，我得到的統計結果，是中國新出版物，平均每冊約二萬七千字左右。辭典館出版我所編著的書十五種，共三千零八十四萬六千一百二十八字，如果照舊書分卷，可分爲三千餘卷，更超過了舉世所認爲最浩博的二十四史之上；如果印刷爲新書的普通版式，可以分裝一千二百餘冊。所以辭典館出版的新書，在種數上雖不算多，但在字數方面，同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以外的各書局比較一下，恐怕有過無不及吧！——翻印舊書或翻譯外籍，及非學術性質的書，自應除去不算。——雖距我全部計劃完成之期尚遠，各書也儘多可議之處，但我以「一手一足之烈」去作這事，有了這點成績，也暫可用以自慰了！到了此時，我纔有膽量向社會宣布我的計劃，宣布我的野心；有了這點與世相見的禮物，我纔有膽量向社會乞求同情，乞求援助！

我所編著的各書，因爲他暫時填補了學術界需要的缺陷，所以尤其是在各圖書館與各大學中，多

被認為是必備的書籍——據我所知：國內除蒙古西藏外，即邊遠如新疆、西康的圖書館，都已購藏東北四省，雖已淪陷，但由北平和日本的書商為他們代購的，仍不在少；國外的購者，以國度論，約在十七國之譜；大概這一類的書，銷路雖不能怎樣的多，但他的地域分配，却甚廣大——且因他為「工具」性質，在圖書館或大學裏，其應用的人數與次數，也就多於普通的書籍。這樣遂增加了社會人士對我的事業的關心程度，於是每天都會有來訪問的人，並且可以收到很多的詢問函件，久已就需要有這樣的一篇文章，來替代口頭和信函的答覆。

但是十餘年來，我日之所思，夜之所夢，總不出這四件事業的範圍，更加之從事實際工作所得到的經驗，如果傾所欲言的來寫一本計劃書，恐怕也可成爲一部數十萬言的巨著吧！我現在寫此文的目的，既是祇在供給關心此事業者以一個簡明的概念，所以祇能略略的舉出各項「大綱」。可是滿腔的話，想很簡單的寫出，提起筆來，反會覺得如一部

### 我的終身事業

十七史，不知從何處說起之苦也罷，且胡亂的寫來，總比不寫好些！讀者如對於那一網目有進一步見詢的必要時，敬當詳抒所懷以告！

在實地進行時，總不免與所計劃的有些出入。而且以後從事愈久，經驗愈多，那時的見解，必較現在更進步些，對於所計劃的，當然也會因此而更改善，或更擴大的。即如現在所舉，較諸最初的計劃，已改變了不知幾十次了。但我相信，以後縱有改變，必不至同現在這「大綱」出入太多。（圖書年鑑上冊第一編「中國圖書大辭典速略」和劉寒島先生的「圖書年鑑提要」實藤惠秀先生的「楊家駱先生著圖書年鑑」就「二」文中關於我的終身事業的記述，與此文出入頗多，但也可供參考。）

## 二 合理的計劃與其事實上的必然途徑

四件事業，其實祇可算是一件事：「對中國『學術』與『歷史』施以大規模的整理」而已。而且

他們都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同時舉辦，尤有相互利用及節省時力之效。如編纂中國圖書大辭典，非對中國學術與歷史，先加以整理不可；而編纂中國學術百科全書、民國史稿、國史通纂，更必先有中國圖書大辭典爲其資料的簿錄。——民國史稿與國史通纂，不過因其一爲往代史，一爲現代史，他的質與量及其需要上，不能相同，故分之爲二，實際上仍然是一部相啣接着的書。

這四件事業，雖有其同時舉辦的必要，但在每一件事業中，却需分很多步驟去完成他。有如建築萬里長城一樣，直接用砂泥去堆積，不惟不能凝結堅固，而且施工也很困難；同樣在編中國圖書大辭典之前，必先完成四庫大辭典、圖書年鑑等書爲其礎石，在編中國學術百科全書之前，必先完成中國文學百科全書、羣經大辭書等書爲其礎石，在編民國史稿之前，必先完成民國名人圖鑑、全國機關公園名錄等書爲其礎石，在編國史通纂之前，必先完成歷史名物制度大辭書、歷代人名大辭書等書爲其

礎石。中國圖書大辭典等四書，原是四部有完整系統的書，而不是四部彙刻他書而成的叢書，但在進行的步驟上，却應先完成一套叢書——副產物爲其彙編的憑藉！

質言之：四書編纂工作的進行，各可分爲二大步驟，二大步驟中，再分爲若干小步驟。先就資料情形和編纂便利，編成許多以四書之對象的一部分爲其對象的書，然後再將這許多書彙爲一編，刪訂補綴，而完成爲整個的組織。（國史通纂與民國史稿二書的副產物，大部分祇能作爲正書編纂時必需的工具，並不是完全可以用來彙編的，但沒有這工具，正書也無法編纂。）這樣不惟是成功的捷徑，也是事實上進行時僅有的一條大道。

從四書的數量上去看，尤其顯著的必要——各書完成後的數量，現在雖不易揣度，理想中的相近數字，就是中國圖書大辭典約一萬萬字，中國學術百科全書約二萬萬字，民國史稿約二千五百萬字，國史通纂約五千萬字。唉！當這個數字告訴任何



人時，我都要得到一個「狂人」的綽號。但我仍要很嚴肅的對他聲明：在各書完成後，你們對今日我所提出的數字，不但不以我為誇大而且要說我過於矜慎了！

一、四書因其數量的巨大，編纂的時間必很長久，在這很長久的時間內，必會遇到許多人不能抗禦的災患，使這堅苦的努力，歸於毀滅；這種損失，無論投保任何巨額的保險費，都無法償補的。不如將工作的進行，分為若干步驟，每步驟完成時，隨時出版，以增加其保存的機會；如此縱在工作進行未畢之前，遭遇不測，也不至全部精力，皆歸於犧牲。

二、副產物與正書，除了對象廣狹的不同之外，便是「草創本」與「定本」的分別。據我的經驗，每一著作塑就其全部輪廓（完成草創本）不過需要三分之一的时间，而為精詳的「訂補」（完成定本）則須佔三分之二的时间，若再從成書後數量上去分析，其原塑輪廓時所寫的文字，經「訂補」後而仍然存在的，實佔十分之九。「訂補」時所改增的則不

過十分之一。就是假設我們以三十年的時間去完成中國圖書大辭典一書，前十年中可完成十分之九，後二十年僅能補足那十分之一。後讀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自序，他也說：「肆力九年，草創粗定，又肆力十八年，拾遺補闕，抽換之，整齊之，劃一之。」纔證實這是從事編纂工作的必然狀態！但以學術界這樣急切的需要着，我不願使那十年間陸續所成的十分之九，放在編輯室內，再過二十年後，等那十分之一完成時，一併拿來灌入學術界的飢腸。因為在餓得要命的時候，糗糧也可以果腹；但以糗糧果腹，並非安於吃糗糧的生活，祇期其能以暫延生命，以待珍羞的獲得！

三、當我去塑鑄一部著作的輪廓時，每日的成績，大致相同；而在「訂補」時，往往耗數日數月的時間，一無所獲。雖在歷久不獲而忽然得到的時候，往往使你驚喜欲狂，精神的愉快，真是不可言喻；但那些日數月間的苦悶煩腦，真叫你受不了；食不知味，寢不能安；雖然有些長者常責我有失學者的「窟

靜」態度，但我却反譏他「這正是你對學術無熱情的緣故。」我嘗想「訂補」的困難，真是無法補救的麼？那又不然。我們所感到的「訂補」的困難，正是基於二點原因：一、在繁重的稿本或卡片上，不易發見錯誤與遺漏；二、「訂補」的資料，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不如在塑就輪廓之後，——草創本完成時，大膽的刊行，使他化身千萬，取得千萬學者對他「訂補」的機會。到了將許多草創本彙編為定本時，那些學者所「訂補」的，自可儘量採用。這定本雖不能像呂氏春秋書成後懸千金於咸陽市門，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的那樣自信，但總可將錯誤遺漏減少到最低限度，而且也可省去我那倍於原編著時的「訂補」時間，讓我得更多做一點事。

四、治學固然要有「埋頭一生」和「不計成敗」的精神，但在那學者的心中，實無時不自期他能早日成就，並能得到發表的機會，以貢獻社會。「埋頭一生」祇是他用以求取他所期望的收穫之

手段而已。抱著這種精神去埋頭於學術事業，無論他最後是成功與否，他的人生觀是積極的。如果反以「埋頭一生」為目的，治學則不過是他「埋頭一生」的工具，學術上的成敗與有無發表機會，甚至與社會有無裨補，他全不計及，這便是所謂「借瑣耗奇」的人物，他的人生觀是消極的。祇要能「埋頭一生」，過着隱士生活，他的目的便已達到，學術成就，反是「埋頭一生」的副產。我的「埋頭一生」的志願，實為無量的熱力所鑄成。同時我雖肯「埋頭一生」，却無時不急於有所成就。——急於有所成就，正是內心熱力的震蕩，並非苟且草率之謂。——所以我的生活，表面狀態雖極靜穆，而內心的躍動，正如萬頃波濤湧推而前，每一浪頭，必待打在沙灘之上，方始靜止，而後面一浪，又澎湃而上，我時時希望着我的工作能告許多小結束，而這結束並非收場，乃是讓後面又一浪頭再作前進的機會。在這樣大的編纂工作中，為給從事者以心理的適應起見，也應採用逐漸出版的辦法。

總之：我認爲無論從合理的計劃，或事實上的必要去看「先編成許多副產物，隨時刊行，將來再彙編這許多副產物爲正書的最後定本」實爲我的事業的惟一途徑！我在計劃副產物的編纂與出版時，又覺得這些副產物必使他在目前有其獨立的效用；在將來正書刊行後，仍不失其存在的價值，如此，然後出版者和購買者，方不至虛擲其物力。

我現在所可持與社會相見的，便是那完成的副產物的一部份。我不敢諱言那些副產物所包含的缺點，因爲那僅是我所塑就的輪廓，尚未經過精雕細琢的人像而已！也可以說：正因其含有許多缺點，更需要與社會相見，以求訂補。這粗濫的東西，在目前也敢向社會誇一句，能「填補現時需要的缺陷，便是他的無比的價值！」且看我那「杜撰」的童話吧：

「魯濱遜在亞美利加對岸的荒島上面，生活了二十八年之久，回到英國之後，王子也欣慕他那飄流的奇蹟，召了他來，同他暢談了一回。

### 我的終身事業

第二天晨曦未上之前，王子已換了一身平民的衣裳，在曲折的山道上行着，他身邊沒有一個僕從。背了一個麻布袋，裏面是些食物和武器。他厭倦那繁華榮貴的生活，想去創造一個新的環境。不久他到了一片荒原，他認爲這是可供他作新的發展的所在了。他坐在一塊青石上，休息了一會，從此他天天斫木運石，忙於建築一所富麗的宮殿，爲他的新居。秋風無情，將嚴冬吹來，王子的宮殿，成功不到十分之一。肉體的人，無所障蔽，究竟敵不過大自然，他終於長眠於霜雪之下了！

「魯濱遜自從與王子接談之後，遂離開英國。正當王子到達那荒原時，他又到了另一荒島。他不想再遷出這個荒島，所以也期望着一所宮殿，爲他永久的住宅。但他曉得宮殿的建築，非得一年半載是不能成功的，不如先搭一個茅棚先住着，再去進行宮殿的工程。果然不到半天，一所小小的茅舍，出現於溪流之傍。看來

這茅舍雖很簡陋，但是夜裏儘可在那裏高枕而臥，暴風雨之夕，他便成天坐在裏面抽抽煙，不復出來自尋苦惱。不知不覺，他來到這新環境，已是半年，聖誕節的前半個月，他的宮殿已經完工，他將他平日的飲食起居等一切用具，都搬了進去，開始過一種安適愉快的生活。」（圖書年鑑下部新書總目提要概述頁一五至一六）

讀者！當你到達一個荒原或一個荒島時，你將效法王子呢？還是效法魯濱遜呢？在前面我曾說：「在餓得要命的時候，糧糧也可以果腹，但以糧糧果腹，並非安於吃糧糧的生活！」這正是新書總目提要概述中的魯濱遜先生的精神！

我在圖書年鑑作成之後，曾得到「一個定理」：『如果想出一本完善的圖書年鑑，必先出一本不完善的圖書年鑑！』試看大英百科全書等範圍廣大的書，誰不是先前簡陋，「一變！二變！三變！變了一個觀音出現」呢？（圖書年鑑下部新書總目提要

概述頁一五）這幾句話，無論在什麼事物上，都可得到證明。現在再引當時在圖書年鑑中的自述，來結束這段文字：

「爲書的本身設想，缺點甚多，無容諱言。就書的價值而言，宮殿未成時的茅舍，茅舍的價值是無可與並的，尤其是我自己對自己問心無愧。我自從事於這事業以來，用每月的工作時間，睡眠時間的積數，來平均於每天，差不多每日睡眠僅五小時五十四分，工作爲十三小時二十一分，飲食、盥洗、雜事及其他，爲四小時四十五分，我用一種比任何刑具更令我害怕的功過格——日記，來督責自己，我所有精神上物質上的力量都已投在事業中了！」（圖書年鑑下部新書總目提要概述頁一七）

「你們恕了吧！茅舍至少可以給你們過夜，可給你們避暴風雨，等我喘一口氣，我將於聖誕節前，迎你們進那新宮殿！」（圖書年鑑下部新書總目提要概述頁一七）

### 三 四書編纂計劃大綱

#### A 中國圖書大辭典

關於編纂中國圖書大辭典的目的，我在四庫大辭典自序中所言甚詳，現在節鈔如下：

「吾國文化，啓發最早，自黃帝統一以還，歷時四千六百餘載，而逐代拓疆，披靡之廣，三千四百餘萬方里，重以歷代右文爲政，故著述之富，浩如煙海，都計羣籍，當不下百餘萬卷。

「然綜錄之籍，尚付缺如——夫簡策山積，學者一披卷帙，不啻鼯鼠飲河，河伯向若，四顧茫然，靡知所屆！初學之士，何者爲先？參考研究，將焉取資？同一書矣，而不知其內容，知一書矣，而不究其存亡，版刻有幾？孰得孰失？秘笈孤本，藏於何處？如是輟轉檢考，廣諮旁詢，爲力甚勞，爲功極微，求於一書，周知大凡，未睹原籍，識其梗概，而不可得，此天下所共苦，而圖書大辭典之作，不容緩者一也！」

我的終身事業

「吾國典籍，刊刻不易，流傳不廣，每有孤本秘笈，扁鍵既久，與塵俱盡，兼之兵燹時起，狼煙所至，千縑爲灰，或以指陳利弊，喪亂所關，語多傷觸，諭令禁燬，往往名著珍帙，玄儒鴻碩，畢生精力所粹之作，淪泯漸滅，不壽於世，故書籍孳乳日出，而亦散亡代謝。苟有最錄，存彼蛻痕，雖器實已淪，尚可識其名數；其或幸存於天壤，拭目求索，或可復顯現於人間。良以帳秘枕函，識者知珍，彌微僅存，流傳有緒，匪諸家著錄於一編，窺輟轉儲藏之所在，按圖索驥，整理流通，此天下所共急，而圖書大辭典之作，不容緩者二也！」

「吾國文化學術，爲世界所共仰，然試問古今著林，綜計若干爲卷，何數爲帙，幾何散亡已幾何代最多，存者之數，略當何率，某類之書，創體何時，或寥落罕聞，詞響闕寂，何種學問，著述最富，以數四部，疇當居首，往世藝文，何代爲最，一代之中，所宗何學，鄉邦文獻，盛者何處，一方之士，風尚何說，古今藏家，其數有幾，叢書之積，已

得何數麻沙黑口，踵起如千著述種類日趨繁  
顯，辨析流別，業成專識，門隸分屬，蛻化遞遷，子  
略經郭部類幾易，吾知積學之士，猶且矯舌而  
不能對矣！此天下所共恥，而圖書大辭典之作  
不容緩者三也！

「班固藝文志曰：『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  
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  
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  
咸校術數，侍臣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  
條其篇目，撮其指義，錄而奏之。』又阮孝緒七  
錄序目曰：『昔劉向校書，輒爲一錄，論其指歸，  
辨其訛謬，隨錄竟上，皆載本書，時又別集其錄，  
謂之別錄。』此吾國書目之有解題所由昉也。  
其後宋王氏崇文總目、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  
題解，稍具崖略，未能詳明，馬氏經籍考、蒼萃羣  
言，較爲賅博，而貫串折中，則猶未也。至清乾隆  
帝，詔求天下遺書，開四庫全書館，復命紀昀等  
每進一書，做劉向之例，撰爲提要，弁諸簡端，帝

至於

此書完成後的形式呢？  
「家路不自揣測，忘其疏陋，時思以古今載籍，  
著作之手，及學術標題，彙爲一編，爲中國圖書  
大辭典。」

「於書名下，先以大字陳其梗概；次以小字述  
其來由，編撰緣起，凡例，目次，得失比較，注釋，校  
訂，繼作之本，序跋，題識，議論之目，更詳其版刻  
流傳始末，凡初刊於何處，翻版幾次，校勘精粗，  
行款版幅，以及特異之本，藏於何家，流落誰手，  
收藏印記，朱墨批識，均一一著於錄。」

輒覽而善之，敕將各書提要，編刊頒行，其於諸  
家被屏著述，亦附存其目，以備考核，即四庫全  
書總目是也。清初葉以前，學術源流，著多得失，  
略具於是矣！惟迄今百六十載，古籍間出，多四  
庫所失收，而著作之繁，更倍蓰於前此，攷證校  
勘，輯佚拾遺，冰水青藍，後出更勝，繼先賢之偉  
業，步芳躅之後塵，此天下所共望，而圖書大辭  
典之作，不容緩者四也！

「人名之下，先以大字刊其小傳，次以小字歷述生平事蹟，更引往賢之論，分述其學術思想，言行事功，以及師承所自，傳授所歸，而以其著述之目終也。」

「標題則考論學術之對象、範圍、淵源、派別，以及譯著之書、承學之人。」

「更以書之繁名、簡名、通名、別名、次名、附名、人之別名、別號、諡號、齋室之名、標題之異詞，錯出其中，按辭典式綜合排列。」

「算以分類索引、分地索引、版本索引、羅馬字索引、和文索引、及各統計表、著作年譜彙編等爲附錄，務使叩無不鳴，檢無不得！」

自序中又接着說：「固以植鵠偉遠，竟業匪易，特分步進行，以期分重若輕。」這在上面早已嚕嚕嚇嚇的說過了。現在將分步進行的各步中所擬完成的副產物名稱，列舉如下：

提要組：

四庫大辭典；

我的終身事業

四庫大辭典續編；

四庫全書纂目；

四庫總目別編；

四庫存目書考；

四庫失收書考；

書目答問長箋；

指引書目進退考。

考訂組：

書目志；

偽書考；

偽作者考；

佚書考；

佚作者考；

禁書考；

官書考；

公書考；

合撰考；

經籍別名考；

我的終身事業

作者別名考；

作者居處名考。

版本組：

叢書大辭典；

叢書類編；

圖書版本大辭典；

版本類編；

書影彙編；

版式考；

墨本考。

傳記掌故組：

歷代著述家大辭書；

歷代著述家年譜；

女學叢錄；

圖書徵獻類考；

圖書學專辭考。

近代著述組：

清代著述志；

圖書年鑑；

美術年鑑；

圖書月刊。

特種著述組：

釋籍考；

道籍考；

回籍考；

耶籍考；

滿籍考；

蒙籍考；

藏籍考；

苗籍考；

四裔著作考；

藩屬著作考；

外譯國籍考；

外人關於中國著作考。

書目彙編組：

歷代經籍志；



地方藝文志；  
 專科著述志；  
 公藏圖書志；  
 私藏圖書志；  
 經籍題記彙編；  
 經籍雜目彙編。  
**金石圖譜組：**  
 金石大辭典；  
 歷代金石志；  
 地方金石志；  
 金石徵獻類編；  
 金石景徵；  
 石經集考；  
 帖考；  
 圖譜考；  
 書畫著錄考。  
**序列組：**  
 圖書論文標準類典；

我的終身事業

---

**研究組：**  
 圖書論文標題大辭典。  
 撰著學；  
 編纂學；  
 翻譯學；  
 箋注學；  
 序列學；  
 檢字學；  
 類隸學；  
 標題學；  
 著錄學；  
 提要學；  
 批評學；  
 傳記學；  
 學案學；  
 校勘學；  
 考證學；  
 鑒別學；

版本學；

典藏學；

表譜學；

索引學。

B 中國學術百科全書

對書籍的蒐集與批評，是對全部「學術」和「歷史」施以整理的初步工作。進一步，則應分析一切著作中所含的內容，編纂為大規模的百科全書。

這大規模的百科全書，便是中國民族文化的清算總冊。中國所有的知識和森林總總的事物，將完全按其簡括的命題字面，排列於本書中。但也非可一蹴而成的，必先完成許多副產物為其礎石！

因為本書的範圍太廣，他所藉以為礎石的副產物，每一種也均有其驚人的含量！在此一組與彼一組間，其分別和關聯的情形，也不能如圖書辭典那樣明顯而有系統，所以在每組之下不得不略附幾句簡單的說明：

第一組：

- 中國經學百科全書；
- 中國史學百科全書；
- 中國哲學百科全書；
- 中國文學百科全書；
- 中國美術百科全書；
- 中國科學百科全書。

本組與西洋的百科全書體例相同，也就是定本中國學術百科全書的雛型。以各科學術的術語、專題、學者名、作品名等為條目，按辭典的形式組織而成。各條目下分別就其本題，為系統的解釋與論述。較重要的條目之下，則綴以長篇論文。辭典與百科全書不同的地方，就條目講，辭典祇收辭語而不收專題；就條文講，辭典祇擷取一種定義或結論，而出以簡括的文字，百科全書則每一題必蒐集關係史料，羅列各種論證，其較長的條文，幾乎可以獨立成為一部著作。

第二組：

重編經籍纂詁；

字書集成；  
經籍纂音；  
韻書集成。

本組意在爲中國單字的義與音，做初步的整理與坤集。阮元經籍纂詁，在編製方法上，根據書種類與版本上，可議者甚多，故擬爲之重編。並取經籍中關於釋音者，別爲經籍纂音。其他字書韻書，亦擬做一福保說文解字詁林例，綜編影印。蓋欲完成一既精且博的字典，非先經過此項整理工作不可；即在以後有良好的字典出版時，此四書亦不失爲讀古書的參考要籍。

### 第三組：

羣經大辭書；  
羣雅大辭書；  
古史大辭書；  
諸子大辭書。

本組意在對中國古書上所見的詞語，加以整理，亦爲欲完成一部精博的辭典，所不可少的工作。他與

我的終身事業

第一組的分別怎樣呢？可舉中國經學百科全書與羣經大辭書爲例。經學百科全書注重歷代經學家所沿用的術語，及其所提出的各種專題的討論，並敘述歷代與各地的經學狀況、經師傳記、注疏提要等等；羣經大辭書則不然，他係摘取見於羣經以內的辭語而爲之解釋考證的。最顯明的區別：莫如拿兩書中的人名條來比，經學百科全書中的人名，其人皆爲不見於羣經中的，而羣經大辭書中的人名，則無一不出於羣經中。至其與第二組的分別，更爲顯然。第二組以單字爲對象，此則以單語爲對象。命名爲辭書，而不爲辭典者，因其體例在辭典與百科全書之間，其條目皆爲辭語，與辭典同，而其條文則詳微博引，不似辭典之祇擷取定義與結論者。羣雅因爲其性質與其他經部書不同，故出之於羣經之外。

### 第四組：

文法彙典；  
文體彙典；

修詞彙典；

題辭彙典

本組意在完成中國的文法學與修詞學，同時對文體與文學上所用題材加以整理。關於文法學和修詞學，現在雖已有了不少佳作，但我總覺得條理尚欠精密，例證尚欠詳博，非對古書為大規模的分析，不足以竟其全功。至於中國關於文體的分類，散文方面，往往形質不分，源流之論，尤多附會韻文方面，必須從考證與音樂兩方面，重為釐定。過去文學作品所常用的題材，我們如果加以蒐集，就其技術與思想兩方面詳為分析，必能發見中國人對於自然界及各種事物之認識的情形，更可進而研究其思想與心理的差異，一讀者試取腦中所記關於杜鵑或楊柳的名句，加以分析，必知我所言之不誣。已往的類書中雖有一部份含有此種效用，但惜其缺乏科學眼光，例證濫雜而不全，蓋祇備獵取辭藻者之用，其目光固甚短也。

第五組：

羣經長箋；  
羣雅長箋；  
古史長箋；  
諸子長箋。

本組意在整理注疏一類的書籍。古人對於學術的研究，恆以一書為其對象，而很少以一學科為其對象的。故其研究的結果，往往演為注疏，而注疏一類的書籍，其數量便很可觀了。如關於詩經一書的注疏，約七百餘家，雖然大半是陳陳相因，無甚發明，甚或附會其說，反掩真象，但究竟是前人心血所粹，我們也應作一次極大規模的整理。其進行方法，就是將古書原文列於上，更將各注疏中關於此句此節的詳考其發表時間的先後，分別排次，所見相同者，併為一條。此書一成，舊注疏可以盡廢，學者執此一經，即得節省無數徧讀古籍的精力。

第六組：

古文初箋；  
辭賦初箋；

古詩初箋；

唐詩初箋；

唐五代詞初箋；

宋詞初箋。

文學作品的箋注，與上一組的專著箋注，實有不同；所以這裏以關於文學的作品箋注，另爲一組。其進行方法又有不同之處。這一組的第一步工作，是搜集選本，用統計方法定去取；第二步考定作者在時間上的先後，爲史的排列；第三步搜集關於作者的史料；第四步爲對作品的箋注。對作品的箋注，又可分爲二點：一爲溯其中駢字、專辭、成語、方言、地名、器物名、典故、本事及造詞鑄句之源，第二爲羅列抒寫對象相同的句子，以爲技巧與境界的比較，一概徵引他書爲之，不使屨入主見。因爲這一組的箋注，皆係自爲纂輯，與上一組的完全彙編他書者不同，故做李善注文選有初註、二註、三註之義，名之曰初箋。

### 第七組：

我的終身事業

歌謠史長編；

樂府史長編；

賦史長編；

詩史長編；

詞史長編；

曲史長編。

中國詩話一類的書，已經很多，再加上文集、筆記、史傳、方志，其記載文人事蹟和評藻文字的，也佔有很多的篇幅。我們想編一部中國哲學史長編，或社會科學史長編，資料零碎而貧乏，反之如果編一部文學史長編，他那可驚的資料，又會使你感到無從着手之苦。事實上中國的哲學者，或社會科學者，他們也正是文人，至少是能爲文的，在廣義的文學史中，他依然佔有一角位置；無形中文學史長編，包含了哲學史長編，社會科學史長編。這並非我們有意擡高文學，那是實在的情形。所以這一組之外，並不預備再編哲學史長編、社會科學史長編之類的書。

### 第八組：

古籍引書徵校；

古籍被引輯校；

古佚輯叢；

古籍勘疑。

第一種，列舉每一古籍中所引其他古籍的文字，而復綴列那「其他古籍」的原文於其下，以勘其同異，係以引用的古籍爲主的。第二種搜集每一古籍之爲「其他古籍」所引用時的文字於一處，以勘其同異，係以被引用的古籍爲主的。第三種輯各書中所載某書的逸文或某人所說的話，——現此書與此人的著作已不存在的——於一塊，以窺佚書的梗概；漢學堂和玉函山房所輯雖已不少，但與其他各學者所輯的，尚有出入之處，可爲之互相校補，以成定本。第四種是因爲古書中的文字、理論與事實，很多令人懷疑的地方，清儒所舉甚多，現應把他彙集起來，以爲辨別真偽的證據。

第九組：

類書考索；

學術史獻文匯；

筆記集成；

小說集成。

這是對類書、別集、筆記、小說等性質最稱駁雜的書，加以大規模的整理。類書則考其門類的分合與引用書籍的名稱，別集則彙載其論學和記事的文章，筆記和小說則將他翦集分類，刪除重複，但註明其文字異同及詳略情形，使那許多零碎的珠璣，綴爲偉麗的冠裳。

第十組：

中國經學系論；

中國史學系論；

中國哲學系論；

中國文學系論；

中國美術系論；

中國科學系論。

我相信在上一列九組各書編成之後，必可發現許多素來未爲人注意的學術史料，或竟因此而使學術

之史的觀念改變了一下。我想正可利用編纂期中的所獲發爲系統的結論以貢獻世人。所謂「系論」就是日本「大系」式的書也就是現在書坊中所出「概論」「大綱」一類書籍的擴大。

### C 民國史稿

我在本年十月一日所發表的「民國史稿編刊緣起」一文全文如下：

「近三十年來爲吾國歷史上最重要之階段，亦最複雜之階段也！蓋吾民族生存與發展之意識，至近三十年而始有其顯著之覺醒，由此覺醒發爲活動，雖其間矛盾障礙，禁陳於前，要之此實爲一古老民族，再生之際，絕不可避免之現象，其生機之蓬勃，終有不可掩滅者也！故在史期之劃分上，此三十年，可命之爲『中國民族意識之覺醒時代』，此後將更進於『中國民族之國際活動時代』，吾民族過去之歷史活動，祇爲一種潛在意識衝動之表現，將來之歷史活動，又將與人類整個活動，溶爲一片，

而此三十年者，其轉變之樞紐也。則此三十年間之歷史，其重要爲何如乎！

「此三十年間，一切政教制度，前無所因，率由草創，或係嘗試性質，或濟過渡實情，或爲經驗所限，或因事勢所囿，其不能遽臻完善，而不免於朝令夕更者，乃益增史跡上之禁亂矣。且往代國家大政，多因事勢而設，初未嘗爲有計劃之進行，及有成文法之規定也。民國以後，雖所制定之計劃，方案，與各種成文法規，未必盡善，亦未必盡行，然其教訓之價值，至爲重大，要皆言今史者，所未可略。於是數千年來所遺留關於政教制度之文獻，其量尤不能當近三十年之百一，則近三十年來史獻之豐富，概可知矣。

「再就歷史上活動之分子而分析之：過去之歷史，英雄之活動史也；將來之歷史，羣衆之活動史也；一英雄活動史上之從衆，從衆爲英雄之工具；羣衆活動史上之領袖，領袖爲羣衆之代表。」而此三十年者，英雄與羣衆互爭雄長

之時代也；亦即英雄活動史，與羣衆活動史，交流嬗遞之時代也。數千年來史家所蔑視之地方史、社會史、法人史，至此乃與中樞史、貴族史、自然史，同其重要！且將有更超越之趨勢。歷史之對象，既已推廣，事態之複雜，又如前言，則基本史籍編纂之難，與成書以後分量之巨，蓋又不言而喻矣。

「家駱僭事於『民國史稿』之纂述，蓋已有年，資料山積，董理未竣。值茲國家多難，浩劫將至，吾民族近三十年之史獻，又未有結集而刊布之者，懼其因此而湮滅，乃以抱殘守缺鈞沈盤錯之業，以貽來者，誰之咎乎？於是益兢兢於此作之速成。蓋資料繁重，且多孤帙，不如『史稿』之成之易於佈遠而傳後也。設因史稿之成，能益增吾民族覺醒之程度，加強其共赴國難之決心，則尤家駱所夢寐以企圖者也！至若庶政邦交，因革有所循，地利人才，甄用有所本，又特其副效焉耳。

「民國史稿：分日譜、事紀、政典、類表、地理人物志五大部分，及民國名人傳、鑒、全國機關公團名錄，民國以來出版新書總目提要三大附錄，在史體上，實綜合紀傳、編年、紀事本末、載記、方志、職官、政書、譜錄、類事諸體於一書也。名人圖鑑、機關公團名錄、新書總目提要，為從政、治事、應世、接物所不可須臾離者，故特別帙單行。茲值三大附錄，編印竣事，政典部分，將次完成，謹述其緣起如右：邦人君子，幸賜教焉！」

在這篇文章發表的前半年——二十四年除夕我所發表的「除夕之回顧」一文，內有一段更能表現我努力於此書之編纂的積極觀念：

「歷史之撰述，原不應以『褒貶』、『資治』或其他教訓與功利之意味，為其最高目標；然其效果，實足促進人羣與民族之向上，及社會與政治之改革。國家多難，至於斯極，造其困者，固不在民國以後，要之以二十餘年之時間，仍不能拯民族於危亡，而覆滅之機，且甚於往昔，其救



結所在，尤賴於詳信之史志，揭訴於四萬萬「阿斗」之前，以冀褒袞諸公，元元黎庶，辟考醒之，醒者奮之，而庶政邦交，亦得因革有所循，地利人才，乃能選用有所本。家駱誓奮私力，偕荷國史，願以學殖譴淺，成否莫卜，惟當本其素志，努力進行耳！」

本年四月三日四日五日華報上曾聯續的刊載黃白虹先生爲「民國史稿」的編纂事，而來訪問我的談話，當時對於此書的體裁，解釋頗詳，現也節鈔來，以代敘述。

「他（指我）理想中的民國史稿，在組織上分爲六大部分——

「第一部分名爲『日譜』體裁與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和司馬遷的史記內本紀部分相似，不過以每日爲記事單位罷了。預備自民國元年起，一年爲一冊，另加前編一冊，記載民元以前的革命大事。

「第二部分名爲『事紀』體裁與馬驕的繹

我的終身事業

史，和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相似。預備以某一大事爲一冊。可分爲政治、軍事、外交三大系統。政治系內的大事，如辛亥革命、洪憲始末、護法運動、聯省自治運動、國民黨改組等是；軍事系內的大事，如直皖之戰、兩粵之戰、湘鄂之戰、奉直之戰、江浙之戰等是；外交系內的大事，如善後借款、二十一條、日俄秘約、山東密約、日美協定等是。

「第三部分名爲『通典』體裁與杜佑的通典、鄭樵的二十略、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和司馬遷的史記八書、班固的漢書十志相似，不過類目的變更很多，幾乎全不相襲。約分四十四典，現在將四十四典的名稱錄出於下：

土地	曆象	人口	政策	政治	建置
法制	銓衡	監察	司法	庶政	交通
軍制	陸軍	海軍	空軍	匪患	邊情
邦交	僑務	財政	金融	農產	農制
水利	林墾	漁牧	鑛業	工業	勞工

商業 五市 物價 合作 災賑 煙患

禮俗 宗教 教育 學術 著譯 圖譜

新聞 社團

「第四部分名爲『分省地理人物志』一省爲一冊，以地理與人物合敘。這種體裁，在過去歷史書中是很少用的。據楊先生說，他採用這種體裁，是基於兩點原因，一點因爲時間對象太短，用時間先後排列各人傳記，很無意義，如分類則更爲凌亂；一點因爲向來正史中關於地理的敘述，部位太小，關於史的記載，幾乎都爲中央事蹟，述及地方事蹟，而兼有地方史功用的甚爲少見。現在用這種體裁，有四種長處：（一）將地方史歸納於整個史籍中；（二）擴充地理的記載於整個史籍中；（三）可以看出地理與人才之關係；（四）能使人、物之排列充分發揮其單純與客觀的態度。

「第五部分名爲『類表』體裁與萬斯同的歷史表，和司馬遷的史記內十表相似，將來的歷

量分爲若干冊。

「第六部分爲『附錄』將包括著者個人的史學見解；本書的編著經過；二十世紀以來世界的簡史；和本書詳細的目錄、索引、約等於司馬遷史記的太史公自序及班固漢書的敘傳。

「當楊先生滔滔不絕的將他的計劃告訴了我以後，我順便提出了下列的幾個問題，請他解答——

「一、這部書的體裁，可以說是正史的一種進步編年、紀傳，那一種配稱爲正史，久已成爲史學上的重要論爭，這部書鑄衆體之長，在史體上可說集大成，但比較西洋的通史不知如何？」

「二、本書不過以民國二十多年爲其對象，冊數已這樣的繁多，與各時代的正史，在分量上的比例，不嫌太多嗎？」

「三、你係以什麼爲資料這種工作，已經進行到怎樣的程度？怎樣使他出版？在這部史稿完成了後，還將繼續的編輯嗎？」

「下面便是楊先生的答覆：——

「西洋的通史，便於一般人的閱讀，而不便於保存史料，尤其不足以供給各科專門學者的參考和檢閱的需要，本書以保存及序列史料為主，所以不用西洋的通史體。」

「民國成立以來，將以前以個人為中心的歷史，變為以社會為中心的歷史，頭緒的紛繁，事態的複雜，超過以前同樣長短的時間幾乎千萬倍，當然不能以從前的史書的分量來限制他。同時因為言論和記載比較開放，以及印刷術的發達，民智的開通，所以史料的來源較前豐富；本書意在網羅史料，自當以史料的多寡定分量，而不能以分量去約束史料。」

「史料大體可分為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二種，直接史料指史事本體的證件，間接史料指一切的記載，當然直接史料最為可靠，間接史料不過用來補充直接史料的不足罷了。我們係以調查、採訪、寫搜求直接資料的手段，幾年

我的終身事業

來我們所發出的調查文件，達數十萬，同時蒐羅各種記載亦不少，現在一方面繼續收集，一方面從事整理，也有若干冊已塑定了雛型，不過出版，怕有很大阻力的，因為本書的記載，是本國歷史上醜劇最多的一頁，而這些醜劇的主從各角色，現多存在，且多顯貴者，如果我們用直筆去寫成一部信史，那他們不但決不容許本書的出版，或且要加害於編著的人，所以我現在雖努力寫作，將來能否出版，惟有俟諸天命了！

「如果此書能夠編成，而且能出版的話，我還想辦一種雜誌，和一種日報，作為本書的續編，雜誌擬名為『國史月刊』，日報擬名為『國史日報』，以後再過二三十年，即將這些月刊、日報彙編為民國史稿二編，那比現在省事多了。我們的談話就此結束。我走出了新亞，我腦際中不由的浮現出一幕青年學者遭受史獄的慘狀，我想楊先生坎懷的命運，或已隨着他

## 我的終身事業

那偉大的事業開始了吧！

本書的副產物，在上面所引的數文內，所述皆未詳盡，現在列舉如下：

民國制度大辭書；

民國名人圖鑑；

全國機關公團名錄；

國史年鑑；

國史月刊；

國史日報。

至於「民國史稿編刊緣起」所述副產物中有「民國以來出版新書總目提要」一種，係由圖書年鑑中抽印，故這裏不再列舉。

此書所用資料，數年來我已屢作大規模的調查與搜集，並且這是我近幾年來最努力去作的事，在去年却意外的獲得了一個最偉大的助力，我永遠感謝着馮翰飛先生！且將本年一月二十日二十一日兩天南京朝報所載此事節鈔如下：

「馮翰飛幼居開封，河南新鄉水利局局長

## 二四

亦名馮翰飛，實非一人。一受業於婁縣瞿定成。定成在豫爲言新學之先覺，嘗創開智書報室於豫垣。及去豫，翰飛與葉景芳<sup>字</sup>繼組開封派報處。景芳字仲裕，曾任上海神州日報社經理，後以憤時憂國蹈江死。翰飛則自派報處成立後，先後兼任各報訪員，至百餘處，藏報之興趣至濃，及入民國，雖轉入宦途，而藏報之勤，仍不少衰，嘗擬創辦歷史圖書館，以垂於久遠焉！

「馮翰飛之所藏，綜其先後，先慮千種，茲舉其著者：如上海神州日報，光緒三十年陰歷三月創刊，民國十六年一月停刊，間歷二十四年，發行九千餘號，黨人報紙此爲最早最長矣！北京順天時報，光緒二十七年創刊，民國十七年三月念七日停刊，間歷二十八年，亦發行九千餘號，是爲日本政府<sup>在華</sup>之機關報。此二報以各有立場，記載不能盡實，要之善用之者，固爲最有價值之史料也！翰飛所藏，神州日報首尾不缺一日，誠爲瑰寶，順天時報，僅缺光緒念七、念

八、念九三年，然亦難得矣。世以百宋千元喻藏書之富，然視翰飛以牛溲馬渤待用而不遺者，又不可以道里計矣！中國圖書辭典提要，載翰飛致楊家駱函，有『大著拜閱之下，直令小儒咋舌！』昨旋平，更奉惠書，指導各節，慰誨殷勤，益令鄙人寸心感激，五體投地。綜觀先生蓋謀碩劃，偉著鴻篇，使鄙人易地而處，且是無從着手。昔者神州陸沉，大禹以八年平之，試問洪水懷山襄陵，究從何處導引？而大禹獨竟厥功，其一切設計斷非凡人所能夢見，故史罕特稱神禹。大著浩如煙海，而能條分縷析，燦若列眉，先生之能不在禹下！鄙人能力薄弱，徒有材料，不能供之社會，惟有竭誠貢獻於先生之前，庶可稍爲鴻業之潤飾耳！』云云。其推許不無太過，惟於此可見其非視藏書爲帳秘枕函，局鍵私珍者比，世之藏書家，蓋鮮能有此量也！

「楊家駱之治今史，雖曾力主直接史料之說，以調查採訪爲主要資源，然直接史料，有時而

## 我的終身事業

窮，蓋終不能不取材於記載耳！」

馮先生對我的獎借，我決不敢當，而馮先生數十年的努力，與其慷慨雅量，不但我個人永遠的感謝，即在學術史上，也應爲之大書特書的。元好問曾說：

「如修明堂總章，必得椳栳豫章，節目礪礪，萬牛挽致之材，預爲儲蓄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榑榘櫻榘，楹栝莞栝，雜出於榆柳槐柏，可以朝求而暮足也！」

真的：如果没有像馮先生「預爲儲蓄數十年」的那些報紙，而想作成一部最完備的「民國史」，那是很難能的！

但是，這許多寶藏，如果作大規模的整理，必須有大量的人才，與大量的經濟準備，纔能着手，所以雖然馮先生如此見愛，我目前還是沒有方法去儘量應用，這不得不乞求社會爲正當的援助！

## D 國史通纂

這是一部「中國通史」的長編。牠的形式，將與民國史稿相同，爲一個綜合的新史體。係將過去一切

史籍，及史籍以外之史的記載，加以考訂，粘爲長編；使歷史上的事蹟，及凡關於這事蹟的記載，都得排列在一塊，而此之所詳，彼之所略，又得互相補充。從此中國舊史籍及書本上的史料，得了一番大結集。我們無論要曉得歷史上某一極小的事，都可從此書中找到詳瞻無比的材料。試想假設沒有此書，我們惟有先搜購所有的書籍，然後一本一本的從頭到尾去找，那不惟不經濟，而且不可能！

在體裁上，本書既是與民國史稿相同，惟其各部分的項目，則有很多的出入。我們對於過去的，陳舊史料，要用新的科學眼光去歸納，使他合於現代人的需用；尤其需要編製詳細的綱目，與完善的索引，附於書後，以矯正過去史籍籠統的弊病！

編製本書時，第一步是先對史籍搜集一番，那中國圖書大辭典的進行和中國史學百科全書的編纂，已含有這工作的全部；第二步是建設幾部編纂本書需用的工具書——副產；第三步是從史籍以外的書籍中輯出其中的史料，中國學術百科全書

的進行中，也已含有這工作的全部；第四步纔將前第三步之所獲彙編而爲國史通纂的定本。

第二步副產的書，名稱如下：

歷史名物制度大辭書；

上古人名大辭書；

兩漢人名大辭書；

三國兩晉人名大辭書；

南北朝人名大辭書；

隋唐五代人名大辭書；

兩宋人名大辭書；

西夏遼金元人名大辭書；

明代人名大辭書；

清代人名大辭書。

#### 四 附屬事業

##### A 助理人員訓練學校

學術與歷史的進展，一日不息，我們的工作，也將

有其永恆的需要！在這四書編纂進行時，因需大批人才，即四書完成後，也將隨着時間有其延續及改訂的必要，因而所需的人才也不應僅視爲一時之計。這裏所謂人才，可分爲專門學者，與助理人員二種，所需數量，後者將數十倍於前者，且前者有賴於學者本身的「天才」、「努力」和「社會」、「國家」所給予的機緣，而始能成就，後者則可由訓練而得。我們爲了事業的永恆需要，應做照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之例，招收已在大學肄業兩年以上的學生，再施以兩年的訓練，儘量授以編輯辭書及整理史料的知識與技能。因爲這在一般大學課程中是完全被忽略的！每年如果能培植出十個或二十個學生來，於事業的發展，是有沒大的裨益的！且這許多學生，也可以之供給各省通志館、各縣修志局、及各地的報館、通訊社、雜誌社、出版家，即在其他機關、公團中，也往往需要這樣的人才，去擔任檔案保管、及編輯刊物的職務。這種人才非施以專門的訓練不可，而目前中國是顯然的缺乏！

## 我的終身事業

### B 印刷鑄版裝訂廠

辭書的印刷、鑄版、裝訂，本有其特性存在——第一：一部辭書，不但字數很多，頁數很多，而其連綿數百十頁中，所需同一個字，往往達數萬以上，平常罕用的字，他竟無所不需，這實非普通印刷所能担任。第二：辭書版式，往往較普通書爲大，而行款則往往較普通書爲密，排印格式，在顯明之外，尤應注重地位的經濟；這種排版的工人，其技能與知識，應高於一般印刷所的排版工人。第三：辭書每條，因其條目字面，遂有其固定而不可移的地位；但是辭書的原稿是卡片，編者和排次者，在卡片上是很難看出他次序的錯誤，而一到校樣上，就顯明了；再加之中國文字在排列上的缺點，抄寫字體與印刷字體的出入，別體譌體之多，更增加條目在排印後需要移動的次數，這種移動，往往因一變而牽及全身，非俟全書排完，不能付印，蓋全書未排完時，實隨時都有移動的可能；這樣不惟工作進行因而遲滯，尤其鉛字材料的迴轉，大感困難；我們過去完成的幾部書，

印刷所無不出書延期，以至延到原訂合同數倍的時間，而仍然叫苦連天。事實上我們是出了高於平常的價格，所以非自設大規模的印刷廠，不足應付。第四，在我們過去編印的幾部辭書中，很少附有插圖的，也因事實上中國製版術的幼稚，但插圖實是辭書中不可少的東西，所以自籌製版事業也為一種必要了。第五，需用普遍的辭書，或篇幅太多的辭書，應先排為較大的活版，再縮製為較小的平版或凸版去印刷，以節省紙張，減低成本，並便於檢用，皮藏攜帶，而此種縮版，其印成後的清晰程度，實為最不可忽略的事，所以也非商營製版廠，所能勝任。第五，辭書的分量，鉅於其他的書，而翻用的機會，則多於其他的書，所以裝訂非格外堅固不可，在陳列於許多書的中間時，尤需以一種豪華的外貌，使用者易於取得；內部尤不容有缺頁或顛倒的情形，以中國目前商營裝訂作成績而言，未易達到這種企圖，所以也非自營不可。在過去幾年中，我因印刷而感到的困難，甚於編纂，經濟或時間上的虧損，不可以

數計。我堅決的說：自營大規模的印刷、鑄版、裝訂廠，是事業生命的一部！現在與我們有合同關係的印刷廠，如南京正楷印書局、南京印刷公司、上海紐美印務局、太平洋印刷公司四家，大部份營業是靠我們供給的，我們如果將歷年付與這幾家公司的賬款，用來設立印刷廠，也可以得到一個相當的規模。

### C 圖書供應合作社

我們雖不以營業為目的，但為維持事業，營業也就成了我們事業中的要素。而且我們原不應祇以書的編著完成，便算工作終了，應使他有廣大的讀者羣，以發揮編著工作的效果。由這點去看，我們更應設法去發展銷售的業務。數年來，雖也委託各書店代售，吃倒賬，固然損失，即不吃倒賬，他們的層層剝削，和數月前取書，而數月後甚至數年後始行付款，使我們一部書雖然售出，而所得反至不敷成本。如此，他們雖能獲利，但還是不肯替你怎樣出力去推銷，非至一個誠懇的讀者，向他們索購時，他們從



不肯自堆棧中把書取出，如果這購者用隨便的態度問一句，他便不經意的回一聲「沒有」想起來真令人痛恨！所以我們非自己設立一個供應合作社，以「合作」的制度，與讀者發生直接關係不可（並可兼營其他學術團體及私人出版物的代售，以減少他們所感到與我們今日所感相同的痛苦）

#### D 實驗圖書館

我所要實驗的，是全國圖書館藏書的「館際流通」制度。怎樣叫「館際流通」呢？就是先彙編全國圖書館藏書聯合目錄，既成，然後利用郵政，以館際互借。因為古書的存儲，固然已經不多，即近代內地的出版物，也很少能流出境外的。如在南京而想看看新疆某圖書館所僅有的孤本，可以委託本館代向新疆去借，新疆寄到後，由本館負責再借給讀者，讀者送還，仍由本館寄還新疆，這樣不惟給學術家以無限便利，而且可將中國藏書樓式的圖書館，活躍起來！尤其是我們自己，得儘量知道全國所有的書，並有機會儘量去應用他，此為解決我們資料問題

的根本辦法。

#### E 學術諮詢處

教育部雖然有學術工作諮詢處的設立，但他祇是一個職業介紹所；即在名稱方面，我也非抄襲教育部的，我在民國二十二年所印行的圖書年鑑中，已經說過我有設立學術諮詢處的計劃了。這學術諮詢處，將有一個大規模的「專題資料庫」，內藏我們編印的各書已用過或未用過的資料。這許多資料，有的是由直接調查、採訪而得，有的是由各書彙鈔而成。成部的「書」，自有圖書館去收藏，讀者儘可向圖書館去借，這裏雖有「書」也是已經為我們所改變了原有形態的東西。這許多零紙薄冊，於讀我們已出版各書者，有供其作進一步研究的用途。我們已得的資料，而未編為書籍者，或已被屏而未用者，在他人有需要時，也儘可來此抄取。這裏用了幾個熱心幫助他人的職員，外地人士需要關於學術上所需的任何資料，凡這裏所有的，附到相當的抄錄費，他們便抄好了寄了去。此外如果各學

者或學術團體，需從事於某種資料的搜集與調查時，他也能憑他的能力去代辦。

#### F 國際中國學術工作襄助團

常常看到外國圖書館的漢文書目，其分類編目的奇怪，令你驚駭！但是也不能怪他。推之外國人研究中國學術也必有許多困難，你讀 Herbert A. Giles 的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便知道，我們應負起糾正他們幫助他們的義務。同時外國人研究中國學術，因為他尚未中中國傳統觀念的流毒，也確有其精到之處，而所搜集關於中國學術及歷史的資料，更多中國人所未及見的，我們好意去襄助他們，當然附帶的可以得到他們「襄助我們」的效果。尤其資料方面，可以藉此暢暢快快的用一下。我很想在最近週遊世界一次去拜訪各國的大圖書館（我所編著的幾部書國外各大圖書館幾乎都已購藏）及漢學者，作學術上誠摯的提攜，並聯絡有志溝通中外文化的學者，組織這樣一個團體！

### 五 已出版的十五種

#### A 四庫大辭典

共一千六百八十二頁，二百零八萬五千六百八十字。正文一萬七千條，其中一萬條是以書名為條目，每條下分述該書的卷帙、著者、內容與版本，四庫全書三千餘種和他所未收的書六千餘種都已包括在此了；還有七千餘條是以人名為條目的，這七千餘人，便是那一萬種書的著者，每條下分述所著各書名稱和時代、籍貫、履歷、言行、事功、學術的梗概，並註明詳細傳記在某某等書某卷中，以備作進一步參考時的引導。附錄有二：一為四庫全書概述，有抽印本，內容詳下條；二為索引三種，最重要一種名助檢表，係將正書一萬七千條中各書的繁名、簡名、通名、別名、次名、附名（解釋及舉例均見原書，此處未能詳引）和各人的別字、別號、諡號等彙編而成，凡一萬四千一百二十二條；其餘兩種索引，一種為筆劃部首索引，一種為英文拼音索引。

## B 四庫全書概述

共三百七十頁，四十二萬八千六百八十八字。分文獻表計、類敘書目四大部分，以「文獻」最重要，約佔全書分量十分之七。其中又分爲編纂、採禁、鈔印、館臣四章。「編纂」述四庫全書編纂的經過；體例的得和，和近數十年來續編四庫全書的呼聲；「採禁」述四庫全書所用底本的來源，及那時文字獄與禁燬書籍的情形；「鈔印」述四庫全書分鈔七部和歷次籌印的經過；「館臣」述當時參與編纂四庫全書諸臣的事蹟和軼聞。「表計」有四庫全書者錄存目書統計表、天津閣書架函冊頁確數表、四庫全書依據書本來源表、清初藏書家一覽表、四庫全書薈要書目表、四庫全書孤本書目表、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書目表、永樂大典採輯書書目表、官修書表、帝后著作表、四庫著錄存目外明清兩代敕撰書書目表、婦女著作表、僧侶著作表、道流著作表、僑華歐人著作表、明末清初來華基督教士及其著作表，以別名發表之著作表、不著撰人之著作表、四

## 我的終身事業

庫全書總目卷類對照表、四庫全書館大事表、修書期間文字獄一覽表、四庫全書館館臣一覽表等二十三表。「類敘」係摘鈔四庫全書總目中四部總敘各類小序，及重要按語而成，讀此無異於讀一部國學概論。「書目」係四庫全書及其存目的一個最簡明的分類目錄。

## C 叢書大辭典

共一千五百頁，二百五十六萬二千字。是辭典式的叢書總目，而與叢書編刊者索引叢書子目書名索引叢書子目著者索引綜合編製而成的一部書。我在這書的序例第二十五節中曾說：

「本書所收叢書約六千種，子目十七萬餘，都凡一百二十餘萬卷，四庫全書釋道兩藏，尤不與馬與舊目較，姑不論編纂之得失，以言數量，無能逾其半者！即從來簿錄羣籍，四庫總目，可謂富矣，而文淵著錄，纔三千四百五十七種七萬九千零七十卷，較諸本書，尚不逮十五分之一存目之書，六千七百六十六種，九萬三千五

百五十六卷合併計之亦僅一萬一千九百九十六種，十七萬二千六百二十卷，不過當本書七分之一耳！

「溯自着手編纂，以迄印成，先後歷時十餘年，其間稿成而補輯，版成而重排者屢。底稿卡片，尤爲巨觀。凡總目書名條六千餘張，總目人名條一萬餘張，子目書名條十七萬餘張，子目人名條二十餘萬張，計得三十八萬六千張，約爲五百萬言，儲之充棟，載之專車，雖一書而有數本者，一人而有數作者，付印之際，併爲一目，以便檢閱，藉省繁文，猶得十三萬餘目，二百四十萬言，至其底稿分條之跡，不難尋繹而獲得焉！」  
 〔叢書大辭典序例頁九至一〇〕

D 圖書年鑑

共二千四百九十二頁，一百五十三萬二千五百八十字。現將他的組織及各部份所含條數列表如

上部 中國圖書事業志

第一編	中國圖書大辭典述略	
第二編	圖書事業法令彙編	四八種
第三編	全國圖書館概況	二九四零所
第四編	全國新出版家一覽	二六六所
下部	新書總目提要	
第一編	總類	九二種
第二編	哲學	四一一種
第三編	語文學	一五二種
第四編	文學論著	六零三種
第五編	創作文學	一零二四種
第六編	繙譯文學	七八四種
第七編	藝術論著	二零四種
第八編	教育	八三九種
第九編	自然科學	六一零種
第十編	應用技術	八四九種
第十一編	社會科學	一一一三種
第十二編	經濟	六三三種
第十三編	政治法律	五六四種

最重要的當然是新書總目提要，他佔全書頁數在十分之八以上。他係以民國元年一月至二十二年五月所出版的爲限，總數是八千五百五十三種，其非學術性的如教科書及通俗讀物、小冊子等，則不收。

E 圖書年鑑二編

共一千六百頁，一百二十二萬七千五百二十五字。也分爲兩部份：一部分爲重編「中國圖書事業志」，記載全國圖書館、教育館、出版家、期刊社、通訊社、縣志局及其他研究編輯機關的概況；本館的整個計劃，及其在社會上的反應，在此也有很詳細的闡述。一部份爲「新書總目提要」二編，所收書籍皆爲二十二年五月以後所出版，或二十二年五月以前所出版而爲初編所遺漏的。數量雖也與初編相同，但這幾年正是新書出版最貧乏的時期，所以質的方面，要比正編差多了。

F 歷代經籍志

我的終身事業

共二千七百二十一頁，二百四十萬零七千三百四十一字。上冊爲「歷代經籍總目」，係按辭典式將書名著者各立條目綜合排列而成，約八萬餘條。時間則上起周秦，下迄清末，無論其書的存佚，均爲著錄。下冊爲「歷代經籍志」的本身，是一個分時代的書目，自前漢起，經過後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遼、金、元、明，直到清末爲止。於此頗能看出各代學術的全景，及其變遷的大勢。

G 中國文學百科全書

共一萬頁，七百五十萬字。在我已出版的各書中，要推本書規模爲最大了！全書約六萬餘條，就條目的辭性分，計有八種：

1. 書名條——凡關於楚辭類、別集類、總集類、詩文評類、詞曲類、小說類、民間文藝類及雖非文學作品而有文學價值的書，均爲各立一條，即市井所歌的俗曲，其名稱也被收入了。在這種條目下，分述其卷帙、版本、著者、內容，及其本事的梗概、藝術的估價、歷來的批評、關係事項的考證等等。

2. 題名條——凡是極重要的作品，並無單行刊本，僅見載於某書中的，要是有單獨舉出來敘述的必要時，便以其篇名另立條目來敘述。他若文學作品常用的標題，或有其歷史性者，也另立一條，以溯其源流。

3. 人名條——即文學作家的傳記。條內先列舉其字號、別署、生卒年、籍貫，再以次述其遊蹤、履歷、言行、事功、學術、著作等項。大作家則於其文、詩、詞、曲、文學觀等等，均分立專條去詳述。

4. 事典條——如竹林七賢、香山九老、旗亭畫壁等文學上的掌故，其所關非一人者，則另為立條敘其本事。

5. 概論條——是以一個時代，或一種文體，或某時代的某種文體，或某種文體在某個時代；立為條目的。詳敘其條目所示的範圍中的全部情形，以為全書連貫的線索。

6. 專題條——經討論過的文學上的一切專題，我也把他網羅來，先舉列那專題的對象，和各

方面的論辨，最後則下以近「是」的判詞。

7. 術語條——文學上所用的術語，皆為立條，而加以解釋，並臚列其論證。

8. 參見條——為減省重複的文字，凡上面七種條目的異名，雖為立條，但非必要時，即不再作解釋，僅注明見某條，參見某條字樣。

就條目的長短分計，有三種：

1. 重要條——長者往往達數萬字，每條幾乎可獨立成一冊書，這樣的條目，在全書中佔七分之二。概論條、專題條，多屬於此類。

2. 普通條——大致每條長短在百字左右，在本書中亦佔七分之二。書名條、題名條、人名條、事典條、術語條，多屬於此類。

3. 備考條——每條不足百字，僅備專門研究者參考之用，在本書中僅佔七分之一。參見條，多屬於此類。

因為中國向來未有過真的百科全書——大英百科全書式的百科全書，而坊間以「百科全書」命

名的書，乃是「國民快覽」「萬事不求人」一類書的擴大，所以我不得不向對本書尚未寓目的人，作下列的聲明：本書不是叢書；不是詩話詞話；也不是彙載文學論文或文學作品的總集；更不是如淵鑑類函、佩文韻府之以供人「獮祭」為目的的類書，及圖書集成式的無判斷無連綴的蔓抄古籍的類書。他是一部將中國文「學」上一切知識，以時代的科學的眼光去敘述，以單純的機械的方法去序列的百科全書。每一條的條文，皆可自為起止，而在各條目間，實又皆有其聯絡，循其關係條目去讀，必能發現其貫串的情形。每一條的條文，論述雖力求其詳，但決不侈陳資料，誇示淵博，以佔篇幅。——這是我努力的目標能否完滿的達到是另一問題——所與大英百科全書不同的，就是大英百科全書成於多數編者與撰稿者的筆下，而本書則出於我一人之手，但所徵引的文學專著（指詩文評文學史一類的書）數達千種，此外的書而為我徵引的，則在萬種以上。（本書中於徵引各書都注明出處）這一萬數

### 我的終身事業

千種書的著者，也未始不可說他們是我的特約撰稿員。

#### II 羣經大辭書

共一千八百零三頁，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七百五十字。僅成尚書、詩經、儀禮三種，即以刊布，以後再行賡續。各經自為起落，所以種數多少，無妨全體。十三經如悉數作成，當在一千萬字左右。尚書是史籍，故以其中的人名、地名、事典名擇出立條。詩經是文藝作品，故凡是兩字以上的辭語和連綿字，都擇出立條。儀禮是講制度的書，故將其甲各種制度名稱分析立條。三書各條下均據漢儒、清儒的考證，詳為注釋。

#### I 書辭

共三百零一頁，四十八萬六千六百二十六字。即羣經大辭書中關於尚書部分的抽印本。

#### J 詩辭

共六百零一頁，九十七萬三千二百五十二字。即羣經大辭書中關於詩經部分抽印本。

### K 禮辭

共九百零一頁，一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七十二字。即羣經大辭書中關於儀禮部分的抽印本。

### L 唐詩初箋簡編

共八百九十八頁，七十一萬八千四百字。唐詩初箋原書凡二百六十九卷，錄詩一千九百四十首，係從專錄唐詩的總集一百二十七種三千四百九十九卷中統計其被選四十三次以上的入選；這簡編凡十二卷錄詩三百三十三首，則係就一千九百四十首中擇其被選六十四次以上者入選。此三百餘首以作家時代先後排列，作家凡八十八人。每作家名下無論錄詩的多寡，概詳為搜集關於他的一切記載，有的連續至數十頁以上。可作「唐代詩歌史」讀。所選的詩，逐句加以箋注，題序亦然。但要注意的，就是這箋注完全以注出「本事」「掌故」「人名」「地名」「書名」「器物名」「方言」「本事」「連綿字」及其他一切有特殊含義的「單字」「辭語」為主，旁溯其「造辭鑄句」之源，並搜集古人同寫一景一物

的零碎詩句，羅列於下，以為修辭的比較，平均每一首的有箋注，達千餘字。這箋注沒有一字出於我的筆下，係徵引七百餘種書籍而成，每條均注明被徵引的書名；必要時且寫明係出於某篇。附錄有全唐詩人傳略二千四百八十四則，唐詩書目九百七十八種。

### M 民國名人圖鑑

共四千頁，三百萬字。關於本書的編纂旨趣及其經過，我在辭典館二十五年一月所發的第二三五二七號通啓內曾說：

「駱幼習國史，僭事述作，嘗撰民國史稿二百餘卷，以多闕疑，未遑寫定，因另編民國名人圖鑑一書，以為搜集及容納資料之用，兼供世人治事接物之需。溯自創例，以迄今茲，心營手揮，七歷寒暑，初則訪求民國以來報章雜誌、官書及近人文集，筆記，而披讀之，遇關各方重要人物之敘述，輒轉錄於零紙，歲月既積，高可隨身，因略董理，寫為傳記，得三千餘篇，既以有圖書



年鑑之作，當代著譯，瀏覽略盡，而商量評述，聲氣相通，復成學人傳記二千餘篇，願以轉載傳聞，往往失實，思得自傳，資其印證，又以見聞疎陋，禹甸至廣，其人足傳，而名不見於報章官書，又無著作行世者，正復何限，職此二故，因印佈調查表格，藉郵徵覆，所及之人，約五萬餘，初次不覆者，繼以二次，二次不覆者，繼以三次，如此疊積，發函九次，都三十餘萬件，得自傳凡二萬紙，就書例去取，可留用者，僅及半數。」

大致在這七年間，第一步，我們將民國元年到最近的幾種大報紙，大致翻讀一過，將這二十餘年間重要人物的事蹟，摘抄為卡片數十萬張，然後將卡片加以歸納，排列，將無關重要的人刪去，再將收錄的人無關重要的事蹟刪去，這樣作成的傳記約三千餘篇；第二步，我們專從各人的著作上，摘取著作人的事略，因為我那時正從事於圖書年鑑的編著，於是往往同各著作人發生通信關係，這樣所得的著作人事略亦不少，合起來共有二千餘篇；第三步

就是搜求全國大小公私機關社團的職教員名錄，會員錄，無論新舊，共得三千餘份，再就這三千餘份中，選其可以收入而又有地址的，發函徵求其自述，得到兩萬餘篇，但重覆和不合的，竟達半數，所留萬篇，也皆一一替他重新撰作，以符體例；第四步係就屢徵不覆，或雖覆而其傳不合用的人，再從他方面為之補作，約成四千餘篇；第五步再將作好的各傳擇錄其中要點，函詢被傳的本人，請求校正，然後付印。這種工作的複雜與困難，以及經濟上消耗，真是非親自作過這事的人，不能知道。結果成就了這二萬餘篇介於 Who's Who 與史傳之間的書。敘述重徵實，避誇張，重臆陳，避判斷，非如 Who's Who 之僅列履歷，亦非如史傳之旁採軼聞，所述事蹟，大體皆關係政教，而又為世人所共見者。每傳間附照片一幀，但不能全。

#### N 全國機關公團名錄

共二千頁，一百五十萬字。現代史已由個人意識活動的階段，進展於羣衆意識活動的階段，亦即自

然人與法人在史的地位上，確立其同等地位的時候，故本書在社會上的需要，與名人圖鑑初無不同。在編纂方法上，與其困難艱苦的情形，亦復相似。所著錄中國現存的黨政、文化、經濟、社會各方面所有一切公私組織，約三萬餘所，至臨時性質及無關重要者，則概不濫列。每所中所分述事項為下列十日：

1. 地址；
2. 主持人職銜姓名等；
3. 設立時及其沿革；
4. 本體組織；
5. 業務範圍及表現業務狀況的重要數字；
6. 經濟情形；
7. 隸屬於何項機關及其所在地；
8. 直轄各機關名稱及其所在地；
9. 刊物；
10. 特載。

因其需要情形，各有詳略。

○ 民國以來出版新書總目提要

共三千零六十一頁，二百零四萬四千四百一十四字，係彙印圖書年鑑中的「新書總目提要」及圖書年鑑二編中的「新書總目提要二編」而成。民國史稿通典部份，雖有「著譯」一典，但僅能如各史之例，開列書名而已，不能附繫提要，故彙印提要，以便相輔而行。

六 乞求正當援助

上章所述已出版的十五種，共三萬三千九百三十頁，三千零八十四萬六千一百二十八字（以條數計凡五十萬零六千三百一十八條）。除抄寫、排列、印刷、校對，和一些機械性的事，係由詞典館的同人担任外，各書的編撰，皆出於我一人之手。一個人如果他有天才，有素養，他的著作的實質，可以好到無限制，但數量方面，總有一個限制；因為實質的好，不受物質條件的束縛，而他想產生大的數量，總非積有相當的歲月不可——一種理論的著作或文學作品，不應以數量定其價值，但辭書和史籍數量

的多寡，實為表示他的價值的主要條件——我絕不敢自居於「天才者」的寶座，但我自信是一個「努力者」，雖然努力的成績不見得好，但我那努力的事實，總算有了鐵一樣的證明。可惜這十數年來，我完全處在「孤弦獨張」的困境中，假設社會早就能給我以「合作」「資料」「經濟」等方面的援助，那我的成就，必可數倍於今日，我想讀者不致認為這是在誇張的話吧！

在已出版的十五種外，我還有許多未完成的稿件，搜集而未用的資料，和現在雖未着手而確有把握完成的著作；如果社會能予我以適當的援助，在近兩年內，辭典館至少還可以出版下列十五種巨籍：

1. 歷代著述家大辭書
2. 地方藝文志
3. 專科著述志
4. 中國美術百科全書
5. 美術年鑑

我的終身事業

6. 古詩初箋簡編
  7. 詩史長編
  8. 學術史獻文匯
  9. 筆記集成
  10. 洪憲始末
  11. 民國通典
  12. 民國制度大辭書
  13. 唐代著述志
  14. 唐代人名大辭書
  15. 清代人名大辭書
- 為此我向社會乞求，請予我以正當的援助——在「合作」「資料」「經濟」等方面——但以不束縛我精神的自由，不損害我事業的節操為其條件。我應當切實的聲明：我決沒有想以一人獨佔或包辦這四件事業的企圖，我祇想永遠的為這四件事業最努力的一員，或其台柱而已！從前南京有一次要造一座大橋，在工程進行的期間，傳說必需收到一個小孩子的靈魂，去撐柱着那橋樑，方能收

工。一個妖婆拿着瓶，旁晚時在街上亂叫着小孩子的乳名，誰答應了她，他的靈魂，便將爲她收去。那時我還是小孩子呢，我的母親，便囑咐我，無論聽到什麼人呼喚，不要輕易答應。我就幻想着：假設我理想中的事業，如一座大橋一樣，也須收一個靈魂去，才可完工。那每當妖婆來時，我將拍手歡呼，乞求她赦了一一切的孩子，告訴她，以我的乳名，請她讓我躍進瓶子裏去。現在我是大了，但這幻想，依然闖進我的夢中，不時的搬演出來。我很願作那橋下辛苦的靈魂，但那橋的完成，仍然少不了許多泥水匠。至於已往，正因爲自己尚在毫無成績的時候，搬出許多大計畫來，乞求合作，那不但不能得到對方誠意的允許，反要遭到誤會的譏笑。我在圖書年鑑中「中國圖書大辭典述略」內曾說：

「嘗端居而私祝，詞苟得志同者，共築斯業，早竟蓄志，固所欣願，縱不可得，亦誓屏絕百務，奮其私力，必底於成，而後已！幸者年僅弱冠，能享中人之壽，區區懷抱，非必望梅，或竟老死而無

成，亦願葬此生於書堆稿冊之中，繼有作者，得以之爲礎，石焉！邦人君子，鑒其移山填海之愚，而進教之，則幸甚矣！」（圖書年鑑上部第一編頁四六）

這是我一向未改的態度！

我所感到的資料上的困難，是空間的，而不是時間的。關於已往的材料，真是不可得時，也就死心塌地；但對於現在的材料，明明可以得到，也竟得不到自己實不甘心。尤其國人和國內的機關社團，對調查事業的漠視，真令我祇好嘆氣。我們的調查對象，他填覆了我們對他的調查文件，雖不敢說一定於他有利，但決不至於他有害。但是請看我國十九年時初辦調查事業——爲編纂圖書年鑑調查圖書事業及全國出版物名稱——時的情形：

「計先後三次，共發函五萬餘件。第一次製成三十餘種問卷，分向各教育行政機關，各學術團體，各民衆團體，各圖書館，各藏書家，各圖書館協會，各圖書館相關事業機關，各國外圖書

館漢文書庫，各國書館專家，各出版家，各地新舊書店，各官書局，各紙廠紙店，各印刷用品公司，各裝訂作，各廣告公司，各著作家，各級學校校長教員，各社教機關，各雜誌社，各報館調查時，以名單極難搜集，所發問卷，自不能普遍，然亦達萬封以上，惟問卷內容過繁，填覆者僅及五百分之一，每一問卷所含問題之設計，當時擬製，極費心思。」（圖書年鑑上部第一編五〇至五一）

「第一次之通信調查，勞而寡功，稽其故有二：國人對調查事業以為無益於己，故往往置之不理，一也；調查問卷過分精密，且問題太多，填覆不易，二也。故第二次通信調查，不復用問卷形式，由對方自由敘述，而其弊焉，空言滿紙，可資者少，計發出二萬餘封，填覆者約五十分之一，第三次係將填覆不滿意及未覆各處，再為補發，亦約二萬封，填覆者約三十九分之一。」（全書上部第一編頁五七）

我因此而成立了一個信念：

「理想的『圖書年鑑』所需要的材料，如果不是由那些材料的『主人』自動送來的話，動手蒐集，花十年的工夫，也難得完全。譬如十九年至今（二十二年）已經四年了，我們自己相信為這東西化的錢和精力，已很可觀，單就為此事發出的信件而論，就有五萬餘封。但除了這次所印以外的資料，看起來雖也很嚇人，但以之作一有系統的書，實嫌東鱗西爪。固然我們有更多的金錢或人手，資料還可以多得些，但最好是能令材料的『主人』自動送來。他們現在所以不肯自動送來的緣故，是不相信我們是在這裏作，他們怕我白拐了他的東西，這『年鑑』如果出版了一次，他們的觀念就大不同了，他們或者不等我去徵集，老早就會送來。也許他們寧可不採內政部的出版法，和教育部的新出圖書呈繳規程等法定的獻納，而願對我們自動的踴躍的捐輸！」（圖書年鑑

下部新書總目提要概述頁(一五)

果然在二十二年圖書年鑑出版後，圖書館從此也肯隨時以近況見告，而著作家也不時以其出版的作品相贈。這時中心的欣慰，鼓動我舉辦一個更大規模的調查事業——為編纂民國名人圖鑑，全國機關公園名錄，對全國的重要自然人重要法人施以調查——自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先後九次發出調查表共五十萬件（郵局回單均存在，這是辭典館的重要史獻！）這五十萬件，並非發給五十萬個對象；是第一次不覆，我們再向他寄第二次，第二次不覆，再向他寄第三次，到了他第九次都不覆時，只得算了。這時因為我的著作流傳漸廣，社會知道我的也漸漸多起來，所以比十九年調查時成績好得多，答覆件數約佔發出件數的十五分之一；但是許多重覆和不合用的，我們祇得敬謹登奉，並酌量情形附還他以寄來時的郵費，結果可以有用的約佔發出件數的二十八分之一。為此數年來辭典館中至少有十餘個職員是專門襄助我辦理調查事

業的，這姑且不提，祇算郵費及調查文件印刷費，平均每份值銀六分計，自十七年到現在，共發過五十萬件，就是調查所用郵費及印刷費已到三萬三千元（手續費略同）你看可驚不可驚！現在民國名人圖鑑，全國機關公園名錄也已出版，從此調查事業在我們整個事業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希望社會人士以後於我們調查文件寄到時，慷慨犧牲半小時或十分鐘的時間，那我們便感謝不盡了！

無論從事何種事業，經濟總是他的基築。我在民國二十年時，感覺到單靠我以私人名義沒有一個合式的「機構」，欲求事業之完成，是很不易辦到的，乃以私力設立辭典館。這六年以來，比六年前的工作，要進步得很多，但是這六年中辭典館所有館中設備，職員薪水，以及編纂、印刷等費，竟用去將達十六萬餘元的巨款，並且自信從未妄花過一文。我既非富有，又從未受過他人的資助，這巨額的款項，全靠個人去挪借籌集，其痛苦真非筆墨所能盡傳。為致力於經濟的籌集，因而消耗了不少可以用於

編纂和著作上的精神與時間。在過去六年內，如沒有這種困難，或困難不像這樣厲害，我的成就，必不止此。但在以前我也不願向社會去乞求經濟的援助——除了請人購我的著作之外——因為自己的工作尚無顯著的成績，去求他人為經濟的援助，無論怎樣心地光明，名正言順，也徒使人增加誤會。我深信我的事業是宇宙間最聖潔的事業，我絕不願使我的人格或事業的節操沾染一點塵埃，所以在辭典館發出的通函，或廣告上，常常有下面一段文字：

「……綆短汲長，蚊弱山高，欲其早抵於成，端賴社會人士之贊助。昔安麓村以萬金資朱竹垞，俾著經義考，成書三百卷，馬秋玉又為之刊行，學人至今猶餉其賜，竹垞安馬，亦並垂不朽之名矣。家駱何人，詎敢自比前哲？且以生遭叔季，世風丕變，懼負耿介勤廉之教，竭其私資，完此艱巨，從不敢錙銖妄取於人，祇冀流通十書售價，俾得續編各書……」

### 我的終身事業

但這事業究竟是學術性的，他既不能投合市場的需要，又係極其艱巨的工程，靠一個書生焦頭爛額去苦幹，以他的精誠，雖也可有些成就，可是絕難完成。且那成就，無論如何總是太大犧牲之所換得的。在這書生自己原所不惜，他也不因有助力與否，而改變其志趣，但從整個文化事業觀點上去權衡輕重，社會上似乎總應分一點力量去扶助他吧！今天我膽敢占着十餘年來嘔心瀝血的成就——雖嘔心瀝血，但仍不能作到完善的地步，這正是缺乏援助的緣故——乞求社會予以充分的經濟援助，但我同時要再鄭重的聲明：要以不束縛我精神的自由，不損害我事業的節操為其條件。

「同情」是不須代價，而又有其無上代價的援助。事實上以「合作」「資料」「經濟」來援助我的，也正是基於「同情」而表現於行為者。我不能向每個人乞求「合作」「資料」「經濟」等援助，但我可向每個人乞求「同情」。我也同情於一切有「生」的力量，而肯慨施於大眾的人。

## 我的終身事業

最後我希望社會賢達對我的事業和已出版的書，爲儘情的指摘與批評，尤其是已出版的書，因爲牠正是爲要求「訂補」纔刊行的（上文已說得很詳細，並非故作謙虛）不過千萬乞求出以「同情」的態度，爲忠實的檢舉，勿以尖刻的，謾罵的，意氣的口吻，掩滅了你的好意！

民國二十五年七月一日揚家駱



## 總目

中國文學百科全書排檢法

附 第二次改訂四角號碼檢字法

我的終身事業(代序)

附 楊家駱先生近影及著作目錄

民國以來新出版文學論著總目

正書

○部 (以上第一冊)

一部 (第二冊)

二部 (第三冊)

楊家駱先生著作目錄（已出版者）

書名	頁數	字數
四庫全書	一六八二	二〇八五六八〇
四庫全書	三七〇	四二八六八八
叢書	一五〇	二五六二〇〇〇
圖書	二四九二	一五三二五八〇
圖書	一六〇	一二二七五二五
歷代經籍志	二七二一	二四〇七三四一
中國文學百科全書	一八三	七五〇〇〇
羣經大辭書	三一	二九一九七五
詩	六一	四八六六二六
禮	九一	九七三二五二
唐詩初箋簡編	八九八	一四五九八七二
民國名詞箋簡編	四〇	七一八四〇〇
全國機關公團名錄	二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〇
民國以來出版新書總目提要	三〇六一	二〇四四四一四
總計	三三九三〇	三〇八四六一二八

民國以來所出版文學論著總目

號碼 書名 著者 譯者 出版家

一 文學概論

656	文藝概論	錢歌川		中華
7	文學概論	本間久雄	章錫琛	開明
8	文學概論	田漢		中華
9	新文學概論	本間久雄	汪馥泉	亞東
660	文學論略	章太炎		
1	中國文學	兒島獻吉	郎隋樹森	世界
2	中國文學概論	全右	張銘慈	商務
3	中國文學概論	全右	胡行之	北新
4	文學概論	曹百川		商務
5	文學論	夏目漱石	張我軍	神州
6	文藝論 ABC	夏丏尊		世界
7	新編文學論	劉永濟		亞光
8	文藝通論	夏炎德		開明
9	文學概論	趙景深		世界
670	文學概論	潘梓年		北新

民國以來所出版文學論著總目

671 新文學淺說

671	新文學淺說	胡懷琛		泰東
8	文學概論講述	姜亮夫		北新
9	文學通論	張崇玖		樂華
10	文學概論	李幼泉	洪北平	民智
11	文學概論講話	趙景深		北新
12	文學概論	馬仲殊		現代
13	文學概論	馬宗霍		商務
14	文學概說	郁達夫		商務
15	文學常識	傅東華		商務
680	何謂文學	盧冀野		大東
1	文學入門	方光燾	章克標	開明
12	給志在文藝者	任白濤		亞東
13	新文學概論	章錫琛		商務
14	文學原理簡論	戴叔清		文藝
15	中學生文學	馬仲殊	顧仞千	中學生
688	文學概論	補遺		
689	文學概論	傅東華		商務

文——民——一

民國以來所出版文學論著總目

文——民——二

ab	文學概論	張希之	中華
ac	文學概論	隋育南	元新
ad	文學概論	王耘莊	
ae	文學概論講話	譚正壁	光明
af	新文學概論	陳北鷗	立達
ag	新文學概論講話	陳君冶	合衆
ah	中國文學概論	段凌辰	著者
ai	中國文學概論	陳懷	中華
aj	中國文學概論	劉麟生	世界
ak	中國文學通論	兒島獻吉 孫俚 工商務	商務
al	文學論	劉永濟	
am	文學論	汪祖華	商務
an	中國文學述評	李竺	雅成
ao	文學常識	賀玉波	
ap	文學常識	苔海餘生	
aq	文學常識	徐敬修	
ar	藝概	劉熙載	開明
1	各派文學理論		

GGG	三民主義文學	劉治山	競新
7	民族主義文藝論	前鐸社	光明
8	革命文學論	丁丁	泰東
9	革命文學論文集	霽樓	新學
GG0	怎樣建設革命文學	李初梨	江南
1	唯物史觀的文學論	Ickowitz 戴望舒	水沫
2	新興文學論	柯根	沈瑞先 南強
3	新興文藝論	樊仲雲	新生命
4	新興文學概論	譚丕模	文化
5	新興文學概論	顧鳳城	光華
6	現代新興文學的諸問題	片上伸 魯迅	大江
7	新興文藝短論	許傑	明日
8	文藝新論	藤森成吉 張資平	現代
9	文學新論	王森然	良友
100	蘇俄文學理論	岡澤秀虎 陳雪帆	大江
1	蘇俄文學理論	仝右 陳望道	開明
10	新寫實主義論文集	藏原唯人 之本	現代

703 苦悶的象徵

廚川白村 豐子愷

商務

4 苦悶的象徵

全右

魯迅

北新

5 出了象牙之塔

全右

魯迅

未名社

6 走向十字街頭

全右

綠焦等

啓智

7 唯美派文學

滕固

光華

8 白璧德與人文主義

吳宓等

新月

9 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

俞之等

商務

710 浪漫的與古典的

梁實秋

新月

1 爛漫派概論

張競生

世界

2 偉大怪惡的藝術

張競生

世界

3 表現主義的文學

劉大杰

北新

補遺

88 民族主義文藝論集 吳原

杭正中

89 唯物史觀的文學論

樊仲雲 新生命

89 新興文學論叢

施章

新聲

89 社會文藝概論

本間久雄等 胡行之 樂華

89 藝術科學論

沈起予

現代

89 浪漫運動

費鑑照

商務

89 新寫實主義論文集 藏原惟人之本

現代

三 文學與其他各事物之關係

北新

711 生活與文學

有島武郎 張我軍

北新

2 創作與生活

錢杏邨

良友

3 文藝與性愛

松村武雄 謝六逸

開明

4 近代文學與性愛

摩台爾 鍾子岩

開明

5 女性與文學

輝葦等

啓智

6 科學與詩

伊人

文化

720 近代文學與社會改造

造

謝六逸等 商務

1 非革命文學

梅子

光明

2 近代文藝的背景

王璧如

北新

3 文學上之反叛情調 庫耳諾斯 古有成

拔提

4 鳥與文學

賈祖璋

開明

5 雪與文學

李建新

紅葉

6 聖經與文學

周作人等 商務

7 新俄文學中的男女 Kunitz

周起應

現代

8 中國文學源流

胡毓棠

商務

72 中國婦女與文學 陶秋英

731 音樂的文學小史 朱謙之

1 唐底底勞動文藝 孫俤工

2 唐代的戰爭文學 胡雲翼

補遺

32 文藝心理學 朱光潛

3a 中國音樂文學史 朱謙之

四 修辭學

733 修辭學通論 王易

4 修辭學發凡 陳望道

5 修辭學 董魯安

6 實用國文修辭學 金兆梓

7 修辭學要略 胡懷琛

8 作文與修辭 石肇

9 修辭格 唐鉞

補遺

b1b 修辭學 王易

bc 修辭學 薛祥綏

北新

泰東

亞東

商務

北平

商務

神州

大江

文化

中華

大東

光明

商務

商務

世界

b1 修辭學 曹勉

be 中國修辭學 楊樹達

bf 修辭學講話 章衣萍

bc 修辭學講話 趙景深

bh 修辭學提要 鄭業廷

bi 修辭學教程 徐振生

bj 實用修辭學 郭步陶

bk 修辭的方法 胡懷琛

bm 修辭學比興篇 黎錦熙

bn 修辭學舉例風格篇 林廷璋

bp 修辭格 王曉湘

五 文學方法論

740 文藝方法論 陳彝蓀

1 文學方法總論 戴叔清

2 文學研究法 Hudson 宋桂煌

3 新文學研究法 戴渭清等

4 文藝研究入門 趙景深郁達夫

5 文學之社會學的研

商務

世界

天馬

北新

立達

廣益

世界

世界

商務

大公报

中大

光華

文藝

良友

良友

大東

良友

究方法及其適用平林初之輔林驥太平洋

746 文學之社會學的研

究 全右 方光燾 大江

7 文學及藝術之技術

的革命 全右 陳望道 大江

8 怎樣研究新興文學錢謙吾

9 到創作成功之路 冰心等 良友

750 對於少年作家的暗

示 馬爾騰 范存忠新文化

1 創作討論 瞿世英等

2 寫給青年創作家

3 創作三步法 許欽文

4 文章學初編 龔自知

5 學文基礎 周服

6 文章及其作法 高語罕

7 文章作法 夏丏尊劉薰宇

8 新著文章作法 胡雲翼謝秋萍

9 作文論 葉紹鈞 亞細亞 商務

民國以來所出版文學論著總目

760 作文研究

1 作文述要 周侯于 商務

2 作文法講義 陳望道 民智

3 實用作文法 顧鳳城 樂華

4 一般作文法 胡懷琛 世界

5 作文講話 章衣萍 北新

6 文法與作文 黃絮如 開明

7 中學生作文指導 何文景 中學生

8 論辨文作法 汪侗然 世界

9 文學史方法論 蓋爾多耶拉陸一遠樂華

補遺

10 藝術方法論 川口浩 森堡 大江

11 文學的藝術 陳介石等人文

12 文學研究法 郭象升 山西教育學院

13 文學研究法 姚永樸 商務

14 文學研究法 本間久雄李自珍 星雲

15 怎樣研究文學 華北文藝社 人文

16 涵芬樓文譚 吳曾祺

民國以來所出版文學論著總目

文——民——六

bx 益修文談	徐昂	天馬	77c 新詩概說	胡懷琛	商務
by 文藝創作概論	華蒂	光華	78 新詩和新詩人	馮瘦菊	大東
bz 文藝創作講座	諸家		78a 作詩法講話	森泰次郎張銘慈	商務
ca 寫什麼怎樣的寫	尹庚		78b 新詩作法講義	孫儂工	商務
cb 致文學青年	賀玉波	生活	79 小詩研究	胡懷琛	商務
cc 文學百題	傅東華	生活	80 詩人性格	周服	商務
cd 文學問答集	征農	生活	81 詩人生活	胡懷琛	世界
ce 中國文學問答	錢釋雲	三民	補遺		
cf 文章構造法	張資平	商務	82 詩底原理	荻原朔太郎孫儂工	中華
六 詩歌學			83 詩的原理	仝右	知行
77a 詩學	亞理司士多德傅東華	商務	84 詩歌概論	俞念遠	漢文
1 詩之研究	Perry 傅東華等	商務	85 詩歌入門	王文濡	中華
2 詩歌原理 ABC	傅東華	世界	86 抒情詩之研究	穆女	文化社
3 詩學原理	王希和	商務	87 詩的聽入	何定生	樸社
4 詩歌原理	汪靜之	商務	88 詩與真	梁宗岱	商務
5 詩的原理	林子等	商務	89 科學與詩	伊人	文化社
6 詩論	潘大道	商務	90 日本的詩歌	周作人等	商務
7 西洋詩學淺說	王希和	商務	七 戲劇學		



725 戲劇概論 岸田國士 陳瑜

1 戲劇概論 馬彥祥

2 戲劇ABC 陳大悲

3 戲曲論 余心

4 戲劇論 郁達夫

730 戲劇論 哈密爾頓 張伯符

1 戲劇講座 馬彥祥

2 獨幕劇ABC 蔡慕暉

3 學校劇 范壽康

4 現代戲劇作法 谷劍塵

5 演劇術 徐公美

6 戲劇導演術 向培良

7 戲劇化粧術 袁牧之

8 歐洲三個時代的戲 袁牧之

9 歐洲近代戲劇 余心

80 西洋之神劇及歌劇 俞寄凡

1 西洋演劇史 許家慶

73 蘇聯的演劇 趙銘彝

3 新俄的演劇與跳舞 畫室

4 近代戲劇家論 陳焜等

5 中國戲劇概評 向培良

6 北國的戲劇 左明

7 孔子與戲劇 陳子展

8 戲劇論文集 藝術劇社

9 國劇運動 余上沅

810 宋春舫論劇 宋春舫

1 佛西論劇 熊佛西

2 戲劇短論 徐公美

3 戲劇論集 朱肇洛

4 戲劇論集 余上沅

補遺

3 歌劇ABC 張若谷

3 學校劇概論 閻折梧

3 寫劇原理 熊佛西

3 當代蘇俄戲劇 馬爾可夫 潤孫人 啞

良友

北新

商務

泰東

現代

太平洋

神州

新月

中華

新月

良友

文化

北新

世界

世界

中央

中華

- |                |                  |       |               |     |     |    |
|----------------|------------------|-------|---------------|-----|-----|----|
| CT 新舊戲曲之研究     | 佟賦敏              | 戲曲研究會 | 8238 短篇小說作法研究 | 威廉  | 張志澄 | 商務 |
| CU 中國戲劇之組織     | 齊如山              | 國劇會   | 9 西洋小說發達史     | 謝六逸 |     | 商務 |
| CV 洪深戲劇論文集     | 洪深               | 天馬    | 830 歐美近代小說史   | 鄭次川 |     | 商務 |
| CV 予倩論劇        | 歐陽予倩             | 泰山    | I 中國小說研究      | 胡懷琛 |     | 商務 |
| 八 小說學          |                  |       | 2 說部常識        | 徐敬修 |     | 大東 |
| 815 小說學        | 陳景新              | 泰東    | 3 中國小說史略      | 魯迅  |     | 北新 |
| 6 小說概論         | 李何林              | 文化    | 4 小說舊聞鈔       | 魯迅  |     | 北新 |
| 7 小說論          | 郁達夫              | 良友    | 5 小說考證        | 蔣瑞藻 |     | 商務 |
| 8 小說原理         | 陳穆如              | 中華    | 6 小說考證續編      | 蔣瑞藻 |     | 商務 |
| 9 小說原理         | 趙景深              | 商務    | 7 小說考證拾遺      | 蔣瑞藻 |     | 商務 |
| 820 小說研究 A B C | 玄珠               | 世界    | 8 小說枝談        | 蔣瑞藻 |     | 商務 |
| 1 小說的研究        | Bliss Perry      | 湯澄波   | 9 小說叢談        | 周瘦鵑 |     | 大東 |
| 2 小說的研究        | 宋桂煌              | 良友    | 840 小說叢考      | 錢靜方 |     | 商務 |
| 3 現代小說研究       | 李菊休              | 亞細亞   | 補遺            |     |     |    |
| 4 小說研究十六講      | 高明               | 北新    | CX 小說話        | 解弼  |     | 神州 |
| 5 小說底創作及賞鑑     | 木村毅              | 高明    | CY 小說作法綱要     | 詹奇  |     | 光明 |
| 6 小說法程         | Clayton Hamilton | 華林    | CZ 小說作法講話     | 石莘  |     | 光明 |
| 7 中學生小說作法      | 馬仲殊              | 中學生   | da 小說作法講義     | 孫俚工 |     | 中華 |

db 創作的經驗	魯迅等	天馬
dc 歐美小說叢談	孫毓修	商務
dd 今日歐美小說的動向	趙家璧	良友
de 英國小說發達史	李未農等	商務
df 中國小說概論	胡懷琛	世界
dg 中國小說發達史	譚正璧	光明
dh 中國小說的起源及其演變	胡懷琛	正中
di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	孫楷第	北平圖
dj 日本東京及大連圖書館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	孫楷第	北平圖
九 小品文學		
841 小品文研究	李素伯	新中國
82 小品文作法	馮三昧	大江
83 小品文講話	石葦	光明
補遺		

民國以來所出版文學論著總目

dk 小品文概論	金鋒	文華
dl 小品文十講	洪一塵	東方社
dm 語體小品文作法	錢謙吾	南強
dn 小品文和漫畫	陳望道	生活
10 演講學辯論術及報告文學		
844 演說學	R.D.T.Hollister	劉奇商務
5 演說術		殷凱 太平洋
6 演說學大綱		楊炳乾 商務
7 演說學大要		徐松石 中華
8 演說法研究		李寓一 現代
9 演說學 A B C		余楠秋 世界
850 演說		袁澤民 商務
1 辯論術之實習與學理		
2 辯論術 A B C		陸東平 世界
3 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		南強編輯部 南強
補遺		

文——民——九

do 演講學

彭兆良新教社

dp 演講學

程湘帆

商務

dq 演說學概要

余楠秋

中華

dr 實驗演說學

汪勵吾

作者

ds 演說論

錢焯

著者

dt 兒童演說研究

徐迴千趙侶青

中華

1-1 中國文體論

851 中國文學概論講話 鹽谷溫 孫俚工 開明

5 中國文學 ABC

劉麟生

世界

6 中國文學論略

陳彬蘇

商務

7 中國文學概論

陳彬蘇

樸社

8 中國文學體例談

楊啓高

南京

9 文體論 ABC

顧蓋丞

世界

補遺

md 中國文學史分論

張振鏞

商務

pd 文體論

薛鳳昌

商務

pv 中國文體論

施疇

立達

px 文體明辨

徐師曾

文化社

dy 駢文學

劉麟生

商務

ds 駢文概論

金租香

商務

es 駢文通義

錢基博

大華

ed 中國駢文概論

瞿兌之

世界

ec 駢文指南

謝朓量

中華

1-2 中國韻文學

860 中國韻文通論

陳鐘凡

中華

1 詩歌學 ABC

胡懷琛

世界

2 中國詩學大綱

江恆源

大東

3 中國詩學大綱

楊鴻烈

商務

4 中國詩史

陸侃如馮沅君

大江

5 中國詩詞曲之輕重

王光祈

中華

律

補遺

ed 中國韻文史

龍沐勛

商務

ee 詩賦詞曲概論

丘瓊蓀

中華

ef 漢代詞賦之發達

金柅香

商務

eg 中國詩詞概論

劉麟生

世界

eh 中國詩的新途徑 朱右白

111 舊詩學

866 詩詞學 徐謙

1 中國詩學通論 范況

8 詩學常識 徐敬修

9 漢詩研究 古層冰

870 樂府古辭考 陸侃如

1 樂府文學史 羅根澤

2 唐詩研究 胡雲翼

3 唐詩研究 費有容

4 宋詩研究 胡雲翼

5 宋詩研究 汪蔚心

補遺

ai 詩學 黃節

aj 詩學綱要 陳去病

ak 詩學發凡 劉聖旦

al 詩學研究 王澤浦

am 中國詩學研究 田明凡

商務

商務

商務

大東

啓智

文化

商務

商務

大東

商務

大東

北大

東大

天馬

文化社

大學社

en 樂府通論 王易

eo 樂府新聲 盧蔭

ep 絕句論 洪爲法

eq 律詩論 洪爲法

er 雜體詩叢考 曲澄生

es 魏晉詩歌概論 郭伯恭

et 唐代詩學 楊啓高

eu 唐詩概論 蘇雪林

ev 唐詩綜論 許文玉

ew 隨園詩說的研究 顧遠齋

ex 詩學指南 謝允量

ey 詩法捷要 顧實

ez 詩式 朱寶瑩

fa 論鑰 丁福保

fb 學詩辨體法 張廷華

fc 詞曲學 任中敏

fd 詞曲通義 任中敏

fe 詞曲史 王易

神州

鍾山

商務

商務

商務

正中

商務

北大

商務

中華

中華

醫學

醫學

醫學

大東

商務

商務

神州

87 詞學通論

吳梅

商務

中國詞史略

胡雲翼

大陞

9 詞學ABC

胡雲翼

世界

詞學講義

吳梅

北大

86 詞學常識

徐敬修

大東

詞源

吳梅

北大

1 詞調溯源

夏敬觀

商務

詞學研究法

任二北

商務

2 詞史

劉毓盤

羣衆

詞學指南

謝先量

中華

3 宋詞研究

胡雲翼

中華

最淺學詞法

傅汝輯

大東

清代詞學概論

徐珂

大東

詞式

林大椿

商務

中國戲曲概論

吳梅

大東

曲學通論

吳梅

商務

6 散曲概論

任中敏

中華

顧曲塵談

吳梅

商務

7 元劇聯套速例

蔡瑩

商務

續盧曲談

王家烈

商務

8 宋元戲曲史

王國維

商務

度曲須知

沈寵綏

商務

9 元曲概論

賀昌羣

商務

中國戲劇概論

盧冀野

世界

89 元劇研究ABC

吳瞿安

世界

中國近世戲曲史

青木正兒王古魯

商務

1 中國近代戲曲史

鄭震

北新

明清戲曲史

盧冀野

商務

補遺

元明散曲小史

梁乙真

商務

1c 詞曲研究

盧冀野

中華

北京劇二百年歷史

波多野乾一鹿原學人

商務

1d 絕俗樓我輩語

白采

開明

崑曲皮黃變遷盛衰

鹿原學人

作者

1e 中國詞史大綱

胡雲翼

北新

史

鹿原學人

作者

- fw 中國俗曲總目初稿劉復李家瑞 中研院  
 fx 北平俗曲略 李家瑞 中研院  
 fy 湖南唱本提要 姚逸之 廣中大  
 一五 神話學  
 892 神話學 ABC 謝六逸 世界  
 3 神話研究 黃石 開明  
 4 希臘神話 ABC 汪倜然 世界  
 5 北歐神話 ABC 玄珠 世界  
 6 中國神話研究 A B C 玄珠 世界  
 7 神話雜論 茅盾 世界  
 補遺 林惠祥 商務  
 fz 神話論 林惠祥 商務  
 fa 希臘神話 鄭振鐸 生活  
 fb 北歐神話 中島孤島汪馥泉 光華  
 fc 楚辭中的神話和傳說 鍾敬文 廣中大  
 說 黃芝崗 生活  
 fd 中國的水神 黃芝崗 生活  
 83 福建三神考 魏應祺 廣中大  
 一六 民間文學  
 837 中國民間文學概說楊蔭深 華通  
 8 農民文學 ABC 謝六逸 世界  
 900 中國民歌研究 胡懷琛 商務  
 1 歌謠與婦女 劉經庵 商務  
 2 法國的歌謠 曾仲鳴 開明  
 3 歌謠論集 鍾敬文 北新  
 4 中國寓言研究 胡懷琛 商務  
 5 民諺 徐子長梁善達 商務  
 6 諺語的研究 郭紹虞 商務  
 7 謎語研究 陳光森 商務  
 補遺 老趙 鐘山  
 8f 民衆文學新論 老趙 鐘山  
 8g 民間文藝叢話 鍾敬文 廣中大  
 8h 現代英吉利歌詩及 江紹原 中華  
 謠俗學 陳光森 商務  
 8i 中國民衆文藝論 陳光森 商務

民國以來所出版文學論著總目

文——民——一四

- |                    |     |                              |    |
|--------------------|-----|------------------------------|----|
| 9j 中國民俗文學史略 洪亮     | 羣衆  | 93d 兒童文學研究 趙侶青等              | 中華 |
| 9k 廣西民間文學 瞿篤仁      | 泰東  | 94t 新兒童文學 葛承訓                | 兒童 |
| 9l 中國寓言 孫貴定        | 商務  | 一八 賞鑑學                       |    |
| 9m 謎語之研究 楊汝泉       | 大公报 | 917 文藝賞鑑論 田中湖月孫儂工            | 中華 |
| 9n 謎史 錢南揚          | 廣中大 | 3 表現的鑑賞 胡夢華                  | 現代 |
| 一七 兒童文學 魏壽鏞等       | 商務  | 9 中國文學鑑賞 張弓                  | 文化 |
| 908 兒童文學概論 張聖瑜     | 商務  | 一九 批評學                       |    |
| 9 兒童文學研究 周作人       | 商務  | 320 文學評論之原理 Winchesteer 景昌極等 | 商務 |
| 910 兒童文學小論 蘆谷重常 黃源 | 兒童  | 1 文藝批評 ABC 傅東華               | 世界 |
| 1 世界童話研究 趙景深       | 華通  | 2 文藝批評淺說 周全平                 | 商務 |
| 2 童話學 ABC 趙景深      | 世界  | 3 文學批評與批評家 胡愈之等              | 商務 |
| 3 童話概要 趙景深         | 北新  | 4 社會的文學批評論 蒲克                | 商務 |
| 4 童話論集 趙景深         | 開明  | 5 文學之社會學的批評                  |    |
| 5 兒童故事的研究 陳伯吹      | 北新  | 6 文藝批評史 卡爾佛登 傅東華             | 華通 |
| 6 兒童讀物的研究 王人路      | 中華  | 7 文藝批評史 宮島新三 郎高明             | 開明 |
| 補遺                 |     | 1 文藝批評史 仝右 黃清湄               | 現代 |
| 30 兒童文學概論 朱鼎元      | 中華  | 3 近世文學批評 Lewisohn 傅東華        | 商務 |
| 32 兒童文學研究 陳伯吹      | 北新  | 6 拜金主義 辛克來 陳思成               | 現代 |



930 中國文學批評史 陳鐘凡

931 中國古代文藝論史 孫復工

2 中國文學評價 胡懷琛

3 鐘嶸詩品之研究 張陳卿

補遺

es 文藝批評論 梁實秋

et 文藝批評概說 黎錦明

eu 文藝批評講座 宮島新三郎黃清媚現代

ev 文藝與批評 Lunacharsky魯迅水沫

ew 新文藝批評諱話 黎君亮

ex 世界文藝批評史 史美士

ey 現代文學評論 錢歌川

ez 近代文藝批評斷片 李霖野

ha 歐美文學評論 廚川白村夏綠蕉

hb 中國文學批評 方孝岳

hc 中國文學批評史 郭紹虞

hd 中國文學批評史 羅根澤

he 中國歷代文學理論 李華卿

中華

北新

華通

文化

中華

北新

現代

水沫

人文

中華

開明

大東

世界

商務

人文

神州

hf 中國古代文藝思潮

論

hg 詩品評議

10 一般文學史

934 文學大綱

5 世界文學大綱

5 比較文學史

7 世界文學史

8 世界文學史綱

9 世界文學史大綱

910 世界文學史話

1 文藝思潮論

2 文藝思潮之演進

3 西洋文學

4 西洋文學提要

5 歐洲文學史

6 歐洲文學史綱

7 歐洲文藝史大綱

清木正兒王俊瑜

陳行

鄭振鐸

木村毅

Lolliere

余慕陶

李菊休

柯根

陸一遠

約翰瑪西胡仲村

廚川白村樊從子

譚丕模

方璧

于化龍

周作人

金石聲

張資平

人文

商務

商務

崑崙

商務

樂華

亞細亞

樂華

開明

商務

文化

世界

世界

世界

商務

神州

現代

民國以來所出版文學論著總目

文——民——一五

948 歐洲文學入門 E. Faguet 顧鍾序

商務

966 歐洲近代文藝思潮

論 本間久雄 沈端先 開明

950 騎士文學 A B C 玄珠

世界

7 歐洲大戰與文學 沈雁冰 開明

1 近代文學 伊達源一郎 張聞天等 商務

8 現代南歐文學概觀 徐霞村 神州

2 現代世界文學 趙景深

現代

補遺

3 現代世界文學大綱 千叶龜雄等 張我軍 神州

hh 世界文學史 約翰瑪西由 雅吾 世界

4 近代文學 A B C 吳雲

世界

hi 西洋文學概論 吉江喬松 高明 現代

5 近代文學概觀 胡愈之

商務

hj 西洋文學講座 方璧 世界

6 近代文學面面觀 茅盾

世界

hk 十九世紀文學之主 潮 韓侍桁 商務

7 現代文學十二講 昇曙夢 汪蘊泉

北新

hl 大戰後之世界文學 千叶龜雄 徐翔 光華

8 近代文學思潮 黃幟華

商務

hm 現代世界文學小史 成瀨清 胡雪 光華

9 近代文藝思潮 孫席珍

人文

hn 一九二九年世界文學 趙景深 神州

960 一九三一年世界文學

神州

學 趙景深

ho 一九三零年世界文學 趙景深 神州

1 歐洲近代文藝 李則綱

華通

hp 歐洲文學發達史 Friche 沈起子 開明

2 歐洲近代文藝思潮 呂天石

商務

hq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 張伯符 神州

3 歐洲近代文學思潮 汪蘊泉

中華

hh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 宮島新三郎 高明

4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 張伯符

商務

hi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 宮島新三郎 高明

5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 宮島新三郎 高明

現代

學 Friche 樓建南新生命

h 近代歐洲文藝思潮

史綱 高蹈 著者

11-1 各國文學史

969 希臘文學 A B C 方璧 世界

970 英國文學研究 小泉八雲 孫席珍 現代

1 英國文學 A B C 曾虛白 世界

2 英國文學史 達爾瑪 林惠元 北新

3 英國文學史 王靖 泰東

4 英國文學拜崙時代 葛斯 韋叢燕 開明

5 法國文學 亞光

6 法蘭西文學 楊袁昌 商務

7 法國文學 A B C 徐仲年 世界

8 法國文學史 李璜 中華

9 法國文學史 徐霞村 北新

980 法國文學史 Pauthier 王維克 泰東

1 近代法蘭西文學大綱 黃仲蘇 中華

382 法國的浪漫主義 曾仲鳴 開明

3 德意志文學 余祥森 商務

4 德國文學 A B C 李金髮 世界

5 德國文學史大綱 張傳普 中華

6 德國文學史略 唐性天 江漢

7 現代德國文學思潮 余祥森 華通

8 意大利文學 王希和 商務

9 意大利文學 A B C 傅紹光 世界

990 意大利現代文學 B. Cremonesi 董家濬 商務

1 俄羅斯的文學 卞萬 亞東

2 俄國文學概論 華維素 泰東

3 俄國文學 A B C 汪個然 世界

4 俄國文學史 克魯泡特金 郭安仁 重慶

5 俄國文學史 仝右 韓侍桁 北新

6 俄國文學史略 鄭振鐸 商務

7 現代俄國文藝思潮 井曙夢 陳倬達 華通

8 俄國革命後的文學 馬克希 麻夫金 溟若 開明

9 偉大的十年間文學 柯根 沈端光 南強

1000 俄國詩壇的昨日今

日和明日

耿濟之

商務

1 美國文學 ABC

曾虛白

世界

2 印度文學

許地山

商務

3 日本文學

謝六逸

商務

4 日本文學

謝六逸

開明

5 日本文學史

謝六逸

北新

6 現代日本文學評論宮島新三郎張我軍開明

補遺

hs 希臘文學

王力

商務

ht 希臘文學

畢任庸

作者

hu 羅馬文學

王力

商務

hv 英美文學概觀

張越瑞

商務

hw 英吉利文學

徐名驥

商務

hx 英國文學研究

小泉八雲孫席珍

商務

hy 英國文學史綱

金東雷

商務

hz 世紀末英國新文藝

運動

蕭石君

中華

iv 德國文學大綱

劉大杰

中華

io 法國文學史

穆木天

世界

ic 法蘭西文學史

夏炎德

商務

id 法蘭西近代文學史

略

劉國定

國定學校

ie 現代意大利文學

漢辛

良友

if 西班牙文學

萬良濬等

商務

ig 俄羅斯文學

Baringe 梁鎮

商務

ih 蘇俄的文學

鍾敬之 新生命

ii 蘇俄藝術總論

克己

國際

ij 蘇俄新藝術概觀

瀨尾敬止 雷通羣 新教社

ik 俄國現代思潮及文學

昇曙夢 許亦非

現代

il 美利堅文學

張越瑞

商務

im 黑人文學

楊昌漢

良友

in 化外的文學

夫凡

現代

io 中國文學史

1007 插圖本中國文學史 鄭振鐸

樸社

- 1008 中國文學史 鄭振鐸 商務
- 9 中國文學流變史 鄭賓于 北新
- 1010 中國大文學史 謝朂量 中華
- 1 中國文學史 劉麟生 世界
- 2 中國文學進化史 譚正璧 光明
- 3 中國文學史 劉大白 大江
- 4 本國文學史 汪劍餘 新文化
- 5 中國文學史 葛遵禮 會文
- 6 中國文學變遷史 劉貞暉 沈雁冰 新文化
- 7 中國文學史 曾毅 泰東
- 8 中國文學史 胡雲翼 北新
- 9 白話文學史 胡適 商務
- 1020 國語文學史 胡適 文化
- 1 中國文學史 胡小石 人文
- 2 新著國語文學史 凌獨見 商務
- 3 中國文藝變遷論 張世祿 商務
- 4 中國文學史講話 陳子展 北新
- 5 中國文學史講話 胡行之 光華
- 
- 1021 中國文學史大綱 陳冠同 民智
- 1 中國文學史大綱 顧實 商務
- 2 中國文學史概要 胡懷琛 商務
- 3 中國文學史大綱 譚正璧 光明
- 103 中國文學史綱 蔣鑑璋 亞細亞
- 1 中國文學史綱 歐陽溥存 商務
- 2 中國文學史簡編 陸侃如馮沅君 開明
- 3 中國文學小史 趙景深 光華
- 4 中國文學史解題 許嘯天 羣學
- 5 中國文學概論 胡雲翼 啓智
- 6 中國文學沿革概論 李振鏞 大東
- 7 中國文學沿革一瞥 趙祖抃 光華
- 8 中國文學提要 王羽 世界
- 9 中國女性的文學生 譚正璧 光明
- 活 謝朂量 中華
- 1040 中國婦女文學史 謝朂量 開明
- 1 中國婦女文學史綱 梁乙真 補遺



1933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

學史

陳炳堃

太平洋

ix 中國新文學運動史王哲甫  
iy 中國新文學運動史 張若英

3 中國新文學運動史錢杏邨

光明

iy 中國新文學運動史 張若英

4 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周作文

人文

iz 一九三二年中國文 中國文藝年鑑社

5 現代中國文藝界 巴甯

卿雲

iz 一九三二年中國文 中國文藝年鑑社 現代

6 創造社論 黃人影

良友

ka 一九三三年中國文 同上

補遺

jin 中國古代文學史 朱希祖

師大

kb 一九三四年中國文 同上

jn 先秦文學 游國恩

商務

藝年鑑 同上

jo 先秦文學史大綱 揚蔭深

華通

14 世界作家評傳

jp 中古文學史 劉師培

北大

1057 世文學家列傳 孫儂工

jq 五代文學 楊蔭深

商務

8 文學家傳記選 袁嘉華 北新

jr 宋文學史 柯敦伯

商務

9 中學生文學家 陳嘉英 中學生

js 遼金元文學 蘇雪林

商務

1060 近代文學家 蔣起藩 泰東

jt 遼金元文學史 吳梅

商務

1 歐美現代作家 趙景深 良友

ju 明代文學 錢基博

商務

2 現代新興作家評傳顧鳳城 良友

jv 明文學史 宋佩莘

商務

3 諾貝爾文學獎金與 施宏告 人文

jw 現代中國文學史 錢基博

世界

歷屆獲得者 施宏告 人文

1064 六個歐洲文學家 茅盾 世界

5 現代女文學家 汪儵然 新學

6 現代英國詩人 費鑑照 新月

7 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家的傳略和著作思想 馮瘦菊 大東

8 俄國四大文學家 耿濟之 商務

9 俄國三大文豪 趙景深亞細亞 商務

1070 但底與歌德 胡愈之等 商務

1 從露俄到魯迅 張若谷 新時代

補遺

1kc 現代世界作家論 楊冀侃 中華

1kd 幾個偉大的作家 郁達夫 中華

1ke 現代文壇怪傑 土居光知馮次行 現代

1kf 諾貝爾文學獎金獲得者現代世界作家論 陳彝孫等 漢文

1kg 英國當代四小說家 李未農等 商務

1kd 法國女作家 王若青 女子

1ke 歌詠自然之兩大詩 郭白恭 商務

1kf 作品與作家 趙景深 北新

1kg 文學的畸人 小泉八雲侍桁 商務

二五 外國作家個別研究 王希和 商務

1072 荷馬 逸民 新教社

3 莎士比亞 周越然 商務

4 莎士比亞 邢鵬舉 中華

5 勃萊克 Aaunavivis 李惟建 中華

6 愛儷兒 孫席珍 世界

7 雪萊生活 王古魯 世界

8 王爾德生活 石訥 光明

9 蕭伯訥 土居光知馮次行 現代

1080 詹姆士米士 楊潤餘 商務

1 莫里哀 殷茂瀾 商務

2 莫泊桑傳 百城 商務

3 莫泊桑傳

3 莫泊桑傳



109 莫泊桑生活

孫席珍

世界

1 蘿蘿蘿蘭

楊人梗

商務

2 哥德自傳

張競生

世界

3 哥德

黎青主

商務

4 少年歌德之創造

莫洛懷

新月

5 少年歌德

西澄

北新

1090 歌德之認識

宗白華

鐘山

1 雷馬克評傳

楊昌溪

現代

2 丹第小傳

福林蘊

中華

3 易卜生研究

劉大杰

商務

4 安徒生傳

顧均正

開明

5 託爾斯泰研究

劉大杰

商務

6 託爾斯泰生平及其學說

郎肇霄

大東

7 託爾斯泰傳

張邦銘鄭陽和泰東

8 託爾斯泰生活

汪偶然

世界

9 託爾斯泰印象記

黃錦濤

南強

1100 柴霍甫評傳

米哈柴霍甫陸立之神州

1101 屠格涅夫生平及其作品

黃源

華通

2 高爾基研究

黃秋萍

現代

3 高爾基傳

沈瑞先

良友

4 高爾基評傳

鄒弘道

現代

5 我的童年

高爾基

光華

6 幼年時代

高爾基

商務

7 我的童年

高爾基

商務

8 我的大學

高爾基

亞東

9 高爾基印象記

杜畏之

湖風

1110 朶斯退夫斯基

黃錦濤

南強

1 安特列夫評傳

李偉森

北新

2 文學方法論者普列

錢杏邨

文藝

哈諾夫

耶考蕪萊夫何畏新生命

3 辛克萊評傳

孫席珍

神州

4 太戈爾傳

鄭振鐸

商務

5 放浪記

林英美子崔萬秋

中華

補遺

- |             |        |    |             |     |      |
|-------------|--------|----|-------------|-----|------|
| KJ 蕭伯訥傳     | 黃嘉德    | 商務 | IB 託爾斯泰研究   | 李滿桂 | 女青協  |
| Km 蕭伯訥在上海   | 樂雯     | 華聯 | IC 託爾斯泰自白   | 徐百齊 | 瑾璋商務 |
| Kn 約翰孫      | 梁實秋    | 商務 | Id 託爾斯泰論    | 何畏等 | 思潮社  |
| Ko 巴比塞評傳    | 沈起予    | 良友 | Ie 託爾斯泰論    | 克己  |      |
| Kp 福樓拜爾評傳   | 李健吾    | 北平 | If 屠格涅夫     | 吳旦剛 | 商務   |
| Kq 歌德評傳     | 張月超    | 神州 | Ig 易卜生傳     | 袁振英 | 文化社  |
| Kr 哥德小傳     | 徐仲年    | 女子 | Ih 魏琪爾      | 施蟄存 | 商務   |
| Ks 歌德論      | 陳淡如    | 樂華 | 二六 中國作家評傳   |     |      |
| Kt 魏蘭之介紹    | 中德文化協會 | 商務 | III6 中國文學通評 | 胡懷琛 | 大東   |
| Ku 回憶陀斯妥以夫斯 |        |    | 7 中國詩學通評    | 胡懷琛 | 大東   |
| 基           |        |    | 8 中國六大文豪    | 謝无量 | 中華   |
| Kv 高爾基      | 韜奮     | 現代 | 9 中國八大詩人    | 胡懷琛 | 商務   |
| Kw 高爾基的生活   |        | 生活 | 1120 屈原與宋玉  | 陸侃如 | 商務   |
| Kx 高爾基紀念論   | 林克多    | 現代 | I 李杜研究      | 汪靜子 | 商務   |
| 文集          | 周起應    | 良友 | 2 李白與杜甫     | 傅東華 | 商務   |
| Ky 柴霍甫評傳    | 毛秋萍    | 開明 | 3 唐代女詩人     | 陸晶清 | 神州   |
| Kz 託爾斯泰     | 劉大杰    | 商務 | 4 平民文學之兩大文  |     |      |
| Ia 託爾斯泰傳    | 徐懋庸    | 華通 | 彙           | 謝无量 | 商務   |

1125 浪漫二詩人 張蓬舟

6 現代中國文學論 錢杏邨

7 現代中國作家論 賀玉波

8 現代中國文學作家錢杏邨

9 現代中國作家自傳魯迅等

1130 胡適與郭沫若 譚天

1 九一八與一二八作

家自敘 田漢等

2 現代中國女作家論草野

3 當代中國女作家論黃人影

4 現代中國女作家論黃英

5 中國現代女作家 賀玉波

補遺

II 中國詩人 沈聖時

II 二晏及其詞 宛敏灝

II 當代中國作家論 樂華編輯部

II 中國作家自敘傳文

鈔 胡行之

南京

合衆

光華

泰東

良友

女子

良友

人文

光華

北新

現代

光明

樂華

光華

117 中國作家個別研究

1133 屈原

1 宋玉

2 曹丕建及其詩

3 曹子建詩研究

1140 陶淵明

1 陶淵明生活

2 詩人李白

3 李白研究

4 杜甫生活

5 杜甫詩裏的非戰思想

想

6 李長吉評傳

7 李義山戀愛事跡考雪林女士

8 浪漫詩人杜牧

9 東坡生活

1150 陸放翁生活

1 李清照及其漱玉詞胡雲翼

陸侃如

陸侃如

洪爲生

陳一百

梁任公

胡懷琛

彭兆良

李守章

謝一葦

顧彭年

王禮錫

胡懷琛

胡懷琛

胡懷琛

胡懷琛

胡懷琛

胡懷琛

亞水

亞水

光華

商務

商務

世界

新教社

新教社

世界

商務

神州

北新

亞細亞

亞細亞

世界

世界

亞細亞

民國以來所出版文學論著總目

1152 馮小青	潘光旦	新月	1171 王獨清論	區夢覺	光華
3 馮顯祖及其牡丹亭張友鸞	良友	良友	2 冰心論	李希同	北新
4 鄭板橋評傳	陳東原	商務	3 記胡也頻	沈從文	良友
5 黃仲則評傳	衣藻	北新	補遺		
6 幼年時代	郭沫若	良友	1m 屈原	郭沫若	開明
7 黑貓	郭沫若	現代	1n 陶淵明	孫毓修	商務
8 創造十年	郭沫若	現代	1o 沈約年譜	鈴木虎雄馬導源	商務
9 劃時代的轉變	郭沫若	現代	1p 李太白傳	汪炳焜	商務
1160 郭沫若論	黃人影	光華	1q 蘇軾	孫毓修	商務
12 郭沫若評傳	李霖	現代	1r 李清照	傅東華	商務
13 關於魯迅及其著作臺靜農	侯元廷	開明	1s 金聖嘆傳	陳東原	商務
14 魯迅論	李何林	良友	1t 黃仲則年譜	黃逸之	商務
15 魯迅論	素雅	北新	1u 袁枚評傳	揚鴻烈	商務
16 郁達夫評傳	賀玉波	現代	1v 袁枚年譜	方濬師	大公報
17 郁達夫論	伏志席	光華	1w 林琴南	寒光	中華
18 茅盾評傳	黃人影	現代	1x 蘇曼殊年譜及其他柳亞子	陶明志	北新
19 茅盾論	史秉慧	光華	1y 周作人論	張資平	北新
1170 張資平評傳		現代	1z 資平本傳		第一社

ma 海外工讀十年記實盛成	中華	1185 楚辭新論	謝朓量	商務
mb 從文自傳	第一社	6 古詩十九首研究	賀揚靈	光華
mc 巴金自傳	第一社	7 紅樓夢本事辨正	壽鵬飛	商務
md 廬影自傳	第一社	8 紅樓夢辨	俞平伯	亞求
me 丁玲評傳	春光	9 石頭記索隱	蔡元培	商務
mf 記丁玲	良友	119 嘗試集批評與探討胡懷琛	張威廉	泰東
118 文學專著研究	世界	1 近代名小說述略	張威廉	良友
1174 國學研究集部	建設	補遺		
5 中國文學緊要書目	大江	mg 毛詩楚辭考	兒島獻吉郎隨樹森務商	開明
6 白屋說詩	商務	mh 詩序解	陳延傑	文化社
7 詩經學	商務	mi 楚辭之研究	支緯成	
8 詩經研究	世界	119 文學論文及演講集	小泉百雲揚開渠	現代
9 詩經學ABC	商務	1192 文學十講	廚川白村羅迪先	啓智
1180 三百篇演論	文化	3 近代文學十講	錢杏邨	泰東
1 論詩六稿	商務	4 文藝與社會傾向	大宅壯一毛含戈	現代
2 詩經之女性的研究謝晉青	商務	5 文學的戰術論	華胥社	中華
3 詩經之厄運與幸運顧頡剛	商務	6 華胥社文藝論集	田漢	良友
4 楚辭概論	商務	7 文藝論集		

民國以來所出版文學論著總目

1198 文藝論集

9 文藝論集續集

1200 海燕

1 文探

2 文藝批評集

3 新文藝評論

4 新文學評論

5 文學論集

6 文藝自由論辯集

7 文藝論集

8 文學講話

9 文學入門

1210 現代文藝評論集

1 現代文藝雜論

2 現代文藝雜論

3 近代文藝批評斷片

4 現代文學雜論

5 詩歌與批評

光華

光華

新中國

新中國

神州

民智

新文化

亞細亞

現代

新時代

亞細亞

現代

世界

世界

世界

開明

光明

新中國

1216 藝術與生活

1 從文學到戀愛

2 文學的紀律

3 作品與作家

1220 花束

1 朝陽集

2 柳花集

3 孤鴻

4 使命

5 新的文評

6 西洋文藝論集

7 小泉八雲及其他

8 與謝野晶子論文集

9 近代日本文藝論集

1223 中國文學研究譯叢

1 文哲論集

2 中國文藝論戰

3 中國文學論集

周作文

王墳等

梁實秋

魯彥

余慕陶

鍾敬文

郭沫若

成仿吾

林語堂

小泉八雲韓侍桁

廚川白村綠蕉

張嫻

韓侍桁

汪韻泉

張鶴羣

李何林

鈴木虎雄汪韻

求益

文華

新月

良友

光華

羣衆

良友

光華

北新

北新

北新

北新

北新

北新

羣衆

北新

神州

1231 中國文學雜論

楊鴻烈

亞東

mt 文學評論集

韓待桁

現代

5 中國文學辨正

胡懷琛

商務

mu 藝術與生活

華林

女子

6 中國文的過去與未來

來

胡懷琛

世界

mv 文學閒談

朱湘

北新

7 文藝叢說

柯寄塵

商務

mw 痾集

鄭振鐸

生活

8 白屋文話

劉大白

世界

mx 中國文學論集

鄭振鐸

開明

補遺

mj 文學論文集

曾覺之

中華

my 文學短論

胡懷琛

大中

mk 文學論文集第二集 張夢麟等

中華

mz 有島武郎論文集

有島武郎任白濤

神州

ml 文學評論

趙逸民

明華

二〇 文壇逸事

黃人影

樂華

mm 我與文學

文學社

生活

1232 文壇印象記

高喬平等

世界

mn 文學片面觀

周越然

商務

1233 世界著名文藝家逸話

宏徒

商務

mo 星海

俞平伯等

商務

1 文壇逸話

楊昌溪

良友

mp 怎樣認識西方文學

采真

樸社

2 文人趣事

阮死名

南強

及其他

石民

北新

3 中國新文壇秘錄

曾仲鳴

黎明

mq 文藝談

魯迅

北新

4 法國文學論集

曾仲鳴

開明

mr 壁下譯叢

馬彥祥

光華

5 法國文學叢談

劉大白

開明

ms 學生與藝術

馬彥祥

光華

6 舊詩新話

劉大白

開明

民國以來所出版文學論著總目

民國以來所出版文學論著總目

1241 文藝辭典

孫儂工

民智

8 開明文學辭典等

章克標等

開明

9 新文藝辭典

顧鳳城

光華

125 中學生文藝辭典

顧鳳城等

中學生

1 文學術語辭典

戴叔清

文藝

2 新文藝描寫辭典

錢謙吾

南強

3 青年創作辭典

錢謙吾

光明

4 文學描寫手冊

錢謙吾

文藝

5 新文學詞料俗語典

顧鳳城

廣益

6 中外文學家辭典

顧鳳城

樂華

7 文學家人名辭典

戴叔清

文藝

8 中外文學名著辭典

周夢蝶

樂華

補遺

na 新文藝辭典

邱文瀆等

光華

nb 文學術語辭典

戴叔清

文藝

nc 中國文學家大辭典

譚正璧

光明

nd 中國文學百科全書

楊家駱

辭典館

附言

一 此目係從已出版的圖書年鑑「新書總目提要」(即初編)和未出版的圖書年鑑二編

「新書總目提要二編」未定稿中摘錄而成

「二編」既是未定稿將來出版後當然與此

目中所列會有很多出入的地方

二 各類別及書的排列完全依照原來次序但為

檢閱便利起見將見於「二編」的各書移插

在「初編」的每類之後另標「補遺」二字

以為區別

三 「初編」各書名上的號碼是這書在「新書

總目提要」全部中原來的次序號碼「二編」

各書因所依據的未定稿次序尚未作最後的

排定所以祇得另用英文字母暫編一個臨時的

的次序號碼

四 此目的類別和書的序列有很多不妥當的地

方書名且有重複但我引用這些書的文字時

完全祇記一個號碼現在如果將此目改正號

碼必有很多的更換那我在各處引用的也非



一一找出更換號碼不可這却是無法辨到的事如果只將此目的類別及書的次序改正而不改他的號碼那當讀者由我引用他書的地方所註的號碼尋求書的原名時將非常的費事所以現在關於此目類別和書的次序其不妥當的地方及書名重複的地方祇好隨他去

### 五

本書中所引此目所列各書的文字祇在條後注一號碼但如孫楷第先生的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劉復李家瑞二先生的中國俗曲總目稿譚正璧先生的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引用特多所以也就不逐條去注明了謹在此作一個總聲明

### 六

本書所引此目以外的書均隨文注明但如王國維先生的曲錄和我自己的四庫大辭典清代著述志未定稿也因引用特多之故不再逐條注明

### 七

爲了應用者的便利和形式的劃一排版的經

### 八

濟……等原因於引用各書對原來形式及文字頗多改動之處如因改動而失去原文的精神時其責任自應由編者負之  
因爲本書側重於擷取有時代眼光的論述故引用新書多於舊籍我對這些新書的著譯者因爲人數太多而且十之九不能曉得他們的住址所以在引用前無法函商引用後無法函謝謹在這里致其最真摯的歉忱與謝忱這原是學術的工作萬乞各著譯者諒我是幸

民國以來所出版文學論著總目

文——民——三二

0010<sub>4</sub>

【主一集】元吳志淳撰。見收於元詩選二集。

【主客圖】唐末張爲撰了一部詩人主客圖，推崇白居易，以他爲「廣大教化主」。這個書是將中晚唐的詩人，分別品次。所謂「主」者，第一個就是白居易，其次有孟雲卿、李益、鮑溶、孟郊、武元衡，都各爲一派之「主」，其餘的人，附屬在各「主」之下，都是「客」。這書似乎是摹倣鍾嶸而下，開宋人詩派圖之風，但實在很淺陋，沒有多大道理。有鏡烟堂十種本，函海本，豫章叢書本，守約園叢書本，榕園叢書本。

【主客圖考】一卷。清袁宥珍輯。在豫章叢書內。

【主散詩話】撰人不詳。在古今詩話內。

【主父偃】漢——前一二七齊國臨菑人。初學縱橫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之言，遊齊諸子間，諸儒生相與排僂，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北遊燕趙，中山皆不得志，甚困。西入關，見衛青，青數言於武帝，帝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乃上書言事，朝奏入，暮召見，帝恨相見之晚，拜爲郎中。一歲四遷，爲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諫僂太橫。

## 主 童

僂道：「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我年老，故倒行逆施之！」後爲齊相，告齊王與姊奸事。齊王自殺，僂亦爲武帝族。所爲文多見漢書本傳。清馬國翰輯主父僂書一卷，刊於玉函山房所輯佚書內。

【童童】（亦作仝仝）元——一三二二頃人。官學士。元有三童童，一字同初，蒙古人。狀元及第，官至翰林待制。楊鐵崖云：「同初詩多臺閣體，天不假年，故其詩文不多行於時。」又一同同，載江西通志。官廉訪司經歷。陳友諒攻陷郡城，與賊遇於合同巷，罵賊死。是又一蒙古人。合學士童童，則爲三矣。工曲，太平樂府，有所作開筵一套。

【童謠】童謠就是兒歌，是兒童所唱的一種歌謠。唱歌是兒童天然需要，歌詞又妥切合兒童的心理，這便是童謠之所由產了。所以童謠是很淺明，牠所敘述的對象，也便是兒童日常耳目所最容易接觸的東西。像日常所見的花卉、鳥獸、蟲豸、米食等，便是童謠很好的材料。次之像家庭的狀況、風俗的情形，也是童謠所常引用的，因爲這些和兒童生活也是

很有關係的，兒童便會很有興趣的去唱牠了。童謠敘述的體裁很多，這因為童謠是沒有甚麼格調的，處處隨着歌的性質而改換牠的體裁，所以要把體裁分列起來，實在是一種很難的事。不過大體說來，有所謂如寶記述的直敘體，可歌可戲的遊戲體，你問我答的問答體，一氣呵成的急口體，按月分唱的月季體，上下互鎖的連鎖體等等這許多，自然是無甚嚴格律的迥異，不過從牠形式上的分別罷了。現在姑據這個分類，分述如下：「遊火虫，夜夜紅，飛到西，飛到東，好像一盞小燈籠。」小白菜，嫩油油，丈夫出門到上海，上海東西帶些來，阿姆叫一聲，分些開。」這二首童謠都是如寶記述的直敘體，一個敘遊火虫的飛來飛去，一個敘妯娌的和睦。像這種直敘體的童謠是很多，簡直童謠的大部分是用這種體裁來寫的，因為這比較下面幾種來得自然，兒童唱來也比較來得容易的緣故。「一籬麥，二籬麥，三籬開手打蕎麥，劈拍，劈拍……」「第一攏，第二羣，第三小姑騎寶馬，第四四金剛，第五五大砲，第六六

姊妹，第七七巧戲，第八百子砲，第九九龍王，第十元寶。這二首童謠都是可歌可戲的，兒童遊戲時候往往且遊且唱的。」像前一首是兩個兒童對坐相互拍掌的遊戲時唱的，「劈拍」是打麥的聲音，也就是拍掌的聲音。後一首是三個兒童都牽着手，先由一個兒童將脚跨過二個兒童所牽的手上，同時就唱第一句的童謠。如此依次跨過輪流不止，直至唱完為止。至於歌詞的意思大約是第一拉攏手，第二合了羣把脚跨過去時，好像是「小姑騎寶馬罷了。下面第四至第十，那是拉雜說來，不過求其名目的第一字，如數目字的讀音相近罷了，遊戲體的童謠很多，除上面二三人外，還有五六人許多人的，不過這裏不便一一臚舉了。「你姓啥？『我姓陳。』『哈個陳。』『陳老酒。』『哈個酒。』『爻瘡疤。』『哈個疤。』『芭蕉扇。』『哈個扇。』『扇子。』『哈個子。』『子孫。』『哈個孫。』『孫女。』『哈個女。』『女婿。』『哈個婿。』『西瓜。』『哈個瓜。』『瓜醬。』『哈個醬。』『醬油。』『哈個油。』『油香。』『哈個香。』『香櫞。』『哈個櫞。』『元寶。』『哈個寶。』『寶貝。』『哈個

貝？『背脊。』『嗆個脊。』『節氣。』『嗆個氣。』『氣殺。』『困困寶，你要嗆人抱？』『我要阿爹抱。』『阿爹出門賺元寶。』『困困寶，你要嗆人抱？』『我要阿母抱。』『阿母放花做衣裳。』『困困寶，你要嗆人抱？』『我要阿哥抱。』『阿哥讀書做文章。』『這二首童謠，是你問我答的問答體，不過名爲問答，唱時仍舊可以一人來兼唱的，所以問自答，答自問，和別種童謠唱時差不多。但這種童謠，隨意拉長，並無一定止境，只要回答回得對，便沒有甚麼不妥當的地方。』天上一顆星，地下一塊冰，屋上一隻鷹，牆下一排釘，抬頭不見天上的星，兵兵兵路碎地下的冰，啊噓啊噓趕走了屋上的鷹，息列忽落拔掉了牆上的釘。』六合縣，有個六十六歲的陸老頭，蓋了六十六間樓，買了六十六隻油，堆在六十六間樓，栽了六十六株垂楊柳，養了六十六頭牛，扣在六十六株垂楊柳，過了一陣狂風起，吹倒了六十六間樓，翻了六十六隻油，斷了六十六株垂楊柳，打死了六十六頭牛，急煞了六合縣的六十六歲的陸老頭。』這二首童謠，聲音類似的字很多，唱

童

時很不容易，但是普通卻要一氣呵成的唱，所謂急口令就是急口令，大多是前面這樣說了一番，後面也是這樣說了一遍，不過加些不同的動詞罷了。譬如第一首後天上有一顆星，下面加了動詞，說是抬頭不見天上的星了。後一首的蓋了六十六間樓，下面便說吹倒了六十六間樓，這動詞「蓋」便換了同動詞「吹倒」了。『正月梅花香又香，二月蘭花盆裏裝，三月桃花紅十里，四月薔薇靠短牆，五月石榴紅似火，六月荷花滿池塘，七月梔子頭上戴，八月丹桂滿枝黃，九月菊花初開放，十月芙蓉正上粧，十一月水仙供上案，十二月臘梅雪裏香。』正月正，麻雀飛去看龍燈。二月二，煎糕炒豆兒。三月三，薺菜花兒上甌山。四月四，殺隻雞兒請甌司。五月五，年糕粽子過端午。六月六，貓兒狗兒同洗浴。七月七，七樣果子隨你吃。八月八，大潮發小潮發，城裏老娘活俏煞。城外老娘活急煞。九月九，打老菱，過酒吃。十月朝，打兒罵女，捆柴燒。十一月雪花兒飄飄。十二月家家磨米做年糕。』這二首都都是月季體的童謠，因爲牠是依着

月分來編的。從這十二月裏，可以看到各時節物產，習俗的不同，像前一首是說物產中的花卉，後一首是說一年間的習俗。所以這種的童謠，不但使兒童唱了有濃厚的興味，如果能將各地都集了這種的童謠，也正可借此研究各地的物產和風俗呢。最後，我們要說上下聯鎖的聯鎖體了。像在問答體裏所舉的「你姓啥」也可以說是聯鎖體。這種體裁的童謠，上句末一字或末一字句，必和下面一字或頭一字句相同。「你姓啥」便是一字的相同。下面一首，便是一句名詞的相同了。「鴉雀尾巴長，清明嫁姑娘，姑娘矮，嫁螃蟹，螃蟹臭，嫁綠豆，綠豆香，嫁生薑，生薑辣，嫁枇杷，枇杷軟，嫁花板，花板薄，嫁牛角，牛角高，好打刀，打來刀子當菜刀，切菜佐飯過過老。」燕子燕飛過天，天門關飛過山，山頭白飛過麥，麥頭搖飛過橋，橋上姊姊打花鼓，橋下妹妹做新婦。這一首，又是一字的相同。總之，聯鎖無論是一字或一句，都是相互聯鎖的。

【童珏】<sup>1113</sup>璞巖，又字二如，號二樹，清——一七二一至

一七八二浙江山陰人。卒年六十二。少棄舉業，專攻詩古文。性豪俠，不事家人生產。與同郡劉文蔚、沈翼天、姚大源、劉鳴玉、茅逸、陳芝圖結社聯吟，稱「越中七子」。嘗往棲鳧村，月中行吟，得一詩，縮一結記之，比曉，已得二十四結。善畫，尤長於梅，畫成，輒題一詩，有「萬樹梅花萬首詩」之句，時稱「二絕」。生平與袁枚未嘗相見，而極爲傾倒。好聚書，典衣鬻婢，易之無少惜，所藏幾逾萬卷。又好金石書畫，館穀所入，周卹戚邨外，悉以購之。河南巡撫阿思哈聘修省志，分疏總校，條例嚴謹，人多稱之。珏所著詩，袁枚編成十二卷（清史列傳）。

【童瑛】<sup>1117</sup>廷瑞，明——一五零五頃蘭谿人。一四九零年進士官至工部郎中。瑛作有集古梅花詩四卷。

【童冀】<sup>1118</sup>中州元——一三六一頃金華人。洪武九年，（一三七六年）徵入書館，後爲湖州府教授。調北平，坐罪死。冀嘗與宋濂、張羽、姚廣孝相唱和，詞意清剛，不染元季綺靡之習。著有尚絅齋集五卷。

【童子老】<sup>117</sup>一名甯波童子老。上海流行俗曲。石印

本。

【音子集】六卷。明童佩撰。佩詩格清越，不失古音，而時累句如讀李博士集繞屋梅花然句，蓋用沈約山櫻紅欲然語以之品梅，殊不類。又如觀魏知古告身歌高齋試展竹滿牆句，上四字下三字，邈不相貫。他如囊琴挾水流，客鬢帶山茶之類，皆失之纖巧。公牘無盈案，私錢不入囊之類，皆失之拙俚。川原呈伎倆之類，尤失之儂佻。舊序稱其閉戶屬草，必屢易而後出，出則使人彈射其疵，往往未愜，併其稿削之不留一字，殊不盡然也。

【童能靈】龍傳，號寒泉，清一六八三至一七四五連城人。卒年六十三。諸生，篤嗜理學。乾隆時，主漳州芝山書院。能靈著有冠豸山堂文集三卷，及周易剩義。

【童山文集】二十卷。清李調元撰。在函海內。

【童山詩集】四十二卷。清綿州李調元撰。有道光重修補本，又一本三十一卷。有乾隆原刊本，均在函海內。

【童山詩選】五卷。清綿州李調元撰。有道光古棠書屋刊本，道光孫氏刊本，在古棠書屋叢書內。

【童山選集】十二卷。清綿州李調元撰。有道光重修補本，又一本八卷。有乾隆原刊本，均在函海內。

【童佩】子鳴，一字少瑜，明一五七三頃龍游人。世為書賈，佩獨以詩文游公卿間。嘗受業于歸有光。卒后，王世貞為作傳，王穉登為作墓誌。佩詩格清越，不失古音，有子鳴集六卷。

【童榮養正詩選】不分卷。清合肥王錫元編。今人王揖唐補有排印本。

【童翰卿】唐大中咸通間人。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童軒】士昂，明一四六五頃鄱陽人。為人廉介寡合，篤于內行。性好學，登一四五一年進士，授南京吏科給事中。憲宗時，以副都御史提督松潘軍務，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軒著有清風亭稿十卷，枕肱集二十卷，及海岳涓談，諭蜀稿等。均千頃堂書目。他的性情落落寡合，在南京的時候，家人衣食或不給，人家送他米及白金，他往往拒而不

受，其人品本來高潔，詩亦雅淡絕俗，在景泰間當首屈一指。<sup>010108</sup>

【立齋遺文】五卷。明鄒智撰。按智抨擊權姦，直聲

動天下，沒時年僅二十六。其詩文多發於至性，不假修飾之功，雖間僞樸，而真氣流溢，其感人者，固在文字外矣。有明天啓乙丑李芳麓刊本，乾坤正氣集本，吳廷舉編次立齋集刊本。

【立齋遺詩】七卷。清丹徒郭家駒撰。有乾隆三十年刊本。

【立齋閒錄】四卷。明宋端儀撰。是編雜錄明代故事，自太祖吳元年迄於英宗天順，皆採明人碑誌說部爲之，與正史間有牴牾，體例亦冗雜無緒。

【立功勳慶賞端陽】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立崖先生文集】八卷。清雋郡宋華園撰。附二崖文集二卷，畏軒文集二卷。宋光國宋昌圖撰。有道光刊本。

【立山詞】一卷。清陽湖張琦撰。有道光原刊本，在宛鄰書屋叢書內，原刊本，在七家詞內，江陰繆氏刊

本，在雲自在龕叢書內。

【立德堂詩話】一卷。清番禺鄔氏叢刻內。有宣統三年刊本，在番禺鄔氏叢刻內。

【立草爲標】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立春雨水】北平流行俗曲（南詞）白雲遺音選鉛印本。

【立庄詩鈔】七卷。清長洲蔣業晉撰。有嘉慶交翠堂刊本。

【立命堂二集】十三卷。清慈宗孟撰。是集前有沈珩序，稱已刻賦若干卷，詩若干卷，文若干卷，故又編爲二集。賦詩文凡七卷，其七卷以下附刻各種小集，曰蠹史，曰星路陽秋，曰識小箋，曰詩母，曰甌樂行舊錄，各爲一卷。又詩餘一卷，曰酒古董。蓋其時去明未遠，故通體皆規摹鍾譚，以幽冷纖巧爲宗。觀諸集之名，而其詩可見矣。

【疣贅錄】九卷。續錄二卷。明顧夢圭撰。首二卷爲就正編，乃其讀書劄記。上卷論五經四書，下卷皆雜論，而說經講學者居多，大旨以心學爲宗，闡王守仁



之餘緒。次三卷爲文，次四卷爲詩，續錄則文一卷有奇，而詩附焉。詩文皆平正通達，直抒胸臆，無鉤章棘句之習，惟詩有捶字未堅者，蓋當有明中葉，風氣初更學問，移於姚江，而文章未移於北地，猶沿長沙舊格者也。

【瘞鶴銘詩】二卷。清長沙趙永懷撰。有原刊本。

【瘋和尚】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瘋僧掃秦】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病裏王】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病孤三鄉題】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病和探蓮】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病逸漫記】明陸錢撰。是書雜記當時事實。

【病樊噲打呂青】一本。太和正音譜作打呂胥。案史記樊噲列傳，以呂后女弟呂須爲婦，胥須由音同而誤，又由胥而誤爲青耳。元高文秀撰。雜劇。

【病榻遺言】二卷。明高拱撰。是編備敘與張居正先後構隙之端，以史考之，亦不盡實錄。

【病揚雄】一本。元紅字李二撰。雜劇。

【病爺老劍器】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宋志教坊部中，呂宮黃鐘宮中，均有劍器曲。

【病鄰道遙樂】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宋宮本雜劇，亦有此名，當是一本。

【病鄰道遙樂】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病餘草】清嘉慶間宮思晉撰。

【病季岳詩酒玩江亭】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瘦正正】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續選鉛印本。

【瘦玉詞】一卷。清石埭徐士怡撰。有光緒刊本。在觀自得齋叢書內。

【瘦石文鈔】二卷。清岷陽孫錕撰。有道光孫氏刊本，在古棠書屋叢書內。

【瘦石文鈔外集】二卷。清岷陽孫錕撰。有道光孫氏刊本，在古棠書屋叢書內。

【瘦石稿】清黃振撰。

【瘦碧詞】二卷。清高密鄭文焯撰。有刊本。

【瘦山遺草】三卷。清江都李天滋撰。有道光刊本。

【癡生詩鈔】清嘉慶閻范起鳳撰。

【癡鶴軒詞】一卷。清趙彥僉撰。有光緒刊本。又一

本一卷。續一卷。有光緒八年刊本。在三硯齋詩牋內。

譚復堂云。次梅六十學詞。成就於鹿潭。殊有俊語。

【癡松柏齋集】十卷。竹枝詞一卷。試帖律賦一卷。

清鉛山陳文瑞撰。有嘉慶刊本。

【癡春仙館詩牋】清女子魯黃氏撰。

【癡吟詞】一卷。清青浦許淑慧撰。有光緒刊本。光

緒徐氏刊本。在小檀樂室彙刻閨秀詞內。

【癡腰肢】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刻

本。

【癡月詞鈔】一卷。清桐城汪正榮撰。有道光刊本。

在住真草堂內。

【瘦竹幽花館詞】三卷。清石同福撰。吳枚庵云。大

旨辦香竹院。而小令婉麗。慢詞蘊藉。兼有南北宋之

長。戈順卿云。運格於高。取味於雋。

【癡癡呆跌換上了風頭鞋】北平流行俗曲。霓裳

續譜木刻本。

【癡訴】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癡心漢】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

選鉛印本。

【癡對】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癡婆子傳】上下二卷。有日本刊本。馬隅卿藏舊

抄本三十三則。題「芙蓉主人輯」情癡子批校。此

書在園雜志卷二引三餘堂覆明本。東西晉演義無

名氏序。亦引此書。疑亦明人作也。丁日昌禁書目著

錄。

【癡真子集】不分卷。清人所撰。其名己佚。

【癡夢】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癡人福】四卷。八回。清無名氏撰。有清光緒癸卯

上海書局石印本。首嘉慶十年梅石山人序。似就劇

本改作。

【癡情譜】一本。清張大復撰。傳奇。

【癡將軍】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癡迷】一名二十四個月癡迷。上海流行俗曲。石

印本。

【療妬緣】八回，即鴛鴦會。清無名氏撰。有坊淨小日本，日本內閣文庫藏後，來坊刊本易書名爲鴛鴦會實一書。首庚戌（無年號）靜恬主人序。按金石緣亦署「靜恬主人」當是一人。金石緣爲乾隆時書，疑此亦乾隆間所爲也。

【療妬羹】一本清吳炳撰。傳奇。

【療飢草集】十八卷。清廬陵胡兆爵撰。有嘉慶讀書堂刊本。

書堂刊本。

【亭泉詩鈔】四卷。清江陰吳綺撰。有乾隆袁白堂中箱本。

中箱本。

【亭秋館詩鈔】清光緒間許禧身撰。

【亭林文集】六卷，餘集一卷。清顧炎武撰。朱氏槐廬校刊本。

廬校刊本。

【亭林詩集】清顧炎武撰。

【亭帚集】清咸豐間楊豫成撰。

【亭甫詩選】八卷。清建甯張際亮撰。有光緒刊本，在邵武徐氏叢書內。

在邵武徐氏叢書內。

亮撰。有同治刊本。

【鹿京榮歸】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鹿虔扈】五代梁——九一三頃人。仕蜀孟昶爲永泰軍節度使，進檢校太尉，加太保。初讀書古寺，見畫壁有周公輔成王圖，期以此見志。國亡不仕。虔扈工詞，多感慨之音。

【鹿虔扈詞】他的詞，僅存見錄於花間的六首。樂府紀聞謂他「國亡不仕，詞多感慨之音」。倪瓚謂「鹿公高節，偶爾寄情倚聲，而曲折盡變，有無限感慨淋漓處」。臨江仙一首，更爲有感而作，甚似李後主或唐昭宗的名作。1008。

【鹿川詞】三卷。清甯鄉程頌芬撰。有排印本，在三程詞鈔內。

詞多感慨之音。

【鹿川詞】三卷。清甯鄉程頌芬撰。有排印本，在三程詞鈔內。

【鹿川田父集】清光緒間程頌萬撰。

【鹿繞山岡】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鹿角掛情根】廣東流行俗曲。粵曲研究社鉛印本。

本。

鹿角掛情根。

鹿角掛情根。

鹿角掛情根。

鹿角掛情根。

鹿角掛情根。

鹿角掛情根。

【鹿洲文集】二十卷。清漳浦藍鼎元撰。有重刊本。在鹿洲全集內。

【鹿洲初集】二十卷。清藍鼎元撰。按鼎元喜講經世之學，於集中諸文，多得諸閱歷，非為紙上空談，文章亦條暢多切近事理。有清雍正壬子刊本，全集本。

【鹿皮】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鹿皮子集】四卷。元陳樵撰。樵詩七言古體學溫廷筠，以幽豔為宗，七言近體學陸龜言，而雕削太甚。五言古體勝七言，七言近體勝五言。有明刊本，此集有二本，一杜儲編，有大德丙寅鹿龍序，一盧聯編，末一卷，多詩三十七首。董氏刊本，金華叢書本。

【鹿蕉山館詩鈔】清道光間胡傳釗撰。

【鹿門詞】一卷。清太倉王曦撰。有道光刊本，附塔影樓詞後。又一本。一卷。有道光刊本，在同聲集內。

【鹿善繼】（一作繼善）伯順明——一五七五至一六三六定興人。卒年六十二。少習王守仁之學，不附世俗。一六一三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時遼餉絕，廣東金花銀適至，善繼請於尚書借給之，坐降級調外。

光宗立，復官。尋改職方，從大學士孫承宗閱視榆關，拓地復城壁，多善繼所贊畫。崇禎初，為太常寺少卿，告歸。清兵攻定興，善繼自鄉入扞城，城陷而死。諡忠節。善繼著有無欲齋詩鈔一卷。

【鹿元英】<sup>0211</sup>懋賢，宋——一零七八頃單州人。官朝散大夫。元豐五年（一零八二年）官主客郎中。元英著有談藪一卷，文昌雜錄四卷。

【鹿士元】一南詞。一馬如飛開篇木刻本。

【鹿塏】<sup>44</sup>霽公，號雪崖，清——一六七五頃直隸任邱人。卒年六十九。幼有至性。年十四，涉獵子史，工為文。一六七五年舉人。一六七九年，召試「博學鴻儒」，授翰林院檢討，分修明史。歷陞戶部郎中，勤於吏事。暇則讀書，敗屋土鏗，彈琴詠歌，以自適。旋授福建建甯府知府，平變亂，未幾告歸。塏少嗜吟詠，及官京師，與彭孫適、馮勛、邱象隨、李塏、李澄中等相唱和。詩學杜甫，其論詩云：「性情禮義，詩之體也；始終條理，詩之用也。」又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吐納英華，莫非性情。」故所作一以自然為宗。著有叢碧山房集。

文八卷，雜著三卷，翰苑稿十四卷，含人稿六卷，工部稿十一卷，戶部稿十卷，建州稿五卷，和陶稿一卷，歸田稿一卷，及詩義固說二卷。（均清史列傳）

【龐蕙縷】<sup>4</sup> 紉芳清吳江女子。有唾香閣集，見詞苑叢談江蘇詩徵。

【龐鳴】<sup>6</sup> 達公清——一六九二頃江蘇嘉定人。工詩。

【龐眉生集】<sup>7</sup> 十六卷。明于慎思撰。是集詩雜文樂府皆有縱橫排栗之氣，而頗涉粗豪。

【龐鑄】<sup>8</sup> 才卿，自號默翁，金——一零頃遼東（中州集作大興）人家，世顯貴，風流文采，為時輩所重。一一九四年進士，仕有聲。南渡後，為翰林待制，遷戶部侍郎，坐事出俸東平。改京兆路轉運副使。卒。鑄博學能文，尤工詩，造語奇健不凡。

【龐尚鵬】<sup>9</sup> 少南，明——至一五八零南海人。一五五三年進士。由樂平令擢御史，按事各省，所至搏擊豪強。後朝議興九邊屯鹽，擢右僉都御史，領其事，美利大興。諸鹽政御史咸不使之被劾，斥為民。萬曆初起為福建巡撫，族忤張居正罷歸。卒，諡惠敏。尚鵬詩文

充 產 塵 庵 竟

樸質，著有百可亭摘稿九卷。

【充射堂詩集】<sup>00213</sup> 清魏周琬撰。

【產玉】<sup>00214</sup> 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產鶴亭詩集】<sup>4</sup> 七卷。清曹庭棟撰。集中詠鶴詩最多。

【產鶴亭詩稿】<sup>2092</sup> 四卷。清嘉善曹廷棟撰。有乾隆原刊本。

【塵餘】<sup>00214</sup> 一卷。清金壇曹宗璠撰。有道光世楷堂刊本，在昭代叢書內。

【庵詩存】<sup>00216</sup> 六卷。清黃巖王舟瑤撰。有吳興劉氏刊本，在王章詩存合刻內。

【庵堂相會】<sup>00216</sup> 蘇州流行俗曲。（灘曲）上海兩宜社石印本。又一本上海久益齋石印本。

【庵堂會母】<sup>00216</sup> 福建流行俗曲。（一曲本調）鉛印本。

【竟西廂】<sup>00216</sup> 一本。傳奇彙考作錦西廂。清周坦繪撰。傳奇。

【竟陵派文】<sup>7</sup> 言竟陵派，世稱鍾譚。鍾譚者，鍾惺譚元春也。惺貌寢，羸不勝衣，為人嚴冷，不喜接俗客，由

此得謝人事，肆力爲文章；其宗旨具見所輯周文歸宋文歸，與論詩同一蹊逕。點逗一二新雋字句，矜爲奇秘。周文質與宋文暢適，而怪一切以纖巧之法選之，以佻薄之語評之，撮新標奇，亦時有發其文集不見，覩所爲遊武夷山記，潔情秀韻，頗工刻畫，亦以幽秀孤峭，性與境稱也！然有雋語而無快筆，不免失之枝碎，亦以生年著意字句，而無篇章之功也。其辭曰：「入閩，自崇安縣南至省會八百餘里，周始於山去縣三十里之裴村，隔溪望，形神獯譎，疑不爲山，疑不爲山，而山之習者創恆者奇，人始作山想，欣然思一至者，武夷山也。山之情候在溪，溪九曲山，或應或違，而無所不相關，往往用舟由一至九，終武夷遊事，而自縣南來者，去山十里有水簾洞最勝，洞在山之萬年宮左，而北接口，乃與一曲諸峯鈎連，異嶺同勝，如兩人背立，遊宜從此始。或曰『七曲有徑，可達此洞』。則其離合斷續之故，又不可問也。余以天啓三年癸亥歸楚，則路先裴村度溪，憩山千萬年宮，雖欲始水簾洞而不能。爲二月初八日，友人商梅送余至此，曰：

『遊武夷，右之右之耳！』蓋九曲在宮右故也。大要宮在山爲郵舍，在他處已作深山，然大王與幔亭二峯，似處宮後，入即見之，入舟始一曲而正立溪左，莊甚迤邐至二曲，乃更枕藉，傍小峯軒舉作態，然遊者皆以爲一曲中物也！而一曲所有之峯，如大小觀音與獅子，與二曲之玉女，入舟皆見，舟行稍遠，則獅子沒，三峯去一爲二，又遠，則小觀音沒，二復爲一，然三峯不以出沒爲有無也！玉女屢遷多姿，一曲之未至，與三四之已過者，心目延返皆不能忘，於此雖欲專屬二曲而不能也。然二曲用此爲標，標三曲者，峯不可數，小藏爲最，四曲者不可數，大藏爲最，其下有臥龍潭焉。標五曲者不可數，仙掌大隱屏接筍爲最。六曲則天游觀左右之，晚對蒼屏三教大小城高巖爲最，若一曲之大王幔亭，二曲之玉女也。余初八日之遊，至六曲止，第以舟行，而二曲之靈巖一線天虎嘯巖諸處，不能往，往非與行六七里不可，如是則以二曲專一日，亦不爲過。而念霽甚，是夜天遊觀之月，居高及遠，當爲溪山之鑑，宿無良於此者。出舟，仰小藏登

中仙船而至乃繞其背至臥龍潭潭在大藏峯下九曲之水清無隱鱗雖淺亦自可而此水以潭名極爲靜深淵淵然如不恆流焉由此趨平林渡未終五曲以輿代舟尋太隱屏朱晦翁書院在焉當諸曲之中溪山所會也翁自有記接筍峯雁次相繼書院在峯前而雲窩在其後雲窩者陳少司馬省所營公長樂人住山十二年因崖割勝居處門庭部署歷歷法趣相生使後至者有鳩借鵲巢之思焉余留詩見志乃猶仙掌峯曲折緣流步夕陽空翠而上由石門上天遊觀是夜宿焉頰接筍峯地高天近雲水烟霜俱化爲月光所往未見其止始知身在山中與商子亭中坐立相對惟恐其旦旦則登一覽臺臺高於觀三曲之水反在其下見大王峯復莊甚降復開舟蓋初九日也意當從五曲始不知六七曲邊際已銷付仙堂筍輿中舟待於七曲久矣乃從此入舟以故六曲之蒼屏上下城高岩小桃源俱未及聞焉標七曲者爲化廊巖天壺峯八曲爲鼓子三教峯百花莊九歌爲寒巖靈峯觀恬目愉趣佳處領其要而已行至九

竟

曲徑夷神曠有出山之意念巖壁之散處溪左右爲舟所未及舟至而步未及至者雅不欲以既倦之心目償之乃回舟棹聲未滅已過天遊觀誦謝康樂『空翠難強名』之句望昨夜所坐立亭子危仄似非可著足處仙掌雖一峯橫據甚廣籠映可數曲緣壁甫窮遂發五六曲之舟有以也將達五曲步至接筍峯下欲登而不敢必陳力進止由一小門入入得一亭可憩其絕頂有鷄胸岩受趾以外深不見底以絙度而峯本不甚高依壁爲木梯級不盈尺凡七十級而余以病後不能有詩云『自歎來偏晚非關上獨難』謂遊山須及時興日進而具日減年所爲也一道士手茶菓躡梯下步甚安承飲焉山中人以種茶代耕茶惟接筍爲妙輿而舟而舟又與返尋六曲之蒼屏峯城高巖巖半廬一僧僧亦山中所少也輿而舟中夜風雨所陷之石倚垂者爲洞墜者爲梁水聲出洞梁中憂憂者爲澗月爲石門者二既進乃有田園廬舍桑麻鷄犬不知其山中也幽險之極得坦曠者

反以爲異！武夷可居，無過此者！入舟，過四三曲，玉女大王諸峯，數面成故。返宿萬年宮，遊事可終。念山中宿處，高莫如天遊，深莫如虎嘯，乃捨舟橫斜行六七里許，問靈巖，巖不甚高，石覆如廊，洞如比屋，堂寢略具。檐牙所交，天光入隙，廣不踰寸，長百之如線者，一線天也。橫有隙，由一洞又穿一洞，既至，寒吹如晚如秋者，風洞也。望衡對宇，可往可來者，伏羲洞也。日暮矣，返宿虎嘯巖。巖高於靈巖，立而微頽，以覆綴壁之屋，僧居之，屋亦瓦然。終古不知有雨，是夜，月光如水，使人欲汎。余詩所謂『置身星月上，魄濯水烟中』者是也。明日，由二曲入舟，尋止止庵。山中無桃花，大要爲茶所奪，惟靈巖以往及止止庵，稍燦燦若瓶中物。還萬年宮，具威儀而行。左行十里，道旁得一門如竇，易筍與而入，坦步二里許，丹霞及火焰三峯，築壘上，亂烟日羣峯夾之，徑漸仄，兩壁相拒，如行三峽中，水間關，扼於石，紆直不自由者，爲澗而不能爲溪，而昇者亦跣而頻濟，石益束，厥勢始交，交則爲洞如小桃源，而大且險倍之。洞窮徑出，復有天地，乃觀水簾洞。

石壁，壁高而頽，故所覆甚遠；去壁數百武，晴日陰曠，霧飛如雨久之，始知流從壁上來，屋掛於壁，欄周之，拾級憑欄，如人執噴壺往來絕頂，滴瀝如絲，東西遊移，或東西分弱，不能自主，恆聽於風。洞以水得名，峯勢雄整，而水之思理反細，聲光微處，最宜靜者，非淨氣人聽睹所及也。余初不知水簾洞與武夷已隔一溪，相去又十里，何以相隸，既而悟昇人頻濟處，已還度溪，原未嘗隔也。鍾子往返武夷三日，覺遠望疑不爲山者，身到處無非山，山不知有曲，溪爲之，溪不自謂曲之必九，泛溪者爲之。水簾洞與武夷，一而二，二而一，自縣南來者，宜以此爲遊事之始，來者甚銳，望九曲不能待，姑俟其歸，則韻者如食已，飲俗者如倦欲寢，故竟亦過而不問也。商子導余，決計以水簾洞終武夷遊事，爲月之初十日。文見夷山武志。考其時，乃惺丁憂去職，枉道而爲。此昔蘇氏軾轍兄弟去喪，禁斷詩文，再期之內，不著一字，而惺素稱嚴冷，具至性，何乃不如二蘇之放曠者歟？况登山何事，聞訃何時，而竟憂遊之耶？顧譚元春撰墓銘，不爲隱避，不爲



微詞，反稱其哀樂奇到，非俗儒所能測！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豈不俗人之所能免歟？譚元春最喜讀鄴道元水經注，刻有評本，雖識墮小慧，而趣絕恆蹊，意想所營，頗多創得。而爲文章，亦得力焉。模山範水，傳有譚友夏合集二十三卷，中鵝灣文草九卷。傳誌諸篇，立言無體，幾爲笑柄，多類稗官。而書牘序言，頗有意致。銘辭游記，尤可取裁。鼓泉石之奇，能起形想，寫友朋之樂，足散人懷。銘或具體於東坡，記多得力於鄴注，潔情雋致，亦自足多。然有好句而無完篇，今最其文之佳者如遊玄嶽記有曰：「澗上置橋，高壁成城，相圍如一甕。樹色徹上下，波聲爲石所迫，人不能細語。桃花方自千仞落，亦作水響。」又曰：「衆山紛紛委於壑，松柏如隨其山下伏，偃然與荇藻無異！」遊南嶽記有曰：「入丹霞寺，棟宇飄搖，若欲及客之身。自此以上，雲霧傲居，冬夏一氣，屋往往莫能自堅。」又曰：「指隔山封寺，道有級路，趾斜垂若蟻緣，人與雲遇於途，雲不畏人。趾窮，垣然得寺，亭午弄旭，若澹夕照。」又曰：「上祝融峯頂，數人各據一石。」

竟

晴漾其裏，雲繞其外，上如海，下如天，幻冥一色。心目無主，覺萬丈之下，漠漠送聲。」又曰：「久之，雲動有頃，後雲追前雲，不及，遂失隊，萬雲乘其埽，繞山左飛。飛盡日現，天地定位，下界山爭以青翠供奉，四峯皆莫能自起，遂湖近江，皆作絲縷白。」又曰：「宿封寺，雲有去者，星月雖然，聲聲不壯。」又曰：「善遊嶽者，先望善望嶽者，逐步所移而望之，雨望於淥口，月望於山門，皆不見。都市乃得見之，深於雲一紙耳。將抵衡，觸望莊粟，空中欲分天。又望於縣之郊，蒼雲頂一二片定者的的見縹碧。又望於道中，萬嶺皆可數，然是前山，非郊菴所望縹碧者也！」初遊烏龍潭記有曰：「有舟自鄰家出，與閣上相望者，往來秋色。」再遊烏龍潭記有曰：「電與電相後先，電光煜煜入水中，深入丈尺，而吸其波光以上於雨，作金銀珠圓影，良久乃已。」三遊烏龍潭記有曰：「殘陽接月，晚霞四起，朱光下射，紅在蓮葉下起，已而盡潭皆頹，明霞作底。」此皆寫景之妙者也。退谷（鍾惺別號）墓誌銘有曰：「退谷改南時，僦秦淮一水閣，閉門讀史。每遊

人午夜棹回，曲倦酒盡，兩岸寂不聞聲；而猶有一燈  
熒熒，守筆墨不收者，窺窗視之，則嗒然退谷也！「三  
十四舅氏墓誌銘，有曰：『農暇或一至予家，問吾母  
安否？夏月稻登場，必貽以新。仲秋月圓酒熟，必寄予  
兄弟，每過予家，則教以安分行樂。予兄弟往拜舅室，  
見其與婦喬孺人，子女四五人，所畜童婢二人，料理  
雞埒牛圈，屋茆釣緜，寬然無辱於擔石之中！應酬不  
煩，王稅不逋，貴不知敬，富不知羨。若以今世士大夫  
稍能知苦樂安危者，問舅氏事，豈有不竊歎者哉！』  
求母氏五十文說，有曰：『春兄弟六人，百畝之田，三  
尺之童，母乘其俱出析之曰：『非兒曹意也！吾見魏  
氏數世同居，子孫不知世務，卒以此憤懦落其家聲，  
徒存義名，無補門戶！且吾所爲析者，使諸婦不凌雜  
耳！其母妹兄弟同食如故人，直供一日。』薄暮取酒  
相對，談學業世事，母亦喜出聽，自出餅餌蔬醴，佐春  
兄弟啖。兄弟中有求益者，母喜曰：『吾見汝曹爭食，  
家中長若此可矣！』此皆寫情之真者也。至銘贊之  
佳，如端石研銘曰：『無旁無足，無口無日，墨易生如

蓄，水自出如瀑。大人書之全如玉，野人書之石如木。  
「連環研銘曰：『石田蒼蒼，一區二唐。』女士程群支  
所繡觀音頌曰：『騰騰白光，一鏡所始。何以竟之，既  
結旋委，稽首審聽，瓶搖新水。春閨無怨，終絲神理。幅  
帛莫增，捫如其指。送大士行，月出烟止。』宋繡觀世  
音讚曰：『我聞繡佛，慎哉劈絲，離朱晨曦，日午則疲。  
蓮花瓣瓣，紫竹枝枝，視手中線，觀吾在茲。』名章迴  
句，處處間和，與鍾惺齊名，亦以易天下之耳目。有竟  
陵體之稱。然竟陵特以詩著，而文章亦自成一格。公  
安結調太熟，而竟陵又過生新。公安造語近俚，竟陵  
構篇不完。公安無潔情，而竟陵乏遠韻。若夫言擇雅  
馴，文忌枝碎，結調在生熟之間，而餘味包篇章之外  
者，其惟歸有光乎！

【竟陵派文學觀】袁宏道鍾惺譚元春，當然反對  
七子，他們的評論，都是注重個人的靈智，不避鄙俚  
之言，又多半歡喜禪學，以文字掉機鋒。宏道與張幼  
于書罵李王那班七子，說他們「糞裏嚼渣」，可以想  
見，他對李王等，如何深惡痛絕的態度。宏道和他的

弟兄宗道中道等。都力主唐宋以後的文。風宗道愛白居易蘇轍，取「白蘇」二字，做他書齋的名子。宏道更主張清新輕俊的作風，但亦多雜有嘲笑俚語。他作中道的詩集序說：「文必秦漢矣，秦漢易嘗字字學六經？詩準盛唐，盛唐易嘗字字學漢魏？惟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斯爲可貴。」又與丘長儒書說：「大抵物真則貴，真則我面不同於君面，而況古人之面耶。」鍾譚等又更加大發妙論，所謂公安派（指宏道）竟陵派（指鍾譚）遂橫行天下了。鍾惺的根本宗旨，在他所作的詩論。詩論是發明詩經的讀法，大略說：「詩，活物也。游夏以後，自漢至宋，無不說詩，不必皆有當於詩，而皆可以說詩。其皆可以說詩者，即在不必有當於詩之中；非說詩者能之能如是，而詩之爲物，不能不如是也。何以明之？讀孔子及弟子所引詩，列國盟會聘享之所賦詩，與韓氏之所傳誦者，其詩其文其義，不有與詩之本事，本文本義絕不相蒙者乎？夫詩，取斷章者也，斷之於彼，而無損於行。說詩者盈天下，屢變屢遷，而詩不知，而詩固已此矣。」

竟

然而詩之爲詩自如也，此詩之所以爲經也。漢儒說詩，據小序，每一詩，必欲指一人一事一實之，考亭儒者虛而慎，寧無其人無其事，故盡廢小序，然考亭所問與爲一人一事者，又不必信也。考亭注有近帶近膚近累者，考亭之意，非以爲詩盡於吾之注，若曰：有進於是者，神而明之也。予暇日取三百篇，止文流覽之，意有所得，間拈數語，大抵依考亭所注，稍爲之導，其滯累迂疏，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何不能新之有？——這種眼光，本來極好，凡讀詩，總要先就本文上體會，以意逆志，不可拿漢儒所傳小序處處講事實的方法，做惟一的標準。因爲如果先懷了這種事實上的成見，必定不能窺見詩人的意志。但是關於這一點，不可不有點分寸，我們把前人的詩意融會出來，作自己的詩，本可以隨便化合，不必拘定前人的本義。至於我們讀前人的，所抱的目的，是要從詩裏面窺見他本人的意志情感，又似乎不可全拿我們自己的意思爲主，如果全拿我們自己的意思，隨便解釋別人的作品，豈不反爲強人就己麼？「斷章取義」

這句話，不過是引詩的時候一種方便法門，至於他原來整個的篇和這個詩人整個的意志，就不容我們隨便把他斷為幾截了。孟子說：「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正因為高叟隨便拿自己的成見胡亂說詩。高叟說小弁是小人之詩，他因為凡人不可怨恨父母，而小弁詩中有怨恨父母的意思；他不知道越親愛的人，越容易相怨，這是一定的道理，不然就成了痛癢不相關的路人了。鍾惺這種論詩的方法本都有絕頂的聰明，他的論調的確可以打破一班拘泥之見，可以警醒一班只用眼不用心的人，而且也和嚴羽所說的「妙悟」也有些相近；但是如果聽從他的話，聽得太過，反而變妙悟為固執，已見了。鍾惺和譚元春二人曾作了許多詩文選本，有周文歸、兩漢文歸、詩歸、明詩歸等等。其中詩歸是他二人最用心的書，他們所有的批評識解，大概都集中在這一書上。內容所選，分古詩、唐詩兩部分，取名詩歸，是表明他們自己所獲得於古人者，乃是如此，並非說古人之詩，即以他所選的為歸宿。鍾惺所說的詩歸序

說：「非謂古人之詩，以吾所選為歸，庶幾見吾所選者，以古人為歸也。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目，使其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昭明選古詩，人遂以其所選者為古詩，因而名古詩曰選體，嗚呼！非惟古詩亡，幾併古詩之名而亡之矣。」這個議論很好，凡選詩文的人，都不過表示個人的去取眼光，並未嘗認古人的詩，即盡於他所選之中。我們如果要研究這些選家的批評眼光，自然應該注意他們所選的這些總集。但是如果對於各文家作品的本身，作專攻的研究，就應該詳讀各人的專集，不可但以選本為主了。鍾惺這種選本，也不過代表他們自己的眼光，當明末的時候那樣風行一時，固不免太過，後人又誠毀他說他一文不值，也可不必。鍾惺也是主張以精神求詩，不贊成以形迹求詩。鍾惺的序上又說：「作詩者之意興，無不代求其高，高者取異於途徑耳。途徑之變，不能不窮，操其有窮，以其異與氣運，而終不能為高，不亦愈勞愈遠乎？此不求古人真詩之過也。今非無學古者，大要取古人極虛極狹極熟

便於口者，以爲古人在是……怪與同邑譚子元春憂之，內省諸心，不敢先有所謂學古，但求古人真詩所在，真詩者精神所爲也。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止於喧雜之中，而乃以其虛懷定力，獨往冥游於寥廓之外。」他所說「取異於途徑」即指那班分別家數專拿唐詩宋詩古詩今詩種種名目爲標準的人，一條路走窮了，又千方百計找別的路，不管目的如何，只是東奔西跑，換途寬徑，僕僕風塵。歷來談文學的人，都免不了這種見解，看見宋詩發生了毛病，就提出學唐詩的途徑來，看見曉唐的派頭不好，又提出盛唐來，把許多時代名目的差別，橫梗在胸中，結果不過是一些儼個皮毛之見，總不容易發生精光。他所謂「取古人極處極狹極熟便於口者，以爲古人在是」當然更是罵季王七子之流了。至於他們所自矜爲獨得之秘的，就是能得「古人真詩所在」所謂古人真詩所在，即是察見古人的「幽情單緒孤行靜寄」本來求真之義，是毫無可疑的；但他說到這種幽情單緒上面，就不得不有討論之餘地。

竟

了。因爲這種話在好一方面說，可以使人多求言外之意，不死於句下；但在壞一方說，不免使人專拿隱僻的眼光去鑿空了。譚元春所的作詩歸序說：「夫真有性靈之言，常浮出紙上，不與衆言伍，而自出眼光之人，專其力壺其思，以達於古人，覺古人亦有炯炯雙眸從紙上還矚人。」他又說：「人有孤懷孤詣其名，必孤行而不肯遍滿寥廓，而世有一二賞心之人，獨爲之咨嗟旁皇者，此詩品也。」他們總有一種孤僻獨往的性情，所以談到文學，也不知不覺流露出這種性情。文學這件東西，本是爲人類互通性情之用，不是專爲孤芳自賞而設，如果專爲孤芳自賞而設，大可以放在心中，不必寫出來。文學家固時時有一種宏識孤懷，但他既然寫出作品來，他的孤懷也未嘗不期望與人以共見。毛詩大序所說：「正得失，感思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厚人倫，移風俗。」雖然是很古的話，但也正是說明詩是人類性情互相感動的東西。古今來自然也有一班文人，生性很孤僻，不希望自己的情懷得人家共表同情，但這種人是很少。

的偉大的作家，都是要和一切人類同好惡同歌哭。天下之樂，與天下共享之，天下之共，與天下共憐之；有這種心胸的人，他的作品必定永遠不朽。如果像鍾譚這種說法，人人都把自己的情懷，這樣隱僻起來，以等待杳杳無期的一二知己，那未免領着一世人去索隱行怪了。他們對於所選的詩文，都加有詳細評語，清四庫全書總目說他們「大旨以纖詭幽渺為宗，點逗一二新雋空句，矜為玄妙」，實在深中他們的毛病。譬如詩歸上錄有史記所載的伯夷叔齊採薇歌，他對於裏面「黃農虞夏忽焉沒兮」一句所加的評註說「放開殷家妙甚」，又對於孔子的去魯歌「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舌，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他評註說「入一蓋字，挺然森然」。這種看法，實在瑣碎附會，十分可笑。雜書上所傳許多古逸詩，本都紛紛難信，史記取材也很難，鍾譚都一律用這樣附會巧妙的方法去看，真未免太過支離了。但鍾譚的議論，畢竟有一種很重要的影響。凡是看別人對於某種文學的批評，千萬不可

忘了自己也有批評的本能，又不可聽了別人的批評，就自己以為可以得了某種文學的真相。鍾譚提出這種空無依傍獨運靈心的讀書法，正是一班有胸無心貴耳賤目的人的當頭棒。在這一點上，我們也有取於鍾譚的態度。

【竟陵派詩】鍾惺與譚元春評選唐人之詩為唐詩歸，又評選隋以前詩為古詩歸。風行一時，幾於家絃戶誦，而竟陵派之名以起。蓋承前後七子藻麗喬皇之後，所選唐詩，專取清瘦淡遠一路，其人人所讀若李太白之古風，杜少陵之秋興諸將，皆不入選。公安以輕俊矯王李之縛重，而竟陵以幽冷洗王李之絢爛，所謂厭芻豢，思螺蛤也。盛名之致，會當其時，纖鉅高卑，視所成就，要亦乘其風悟，運以苦思，執專門之巨規，樹並時之壁壘。而小道易泥，猷器懼盈於詩學，雖不甚淺，而他學問實未有得，故說詩既不能觸處洞然，自不能拋磚落地，往往有「說不得」「不可解」等評語，內實模糊影響，外似超超玄著，雖驚流俗之觀，益來識者之詬，根本不實，窪水即乾，吹毛索

癡，遂無全體！然極可醫，膚病之病。而怪生當晚明，復爲黨論所擠。當時以大行擬科，忽出而爲南儀曹，志節不舒，而不肯趕熱「冷」之一言，其詩文，其學行皆主之。平日究心經史莊騷，以官爲隱，以讀書爲官，其人其品實不可及！而其詩有隴秀軒集，其手近隴，其心獨狠，要是着意讀書人，可謂之偏枯，不得目爲膚淺。其於師友骨肉存亡之間，深情苦語，令人酸鼻，則又未可以一冷字抹煞。大抵怪之詩，如橘皮橄欖湯，在醉飽後，洗滌腸胃最善，飢時却用不得。然當其時，天下文章，酒池肉林矣！那得不推爲俊物也！**大抵**鍾惺之詩，幽深孤峭，手眼別出，而情性所縛，時有名理，山水所發，猶見清思。惟才小氣窄，體輕腹陋，意鄰淺直，格固卑寒，故爲不了之語，每涉鬼趣之言，故或片語可稱，全篇是取；此其蔽也！然怪爲人嚴冷，不喜接俗客，湖海之聲氣未廣。籍諱元春，應和之派乃盛行。而元春才不如怪，詩爲幽峭，則一傳有嶽歸堂集十卷，其詩模山範水，特工五言，朗秀處似王右丞，險健處似孟東野；其病在時涉俳俚，重字複意，不免間

竟

出，作枯窘寒儉相；又往往上下語不相應，如能芟去蕪枝，迥然孤秀，亦復何減古人！然竟陵之體靡天下，而後進之學者，大江以南更甚，得其形貌，遺其神情。有賈島之苦僻，無孟郊之堅蒼，以寂寥言精練，以寡約言清遠，以俚淺言沖澹，以生澀言新裁，篇章字句之間，每多重複，稍下一二助語，輒以號於人曰：「吾詩空靈已極。」空則有之，靈則何曾見！斥藝林，蓋有由已！然而非鍾譚之罪也！**歙**縣程嘉燧字孟陽，亦不爲何事，王李者，詩以娟秀少塵，而不免纖窳，著有松間浪淘集。錢謙益深懲何李，王李流派，乃於明三百年中，特尊之爲詩老。然格調極卑，時涉穢俚，近體多於古風，七律多於五律，才庸而氣弱，固卑之無甚高論矣！華亭陳繼儒字仲醇，以處士虛聲，傾動朝野，傳有眉公集，而纖詞浮語，更下松圓一等。**竟陵八友**，永明時代負盛名的是竟陵八友，跟鄴下七子底游於曹氏之門，相類。竟陵王蕭子良，字雲英，齊蕭贖（武帝）第二子，性愛文學，禮才好士，一時文學之士，都聚於他底門下，而以謝朓、王融、任昉

文

二一

沈約、陸倕、范雲、蕭琛、蕭衍八人爲當時冠冕，就是所稱爲八友的。謝王二人都在齊代被殺，蕭衍後來篡齊稱帝，其餘都由齊入梁。謝朓字玄暉，曾爲宣城太守。他善作五言詩，沈約曾贊美他「說二百年來無此詩也」。蕭衍也很推重他的詩，以爲「三日不讀，即覺口臭」。他底辭賦，以齊敬皇后哀策文一篇爲最有名。鍾嶸評他底詩說「奇章秀句，往往警道，善自發詩端，而未篇多躓，此意銳而才弱也」。誠然。王融字元長，曾爲寧朔將軍，他底箋啓頗工，而曲水詩序最有名於當時，北魏使者，至比之相如封禪文。但他底詩卻不及謝朓，所以鍾嶸把他列在下品，說他「五言之作，幾乎尺有所短」。竟陵八友，雖然彷彿鄴下七子，但蕭子良自己的作品，卻遠不及曹丕曹植，所以能媲美曹氏父子的，竟不在齊代的蕭氏。而在梁代的蕭氏。梁代蕭氏父子四人，都能擅長文學，頗跟曹氏父子三人相仿。雖然兩家風格完全不同，而論現存作品底數量，前者竟遠過於後者。蕭衍（梁武帝）字叔達，本竟陵八友之一，稱帝以後，

又歷年頗長，所以著述很多，有集六十多卷，而詩賦占三分之一有奇。他兼信儒道釋三教（曾自「說少時學用孔……中復觀道書……晚年開釋卷……會三」）。教而晚年尤篤信浮屠。但他底詩文中，雖然發揮佛教思想的作品頗多，而多數的詩篇，仍不免因襲「雕藻淫豔」的流風。所以蕭綱（簡文帝）蕭綽（元帝）都是艷曲連篇，所謂宮體文學，就說是父唱子和，也不爲過。蕭統（昭明太子）字德施，蕭衍長子，他底作品，流傳較少，大約因爲不永年的緣故。但所輯文選三十卷，卻爲後來總集之祖，所謂專纂選體的文學家，至今奉爲圭臬，所以影響於後來文學上的，實在不淺。他底詩，風格不道，雖然很愛陶潛底詩文，給他作傳，給編集作序，而絲毫不受他底影響。不過在父子四人中，豔體詩，卻是比較地，算是最少的。蕭綱字世績，蕭衍第三子，有集八十五卷，蕭綽字世誠，蕭衍第七子，有集六十二卷，都是著述很富的。蕭綱愛作豔曲，江左方面，一時成爲風氣，於是富有宮體的名稱。蕭綽步武父兄，詩賦也不綺豔。蕭



氏父子四人中，除蕭統早夭外，其餘三人，都遭亡國殺身的慘禍。不但蕭衍武功遠遜曹操，就是蕭綱、蕭綽，也不能像曹丕曹植底令終。他們詩文中都含有亡國靡靡之音，也許不無關係。蕭衍底樂府中，有江南弄七篇，蕭綱也有江南弄三篇，都是七音的三停，三音的四停的長短停體，而第一個三音停，就是第三個七音停末三音底反復，並且都另有一個三音停和一個五音停的和辭。雖然沒有嚴格的抑揚律，而却已經有一定的等差律了。沈約也有相類的江南弄四首，可見這是那時候的定體，而為後代詞體底權輿。現在各錄蕭氏父子底龍笛曲一首如下：

和云「江南音，一唱值千金」

美人絲渺在雲堂，雕金鏤竹眠玉林，婉愛寥亮繞虹梁，繞虹梁流月臺，駐狂風鬱徘徊。（梁蕭衍江南弄龍笛曲）

和云「江南弄，真能下翔風」

金門玉堂臨水居，一嘯一笑千萬餘，游子去還願莫疏，願莫疏，意何極，雙鴛鴦，兩相憶。（梁蕭綱江

### 南弄龍笛曲

任昉字彥昇，沈約字休文，在竟陵八友中，聲譽跟謝朓相並。謝朓工詩，任昉能文，而沈約詩文並擅。當時對於這兩人有任筆沈詩的定評。任昉很以此種定評為恥，晚年作詩，刻意求工，想壓倒沈約，但終於不能如願。他做御史中丞時，有奏彈劉整的彈事文一篇，首尾都是駢體，而中間一大段，卻用語體散文夾敘原告劉寅妻范氏，被告劉整和各證人底口供，這是漢代王褒僮約以後的第二篇古白話文。沈約雖然詩文並擅，但在當代，也並不能凌駕謝朓。任昉鍾嶸詩品說他底詩「憲章鮑明遠」，又說他詞密於范（雲）意淺於江（淹）。他曾撰四聲譜，自以為入神之作。雖然當時蕭衍、陸厥，都表示反對和懷疑的態度，但後世詩篇中的抑揚律，實從此構成。可見他在中國韻律進化史上，是占很重要的位置的。此外如陸倕文筆，比肩任昉；范雲詩篇，亞於沈約；何遜、劉孝綽、王筠、張率、周興嗣、吳均、丘遲，到溉、到洽，都被當時所推重，而徐摛、庾肩吾二人，更都是名子之

父，卻不僅依子而得名。1013。

【競鼓門】<sup>00216</sup>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競尋芳】<sup>1</sup>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競花枝】<sup>4</sup>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亢藝堂集】<sup>00217</sup>三卷。清會稽孫廷璋撰。有原刊本，在

滂真齋叢書內。

【盧一齋集】<sup>00217</sup>清乾隆間莊培因撰。

【廬山集】<sup>2</sup>五卷。英溪集一卷。宋董嗣杲撰。原本久

佚，此從永樂大典錄出。其詩亦沿江湖派，然吐屬新

穎，無鄙俚瑣碎之態。

【廬山紀游圖詠】<sup>27</sup>一卷。清金溪吳嵩梁撰。有原刊

本，在香港齋全集內。

【贏得青樓薄倖名】<sup>00217</sup>廣東流行俗曲。粵曲研究社

鉛印本。

【序跋體】凡讀古人的著作，能挾其精意的所在，

列之卷首或卷後者，曰序跋。其由來舊矣！試分述前

人所論列者於下：宋王應麟伯厚辭學指南云：「詩者，序典籍之所以作文，選始於詩序，而書序左傳序

次之。宋端拱元年，王元之試詔，臣僚和御製雪詩序，遂為直史館。則試序亦舊制也。」吳敏德云：「爾雅曰：序，緒也。」序之體始於詩之大序，首言六義，次言風雅之變，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謂之『序』也。東萊云：凡序文籍，當序作者之意，如贈送燕集等作，又當隨事以序其實。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語，善敘事理為上。」徐伯魯云：「爾雅云：序，緒也。字亦作『敘』，言其善敘事理，次第有緒，若絲之緒也。又謂之大序，則對小序而言也。其為體有二：一曰『議論』，二曰『敘事』。其敘事又有正變二體。至唐柳氏又有序略之名，則其題稍變，而其文益簡矣！」三家所說「序」的起源，都拘於文選，遠不及姚氏之精試更錄之姚姬傳云：「序跋類者，昔前聖作易，孔子為作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之傳，以推論本原，廣大其義。詩書皆有，而儀禮篇後有記，皆儒者所為。其餘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莊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曾滌生則廣以禮記之冠義昏義，而謂「後世曰序，曰跋，曰引，曰題，曰讀，曰傳，曰注，

曰箋曰疏曰說曰解皆是。其於源始流別，可以知其大概矣。後來論文家如姚仲實云：「序跋類者，經典釋文云：序次也。又與敘通，敘亦次也。蓋次作者之指而道之也。……太史公自序，漢書敘傳，多綴於末。惟諸表序冠於首。班氏作兩都賦，前爲之序。左太冲三都賦因之，而鄭氏詩譜亦以序居前，此其濫觴歟。至乞人作序，起於太冲三都賦成，自以名不甚著，求序於皇甫謐，由是後人文集莫不皆然。甚有兩序或三四序者。顧亭林日知錄深譏其非體。自有前序，乃謂綴末者爲『後序』，亦謂之『跋尾』，或謂之『書後』。『跋』說文跋跋也，從足友聲。爾雅釋言跋也。漢書注躡也。蓋本從足取義，引中之。凡處後皆曰跋。」又云：「序跋類莫古於易之十翼，其辭至爲古茂，自彖象兩傳外，大率孔門諸弟子所爲。觀繫辭稱子曰：凡二十有四，文言稱子曰：凡六可見。他若詩關雎序，鄭康成詩譜序，氣味淵源，亦足嗣之。後世此類分數種，有曰『讀』者，以韓柳爲最有，有爲『史序』者，自太史公誌年表序外，惟歐陽公唐書五代史記諸序爲最有，有爲校

序

書所上之序者，自劉子政戰國策序外，莫如曾子固；有上其自撰之書而爲之序者，莫如王介甫三經義序；有爲他人文集作序者，莫如歐陽公而二釋序尤勝。若退之張中丞傳後序，夾敘夾議，於諸序中蓋又爲一格云。於序文的流別，頗爲詳備。至序體文字，尤各各不同。莫詳於林氏之言。林琴南紆春覺齋論文云：「序古書，序府縣志，序詩文集，序政書，序奏議，族譜，年譜，序人唱和之詩，歸入『序』之一門。辨某子讀某書，書某文後，及傳後，論題某人卷後，歸入『跋』之一門。數種中書序最難，工人不能奄有衆長。以書求序者，各有專家之學。譬如長於經者，請序史學長於史者，請序經學。惟既名爲文家，又不能拒人之請。故宜平時博覽，運以精思。求序之書，尤必加以詳閱。果能得其精處，出數語中，其要害，則求者亦必屢心而去。王介甫序經義甚精，曾子固爲目錄之序，至有條理。歐陽永叔長於序詩文集。此外政書奏議，一門多官中文字，尤不易序。能者爲之，不能者謝去，不可強也。辨讀子史二種文字，非沉酣其中，洞其關鍵，則

可不作。至於跋尾亦分數種，金石之跋最難，必考據精實，方可下筆。如古書古畫，亦必考其收藏之家，詳其流派所出，又是一門學問。東坡山谷之跋，出以天趣，不在此例。綜言之，序貴精審，跋貴嚴潔，去其贅言，出以至理。要在平日沈酣於經史，打衷以聖賢之言，則吐詞無不名賞。□序跋一體，各家所說，已十分詳盡。歷來文家之屬於此體，而標題不同者，仍分述於下：(一)序或後序。此序體的正格，大概弁諸時文的卷首爲多。後序則以前既有序，更以所作附於卷末，其爲序體則一也。非熟讀深思而得其要旨者，不能作也。作亦不能工。(二)序錄或序略。此體祇於西漢時劉氏父子，子政校書天祿閣，每上一書撮其大要，及其得失的所在，名曰「敘錄」。子駿繼父任校，綜合羣書，區爲七略，略者即撮舉大略之意。後世遂有「序略」之名，實則與序小異而大同。(三)引或表序。「引」的名稱，本屬詩歌，取其引音赴節，如笠蓑引太常引等皆是。即班孟堅的典引，亦不與序文相類。姚姬傳謂蘇氏之先有名序者，故三蘇集中，改

「序」爲「引」。表序則昉於馬遷，後來史氏多依而爲之，於世之盛衰，制之沿革，皆詳焉。(七)跋。「跋」亦序類也。宋以前無之。歐陽永叔集「跋尾」之文，多至數十篇。其後蘇黃諸家相繼爲之，其不同者序前而跋後，序詳而跋簡。(八)讀或書後。此多書於簡後，與「跋文」爲一類，但比「跋」爲先見。「讀」則書其讀書之心得，唐人集內屢見之。至「書後」則班孟堅有記秦始皇後一篇，是可爲書後體的昉作。韓柳所作亦不少。徐伯魯謂「題讀始於唐，跋書起於宋」。雖庶得大概，而此體之前於跋，可確然無疑。(九)題辭或題後。是亦跋的一體，與(五)體尤相似。謂之題者，劉熙釋名謂審諦其義也。或考古證今，或釋疑訂謬，而文辭簡峭，故與序文不同。「題辭」當爲有韻之文，後之以無韻的而亦署爲題辭者，變體也。且題辭恆在前，斯與「題後」顯然不同的所在。(十)評。始於陳壽三國志，而評其人之臧否善惡，猶他史之或論或贊也。蓋「評」者，平也，所以平其義也。唐以後始有書評或文評。(八)述。此與紀事類的述體不同。

略與序相類，所以闡發作書者的意旨。稱之曰「述」者，取孔子述而不作之意。著書者有名曰述義，述聞者，亦此意也。<sup>00222</sup>

【廖毅】弘道，元一？至一三二九建康人。能書工文。泰定三年（一三二六年）春，與鍾嗣成訂交，由周仲彬介紹，一見即敘平生歡，天歷二年春抱疾卒於友人江漢卿家。漢卿與黃煥章買棺具殮，召其親來火葬城外寺中。毅所作散曲，皆不凡俗，且不蹈襲，今尚存一二。詩亦感慨激烈。

【廖雪嬌】福建流行俗曲（曲本調）鉛印本。<sup>101</sup>

【廖雲錦】織雲，自號錦香居士，清女子，歸泗溼馬氏。所居曰讀畫樓，吟詩作畫，脫去塵俗。中歲楚處，悒鬱不自聊，益借筆墨以抒其岑積之抱，與同時莊磐山、金翠峯、張藍生、王梅卿相倡和，閨閣中雅才也。有仙霞閣詩少，織雲早寡，居恆鬱鬱，故所為詩，亦多慘怛之音。哭姑一首，悽愴欲絕，「釵風分飛」其意在筆墨之外，又不僅僅哭姑已也。織雲又有塞上曲二首，詞意亦蒼涼。改七香嘗云：「織雲故一豪俠女公子，

廖

生平屢散千金，不自為計，乃以貧老。依其戚於閩南而歿，是可歎也。「墨林今話」又載其題管夫人墨竹句云：「一抹遠山數叢竹，絕無脂粉累風神。」亦若自道其所得焉。<sup>1010</sup>

【廖融】<sup>101</sup>元素，唐人。隱居衡山。全唐詩錄存詩七首。【廖行之】<sup>21</sup>天民，宋一一九八頃衡州人。一一八四年進士。官岳州巴陵尉，以親老辭歸。授富鄉主簿。不赴。生平內行修飭，留心經濟，入仕多著仕績。行之著有省齋集十卷，省齋詩餘一卷（文獻通考）

【廖行之詞】行之壽頌之詞多凡庸，甚他却甚有佳者。他頗大膽，引用白話入詞。自柳七、黃九以後，此道是久已無人彈奏的了。<sup>1008</sup>

【廖德明】<sup>24</sup>子晦，宋一一八二頃南劍人。少學釋氏。及讀楊時書，大悟，就受業於朱熹。一一六九年左右與進士第，以宣教郎知莆田縣，務重風教，抑制強豪。歷知潯州，有政聲。人多愛敬之。選廣東提舉刑獄，彈劾不避權要。累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德明著有槎溪集、文公語錄、春秋會要等書。

【廖淑萼】<sup>3714</sup>壽竹，清侯官女子。有琅玕集，見正始集。

【廖凝】<sup>3718</sup>熙績，後晉！九三六頃衡山人。初隱衡山。

後與馬希弼同歸南唐，授水部員外郎。出為建昌令。善吟詠，與李建勳為詩友，且相善。江左學詩者多造其門。官終江州團練副使，著有文集七卷。（全唐詩）

【廖莊】<sup>442</sup>安止，號東山明！一四零四至一四六六

吉水人。卒年六十三。一四三零年進士。歷刑科給事中，有直聲。遷南大理少卿，上疏勸代宗善事上皇，謫

定羌驛丞，天順初召還。歷刑部左侍郎，卒。諡恭敏。莊

著有廖恭敏佚稿一卷。

【廖燕】<sup>44331</sup>號柴舟，韶州人，柴州別集有二短劇：曰鏡

花亭，曰醉畫圖。皆自寫其事，最饒情韻。醉畫圖之步

步嬌云：搔首踟躕，閒思想，箇事橫胸。僕生平志激昂，

滿腹牢騷，待對誰人講。且自酌壺觴，醉鄉另闢乾坤

樣，評琵琶，續訴琵琶二劇亦燕作。

【廖恭敏佚稿】一卷，附錄一卷。明廖莊撰。其勁節孤忠足，以震動一世，而文章則非所專門。此本僅奏疏五篇，其大要已見於本傳，雜文二十篇，詩五首，則

又草草應酬之作。莊固不必藉是以傳。附錄一卷，皆祭文碑誌之屬，莊亦不必藉是為重也。

【廖圖】<sup>6</sup>（全唐詩及文獻通考作廖匡圖，五代史作廖光圖。此從唐才子傳及五代詩話）贊禹五代

梁！九一零頃虔州虔化人。文學博瞻，為時輩所服。湖南馬殷辟致幕下，秦授天策府學士，與劉昭禹、李

宏皋、韋鼎、徐仲雅、釋虛中、齊己同時，俱以文藻知名。著有詩集二卷。（文獻通考作一卷。此從唐才子傳）

【廖剛】<sup>72</sup>用中，號高峯，宋！一零一零至一一四三

南劍順昌人。卒年七十四。少從陳瓘、楊時學。一一零

六年登進士第。宣和初（一一一九年）自漳州司錄，

歷擢監察御史。時蔡京當國，剛論奏無所避，出知興

化軍。紹興初（一一三一年）盜入順昌，剛遣長子遲論賊。賊知剛父子信義，散去。召為吏部員外郎。奏請經營建康，親擁六師，往為固守計，以杜金人窺視。歷拜御史中丞，知無不言，秦檜銜之。金人叛盟，剛乞起舊相之有德望者，檜聞之曰：「是欲置我於何地耶？」改工部尚書，以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卒。有遲、過、遂

遽四子，仕皆秉麾節；邦人號爲「萬石廖氏」。剛著有  
高峯文集十二卷。

【廖騰燿】占五，號蓮山，清——一六八四頃將樂人。  
一六六九年舉人。官至戶部侍郎。服官頗著清節。騰  
燿工詩，有慎修堂詩集八卷。

【廖惟珍】韻香，清嘉定女子。有傷心集，見嘉定縣  
志。又有慧花軒借凡居等稿今佚。

【齊彥槐】<sup>0023</sup>夢樹，號梅麓，又號蔭三，清——一七七四  
至一八四一安徽婺源人。卒年六十八。一八零八年

召試舉人。明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江  
蘇金匱縣知縣，有銜齋書壁詩十九首紀其治績。遷  
蘇州同知，保擢知府。陳海運議於巡撫，得旨優獎。彥  
槐之詩，出入韓蘇，尤長駢體律賦，兼擅書法，精於鑑  
藏。所著有梅麓詩文集二十六卷，海運南漕叢議一  
卷，北極星緯度分表四卷，及天球淺說，中星儀說各  
一卷（均清史列傳）。

【齊諧】<sup>01</sup>東陽無疑（約四五零前后在世）的字，  
里不詳，仕未爲散騎侍郎。著有齊諧記七卷，今逸，然

齊

見引於太平廣記頗多。

【齊詩】<sup>04</sup>齊之詩，總之曰豔。然其歸也，過於纖巧，甚  
難感服。蓋均是奇麗，而其間麗豔二者，大有區別。宋  
之詩，猶尚麗也，及其腐敗而爲齊之詩，則豔矣。故色  
澤益濃，而性情之真，愈不見矣。必不得已，而求齊代  
之大家，則謝朓固當爲第一。謝朓字玄暉，陳郡陽  
夏人。嘗爲宣城太守，故稱曰謝宣城。然彼乃不幸之  
才人，遭亂世之排擠，構陷，而無以自免。年三十六歲  
時，死於獄中。謝玄暉聲價之高，後人稀及之。梁武帝  
重其詩，謂「三日不讀，便覺口臭」。常愛誦之。簡文帝  
稱之曰「文章之冠冕」。同時沈約亦曰「二百年來無  
此詩」。朱太白者，唐朝第一，亦中國第一，世界有數  
之大詩人也。至其論詩，日中無古人，獨於謝玄暉數  
數稱服，嘆美不置。曰「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  
又清發，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覽明月」。又曰「  
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王漁洋亦有  
曰「白紵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謝宣城」。《論詩絕  
句》。故後人謂謝詩全篇似唐人，沈德潛曰「玄暉靈

心秀口，每誦名句，泫然冷然，覺筆墨之中，筆墨之外，別有一段深情妙理。」（古詩源）今試觀其詩，則專工發端，爲唐代岑參、高適諸人所規撫，然往往首尾欠貫徹，不免龍頭蛇尾之病，故鍾嶸評曰：「意銳而才弱。」（詩品）至其詩曰：「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曰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曰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曰餘雪映青山，寒霧開白日。皆以起筆有千鈞之力，特堪傳誦也。」又當一注意者，其時有短詩，可名曰豔曲者，甚爲流行。謝玄暉亦從時代之好尚而作之，試舉其二三例，以便於讀者之背誦也。玉階怨曰：「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長夜縫羅衣，思君此何極。」金谷聚曰：「渠碗送佳人，玉杯邀上客。車馬一東西，別欲思今夕。」有所思曰：「佳期期未歸，望望下鳴機。徘徊東陌上，月出人稀。」是也。謝玄暉之外，有王融者，好作豔句，刻飾塗澤，務以聲色勝人，然神色既隱，可觀者少。對於謝詩，可以文章傳者，孔稚圭北山移文也。別論。

104  
【樂】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107  
【齊雲山人文集】一卷。清陽湖洪符孫撰。有雲自在龕叢書本。

176  
【齊召南】次風，號瓊台，晚號息園。清——一七零三至一七六八浙江天台人。卒年六十六。幼稱神童，年十二，登巾子山賦詩爲識者所稱。性聰強，讀書十行並下，一覽終身不忘。嘗借觀異書八冊，明日即返。主人隨抽一二冊詰之，不差一字。後自謂腦裂，記性頓減。一七二九年副貢生。一七三六年召試「博學鴻詞」。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再大考一等一名，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歷充大清一統志、會典、明鑑綱目、續文獻通考纂修及副總裁官。高宗得寧古塔古鏡以詢廷臣，召南具析原委款識，以對。帝大悅曰：「是不愧博學鴻詞矣。」侍直西苑，命賦詩，成四章進，帝俯和之。不久乞養歸。後爲族子周華牽累，當籍沒，帝鑒其無他，僅予革職。尋卒。召南天才敏捷，爲詩文援筆立就。有賜硯堂詩文集。尤精於輿地之學，嘗著水道提綱二十卷，以行於時。又有尚書禮記春秋三傳考證，史記功臣侯表五卷，考證漢書百卷。



後漢書郡國志五卷，隋書律曆天文五卷，舊唐書律曆天文二卷，史漢功臣侯考一卷，歷代帝王年表十三卷，後漢公卿表一卷（均清史列傳）

【齊己】<sup>177</sup>本姓胡氏，名得生，唐一八八一頃潭州益陽人，唐才子傳作長沙人，此從全唐詩一。早失怙恃，七歲為大瀉山寺司牧，常取竹枝畫牛背為小詩，人咸異之。出家後，聲價益隆，與鄆谷曹松、方干為詩友，嘗住江陵之龍興寺，自號衡嶽沙門。齊己所作詩有白蓮集十卷，又作有玄機分別要覽一卷，詩格一卷（唐才子傳）

【齊己詩】他的詩，頗有清空靈轉之致，不似貫休之老拙，卻多了清韻。如夜坐一百蟲聲裏，坐夜色共冥冥。留題仰山太師塔院「嵐光疊杳冥，曉翠濕窗明。」落玉「晚照背高台，殘鐘殘角催」之類，皆很好。惟僧語禪語，却是他的本色，且怎樣也革除不去。和尚詩每喜作了話，那是很討厭的。齊己與貫休亦偶有之，然究竟是比別人少得多了。<sup>102</sup>

【齊山詩集】七卷。明釋祖浩與其徒道璣同編。齊

山在貴池縣，自唐杜牧齊山登高有詩，後之遊者多繼作，此集彙採成帙，并雜著記序附焉。

【齊物論齋詞】一卷。清武進董士錫撰。有原刊本，在七家詞內，江陰繆氏刊本，在雲自在龕叢書集內。

【齊物論齋】一卷。清武進董士錫撰。有道光三年受經堂彙稿本，在受經堂彙稿內。

【齊魯詩】清宮夢仁撰。

【齊魯遊草】清光緒間李嘉樂撰。

【齊魯樂府郊廟歌郊祀歌篇名】漢書二十二元

封二年，芝生甘露齊房作。

【齊之鸞】瑞卿明一五二頃桐城人。一五一

一年進士，改庶吉士，遷兵科左給事中。宸濠反，從張

忠、許恭等南征，忠、泰廢搜逆黨，株引無辜，之鸞多所

開釋。世宗即位，大討京官，被中傷謫崇德丞，累遷寧

夏僉事，官終河南按察使。之鸞文詞剴切，詩則非所

擅長。今存蓉川集七卷。

【齊梁詩運動】由齊梁小詩一變而為唐代的

絕句，至於律詩的成熟，自然也經過相當的醞釀時

期從詩的演進程序窺察，它發軔的起點，可說和小詩同一時代，所謂近體，是律詩的前身。本來，詩到六朝，如聲律對偶，用典，皆為詩人所講求，律詩固自然的趨勢而日漸完成，那是無可否認的。因此，我們在沒有說到唐人的律詩之前，必先把齊梁時代的近體運動，作一個概括的檢查。近人以爲律詩的奠定基礎，是在初唐四傑。其理由以四傑的作品裏頭，五律多者二分之一，少者亦在四分之一以上。同時，舉出賈賓王在獄聞蟬及揚炯從軍行爲證。（參看中國詩史）其實並不盡然，我們試以齊梁作家的存詩加以攷證，就可以發見許多具有五律規模的作品。例如謝朓贈王主簿：「清吹要碧玉，調絃命綠珠。輕歌覆衣帶，含笑解羅襦。餘曲詎幾許，高駕且峙嶠。徘徊韶景暮，惟有洛城隅。」這首詩用韻一貫，章次井然，姑不必論，其中「領」「頸」「兩聯對仗的工整，音節的和諧，比較四傑的五律，也許不會遜色吧？再看何思澄奉和湘東王教班婕妤：「寂寂長信晚，雀聲啾洞房。蜘蛛網高閣，駭鮮被長廊。虛殿簾帷靜，閑階

花蕊香。悠悠視日暮，還復拂空床。」參加這期律詩運動的作家，如沈約、柳惲、何遜、陰鏗、王僧儒、蕭綱、蕭繹、庾肩吾、庾信、范雲、卓敬、吳均、徐陵、江總等，統有五律遺留下來。格律雖然不及唐人的謹嚴，但和四傑相較，似乎沒有多大分別。所以我們以爲在四五世紀，律體已經孕育胚胎，及至唐代，則脫離襁褓，獨立生長，由孩提而儼然成人了。這在詩人中，以沈約及蕭綱爲中堅。沈約的攜手曲一首，通篇平仄皆叶，在六朝產品中實不多見，而詠春一篇，已具五言排律的規模。蕭網的作品，歷來批評家因綺靡而多致貶辭，實則他的五言，時有佳句，例如折楊柳「葉密鳥飛礙，風輕花落遲。」洛陽道「金鞍照龍馬，羅袂拂春桑」等，無不雋永可誦。而雜句春情一篇，除尾聯之外，已具七律的雛形。所以六朝詩人中，能夠獨創新體，以開未來詩歌的門徑，沈蕭的功績，當然不能埋沒的。

【齊梁鬼神志怪書】介於齊梁間的作者有任昉，他是「竟陵八友」之一。現存的述異記二卷，題作

任昉所撰，世文似山海經，十洲記，語簡而意雋。今人魯迅以爲唐宋間人偽作，而襲用宋人祖冲之的書名。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梁天監初爲吳興主簿。終除奉朝請，使撰通史，成本紀，世家而卒。他的文體有古氣，人稱「吳均體」。所爲小說多怪誕語，世因目無稽語爲「吳均語」。有續齊諧記一卷，蓋續宋人東陽無疑的齊諧記而作。此外確知爲六朝人所作的志怪書，尚有孔約的志怪四卷，荀氏的靈鬼志四卷，謝氏的鬼神列傳二卷，及陸氏的異林……等。然作者生平皆不可考，原作亦佚，僅太平廣記等書中有採錄。

【齊梁之文學批評】中國文學批評，至建安始能正式成立。但有批評的專書出現，則始於齊梁之際。我們可以說中國從前文學批評的事業，再莫有盛過齊梁的，也莫有好過齊梁的。此中當以劉勰之文心雕龍及鍾嶸之詩品爲代表。文學批評之盛衰，每隨文學作品的本身爲轉移。先有詩而後發生詩話，先有詞然後產生詞話。中國文學，在梁代最盛，故

齊

批評的風氣亦然。只看隋書經籍志中所列集部，由漢至隋有文集的作家，不過四百餘人，而出於梁代人之手的竟在八十家以上，竟佔全數四分之一。梁代既有這麼多的作家，所以同時又產生了幾個很重要的批評家。他們中間的派別誰說很多，但大概分來，不外乎尊崇文學，反對文學。於折衷二者之間的這歷三派。一反文派——齊梁間文學極盛（故所遭之反感亦愈大。此派當以裴子野爲代表。他著了一篇雕蟲論用來正式發表他的意見。他以爲一切學問必折衷於六藝，又罵斥當時一般文人的弊端。至若「閭閻年少，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性情。」在現在我們的眼光中看起來，文學的妙處正在「吟詠性情」，誰管他合乎六藝不六藝呢？但當時他竟發出這種論調，却也難怪。第一是由於他當時的環境，由漢至梁，文勝乎質，文學幾乎家絃戶誦。少年輕薄，文采風靡，感極而生反感，理之必然。第二是由於他自己的地位。我們要明白子野之曾祖爲注三國志之裴松之，祖爲作史記集解之裴駟，在他

自己又曾明宋書爲宋略可見他們幾個人都是有名的史學家。史家高才，自然不主過於藻飾的文學。此派在當時的言論界上，並不發生若何影響。及至到了隋代統一以後，李諤始上書於隋文帝勸浮華，那時才有皇帝出來正式干涉文人作浮麗抒情之文學文。□二主文派——這派的批評，頗能代表當時的思潮，以劉勰與鍾嶸之勢力爲最大，現在將他們的中心思想及其體主張，略舉如下。甲經爲文原——漢代後經學與文學分途發展，傳玄有五經詩爲引入經文之第一人。大謝動輒援引經義入詩，亦爲前人未所發。齊梁之際，乃有正式主張五經爲一切文學之源，似乎以不懂經學爲大恥。故文心雕龍正宗經篇最要緊的幾句話是：「論說辨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爲秋根。」又說：「百家騰躍，終入環內。」劉氏雖然如此的說，但我們總覺得這種話並非他的由衷之言。因爲他是一個佛教信徒，晚年出家修行。但他迫於當時人的一班趨

勢，所以也不得不照例說幾句門面的話。而且在一般人的眼中看來，經學家的地位較文學家來得高。於此文人更不得不借經學家的招牌引以爲自重。這種說法，在後來影響頗不小。顏之推以文章原出於五經，唐代柳宗元又以文章出於六經，宋代周敦頤乃進一步更以文學爲載道之工具。乙返於自然——齊梁之際，編輯類書的風氣很爲盛行。大家做起文章來，猶如抄書，藻績太過，於是又發生一種崇尚自然之反響。彥和所說文必宗經，所以迎合當時人的心理，所謂文貴自然，所以救治當時人的弊病。而且，在後一點上，鍾嶸亦有同感。文心原道篇說：「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貴華，無待匠飾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明詩篇又說：「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至於鍾嶸更明目張膽，反對當時文人之用典。他在詩品敘上說：「吟詠情性，亦何貴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清隴首，

光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此語在後代頗發生相當影響，最容易看出的，就是宋嚴羽之主妙悟說，其言曰：「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妙悟二字，即爲直尋二字之轉語，再後又有王漁洋之神韻說，與袁子才之性靈說，丙側重情性——南朝文學，極典麗之能事，最重外表，而忽略內容。故文心詩品均力矯此弊，主張文學的要素，還在性情。文心詩品篇說：「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辨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也。昔詩人篇什，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造情。」不消說得劉氏是主張文學是應當爲情而造文的。鍾記室的詩，以敝開口說說「一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他的主張，也是與彥和一致的。丁聲韻——聲律發明於王融謝朓成，就於沈約梁武帝問四聲於周捨他答以「天子聖明」四字。梁武帝雖不喜好，然而他自己所做的詩，仍不大與四聲相

齊

背，可見四聲在當時頗佔有一部份的勢力。關於此點，文心與詩品二者的主張並不一致。劉勰是主張聲律論的，他有一篇專講聲律的話，最要緊的，就是說：「凡聲有飛沈，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句，疊韻雜句而必睽。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並繞轉交往，逆鱗相比，迂其際會，則往塞來連，其爲疾病，亦文家之吃也。」至於鍾嶸則頗不以王沈等之發明聲律爲然。他很痛恨聲律發明以後，「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襞積細微，專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不過聲律的發明，在當時頗佔勢力，不惟南方的文人謹守勿失，即北方文人亦不敢違背。魏孝文帝遷洛的那年，就非沈約修宋書告成的那年。遷洛以後，北方文人也講起聲律來了，所以鍾嶸的話，在當時是不大發生影響的。三折衷派——在當時的一般批評家之中，尊言文學者固大有人在，而諱言文學者亦未免言過其實。大約南人多屬於前者，而北人則屬於後者。現在要舉的三第派就是拆衷前二派而立言此中代表人物爲顏之推他生於

梁而後來入北，可說他能綜合當時南北的思想，所以才會發生那種中立的議論。在他所著的家訓文章篇中，起首即說文章出於五經，又列舉從來文士的通弊，以告誡他的子孫。他的正式主張是：「人為文章，猶人乘騏驎，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事務為皮膚，華麗為冠冕。」當時南方文士最重情致，主張為情而造文，顏氏正式提出「理致」二字，以矯正一般文人的趨勢。他不大滿意而引以為戒的「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的情形，殊不知這正是文學的實際！顏氏這種折衷的議論，是不容易遭人信仰的。1021

【齊梁之永明體與宮體】「桓靈廢而禮樂崩，晉宋亡而新聲作，古風沉滯，蓋已甚焉。」（徐禎卿談藝錄）許多人都說六朝的詩歌「淫靡」或「浮豔」……者，這話的責任只在齊梁陳隋四期，而劉宋時代的詩人却不能受此無妄之「毀」【譽】

的。雖然是在晉室南遷以後的詩，已就有過那種的趨向，但偏偏到了劉宋就 equal 那般寶貝——尤其是顏延年謝康樂鮑明遠三個寶貝，於是在這所謂「古風沉滯」以後所產出之淫靡或浮豔的新聲，也就景然有古香古色之氣了。據劉勰的意思，以為宋武帝文帝之時才是「英采雲構」而明帝以下便淹沒了，及到齊梁時候又才興盛起來。這在梁人的心目中大概都是一口同聲的，所以鍾嶸在詩品裏也說：「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及齊永明之際，而後文章復盛。」粗看去是很有道理的了，其實，由大明泰始下逮於齊之永明，不過二十年左右耳，豈是在此二十年左右之中，前朝的文人便一概死絕，後來的文人也一個未生。忽然到了永明時，遂便從天上掉下來整個大的若干詩人。蓋原詩的本身，自有其聯綿不斷的關係在（其實歷來如此）絕不是劉鍾所說那樣地鴻溝顯然。明乎此兩點，則我們知道晉宋兩代的詩歌只能作為齊梁陳隋詩歌的預備和蘊釀。齊的朝代名字只在編年史上佔據

二十三個年頭，而文學的起伏却不像那樣短促，所以自來的人談到此時的文學都是貫通兩朝而統稱齊梁，於是乎我也就隨之以齊梁了。然而如謝眺、王融、沈約、梁武帝……等人，卻與齊室永明之朝有關，所謂「聲」「病」也是成就於此時而漫演於梁代，而梁室乃又別有所謂「宮體」。凡此這些，都是有「藕斷絲不斷」底源淵，為要完成這種糾葛起見，所以只好名之曰「永明體與齊梁體」。舉「永明體」者存其源，稱「齊梁體」者總其歸也。齊梁的詩歌怎麼樣呢？李延壽北史文苑傳說：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齊武帝年號）天監（梁武帝年號）之際，大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異同……梁自大同（武帝年號）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持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也。講文學史的人，對於這時的文學多存鄙夷的態度，本來也不止李延壽一人，如韓退

齊

之說：「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他們之所謂「蟬噪」，「淫放」，「亡國之音」，「雅道淪缺」等等，在我們的眼光看來，正是此輩的特色，而且是唯一的特色。詩眼開齊梁以後的詩人，尤更痛快。世俗喜綺麗，知文者能輕之，後生好風花，老大即厭之。然文章論當理不當理耳。苟當於理，則綺麗風花，同入於妙；苟不當理，則一切皆為長語。上自齊梁諸公，下至列夢得輩，往往以綺麗風花累其正氣，其過在於理不勝而詞有餘也。一葉夢集草堂詩話引：他知道「綺麗風花」之無足害而不知道「理」是什麼，所以終歸於腐臭而已。像這類的論調也還多着，現在只好不理他。我們只知道齊梁陳隋是詩歌最恂爛的時代，是爭妍鬥巧的時代，他在中國文壇上儘佔着特殊的地位。南史文學傳說：「自中原鼎沸，五馬南渡，綴文之士無乏於時；降及梁朝，其流彌盛。蓋由時主儒雅，為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上之化下，如風靡草。」這時文學的興盛，蕭氏居功自然是不少的了。在中國文學的歷史上看，有兩個時代

的君主都是可以塊斷詩壇而足以先後媲美的一

於官。

是前面所說的曹氏父子其次便是梁室的蕭氏父

【齊桓公】(南詞)馬如飛開篇木刻本。

子如梁武帝蕭文帝一詩在取材和格調上都着實

【齊抗】選舉唐一七四零至八零四定州義豐人卒年六十五少值天寶之亂奉母隱居會稽剡中專以讀書為事為文長於體奏齊州刺史張鑑辟署幕府抗吏事開敏有文雅自處州刺史歷蘇潭二州觀察使進太常卿復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相無遠謀大略雖用心至精末乃滋彰奇刻以病罷為太子賓客卒諡成抗著有文集二十卷一新唐書藝文志一

創作得不少。雖然像曹氏父子之繼承的擴大推行而已。蕭齊詩人的成就雖然都在梁。但如要更澈

【齊東絕倒】一本。明竹癡居士撰。雜劇。有盛明雜劇本。

底些說則他只能算是由宋到梁的一個過渡。我們

【齊晏子二桃殺三學士】見寶文堂目著錄。疑印古今小說卷二十五之晏平仲二桃殺三士。

如果要談這時詩界燦爛須得先知道蕭梁父子一

【齊景公哭宴嬰】一本。元郭光祖撰。雜劇。

則因為他們是貴族能文。應該另眼相看。二則因為

【齊景公駟馬奔陣】一本。太和正音譜作驛馬奔陳。元鄭廷玉撰。雜劇。

當時詩壇上的各派都於他們有密切的關係。

【齊梁體絕句】孟郊古怨。試妾與君淚。兩處滴池水。看取芙蓉花。今年為誰死。此齊梁體絕句也。

【齊濟】洗心。唐一六七五后不久至約七四六后

不久定州義豐人。卒年七十二。少以詞學稱。年十四。李嶠稱有王佐才。聖曆進士。景雲初(七一零年)姚崇引為御史。開元中。遷中書舍人。論駁書詔。皆準古誼。朝廷大政。必以咨之。時號「解事舍人」。後為江南採訪使。以瓜步多風濤。乃移漕路于京口。又立伊婁。後世利便之。為李林甫所畏。乃出為平陽太守。卒

不久定州義豐人。卒年七十二。少以詞學稱。年十四。李嶠稱有王佐才。聖曆進士。景雲初(七一零年)姚崇引為御史。開元中。遷中書舍人。論駁書詔。皆準古誼。朝廷大政。必以咨之。時號「解事舍人」。後為江南採訪使。以瓜步多風濤。乃移漕路于京口。又立伊婁。後世利便之。為李林甫所畏。乃出為平陽太守。卒

不久定州義豐人。卒年七十二。少以詞學稱。年十四。李嶠稱有王佐才。聖曆進士。景雲初(七一零年)姚崇引為御史。開元中。遷中書舍人。論駁書詔。皆準古誼。朝廷大政。必以咨之。時號「解事舍人」。後為江南採訪使。以瓜步多風濤。乃移漕路于京口。又立伊婁。後世利便之。為李林甫所畏。乃出為平陽太守。卒

不久定州義豐人。卒年七十二。少以詞學稱。年十四。李嶠稱有王佐才。聖曆進士。景雲初(七一零年)姚崇引為御史。開元中。遷中書舍人。論駁書詔。皆準古誼。朝廷大政。必以咨之。時號「解事舍人」。後為江南採訪使。以瓜步多風濤。乃移漕路于京口。又立伊婁。後世利便之。為李林甫所畏。乃出為平陽太守。卒

不久定州義豐人。卒年七十二。少以詞學稱。年十四。李嶠稱有王佐才。聖曆進士。景雲初(七一零年)姚崇引為御史。開元中。遷中書舍人。論駁書詔。皆準古誼。朝廷大政。必以咨之。時號「解事舍人」。後為江南採訪使。以瓜步多風濤。乃移漕路于京口。又立伊婁。後世利便之。為李林甫所畏。乃出為平陽太守。卒

不久定州義豐人。卒年七十二。少以詞學稱。年十四。李嶠稱有王佐才。聖曆進士。景雲初(七一零年)姚崇引為御史。開元中。遷中書舍人。論駁書詔。皆準古誼。朝廷大政。必以咨之。時號「解事舍人」。後為江南採訪使。以瓜步多風濤。乃移漕路于京口。又立伊婁。後世利便之。為李林甫所畏。乃出為平陽太守。卒

不久定州義豐人。卒年七十二。少以詞學稱。年十四。李嶠稱有王佐才。聖曆進士。景雲初(七一零年)姚崇引為御史。開元中。遷中書舍人。論駁書詔。皆準古誼。朝廷大政。必以咨之。時號「解事舍人」。後為江南採訪使。以瓜步多風濤。乃移漕路于京口。又立伊婁。後世利便之。為李林甫所畏。乃出為平陽太守。卒

不久定州義豐人。卒年七十二。少以詞學稱。年十四。李嶠稱有王佐才。聖曆進士。景雲初(七一零年)姚崇引為御史。開元中。遷中書舍人。論駁書詔。皆準古誼。朝廷大政。必以咨之。時號「解事舍人」。後為江南採訪使。以瓜步多風濤。乃移漕路于京口。又立伊婁。後世利便之。為李林甫所畏。乃出為平陽太守。卒



【齊陳相罵】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齊風】平王東遷之四十九年入春秋，以後的兩世紀半便名春秋。國風之半是作於春秋的前半期（前七二零——六零零）的。其中較早的是齊風魏風（都在前七零零年左右）。齊風中南山敝筍載驅三首，舊說是刺襄公文姜兄妹淫亂之事。他們的證據僅「齊子」「魯道」等字樣。但齊女嫁給魯君的却不在少數。故序說載驅爲文姜事，而魏源則據易林而認爲哀姜其實都無確據。就本文看來似乎最初嫁時贊頌之詩與碩人相似，但南山有這幾句既曰歸止，曷又懷止……既曰告止，曷又鞠止？我們由此可知「話裏有因」，但若定爲文姜事，尚無多大的證據。其實我們所當注意的，是幾篇情詩。例如雞鳴一篇，舊說均誤，崔適等都未能改正。我們以爲一二章的「朝」字及三章的「會」字，並非指羣臣來朝。朝即晨，「朝既昌矣」與「東方明」矣同義。說文「昌，日光也」，「廣雅釋言」，「昌，光也」，均可證。「朝既盈」之盈，讀若禮運「是以三五而盈」之盈，疏「謂月光圓

齊

滿」，此處指日光而言。「會」字非名詞，乃連詞，公羊傳隱公元年謂「會及既，皆與也」，可證。全詩爲對話體，每章前二句是一個人的話，後二句另是一個人的話（甲說）：雞既鳴矣，朝既盈矣！（乙說）：匪雞則鳴，蒼蠅之聲。（甲說）：東方明矣，朝既昌矣！（乙說）：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甲說）：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乙說）：會且歸矣，無庶子予憎。這樣分別觀之，便更易了解。就辭句看來，甲大約是女，乙大約是男。甲再三催乙走，因爲天已亮，乙則多方推托，說時候還早。甲没法，只好仍然「同夢」，但也不能長久，乙終於歸去了。所以這是一首絕妙的私奔的詩。一個提心吊膽，一個留戀不去，神情真是逼真。此外還有幾篇，我們也當附帶說一說。著的意義，舊說並刺不迎親，南方風俗，常於新娘到時歌此篇，其實牠與結婚並無關係。胡適說牠與朱餘慶的妝罷低聲問夫婿「眉畫深淺入時無」相似，是不錯的。朱餘慶原意雖非言情，然描寫女子嬌媚之態，頗與著差不多。我們覺得齊國的女子頗與鄰國的女子相近。朱熹說「鄭

文

三九

# 齋齋方

皆爲女惑男之語。不錯，鄭風情詩之主動者大都是女。鄭風以外，便要算齊風了。齊風情詩之主動者也是女多於男。除鷄鳴與著外，如東方之日說：彼妹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此篇本事與雞鳴相似。又如荀田說：婉兮，孌兮，總角卅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大約初別時，年尚幼，乃一總角之少年，末兩句乃想像之詞，其意若曰：「別已久了，此時若突然相見，則必爲戴弁的成人了。」從前兩章上看來，此首是寫女性的單相思。若把末兩句認作真語，全詩的價值也無從顯露了。<sup>7726</sup>

【齊眉案】一本。清朱雲從撰。傳奇。<sup>778</sup>

【齊賢母三教王孫賈】一本。元王仲文撰。雜劇。<sup>778</sup>

【齊人】北平流行俗曲（山歌）

【齊人有一妻一妾】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sup>00223</sup>

【齋莊中正堂詩鈔】清同治間殷兆鏞撰。

【齋中拙味】一卷。楊循吉撰。皆循吉官禮部主

事以病乞歸。卅發京師及至家後所作。徐景鳳彙刻循吉所著爲南峯逸稿，此其一種也。

# 文——〇——四〇

【齋志齋集】十卷。明陳泰文撰。泰文嘗與修秀水志，志文多載集中，詩文俱無以異人。<sup>00223</sup>

【方齋詩文集】十卷。明林文俊撰。其文頗臨雅詩，亦從容恬適，不事雕鏤。<sup>00237</sup>

【方應選】衆甫別號。明一五九八頃華亭人。一五八三年進士官知汝州。累至盧龍兵備副使。應選著有衆甫集十四卷，其詩古體頗清麗，文筆亦尚健舉。<sup>00231</sup>

【方彙】思道，明一五二一頃開化人。一五零八年擢進士第。知崑山縣，有異政。民有積逋，特疏請免。遷刑部主事，因諫南巡被杖。歷官湖廣副使，以平恕稱。尋致仕，卒於家。彙與鄭善夫友善。著有棠陵集八卷，與斷齋集、蒼溪書屋集。<sup>00232</sup>

【方文】爾止（一作爾子）號畚山，明至清一二至一六六九安徽桐城人。卒年五十八。狀貌魁傑，賦性充爽。少負時譽，好結四方名士，與從子以智聲名相頡頏。值世亂，不就博士弟子試，專心著述。以終。文詩善抒性靈，不屑雕繪，好改人詩，每與人辯，至

面赤背汗不少休。著有金山集五十卷（本朝名家詩抄小傳）諸名家如錢謙益、施閏章、龔鼎孳、輩均推許之。

【方言】<sup>006</sup>方言這個名詞，在漢以前的書牘中還沒有見到，大約許就是創自揚雄的方言罷——雖然也有人說此書並非揚雄所作。所謂「方」者，就是指地方，「言」自然是言語，合而言之，便是囿於一地方的不能通行到久處去的土俗語言。□這種方言係合方音、方詞、方語，及切口語等等而成。它們並不一定要在距離較遠的地方才生歧異；有時甚至僅僅一阜一水之隔，兩處的言語也不相同。所以一般研究方言的，乃至研究一般普通言語學的人，都必須要從最小範圍的地方去調查，（至大以「縣」為標準，或竟以「鄉」為標準，）然後才能得到方言的真象，和言語學上的真知識。□但是，何以要如此呢？因為人類語言的實在生活，全就包涵在極瑣屑的俗語裏面，而古音古語的遺痕，又多藉這極瑣屑的俗語而存在。我們由採用方言，既可補國語之不足而

使其豐富；由研究方言，又可探知各地方的風俗人情，及許多古音古語之本相。所以不能不特別着重方言，更不能不從最小範圍的地方下細去研究方言了。□方音是研究方言的開頭問題，它們數量的多，在方言中要占最高的位置。這種例子較著的如「是」、「事」、「時」、「世」、「十」、「適」等字，在黃河流域的人都讀作「尸」聲（但類此的如「寺」、「四」等字仍讀「厶」聲）；在長江和黑龍江流域的人，便又多讀作「厶」聲；在珠江流域的人，卻又讀作「丁」聲。這也可以說是中國南北人語音不同的一個代表關鍵。□第二是方詞，中國的語言雖屬「單音系」，但中國的詞並不完全是複音複字，有時以一音一字表示一個整個觀念者，這也算是詞。較著的方詞，如北平人讀不要為「別」，不用為「勺」，蘇州人讀勿曾，勿要等方言更為「繪」、「嫫」及江蘇之「括括叫」、「阿木林」、「豬頭三」，廣東人讀那邊為「個邊」，這樣為「咁樣」等等，都是極有趣味的土話。□「尸」是方語，這是方言中比較進化有組織的一項了。而且它

們的重要，簡直要關係全部方言之存亡或盛衰等問題。例如北平人稱倒運曰「倒霉」，於受人冤誣時曰「活見鬼」；江蘇人稱遇壞運曰「觸霉頭」，戲嬉曰「白相」，突如其來之事曰「橫裏殺出程咬金」，儼然自大好在人前張揚者曰「像煞有介事」，廣東人稱逛街曰「行」（讀作「九」街），怎樣得到曰「點得」等等，都是比較顯著的例子。此外，在社會上還有一種最難懂最不通行的語言，就是各行家私下所常用的一種切口語。其中之較有理性者如：江湖派

中「引水」為指出首告密充作線人之謂，「進門檻」為入幫之謂，衣莊業中「遮風」為皮袍子之謂，點心舖中「千條」為麪條之謂，武藝界中「掃風」為大刀之謂，衙役行中「小老鼠」為小賊之謂。這些「切口」都和現在學術上的「術語」相彷彿，雖然我所舉者都是有「道理」的，但要不加註解，恐怕誰也要莫明其妙了。此外並將陳光堯所擬的調查中國方言的標準區列表如左：

## 北方官話

黑龍江流域——奉天、吉林、黑龍江。

## 黃河流域

河北、山東、河南、山西、熱河、綏遠、察哈爾、陝西北、甘肅、東、南、江蘇北部、安徽北部。

## 漢系

西方官話——崑崙山系——新疆、青海、甘肅西部、四川西部。

## 南方官話

## 長江流域

江蘇南部、浙江、安徽南部、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四川、陝西、絕南部。

## 珠江流域——廣東、廣西、貴州、雲南（註）

## 中國語

滿系語大體已併入漢系北方官話內。

蒙系——東部、西部。

回系語一部分已併入漢系西方官話內。  
藏系——前藏、後藏。

(註)貴州、雲南雖屬長江流域的地方，但其語言却多和兩廣語相接近，所以列入珠江流域內。

【方望溪文集】十八卷，集詩文十卷，補遺二卷，附年譜二卷，清桐城方苞撰。有清豐重刊本，又一本十八卷，集詩文一卷，補遺二卷，附年譜一卷，有涵芬樓影印本，在四部叢刊內。

【方望溪先生文集】十八卷，外文十卷，補遺二卷。清方苞撰，在四部叢刊內。

【方韶卿集】二卷，舊本題宋方鳳撰，前半卷全採宋遺民錄，後半卷爲塘詩，以下則皆汪元暈作，蓋書賈偽鈔以射利者。

【方正瑗】<sup>10101</sup>引，清——一七三五頃安徽桐城人。一零二年舉人，官至潼商道。正瑗工詩，著有遠理山人詩鈔。

【方正澍】<sup>3</sup>一名正添，字子雲，清——一七六六頃安徽歙縣人。國子生，寓居金陵。正澍學詩於何士容，閉門索句，與袁枚激揚風雅，爭長詩壇。於時詞客罕有

和兩廣語相接近，所以列入珠江流域內。

頤頤、枚論詩絕句，與士容、陳毅並稱爲金陵詩人。畢沅選吳會英才集，以正澍爲第一，謂其「忘情仕進，樂志衡門，今之賈閻仙，羅昭諫也。工於體物，一聯一語，唐人得之，皆可名世。」其推挹如此。所著有伴香閣詩、清史列傳。

【方玉潤】<sup>10103</sup>友石，號鶴石，清——一八一一至？雲南寶甯人。年在七十歲以外，好致用之學。時洪楊勢方盛，玉潤決意赴荆楚，大營報效，遂于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年）由黔、蜀至楚，先后寄食於王國才、李孟羣幕中。此后展轉吳楚間，凡三入湘軍，咸豐十年，曾一度入曾國藩幕，終以所遇不合，稍停即去。足跡半天下。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銓選隴州，時值回亂之後，玉潤防地長甯驛，已焚燬淨盡，不能到任，只好寄寓州城。晚年事迹不可考，大約不是終老隴上，便是客死長安。玉潤著鴻濛室文鈔、詩鈔，風雨懷人集。

月影鬢光錄，評點聊齋志異，評點紅樓夢傳奇，詩經原始等三十六種，名鴻濂室叢書。

【方雷齋詩集】<sup>1017</sup>十二卷。清靈石何道生撰。有嘉慶刊本。

【方元鵠】<sup>102</sup>海棧，號鐵船，清——一八一六頃浙江金華人。少耽吟詠，為諸生，數十年悲憂愉樂，一寓於詩。一八零一年進士官工部主事，性孤潔，不耐官事，暇則扁戶長吟，門徑蕭然。元鵠工詩，極為朱珪所賞。著有鐵船詩鈔十二卷，涼棚夜話六卷，舊雨新談四卷，及鐵船樂府，又嘗輯唐宋金元明七律為指南甲乙篇（均清史列傳）。

【方千】<sup>104</sup>飛雄，唐——八六零頃桐廬人。幼有清才，徐疑一見器之，授以詩律。嘗攜詩謁錢塘太守姚合，合見其貌寢免缺，甚卑之。坐定問卷，乃駭目變容，深加禮待。大中中舉進士不第，隱居鏡湖。家貧，日以詩酒自娛。王龜廉問浙東禮邀千至，誤三拜，人因號為方三拜。龜欲荐於朝，托吳融草表，行有日矣，忽以疾逝，不果成。弟子李頻及第，僧清越賀詩，有云：「弟子已

折桂，先生猶灌園。」及卒，門人羣謚曰玄英先生。千有遺詩三百七十餘篇，樂安孫郃等綴為十卷，題曰玄英先生詩集。（唐才子傳及新唐書志）

【方頭賦】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方登峰】<sup>112</sup>鳧宗，號屏垢，清——一六九八頃安徽桐城人。一六九四年貢生。官至工部主事，為戴名世獄所累，謫戍黑龍江之卜魁。後卒於戍所。登峰善為詩，著有依園詩略，星硯齋存稿，垢硯吟，葆素齋集及如是齋集。（均清史列傳）

【方建元詩集】<sup>115</sup>十二卷，續集一卷。明方于魯撰。于魯初以製墨名，後與汪董昆唱和，遂招入豐干社中，然世終稱其墨也。

【方承訓】<sup>117</sup>號鄰邨，明——一五七三頃徽州人。家世業商，不樂仕進，好為詩文。有復初集三十六卷。

【方聲如】<sup>118</sup>苦文，一字文翰，號樸山，清——一七一—頃浙江淳安人。少受業於毛奇齡，博聞強記，通經史百家。一七零五年進士官直隸豐潤知縣，坐事免。一七三六年舉博學鴻詞，以格於部議不與試。後以經

學薦不就，晚主教文講席，口授指畫，有問即答。儀表豐偉，年八十聲如洪鐘，世比之歐陽永叔。蔡如工詩古文詞，與方舟、方苞並稱「三方」。著有周易通義十四卷，尚書通義十四卷，毛詩通義十四卷，鄭注拾藩一卷，離騷經解一卷，集虛齋學古文十二卷，與十三經集解、四書口義、四書考典、讀禮記及樸山存稿續稿（均清史列傳）。

【方喬】<sup>2022</sup>宋樂至人。其生平事蹟不詳。所作詞雖不多，而有極佳者，如他贈紫竹的生查子，即是一首不可多得的絕妙小詞。

【方信孺】<sup>2026</sup>字若宋——一七七至一二二二興化軍（四庫總目作莆田）人。卒年四十六。有雋才，永冠能文。周必大揚萬里頗贊善之。以陰補番禺尉，治盜有異績。開禧三年（一二零七年）假朝奉郎使金，自春至秋三往返，以口舌折強敵。歷淮東轉運判官，知真州。後奉祠歸，屏居巖穴，放浪詩酒以終。信孺工詩詞，著有好菴遊戲一卷（文獻通考）南海百詠一卷。

方

【方千里】<sup>204</sup>宋——一二二項信安人。官舒州簽判。千里曾和周邦彥詞，有和清真詞一卷。或以楊澤民所和合刻為三英集。

【方維儀姊妹】<sup>209</sup>清初龍眠閨閣多才，方維儀、維則姊妹尤傑出。維儀字仲賢，著有清芬閣集。其為詩風格甚高，筆力邁勁，有大雅之遺。靜志居詩話云：「其詩一洗鉛華，歸於質直，以文史當織，經尚論古今，女士之作，編為宮閨詩史，分正邪二集，主於昭明彤管，刊落淫哇，覽者尚其志焉。集中句若白日不相照，何況他人心。高樓秋雨時，事事異時昔，何其辭之近乎孟貞曜也。」蓋仲賢適姚孫榮，再期而夭，時年十七，遂請大歸。故其詩多冷澈淒楚之音，如死別離，出塞傷懷，猶歸故閨，旅次聞寇諸篇，正其生活之寫真耳。【維則字季準，著有茂松閣集，與姊維儀俱工詩。年八十餘，白首往來，商量文字。其題竹詩，乃以自況也。詩云：小院何空寂，相依獨此君。雪深愁易折，風急不堪聞。白石移花影，青苔擁掃文。樓頭殘月上，空翠落紛紛。又維儀之姊孟式字耀如，著有絢圃閣集，與維

儀，維則，世謂方氏三節。靜志居詩話云：「方氏三節，一為孟式，同夫殉國，為一維儀，十七而寡，壽八十有四；一為維則，十六而寡，壽亦八十，有四白圭，無玷，苦節可貞，足以昭諸形管矣。」又維儀弟婦吳，今儀字棟倩，蓋孔昭之妻，相夫教子，均有儀法，不幸早世，維儀為次其遺稿傳之。(二六)

【方行】<sup>212</sup>明敏，元——三五四頃黃巖人，方國珍之子，為人潇洒不羣，好談名理，於書無所不讀。至正間，授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行工于詩，為宋濂所稱，有東軒集。(元詩選)

【方貞】<sup>213</sup>履安，號南堂，清——一六七九至一七四七，安徽桐城人，卒年六十九。有異才，少印工詩，與馬樸臣齊名，壯歲以里人南山集案牽累，隸入旗籍，別故鄉，離老母，形影關山，人事都廢。歷十年，始得放歸。貞類詩多屈鬱抑塞之懷，羈旅離別之感，乃其環境使然。有南堂詩鈔。

【方貞類詩集】六卷。清桐城方世泰撰。有原刊本，乾隆刊本。

【方嶽】<sup>222</sup>元善，宋——一二〇四，七頃甯海人。著有深雪偶談一卷，皆評詩詞之語。

【方山文錄】<sup>227</sup>二十二卷。明薛應旂撰。其學初出於邵寶，後從泰和歐陽德德姚江派也。又從高陵呂柟、梅河東派也。故所見出入朱陸之間，然先八詩主宗良知者居多。集中論學之語，互有醇疵，蓋由於此。其文章當李何崛起之時，獨毅然不變於風氣，然應旂以時文擅長，古文特自抒胸臆，惟意所如，故往往輕快有餘，少停蓄深厚之意。

【方獻夫】<sup>233</sup>叔賢，明——至一五四，四南海人。一五零五年第進士。歷吏部員外郎。世宗初，以議大禮稱旨，驟進少詹事，恃寵放恣，累遷吏部尚書，入閣輔政。攻者四起，上疏引疾去。卒。諡文襄。獻夫撰有西樵遺稿八卷，與周易傳義約說。

【方積】<sup>225</sup>有安，清——至一八一，一后不久安徽定遠人。拔貢生。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年）以州判分發四川，累勞補閬中知縣，防寇禦番有功。官至四川布政使。嘉慶十六年，總督常明奏修四川通志，與



之商榷是非，書垂成而卒。積著有敬恕堂詩集六卷。  
(清史列傳)

【方泉集】<sup>26</sup>四卷。宋周文璞撰。其詩長篇多病頽唐，古體短章近體小詩，可肩隨於白石澗泉諸集。有羣賢小集本三卷。

【方象瑛】<sup>272</sup>渭仁，清——一六六五頃浙江遂安人。天資穎異，九歲能詩，十歲作遠山淨賦，見者驚異。與毛際可等友善。一六六七年成進士，授內閣中書，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十八年，因薦試中「博學鴻儒」科，二等授翰林編修，與修明史。歷遷侍講，告歸。象瑛著有健松齋詩文集三十四卷，封長白山記一卷，松窗筆乘三十卷。(均清史列傳)

【方勺】<sup>273</sup>仁聲，宋——一零零頃婺州人，徙居湖州。爲人超然，退舉神情散朗。湖州西溪湖有張志和泊舟處，以志和有「泛宅浮家」之語，謂之泊宅村。勺寓其間，自號泊宅村翁。勺著有泊宅編十卷。(宋史藝文志)所記爲元祐迄政和間(一零八六——一一七年)的朝野舊事。

方

【方舟集】<sup>274</sup>二十四卷。宋李石撰。原本久佚，此從永樂大典錄出。石少從蘇符游，故文以閎肆見長。諸體詩縱橫跌宕，亦與眉山門徑爲近。其所著易十例略五體例象統，左氏卦例詩如例左氏君子例聖語例詩補遺諸篇，仍別爲六卷附之於後。

【方以智】<sup>281</sup>密之，號鹿起，清——一六五三頃安徽桐城人。與冒襄、陳貞慧、侯方域稱「明季四公子」。一六四零年進士。官檢討。入清爲僧，名弘智，字愚者。一字無可。人稱藥地和尚。以智博極羣書，考據精核，所著通雅五十二卷，論者謂在揚慎、陳耀文、焦竑三家之上。又有物理小識、藥地炮莊、易初、古今性說合觀、一貫問答及淨山全集。

【方以智文】以智撰文章薪火，以唐宋大家爲東南倡，特議論好爲穿鑿。然玄黃之會，文多偽體，而雲間以華桐城以樸，差有宗尚。陳子龍之於東漢，含英咀華所得者多，而以智志於馬班韓歐，則寢饋不深。後來西冷十子陸偃胡輩出於雲間，而駢儷之體日雅。戴名世方苞輩大昌桐城，而散體之文以潔貞下

起元固始基之矣！<sup>282</sup>

【方偷暇】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方宏靜】定之明。一五六五頃歙縣人。一五五

零年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右侍郎。奉使入浙。居十年。

擊水寨寇有功。復入朝為官。凡二十年。始歸田。宏靜

著有素園存稿十八卷。

【方良永】<sup>307</sup>壽卿。明。一五零六頃莆田人。登一四

九零年進士。歷官浙江左布政使。錢甯以鈔二萬鬻

於浙。時甯方得志。公卿臺諫不敢出一言。良永訟誅

之。世宗時。官至右副都御史。卒。諡簡肅。有方簡肅文

集十卷。為文信筆揮灑。雖不刻意求工。而和平坦易。

轉比鉤棘摹擬者為佳。<sup>309</sup>

【方宗誠】存之。清。一八一八至一八八八安徽

桐城人。方東樹從弟。卒年七十一。弱冠。師同里許鼎

又從東樹遊。清勤刻苦。讀書必求其解。咸豐三年。太

平軍陷桐城。避居魯谿山中。先世之享堂。堂前有柏

半枯。宗誠日坐其下。讀書痛飲。名曰柏堂。曾園藩招

之入幕。追隨有年。奏補棗強縣知縣。反冤獄。創書院

大著政聲。李鴻章以卓異。擢升濬州。以創修義倉

積穀未成。辭不往。光緒六年。告歸。著述以終。宗誠著

有柏堂文集六編九十餘卷。官遊隨筆二卷。讀書筆

記十三卷。志學錄八卷。續三卷。輔仁錄四卷。春秋集

義十二卷。周子講義一卷。思辨錄記錄二卷。均清

史列傳。

【方洲雜言】<sup>362</sup>一卷。明張甯撰。是書所述皆見閒瑣

屑之事。

【方洲集】<sup>2</sup>二十六卷。附讀史錄四卷。明張甯撰。集

中奏疏。多讜言。正論。通達國體之作。雜文亦落落有

氣。詩則頗雜浮靡。然無齷齪萎弱之態。有明弘治四

年刊本四十卷。明刊本。

【方澤】<sup>361</sup>雲望。號冬谿。明。一五六七頃嘉善人。居

秀水精巖寺。戒學俱高。尤工吟詠。方澤詩文。有冬谿

集二卷。

【方還】<sup>363</sup>清。一六九六頃廣東番禺人。方殿元之

子。居吳。喜以詩結納四方。詩人來吳者。多廣歌堂賦

詩。飲酒無虛日。還工於詩。為「嶺南七子」之一。與弟

朝稱〔吳下二方〕著有靈洲集（清史列傳）

【方澗】<sup>371</sup>叔澗，元一一二六三至一一三三九，番禺人。

卒年七十七。隱居吳中，閉門讀書，訓徒以自給。澗工吟詠，有叔澗遺稿（元詩選）

【方逢辰】<sup>373</sup>初名夢魁，字君錫，宋一一二六五頃淳安人。

一二五零年廷對第一，累官兵部侍郎，國史修撰。時宰相鄭清之，賈似道擅權，逢辰力諷其非，稱疾歸。後除吏部侍郎，以母憂歸。德祐初，一二七五年徵拜禮部尚書，會父疾未赴。宋亡，元世祖詔御史中丞崔或起之於家，以疾堅辭不出。授徒講學，學者稱蛟峯先生。逢辰著有蛟峯文集八卷，外集四卷，又有孝經、解易外傳、尚書釋傳、學庸注釋等。

【方大琮】<sup>400</sup>德澗，號壺山，宋一一一八三至一二四七，莆田人。卒年六十五。

一二零五年省試第三人及第。除右正言，疏論天下大勢，復言理亂安危之要。遷起居舍人，兼寶錄院檢討官。端平三年（一二三六年）上疏論濟王之寃，為御史所劾，與王逸、劉克莊同日去國。後嘗外任福建轉運使，知廣州，調知隆興。

方

居朝嘗為筆賢殿修撰，寶章閣直學士。卒，諡忠惠。大琮著有鐵庵集三十七卷，壺山四六一卷。

【方大激】<sup>401</sup>于魯，后改字建元，明一一五七三頃歙縣人。初學為詩，汪道昆與之聯姻，招入豐干社，獎飾甚至。後得程君房製墨法，乃改而製墨，名重萬曆間。

著方氏墨譜，與君房相軋。相傳君房有美妾，妻妬出之，大激輒轉謀娶。君房訟之，有司遂有隙。未幾，君房坐殺人繫獄，疑為大激所嗾使。君房卒，因是死。大激有詩集十二卷，續集一卷。

【方士穎】<sup>410</sup>伯陽，清一一六七五頃淳安人。順治末為諸生。士穎工詩賦，著有起齋偶存七卷，凡詩六卷，賦一卷。

【方壺詞】<sup>410</sup>三卷。宋汪莘撰。水雲詞一卷。宋汪元量撰。莘詞本載所著方壺存稿中。元期詞亦載所著湖山類稿中。此本乃休甯汪森從二集摘出合刊者。

【方壺存稿】<sup>4</sup>八卷。宋汪莘撰。是集凡雜文一卷，賦及詩共六卷，詩餘一卷。其文皆排宕有奇氣，詩與盧仝蹊徑相似，詞則稍涉麤豪。宋成浩元年刊於新安。

明萬曆二年續刊本九卷，清雍正中刊本四卷。

【方式濟】<sup>43</sup>房源，號沃園（一作字沃園）清——一七

二二頃安徽桐 人方登澤之子。一七零九年進士。

官內閣中書。父以友累謫邊，式濟隨之戍所，服勤左

右，以慰晨昏。暇坐土室中，羅羣經撰說之。又據所見

聞考覈古蹟，爲龍沙紀略一卷。後與父登峰並租塞

外式濟詩格廉悍，樂府尤矯矯不羣。著有出關詩一

卷，陸塘初稿一卷，與五經一得（均清史列傳）

【方麓集】<sup>4421</sup>十六卷。明王樵撰。其文具有根柢，且多

切實用。其詩雖不能自關門徑，而冲和恬澹，亦異庸

音。有刊本八千卷，樓有鈔本十三卷。

【方芳佩】<sup>4422</sup>芷齋，號懷斐，清——一七二八至一八零

八浙江錢塘人。卒年八十一。工詩，適汪新。常與徐淑

則等唱和。梁山舟重宴鹿鳴賦詩四章，和者百餘人。

芳佩時年八十，亦和三章，評者以爲諸人不能及。女

及總均能詩，一門均以風雅稱。

【方芳佩與當時婦女之唱和】既芸臺嘗作秋桑

七律四首，和者數百人。時川楚教匪未靖，汪芄坡方

官湖北巡撫，其夫人方芷齋和詩有云：「烽煙未靖

人將老，閒煞成都八百株。」時人稱爲立言得體。芷

齋名芳佩，號懷斐，錢塘人。著有在璞堂集。嘉慶丁卯

（一八零七）梁山舟重宴鹿鳴賦詩四章，和者百餘

人。詩芷齋年八十矣，和詩三章，評者以爲諸人不能

及也。□定香亭筆談云：「芷齋早年，曾問字於杭董

浦翁霽堂兩先生。嗣後遊宦，與徐淑則錢浣青杭筠

圃徐冰若諸人爲詩交，詩簡酬唱，切磋問字。」王鳴

盛序其在璞堂吟稿云：「芷齋之詩，翦刻明淨，欲以

幽好避羣，言志之篇，宛轉而纏綿，體物之作，秀發而

瀏亮。譬則秋蘭叢菊，嫣然於風露之外。」其推贊可

謂至矣。□芷齋詩清麗秀發，卓越尋常，沈歸愚稱其

「清而不靡，如水仙一囊，湘蘭半萼。」誠哉其卓然

大家，絕無世俗閨閣脂粉氣也。芷齋三女，嗣徽、婉妹

、靜妹及子婦王雲芝，一門耽詠，皆以芷齋爲師。嗣徽

名纘祖，著蕉雨軒吟稿。婉妹詩存有振衣亭春望懷

諸女友及春曉即事夏日即事數首。靜妹九歲能詩，

十二而夭。有對鏡絕句。雲芝名德宜，松江人。芷齋子

竹隴之婦也。芷齋既歿，家政一委之姬妾，日惟彈琴詠詩，焚香禮佛而已。所著有黔中吟、語鳳巢詩稿。正始集載其佳句，如「舟行明鏡裏，鳥掠翠屏前」。「漁艇烟中聚，夕陽竹外明」。具有畫意，真堪嗣響。芷齋。1042

【方薰<sup>443</sup>】蘭士，一字嫻儒，號蘭坻，又號樗盦，清——一七三五至一七九九石門人。生於雍正十三年，卒於嘉慶四年，享年六十四。他與錢塘底奚鐵生（岡）稱爲浙西底兩高士。詩畫人品皆卓絕於人，雖風趣有稍異的處所，然論者是相並推重的。他從幼敏慧，侍其父雪屏梅先生遊於三吳兩浙之間，與賢士大夫交，尤以筆墨著稱。後僑居於禾中的梅里，父歿後極困窘，就食於桐鄉。時金鄂巖年尚少，其母親信佛，乃留蘭士抄寫經文，圖繪佛像。鄂巖長亦善繪事，尤有書畫癖，從禾中項氏處購入名蹟甚多，使蘭士摹倣。蘭士朝夕從事點染，山水人物草蟲花鳥悉臻勝境。蘭士中年之頃，海內畫家甚多，但如蘭士一樣兼擅衆長的實落落如晨星。蘭士底名益重，至有以千

方

金之聘者，鄂巖一一辭謝之。阮芸臺視學浙中時慕其名，招之，不得已至西湖。踰年歸里得疾而卒。他生平著述甚多，有山靜居集四卷，畫論二卷，行世靈芬館詩話云：「山靜居集中之五言古體有漢魏盛唐之精微，而無其面目，五七言律亦不減唐賢。」他生來多病，含香雲之志，隱名於畫中論者謂其山水花卉很得宋元人底秘法。崑山王椒畦尤稱其寫生運筆賦色不落小家，允推揮醜香後一人。題畫亦多雋句，他有二子：長子廷湖，號鐵珊，工詩古文，曾以舉人宰直隸平谷，次子廷瑞，號小蘭，善花鳥人物，但早逝。

【114】

【方孝孺<sup>444</sup>】希直，一字希古，明——一三五七至一四零二甯海人。卒年四十六。幼警敏，雙眸炯炯。讀書日盈寸，鄉人目爲小韓子。長從宋濂學。濂門下知名士皆出其下。他嘗末視文藝，恆以明王道致太平爲己任。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貧豈獨我哉！」明太祖召見之曰：「此壯士，當老其才！」又曰：「今非用孝孺時。」蜀獻王聘爲世子師，尊以殊禮。

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惠帝即位，召爲翰林侍講，明年進侍講學士。國家大政事，輒咨之。帝好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詔修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皆爲總裁。燕王起兵，他屢謀不濟。燕兵入，帝自焚，他被執下獄。先是成祖出發時，姚廣孝以他爲託，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成祖領之，至是令草詔。他服衰絰至，號哭殿陛。成祖降榻勞之。顧左右持筆札曰：「詔非先生草，不可！」他擲筆於地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成祖怒，命磔於市。他慨然就死，作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其弟孝友，亦同賦詩一章就戮。妻及二子自經死。二女投秦淮河死。宗族親友坐誅者數百人。福王時，追謚文正。著有侯城集，希古堂稿，傳於世。他底作風，酷深雄邁，每篇一出，海內爭相傳誦。學者稱正學先生。永樂中有藏他文者，罪至死。門人王徐潛錄爲侯城集，故得行於世。1247

【方孝孺文】所著有遜志齋集二十四卷。四庫提要說他：「學術醇正，而文章乃縱橫豪放，頗出入於東坡、龍川之間。蓋其志在駕軼漢、唐，銳復三代，故其毅然自命之氣，發揚蹈厲，時露於筆墨之間。」他的文章素養，雖不及宋濂那樣醇粹，然而他做文章主張「神會於心」和後來之摹擬剽竊者全然不同。他在蘇太史文集序中說：「天下之事，出於智巧之所及者，皆其淺者也。寂然無爲，沛然無窮，發於智之所不及，成於巧之所不能爲，非幾乎神者，其孰能與於斯乎？故工可學而致也，神非學所能致也。惟心通乎神者，能之神誠會於心，猶龍之於雨，所取者涓滴之微，而可以被八荒，澤萬物，無所得者，譬之抱甕而灌，機械而注，爲之不勝其勞，而所及僅至於尋丈之間。莊周之著書，李白之歌詩，放蕩縱恣，惟其所欲，而無不如意。彼豈學而爲之哉？其心默會乎神，故無所用其智巧，而天下之智巧莫能加焉。使二子者有意而爲之，則不能皆如意，而於智巧也狹矣。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以

爲神；然神非工之所至也。當二子之爲文也，不自知其出於心而應於手，況自知其神乎？二子且不自知，況可得而效之乎？效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心會者能之，然亦難矣。莊周沒殆二千年，得其意以爲文者，宋之蘇子而已。蘇子之於文，猶李白之於詩也，皆至於神者也。

【方若微】仲蕙，清桐城女子。有聞雲閣詩鈔，見杭郡詩三輯。國朝先正事略附方恪敏公傳。

【方苞】<sup>447</sup>鳳九，號靈皋，晚號望溪，清一六六八至一七四九安徽桐城人。卒年八十二。清史列傳作乾隆十六年，卒無年。歲此從疑元錄及蘇元惇撰年譜。一七零六年會試中式，以母病未預殿試。以戴名世案被累，幾論斬坐。赦，旗籍。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年）帝知其文學優長，命入直南書房。累擢禮部侍郎，爲文穎館、經史館、三禮館總裁。四年落職，仍修三禮。後辭歸。苞論學以宋儒爲宗，其說經皆推衍程朱之學，尤致力於春秋三禮。文學韓、歐，嚴於義法，非聞道翼教，有關人心風化者，不苟作。爲桐城派之初

祖。著述頗多，有望溪文集十八卷，集外文十卷，補遺四卷，及周官析疑春秋通論、喪禮或問……等。

【方苞之時代思想及其文章之批評】方苞生於康熙七年，卒於乾隆十四年。時清初定鼎，尚未臻穩固時期，明末遺民猶有存者，顧黃諸公篤志不渝，專事學問，漸啓樸學之端。自康熙中年以後，樸學日盛，理學日衰。蓋異族初據中原，恐漢人不服，乃以博學鴻詞之事羈縻之。於是學者爭爲詞章考據，註疏名物之學，而言論稍涉憤嫉，即有文字之禍，以是深究性理者少，而專務文章者尤少也。當時所謂理學之士，如李光地、湯斌、陸隴其輩，實皆空疏無學，假程朱爲獻媚之具，品格殊無足言。於是宋學日以頹敗，「漢學家」乃起而代之。方苞生當斯世，初則隨世俗學爲時文，與其兄百川著名東南，及壯悔之，始力爲古文。獨宗韓、歐，曾王，尤喜讀子長史記。其論學一以宋儒爲宗，而推崇程朱甚力。嘗與姜西溟、王崑繩論行身祈嚮曰：「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可見其用心所在。方苞嘗以「南山集案」牽連

下獄，雖以當時人君眷戀其才，得不死，而自是銳氣深爲之挫。且苞爲人馮於拘謹，又復遭時猜忌，故不敢高談放論，以招禍患，是故爲文亦深自斂抑，趨於謹約。劉開嘗曰：「吾鄉望溪先生深知古人作文義法，其氣味高淡醇厚，非獨王遵巖唐荆川有所不逮，即較之子由，亦似勝之。然望溪豐於理而尚於辭，謹嚴精實則有餘，雄奇變化則不足，亦能醅不能肆之故也。」（一見劉開與阮芸臺宮保論文書）「豐理」「精實」雖未必盡然，而「尚辭」「謹嚴」則實定評。初月樓古文緒論（吳仲倫）云：方「望溪直接震川矣，然謹嚴而少妙遠之趣，如人家房屋門廳院落，廂廚無一不備，但不見書齋別業，若園亭池沼，又不可得也。」此語的是定評！曾國藩亦曰：「望溪新與謹細，而未能自然神妙者也。」「精」字指文句言，結構言，自非溢美。又曰：「望溪規模極大，而未能妙遠不測，風韻絕少，故文體自正。望溪以前，皆不失「質而不俚」四字，自不能不推爲巨手……望溪修辭雖潔，無一俚語，但字然其行文，不敢用一華麗非常字。

此其文體之正，而才不及古人也。」又曰：「近惟望溪不受八家字籠……望溪爲人嚴氣正性，蓋得力於三禮，而爲文根源，出於管荀，故文章整肅嚴峻。」方氏之文，誠能繁嚴，如吳曾所稱者。然以過於肅峻，無些許風韻妙遠之趣，讀之未免令人不快。惲敬亦評之曰：「望溪之於古文，則又有未至者，是故旨近端，而有時而歧，辭近醅，而有時而窳。近日朱梅崖等於望溪有不足之辭。」（一見惲敬大雲山房初集上曹儷笙侍郎書）其言雖於望溪有微辭，而見地頗真，亦不完全抹煞望溪也。觀其上舉主笠帆光生書云：「本朝著作如林，其得正者，方靈泉爲最。下筆疏樸而有力，惟敘事非所長。」方氏文既嚴峻，少妙遠風韻，敘事文自少佳者。余讀其集，惟得書左忠毅公遺事一篇，頗能淋漓盡致，愜切動人，自是方氏敘事文中第一佳作。即在桐城派中，亦不失爲名篇，惜餘作未能稱是耳。世或論方氏才弱，蓋以其文不用一華麗非常字，無妙遠之趣，而不足以表示其才也。此說吳學甫頗非之。吳之言曰：「大抵望溪之文貫串



六經、子史、百家傳記之書，而得力於經者尤深，故氣韻一出於經……方之古作者，於先秦則望溪近左氏內外傳……於先漢則望溪近董江都……於八家則望溪近歐曾……望溪西漢之遺……（見吳汝綸與楊伯衡論方劉二集書）總之論其文章上之藝術手腕，則方望溪之文，於有清一代，自爲有數之作家。至其學問，則誠空疏浮淺，無足稱者。其文尚未可厚非也。□方之再傳弟子桐城姚鼐嘗爲其集外文序曰：「望溪先生之古文，爲我朝百餘年之冠，天下論文者無異說也。」噫！亦稱之甚矣！其文之長處，尤在能嚴於「義法」次節述之。」

【方苞古文義法】桐城派之古文家，標明「義法」以爲文章準則，蓋即文學上之「主義」也。惟中國古文之所謂主義，要在詞句筆法之限制，或主張實與西洋文學之「主義」大有不同。故其所爲，不足稱爲文學，祇能名曰「文章」。西洋文學上之主義，多就內容或文風立論，即言其文章含義或風格之傾向也。□中國自古文人，凡一較爲成熟之作家，皆有其個

方

人之文章義法，此可於其論文章處見之。惟在桐城派前，罕有自揭一定主義，聲言於衆，以爲天下後世倡者耳。□韓退之「務去陳言」，歐陽修「文以載道」，實即其個人之文章義法也。原「義法」之用，最初當爲孔子，而來源則見於史記。劉熙載文概曰：「義法居文之大要。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稱『孔子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此「義法」之始也。」孔子春秋義法，在於「約辭去煩」，褒貶善惡。至唐韓愈而義法漸顯，其餘八家皆有所宗主，惟傳記無明文以述之耳。其後，明歸震川亦守八家之法，以爲提倡。方望溪出，乃舉其所信仰者，而宣示於衆，其言曰：「南宋元明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或雜小說，或沿翰林舊體，無雅潔者。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見沈廷芳書方望溪先生傳後）此其所規定關於文章體制詞句禁忌方面之義法也。至其義法之根據，則春秋三傳、管、荀、莊、駢、國語、國策、史記、漢書、三國

文  
○—五五

志、五代史、八家是也。一對此數書方訓沈曰：「文賢細觀當得其概矣。」見同上。一至於論文章內容之義法，則「非聞道翼教，有闢人倫風化不苟作。」（見雷鏗翠庭卜書）「凡筆墨所涉，皆有六義之精華寓焉。」（見程峯望溪先生文集序）望溪儲禮執文稿序曰：「理正而皆心得，辭古而必己出，兼是二者，昔人所難，而今之所當置力也。」又答程夔州書云：「凡爲學佛者，傳記用佛氏語則不雅，子厚子瞻皆以茲自瑕。至明錢謙益，則必涕唾之令人設矣。豈惟佛說，即宋五子講學口語，亦不宜入散體文，司馬氏所謂言不雅馴也。」方苞既自期以「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則其所爲文，自力趨於道學無疑也。顧琮用方稱其「平生無不關於道教之文。」沈廷芳亦曰：「先生平生慎於爲文，不輕爲人作表誌，尤必於其人而難以情假也。」一廣沈之語，未可盡信，謂望溪有此意，則可謂其事實如此，則不可也。詳察方集，當自知之。考望溪集中除家傳、誌、銘、十數首外，正集中墓誌銘五十首，墓表四十四首，碑碣

九首；而集外文，又有墓誌十四首，墓表四首，又集外文補編，亦有墓誌銘四首，墓表二首。至於哀辭、行傳、壽序，更無計矣。以上共一百二十七首，一考望溪尚有曾祖墓誌銘一首，不在此內，一其是否皆以慎重出之，是否皆「難以情假」，自易由其數量及文章內容中考見之。吾敢斷言其大半不合也。夫以昌黎之號稱「諛墓」，而考其集中墓誌之類，纔七十五篇，其較有價值者，且遠多於方氏所爲，則方氏集中表誌等數行應酬之作，其數之多，可想見矣。故此項義法，在方氏個人，已未能自守之，況後人乎？方氏之古文，其義法出左史，其軌迹繼韓歐。沈芳曰：「方先生品高而行卓，其爲文，非先王之法弗道，非先聖之旨弗宣，其義峻遠，其法謹嚴，其氣肅穆，而味淡以醕。湛於經而合乎道，洵足以繼韓歐諸公矣。」（沈廷芳方望溪先生文集後序）程夔震曰：「先生之文，循韓歐之軌迹，而運以左史義法，所發揮推闡，皆從檢身之切，觀物之深而得之。」（見程夔震方先生文集序）先生嘗代和碩果親王爲古文約選序

例。(本文見方望溪集外文)其中數語頗足以窺其義法之源曰：「蓋古文所從來遠矣。六經語孟其根源也。得其支流而義法最精者莫如左傳史記。」觀此則前人謂方望溪之古文「義法」出於左史更無足疑矣。(二〇)

【方茶如】<sup>449</sup>芳清——一七一三頃浙江淳安人。方蔡如之弟。諸生。工詩。著有緣情詩略。(清史列傳)

【方觀】<sup>461</sup>近雲清——一七二三頃江蘇江都人。嘗從學于朱彝尊。一七零九年進士。官至西安布政使。觀工詩。著有石川詩鈔三卷。

【方觀承】<sup>460</sup>遐毅，號問亭，又號宜田。清——一六九八至一七六八安徽桐城人。方式濟之子。卒年七十一。一七三三年由監生加中書銜。隨平郡王福彭征準噶爾，爲記室。乾隆時，自直隸清河道累官直隸總督。皆掌治河。洞澈地勢，相時決機，前後數十疏，從之輒利。卒，諡恪敏。觀承工詩，又善書法。著有薇香集一卷，燕香集二卷，燕香二集二卷。(均四庫總目)及問亭集，述本堂詩。(清史列傳)

## 方

【方垌】<sup>471</sup>思臧，號子春。清——一七九二至一八三四浙江平湖人。卒年四十三。少從武康徐熊飛爲詩，兼治古文，訓詁，後薦志程朱之學。一八一六年舉人。道光十年攝武義縣訓導。十四年，選授錢塘訓導，未抵任而卒。垌著有生齋詩文稿十七卷，生齋日知錄三卷，生齋日識二卷，讀易日識六卷，春秋說四卷，重訂張揚周年譜五卷等。(均清史列傳)

【方朝】<sup>474</sup>清——一六九八頃廣東番禺人。方還之弟。居吳，喜以詩結納四方。詩人來吳者，登廣歌堂賦詩飲酒無虛日。朝工詩，與兄還稱「吳下二方」。又爲「嶺南七子」之一。所著有勺園集。(清史列傳)

【方東樹】<sup>500</sup>植之。清——一七七二至一八五一安徽桐城人。卒年八十。諸生。父績，博學工古文詞。東樹幼承家範，年十一效范雲慎火樹詩，驚其長老。及長，學古文于姚鼐。四十后，不欲以詩文名世，專研義理。一宗朱子，著漢學商兌，以攻考據家之失。嘗遊粵東，值禁鴉片，著匡民正俗對，陳禁之道。鴉片戕起，著病榻罪言，論禦之策，皆不用。客遊凡五十年。晚歲家

居其學益進。東樹古文簡潔，涵蓄不及，能自開大以成一格。著有儀衛軒文集十二卷，及詩集，昭味詹言，老子章義，陰符經解……等十餘種。均清史列傳。

【方成培】<sup>5.3</sup> 作松，清——一八零八頃歙縣人。工曲。著有雙泉記傳奇一本（曲錄）。

【方揚】<sup>5.6</sup> 思善，號初菴，明——一五八五頃歙縣人。一五七一年進士官至杭州府知府。揚著有初菴稿十六卷，詩文多應酬之作。

【方衆甫集】<sup>6.12</sup> 十四卷。明方應選撰。其詩古體頗清麗，文筆亦尚健舉，而漸染習尚，未盡當脫時風氣。

【方回】<sup>6.6</sup> 萬里，號虛谷，宋至元——一二二七至一三零六。左右徽州歙縣人。生年約八十左右。其父南遊卒於廣中，回廣婢所生，故名及字如此。居鄉以騙脅爲事，被害者怨之切齒，遂寓杭之三橋菴樓，不敢歸。宋景定三年（一二六二年）別省登第，累官知嚴州。初媚賈似道，似道敗，又先劾之。及守嚴州，舉城迎降於元，不齒清議，入元爲健德路總管，不久即罷。晚

年，乃倡講道學。然周密癸辛雜識稱其老而益淫，凡遇妓則跪之，略無恥心。有所愛二婢，其一爲人奪去，乃作悵惋詩揭於通衢，人咸笑之。則其晚節不修可見。回詩專主江西，撰有虛谷集，已佚。今有桐江集八卷，續集三十七卷。桐江集或疑即虛谷集，但不敢必。其他著述，有續古今考，文選，顏鮑謝詩評，瀛奎律髓等。

【方回詩】<sup>6.0</sup> 回人品卑污，其詩專主江西，生平宗旨，悉見所編瀛奎律髓中。雖不免以粗率生硬爲老境，而當其合作，實出宋末諸家上，更不能以人廢言矣。

【方是閒居士小稿】<sup>6.08</sup> 二卷。宋劉學箕撰。是集上卷爲詩，下卷爲雜文及詞。劉淮序其集，以其詩擬白居易，以其詞擬辛棄疾。四庫依影元至正辛丑刊抄本，宋嘉定中刊本，元至正辛丑從元孫張重刊本。

【方盱】<sup>6.1</sup> 文明，后改名大年，明——一五七零頃蘇州人。居洞庭東山，妻舉子業，逸遊五岳。盱著有研山人漫集一卷。

【方氏喬梓詩】<sup>7.274</sup> 不分卷。

【方岳】<sup>1277</sup>巨山，號秋崖，宋——一九九至一二六二

歙縣（一作祁門）人。卒年六十四。一二三二年登進

士第。淳祐中為趙葵參議官，移知南康軍。以杖舟卒

忤荆帥賈似道。後知袁州，又忤丁大全，被劾罷歸。岳

才鋒凌厲，詩文四六不用古律，以意為之，語或天出。

駢體可與劉克莊相伯仲。著有秋崖集四十卷。

【方岳詞】他的詞也是疏放壘落，不入於時調的，

「莫倚闌干北天際是神州！」他也是一個很有志的

人呢！1008

【方鳳】<sup>7721</sup>詔卿，一字景山，宋至元——二四一至一

三二二浦江人。卒年八十二。試太學，舉禮部，均不第。

後以特恩授容州文學。宋亡遁歸，隱於仙華山。同里

義烏令吳渭闢家塾敬事之。疾革命其子樗題其旌

曰容州，以誌不忘故國。鳳嘗為吳渭主月泉吟社，所

刊月泉吟社詩二卷，即為鳳所主選。所著有物異考，

野服考及存雅堂遺稿五卷。

【方鵬】<sup>7722</sup>子鳳，亦字時舉，明——一五二一頃崑山人。

一五零八年進士。初與弟鳳同以學行相砥礪，及議

方

禮，鵬獨是張璁議。官至南京太常寺，然意殊悒悒，引

疾去。鵬著有矯亭存稿十八卷，續稿八卷，及責備餘

談，續觀感錄，崑山人物志。

【方殿元】<sup>7724</sup>蒙章，號九谷，清——一六七一頃廣東番

禺人。一六六四年進士。歷官江蘇江甯縣知縣，能以

經術飾吏治。旋引疾去，僑寓蘇州。猶於故鄉置祭田

百畝，以給貧困之兄弟。殿元工詩文，尤長於樂府。為

「嶺南七子」之一。所著有九谷集，與環書（清史

列傳）

【方履錢】<sup>77247</sup>彥聞，清——一七九零至一八一八順天

大興人。卒年四十二。幼時隨父聯聚官甘肅，同官楊

芳燦譽為奇童。一八一八年中式舉人。歷知閩縣，多

善政。期年卒于官。履錢學問賅博，工詩詞，駢體文尤

酷嗜金石文字。著有萬善花室文集六卷，續集一卷。

詩五卷，詞一卷，河內縣志三十六卷，伊闕石刻錄六

卷，富衛齋碑目六卷，希姓錄一卷，泉譜一卷。（均清

史列傳）

【方學漸】<sup>774</sup>達卿，號本菴，明——一五七三頃桐城人。

文——〇——五九

為諸生祭酒二十餘年。領鄉荐，棄去，專事講學。以子大鎮貴，贈大理寺少卿。學漸著，有通訓二十卷，桐彝三卷，及心學宗等。

【方問孝】<sup>776</sup>胥成明——一五七零頃歙縣人。嘗與汪道昆詩。有蒼耳齋詩集十七卷。

【方夔】<sup>80</sup>一名一夔，字時佐，宋——一二七九頃淳安人。行誼醇篤，嘗從何夢桂遊。屢舉不第，以荐領教羣。庠未幾，退隱富山之麓，扁其堂曰緣猗，自號知非子。授徒講學，門人稱富山先生。夔著有漢論十卷，富山懶稿三十卷，今僅存富山遺稿十卷。

【方夔詩】其詩紆徐渾厚，弗事雕琢，可見其沖雅之操。<sup>874</sup>

【方簡肅文集】十卷。明方良永撰。其文信筆揮灑，不刻意求工，而和平坦易，不事鉤棘，視摹擬塗飾之習，轉為本色。有明刊本，隆慶庚午其孫攸刊本。

【市聲】<sup>00227</sup>上下二卷，三十六回。有清光緒三十四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單行本。署名「姬文」。

【市曲第堂詩】一卷。清錢塘黃琛撰。有乾隆九年

石香齋金氏仿宋刊本。

【市隱園詩文】<sup>7</sup>明姚澗及其子之裔所編。澗有別墅在秦淮之東，曰市隱園，頗有林麓之勝，標為十有八景，招邀一時知名之士為之記序題詠，隨得隨刊，故不分卷帙，但以初紀二紀別之。

【帝王傳】<sup>00227</sup>福建流行俗曲。一評話調。集新堂鉛印本。

【帝王所居行】樂府相和歌瑟調曲篇名。

【帝女花】<sup>4</sup>二卷。清海鹽黃燮清撰。傳奇。有咸豐拙

宜園刊本，在倚晴樓全集內。

【帝臨】<sup>7</sup>樂府郊廟歌郊祀歌篇名。王先謙：此祀中

央黃帝歌。

【旁紐】<sup>00227</sup>所謂旁紐者，如長梁同韻，長上聲為丈，上句首用大字，下句首用梁字，是亦相犯。庾闡詩：丈夫且安坐，梁塵將欲起，此旁紐也。在七律如杜甫詩：丈人才力猶強健，大強是旁紐也。<sup>001</sup>

【席豫】<sup>00227</sup>建侯，唐——六八零至七四八，襄州襄陽人，徙家河南。卒年六十九。進士及第，開元中累官考功

員外郎，典舉得士，三遷中書舍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相次掌制誥，皆有能名。天寶初，改尚書左丞，檢校禮部尚書。玄宗登朝，元閣賦詩，羣臣屬和，帝以豫詩最工，詔曰：「詩人之首出，作者之冠冕也。」卒，諡曰文。

【席佩蘭】中國女詩人。字浣雲，清吳縣人，生卒年未詳。嫁常熟詩人孫原湘，與原湘皆工詩，爲一時佳偶。又爲袁枚之高足弟子，與歸佩珊稱爲閩中畏友。偶有長真閣集傳於世。伊底作風清新雅潔，染有袁枚性靈風氣。

【席佩蘭詩】隨園女弟子中，其詩才最傑出者，當推昭文席佩蘭。有長真閣集，袁簡齋題云：「字字出于性靈，不拾古人牙慧，而能天機清妙，音节琤琮；其佳處，總在先前作意，而後有詩，今之號詩家者愧矣。」其題郭頻伽萬梅花擁一柴門圖詩云：美人翻作羅浮夢，幻出孤村處士家。一片水雲渾不辨，是人家與是梅花。細嚼梅花可療饑，花香兼可當熏衣。幾生修得中間住，掃盡閒雲不啓扉。然脂餘韻一汪

## 席

宜秋題郭頻伽水邨圖云：「深閨未識詩人宅，昨夜分明夢水邨。卻與圖中渾不似，萬梅花擁一柴門。」頻伽因復作萬梅花擁一柴門圖，遍徵題詠。虞山孫子瀟室人席佩蘭題詩三截。即前所錄二首是也。簡齋論詩主張性靈，故云：「詩者人之性情也，性情之外無詩。」夫人之性情，最爲曲折，如欲一一表現之，則非古奧之文字所能奏效。簡齋詩明白如話，故其女弟子亦多受其陶冶，讀舟行思親聞鐘諸詩，可以見其概矣。浣雲夫婦情愛最篤，觀其同外作夏夜示外兩首，可以想見其閨房之樂矣。兩詩隨手拈來，別饒情致，以視簡齋詩「美人含笑奪燈去，問郎知是幾更天」之句，風流蘊藉，真所謂難師難弟也。長真閣集中，葬兒斷腸諸辭，蓋情至之文，不求其言之工，而自能深切感人。讀其詩至「博得床頭臨別喚，一聲娘罷一聲耶」諸句，不禁聲淚俱下。其哭兒文，極痛極哀，據詩中自註云：「兒歿之次日，幼子孫兒亦死，又三日舍弟杏春亦死。五日之間，哭三殤焉。」宜乎其詞之痛也。浣雲詩不

惟於隨園女弟子中稱翹楚，即清二百餘年閨閣名媛中，亦俊才也。而德美才高，夫婦相莊，尤與人以欣羨。倪鴻桐陰清語載孫子滿示內句云：「賴有閨房如學舍，一編橫放兩人看。」又贈內云：「五鼓一家都睡熟，憐卿猶在病床前。」上聯想見閨房之樂，下聯想見伉儷之篤，誠極人世之樂事矣。1049

【席蘭枝】芸芝清女子。著有采香樓詩草，自怡集。

江碧岑采香樓詩序稱：「雕刻雲煙，搜抉花鳥，要不失閨人本色，至蜀中諸作，沈雄蒼老，即雜之杜陵集，幾幾莫辨。」此言雖近標榜，然采香樓詩，自爲十子中翹楚。采香又有句云：「楊柳曉風人別後，杏花微雨燕來初。」與「青山城郭斜陽外，黃葉人家細雨中。」真詩中有畫矣。1049

【席慧文】怡珊，清澗池女子。有瑤草珠花閣集，見西冷閣詠。

【席鑿】景溪，清——一七四四頃江蘇常熟人。吳偉業之外孫。一七二九年舉人官內閣中書鑿工詩有竹香詩集四卷，凡詩三百餘首，皆友人杭世駿所刪。

【席前慢轉】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續選鉛印本。

【鷹華堂文鈔】十二卷。清錢塘金應麟撰。有光緒刊本。又一本八卷。有光緒刊本。

【鷹弄集】清道光間姚元之撰。

【育命舞】樂府舞曲。雅舞。舞名。宋書十九；光武平隴蜀，增廣郊祀，高皇帝配食，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雲翹，育命之舞。迎時氣，五郊春哥青陽，夏哥朱明，並舞雲翹之舞，秋哥西皓，冬哥玄冥，並舞育命之舞。

季夏哥朱明，兼舞二舞。

【商文毅公集】十卷。一名素菴集。明商輅撰。多館閣應酬之作，不出當時暉緩之體。

【商文學】商之先曰契，即舜時爲司徒者也。其功德之被於我族者，實在禹稷之下。蓋禹平水土，稷稼穡，使民無饑溺之患，生計之事無憂矣。顧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茫茫禹域，烏用此芸芸禽獸爲哉？是以聖人慮其人之禽獸也，則加之以教，不可緩已。虞書述舜命契之言曰：「



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者，即書所謂「五典」。左氏文十八年傳，舜舉「八元」，（按契在其中）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說經家多本之。此一說也。而孟子則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爲「五教」。增入君臣夫婦朋友由家族而社會，而國家，其義益廣。此又一說也。此五者，倫常之大經，天下之達道，教育之大本也。數千年來，我族文化演進，日益增高，以漸異於夷狄禽獸者，以此。故史記殷本紀稱契之功著於百姓，百姓以平。然所以能平百姓者，即在於敷「五教」。「五教」既敷，則百姓親睦，推而廣之，內平外成。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治天下可運於掌」也。故曰：契之功與禹稷等。□我國古帝王之誕生，自黃帝以至於堯，莫不有神話之傳說；其事雖見後世讖緯之書，誠誕妄不足信。惟契亦然。史稱其母簡狄，有娥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其在商頌，則

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楚辭天問亦云：「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離騷亦云：「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思美人亦云：「高辛之靈歲兮，遭玄鳥而致詒。」而呂氏春秋音初篇且云：「有娥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隘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所記與楚辭合，惟不言吞卵之事。毛傳釋詩則謂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禱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其言近理，殆惡其誕而爲之飾說耳。契爲司徒，封於商，姓子氏。再傳至相土，世本稱其作乘馬。（見荀子解蔽篇楊倞注引。解蔽作「杜作乘馬」。「杜」與「土」同。四馬駕車始於相土，故曰作乘馬。）又三傳至冥，夏后少康十一年，使治河，十三年，死于河（見竹書）。祭法及魯語所謂冥勤其官而水死者也。冥卒，子振立，作服牛（按振

之名，諸書不一。史記索隱引系本作核，今世本作骸。山海經大荒東經作王亥，竹書作殷侯子亥，楚辭天問作該，呂覽勿躬篇作王冰，漢書人表又作垓，音同字異，其實並爲一人。見梁玉繩人表攷，徐文靖管城碩記，劉夢鵬屈子章句，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王氏謂「振」爲「核」或「垓」之誤字，「冰」古文作「夬」與「亥」形近而謊，其說甚塙。管子輕重戊篇謂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馬，以爲民利，而天下化之，即指相土與王亥言也。後王亥爲有易之君所殺，（天問則謂弊於有扈）子上甲微立。據天問該之後尚有王恆一代，恆亦見卜辭。王先生有詳說。魯語稱其能帥契者，殷人報焉。又六傳而至天乙，是爲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相伊尹時夏桀無道，湯伐滅之。於是諸侯服湯，乃踐天子位。十三年而崩，三傳至太甲，不遵湯法。伊尹放之於桐，既修德而復之，號爲太宗。又五傳而至太戊，是爲中宗。又十傳而至盤庚，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湯之故居。凡五遷，無定處。又三傳，武丁立，是爲高宗。又

五傳至武乙，復去亳，徙河北。又三傳而至。辛是爲紂。紂暴虐無道，周武王會諸侯之師伐之，戰於牧野，紂兵敗，自焚而死。殷亡。凡三十一帝，傳國六百餘年。成湯以來，我國歷史上有一大變動，則以武力轉移政權是也。唐虞之禪繼以德，夏禹之傳子以功，湯武之征伐以力，下此者惟有篡耳，亦君主國家必然之勢也。湯武之事，昔人常疑其以臣弑君，實則誅一夫以救萬民之命。事出創舉，則羣相驚疑，慚德口實之云，殆不足信。觀於商書湯誓，其伐罪弔民之意堅矣。湯誓乃伐桀誓師之詞，首數語與墨子所載禹征苗誓略同，篇末大賚擊戮之語，又與甘誓略同，此蓋古者文體則然，不必相襲也。其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又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則又今人所謂託於神權之說也。（甘誓亦言恭行天罰）其稱衆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則桀之惡似未可概以出於征伐者之口而疑之。此篇爲商書中之較早者，而詞旨極明白易曉。（按墨子尚賢篇亦引湯誓三句，又在今湯誓之外）逸周書祝般解

又有湯與諸侯誓，則克夏以後之辭。殷本紀又載湯誥一篇，其文與偽古文絕異。漢志有天乙三篇，伊尹說二十七篇，並依託者也。禮記大學引湯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此為三言韻語之始。見者後世如魯頌有駁之「振振鷺」，（按詩中三言尚多）吳王夫差時童謠（見述異記）范蠡遺文種書數語（見史記越世家，又見韓信傳）列子楊朱篇之古謬等皆是也。又漢書東方朔傳，揚雄傳，五行志及禮樂志之房中歌，郊祀歌中並多有之。然此銘僅三句，句皆重韻，形式其簡，而文詞甚質，自是極古之作也。然則溯三言詩之源者，不自「三百篇」始矣。呂氏春秋異用篇：「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傑其孰為此也？」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珠璣作網罟，今之人學紆，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按此祝又見賈子新書論誠篇，其辭小異。史記采入殷本紀，而簡括其文網開三面，德及禽獸，為諸子所

商

豔稱。蓋湯之遺文傳於世者，往往有之。故賈子匈奴篇又曰：「湯祝網而漢陰降，舜舞千羽而三苗服。」按呂覽稱漢南四十國歸之，新書本此。荀子大略篇又載湯禱旱之辭曰：「政不節與？使民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宮室榮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按此辭又見說苑君道篇，稱湯之時大旱七年，雒拆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耶？」與此小異。桑林禱雨，世或疑之，然墨子兼愛下篇已載其事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按論語堯曰篇略同。偽古文湯誥本之。則荀墨所記祝辭似本屬一篇。猶後世告祭之文，前有序而後始為正文也。至墨子既言用玄牡，下又言不憚以身為犧牲，以祠祝於上。

帝鬼神；而尸子君治篇亦云：「湯之救旱也，乘素車白馬，著布衣，嬰白茅，以身爲牲，禱於桑林之野。禁當時之弦歌鼓舞者。」而呂氏春秋順民篇且云：「湯克夏而正天下大旱，五年不收。（按諸書多作七年。）以身禱於桑林：…剪其髮，剷其手，以身爲犧，牲雨乃大至。」近有謂此爲古代用人之俗者。凡祭告必有禱祝，水旱之時尤多行之。（參閱第二章）於桑林禱雨之辭復奚疑？**商書**四十篇亡者十七八，今所存十七篇，大半爲偽古文。原書遺文逸句，往往散見於諸子傳記，今勿具論。惟盤庚三篇爲盤庚遷殷，告其臣民之文。蓋自湯至盤庚，大抵苦於水患，凡五遷都，不常厥邑。盤庚將欲遷於亳殷，民皆戀其故居，不欲移徙，咨嗟愁怨，乃以言辭告諭之。故史敘其事，作盤庚三篇。今節錄其上篇於後。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失言：…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

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予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我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既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爾，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汝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勿可悔！」其文質直古，與湯誓不同。三代帝王之詔令，略可知矣。至高

宗時，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己訓諸王，史敘其事，作高宗彤日及紂之時，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於受，史敘其事，作西伯戡黎。一按西伯自昔以爲周文王，至宋儒始以西伯戡黎爲武王事。竹書亦言西伯發伐黎。一紂既錯天命，微子作誥，告父師，箕子一少師（比干）而去之。史述其言，作微子一篇，今並存。國語晉語稱商之衰也，其銘有之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爲膏，而祇離咎也。」按郭偃止謂此爲殷衰之銘，不言何人所作，今亦不知所銘何物。且商之享國數十世，迭有興衰，殊難斷其時代。觀其語存規戒，亦巾几丹書之類也。姑錄於此，備考覽焉。（呂氏春秋應同篇亦引商箴云：「天降災布祥，並有其職。」疑非全文。然其作於何時，亦渺茫不可考。）

史記伯夷傳稱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既滅殷，天下宗周，夷齊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

商

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按孟子謂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而往歸之。（本傳言夷齊讓國歸西伯，蓋本孟子。）夫夷齊既避紂而歸文王矣，又豈有諫武王東征之理？此黃梨洲所以譏史公忘傳無稽之事也。然叩馬之文，或即本諸原傳。（按史稱「其傳曰」云云，是古有伯夷叔齊傳，而史公采之，索隱以爲韓詩外傳及呂覽者似非。）隱居采薇，則多見於古籍。故孔子稱其求仁得仁，又言其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則此歌殆亦故老傳聞，後人追記之歟。（史公曰：「睹軼時可異焉。」）則亦相傳已久。一觀其文詞，爲完整暢達之騷體，殷周之際尚無有，故知非本辭也。至琴操截去「兮」字，改爲四言詩，名之曰採薇操，抑又好事者爲之耳。尚書大傳言微子將往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蘄蘄，禾黍之蠆蠆也。曰：「此父母之國，宗社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爲朝周，俯泣則近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謂之麥秀歌。曰：「麥秀蘄蘄兮，禾黍蠆蠆。彼狡童兮，不我好仇！」史記宋世家以此歌爲箕子所

作，辭亦小異。一世家於未句作「不與我好兮」，則此詩末二句正與 風狡童篇同。一又謂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為流涕，則亡國之痛深矣。惟麥秀禾黍二語，極似暗襲王風黍離之詩，有可疑者。第以時代較近，秦漢諸儒或亦得諸舊法世傳之史云。至若「整甲」「燕燕」之歌，今並不傳。一呂氏春秋音初篇，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賈始作為西音。燕燕歌亦見此篇，已見前。一帝乙歸妹之詞，或出附會。一易有「帝乙歸妹」之文，偽子夏易傳謂帝乙為湯，湯名天乙故也。而京房易傳且有湯嫁妹辭。然此僅見困學紀聞一引，今京氏傳無此文。又殷帝以「乙」名者，三安見其必為湯乎。一秦紀有石棺之銘，一史記秦本紀蜚廉事殷紂，為紂石棺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命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遂葬焉。一樂錄載箕子之操。一古今樂錄，紂時箕子佯狂，痛宗廟之為墟，乃作此歌，後傳以為操。一殷之遺文，往往可見，然皆不足信，故存而勿論。

【商調鼓子詞】<sup>07</sup>商調鼓子詞，即商調蝶戀花詞，並見鼓子詞條。

【商可】<sup>10</sup>長白清人。商寶意女。有才而夭，著曇花一現詩集。

現詩集。

【商務開篇】<sup>17</sup>上海流行俗曲。仿馬如飛調。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印書館鉛印本。

【商盤】<sup>2</sup>蒼雨號寶意，一作字寶意，號蒼雨。清一七零一至一七六七浙江會稽人。卒年六十七。少

讀書於土城山之質園，舊傳為句踐教西施歌舞處。亭臺花竹，甲於一郡。盤束髮受書，印婆裝其下。一七三零年進士。初以知縣用，特旨改翰林院庶吉士。習國書，散館，授編修。旋因養親，乞外補，授同知。累官至雲南元江府知府。盤精於音律，善談笑，所至必傾倒名士。其風流儒雅，論者比之溫岐、杜牧。自幼工詩，出入於元、白、蘇、陸間。樂府歌行，尤瑰麗縱恣，跌宕自喜。所著篇什甚多，後經刪汰，尚存三千首，為質園詩集三十二卷。清史列傳。

【商郎回煞】<sup>37</sup>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商郎回煞】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商道】<sup>3,8</sup>正叔（一作政叔）元——二二九頃人。官學士。工曲，嘗與張丑牛合編雙漸小卿流傳妓院中。元裕之稱他「滑稽豪爽，有古人風」。道所作散曲，今散見陽春白雪及北宮詞紀中。大和正音譜評爲「如朝霞散彩」。

【商挺】<sup>5,2</sup>（其先殷姓氏避宋諱改）孟卿，號左山，宋至元——二零九至一二八八曹州濟陰人。卒年八十。挺年二十四汴京破，北走，依冠氏趙天錫，與元好問楊奐游。元初爲行臺幕官，爲京兆宣撫司郎中。中統元年，改宣撫司爲行中書省，遂僉行省事，明年進參知政事，坐言事罷，起爲四川行樞密院事，累遷副使。十年，出爲安西王相。十五年，王薨，十七年，王府相罷，坐事得免。二十年，復爲樞密副使，尋以疾辭。二十五年薨，年八十，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諡文定。元初西北鉅公，如楊西菴之蘊藉，姚雪齋之才鑒，王鹿菴之品潔，一世商左山之凝重，朝右皆爲詞林所宗，惜全集散亡，未窺全豹，而左山作流傳

商

更少<sup>7</sup>。

【商挺散曲】他的潘妃曲十九首，寫閨情極得神情。如「戴月披星，躑驚怕，久立紗窗下，等候他。鶯聽得門外地皮踏，只道是冤家，原來風動茶藤架。又如：日斷妝樓夕陽外，鬼病懨懨，恨不該，止不住淚滿早蓮腮。爲你個不良才，莫不少下你相思債。這真其一，小小冤家，道其思他又恨他。」一到見面之後，就又是「你是你個冤家……多情可意，種緊把纖腰貼酥胸，正是兩情濃。笑吟吟，舌吐丁香送」了。第十九首，尤極豔膩的情趣：「只怕窗間人瞧見，短命休寒賤。直恁的，脫膝軟，禁不過，敲才廝熬煎。你且覷門前，等的無人啊，旋樂府新聲，短命作死勢兒，脫膝作膝蓋，禁作吃，敲才作牢成。末二句作望門前，覷得没人時，旋那便不如，有「阿」字的傳神了。」

【商規害人景】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商輅】<sup>5,7</sup>宏載明——一四一四至一四八六淳安人。卒年七十三。正統中鄉試，會試，殿試皆第一，授修撰。郕王監國，入參機務。景泰時，累遷兵部尚書。英宗復

文——〇——六九

辟，被誣下獄，斥爲民。成化初（一四六五年）以故官入閣，進謹身殿大學士。爲人平粹簡重，寬厚有容，至臨大事，決大議，毅然莫能奪。卒，謚文毅。輅詩又多應酬之作，著有商文毅公集十卷，及商文毅疏稿略、蔗山筆塵。

【商景蘭】猶生，明會稽人。吏部尚書商祚女。祁忠敏公彪佳之室。祁商作配，鄉里有金童玉女之目，伉儷相重，未嘗有妾媵也。忠敏懷沙之日，景蘭年僅四十二，教其二子理孫，班孫。三女德淵、德瓊、德姬。及子婦張德蕙（理孫婦）、朱德蓉（班孫婦）並善吟詠，爲時所稱。

【商民自嘆】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商頌】我們讀古詩，應該先注意作者及時代等問題。而商頌的時代問題尤其重要。從前治文學史的人大都爲舊說所誤，故不得不詳細討論一下。商頌的時代舊有三說：（一）魯語云：「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校字若

依魏源作「審校音節」解，則商頌即正考父所作，若依王國維讀爲「效」而訓「獻」，則係正考父以前的作品。（二）史記宋世家云：「宋襄公之世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之所以興，作商頌。」由此可知商頌作於宋襄公時（西歷紀元前六五零年頃）。（三）毛詩序云：「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據此，則商頌爲周太師所保管之先代樂章，時代當在周以前。毛詩序之說信者最多，而謬誤最甚。魏源曾列舉十三證，茲錄重要者二條於下：（一）商頌果作於商代，如箋說那之祀成湯者爲太甲，烈祖之祀中宗有爲仲丁、玄鳥之祀高宗者爲祖庚，則皆以子祭父，如成王之祀文武，何遽稱之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而且一則曰「顧予蒸嘗，湯孫之將」，再則曰「顧予蒸嘗，湯孫之將」，豈非易世之後，人往風微，庶幾先祖之眷顧而佑我孫子乎？（原文第五證）（二）楚入春秋，歷隱桓莊閔止稱荆，至僖二十二年始稱楚，安得高宗即有伐楚



之名孔疏亦窮於詞，故云「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爲楚，子于武丁之世，未審楚君何人！」（原文第八證）這兩點均內證，故錄之，餘十一個旁證從略，一讀者可參看他的詩古微。一近來王國維在說商頌裏又舉兩個內證：（三）殷武之卒章曰「陟彼景山，松柏九丸。」毛鄭於景山均無說。魯頌則擬此章云「徂徠之松，新甫之柏。」則自古以景山爲山名，不當如鄭風定之方中傳「大山」之說也。案左氏傳「商湯有景亳之命」，水經注濟水篇「黃溝支流北逕己氏縣故城西，又北逕景山東。」此山離湯所都之北亳不遠，商邱蒙亳以北惟有此山。商頌所詠當即是矣。而商自盤庚至於帝乙居殷虛，紂居朝歌，皆在河北，則造高宗寢廟不得遠伐河南景山之木，惟宋居商邱，距景山僅百數十里，又周圍數百里內別無名山，則伐景山之木以造廟於寧爲宜。（四）卜辭稱國都曰商，不曰殷，而頌則殷商錯出，卜辭稱湯曰太乙，而頌則曰湯，曰烈祖。曰武王。此名稱之異也。其語句中亦多與周詩相襲。如那之「猗那」即檜風蓂楚之「

阿儺」石鼓文之「亞箸」也。長發之「昭假遲遲」即雲漢之「昭假贏贏」，蒸民之「昭假於下」也。殷武之「有截其所」即常武之「截彼淮浦，王師之所」也。又如烈祖之「時靡有爭」與江漢同，「約軼錯衡，八鸞鶴鶴」與采芑同。凡所同者，皆宗周中葉以後之詩。以上證明序說之誤。故我們當在周代的範圍以內定一個適宜的時代。若依王國維的意思，正考父是戴公時人，史記之說爲誤。戴公適當平王東遷之時，正考父獻商頌很在情理之中。故商頌大約作於西歷前七七零年略前些。魏源則以爲商頌與召陵攘楚有關係，正考父也許此時還在，史記之說不誤。作頌後到周太師處校審音節，約當西歷前五零年。左右。我們以爲這兩說都不錯。須知我們僅從國語史記等書去討論辨駁，不會得到滿意的結論的。萬一這些記載的本身是無心的記錯或有意的作偽，則如之何？故我們須從商頌本文內研究內證遠勝於旁證。我們若細細的研究商頌的內容和文學技術，便知這五篇當分爲二類：前三篇那烈祖玄鳥

爲一類，後二篇長發殷武又爲一類。前一類的時代顯然較前，不妨認爲前七七零年左右之詩；後一類似較晚出，大約是前六五零年時詩。至於是否正考父在戴公時獻前三篇，或在襄公時校審後二篇的音節，都是無關閥指的。對於作者問題，不妨暫時闕疑着。□但是怎樣可從商頌的內容和技術上斷定牠分爲二類，并斷定牠們時代的先後呢？我們以爲前人大都把商頌五篇混在一起，并不分開來逐一研究，實在是一個莫大的錯誤。現在我們依上文所說的分類去研究，把牠們的內容和技術兩兩比較，而牠們的時代也可連帶明白了。□就內容方面說，我們若肯細細研究，便知前三篇爲祭歌，後二篇爲敘事詩。（一）祭歌三篇——烈祖和玄鳥三篇是祭歌，是很明顯的。但究竟祭誰，却不能妄測。或說成湯，或說太甲，或說武丁，都無確據。我們不妨闕疑。那側重祭時的音樂，執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馨聲。烈祖側重祭時的肴饌，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玄鳥側重受祭者的功業，方命厥后。

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篇末都帶有祈禱的或祝頌的意思。（二）敘事詩二篇——長發與殷武似無祭祀的意味，我們認爲完全是敘事的詩。長發敘商民族漸漸興起的歷史。先說商的起源：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次敘契及其孫相土時的強盛：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最後敘湯之武功：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殷武則敘宋從齊伐楚事：捷彼殷武，奮伐荆楚。有截其所，湯孫之緒。此事雖以齊桓爲主，然宋桓得附驥尾，宋人以爲很光榮的，故以詩記之。末章說及造廟，大約指襄公造桓公的廟，舊說造高宗廟是錯的。□再就文學的技術方面而論，我們可以說前三篇近於周頌，後二篇近於二雅。（一）那烈祖及玄鳥。這三篇顯然是模仿周頌的各篇，均二十二句，但都不分段。在三百篇中，除周頌三十一篇外，只有這三篇是如此的。而且在用韻方面，也是不成熟的，無條理的。（二）長發及殷武。二雅中有許多是敘事的詩，如生民，公劉，皇矣，大明，江漢，常武，六月，采芑之類。商頌中的後兩篇與這

幾篇最相似。篇幅較前三篇為長，也不似前三篇之不分段。在用韻方面，也很有規則：大都每章一韻，而且句句有韻。這種格式在二雅中還是少有，在風與南裏方漸漸多見。這都可證明這兩篇較前三篇為進步。這樣兩兩比較研究，使知她們之間確有許多異點。一為祭歌，一為敘事詩。一仿周頌，一仿二雅，一不分章，一分章。一用韻不成熟，一用韻成熟。諸如此類，我們都該注意的。<sup>00227</sup>

【<sup>00227</sup>廊會】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sup>00227</sup>高彥休】唐至，後晉！八七四至九四四時人。年

在七十一歲以上。彥休著有唐闕史二卷。（諸家著錄均作三卷。此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sup>00223</sup>高齋漫錄】一卷。宋曾慥撰。是書上自朝廷典章，

下及士大夫事蹟，以至文評詩話談諧嘲笑之屬，隨所見聞，咸登記錄。有墨海金壺本，守山閣刊本，古今說海本，藝圃搜奇本，學海類編本，歷代小史本。

【<sup>00227</sup>高高山上一廟】北平流行俗曲。寬裳續譜木刻本。

廊高

【<sup>00223</sup>高應玘】明——一五六六頃人。李開先之弟子。以貢士為元城丞。應玘工詞曲，見知於王元美、魏懋權。所著有醉鄉歸田諸稿。其北門鎖鑰雜劇，尤為人所稱。

【<sup>00226</sup>高應冕】文中明——一五四九頃仁和人。一五三四年進士。官光州知州。應冕著有白雲山房集二卷。

【<sup>00224</sup>高庭玉】獻臣。金——至一二一五左右思州（歸潛志作遼東）人。一一八九年進士。傲儻尚氣節，豪爽敢為。貞祐初（一一二一三年）自左司郎官出為河南府治中。遇事不遜讓，主帥溫迪罕福興與之交惡。時元兵圍燕，四方無勤王之師。庭玉屢以言激福興，福興忌之，因誣以有異志，收付獄。當時名士如龐鑄、雷淵、辛愿、王權等皆被連繫。考掠無甯，庭玉瘐死獄中。其他諸人，逢赦得釋。後朝命下，命庭玉為河南路安撫副使，代福興。始知已瘐死，乃謫福興于遠郡，以昭雪其冤。李純甫曾作詩哭之。庭玉生平好作詩賦，存劉祁家數十篇，遭亂盡失。

【<sup>00226</sup>高唐齊音】清道光間吳連周撰。

【高唐夢】<sup>4</sup>一本。明汪道昆撰。雜劇。有盛明雜劇本。古名家雜劇本，即楚襄王夢游高唐記。

【高唐夢】<sup>00400</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高文襄公集】<sup>00400</sup>四十四卷。明高拱撰。是編分外制集，綸扉內稿，外稿，獻忱集，政府書答，字銓題稿，南宮奏牘，防邊紀事，伏戎紀事，綏廣紀事，程士集，本語，春秋正旨，大學直講，中庸直講，論語直講，問辨錄，病榻遺言。

【高文秀】<sup>2</sup>元。一二五一頃。東平人。府學生。早卒。文秀擅作曲，太和正音譜評為「如金瓶牡丹」年壽雖不高，然所作雜劇多至三十四種，其目為：薛范叔，黑旋風雙獻功，謁魯肅，打瓦罐，鬥雞會，論杜康，問啞禪，並頭蓮，打呂胥，鎖水母，牡丹園，潘安擲果，廉頗負荆，趙堯全，張敞畫眉，班超投筆，霸王舉鼎，子胥走樊城，鬥神訴冤，風月害夫人，趙元遇上皇，養子不及父，數演劉要和，黑旋風喬教學，麗春園，窮秀才雙棄瓢，劉先主襄陽會，豹子秀才不當差，豹子今史乾，請俸，謊秀才，黑旋風借屍還魂，窮風月（以上均錄

鬼簿）雙獻頭，武松大報仇，灑池會（也是園書目）今只存雙獻功，薛范叔，遇上皇三種。他喜談水滸事，黑旋風劇多至八種。散曲不多見，北宮詞紀卷五，有惜花春起早一套，研麗動人，無愧評語。

【高文舉珍珠記】<sup>7</sup>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有傳奇十種本。

【高辛研齋集】<sup>00401</sup>不分卷。清海昌俞承德撰。有感豐刊本。

【高奕】<sup>0043</sup>晉音，一字太初，清——一六六一頃。會稽人。工作曲，著有春秋筆，雙奇俠，貂裘賺，千金笑，聚獸牌，錦中花，擊香圍，古交情，四美坊，眉仙嶺，如意冊，風雪緣，固哉翁，及續青樓等傳奇十四種，又著新傳奇品一卷，以續呂天成之曲品。（曲錄）他自評所作曲為「清修潔操，不染（一作入）世氣。」

【高言集】<sup>006</sup>四卷。清田茂遇董俞同編。此書題曰十五國風高言集，而別標一闕字為子目，據其凡例乃以一省之詩為一集，此乃十五集中之一也。

【高詩】<sup>03</sup>阮懷，號遺山，明——一六二二至，安徽宣

城人。年在六十歲以上。幼有神童之目。好學。書無不窺。但屢試不遇。年近六十始貢太學。一六七九年試中「博學鴻儒」。授翰林檢討。與修明史。未幾。請假歸。詠詩名與施閏章相埒。號「宣城體」。又兼工書畫。世稱「三絕」。著有遺山堂若巖堂等集。一清史列傳一。

【高爾儼】<sup>102</sup>岱輿清——至一六五四直隸靜海人。一六三九年進士。授編修。福王時。以曾附李自成。定入從賊案。清順治二年。以李若琳荐。授秘書院侍講。學士。累官太子太保。補弘文院大學士。后以病解任。卒。諡文端。陰一子。爾儼著有古處堂集四卷。

【高平關】<sup>104</sup>四川流行俗曲。文集書林木刻本。

【高可通】<sup>106</sup>元——三二一頃人。善作小曲。

【高雲卿遺稿】一卷。清餘姚高民撰。有中華書局聚珍本。在天蘇閣叢刊內。

【高雲堂集】<sup>109</sup>清釋曉青撰。

【高不騫】<sup>109</sup>槎客。一作查客。晚號小湖。明至清。一六一五至一七零一江蘇華亭人。卒年八十七。一清史列傳以不騫為層雲子。按層雲生於崇禎七

年。當然不確。清史列傳又云二十九年卒。年八十七。與此亦不同。三續疑年錄作年八十四歲。而不詳生卒年歲。此從疑年廢錄。好學。不屑為舉子業。聖祖南巡。召試稱旨。命獻詩及駢體文。脫口立成。帝大悅。使扈從入都。賜第西華門。供奉內庭。旋授翰林院待詔。所纂方輿考略。月令輯要。分注御選唐詩既成。乞假葬母歸。遂不出。優游林泉。以詩文為事。不騫少親炙朱彝尊。與惠士奇。何焯。張大受諸名士遊。嗜古最深。為學長於考訂。詩專尚唐音。著有商確集。羅裙草。傳天集及松珣書屋集。一均清史列傳。

【高珩】<sup>111</sup>蕙佩。號念東。晚號紫霞道人。明至清——一六一二至一六九七山東淄川人。卒年八十六。一六四三年進士。入清。官至刑部侍郎。珩工詩。體近元。白生平所著。不下萬篇。有栖雲閣詩十六卷。為趙執信所編。拾遺三卷。為宋弼所輯。

【高麗與唐代文學關係】<sup>112</sup>在隋唐之間。一方面把西域諸國及印度的文學。從外國輸進來。一方面把中國的文學。輸送到高麗。日本去。彼此相輸送。相吸

收結果，發生了許多關係。這確是文學史上一件重要的事。今日的高麗境內在隋唐之間，也不止一國，稱為高句麗、百濟、新羅等等。其間也有許多與亡分合的話，不過這是歷史上的事，我們這裏暫且不說。高麗，或說為箕子之後，本與中國同出一源，或又說不是，這又是民族學上的話，我們這裏也暫且不說。只說在隋唐之間，高句麗、百濟、新羅等國和中國交通，極羨慕中國，把中國一切的文化，都搬過去，而文學也就是其中的一種。在那時候，高句麗等國都通行中國文。他們的文人也都會做中國詩，漸漸的成爲風氣。一直到最近，沒有完全改變。唐以後，高麗人的中國詩，如元詩紀事、明詩綜、列朝詩集，及清人韓話所記的很多，惟全唐詩只載新羅國隱士王巨仁詩一首，所以唐代高麗人詩，比較的少見。桂苑筆耕集，爲唐時新羅人崔致遠所著。致遠曾出使中國，即仕於唐，其集爲表賦等雜文，並古今體詩共二十卷。今錄其詩二首如下：「海山遙望晚煙濃，百幅帆張萬里風。悲莫悲兮兒女事，不須招恨別

離中。」（酬進士揚瞻送別）。「山面懶雲風惱散，岸頭頑雪日欺消。獨吟光景情何限，猶賴沙鷗伴寂寥。」（春曉閑望）而全唐詩逸所收致遠的絕詩一首，斷句若干聯，又多爲桂苑筆耕集所不載。如「畫角聲中朝暮浪，青山影裏古今人」（登慈和塔）。「雲布長天龍勢逸，風高秋月雁行齊。」（送舍弟嚴府）這都是很好的詩。全唐詩逸又載新羅人金立之「金可紀二人的詩」。「山人見月甯思寢，更掬寒泉滿手霜。」（金立之峽山寺玩月）。「波衝亂石長如雨，風激疎松鎮似秋。」（金可紀題遊仙寺）又詩人玉屑第十五卷，記賈島和高麗詩人的故事。云「高麗使過海，有詩云：『水鳥浮還沒，山雲斷復連。』賈島許爲梢人，聯下句云：『棹穿波底月，船壓水中天。』麗使嘉嘆久之，自此不復言詩。」按賈島的詩，固然是險怪驚人，然那高麗使臣的詩，不算好，也不算壞。不過賈島兩句，能壓倒他，且賈島又許爲梢人，所以他就不敢復言詩了。

【高登】彥先，宋——至一一五二左右漳浦人。少

孤力學，持身以法度。宣和間，爲太學生。金人犯京師，登與陳東上書，乞斬六賊。廷臣復建和議，奪種師道、李綱兵權，登與東再抱書詣闕。紹興二年（一一三二年）廷對，有司惡其直，授富川主簿。又上疏萬餘言，秦檜又怒其譏己。後編管容州，授徒以終。學者稱東溪先生。登著有東溪集十二卷（宋史藝文志）又有家論、忠辨等篇。

80  
【高登詞】登詞多遷謫不平之感，味淡如水，然如好事近後半段的「西風特地颯秋聲，樓外觸殘葉。匹馬翩然歸去，向征鞍敲月」諸句，卻甚爲瀟曠。

【高琳】<sup>14</sup>季珉，後魏至北周——四九七至五七二。其先高句麗人，仕于燕，又歸魏，賜姓羽真氏。卒年七十六。魏正光中，以統軍從爾朱光破万俟醜奴，功最，除甯道將軍。孝武西遷，從入關，爲高歡所迫，拒戰有功。大統初，封鉅野縣侯。從文帝破歡於沙苑，又戰河橋，戰平山，皆有功。師還，帝宴羣公卿士，乃命賦詩言志。琳詩末章云：「寄言寶車轉，爲謝霍將軍。何以報天

高

子沙漠靜妖氛。」帝大悅。保定初，授梁州總管，十州諸軍事。天和中，鎮襄州，進位柱國，卒。諡襄子。  
【高子遺書】<sup>174</sup>十二卷，附錄一卷。明高攀龍撰。按攀龍之學，以格物爲宗，兼取朱陸，特爲切實。文恪清道。詩格冲澹，在明末爲高調。有明崇禎壬申門人陳龍正刊本，清康熙乙巳高氏刊本，乾坤正氣集本，光緒中無錫刊本。

【高君保把南唐下】<sup>176</sup>北平流行俗曲。棠霓續譜木刻本。  
【高君保有公幹】<sup>8</sup>北平流行俗曲。棠霓續譜木刻本。

【高君寶】<sup>3</sup>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高岑】<sup>2220</sup>峴亭清——一七二一頃商邱人。宋舉之外孫。官豐城縣知縣。岑工詩，有眺秋樓詩八卷，詩格與其舅父宋至相似。  
【高岑】<sup>2220</sup>高適，字達夫，渤海人。初舉有道科，曾爲劍南西川節度使。終於刑部侍郎。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開元天寶間的詩人，能得到高位的，只有他一個。

人。他年過五十，才學作詩，以氣質自高。岑參、南陽人。天寶三年舉進士，曾爲嘉州刺史，杜鴻漸鎮西川時，表爲從事，以職方郎兼侍御史，領幕職，遂流寓於蜀。他曾參封常清、戎幕居西域頗久，所以多邊塞之作。他底詩，辭意清切，迥拔孤秀，出佳境。高氏每吟一篇，已爲好事者傳誦。岑氏每一篇出，人競傳寫，比之吳均、何遜，所以兩人同負盛名。岑參與高適齊名，但就詩而言，則高遠不如岑。岑詩特點有三：一長於七言，二喜寫戰爭，三風格雄放。這部與王派相反的——王派是長於五言，喜寫自然的美，風格澹遠。岑參若寫風定是大風，寫雪定是大雪，或是大熱大寒，總之與王派不同。高適可說是岑參的嫡派，但也略有不同處。岑參固然長於七言，但五言詩也有不少，佳作，至於高適則幾乎沒有一首好的五言詩。此外，王昌齡、王之渙、李頎等都可算是岑派詩人。二王長於樂府，所作七絕大都可歌。其歌詠戰爭的幾篇，與岑參略有異點。岑詩大都是贊美戰爭的偉大的，二王則大都是詛咒戰爭的罪惡的。李頎的詩也有點

詛咒戰爭的意味。此外，他還擅長寫音樂。但其們要知道他們與王派有一相同之點，便是作品中並無安史之亂的痕跡。無論對戰爭是歌頌或詛咒，他們都缺乏「深刻」。他們只是詩人筆下的理想，放言高論，而並無一點實際生活的反映。這也是岑派詩人與杜甫不同之點。G. 4. 113

【高彪】<sup>30221</sup>義方，漢——至一八四吳郡無錫人，家本單寒，至彪第諸生，遊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永使督幽州，祖儼長樂觀，蔡邕等皆賦詩，彪獨作箴以贈。後遷內黃令，帝勅同僚臨送，祖於上東門，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彪到官，有德政，卒於官。彪著文頗多，有集二卷（補續漢書藝文志）。

【高峯文集】<sup>225</sup>十二卷，宋廖剛撰。是集久無刊本，傳寫多誤，脫字或至數行，無從補校。集中奏議指陳利弊，頗多可採。答陳幾叟書論知制誥之失，亦頗切當。振綺堂有鈔本四卷，許氏有鈔本四卷，八千卷樓有



林信人刊本。

【高山堂詩文鈔】清嘉慶間周琳撰。

【高出】<sup>22772</sup>孩之明萊陽人。萬歷二十六年（一五九

八）進士，後官按察副使，為西平堡監軍，遼陽失，被逮

下獄。所著有初刪、槎亭、山中識、遺、虞、隱、即潛等稿，及

拘幽集。他的詩不襲李何遺派，初刪集擬古為多，痕

跡未化，虞、隱、即潛骨勁氣沈，如屬翻之鷹，凡鳥當之

無不披靡，然以力避艱的緣故，不免過於「健」。

【高允】<sup>2332</sup>伯恭，後魏——三九零至四八七渤海蔭人。

卒年九十八。少孤，為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

學，担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算術，尤好春

秋公羊。初為郡功曹，後還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徵

為中書博士，曾作塞上翁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

領著作郎，詔與崔浩述成國記。後勅以經授恭宗，甚

見禮待。崔浩被殺，株連者甚眾，他以恭宗故，得免。高

宗時，為中書令，著作如故。因上代都賦，以為諫諷。又

作名字論、徵士頌等文。此後經歷數帝，皆任要職。軍

國書概多出其手。末年乃薦高閭以自代。閭亦北朝

底文學家，著有文集三十卷行于世。他以老致仕，朝

廷不許，乃做告老詩。九十八歲時，召在方山作頌志

氣，猶不多損，說談舊事，了無所遺。尋卒。□所著詩、賦、

誄、頌、箴、論、表、讚、左氏、公羊釋、毛詩拾遺、論雜解、何

鄭膏肓事，凡百餘篇，別有集。又為算術三卷。文詞樸

實，清亮，沒有纖綺氣。□□□

【高弁】<sup>2334</sup>唐貞元十二年進士。全唐詩錄存詩一百

【高伯陽】<sup>22620</sup>清——一七八五頃人。工曲，著有傳奇續

琵琶記（藤花亭曲話）專雪蔡邕之冤。同時人吳錦

鼎為之序。

【高符暘】<sup>21124</sup>節卷（一作字孟升，號節卷）明——一三

七七頃錢塘人。洪武中，以文學薦，三為教官。永樂初

（一四零三年）擢宗人府經歷，充永樂大典副總

裁，得賜博學洽聞，詩文清麗，著有節卷集八卷，續編

一卷。

【高名衡】<sup>2276</sup>平仲（一作仲平）號警磯，明——？至一

六四二沂州人。一六三一年進士。歷如皋、興化知縣。

徵授御史，巡按河南。朱自成圍開封，名衡百計守備。

賊決黃河以灌城，名衡遇救得出。加兵部侍郎，辭疾歸。抵家甫二月，清兵至，與妻同殉難。名衡著述頗富，今僅存更生吟。在開封圍城中所作。

【高綠蕉館詩鈔】清道光間陳景撰。

【高叔嗣】子業，號蘇門山人。明一五零一至一五三七祥符人。卒年三十七。少時受知於李夢陽，與兄仲嗣並有才名。一五二三年進士及第。歷吏部主事，與馬理、王道以文藝相切磋。累官湖廣按察使，卒。叔嗣詩格清新，有蘇門集八卷。

【高叔嗣詩】他十六歲的時候作中情賦幾萬言，由是知名。初受知於李夢陽，然其詩擺脫窠臼，自抒情性，乃迥與夢陽異調。王世貞藝苑卮言說：「高子業詩如空山鼓琴，沈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清。又如衡洗馬言愁，憔悴婉篤，令人心折。」王世懋藝圃攷餘亦說：「詩有必不能廢者，雖衆體未備，而獨擅一家之長，如孟浩然洮洮易盡，止以五言雋永，千載並稱。王孟我明，其徐昌穀、高子業乎？二君詩有不同，而皆巧於用短。徐以高韻勝，有蟬蛻軒舉之風，高以

深情勝，有深閨愁婦之態。更千百年，李何有時興廢，二君必無絕響。」世貞世懋論詩頗有異同，而品題叔嗣則兩相符契，可見至當之論是無從變易的。

【高給諫遺詩】一卷。清濼縣高城南撰。有石印本。

【高濂】深甫，號瑞南，明一五七三頃仁和（一作錢塘）人。工詩及曲，著有雅尚齋詩草初二集，（四庫總目）玉簪記及節孝記傳奇各一本（曲錄）

節孝記分上下二帙，上帙寫陶潛歸去下帙寫辛密之陳情。在傳奇中別成一體。此劇傳奇品作馬瑞蘭作。又作有遺生八卷十九卷專言服食之事，可見明代社會習尚之一斑。

【高適】達夫，一字仲武，唐——至七六五滄州渤海人（舊唐書作渤海人，此從新唐書）舊唐書說他少年時不事生產，家貧，客於梁宋，「以求丐取給」，大概是一個高等叫化子。到中年時，他始學做詩（舊唐書說他年過五十始留意篇什，此言不確）。他的詩中有「年過四十尚躬耕」的話，可證一數年之間，體格漸變，以氣質自高。每吟一篇，已為好事者傳誦。

宋州刺史見他舉有道科後，不很得意，遂投在哥舒翰幕下掌書記。安錄山之亂，哥舒翰兵敗，高適趕到明皇行在，受明皇的賞識，拔他做侍御史諫議大夫；後來他做到淮南節度使，韓劍南西川節度使召為刑部侍郎，轉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永泰元年（七六五）死。1019

【高適詩】高適的詩似最得力于鮑照；鮑照的奔逸的天才在當時雖不見賞識，到了八世紀却正好做一個詩體解放的導師。高適是個有經驗，有魄力的詩人，故能運用這種解放的詩體來抬高當日的樂府歌詞。行路難一作雖不佳，但可表示他有意學鮑照的樂府，又可表示他做「文巧」時代的詩是這樣通俗的樂府。從邯鄲少年行，營州歌，漁父歌，封丘縣，送別春酒歌，這些詩可以明白當日的詩人從樂府歌詞裏得來的聲調與訓練，往往應用到樂府以外的詩題上去。這是從樂府出來的新詩體。五言也可，七言也可，五七言夾雜也可，大體都是朝着解放自由的路上走，而文字近於白話或竟全用白話後

高

世妄人不懂歷史，却把這種詩體叫做「古詩」「五古」「七古」，要知道律詩雖起于齊梁，而駢儷的風氣來源甚古，故律詩不能說是「近體」。至于那解放的七言詩體，曹丕鮑照雖開其端，直到唐朝方才成熟，其實是逐漸演變出來的一種新體，如何可說是「古詩」呢？故研究文學史的人應該根本放棄這種謬見，認清這種解放而近于自然的詩體是唐朝的新詩體。讀一切唐人詩，都應該作如此看法。19

【高之騁】<sup>30307</sup>仲洽，清一六八一頃山東淄川人，高珩之子。工詩學西崑香奩之體，有強恕堂詩集八卷，張篤慶等為之序。

【高憲】<sup>30333</sup>仲常，金十，至一二二零遼東人。王庭筠之甥，幼學於外家，故詩筆字畫，俱有舅氏之風。天資穎悟，博學強記。在太學中，無人能與之抗衡。一二零三年乙科登第，自言「于世味澹，無所好，唯生死文字間而已。使世有東坡，雖相去萬里，亦當往拜之。」年未三十，作詩已數千首。為博州防禦判官。遼陽為

元兵所破，沒於兵間。

<sup>3040</sup>

【高安道】元——三二一頃人。工作曲，散布四方。有御史歸莊南呂小曲，已佚。今見行雲一套。

<sup>3043</sup>

【高宏圖】研文一字子猶，號硯齋。清——至一六四五膠州人。一六一零年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尚書。

福王時爲東閣大學士。清兵入南京，不食而死。宏圖

善詩文，兵燹后多散佚不存。里人法坤厚等蒐輯爲

太古堂集二卷，詩文各一卷。

<sup>308</sup>

【高定子】瞻叔，宋——一七七至一二四七邛州

蒲邱人。卒年七十一。博通六經，一二零二年舉進士

第，調鄰縣主簿，累官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

參知政事。再遷福州福建安撫大使，力辭。退居吳中，

日以著述自娛，以資政殿學士轉一官致仕。卒。定子

著有存著齋文集，北門類稿，薇垣類稿，經說，紹熙講

義奏議，歷官表奏（均宋史本傳）等書。

<sup>309</sup>

【高宗樂善堂文集定本】三十卷。清蔣溥等奉敕

編。是編就所訂文鈔十四卷，汰存十之三，益以乙卯

本。有內府刊本。

<sup>27</sup>

【高宗御製文初集】三十卷，二集四十四卷。清乾隆撰，是編初集凡五百七十餘篇，分十有九體，二集

四百一十餘篇，分二十三體，各以歲月爲次。有內府

刊本。

<sup>04</sup>

【高宗御製詩初集】四十八卷，二集一百卷，三集

一百十二卷，四集一百十二卷。清乾隆撰。是編爲清

乾隆所作之詩集，合古體近體，以編年爲次。有內府

<sup>3111</sup>

刊本。【高江邛集】清康熙間高士奇撰。

<sup>3112</sup>

【高馮】季輔，隋至唐——五九四至六五一德州人。卒年五十八。少好學，兼習武藝。居母喪，以孝聞。兄

元道被殺，馮率衆報仇，擒殺其兄者斬之，以首祭墓，

甚爲士友所稱。由是羣盜歸附，至數千人，降魏，授陟

州總管。府戶曹參軍。貞觀初，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

權貴。轉中書舍人，數上書言得失。太宗賜鍾乳一劑，

曰：「而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后爲吏部侍郎，

善銓敍人物，又賜一金背鏡，以表其清鑑。累授光

祿大夫行侍中，兼太子少保。后以風疾廢於家。又歷降中使觀其進食增損，卒爲之廢朝三日。諡曰憲。馮著有文集二十卷（舊唐書志作二卷。此從新唐書志）

【高遜志】<sup>32</sup>（浙江通志及萬姓統譜皆作高異志。此從明史本傳）士敏，明——一三八三頃蕭縣人。僑寓嘉興。元末爲鄞山書院山長。洪武初，徵修元史，入翰林。累遷試吏部侍郎，以事謫胸山。建文初，召爲太常少卿，與董倫同主會試，得王艮、胡靖等皆爲名臣。靖難后，遜跡雁蕩山以卒。遜志爲文醇雅，成一家言。亦工詩，與高啓等稱「北郭十友」。著有魯齋集二卷（明史藝文志）

【高心夔】<sup>33</sup>伯足，一字碧涓，（近代名人傳作高心涓。字伯夔）號陶堂，清——一八三五至一八八三。江西湖口人。卒年四十九。幼而敏，膽爽邁。年十八，舉於鄉。肅順納之幕中，復與王閔運契。一八五九年進士。嘗佐李鴻章德州軍幕，以直隸州知州發江蘇，兩權吳縣知縣，性剛峻，以治娼過激去官。晚年鬱鬱以終。

高

心夔工詩，取境曠刻，文亦如之，有陶堂志微錄。【高澗然】<sup>341</sup>雨農，清——一八一五頃福建光澤人。高騰之子。少與同里何長詔、長載兄弟以詩歌相應。和又與姚瑩相友善。一八零一年舉人。官內閣中書。旋告歸。澗然生平於世俗嗜好，一不繫懷。好治古文辭，與張紳遊，又深於春秋。所著有抑快軒文集七十三卷，詩音十五卷，論語私記二卷，福建歷朝官績錄四十卷，閩水綱目十二卷，圖一卷，光澤縣志三十卷，韓文故十三卷，習之文讀十卷，及春秋釋經十二卷。（均清史列傳）

【高邁】<sup>343</sup>唐——六八零頃渤海人。與弟秀俱歷官清要。中宗朝，以年老致仕而歸，一時傳爲盛事。邁著有賦集一卷（新唐書藝文志）

【高冲挑華車】<sup>35</sup>四本。北平流行俗曲。（說唱鼓詞大成書局石印本）

【高漫卿】<sup>36</sup>（或以爲陳與郊之化名）明——一五八九頃人。工作曲，有傳奇櫻桃夢、靈寶刀、麒麟屬及鸚鵡洲四種，總名詮癡符（曲海總目）陳繼儒爲之

作序。

【高澂】<sup>37</sup>（一作高澂）宗呂，號石門，又號霞居子，髯仙子，明一五四四頃侯官人。工畫山水人物，善隸草八分。從鄭善夫遊。能詩文，與傅汝舟齊名，爲才子之一。澂所著石門詩集，凡一卷。

【高啓】<sup>38</sup>季迪，元至明——三三六一至三三七四長洲人。卒年三十九。警敏，有文武才。博學工詩，尤遠史學家於北郭，與王行輩十人卜居相近，號「北郭十友」。又號「十才子」。張士誠據吳，名士響集，啓獨依外家，居吳淞江之青丘，自號青丘子。洪武初，（一三六八年）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尋擢戶部侍郎，固辭，放還田里。他歸居青邱，投書自給。知府魏觀，爲移其家郡中，旦夕相見甚歡。觀以改修府治獲罪被誅，他嘗爲觀撰府治上梁文，帝見之大怒，併逮至京，腰斬於市。年僅三十九歲。其詩有江館、青邱、吹臺、鳳臺、南樓、槎軒、姑蘇雜詠等集，凡二千餘首。自選定爲缶鳴集，凡九百餘首。他死後無子，其姪立於永樂初刻行之。至景泰初，徐庸緘拾遺逸，合爲一編，題

曰大全集，凡十八卷。清雍正中桐鄉金壇爲校正之，復加牋注。并其文曰鳧藻，詞曰扣舷，合二十四卷，重刻行世。啓的死狀極慘，而其得禍的遠，因據明史啓本傳說，因他嘗賦詩有所諷刺之故。究竟他所賦的是什麼詩，明史沒有明言，據後人的推測，以爲就是宮女圖一詩。所謂宮女圖詩是這樣的：女奴扶醉踏蒼苔，明月西園侍宴迴。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這詩似乎對於當時的後宮有所諷刺。所以錢謙益列朝詩集在這首詩下注道：「吳中野史載季迪因此詩得禍，余初以爲無稽。及觀國初昭示諸錄所載李韓公子姪小侯爰書，及高帝手詔豫章侯罪狀，初無隱避之辭，則知季迪此詩，蓋有爲而作。諷諭之詩，雖妙絕今古，而因此觸高帝之怒，假手魏守之獄，亦事理之所有也。」然據明史，豫章侯胡美坐法死，在洪武十七年（一三八四）二十三年韓國公李善長敗，帝手詔條例奸黨，言胡美因長女爲貴妃，偕其子壻入亂宮禁，事覺並伏誅。考其時距高啓之死已十多年，則因詩得禍之說，未爲可靠。清朱

葬尊亦頗不以爲然，他以爲啓集中又有題畫大詩：「獨兒初長尾茸茸，行響金鈴細艸中。莫向瑤階吠人影，羊車夜半出深宮。此則不類明初掖庭事二詩或

是刺庚申君而作，啓坐魏觀事以死，好事者因之附會也。究竟他是否爲宮女圖一詩而取殺身之禍，今已無法證實。但他爲了一篇上梁文，竟受腰斬的酷刑，其間必有遠因。他當元末，不做張士誠的官，屏居江村，吟詠自得。入明後，力辭戶曹，去之惟恐不速。他對於新朝，沒有多大情感，而對於舊朝卻頗有些黍離麥秀之感，在他詩裏常常可以見到的。如「重見花開非舊賞，初聞麥秀於新謠」如「山川寂寞衣冠淚，今古消沈簡冊塵」這些絃外之音，都是開國君主所不喜的。而況他於隱士身分中帶有不少狂士的色彩，如青邱子歌所云「不肯折腰爲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像這種傲岸不撓的態度，又是爲專制皇帝所深惡的。明太祖是一個刻薄寡恩的人，用細故以誅戮他平日所猜忌或嫌惡的文人，又是他的慣技。劉基、宋濂尚不得善終，何況高啓！所

高

以他的橫遭冤誣的原因，固不必定指爲宮女圖一詩，但太祖早就嫌惡他而借魏觀之獄以殺之。那是可以斷言的。

「高啓詩」啓天才高逸，實據明一代詩人之上。他的態度頗有幾分像李白。如他的青邱子歌說：青邱子，服而清本是五雲閣下之仙卿。何年降謫在世間？向人不道姓與名。躡履屐遠遊，荷鋤懶躬耕。有劍任羞澀，有書任縱橫。不肯折腰爲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好覓詩句，自吟自酬賡。人家稱李白爲天上謫仙，他卻自比於「五雲閣下之仙卿」。李白不肯「摧眉折腰事權貴」，他也不肯折腰爲五斗米。誰說古今人不相及呢？他做詩成了癖，幾乎一天到晚沈醉在詩裏。青邱子歌又說：朝吟忘其饑，暮吟散不平。當其苦吟時，兀兀如被醒。頭髮不暇栉，家事不及營。兒啼不知憐，客來不果迎。……他這樣的一天到晚做詩，既不想標榜自己的詩名，更不和流俗爭短長。所以當時楊維禎以詩稱雄東南，弟子數千人，尚險怪靡麗之習，他獨屏居江村，歌唱他自己的詩。青

邱子歌又說：江邊茅屋風雨晴，閉門睡足詩初成。叩壺自高歌，不顧俗耳驚……但他自己很知道自己的詩的好處，在青邱子歌裏曾經這樣的贊美過：微如破懸蟲，壯若屠長鯨。清罔吸沆瀣，險比排崢嶸。露霽晴雲披，軋軋凍州萌。高攀天根探，月窟犀照牛渚。萬怪呈妙意，俄同鬼神分。佳景每與江山爭，星虹助光氣。煙露滋華英，聽音諧韶樂。咀味得太羹，世間無物爲我娛。出自金石相轟鏗……其自負亦頗不淺。

四庫提要說他的詩「擬漢魏如漢魏，擬六朝似六朝，擬唐似唐，擬宋如宋，凡古人所長，無不兼之……特其摹倣古調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間。譬之楮臨楔帖，究非雙黃硬鈎者可比。」前人做詩，爲格調所限，摹倣古調原是不不得已，但精神意象卻是詩的生命。否則學像了古人，忘却了自己，那便是「詩匠」，算不得詩人了。高啓的詩，其長處就在用古人的調子而說自己的話，所以硬派他某詩體近漢魏，某詩直追唐宋，未免滑稽而多事。如他的兵後出郭是一首描寫亂後光景的好詩，如說他「直摩杜陵之壘」

便是廢話。又如秋柳：格調辭華，都臻妙境，在唐人集中也是難得的佳作，我們說他遠追盛唐，已屬多事；倘拿來和王士禛的秋柳詩相比較，而批評其短長，那更滑稽了。其他如去年築城卒霜壓城下骨，今年築城卒汗灑城下塵。大家舉杵莫住手，城高不用官軍守（築城詞）這詩是諷諷元末張士誠拉浙西民夫築杭州城。同時劉基也做了一首，其末句爲「獨不念至元延祐年，天下無城亦無盜」便拙劣淺露，失卻詩趣了。又如梅花，送沈左司從汪參政分省陝西任，由御史中丞出。送陳秀才還沙上省墓，各有不同的境界，而同爲後人傳誦。總之高啓的詩，是高啓自己的詩，既沒有元末纖穠之習，又不像後來前後七子的摹倣古人，餽釘成篇。所以清汪端說：「青邱詩衆長咸備，學無常師。才氣豪健，而不劍拔弩張，辭句秀逸，而不字雕句繪。俊亮之節，醜雅之旨，施於山林江湖臺閣邊塞，無所不宜。」然亦有對他表示不滿者，如沈德潛說他「才調有餘，蹊徑未化，故一變元風，未能直追大雅」。沈氏的批評，未免有門戶之



見頗爲後人警議。汪端就很不服氣，她質問沈氏說：「然則必如空同古詩，滄溟樂府，摹擬餽釘，局促隸下，乃可謂直追大雅耶？」

【高爽】<sup>400</sup>梁一五零二頃廣陵人。工屬文。齊永明中，贈衛軍王儉詩，爲儉所賞。及儉領丹陽尹，舉爽郡孝廉。天監初，歷官中軍臨川王參軍。出爲晉陽令，坐事繫治，作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得免，不久即卒。

【高士記】<sup>401</sup>一本明王廷訥撰。傳奇。

【高士談】<sup>00</sup>子文，一字季默，宋至金——？一一四六時人有詩名。宣和末，任忻州戶曹。入金爲翰林直學士。有蒙城集。行世。宇文虛中起事失敗，繫獄。金人不能得其反跡，乃以其家多藏中國圖書爲謀反之之證。虛中道「死自吾分，至於圖書，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談圖籍尤多於我，豈亦反耶？」有司承風旨，并殺士談。時論寃之。（本傳）但士談詩有「旅跡何時定，歸心不厭南」，淚眼依南斗，難忘故國情。」又詠棟棠云「流落孤臣那忍看，十分深似御袍黃！」

高

「則士談身雖仕金，心不忘宋，與宇文虛中同。其及於禍，與虛中亦必有同謀，不過金人恐因此激起漢族仕金者和南方的民族情感，不願宣布真相罷了。」

【高士奇】<sup>4</sup>澹人，號瓶廬，又號江村。清——一六四五至一七零四浙江錢塘人。卒年六十，以國學生就試京闈，不利，賣文自給。新歲爲人作春帖，自爲句書之，偶爲聖祖所見，旬日中三試皆第一，命供奉內廷。官至吏部侍郎。卒，諡文恪。士奇性嗜學，多見異書，著有經進文稿、天祿識餘、讀書筆記、扈從日錄、隨筆集、城北集、苑西集、清吟堂集、春秋地名考略、左傳國語輯注（均清史列傳）左傳紀事本末、松亭行紀、塞北小鈔、江村銷夏錄、北野抱瓮錄、金齋退食筆記、唐詩揆藻、編珠……等。

【高克禮】<sup>4021</sup>敬臣（一作敬德）號秋泉，元——一三三二頃河間人。性淡泊，以蔭官至慶元理官。爲政以清淨爲務，不尚苛刻。克禮工古今樂府，有名於時。嘗和揚維楨西湖竹枝詞。所作散曲，今見雁兒落過德勝

令二支。

【高克恭】彥敬，號房山，宋至元——二四八至一三一零，其先西域人，占籍大同，后居燕京。卒年六十三。善書墨竹，造詣精絕。又工詩。官至大中大夫，刑部尚書。克恭所著詩，有房山集（元詩選）。

【高有二姑娘十二個月】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40,222

【高斯得】不妄，宋——二四一，頃邛州蒲邱人。少從李坤臣學。一二二九年舉進士，授利路觀察推官。

瑞平二年（一二三五年）父稼死，事于沔。時元兵屯沔，斯得潛行至其地，奉遺骸以歸，無意仕進。李心傳

方修四朝史，辟為史館校勘。屢言事，牽愴懼，合力排擯。斯得求補外，出知嚴州。屢辭不許。累擢起居舍

人，權工部侍郎，兼同修國史。進高宗繫年要錄綱目，

帝善之。歷官至參知政事，同提舉編修。敕令及經武

要略，以論賈似道誤國，留夢炎乘間罷之。斯得著有

詩膚說，儀禮合抄，增損刊正杜佑通典，徽宗長編，孝

宗繫年要錄及恥堂文集（均宋史本傳）。

【高棟】一名廷禮，字彥恢，號漫士，元至明——三

五零至一四二，福建長樂人。卒年七十四。永樂間，徵為翰林待詔，陞典籍。棟工詩，為「閩中十才子之一」。著有嘯臺集二十卷，木天清氣集十四卷。

【高棟文學觀】嚴滄浪所主張的盛唐模範，完全表露於高棟的唐詩品彙。唐詩品彙是專就聲律與象詞致（簡括的說，就是明朝人所常常說的「格調」）上面，將唐一代的詩人，分出品彙來，他的總敘說：「有唐三百年詩衆體備矣，故有往體近體長短篇五七言律句絕句等製，莫不興於始，我於中流於變，而侈之於終；至於聲律與象文詞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略而言之，則有初唐盛唐中唐之不同，詳而分之，貞觀永徽之時，虞魏諸公稍離舊習，王

楊盧駱因加美麗，及劉希夷上官儀……此初唐之始製也。神龍以還，洎開元初，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

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聲，蘇張之大手筆，此初唐之漸盛也。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

沈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王昌齡……高適，岑參，李頎，常建……此盛唐之盛也。大曆貞元中，

五零至一四二，福建長樂人。卒年七十四。永樂間，徵為翰林待詔，陞典籍。棟工詩，為「閩中十才子之一」。著有嘯臺集二十卷，木天清氣集十四卷。

【高棟文學觀】嚴滄浪所主張的盛唐模範，完全表露於高棟的唐詩品彙。唐詩品彙是專就聲律與象詞致（簡括的說，就是明朝人所常常說的「格調」）上面，將唐一代的詩人，分出品彙來，他的總敘說：「有唐三百年詩衆體備矣，故有往體近體長短篇五七言律句絕句等製，莫不興於始，我於中流於變，而侈之於終；至於聲律與象文詞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略而言之，則有初唐盛唐中唐之不同，詳而分之，貞觀永徽之時，虞魏諸公稍離舊習，王

楊盧駱因加美麗，及劉希夷上官儀……此初唐之始製也。神龍以還，洎開元初，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

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聲，蘇張之大手筆，此初唐之漸盛也。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

沈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王昌齡……高適，岑參，李頎，常建……此盛唐之盛也。大曆貞元中，

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閑曠，錢郎之清贍，皇甫之沖秀，秦公緒之山林，李松一之臺閣，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際，則有柳愚溪之超然，符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張王樂府，得其故實，元白序事務在分明，與夫李賀盧仝之鬼怪，孟郊賈島之饑寒，此晚唐之變也。降而開城以後，則有杜牧之之豪縱，溫飛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他若劉滄、馬戴、李頻、李羣、玉輩……此晚唐變態之極，而遺風餘韻猶有存焉……靡不有精粗，邪正長短，高下之不同，觀者苟非窮精闡微，超神入化，玲瓏透徹之悟，則莫能得其門而臻其閭奧。今試以數十百篇之詩，隱其姓名，以示學者，須要識得何者為初唐，何者為盛唐，何者為中晚，又何者為王楊盧駱……何者為李杜……辨盡諸家，剖析毫芒，方是作者。」嚴羽的宗旨，到這裏可算得發揮盡致了。總是以聲律與象為主要，要有玲瓏透徹的妙悟，對於初盛中晚各家詩，必須辨明各有一副言語，掩其人名，一讀便能分曉。句句話都是嚴羽的中心結晶的議論。所以高

高

棟也專以「辨盡諸家剖析毫芒」為第一等的工夫。他的意思，是把這些人的詩分別出品彙來，按照源流正變的品次，使人諷誦自得，所以他很少加以評語。即是期望讀者自己以「無迹可求」的超越精神，達到玲瓏透徹的妙悟，辨出各人各時代的聲調。高棟這個書的首卷，有歷代名公敘論一卷裏面，引嚴羽的話最多最備，隱然奉為圭臬。揣摩與象格調，儼然唐音，遂成了明詩的特色，而高棟此書，據明史文苑傳說：「終明之世，館閣以為宗，厥後李夢陽何景明等摹擬盛唐名為崛起，其胚胎實兆於此。」高棟此書，就五七言各體之中，各分「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流」九格，大略以初唐為正始，盛唐為正宗，為大家，為名家，為羽翼，中唐為接武，晚唐為正變，為餘響，方外異人等為旁流。譬如五言古詩，即以初唐四傑等人為正始，以陳子昂、李白為正宗，以杜甫為大家，以王孟韋柳等為名家。七言律詩，即以沈佺期、宋之問等為正始，以崔灝、李白、王維、李頎、孟浩然於正宗，以

杜甫爲大家。如此等等分類，不暇細引。他心目中，總是以初唐與盛唐之初，幾個人爲正式宗主，認唐人詩終是另有一種聲容，上不同於漢魏六朝，下不同於宋以後，要推求此理，必非於音律體製上求之，所以高棟的總敘上，又借當時楊伯謙的唐音集，來表明自己的意思。他說：「前哲採摭羣英，哀成一集……唯近代裏城揚伯謙氏唐音集，能別體製之始終，審音律之正變，可謂前唐人之三尺矣……」這「別體製」與「審音律」，即是他一書的眼目。像杜詩向來公認爲集大成，集大成就是不必專限於唐一代的意思，唐人自己選唐詩，都往往不選杜詩，譬如殷璠河嶽英靈集，高仲武中興間氣集，韋縠才調集，這些集皆不錄杜。嚴羽也說：「衆唐人是一樣，少陵是一樣，韓退之是一樣。」高棟所以多以初唐和盛唐之初那些人爲正宗，而多不以杜爲正宗，也是力從音律製製上，辨別唐詩的特別面目。他的總序最後幾句就說：「誠使吟咏性情之士，觀詩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時，因時以辨其文章之高下，詞氣之感衰，本

乎始以達其終，審其變而歸於正，則優游敦厚之教，未必無小補云。」這審變調而歸於正宗的意思，說得更顯明了。後來錢謙益最攻擊這種詳分時代的辦法，謙益贈王貽上的詩，有「初盛列中晚，畫地坐陞牢，妙悟掠影響，指注闡釐毫」幾句話，正是對此而發也。因爲明人動輒高言初唐盛唐，膚殼影響之說，流弊太大，所以他在明末，就大聲疾呼，欲救此病，不過嚴羽的議論，我前邊已討論過了，也不是完全高張門戶，不能融會貫通的人。他提出盛唐以救宋詩之弊，到了高棟就專本此意，詳細分析，而明人又尋流而忘返，也難怪錢謙益有這樣的攻擊。但就高棟此書而論，在當時不爲無功。清四庫總目說：「宋之末年，江西一派，與四靈一派，併合爲江湖派，猥雜細碎，如出一轍，詩以大弊。元人欲以新豔奇麗綺之，迨其末流，飛卿長吉一派，與虛仝馬異劉又一派，併合而爲纖體，妖冶假詭，如出一轍，詩又大弊。百餘年中，能自拔於風外者，落落數十人耳。明初閩人林鴻，始以規仿盛唐立論，而棟實左右之，是集其職志

也。」爲救元末之弊，高棟此書，不可不出。至於劃分初盛中晚，本是根據時代風氣，也不是無稽之論，四庫總目又說：「暇斷之論，亦大概耳，寒溫相代，必有半冬半春之一日，遂可謂四時無別哉？」唐宋之分，本是朝代之名，朝代可以渾括言之，至於時世一治亂盛衰，與人情之悲歡離合相激相附，自各有其以時異以人異之面目，如果照錢謙益贈王貽上詩所說：「有唐盛詞賦，貞符堂元苞……千燈成一光，異曲皆同調。」豈不太儻侗麼？況且初盛中晚，大體上分明各有一副言語，無非根據各人的時代各人的遭際各人的性情而自有差別，如果一概不論，豈不反與知人論世之義相違背麼？批評家的議論，往往爲救弊而發，救人之弊，而自己的弊病，也不覺生於不知不覺之中，這是無可如何之事。■本來古時論詩，也有專誦本詩自求其意，而不必一定要考其人考其事。譬如詩三百篇，本不必一定要小序，我們看孔子孟子時時說詩，左傳禮記所引詩，以及韓詩外傳所纂記的詩說，多是不管作詩的本事本人，由端

高

者玩味本詩的文句，而發揮其辭理。孟子說：「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這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鷓鴣一詩，固是周公所作，但孔子說這個話的時候，就是離開本事本人，而以己意求得其辭理，所以他說：「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心目中必是先觀本詩，而後推想到作詩的人，並非先把周公之爲人，放在腦筋裏，然後始發此言。如若不然，他應該說：「周公其知道乎？」了。左傳所載吳季札到魯國來觀樂，聽了所奏的詩，他能一辨別是某國某國的風。譬如魯人爲之歌，邶鄘衛他聽了之後，就說：「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原來奏詩的時候，並未曾先告他是衛風，他聽了之後，自己會判斷出來。這種情形，正合於作詩之本義，因爲詩與文不同，文要直說詩要含而不露，含而不露，即是不耍直率，不要把真人真事平鋪的寫出來。要聽讀者諷玩本文，而自得其諷諭不言之意。所以當初採詩的

時候，本是專以一國的風氣爲主，未嘗計較一篇篇的作者或一篇篇的本事。詩三百篇之有序，無論是國史所題，或是孔門弟子所作，都是讀者攷求古今事勢，博稽掌故，或根據傳說而作，但斷乎不是詩人自己作的，這一點是毫無可疑。如果詩人把自己作詩的原意原事，和盤底說出來，那末，他作一篇明白曉暢的文章，豈不更清楚，何必又彎彎曲曲底再作詩呢？他所以要作詩，正是要人專就他詩的本文——不必借助於詩以外的材料——領略他的情感，於是詩人的情感和讀者的情感，自然能夠不知不覺的融會起來，這就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和「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的道理。我們看左傳所載那些稱詩以見己志的人，不知多少，他們用起詩來，用得何等活潑玲瓏，足見得他們平日讀詩，讀得何等有「妙悟」了。本來詩這件東西，是古時教士子的主要科目，起初固沒有小序，更沒有傳箋註疏，都是就本文上誦誦。漢書藝文志，不是說古時人讀經，都是存大體玩經文嗎？後來小序

和箋釋注解的書。一天一天的多，讀詩者繼續於小序和箋釋之言，處處求事實，處處求解說，往往連本文都不顧，結果充滿腦筋的，盡是注解之言，而詩的本文，反而忘記，還說得上什麼吟咏性情呢？宋朱子捨棄小序，獨中己意，未嘗沒有緣故。我們看尚書裏說到詩的欣賞，從「詩言志，歌永言」一直說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這幾句實在是雙關的話，就做詩的人一方面講，從「詩言志」一直做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纔算圓滿。就讀書的人一方面講，起初實在沒有法子，立刻知道這個詩人的「志」是何種樣子；如果想知道詩人之「志」，一定先要從「八音克諧」上注意起，由「八音克諧」而知其「律和聲」，由「律和聲」而知其「聲依永」，由「聲依」而知其「歌永言」，由「歌永言」而後知其「詩言志」。這永就是我國最早的教人欣賞詩的方法。後來周禮上說的「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又何嘗不是這樣意思；我在上卷頭幾章裏，已經略略的討論過。吳季札讀詩的方法，尤其顯明。後人未

讀詩的本文以前，先把這些序傳章句，記在腦中，好像先有了成見似的，於是愈解愈煩，愈解而詩的本義愈不見，這是把知人論世的意思誤會了。孟子說：知人論世，本是告訴那已經先讀過詩的本文的人，所以他又說：「說詩者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這就是教人要就詩的本文，窺測詩人的意志，不是教人先不管詩的本文而妄言知人論世的，他所說：「以意逆志」，尤其是教人讀詩的時候，要自運靈心，由文以深索其志，而不必先借助於別的材料，不必先懷別的成見，繚繞於事實理論的人，實不免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了。後世的批評家，像昭明太子，像劉勰，這種規模廣大的人，都還能兼重文章本身的「辭」和文外的「理」。唐人論詩，像司空圖，也是很廣大的。到了宋人，往往專尚理趣，而在詞調興象上講求。在好的一方面說，當然是剝膚存液，直露真性，樹立文學界的清風亮節，但其流弊太過，以質勝文，太過刻露，失了文學的美境，處處講知人論世，而每每忽略了「文」的本質。左傳引孔子

高

的話，不是說：「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嗎？專求言以足志，而忽略了文以足言的「文」，似乎是不可以的。然則這個「文」又何求法呢？嚴羽提出「參詩」之法。他滄浪詩話上說：「詩道亦在妙悟……試取漢魏之詩而熟參之，次取南北朝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之詩而熟參之，次取開元天寶諸家之詩而熟參之，次獨取李杜二公之詩而熟參之……又取晚唐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又取本朝蘇黃以下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其真是非，亦有不能隱者。」這「熟參」的方法，就是擺落一切枝枝節節的解說，專取本詩反覆吟玩。嚴羽又說：「詩之法有五，曰體製，曰格力，曰氣象，曰興趣，曰音節。」大致是就這幾點來熟參之，熟參之久，自然可以一旦得著玲瓏透徹的妙悟了。高棅把嚴羽這種意思解得更透徹，上邊引他唐詩品彙總序裏所說的「誠使吟咏性情之士，觀詩以其求人，因人以知其時，因時以辨其文章之高下，詞氣之盛衰」又所說的「觀者苟非窮精闢微，超神入化，則玲瓏透徹之悟，莫得其門……

文

〇——九三

「正是和我所說先由詩的本文，以通詩人之言，由詩人之言，以通詩人之志的道理是一樣，所以嚴羽和高棟，更明白的教讀詩者，在未讀之先，不必知道作者是誰，不妨將人名掩起來，一望而知爲何時代何體製的詩，那纔算是善讀詩的人。這種意義，確是很重要，文學和別的東西不同，也未嘗不在這一點，本身的聲容和氣象可以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不在乎他所說的是什麼理論，什麼事實。六經中的詩教，也正是如此，六經各明一教，詩和易書春秋不同，豈不是顯然的麼？高棟專分別品彙，不贊一詞，不加評釋，使人自己玩出源流正變的聲音，未嘗不合於詩三百篇風雅正變的分類。他所說「本乎始以達其終，審其變而歸於正，則優游敦厚之教，未必無小補。」豈非拿詩三百篇的「雅頌各得其所」的意見，存在胸中麼？<sup>438</sup>方回瀛奎律髓，正和高棟的書立，在相反的地位，方回專以詩的內容情事爲類別，而所討論的多是詩外的人事和文字的技术，不是從外面涵泳詩的體製音調，宋人家法略可代表。但他和高

棟這書，實在可以互爲醫藥。高棟的好處，是有功於唐音，亦暗合三百篇的書式。但是我上卷頭幾章裏本早講過，古詩皆可合樂，不是徒詩，所以古詩的看，法當然必先從音調上着眼，到了孔子之門，已是比較的偏重文義了。後世的詩，根本不入樂，比較算是文字一方面的東西，如果專從聲容格調上講，而不求情理，流弊所極，實在難免「浮光掠影」之譏。明史高棟傳說：「論者謂其所采擇，嚴於音節，疏於神理。」已經有人看出流弊了。況且嚴羽所說的「空中音，象中色，水月鏡花，羚羊挂角」本太過渺茫，不合詩道。自高棟此書出，明朝詩人又承流不返，大家虛擬揣摩，不見性情，但見虛殼，不見骨格，但見浮聲，方回的書對於這種流弊，未嘗不是救藥。至於原來剝膚存液，剝得太過，猖狂輕肆而無法紀，自是宋詩元詩的流弊，在明初的時候，自不得不有高棟此書乘時而出。<sup>438</sup>

【高越】<sup>438</sup>冲遠，後晉—九四零頃燕人。清警有才思，文名盛於北方。盧文進有女，美慧善文，時稱女學士。



越幕而往謁文進，文進遂以女妻之。後隨文進南奔，初投鄂帥張宣，久不見知，復入南唐，與江文蔚並以詞賦知名。詞人言體物者，以江高爲首。李昇愛其文章，以爲祠部員外郎。與隱士陳曙爲物外交，淡然不志榮利。李煜時官至左諫議大夫，卒諡穆。越頗好釋氏之學，著有舍利塔記等書。

【高栳】則成，元一二九七頃燕山（或以爲與高明同郡）人，作琵琶記者，或謂方國珍據慶元時高明者，避地鄞之標社，以詞曲自娛。因感劉後村詩「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爭唱蔡中郎」之句，乃作琵琶記。余考高明，温州瑞安人，以春秋中至正乙酉第。其字則誠，非則成也。（堯山堂外紀卷七十二）明初詞家多謂高栳作琵琶記其實作琵琶記者，係高明而非高栳。明長子碩學，爲時名流。投處州錄事，辟丞相掾。方國珍叛，省臣以溫人知海濱事，擇以自從。與幕府論事不合，國珍就撫，欲留置幕下，即日解官。旋寓鄞之標社沈氏樓居。因作琵琶記。記成時，清夜按拍歌舞，几上蠟炬二枝，光忽交合，因名曰瑞光樓。明

太祖聞其名召之，以老疾辭還，卒於家。所著有柔克齋集。高栳小令，北詞居多。高明皆南曲套數。栳之殿前歡，題小山蘇堤漁唱云：「小奚奴，錦囊無日不西湖。才華歷盡香奩句，字字清殊。光生照殿珠，傾等連城玉。名重長門賦，好將如意擊碎珊瑚。」甚佳。【高翥】九萬號菊圃，宋一一八九頃餘姚人。僅知他是孝宗時的一個遊士，著有菊圃集二十卷，今存信天巢遺稿一卷。

【高坡異纂】二卷，明楊儀撰。是編乃志怪之書。

【高荷】子勉，自號還還先生，宋一一零零頃荆南（書錄解題作江陵）人。從黃庭堅學詩。元祐中太學生。晚年爲童貫客，得官蘭州通判。終直龍圖閣。荷著有還還集二卷（文獻通考）黃山谷嘗跋其詩云：「子勉作詩，以老杜爲標準，用一字如軍中之令，置一字如關門之鍵，而充之以博學，行之以溫恭，蓋天下士也。」

【高蘭香還魂】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高蘭香遊地獄】北平流行俗曲。寶文堂木刻本。

【高芝仙<sup>443</sup>】顧子山眉綠樓詞，有過秦樓天津旅舍和女子題壁之作，并附跋原詞云：月舊愁新，宵長夜短，今夜如何能睡。燈疑淚暈，酒似心酸，一樣斷腸滋味。獨自背著窗兒，數盡寒更，懶尋鴛被。更空槽馬，嚙荒郵人語，嘈嘈盈耳。空歎息，落絮沾泥，飛花墮溷，往事不堪提起。美人紅拂，俠容黃衫，不信當時若此。試問茫茫大千，可有當年。崑崙奇士，提三尺青萍，訪我枇杷花裏。近人嚼梅咀雪庵筆錄，亦載此事云：「天津旅店舊傳有高芝仙校書題壁詞，調寄過秦樓。」按其詞，即顧氏所見者。後有跋語，則顧氏所未錄。意其時或先遭剝蝕矣。跋云：「妾本良家女，爲匪人所誘，誤墮風塵。父母早亡，叔氏又病，門戶衰微，勢力薄弱，遂無能與爭衡者。荏苒三年，朝夕惟以眼淚洗面。紛紜人海中，古押衙向何處求耶？北平高氏第三女芝仙留題。」又燕山孫詩樵餘墨偶讀亦紀其詞，并云：「後訪潘紱庭封翁螻園詞，謂有客近自天津來者，能舉其形貌居址者，言全稿尚多，大致悽婉動人。」嗚呼！有才如此，淪落北里，吾知風塵中其身世

遭遇如高女者，正不知其幾何也。〇〇〇

【高孝本<sup>441</sup>】大立號青華，清一六四九至一七二六后浙江嘉興人。年在七十九歲以外，一六九一年進士官績溪縣知縣。年四十始學爲詩。罷官后，放浪山水以老。孝本著有困哉叟詩鈔八卷，凡分十七集。【高攀龍<sup>445</sup>】雲從一字存之，號景逸，明一五六二至一六二六無錫人。卒年六十五。登萬曆進士，授行人，以疏詆楊應宿，謫揭陽典史，家居近三十年。熹宗時，累官左都御史，發崔呈秀織狀，爲魏忠賢所惡，削籍歸。璫復矯旨逮問，肅衣冠草遺表，投池中死。崇禎初，諡忠憲。攀龍文格清遠，詩意沖澹，爲當代大儒。與顧憲成修復東林書院，講學其中。憲成卒，攀龍專任講席，世稱「高顧」。著有高子遺書十二卷，及周易易簡說、春秋孔義、二程節錄、正蒙釋等。【高攀龍詩】其爲詩亦尚清真，而沖澹入古，不事俳佻，足拔戟自成一隊。有高子遺書十二卷，其第六卷，則詩也。大抵無心學陶，天趣自會，以視公安之俳俚雜出者，何啻雅俗之別。然後知滌王李之富麗而

返正始之元音者，當在此而不在彼也！

【高若訥】<sup>446</sup>敬之，宋——九九七至一零五五本井州榆次人。徙家衡州。卒年五十九。強學善記，精於天文，兼通醫學，雖國醫皆屈服。第進士，補彰德軍節度推官。累官起居舍人，知諫院。范仲淹坐言事奪職，余靖尹洙論救，均貶斥。歐陽修移書責若訥，若訥忿，奏貶修夷陵令。官至參知政事，爲樞密使。畏惕少過，而前駟馭路人輒至死，被劾，罷爲觀文殿學士。卒，諡文莊。若訥著有文集二十卷。（宋史本傳）

【高老莊】<sup>447</sup>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高老莊】<sup>2</sup>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高老莊收猪八戒】<sup>2</sup>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高老莊收八戒】<sup>2</sup>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高觀園】<sup>46</sup>賓王，宋——一一九零頃山陰人。工詞，與史達祖友善，常相唱和。觀園詞有竹屋癡語一卷。

【高觀園詞】所作樂章一卷，名曰竹屋癡語；高郵陳造爲之序，謂其出自美成和白石，而與達祖爲同

高

調。古今詞話云：「高觀園精於詠物，竹屋癡語中最佳者，有御街行、咏輪、咏簾、賀新郎、詠梅、解連環、詠柳、祝英臺、近詠荷、少年游、詠草，皆工而入逸，婉而多風。」其御街行詠轎云：藤筠巧織花紋細，稱穩步如流水。踏青陌上雨初晴，嫌怕溼文鴛雙履。要人送上，逢花須住，纔過處，香風起。裙兒掛在簾兒底，更不把窗兒閉。紅紅白白簇花枝，恰稱得尋春芳意。歸來時晚，紗籠引道，扶下人微醉。賓王詠梅之作，詞極雅妙，雖如白石的暗香疏影，也是趕及不上的。詞云：月冷霜袍擁，見一枝年華又晚，粉愁香凍。雲隔溪橋人不度，的皪春心未縱。清影怕寒波搖動，更沒纖毫塵俗態，倚高情，預得春風寵。沉凍蝶，挂么風。一盃正要吳姬捧，想見那柔酥弄白，暗香偷送。回首羅浮今在否，寂寞煙迷翠壠。人爭奈，桓伊三弄，開遍西湖春意爛，算羣花正作江山夢。吟思怯，莫雲重（賀新郎）他除詠物而外，言情亦工，其代人所作之江城子詞云：綠叢籬菊點嬌黃，過重陽，轉愁傷。風急天高，歸雁不成行。

此去郎邊知近遠。秋水闊，碧天長。郎心如妾妾如郎；兩離腸，一思量。春到春愁，秋聲亦淒涼。近得新詞知口怨，妾無訴，泣蘭房。至其中秋夜懷史梅溪之齊天

樂詞，則是姜白石稱之為徘徊宛轉，交情如見者。晚雲知有關山念，澄霄捲開新霽。素影中分，冰盤正溢，何啻嬋娟千里。危欄靜倚，正玉管吹涼，翠觴留醉。記

得清吟，錦袍初喚醉魂起。孤光天地共影，浩歌誰與舞。淒涼風味。古驛烟寒，幽垣夢冷，應念秦樓十二。歸

對此，想斗插天南，雁橫遼水。試問姮娥，有愁誰與寄？

1009

【高素齋集】二十九卷。明黃姬水撰。其詩如北里名姬，作酒斜時出俊語。

【高東井詩選】清嘉慶間高文照撰。

【高嶼】子奇，唐至宋一。九零二至九八五后開封雍丘人。年在八十三歲以上。九三五年左右舉進士

乙科。四遷魏博觀察支使。周顯德中（九五七年左右）符彥卿奏署掌書記。後復為天雄軍掌書記。以

病免，居於魏。太宗以舊誼，擢其子南金第，拜嶼左補闕致仕，賜錢十萬。嶼有清節，力學強記，手寫書千餘卷。居魏三十年，為人愛戴。後卒於家。

【高成借盟嫂】一名馬紅眼。上當北平流行俗曲。寶文堂木刻本。

【高拱】肅卿，明一五一二至一五七八新鄭人。卒年六十七。三續疑年錄作生於正德八年，卒於

萬歷七年，年歲同。此從歷代名人年譜。一五四一年進士。選庶吉士，踰年授翰林編修。累遷文淵閣大

學士。拱始與徐階親善，為所引進。及驟貴，負氣屢與之忤。又以私怨逐胡應嘉，頗為眾論所訐。拱亦不自安，遂乞歸。隆慶中復召為大學士，益專橫，常與階修

隙。然熟練政體，有經濟才。累進上柱國，中極殿大學士。神宗時為張居正馮保所排解職歸。後數年卒。諡

文襄。拱學問廣博，著述甚富。有高文襄公集四十四卷，玉堂公草十卷，外制集一卷，政府書答四卷，及病

擢遺言本語，春秋本旨，日進直講，防邊紀事，掌銓題

稿，繪扉內外稿……等。

【高蟾<sup>57</sup>】唐——八八一頃河朔間人。家貧。工詩，氣勢雄偉。性倜儻，然尚氣節，雖人與千金，非義勿取。十年場屋，未得一第，自傷運蹇，有「顏色如花命如花」句。與郎中鄭谷為友，酬贈稱高先輩。八七六年以馬侍郎之力荐，始登進士。乾甯中（八九六年左右）官至御史中丞。蟾著有詩集一卷（新唐書藝文志）。

【高則原遺稿】不分卷。清仁和高式青撰。有心太。平室紅格鈔本。

【高明<sup>67620</sup>】則誠，元——一三五四頃温州瑞安（玉山草堂雅集及列朝詩集作永嘉平陽）人。以春秋中一三四年第，授處州錄事。後改調浙江闕菴都事，轉江西行台掾，又轉福建行省都事。方國珍叛，省臣以明溫人知海濱事，擇以自從。後仍以江西福建官佐幕事，與幕府論事不合。國珍就撫，欲留置幕下，即日解官。旋寓鄞之櫟社沈氏樓居，以詞曲自娛。因作琵琶記。記成時，清夜按拍歌舞，几上蠟炬二枚，光忽交合，因名曰瑞光。樓明太祖聞其名，召之，以老病辭。

歸卒於甯海。傳奇之有琵琶記，比之雜劇之有西廂記。琵琶記共有四十二齣，譜趙五娘尋夫事，明人均誤以為高拭作。明太祖曾云：「五經四書如五穀，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記如珍羞百味，富貴家豈可缺耶？」即此數語，可見牠在那時聲價的一斑了。所作詩文，有柔克齋集。

【高明詩】今人皆知傅明為戲曲名家，而不知他善作詩。他和趙子昂題岳王墓詩，陶南村輟耕錄評為「讀此詩而不墮淚者幾希」云云。可知其感人之深。詩云：「莫向中原歎黍離！英雄生死係安危。內庭不下班師詔，朔漠全歸大將旗。父子一門甘仗節，山河萬里竟分枝。孤臣尚有埋身地，二帝游魂更可悲。」高明又有題青山白雲圖詩，并跋也。可見他朋友間情感的深厚。詩云：「昨夜山中宿雨晴，白雲綠樹最分明。茅堂早起無他事，去看溪南新水生。」跋云：「此余往日在越中寄倪君仲樞之詩。今十餘年矣，意其不投之苦海，則亦當供醬蒙矣。仲樞乃裝潢為卷帙，列之於諸名勝間，刻當時雲轆轤，世方以斯。」

文交高閣，高仲雅於朋友之片言隻字，亦無遺去，亦可見其好尚之清，交道之厚，而不爲世變所移者也。惜余之學問名位，視往日不少加進，徒負故人期待之意耳。展卷一覽，慨歎不已，因書於左方以自警云。

1102x

【高明曲】明作琵琶記，被稱爲南曲之祖。關於琵琶記故事的來歷，有謂譏其友人王四者，王四嘗爲菜傭，顯達後，遂棄其妻周氏，而坦腹於時相不花家。則誠作記以諷之。「琵琶」有四王字，以影王四。「蔡邕」與「菜傭」諸聲，百家姓中「趙」字首列，「周」字居五，故稱趙五娘不花家牛渚，故稱牛丞相，或謂元人呼牛爲不花。記中張太公，則誠自寫也。又有人說此記乃牛僧儒之子繁，與其友人蔡生事，記中所講皆事實也。事見說郛所載唐人小說中云云。這件故事，在南宋初業已流行，已編入民間說唱中。陸游詩云：「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小舟遊近村）則誠之琵琶，恐即撮拾盲翁所說唱的故事，不關王四什

麼的。惟其來源是否出自唐人小說，則未遑深考。即使有之，爲什麼不直稱蔡生而乃誣譏賢者，使中郎在地下還蒙此惡名呢？這又是一無可解答的疑點。

67027  
【高鳴】雄飛金至元——二零九至一二七四真

定（陳衍元詩紀事作岢嵐）人。卒年六十六。少以文學知名。諸王旭烈兀將征西域，聞其賢，遣使召之。鳴陳西征二十餘策，即薦爲彰德路總管。世祖即位，詔爲翰林學士，歷侍御史，風紀條章多其裁定。遷禮部尚書，卒。鳴著有文集五十卷。（元史本傳）

6712  
【高鸚】蘭野，號紅樓外史。清——一七九五頃漢軍

鑲黃旗人。一七八八年舉人，與詩人張問陶同年。乾隆六十年中進士。嘉慶六年（一八零一年）以內閣侍讀爲順天鄉試同考官。十四年，考選江南道御史，刑科給事中。鸚在中進士之前，補作紅樓夢四十回，並作序例，與曹霽原作八十回合刻行世。故張問陶贈以詩，有「豔情人自說紅樓」句。

【高鸚增補一百二十回本紅樓夢】有乾隆平

亥(五十六年)程偉元第一次活字印本,有程偉元

序高鶚序,圖像二十四頁,前圖後贊,正文半葉十行,

行二十四字,坊刻百二十回本,多從此本,出乾隆壬

子(五十七年)程偉元第二次活字印本,圖像行款

同上本,百二十回後題云「華文書屋藏板」,引言初

印時不及細校,間有紕繆,今復聚集各原本,詳加校

閱,改訂無訛,云云,坊刻覆辛亥本,文美齋石印本,亞

東圖書館排印本,附胡適考證,高鶚字蘭墅,號紅樓

外史,鑲黃旗漢軍人,官給事中,此書八十四回前存曹

氏舊文,八十回以後增補。

【高晦叟】宋一一零一頃人,著有珍席放談二

卷。

【高隱山樓詩鈔】一卷,清震澤水上善撰,有嘉慶

刊本。

【高氏一家稿】不分卷,清人撰,其名已佚。

【高氏三宴詩集】三卷,附香山九老詩一卷,唐高

止臣編,是編所載皆同人宴會之詩,以一分為一卷,

香山九老詩,則為白居易等所作,有宋刊本,晨風閣

本。

【高氏家集七種】九卷,清錢塘高士奇撰,有舊鈔

本。

【高陽王樂人歌】樂府,板吹曲,梁鼓角橫吹曲篇

名,古今樂錄,魏高陽王樂人所作也,又有白鼻騮蓋

出於此。

【高陽山人詩集】清劉青黎撰。

【高陽輓集】二卷,清人所撰,其名已佚,有雍正刊

本。

【高陽四種】清江都許氏撰,有康熙刊本。

【高鳳翰】西園,自號南阜山人,又曰歸雲老人,清

一六八三至一七四三膠州人,卒年六十一,工書

畫,嘗自稱老阜,因患風痺,右臂不仁,以左手作畫,又

號尚左生,博學精藝術,尤豪于詩,早為王子禎所稱

賞,以諸生舉賢良,歷歙縣丞,績溪令,均有政聲,著壩

壘大傳,遺篋罷歸,年貧病而卒,風翰三詩,時有清

詞麗句,著有高阜山人詩集七卷,卷一集曰擊林

集,湖海集,岫雲集,鴻雪集,歸雲集,歸田雜集,及青蓮

集。又嗜硯，著有硯史。

【高鳳閣】佩文，清仁和女子。有一琴一鶴軒詩草，見杭郡一三輯，妹鳳樓有澹宜書屋詩草。

【高陶心遺集】八卷。清湖口高心夔撰。有平湖朱氏經注經齋刊本。

【高聞雲集】六卷。元董養性撰。其詩頗清道，而淺於比興，往往意言，並盡少含蓄深婉之致。

【高層雲】二鮑，號稷范，（一作稷苑）晚號菰村，明至清——一六三四至一六九零江蘇華亭人。卒年五十七。少刻意於詩文。初入都時，帝方幸學，即泚筆為臨雍賦，見稱於時。一六七六年登進士第。歷授大理寺左評事，充廣西鄉試副考官，又充一統志纂修官。累遷太常寺少卿，卒于官。層雲詩擬少陵，頗能超俗。尤工書畫，時稱「太常三絕」。著有改蟲齋集（清史列傳）。

【高閻】閻士，本名騷，後魏？至五零二漁陽雍奴人。早孤，好學，文才俊偉，下筆成章。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乃改名閻而字。初為中書博士，遷中書侍郎。文明

太后稱制（四七六年）閻與高允並入禁內，參決大政。後進爵為侯。前后共歷官六朝，凡國家詔令頌贊之類，皆出其手。其文章與高允相上下，時稱「二高」。官終太常卿。卒諡曰文。閻所作軍國書檄，詔令碑頌，銘贊凡百有餘篇，集為三十卷。（魏書本傳）

【高駢】千里，唐——？至八八七幽州人。少嫻鞍馬，弓刀有膂力。亦善文學，與諸文士交。初事朱叔明為司馬，遷侍御史。一日校獵園合，有雙鵬齊飛，駢一箭貫之。眾大驚，號為「落鵬御史」。尋攻拔安南。僖宗時，歷天平、劍南、鎮海、淮南節度使。黃巢陷廣州，駢傳檄天下兵共討賊，威震一時。后信嬖將呂用之，言忽托疾不出，帝知駢無出兵意，乃以王鐸代之，加駢侍中。渤海郡王駢失兵柄，即上書慢言不恭。其部下亦叛去。乃篤信神仙，造樓高八十尺，日與方士處，其為種種詭誕之事。光啓三年，為畢師鐸所殺，裹以故氈，與子弟七人一坎而瘞駢者有詩集一卷。（新唐書藝文志）

【高騰】鶴年，清——一七四九至一八零七福建光



澤人。卒年五十九。一七七七年舉人。官福鼎縣訓導。以漢經師說訓士。騰所著述。有古今文二卷。鼓音初集二卷。漢學咫聞二卷。(均清史列傳)

【高智周】<sup>86</sup>隋至唐。六零二至六八三。常州晉陵人。卒年八十二。少好學。舉進士。初補越王府參軍。遷費縣令。與丞尉均分俸錢。政化大行人。吏刻石頌其美。尋授秘書郎。弘文館直學士。預撰瑤山玉彩文館辭林。三遷蘭台大夫。以儒學為東宮侍讀。總章元年(六六八年)請假歸葬父母。因稱疾去職。俄起為壽州刺史。為政寬厚。每行部。必先召學官。見諸生。試其誦。問以經義。及時政得失。然後問及墾田獄訟之事。累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修國史。俄轉御史大夫。拜石散騎常侍。又請致仕。許之。卒於家。諡曰定智。周著有文集五卷。(兩唐書志)

關詩鈔

【高堂隆】<sup>901</sup>升平。魏——至二三七。泰山平陽人。泰

庸

山太守。薛悌命為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悌呼名呵叱。隆按劍起。督軍失色。悌驚起止之。黃初中。為堂陽長。明帝即位。累遷散騎常侍。帝大治宮殿。及崇華殿。災。皇幸淫雨之變。隆皆據引經典。上疏切諫。遷光祿勳。卒。隆著有文集十卷。(隋書經籍志)作六卷。此依唐書經籍志)

【高常侍集】<sup>902</sup>十卷。唐高適撰。按適集唐志作十卷。通考又有集外文一卷。詩一卷。此本從宋本影抄。凡詩八卷。文二卷。與唐志數合。其集外詩文。則已佚去矣。有四庫依汲古閣影宋精鈔本。明正德中刻本。較四庫影宋本多絕句一首。與王岑二家合刊。明上凌校刻本。影宋鈔本。較各本多碑文數篇。

【庸庵文外編】<sup>90227</sup>四卷。清歸安陸心源撰。有光緒刊本。在庸庵全集內。

【庸庵文編】<sup>239</sup>四卷。清歸安陸心源撰。有光緒原刊本。在庸庵全集內。

【庸庵文續編】<sup>24</sup>二卷。清歸安陸心源撰。有光緒刊

本，在庸庵全集內。

【庸庵集】十四卷。元宋禧撰。其詩清和婉轉，以自然爲宗，頗出入香山劍南之間，文亦詳瞻明達。四庫依鈔本，餘姚張羅山刊本，餘姚宋氏活字板本，又有舊鈔十卷本。

【庸齋集】六卷。宋趙汝騰撰。原本久佚，此從永樂大典錄出其學宗朱子爲當時講學之家，宋史本傳稱其守正不撓，極論姦諛與利之臣，殘損國脈。今兩篇俱在集中，可以見其風節。

【庸德堂雙節贈言】五卷。清蕭山全宏撰。有嘉慶刊本。

【庸書】二十卷。清張貞生撰。是集第一卷爲講義，二卷至十五卷爲文，十六卷至二十卷爲詩，貞生家居構我師祠，又捐宅爲誠意書院講學，故所作多近語錄，藻麗非所尚也。

【庸聞齋筆記】十二卷。清海昌陳其元撰。有同治十二年吳氏刊本。

【庸史文稿彙編】三卷。清江甯陳熙春撰。有排印本。

【鷹鷄鵬鵠】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鷹揚會】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卞承之】晉——？至約四零七時人。疑卞範之子。桓玄因反被誅，殷仲文等謀建桓胤爲嗣，與承之等潛相交結，後均爲劉裕所斬。承之著有文集十一卷。（隋書經籍志注）

【卞賽】清初有女道士卞賽者，自稱玉京道人。能琴知書工小楷，善畫蘭，善作風枝柳嫩，間作山水，喜著女子像，款署「畫中人」。清順治乙亥，南京城破，改道人裝。吳梅村曾作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贈之。又有過錦樹林玉京道人墓詩。1016

【卞郎中詩集】十卷。明卞榮撰。懷麓堂詩話曰：詩在卷冊中易看，入集便難看，古人詩集非大家數除選出者鮮有可觀。卞戶部華伯在景泰間盛有詩名，對客揮翰敏捷無比。近刻爲全集，殆不逮所聞。是當

對客揮翰敏捷無比。近刻爲全集，殆不逮所聞。是當

時已有公論矣。

【卞壹】望之，晉——二八一至三二八濟陰冤句人。卞粹之子，卒年四十八。弱冠有名譽，永嘉中爲著作郎。明帝時，至尚書令，勤於吏事，欲執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帝深器之。明帝立（三二六年）太后臨朝，與庾亮同輔政，蘇峻反，壹以尚書令、領軍將軍都督大桁束諸軍事，拒之。軍敗，力疾戰死，二子珍、盱同時見害。諡忠貞。壹著有文集二卷。（唐書經籍志）

【卞彬】士蔚，齊——？至五零零左右濟陰冤句人。彬才操不羣，文多指刺，閻恭傳誦，性嗜酒，多詭異之行，自稱卞田居。其婦爲傅蠶室，初除右軍參軍，出爲南康郡丞。永元中，爲平越長史，綏建太守，卒於官。彬著有蚤虱賦、蝦蟆賦等文賦。

【卞蘭】魏——？至二三七左右琅琊開陽人。少有才學，爲奉車都尉，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明帝時，見外有二敵，而帝專留意宮室，因侍從屢切諫。帝雖不能從，猶納其款誠。後蘭苦酒消渴，時帝信巫女用水方持水賜蘭，蘭不肯飲，竟以此疾亡。蘭著有文集二

卷。（唐書經籍志）

【卞思義】宜之，元——一三三八頃楚州（一作光州）人。早年有詩名，浙西憲府以其才賢，辟爲屬掾。雖居官，猶不廢吟詠，嘗作鐵笛詩寄楊維禎，頗爲所賞。

【卞鐸】齊——四七九頃人。與劉融、袁仲明俱爲袁粲所賞，恆在坐席。粲爲丹陽尹，取鐸爲主簿，好詩賦，多譏刺世人，坐徙巴州。鐸著有文集十六卷。（隋書經籍志注）及獻賦集十卷。（舊唐書志）

【卞範之】敬祖，晉——？至四零四濟陰冤句人。識悟聰敏，見美於當世。太元中，自丹陽丞爲始安太守。桓玄少時，與之交遊，及玄爲江州刺史，引爲長史，委以心膂之任。潛謀密計，莫不決之。玄篡位，以爲侍中，進號後將軍，封臨汝縣公。範之乃以佐命元勳，自矜其子弟亦甚傲慢。及義兵起，範之爲劉毅所敗，隨玄西走。玄兵敗，左右分散，惟範之在側。玄平，被斬于江陵。範之著有文集五卷。（隋書經籍志注）

【卞粹】玄仁，晉——？至三零三濟陰冤句人。博學

有懿行，以清辯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玄仁無雙」。弟哀，嘗忤其郡將，郡將怒，計其門右之私，粹送以不劾見譏。惠帝初（一九零年）為尚書郎，揚駿執政，粹正直不阿，駿誅，超拜右丞，封成陽子。至右軍將軍。張華之誅，粹以華增免官。齊王同輔政，為侍中，中書令，進爵為公。長沙王又專政，奉河間王顥密命，與侍中馮孫、河南尹李含為內應，事敗，被誅。粹著有文集二卷。（隋書經籍志作一卷。此從唐書志）

【卞榮】華伯明——四一九至一四八七江陰人。卒年六十九。一四四五年舉進士第。官至戶部郎中。景泰間，盛有詩名。居郎署二十年，朝騎甫歸，持牘乞詩者擁塞戶限，日應百篇。榮有詩才，雖對客揮翰，敏捷無比，但多應酬之作。有卞郎中詩集七卷。

【應齋雜著】六卷。宋趙善括撰。原本久佚，此從永樂大典錄出。宋儒奏議，動至萬言，而善括所上諸劄簡明切要，其詩詞格致優俊，與辛棄疾相近。

【應璩】休璉，漢至魏——一九零至二五二汝南人，

應璩之弟。卒年六十三。博學好屬文，善為書記。文明二帝在位時，歷官至散騎常侍。齊王芳即位，遷侍中。曹爽專政，作事多違法度，璩作百一詩以諷，其語多時切要，後復為侍中，典著作。卒，追贈衛尉。

【應璩詩】璩有文集十卷傳世。鍾嶸詩品列應璩於中品，謂其「祖襲魏文，善為古語，指事殷勤，雅意稱薦，得詩人激刺之旨，至於濟濟。今日所華，靡可諷味焉」。說應璩的詩是祖襲魏文，在我看來，未見確當。不過，應璩詩的長處是在教人有一種不欲卒讀的潛力，如所作百一詩，即是其例。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誣。前者驟官去，有人適我閭。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所占於此土，謂是仁智居。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歡譽。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宋人評周容慚愧靡所如！「百一」之義云何？亦猶揚子雲「勸百諷一」之義耳。蓋謂其陳詩庶幾有補於百分之一也。故其序曰：「時為曹爽曰：今公問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

義當如此解釋始爲正當。丹陽集曰：「楚國先賢傳，言應璩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事者，皆怪愕，以爲應焚棄之。」近人丁福保說，觀又選及樂府雜體詩，所錄皆不及時事，而強以樂府所錄第四首「苟欲娛耳目，快心樂腹腸，我躬不悅歡，安能慮死王」數句爲應焚棄之詩，是爲不知其意矣！夫所謂「應焚棄之者，謂其不能成語耳。百一詩在應璩自己以爲是獨得之作，而在他人看來直糞草土，豈佶屈晦澀，不焚何用？一不意劉勰還復扳着面孔說道：「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也。」

000

【應劭<sup>14</sup>仲遠，一作仲瑗，亦作仲瑗】漢——一七八頃汝南南頓人，應奉之子。少爲學博覽。靈帝初，拜孝廉。中平六年（一八一年）拜太山太守。獻帝初平二年（一九一年）大破黃巾賊三十萬衆，郡內以安。獻帝遷都於許（一九六年）之明年，認劭爲袁紹軍謀校尉。後卒於鄴。劭嘗有感於當時舊章湮沒，書記罕存，乃綴集所聞，著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又撰風俗

應

通。以辨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不典而通俗，可謂名副其實。凡所著述，共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漢書。【應璩<sup>15</sup>德璉，漢——？至二一七汝南人。建安七子之一。以文學名，誠治體。曹操辟爲丞相掾，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璩著有文賦數十篇。

【應場詩】應場詩存在於今的，只有報趙淑麗、公燕、侍五官中郎將建章台集詩，別詩二首，闕雜。這幾首然在這幾首之中却可以看出他的特色來。在前的批評中，我們實不能窺見他的詩歌有什麼特別的貢獻，這因前人對於應氏都用些籠統的語句啊！如應場和而不壯（曹丕語）應場學優以得文（劉勰語）這些話，我們也着實不明白它所指的是他的辭賦呢，還是詩歌呢？以曹丕的話看來，還可以說是對於他的詩或文的一種批評，因爲「和而不壯」這一語確是指着他的詩文的優點和劣點呀！至若劉勰的話，那真不知所云了。我們覺得當時確有一種白話化的文學趨勢，即如曹丕便是這個文學趨勢中的總代表。我們要論這時代裏各個

作家的成就如何，從這一點上也可以看出的。在我們看來，應氏兄弟實當得起白話詩人這名號。胡適說他的鬪難詩是近白話的，實在這詩也只是稍有點白話化的氣味。其實，我們與其賞識那近於白話的詩，如何去賞識真的白話詩還來得爽快呢？應氏那些詩歌中，可以叫做白話詩的，似只有別詩二首。這詩中所描寫的藝術，所抒發的情感，在在都比那鬪難詩好得多了。謝靈運說他「頗有飄零之歎」，這話我們可從上面的詩裏和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中的前半看出來，尤其後的更能令人引起同情。即他那報趙淑屍的四言詩，也是描寫離別之感。鬪他的詩，在描寫上，頗不矜意塗澤，這却和劉楨的作風有點相像。他在詩壇上，所以能獲得白話詩人的頭銜，也便靠着這素樸的作風。這是我們所該注意的！

【應貞】<sup>21</sup>吉甫，晉——至二六九汝南人，應璩之子。少以才名善談論。正始中，夏侯玄名勢甚盛，貞常在玄坐作五言詩，玄大喜許。舉高第，歷顯位。後為武帝

參軍。帝踐阼，遷給事中，累官散騎常侍。又與太尉荀顛撰定新禮，未施行而卒。貞著有文集一卷。隋書經籍志。

【應制詩】<sup>22</sup>應制詩，無論其為五言七言，實在都是些迫不得已的應酬之作。歷來文人詩集中，關於應制詩，可謂絕無佳作，無非對於帝王盡情的諂媚，在自己則是誠惶誠恐，死罪死罪。在這裏面，見不到詩人真實的感情，也見不到詩人赤裸裸的個性。這些詩是缺乏生命，缺乏靈魂，衡之「詩言志」之本義，多有不合。雖是形式方面，未嘗不對仗工穩，格律精麗，但以其如行尸走肉，幾不能認之為詩。

【應詹】<sup>27</sup>思遠，晉——二七九至三三一汝南南頓人。卒年五十三。幼孤，為祖母所養。十餘歲，祖母又亡。居喪以孝聞。家於財，乃請族人共居，情若至親。以才藝文章知名當世。仕為太子舍人，累官光祿勳。王敦叛，明帝以詹為都督前鋒軍事。事平，以功封觀陽縣侯，都督江州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卒。贈鎮南大將軍諡曰烈。詹作有文集三卷。隋書經籍志注有鎮南

大將軍應瞻集五卷，詹繕作瞻，當爲作者誤書；此從唐書志）

【應夢牀】四川流行俗曲。龔記書莊木刻本。

【應奉】<sup>50</sup>世叔。漢——四頃汝南南頓人。少聰明，讀書五行俱下。記憶力特佳，自幼至長，凡所經歷，無有忘懷。年二十時，嘗詣袁賀，適賀將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之。後數十年，路逢車匠，而識招呼。梁冀舉爲茂才。永興元年（一五三年）拜武陵太守，有威恩，爲蠻夷所服。延熹七年（一六四年）從車騎將軍馮緄征武陵蠻，以功荐爲司隸校尉。黨人事起，乃慨然以疾自退。後諸公多荐舉，會病卒。奉追愆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凡數萬言。又嘗刪史記、漢書及漢記三百六十餘年事，自漢興至其時，凡十七卷，名曰漢事。

【應橋謙】<sup>54</sup>詞寅，號潛齋，明至清——一六一五至一六八三浙江仁和人。卒年六十九。明諸生。生而有文在手，曰「八卦」，左耳重輪，右目重瞳。年二十餘，與虞鈞等爲環社。性至孝，授徒養母，三十未娶，歸安沈

士毅慕其義，妻以兄女，資使奉養。搗謙終不入私室，母喪服除，始成禮。康熙十七年，李天馥等以博學宏詞荐，以老病不能行辭。搗謙性介特，讀書務窮底蘊，著有潛齋文集十卷，教養全書四十一卷，性理大中二十八卷，古樂書二卷……等二十八種。（均清史列傳）

【應是】<sup>6</sup>敬非，號敬齋，清——一六八四頃宜黃人。一六六九年舉人。絕意仕進，專心文事。雍正中舉賢良方正，不赴。是著有縱釣居文集八卷，讀孝經四卷。

【應驗錄】<sup>7</sup>鬼神志怪書爲佛教徒所利用，始於南北朝宋代。其時佛教勢力已普遍於中國社會，佛教思想早已無形中溶入鬼神志怪書內，與中國神仙鬼怪思想似水乳交融，不復能分別指出。但這是無損於志怪書之事，因爲我們知道文學的內容不能脫離的環境，而單獨存在。社會上既有客觀的佛教故事在流傳，作者自不妨取以爲敘寫的對象，正同他們寫神仙與道士的態度一樣。□應驗錄與志怪書所敘寫的對象幾無從分別，其分別即在作者態

諧談的書。

【康玄辯】<sup>00232</sup>通理，唐一七二七頃官瀘州刺史。玄辯著有文集十卷（新唐書藝文志）。

【康幼博茂才遺稿】<sup>24</sup>一卷。清南海康廣仁撰。有商務印書館排印本，在戊戌六君子遺集內。

【康伯山詩集】<sup>26</sup>十五卷。清泰州康發祥撰。有感豐刊本。

【康進之】<sup>30</sup>（一云陳進之，一作姓唐）元一一二七九頃棗州人。工作劇，有李遠負荆，黑旋風老收心（錄鬼簿）二劇，后者已佚。散曲有贈妓武陵春一套，見北宮詞紀。

【康梁演義】<sup>33</sup>四卷，四十四回。有坊間石印小本，鄭西諦藏。清無名氏撰。多誣蟻語。

【康海】<sup>3815</sup>德涵，號對山，明一四七五至一五四零武功人。卒年六十六。他性孝友，親族待而舉火者不可勝數。弘治十五年（一五零二）狀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他與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朱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王九思、號十才子，互相倡和，譽議昭

度的不同。志怪書不過是作者客觀的敘寫，於佛教本身無所愛憎；應驗錄則為篤信佛教者所作，其目的在利用以增加宣揚教義的效力。為了態度的殊異，所以把應驗錄與志怪書分別論列，乃成為必要之事。□應驗錄一類著作，今存者僅冤魂志一種。其他有作者可考的，如宣驗記、冥祥記、集靈記、旌異記等，則祇有逸文見於太平廣記及法苑珠林等書中。宣驗記三十卷，宋劉義慶撰；作者生平已見前。冥祥記十卷，宋王琰撰；琰（約四七零前后在世）為太原人，幼在交趾受五戒，於宋大明、齊建元年兩感金像之異，因作冥祥記，書中自序其事甚詳。冤魂志一名北齊還冤志，凡一卷，今存集靈記十卷，皆佚，皆北齊顏之推撰。之推（五三一——五九一以后）字介珉，邪臨沂人，仕梁至散騎侍郎，入齊為中書郎，黃門侍郎，入周為御史上士，仕隋為太子文學，所作尚有家訓二十篇，著稱於世。旌異記十五卷，侯白撰；白（約五八一前后在世）字君素，魏郡人，舉秀才為儒林郎，隋文帝令修國史，又著啓顏錄二卷，為專述



先達，忌者頗衆。正德初，劉瑾亂政，以海同鄉，慕其才，欲招致之，海不肯往。會李夢陽以代韓尚書草疏下獄。夢陽急書片紙語海曰：「對山救我！」海曰：「吾何惜一官，不救李死。」乃謁瑾，瑾大喜，爲倒屣應。海因設詭辭說之，瑾意解，明日釋夢陽。後瑾失敗，海坐瑾黨落職，爲民。夢陽於時卻不一援手，故他作東郭先生誤救中山狼雜劇以譏夢陽。明清人如何元朗朱竹垞，王阮亭皆云馬中錫作「觀劇末有「俺只索含悲忍氣從今後見機莫癡呀把這負心的中山狼做傍州例。」悻悻之意猶在字裏行間。按對山集也有讀中山狼傳詩云：「平生愛物未籌量，那記當年救此狼。」則此傳爲刺夢陽無疑了。他本是個豪放不羈的人才，經過這次的挫折，所以便益發放浪起來了。蝸亭雜訂敘他坐廢後的生活道：「康德涵既罷免，以山水聲伎自娛，間作樂府小令，使二青衣歌以侑觴，遊於四方。停驂命酒，自歌其曲，嘗生日邀名伎百人爲百年會。酒闌，各書小令一闕，命送諸王邸，曰：「此差勝錦纏頭也。」又四友齋叢說云：對山嘗與伎

康

女同跨一騫驢，令從人齎琵琶自隨，遊行道中，傲然不屑……列朝詩集也曾記道：「德涵既罷免，以山水聲伎自娛……西登吳嶽，北陟瓊嶼，南訪經台，東至太華，中條，停驂命酒，歌其所製感慨之詞，飄飄然輒欲仙去。從這些記載中都可以看出對山放逐後的生活來。」寒翁失馬，焉知非福，對山雖未能在政治上有什麼建树，但因為他盡情地「談燕徵歌，度曲自娛」，反因此成了明代有數的曲家，實開一代散曲的風氣，這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涵德又善琵琶，藝死厄言云：「德涵既罷官，居鄆杜葛中野服，自隱聲酒，時有楊侍郎廷儀者，少師之弟，以便事過康，康故契分不薄，大喜置酒至醉，自彈琵琶，唱新詞爲壽，楊徐鄆家兄恆相念，君但行一書，吾爲道地史局。語未畢，康大怒，罵若伶人我耶，手琵琶擊之，胡床迸碎，楊踉蹌走免，康遂入口咄咄，更不相見。」焦循劇說卷三引「這都是對山放逐後，憤懣不平，伴狂恣肆的反常心理的表現。讀他的「真箇是不精不細醜行藏，怪不得沒頭沒腦受災殃。從今後花底朝朝醉，

人間事事忘。」但把丹心自繫牢，管甚麼零煎細炒。了不了生前債，教我心上黃連苦自捱，卻似鎖上門兒推不開。「憤懣之氣，無可奈何，論者原其心而悲其意。他雖位至翰苑，但歿後家無長物，只腰鼓多至三百副；他這種爲藝術而犧牲的精神，明一代能有幾人呢！

【康海詩文】他於詩文持論甚高，初和夢陽興起古學，排抑茶陵，一時奉爲標的，也是復古派中的一個健將。他的散文，逸氣往來，儵然自異，比較李夢陽的割剝秦漢者，又自不同。詩亦利鈍互見。

【康海散曲】他的散曲集可有汧東樂府二卷，一卷小令二卷套數。補遺一卷。約存小令二百數十首，套數三十餘首。因爲作者身世和個性的關係，在他的汧東樂府中，大部分不出憤世與樂閑的兩種，而其作風則都是豪放的。如數年前也放狂，這幾日全無況。閑中伴件思，暗裏般般量。真箇是不精不細醜行藏，怪不得沒頭腦受災殃。從今後，花底朝朝醉，人間事事忘。剛方，溪落了膺和滂，荒唐周全了籍。

與康（雁兒落帶得勝令飲中閑詠）又如：二十年老將壇，幾百載興亡歎。途窮笑阮郎，避盜悲王蔡。（同上，懷敬夫）像這些句子，都可看出我滿肚子的牢騷所迸放出來的憤懣不平的呼聲。他這一類粗豪自恣，獨立罔頭氣概的作品，在他的集中俯拾即是。總之他的豪放一類的例子太多了，「披頭跣足有餘歡，吟風弄月情何倦。」他是這樣的疏狂，這樣的寄情於淒迷的風月之下，我們如果相信「藝術是生活的反映」的話，那末汧東樂府中當然是多豪放一類的曲了。至他閑適的例，如：天空霧掃，雲淡雨散，水漲波潮，園林一帶青如掉，山水周遭。點玉池新，花乍小，照丹霄晴日初高。兩件兒休支調，雞肥酒好，宜醉汧西郊。（滿庭芳遺）興以上所論，乃對山汧東樂府內「憤世」與「樂閑」兩種曲子。茲更論對山在明代散曲壇上的地位。任中敏對對山曾有這樣的論調，他說：「汧東樂府用本色爲豪放，擺脫明初閹茸之一力爲振拔，有功於明代散曲之作風不少。惟貪多務博，殊欠剪裁，是其一失。用俗之處，狂

往爲俗所累，元人衣鉢，表盡真傳，是其二失。其中極熱極怨，而表面以解脫之語蓋之，其志趣並非真正恬淡，根本有異於元賢，是其三失。此三失雖不必獨集康氏一身，而康氏實啓此派之咎。王九思李開先輩應分任其咎者也。」（散曲概論卷二）任氏這種評論，頗能洞中肯綮。至如明王世貞王伯良的「康王優劣論」，乃「駢拇指枝」矣。

【康洽】<sup>3816</sup>唐——七四二頃。酒泉人。氣度豪爽，美風姿，畜黃鬚，攜琴劍至長安，謁見當道。工樂府詩篇，宮女梨園，皆寫入聲律。玄宗亦知其名，深加嘆美。所出入皆王侯貴主之宅，從遊與宴，雖駿馬蒼頭，如其己有。天寶之亂，飄泊江表。至大歷間，年已七十餘，龍鍾衰老，每談及開天繁盛，流涕不知所從。常往來兩京，文士樂與之交。後卒杜陵山中。

【康希銑】<sup>40227</sup>南金。唐——七二七頃。人。官台州刺史。希銑著有文集二十卷（新唐書藝文志）。

【康有爲】<sup>40227</sup>天下恨十聲。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康有爲】<sup>8</sup>人人樂十聲。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康

【康國安】<sup>6</sup>唐——七二七頃。人以明經高第，直國子監教授。三館進士。授右典戎衛錄事參軍。太學崇文助教。遷博士。百獸門內供奉。崇文館學士。國安著有文集十卷（新唐書藝文志）。

【康與之】<sup>7</sup>伯可，又字叔開，號退軒，宋——一一三——頃滑州人。南渡後，流寓嘉禾。建炎初（一一二七年）上中興十策，爲汪伯彥黃潛善所抑，不得用。及秦檜當國，乃附合求進，擢爲台郎。以詞受知于高宗，凡中興粉飾治具，慈寧歸養，兩宮歡集，必假與之的詠。檜死（一一五五年）與之貶五羊。他著有順庵樂府五卷（文獻通考）昨夢錄一卷。

【康與之詞】黃叔暘說他「以文詞待詔金馬門，凡中興粉飾治具及慈寧歸養兩宮歡集，必假伯可之歌詠，故應制之詞爲多。」平心而論，伯可應制之詞，當代頗受聲譽，時人無有能出其右。以故彼時「書市刊本，咸皆假托其名」，而中興以來絕妙詞選，稱其「篇篇精妙」，汝陰王性之一代名士，亦有「伯可樂章，非近代所及，今有晏叔原，亦不得獨擅」。

之論也。不過待詔應制，只其鋪張聖德，終不能充實內容，流暢情緒。正如陳質齋所謂「鄙褻之甚」者耳。所以伯可的好詞，不是應制一類的諂諛樂府，而是「直舉胸情」，「傷時吊古」，受著時勢喪亂的影響，而寫出來的慷慨高歌。如金陵懷古云：龍蟠虎踞金陵郡，古來六代豪華盛。縹緲不來遊，臺空江自流。下臨全楚地，包舉中原勢。可惜草連天，晴郊狐兔眠。（菩薩蠻令）不假吊古，而觸物興感，直舉胸情者。如春思云：春寂寞，長安古道東風惡。東風惡，胭脂滿地，杏花零落，臂銷不奈黃金約。天氣尚怯春衫薄，春衫薄，不禁搵淚，爲君彈却。（憶秦娥）又登鬱孤臺，與施德初同讀東坡詩作云：鬱孤臺上立多時，煙晚暮雲低。山川城郭，良是回首，昔人非。今古事，祇堪悲。此心知。一樽芳酒，慷慨悲歌，月墮人歸。（訴衷情令）如此情調，豈非全同北派之作風了麼？沈伯時以爲伯可與耆卿齊名，同是「音律甚協，但未免時有俗語」之論者，却也太不倫類了。（賀黃公裳詞筌曰：「詞雖宜於豔冶，亦不可流於穢褻，吾

極喜康與之滿庭芳寒夜一闋，真所謂樂而不淫。且雖填詞小技，亦兼『詞令』『議論』『敘事』三者之妙。云：『霜幕風簾，閉齊小戶，素蟾初上雕籠。』寫其節序景物也。繼云：『玉杯醴醕，還可與人同。』古鼎沉煙篆，細玉荀破，橙橘香濃。梳粧懶，脂輕粉薄，約略淡眉峯。』則陳設之濟楚，殺移之精良，與夫手爪顏色，一一如見矣。換頭云：『清新歌幾許，低隨慢唱，語笑相供。』道文書針線，今夜休攻。莫厭蘭膏更繼，明朝又紛冗匆匆。』則不惟以色藝見長，宛然慧心女子小窗中，喁喁口角。末云：『冠兒未卸，先把被兒烘。』一段溫存旖旎之致，咄咄逼人。觀此形容節次，必非狹斜曲里中人，又非望宋窺韓者之事，真所謂『真個憐惜』也。』世人目與之爲南派詞手者，大抵所賞之詞皆此類。』當秦檜當國時，伯可附檜求進，黨阿獻詞，如喜遷鶯「帝遣阜安宗社，人仰雍容廊廟，盡總道是文章孔孟，勸庸周召。」（丞相生日）比檜於孔子孟子，周公召公，諂諛之詞，亦云甚矣。此黃昇所以嘆惜其皆爲「媚鼂」之語而不取也。秦檜在

時，伯可官至郎中；及檜死，伯可被貶五羊，所作詞有順庵樂府行世。(100)

【康駢】(一) 撫言作唐駢，新唐書志及宋史志均作康駢。駕言，唐一八八六頃池陽人。八七七年登進士第。官至崇文館校書郎。駢著有劇談錄三卷。(一) 新唐書藝文志。及九筆雜篇十五卷。(宋史藝文志) 【康谷子集】六卷，明劉養微撰，其詩宗李夢陽，而才力薄弱，頗窘於邊幅。

【康範詩集】一卷，附錄三卷。宋汪暉撰。是集凡詩詞七十首，附錄三卷。一為進曾子子思子表及褒贈指揮，一為行狀銘誄之類，一為酬唱題贈之作。舊本合汪夢斗北遊集，名曰西園遺稿。

【康小九歎監】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康小八歎十聲】北平流行俗曲。清雅山房木刻本。

【豪放詞派】張世文說：「詞體大略有二：一婉約，一豪放。大約以婉約為正。」自來論詞的人，都以婉約為詞的正宗，豪放為詞的變體。其實詩詞所以抒

情，婉約豪放，都各有抒情的妙趣。譬如論家國的盛衰，辛稼軒的詞，實遠在王碧山之上。論狎昵的情感，周美成的詞，自然比劉後村細膩。我們不必辯論那一派是正宗，總是以善為歸罷了。【兩宋「婉約派」的健將太多，不能指出一二個作家做領袖。「豪放派」的領袖為蘇辛二人，是無可爭議的。茲分別論之。】(一) 蘇辛生活之比較——蘇軾字子瞻，洵長子，眉山。嘉祐二年進士乙科，累除翰林學士，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紹聖初，坐訕謗，安置惠州，徙昌化。徽宗立，赦還，提舉玉局觀。建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高宗朝贈太師，諡文忠。有東坡前後集。他的詞，名東坡樂府。辛棄疾字幼安，號稼軒，濟南歷城人。耿京聚兵山東，節制忠義軍馬，留掌書記。紹興三十二年，令奉表南歸。高宗召見，授承務郎。富宗朝，累官浙東安撫使，加提閩。閩待制，進樞密都承旨。卒。德祐初，以謝枋得請，贈少師，諡忠敏。有稼軒長短句十二卷。他們都是胸襟闊大的人。蘇在政治上，不甚得手。辛在政治上，比較得意。但是辛棄疾眼看得國家破亡，國仇

未嘗他的感憤，是蘇軾所沒有的。所以同是做豪放的詞，我們祇覺得蘇軾的胸襟大，辛棄疾的悲憤多。

例。 (二) 作風的比較——現在先看前人論他們的豪放作風，子瞻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陳師道) 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頓懷浩氣，超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爲卑隸，而者卿爲興臺矣。(胡寅) 居士詞，豈無去國懷鄉之感，殊覺哀而不傷。(周輝) 稼軒當弱宋末造，負管樂之才，不能盡展其用，一腔忠憤，無處發洩，故悲歌慷慨，抑鬱無聊之氣，一寄之於詞。(黎莊) 詞家爭鬥穠纖，而稼軒率多撫時感事之作，磊砢英多，絕不作妮子態。(毛晉) 同是豪放兩人的異點，究竟在何處呢？再看世以蘇辛並稱，蘇之自在處，辛偶能到之，辛之當行處，蘇必不能到。周濟——東坡天趣獨到，殆成絕詣，而若不經意，完璧甚少。稼軒則沉著痛快，有轍可尋。南宋諸公，無不傳其衣鉢。周濟——魄力之大，蘇不及辛，氣體之高，辛不逮蘇，還矣。

(陳廷焯) 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猶東施之效捧心也。(王國維) 我們對於蘇辛，也不必遽下優劣。他們的比較，正如李杜的比較一樣，各有千秋罷了。以上論他們豪放的作風，古人已先獲我心了。但是蘇辛詞也不是完全豪放的，關於婉約的一派詞，蘇東坡有「綵索身清長趁燕，紅窗睡重不開鶯」諸句。張炎說：「東坡詞清麗舒徐處，高出人表，周秦諸人所不能到。」辛稼軒的詞，有「寶釵分，桃葉渡」一曲，「狎昵溫柔，魂銷意盡，才人伎倆，真不可測！」(沈謙) 這已經可見一斑了。還有一層，就是小令一方面，蘇辛頗多間適的調子，如蘇之定風波，辛之鷓鴣天是。蘇軾的交游中，秦觀、張耒、程垓、李之儀，都是做「婉約派」的詞，黃庭堅的詞，有時也豪放，有時也俚俗，有時也婉約，還與婉約居多，比較可認爲蘇軾嫡派的，要算晁補之。但是他的詞，又豪放而兼閒適，辛派的詞人較多，普通所認爲辛派的詞人，是劉過、朱敦儒、陸游、劉克莊諸人。其中朱敦儒、陸游實可爲「閒適派」的領

袖。我們便討論二劉諸人。劉過字改之，號龍洲道人，吉州太和人。嘗伏闕上書，請光宗過宮，復以書抵時宰，陳恢復方略，不報。放浪湖海間，有龍州集詞一卷。黃易說：「之稼軒之容詞多壯語，蓋稼軒者也。」他的詞，是辛稼軒的嫡派。但是豪放之中，不免失之粗獷。此外他的詞料，偏重豔體，這是與辛詞不同的地方。劉克莊，字潛夫，號後村，莆田人。淳祐中，賜同進士出身，官龍圖閣直學士，辛諡文定。有後村集別詞一卷。他的詞與劉過一樣，豪放麗逸，不免失之粗獷。

【豪放詞派在全朝之發展】金與南宋，時代相同，自吳激一字彥高，米芾增。諸人由南入北，而東坡之學，遂相挾以俱來，其「橫放傑出」之詞風，亦深合北人之性格。發揚滋長，以造成金源一代之詞。辛棄疾更由北而南，為南宋開豪放一派之風氣。其移植之因緣，不可忽也。近人沈周論宋金詞人之得失云：「南宋佳詞能薄，至金源佳詞近剛方，采詞深緻能入骨，如清真、夢窗是。金詞清勁能樹骨，如蕭

閒（蔡松年）避庵（段克己）是。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為清。南或失之綺靡，近於雕文刻鏤之技；北或失之荒率，無解深衷大馬之譏。」（蕙風詞話）南北詞風之不同如此，雖由地域之關係，而兩派種子之各為傳播，亦其重大原因也。金詞略備於元好問所輯之中州樂府。初期作者以吳激與蔡松年、字伯時、自號蕭閒老人、為最知名。好問謂：「百年以來，樂府推伯堅與吳彥高，號吳蔡體。」（中州集）吳詞蒼涼激楚，時有故國之思。中州集載其北遷後，為故宮人賦人月圓詞，頗足見其詞格之一斑。松年兩和東坡念奴嬌「赤壁懷古」詞，風格亦極相近。好問稱：「此歌以『離騷痛飲』為首句，公樂府中最得意者。」中州樂府：宣懷英（字世傑）奉符人。師亮在劉岳老，濟南辛幼安共同舍生也。中州集一時稱「辛黨」。二家詞並有骨幹，辛激動而宣疏秀，南北分鑊，照映一時。其青玉案云：「痛飲休辭今夕，與君洗盡滿襟煩，若別作高寒境。」以鬆秀之筆，寫清勁之氣，倚於家相語也。

用况周頤說。在中州樂府中，尚有王庭筠（字子端，熊岳人）之詞，持一字于瑜，封密國公。趙秉文（字周臣，登州人）李獻能（字欽叔，河中人）皆一時之傑出者，而獻能意境尤高絕，不亞於稼軒。此外段氏兄弟，一克己字復之，成己字誠之，稷山人。同有詞名，風格在吳、蔡之間，克己真摯而成，已俊逸；宜趙秉文有「二妙」之目也。收金詞之局，而冠絕諸家者，為元好問。張炎稱「遺山詞深于用事，精于練句，風流蘊藉處，不減周秦。」詞林紀事：然其所慕惟在東坡，徒以「絲竹中年，遭遇國變，卒以抗節不仕，顛顛南冠，二十餘稔，神州陸沈之痛，銅駝荆棘之傷，往往寄託於詞。」（蕙風詞話）故其詞「極往復低徊掩抑零亂之致，有骨幹有氣象」（况周頤說）置之蘇、辛間，真堪「鼎足」信宋金詞苑之殿軍也。

【豪譜】一卷。清渤海高承勳撰。有原刊本，在續知不足齋叢書內。

【豪俠張義傳】已佚，見志雅堂雜抄，一所引北本。

靈怪小說。

【庚辛唱和詩】一卷。元繆思恭等撰。乃至正庚子辛丑間思恭等分韻唱和之作。

【庚子新財主】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木刻本。

【庚子新財主】一名新財主。北平流行俗曲。（大鼓）鉛印本。

【庚子都門紀事詩】清光緒間延清撰。

【庚溪詩話】二卷。宋陳巖肖撰。是書卷首先載宋累代及前代帝王之作，次即論唐宋詩人，於元祐諸家尤多所徵引。有百川本，學海本，藝圃搜奇本。

【庚娘】二本。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庚申君外傳】此書未見。據小說小話引云：大半採演揲兒傳，加以裝點，無甚歷史小說價值。然宮禁秘事多有所本。

【庚申集】清乾隆間張元品撰。

【庚辰集】五卷。清獻縣紀昀撰。有乾隆刊本，嘉慶

元年刊本。

【庚亮】元規，晉——二八九至三四零間封鄆陵人。



卒年五十。二亮為晉室外戚，美姿容，善談論，性好老莊，風格嚴峻。中興初，拜尚書郎，侍講東宮。帝以韓子賜太子，亮諫申韓刻薄，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其言。明帝立，累遷中書監，加左衛將軍，以功封永昌縣公。成帝初，徙中書令。蘇峻平，亮鎮蕪湖。郭默叛，亮率步騎二萬討破之。遷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鎮武昌。時諸佐吏殷浩之徒，嘗於秋夜往共登高樓，適亮亦至，將起避。亮徐道：「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據胡牀談詠，其為人坦率。若此。卒，諡文康。亮著有文集二十一卷。唐書經籍志作二十卷。此從隋書志。

【庾庚】<sup>0623</sup>子明，一五九六頃杭州人。工於曲，著有歌風記傳奇一本。一曲錄一敘漢高祖微時事。

【庾亮】<sup>0624</sup>彥寶，宋至梁。四五五至五三二。新野人。卒年七十八。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緯侯書射，棋算機巧，並一時之絕。性淡泊，特少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各居其半。蔬食弊衣，不治產業。梁武帝少與誦善，雅推重之。及起義，署為平西府記室參軍。誦

不屈平生，少所遊狎。河東柳惲欲與之交，誦拒而不納。晚年尤遵釋教。卒，諡貞節處士。誦選帝曆二十卷，易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晉朝雜事五卷，總抄八十卷。

【庾於陵】<sup>0625</sup>子介，梁。一五零二頃新野人。庾易之次子。卒年四十八。七歲能言玄理，既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為荊州，召為主簿，與謝朓、宗爽抄撰羣書。永元末，除東陽太守，安令為民吏所稱。梁天監初，拜太子洗馬。官終鴻臚卿。於陵著有文集十卷。

【庾天錫】<sup>10</sup>吉甫，元。一二五一頃大都人。中書省掾，除員外郎，中山府判。天錫為有名曲家，太和正音譜為「如奇峯散綺」所作雜劇十五種。——薦馬周、凌波夢、蘭昌宮、青陵台、華清宮、霓裳、蕊珠宮、馬上元麗春園、買臣負薪、鷄鳴度關、周處三害、琵琶怨、江月錦帆舟、裴航遇雲英。——均錄鬼簿。——今皆不傳。惟金陵懷古一套尚存。陽春白雪中。

【庾子山集註】<sup>174</sup>十六卷。清倪璠撰。是編以吳兆宜所箋庾開府集，係合衆手成之，不免漏略，乃重為補



【庾信詩】杜子美詩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可見他的詩到過江以後才更好的。北朝文人皆不逮信，同時惟王褒一人差可與之相埒耳。丹鉛總錄說：「庾信之詩，為梁之冠絕，啓唐之先鞭。史評其詩曰：『綺麗』，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麗』，清人皆知之；（升菴詩話云：『杜工部稱清新。』）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余常舍而衍之曰：『綺』傷質，豔多無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為老成也。若元人之詩，非不綺麗，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則強作老成態度，而綺豔清新概未有。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不然，則子美何以服之如此。」

【子山的詩究竟是否如楊升菴有評騭呢？「老成」二字作如此解，便是難通，甚麼傷質啊，不薄啊，都是不切實的套話。杜子美之所謂老成，是指其下語有分寸而說並不是世俗以為「死板」底老成。至於「綺豔」「清新」那才是庾信詩中特別精神之所在。

庚

呢。現在我們且先來看他的樂府體：結客少丘場，春風滿路香。歌捺李都尉，杲擲潘河陽。折花遙勸酒，就水更移牀。今年喜夫婿，新拜羽林郎。定知劉碧玉，偷嫁汝南王。一結客少年行。一朝來戶前。照鏡含笑，盈盈白看眉。心濃雙直點，額角輕黃細。安祇疑落花，謾去復道春。不還少年，惟有歡，飲酒那得留殘。舞媚娘。促柱繁絃非子夜，歌聲舞態共前溪。御史府中何處宿，洛陽城頭那得棲。彈琴勸郎卓家女，織錦秦川竇氏妻。詎不自驚長淚落，到頭啼烏恆夜啼。（烏夜啼）

隨庾信的感情比較王褒熱烈，所以他的詩往往表現出一種隱痛。這是因為他的不得志，不能「任其所欲為」之所致的。史謂其「雖位望顯，常作鄉閭之思」者，正是這個緣故。這在他的詩中逐處都可以看得出來，如詠懷詩的——

俎豆非所對，帷幄復無謀。不言班定遠，應為萬里侯。燕客思遼水，秦人望隴頭。倡家遭強娣，質子值仍留。自憐才智盡，空傷年鬢秋。楚材稱晉用，秦臣即楚遊。離宮延子產，羈旅接陳完。寓衛非所寓，安齊獨未安。雪泣悲

去魯，悽然憶自韓，唯彼窮途慟，知余行路難。榆關斷音信，漢使絕經過。胡笳落江曲，姜笛斷腸歌。纖腰減束素，別淚損橫波。恨心終不歇，紅顏無復多。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斷河。他的詠懷詩二十七首，幾乎無一種不抒說他一種憤懣。原來他這詩是與他的哀江南賦為表裏的。我們再看他的慨然成詠，比較地看，則更可了解他的生活。新春光景麗，遊子別離情，交讓未全死，梧桐唯半生。值熱花無氣，逢風水不平。寶雞雖有祀，何時能更鳴。到此，我們可以說庾信的詩，完全是抒寫他底性情之流露的。詩就是他的生命，並不曾加以造作。不過在此地應當總說的，就是庾信和王褒的詩中都顯露着許多的「對句」，這「對句」簡直已經成為「律詩體」了。故王庾的

作品也可以說是開闢唐律的元戎。<sup>200</sup>

【庾峻】<sup>203</sup>山甫晉——？至二七三。潁川鄆陵人。少好學，有才思，太常鄭袤見而奇之。魏時舉為博士。時學者重莊老而輕經史，峻獨潛心儒籍。高貴鄉公曹髦幸太學，問尚書義於峻，峻援引師說，對答詳悉。遷秘

書丞。長安有大獄，久不決，拜峻侍御史往斷之，朝野稱允。入晉，賜爵關內侯，累拜侍中，加諫議大夫。是時風俗趨競，禮讓陵遲，峻上疏力爭。又疾世入好浮華，不修名實，著論以反對之。峻著有文集三卷。（隋書經籍志注作二卷。此從唐書志。）

【庾仲容】<sup>2520</sup>仲容，宋——四七五至約五四八。潁川鄆陵人。卒年七十四。幼孤，為叔父泳所養。及長，杜絕人事，專精篤學，晝夜手不輟卷。初為安西法曹參軍，太子舍人，除安成王記室。太子以舊恩降餞，賜詩時輩，祭之後為尚書左丞，坐推糾不實免官。仲容少有盛名，頗任氣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久之，復為諸議參軍，出為黟縣令。及太清亂，容避會稽，遇疾卒。仲容抄諸子書三十卷，眾家地理書二十卷，列女傳三卷，文集二十卷。

【庾倩】<sup>2522</sup>（一作倩）少彥，小字倪，晉——？至三七一。開封鄆陵人。庾冰之第五子。冰諸子中，以倩為最有才器。太和中（三六八年左右）官太宰長史。大司

馬桓溫廢帝奔爲海西縣公，陷，僭以武陵王黨殺之。情著有文集二卷。《唐書經籍志》。

【庚傳素】<sup>2524</sup> 五代人。仕蜀同平章事，入後唐爲刺史。詞傳木蘭花一首。

【庚純】<sup>2551</sup> 諱甫，晉——二六五頃，潁川鄆陵人。庚峻之弟。卒年六十四。博學有才義，爲世儒。初補郡主簿。累官黃門侍郎，歷中郎令，河南尹。時賈充專政，自恣。純怒叱曰：「天下兇兇，由爾一人！」充左右欲執純，賴羊琇、王濟佑之得免。充慚而怒，上表解職。純懼，亦上表自劾，免官。後拜少府。卒。純作有文集八卷。《隋書經籍志》。

【庚自直】<sup>26</sup> 隋——至六一八頃，潁川鄆陵人。庚持之子。少好學，沉靜寡欲。仕陳，歷豫章王府外兵參軍，宣惠記室。陳亡入關，晉王廣引爲學士。大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能屬文，尤善五言詩。性恭慎，不妄交遊。特爲煬帝所愛。帝每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任其批訶，據以改正。至於再三，俟自直稱善，然后出示於人。其見親禮如此。後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江都之變，宇文

化及與之北上。自載露車中，感憤發病卒。自直著有文集十卷。《隋書本傳》。纂類文三百七十七卷。《新唐書志》。

【庚政】<sup>28</sup> 子嵩，魏至晉——二六二至三一——潁川鄆陵人。卒年五十。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爲陳留相，太尉王衍雅重之。處眾人中，居然獨立。見王室多難，終必嬰禍，著意賦。一見《晉書本傳》。以豁情累遷吏部郎，參東海王越太傅軍事，轉軍諮祭酒。時劉與見任於越，人士多爲所構，惟政縱心事外，無跡可問。石勒之亂，政與王衍俱被害。政著有文集二卷。《隋書經籍志》作一卷。此依《唐書志》。

【庚肩吾】<sup>30</sup> 子慎，南史作字慎之。此從《梁書》。梁——五二零頃，新野人。庚於陵之弟。八歲能賦詩。初爲晉安王國常侍，隨在雍州，被命與劉孝威等抄撰衆籍，號高齋學士。累遷太子率更令、中庶子。簡文即位，爲度支尚書。後侯景將宋子仙破會稽，購得肩吾，欲殺之，謂曰：「吾聞汝能作詩，今可即作。」若能，將貸汝命。肩吾操筆便成，辭采甚美。子仙乃釋以爲建昌

庚

今仍開道奔江陵，歷江州刺史，封武康縣侯，卒。肩吾著有書品及文集十卷。一隋書志及兩唐書志。

【庚肩吾詩】高文帝在藩時，雅好文章，肩吾與東海徐綸、吳郡陸杲、彭城劉孝儀、儀弟孝威同被賞接。及居采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擒、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

至是，特拘詩韻，彌尚麗靡，復踰於往時。太子與湘東王書論之曰：「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謂是庸音，不能闕筆，有漸伎藝，更同故態……」簡文帝既不滿意于音律詩的撰作，所以他便竭力提倡新變，充其選的人，當然也和他一氣相類的文字。庚肩吾的「宮體詩」之所以成，實得這般詩人的幫助不少。陸時雍云：「肩吾推錄精工，氣韻之美，當是聲律絕技。」蓋在技術方面，實較沈、謝諸人還要精到多了。」

【庚冰】季堅，晉一二九六至三四四間封鄆陵人，庚亮之弟。卒年四十九，以雅素無風，初徵為秘書郎。

預討華軼有功，封都鄉侯。出補吳興內史，累官中書監。既當重任，經論時務，不舍晝夜。賓禮朝賢，升拔後進。由史朝野注心，皆稱賢相。康帝即位，力求外出，領江州刺史，鎮武昌。卒諡忠貞。冰著有文集二十卷。一唐書經籍志，唐書志作七卷。

【庚肅之】晉一二三六前後，潁川鄆陵人。庚肅之子，以文藻著稱，歷給事中，相府記室，湘東太守。肅著有文集十卷。一隋書唐書經籍志。

【庚亮】允德，梁至陳一五零八至五六九，潁川鄆陵人。卒年六十二。少孤，性至孝，居父憂，哀喪過禮，萬志好學，尤喜書記，以才藝聞。起為梁南平王國左常侍，累遷鎮東、鄆陵、五府限外記室，兼廷原令。天監初，陳替，即陳文帝，與持有舊及藉為吳興太守，以持節都丞，兼掌書翰。後監臨海郡，以貪縱失民，和為山盜所劫，幽執十旬，藉遣劉澄討平之，持乃獲免。及陳武帝受禪，累遷尚書左丞，以功封崇德縣子。後為臨安令，坐杖殺縣民免封。累遷太中大夫，領步兵校尉，卒。持善字書，每屬辭，好為奇字，作有文集十卷。

【庚亮之弟】卒年四十九，以雅素無風，初徵為秘書郎。

【庚肅之子】以文藻著稱，歷給事中，相府記室，湘東太守。

【庚肅之子】以文藻著稱，歷給事中，相府記室，湘東太守。

【庚肅之子】以文藻著稱，歷給事中，相府記室，湘東太守。

【庚肅之子】以文藻著稱，歷給事中，相府記室，湘東太守。

【庚肅之子】以文藻著稱，歷給事中，相府記室，湘東太守。

陳書本傳

【庚抱】唐——？至六一八潤州江甯人。隋開皇中，為廷州參軍，入調吏部尚書牛弘給筆札，令自序，援筆而成。為元德太子學士，及在隴西府，文檄皆出其手。後為唐高祖記室，遷中書舍人，轉太子舍人，卒。抱著有文集十卷（兩唐書志）。

【庚易】幼簡齊——？至四九五新野人。徙居江陵。性恬隱，不交外物。建元元年（四七九年）刺史豫章王辟為驃騎參軍，不就。臨川王映臨州，獨重易，上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辭不受。永明三年（四八五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通書致遺。易以連理機竹翹寄格報之。建武二年（四九五年）詔復徵為司徒主簿，仍不就。卒。易著有文集十卷（隋書經籍志注）。

【庚受倩】世華，梁——五二六頃新野人。庚誥之子。早有令譽。元帝（蕭繹）在荊州，辟為主簿，遷中錄事，每出，元帝常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荊南信多君子，雖美歸田鳳，清屬桓階，賞德標奇，未過此子。」後

轉諸議參軍。曼倩著有喪服儀，文字體例，莊老義疏，注算經及七曜歷術，並所製文章，凡九十五卷。

【庚開府集】按北史庚信傳，稱有「集」二十卷，與周滕王迪之「序」合。隋書經籍志作二十一卷，皆已久佚。元末明初時，尚有重編之本，今亦未見。至四庫所收之本，雖亦冠以滕王迪「序」，其實是由諸書中抄撮而成，並非當時的原帙。又今本有清人吳兆宜箋註。按諸史傳，隋書魏澹傳稱：「廢太子勇，命澹註庚信集。」其書不傳。唐書藝文志載張廷芳守三家當註哀江南賦，而宋志已不著錄。清代胡渭始為庚信集作註，但未及成帙而廢。吳兆宜的箋註，即採輯胡渭之說，復與崑山徐樹穀等補綴成編，粗得梗概。然六朝所見的書，今已十不存一，兆宜拮據殘文，補苴求合，勢不能盡詳所出，故註釋不免附會牽合；但其經營創始之功，的確是不可沒的。當考庚信的為人，歷仕諸朝，如更傳舍，他的立身，本不足重。至其駢偶之文，則集六朝的大成，而導「四傑」的先路，從古迄今，屹立為「四六」的宗匠。信初在南朝，和徐陵

齊名，故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序」說：「徐陵、庾信，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采，詞尚輕險，情多哀思。」王通中說亦曰：「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今狐德茶作周書，竟至誡其「誇目侈於紅紫，蕩心踰於鄭衛」，斥他為詞賦的罪人。然此詣人之論，自指臺城應教之日，二人以「宮體」相高而言。至信北遷以後，閱歷既久，學問益深，其所著作，都是華實相扶，情文兼至，抽黃對白之中，灑氣舒卷，變化自如，那非陵之所能及了！張說詩曰：「蘭成追宋玉，舊宅偶詞人。」

筆涌江山氣，文騎雲雨神。」其於庾氏，可謂推挹備至。杜甫詩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鑑筆意縱橫。後來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是則王通等諸家之論，杜氏固不以為然的。吳註有揚州吳氏刊本，明汪刊無注，本十二卷，明朱日藩輯刊庾開府集六卷，有詩無文，正德辛巳承節本不全，百三名家本二卷，孫仲容有葉石君舊藏朱子儋刊本，間有鈔補。

1174

【庾開】仲初，晉——三一七頃，潁川鄆陵人，卒年五

十四好學，九歲能屬文。少隨舅孫氏過江。州舉秀才，元帝為晉王，辟之，皆不就。蘇峻之亂，出奔郗鑒，為司空參軍。峻亂平，以功賜爵吉陽縣男，拜彭城內史。尋補散騎侍郎，領大著作，又出為零陵太守，入湘川，弔賈誼。開所著詩賦、銘、頌為集十卷。一隋書經籍志作九卷。此從晉書本傳及唐書志。其太伯碑、揚都賦、九為世所重。

【庾蘇】道季，晉——三二九至三七零左右，開封鄆陵人。年約四十歲左右，好學有文學。叔父翼將遷襄陽，蘇年十五，以書諫，翼甚奇之。升平中（三五九年）代孔羸為丹陽尹，表除重役六十餘事。太和初（三六六年左右）代王恪為中領軍，卒於官。蘇作有文集二卷。（唐書經籍志）

【廉立堂詩文集】清衛既齊撰。

【庭開州世說】八卷。清泰州宮偉鐸撰。有依歸草堂刊本，在海陵叢刻內。

【夜度娘】樂府清商曲。西曲篇名。古今樂錄：夜度娘，倚歌也。按古辭一曲存。

00247  
00241  
00237



【夜<sup>101</sup>至三更你來到】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夜<sup>102</sup>雨珠簾詞】一卷。清江都韋佩金撰。有道光都丁氏刊本，在經遺堂全集內。

【夜<sup>22</sup>雨催花記】參看遏惡傳條。

【夜<sup>20</sup>雨秋燈續錄】清天長宣鼎撰。有排印本。

【夜<sup>8</sup>雨秋燈錄】清天長宣鼎撰。有排印本。

【夜<sup>17</sup>雨白芙蓉】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又

一本，有粵曲研究社鉛印本。

【夜<sup>29</sup>雨秋喜】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又

一本，有石印本。

【夜<sup>2</sup>航船】八卷。題破額山人撰。有通行本。又一本，

一卷，有石印本，在近代筆記叢選內。

【夜<sup>301</sup>渡蘆花】廣東流行俗曲。粵曲研究社鉛印本。

【夜<sup>302</sup>宿花亭】（椰子腔）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夜<sup>34</sup>對孤燈】上海流行俗曲（廣東調）第一書局

石印本。

【夜<sup>321</sup>深深三磕胞】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夜<sup>4</sup>深也】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刻本。

【夜<sup>373</sup>過巴州】河南流行俗曲。木刻本。

【夜<sup>38</sup>送寒衣】廣州流行俗曲。五桂堂鉛印本。

【夜<sup>40</sup>奔】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夜<sup>44</sup>黃】樂府清商曲。西曲篇名。古今樂錄：夜黃，倚

歌也。按古辭一曲存。

【夜<sup>5</sup>打登州】河南流行俗曲。木刻本。

【夜<sup>60</sup>思五更】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夜<sup>63</sup>戰馬超】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夜<sup>7</sup>月遊湖】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夜<sup>42</sup>月荊娘墓】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疑即彭伯

威之四不知。在月京娘怨。

【夜<sup>44</sup>月杜鵑啼】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夜<sup>902</sup>光球】一本。清王維新撰。傳奇。維新未詳其字，

平江人。

【夜<sup>905</sup>半樂打明皇】一本。夜半樂詞調名，金無名氏

撰。雜劇院本。

夜

【夜半樂響】<sup>7</sup>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度正】<sup>0 2 4 7</sup>周卿宋——二零三頃合州人，少從朱熹

學。一一九零年舉進士第。歷官國子監丞，上疏言李

全必反，且獻捕全的計策，很是激切。累遷禮部侍郎，

兼同修國史實錄院。致仕卒。正著有性善集十五卷，

又有周子年譜及夷白齋詩話等。

【度嶺小草】<sup>2 2</sup>一卷。清仁和魏成憲撰。有嘉慶刊本。

【度生公案】<sup>2 5</sup>署樵濱七十二主人疑為公案小說。

原有坊刊本，未見。

【度林英】<sup>4</sup>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度曲須知】<sup>5</sup>二卷，弦索辨謠三卷。明沈寵綏撰。以

度曲家沿流忘初，往往聲乖於字，詞乖於義，因作此

書以釐正音調。

【度關山】<sup>7</sup>樂府相和歌相和曲篇名。按古辭亡，魏

樂奏曹操撰作。

【慶龍歸】<sup>0 2 4 7</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慶千秋金母賀延年】<sup>2 2 0</sup>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慶豐門蘇九淫奔記】<sup>2 2</sup>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sup>8</sup>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慶冬至共享太平宴】<sup>2 7</sup>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慶湖遺老集】<sup>3</sup>九卷。宋賀鑄撰。鑄有前後集二十

四卷，後集已佚，惟前集僅存，即此九卷本也。鑄以小

詞得名，其詩亦工緻修潔，時有集逸氣，極為陸游所

推重。有清康熙中刊本，許氏有鈔本，多補遺一卷。

【慶有餘】<sup>4 0 2</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慶壽】<sup>4 0 6</sup>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慶壽】<sup>0</sup>二本。北平流行俗曲（石派書——龍圖公

案之十六）

【慶壽誕】<sup>0</sup>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慶壽誕】<sup>6</sup>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慶壽圖】<sup>6</sup>北平流行俗曲（公曲）

【慶七夕】<sup>4 0 7</sup>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慶芝堂詩集】<sup>4 4</sup>十八卷。清瀋陽戴亨撰。有道光重

刊本。

【慶賀長春】<sup>4 6</sup>北平流行俗曲（念曲）

【慶鶴巢詩行】<sup>4 7</sup>清咸豐間顧淳撰。

【慶曆時豐卦鋪兒】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慶曆文風】自楊億劉筠尚聲偶之辭，天下學者靡然從之，則柳范之古文絀焉。而爲詩者亦競慕西崑體。當時惟王禹偁詩，頗與西崑異，好之者未盛也。陳從易字簡夫，歐陽永叔稱其詩宗杜甫，要至蘇子美兄弟，及梅堯臣出，而後詩體一變。子美兄弟，又與穆伯長尹師魯諸人爲古文，而文體一變。歐公於詩極推梅堯臣，古文則淵源於子美師魯諸家，故慶曆以來，揚劉之勢始息矣。(1010)

【慶曆以後古文学家】宋慶曆而後，蘇舜欽兄弟與穆修尹洙孫復石介諸人競爲復古之文。穆修畢生搜求韓柳文集，劬劬數十年不懈，其舊本柳文後序自記頗末甚詳。稱頌韓柳，至謂「辭嚴義密，製述如經」。又云「嗚呼天厚予者多矣！始而屢我以韓，既而飲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于古，則已苟志于古，則踐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石介嘗作怪說以訶楊劉，其下篇曰：「或曰：天下不謂之怪，子謂

慶

之怪，今有子不謂怪，而天下謂之怪，請爲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爲怪也？曰：昔楊翰林欲以文章爲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己之道，於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天下唯見己之道，唯聞己之道，莫知其佗。今天下有揚億之道四十年矣，今人欲反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揚億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揚億之道，俟揚億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目唯見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唯聞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則爲怪矣。夫書則有堯舜典，皋陶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範，詩則有大小雅周頌商頌，春秋則有聖人之經，易則有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揚億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

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刊鏤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盡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爲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爲楊億之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爲怪大矣。是人欲去其怪而就於無怪，今天下反謂之怪而怪之，嗚呼！觀介此說，可知是時楊劉在文學界勢力之大，故雖柳開等倡導於先，蘇穆石尹等繼起而和之，而必得歐陽修居高位以力挽之，風氣乃爲之大變也。□是時李觀亦爲古文，觀字泰伯，有直講先生集，朱熹謂其文自大處起議論，如古潛夫論之類。劉墀隱居通議，謂其所作袁州學記，高出歐蘇，百世不朽。劉熙載藝概云：「泰伯之學，深於周禮，其所爲文，率皆法度謹嚴，宋史本傳但載其所上明堂定制圖序，尚非其極也。」蘇軾謂嘗見泰伯自述其文曰：「天將壽我，與所爲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觀是言，其生平之力勤，卓具見。□又有祖無擇治古文，從穆修游，又嘗受經於孫復，其爲文峭厲勁拔，足與尹洙相上下。穆修

遺集，即無擇所編次者。穆修以明道元年客死淮西道中，遺文散失，其僅存者，不能成卷，至無擇始爲之蒐輯，釐訂成編。蘇舜欽哀穆先生文有序，略次其遺行，茲節錄於後，亦可見是時穆蘇石尹諸人倡復古文之不易也。「先生字伯長，名修，幼嗜書，不事章句，必求道之本原，皆記士徒無意處，熟習評論之性，剛介，喜於背俗，不肯下與庸人小合，願交者多固拒之。謹事堅明，上下古今皆可錄，然好詆卿弼，斥言時病，禮格詩賦，咸平中舉進士，得出身（中略）自廢來，讀書益勤，爲文章益根柢於道，然恥以文干有位，以故困甚。張文節守亳，亳之士豪者，作佛廟，文節使以騎召先生作記，記成，竟不窺士名，士以白金五斤遺之，曰：「枉先生之文，願以此爲壽。」又使周旋者曰：「亡所以遺者，乞載於石，圖不朽耳。」既而亟召士讓之，投金庭下，遂傲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嘗語之曰：「甯區區餽口爲旅人，不爲匪人辱吾文也。」天聖末，丞相有欲置爲學官者，恥詣揖之，竟不得。嘗客京師，南河邸中，往

往醉暮歸，還地如不省持者，夜半邨人猶聞其吟誦，喟嘆聲，因隙窺之，則張燈危坐苦讀，執卷亦出曙，用是貸其資。母喪，徒跣自負，輓成葬，日誦孝經喪記，未嘗觀佛書，飯浮屠氏也。識者哀憐之，或厚遺，則必爲盜取去。不然，且病，或妻子卒，後得柳子厚文，刻貨之，售者甚少。踰年，積得百緡，一子輒死，將還遭西，遇病，氣結塞胸中不下，遂卒。噫，天之厭文久矣，先生竟以黜廢窮苦終其身，顧其道宜不容於今世。然由賦數奇，隻常罹兵賊，惡少輩所辱困，其節行至死不變，有孤孀且幼，遺文散墜不收，伯長之道，竟已矣乎？（下略）——111

【摩訶兜勒】樂府橫吹曲。晉書二十三：張博望（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按：歌辭失傳。

【摩利支飛刀對箭】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摩勒傳】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庫丁嘆】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磨塵鑑】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摩 庫 磨 唐 唐

【磨齋齋文存】一卷。清張杓撰。在學海堂叢書內。

【磨水記】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磨綺室詩存】一卷。清長沙丁蓉綬撰。有長沙王氏刊本。

氏刊本。

【磨房產子】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磨房產子】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磨鏡卮言】不分卷。清仁和金世俊撰。有嘉慶刊本。

本。

【唐堂集】六十一卷。清黃之雋撰。之雋之學排陸

王而尊程朱，多散見所作詩文中，持論甚正，而綜覽

浩博，才華富贍，興之所至，下筆不能自休，所存者不

盡精華。有乾隆原刊本。

【唐彥謙】茂業，號鹿門先生，唐——八八零頃井州

晉陽人。博學多藝，文詞壯麗，善書畫，擅音樂。舉進士

十餘年不第，八七三年始及第。乾符末，八七九年攜

家避地漢南。中和中，八八三年左右，王重榮鎮河中，

辟爲從事，歷節度副使，晉絳二州刺史。光啓末（八

八七年。重榮軍亂被害，彥謙貶爲漢中。據興元節度使傅守亮留署判官，尋遷副使。終閏，壁二州刺史。彥謙著有詩集三卷。（新唐書藝文志）

【唐帝王與樂府】南北朝之樂府，其成分有二，曰平民創作樂府，曰文人仿古樂府。至隋唐則祇有文人仿古樂府，無平民創作樂府。隋代享國日淺，影響未大。唐初以至中世（玄宗）之君，率皆知音善樂。又以天下平定，四海又安，休養生息，文人輩出，殿廷之上，變爲唱酬絃歌之所。在此種空氣，此種環境之下，自然可以產生大批之文人樂府。太宗自爲秦王，即開文學館，招集十八學士。即位之後，又開弘文館，收攬文學之士，編纂文書，唱和吟詠。唐詩紀事卷一載太宗帝京篇十首，自序言：「余以萬機之暇，遊息藝文。」則其好文可知。舊唐書音樂志一載杜淹論玉樹後庭花伴侶曲爲亡國之音。太宗曰：「不然。夫音聲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歡者聞之則悅，憂者聽之則悲，悲歎之情，在於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其民必苦，然苦心所感，故聞之則悲耳，何有樂聲哀怨。」

能使悅者悲乎？今玉樹伴侶之曲，其聲俱存，朕當爲公奏之，知公必不然矣。」又載：「太宗制破陳舞圖。」音樂志二又言：「慶善樂，太宗所造也。」則其嫻樂可知。高宗繼之，更好音樂。舊唐書音樂志一曰：「上以琴中雜曲，古人歌之，近代已來，此聲頓絕，雖有傳習，又失宮商。今所司簡樂工解琴笙者，修習舊曲……太常上言：『……臣今準敕，依放琴中舊曲，定其宮商，然後教習，並合於歌，輒以御製雪詩爲白雪歌辭。又案古今樂府，奏曲之後，皆別有送聲。君臣倡和，事彰前史，輒取侍臣等奏和雪詩，以爲送聲，共十六節，今悉教訖，並皆諧韻。』上善之，乃付太常，編於樂府。」音樂志二又曰：「上元樂，高宗所造。」據此，知高宗對樂府有極濃厚之趣味。武后亦爲有樂癖之女子。新唐書禮樂志十二載坐部伎六：「一燕樂，二長壽樂，三天授樂，四鳥歌，萬歲樂，五龍池樂，六破陳樂。」言「天授鳥歌皆武后作也。」至中宗神龍、景龍（七零五至七零九）之間，皇帝與羣臣賦詩宴樂，屢有所聞。如唐詩紀事卷三曰：「中

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羣臣應制百餘篇，殿前結綵樓，命昭容（上官婉兒）選一首爲新翻御制曲。從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既進，唯沈宋（沈佺期宋之問）二詩不下。又私時一紙飛墜，競取而觀，乃沈詩也。及閱其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云：微臣雕朽質，羞覩豫章材。蓋詞氣已竭。宋詩云：不愁明月失，自有夜珠來。猶陟健舉。」沈乃伏，不敢復爭。又大唐新語曰：「神龍之際，寧城望日，盛燈影之會，金吾弛禁，特許夜行。貴游戚屬及下俚工賈無不夜遊。馬車駢闐，人不得顧。王主之家，馬上作樂，以相誇競。文士皆賦詩一章，以紀其事。」（引見謝著大文學史六頁三四）唐代叢書本大唐新語無此條。又據隋唐嘉話言：「景龍中，中宗遊興廢池，侍宴者遞相歌舞，并唱下兵詞，方便以求官爵。給事中李景伯亦起唱曰：『迴波爾持酒危，兵兒志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喧嘩，竊恐非宜。』於是乃坐罷。」又據本事詩，中宗受制於韋后，御史大夫裴豸亦懼內，宴樂時有優人唱迴波樂云：「迴波

唐

爾持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祇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至玄宗，唐室統一已百有餘年，（高祖元年爲西歷六一八年，玄宗先天元年爲西歷七一二年，天寶十五年爲西歷七五六年）生於天下熙熙之時，長於樂舞融融之境。其音樂天才，好樂程度，在歷代君主中，獨一無兩。舊唐書音樂志一曰：「玄宗在位多年，善音樂。若讖設醮會，即御勤政樓……就坐太常大鼓，藻繪如錦，樂工齊擊，聲震城闕。太常卿引雅樂，每色數十人，自南魚貫而進，列於樓下。鼓笛鞀婁，充庭考擊。太常樂，立部伎，坐部伎，依點鼓舞，間以胡夷之伎。日昨，即內閑廐，引蹀馬三十四，傾杯樂曲，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校牀，乘馬而上，拊轉如飛。又令宮女數百人，自帷出，擊雷鼓爲破陳樂，太平樂，上元樂，雖太常積習，皆不如其妙也。若豎壽樂，則迴身換衣，作字如畫。又五坊使引大象入場，或拜或舞，動容鼓振，中於音律。竟日而退。玄宗又於聽政之暇，教太常樂工子弟三百人，爲絲竹之戲，音響齊發，有一聲誤，玄宗必覺而正之。號爲『皇家弟子』。」

又云「梨園弟子」以置院近於禁苑之梨園。太常又有別教院，教供奉新曲。太常每凌晨鼓笛亂發於太樂別署，教院應命常千。宮中居宜春院。玄宗又製新曲四十餘，又新製樂譜，每初年望夜，又御勤政樓，觀燈作樂。貴戚咸里，借看樓觀。望夜闌，太常樂府縣散樂畢，即遣宮女於樓前縛架出眺，歌舞以娛。若繩戲竿木，詭異巧妙，固無其比。一「新唐書禮樂志第十」二亦曰：「玄宗既知音律，又酷愛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家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亦爲『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法部更置小部音樂三十餘人。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荔枝香。帝又好羯鼓，而甯王善吹橫笛。達官大臣慕之，皆喜言音律。」又曰：「唐之盛時，凡樂人，音樂人，太常，雜戶子弟，隸太常及鼓吹署，皆番工，總號音樂人，至數萬人。」又曰：「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因以其日名節，而君臣共爲荒樂。」音樂志三又曰：「開元二十五年，太常卿韋緝令博士韋迥直太

樂尚冲，樂正沈元福，郊祀令陳虔申，懷操等銓，叙前後所行用樂章爲五卷，以付太常鼓吹兩署，令工人習之。時太常舊相傳有宮商角徵羽蕤樂，五調歌詞，各一卷，或云貞觀中侍中楊仁恭，妾趙方等所銓集。詞多鄭衛，皆近代詞人雜詩。至緝，又令太樂令孫玄成更加整比爲七卷。又自開元以來，歌者雜用胡夷里巷之曲，其孫玄成所集者，工人多不能通，相傳謂爲法曲。法曲爲玄宗所「酷愛」，惜今已佚，不能確考。音樂志不錄其曲，言「今依前史舊例錄雅歌詞前後常用者，附於此志。其五調法曲，詞多不經，不復載之。」據此，疑與當時樂工所傳習者，皆爲「胡夷里巷之曲」。唐代文人樂府與六代文人樂府，同爲仿古，而六代之作，奄奄無生氣，唐代則壁壘全新，於仿效之中，寓創作之美，此種「胡夷里巷之曲」，似與之不無關係。又開天傳信記云：天寶初，玄宗遊華清宮，劉朝霞獻賀新溫泉賦，詞調個儻，難以俳諧……其賦曰：「若夫天寶二年十月後，今臘月前，辨有司之供具，命駕幸於溫泉。天門軋然，開神仙之偏塞，鑿



與劃出，驅甲仗而駢闐。青一隊，今紅一隊，熊躡胸，今豹拏背，珠一團，今繡一團，玉鏤珂，今金釵鞍……其述玄宗聖德曰：「直獲得盤古髓，指得女媧氏，嫌遮莫你古來千帝，豈如我今代三郎？」其自敘曰：「別有家愁，踏蹬，失路猖狂，骨撞雖短，伎倆能長，夢裏幾回富貴，覺來依舊恹惶！只是千年一遇，扣頭五角而六張。」（胡適之云：「五角六張」是當時的俗語，謂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宿，俗謂這兩日作事多不成。）上覽而奇之，將加殊賞，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張」。奏云：「臣草此賦，若有神助，自謂文不加點，筆不停輟，不願改之。」又舊唐書李太白傳曰：「白既嗜酒，日與酒徒醉於酒肆。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臥於酒肆矣。召入，以酒澆面，即命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帝頗嘉之。」在此種奢靡閑逸，豪侈放蕩的環境下，自易產生文人，產生文學——產生音樂文學。吾儕固知應制之作，難得珍品；然亦須分別而論。應制作，如堂樂章、祭祀樂章、堂皇正大、埋沒情感，自然無有生氣，有性靈之製。若雖為應制，而

唐

不拘君臣之禮，不作廟堂之文，歡呼聚樂，醉詭無嫌，則人之性靈與情感，皆得充分之表現，而活文學，有生氣之文學，亦自可以油然而生。樂府至唐代，已由分化漸就至衰落時期，而能產生大批之文人新樂府，使樂府文學得一完美收場。君王后妃之提倡，與有力焉。王靜安先生論李後主曰：「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是後主為人君所短處，亦即為詞人所長處。」（人間詞話）今做其語評中宗玄宗曰：「二君荒淫宴樂歌舞吟詠，是中唐之所以召亂，亦即中唐之所以產生大批新樂府。」

00232

【唐豪俠故事】豪俠故事亦為唐代特有的產物，另條所述戀愛故事裏的黃衫客、許俊，他們的舉動也屬於豪俠一類。至專寫豪俠的故事，產生較后，單篇也較少，著名的故事往往出於整部的傳奇集中；然亦常為人選出單行，所以亦在這裏敘述。這種故事的主人翁，有男性，有女性，女性的俠容尤較男性為多，她們的智力與本領也往往反超過於男性，這一個特殊的現象是，很足令人詫異的。柳程（約七

九五前後在世）字不詳，蒲州河東人。生平無考。常記其世父柳芳所談爲常侍旨言，又著傳奇上清傳。上清爲相國寶公青衣，公爲陸贄所陷，流驪州未至，詔令自盡。上清沒入宮，數年后，以善煎茶常在帝左右，乘機白公寬。帝乃下詔昭雪。後上清特敕丹書度爲女道士，終嫁爲金忠義妻。□李公佐所著謝小娥傳，記小娥父及夫爲盜所殺，小娥折足墮水，爲人所救，依居尼菴。父與夫於夢中示小娥以讎人姓名，小娥乃喬裝爲男子，爲人傭保，後果遇讎人於潯陽，刺殺之，並聞於官，捕獲餘黨。小娥得免死。此事亦見唐書列女傳，恐係當時事實。李復言續玄怪錄亦載其事。宋亦有謝小娥爲父報仇事，見輿地紀勝。一是一二，已不可攷。明人又取以爲通俗短篇小說，見於拍案驚奇中。□袁郊（約八五三前後在世）一作名都字之乾，亦作字之儀，蔡州朗山人，亦作陳郡汝南人。咸通中爲祠部郎中。昭宗朝，爲翰林學士，累至虢州刺史。郊工詩，嘗與溫庭筠偈和。咸通九年，著傳奇甘澤謠一卷，今存九則，皆記講異之事，然以其中紅線

一則流傳最廣。紅線傳亦題揚巨源作。巨源（約八零零前後在世）字景山，蒲中人。第進士。歷官禮部員外郎，國子司業。太和中致仕，年已七十。有詩集六卷。此文究爲巨源所作而爲郊收入甘澤謠一當時此等事頗多，抑出后人誤題，均不能考。但由此可知其嘗單篇流傳。紅線是潞州節度使薛嵩的青衣，田承嗣想吞併潞州，嵩憂懼，紅線乃夜往盜取承嗣牀頭的金合，嵩使人往送還，承嗣驚懼，乃復修好事。後紅線遂別去，不知所往。事很平常，但紅線的俠名，因之永垂不朽了。裴銅傳奇中崑崙奴、聶隱娘二篇，亦爲著名的豪俠故事，因曾被編入單行的劍俠傳內，故或誤爲段成式作。崑崙奴在從前或曾單行，故亦有題爲馮延巳作的。敍崔生奉父命往視「蓋天之勳臣一品」病，一品乃命一穿紅綃的妓女沃一甌。緋桃的甘酪以進。生臉紅不受，一品命妓以匙進之。及生辭去，妓送出院，臨別出三指，反掌三度，然後指胸前一鏡爲記。生歸後頗苦念妓，而又不解其意。家中有崑崙奴名磨勒的，探知其故，乃爲之解釋道：「

立三指是示她住在第三院，三度反掌是示十五之數，胸前鏡子是指明月，即要你十五夜月明前去的意思。於是磨勒負生入一品家，逾十重垣與妓相見，又負他們二人同出。後一品知其事，命捕磨勒，他在重圍中飛出，不知所往。十年後有人見他在洛陽賣藥，容貌如舊，所謂一品者，係隱指郭令公子儀。在唐時，豪紳官僚廣蓄姬妓是極平常的事，所以不免多有怨女，甚至有因此摧毀了由戀愛而成的佳偶，明梁伯龍本此作紅綃雜劇，與舊傳紅線女併稱「雙紅劇」。又梅禹金亦有崑崙奴雜劇。聶隱娘敘魏博大將聶鋒，有女名隱娘，十歲時爲尼誘入山中受劍術，術成，送她回家。後來她嫁了一個磨鏡的少年，魏帥田氏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不和，魏帥命隱娘去殺昌裔，誰知昌裔有神算，預知其來，於中用厚禮迎接她夫婦。隱娘感其意，遂留居許。月餘後，魏帥又使精精兒去殺隱娘和昌裔，反爲隱娘所殺。接着又使妙手空空兒至，又被隱娘設計，使他一擊不中，愧而遠逸。昌裔死，隱娘便隱去。清人尤侗的黑白衛

唐

一劇，即演此事。薛調（八三零—八七二）字不詳，河中寶鼎人，美姿貌，人號爲「生菩薩」。咸通十一年，以戶部員外郎加駕部郎中，充翰林承旨學士。次年，加知制誥。郭妃悅其貌，謂懿宗道：「駙馬盍若薛調乎？」不久即暴卒。世遂以爲中鵠，調著有傳奇無雙傳，敘劉無雙許配於王仙客，後兵亂相失，無雙被召入後宮，仙客悲痛欲絕，因訪俠士古押衙訴其事，古生別去。半年後，忽喧傳守圍陵的一個宮女死了，仙客往視，乃是無雙，號哭不已。夜半，古生抱無雙屍至，灌以藥，得復生。於是二人逃去，古生自殺以示滅口。明陸采的明珠記一劇，即取此爲題材。杜光庭（八五零—九三三）字聖賓，一作字賓至，處州縉雲人，一作括蒼人，好辭章。懿宗時，應萬言科，不中，入天臺爲道士。僖宗至蜀，召充麟德殿文章應制。王建建國，爲諫議大夫，賜號廣成先生，進戶部侍郎。後主立，以爲傳真天師，崇真觀大學士。後解官隱青城山，白雲溪，自號東瀛子。光庭著作頗多，有諫書一百卷，錄異記十卷，廣成集一百卷，神仙感遇傳一卷，虬髯客

傳一卷……等。虬髯客傳亦載神仙感遇傳，惟詳略不同。舊本原題張悅撰，或本為悅作而光庭刪錄之。以入神仙感遇傳，故宋史藝文志遂題為光庭作。傳敘李靖謁見楊素，素身旁一執紅拂妓，夜亡奔靖。二人途中逢虬髯客，妓認客為兄，意氣相得。虬髯客本有爭天下之志，後見李世民，知非所敵，壯志全消，乃推資與靖，使佐世民，自到海外去。後至扶餘國，殺其主，自立為王。李世民亦虬髯髻，髻可挂角弓，故杜甫詩有「虬髯似太宗」語，可見虬髯客和李世民實二而為一。傳中所云，全為作者故弄狡獪。明人取以作曲的，有張鳳翼和張太和的紅拂記，及凌初成的虬髯翁。

【唐庚】<sup>00237</sup>子西，宋一零七一至一一二一眉州丹稜人。卒年五十一。屬文精密，通於世務。舉進士，為宗子博士。張商英薦其才，除提舉京畿常平。商英罷相，庚坐貶惠州。會赦，復官承議郎，提舉上清太平宮。歸蜀，道病卒。庚著有文集二十卷，又作名治、察言、閭俗存舊內（？）前行諸篇。（均宋史本傳）

【唐庚詩】庚為文精密，長於議論。詩亦刻意鍛鍊，工於屬對。有唐子西集。庚與兄寅同負時譽，然寅的研究在畫學，論純文藝，則乃兄不及庚遠矣。<sup>0024</sup>  
 【唐慶雲】<sup>0024</sup>阮元有姬唐慶雲，字古霞，吳縣人。能詩，著有女蘿亭稿，芸臺亟賞之。按阮元夫人劉書之，字月莊，女蘿亭稿中與月莊唱和之詩甚多，讀此詩亦可想見其不妬之美。<sup>104</sup>

【唐文】<sup>004</sup>唐文首推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人。洪邁容齋四筆說：「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序記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唐初的人，稱他們叫做「四傑」，他們的天資是何等的敏捷，像王勃作文，前并細加思索，或者在酒酣飲食之後，就這麼隨隨便便，舉筆就寫，做成後毫不加以修改，就是很好的文章。當時的人稱他叫做「腹藜」，那楊炯的文思也令人可怕，就好像是江河，取之不竭似的；至於盧照鄰和駱賓王與王楊也并沒有上下。在唐初四傑後繼承的，就是崔融，蘇味道，杜審言，李嶠四人，這四人之中要以崔融的文章為最

佳，李嶠次之，蘇味道，杜審言更次之。這時有一位文人，和當時的文學很有關係，就是陳子昂，他能獨立一派，發表文章，疎樸近古，把唐初沿徐庾之風大爲更變，在他的文集中，有盧藏用做的序說：「昔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衛反魯，乃刪詩定禮，述易道，而修春秋，數千百年，文章燦然可觀也。孔子後二百歲而騷人作，於是怨麗浮侈之法行焉！漢興二百年，賈誼、馬遷爲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之風。長卿子雲之儔，瑰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於流雜而不顯，其後班固、張衡、蔡邕、曹芳、潘陸、陸波而作，雖大雅不足，其遺風餘烈，尚有典型。宋齊之末，蓋顛頽矣，透迤陵頽，流靡忘返，至於徐庾，天之將喪斯文也，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繼踵而生，於是風雅之道，掃地盡矣！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君諱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頽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非夫岷峨之精，巫廬之靈，則何以生此！故其諫諍之辭，則爲政之先也；昭夷之碣，則議論之當也；國殤

唐

之文，則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議，則刑體之中也。至於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感遇之篇存焉！」同時有張說、蘇頲二人，時在玄宗初政，齊名一時。張文精壯，蘇文敏贍，二人擅長論詰表章，其體製則取精六朝，其氣習則上追兩漢，已有復古之情形。題封許國公，說封燕國公，當時人稱他們倆是「燕許大手筆」。張九齡詩文並工，與張蘇埒，李邕長於墓誌，亦名於時。至於燕許文章，還是一種駢儷體裁，作純粹古文的，在陳子昂之後，有蕭士李華、元結、獨孤及等。德宗時，韓愈、柳宗元二人出，唐之散文亦因之而興，這時纔可算古文極盛的時期。韓愈喜作六經之文，如原性、原道、師說諸篇，的確開宋以來理勝的文派。宋蘇東坡謂：「如長江大河，渾灑流轉，魚龜蛟龍，萬怪惶感，而抑遏掩蔽，不使其自露，而人望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逼視者也。」又謂：「匹夫而謂百世師，一言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歷唐貞觀開元而不能救，獨公談笑

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窮，豈非參天地而獨存者乎？」宋蘇明允上歐陽書：「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遑惑，而抑絕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宋黃山谷與王觀復書：「杜子美到夔州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矣！」又謂：「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又答洪駒文書：「諸文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宋秦少遊說：「鈞莊列之微，挾蘇張之辯，撫遷固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如韓愈之所作是也。蓋前作者多矣，而真有備於愈，後之作者亦多矣，而無以加於愈，故曰：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從上各段看來，韓文的價值，可想而知了！所以蘇東坡說他是「文起八代之衰」，這話的確是不錯呀！還有一層，就是韓愈雖則

竭力追承周秦，但也喜好漢魏的文章，一心專在仿效揚雄，我們看他的「進學解」這一篇文字，就是解嘲的委蛇；「送窮文」這一篇文字，就是逐貧賦的變相。至於柳宗元起先喜作駢儷文，後來貶到永州，纔一心去仿愈而作古文。及至爲柳州刺史的時候，文章愈加進步，韓愈批評他道：「其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他長於山水遊記，爲愈所不及的，確是禹貢及鄴道元水經注以後，於中國文學界裏，獨立一種體裁，如「小石潭記」、「石渠記」、「袁家渴記」等篇，其觀察可謂精微奇警。還有「永州八記」在中國文學中可算是絕品了。韓柳二人，又喜歡以爲文之心法，開悟後進，如「韓愈的答李翊書」、「柳宗元的與韋中立論師道書」是。至於二人雖皆以古文齊名，但胸襟筆法各不相同，現在將廖道南評韓柳的幾句話寫在下面：「高山大川，雄峙奔洶，雖不見其零虧湮塞，而其秀挺迴紆不盡所藏者，韓之文也。巍岩絕湍，奇峭環曲，使人遐眺留睨，而其虛氛怪氣，罔克籠罩者，柳之文也。又平原曠野，大將

指麾，天衡地衡，自有配律者，韓之變。問道斜谷，翠颺掣電，不可方物者，柳之變。韓愈的弟子很多，最著名的是李翊，皇甫湜二人，李得韓之正，湜得韓之奇，湜又傳爲來無擇，再傳爲孫樵，這一來確開了一種

「遞相授受」的情形，本來學文並不主一師，但自韓以後，就好像佛祖傳授一樣。但當時的文章，雖有韓、柳二人的提倡復古，有人的承繼，可是不能蔚爲風氣，加之駢儷之植基很固，還沒能全部推翻，所以在韓、柳二人盛倡以後，古文之風又衰，剛好有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三人倡導四六文，這三人并行十六，有人稱四六文爲三十六體。總之，我們要知道，唐代的文有四變：1. 第一大變——陳子昂、脫徐庾之風——重華。2. 第二大變——玄宗初年，張說、蘇頌以宏茂廣波瀾——重雅。3. 第三大變——德宗時，韓、柳之復古文體——重嚴。4. 第四大變——末年，李商隱、段成式、溫庭筠之倡四六體——重麗。一六〇

【唐文獻】元微明——一六零一頃南直隸華亭人。一五八六年進士第一，授修撰。出趙用賢門，以名節

相矜許，后在官果能不負所言，官至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卒，諡文恪。文獻著有占星堂集十五卷，相傳文獻未第時，曾見奎宿于其堂上，因以占星名其堂。

【唐文象徵語之批評】唐人重標榜，批評多形似之語，此蓋本於六朝之品評書法而踵爲之者。湯惠休謂謝靈運詩如出水芙蓉，顏延年詩似鏤金錯彩，即已用此方法，不過偶以舉例，其體未廣。至如張說與徐堅之論近代文士，謂「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則駭矣。閻朝隱之文如麗服觀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又論後進詞人之優劣云：「韓休之文如太羹旨酒，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微少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微窘邊幅。王翰如瓊杯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見舊唐書楊炯傳）此則全是比况之辭。後來皇甫湜論

業一文亦師其意而踵爲之。其言云：夫比文之流，其來尚矣！自六經子史，至於近代之作，無不備詳，當朝之作，則燕公悉以評之。自燕公已降，試爲子論之。燕公之文如榘木栴枝，締構大廈，上棟下宇，孕育氣象，可以變陰陽，閱寒暑，坐天子而朝羣后。許公之文如應鐘鼗鼓，笙簧鐸磬，崇牙樹羽，攷以宮縣，可以奉神明，享宗廟。李北海之文如赤羽玄甲，延互平野，如雲如風，有驅有虎，闐然鼓之，吁可畏也！賈常侍之文如高冠華簪，曳裾鳴玉，立於廊廟，非法不言，可以望爲羽儀，資以道義。李員外之文則如金舉玉輦，雕龍綵鳳，外雖丹青可掬，內亦體骨不飢。獨孤尚書之文如危峯絕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傾到谿壑，然而略無和暢，雅德者避之。楊崖州之文如長橋新構，鉄騎夜渡，雄震威厲，動心駭目，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慎。權文公之文如朱門大第，而氣勢宏敞，廊廡廡廡，戶牖悉周，然而不能有新規勝概，令人竦觀。韓吏部之文如長江大注，千里一道，衝颺激浪，汙流不滯，然而施於灌溉，或爽於用。李襄陽之文如燕市夜鴻，華亭

曉鶴，啾啾亦足驚聽；然而才力偕鮮，悠然高遠。故友沈諮議之文則隼擊鷹揚，滅沒空碧，崇蘭繁榮，曜英揚蕤，雖迅舉秀擢，而能沛艾絕景。其它握珠璣，奪組綉者，不可一二而紀矣。若對公者，或傳符於玄宰，或受命於神工，或鳳翥詞林，或虎踞文苑，或抗轡荀孟，攘袂班揚，皆一時之豪彥，筆硯之麟鳳。（皇甫持正文集一）此種風氣，一至宋代則更爲流行，蔡條教陶孫輩無不爲之，遂成爲文學批評的一種方法了。此種方法，雖近遊戲之作，且多模糊影響之談，要亦不失爲鑑賞的批評之一種。

【唐文拾遺】七十二卷，目錄八卷。清歸安陸心源撰。有光緒刊本。

【唐文鳳】子儀，號夢鶴，明一一四一四頃，歙縣人。卒年八十六。與祖元父桂芳俱以文學擅名。永樂中，薦授興國縣知縣，政績頗著。後改趙王府紀善。文鳳撰有梧岡集八卷，其詩文豐緜深厚，刊落浮華。

【唐文學】唐代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很重要的位置。因爲這一代文學的範圍極其廣大，可



以說是古今文學之一個轉圓的時期。他結束了由周至隋的舊時代，而開創了由唐至清的新時代。雖說爲時不過三百年，但文學的情形却十分複雜。且先把他的各種特點提出來講一講。□（一）文人數量之激增。——提及唐代文學，我們便聯想到唐詩。單就唐代詩的數目大約來計算，宋人計有功作唐詩紀事時所採錄的，就有一千零五十家，到了清康熙時所輯的全唐詩入選的約計二千二百家。平均說起來，唐朝每年都有七個詩人產生，至於其他作家尚不計算在內。□（二）各種文體之完備。——前代所有的各種文體，唐代都保全得，而且又開創了幾種新文體。以下分別說明：甲、詩——漢魏六朝的古體詩，在唐代還是盛行，以外更加了一種近體詩，除了五言詩以外，七言詩更非常興盛。乙、詞——唐代爲詞的萌芽時代，雖世傳之李白的作菩薩蠻之不可靠，但到了白居易之作憶江南，劉禹錫之作竹枝詞，及瀟湘神總算爲由詩入詞之過渡作品。至唐末溫庭筠更爲填詞的大家。丙、賦——律賦始於唐人，與

漢賦，六朝人賦大相同。丁、文——無韻之文，唐代作家更多。隨便翻開文苑英華與唐文粹之類來看，質與量均不弱於他代。宋以後的說之古文，亦由唐代韓愈柳宗元而起。至於駢偶的文章，自有李商隱段成式等推波助瀾以後，他們又被推爲後世所稱的六文之祖。戊、小說——唐代文人多半把他們的空閒時間來做小說，實開宋元長篇小說的風氣。如沈下賢白行簡元稹等，均爲短篇小說之能手。凡唐人所作流傳至今的柳毅傳、霍小玉傳、虬髯客傳等篇，都是很幽美動人的作品。□（三）風格之特殊。——唐代文人，只要成爲大家，莫不具有一種特殊之風格。如杜甫與李白雖同爲詩人，都各有其獨到之處。韓柳與溫李雖同作散文，前者則醇古有致，後者又工緻絕倫。□（四）思想之複雜。——唐代文人大半是自由思想者，毫不爲一家成見所拘束。如杜甫的思想，出入於儒家道家之間。李白不惟有道家與神仙家思想，且受景教之影響。王維與白居易很想信佛教。至于皮日休陸龜蒙簡直有道教的思想。詩人思想

派別之複雜可謂達於極點；正惟因其思想之複雜而不受拘束，所以能成其爲偉大。以上所說的，只是唐代文學的幾種特點，但是構成這種特點的原因在那裏呢？一政局之統一——統一南北朝的爲隋代，承隋之後，而規模更見宏大的便是唐代。此時南北思想打成一片，故文學上絕無南北的界限。在唐朝以前詩人的籍貫，南人較北人的數目爲多；但到了唐朝，北方的詩人，反而比南方的多。如唐初的四傑，王勃是龍門人，楊炯是華陰人，盧照隣是范陽人，他們都是北方人，只有駱賓王爲義烏人。又如溫庭筠是太原人，李商隱是河北人。其他北方著名的詩人尚不少。可見當時是無南北界限的。二交通之便利——不但南北的界限至唐代而消滅，就是東西的界限，也至唐代而推廣。當時由天山南路以通西方，印度波斯大食等處。這是由於李淵起家，在隴西成紀與胡地相近，立國後對於東西門戶完全開放。因爲當時亞洲的文化除印度以外，只有中國最高，所以東西各國，如日本高麗波斯亞拉伯的人，

都相約而來。而且唐代的用人，完全注意人才，無國界的限制，外人取功名的亦不少。因爲唐代文化的遠被四方，所以外國人至今日尚有稱中國人爲唐人的。我們可以說唐代不只代表中國之文明，且可以代表亞洲之文明。因政局統一與交通便利，代就發生以下兩種情形：甲學校——當時學校制度，即已盛行。太學學舍竟有千二百區，同時聽講學生，竟有八千人之多，新羅高麗百濟高昌吐蕃等國均派有子弟來留學，日本也從那時學了許多中國的文化過去。乙宗教——（一）佛教：貞觀時，玄奘法師留學印度，相宗因此傳入，密宗亦在唐時傳到中國。（二）回教：回教起源約在隋代，然傳至中國最早時即在唐代。（三）景教：當貞觀時，景教由波斯傳入中國，此教即耶教之一種，當時被稱爲波斯教。因波斯爲大秦所滅，故又稱之爲大秦景教。（郭子儀曾將其私宅捐爲禮拜寺）（四）祆教：即拜火教。祆教以火爲光明之象徵，拜火即崇拜光明之意，亦由波斯傳入。（五）猶太教：後又呼之爲挑筋教，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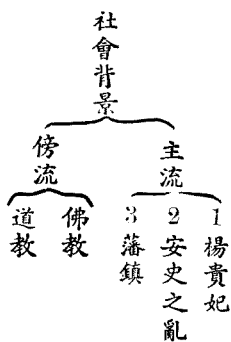
於開封一帶（六一）摩尼教亦從波斯傳來。此外尚有一種中國本來的宗教在唐代被立為國教的。道教。唐代皇帝姓李，自以為是老聃的後裔，乃尊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但唐代絕不自己崇拜道教之故，而摧殘別的宗教。當時信仰極其自由，並且每種外教傳入之後，還受唐代法律的保障。三、君主之提倡——唐代的君主能作文章的頗多，如太宗玄宗等尤為傑出。太宗時招集一般有文才的人，名之曰十八學士，如虞世南、歐陽詢都是當時著名的文人。在他的勅修晉書之內，他很崇拜陸機的文學，與王羲之的書法，所以晉書中的陸機傳論及王羲之傳論，都是出於唐太宗的「御製」。四、選舉之影響——中國選舉的制度，隋代實是一個轉機。以前所通行者為薦舉，先由州郡選好以後，再進之於朝堂。但是流弊甚大，自晉魏以外，選舉差不多是以門戶為標準的。只要翻開南史北史一看，凡九品中正之選，南朝人不是姓王便是姓謝，北朝人不是姓崔便是姓盧。至於寒門微族，被選的盼望絕少。至隋文帝大

唐

業時，方廢除門資而改用科第制度。到了唐代，仍然因襲此制，不過考試的科目更加繁多。唐代科舉，竟有數種，最貴者有秀才、進士、明經幾種。唐人取明經考試時，用帖經之法，頗淺薄可笑，所以唐人的經學不甚發達。而且在唐人的眼光中，把明經科看得不甚重。當時士人都以得中進士科為榮，即如孟郊、賈島諸人的詩中，且以進士落第為莫大憾事。韓愈作詩誡子，也諄諄望他們後來取得一官半職。於此我們可以說唐人作詩的動機，或者不如宋人的純潔，因為他們都是有所為而作的。不過這種原因，到未必盡然。唐代考試用詩賦，不一定開國時就是如此。最初秀才、進士、明經三科皆用策；至高宗永隆二年，考試才用箴、銘、論、表等雜文；至武周光宅二年，又改用賦，到了開元七年才正式以詩取士。那時用的是排律詩，雖說錢起的一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清」（湘靈鼓瑟）崔曙的「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明堂火珠）等名句是從考試進士中得來的，然而可惜唐代兩位代表詩人，杜甫與李白都並

不是進士及第。□五，生活之繁豐。——唐代門戶大開，以致國中五方雜處，許多從前沒有的宗教，未見過的外國人都從外面輸入。當時又承隋代統一之後，武力文治，都臻極致。人民生在這樣太平的新時代，對於優美的人生，定是用一種享樂的態度，至於生活之豐裕，自不待言。□六，外樂之輸入。——每代的文學，尤其是詩歌，多少不免同音樂脫不了關係。唐初音樂名目頗為複雜，有俗樂雅樂之分。又從西域如龜茲疏勒印度等地輸入了新的調子。故七言樂府在唐時很盛行，如什麼伊州曲涼州曲渭州曲都是在與外族毗鄰的境界中受「胡樂」的影響產而生的。1021

【唐文學背景】中國文學，除三百篇外，和社會的關係很少。所以要研究時代的背景，是一件很無憑據的事。但是唐代的詩人，完全是由時代造出。唐代文學的背景，比其他時代特別明瞭。研究下來，有無限的趣味。現在且把當時政治上和社會上的背景，分做主流，傍流，列表於下：



唐代詩人，樂工，畫工及其他藝術家，都是楊貴妃的產兒。楊貴妃就是唐代詩人的母親。隨便翻開一卷詩看，其中的傑作都是詠楊貴妃的事。很普通的如白樂天長恨歌，元微之的連昌宮詞，杜甫李白集中，更是說不勝說。元人明人雜劇傳奇中，還有許多傑作。當時的戲曲和音樂家，也是同貴妃有密切的關係。圖畫家更不消說。（樂府雜錄云：「黃繡綽張野狐皆善弄參軍。」通考樂考：「元宗置左右教坊，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子弟。又分樂為二部，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宜春院謂之內人；雲韶院謂之宮人；平人女選入者謂之搗彈家。以上音樂戲曲，皆明皇製以媚貴妃者，而李白

清平樂及西涼節度楊敬述所獻之霓裳羽衣曲皆爲貴妃而作。李龜年弟兄，黃繡綽張野狐等皆供奉貴妃者也。」**明皇雜錄**云：「涼州詞，楊貴妃所製也。」楊妃外傳：「荔枝香則貴妃生日小部張樂於長生殿所進之新曲也。」**唐書禮樂志**：「雨霖鈴乃明皇於棧道中聞鈴聲，悼念貴妃而作者也。」**唐代圖畫**，如明皇納涼圖，按羯鼓圖，擊梧桐圖，鬪鷄射鳥圖，虢國夫人夜游圖，游春圖，踏青圖，太真教鷄鵝圖（以上張萱所畫），明帝夜游圖（周古言畫），妃子教鷄鵝圖，出浴圖，明皇騎從圖，鬪鷄射鳥圖（周昉畫），明皇燕居圖，斫脰圖，太真禁牙圖（王拙畫）太真逸事，先後影響於圖畫的很大。又如李思訓的明皇幸蜀圖，吳道子陳閻韋無忝等所共繪的金橋圖，（此圖乃明皇封泰山時命吳等共繪）尤爲當時的傑作，都太真有密切的關係。所以說唐代文學、音樂、戲曲、圖畫、雕塑（楊惠之）都是以開元天寶爲極盛時代。他的原因，就是楊貴妃了。**楊貴妃**簡直是中國的一件大雕刻品，好像印度的

唐

佛像一樣；又是中國的一個美術的大建築物，好像意大利的羅馬都城一樣。詩人畫工音樂家，都把他圍繞着，瞪視着。他犧牲了無數人的性命，無數人的幸福，無數人的心力，才產出不多的幾個詩人，和不多的幾本詩。這算是藝術品中最大的代價了。**安史之亂**，人民身受戰爭的苦痛，供給詩人以許多的材料和許多的同感。所以兵車行，折臂翁等，都是當時人民痛苦的呻吟。一經時人寫出，就是絕好的作品。**安史亂事**平定後，藩鎮的勢力澎湃起來，廬龍魏博成德三鎮違抗朝廷，人民還是在書深火熱之中。藩鎮漸衰，宦官亂起，唐室遂以滅亡。當時社會既呈不安定的狀態，宗教思想，自然隨着發達。又逢着玄奘三藏，義淨三藏，東日三藏東歸，佛教大振。人民對於宗教的信仰，跟着發達，希望得着心靈上的安慰。如王維孟浩然的作品，思想上已經含着佛教的精神。而音律節奏，句子，異常平和，異常遲緩，很可以表現佛教的安定性，和平和性。不像李白杜甫李頎岑參的詩，音律節奏，悲壯激昂，使人興奮。李白的

作品中，以神仙為宗教背景。因當時道教亦盛，玄宗稱老子為鼻祖，所以文學上也受着影響。知道唐代文學的歷史的遺傳和時代的背景，再加上唐代詩人的個性，那麼對於唐代文學，已經知道大半了。

1012

【唐文藝書目舉要】應該細讀的書目——唐文

粹，一百卷。宋姚鉉編。明刻本。清蘇州局本。唐宋八家文，韓柳兩家通行本。唐詩別裁集，二十卷。清沈德潛選。通行本。近時石印本。唐五代詞選，五卷。清成肇鹿選。長沙刻本。商務仿古活字排印本。唐宋傳奇，近人輯。排印本。唐代叢書。清馬緯雲輯。清嘉慶時刊。巾箱本。近時石印本。樂府古題彙解，二卷。唐吳兢撰。津逮祕書本。學津討源本。歷代詩話續編本。全唐詩話，六卷。舊題宋末袁撰。歷代詩話本。預備參考的書目——全唐文，一千卷。清嘉慶十九年敕編。揚州局本。廣州翻刻小字本。全唐詩，九百卷。清康熙四十六年敕編。揚州局本。江甯重刻本。廣州巾箱本。同文石印本。唐詩紀事八十卷。宋計有功輯。明嘉靖中刊本。四

部叢刊影明本。李太白集注三十六卷。王琦注。原刻本。近時石印本。杜詩詳注二十五卷。附編三卷。仇兆鼐注。清康熙二十二年刊本。近時石印本。王右丞集注二十八卷。清乾隆二年刻本。近時石印本。孟襄陽集三卷。汲古閣本。近時石印本。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宋廖瑩中輯注。明徐氏東雅草堂本。蘇州翻刻本。四部備要六。柳河東集輯注四十五卷。外集五卷。明薛之翹輯注。三徑藏書本。四部備要本。孟東野集十卷。汲古閣本。近時石印本。韋蘇州集十卷。拾遺一卷。汲古閣本。近時石印本。白香山集四十卷。附錄年譜一卷。汪立名編校本。近時石印本。李長吉歌詩四卷。外集附錄各一卷。王琦彙解。原刻本。近時石印本。樊川詩集四卷。外集別集各一卷。附補遺。馮集梧注。原刻本。湘尚書局重刻本。近時石印本。舊唐書音樂志，舊唐書等二十八卷至三十一卷。新唐書禮樂志，新唐書第十一卷至二十二卷。舊唐書文苑傳，舊唐書第一百九十卷。新唐書文藝傳，新唐書第二百零一卷至二百三卷。樂府詩集一百卷。宋郭茂倩編。派

古閣本，清乾隆刻本，湖北官書局本，四部叢刊影汲古閣本，太平廣記，五百卷。宋太平興國時敕編。通行本，近時石印本。所收皆唐以前小說，而以唐代小說爲尤多。1045

【唐文學分期】論到每代的文學分期法，本來是一件極勉強的事，就唐詩來說罷，前人多分爲初盛中，晚四期。但是有些詩人，不知究竟要分在那一期才好，即如杜甫他本來生於睿宗時，而死於大歷中。若舉他來代表盛唐，但是他有許多好詩大半是到中唐時所作。又如錢起爲大歷時詩人，足可以代表中唐，但是他是天寶十年的進士，在當時已很享盛名，可見這種人工分期法，是極其牽強的。但爲講述便利計，却又未能免俗呵。現在且把從前人對於唐代文學的分期法，列舉如下：

(一) 三分法

甲 姚鉉 (見唐文粹)

第一期 陳子昂「起於庸蜀始振風雅。」

第二期 張說「雄辭逸氣，聳動羣聽。」蘇題「

唐

繼以宏麗，丕變習俗。」

第三期 韓愈「起絕羣流，獨高遠古。」

我們在這裏要注意宋人與唐人論文之眼光完全不同，唐貞元以前論文的眼光，還是用的六朝人的，而宋人論文的眼光，乃用到唐人元和以後的。

乙 宋祁 (見新唐書文藝傳序)

第一期 高祖太宗「江左餘風」以王勃楊

炯爲代表。

第二期 玄宗「崇雅黜浮」以張說蘇題爲代

表。

第三期 大歷正元「法度森嚴」以韓愈柳宗

元爲代表。

照宋祁的上所分，是以無韻文爲主體，但詩之變化，不一定受此影響。

丙 嚴羽 (見滄浪詩話)

一 漢魏晉與盛唐 (開元天寶之間)「第一義。」

二 中唐 (大歷以還)「第二義。」

三 晚唐「聲聞辟支果。」

嚴滄浪以禪理喻詩，他生在南宋，他頗不滿意於北宋人之一心揣摩韓愈而抹煞其他作家，他力矯此弊，所以發出這種議論。照他的說法，韓愈已打入第二義以內去了。

丁，王士禛（見帶經堂詩話）

一初唐 自唐初至開元

二盛唐 自開元至元和

三晚唐 元和以後

士禛論詩多標三唐，蓋祖述滄浪而稍變者。

(二)四分法

甲，楊士弘（見唐音）

一，始音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

二，正音 由王績至張志和

主觀（理想的發抒情感）

實質分類

三，遺響 皇甫冉至劉禹錫。

四，賈島至吳商浩

乙，高棅（見唐詩品彙）

第一期初唐（六一八至七一二）高宗正德

元年起，

第二期盛唐（七一三至七六五）玄宗開元

元年起，

第三期中唐（七六六至八四六）代宗大歷

元年起，

第四期晚唐（八四七至九零六）宣宗大中

元年起，至唐亡。

此說沿用者最多，各有專條論之。1021

【唐文學分類】

(一) 實質的分類

神祕派——李賀等

樂天派（顏廢）——李白等

悲觀派——孟雲卿李嘉祐劉長卿等

唯美派——李商隱等



客觀（實寫的描寫社會）

社會派（悲觀）——杜甫崔灝元微之白居易等  
 田園派（樂天）——王維韋應物儲光羲丘爲孟浩然元結等  
 邊塞（宏壯）——李頎岑參高適王昌齡王翰等

(二) 形式的分類

形式分類

七言

音調高  
節奏促

動的（悲哀宏壯）

七言長篇——李白杜甫李頎岑參高適王翰等

七言絕——王昌齡王翰等

七言律——李商隱李嘉祐劉長卿等

五言長篇——王維孟浩然儲光羲韋

五言絕——應物丘爲岑參元結等

五言律——孟浩然王維李嘉祐岑參等

五言

音調低  
節奏緩

靜的（快樂和平）

(三) 音律的分類

音律分類

和緩（低音）——王維孟浩然儲光羲韋應物丘爲元結等

急烈（高音）——李頎高適岑參王昌齡劉長卿李嘉祐李白白居易等

洪大（中音）——杜甫李商隱等

細碎（最低音）——賈島孟郊陸龜蒙皮日休等

唐

(四) 心理的分類

心理分類

情操

情緒

- 激情——杜甫元微之白居易李白李頎高適岑參等
- 欲情——劉長卿李嘉祐王昌齡等
- 宏壯——李白李頎岑參高適等
- 悲哀——劉長卿李嘉祐等
- 可憐
- 滑稽
- 優美——李商隱等
- 靜觀性——韋應物孟浩然王維儲光羲元結等

唐代詩人，各有長處。就形式方面說，有特長於七言的，有特長於五言的。比如李頎的七古，自由奔放，又沉着，又暢快；但是五古五絕，拘板無味，王維的五言各體詩，是他的特長；七言雖然不醜，但是全集中，很不多見。王昌齡的七言絕句，一首不過二十八字，其中境界無窮，真是「咫尺應須論萬里」；但是五言絕句和五言古詩，七言古詩，集中很少。劉長卿李嘉祐，在唐代詩人中，完全是律詩家，他們的集中，差不

多完全是五律七律，他們作古詩也是用律詩的方  
法——對偶，音律——去做。如劉詩小鳥篇，疲兵篇。  
但是他們的詩，怎麼比六朝人有價值呢？第一就是  
用字很平凡，不像六朝人用那些生澀偏僻的字，第  
二就是他的句子很自然，不像六朝人故意雕刻，用  
那些好看的字，眼來堆砌場面。第三是不多用成語，  
不多用典故。第四是音律自然調和。唐人詩有音律  
的天才，不是沈約的四聲八病造出來的。沈約的詩，

音律之美不如唐人多了，（有這四種好處，所以他們雖然是律詩家，却比六朝的古詩高得百倍了。就材料方面說，有些長於描寫戰爭的，如王昌齡的絕句，杜李的古詩，王維的五言；有些長於描寫田園的，如儲詩除田園詩外，餘皆不好；有些長於陳述自己的苦痛的，如劉長卿李嘉祐是。）

【唐文鑑】二十一卷。明賀泰編。是編雜採唐文，所見殊爲隘陋。

【唐文粹】宋姚鉉所編，凡一百卷。這是「斷代選文」的創始者。按陳善捫蝨新話中，以姚鉉爲徐鉉，那是差誤的。姚鉉，字寶臣，廬州人。太平興國中，第進士官，至兩浙轉運使，事蹟具見宋史「本傳」。是編所收的內容，微與文苑英華不同，例如「文賦類」中，祇取「古體」而「四六」之文不錄；「詩歌類」中，亦惟取「古體」而「五七言近體」不錄。大概詩文儷偶，都莫盛於唐，感極而衰，流爲俗體，亦莫雜於唐。姚鉉欲力挽其末流，故其體例如是。是則於歐梅未出以前，毅然欲矯五代之弊，與穆修柳開相應者，實自鉉始的。

又按書中，如杜審言「臥病人事絕」一首，較「集本」少後四句，則鉉亦有所刪削。又如岑文本請勤政改過疏之類，都是文苑英華所不載。其蒐羅亦云廣博。而王得臣塵史中，乃譏其未見張登集，殊失之。苛。惟文中艾去韓愈平淮西碑，而仍錄段文昌作，未免有心立異。至如陸龜蒙的江湖散人歌，皎然的古意詩之類，一概收入，亦未免過求朴野，稍失別裁了。然論述唐文的，終以是書爲總匯，不以一二小疵，而掩其全美的。有明嘉靖三年蘇州徐燝刊本，十四行，嘉靖六年張大輪校刊本，十四行，萬曆重修本，鄧漢刊本，嘉靖間晉藩刊本，黃氏士禮居有宋紹興九年刊本云，何義門小山兄弟，皆用此以校明本，朱字爛然，胡克家亦有完全宋刊本，欲重刊而未果。天祿後，自有宋寶元二年刊本二部，元刊本二部，明刊本四部，昭文張氏有宋刊五十卷本，蘇局本，許氏校刊本。

1174

【唐文粹補遺】二十六卷。清吳江郭麐撰。有嘉慶刊本。

【唐音】十四卷。元楊士宏編，張震輯註。是編所錄唐人之詩，分始音一卷，正音六卷，遺響七卷，其去取頗爲不苟。有明嘉靖元年金憲汪諒刊本，平津館有元刊本十四卷，即季葦滄所藏。又一本五卷。又一本十卷。閱氏刊本明刊本。

【唐音琴籤】三十三卷。明胡震亨撰。是書總名唐音統籤，凡十集，此其第十集也。前九集皆錄唐詩，此集則專錄詩話，雖多錄明人議論，未可據爲定評，然縷析條分，元元本本，唐三百年詩派之源流，已約略備具矣。有清康熙戊午江陰書肆刊本，明刊本。

【唐音樂與詩歌】依沈括夢溪筆談所說：「唐天寶十三載，以先王之樂爲雅樂。前世新聲爲清樂，合胡部者爲宴樂（即燕樂）」。可見唐代的「音樂文學」都包括於這三組內了。可是事實上卻「有燕樂」一種可以代表時代，所謂「雅樂」「清樂」都成了「遺物」了。尤其是「雅樂」唐書禮樂志第十二，敘當時樂部的情形道：「上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太常閱坐部不可教者隸立部，立

部又不可教者乃習雅樂。」白居易有一首立部伎詩，將那時的「雅樂」形容得盡致：「立部伎，鼓笛誼，舞雙劍，跳七丸，巨燭索，掉長竿。太常部伎有等級，堂上坐者堂下立。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鳴。笙歌一聲衆側耳，鼓笛萬曲無人聽。立部殿，坐部貴，坐部退爲立部伎，擊鼓吹笙和雜戲。立部又退何所任。始就樂縣操雅音，雅音替壤一至此。長令爾輩調宮徵，圍丘后土郊祀時。言將此樂感神祇，欲望鳳來百獸舞。何異北轅將適楚，工師愚民安足云。太常三卿爾何人？」自注云：「太常選坐部伎絕無性識者，退入雅樂部。」雅樂到此，還成個什麼東西，怪不得元稹題樂府立部伎詩要說：「工師盡是聾聵人」和「九奏未終百寮惰」了。「清樂」即「清商三調」，「九龜茲琵琶未入中國以前，可算得代表時代的音樂。隋書音樂志云：「清樂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並漢以來，舊曲樂器形制並歌章古辭，與魏三祖所作者，皆被于史籍，屬晉朝遷播，符永固平張氏，始於西涼得之，宋武平關中，因而入南，不復存於內地，及平陳後獲

之高祖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吳萊曰：世謂華夏正聲者，蓋俗樂也。」但此華夏正聲自隋亡以後，失傳的便很不少。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六清樂一條，記失傳的歷史很詳：「自長安以後，朝廷不重古曲，工技轉缺，不合於管絃者，惟明君、楊叛、驍壺、春歌、秋歌、白雪、堂堂、春江月花夜等共八曲。舊樂章多或數百言，時明君尚能四十言，今所傳二十六言。就中訛失與吳音轉遠，以爲宜取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中有歌工李邱子、邱子北人，聲調以失云。學于俞才生、江都人也。自邱子亡後，清樂之歌闕焉。又闕清樂唯雅歌一曲，辭典而音雅，閱舊記其辭信典。自周隋以來，管絃雜曲將數百曲，多用西涼樂，鼓舞曲多用龜茲樂，其曲度皆時俗所知也。唯彈琴家猶傳楚漢舊聲，及清調琴調蔡邕五弄調，謂之九弄。」清樂到此，已經告了末運了。於是而「清樂」破產，在六朝所視爲「平民的」、「進化的」、「抒情」的「音樂」到了唐代卻變成了「貴族的」、「因襲的」、「古典的」音樂了。時代一變，新的「音樂文

唐

學」也自應之而產生，這在絃索方面叫做「燕樂」。在文學方面就是所謂律絕等詩了。□「燕樂」是什麼？唐宋中興四朝樂志敘云：「古者燕樂，自周以來用之。唐貞觀增隋九部爲十部，以張文收所製歌名燕樂，而被之管絃。厥後至坐伎部琵琶曲盛于時，匪特漢氏上林樂府漫樂，不應經法而已。」這段追溯燕樂的源流，是根據周禮「燕樂」二字說的。一周禮燕樂注謂房中是樂，即關雎二南也。鍾師下云：祭祀饗食，奏其燕樂。苑人下云：祭祀賓客，舞其燕樂。」不知唐代燕樂完全是受外國音樂的影響，雖同爲燕享之用，而音樂的系統則絕不相同。在這裏我們最好是先把隋時所定九部樂，拿來研究一下，便知九部樂中從西域傳來的，已經很不少了。夢溪筆談（卷五）載：

大業中，煬帝乃定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疎勒安國高麗禮畢以爲九部。

西涼五曲揚澤新聲神白馬永世樂萬世豐解于閩佛舞。

龜茲二十曲：萬歲樂、藏鈞樂、七夕相連樂、玉女行

觴神仙、留客、擲磚、續命、投壺樂、舞席、同心、鬢泛

龍舟、鬪雞子、鬪百草、善善、運舊宮、長樂、花十二

時曲、摩尼解、婆伽兒舞、小天舞、聖明樂、疎勒鹽

天竺二曲：沙石疆歌、天曲樂舞

康國四曲：戢殿、農和、正歌、末奚、波池、舞曲、前拔地

舞惠地舞曲

疎勒三曲：兀利死、遜歌、遠服、舞鹽曲舞

安國三曲：附薩、單時、歌居、和祇、解末、奚舞

高麗二曲：芝栖、歌芝栖舞

禮畢二曲：單交、路行、散花舞

九部樂只有「清樂」「禮畢」二部可算中國舊有音

樂，餘七部都是從西域輸入——尤其以龜茲樂——

組織成新的音樂系統的。唐初因隋舊制奏九部

曲，直至貞觀十六年十一月宴百寮，纔奏十部伎。這

十部伎還是伐高昌收來的音樂，其後分為立坐二

部，現在依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六所載，參考宋高

似孫唐樂曲譜，將樂名記之如下：

立部伎八曲：

(一) 安樂——高譜作太平安舞。

(二) 太平樂——高譜作太平樂安舞，原注：太

平並周隋遺音。

(三) 破陣樂。

(四) 慶善樂。

(五) 大定樂。

(六) 上元樂。

(七) 聖壽樂。

(八) 光聖樂。

坐部伎六曲：

(一) 燕樂。

(二) 長壽樂。

(三) 天授樂。

(四) 烏歌萬歲樂。

(五) 龍池樂。

(六) 小破陣樂。

案立坐部伎都是舞曲，並且是完全受龜茲舞的影響。

響的。杜佑云：「自安樂以後，皆雷大鼓，雜以龜茲曲，聲振百里，皆奏之。唯慶善曲獨用西涼樂，最為閑雅。」又云：「自長壽曲以下，皆用龜茲曲，唯龍池曲，備用雅曲笙磬。」可見唐代龜茲的曲，在中國極盛行，就是貞觀中協律郎張文收采古朱雁天馬之義所製的景雲河清歌，叫做「燕樂」，號為諸樂之首，其實他的體製，全與龜茲曲相同，那裏能夠算得完全中國音樂呢？所以講到「燕樂」，我們祇承認他是西域音樂中國音樂的混血兒。明葛見堯秦律卷一，俗樂論裏說得好：「後之燕樂，雜西涼與清商者也。徵不立調，西涼之製，夾鐘為調首，則清商之遺也。不用變徵，清商之制，變宮為角，則西涼之遺也。越調仙呂多出吳越，本于清商，般涉大石，號雜羌胡，本于西涼。清平側之三調，不能別出管色中之十字，犯用不分，名中呂實不中呂，名黃鍾實不黃鍾，謬立名位，顛倒五音，可以一言以蔽其失。曰西涼清商雅樂，逸說為用也。」我們現在要研究唐代音樂的文學，不消說也是從唐樂所受於西域音樂的影響，來詳細

唐

地考察一番。○（一）樂器方面：——唐代燕樂是以琵琶為首，琵琶就是從龜茲傳到中國的。凌廷堪燕樂考原卷一說：「燕樂中祇祿婆琵琶之四均二十八調也。龜茲樂既入中國以後，周濟之俗樂如此。」又說：「隋書音樂志明云：鄭譯用蘇祿婆琵琶弦柱，相引為均，遼史樂志又云二十八調不用秦律，以琵琶弦叫之，則燕樂之原出于琵琶可知……故唐志燕樂之器，以琵琶為首，宋志亦云坐部伎琵琶曲盛流于時，皆其證也。」因為唐代的燕樂是以琵琶為主，所以唐代的音樂文學也都是用琵琶來演奏，而琵琶家在那時可算得最出風頭的了。現在試舉幾段唐人的記述：——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六原注云：初太宗貞觀末，有裴禮符妙解琵琶，初唯作勝蠻奴火鳳傾杯樂三曲，聲度清美。太宗深悅之。高宗之末，其技遂盛行于時矣。自武太后中宗之代，大增造坐伎，諸點隨亦寢廢。（二）崔令欽教坊記云：樓下戲出隊，宜春院人少，即以雲韶添之。雲韶謂之宮人，蓋賤隸也。非直美惡殊貌，居然易辨明，內人帶魚

宮人則否。平人女以容色選入內者，教習琵琶三絃箏篋等者，謂稿彈家。一案此以琵琶爲首。一三張固幽閒鼓吹云：元載子伯和勢傾中外，福州觀察使寄樂妓十人，既至，半載不得送。使者窺伺門下，出入頻者有琵琶，康崑崙最熟，厚遣求通，即送妓伯和一奏，盡以遺之。先有段和尚善琵琶，自製西涼州崑崙求之不與，至是以樂之半贈之，乃傳焉。道調涼州是也。一四元稹連昌宮詞云：夜半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由上可見唐樂是原於琵琶而有，并不是孤文單證的了。最重要的就是「霓裳羽衣曲」。燕隋考原卷一根據於馬令南唐書，知道霓裳羽衣亦以琵琶爲主。白樂天琵琶行云：「初爲霓裳後六么」，雖然霓裳譜在宋代便已失傳，一沈括筆談卷五云：今蒲中道遙樓楣上，有唐人橫書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通，莫知是非。又王灼碧雞漫志云：宣和初，晉州守東人王平詞學華瞻，自言得商霓裳羽衣譜，取陳鴻白樂天長恨歌傳，並樂天寄微之霓裳羽衣曲歌，又雜取唐人小詩長句，及明皇

太真事，終以微之連昌宮詞補綴成曲，刻板流傳。曲十二段起，第四遍第五遍第六遍擬入破，虛作實作，克歌拍，殺克音律節奏，與白氏歌注大異，則知唐曲今世決不復見，亦可恨也。一其爲以琵琶爲主的舞曲，是決無疑的了。然唐代樂器除看重琵琶外，還兼重笛，笛也是從外族傳來的。唐人把他來演奏折楊柳曲。一胡仔漁隱叢話後集卷四云：李太白春夜洛城聞笛曰：「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聽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杜少陵吹笛詩：「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曲盡生。」王之渙云：「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皆言折柳曲也。一又李太白清平樂調三章，梨園弟子撫絲竹，李龜年歌之，明皇親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則遲其聲，以媚之。可見笛在唐代歌詩上的大用處了。其次就是胡琴，陸說云：「商玲瓏餘杭歌者，白樂天作郡日賦詩與之云：『罷胡琴，掩秦瑟，玲瓏再拜歌初畢。誰道使君不解歌，聽唱黃鸝與白鳥。』玲瓏玲瓏奈老何，使君歌罷汝還歌。」時元微之在越州，厚幣



遊至月餘，使盡歌所唱之曲，作詩送行。兼寄樂天云：「休遣玲瓏唱我辭，我辭多是別君詩。」可見商玲瓏所唱的是元白的詩，而唱詩所用的樂器，卻是胡琴與秦瑟了。然無論唐代燕樂用來演奏的是琵琶也好，笛也好，胡琴也好，總之都是直接間接從龜茲輸入，這在「音樂的文學史」上，實在是一個大轉機。

（乙）樂律方面——毛西河在皇言定聲錄卷三裏論七調二變聲說：「知五聲二變可以立調，則隋唐之際多所發明，而其用二變以爲歌，使天下歌聲可得用七聲以成曲者，則自隋唐始之。」這一段話很容易被人忽略過去，如現存唐時人著的樂書要錄（佚存叢書本第五冊）總算一部「可考見唐初音律之遺」（李瀚章序語）的書，他還不肯老實承認七聲二變是由龜茲輸入來的。他說：「夫七聲者兆于冥昧，出于自然，理乃天生，匪由人造。凡情性內充，歌詠外發，即有七聲以成音調。五聲二變，經緯相成，未有不用變聲能成音調者也。故知二變者宮徵之潤色，五音之鹽梅也。變聲之充贊五音，亦猶暈

色之發揮五彩，不知音者莫識其源。或云武王剋商，自午至于子，凡有七辰，故加以七音，所以儒者相傳皆云：變徵變宮起自周武。若如所言，即夏殷以前，樂不成調。蕭韶大夏何以克諧？斯乃拘文守見之談，非知音達樂之說。」（卷五論二變義）卻不知七聲二變從西域傳來中國以後，直到宋陳暘給自著樂書作序，還要排斥他，說甚麼「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可見中國音樂在古代原只有五聲十二律，那裏有七聲二變可言？如樂書要錄那種不認帳的態度，只好說他沒有歷史觀念罷了。其實研究七聲來源，是有一段歷史的背景的。現在先引下面隋書音樂志一段文章：「梁鄭譯樂議曰：考尋樂府鍾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七名，今樂止有五聲五聲之內三聲乖應，每加詢訪，終莫能通。先是周武帝之時有龜茲人蘇祇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中間有七聲，問之則曰：父在西域，號爲知音，世相傳習，調爲七種，以某七調校之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婆陁力，華言平聲，

即宮聲也。二曰：離識，華言長聲，即南呂聲也。三曰：娑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即徵聲也。六曰：般騰，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侯利麓，華言斛牛聲，即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因作七調，華言均也。譯遂因琵琶更立七均，合成十二應十二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仍以其聲考校太樂鐘律，乖戾不可勝數，于是著書二十餘篇。太子洗馬蘇夔駁之，以爲五音之所以從來久矣，不言有變宮變徵七調之作，實所未聞。又引古爲據，周有七音之律，漢有七始之志。時何妥以舊學，牛弘以巨儒，不能精通，同加阻抑。」又音樂志云：「蘇夔駁譯曰：韓詩外傳所載樂聲感入，及月令所載五音所中，皆有五，不言變宮變徵。又秋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准此而言，每宮應立五調，不聞更加變宮變徵二調爲七調。七調之作，所出未詳。」案此云所出未詳，謂不見于經傳，如所引韓氏

外傳月令左傳之類也。又云：何妥恥己宿儒，不逮譯等，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其七調之議，曰：近代書記所載，漫樂鼓琴吹笛之人多云三調。三調之聲，其來久矣，請存三調而已。」譯由這幾段正史的記載，可見當時國內樂家對於七聲二變，簡直是莫名其妙。然而自鄧譯投偈以後，影響卻極大，遠史樂志云：「鄧譯得西域祇婆五旦之聲，求合七音八十四調之說，由是雅俗之樂皆此聲矣。」可見七聲二變在當時可算一種音樂界的革命運動，是完全從習彈胡琵琶纒得來的。凌廷堪燕樂考原卷二告訴我們：「燕樂二十八調皆用二變。」陳蘭甫聲律通考卷四則說：「觀隋志所載祇婆琵琶，則西域但有七聲，不知有十二律。」大概鄧譯推廣祇婆琵琶七旦之聲，以求合千萬寶常的八十四調，陳氏這個假定，是可以成立的。然無論如何，在隋代時代樂律方面的新變，講到這個地步已經不要詳證而自明了。譯我們既知道了唐代音樂的背景，纒好回頭來講唐代母詩的共全時代。雖然唐代的音樂，在

中國沒有留傳下來，但因為有一種很妙的理由，直到現在「箏絃合奏」還留傳在日本。前幾年日本音樂家田邊尚雄氏在北京大學第二院演講「中國古代音樂之世界的價值」——（參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號演講錄）他告訴我們所以能留傳到如今的原因，是因為在以前的一千二百年至九百年之間，中國長於音樂的人到日本去，就把他們所擅長的音樂傳給子孫。兼以日本皇室向來是用中國音樂的，就是現在行大典禮時，還演奏唐太宗作的「太平樂」，所以那唐代音樂，皇室世世供奉在那裏，故能流傳到如今。還有最使我們驚異的，就是現在奈良東大寺正倉院中藏着許多唐代的樂器，尚未損壞，並且還有樂譜，亦與唐代相同，在正倉院中保存着樂譜的紙大部分已破爛了，字也模糊不清了，但還有許多可以看出，而且現在宮內省奏樂之人演奏時，也就用着唐代的譜。只有一層，就是現在日本演奏人數和樂器都不如唐時之多，唐時音樂的演奏有五十至七十人，日本現在演奏時，不

唐

過三十至五十人。最後田邊尚雄還說到唐代的音樂，簡直是把當時各文明國的音樂併合而造成的，可說到現在止，最當得起世界音樂的名稱。他的話自然過于張大其辭了。不過無論如何說，唐代音樂的發達，是由於西方音樂流傳了進來，這一點卻是確切不移的。唐代的音樂在藝術上有與現代歐洲的音樂相比的價值，這話從藝術發展史看去，也似乎是如此。即因唐代是新音樂全盛的時代，故纔有新的歌詩發現，這種新歌詩，即所謂「絕句」。詩自唐以來，有古近二體的分別，據鄭樵通志，這二體之分是和音樂沒有關係的。所以正聲序論裏說：「古之詩曰歌行，後之詩曰古近二體。歌行主聲，二體主義；詩爲聲也，不爲文也……二體之作，失其詩矣。縱者謂之古，拘者謂之律，一言一句，窮極物情，工則工矣，將如樂何？」因有了古近二體之分，便文學和音樂的關係，似乎便減少了。其實古近二體也都是可歌唱的。王驥德曲律第三十九云：「唐之絕句，唐之曲也。」王世懋藝圃擷餘論詩云：「絕句之源

出于樂府，貴有風人之致，其聲可歌。」馮定遠古今樂府論云：「今太常樂府，其文用詩，聞尚及余前輩有歌絕句者，三十年來亦絕矣。」又王士禛萬首絕句選敘云：「開元天寶以來，宮掖所傳，梨園弟子所歌，旗亭所唱，邊將所進，率當時名士所爲絕句。故王之渙黃河遠上，王昌齡昭陽日景之句，至今豔稱之；而右丞渭城朝雨，流傳大衆，好事者至譜爲陽關三疊。他如劉禹錫張祜諸篇，尤難指數。由是言之，唐三百年以絕句擅場，即唐三百年之樂府也。」欽定曲譜序云：「自古樂亡而樂府興，後樂府之歌法至唐不傳，其所歌者，皆絕句也。」嚴繩孫詞律序云：「唐世所傳若沈香被詔之作，旗亭畫壁之詩，及江南紅豆之曲，大抵其可歌者多五七言絕句。」又王湘綺論七言歌要說：「今之詩歌，古之樂也。四言如琴，五言如笙，蕭歌行七言如羌笛琵琶繁絃雜管。」可見絕句是可歌的了。汪師韓詩學纂聞說：「七言律詩，即樂府也。」王圻續文獻通考論歌曲云：「樂府唐多用七言律，如龍池樂章。」徐養源律呂臆說聲依

永說云：「凡七言近體皆可歌。」可見近體也。大約可用歌唱。唐宣宗作詩，弔白居易云：「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而自作數十曲，流傳民間，這就可見有唐一代唱詩的風氣了。再看舊唐書音樂志（卷三十）云：「時太常舊作，相傳有宮商角徵羽，燕樂五調歌詞各一卷，或云貞觀中侍中楊恭仁妾趙方等所銓集，多詞鄭衛，皆近人詞人雜詩。」可見絕句在唐代還有歌錄流傳，不過現在不可考了。並且唐人燕集必賦詩，推一人擅場（見漁隱叢話後集卷五引）又石林燕語：「公燕合樂，每行酒一終，伶人必唱催酒，然後樂作。此唐人送酒之辭。」不但如此，燕樂有歌亦有舞。朱熹論唐舞大略云：「唐人俗舞謂之打令，其狀有四：曰招曰搖曰送，其一記不得，蓋招則邀之意，搖則搖手呼喚之意，送者送酒之意。舊嘗見深村父老爲余言，其祖父嘗爲之，收得譜子，因兵火失去。舞時皆裹幘頭，列坐飲酒，少刻起舞，有四句號云：送搖招邀，三方一圓，分成四片，送在搖前。人多不知，皆以爲瓦謎。」（說見經世大

訓)由這一段可見唐代燕樂都是可歌可舞，所以這時代詩人的作品，通叫做「歌詩」如李太白歌詩李長吉歌詩之類，不過唐代的詩雖都可歌曲，而這種歌唱的故事，留傳到現在的卻不多。只有薛用弱集異記載高適王昌齡旗亭歌唱事，相傳為有名的佳話。「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詣旗亭，飲梨園伶官亦招妓聚燕。三人私約曰：我輩擅詩名，本定甲乙，試觀諸伶謳詩分優劣。」伶唱昌齡二絕句：「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伶唱適絕句云：「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渙之曰：「佳妓所唱，如非我詩，終身不敢與子爭衡。」不然，子等列拜牀下。須臾妓唱：「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以此知李唐伶伎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俗也。」

唐

當時的樂歌了。再看樓志卷一論唐代詩歌和韻樂的關係更可明白。他說得好：「唐時古意亦未全喪，竹枝浪淘沙拋球樂楊柳枝乃詩中絕句，而定為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調詞三章皆絕句，元白諸詩亦為知音者協律作歌。白樂天守杭，元微之贈云：休道玲瓏唱我詩，我詩多是別君辭。自注云：樂人高玲瓏能歌，歌子數十詩。樂天亦醉戲諸妓云：席上爭飛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詩。又聞歌妓唱前都守嚴郎中詩云：已留舊政布中和，又付新詩與豔歌。元微之見人詠韓舍人新律詩，戲贈云：輕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禪。沈亞之送人序云：故友李賀善撰南北朝樂府古詞，其所賦尤多怨鬱悽豔之句，誠以蓋古排今，使為詞者莫得偶矣，惜乎其亦不備聲歌弦唱。然唐史稱李賀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弦筦。又稱李益詩名與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又稱元微之詩往往播樂府，舊史亦稱武士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於筦弦。」

宋計有功的唐詩紀事(有四部叢刊景明本)也給

我們以許多關於絕句歌唱的紀事：其一——李嶠汾陰行云：「自從天子向秦關，玉輦金車不復還。珠簾羽蓋長寂寞，鼎胡龍鬣安可攀。千齡人事一朝空，四海爲家此路窮。雄豪意氣今安在？擅場宮館盡蒿蓬。路逢古老長歎息，世事回環不可測。昔日青樓對歌舞，今日黃埃聚荆棘。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天寶末，明皇乘春登勤政樓，令梨園弟子歌數闕，有唱至「富貴榮華能幾何」以下四句，帝春秋衰邁，問誰詩，或附李嶠，因淒然涕下。遽起曰：嶠真才子也！及其年幸蜀，登白衛嶺，覽眺良久，又歌是詞，復曰：嶠真才子也！高力士以下，揮涕久之。（卷十一）其二——李益受降城聞笛詩云：「迴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教坊樂人取爲聲樂度曲。（卷三十一）又武士衡善爲五言，好事者被之管絃。（卷三十三）又穆宗時，嬪御多誦元稹歌，宮中號爲元才子。（卷三十七）其三——湖州崔芻言郎中初爲越副戎，宴席中，有周德華者，劉

採春女，善歌楊柳枝詞，所唱十九篇皆名流之詠。（卷四十九）又升鉛總錄云：「唐人樂府多唱詩人絕句，王少伯李太白爲多。杜子美七言絕近百篇，城妓女獨唱其贈花卿一首，所謂錦城絲管自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也。蓋花卿在蜀頗僭用天子禮樂，子美作此諷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詩人之旨。當時妓女獨以此詩入歌，亦可見哉！」由這一段，可見李白杜甫的歌詩也都是樂章了。夢溪筆談云：「小曲有『咸陽沽酒寶釵空』之句，云是李白所製，然李白集中有清平樂詞四首，獨欠是詩，而花間集所載『咸陽沽酒寶釵空』乃云是張泌所爲，莫知孰是也。」然無論如何，太白的詩是可歌無疑。黃庭堅題李白詩草後云：「余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于洞庭之野，無首無尾。」這種音樂的批評，是很知道太白的文學藝術的。此外唐代詩人和音樂有密切關係的，還可考見一些。如（一）張祐——全唐詩話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自倚能歌曲，先皇掌

上憐，新聲何處唱，腸斷李延年；二章，張祐所作宮詞也，傳入宮禁。武宗疾篤，目孟才人曰：吾即不諱，爾何爲哉？才人指笙囊注曰：請以此就縊。上惻然，復曰：妾嘗藝歌，請對上歌一曲，以泄其憤。上許，乃歌一聲：河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脈尚溫，而腸已絕。（二）王維——集異記載：王維未冠，文章得名，妙能琵琶，春之一日，岐王引至公主第，使爲伶人進主前，維新進曲，張鬱輪袍，並出所作，主大奇之。棧山之亂，李龜年奔放江潭，曾于湘中採訪，使筵上唱云：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又秋風明月共相思，蕩子從戎十載餘，征人去日慙慙囑，歸雁來時數附書。此皆王維所製，而梨園唱焉。（見全唐詩話）又代宗對王綰說：「卿之伯兄，天寶中詩名冠代，朕嘗于諸王座聞其樂章。」（三）李益——唐書李益傳：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歌聲。又唐語林云：李益詩名早著，征人歌一篇，好事者畫其圖障。回樂峯前沙似雪，天下唱爲歌曲。（四）李賀——唐書李賀傳：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

唐

管。又荆川稗編卷四十二（古度曲之原一條）云：李賀申胡子，襲歌亦五言，當時工師尚能于席間裁爲平調奏之。（五）劉禹錫——唐書劉禹錫傳：卽州接夜郎諸夷，風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聲儉俚，禹錫謂屈原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辭十餘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六）元稹——唐書元稹傳：稹尤長于詩，與居易名相埒，天下傳誦，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號元才子。又王世貞四部稿（文章九命一條）云：元稹連昌宮等辭，凡百餘章，宮人咸歌之，呼爲元才子。又白氏長慶集序自云：予嘗于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歌詠，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爲微之也。（七）白居易——與元九書自己說：「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伎哉？由是增價。」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眾樂娛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

長安抵江西三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不足爲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  
□由上很可見當時平民唱當代名家絕句的風氣。此外從西域傳來的胡樂調，或中國自創的近代曲辭，如竹枝採蓮子楊柳枝，可以唱歌的更不知有幾多，略舉起來，便有下面幾部名曲：（一）陽關三疊——劉禹錫與歌者何戡：「舊人唯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白樂天對酒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王表成德樂云：「無端更唱關山曲，不是征人亦淚流。」（二）伊州——陳陶西川座聽金五雲唱歌云：「歌是伊州第三遍，唱著右丞征戍詞。」王建詩云：「側商調裏唱伊州。」（三）涼州——元稹詩：「逡巡大徧涼州微，色色龜茲轟錄續。」張祐詩：「春風南內百花時，道調涼州急遍吹。」（四）霓裳——白居易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唱：「由來能聲各有主，楊氏劍聲君造謫。」（五）堂堂——白居易詩：「法曲法曲歌

堂堂。」（六）楊柳枝——白居易詩：「六么水調家家唱，白雪梅花處處吹。古歌舊曲君休聽，聽取新翻楊柳枝。」  
□因爲唐代歌唱的都是「詩」，所以全唐詩附錄很直截告訴我們說：「唐人樂府原略律絕等詩，雜和聲歌之。」近人徐嘉瑞先生沒有看到這層，遂說：「唐代詩人的作品，雖然有些可以被之管絃，但是同音樂只是偶然的關係。」胡適之先生沒看到這層，更說：「唐新樂府完全脫離音樂而獨立發展。」（白話文學史頁四五二）他們的證據，也是碧雞漫志——唐中葉雖有古樂府，而播在聲律則渺矣，士大夫作者，不過以詩一體自名耳。——其實這話更可證明古樂府到唐中絕，唐代歌唱的是「歌詩」，而不是什麼「新樂府」了。我的意思，唐代是新舊音樂交換接續的時代，一方面結束樂府體，一方面開闢詞曲體，唯唐代本身也自有一種代表時代的音樂文學，就是那可以播于樂章歌曲的「絕句」了。所以到了宋代，雖詩體漸不入歌，而冷齋夜話載黃山谷論詩，尚且說：「比律呂而可歌，列千



戚而可舞，是詩之美也。」沈括所作的凱歌詞，也是絕句而可歌者。茶夢溪筆談所載：「鼓吹部有拱辰管，即古之又手管也。太宗皇帝賜今名。邊兵每得勝回，則連隊抗聲凱歌，乃古之遺音也。凱歌詞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語。予在鄜延時，製數十曲，令士卒歌之。今粗記得數篇。其一先取山西十二州，別分子將打衙頭。回看秦塞低如馬，漸見黃河直北流。其二天威卷地過黃河，萬里羌人盡漢歌。莫堰橫山倒流水，從教西去作恩波。其三馬尾攜琴隨漢車，曲聲猶自怨單于。鸞弓莫射雲中鴈，歸鴈如今不寄書。其四旗隊渾如錦繡堆，銀裝背窻打回回。先教淨掃安西路，待向河源引馬來。其五靈武西涼不用圍，蕃家總待納王師。城中半是關西種，猶有當時軋吃兒。」然詩到宋代已漸不可歌唱了。蘭成德涿山亭雜識云：「自五代兵革，中原文獻凋落，詩道失傳，而小詞大盛，宋人專意於詞，實爲精絕，詩其塵飯塗羹，故遠不及唐人。」把這話來批評宋詩，實在再好也沒有了，宋人本不知詩的唱法而強做詩，所以做出來不是

尖新，就是生硬；不是蕭索，即是頹唐；而且就詩禮來論，也只會做韻，不會做詩，最可笑的，就是所謂「集句」了。王安石集句多至數十韻，東坡所謂「退之驚笑子美泣，問君久假何時歸」就是很譏笑他們的話，而且詩到宋人，完全是無病呻吟了。避齋閑覽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李廷彥獻百韻詩於一達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達官惻然傷之，曰：不意君家禍重併如此！廷彥遽起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這就是宋詩的活寫真了。就是所謂蘇黃范陸四家似乎好些，但也不如他的詞能夠代表時代。陸放翁跋花間集說得好：「宋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輒簡古可愛，能此不能彼，未可以理推也。」其實何嘗不可以理推呢？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新音樂，即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新文學，所以詩歌之所以代變，實在有不得不變的趨勢，樂府不得不變而爲律絕，律絕也不得不變而爲詞，詞就是宋人的樂章，所以宋人對於唐代歌詩也常常把歌詞的方法歌他。如渭城朝雨來，演爲三疊，而

在宋代歌者卻只有再疊了。（參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四）並且把右丞絕句歌入小秦王（同上後集卷九）可見唐詩原來唱法，到此已全然改頭變面了，全然詞化了。詞化的痕迹，在宋胡仔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九記載得最清，楚現在即引他的話作結束：「苕溪漁隱曰：唐初歌辭多是五言詩或七言詩，初無長短句，自中葉以後，至五代漸變成長短句，及本朝則盡爲此體。今所存止瑞鷓鴣小秦王二闕是七言八句詩，并七言絕句詩而已。瑞鷓鴣猶依字易歌，若小秦王必須雜以虛聲，乃可歌耳。其詞曰：『碧山影裏小紅旂，儂是江南踏浪兒。拍手欲嘲山簡醉，齊聲守唱浪婆詞。西興渡口帆初落，漁浦山頭日未欵。儂送嘲回歌底曲，樽前還唱使君詩。』此瑞鷓鴣也。『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雲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此小秦王也。皆東坡所作。」**□**我們既知唐代絕句，都是用來歌唱，那末絕句的唱法，究竟怎麼樣呢？現在因樂譜失傳，也實很難考證。案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引蔡寬夫詩話云：

大抵唐人歌曲，本不隨聲爲長短句，多是五言或七言詩，歌者取其辭，與和聲相疊成音耳。予有古涼州伊州辭，與今逸數忘同，而皆絕句也，豈非當時人之辭，爲一時所和者，皆爲歌人竊取，播「曲調乎」；由這一段話，可見絕句的歌法，全靠樂中插以和聲，和聲爲曲語，以外對手相和之聲，如「南松所作竹枝詞採蓮子，就是「和聲」的好例。竹枝詞即七言絕句：門前春水一竹枝，白蘋花一女兒，一岸上無人一竹枝，一小艇斜一女兒，一商女經過一竹枝，一江欲暮一女兒，散拋殘食一竹枝，一飼神鴉一女兒。又採蓮子也是七言絕句：菡萏香連十頃陂，一舉棹，一小姑娘戲採蓮遲，一年少，一晚父弄水船頭濕，一舉棹，一更脫紅裙裹鴨兒，一年少。按萬樹詞律卷一竹枝詞下注云：「竹枝唐教坊曲名，本出巴渝。劉禹錫在沅湘在里歌鄙陋，乃依騷人歌九作竹枝新詞九章，原無和聲；後皇甫松孫光憲作此，始有竹枝女兒爲隨和之聲。」又採蓮子下注云：「舉棹年少字，乃相和之聲，註見竹枝，然竹枝二字用於

句中，女兒二字用於句尾，此則一句一換耳。」大概唐人絕句如涼州伊州也都是和聲相疊成音，不過現在不可考罷了。不過當時用和聲外，也有用散聲的。王圻續文獻通考論歌曲云：「王維渭城絕句亦有散聲，謂之陽關三疊。」散聲就是曲中增多餘字，或每句疊唱其絕句，以成迴環複沓之妙，如陽關曲就是好例。

陽關曲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右本辭

陽關三疊（北詞廣正譜大石調）

渭城朝雨浥輕塵，

更灑遍客舍青青，弄柔凝千縷；

更灑遍客舍青青，弄柔凝翠色；

更灑遍客舍青青，弄柔柳色新。

休煩惱，勸君更盡一杯酒！

人生會少，富貴功名有定分。

休煩惱，勸君更盡一杯酒！

唐

舊游如夢（只恐怕）西出陽關，眼前無故人。  
休煩惱，勸君更盡一杯酒！

（只恐怕）西出陽關，眼前無故人。

——右樂辭

但這裏樂辭究竟能否作為唐代絕句唱法的根據，這還是一箇問題。碧雞漫志說：「近世有陶淵明歸去來李太白把酒問明月李長吉將進酒大蘇公赤壁前後賦協入聲律，此暗合其美耳。」或者陽關三疊也能暗合古法三疊之美，也未可知。還有祝鳳喈與古齋琴譜等也有陽關三疊新譜，雖然都是好事者所為，也可供參考，此外我們所見關於絕句的唱法者，就只有毛奇齡皇言定聲錄卷七所載的明睿王雕仙所纂「唐樂笛字譜」現錄存如下，以便肄習。

宮調曲一首 嘆疆場（樂苑曰：嘆疆場，宮調曲

也）

閒（上尺）道（工六工尺上）行（工四）人

（六工四）至（工四六工尺）

狀（工六）梳（工尺）對（六四）鏡（四工

工尺）臺（四上尺上四六）

淚（四尺上）痕（六工六四）猶（上尺尺）

未（尺工尺上四）減（工四四六工尺尺）

笑（工六工）臉（六工六四）自（四尺上上

四）然（尺工六工工工）開（尺）

1 2

開

道

行

6

人

至

3 5 3 2 1

3 6 5 3 2

5 3 . 6

3 6 5 3 2

3 5

狀

梳

對

6

鏡

臺

3 2

5 6

6 3 3 2

6 1 2 1 6 5

6 2 1 6 .

淚

痕

猶

6

未

減

3 5 6

1 2 2

2 3 2 1 6 .

3 6 6 5 3 2 2

3 5 3

狀

臉

白

6

然

開

3 5 6

6 2 1 1 6 .

2 3 5 3 3 3

2 — 1

商調曲一首 大酺樂（樂苑曰：大酺樂，商調曲

也）

六四）晝（上尺上四）

容（尺工六工）殘（尺工六 五 工四六）

淚（上六）滴（尺上）珠（工六四）雞（工

易（四，四六四）銷（六四六工）

D=商調

1	5	2	1	6	5	3	3	5	6	1	2	1	6
淡		滴		珠				雞		盤			
2	3	5	3	2	3	5	3	6	6	5	6	5	3
容		殘		五				易		銷			

正宮調一首 桂花曲

按毛氏序云：先臣曰：幼時聽先司馬臣唱桂華曲，笛字譜云：王新建籍甯府得之所俘老樂工者，其二三四句譜字尚存，但無首一句耳。按白樂天集有聽都子歌是聽桂花曲者。其詩曰：「都子新歌有性靈，一聲格轉已堪聽。更聽唱到嫦娥字，猶有樊家舊典型。」此即唱法。其云「一聲格轉」者，以其唱試問二字，是高字已及領調字矣。故轉到嫦娥字，當如矩然折方而下，所謂格轉也。此即樂記所謂矩中矩者也。又有聽唱桂花曲詩：「桂花詞意慢丁寧，唱到嫦娥醉復醒。」所云詞意丁寧者，

唐

以歌時多頓折，如丁寧然，然感人處仍在唱到嫦娥字，故云。又云：「唱道嫦娥醉復醒。」此亦最善道唱法者。但一三四譜字，又以口授不復存，今祇存第二句矣。其譜字與宮商二調曲譜字，尚有可疑處，已經訂正，因附載于此。

遙知天上桂花孤（譜字亡）

試（工尺）問（工寸）（六工工尺）（上寸）（尺四

六工）婦（工寸）（四上尺四四六）

娥（工寸）（六四工工工）首（尺寸）（上四）要

（上上上四）（六寸）（四上四六四工工尺）

無（上寸）（尺工工工）（尺寸）

月中亦有閒田地，  
何不中央種兩株。（譜字亡）

按譜字傍寸是拍字。以上三曲譜，胡彥昇樂律表微卷四謂「其音節與今時歌曲相同，是否唐曲，雖不可知；以視一字一聲而四聲俱不諧者，其得失較然可見。」可見存此，也可略窺絕句唱法的遺聲了。

【唐音戊籤】二百一卷，閏餘六十四卷。明胡震亨編。其所撰唐音統籤凡一千二十七卷，以十千爲紀，戊籤二百一卷。所錄皆晚唐之詩，閏餘六十四卷，所錄皆南唐吳越閩國之詩。

【唐雜文】「雜文」是專指文學作品中的雜文而說，並不是一切的雜文。換一句話說，就是文學作品中的雜文的省寫。凡是不能容納在詩歌小說戲曲抒情散文等類之中的，都可歸入雜文。因此，雜文的範圍很廣，不能限定有多少種，而且各時代有各時代的出色作品。在唐代，我以爲有兩種值得說的：一是「遊記」，二是「寓言」。而這兩種的作者，都是柳宗元。我現在來把他分開來說，一說如下：先說遊

記罷。專門描寫山水風景的遊記，要算柳宗元做得最早，也要算柳宗元做得最好。雖則在他以前，有了水經注及元結的右溪記，都是柳文的藍本，然水經注是零碎的小品，沒有成篇，柳文便成了一篇短篇文了。元結不過是偶然做一二篇，柳宗元做得就很多了。我們說水經注和右溪記是柳文的藍本，是可以的，但是下文一定要接着說「青出於藍」。柳宗元的遊記很多，都是極好的。他的遊記的產生，固然是因爲他喜歡遊山水，然也因爲他貶謫到永州去，那地方恰好有絕好的山水，因此，可以說柳宗元的遊記，是他的環境造成的。在柳宗元以前，遊記這種體裁，可以說沒有成立。到柳宗元以後，便極發達，直到現在，人家的文集中，或是單行本的遊記，不知多少。在明末清初，有一位著名的旅行家徐宏祖，他著了一部徐霞客遊記，可說是洋洋大觀。然他是偏於記山水的道里名稱，未免枯燥無味。拿他當地理參考書讀，是很好的，拿他當文學作品看，就減色了。所以千古描寫山水風景的遊記，還是推柳宗元

爲第一。再說寓言。寓言恰和遊記一樣，所謂古人家，善做寓言的，就是柳宗元。雖然在他以前，有了周秦諸子的寓言，有了一篇陶淵明的桃花源記；然一則是零零碎碎的，不曾成一篇，一則是偶然做了一篇，恰和水經注及右溪記一樣。我們可以說：周秦諸子的寓言，及桃花源記，是柳文的藍本，但是在下文一定要接著說：柳文是青出於藍。周秦諸子的寓言，和桃花源記，人家都知道，柳宗元的臨江之麋，蝟蝓，捕蛇者說，梓人傳，種樹郭橐駝傳等，都是柳文中著名的寓言。而以捕蛇者說，梓人傳，及郭橐駝傳三篇爲最佳。柳宗元以後，古文家最善於做寓言的，就是蘇軾。其他各人文集中，也有寓言，不過也和遊記一樣，我們不得不首推柳宗元。總說一句：遊記和寓言，可算是唐代雜文中的特色。其他雜文而不在文學範圍以內的，這裏當然不說了。

【唐雜說小說】唐人雜記之作，蒼萃而成一編者，則有褚遂良之鬼塚志，柳公權之小說舊聞記，柳宗元之龍城錄，崔令欽之教坊記，段成式之酉陽雜俎，

任蕃之夢遊錄，李德裕之次柳氏舊聞，雍陶之英雄傳，孫願之仙女傳，幻異志，牛僧孺之玄怪錄，李復言之續玄怪錄，于迷之間奇錄，應夢錄，薛昭之幻影傳，蔣防之幻戲志，閻選之再生記，張泌之尸媚傳，杜青萸之奇鬼記，鄭哲之才鬼記，朱希濟之妖妄傳，常沂之靈鬼志，牛嶠之靈怪錄，鄭懷古之博異記，薛用弱之集異記，孫榮之北里志，陳勛之通幽記，戴孚之廣異記，皇甫氏之原化記，牛肅之紀聞，張讀之宣室志，盧子之逸史，康駢之劇談錄，張鷟之朝野僉載，鍾輅之前定錄，薛漁思之河東記，溫度筠之乾牒，千呂道生之定命錄，皇甫枚之三水小牘，釋道世之法苑珠林，無名氏之譚賓錄，蘇鶚之杜陽雜編，范梈之雲溪友議，無名氏之異聞集，孟榮之本事詩，侯白之啓顏錄，張固之幽閒鼓吹，馬總之大唐奇事，包潛之會昌解頤錄，劉肅之大唐新語，無名氏之仙傳拾遺，虛仝之玉泉子，李隱之瀟湘錄，鄭榮之開天傳信記，鄭處誨之明皇雜錄，無名氏之十二真君傳，陸勳之志怪，無名氏之八朝窮怪錄，無名氏之王氏見聞，唐臨

之冥報記，哀郊之甘澤謠，韋絢之劉賓客嘉話錄及戎幕閒談，溫舍之續定命錄，無名氏之女仙傳，馮翊之桂苑叢談，韓琬之御史臺記，趙璘之因話錄，尉遲樞之南楚新聞，南卓之羯鼓錄，陸長源之辨疑志，劉餗之隋唐嘉話，李綽之尚書故實，尉遲偓之中朝故事，韓偓之金鑿密記，王仁裕之開元天寶遺事，柳程之常侍言旨，李肇之國史補，劉崇遠之金華子雜編，王定保之唐摭言，馮贄之記事珠，朱揆之諧噱錄，劉恂之嶺表錄異，羅隱之廣陵妖亂志，何光遠之鑿誠錄，杜光庭之神仙感遇傳，墉城集仙錄，錄異記，高彥休之唐闕史，范資之玉堂閒話，徐鉉之稽神錄，沈汾之續仙傳，凡自三唐至於五代，其雜記小說之成一編者，略具於是。即如徐鉉雖爲宋初人，而唐代叢書小說目錄中，亦載其作。其間尚有散佚者，則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多羅列焉。雖其間文章思想，未必盡佳，然如酉陽雜俎玄怪錄宣室志廣異記北里志朝野僉載等，皆文章爾雅，意趣雋永。酉陽雜俎二十卷，續集十卷，或錄祕書，或敘異事，凡仙佛人鬼以至動

植，靡不畢載，而以類相聚，如紀道術者曰壺史，紀怪異者曰諾皋記，成式工詩文，故此書亦殊繁得穎豔也。玄怪錄十卷，太平廣記中採取者甚多，文筆頗古雅。李德裕與僧孺不協，因謂「僧孺姓應圖讖，玄怪錄又多造隱話，意在惑民，周秦行紀則以身與后妃冥遇，而云德宗爲沈婆兒，以代宗皇后爲沈婆，令人骨戰，可謂無禮於其君甚矣。」蓋欲假此以排陷僧孺也。然周秦行紀實德裕之門客所爲，託名僧孺以誣之者，爭權傾軋，一至於此，殊可歎也。宣室志十卷，多記仙鬼靈異事迹，作者張讀，字聖朋，張鷟之裔，而牛僧孺之外孫也。書中於敘怪異外，亦多述名人掌故，如柳宗元、韓愈、裴度、李林甫、元載、張謂、婁師德、韋皋、李德裕、李賀諸人，並有軼事著其間，而以進士謝翱、遇美人流連唱和一事，文尤華艷。廣異記文筆稍下，多短篇之作，中間有言及名人事者，如長孫無忌、妾之遇狐、魏元忠之謁張景藏、狄仁傑之焚燬淫祠、張守珪之遇漢李廣，皆異事也。北里志多記平康諸妓，如天水仙哥、楚兒、鄭舉舉、牙娘、顏令賓、楊妙兒、王



團兒、俞洛真、王蘇蘇、王蓮蓮、劉泰娘、張住住、諸篇、文頗靡麗。與崔令欽之教坊記、同誌花叢掌故者，後人之板橋雜記等，實拓宇於此。朝野僉載以記軼事爲多，如武則天之誅裴炎、吉頊之密搆來俊臣、狄仁傑之存唐嗣、庾信之初至北朝、盧照隣之惡疾、柴紹弟之勇力、崔湜父子之貪縱、權龍舉之吟詩、蕭穎士之僕、張易之之奢淫、武承嗣之殺喬知之，皆足以補正史之遺。中間更有自敘一則云：「則天革命，舉人不試，皆與官。起家至御史評事拾遺補闕者，不可勝數。張鷟爲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椎侍御史，梳脫校書郎。時有沈全交者，傲誕自縱，露才揚己，高巾子，長布衫，南院吟之，續四句曰：平事不讀律，博士不尋章。麪糊存撫使，眯目聖神皇。遂被把椎御史紀先知，捉向右臺，對仗彈劾，以爲謗朝政，敗國風，請於朝堂決杖，然後付法。則天笑曰：但使卿等不濫，何慮天下人語，不須與罪，即宜放却。先知於是手面無色，唐豫章令賀若瑾，眼皮急，項轅粗，鷟號爲飽乳犢子。」以此可知鷟之滑稽多智。然鷟頗放蕩無檢，爲姚

唐

崇所惡。鷟字文成，深州陸渾人，舉進士，爲岐王府參軍，終司戶員外郎，所作更有龍筋鳳髓判及遊仙窟一種。遊仙窟久佚，近於日本得之。文中自云奉使河源，迷入神仙之窟，與二女崔十娘、五娘宴飲歡笑，以詩相贈，和詞采頗麗，日人且視爲淫書。唐書謂「鷟下筆輒成，浮豔少理致，其論著率試諛蕪穢，然大行一時，晚進莫不傳記。」蓋鷟文頗近駢儷，而格不高，如遊仙窟中與崔十娘書曰：「余以少娛聲色，早慕佳期，歷訪風流，遍歷天下，彈鶴琴於蜀郡，飽見文君，吹鳳管於秦樓，熟看弄玉。雖復贈蘭解珮，未甚關懷，合卷橫陳，何曾愜意。昔日雙眠，恆嫌夜短，今宵獨臥，實怨更長。一種天公，兩般時節，遙聞香氣，獨傷韓壽之心。近聽琴聲，似對文君之面，向來見桂心談說，十娘天上無雙，人間有一，依依弱柳，束作腰支，啖啖橫波，翻成眼尾，纔舒兩頰，孰疑地上無華，乍出雙眉，漸覺天邊失月，能使西施掩面，百遍燒粧。南國傷心，千迴撲鏡，浴川迴雪，亦堪使疊衣裳。巫峽仙雲，未敢爲擎鞞履。念秋胡之眼拙，枉費黃金。念交甫之心狂，虛

文——〇——一七五

當白王。下官寓遊勝境，旅泊閑亭。忽遇神仙，不勝迷亂。芙蓉生於澗底，蓮子實深。水栖出於山頭，相思日遠。未曾飲炭，腹熱如燒。不憶吞刃，腸穿如割。無情明月，故故臨窗。多事春風，時時動帳。愁人對此，將何自堪。空懸欲斷之腸，請救臨終之命。元來不見，他自尋常。無故相逢，却交煩惱。敢陳心素，幸願照知。若得見其光儀，豈敢論其萬一。」騫文之浮豔，於此可見。惟唐人小說之篇幅較長者。當推此作及近年由燉煌石室發現而藏於北平圖書館之目蓮入地獄故事二作。<sup>012</sup>

【唐龍】虞佐，號漁石，明——一四七七至一五四六。蘭溪人。卒年七十一。五零八年進士。嘉靖時，巡撫鳳陽，民感其德。爲三邊總制，賑陝西之饑。吉囊及俺答入寇，屢戰敗之。召爲刑部尚書，轉吏部，坐事免。卒。諡文襄。龍文頗具浩瀚之氣，詩尤長於五言。所著有黔南集、江右集、關中集、晉陽集及淮陽集，今存漁石集四卷。

【唐語林】八卷。宋王讜撰。是書雖仿世說新語，而

所紀典章故實，嘉言懿行，多與正史相發明。有聚珍板本，閩覆本，惜陰軒叢書本，墨海金壺本，守山閣本。嘉靖初齊之鸞刊二卷不全本。

【唐詩】<sup>0464</sup>三十二卷。附錄三卷。清康熙敕編。其註爲諸臣所編，仿李善註文選例，但釋訓詁名物，其作者之志，使人涵泳而自得，尤足滌說唐詩者附會穿鑿之弊。有內府刊朱套印本。

【唐詩】唐詩，宋詞，元曲，是最膾炙人口的。先要說唐詩的偉大處：（一）以量論，清康熙時所編全唐詩，有二千二百餘作者，四萬八千九百餘首詩，皆是可讀的名作。（二）以質論，中國詩界上兩大明星——李杜——都是生在此時中，其餘創造的作家，也比其他朝代爲多。派別豐富，五花八門，都是後來人們的導師。就是以體裁而論，唐人很創不少的新體裁。七古詩在唐朝，可算得是新體詩。（胡編白話文學史上，卷二百七十二頁）否則也可以說七古詩的大成，是在唐朝。範圍較小的近體詩，也在唐初告成的，也可以說是新體詩。其他還有什麼竹枝詞，柳枝詞，

長短句的詞咧。所以唐詩是詩的大成時代，或黃金時代了！**□**爲什麼詩到唐時方纔大發達呢？這個原因很多，有自然的，有人爲的。譬如六朝詩已太注重平仄，經沈佺期宋之問的提倡，近體詩的成立，遂不成問題了。這是人爲的。唐朝的社會，不受佛教的普遍約束，如南北朝；又不受儒教的重重支配，如兩宋；所以思想上自由些，解放些。做詩的人，可以放言高論，信筆直書，這也是自然的。**□**至於人爲的方面，還有人主的提倡。太宗，玄宗，文宗等等，都是詩家，玄宗詩尤好。提倡的方法，還有詩賦取士等等。此外唐詩的發展，與音樂有關係。李景伯的迴波詞，李白的清平詞，都是先有音樂，後來方做詩的。至於仿效樂府做歌辭的，那更是指不勝屈了。竹枝詞柳枝詞，也是可歌的。總之唐朝的詩學，上上下下，都會做一點，至少都能欣賞一點。詩變成一種娛樂品了。**□**唐詩的時代，嚮來分初盛中晚四期。初唐——自高祖至玄宗，盛唐——自玄宗至代宗，中唐——自代宗至文宗，晚唐——自文宗至昭宣帝。這種的分法，是很笨

唐

的法子。初唐的派別，晚唐也未嘗不有。況且每一時期，並不能由一派代表。但是我們爲討論及記憶便利起見，姑且拿他做一種綱要。**□**初唐的詩，大都沿六朝綺麗的餘習。最可以代表這一派的詩，有號稱四傑的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但「王勃高華，楊炯雄厚，照隣清藻，賓王坦易」也不是一律的。不過他們的詩文，雖然華麗，倒是流利曉暢，比較還可以讀。**□**當時樹反動的旗幟，是陳子昂。他的有名詩，有感遇三十八首。注重意境，而撇開詞藻，開唐代詩的先聲。此外沈佺期宋之問的近體詩，也可以說是一種貢獻。因爲他們調平仄，不但是在五言上用功夫，（五律五絕）並且推廣到於七言了。（七律七絕）當時近於白話，純任自然的詩，有王績，王梵志，寒山，豐干，拾得等等。**□**那麼說到盛唐的詩了，先比較兩大詩聖的生活，及其詩筆。李白杜甫的生活，實在是本同而小異。太白是浪漫的生活，子美是亂離的生活；但是一生飄泊，他們兩人是從同的。兩人都有功名之念，都不得意。兩人都喜歡酒。太白是更甚的。兩人

的詩名相同，兩人的友誼，是極好的。□關於詩筆方面，太白則縹渺空靈，子美則沉鬱頓挫，一以飄逸勝，一以沉痛勝，這是一半由於性情，一半由於環境所致。太白爲人，狂放爽直；子美爲人，褊狹躁急；但是都有濃厚的感情。環境方面，太白的詩，表現當時解放和浪漫的生活；子美的詩，描寫當時兵禍及政治上的亂象，都能妙到秋毫。□關於詩體一層，五古則太白高古，子美深刻，七古是他們兩人最能發揮，兩個性的地方，一則非常豪放，一則非常沉着悲痛。至於五言五絕，皆有獨到之處，太白不長於七律，子美不長於七絕，是古人的定論。不過老杜的七絕，另有一種風趣，爲宋詩之所本。□李杜的名篇太多，不能一一舉出，讀者可以參考各種選本。他們的優劣，我們不能論定。因爲李杜的詩，是兩派的詩，各人的嗜好不同，當然是有偏向的。不過太白的詩，比較易讀，讀之使人手舞足蹈，飄飄欲仙。杜詩讀之，雖然叫我們唏噓不已，實在比較難讀一點，但是規矩容易捉摸。便於做詩的人，由杜詩變化出來的，比較多一點。

在唐時已經如此。這是兩大詩人對於詩學上影響不同如此。□其他盛唐的詩人，可分作兩派：一派閒適自然，大美術家王維、居首，孟浩然、元結次之。一派是悲壯奇瑰，高適、岑參都是這一派。王漁洋論詩，以李杜爲二聖，王維爲一賢，不爲無見。□中唐的創造詩人，只有韓愈、白居易而已，兩人都是學杜，一學其奇險，一學其平易，都能自立一格。蘇子由說唐人詩，當推韓杜；韓詩豪，杜詩雄，實則退之的詩，未免有散文化的遺憾。他的功勞，在掃盡六朝艷麗的餘習。要能教作詩如作文，作詩如說話。宋詩便是如此。不過有時他用字用韻，都太險怪了。□白樂天同他的好友元微之（稹）所做的詩，抱了兩個大目的：（一）使人明白易曉，他們的詩，真是古代白話詩，真是作詩如說話了。（二）要寫民間疾苦，就是用寫實派的一枝筆，來寫社會上的實況，這也是老杜詩史的教訓。所以他們的詩，叫做元白體。□但是元的品格與詩的影響，都不及白樂天。樂天的爲人，真是「居易」而「樂天」的「君子」。趙甌北說：「香山歸洛後，

益覺老幹無枝，隨筆抒風寫趣，橫生視少年時與微之以才情工力競勝者，更進一籌矣。」至於影響方面，則白香山的詩，當時婦孺能解。日本和難林，均視同拱璧。香山又有極長的敘事詩，如長恨歌、琵琶行等等。批評社會狀況的詩，以秦中吟爲傑作。□中唐也有一派，閒適自然的詩，由陶淵明化出來的。如韋應物、儲光羲、孟郊、賈島、柳宗元等等。沈德潛的批評說：「唐人學陶，王右丞得其清腴，孟山人得其閒遠，儲太祝得其真樸，韋蘇州得其沖和，柳柳州得其峻潔。」可以舉一反三了。此外有李賀之怪麗，劉長卿之豪逸，張籍王建之平麗，也是中唐詩中的大作者。□晚唐的詩家，多半傾向於香艷綺麗一派。大概文學的流弊，都是到了後來，重外形而不注重意境。晚唐的詩，也是如此。就中李商隱是最傑出的。義山的詩，王荊公說他，也是淵源於杜少陵。這是指他的詩能發感時傷事而言。但是他香艷之中，很多晦澀的地方（關於這一點，可參看蘇雪林李義山戀愛的事迹）爲後來宋初西崑體所藉口。這是很不幸

唐

的。□其次綺靡派的大家，有溫庭筠、杜牧、韓偓、溫飛卿與李義山齊名，當時稱之爲溫李。溫的浪漫，不亞於李。他的詩詞，全堆著綺羅脂粉的句子，極典麗堂皇之能事。杜牧之生活，有他的名句：「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可以描寫了他的詩，是於綺麗之中，寓豪縱之氣，所以可讀。小杜又是文章家。阿房宮賦，罪言，是膾炙人口的。韓冬郎的香奩集，是有寄託的香艷詩，他是一個忠直之臣。有人說其中的豔曲，是和凝詩竄入的。□晚唐詩中，有喜用俚語的一派。如羅隱、杜荀鶴、聶夷中，皆是他們的白話詩，有很多的句子，到現在還成爲我們的口頭禪。如羅隱的詩，有「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來明日愁」等等句子，可見一般。聶夷中的田家詩，是寫實派的傑作。後來明代公安體、竟陵體，便是仿效這一派詩，可惜只有俚語而意境不深，便近於打油詩了。□唐詩的選本，以全唐詩爲最多，其次有王安石的唐百家詩選，洪邁唐人萬首絕句，元好問唐詩鼓吹。最簡單的選本，雖多真正完善的尚少。□關於古今論唐詩

之語，擇錄重要者數則於下。宋華漫堂說詩云：「律詩或以唐而五言律尤感神龍，以後陳杜沈宋開其先，高岑王孟諸家繼起，卓然名家，子美變化尤高，在牝牡驪黃之外，降而錢劉韋柳清辭妙句，令人一唱三歎，即晚唐刻畫景物之作，亦足怡閒情而發幽思。」沈德潛曰：「三言律陰鏗何遜，庾信徐陵已開其體，唐初入研揣聲音，穩順體勢，其製大備，神龍之世，陳杜沈宋如渾金璞玉，不須雕琢，自饒名貴，開寶以來，李太白之穠麗，王摩詰孟浩然之自然，分道揚鑣，並推極勝，杜少陵獨開生面，寓縱橫顛倒於整密中，故應超然拔萃，終唐之世，變態雖多，無有越諸家之範圍者矣。」姚鼐曰：「杜公七律，含天地之元氣，包古今之正變，不可以律縛，不可以盛唐限者，大曆十才子，以隨州為最，其餘諸賢，亦各有風調，至於長慶香山，以流易之體，極富瞻之思，非獨俗士奪魄，亦使勝流傾心，然滑俗之病，遂至濫惡，後皆以太傅為藉口矣，非慎取之，何以維雅正哉。玉谿生雖晚出，而才力實為卓絕，七律佳者，幾欲遠追拾遺，其次者猶足近掩

劉白，第以矯做滑易，用思太過，而僻晦之敝，又生，要不可不謂之豪傑士矣。唐末詩人，才力既異於前，而習俗所移，又難振拔，故傑出益少，然亦未嘗無佳句也。」沈德潛又曰：「五言長律，貴嚴整，貴勻稱，貴屬對，工巧，貴血脈動盪，唐初應制贈送諸篇，王楊盧駱，陳杜沈宋，燕許曲江，並皆佳妙，少陵出而瑰奇宏麗，變動開合，後此無能為役，元白長律，滔滔百韻，使事亦復工穩，但流易有餘，變化不足。」又曰：「五言絕句，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蘇州之古淡，並入化機，而三家中，太白近樂府，右丞蘇州近古詩，又各擅勝場也。……七言絕句，以詭近情遙，含吐不露為主，只眼前景，口頭語，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遠，太白有焉，王龍標絕句，深情幽思，意旨微茫。」近人王闓運曰：「三唐風尚，人工篇什，各思自見，故不復摹古，陳隋靡習，太宗已以清麗振之矣，陳子昂張九齡以公幹之體，自抒懷抱，李白所宗也，劉希夷學梁簡文帝，而起豔絕倫，居然青出，王維繼之以煙霞，唐詩之逸，遂成芳秀，張若虛春江花月，用西洲格調，孤篇橫

絕。竟為大家。李賀商隱挹其鮮潤。宋詞元曲盡其支流。宮體之巨瀾也。杜甫歌行自稱鮑庾加以時事大作波瀾。咫尺萬里非虛誇矣。五言維北征學蔡女足稱雄傑。他蓋平平無異時賢。韓愈並推李杜而實專於杜。但襲粗迹。故成枯曠。盧全劉又得漢謠之恢奇。孟郊瘦刻。趙壹程曉之支派。白居易歌行純似彈詞。焦仲卿妻詩所濫觴也。儲光羲學陶。屈俠氣於田間。後人妄以韋柳配之。殊非其類。讀唐詩宜博以充其氣。唯五言不須用功。汎覽而已。歌行律體是其擅長。雖各有本原。當觀其變化耳。」近人黃節曰：「有唐一代作者其力足以轉移風氣起衰救敝者。陳子昂李白杜甫韓愈四人而已。子昂繼阮籍詩懷之作。其有唐先路之導歟。李白古風最為五言之冠。七言絕詩如畫中神品。窅然入微。五言律清新俊逸。從容於法度而不為所窘。七言律非其所長。亦其所不願為也。杜甫之詩世稱詩史。以史義存焉。讀杜詩而不讀唐史。不足以知杜者也。昌黎尤長七言。惟近體五七言律絕非其所長。觀夫唐一代之詩。初唐有陳子昂。

唐

盛唐有李杜。中唐有昌黎。皆關乎一代風氣者。至晚唐之闕然。則風氣盛衰。人材升降。可以見矣。」<sup>825</sup>

【唐詩應制備體】十卷。清錢塘沈葉棟撰。有最古園刊本。<sup>0023</sup>

【唐詩廣選】七卷。明凌宏憲編。初李攀龍撰詩刪。

王世貞序之。後坊間割其中所錄唐詩刊行。題曰唐詩選。宏憲又病其無評點。乃雜摭諸家之評綴於簡端。<sup>0028</sup>

【唐詩評語】後人論唐詩。多喜用一二簡括之語。評定其全部作品。茲擇要如下：一四傑之繁富。案初唐四傑。皆帶六朝的錦色。故詩藪外編云：「王（勃）楊（炯）之繁富。」舉王楊實兼餘子。四傑統評如是。但亦有分別。詩鏡總論云：「王勃高華。楊炯雄厚。照鄰清藻。賓王坦易。」二四友之清華。見李重華貞一齋詩說云：「唐詩如杜審言蘇味道李嶠張說亦屬臺閣體裁。翰院清華者宜宗之。」三沈（佺期）宋（之問）之豐蔚。見詩藪外編評。或又分沈宋為上下

品。詩鏡總論云：「宋之問精工不足；沈佺期吞吐含芳，安詳合度，亭亭整整，嗚嗚叮叮，覺其句自能言，字自能語，品之所以爲美。」四陳（子昂）張（九齡）之超曠纏綿。劉熙載詩概云：「唐初四子，沿陳隋之舊，故雖才力迥絕，不免致人異議。陳射洪、張曲江獨能超出一格，爲李杜開先，人文所肇，豈天運使然耶？」案陳張振傲起衰，論功合著黃金鑄像。詩概又舉出二人代表的作品云：曲江纏絲射洪超曠。五儲（光義）孟（浩然）之閒曠。見詩藪外編評六。高（適）岑（參）之悲壯。全上評七。李（白）杜（甫）之雄大。全上評八。王（維）李（頎）之風華。全上評。續昭味詹言卷三云：「于鱗以東川配韜川，姚先生（鼎）以爲不允。東川視韜川，氣體渾厚，微不及之；而意興超遠，則固相近。」九。昌齡（王昌齡）之神秀。亦見詩藪評。詩鏡總論云：「王龍標七言絕句，自是唐人駭語，深情苦恨，縈積重重，使人測之無端，玩之無盡。」案即是龍標樂府，乃一代絕唱，神秀自指此種。十。常建之幽玄。亦詩藪評。案建詩實參禪，殷璠河嶽英靈集標列

「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數句，便可見。十一。雲卿（孟雲卿）之古蒼。亦詩藪評。案張爲詩人主客圖，以孟雲卿爲「高古與逸主」，所取旨亦相符。十二。任華之拙樸。亦詩藪評。案全唐詩小傳云：「任華，李杜同時人。」所錄華詩有寄李白寄杜拾遺諸作。可知華原是李杜的詩朋。其詩實開盧仝馬異一派。詩藪又云：「唐詩之拙怪者，咸以盧玉川馬河南開元間任華已先之矣。」十三。蘇州（韋應物）之流麗。見呂氏童蒙訓引徐師川云：「人言蘇州詩，多言其古淡，乃是不知言。蘇州詩自李杜以來，古人詩法盡廢。惟蘇州有六朝風致，最爲流麗。」十四。昌黎（韓愈）之鴻偉。亦詩藪評。葉燮原詩云：「輯愈爲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爲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愈爲之發其端，可謂極盛。」說可參十五。柳州（柳宗元）之精工。亦詩藪評。魏慶之詩人玉屑錄東坡評柳州詩云：「子厚詩在陶淵明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意亦推服其精工。十六。郊（孟郊）島（賈島）之寒



濕。見蔡寬夫詩話云：「司空圖論前人詩，如謂郊島非附於寒濕，無所置才，切中其病。」十七，李賀之奇異，見原詩評。杜牧爲賀歌詩序云：「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賀歌詩，雲煙綿聯，不足爲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爲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也；荒園陟殿，梗莽邱隴，不足爲其恨怨悲愁也；鯨吞黿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通之。」案此狀寫語，即葉氏所本。十八，禹錫之雄傑，見原詩評。詩藪亦云：「夢得雄奇。」十九，樂天（白居易）之浩博，見詩藪評。案張爲詩人主客圖以樂天爲「廣大教化主」，即胡氏所本。二十，錢（起）劉（長卿）之流利，見原詩評云：「錢劉淺利輕圓。」二十一，牧之、杜牧之之俊爽，見詩藪外編評。藝概云：「杜樊川詩，雄姿英發。」即此旨。二十二，丁卯（許渾）之整密，見詩藪外編評。二十三，溫（庭筠）李（商隱）之輕豔，見原詩評。案溫李雖稱詩實有別。

唐

詩藪云：「藻綺若庭筠，精深若義山。」明示溫淺李深。詩眼云：「義山詩世人但稱其巧麗，至與溫庭筠齊名，蓋俗學祇見其皮膚，其高情遠意，皆不識也。」二十四，皮（日休）陸（龜蒙）之恢詭，皮陸向亦聯稱。四庫總目笠澤叢書提要云：「龍蒙與皮日休相倡和，見于松陵集者，工力悉敵，未易定其甲乙。」但唐詩至皮陸，已有數百年的歷史，許許多多詩家都坐領着詩園裏很是冠冕的地位，這時候如要表現自家起見，就不能再作「畫虎」之想了。所以皮陸不再依傍前賢，翻變出恢詭的意境，弄巧鬪工，振作唐詩的餘響。原詩云：「甘作偏裨，自領一隊，皮陸諸人也。」以上所錄，不過略就全唐最著名的詩家前人手有定評者鈔寫一些，比起全唐詩所收二千二百餘人之多，我們自覺實在太渺小，不免有掛一漏萬之譏了！

【唐詩諧律】二卷。清溧陽沈寶青撰。有光緒十六

年沈氏刊本。

【唐詩話】張潮的秋星閣詩話小引云：「李唐之

世，無所謂詩話也。而言詩者，必推李唐。夫唐人無詩話，所謂善易者不言易也。」這話自是沿襲歷代一般尊唐攘宋的人口頭語。明胡應麟證明這話不對，詩叢雜編裏舉出唐代各家詩話來。今選錄如下：「唐人詩話，入宋可見者：李嗣真詩品一卷，王昌齡詩格一卷，皎然詩式一卷，詩評一卷，王起詩格一卷，姚合詩例一卷，賈島詩格一卷，王叡詩格一卷，元兢詩格一卷，倪宥龜鑑一卷，徐蛻詩格一卷，騷雅式一卷，點化秘術一卷，詩林句範五卷，杜氏詩格一卷，徐氏律詩洪範一卷，徐衍風騷要式一卷，吟體類例一卷，歷代吟譜二十卷，金鍼詩格三卷。今惟金鍼，皎然，

吟譜傳，餘絕不規。自宋已亡矣。」按胡氏舉列雖衆，而不及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亦一怪事。現在胡氏所列數的詩話家，不消說是絕無僅有的了。我們只能用在僅存的幾種唐賢詩話書及其零篇隻句散見于各人集中或他書上的，分寫于後。甲論詩學原理的——我們看皎然詩式的結論是一十九字的辨體，司空圖詩品的總綱是二十四則品辭，這兩書都是用分析的詩義來部勒整箇的詩，都是很好的。古代詩學原理書，現在我們把皎然詩式的一十九字照原序展列，再取司空圖各品於每字下對合，作一比較表如下：

皎然辨體十九字(釋字附)

司空圖二十四詩品(附節狀語二句)

高(風韻切暢曰「高」)

高古 畸人乘真 手把芙蓉  
典雅 玉壺買春 賞雨茅屋

逸(體格閒放曰「逸」)

飄逸 落落欲往 矯矯不羣  
冲淡 素處以默 妙機其微

唐

貞（放詞正直曰「貞」）	清奇 如月之曙 如氣之秋
忠（臨危不變曰「忠」）	勁健 行神如空 行氣如虹
節（持節不改曰「節」）	洗煉 如鑛出金 如鉛出銀
志（立志不改曰「志」）	沉著 綠杉野屋 落日氣清
氣（風情耿耿曰「氣」）	豪放 真力彌滿 萬象在傍 流動 若納水輶 如轉丸珠
情（緣情不盡曰「情」）	纖穠 采采流水 蓬蓬遶春 綺麗 霧餘水畔 紅杏在林
思（氣多含蓄曰「思」）	含蓄 不着一字 盡得風流
德（詞溫而正曰「德」）	精神 欲返不盡 相期與來

誠（檢束防閑曰「誠」）

縝密 語不欲犯 思不欲癡

閒（情性疎野曰「閒」）

自然 俯拾即是 不取諸鄰  
疎野 惟性所宅 真取弗羈

達（心迹曠誕曰「達」）

曠達 花覆茆簷 疏雨相過

悲（傷甚曰「悲」）

悲慨 意苦若死 招憇不來

怨（詞理悽切曰「怨」）

委曲 似往已回 如幽匪藏

意（立言曰「意」）

形容 如覓水影 如寫陽春

力（體裁勁健曰「力」）

雄渾 大用外腴 真體內充

靜（神情安寂曰「靜」）

實境 取語甚直 計思匪深

遠（相隔遠遠曰「遠」）

超詣 匪神之靈 匪機之微

0026<sub>7</sub> — 0026<sub>7</sub>

二書批評的原理對校起來無甚大出入。這種用原  
理治詩，確是唐人的創作。宋元明清多少做雜字課  
式的詩話家，應有愧色了。□乙論詩學變遷的——  
據我們看來，唐賢寫這方面的，可有以下數種分別：  
（a）用論詩體——如杜詩戲爲六絕句，論初唐的  
四傑，尊重其文學的地位。杜詩又有遣興寄贈哀弔  
等作，如陳子昂、張九齡、李白、高適、岑參、王維、孟浩然、  
賀知章、嚴武、賈至、薛華、畢曜、薛舉、孟雲卿、蘇源明、鄭  
虔、李邕諸人都種贊列。這種論詩體，每一篇論一人  
或一派，乃是文學史的一片段。後來元好問、王士禛  
論詩都仿這們例。（b）用紀事詩體——例如韓愈  
的薦士詩，從上古說到唐朝的陳子昂、李杜，把古今  
詩藝的趨勢，作一種鳥瞰的寫法，對於詩的源流正  
變，歷歷賦陳明白，這種用詩來紀詩的本末，原是後  
來的紀事詩體，和截絕的論詩體不同。（c）用書評

體——如司空圖與王駕評詩云：「陳杜濫觴之餘，  
（升庵詩話有此句。詩數無。）沈宋始興之後，傑出  
于江寧，宏肆（此「肆」字據詩數寫。升庵詩話作  
「思」字。）于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澹，若清沅  
（詩數「沅」字，升庵詩話作「沅」字。）之貫達。大曆  
諸才子（升庵詩話作「十數公」）此據詩數寫。  
抑又次焉。（升庵作「其次」）元白力勁（詩數此  
「勁」字，升庵作「就」字。）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  
此句據升庵詩話。詩數作「乃都邑之豪右耳。」劉  
夢得揚巨源亦各有勝會。（詩數如此。升庵稱「劉  
公」，「揚公」又無「會」字。）閻仙無可（此二人  
名升庵無詩數有。劉得仁輩（升庵無此「輩」字。  
詩數有）時有佳致，（有「字據詩數。升庵作「得」字。  
一足滌煩襟。一詩數如此。升庵作「亦足滌煩。」）厥  
後所聞愈褊淺矣。（此八字升庵無。詩數有。）胡

唐

應麟云，「按圖此論，擷重概輕，錄巨約細，品藻不過十數公，而初盛中晚，肯綮悉投，名勝略盡，後人綜覈萬端，其大旨不能易也。」升庵詩話又載圖評詩一段，恐非與王駕評詩之文，詩藪亦不載，今錄如下云，

「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于道舉哉。」按師友詩傳錄載張蕭亭說曰，「詩司空圖教人學詩，須識味外味，坡公常舉以為名言，若學陶王

韋柳等詩，則當于平淡中求真味。初看未見，愈久不忘。」蓋與此說於發明。賈浪仙誠有警句，觀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于寒澀，方可致才，亦為體之不備也。」以上司空表聖所論，指陳當代前後詩人得失升降之大略，以為學者借鑑。這是書評體裁，極有文學史的眼光和價值。

文學史的眼光和價值。

【唐詩韻匯】<sup>06</sup>明施端教編是書採唐人近體諸詩以上下平韻隸之，大抵取供集句者之用。

【唐詩韻音箋注】<sup>07</sup>五卷。清仁和吳壽祺吳元治同注。有乾隆刊本。

【唐詩說】<sup>0861</sup>廿一卷。元釋圓至撰。此書蓋取宋周彌

所選三體唐詩為之註釋，其書詮解文句，頗為舛陋。【唐詩詳解】<sup>0865</sup>二十二卷。清吳門徐增撰。有崇德堂書坊重刊本。

【唐詩談叢】<sup>09</sup>一卷。舊本題明胡震亨撰。唐音癸籤凡分體發微，評彙樂通，話箋，談叢，集錄七門。此摘其談叢一門，別立名目耳。

【唐詩玉台新詠】<sup>101</sup>十卷。清吳郡朱存孝撰。有康熙綠滿窗刊本。

【唐詩百名家全集百種】<sup>106</sup>三百十八卷。清吳縣席啓寓撰。有康熙席氏琴川書屋刊本。

【唐詩麗則】<sup>1121</sup>四卷。清江都王湛撰。有手稿本，在與古詩麗則內。

【唐詩背景】<sup>1122</sup>唐朝是詩歌的黃金時代，作家之多，作品之富，都表現一種驚人的統計。論作家則中國文學史上的天才詩人半產生於這時代，他們製造無數風格與派別，初唐則有王揚盧駱之美麗，上官儀之婉媚，沈宋之新聲，陳子昂之古風，開元天寶間有李白之飄逸，杜甫之沉鬱，孟浩然之清雅，王維之

恬靜，儲光義之真率，王昌齡之俊偉，高適岑參之悲壯，李欣常建之超凡。大曆貞元中則有幸應物之雅澹，劉長卿之閑曠，錢起之清贍，皇甫冉兄弟之沖秀，元和中之際，則有韓愈之雄奇，李賀之奧麗，盧仝之鬼怪，孟郊賈島之寒瘦，開成而後則有杜牧之豪邁，溫庭筠之綺靡，李商隱之隱僻。由晚唐至於唐末詩人尚復輩出，各極其才力之所至，卓然成家，絕不致有蹈襲剽竊，拾人餘唾之弊，真有天地氣間偏鍾此時之概。□論作品則宋計有功撰《唐詩紀事》八十一卷，所錄凡一千一百五十家。明高棟編《唐詩品彙》九十卷，所錄凡六百二十家，詩五千七百餘首，又搜補作家六十一人，詩九百餘首，為拾遺十卷。清聖祖於康熙四十四年，以明胡震亨《唐音統籤》為藍本，發內府藏所全《唐詩集》，命詞臣參互校勘，蒐搜遺缺，為全《唐詩一部》，所錄二千三百餘家，九百卷，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其不為以上諸家所錄而至湮沒不彰者，尚不可勝計。詩的形式至唐亦大備，四、五、六、七言及長短句皆有試作。五古肇自漢，六朝大盛，唐人沿襲舊

唐

製而變其風格，別為唐之五言。七古萌芽宋齊，至唐而正式成立。律詩亦起六朝，但體製未純，沈佺期宋之問出而基礎始奠。排律亦於此時成功。五七絕為唐代樂府，亦於開元天寶間臻於全盛。至其綜錯離合，千變萬化，更非片言可盡其妙。總而言之，我們知道自唐以後歷五代兩宋元明清凡千餘年，詩歌形式無能出唐之範圍，那就夠了。□唐詩之所以呈空前發達狀況者，歷來都歸功於科舉。嚴羽說「或謂唐詩之所以勝我朝（宋）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這話很可代表歷代普通意見，然而並非完全可信。考唐書選舉志最初選舉科目多至十餘，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字，明算等名目，所試以經為重，亦常試賦。其後秀才，明經，進士三科試亦僅用策，漸加箴，銘，論，表等雜文，漸進而用賦；至開元七年才正式以詩取士，而且大詩人如李白杜甫進士榜上都沒他們名字。楊慎說「胡子厚與予論詩曰『人有恆言，唐以言取士，故詩盛，今代（明）以經義選舉，故詩衰，此非論也。詩之盛衰，係

於人之才與學，不因上之所取也。漢以射策取士，而蘇李之詩，班馬之賦出焉，此係於上乎？屈原之騷，爭光日月，楚豈以騷取人耶？況唐人所取五言八韻之律，今所傳省題詩多不工，今傳世者非省題詩也。……予深服其言。」（升庵詩話）科舉於唐詩既無甚幫助，則唐詩發達原因何在呢？照著者意見以為有以下几点：（一）學術思潮之壯闊——唐為儒道佛三教並盛的時代，儒教自魏晉之後，漸形不振，隋文統一天下，儒教乃有久蟄思啓之意。北史儒林傳謂文帝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相與講論於東都之下。隋末王通隱居教授，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贊易道。唐之功臣房玄齡、杜如晦皆出其門下。唐太宗為秦王時，銳意經籍，以房杜等十八人為學士，開文學館，相與討論經義，每至夜分而後罷。高祖武德二年（六一九）詔立周公孔子廟於國子學，四時致祭。太宗封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貞觀二十一年（六四七）詔以左邱明卜子夏至杜元凱范甯二十四人配享宣尼廟。又詔令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

正義一百七十卷，自唐至宋，明經取士皆依此本。太學學舍至一千二百區，學子之多可想而知。至於道教則幾乎為唐的國教，也可說是皇家的正教。蓋唐本姓李，高祖武德三年信晉州人吉義之說，以老子為祖，立廟致祭。高宗乾封元年（六六六）追尊老子為玄元皇帝。玄宗開元二十九年（七四一）制兩京諸州各置廟。天寶二年（七四三）追尊玄元皇帝為大聖祖玄元皇帝。帝親注道德經，命士庶家藏一部。以莊子為南華真人，文子為通玄真人，列子為冲虛真人，庚桑子為洞虛真人，所著書都為真經，而以道德經為羣經之首。又設立崇玄館，學生習上列真經，以應貢舉。時常召見隱修道士，恩禮備至。貴族公主文人學士出家修道，成為風氣，甚至帝王亦在宮受道籙，為道門弟子。燒丹鍊汞之術亦大盛。帝王餌金丹而崩者有太宗、憲宗。一因服丹多躁怒，為宦官所試。武宗、宣宗等公主諸王服藥致死者前後約達百數。文人如盧照鄰、李欣、李白、儲光義、白居易、陸龜蒙均與丹藥發生過關係。道教之自然主義於浪



漫文學有極大影響，如李白神仙諸作固顯明的道教思想之驕兒，即王維孟浩然之歌唱自然作品和唯美文學家李商隱關於女道士各詩也受道教發達之賜。我們若說一句大膽的話，謂唐代文化大半帶道家色彩也不爲過。□佛教自東輸入中國，到了南北朝而大爲活動。唐貞觀時玄奘法師留學印度十餘年，歷一百二十八國，歸時齋經六百五十餘部，與弟子從事翻譯。太宗親製三藏聖教序以寵之。高宗時義淨三藏也，航南海赴印度求經，經三十餘國。二十五年得經四百餘部而歸。憲宗親迎佛骨以祈福應。文宗時天下寺院多至四萬餘，僧尼七十餘萬人。雖中間有武宗之一番排斥，而宣宗時解禁，勢力又逐漸恢復。至晚唐時儒教勢力完全爲道佛二教壓倒。當時佛教共有十三宗，實際上則律、論、淨土、禪、天台、華嚴、法相、真言八宗比較重要。□除此三大教之外，尚有祇教、摩尼教、景教、回教雖傳入中國，代之先後不同，而建寺僧受法律保障，則始於唐代。□戰國時百家爭鳴，所以學術之進步，有一日千里

唐

之觀。唐代匯各宗種教於一處，洄漩盪激，激起思想界壯闊的波瀾，文學受他影響，自不待論。□（二）政治社會背景之絢爛——唐自太宗講究文治，任用賢臣，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在位二十三年而天下大治。唐書太宗本紀說貞觀四年全國大稔，米價甚賤，東至於海，南至於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終歲僅斷死囚二十九人，幾於刑措。玄宗即位之初，亦復勵精圖治，詩人杜甫憶昔詩云：「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舊唐書亦說開元末年頻歲豐稔，京師米價斛不盈百。天下又安，雖行萬里不恃寸刃，社會有這一百多年的穩定，文化自然容易發展。□而且唐代對外武功之盛，也爲秦漢以來所未有。唐初四十年的用兵，滅突厥，摧吐蕃，服吐谷渾，龜茲，波斯，招徠新羅，日本，擊滅百濟，高麗，都改易名王，設都護以監之。又征天竺俘其王，與大食國通商，南洋諸國像現在的交趾，東埔寨，暹羅，婆羅洲，爪哇，蘇門答臘爭先稱藩入貢。綜計唐

聲威所被東至日本海，北達西比利亞，西被底格里斯河，南極印度洋，爲空前東亞的大帝國。■那時夷狄外邦，不但屈於中國的武力，而且慕我文化，甘心歸順，或以仕於朝中，或以附爲婚姻爲榮。歷史上可豔稱的故事不壹而足，今且述其一二則以概其餘。像貞觀八年高祖置酒末宮，命突厥頡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長馮智戴詠詩，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太宗奉觴上壽，因說「臣早蒙慈訓，教以文道，爰從義旗，平定京邑……三數年間，混一區宇……今上天垂祐，時和歲阜，被髮左衽，並爲臣妾。此豈臣智力，皆由上稟聖算。」高祖大悅，羣臣皆呼萬歲，極夜方罷。（見舊唐書高祖本紀）太宗賦詩有「指麾八荒定，懷柔萬國夷，梯山咸入款，駕海亦來思，單于陪武帳，日逐衛文螭」（幸武功慶善宮）「百蠻奉遐壽，萬國朝未央……車軌同八表，書文混四方」（正日臨朝）及「九夷籛瑤席，五狄列瓊筵」（春日玄武門宴羣臣）等句。當時四夷賓服，八荒懷柔的盛況，可以想見一二。吐蕃王棄臣

弄讚美突厥吐谷渾皆尚唐公主，遣使多齎金寶求婚，太宗因其道遠不許，弄讚疑鄰國離間，至於大動干戈，又興師內犯，太宗討平他之後，始妻以文成公主。弄讚大喜，執子婿禮於護送使臣江夏王道宗。慕中國衣服儀從之美，自服統綺爲華風，以見公主。且以先世未有與帝女結婚的，特爲公主築一城以夸後世。公主惡其國人以赭塗面之俗，便下令禁止。公主好佛，即廢築佛寺，令國人悉皈依佛教。（見唐書吐蕃傳）又新羅百濟高昌吐蕃均派遣子弟入國子監受詩書，升講筵者八千餘人。復由中國敦請儒者至其國典章奏。日本屢遣僧徒學生來唐留學，日本之有文化實自唐代始。■這時唐成秦漢以後最大帝國，又爲亞洲文化的代表，民族活動力既極其強大，則創造的意識當然也極其覺醒。而且交通便利，中外文化易於溝通，從前沒有見過的人物，沒有認識的東西，沒有經歷的境地，現在也都一一領略到，人民眼界之廣，心胸之闊，智識之富，思想之超越，深遠，均超軼任何時代。法國魯易十四時國勢鼎盛，

爲歐洲盟主，國內文化也突飛躍進，西洋史家目之爲「大世紀」。唐代在那時也可說是「大世紀」，所以一切音樂、繪畫、雕刻、建築都有非常的進步，談到文學，則數百年相傳舊調子，自束縛他們不住了。□

(三)文學格調創造之努力——胡適說「一切文學從民間來」這真是文學史一條黃金定律。民間文學無非是些樂府歌謠之類。中國文學史上文人擬民間樂府曾有幾次光榮的成就。第一次是建安時代，因此而有五言詩時代出現。第二次便是盛唐了。至於六朝人士擬子歌等小歌尚不足計算。胡適又說「建安時期主要事業在於制作樂府歌辭，在於文人用古樂府的舊府舊曲改作新詞，開元天寶時期主要事業也在於制作樂府歌辭，在於繼續建安曹氏父子的事業，用活的語言，新的意境，創造樂府新詞」。白話文學史二六一頁。唐人對於這種文學工作，似已有一種自覺的意識，所以極力推重建安。陳子昂與東方虬脩竹篇序「……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又說「漢魏風骨晉宋莫傳」李

白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又說「蓬萊文章建安骨」元稹杜工部墓誌「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羅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其道抑壯揚，冤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其他推崇建安之語尚多，他們建安時代的偉大，正是他們認識自己時代的偉大。□唐人創作樂府可分爲兩方面，一方面爲帝王之提倡，唐太宗雖馬上得天下，而頗富於文學天才，所作不脫齊梁餘習，而氣象宏偉，自足表示開國皇帝的氣象，他的媳婦武后也是一個愛好文學的君主，嘗命上官婉兒衡量人才。又常在紫宮七寶帳，與諸文臣分韻賦詩。今所傳宋之問「明月夜珠」雖屬律詩，而實作以應新翻御製曲之選，也可說是樂府之一種。以後此種風氣愈爲發達，唐書李適傳「景龍中，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被除則賜細柳園，辟羈，夏宴蒲桃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屠，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

「欽恭」明皇解音律，常使詞臣造爲樂府新詞，李白清平調明皇曾親譜之入玉笛。王昌齡王之渙，崔顥李頎都藉於新樂府。公主貴人亦喜此道，有獻新樂府也可以得官。一方面則爲詩人自己的制作，這也可分爲兩面，一爲沿用樂府古題而自作新辭，李白爲代表；一爲用古樂府的精神來創造新樂府，杜甫白居易等爲代表。李白雖沿用樂府古題而不拘原意也不拘原聲調，其實就算創作。他的長短歌行體裁與自作樂府也相似，但並沒有自命爲樂府而已。天寶大亂後文學由浪漫一變而爲寫實，覺得沿用樂府古題實嫌拘束，故自我作古，另創題目，杜甫的三別三吏便是這類文學的代表。惟亦未自以新樂府自命。至李紳元稹白居易方正式提出「新樂府」三字。制作樂府原不算什麼稀罕，然而唐人能清楚認識文學自然的趨勢，用民歌活的言語，活的境界來寫新文藝使詩歌內事充實，形額翻出無數花樣，豈非值得敘述的一件事。

【唐詩取材】詩人要發表他的主觀的想像，不能

不有所憑藉寄託，這種所憑藉的所寄託的，就叫做「詩的材料」。有人主張詩不是堆垛學問的，如施閔章的蝮齋詩話用「眼中差不得金屑」做比喻。還有人主張詩是都從書堆裏出來的，如葛立方韻語陽秋所謂「欲下筆自讀書始」。又有人也不論學問讀書只主張詩要有材料，如蘇軾評孟浩然詩以爲「韻高才短，嫌其少料」。平心而論，第一說只是反對古典詩，第二說也不過排斥里諺詩，都是沒有眼光顧到整個的詩。第三說評論詩料，評者自己做的詩，連俳優小說方言俗語，在在輸運于筆端。可知在大詩人看來，宇宙間事物無往而非詩料。正不單限于典籍裏頭了。王世懋的藝圃擷餘稱「杜子美出，而百家稗官，都作雅音，馬滄牛渡，咸成鬱致」。這正是大詩人駕馭詩料的技術！我們姑存忘想，把唐賢筆端運用的一切詩料分類排列起來，系以例證釋明於左。一羣經——經語質古，詩中最不易取用。杜詩用一句「致遠恐泥」，蘇東坡看了歎口氣道：「經語終不可用。」但杜詩如「馬鳴風蕭蕭」用經語

添進一字便極好，韓文公題臨瀧寺詩「離家已五千」據困學紀聞引書語「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為證，意義亦長。可知蘇翁詩見，還不免是太狹窄的了。二諸子——子書所述典故，質態每極靈活，蓋本不過充文章之美，特設事例出來，詩人取此活的材料，運用入詩，自然賦陳委曲和說部一樣的了。如困學紀聞引寒山子詩所詠「施家兩兒」句義穩麗，其事出于列子。又如捫蝨新話評杜詩「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為高妙語。「心地初」乃莊子所謂「游心于淡，合氣于漠」之義。三，道教——宗教往往為學說所排斥，而為文藝所吸引，我國道教意義愴怳，極其迷信，所用術語要旨，都無具體可講。有時詩人用了，不免入其「理窟」而辭語却極有新致，如李白草創大還詩云「仿佛明窗塵死灰，同至寂」卽是一例。許彥周詩話釋這詩云「初不曉此語，後得李氏煉丹之法，至寂窗塵，丹砂妙藥也。」四，僊釋——李重華貞一齋詩說云「詩以風雅為宗，僊釋二氏原不入局，以故少陵引用特鮮，義山

唐

始參半攔入。究其實，與刪詩之旨，顯然懸隔。」這也是固哉高叟之論！我們知道僊釋語入詩並不是唐賢創例，六代大詩人如郭璞謝靈運都曾用過，都有極精新的成績。難道風諷雅正之體，僊釋書真是不入局的詩材嗎？五，神怪——神怪不可諦釋之說，用入詩中讀之，令人縮舌驚詫，陡起好異的心理。馬位的秋窗隨筆釋杜詩三川觀水漲云「普天無川梁，欲濟願水縮」引魏書爾朱兆傳證此是用河神縮水脈事。這正仿佛和九歌寫「靈」一樣的迢遠不可思議。六，天文——唐人詠物詩，也有是詠天文的。天文種種，一般人看到了不得解析，于是造出許多傳說來。詩人利用這種離人很遠不易憑證的材料，實施藝術的手段，造出自己主觀的境界，附麗着悲的或樂的情感，有些大詩人用古代的「欽天監」記載的天文變象，襯托時事的實況，那更可見得意在言外之妙。周紫芝竹坡詩話云「史記天官書，天一槍楛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杜少陵詩云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蓋暗用遽語，而語中乃有用兵之意，

詩至于此可以爲工也。七時政——例如杜甫的麗人行兵車行諸篇，即是彈劾時政之作。近來胡適之先生的白話文學史極推崇道：「這樣明白的反對時政的詩歌，三百篇以後從不曾有過，確是杜甫創始的。」樂府裏有些民歌如戰城南與『十五從軍征』之類，也是寫兵禍的慘酷的，但負責的明白攻擊政府，甚至于直指皇帝說：『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這樣的問題詩是杜甫的創體。」胡先生又舉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那一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爲空前彈劾時政的史詩。其他如哀江頭，哀王孫，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等篇也都是最重要的「社會問題詩」。和杜甫同學的還有元稹的閔荒詩，張籍的沙堤行傷歌行，稍後還有元稹的上陽白髮人，白居易的賣炭翁新豐折臂翁都是指摘時政的新樂府。所謂諷諭詩的一派到了這步田地總算是告成功了！風俗——風俗即是詩歌的對象。除出那般廝廟詩人，誰也脫不了風俗的影響。如三百篇

的陳風，描寫巫鬼的風氣；楚平澤畔行吟，也做出祭歌來，寫侑靈的俗尚。往後士大夫起來做詩人的，頗多忘了道人之職，騷人之事，或一意而孤行自己的習見了。全唐代表的詩人杜子美却有詩指拜物風俗的，也有詩記土產食品的。如遺問詩用「烏鬼」，「黃魚」等名都是取些「風土志」的資料。草堂詩話引元微之「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之詩句，證烏鬼爲神鴉——因爲楚峽之間，本有事烏爲神的習俗。又以巴中臨江，故可常食水產的黃魚。杜詩他篇如「青青竹筍」，「白白江魚」也是當地寫出的文學。九小說——王伯厚評寒山子詩如「恰似羊公鶴，可憐生惜憊」，事出世說如「只取侏儒飽，不憐方朔餓」，涉獵廣博，寒山子的詩。近來胡適之先生在光華周刊上曾表彰過的，原是一個很有名的唐朝詩僧。揚升庵還有談過沈佺期曾用公冶長通鳥語的故事，作燕詩云：「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災。」這也是饒有詼諧風趣的。可知說部所擁護的各種有趣故事，沒有不可以入詩來。雜戲——雜

戲也是一種很好的詩料。班孟堅賦漢都，把雜戲用在篇中描寫，隋朝薛道衡的和許給事，着心戲場轉韻詩又把雜戲當作題目發揮。數到唐賢的詩藝，還有用一種單技戲做題材的，如吳騫拜經樓詩話卷四所錄鄭谷的龍州韋郎中先夢六赤後因打葉子詩云：「紅蠟香煙撲畫楹，梅花落盡度樓清，光輝圓魄銜山冷，彩縷方牙著腕輕，寶帖牽來獅子鎮，金盆引出鳳凰傾，微黃喜兆莊周夢，六甲重新擲印成。」這種葉子戲，多虧詩人的腕力，闡進藝術的境界了。我們今日還能夠追查葉子戲的起原，不是靠着詩人的麗語垂傳的嗎？——但語——唐詩最富于表現時代性，自然要用許多但語進去。唐詩的但語用法，我們約可統括為下列三種：(a)有用但語做調子的，據遜齋閒覽說，唐人詩句中用俗語調的，要以杜荀鶴羅隱為多。轉錄閒覽所載各詩如下：「杜荀鶴詩如曰：只恐為僧僧不了，為僧得了盡輸僧。曰：乍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詩。曰：締得血流無用處，不如減口過殘春。曰：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

唐

肯向死前閑。曰：世間多少能言客，誰是無愁行睡人。曰：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曰：莫道無金空有毒，有金無壽欲何如。羅隱詩如曰：西施若解亡人國，越國亡來又是誰。曰：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來明日愁。曰：能消造化幾多力，不受陽和一點塵。曰：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曰：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曰：明年更有新條在，繞亂春風卒未休。」這種調子頂是流麗生動，也算做詩的一格。(b)有用但語做助辭的，詩學纂聞有「時俗語入詩」一條，專論唐人的詩，集例為證。轉錄于后：「如遮莫（猶言儘教）頻煩（猶言鄭重）得得（猶言特特）至竟（猶言到底）不當作（猶云先）道個不該也。孟襄陽詩：『更道明朝不當作。』（生）『可憐生。』『大瘦生。』『大忙生』之類。『聖得知（見韓詩，然不得其解）不分生憎（杜詩：『不分桃花紅似錦，生憎柳絮白于棉。』）赤憎（猶云生憎。杜詩：『赤憎輕薄遞入懷。』）隔是（猶言已是也。元微之詩：『

隔是身如夢。『隔』又作『格』，白詩『如今格是頭成雪』。顧況詩『街頭格是無人別』。這都是詩中做助詞用的。也好比做詞用些領字一樣。有插入通俗佳語的。這要舉元稹酬復言長慶四年元日郡齋感懷見寄做個例子。詩有云：「富貴祝來何所遂，聰明鞭得轉無機。」注云：「祝富貴，鞭聰明，皆正旦童稚俗法。」這是一種歲首佳話，拈來構造詩辭，比用古典不板。

【唐詩衍變】推究唐詩的翻變，只有宋賢可合變局的資格。像明七子那樣宗唐，僅止影攝唐詩的面目，真是沈德潛所謂冠裳土偶之類，那里配說是一種變局呢？但是宋人翻變出來的成績，派別不同，造詣也不同，怕也難說是盡美的。今就時代先後列述各體如下：(一)白體——名見元方回羅壽可詩序。顧嗣立寒廳評話載方回桐江集有云：「宋刻五代舊習，詩有白體如李文正（昉）徐常侍昆仲（鉉）錯（王元之）（禹偁）王漢謀。」這幾人裏頭，以王禹偁徐鉉二人最善學白樂天。蔡寬夫詩話云：「禹偁

本學白樂天詩，在商州有詩暗合子美，父子相對忻然。」宋詩鈔王禹偁小傳題這則趣事是他自記的詩話。這自然是極偶然的事情，故可驚喜。我們統看起來，禹偁諸詠時令詩如七夕寒食等作，皆氣韻平和，與藝苑卮言卷四評白樂天長在「用語流便，使事平安」者，可謂肖類。宋詩鈔徐鉉小傳引馮延巳語云：「凡人爲文，皆事奇語，不爾則不足觀。惟徐公率意而成，自造精極，詩治衍遺，具元和風律，而無澳澁纖阿之習。」今考鉉詩如長歌報亞元舍人有「一朝削跡爲遷客，旦暮青雲千里隔」之句，與白樂天所謂「同是天涯冷落人」詩致悽楚宛轉，正復相符，不單是長篇學白體而已。(二)西崑體——按滄浪詩話云：又名李商隱體，其實非是。沈德潛說詩晦語卷下亦指其誤。胡衡齋滄浪詩話注語頗晰，其略云：按唐元和太和三之際，李義山傑起中原，與太原溫庭筠飛卿南郡段成式柯古三人皆行十六，用儷偶相夸，號三十六體，並無西崑之名。即大年自序西崑酬唱集亦稱取玉山策府之義，非謂李商隱體。



即西崑體也。蔡寬夫詩話云：「國初沿襲五代之餘。士大夫皆宗白樂天詩。故在黃州主盟一時。祥符天禧之間，楊文公劉中山錢思公專喜李義山。——冷齋夜話云：詩到義山，謂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澀，時稱西崑體。按即指紛紛效者。——故崑體（「西崑」之簡語）之作，翕然一變。」崑體起來了，評論有毀有譽，毀它的莫甚于石介怪說所云：「今楊億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剗毀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盡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為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文，十翼；而為揚億之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為怪大矣！」這話據我們看起來，不過為理學家張目罷了。西崑體的藝術基址，還是絲毫沒有掀動。平心而論，揚劉的詩，既如魏泰臨漢隱居詩話所云：「務積故實，而語意輕淺」，而又如劉攽中山詩話載揚大年謂杜工部為村夫子，真可笑，是不自量的了。但他們因為「時際昇平，春容典贍，無唐末五代衰頹之氣」（用四庫總目武

唐

夷新集提要）此亦一勝。至於末流之弊，生吞活剝，未免貽譏不少。錄古今詩話所載於下：「揚大年錢文僊晏元獻劉子儀為詩皆宗義山，號西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詩句，嘗內宴，優人有為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吾為諸館職擢，至此間者大噱。」

（三）晚唐體——名并見滄浪詩話羅善可詩序楊升庵詩話所載晚唐兩詩派，一派學張籍，一派學賈島，而并不列入李義山之名。楊氏並云李義山學杜甫，不可以晚唐目之。其言派別最嚴正。這裏所謂晚唐體，也不過是升庵分別的意義。分述於下（a）張籍派之寇準，四庫總目寇忠愍公詩集提要云：「準以風節著於時，其詩乃含思悽惋，綽有晚唐之致。」茗溪漁隱云：「忠愍詩思悽惋，蓋富於情者，如江南春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又云：杳杳煙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時，悲情不斷如春水。觀此語意，疑若優柔無斷者。」今按此作自可入樂府歌唱，四庫總目擬以秦觀小石調說極近理。

文

但其源實出於張籍樂府。詩鏡總論曾謂張籍好畫意，畫意則襲蓋。即是寇詩之類。(b)賈島派之九僧潘閔林逋魏野等。九僧詩的特色，究在那里呢？六一詩話說：「當時有進士許洞者，善爲詞章，俊逸之士也。因會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鳥之類。於是諸僧皆閉筆。」這可見九僧也只會「綴風雲，弄花草」不會作「白戰」的了。元方回羅壽可詩序云：「其晚唐一體，九僧最逼真。」這是論其承前，倘論到啓後的影響，九僧與西崑唱酬諸公，也是氣息相通的。顧嗣立寒廳詩話引方回桐江集，于晚唐體除述九僧寇萊公諸人外，尚數及魯三交林和靖(逋)魏仲先父子(野、閔)潘道遂(閔)趙清獻(卞)之徒。這幾人中，要以潘閔林逋魏野爲最著名。今略述之。劉克莊江西詩派山谷小序云：「國初詩人，如潘閔魏野，規規晚唐格調，寸步不敢走作。」案潘閔著有道遙集，四庫總目提要謂閔在宋初，去五代餘風未遠，其詩如秋夕菰舍書懷一篇，臘雪一篇，間有五代蠹獮

之習，而其他風格孤峭，亦尚有晚唐作者之遺。又引事實類苑稱其苦吟詩，貧居詩等云云。可知潘道遙乃是閔仙苦吟一脈。至於劉放中山詩話稱其歲暮自桐廬歸錢塘詩不減劉長卿，可看李東陽麓堂詩話評劉長卿集，悽惋清切，譬之琴有商調，自成一格等語，便明白了。其次論到魏野林逋，林逋是後村詩話所謂「一生苦吟」的詩人。看他的詩，吟寫「松衣石髮」一極其幽冷。他丟開了塵俗的一切，比詩僧尚有過無不及。魏野與林逋亦同時人。都穆南濠詩話錄其數聯，稱謂真隱者之言。溫公續詩話又稱野詩效白樂天體。大概魏野擬白，和潘閔擬劉長卿同例，吟旨清婉均相似。四庫總目東觀集提要評野在宋初，其詩尚仍五代舊格，未能及林逋超詣，而胸次不俗，故究無齷齪凡鄙之氣。並引趙與虜娛書堂詩話稱野詩冲淡閑逸云云。總之，逋野都以做隱逸詩出名，用晚唐的裝點，寫瘦峭的旨趣。論其詩致遠詣，真要透過「潭底影」，視出「樹邊身」了。■(四)韓昌黎體——名見滄浪詩話。宋人尊昌黎體，以歐陽永叔爲

最六一詩話稱昌黎筆力無施不可推崇備至。原來永叔要以昌黎後一人自命。麓堂詩話錄梅聖俞語云：「永叔要做韓退之，硬把我做孟郊。」今考永叔集中有讀蟠桃詩寄子美詩，也是以孟比梅。以韓自比，但永叔雖然自許如此，如王世貞的藝苑卮言還指摘他最得意的廬山廡之作「僅玉川之淺近者」哩！這大概是昌黎和玉川都是好做險怪詩，而且昌黎還有效玉川子之作，是後來麓堂詩話所稱為玉川底精華的。昌黎玉川既有這重文學姻緣，體製上自含有類似性，所以永叔壹志刻韓也，許有時而弄得類虛的了。這事並不算稀罕，如南宋謝皋羽的詩有自題「效孟郊體」的多首，論格律也和昌黎相近，而沈德潛的說詩碎語竟也比他爲盧仝哩！平心論來，昌黎的詩極似一種雄辯之文，畏氣迫人。永叔雖然學步昌黎，却比較的數愉可親，讀者自可想見永叔的文學個性的所在。至於像晁無咎那樣學昌黎的祀享詩，張表臣珊瑚鈎詩話以爲可亂韓集楮葉，實則至多價值也不過等於經學中的「偽孔安國」罷。

了。了。了。(五)杜少陵體——名見滄浪詩話。陳後山詩話云：「歐陽永叔不好杜詩，余每與黃魯直歎以爲異事。」陳巖肖庚溪詩話舉出反證來，以爲六一詩話于杜詩既稱其雖一字人不能到，又稱其格之豪放，又集古目錄又取于杜詩以證碑刻之真偽，明是永叔好杜之故。今案歐陽永叔於杜服膺自是分理，但未必即因此影響及其篇體。須知宋賢當中，永叔只代表昌黎宗派，而王荆公却是代表少陵宗派。二人所摹擬，都極超深，並不是規規於形跡的，故皆有獨特的成功。荆公的杜工部詩後集序云：「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這話簡直是要一切詩人都須受過少陵的洗禮，纔許合詩人的資格。至荆公自己却又客謙的說是「病未能學」。其實荆公詩精嚴深刻，皆步驟老杜所得，臨川詩鈔小傳所評真不謬。但荆公時喜自出心裁，絕不肯有所拘束，故極得自由揮霍之致，看不出泥住少陵的形跡。宋賢除荆公外，如蘇東坡黃山谷亦皆奉杜爲法。藝苑卮言卷四謂東坡多用事實，從老杜五

言古排律中來。急直用生拗句法，或拙或巧，從老杜歌行中來。至於二人之近體七律，更不出少陵範圍以外。規備說詩謂東坡得其流轉，山谷得其奧峭。大約蘇黃二人比較起來，東坡還是旁行斜出，涉獵別家為廣，如李太白、劉夢得、韋應物等，皆時時染指。山谷對少陵較為顛淑。張戒的歲寒堂詩話且以為「子美之詩得山谷而後發明」，可想見其精學之效。以上學杜舉荆公和蘇黃三人都是眼手特別的高，並不像陳後山那樣垂淚學杜，或陸放翁那樣拍一拍自己胸子而仿寫少陵的悲憤，以及那一切「時非天寶，位非拾遺」的詩人強效杜言杜語的無聊！

（六）近體——即律詩，名見滄浪詩話。近體即五七言律，絕詩由截取律詩部分而成。故律詩一名實可包「絕」在內，特因篇量有長短之分，於是對言則異，而散言仍通。又以句字之多寡，故標五標七，以便稱順。順德黃先生詩律引日本中井積善曰：「詩本于五言，加兩字于五律以為七律。」可知五七言實只一種。近體諸標名的意義已釋明，乃進而論近體

的性質。任師韓詩學纂聞樂府篇云：「七言律詩即樂府也。」我們援用上面標名的釋義，即可知近體是樂府。姑再投說為證：李重華詩談雜錄云：「五言絕發源子夜歌。」案子夜歌原是樂府曲辭。李種華又云：「七絕乃唐人樂章。」至如隋薛道衡的昔昔鹽以五言排律體而入樂府，則五律自然也是曲辭。總之近體都從樂府出來，近體是本來有樂府的性質的。但是近體最早而且經過長時間的發達的，總要推唐朝。同時近體因在這長時間發達之中而起了變化，把那具有樂府性質的近體漸漸從聲曲裏脫溜出來，再成祇是徒章不可歌了。又因聲辭究竟不可中略，乃應運而生了中國文學史上極熱鬧的「詞」出來。起初唐朝做出來的詞，都是從近體胎生——因為近體做得厭了，遂支離之而為「詞」。我們試看唐人最盛行的詞，都是「令曲」——可稱為「小詞」。如最著名的詞家溫庭筠所作的兩首詞，荷葉杯、蕃女怨、退方怨、訴衷情、定西番、酒泉子、女冠子、河清神等，屬小令單調或雙調。江山劉先生詞史以

爲此等皆「自五七言詩句法出，而漸與五七言詩句法離。」其實這種令曲除其句有長短不合絕句形式外，它的間緊法度完全是仿照絕句的。張炎詞源謂「今曲不過十數句，一句一字閒不得，末句最當留意，有有餘不盡之意始佳。」再看峴傭說詩論絕句云「七絕用意，宜在第三句，第四句只作推宕，或作指點，則神韻自出。若用意在第四句，便易盡矣，五絕七絕，作法略同。」二說討論一詞一詩的作法，極相彷彿。但這只是法式相似，而句式不能相似。我們查考起來，還有完全絕句的法式及句式，而竟可入詞調的，試看杜文瀾校刊小秦王詞律引漁隱叢話云「唐初歌舞，多是五七言詩。今（宋）止存瑞鷓鴣小秦王二闕，瑞鷓鴣是七言八句，小秦王是七言絕句。」這種例子，如蘇東坡晁無咎所演和的陌上花，音節夷宕，全本杜少陵「黃四娘家」絕句。漁洋詩話謂「二公詩皆絕句，入樂府，即小秦王調也。」這可見近體詩和詞確是脈絡相通的了。總之上文已說過唐朝是近體最發達的一長時期，因此詞的富

源是蘊蓄得非常充分，結果便是由近體開出三年宋詞光明燦爛之路。

【唐詩劇變】唐自李杜而還，能獨闢蹊徑，卓然自成一宗，而影響北宋諸家最大者，厥惟韓愈。一字退之，南陽人。而唐音之變，亦自愈始。愈生安史亂定之後，以古文相號召，主張「文必己出」論，詩崇李杜，而又不欲與之同風。其服膺李杜，有一「想當施手時，巨刃摩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一調。張籍之語。其爲詩則主「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奘」一薦士詩。其運用之方，則喜以單行之筆，盡掃浮豔駢偶，務以豪放痛快，險峭通達取勝。又自知其才力，視李杜微弱，往往長篇一韻到底，又故狎險韻，以避熟就生，暢所欲言，而不免失之好盡。雖自創特殊之音節，要不及盛唐諸公之鏗鏘悅耳。沈括謂「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瞻，而格不近詩。」（茗溪漁隱叢話引）陳師道亦有「韓以文爲詩，故不工」（后山詩話）之論。然其音節意境，皆憂憂獨造，一洗軟媚庸濫之習，洵唐音之劇變，亦

詩歌中之疏鑿手也。例如山石：「山石荦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梔子肥。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鋪牀拂席置羹飯，疎羈亦足飽我飢。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煙霏。山紅澗碧紛爛漫，時見松樞皆十圍。當流赤足躡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促爲人羈。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大踏步而來，全無扭妮之態；此元好問所謂「江山萬古潮陽筆，合臥元龍百尺樓」（論詩絕句）者也。自韓愈言詩首倡雄怪，一時詭詭險僻之詞競作，而詩體遂發生重大變化。孟郊（字東野，湖州武康人）盧仝（范陽人）皆與愈友善，而爲愈所推挹，並務鉅幽鑿險，與愈異軌同奔者也。郊耽吟成癖，嘗有一夜吟曉未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爲讎」（夜感自遣）之句，思苦奇澀，而造語至新，聞愈嘗贊之曰：「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醉贈張祜書：「例如秋懷：「竹風相夏語，幽閣暗中聞。鬼神滿衰聽，

恍惚難自分。商葉隨乾雨，秋衣臥單雲。病骨可剗物，酸呻亦成文。瘦攢如此枯，壯落隨西曠。裊裊一線命，徒言繫網緼。」掃盡陳言，特工苦語。蘇軾論其詩云：「詩從肺腑出，出輒愁肺腑。」（讀孟郊詩）東野詩格，此十字足以盡之。世以「韓孟」並稱，則又軾所謂「要當闢僧清，未足當韓豪」東野之深，固不及昌黎之大也。仝自號玉川子，以怪辭驚衆，有月蝕與馬異結交諸詩，尤爲怪誕。在律體盛行之際，有此詭詭之筆，一洗庸庸濫套，固自可喜。然其高出時人處，仍在切近人情之作，語雜嘲戲，令人啼笑皆非。如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示添丁諸篇，最堪把玩。其示添丁云：「春風苦不仁，呼逐馬蹄行人家。慚愧瘴氣卻憐我，入我憔悴骨中爲生涯。數日不食強強行，何忍索我。我抱看滿樹花，不知四體正困憊。泥人啼哭聲呀呀，忽來案上翻墨汁，塗抹詩書如老鴉。父憐母惜憫不得，卻生癡笑令人嗟。宿春連曉不成米，日高始進一椀茶。氣力龍鍾頭欲白，憑仗添丁莫惱爺。一語意之新警，略近東野。特孟主嚴肅，盧饒詠諧風趣，兩人襟

抱，不自不同爾。孟郊盧仝之外，辭尚奇詭，而爲韓愈所稱道者，有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賀所得皆驚邁，絕去翰墨畦，當時無能效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管（唐書文藝傳）杜牧序其詩集，以爲「鯨呿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幻」，則亦與全殊塗同歸者也。賀詩以險麗著，然鍾鍊之極，精光爛然。例如雁門太守行：「墨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角聲滿天秋色裏，塞上胭脂凝夜紫。半捲紅旗臨易水，霜重鼓寒聲不起。報君黃金臺上意，提攜玉龍爲君死。」真不愧爲「嘔心」之作。惜其年止二十七，不獲蓋宏造就耳。以上三家，雖戶庭各闢，而究其歸趣，則皆韓愈「文必己出」一語，有以發之。故謂唐音之劇變，由於韓氏一人倡導之力可也。此系作者，尚有劉叉，劉言史，「字棗強」賈島（字浪仙，范陽人）之屬。島語苦澀之趣，與孟郊略同。故有「郊寒島瘦」之稱。又與叉同爲韓門弟子。又以冰柱詩得名，奇恣與盧仝爲近。言史詩「美麗恢瞻，自賀外世莫得比」。（皮日休劉棗強碑文）孟郊

唐

嘗有詩哭之云：「精異劉言史，詩腸傾珠河。」可想見其風格。然此諸家影響皆不及韓、孟、盧、賀之大，故不暇詳述云。

【唐詩特質】我們要了解唐詩的意義，必須從唐詩的特質上顯示出來。據我看來，唐詩最少有四種明顯的特質：（一）唐詩是創造底！不是自我們現在纔提出唐詩是創造底話，前人已言之。王漁洋撰唐人萬首絕首選序云：「逮於有唐，李、杜、韓、柳、元、白、張、王、李、賀、孟郊之倫，皆有冠古之才，不沿齊梁不襲漢魏，因事立題，號稱樂府之變。然考之開元天寶已來，宮掖所傳，梨園弟子所歌，旗亭所唱，邊將所進，率當時名士所爲，絕句耳。故王之渙黃河遠上，王昌齡昭陽日影之句，至今豔稱之。而右丞渭城朝雨，流傳尤衆，好事者至譜爲陽關三疊。他如劉禹錫，張祜諸篇，尤難指數。由是言之，唐三百年以絕句擅場，即唐三百年之樂府也。」王闓運云：「三唐風尚人，工篇什，各思自見，故不復模古。」（王志論唐詩諸家源流）這兩段見解是很精闢的。由「不復模古」不

襲漢魏。「不沿齊梁」可知唐詩是創造底詩；由「宮掖所傳，梨園弟子所歌，旗亭所唱，邊將所進，率當時名士所為佳句」可知唐詩是樂府詩，「創造底」與「樂府底」這是王漁洋王閔運兩氏告訴我們唐詩有這兩層重大的意義。往下，我們根據「樂府底」這層意義，又可以說明唐詩的第二種特質：(一)唐詩是音樂底——王世貞云：「三百篇亡而後有詩騷賦騷賦難入樂，而後有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而後以唐絕句為樂府」由此可知唐詩與音樂的淵源甚深。但是怎樣說，唐詩是音樂底？音樂底唐詩又有什麼意義？說到這裏，不能不先說明歷史上的中國人對於文學的態度。中國人對於文學往往抱着兩種相矛盾的態度，一是文以載道的觀念，一是文以消遣的觀念。平常的文人，自然拚命去作載道的文，同時又忘不了消遣的文學，因為載道之文不但不足宣洩情感，且是斷喪情感的，所以他們往往從正宗文學中跑出來，走入民間文學的創作界去。民間文學，是以娛樂為主底，在娛樂的關係上，文學

和音樂便自然而然的結合在一起了。只有這種音樂性的文學，纔是代表一個時代的情緒的文學，恰好與代表理性的正宗文學相反。故不但那些浪漫派的文人，特別拿富有音樂性的文體來發洩天才，以求笙歌作樂的快感，便是那道學派的文人，亦常常要用富有音樂性的文體，抒發他在載道之文中所不能抒發的情緒與想像。所以每一個時代文學的真價值，總是從音樂性的文體裏面充分表現出來。換句話說，音樂性的文學，纔是代表中國純文學的意義和價值。明白了音樂文學的價值，那麼，請進而解剖唐詩音樂性。王灼碧雞漫志說：「唐時古意亦未全喪，竹枝，浪淘沙，拋球樂，楊柳枝，乃詩中絕句，而定為歌曲。故李白清平調詞三章皆絕句。元白諸詩，亦為知音者協律可歌。白樂天守杭，元微之贈云：『休遣玲瓏唱我詩，我詩多是別君辭。』自注云：『樂人高玲瓏能歌，歌予數十詩。』樂天亦醉戲諸妓云：『席上爭飛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詩。』又聞歌妓唱前郡守嚴郎中詩云：『已留舊政布中和，又付新詩



與豔歌』元微之見人詠韓舍人新律詩，戲贈云：『輕新使妓唱，<sup>①</sup>更妙入僧禪。』沈亞之送人序云：『故人李賀善撰南北朝樂府古詞，其所賦尤多怨鬱悽黯之句，誠以冠古排今，使爲詞者莫得偶矣。惜乎其亦不備聲歌弦唱！』然唐史稱李賀樂府數十篇，雲詔諸工皆合之弦筦，又稱李益詩名與李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又稱元微之詩往往播樂府。舊史亦稱武士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於筦絃。』碧雜漫志又云：『舊說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詣亭蓐飲，梨園伶官亦招妓聚燕，三人私約曰：『我輩擅詩名，未定甲乙，試觀諸伶謳詩分優劣。』一伶唱昌齡二絕句云：『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一伶唱適絕句云：『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台何寂寞，猶是子雲居。』之渙曰：『佳妓所唱如非我詩，終身不敢與子爭衡，不然子等列拜牀下。』須臾妓唱：』

唐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之渙擲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以此知李唐伶妓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俗也。』從這幾段記載，便顯見唐人詩歌與音樂的密切關係，不但妓女以得誦名士佳章爲榮，名士亦以詩篇得被諸妓歌唱爲樂。因爲要使詩篇便於歌唱，往往力求淺近通俗，妓女都能誦解，因此又發生唐詩的第三特點。□（三）唐詩是通俗底。唐人作詩雖不能完全拋棄用典，甚至有些作者如李義山之流，其詩極不易解，但大多數作品，都可說是很通俗的。白居易作詩，必使老嫗都能誦解。元稹長慶集序云：『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如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銜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可見詩人的詩已經成爲普遍民衆的欣賞對象了。唐詩之所以能夠通俗，便是由於唐詩之富有音樂性質的緣故。□（四）唐詩是時代底。怎樣說唐詩是時代的詩呢？任何文體都具了強烈的時代性。

失卻時代的意義，同時消失文體的價值。中國文學的變遷，可以文體作代表，分成幾個時期：自周到唐，都是詩的時代；宋是詞的時代；元是曲的時代；明清是小說的時代。在詩的時代裏面，周是四言詩時代，兩漢是樂府詩時代，魏晉六朝是古詩時代，唐是新體詩時代。更狹義一點說，唐詩只是絕句詩的時代。

（誠如王漁洋所云：唐三百年以絕句擅場。）本來照宇宙間進化的原則，往往是理論愈研究愈透澈，事物愈運用愈巧妙；但是文體卻不然。在某種文體新創的時候，任人創造，開發翻新花樣，但是用久用舊了，往往愈用愈拙愈壞，不但翻不出新花樣，舊花樣

亦使人生厭了。時間越久，文體越腐。這時便有革命的新文體產生出來，裝飾新時代時代底文學，便是指那時代所用的新文體創造的文學。我們說唐代是詩的時代，便是說唐詩是新體詩流行時代的創造文學。宋詩雖亦是詩，但不是詩的時代的詩。詩的創造時代早已過去了。以上舉唐詩的四種特質，

但決不是說凡是唐詩都備具這四種特質。就詩體言，絕句詩可以說是通俗底，律詩往往是古典的；新體詩都是能合音樂節拍底，創造底。古詩大多是模擬，完全沒有音樂性。但就大體上說，唐詩是備具這四種特質，今列一表表明各體的特質於下。

唐詩

新體詩——音樂底，時代底，創造底

古詩——非音樂底，非時代底

絕句——通俗底。  
律詩——非通俗底。

形體——模擬底。

內容——

一部分的詩人的古詩是創造底，通俗底，如杜甫白居易等的詩是。

一部分的詩人的古詩是非通俗底，如韓昌黎李賀等的詩。

既明唐詩的特質，進一步再拿唐詩與各時代的詩作比較的研究。先應說明的，便是唐詩與漢魏六朝古詩和宋詩的區別。唐詩漢魏六朝與古詩和宋詩，有深切的關係，又有重大區別，這是應知的。□（一）唐詩與古詩——歷來對於唐詩與古詩的關係的認識，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說主模擬，謂唐人詩都是從模擬古詩得來的。初唐完全承襲六朝，無論矣。即盛唐之李杜，都是受曹植、謝朓、庾信、鮑照、陰鏗輩的「影響很深的」（揚慎謂李白「一生低首謝宣城」，杜甫謂「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漁隱叢話謂「子美早年學建安」，黃山谷謂「子美句法，出於庾信」）至於王維、孟浩然、儲光羲、韋應物、柳宗元則盡受陶潛的影響（說見沈德潛說詩時語）（盛唐詩人如是。中唐則韓白尚學杜甫其作品與古詩的源淵亦深。晚唐卑靡，則無足論。一說主創造，如前面王閔運說「三唐風尚，人工篇什，各思自見，故不復模古」如王漁洋說「逮於有唐，……不沿齊梁，不襲漢魏，因事立題，說稱樂府之變

唐

」如葉燮說「唐詩一大變。」以上二說，表面似相矛盾。但細心分析，則實無衝突。主模擬說的人實指有唐三百年之古體詩與漢魏古詩脈絡相承；主創造說的人，係謂唐之新體詩完全出於創造，並非沿襲。可以說唐人的古詩是受漢魏六朝古詩的影響，關係很深切；但唐人的新詩部分，卻與漢魏六朝古詩絕緣，而自成一偉大。□（二）唐詩與宋詩——唐宋之分人異其說。王漁洋謂「唐詩主情，宋詩主性」，吳高云「唐詩爲比興，宋詩爲賦比興優於賦」，（圍爐詩話）沈歸愚云「唐詩蘊蓄，宋詩發露。蘊蓄則韻流言外，發露則意盡言中」。但葉燮便最反對這種仲唐絀宋的見解，他說「從來論詩者大約仲唐而絀宋。有謂唐人以詩爲詩，主性情，於三百篇爲近；宋人以文爲師，主議論，於三百篇爲遠，何言之謬也。唐人詩有議論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議論尤多，長篇如赴奉先縣，詠懷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無議論，而獨以議論歸宋人，何歟？彼先不知何者是議論，何者爲非議論，而妄以時代分邪？且三百篇中，二篇爲議論

文——〇——二〇九

者正自不少。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後人之詩也？如言宋人以文爲詩，則李白樂府長短句，何嘗非文？杜甫前後出塞及潼關吏等篇，其中豈無似文之句？爲此言者，不但未見宋詩，并未見唐詩。行學究道聽耳食，竊一言以詫新奇，此等之論是也。」（原詩）我們正不必用抽象的肯定字眼來判斷唐宋的尊卑。就其關係言，宋詩實受唐詩的影響最深，如宋初楊億輩的西崑，卽乃以李商隱爲開山祖，歐陽修梅聖俞的復古，乃以盛唐爲旗幟；雖有北宋之蘇軾，南宋之陸游輩，其詩能自立風味，卻不能造立宋詩的新境界，所以宋詩終不能脫唐詩的窠臼而成偉大的發展。至於元詩明詩清詩，早已失卻時代文學的意義，只能在漢魏六朝詩，唐詩，宋詩底下討生活，更值不得比較來論列了。

【唐詩解】五十卷。明唐汝詢撰。是書取高廷禮唐詩正聲，李于鱗唐詩選二書稍爲訂正，附以己意爲之箋釋，所註實多冗蕪，不盡得古人之意，亦不盡得其所出。

【唐詩紀】一百七十卷。吳琯編。琯嘗校刊馮惟訥古詩紀，因準其例輯此書。甫成，初唐盛唐詩，卽先刊行，故止一百七十卷，非完書也。

【唐詩紀事】八十一卷。宋計有功撰。明海虞毛子晉訂。全唐詩話計分六卷。始太宗、高宗、中宗、玄宗、懿宗、文宗、宣宗、昭宗，以及武后、徐賢妃、上官昭容等殿，以方外閩閩，其序云：「唐自貞觀來，雖尚有六朝聲病，而氣韻雅深，駁駁古意，開元和之盛，遂可追配風雅，迨會昌而後，如露華靡盡矣，往往觀世變者，於此有感焉，詩云乎哉。」然則此編詩話，殆借詩以論時也。子晉跋尾，則謂「惜有唐諸大家，未有能彙而評之者，偶簡遠初主人全唐詩話約三百餘家，雖片羽點斑，於三百年風會，不能無憾，然而三變梗概，已具見矣。」竊謂此編簡略，所載詩人，都未完備，卽尊爲詩聖之杜甫，猶付闕如，稱曰全唐，似未盡允，故欲知唐代詩人者，宜檢宋計有功之唐詩紀事。蓋計於八十一卷中，或錄名篇，或著本事，或記品評之語，兼載其世系爵里，凡千一百五十家，唐人詩集之不存

於世者，賴之以傳，又豈僅三百餘家哉。有汲古閣刊本，明嘉靖中杭州刊本。<sup>83</sup>

【唐詩復古運動】自貞觀（太宗）以迄垂拱（武后）景龍（中宗）之間，世咸以律詩相矜尚，佻佻之風既熾，比興之義日微。於是，有豪傑之士，倡言復古，思幹之以風力，以振廢起衰。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出，崇漢魏而薄齊梁，將矯南朝之浮靡，而反諸渾樸。其所持之理論，則以為「漢魏風骨，晉宋莫傳，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孤竹篇序）文勝返質，為其最大主張。其詩務「骨氣端詳，音情頓挫。」（同上）而恆以單行之筆出之，與沈宋之真崇對偶，迴忌聲病者，全立於反對地位。例如感遇翡翠巢南海，雄雌珠樹林。何知美人意，嬌愛比黃金。殺身炎州裏，委羽玉堂陰。旖旎光首飾，葳蕤爛錦余。豈不在遐遠？虞羅忽見尋。乃村因寫累，嗟息此珍禽。所謂「陶洗六朝鉛華，都盡托寄大阮。」（藝苑卮言）者也。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繼起，並以復古相號召。九

唐

齡亦作感遇十二首，其一云：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欣欣此生意，自爾為佳節。誰知林棲者，聞風坐相悅。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寄興遙深，實與子昂同派。白才逸氣高，與子昂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梁陳以來，豔薄斯極，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孟榮本事詩）嘗作古風以標宗旨。其第一首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頽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羣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我志在刪述，垂暉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其以復古自任如此。白又嘗言「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於聲調，俳優哉！」（本事詩）白富天才，馳聘筆力，兼工各體。杜甫常拚以「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春日懷李白）殆猶非白之本志。陳李諸人，各以復古自命，仍不免囿於風氣，兼作律詩，特皆五言，不為七律。

文——〇——二——一

耳，如子昂之入峭峽。肅徒歌伐木，鶯穢漾輕舟。靡透  
 隨波水，滄浪沂溪流。烟沙分兩岸，露島夾雙洲。古樹  
 澗雲密，交峯入浪浮。巖潭相映媚，溪谷屢環周。路迴  
 光踰逼，山深興轉幽。麋鱸寒思晚，猿鳥暮聲秋。誓息  
 蘭臺策，將從桂樹遊。因書謝親愛，千歲覓蓬丘。白之  
 送友人青山橫北郭，白水遶東城。此地一為別，孤蓬  
 萬里征。浮雲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揮手自茲去，蕭蕭  
 班馬鳴。何嘗不屬對嚴整，「律切精深」，惟其風骨  
 高騫，不流於綺靡，故足取耳。自子昂以迄張、李，從  
 事復古運動，雖未能將律詩推倒，而古近二體疆界  
 以分。即近體律詩，亦轉崇風力，以下開開元、天寶之  
 盛，為詩歌史上放一異彩。則三家復古之說，即為啓  
 新之漸，此齊詩壇一大轉關也。

話內。

【唐詩審音】一卷。清錢木庵編。有排印本，在清詩

【唐詩近體集韻】三十卷。明施重光編。是集以唐

人近體分上下平三十韻編次，此書及唐詩韻匯均  
 以宋韻分隸唐律，不免時有牽混，而此書之漏略，則

又出韻匯下焉。

【唐詩選句】唐詩的句調，要算中國歷代詩裏頭

最複雜的了。因為唐詩恰處于中心時代，上有漢魏

樂府古詩，六朝新體詩，許多成績可資運用，下是五

代宋人的詞，乘時待發。所以總括唐詩的句法，至少

可分下列四種：1. 樂府句——唐代詩人，仙才鬼

才，稱極一時之感。它們的詩章，句法奇變，幾使不可

方物。——這都是用樂府驕縱自姿的筆法。舉例如

李白的遠別離蜀道難，雜用短長句子，往復吟嘆。又

如李賀的古鄴城童子謠，猛虎行，純用三四字句，拙

怪絕倫。2. 古詩句——古詩句法，多平潔自好，不

比樂府詩那樣放誕的了。舉例如陳子昂感遇三十

八首，李白古風五十九篇，皆斂氣，騁情愈深，愈永，不

浮，不蕩。3. 律詩句——齊梁已開律體，句法嚴整

不亂，從小謝以至徐庾父子，都是順着這箇趨勢走

去。唐初上官祖嬰沈雲卿宋之問杜審言，並皆以翰

墨風流，不廢齊梁為宗旨。從此以後，律句要愈加工

纖穠綺靡的句子，快要降而為「詩餘」了。後來如鄭谷的五言律詩趙璘郎中席上賦蝴蝶有「尋艷復尋香，似閑還似忙」之句，簡直是詞調；杜荀鶴的春宮怨有「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之句，亦琢鍊近詞。□綜窺以上四種句調，初盛中晚四期唐詩皆不外用此。至于隨手之變，紛紜萬狀，雖善述者亦無能為役。惟累句躡字，在所必斥，則不可以不知。杜少陵號稱集詩之大成，汪師韓詩學纂聞尚議其瑕痕甚衆。茲取汪氏所錄，標例列后，為造句借鑑云爾。

1. 撐句：「翠柏深留景，紅梨迴得霜。」（真元皇帝廟）

「深」「迴」二字，開後人撐句陋派。2. 合掌句：「第五橋頭流恨水，黃陂岸北結愁亭。」（題鄭著作）

「恨水」「愁亭」合掌。3. 啞句：「壁色立積鐵。」（鐵堂峽）

「五仄似疊韻調啞。」粗率句：「一夜水高二尺餘，數日不可更禁當。」（春水生）

次句粗率。5. 含混句：「留門月復光。」（台上得涼字）

「留門」不知說月說人。6. 支湊句：「神翰顧不一體變，鍾兼兩。」（八哀鄭虔）

「鍾」謂鍾繇鍾會父子，「顧」或謂野

唐

王。或作虛字，皆似支湊。7. 牽強句：「歸耕生衣臥一（寄韋有夏）下三字不貫串。矯飾句：「爆歇魁魅泣，崩凍嵐陰暝。」（火）

「爆歇」「崩凍」字太造作。9. 紆曲句：（萬古雲霄一羽毛）（咏懷古迹）句紆曲而無著。10. 晦拙句：「問子能來宿，今疑索故要。」（期嚴明府）

下五字亦晦拙。拖墊句：「無數春筍滿林生。」（三絕句）

「無數」「滿」字重出。11. 猥併句：「白頭吟望苦低垂。」（秋興）

「望」「低垂」猥併。12. 杜撰句：「發日排南喜，傷神散北吁。」（續得觀書）

「南喜」「北吁」不成語。13. 類書句：「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鷄）

俗調似類書。14. 「唐詩溯源」我們讀過唐詩，往往有一疑問，就是：「唐詩怎樣形成了牠的偉大呢？」我們也讀過三百篇，我們也讀過漢魏樂府，我們也讀過建安以後的五七言詩，也覺得這些古詩的偉大！但是我們讀過唐詩，卻又發現唐詩是一種新鮮的體裁，新鮮的氣象，這種新氣象的唐詩和一切的四言古詩五七言古詩都不相同。我們要想解答這個問題，必須追

溯唐詩的來源。□自從梁昭明文選編成後，在表面看彷彿是集古典文學的大成，但實際上昭明文選便是古典文學最盛的葬禮了。加上沈約聲律八病之說，詩體越發添了幾層嚴酷的鐐銬。雖然梁陳間古典詩依然流行，但已經是回光返照，古典作品的魔力早已不能維繫詩壇的重心了。同時，民間的歌謠文學早已蓬勃地發展起來。這種新聲的歌謠在東晉及六朝之初，便已經很流行。所謂「歌謠數百，種子夜最可憐！慷慨吐清音，明轉出天然。」例如「宿黃不梳頭，絲髮披兩肩。腕伸郎膝上，何處不可憐。」涼秋開窗寢，斜月垂光照。中宵無人語，羅幌有雙笑。」（子夜歌）「鏤臂飲清血，牛羊持祭天。沒命成灰地，終不罷相憐。」黃葛生爛漫，誰能斷葛根。甯斷嬌兒乳，不斷郎殷勤！」（前漢）「聞懼下揚州，相送楚江頭。探手抱腰看，江水斷不流！」（莫愁樂）□這種體態清新描寫活躍的新聲小曲，較之陸機、謝靈運輩的古詩，實在高妙多了！這種五言的新聲小曲的逐漸進化，便成後來的五言絕句。到了

梁陳時代，民間的歌曲，已經經過長期的發展，漸漸從民間文學的地位跳起來，把已經腐化的貴族古典文學的地盤掀動。那些貴族詩人也受了民間歌曲的影響，不免嘗試起來。如梁簡文帝烏棲曲詩云：「芙蓉作船絲作絳，北斗橫大月將落。徘徊以燠黃河，郎今欲渡畏風波。」魏收挾瑟歌云：「春風宛轉入曲房，兼送小院百花香。白馬金鞍去未返，紅妝玉筋下成行。」此二詩雖音調不諧，實已備唐詩七絕之體。如胡應麟詩數云：「考烏棲曲四篇，篇用二韻，正項王城下格，唐人亦多學此。江總怨詩，卒章俱作對結，非絕句正體也。惟挾瑟歌雖音律未諧，而體裁實協。唐絕句成所自來，然六朝殊尤少繼者。」及到隋詩，如「楊柳青青著地垂，楊花漫漫攪人飛。柳條折盡花飛盡，借問行人歸不歸？」這已經完全形成唐人七絕的體裁了。□六朝詩人如沈約是聲律八病的創造者，然而他的詩也受了民間歌曲的同化，漸漸改變那傳統底詩體了。如六憶詩之一云：「憶眠時，人眠獨未眠。解羅不待勸，就枕更須牽。復恐勞



人見，嬌羞在慚前。」這完全是模擬當代的歌曲。沈約一方面創造了八病的新韻律，一方面又受民間歌曲的影響，產生一種新體詩，便是唐代律詩的濫觴。例如洛陽道：「洛陽大道中，佳麗實無比。燕裙傍日開，綉帶隨風靡。領上蒲萄繡，腰中合歡綺。佳人殊未來，薄暮空徒倚。」這已完全是唐律之體製與形式。不過平仄不調耳。□我們已經明白五絕、七絕與律詩的來源，在六朝即已有完整的形式；進一步我們研究唐詩的內容的完成。□中國文學由三百篇變為楚辭，由楚辭變為漢樂府，由漢樂府變為魏晉古體詩，此間雖有變遷，實在很微。自周秦到六朝一千多年的文學史，可說都是三百篇的文學的遺傳。這是因為中國民族性是詩三百篇式的性，所以所有只是詩三百篇式的文學。原來文學的重大變遷，往往有賴於其他民族文學的影響。以前的中國，只是用武力征服異邦，自居於統治階級，自然沒有與他民族揉合的可能，沒有文化接觸的可能。中國文學只是單調的，不受絲毫的影響與調節，從三

唐

百篇傳下來，自然不會有重大的變遷的。但是到東晉以後，便不然。匈奴民族，居然能征服中原，佔據黃河南北。北方勇悍的民族性，和中國溫柔敦厚的民族性，是絕對不同的。看他們的作品便知道：「遙看孟津河，楊柳鬱婆娑。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必欲黃塵下，然後別雄雌。」「折楊柳歌。」「男兒欲作健，結伴不須多。鷄子經天飛，羣雀兩向波。」「男兒可憐蟲，出門懷死憂。尸喪狹谷中，白骨無人收。」「企喻歌。」「野火燒野田，野鴨飛上天。童男娶寡婦，壯女笑殺人。」「門前一樹棗，歲歲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孫兒抱。」（紫駱馬歌）「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裳逐馬如轉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女子尚如此，男子安可逢。」（李波小妹歌）「誰家女子能行步，反着袂裯後裙露。天生男女共一處，願得兩個成翁媪。」「黃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絲兩頭繫。小時憐母大憐婿，何不早嫁論家計。」「捉搦歌」□這種勇悍爽直的女匈奴民族性所表現的文學，和中國本來溫柔的女性

文學粉飾的古典文學，風格情調，完全異樣。漸漸經

過時代的陶冶，這兩種不同民族性文學接觸的結

果，到了唐代因政治勢力的統一，中外的民族性更

揉合在一起，發展起來，造成唐詩的新氣象，形成唐

詩的偉大。梁任公說：「經南北朝幾百年民族的化

學作用，到唐朝算是告一段落。唐朝的文學，用溫柔

敦厚的底子，加入許多慷慨悲歌的新成分，不知不

覺，便產生出一種異彩來。盛唐各大家，爲什麼能在

文學史上占很重要位置呢？他們的價值，在能洗卻

南朝的鉛華靡曼，參以伉爽真率，卻又不是北朝粗

獷一路。拿歐洲來比，好像古代希臘羅馬文明，攬入

些森林裏頭，日耳曼蠻人色彩，便開闢一個新天地。

（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現的情感）<sup>373</sup>

【唐詩選】<sup>373</sup>七卷舊本題明李攀龍編，唐汝詢註，蔣

一葵直解，攀龍所選歷代之詩，本名詩刪，此乃摘其

所選唐詩，汝詢亦有唐詩解，此乃割取其註，皆坊賈

所爲，疑蔣一葵之直解亦託名矣。

【唐詩選】<sup>373</sup>六卷清長洲吳翌鳳編，有嘉慶十年滄

浪吟榭原刊本。

【唐詩選本優劣】沈歸愚曰：「詩莫盛於唐，而選

詩家紛無定論，人各一見，彼此非非，混於妍媸。即

拘於繩墨，或訓詁淺陋，或臆說支離。選詩者自殷璠

高仲武後，雖不皆盡善，然亦各有指歸。惟王介甫百

家詩選，失之雜，高棅品彙，強作區分，失之鑿，方虛谷

瀛奎律髓，去取評點，近於庸，而鼓吹一書，尤爲下劣。

「此言蓋恐學者之誤入歧途也。夫大家全力，恆於

古詩見之，而優於律者，其擅勝之處，亦非一格，要必

斂才於法，不假雕鐫，自然工整而調，高氣逸，首尾渾

成，方能稱事。而五七言斷句，節短音長，尤爭神韻。若

徑直而無含蓄，則必索然寡味，此則律詩之大旨耳。

惟學者誦於口，而不求甚解，則作者之旨晦，或刻於

求解，則穿鑿之弊滋。二者其能倖免哉？歸愚唐詩別

裁之選，綜樂府歌行古今諸體，抉擇評定，似乎過嚴，

然學者取法乎上，此誠善本。次則黃牧邨之唐詩箋

注，亦可指迷而啓悟，惜限於律絕，未及古詩，不無遺

憾。<sup>373</sup>

【唐詩選本中所見之唐詩觀念變遷】我們說到唐代文學，首先就會想到所謂「唐詩」，其次纔想到所謂「古文」和「傳奇」。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裏稱三百篇那一時代爲詩人時代，我就稱唐代爲第二詩人時代，想來沒有什麼不可罷。三百篇而後，楚辭、漢賦、魏晉南北朝樂府與五言詩，都是代表一個時代的文學，無疑的代表唐代三百年間（六一七—九零六）這一時代的文學就是所謂「唐詩」了。唐代詩人雖然承襲了前代詩人所遺留的業績，可是他們更能發揚光大，開拓了前代詩人所不曾經歷過的途徑。可說這一時代是古今詩歌分劃時代的一個總關鍵，即以前所謂古體詩的時代，從此以後是所謂近體詩的時代；而且無形之中好像規定了後來一千多年的詩型，這也許就是宋元以來詩人所以感稱「唐詩」或說什麼「唐音」的一個緣故罷。宋元以來詩人雖然大都取法唐詩，但因彼此所生活的時代，社會的背景不同，當時文學上的風氣趨向不同，個人的材性

嗜好不同，對於唐詩的取捨就不一致。這只要略爲考察宋元以來文人選錄唐詩的趨勢，就可知道此中消息的：第一是推崇唐人的律詩絕句，即所謂近體詩，如宋趙師秀撰《西溪叢書》所錄都是唐人近體，五言居十之九，七言僅十之一；周弼撰《西溪叢書》專錄七言絕句，七言律詩，五言律詩三體。洪邁撰《萬首唐人絕句》專錄五言絕句和七言絕句。全元好問撰《唐詩鼓吹》專錄七言律詩。元方回撰《瀛奎律髓》也是只錄五七言近體，不過兼錄宋詩。第二是推崇盛唐的詩。宋嚴羽《滄浪詩話》裏說：「禪家者流，乘有小大，宋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歷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他分唐詩爲三個時期，極推崇盛唐的詩。元楊正宏撰《唐音》，分爲始音、正音、韻響三種，也頗有推崇盛唐詩的意思。到了明初高棟撰《唐詩品彙》，就更加擴大楊氏所選的範圍，每體分爲正始、正宗、大家、

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旁流、九格，他以為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分。到了李攀龍撰古今詩刪，雖然上起古逸，下及於明，不是專錄唐詩，可是不錄宋元兩代的詩。原來明代前後七子都稱不讀唐以後書，對於宋元人的詩都瞧不起，他們學詩學到盛唐而止——以上兩派的主張最有勢力，都曾在詩壇上發生過絕大的影響。此外選錄唐詩的，或專取古體的，如宋姚鉉的唐文粹，詩歌部分就是僅錄所謂古體的，或專取晚唐，如清杜詔杜庭珠的唐詩叩彈集，查克宏的晚唐詩鈔都是。或專錄樂府，如明吳勉學的唐樂府，或專錄女作家，如清勞密的唐宮閨詩，或專錄和尚詩，如宋李龔的唐僧宏秀集，或專取館閣體，如明張之象的唐雅，清高士奇的唐詩採藻，還有拿一種風格做選錄標準的，遠如五代蜀韋毅編才調集，以禮麗宏敞為宗，近如清人王士禛編十種唐詩選，以雋永超詣為宗，都是用的這種選錄的方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百九十一）裏說：「詩至唐，無體不備，亦無派不有。撰錄總集者或得其性情之所

近，或因乎風氣之所趨，隨所撰錄，無不可各成一家。故元結尚古淡，篋中集所錄皆古淡，令狐楚尚富瞻，御覽詩所錄皆富瞻，方回尚生，物議奎律髓所錄即多生，物之篇，元好問尚高華，唐詩鼓吹所錄即多高華之製，蓋求詩於唐，如求材於山海，隨取皆給，而所取之當名，則如影隨形，各肖其人之學識。自明以來，詩派屢變，論唐詩者亦屢變。」這一段話是不錯的。總之，宋元以下的詩人，雖是極端的復古派，如明之前後七子，以及清季鄧輔綸、王閔運之流，於漢魏六朝的詩以外，還是不能不取法唐詩，至少也不公然唾棄盛唐的詩。至於所謂江西詩派以「宋詩」相標榜的，也不能不遠祖杜韓。這就可見宋元以來一千年間的詩人，總跳不過唐詩的範圍，可見唐詩所發生的影響之廣大而悠久了。1021

【唐詩選脈會通評林】六十卷。明周珉編。持論以高棅品彙李攀龍詩刪為宗，每體之中各分初盛中晚，又箋釋其字句典故，發明其詞想脈絡，而以諸家議論及珉所自品題者標於簡端，大抵貪多務博，究

雜特甚，疎舛亦多。

【唐詩啓蒙】不分卷。清錢塘吳淦撰。有光緒十四年康勝齋刊本。

【唐詩析類集訓】二十八卷。清望江曹錫彤編。有光緒八年活字本。

【唐詩鼓吹】十卷。金元好問編。是編所錄，皆唐人七言律詩，凡九十六家。大抵以高華沈著爲宗，去取頗爲精審。有明初刊本，佳。萬曆己卯廖文炳補註本，劣。清初刊本，即存目陸貽典等增注本也。明有經廠本，見酌中志元刊本。

【唐詩鼓吹箋註】十卷。金元好問編。清錢朝鼎王後臣註。王清臣陸貽典箋。朝鼎等以廖註未善，刪改以成是編。其實廖固不足服，郝四人亦未能服廖也。

【唐詩英華】二十二卷。清吳江顧有孝編。有甯遠堂刊本。

【唐詩觀念之普通錯誤】諺語有云：「唐詩晉字漢文章。」我們在兒童時代，便已聽慣念慣了。無論你去問誰：「什麼詩好呀？」他必毫不遲疑的回答：

「唐詩好！你去請教做詩的人。」先生學什麼詩？十人中有九人，要回答說：「學唐詩。」只要沾染一點名士氣的人，總是以習唐詩自鳴其高。你如其稱贊你朋友的詩，必得說：「老兄的詩，大有唐人風味。」假如你說：「大有宋人風調。」在你雖是好意的批評，在作者也許要疑你是侮辱他了。葉燮原詩云：「自不意唐以後書之論出，於是稱詩者必曰唐詩，苟稱其人之詩爲宋詩，無異於唾罵。」記得有一本詩話載一段故事：「某秀才評一士人詩，擊節歎賞曰：『此宋詩也。』士人聞之大憤，立揮以卷。秀才大驚問故：『何無故以非禮相加？』士人說道：『君誡我詩爲宋詩，非辱我乎？』秀才始啞然。」這固然是一段笑話，其實在文學史上，宋詩的地位，也決不如是的低。明清詩壇，往往有奉宋詩爲正宗者，甚至有謳歌宋詩的地位還在唐詩之上者。但自從「唐詩」二字成了民衆的口頭禪，因是常人腦裏只知有「唐詩」而不知有宋詩及其他了。唯其「唐詩」成了幾百年來傳統的口號，人人隨口相傳，不去追求唐詩的根本意

義，而唐詩的真意義真價值，便在其中埋沒了。在常人看來，唐詩在詩史上是佔着「最好」和「最盛」的兩個意義，這種誤解，不能不先糾正一下。□一一一唐詩是最好的嗎？認唐詩是較各時代的詩為最好的，不僅常人如此，即在研究文學的專家，也往往有此誤解。去年某大學入學考試的國學常識測驗，就有這樣一個題目：「中國詩歌以哪一個時代為最好呢？唐詩？宋詩？明詩？清詩？」在這個題目的涵義，是認定中國有一個時代的詩是超越一切時代的，那麼，這個題目的答案只有寫唐詩了。但是唐詩果然是超越一切時代而為最好的嗎？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加以分析的研究。□如說凡唐詩都是最好的，這句話便犯籠統武斷的毛病，自然說不通。古詩如古詩十九首，孔雀東南飛，無論怎樣喪心病狂的人，也不能不說是好詩，不能說其價值在唐詩之下。即就唐詩內容論，若是僅僅讀過唐詩三百首或唐人萬首絕句選，自然覺得唐詩沒有一首不佳妙。要知道這是砂裏淘金了。我們讀過全唐詩，便深知

在四萬多首唐詩裏面，實在有多少不是好詩，或竟不成詩。那些應制詩和樂章詩不用說了。在那些精密精密的選本上面亦往往有不可讀的詩。例如曹唐詩云：「年少英雄好丈夫，大家望拜執金吾。閑眠曉日聽鶉鴉，笑倚春風仗轆轤。深院吹笙聞漢婢，靜街調馬任奚奴。牡丹花下簾鉤外，獨凭紅肌拈虎鬚。」這種詩真如嚴滄浪所謂「此不足以書屏幃，可以與閭巷小人文背之詞。」這能夠說是最好的詩嗎？王士禛云：「詩絕句最可笑者，如『人主人臣是親家』如『蜜蜂為主各摩牙』，如『若教過客都來吃，採盡商山枳殼花』，如『兩人相對無言語，盡日惟聞落子聲』，如『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當時如何下筆，後世如何竟傳，殆不可曉。」杜甫乃第一流詩人，然其絕句可讀者甚少。岑參亦詩中名手，然其題長安壁云：「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縱令然諾暫相許，終是悠悠行路心。」描寫何等拙陋！儲光義以作山水詩負盛譽，然有一詩詠山泉云：「山中有流水，借問不知名。映地為天

色，飛空作雨聲。轉來深澗滿，分出小池平……」詠山水如猜啞謎，如何使得白居易的詩如太平樂？「歲豐仍節儉，時泰更銷兵，聖念要如此，何憂不太平？」亦不是好詩。這都是信手拈來的例，其實更壞的詩還不知多少。若僅據幾十首好詩而稱唐詩超越一切時代，實在是皮相之見。或者有人說：全唐詩固然有不少的壞詩，但就大多數的詩人而言，其詩的價值自在各時代詩人之上。如李白稱為詩仙，杜甫稱為詩聖，都是別時代所無的偉大詩人，此外如王維、白居易、韓愈、李賀，都不僅是一代的詩人而已。若論名貴作家之繁富，唐詩實在不亞別時代的詩所能及。這種論調近是矣，然而仔細研究，亦是很錯誤的。若拿各時代詩人比較討論，能說李杜還在曹植陶潛之上嗎？彼復古論者謂李杜尚不如謝靈運，去曹陶更遠，這個是偏見。然我們亦不能說李杜便是空前絕後的大詩人。李杜尚如此，那麼其下焉者，更不用說了。無論從作品方面看，或從作者方面看，我們要說「唐詩是最好底」的，是不能得到

唐

科學的證據的！(二)唐詩是最盛的嗎？唐詩之盛，確令人失驚。據全唐詩所錄，作者凡二千二百餘人，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這僅僅三百年的光景，流傳到今的詩的數量，已有從詩經以至六朝一千多年的詩的總量的幾倍！這樣迅速率的發展，在中國詩史上，實在開一新紀元。但我們倘據此而認定中國詩歌之盛，無逾於唐，便又大錯。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著錄御定四朝詩三百一十二卷，內凡：

宋詩七十八卷 作者八百八十二人  
金詩二十五卷 作者三百二十一人  
元詩八十一卷 作者一千一百九十七人  
明詩百二十八卷 作者三千四百人

由數量比較，宋詩稍衰。金朝只據中國北部，未曾奄有文物秀麗的江南，故詩亦不發揚。元代國運僅有唐三分之一之時期，且當時文壇趨勢，已偏向戲曲，而詩人數量竟佔唐代之半。明代詩人之多，竟比唐代增加三分之一。可見詩歌的發達與時間成正比例的進化，唐詩不過造成詩歌發達的先驅時代罷。

了。且提要著錄四朝詩一則曰：「至於澄汰沙磧，披檢精英，合四朝而爲一巨帙，勢更有所不能。」再則曰：「用能別裁得失，勒著鴻篇，非惟作者得審鑿而表章……」可見四朝詩之編定，去取頗嚴，不然詩的數量尚不止此。而詩歌之盛，僅以明論，已達非唐所能及了。唐詩是最盛的話，亦無法證明了。我既經排除常人對於唐詩的謬誤觀念，同時還得更進一步，排除一切文人學士的唐詩傳統觀念。因爲常人對於唐詩誤解，只使我們陷入常識的錯誤，至於因襲唐詩傳統觀念，便發生對於我們研究唐詩了解唐詩的莫大障礙。古人中有的說唐詩是「詩的正宗」；有的說「唐人詩才，若天縱之」；有的說「唐詩主情」；有的說「唐詩蘊蓄」；有的說「唐詩爲比興」；有的說「唐詩至善，唐惟在含蓄淡遠」……這種離奇古怪的唐詩觀念，都是古人想把唐詩戴上一種正統文學的面具，發揮他那不自知的謬誤的見解。這些見解不但掩不着癢處，且把唐詩的意義及其特質都埋沒了。宋嚴羽滄浪詩話有一段

說：「唐詩之說未唱，唐詩之道或有時得而明也；今既唱其體曰唐詩矣，則學者謂唐詩誠止於是耳，得非詩道之重不幸耶？」嚴羽宋人，已有此歎。至於明清則曲解唐詩之謬說更多，反自命爲正統傳說，所以千年來唐詩的本來面目，便湮滅了。我們現在要排除一切的傳統論調，拿唐詩當作詩看，當作純粹的文學作品看，切不要聽信陳言。我們要完全用現代文學的眼光來估定唐詩的價值，纔不致使我們的見解，落入窠臼，纔有新的發現。

【唐詩摘句分韻編】二十六卷。清湖南胡嵩齡編。有道光刊本。

502

【唐詩本事】記詩本事之著，其內容與體例每近於小說。本事詩一卷。唐孟榮撰。有文房四十家小說本，古今逸史本，津逮秘書本，龍威秘書本，唐宋叢書本，再續百川本，稗史集傳本，藝苑摺華本，歷代詩話續編本。其單行者有明刊本，中國書店校本。案是書有光啓二年自序，謂「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其間觸事興詠，尤所鍾情，不有發揮，孰明厥義，



因采爲本事詩凡七題」云云蓋前承詩序而體類小說後啓詩話而旨在論事者續本事詩二卷五代吳處常子撰。伏。郡齋讀書志通志藝文略及宋志均著錄總集類。安處常子不知何許人。考唐末吳越有僧處默與貫休修睦爲詩友不知卽是其人否。郡齋讀書志錄其自序云「比覽孟初中本事詩輒搜篋中所有依前題七章類而編之然皆唐人詩也則其編例蓋仍孟氏舊者此外如唐范摭雲溪友議三卷諸家著錄均入小說類惟馬俊良威龍祕書輯入古今詩話集雋中蓋亦論詩本事之著。又唐盧瓌抒情集二卷阮閱詩話總龜胡仔漁隱叢話均引之新唐志及宋志以入總集類遂初堂書目以入小說類疑亦本事詩之屬。Hc

【唐詩書目舉要】總集類一篋中集一卷唐元結編汲古閣本。河嶽英靈集三卷唐殷璠編涵芬樓四部叢刊本。國秀集三卷唐芮挺章編版本全上中興閒氣集二卷唐高仲武編版本全上。以上檮選本。一才調集十卷蜀韋穀編清馮舒馮班評點康熙年

唐

間掣鯨堂精刻本（以上五代選本）唐百家詩選二十卷宋王安石編上海文明書局石印本。唐文粹一百卷宋姚鉉編四部叢刊單行本。萬首唐人絕句詩九十一卷宋洪邁編明嘉靖辛丑陳敬學仿宋刊本刊作一百一卷。唐僧弘秀集十卷宋李龔編明吳興沈春澤校刻本（以上宋選本）唐詩鼓吹十卷金元好問編上海文明書局石印本。瀛奎律髓四十九卷（但兼選宋詩）元方回撰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三體唐詩六卷宋周弼撰元釋圓至注清高士奇補注。明刊本二十卷稱箋注唐賢三體詩法。唐音十四卷。元楊士宏編湖北先正遺書單行本上海中國書店有寄售。以上金元選本。明胡震亨唐音癸籤集錄云「自宋以還選唐詩者迄無定論大抵宋失穿鑿元失猥雜而其病總在略盛唐詳晚唐至楊伯謙氏（士宏字）始揭盛唐爲主得其要領復出四字（王楊盧駱）爲始音以便正分。稱千古偉識。」唐詩品彙九十卷拾遺十卷明高林編明有兩刊本。唐詩正聲箋注二十二卷明高棟編日本東裝伯頌箋注

天保十四年開刻南勢古人居藏板。唐詩類苑二百卷，詩人總目一卷，目錄一卷，明張之象編，王微補訂，萬歷二十九年刻本。唐詩紀六十卷，目錄十二卷，明黃德水吳瑄編，萬歷十三年刻本。唐音統籤二百六十五卷，明胡震亨編，清康熙二十三年刻本。唐詩選七卷，明李攀龍編，唐汝詢注，蔣一葵直解，唐詩所四十七卷，明臧懋循編，通行本。唐詩歸三十六卷，明鍾惺譚元春評選，劉數典重訂，大業堂藏板。唐詩評選四卷，明末王夫之撰，民國六年湖南官書報局印行。（以上明選本）而庵說唐詩九卷，卷首一卷，清徐增撰，康熙五年刻本。十種唐詩選十七卷，唐賢三昧集三卷，清王士禛編，精刻漁洋著述單行本。十種者河嶽英靈集選一卷，唐殷璠原本，中興間氣集選一卷，唐高仲武原本，國秀集選一卷，唐芮挺章原本，篋中集選一卷，唐元結原本，搜玉集選一卷，唐失名原本，御覽集選一卷，唐令狐楚原本，極玄集選一卷，唐姚合原本，又玄集選一卷，唐韋莊原本，才調集選三卷，蜀韋毅原本，文粹詩選六卷，宋姚鉉原本，唐人萬

首絕句選七卷，清王士禛編，松花屋刊本。中晚唐詩叩彈集十二卷，續集三卷，清杜詔，杜庭珠編，康熙四十二年采山亭精刻本。全唐詩九百卷，總目一卷，清康熙四十二年敕編，全唐詩錄一百卷，清徐倬編，刊本。御選唐詩三十二卷，目錄三卷，清聖祖選，陳廷敬等編注，康熙五十二年武英殿硃色套印本。重訂唐詩別裁集二十卷，清沈德潛評選，教忠堂本。丙子消夏錄五卷，清顧安編，烏絲欄精鈔本。今體詩鈔十八卷，清姚鼐選，同治七年湘鄉曾氏重刊本。全唐近體詩鈔五卷，清沈棠錦選，姚文田重刻本。唐詩三百首，蘅塘退士編，李光明莊本。唐詩選十三卷，清王闓運編，宣統二年東洲刊本。以上清選本輯本。案清初王文簡取司空表聖「不着一字，盡得風流」之品語，求唐賢三昧，中葉沈文愨追尊「溫柔敦厚」之詩教，著唐詩別裁，一時均播為風氣，故清選唐詩本，可即以二氏之書為代表。至輯成之本，如全唐詩考，數類未精，故誤收之作甚衆。近揚子劉師培有讀全唐詩書後上下兩篇，辨列甚明。見新刊左盒集卷八，此

不贅述。竊謂唐詩之輯為全書，實受明末樸學之影響。但在康熙朝，樸學尚未十分燦爛，故輯事終多漏略耳。全唐詩逸三卷，日本河世宥知不足齋叢書第三十集。以上日本輯本。別集類一王無功集三卷，補遺二卷，校勘記一卷，唐王績撰校勘記清羅振玉撰，清光緒三十二年唐風樓本。寒山子詩集一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唐釋寒山子撰，涵芬樓四部叢刊本。胡適之先生引太平廣記證寒山子為盛唐時人，拾得豐干又在其後。王子安集註二十卷，唐王勃撰，清蔣清珩注，近有上海鑄記書局石印本。盈川集十卷，附錄一卷，唐楊炯撰，涵芬樓四部叢刊本。盧昇之集七卷，唐盧照隣撰，涵芬樓四部叢刊本。駱賓王集十卷，考異一卷，唐駱賓王撰，秦恩復據宋本刊，又為考異，清嘉慶石研齋刊本。駱臨海集十卷，唐駱賓王撰，清陳熙晉注，道光刊本。陳伯玉文集三卷，詩集二卷，附錄一卷，附傳一卷，唐陳子昂撰，清柯道麟校，道光十七年揚岡楨刻本。張說之集二十五卷，補遺五卷，唐張說撰，朱氏結一廬刊本。曲江集二十卷，

唐

唐張九齡撰，廣東祠堂本。李北海集六卷，附錄一卷，唐李邕撰，四庫本。乾坤正氣集本，王右丞集箋註二十八卷，唐王維撰，清趙殿成注，近上海文瑞樓影原本。朝川詩鈔六卷，清王澐編，藝海珠塵竹集。李太白詩集注三十六卷，唐李白撰，清王琦注，近中華書局有倣宋聚珍本。李詩直解六卷，與杜詩直解同刻，無撰人姓名。乾隆刊袖珍本。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三十二卷，拾遺一卷，宋魯訔編年，並注王十明集注，貴池劉世珩刊本。杜工部草堂詩箋四十卷，外集一卷，宋魯訔編年，蔡夢弼會箋，巴陵方功惠刊本。遵義黎庶昌日本刊本。杜工部集二十卷，清錢謙益注，順治刊本。杜詩詳注二十卷，附編二卷，清仇兆登撰，近上海掃葉山房影印本。讀杜心解六卷，清浦起龍撰，乾隆寫刊本。近倫哲如先生為此書提要云：「書仍分體，而另係譜目於卷首，注列句下，解附篇末，體例較他本為善。注中援據史書之外，兼考地志、天官，亦為他家所未及。杜詩最善本也。」杜詩鏡詮二十卷，清楊倫撰，近上海文瑞樓石印本。杜詩直解

清沈寅朱崑補輯與直解同刻。乾隆乙未刊本。杜詩評四卷。清沈德潛撰。乾隆刊本。杜詩雙聲韻譜八卷。清周春撰。藝海珠塵本。岑嘉州詩集十卷。唐岑參撰。明初刻本。明正德刻本八卷。高常侍集十卷。唐高適撰。明刊本。孟浩然集四卷。唐孟浩然撰。四部叢刊本。常建詩三卷。唐常建撰。汲古閣本。儲光義詩五卷。唐儲光義撰。四庫本。元次山文集十卷。附拾遺。唐元結撰。四部叢刊本。顏魯公集十五卷。補遺一卷。年譜一卷。唐顏真卿撰。嘉慶七年顏重規刊本。宗元集三卷。附錄元網論一卷。內丹九章經一卷。唐吳筠撰。四庫本。杼山集十卷。唐僧皎然撰。四庫本。劉隨州集十卷。唐劉長卿撰。四庫本。韋蘇州集十卷。唐韋應物撰。明凌濛朱墨印本。毗陵集二十卷。唐獨孤及撰。乾隆趙懷玉刻本。錢考功集十卷。唐錢起撰。四部叢刊影明活字本。華陽集三卷。補遺一卷。唐顧況撰。道光己亥本。翰苑集廿二卷。唐陸贄撰。雍正元年年羹堯刻本。陸宣公翰唐集注二十四卷。清張佩芳撰。乾隆刊本。權載之集五十卷。唐權德輿撰。嘉慶十一年刻

本。樊紹述集注二卷。唐樊宗師撰。清孫之駿注。乾隆孫之駿刊本。民國五年樊氏刊本。五百家注音辨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序傳研記一卷。類譜十卷。考異十卷。唐韓愈撰。宋魏仲舉編。近涵芬樓影宋本。東雅堂韓昌黎集注四十卷。外集十卷。唐韓愈撰。宋廖瑩中編。近商務印書館鉛印本。昌黎詩集注十卷。清顧嗣立撰。康熙三十八年秀野草堂刊本。昌黎詩集箋注十二卷。清方世舉撰。乾隆二十三年刊本。韓集箋正六卷。瑞安方成珪著。瑞安集古齋書社出版。增廣注釋音辨唐柳先生集四十三卷。別集二卷。外集二卷。附錄一卷。傳一卷。後序一卷。唐柳宗元撰。宋童宗說注。釋張敦頤音辨。潘緯音義。四部叢刊影印本。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二十一卷。外集一卷。新編外集一卷。龍城錄二卷。附錄八卷。宋魏仲舉編。四庫本。張司業集八卷。唐張籍撰。四部叢刊影明本。皇甫持正集六卷。唐皇甫湜撰。四部叢刊影宋本。李公文集十八卷。唐李翱撰。四部叢刊影明本。孫可之集十卷。唐孫樵撰。汲古閣刊本。孫馮翼刊本。劉賓客

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唐劉禹錫撰，陽湖董氏影宋本。呂衡州集十卷，枝助記一卷，唐呂溫撰，道光丁亥石研齋刻本。歐陽行周集十卷，唐歐陽詹撰，明正德慎獨齋刊本。李元賓文編三卷，外編二卷，續編一卷，唐李觀撰，清嘉慶戊寅石研齋刻本。孟東野集十卷，唐孟郊撰，近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高密李氏孟詩評選一卷，孟詩補選一卷，清李憲喬評選，董文煥校刊，同治洪洞董氏刊本。賈長江集十卷，唐賈島撰，汲古閣本。李長古歌詩彙解四卷，外集一卷，唐李賀撰，清王琦注，掃葉山房石印本。李長吉集四卷，外集一卷，唐李賀撰，明黃淳耀清黎簡評點，掃葉山房仿朱墨本。王司馬集八卷，唐王建撰，胡介社刊本。沈下賢集十二卷，唐沈下賢撰，湖南觀古堂刊本。追昔游集三卷，唐李紳撰，汲古閣本。會昌一品制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續遺一卷，唐李德裕撰，光緒十六年常懌懌齋刊本。元氏長慶集六十卷，補遺六卷，唐元稹撰，真靖壬子東里董氏刊本。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唐白居易撰，明華氏蘭雪堂活字本。白香山詩

集四十卷，附錄年譜一卷，清汪立名編，掃葉山房石印本。樊川詩注四卷，附外集一卷，別集一卷，唐杜牧撰，清馮集梧注，掃葉山房石印本。玉川子詩集注五卷，唐盧仝撰，孫之驥注，康熙孫晴川叢刻本。玉溪生詩詳注三卷，附年譜詩話一卷，樊南文集詳註八卷，唐李商隱撰，清馮浩注，乾隆四十五年刊本。近倫哲如先生云：「浩所撰先名箋注，刻于乾隆二十八年，其後漸次修改，積十五六年，校改大半，重鐫此本，改題詳注，較他本獨為博贍。」玉溪生年譜會箋四卷，清張采田撰。劉氏求恕堂刊本。溫飛卿詩集箋注九卷，唐溫庭筠撰，明曾益謙原注，清顧予咸補輯，其子嗣立重訂，光緒壬午萬軸山房刊本。丁卯集二卷，續集二卷，續補一卷，集外遺詩一卷，唐許渾撰，近丹徒陳慶年刻本。文泉子集一卷，唐劉蛻撰，清道光別下齋刻本。李羣玉詩集三卷，後集五卷，唐李羣玉撰，四部叢刊影印本。皮子文叢十卷，唐皮日休撰，四部叢刊影印本。甫里先生文集十九卷，附錄一卷，唐陸龜蒙撰，四部叢刊影印本。雲臺編三卷，唐鄭谷撰，明嘉

靖嚴嵩刻本。司空表聖詩集三卷，附錄一卷，唐司空圖撰，吳興劉氏刊本。韓內翰別集一卷，唐韓偓撰，汲古閣本。香奩集發微一卷，唐韓偓撰，清宗室震注，新刊本。唐英歌詩三卷，唐吳融撰，汲古閣本。桂苑筆耕集二十卷，唐高麗崔致遠撰，四部叢刊影印本。元英集八卷，唐方干撰，汲古閣本。唐黃先生文集八卷，附錄一卷，唐黃滔撰，四部叢刊影印本。羅昭諫集八卷，唐羅隱撰，康熙九年刊本。白蓮集十卷，唐釋齊己撰，汲古閣本。禪月集二十五卷，補遺一卷，唐釋貫休撰，汲古閣本。浣花集十卷，補遺一卷，唐韋莊撰，汲古閣本。唐寫本韋莊秦婦吟殘詩。此詩前後殘闕無篇題及撰人姓名，英倫博物館所藏，近王靜庵先生錄登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卷第四期。□詩評類一增修詩話總龜前集四十八卷，後集五十卷，宋阮閱撰，四部叢刊單行本。唐詩紀事八十一卷，宋計有功撰，四部叢刊單行本。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六十卷，後集四十卷，宋胡仔撰，清道光丙午海山仙館刻本。廣州廣雅書局有寄售。詩人玉屑二十卷，宋魏慶之撰，掃

葉山房石印本。對雨編，宋洪邁撰，說郛卷七十四。西清詩話，宋蔡條撰，說郛卷八十一。陳輔之詩話，宋陳輔之撰，版本全上。教器之詩話，宋教陶孫撰，版本全上。東坡詩話，宋蘇軾撰，元陳秀民編，版本全上。青瑣詩話，元劉斧撰，版本全上。漫叟詩話，闕名，版本全上。桐江詩話，闕名，版本全上。金玉詩話，闕名，版本全上。漢泉詩話，闕名，版本全上。玄散詩話，闕名，版本全上。歷代詩話，清何文煥編訂，近上海醫學書局石印本。司空表聖二十四詩品註釋，闕名，南京狀元境界亭光明莊刻本。滄浪詩話註五卷，宋嚴羽撰，清胡鑑註，近上海文瑞樓石印本。歷代詩話續編，近丁福保編訂，民國五年無錫丁氏聚珍版印本。上海文明書局發行。詩藪內編六卷，外編四卷，雜編六卷，明胡應麟撰，附少室山房筆叢後廣州廣雅書局刊本。唐詩說叢五卷，明胡震亨撰，學海類編集餘文辭。全唐詩說一卷，明王世貞撰，版本全上。清詩話，近丁福保編訂，民國五年校刊本。上海文明書局發行。杜律詩話二卷，清陳廷敬撰，附午亭文編本。杜詩話五卷，清劉鳳誥撰。

附存海齋集本。甌北詩話十二卷。清趙翼撰，掃葉山房石印本。昭昧詹言十卷。續八卷詩錄二卷。附錄一卷。附考一卷。清萬東樹撰。近上海亞東圖書館鉛印本。通齋詩話二卷。清蔣超伯輯。宜秋館校刻本。詩概一卷。清劉熙載撰。在藝概中。民國十六年北京富晉書社印本。王志二卷。清王闈運撰。弟子陳兆奎編輯。光緒丁未承陽刊本。

【唐詩揆藻】八卷。清高士奇編。所錄皆館閣之體。有康熙原刊本。

【唐詩品彙】九十卷。拾遺十卷。明高棅撰。是編因揚士宏唐音而廣之。每體分正始、大宗、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旁流九格。大旨欲標舉接音。以救詩格纖仄之弊。明刊本有二。牛斗校刊本，張恂重刊本。

【唐詩別裁】二十卷。清長洲沈德潛撰。有教忠堂刊本。

【唐詩叩彈集】十二卷。續集三卷。清杜詔杜庭珠同編。是書以明高棅唐詩品彙所錄皆貞元以前之

唐

詩，故選錄元和迄唐末諸作，凡一千八百七十餘篇，以補所遺。諸人系以小傳，卷末間有品評，其訓釋考證，亦頗多可採。有采山亭刊本。

【唐詩所】四十七卷。明臧懋循編。是編鉅釘割裂，亦張之象唐詩類苑之流也。

【唐詩用韻】唐詩用韻的問題，隨着詩章發達的情形層層起來了。概括的說，唐詩用韻的範圍和唐詩用韻的技術，是二件最值得研究之事。下文所述韻制問題，即屬於前者。其換韻、雙單韻、重複韻和韻等，則屬於後者。一論韻制——用韻取自然諧合之美。古人和今人發聲習尚不同，自然韻也隨時變遷，誰肯硬拉起嗓子用佶屈聱牙的古韻脚呢？因此我們用機械的韻部來計較古人做詩押的韻，不免時有小出入。同時我們應該認識，真詩人自有用韻神聖特權——真詩人用的韻，是得心應手的，斷沒有威壓于什麼功令制定的韻目。像唐朝許敬宗們所定的同用獨用的韻制，當時詩人旁行斜出的韻脚用的很多，還不肯向「制定」的討生活哩！我們

引胡應麟摘錄的各條來看：

一束 楊巨源聖壽無疆詞，王逖上武元衡七言律，

王建宮詞俱出「宗」字。劉得仁秋日杜甫雨

晴五言律俱出「農」字。

二冬 薛逢五峯隱者七言律出「中」字。

三江 李商隱柳枝五言絕出「鶯」字。

四支 杜甫北風首尾俱用四支韻，而中兩用五微。

十灰 賀知章絕句出「衰」字。

十一真 杜甫玉山七言律出「芹」字；贈王侍御

排律出「勤」字。

十二文 張祜讀曲歌五言絕出「人」字。

十五刪 李商隱贈張書記排律出「蘭」字。

八庚 李白秋浦歌五絕出「屏」字。

九青 僧虛中寄司空圖五言律出「清」字。

以上都是用韻旁出的例子，詩人不肯強就「韻」，足可想見了。這種唐人定出來同用獨用的兜戲兒，我們只消付之一笑罷了。不過我是反對他干涉藝術神聖之罪，不是像清朝段玉裁因為要表彰古韻

來說同用獨用不對的。段氏舉的杜甫近體詩用五

支韻的二十七首：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萬里戎

王子憶過楊柳渚二首。重過何氏山雨尊仍在。一首。

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一首。贈畢四曜一首。元

日寄韋氏妹一首。秦州雜詩唐虜真自聖一首。過南

鄰朱山人水亭一首。過故斛斯校書莊燕八非傍舍

一首。送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祖席一首。宴戎州楊

使君東樓一首。雲安九日鄭十八攜酒陪諸公一首。

宿昔一首。鸚鵡一首。豬一首。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

茅屋峽內歸田客一首。孟冬一首。和江陵宋大少府

暮雨後同諸公及舍弟宴書齋一首。紫宸殿退朝口

號一首。秋興昆吾御宿自遙遙一首。傷春鴛入新年

語一首。贈崔十三評事公輔一首。偶題一首。同豆盧

峯知字韻一首。復愁江上亦秋色一首。解悶憶過瀘

戎摘荔枝一首。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

絕句漁陽突騎邯鄲兒一首。以為都是五支韻獨用，

不雜脂之一字。又舉韓愈答崔立之八十二韻亦獨

用五支。段氏舉出這許多例，來證明自己手定的第



一部（之治）第十五部（脂微齊皆灰）第十六部（支佳）的強齊之不可紊亂，符一種古韻完復運動。可惜還不曾注意胡應麟的話。一見上四支韻本例。一我們且把北風一首近體詩寫出來看（杜集北風有二首，不聯）。「北風破百極，朱从日威垂。洞庭秋欲雪，鴻雁將安歸。十年殺氣盛，六合人烟稀。吾慕漢初老，時清猶茹芝。」這首詩「洞庭」「鴻雁」「十年」「六合」都相對，不能不說是一首近體的拗體五言律詩。但是用了五支的「垂」「八微的」「歸」「稀」七之的「芝」恰恰把第一部第十五部第十六部的疆界混成一團了！不知段氏又將何解？近來做舊體詩的都攜着什麼袖珍詩韻，却不會曉得唐代的真詩人是只用天然合拍的韻，而那完全馴服于韻制的，却是後來一般詩匠之所爲了。□「論轉韻」——一首詩若一韻到底，往往不能使句法靈便，所以要用轉韻之法。轉韻總以自然爲宜，無論何體之詩都如是。試撮諸舊說列下：a 五言樂府——葉燮原詩外篇云「五言樂府，或數句一轉韻，或四句一

轉韻。此又不可泥，樂府被管絃，自有音節，于轉韻見宛轉相生之妙。」b 七言歌行——六朝人的七言歌行，除鮑照一家外，大抵皆轉韻抑揚，聯句靈活，初唐各家，即承此一派，故多轉韻而不亂（用四庫全書總目古詩選提要）。c 五七言古詩——原詩外篇云「五古漢魏無轉韻者，至晉以後漸多。唐時五古長篇，大都轉韻矣（薛雪一瓢詩話亦云「五古漢魏無轉韻之體，至唐漸多」）七古初唐四句一轉韻，轉必蟬聯雙承而下，此猶是古樂府體。感唐七古始能變化錯綜，蓋七古直敘而無生動波瀾，如平蕪一望，縱橫則錯亂無條貫，如一屋散錢。有意作起伏，仍失之板，無意信手出之，又苦無章法矣。此七古之難，難尤在轉韻也。大約七古轉韻，多寡長短，須行所不得不行，轉所不得不轉，方是匠心經營處。」□論用雙韻單韻——古體是不管什麼雙韻單韻的。雙韻單韻的問題，起自近體排律。施閏章雙齊詩話云「有謂排律無單韻，如老杜集中止有十韻，十二十四，二十二二十四，三十四五十五十韻之類，並

無十一三十五韻者。考之杜集，良然。」又云「大抵排律雙韻，初成惟沈佺期答魑魅四十八韻爲最長，中腹四韻，殊少警句。杜審言排律皆雙韻，和李大夫嗣真四十韻，沈雄老健，開闔排蕩，壁壘與諸家不同。子美承之，遂爾旌旂整肅，開疆拓土，故是家法。然往往五十韻百韻中，韻意重複，瑕瑜互見，似可稍省。」又列舉單韻諸篇云：「排律單韻五韻，宋之問始安秋日楊炯途中，盧照鄰至聖喜矚目，駱賓王過張平子墓海曲書情，和李明府，王維沈拾遺新竹山中，示弟青龍寺送熊九七韻，沈佺期登瀛州南樓，宋之問酬李丹徒，盧照隣宿晉安寺，贈左丞吳韋郎中春晚，從李長史冬日野望，夏夜憶張二靈隱寺，寒夜獨坐，王維田家過盧員外，九韻，駱賓王四月八日題口，級王維贈焦鍊師，十一韻，沈佺期扈從出長安，宋之問雲門寺，早入清遠峽，盧照隣結客少年場，駱賓王咏懷十三韻，宋之問入瀧洲江二十五韻，楊炯和劉長史。」

4 論重複韻——用重複韻，究竟是古代詩的技術拙拙。唐詩也還是承襲先代的習慣不革。我

們可以引嚴有翼藝苑雌黃摘錄的充例：「古人用韻，重複押韻者甚多。杜子美韓退之蓋亦做古人之作。子美飲中八仙歌押二『船』字，二『眼』字，二『天』字，三『前』字，園人送瓜詩押二『草』字，上後園山脚押二『梁』字，北征押二『日』字，夔州詠懷押二『旋』字，贈李秘書押二『虛』字，贈李邕押二『厲』字，贈汝陽王押二『陵』字，喜岑薛逸官押二『萍』字，退之贈張籍詩押二『更』字，二『狂』字，二『鳴』字，二『光』字，岳陽樓別竇司直押二『向』字，李花押二『花』字，雙鳥押二『州』字，二『頭』字，二『秋』字，二『休』字等。」

5 論和韻——和韻是做詩的一種玩戲。這自然不是做詩的正則，不過詩人想困難見巧罷了。這個惡例是從唐人開的。劉放中山詩話論唐詩廢和有三種分別，今據述如下：a 次韻——依其次用韻，先後無易，叫做「次韻」。全唐以元白皮陸次韻的詩最多。b 依韻——依韻只是同在一韻，不必「窮步相尋」的了。這例唐人用的頗多，如白樂天酬夢得以予五月長齋延僧徒絕賓友見戲十韻就是。c 用

韻——用韻是用彼之韻，不必照次序。劉貢父舉韓愈和皇甫湜陸渾山火用其韻一首爲例，韓集韓臨注云：「湜此詩不傳于世，不知貢父何所據而言之？」據我的意思，韓詩的題目，既特著「用其韻」三字，自然是把皇甫湜詩的韻，不管次序的和訛，決不比「次韻」那樣的呆板和「依韻」那樣的單簡。

【唐詩與唐以前詩】三百篇只是中國北方民俗的文學，至於中國南方民族的文學呢？那就要推荆楚的騷歌了，那已不在上古的時代，而在中古的時代了。這是明明的，中國詩到了楚以後，更成爲北部和南部的交流時期。西漢幾隻大樂歌，大致句子整齊的就是南方新調；句子參錯的還是西北老調子。但那時候西北調已不常用，而新調却頂通行——這自然是楚以後的中國政治區域已把南方統轄了的緣故。從此纏綿的函歌別開一座峯頂了，這應該永永紀念楚文學的大成功！接着還有漢皇帝出來，建立樂府，采編各地風謠，這一類都是可歌唱的，就叫做「樂府詩」。還有一類單是文人自己腦筋絞出

來，並不能歌唱的，就叫做「徒詩」。從此「樂府詩」和「徒詩」分道揚鑣，一直到我們待要敘說的唐詩還是如此。這應該永永紀念漢文學的大成功！後來樂府詩一派到了漢末曹操出來，首倡樂府詩的革命。從此樂府舊題，只存空名，很少有和詩中意義相關的了。所以論到這時候的樂府詩的功用，既可借此咏嘆時事，也可以憑此發舒個人的憤懣。——這是「樂府詩」和「徒詩」的接近一個極明白的傾向。同時他的兒子曹植用十九首五言古詩的體調，狀景物，寫情性，一字一句，都是經珠練過的。從此中國詩界裏頭確實建立着門庭了！這是「徒詩」的一個大進步！曹氏父子開了這兩個新局面，往後數千年的中國詩人——直到如今，統要繼續它們而努力。這應該永永紀念魏文學的大成功！跟着是六朝前期逐漸把詩的聲色拓開，到了後期齊梁時代，詩的格律韻調，逐漸工穩——王閨運八代詩選把這些稱爲「新體詩」。這種從奇倔的變到勻整的句語，也是使中國古今數千年的詩人，擺脫不了這個模樣。

我們也該應永永紀念六朝文學大成功！以上這幾時代的文學，都是造成唐詩的基件。

【唐詩貫珠】<sup>77806</sup>六十卷。清吳郡胡以梅編。有康熙素

心堂刊本。

【唐詩人標榜風氣】<sup>800</sup>唐代吟業既盛，當然易開標

榜風氣。胡震亨唐詩談叢四謂「唐人一時齊名者

如「富吳」、「蘇李」、「燕許」、「蕭李」、「韓柳」

「四傑」、「四友」、「三俊」皆兼以文筆爲稱。其專以

詩稱者，「沈宋」、「錢郎」又「錢郎劉李」、「鮑謝

」、「元白」、「劉白」、「溫李」、「賈喻」、「皮陸

」、「吳中四士」、「廬山四友」、「三舍人」、「大

歷十才子」、「咸通十哲」等目。即此一端已可

看出當時標榜的風氣之盛。此種風氣之影響到批

評方面者，即時人贈答稱頌之詩。即所謂「平生不

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也。如李白之頌張十

一「張翰黃花句，風流五百年。誰人今繼作，夫子世

稱賢。」金陵送張十一再遊東吳「高適之頌陳

十六「永懷掩風騷，千載常矻矻。新理亦崔魏，佳句

題日月」(同觀陳十六史興碑)均是推許其詩。

此在杜甫詩中爲例更多。如解悶十二首之評薛據

孟雲卿孟浩然王維王綰諸人之詩，八哀詩之評李

邕張九齡蘇源明諸人之詩，他如稱李白則謂其飛

揚跋扈(一見贈李白詩)謂其飄然不羣(一見春日

憶李白詩)謂其佳句似陰鏗(一見同尋范十隱居

詩)謂其「筆落驚風雨」(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稱高適則謂其「方駕曹劉不啻過」(奉寄)謂

其「文章曹植波瀾闊」(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

寄)至如稱元結之「詞氣浩縱橫」(同元使君

春陵行)稱賈至之「雄筆映千古」(送唐誠因

寄禮部賈侍郎)稱鄭審李之芳則云「律比崑崙

竹，音知燥溼絃」(秋日夔府奉寄一百韻)稱高

適岑參則云「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寄彭

州高使君統州岑長史三十韻)均是憂憂獨造，迴

不猶人，殊與泛泛稱頌者不同。其後惟韓愈造語

亦能擺落陳言，獨創新詞。如醉贈張祕書詩「君詩

多態度，霜霽春空雲。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張籍

學古淡，軒避鶴鷄羣。」又「險語破鬼膽，高詞媿皇墳。至寶不雕琢，神工謝鋤耘」諸語，與薦士詩「有窮者孟郊，受材齊雄鷲。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橫空盤硬語，妥貼力排豕。敷柔肆紆餘，奮猛卷海濤。榮華肖天秀，捷病逾響報」諸語，均能殺縛事實，銖兩悉稱，曲盡形似之妙。即其兼論詩法者如：無本於爲文，身大不及膽。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攬。衆鬼囚大幽，下覲襲元窩。天陽照四海，注視首不領。鯨鵬相摩宰，兩舉快一嗽。夫豈能必然，固已謝踏躓。狂詞肆滂葩，低昂見舒慘。森窮怪變得，往往造平澹。一送無本師，歸范陽。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誇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頭遙相望。夜夢多見之，畫思反微茫。徒觀釜鑿痕，不曠治水航。想見施手時，巨刃摩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礪。（調張籍）亦能指擢胃腎，不落凡境。當時元白爲之，則鋪敘更煩。元詩如喜聞韓古調，兼愛近詩篇。玉磬聲聲徹，金鈴箇箇圓。高疎明月下，細膩早春前。花態繁於綺，閨情

唐

軟似綿。輕新使妓唱，凝妙入僧禪。欲得人人伏，能教面面全。延之（一作清）苦拘檢，摩詰好因緣。七字排居敬，千詞敵樂天。（自注）「侍御八兄能爲七言絕句，贊善白君好作百韻律詩。」（慇懃閑太祝，張籍）好去老通川。（自謂）莫漫裁章句，須饒紫禁仙。（見人詠韓舍人新律詩，因有戲贈）白詩如張君何爲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詩，舉代少其倫。爲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君學仙詩，可詼放佚君。讀君董公詩，可誨貪暴臣。讀君齊女詩，可感悍婦仁。讀君勤齋詩，可勸薄夫敦。（一作淳）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養之善一身。始從青衿歲，迨此白髮新。日夜秉筆吟，心苦力亦勤。時無采詩官，委棄如泥塵。恐君百歲後，滅没人不聞。願藏中祕書，百代不湮淪。願播內樂府，時得聞至尊。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讀君詩，亦知君爲人。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賤貧。病眼銜西住，無人行到門。（讀張籍古樂府）這些都是意在標榜詞尚形似。至其相互酬唱者，如白居易江樓夜吟元九

律詩成三十韻。與元稹酬樂天江樓夜吟詩因成三十韻，更爲刻意炫染，盡量贊歎之作。一方面近司空圖詩品之體，一方面亦開宋人論詩之風。Arc

【唐詩分期】唐詩的分爲初、盛、中、晚，其說始於宋人嚴羽，而成於明人高棅。嚴羽僅略分三唐，以示區別，並未有嚴格的分期。他曾說：「盛唐人詩，亦有一二濫觴晚唐者；晚唐人詩，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滄浪詩話）高棅纔決定唐詩應分爲四期。這是何故呢？高棅曾發表一篇很有系統的見解：「有唐三百年詩，衆體備矣。故有往體，近體，長短篇，五七言律，絕句等製，莫不興於始，成於中，流於變，而移之於終。至於聲律，興象，文詞，理致，各有品格，不同略而言之。則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殊。詳而分之，貞觀、永徽之時，虞魏諸公，稍離舊習，王、楊、盧、駱，因加美麗。劉希夷、宋之問、沈佺期、上官儀，有婉媚之體。此初唐之始製也。神龍、以還，洎開元初，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文章老宿，沈宋之新聲，蘇、張之大手筆，此初唐之漸盛也。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沈鬱，

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雋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感者也。大歷、貞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間曠；錢起之清瞻；皇甫之冲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台閣；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際，則有柳愚溪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張、王樂府得其故實；元、白敘事，務在分明；與夫李賀、盧仝之鬼怪；孟郊、賈島之飢寒；此晚唐之變也。降而開成以後，則有杜牧之豪從；溫飛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他若劉滄、馬戴、李羣玉、李頻輩，尚能詭勉氣格，埒邁時流。此晚唐變態之極，而遺風餘韻，猶有存者焉。」自從高棅立說以後，文學史家多採用之。但同時攻擊此說，認爲謬忘的，也不乏其人。錢謙益便是攻擊最力的。他說：「初、盛、中、晚，蓋創於宋季之嚴羽，而成於國初之高棅，承謬踵謬，三百年於此矣。夫所謂初、盛、中、晚，論其世也，論其人也。以人論世，張燕公、曲江世所稱初唐宗匠也。燕公自岳州以後，詩章悽惋，傳得江山之助，則燕公亦初亦盛。曲江

自荊州以後，同調諷諫，尤多暮年之作。則曲江亦初亦盛。以燕公系初唐也，邇去陽唱和之作，則孟浩然應亦盛亦初。以王右丞系盛唐也，酬春夜竹亭之贈，同左掖梨花，則錢起、皇甫冉，應亦中亦盛。一人之身，更歷二時，將詩以人次耶？將人以詩次耶？王世懋則就唐詩的風格上加以駁斥，他說：「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時代聲調，苟自必不可同。然亦有由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何則？逗者漸之變也。非逗故無由變。唐詩之由初而盛，中極是盛衰之界。然王維、錢起、竇相酬唱，子美全集，半是大歷而後，其間逗漏，亦有可言。如王右丞明到衡山篇，嘉州函璠溪句，隱隱錢、劉、唐、李間矣。至於大歷十才子，其間豈無盛唐之句？蓋聲氣猶未相隔也。學者固當嚴於格調，然必謂盛唐人無一語落中，中唐人無一語入盛，則亦固哉！其言詩矣！」閻百詩則更根據詩人生卒的先後加以抨擊，他說：「張九齡卒於開元二十八年，孟浩然亦是年卒，而分初盛何也？劉長卿開元二十一年進士，以杜詩年譜考之，所謂一

唐

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者，天寶五載。上溯其「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當在開元二十六年二十七年。縱甫登第於是時，亦劉長卿之後輩矣。而分劉為中何也？三百年的唐詩，本是一整個脈絡的發展，必欲劃出顯明界限，割裂成幾個片段，一若前後彼此各不相屬者，這實在是固哉其言詩了。何況高棅的分初盛中晚，並含有褒貶之意在其間呢？這是一代文學發展的脈絡，往往成一根起伏線。這根起伏線必然包涵着盛衰變遷的趨勢，我們把這些盛衰變遷的脈絡分做幾段，以便於研究和敘述，並不是毫無理由。唐詩的變遷發展，初唐顯然是齊梁的遺風；盛唐是新舊體詩發展的最高潮；中唐則由盛唐而一變再變，變到新體詩發展之極晚唐則完全是唐新體詩最後的閃爍，顯然是唐詩的末運到了。簡單說一句，唐詩的發展，固成整個脈絡，但唐詩的變遷，把唐詩弄成了一根起伏線，變衰的波浪線。我們根據這種波浪線，而分唐詩為四個時期，是無妨的。且為明瞭唐詩發展的階級起見，為敘述者的

便利起見，唐詩的分期亦是必要的。<sup>819</sup>

【唐詩篇法】研究唐詩篇體結構法，大概可分爲起承與轉接二種。用此二種論證，亦可明六朝詩進而爲唐詩的關繫。□(1)論起承——六朝人的詩篇用起承法律，雖然不甚嚴，但已開了例端。我們舉出二謝的詩來看，如大謝的過白岸亭詩：「近澗涓涓石，遠山映疎木，空翠難強名，漁釣易爲曲。」這詩是用「漁釣」句承「近澗」，「空翠」句承「遠山」，又如小謝的郡內登望詩：「山積陵陽阻，溪流春穀泉，威紆距遙向，巉密帶遠天。」據桂馥札撰卷六云：「威紆」承「溪」，「巉密」承「山」。這種用法到了唐詩杜聖人出來，運用得非常圓熟，孳乳變化更繁多了。今用桂馥所舉杜律諸例，錄示如下：三句承首句，四句承二句例——「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艱，不眠持漢節，何路出巴山。」（九日寄嚴大夫）這詩是以「不眠」承「愁思」，「何路」承「險艱」。三句承二句，四句承首句例——「患氣經時久，臨江卜宅新，喧身方避俗，疎快頗宜人。」（有客）這詩是以「避俗」承

「卜宅」，「疎快」承「患氣」。三四承首句，五六承二句例——「頗怪朝參懶，應耽野趣長，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沈槍，手自移蒲柳，家才足稻粱。」（重遇何氏）這詩是以「拋甲」承「臥槍」，「移蒲柳」承「朝參懶」，「移柳」承「足梁」，「野趣長」承「三四承二句」，五六承首句例——「百頃風潭上，千章夏木清，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鮮鯽銀絲鱸，香芹碧澗羹。」（游何將軍山林）這詩是以「卑枝」接「葉」承「夏木」，「鮮鯽」承「香芹」，「風潭」承「三四承二句例」，「才微歲晚尚虛名，臥病江湖春復生，藥裏關心詩總廢，花枝照眼句還成。」（酬郭十五判官）這詩是以「藥裏」承「臥病」，「花枝」承「春生」，中四分之承二句例——「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刺繡五紋添弱線，吹葭六琯動飛灰，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這詩是以「添線」承「動灰」，「承」承「冬至」，「舒柳」承「放梅」，「春來」承「三四承首句」，後四承二句例——「禮樂攻吾短，山林引興長，掉頭紗帽側，曝背竹書光，風落收松子，天寒割密



房，稀疏小紅翠，駐屣近微香。」（秋野）這詩是以「棹頭」「曝背」言檢身之疏。承「禮樂」「風落」四句，言野處之樂。承「山林」三四承二句，後四承首句例——「微雨不滑道，斷雲疏復行，紫崖奔處黑，白鳥去邊明，秋日新霽影，江寒舊落聲，柴扉臨野碓，半漚搗香杭。」（雨）這詩是以崖黑鳥明承「斷雲」「秋日」四句承「微雨」五句承三句，六句承四句例——「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玉袖陵風句，金壺引浪偏，句（陪李梓州泛江）這詩是以「凌風」承「野曠」「引浪」承「江清」五句承四句。六句承三句例——「貼石防隄岸，開林出遠山，一丘藏曲折，緩步有躋攀。」（早起）這詩是以「丘藏曲折」承「開林」「步有躋攀」承「貼石」丘五六承首聯，七八承領聯例——「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却走身巖居，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晴雲滿戶圍傾蓋，秋水浮階溜決渠，富貴必從勤苦得，兒兒須讀五車書。」（題柏學士茅屋）這詩是以「晴雲」「秋水」承「巖居」「五車」承

「萬卷。」後四承前四例——「江水東流去，清尊日復斜，異方同宴賞，何處是京華，亭景臨山水，邛煙對浦沙，狂歌過形勝，得醉即爲家。」（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這詩是以亭臨山水承江流，煙對浦沙承日斜，狂歌形勝承宴賞，醉即爲家承京華。遞承例——這例爲桂書所無，如韋莊雜體聯錦，前聯末句與後聯首句疊字相遞生文，是其證。○（二）論轉接——從六朝到唐，詩篇中所用轉折法，完全更變樣子。我們試拈出阮籍的詩來看，「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蒼，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詠懷詩其三）這篇用「驅馬」一句作轉接，却並不設轉字。我們更看謝靈運的詩：「萋萋春草生，王孫遊有情，差池驚始飛，天象桃始榮，灼灼桃悅色，飛飛鶯弄聲，榜上雲結陰，澗下風吹清，幽樹暉政艱，終始在初生，松鳥歡蔓延，穆葛欣葳蕤，眇然遊宦子，悟言時未并，鼻感改朔氣，眼傷變節榮，佗條豈徒然，瀟漫絕音

唐

形，風來不可托，鳥去豈爲聽。」（悲哉行）這詩到「遊宦」句一轉也並不特設轉字——這都只是用「意轉」！到唐詩轉句都要用字了。例如杜甫遣興五言古體，轉句用「君看」「自非」等字。尤其是唐人七絕轉句，用「借問」「但使」「若非」等字，幾于繁不勝數了！

【唐詩箋要】十六卷。清高淳吳瑞榮撰。有金陵三樂齋刊本。

【唐詩箋注】十卷。清常熟黃叔燦撰。有乾隆松筠書屋刊本。

【唐詩類苑】二百卷。明張之象編。此編凡分三十六部，以類隸詩。意取博收，不復簡擇，故不免失之冗濫，蓋類書流也。

【唐諸帝駢文】唐自高祖提一旅師，奮跡太原，電擊強妖，鋒無前對，武功烜赫矣。然開國之初，興學校，真先師，文教亦有足觀者。即其沙汰佛詔，義正辭嚴，具有興王氣象。其言曰：「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深思利益，情在護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

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從沙汰。」云云，所言爲國家至計，大有關繫。太宗亦美主也，讀貞觀政要一書，善政纍纍，已啓文明之漸，觀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詔雖乖前制，要亦尊祖之深心。故其言曰：「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胎文，理存因果，詳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風，齊致。」又云：「宜有改張，闡茲玄化，庶敦返本之俗，暢於九有，尊祖之風，胎諸萬葉。」縷縷抒懷，亦可謂立言近道。至於所作小池賦，著美辭以合律，酌雅韻以成篇，尤爲唐賦開山之祖。高宗以懦弱之資，賴舅氏獲纘丕緒，永徽初政，不亞貞觀，至今讀大唐紀功頌序，猶見其雄心虎馬。其言曰：「若夫元功攸宰，丕業光於帝先，神用斯冲，峻道輝於象外。至於炯誠千祀，昭訓百王，則有雕金揚不朽之基，鏤玉啓無疆之迹。而阪泉師律，旌德之範未章，疇野兵鈴，銘徵之典猶昧，乘巢革夏，惡先覺於丹碑，濟鯨戡殷，媿生知於翠碣，惟睿之失，其大者歟！」故誦其文而知真初政之美，惜乎入宮未久而棄太宗之法，如掃塵而鑠凍也，雉奴懦恐不能守

社稷，知子莫若父，信哉。<sup>21</sup>

【唐諸家文鈔點勘記】清桐城吳汝綸撰。有民國排印本。在桐城吳先生羣書點勘記內。

【唐靖】開宣清！一六九二頃武康人。諸生。善詩文。著有前溪集十四卷。凡詩八卷，文五卷，二集詩一卷。

【唐韻六貼】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唐毅夫】元——一三一七頃。人工曲散曲。有怨雪一套。

【唐詞紀】十六卷。明董逢元撰。是編雅以唐詞爲名。而五季十國之作居十之七。不以人序，不以調分，而區爲景色，弔古，感慨，宮掖，行樂，別離，征旅，邊戍，佳麗，悲愁，憶念，怨思，女冠，漁父，仙逸，登第十六門。已爲割裂無緒。又或以詞語而分，或以詞名而分，忽此忽彼，茫無定律。卷首列詞名微一卷，略作解題，罕所考證。

00267 — 00267  
【唐詞進展】關於唐詞來源，已略見於唐詞溯源一條內。至唐中宗時便有迴波詞新調的發生。其時

唐

作者，如裴談、沈佺期、李景伯等皆是。□唐孟榮本事詩云：「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杜文淵以爲優人）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之如嚴君。嘗謂人妻可謂者三少妙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母耶？及五十六十薄施粧粉或黑，視之如鴛盤茶，安有人不畏鴛盤茶時？幸唐人頗襲武氏之風，執中宗漸畏之，內宴曲唱迴波詞，有優人詞曰：「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祇有裴談，內理無過李老！」幸后意色自得，以求帛賜之。」□又「沈佺期以罪謫，遇恩復官秩，朱紱未復，嘗內宴，羣臣皆歌迴波樂。」可見此詞在當時早已成爲曲調。撰詞起舞，因是多求遠擢。佺期詞曰：「迴波，爾似佺期，流向嶺外生歸，身名已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中宗即以緋魚賜之。」□武則天崩后中宗復位，一紀元七零五。景龍中，李景伯亦有迴波詞云：「迴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歲規，侍宴既過三爵，喧嘩竊恐非儀。」□大抵當時宴飲，必須以歌侑食，迴波詞即是專爲此事而創的新詞，浸假

逐漸形有定式之詞體矣！同時如張道濟之舞馬詞；韋應物之三臺令，無名氏之塞姑詞等，皆與迴波完全同體。然，崇文書目李詔燕牧護子詞已是六言四句，則太宗時已有此體。其迴波之所自仿與自隋宮以及唐初小詞甚為發達。例如柳範之江南折桂令；太宗時之英雄樂，傾杯樂，高宗時之仙翹曲，春鶯轉，中宗時之桃花行，合生歌等，其詞均不傳。如上所舉，則唐代詞調的發生，遠在初唐之世，本來就是極早的了。然而胡適之先生對於這期的說明却道：唐代的樂府歌詞，先是和樂曲分離的；詩人自作律絕詩，而樂工伶人譜為樂歌。中唐以後，歌詞與樂曲漸漸接近；詩人取現成的樂曲，依其曲拍，作為歌詞，遂成長短句。雖然胡先生是主張長短句起於中唐的健者。但我以為自六朝以來，歌詞便與樂曲接近。經中宗朝而漸昌，至玄宗朝而漸大，非獨中唐為然矣！

■黃昇花菴詞選說：「李太白菩薩蠻憶秦娥為百代詞曲之祖。」顧起綸說：「唐人長短句，乃古樂府之濫觴也。李太白首倡秦娥，悽婉流麗，頗臻其妙。

世傳太白所作尚有桂枝香清平樂等，亦有以太白時尚無詞體，是後人依託者。或以菩薩蠻為溫飛卿作，然湘山野錄謂龜泰輔行古風集于白于宣家，正以菩薩蠻是太白作，則流傳亦已久矣。吳師思蓮子居詞話云：「唐詞菩薩蠻憶秦娥一闕，在菴以後，咸以為出自太白，然太白集本不載。王揚亦贊士贊註始對之。胡應麟筆叢疑其託，未為無見。謂詳其詩詞，絕無溫方城，殊不然。如一暮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西風殘照，漢家陵闕」等語，神理高絕，却非金荃手筆所能。」■反對李太白之有此種作品的，要以胡適之先生為最力。然亦不能謂郭茂倩沒有選，便疑太白不能有此作品。蓋無論你如何推重郭書，總免不了如下的弊病，即凡屬選本總是以他個人的嗜好為其去取。郭書不載，亦正由他不能賞識之故。何況我們從李太白的創作上或行為上去觀察，則正是他要他才有這種魄力，才有這種創體呢！更有一個證據：當太白之時，唐明皇好音樂，楊玉環能歌舞，清平調是太白應詔之作。而楊玉環以

之度腔合樂而歌舞的作品；並且清平樂即是後世之詞調又安見得太白不能爲菩薩蠻與憶秦娥而必謂其時無此體呢？（據杜陽雜篇菩薩蠻曲作於大中，但此曲不知是否即詞中之菩薩蠻）**唐明皇亦嘗作好時光詞云寶髻偏宜宮樣，蓮臉嫩，體紅香，眉黛不須張敞畫，天教入鬢長。口莫倚傾城，貌嫁取個有情郎。彼此當年少，莫負好時光。**朱子語類云：「唐明皇登稟英邁，只看他做詩出來，是甚麼氣魄？今唐百家詩首載明皇一篇，早渡蒲津關，多少飄逸氣概，便有帝王底氣。越州有石刻，唐朝臣送賀知章詩，亦只有明皇一首好。有曰：『不惜賢達，其如高尚何？』」一卷一四。朱熹此論，惟詩爲然。至如此詞，殊不能夠顯出帝王之氣概也。楊貴妃亦有阿那曲云：「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嫋嫋秋煙裏。輕雲嶺下乍搖風，嫩柳池塘初拂水。因爲開元天寶，是音樂極發達的時代，所以詞體也就從此正式成立起來。又張志和有漁歌子一首，後世詞調名漁父者，即此體。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魚肥。青筍笠，綠蓑衣，

唐

斜風細雨不須歸！**本**來詞不必一定就是長短句，而長短句也不一定是詞。如國風中的一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未嘗不是長短句，然而不可說他是詞。唐時的竹枝，楊柳枝，小秦王，瑞鷓鴣……等，本是七言爲句，三臺是六言爲句，然而不可說它是詞。如溫庭筠的楊柳枝，宜春苑外最長條，閑裊春風伴舞腰，正是玉人腸斷處，一渠春水赤欄橋。劉禹錫的紇那曲，楊柳鬱青青，竹枝無限情。同郎一回顧，聽唱紇那聲。一爲七言，一爲五言，然皆是詞，而不是詩。從這種趨勢演變的結果，往往有將整齊的句子變作長短句的。如三臺令，是從六言的三臺變出來的。憶江南，一名望江南，是從李德裕五言體的憶江南變出來的。都不過準六言詩之形式剪裁增添而成者。現在試舉其例如下：韋應物的三臺令，胡馬，胡馬，放蕪支山下。跑山跑雪獨嘶，東望西望路迷。迷迷，迷迷，迷草無窮日暮。同于三台令者，尚有調笑與韞履。一名轉應詞。一河漢河漢，曉挂秋城漫漫。愁人起望相思，塞北江

南別離。離別，離別，河漢雖同路絕。——韋應物調笑）  
 團扇團扇，美人並未遮面。玉——憔悴三年，誰復商量  
 管絃。絃管，絃管，春草昭陽路斷。——王建調笑二首之  
 一）邊草邊草，邊草盡來兵老。山南山北雪晴，千里  
 萬里月明。明月，明月，口笛一聲愁絕。——戴叔倫轉應  
 詞）白居易的花非花和酒泉子，即是從此損益出  
 來的。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來如春夢不多  
 時，去似朝雲無覓處。——花非花——前度小花靜院，不  
 比尋常時見；見了又還休，愁却等閑分散。腸斷，腸斷，  
 記取釵橫鬢亂。——酒泉子）至如望江南的例子，則  
 有白居易的三詞：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  
 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此為  
 三首之一，次為憶杭州，三為憶吳宮）同調又有劉  
 禹錫的春詞：春去也，多謝洛城人。弱柳從風疑舉  
 袂，叢蘭挹露似沾巾——獨坐亦含顰！此詞劉氏集  
 中的標題名「和樂天春詞，依憶江南曲拍為句。」  
 後作依前作詞調而做作的，便叫做填詞，同時把  
 前作之作亦認為詞。劉禹錫便要算是填詞的第一

個發起者！唐代的詞調雖然尚屬草創，但其作品  
 之產出，體多調備，並皆精熟。除開前面所述不計者  
 外，更有無數詞人，倚聲翻調。例如崔液的蹋歌詞（  
 崔湜之弟）接近拋球樂，也是新出詞調之一種。綠  
 女迎金屋，仙姬女畫堂。鴛鴦裁錦袖，翡翠貼花黃。歌  
 響舞分行，豔色動流光。——蹋歌詞二首之一）最流  
 行於社會上者，則為無名氏的塞姑，一片子，醉公子，  
 菩薩蠻，賀聖朝，虞美人，後庭宴，擷芳詞，魚遊春水：  
 ……等如門外獨兒吠，知是蕭郎至，剗襪下香街，寬  
 家今夜醉，扶得入羅幃，不肯脫羅衣，醉則從他醉，還  
 勝獨睡時。——醉公子）牡丹含露真珠顆，美人折向  
 庭前過，含笑問檀郎，花強妾貌強，檀郎故相惱，須道  
 花枝好，一面發嬌嗔，碎按花打人（菩薩蠻）千里故  
 鄉，十年華屋，亂魂飛過屏山簇，眼重眉褪不勝春，菱  
 花知我銷香玉，雙雙燕子歸來，應解笑人幽獨，斷歌  
 零舞，遺恨清江曲，萬樹綠低迷，一庭紅撲簌。——後庭  
 宴）如韓偓的生查子，侍女動妝區，故故驚人睡，那  
 知本未眠，背面偷垂淚，懶却鳳凰釵，羞入鴛鴦被，時

復見殘燈和煙墜金穗。元微之的櫻桃花。櫻桃花一枝兩枝千萬朵。花磚曾立采花人。穿破羅裙紅似火。一見古今詞話。韓韓的章臺柳。章臺柳。章臺柳。往日依依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同時柳氏亦有答詞云。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一楊柳枝。其餘未經舉錄者尚多。如戴叔倫的調笑令。劉長卿的謫仙怨。竇弘餘和康駢的謫仙怨。杜牧之的八六子。崔懷寶的憶江南。鄭符和段成式。張希復的閨中好。如司空圖。如張曙。如鍾輻。如……等。其所作都是後來很風行的調子。都足爲五代兩宋的取法。不過都不及溫庭筠的成就之大罷了。詞人所擅長的是在意境。一這個境字。直到近世王靜安先生才發現。一是在意境的象徵。是在技巧的自然。一普通稱之爲筆調。一至宣宗大中間。溫庭筠出。專心致力於調。而詞之國土始擴大。溫庭筠字飛卿。井州人。初名岐。後改曰庭雲。又改曰庭筠。容貌極陋。故當時有溫鍾馗之譏。才思豔麗。在詩壇上和李商隱段

成式齊名。創爲「三十六體」詩。一時相率效尤者頗多。聲勢極盛。不過庭筠是詩人。爲其雅愛堆砌。雕刻之故。竟致作了葬送唐詩的大孝子！唐至大中。宣宗年號。八四七年。以後詩衰而倚聲作。庭筠始有專集。名握蘭金筌。一歷代詩餘詞人姓氏。一他畫他所有的聰明才力來專事作詞。故在詞壇有如此偉大的成就。詞之有集。蓋自庭筠始也。趙崇祚花間集中所錄詞客凡十八名。而以溫庭筠居首。選錄詞調。多至六十六首。於十八人中爲最多。由是而品定其價值。真足上蓋四唐。下掩五季矣。庭筠恆以「士行塵雜。不修邊幅。」一舊唐書一爲世所短。至其爲詞。則「工於造語。極爲綺麗。」一茗溪漁隱叢話一「能逐絃吹之音。爲側豔之詞。」一舊唐書一他這類作品。如南歌子。菩薩蠻。更漏子。憶江南……等皆是。黃叔暘云。「飛卿詞極流麗。宜爲花間集之冠。」阮亭云。「溫李齊名。然溫實不及李。李不作詞。而溫爲花間鼻祖。豈亦同能不如獨勝之意耶。古人學書不勝。去而學畫。學畫不勝。去而

學塑，其善於用長如此。此雖貶詞，然亦實事。小詞到了溫庭筠，已是完全脫離詩的羈絆而獨立。前此諸人，雖也偶然作詞，但那不過僅是他們偶然的嘗試，并非全部力量集中之作。——行有餘力，則以學詞，故曰「詩餘」。至如庭筠，則剛剛相反，他集中全力來作詞，以「鬧玩意的態度」去寫詩，故能遂由附庸而成大國，足開五代兩宋文壇之先河也。(一〇)

【唐詞溯源】唐代的詩人最多，唐代的詩風最盛，而唐代的各種詩體都美備。到了晚唐幾乎再也作不出更好的詩出來，於是乎有一種應運而生以代替詩之位置的新文體產生。這是詞。詩與詞不同的地方，就形式言，詞爲長短句，而句有固定句法，其次，是古詩不能歌唱，樂府詩却可入樂，唐及五代的詞，更替代了樂府的地位，都是可以「被之管絃」。(一)詞至宋以後，也不能唱歌了。若照以上所舉兩個標準，即長短句之能唱者，以評衡古句，則詞之起源頗不始於唐代。六朝人詩之近於此體裁者，最著的爲鮑照之梅花落，夜坐吟，梁武帝之江一弄，春晴，

陶宏景之寒夜怨，徐勉之迎客，送客，王筠之楚妃吟，徐陵之長相思，所以毛西河以詞託始於宋代，這話大致可信。(1021)

【唐論格論例之著】時至晚唐五代，復古潮流成爲過去，而駢儷餘波復有迴旋振盪之勢。律四六均於此時完成，其體製詩詞亦趨於儷艷綺麗之習。因此，此期的文學批評，不重在原理的討論，而重在方法的講求。於是產生了大批論格論例之著，論詩文而議其格與例，固不始於此期，然此類書籍終以此期爲特盛。有許多書籍托之於盛唐中唐時人所爲者，大率爲此期的產品。惟以此類書籍多爲時文應用而作，取便初學，沒有永久的價值，故最多散佚。今分別述之於次。其全佚者有：

制朴（一稱白氏制朴）三卷（宋志作一卷，國史經籍志作二卷）唐白居易撰，佚。崇文目通志及宋志均著錄文史類。

應求類二卷（通志藝文略作三卷）唐劉蘧編，佚。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通志藝文略及宋史藝



文志均著錄文史類。案是書宋以後已佚，焦竑國史經籍志詩文評類雖亦著錄，不足信。又案是書唐志稱「竊疑當其類特鹿舉之文以供採擷者」。

文格 二卷（宋志作三卷）五代吳越孫郛撰。宋志「郛」誤作「邵」。佚新唐志，崇文目通志及宋志均著錄文史類。案國史經籍志亦著錄，不足信。攷同治登州府志經籍考總集類有孫郛文格三卷，宋李淑著，並云據豐縣志，豈是書非出孫郛所撰，乃李淑增孫氏文而類聚區分以定其格耶？或豐縣志以通志列李淑制朴於孫郛文格之後，遂誤合為一，而同治志又沿其誤耶？

修文要訣 一卷（宋志作二卷，宋四庫闕書目兩見此書，先作一卷，其後重見作二卷）五代蜀馮鑑撰。佚宋四庫闕書目，尤袤遂初堂書目，通志藝文略，通考經籍考，及宋志均著錄文史類。郡齋詩書志著錄文說類，案郡齋讀書志云：「雜論為文體式，評其謬誤，以訓初學。」則亦啓蒙之書，其散佚固宜，焦竑

唐

國史經籍志詩文評類雖著錄，不足信。文行 一卷。王瑜撰。瑜時代待考。宋四庫闕書目及宋志均作王瑜撰。案宋四庫闕書目通志藝文略及宋志均著錄文史類。案是書不見新舊唐志著錄，而崇文目已有之，疑瑜亦五代時人。國史經籍志詩文評類著錄其書，亦不足信。

右論文之屬。考通志藝文略分文史詩評二目，右

列諸書均列文史類，當與純粹論詩者有別。賦要 一卷。唐白行簡撰。佚宋志文史類著錄。案行簡居易弟，新舊唐書均附居易傳。

賦門（國史經籍志作賦問，誤） 一卷。唐浩虛舟撰。佚新唐志，崇文目，通志，及宋志均著錄文史類。案

虛舟隴州刺史聿之子，中宏詞科。全唐文六百二十

四，有賦八篇表一篇。

賦樞 三卷（宋四庫闕書目及宋志均作一卷）

唐張仲素撰。通志「素」作「表」，誤。佚新唐志，

崇文目，通志，宋四庫闕書目均著錄文史類。案國史

經籍志亦著錄，不足信。仲素字繪之，河間人，官中書

文——○——二四七

舍人。全唐文六百八十四錄其賦及雜文。

賦格 一卷。唐純干俞撰。崇文目「純」作「紀」，「誤」。

一。佚。崇文目，通志及宋志均著錄文史類。案俞元和中進士官渭南尉，見通志注。全唐文七百二十三錄其賦七首。

賦訣 一卷。唐范傳正撰。佚。新唐志，崇文目，通志。宋

志均著錄文史類。案國史經籍志亦著錄，不足信。

賦格 一卷。五代周和凝撰。宋志文史類著錄。

右論賦之屬。考唐代律賦之盛，至大歷貞元之際，

風氣始開，故論賦之著較多。唐人作

詩品 一卷。唐李嗣真撰。佚。新唐志文史類通志詩

評類著錄。案嗣真新唐書（九十一）有傳，舊唐書（

一百九十一）入方技傳。其書早佚。焦竑國史經籍

志著錄，不足信。

筆九花梁 二卷。唐上官儀撰。佚。宋四庫闕書目文

史類著錄。案李淑詩苑類格引上官儀說謂詩有六

對，詩有八對云云。當即出此。疑亦詩格詩例之屬。

詩格 一卷。唐王維撰。佚。宋志文史類著錄。案此疑

出依托。

詩格 一卷。唐元兢撰。新唐志宋志著錄文史類，通

志入詩評類。案新唐志及通志均稱元兢宋約詩格

一卷，不知此書是否出元兢宋約二人合撰，抑或「

宋」字為「沈」字之誤，而為元氏所定。沈約詩格

歟？是書早佚，不傳。焦竑國史經籍志著錄詩文評類，

不足信。考文鏡秘府論卷三論對，卷五論病，均引元

氏說，當出此書。又卷三論對於「平對」「奇對」

「同對」「字對」「聲對」「側對」六種，謂出

元兢髓腦，則詩格與髓腦或即一書異名歟？

詩例 一卷。唐姚合撰。佚。新唐書，崇文目，及宋志著

錄文史類，通志入詩評類。案是書早佚，焦竑國史經

籍志著錄詩文評類，不足信。

大中新行詩格（國史經籍志作大中詩格） 一卷。

唐王起撰。佚。新唐書崇文目均著錄文史類，通志著

錄詩評類。案起，宰相播弟，新舊唐書均附播傳。大中

元年檢校司空，當為此時之作。考宋志文史類有王

杞詩格一卷，注云「杞一作超」，竊疑「超」當作「

起。

文章龜鑑 一卷。唐倪宥集。伏新唐志，崇文目及宋志著錄文史類，通志入詩評類。案通志藝文略詩評類有文章龜鑑一卷，注云：「唐倪宥集前人律詩，一則當亦詩格詩例之類。」宋四庫闕書目文史類有倪宥全體律詩例一卷，當即此書。葉德輝謂「宋志作詩體」似以全體律詩例與詩體爲一書異名，恐未必然。宋志文史類有文章龜鑑及詩體一卷，崇文目文史類有文章龜鑑及詩圖，通志詩評類同。則是詩體詩圖爲一書異名，蓋均句圖之屬，而全體律詩例則當即文章龜鑑蓋爲詩格詩例之屬。

文章玄妙 一卷。唐任藩撰。伏直齋書錄解題文史類著錄。案陳振孫云：「言作詩聲病對偶之類。」

國風正訣 一卷。唐鄭谷撰。伏宋志文史類著錄。案顧懷三補五代史藝文志總集類（原無文史類）有詩格一卷，鄭谷僧齊己黃損同輯。考顧氏所據原出細素雜記。今考齊己有原駮旨格，多論詩格詩例，疑鄭谷國風正訣亦屬此類。

唐

玄機分明要覽 一卷。唐釋齊己撰。伏宋志文史類著錄。案此當亦流類手鑑之屬。

右論詩之屬。其在此期以前者，無論爲依托與否，亦附及之。

其至今猶存者，或雖不全存而斷章零句猶有可考者。除文鏡秘府論爲日本僧遍照金剛所著以外，有文筆式 不知撰人與卷數。諸家均未著錄。案文鏡秘府論卷五引其語云：「製作之道，唯筆與文。文者詩賦銘頌箴讚吊誄等是也。筆者，詔策移檄草奏書啓等也。即而言之，韻者爲文，非韻者爲筆。文以兩句而會，筆以四句（而）成，文繫於韻，取於詩合也。筆不取韻，四句而成，住於變通，故筆之四句，比（房作此）文之二句，驗之文筆率皆如此也。」是亦足定文筆區分之義。疑是卷中所論文筆體式聲病各節，當均出此書。

筆札 不知撰人與卷數。諸家均未著錄。案文鏡秘府論卷三論疊韻對及七種言志例諸條均引筆札語。

此二種爲論文之書，餘均論詩格者。今考當時詩格詩例之著，不外二病。其一則取便初學，無當大雅，故依托之著，爲特多。其又一則過涉瑣碎，轉病拘泥。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凡世所傳詩格，大率相似。余嘗書其末云：論詩而若此，豈復有詩矣。唐末詩格汗下，其一時名公著論，傳後乃爾，欲求高尚，豈可得哉。」斯言誠中唐人論詩之病。茲就可考知者略舉其目於後。惟此類書籍，名家所不屑爲，故又時多依托之作耳。

詩格 二卷，舊題唐王昌齡撰。有詩學指南本。又有格致叢書本，未見。崇新唐志及崇文目均作二卷，自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分詩格一卷，詩中密旨一卷，通考經籍考宋史藝文志及國史經籍志等均仍之。今傳世諸本，亦列詩格與密旨爲二。疑是書雖分二卷，本非別爲二書，其後始別出密旨一卷，於是詩格與密旨始各爲一卷耳。今案詩格所論，誠不免巧立名目。其勢對例五，有「勢對」、「疎對」、「意對」、「句對」、「偏對」諸稱。考文鏡秘府論彙輯諸家

論對之例，無「勢對」、「疎對」之目，即其他名稱相同者，而舉例與釋亦不相同，疑在秘府論後。詩中密旨 一卷。見前。案密旨所言諸病諸例，多與秘府論同。又案馮班鈍吟雜錄云：「宋人不解小學，如關關雎雎和也。關關二字，只取其聲，不取其義。朱子云：『雌雄相應，以關字立義。』陋甚也。又檢俗傳王昌齡詩話亦此解，此偽書也。出於朱子之後。檢宋史經籍志無此書，可知文字部隸非王作也。」考今傳王昌齡詩中密旨，雖引關關雎雎二句而不解其義，僅謂此爲兩句見意之例。馮氏所見當別爲一書。馮氏又謂檢宋志無此書，今考宋史藝文志有王昌齡詩格一卷，詩中密旨一卷，而無詩話，其別爲一書更無可疑。

評詩格（澹生堂藏書目作李巨山詩格評） 一卷，舊題唐李嶠撰。有詩學指南本，僅二則，疑不全。又有格致叢書本，未見。案顧龍振詩學指南本僅錄其九對十體二則，今考其文，悉與文鏡秘府論所引崔氏新定詩體相同，其出後人擬拾依托無疑。陳振孫

書錄解題謂「嶠在王昌齡之前而引昌齡詩格八病，亦未然也。」今王昌齡詩格有犯病八格一條，陳氏所指當即謂此。

金針詩格一百川書志作金針集。三卷。舊題唐白居易撰。有詩學指南本，一卷。題白樂天撰。梅聖俞續。又有格致叢書本，未見。案是書分合各異，分而爲三，則文苑詩格一卷，金針詩格一卷，梅聖俞續詩評一卷，合而爲一，則爲三卷。或如宋史藝文志總稱白氏金針詩格，或如國史經籍志稱白氏天文苑詩評，要之皆一書也。又紫漁隱叢話前集引詩眼云：「世俗所謂樂天金針集殊鄙淺，然其中有可取者。」鍊句不如鍊意，一非老於文學不能道此。又云：「鍊字不如鍊句，則未安也，好句要須好字。」今顧龍振詩學指南中錄是書而不見此語，疑非足本文苑詩格。一卷。舊題唐白居易撰。有詩學指南本。又有格致叢書本，未見。案是書非白氏所撰，直齋書錄解題已辨之。書中所言大都論修辭法，殊淺陋，惟其論詩謂「爲詩之道義在裨益，言意皆有所爲」及

「爲詩不裨益，即須諷諫」諸語，則雖出依托，要亦不違白氏論詩之旨。

二南密旨。唐志崇文目通志均作詩格，宋志作詩格密旨。一卷。舊題唐賈島撰。有學海類編本，遜敏堂叢書本。詩學指南本。又有藝圃搜奇本，格致叢書本，未見。案是書直齋書錄解題疑其依托，四庫全書存目稱爲偽本之重疊。今考其論詩殆亦受白居易影響，如論六義論風之所以論風，騷之所以論二雅大小正旨，論變大小雅論立格淵奧，論古今道理一貫諸條，皆申六義之旨。如論題目所由，論篇日正理用，論引古證用物象，論總例物象，論總顯大意諸條，又皆闡諷諭之說。

炙轂子詩格。一卷。唐王叔撰。有詩學指南本。又有格致叢書本。詩法統宗本，均未見。案宋四庫圖書目入集類別集門不入文史類，或以其書附刻炙轂子後，故亦附列別集。今案其所言如一篇血脈條貫體，背律體，叶調體，雙句體，橫寫句體，合當句體，病體，句內疊韻體諸則，蓋亦雜論詩格者。

雅道機要（宋四庫閣書目作雅道機要論）一

卷八顧懷三補五代史藝文志作八卷誤。唐徐寅撰。有詩學指南本。又有格致叢書本。詩法統宗本。均未見。案直齋書錄解題作二卷。陳振孫云：「前卷不知何人。後卷稱徐寅撰。」則徐氏所撰原祇一卷。寅乾甯元年進士。授秘書省正字。後依王審知以終。是書中如明門戶差別。明聯句深淺。明勢含升降。明體裁變通。諸條均附錄齊己風騷旨格中語。知成書在齊己以後。是書所論雖仍未脫詩格詩例習氣。然其謂「夫詩者儒中之禪也。一言契道。萬古咸知。」則為以禪喻詩之始。他如「凡為詩須搜覓未得句。先須令意在象前。象生意後。斯為上手矣。」及「為詩者須先識體格。」云云。並為滄浪論詩之先聲。風騷旨格（宋志作詩格）一卷。唐釋齊己撰。有吟窗雜錄本。說郛本。津逮秘書本。學津討原本。詩學指南本。談藝珠叢本。又有格致叢書本。藝圃搜奇本。詩法統宗本。均未見。案津逮本有毛晉跋語。謂與吟窗雜錄本不同。今傳世諸本大率自津逮本出。其論

十勢均為形容風格之例。蓋與司空圖詩品同旨。惟方法不同耳。

流類手鑑（宋四庫閣書目別集類作詩物象疏類手鑑。文史類重出作疏類手鏡。直齋書錄解題作流類手鑑）一卷。唐釋虛中撰。（湖南通志藝文志作釋齊己撰誤。）有詩學指南本。又有格致叢書本。詩法統宗本。均未見。案其書分物象流類。舉詩類例二目。其流象流類中如以日午春日比聖明。殘陽落日比亂國。晝比明時。夜比暗時。諸則皆本美人香草之例而益加附會。其舉詩類中如某者為隱題。某者為達識之句。某者為陰陽造化之句。某者為感動天地之句。以及其他比物諷刺之理。則皆利用上述比興之理以解詩者。其序云：「夫詩道幽遠。理入玄微。凡俗罔知。以為淺近。善詩之人心含造化。言含萬象。且天地日月草木烟雲皆隨我用。合我晦明。此則詩人之言應於物象。豈可易哉！」

緣情手鑑詩格 一卷。唐（？）李洪宣撰。詩學指南本。案直齋書錄解題云：「題樵人李弘宣撰。未詳何

人，當在五代前。「洪宣」「弘宣」未知孰是。又詩學指南本所載僅東散法，審對法，及自然對格三條，當不全。考澹生堂書目詩文評類詩法統宗本有緣情手鑑一卷，題釋虛中撰當誤。

此外有未經著錄者一種文鏡秘府論卷二，卷三，卷五，均引崔氏新定詩體，頗不見諸家著錄，蓋其佚已久。案其所言，均與偽李嶠評詩格同，不知是否相襲。又祕府論卷三論側對卷五論病語條，均引崔氏語，疑即出此書。又有書名難考者一種文鏡秘府論卷五論病，多引劉滔語，而不載其書名，亦不知其是否成書。

【唐二主探病】上海流行俗曲。茂記書莊石印本。<sup>10100</sup>

【唐三藏】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sup>10101</sup>

【唐三藏西天取經】一本元吳昌齡撰。雜劇。昌齡西京人。太和止音譜曰吳昌齡之詞，如庭草文翠。

【唐王遊地方】二本四川流行俗曲。木刻本。<sup>10104</sup>

【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二十卷清海甯王國維編。有民國十六年王氏排印本，在海甯王忠愍公遺

唐

書內。

【唐五代民間文學】一民間故事賦的來源，及其體製。漢代無名文人所作的故事賦，如說宋玉故事的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等賦，影響後來的文人，如曹植等一輩人，大約在漢代民間已有一些白話的故事賦，為通行的唱書，如王褒僮約白話而有韻，便是依民間故事賦的體裁而作的。漢代民間故事賦，現在當然是找不到的，幸而燉煌石室裏保存著六朝間的民間故事賦——韓朋賦。曾有人從古音裏考定這賦為晉至蕭梁間的作品。至於唐代的作品，則有燕子賦兩篇，一作于貞觀十九年（六四五）一稍後，一作於開元間（七一三——七四一）前一篇與韓朋賦的體製尚近，為有韻的白話文。後一篇則純為五言詩體。由這兩種作品可見民間的唱書，雖皆有韻，而由疏散到整齊，由長短不拘或俳偶自由的句子以到五言詩體的歌詞，是有循序變化的關係。這些賦俱見劉復編的燉煌掇瑣中，可以參考。

□二變化的來源。變文是唐代民間故事文學的一

種體裁。變文的材料，出現在燉煌的千佛洞。這種體裁是韻文散文合組而成的。爲宋元以來的「寶卷」「彈詞」的先聲。這種文體，或稱爲俗文，或稱爲變文。大體是跟隨了印度佛教文學的翻譯而輸入中國的。因此有佛經故事的變文，和非佛經故事變文二種。大約佛經故事變文出現在先，而非佛經故事變文在後。佛經故事的變文是解釋經典的，是就佛經的故事，爲通俗的演述。非佛經故事變文不必依附佛經，只不過敘述一種故事。變文是詩與散文合組而成的文體，源於佛教文學。佛教文學，每由詩與散文合組成。散文記敘之後，往往用韻文。韻文是有節奏之文，不必一定有韻脚。一重說一遍這韻文的部分叫做偈。印度自古以來多靠以口說相傳，這種體裁可以幫助記憶力。這種體裁輸入中國，就發生變文。自六朝至唐正是印度及中國的佛教僧侶，以全力宣揚佛教於中國的時代；他們一方面注意於士大夫階級一方面卻不能忘記了大多數的民衆，於是不能不用語體文來譯經。僅僅譯經還嫌不夠，

還要將經中動人的故事，演爲變文，以便對民衆宣講更進一步，遂生必不拘於佛教的故事的變文了。

三、現存佛經故事的變文：佛經故事的變文，有京師圖書館所藏的佛本行集經變文，八相成道經變文（二部）維摩詰所說經變文（以上沒有印本）羅振玉先生印的燉煌零拾中有佛曲三種，都是變文。其中文殊問疾一種，亦即維摩詰所說經變文的一部分。變文的結構，就今所知的說，共有三種體裁：第一體是先引原來的經文，然後再敷衍以韻語，以便歌唱，例如維摩詰所說經變文；第二體泛述本來經文，作爲敘述主幹，然後便在緊要處敷衍以韻語，而在將入韻語之前，必先之以「當你之時道何言語，道人道」或「於此之時，有何言語」或僅說「當爾之時」或僅舉「云云」二字，例如八相成道變文；第三體是開端或略述本文因由，入後即用詩與散文相間而寫相映相生，並不用什麼「當爾之時」等語引六韻文的，例如有相（原誤作「於」）夫人生天變文。總之，這種佛經故事變文，是依經而作



的。□四非佛經故事的變文。現在所知的變文，有舜子至孝變文，大目犍連冥間救母變文，昭君出塞，列國傳殘卷等。變文亦可以不必根據佛經史傳，僅憑着民間的傳說而寫的，全部由散文與詩句構成，而散文與詩句，相生相切，映合成篇，既無一段提綱文字，又不是屢屢覆述前文的。總之，這不是對於一故事僅僅的敷衍，而是整個的取作題材，成爲純全的篇章。昭君出塞變文，今存的已缺首段。在上卷之末有云「上卷立舖畢，此入下卷。」這是使我們知道變文的長的，在當時是分上下卷的。而後來小說上所說的「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有遠出在這裏的可能。□五民間的白話小說。白話體小說，起於民間的傳講故事。燉煌零拾卷七有道興撰的搜神記，與千寶搜神記不同。這書將舊籍中的故事，用白話演述，又將通俗的故事，詳爲敘述。分類次序，列「行孝第一」。今雖不可盡見，亦可見其一斑。如說田崑崙的故事，紀錄民間傳說的故事，至爲詳悉。已具白話小說的雛形。此外燉煌保存的有唐太宗入冥

唐

記及秋胡小說殘卷，載在沙州文錄補遺中，我們可以見唐及五代民間小說的鱗爪。

【唐元】長孺，元——二六九至——三四五歙縣人。

年在七十七歲以外，泰定四年（一三二七年）以文學授平江路學錄。再任建德路分水縣教諭。以徽州路學教授致仕。元所著多和平溫厚，有筠軒集十三卷，又有敬堂雜著，思樂雜著，吳門雜著，分陽雜著，金陵雜著，老學叢稿，幾七千篇，與易大義見聞錄。

【唐平黃巢】輟耕錄載金人院本有黃巢。參看惡傳條。

【唐百家詩選】二十卷。宋王安石編。是編所錄唐人詩，凡一千二百六十二首，所選不爲冗濫。有清康熙中宋牧仲吳門刊本，黃丕烈有錢宋本校，宋刊多楊蟠序一篇，字句亦多異同。宋乾道中倪仲得刊本，有仲得序，雙清閣刊本。

【唐珣】<sup>11113</sup>玉潛，號菊山，宋——一二四七至？會稽山陰人。少孤，力學。家貧，聚徒授經。景炎三年（一二七八年）元僧楊建真伽將發宋帝諸陵，珣時年三十

二歲聞之，乃邀里中少年潛易以他骨。義風震動吳越。越守爲置田畝，娶故園之公女，以養其志。珏瘞諸帝遺骨於蘭亭山，移宋故宮冬青樹植其上，且作冬青行二首，謝翱感其事，爲作冬青樹引。珏工詩詞，嘗與唐藝孫等唱和於天柱山房。

【唐珏詞】宋末除了少數人以外，公然悲憤見於詞間的，便絕無僅有的了。像以封殖宋陵遺骸著名的唐珏，其詞至多也不過說「悠然世味渾如水，千里舊懷誰省！」100

【唐甄】本名大陶，後以字行，更字鑄萬，明至清一六三零至一七零四四川達縣人。卒年七十五。性至孝。一六五七年舉人。選山西長子縣知縣，有善政。方十月，因事去官。僦居吳市，僅三數椽，蕭然四壁，炊煙常絕。日采廢圃中枸杞葉爲飯，衣敗絮。陶陶然振筆著書。甄著有毛詩傳箋合義春秋述傳，潛書，潛文，潛詩，日記。101（清史列傳）

【唐孫華】實君，別字東江，明至清一六三四至一七二三江蘇太倉州人。卒年九十。少入慎交社，有

文名。徐乾學頗重之，招修一統志。一六八八年進士，選陝西朝邑縣知縣，會召試乾清宮稱旨，授禮部主事，兼翰林院行走。後充浙江鄉試副考官，因事落職。既歸，遂堅臥不出。與二三老友登臨遊燕，有香山洛下之風。孫華大才敏贍，九試冠軍，名震江左。著有東江詩鈔。102（清史列傳）

【唐瑾】附璘，東魏—五三九頃北海平壽人。周文帝時，累遷吏部郎中，時魏室播遷，庶務草創，朝章國典，瑾並參之。遷吏部尚書，進位驛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于謹西伐，以爲元帥，府長史，多所謀略。江陵平，衣冠任伍，淪爲僕隸。瑾察其才行，有片善者，輒議免之。寧還唯載書二車而已。進爵爲公。屢進，司宗中大夫，卒。諡方。瑾撰有新儀十篇，及所著賦、頌、碑、誄二十餘萬言。

【唐慎公集】清周鑑撰。有光緒元年刊本。

【唐羽流文學】道士呂洞賓，其詩有劍氣。如「獨上高樓望八都，墨雲散盡月輪孤。茫茫宇宙人無數，幾個男兒是大夫。」一朝遊北海，暮蒼梧，袖裏青蛇

膽氣粗，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咏飛過洞庭湖。」二絕，極雄放高古之趣，尤吾人所愛誦也。女冠當另論。」

【唐子西文錄】一卷。舊本題宋強行父撰，皆述所聞唐庚論文之語。

【唐子西集】二十四卷。宋唐庚撰。原本二十二卷。汪亮采重刊，以三國雜事二卷附入，故爲二十四卷。其文長於議論，所著名治存舊正友議賞諸論，皆精確，詩亦刻意鍛鍊，而不失氣格。有明嘉靖三年金獻民刊本七卷，清雍正乙巳歸安汪氏刊本，作眉山集。昭文張有鈔本三十卷，振綺堂有鈔本二十四卷，又一部二十卷，孫仲容有鈔本二十卷，八千卷樓有舊鈔本二十卷。

【唐政治與詩】唐代取得帝位的，雖然是李淵（高祖）；而完成帝業的，却是李世民（太宗）。李世民在做秦王的時候，已經開館延賓，把文學合武功並重。即位以後，內則一切割據的，如竇建德、王世充、劉黑闥等，都削平了；外則突厥、吐谷渾、高昌、薛延陀、

唐

西域等，都征服了；領土之廣，超越漢代，武功之盛，遠過劉徹。但是他同時注重文治，設起弘文館來，藏書二十餘萬卷，搜羅了許多文學之士，叫他們做弘文館學士。於是房玄齡、杜如晦、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遠、蘇易等十八人，稱爲十八學士。雖然其中如陸德明、孔穎達等以訓詁名家，姚思廉、李守素等以史譜名家，而房諫、杜斷更以相業著稱，然而他們却無不兼長文學。所以貞觀底政治，固然因此隆盛；而唐代文教底基礎，也立定於這個時期了。此後李隆基（玄宗）開元時代的政治，彷彿貞觀；他底提倡文學，也是不遺餘力，可以媲美李世民的。其餘各帝后也無不擅長文學，能合臣工唱和。如李純（憲宗）對於白居易，李恆（穆宗）對於元稹，都因爲讀了他們底詩，識拔他們；而李涵（文宗）更因爲喜歡五言詩，特置詩學士七十人，在上者既能提倡文學，在下者自然如響應，盛極一時了。況且當時沿襲隋代底選舉法，實行科

舉制度，以詩賦取士，尤其能使一班文人，因為功名心切，而致力於詩賦一途。唐代詩海底造成，不能不歸功於政治上的提倡。並且內部固然因為南北統一了，把前代南北不同的風會，經過政治上統一力底一番陶鑄，使它們化合起來，成為統一的新文學；外部又因為西北和東南各國，都震於中朝底聲威，服屬的服屬，收入版圖的收入版圖，所以各種外國音樂上的舞蹈歌曲，如霓裳羽衣曲，伊州，甘州，涼州，龜茲樂，菩薩蠻等，都被輸入，而給予文學上以絕大的影響。復次，經貞觀、開元兩番政治昌明之後，一般詩人文學上的素養早經成就，所以天寶亂事底發生，以及中晚以後藩鎮底擾亂，雖然是政治不良的結果，卻都能供給詩人們以絕好的抒情和敘事的資料。這些都是唐代政治上使文學發達的原因。

133

【唐順之】<sup>210</sup>應德，一字義修。明——一五零七至一五六零武進人，卒年五十四。一五二九年進士第一，倭寇躡江南北，以郎中視師浙江，親自泛海，屢破倭寇，

擢左僉都御史。巡撫鳳陽，力疾渡焦山，至通州卒。崇禎中，追諡襄文。學音稱荆川先生。順之學問淵博，留心經濟，自天文、地理、樂律、兵法，以至心影、壬奇之術，無不精研。所為古文，汪洋紆折，屹然為一代之宗。著有荆川集十二卷，又有廣右戰功錄，南北奉使集，右編史纂左編……等。

【唐順之文】順之學問淵博，自天文、地理、樂律、兵法，以至句股、壬奇之術，無不精研。其文章法度，具見沿溯，以入分體排纂，蓋遜清姚鼐古文辭類纂之所昉，而開清代三百年文學之逕塗者也。雖義例不免踳駁，進退亦多失據，不及姚氏纂之矜慎，然路之功，不可沒也。嘗謂「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為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宋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為法，故其為法也嚴而不可犯。」其言皆妙解文理，而所自為文章，則渾茫演迤，庶幾滅盡針線迹，以躋於無法；而洮汰鍛鍊之功，或有未暇，蓋其中年自詭

講學，而又不能忘情用世；又其學博而雜，自以為徒業者不啻其哉！傳有荆川集十八卷（清康熙間唐氏刻本光緒間進盛氏常州先哲叢書重刻康熙本又四部叢刊影印明萬曆刻本十七卷外集三卷又江甯局本十二卷）集中書牘最多，大半庸言心性，多涉禪宗，而喜為語錄鄙俚之言，殊為不取！惟答曾石塘總制第二書，感慨振發，學韓愈與鄂州柳中丞書遜其雄邁，而言外見諷，意思深長，則故過之！其他序記諸作，則多簡雅清深，不失大家矩矱。而傳誌表墓之文，最為可觀！其尤著名者，敘沈希儀廣右戰功一篇，至八千二百言，古今推為奇作！其中敘次歷歷如繪，備極聲色；明史沈希儀傳采之，焯有生氣！然自捕章扶諫以下，稍嫌支蔓。所記誘縛岑金事，雖曲折盡情，而拉雜有小說氣。且此兩事皆不得謂之戰功；若改其題為書事，則無病矣！其它敘事謹嚴，確有史裁，而於故舊之際，情韻不置，抑揚往復，上接歐陽修，下開歸有光，在有明中葉，屹然為一大宗！

唐

按部就班，蕪乎毫釐不失法，而順之則欲以法寓於無法之中，雖文章時有利鈍，而一洗比擬閒架描頭畫角之習，顧不語人以求工文字。每謂『兩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謂繩墨轉折之精之不盡如哉！』本色不如也。秦漢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莊家有老莊本色；縱橫家有縱橫家本色；名家墨家，陰陽家，皆有本色；雖其為術也駁，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剿儒家之說，縱橫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為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於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於儒家；然非其涵養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剿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廢！然則秦漢而上，雖其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焉者是

也。僕居閩，偶想起宇宙間有一二事，人人見慣而絕是可笑者。其屠沽細人，有一碗飯吃，其死後則必有一篇墓誌。其達官貴人與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間者，其死後則必有一部詩文刻集，如生而飯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無，雖秦漢以前，亦絕無此事。幸而所謂墓誌與詩文集者，皆不久泯滅，然其往者滅矣，而在者尚滿屋也！若皆存在世間，即使以大地爲架子，亦安頓不下矣！此等文字，僕家藏人畜者，盡舉祖龍手段作用一番，則南山煤炭、竹木盡減價矣！可笑可笑！聞者憮然，蓋精神意量，有在筆墨蹊逕之外者矣！

【唐順之文學觀】當李夢陽、何景明諸人流風極盛的時候，唐順之、王慎中、歸有光、茅坤等，別張異幟，仍以歐陽修以來古文家的議論爲歸宿，持守甚堅，不爲七子所動。唐順之的議論很精妙，他的文章「本色論」頗足以推倒一時的豪傑。大凡古文家的態度，都是專在文學的根本思想上講究，他們雖然時時作文章，實在不大歡喜談文學的技術。他們心

爲凡人只要思想純潔，學養精深，就自然會作出好文章來。唐順之也是如此。他文集中有答茅鹿門知縣書，說：「學者先務，有源委本末之別耳。文莫猶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論，只就文章論之，雖其繩墨布置奇正轉折，自有專門師法，至於中一段精神命脈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古今隻眼者，不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爲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疎鹵，然絕無煙火酸鉛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章；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此文章本色也。」以「本色」爲主，是他論文的根本見解。他又以爲凡是沒有本色的人，決做不出好文章，所以他接着說：「即如以詩爲喻，陶彭澤未嘗較聲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等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其較聲律雕句文，無如沈約，苦卻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祇見其細縛蹶齷，滿紙累牘，竟不會道出一兩句好話，則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況非其本色哉！」

他以為一切文章格律，都不必苦求，凡是本色不高的人，雖苦求格律，也不會作出好文章，何況完全沒有本色的人呢？他用這樣眼光來觀察文學，所以他平日對於古今的詩人，曾經提出邵康節的詩，為三代下第一人（與王遵巖書）；不但因為邵康節的詩，全是本色語，並且說「詩思精妙，語奇格高，未有如康節者，古今詩庶幾康節者，獨寒山靖節二老翁耳，亦未見如康節之工也。」這種見解，可算得極其特別，都是根據他所提倡的「本色論」以為，但要有一「本色」，就一定會有「工」，不然，決不會「工」。所以他對於當時的那班講摹倣復古的人，就大加指摘，他與洪方洲書說：「……開口見喉嚨，使人讀之，如真見其面目，瑜瑕不容掩，所謂本色，此為上乘文字，揚子雲閃縮諂怪，欲說不說，不說又說，此最下者，其心術亦略可知。近來作家，如吹畫壺糊糊塗塗，不知何調，又如村屠割肉，一片皮毛，斯益下矣。」至於說到「本色」，他認為不拘一格，不必一定儒家的文章纔有本色，無論什麼家數，都各有其本色。他答茅鹿門

唐

書又說：「兩漢而下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謂繩墨轉折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有儒家本色，至於老莊家，有老莊本色，縱橫名墨陰陽家，有縱橫名墨陰陽本色，其為術也，雖駁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勦儒家之說，縱橫名墨諸家必不肯借老家之說，各自其本色為言，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不泯。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於儒家，然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勦說……是以精光朽焉。」當夢陽等一派人氣燄大盛的時候，他這種批評，正是最好的針砭。本色的文章當然是好，但是他的話，也有和自來古文家不同的地方。韓愈對於文章的技术，也時有討論，不像順之專任本色。我們看易經上說：「言有序」，論語上說：「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足見得做文學工夫的人，對於修辭技术上，也不能不考究，太過粗鹵鄙俗的文章，總不能入於文學之林。唐順之深惡當時七子的文章太過，沒有本色，所以他的議論，也實是以救弊為動機。

因此不免主張太過。以邵康節那種率意信口的詩，爲千古第一，恐怕不容易服人的心。再者韓愈歐陽修這些古文学家，都以儒家爲宗，諸子百家雜駁的文章，雖各有本色，但都是他們所不取。韓愈對於儒家荀卿揚雄，尚且說他二人是太醜而小疵。唐順之只以爲有本色的即是文章，不管是什麼派的思想學問。所以就古文家的家法而言，這一層也是順之的特點。順之晚年頗好道家之學，所以他不一定守儒家。他歡喜邵康節的詩，大概也因為康節的學問，雜有道家氣味的緣故。

117

【唐順之八股文】手眼別出，我行我法；而以古文爲時文，於熟圓出蒼堅者，自唐順之倡之也。如孟子「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題文曰：「時人欲矯異端之偏，而不知其自陷於偏也。蓋不偏之謂中，而用中者權也。子莫欲矯揚墨之偏，而不知權焉，則亦一偏而已。此孟子斥其弊以立吾道之準也。且夫吾道理一而分殊，而爲我之與兼愛，固皆去道甚遠者也。吾道以一而貫萬，而執其爲我與

執其兼愛者，固皆執一而不通者也。於是子莫者，知夫揚墨之弊，而參之於揚墨之間，以求執乎其中焉。蓋曰：其子莫然以絕物如揚子者，吾不忍爲也！但不至於兼愛而已矣。其煦煦然以徇物如墨子者，吾不暇爲也！但不至於爲我而已矣。自其不爲爲我也，疑於逃揚而歸仁，自其不爲兼愛也，疑於逃墨而歸義，子莫之於道，似爲近也；然不知隨時從道之謂權，以權應物之謂中，而揚墨之間，非所以求中也！徒知夫絕物之不可，而不知稱物以平施，則爲我固不爲也，而吾道之獨善，其身者，彼亦以爲近於爲我，而莫之敢爲矣！徒知夫徇物之不可，而不能因物以付物，則兼愛固不爲也，而吾道之兼善天下者，彼亦以爲近於兼愛而莫之肯爲矣！雖曰將以逃揚也，然揚子有見於我，無見於人，而子莫有見於固，無見於通，要之均爲一曲之學而已！知周萬變者，果如是乎！雖曰將以逃墨也，然墨子有見於人，無見於我，而子莫有見於迹，無見於化，要之均爲一隅之蔽而已！泛應不窮者，果如是乎！夫爲我一也，兼愛一也，故揚墨之爲



執一易知也。中非一也，中而無權，則中亦一也。故子莫之爲執一難知也。非孟子辯而聞之，則人鮮不以子莫爲能通乎道者矣。」其文內堅凝而外渾厚，如一筆書成，而曲折相生，反正相顧，平舒疊幻，如山川之出雲，而其實熟極生巧，故能神明於王鑿之矩矱，以自出變化。大抵舉業之文，體氣至王鑿而正，規模至順之乃大順之，有自爲詩云：「文入妙來無過熟，書從疑處更須參。」此順之自道其所得也！其舉業文，縱放出東坡，拗峭毀荆公，放而能收，散而能斂，一開一合，規矩出神明；凡八股文兩扇中作一紐，遙對始自順之，又精於八股文，自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兩節，疊下兩比喻，一反一正，文氣流走不齊，在明代八股文中又別具一格者，文云：

且夫——

兩物相形，而高下異焉，所以辨其高下者，未嘗不兼本末而較之也。故寸木之與岑樓，其高下至易知也。今也不復揣其下之平，而但取其上之齊，是寸木固使之高於岑樓矣。今論禮者，不究其本，而必曰禮食

唐

親迎而已。論食色者，不究其本，而必曰飢死與不得妻而已。是食色固可使之重於禮矣。任人之說，似亦無足怪者。

雖然，此特自其一偏而言之耳，而非所以道其常也，何者——

兩物相形，輕重異焉，所以辨其輕重者，未嘗不等其輕重而較之也。故金之與羽，其輕重至易知也。今以一鈞金之寡而較一與羽之多，而謂足以概金羽之輕重也，豈理也哉？今論禮者，不量其多寡，而必曰禮食親迎而已。論食色者，不量其多寡，而必曰飢死與不得妻而已。如是而謂足以權禮與食之輕重，又豈理也哉？任人之論，其不可也明矣。

俞長城說：「此等作法，成宏、正、嘉間多有之，隆慶以後，則絕響矣。」<sup>212</sup>

【唐虞文學】黃帝之時，文字肇興，綜天地之形象，啓鬼神之祕奧，爲我族文化絕大貢獻。此淮南緯候諸書所以有「天雨粟，鬼夜哭」之說也。中更少吳、顛頊，帝學數世，以至於堯。雖其間史跡渺茫，未由詳考，

然如春秋昭十七年左傳稱少皞氏以鳥名官楚語稱顓頊命重黎分司天地絕地天通皆其肇肇大者古史相傳確然可據。證知文字制作之後文明遞進可斷言也。自是以來史籍漸有可稽唐虞之事傳者尤衆雖韓非嘗疑儒墨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事無參驗難以明據。見顯學篇。然尚書始自帝典文章煥然古史所稱不一而足何得謂無參驗孔子之於堯舜極口贊揚至於再三豈盡儒者一家之私言彼法家者意欲變古以張法治故爲是說耳。然唐虞之世實已進至文化較高之時期可無疑也。帝堯陶唐氏名放勳姓伊祁氏高辛氏帝嚳之次子也。兄帝摯崩代立是爲帝堯都於平陽能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命羲和定曆象鯀治洪水在位七十載舉舜授之政又二十八載崩帝舜有虞氏姚姓名重華父曰瞽叟舜生三十登庸堯妻以二女堯老舜攝政三十載堯崩受禪爲天子都蒲阪五十載巡狩至蒼梧而崩其在位「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定上帝六宗山川羣神之祀巡狩朝覲之禮放四罪於四裔

命官二十二人各稱其職。——禹作司空垂作后稷契作司徒皋陶作士垂作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作典樂龍作納言（除棄契皋陶併四岳十二牧爲二十二人）於是禮樂政教之事漸備此其大略也。後世言治道者莫不稱堯舜而儒者祖述尤樂道之云。今書舜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是此時文學聲樂之事已甚進步矣。茲取其流傳較古而可信者述之如次：（一）列子仲尼篇云「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顧問左右不知問於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兒童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二）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按來句一作「帝力於我何有哉」又見皇甫氏高士傳首句「日

上有「吾」字，「力」作「德」。以上二首，爲我國民謠之最古者。（列子述大夫告堯，康衡謠爲古詩，則更在唐虞之前。）然列子偽書，世紀晚出，所載歌詩，似難徵信。惟書稱堯時百姓昭明，黎民於變，皞皞自得，事或有之。二歌所詠相同，正與書合。且詩歌韻文，本乎天籟，童叟謳吟，多出追記。蓋始則口耳相傳，後乃文人著錄，此例甚多，殊不足異。然則二書載此含哺鼓腹之歌，其必有所受之歟？（三）淮南子人間訓引堯戒云：「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堙！」按此與上章所述黃帝中几銘止首二字有異。然彼文見於晚出兵書，未若西漢之近古，疑後人取淮南書所載雜湊爲之。不然，則此四句或亦相傳古語，是以故書多述之。韓非子六反篇亦云：「先聖有諺曰：『不蹟於山，而蹟於堙。』」是其證也。若夫伊耆之蜡辭，或以爲堯時（引見第二章）華封之祝，見於莊子大唐之歌，僅存其目（見尚書大傳）文心雕龍明詩篇亦言堯有大唐之歌。路史「後紀」又謂帝堯制七絃徽大唐之歌，而民事得制「咸池」之

舞而爲「經首」之詩，以享上帝，命之曰「大咸」。然彥和稱其辭達，則其歌亦時尚存。斯皆古籍所傳較爲可信。惟神人箕山，本出依託（琴操有堯自作神人暢，古今樂錄有許由箕山歌，並不足據）空峒之碑，見於小說（按出任昉述異記，然云速堯功德，則縱令其可信，亦後人爲之，非堯時遺文）凡此之類，自應棄捐勿道也。（四）今書益稷載帝舜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按馮惟訥詩紀不以此二句爲歌辭，誤）乃歌曰：（按楊慎曰：「乃」者，繼事之辭，歌已復歌曰「乃」）見風雅逸篇。「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卑陶拜首稽首，乃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古籍所載唐虞詩歌，以此爲最古。其辭亦稍有風韻，每句韻脚之下綴以助詞，已開風騷格調之先聲。雖史官所記，未必原辭，然周書顧命陳寶有「大訓」，說者或以爲虞典，或以爲虞書典謨，則周初所寶藏者，已有虞夏之書，不可謂非上世之作也。（五）其次爲尚書大傳之卿雲歌。按

大傳云：「維五祀，奏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秋養者老，春食孤子，乃淳然。」招樂興於大麓之野，報事還歸。二年，譏然乃作大唐之歌，其樂曰：「舟張辟雍，鶴鶴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歌者三年，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招」為賓客，而「雍」為主人。始奏「肆夏」，一納以「教成」。舜為賓客，而禹為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大室之義，唐為虞賓，至今行於四海。成禹之變，垂於萬世之後。」於時俊又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糺（諸本作禮）綬綬兮。日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諸首而和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光華宏，予一人。」帝乃載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還（一作遷）於賢聖，莫不咸聽。龔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於是八風修通，卿雲翳，螭龍貴信于其藏，蛟魚踴躍于其淵，龜鼈咸出于其穴。——遷虞而就夏也。」此述虞舜踵唐堯故事，將欲禪位於禹，君臣之間，雍肅一堂，倡和而為此歌。

也。「卿雲」者，漢書天文志云：「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為『卿雲』。此和氣也。」唐虞禪讓，後世傳為美談，頌為至德，惟數歌不見於虞夏之書，而風通雲縈，龍信蛟躍云云，又頗涉於誕妄，似不可信。然伏生故秦博士，去古未遠，記誦賅洽，書傳所述，或亦有所本歟？（六）文心雕龍祝盟篇又載舜禘田辭云：「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彥和稱此辭利民之志，頗形於言。蓋與雩祭請雨田者，祝等辭性質相同。按御覽八十一引尸子有云：「舜並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歷山也，荷彼耒耜，耕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此殆彥和所本。然不似韻文，今截去數字，以為祝辭，未知何所見而云然也。（七）孔子家語辨樂解稱：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惟脩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按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本見於禮記樂記，又見於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又見於新語無為篇，又見於韓詩外傳四，又見於淮南子詮言訓及

秦族訓，說苑修文篇，（按修文篇言「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即王肅所本）而史記樂書風俗通聲音篇越絕書十三並述之，並無有舉其辭者。故鄭康成注但云「南風，長養之風，以言父母之長養已，其辭未聞也。」而高誘注亦止訓南風爲凱樂之風。然則南風一詩本僅存其名而已。惟考尸子綽子篇有云「聖人於大私之中也，爲無私；其於大好惡之中也，爲無好惡。」舜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舜不歌禽獸而歌民」（按本見文選琴賦注引）則此歌固相傳有其詞矣。故王肅聖證論即據此及家語以難鄭也。（見樂記孔疏引）然今家語一書，本王氏所造，康成安得見之？尸子所載鄭或偶未之見。（孔疏引馬昭云「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未聞。」）惟尸子僅存兩句，不知王氏何以知其全也？是則可疑滋甚耳。又按尚書大傳稱舜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陽伯之樂舞「侏離」，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哲陽」。儀伯之樂舞「磬哉」，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

唐

貢兩伯之樂。夏伯之樂舞「謾或」，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義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子」。秋祀柳毅華山，貢兩伯之樂，秋伯之樂舞「蔡傲」，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苓落」。和伯之樂舞「元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幽部宏山祀，貢兩伯之樂，冬伯之樂舞「齊落」，曰「綬綬」。凡此樂歌今並不傳，而大傳所述歌名復闕其一矣。（王應麟已言之）此外諸書所記唐虞詩歌尚有不可信者，呂氏春秋慎人篇云「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爲天子同，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掘地財，取水利，編蒲葦，結罾網，手足胼胝，不居，然後免於凍餒之患。其遇時也，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大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有之也。盡有之，賢非加也。盡無之，賢非損也。——時使之也。」按此四語本詩小雅北山篇文，咸丘蒙嘗引以質舜之，不臣賢叟矣。王伯厚疑與同出一說而託之於舜者，是也。又莊子知北遊載，馭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

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神將爲汝辱。汝聽焉。知新生之憤而無求其故。一言未卒而鬻跡。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歌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以謀。——彼何人哉！」按莊子嘗稱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鬻缺。鬻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則被衣之歌似亦可謂唐虞時之文學矣。惟道家寓言。斷難置信。此之所云。亦在宥篇。廣成子告黃帝之類也。他若琴操所載舜之南風操。雜取圖讖之說。思觀操附會孟子之文。又並直鈔詩句。如「凱風自南」「河水洋洋」「鳥鳴嚶嚶」等句。一詞旨淺陋。其爲後人偽造無疑。今之所錄。概所不取。

【唐虞以前文學】據古史的傳說。中國「君臣之始。教化之先。」以三皇爲首。三皇是誰？這是有種多的說法。史記裏司馬貞所補的三皇本紀。也有二種說法。一種稱庖犧（即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一種稱天皇。地皇。人皇爲三皇。人皇以後。又有五龍氏。燧

人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卷須氏。粟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等皇。以後或許就是五帝了。這五帝也有許多說法。史記五帝本紀裏。是稱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爲五帝。有的却把黃帝推到三皇裏去。換了一個少昊。帝堯與帝舜。就是唐虞二代。最爲後人所稱頌。上面已說過。這裏就拉雜的談談三皇與黃帝時代的文學。□庖犧氏。即伏羲氏。按史記所說。風姓。母華胥。履大人迹於雷澤而生。蛇身人首。這顯然是一位神話中的人物。據說八卦就是他所作的。爲中國創造文字的先聲。孝經鈞命訣裏說伏羲有樂名立基。一稱扶來。也稱立本。楚辭裏註稱伏羲作瑟。造駕辯之曲。隋書樂志裏則載伏羲作網罟之歌。以頌開物成務之恩。然而這些都空虛得很。現在也沒有文辭可考。當然不可置信。□女媧氏。按史記所說。也風姓。蛇身人首。代庖犧而立。她在傳說中是補過天的。所以也是古代神話中很好的人物。她作笙簧。據說她的占絲。在太平御覽七十八所引的。爲

中國韻文之始，其辭如下：「昭昭九州，日月代極，平均土地，和合四國。」然而這樣的韻文畢竟太有條理了，恐怕在蛇身人首的時代，也是不會產生的。神農氏，按史記所說，姜姓，母女登，因感於神龍而王，人身牛首，也是一位神話中的人物。他是教民以稼穡，又嘗百草以作醫藥，所以稱為神農。孝經鈞命訣裏也有他的樂名下謀，一稱扶持。但有目無文，已不可考。漢書食貨志有他的教言，傳說是中國散文之始。然而畢竟也很難相信，因為他的人物也太帶神話性了，現姑錄牠的辭句如下：「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三皇之外，所謂葛天氏的，也不知比三皇（指庖犧、女媧、神農）前，或者比三皇後，據說他也作過樂歌八闕。這八闕歌，名在呂氏春秋古樂篇裏載着一為載民，二為玄鳥，三為遂草木，四為奮五穀，五為敬天帝，六為達帝功，七為依地德，八為總萬物之極。而且這歌是三人摻牛尾投足而歌的。文心雕龍明詩篇裏載其樂辭一句為「玄鳥在曲」，餘均不傳。這想來也是理想之辭。

唐

而呂氏春秋古樂篇裏面，又說朱襄氏也作五絃瑟，以采陰氣，因當時陽氣太多，果實不成。這雖沒有說出歌的名稱來，於此可知那般諸皇時候，傳說中也有他們許多的文學的。到了黃帝（公元前二六九七——二五九八）在位，這個傳說，似乎漸近於人性了，史記裏也正式敘述他的本紀。據史記所說，姓公孫，名軒轅，而儼然是一位天下之主了。他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然而教熊羆貔貅猛虎以相戰，終不免又近於傳說。漢書藝文志載他那時的文籍，已經是很多，而且現在也有流傳的，如黃帝陰符經、黃帝內經、黃帝八十一難經，以及黃帝宅經、龍首經、金匱玉衡經、三子玄女經等等。然而這種都是講道講術，荒誕得很，在文學上當然沒有價值。則即使有黃帝，也不會做出這種東西來，一定是後來信教的人們，大張旗幟為黃老，於是假托一個黃帝之名，造出這種許多偽書。至於文學方面，那首要的有所謂桐鼓之曲，一共十章。牠的曲名，載在歸藏、太平御覽、文獻通考，均有所引。

說蚩尤出自羊水，有八肱八趾，黃帝殺之於青丘，作桐鼓之曲十章：一爲雷震驚，二爲猛虎駭，三爲鷲鳥擊，四爲龍煤蹠，五爲靈夔吼，六爲鷓鴣爭，七爲壯士奮志，八爲熊羆哮啞，九爲石盪崖，十爲波盪壑。但都無辭，所以不能考見牠的內容。□其次是彈歌，一稱竹彈謠，也稱斷竹歌。其辭載於趙曄的吳越春秋，說陳音說於越王，謂古時人民朴質，死裹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絕禽獸之害。牠的歌是這樣：「斷竹，續竹，飛土，逐穴。」因此頗有人懷疑說是春秋時作品，但陳音所說原是古歌，劉勰也說：「黃歌斷竹，質之至也。」是此歌發生當在黃帝時候。然這點都是很渺茫的，我們儘可不必計較。□此外莊子稱有咸池之樂，文心雕龍稱有雲門之樂，又有與凡之箴，拾遺記稱有袞龍之頌，蔡邕銘論稱有中凡之法，均有目無辭，且顧名思義，於文學上沒有什麼價值，均不舉談。□最後，在這裏附帶要說的，就是與文學間接有關係的文字，據說就在那時一個史官倉頡所造的，這似乎從來沒有

人否認過，然而這點也不必在這裏詳細的討論。□至於顓頊（公元前二五一三）——二四三六？在位）帝嚳（公元前二四三五）——二三六六？在位）都是黃帝之孫，沒有什麼文學傳說。顓頊有五莖之樂，帝嚳有六英之樂，可是都不可考了。□在這裏，還應當提一提的，就是上面所說過的少昊，據孔安國尚書序皇甫謐帝王世紀，都說少昊是五帝之一，後於黃帝，約公元前二五九七年至二五一三年在位，拾遺記裏也有他時代的文學，所謂皇娥歌與白帝子歌是。□皇娥歌與白帝子歌，據拾遺記說：「少昊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木而晝遊，經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爲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乎水際，與皇娥戲，奏媛媚之樂，游漾忘歸。」窮桑者，西海之濱，有孤桑之樹，直上千尋，葉紅椹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帝子與皇娥泛於海上，以桂枝爲表，結黃茅爲旌，刻玉爲鳩，置於表端，言鳩知四時之候。帝子與皇娥並坐，撫桐峯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曠，浩



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冷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著日傍，當其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白帝子答歌：「四維八埏渺難極，驅光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峯文梓千尋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溟海浦來棲息。」及皇城生少昊，號曰窮桑氏。」這樣看來，皇城與白帝子是一對愛人兒了，少昊就是他們的結晶。關於這種敘述，完全帶着神話性質。而且七言詩斷非那時所應有，顯然是拾遺記的作者王嘉所偽託的，我們只當她是一種神話了。

【唐虞駢文】帝典之文，極有法度。法度之文，必取整齊。尚書「欽明文思」一字爲偶也。「允恭克讓」二字爲偶也。「分命申命」四節，文法相似，爲章法之極整者。「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雖一氣銜接，而句法則已排比矣。「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敘」凡鈔目之字，已無不對待整齊矣。「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以人名對人名，地名對地名，對偶之法已工，第平側

之音未叶耳。帝庸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股肱】「元首」對待「喜」起，協韻實爲律詩之遠祖。蓋音出於口者，聲所絲成，是爲有韻之文，咸合自然之節。故和聲依永，八音於焉；以諧六律五聲，五言於焉出納。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是以采色彰施，臣隣繪夫，璫火，蕭韶迭奏，階阼間以笙鏞，論者謂唐虞之際，文史質實，未足爲定評也。夫文之初生，駢散並不分塗，亦猶彭之初，奇偶不立界說。迨文法愈密，古意愈疏，此典謨之文所以不可及也。

【唐戀愛故事】在唐以前，中國向無專寫戀愛的小說。有之，始自唐人傳奇。就是唐人所作傳奇，也要算這一類最爲優秀。作者大都能以雋妙的鋪敘，寫悽婉的戀情，其事多屬悲劇，故其文多哀豔動人，不似後代的才子佳人小說，其結局十九爲大團圓，讀畢後使人沒有些兒回味可尋。這類傳奇的產生，以遊仙窟爲最早。全文共萬餘言，體近駢儷，且爲唐代傳奇中最長的作品。作者張鷟，一約六六零——七四一，間在世。字文成，自號浮休子，深州陸渾人。

博學工文詞，七登文學科。曾爲御史；性情躁卡，儻蕩不檢，姚崇很看不起他。後被劾貶嶺南，旋又內徙，終於司門員外郎。日本新羅使至，常以金寶買他的文章。游仙窟係自敘奏使河源道中夜投大宅，逢二女曰十娘、五娘，宴飲歡笑，以詩相調，止宿而別。在日本有傳說，言作者姿容清媚，好色多情，慕武則天后而無由通其情愫，乃爲此文進之。作者與則天后爲同時人，此傳言當有所自。此文中國已久佚，近始由日本傳入而有印本。作者尚著有龍筋鳳髓判十卷，朝野僉載三十卷，亦盛行於時。□陳玄祐（約七七九前后在世）的字，里生平都無考，著有離魂記。記中敘張倩娘與王宙相愛甚深，其父欲將倩娘嫁別人，她不願，宙亦悲恨訣別。夜半，他忽見倩娘追蹤而至，相處五年，生二子，然後二人同到倩娘家。誰知倩娘臥病在家，未嘗出門，臥病的倩娘聞和宙同來的倩娘至，便起牀相迎，二女相合爲一體。乃知和宙同來的爲倩娘之魂。元鄭德輝的倩女離魂一劇，即據此文而作。□許堯佐（約八零六前后在世）的字，里

亦無考。他曾擢進士第，又舉宏辭，爲太子校書郎，貞元十六年與張宗本、鄭權皆佐征西幕府。後位諫議大夫，卒。堯佐善爲詩，全唐詩中曾采錄。所作傳奇名章台柳傳，或名柳氏傳，於敘戀愛外復寫豪俠，實爲備具兩種對象的故事。其文敘韓翃的戀人柳氏爲番將沙吒利所奪，他無計把她取回，使士許俊憐其情，自告奮勇去替他劫回。此本爲當時實事，二人的酬答詩「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至今尚流誦於文學家之口。文中寫翃於途中遇柳氏，後許俊爲之劫歸一段，柔情脈脈，使氣如虹，弈然大有生氣。□白行簡所著李娃傳，係敘李娃爲長安名妓，常州刺史榮陽公之子因迷戀她而致墮落，至爲乞丐。李娃終於救了他，使他勉力讀書上進，後奉父命結爲婚姻，待娃以殊禮。元石君寶的曲江池，和明薛近衮的繡襦記二劇，都敘寫此事。鄭元和唱蓮花落故事，至今尚盛傳於閩里間。□蔣防（約八一三前后在世）字子微（一作子微），義興人。年十八，作秋河賦，援筆立就。妻子簡女，官右拾遺。元和中，於李

紳席上賦韞上鷹詩，有「幾欲高飛天上去，誰人爲解綠絲蘿」句，紳乃荐之，后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長慶中，坐紳黨自司封員外郎知制誥貶汀州刺史，尋改連州防善詩，有集一卷，但以著傳奇，霍小玉傳著名，相傳傳中所敘爲實事，霍小玉爲霍王寵婢所生，父死被逐，易姓鄭氏，進士李益與之戀愛，有婚姻之約，但益的母親，已爲他訂婚於盧氏，他不敢拒，遂和小玉斷絕音問，小玉念李益成病，家裏又窮，得將家產賣盡，連最心愛的紫玉釵都賣去，李益仍避不見面，一天他在崇敬寺看牡丹，爲一黃衫客強邀到小玉處，小玉數其負心，且誓必爲厲以報，長嘆數聲而絕，其後李益妻妾間果常起猜忌，家庭終於破散，李益爲唐時詩人，惟事跡並不盡如所說，明人湯顯祖紫釵記和近人紫玉釵劇本，都以此爲題材，以所敘事實而言，亦爲兼寫豪俠故事的傳奇，與柳氏傳同，傳中寫益爲黃衫客所賺一段，最能動人。陳鴻（約八一三前後在世）字大亮，里籍無考，貞元二十一年，登太常第，始閑居，遂志，乃修大統紀，七年而

唐

成。在長安時，與白居易爲友，太和三年官尚書主客郎中，鴻的著作，除大統紀三十卷及長恨歌傳外，尚有開元昇平樂一卷，東城老父傳一篇，及全唐文所錄文三篇，居易作長恨歌，鴻因爲之記其本事，以此傳、明皇和楊妃的戀史本是很感人的題材，所以元人白樸取以作梧桐雨雜劇，清人洪昇取以作長生殿傳奇，東城老父傳也是記開元在天寶間事，寫賈昌於兵火後追念太平盛事，榮華零落，兩相比照，其語甚悲，長恨歌作於元和初，亦迫追開元中楊妃入宮，以至死於蜀道本末，寫法與老父傳相似，然傳本頗多，文字殊多歧異。元稹（七七九——八三一）字微之，河南河內人，舉明經，補校書郎，元和初，應制策第一，除左拾遺，歷監察御史，坐事貶江陵，又自虢州長史徵入，漸遷中書舍人，承旨，學士，進工部侍郎，同平章事，未幾罷相，出爲同州刺史，徙浙東，觀察使，召爲尚書左丞，俄拜武昌軍節度使，暴得疾，一日而卒，他自少與白居易唱和，當時號爲「元和體」，宮中嬪妃好唱其詩，呼爲元才子，所著有長慶集百

卷，小集十卷，類集三百卷。傳奇文今僅傳會真記一篇，亦名鶯鶯傳。敘崔張故事，略謂貞元中有張生，性貌溫美，年二十三，未近女色。遊於蒲，寓普救寺。適有崔氏孀婦攜女歸長安，亦寓此寺。會軍人因渾瑊死而搔擾，賴生之將護，得無恙。崔氏感之，因出其女鶯鶯與見。生因婢紅娘之介，得與鶯鶯通。生至長安，後文戰不利，遂絕鶯鶯。後鶯鶯適他人，而生亦別娶。適過鶯鶯所居，請以外兄見，終不出。後數日，鶯鶯以詩謝絕他。相傳記中張生即是他自己，同他續會真詩三十韻同樣在寫自己，所以寫來特別豔麗蕩人。此一詩一文均不載於長慶集，其詩爲才調集所錄，則逕作會真詩三十韻，無「續」字，足證傳說的不爲無稽。宋趙德麟嘗取其本事作商調蝶戀花十闕，金董解元作絃索西廂（一名西廂搗彈詞），王實甫作西廂記，關漢卿作續西廂記，明李日華作南西廂記，陸采亦作南西廂記。更有翻西廂，續西廂，竟西廂，後西廂諸作，出現於明清之交，較近則有砥真記。牠給與後世戲劇方面影響之大，他著均莫與之比。房

千里（約八四零前後在世）字鵠舉河南人。太和初進士。遊嶺微，有進士韋滂自南海致趙氏爲妾。千里調官入京，臨別，趙氏極帳戀。過襄州，遇許渾，乃以趙氏托之。渾至，而趙氏已從韋秀才。因以詩報千里，有「爲報西遊減離恨，阮郎纔去嫁劉郎」句。千里哀動幾絕。在京官國子博士，曾因罪謫端州。後終高州刺史。千里以著傳奇楊倡傳著名，魯迅先生謂爲「此傳或即作於得報之後，聊以寄慨者」。他又撰有南方異物志一卷，投荒雜錄一卷，今亦皆傳。于鄴（約八六七前後在世）字武陵，杜曲人。大中中舉進士，不第，攜琴書往來商洛、巴蜀間。嘗南至瀟湘，愛河洲芳草，欲卜居，未果。後終老嵩陽別墅。鄴工五言詩，飄逸多感，有集一卷，其所著傳奇揚州夢，敘詩人杜牧治遊揚州及在湖州戀一幼妓的故事，約十年後來娶。待重來湖州，已逾相約的年期，女已嫁人生三子。他的「綠葉成陰子滿枝」的名句，即爲此時而詠。此文全爲寫實，然結果爲悲劇，讀之令人悵悵。元雜劇家喬吉取材以作揚州夢。皇甫枚（約八八

零前后在世——一作名牧字遵美安定三水人。咸通末曾爲汝州魯山令。是年由汝入秦。光啓中，僖宗在梁州，調赴行在。他著籍三水，而在汝墳溫泉又有別業。枚於天祐庚午旅食汾晉，手紀咸通中事，爲《三水小牘》三卷。其中非烟傳一篇，曾單行，敘武公業妾步非烟，戀愛比鄰趙氏子象，先通書詩，繼乃命象躋梯相從。事洩，象遁，非烟被鞭死。非烟死后，殊有靈，而象後爲汝州魯山縣主簿。傳中載二人來往的書詩頗多，大都纏綿可誦。

【唐山夫人】<sup>237</sup>是漢高祖的姬妾，她作的安世房中歌十七章，一丁福保作十六章，此依漢書。內中有三言詩三章，三七言雜詩一章，其餘十三章都爲四言，所以她是三言四言的創始者。此指有規律的詩而言。【三言詩三章，如「安其所」「豐草萋」「雷震震」等篇皆是，今舉其一章如下：「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結，飛龍秋，遊上天，高賢愉，樂民人。」三七言雜詩如「大海蕩蕩水所歸，或賢愉，愉民所懷，太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四言詩太多。

唐

了今錄其第一首：「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樂充宮庭，芬樹羽林，雲景杳冥，金枝秀華，庶旋翠旌。」她這十七章詩最初只名「漢房中祠樂」，並不被諸絃管，直至孝惠帝二年，西歷紀元前一九三，始命樂府令夏侯寬譜入蕭管，更名之爲「安世樂」。漢書禮樂志曰：「周有『房中樂』，至秦改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以「高祖樂楚聲」來證明唐山夫人的作品是楚聲，無異乎說劉伶好飲酒，他的妻子便會飲酒，韋士釗曾辦「老虎報」，他的妻子也愛剪紙老虎或愛畫紙老虎了。這還成甚麼理由？其實，安世房中歌句法整齊，意義晦澀，聲調呆板，又不能表達情意的，所以一點也沒好處。

【唐樂府】<sup>239</sup>十八卷，明吳勉學編，是集彙輯唐人樂府，祇登初盛，而不及中晚，皆郭茂倩樂府詩集所已採，間有小小增損，即多不當。

【唐樂府】一樂府詩興盛的原因：唐代樂府詩的興盛，約有三種原因：(一)由於帝王的好尚。唐代帝

皇喜歡宴樂，如中宗幸昆明池賦詩，命昭容（上官婉兒）選羣臣應制之作一篇，爲新翻御製曲。又景龍中，中宗遊興慶池，給事中李景伯唱迴波樂。玄宗善樂音，聽政之暇，教太常樂工子弟三百人爲終竹之戲，音響齊發，有一聲誤，玄宗必覺而正之，號爲「皇帝弟子」。又云「梨園弟子」以置院近於禁苑之梨園，太常又不別教院，教供新曲，廩食常千人，宮中居宜春院。玄宗自製新曲千餘，又自製樂譜。這樣的由於帝皇自己的提倡，自然是會興盛的。（2）俗歌的盛行，因爲俗歌盛行，自然是由此起文人的注意。唐書音樂志云：「自開元以來，歌者雜用胡夷里巷之曲，其孫玄成所集者，工人多不能通，相傳謂爲法曲。」又云：「其五調法曲，詞多不經，復載之。」可見當時樂工所傳習的多胡夷里巷之音。所謂「五調法曲」也是「詞多不經」大概也是採集民間俗歌而成的。（3）創製樂府爲文人高尚的事業，表現才情的行爲。如李白傳「舊唐書一九零一說」，「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臥於

酒肆矣。召入，以水灑面，即命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帝頗嘉之。」孟榮本事詩說：「天寶時，玄宗嘗乘月登勤政樓，命梨園弟子歌數闕，有唱李嶠詩『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曰『李嶠真才子也』。」唐薛用弱集異記說王渙之與王昌齡高適在旗亭畫壁事，伶人歌妓的歌唱就是他們所作的詩文人的文名，要待樂工妓女歌唱他們的詩，而後愈顯其出色。自然又是樂府詩興盛的一種原因了。二、樂府和詩的分別及樂府詩的發展。唐元稹於元和丁酉（八一七）作樂府古題序，說詩與樂府的分別，以爲：「由詩而下九名一詩行，詠吟題，怨嘆章，篇一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爲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采其詞，度爲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由操而下八名（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者，因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勢，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而又別其在琵琶者爲操引，採民吶者爲

謳謠，備曲度者總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義咸為贅。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詞，非選調以配樂也。」這是樂府和詩做細的分別，然而元稹又說「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盡編為『樂錄』、『樂府』等題。除饒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於管絃明矣。」後之文人達樂者少，不復如斯配別，但遇興紀題，往往兼以句讀短長為歌詩之異……況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詼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代之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形今略列如下表：

樂府或樂錄  
 樂曲……依曲調而度詞  
 詩……採其詞而製曲  
 句讀短長（樂府詩）  
 句讀齊整（律詩）

1 2（一期）初期的樂府 3（二期）文人仿作的樂府 4（三期）（新樂府）

民間歌曲  
 依曲調而度詞  
 採詩詞而入曲  
 擬舊作樂府  
 不依舊調借題作詩  
 嚴格的依舊調作新詞  
 新樂府（即事名篇，無復依傍）

從上述樂府的發展的情形，我們可知這種樂府的發展，也就是唐詩的進步的關鍵。第一步是詩人做作樂府，第二步是詩人沿樂府古題自作新詞，積漸便不拘原意，也不拘原聲調，第三步是詩人用古樂府民歌間精神來創作新樂府。到了新樂府時期，完全脫離音樂上的拘束，或沿襲古題，而成為一種新詩，不知不覺的又由樂府民歌的風趣，浸潤了，影響了，改變了詩體各方面。這是由樂府詩發展出來而

唐

收的大效果。三、樂府詩的體製：樂府詩至唐代的發展，如上所述，即由古樂府進步而為長短句，或立七言的較自由的詩體。這種體製，是由漢魏樂府產生出來的。其次，在唐的絕句，亦為樂府詩的一種體裁。王士禎唐人萬首絕句選序說：「考之開元，天寶以來，宮掖所傳，梨園弟子所歌，旗亭所唱，邊將所進，率當時名士所為，絕句爾。故王之渙、黃河遠、上王昌齡、昭陽日影之句，至今豔稱之。而右丞、渭城、朝雨、流傳尤衆，好事者至譜為陽關三疊。他如劉禹錫、張祜諸篇，尤難指數。由是言之，唐三百年以絕句擅場，即唐三百年之樂府也。」王灼碧雞漫志亦說：「竹枝、浪淘沙、拋毬樂、楊柳枝，乃詩中絕句而定為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調詞三章皆絕句。……又其說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詣旗亭飲，梨園伶官亦招妓聚讌，三人私約曰：「我輩擅詩名，未定甲乙，試聽諸伶謳詩，分優劣。」伶唱昌齡二絕句云：「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帆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泰暈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

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一伶唱適絕句云：「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渙之曰：「佳妓所唱，如非我詩，終身不與子爭衡，不然，子等列拜牀下。」須臾，妓唱：「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柳、揄二子曰：「田舍奴，詩安哉？」以此知李唐伶人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俗也。「則絕句可證確為樂府的一體。至於唐代的五七言古詩，都是從樂府解救出來的。新體詩，由曹丕、鮑照開其端，而到唐朝逐漸演變成熟。說是從樂府的體製生出來的。」

【唐樂曲】樂曲在唐代是一個變遷的中心時代，現在把那幾個著名的樂曲，述於此。第一是霓裳羽衣曲，其曲現在已不可見，但據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元微之這一首詩看來，卻可想見其節奏形態之一斑。王灼碧雞漫志說是西涼創作，明皇潤色。而唐書禮樂志說是西涼節度使楊敬遠獻，凡十二遍。唐會要：「天寶十三載，改婆羅門為霓裳羽



衣。一足見西涼所聲，還是從婆羅門來的。唐人小說中說到霓裳羽衣還有許多神話，我們且不去管他，但曲牌中有所謂舞霓裳的，却從此得名的。其次是六么，一作綠腰。元微之琵琶歌曰：「綠腰放序多擺撼。」又「帶兒還爲彈綠腰。」段安節琵琶錄：「貞元中，康崑崙琵琶第一，兩市各門聲樂，崑崙登東綵樓，彈新翻羽調綠腰，自謂無敵。曲罷，市西樓上出一女郎，抱樂器云：我亦彈此曲。下撥聲如雷，絕妙入神。崑崙拜女爲師，女郎更衣出，乃僧善本，俗姓段也。」六么本也是舞曲。沈亞之作盧全蘭墓志：「爲綠腰玉樹之舞。」這句話可以證明的。現在曲調中有六么令，六么序，六么遍，其名皆出於此。其次如涼州，涼州伊州，甘州，皆是天寶樂曲，以邊地爲名的。開元傳信記上說：「西涼州歌，此曲甯王憲曰：音始於宮，散於商，成於角徵羽，斯曲也，宮聲而不屬，商亂而加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恐一旦有播遷之禍。及安史之亂，其言果應云。」明皇雜錄：「上初自巴蜀回，夜來乘月登樓，命妃侍者紅挑歌涼州，即妃所製。上親

御玉笛，侍樓和之，曲罷，無不感泣。因廣其曲，傳於人間。」現在此曲中有涼州，沒有涼州，不過涼州，涼州，似是二曲。李頎詩：「聞君一曲古涼州，驚起黃雲塞上愁。」李益有夜上西城聽涼州曲詩：「鴻雁新從北地來，聞聲一半卻飛回。金河戍客腸應斷，更在秋風百尺臺。」聲音之淒切，從此詩中可以知道了。伊州，在王建詩中有「側商調裏唱伊州」的句子。唐人詩中還有「一曲伊州淚萬行」、「唐伶還爲唱伊州」的話。至於甘州，調亦甚古。薛逢詩：「老聽笙歌亦解愁，醉中因遣合甘州。」現在詞曲中都有八聲甘州曲，還有甘州歌，大約也都出於唐代的甘州的，他如荔枝香，念奴嬌，清平樂，雨淋鈴，春光好，水調歌，還京樂，夜半樂，凌波神，西河，長命女，河滿子，菩薩蠻，楊柳枝之類，多是出於開元天寶之間，關於唐玄宗當時的情事，他的名稱，至今在詞中或曲中還遺留着。說起唐玄宗，他的確是戲曲史上重要的人物，到如今梨園中相傳所祀之神，即唐明皇，含有報本追遠的意思，因爲他創了這多的樂曲。這時的歌

曲，大都兼舞，並或有演故事的，與後來戲曲不相同處，就是有唱而無白。究竟不是成熟的戲曲罷了。在這許多唐人樂曲之中，有後來南北曲中完全採用的。雖則在當時名之爲「詞」，然而已開曲體了。許守白（之衡）曾經把他比勘一過，例如下面這幾首：

李白憶秦娥

蕭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此調現在用作南曲商調引子，句格音節，與此全是一樣的。

劉禹錫滿湘神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雲物至今愁。君問二妃何處所，零陵香草露中秋。

此調現在用作南曲雙調引子，句調音節，與此完全是一樣的。不過改名「搗練子」。大概最初製曲的時候，牌名的更易，可以隨便的。

白居易長相思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頭，吳山點點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歸時方始休，月明人倚樓。此調沈寤庵的南曲譜雖然沒有，而陸天池的明珠記就用過的。九宮大成譜以入南曲商調引子，句格音節，與此完全是一樣的。

王建宮中調笑

團扇團扇，美人病來遮面。玉顏憔悴三年，誰復商量管絃？絃管絃管，春草昭陽路斷。

此調沈寤庵的南曲譜雖然沒有，而沈壽卿三元記就用過的。九宮大成譜以入南曲小石引子，句格音節，與此全是一樣的。卻用「如夢令」作牌名。

李白菩薩蠻

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時是歸程？長亭更短亭。

此調今入北曲正宮率，玄玉北詞廣正譜就收入的。不過沒有換頭，句格音節，與此全是一樣的。

白居易憶江南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

此調李玄玉北詞廣正譜也把他收入，作北曲大石調。又名歸塞北，句格音節，與此又全是一樣的。

從這六調看來，可知南北曲中所用的牌調，有很早的是唐人就有的了。而涼州諸曲，與宋代的戲曲，極其相似。我們也可舉例於此。

涼州曲

涼州第一

漢家宮裏柳如絲，上苑桃花連碧池。聖壽已傳千歲酒，天文更賞百僚詩。

第二

朔風吹葉雁門秋，萬里煙塵昏戍樓。征馬長思青海北，胡笳夜聽隴山頭。

第三

開篋淚沾襦，見君前日書。夜臺空寂寞，猶見紫雲車。

排遍第一

唐

三秋陌上早霜飛，羽獵平田淺草齊。錦背蒼鷹初出按，五花驄馬喂來肥。

第二

鴛鴦殿裏笙歌起，翡翠樓前出舞人。喚上紫微三五夕，聖明方壽一千春。

伊州曲

伊州第一

秋風明月獨離居，蕩子從戎十載餘。征人去日殷勤囑，歸雁來時數寄書。

第二

形闌曉聞萬鞍迴，玉辮春遊薄晚開。渭北清光搖草樹，州南嘉景入樓臺。

第三

聞道黃龍戍，頻年不解兵。可憐閨裏月，偏照漢家營。

第四

千里東歸客，無心憶舊遊。掛帆遊白水，高枕到青州。

第五

鐘。 桂殿江鳥對，鵬屏海燕重。祇應多釀酒，醉罷樂高

入破第一

秋色，千門今夜曉初晴，萬里天河徹帝京。瓌瓌繁星駕  
秋色，棱棱霜氣韻鐘聲。

第二

長安二月柳依依，西出流沙路漸微。閻氏山上春  
光少，相府庭邊驛使稀。

第三

渡磧，三秋大漠冷溪山，八月嚴霜變草顏。卷旆風行宵  
渡磧，銜枚電埽曉應還。

第四

人。 行樂三陽早，芳菲二月春。閨中紅粉態，陌上看花

第五

楊。 居住孤山下，烟深夜徑長。轅門渡綠水，遊苑繞垂

唐大和曲

大和第一

國門卿相舊山莊，聖主移來宴綠芳。簾外輶爲車  
馬路，花間踏出舞人場。

第二

國鳥尚含天樂囀，寒風猶帶御衣香。爲報碧潭明  
月夜，會須留賞待君王。

第三

庭前鵲繞相思樹，井上鶯歌爭刺桐。含情少婦悲  
春草，多是良人學轉蓬。

第四

塞北江南共一家，何須淚落怨黃沙。春酒半酣千  
日醉，庭前還有落梅花。

第五微

我皇膺運太平年，四海朝宗會百川。自古幾多明  
聖主，不如今帝勝堯天。

水調歌曲

水調歌第一

平沙落日大荒西，隴上明星高復低。孤山幾處看  
烽火，壯士連營候鼓聲。

第二

猛將關西意氣多，能騎駿馬弄瑯戈。金鞍寶鉸精  
神出，笛倚新翻水調歌。

第三

王孫別上綠珠輪，不羨名公樂此身。戶外碧潭春  
洗馬，樓前紅燭夜迎人。

第四

隴頭一段氣長秋，舉目蕭條總是愁。祇爲征人多  
下淚，年年添作斷腸流。

第五

雙帶仍分影，同心巧結香。不應須換彩，意欲媚濃  
粧。

入破第一

細草河邊一雁飛，黃龍關裏掛戎衣。爲受明王恩  
寵甚，從事經年不復歸。

第二

唐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  
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第三

昨夜遙歡出建章，今朝綴賞度昭陽。傳聲莫問黃  
金屋，爲報先開白玉堂。

第四

日晚笳聲咽戍樓，隴雲漫漫水東流。行人萬里向  
西去，滿目關山空自愁。

第五

十年一遇聖明朝，願對君王舞細腰。乍可當熊任  
生死，誰能伴鳳入雲霄。

第六微

閨獨無人影，羅屏有夢魂。近來音耗絕，終日望君  
門。

這兒所謂第一第二，就是表示每曲之若干疊。來  
曲中所用的排遍，入破等名詞，於此已發見了，這都  
是表示節拍緊緩的。現在在尚曲裏有人破第一第  
二，哀第三，歌拍中哀第五，出破等調名，也是同本字

此徵，就是後一的尾聲。宋人也沿用此名的。曲中每首文義不相聯屬，是因為採集當代詩人的名詩入曲。如「聞道黃龍戍」是岑參所作，「錦城絲管日紛紛」是杜甫所作的。在當時大概以五言七言絕句爲主，長短句還沒有後來那樣的普遍罷了。

【唐緇流文學】佛歌自從東漢來到中國，雖盛行於南北朝，但對於文學，沒有什麼貢獻。佛教到了唐朝，同儒道兩教，一樣的得高祖太宗之宏獎，與皈依不惟在思想上與儒教並轡而驅，且於文學上，產生一種很有勢力之佛教文學。這種文學，就完全從詩歌與翻譯散文中表現出來。詩歌中底作者，有皎然、廣宣、貫休、齊己、法震、法照、無可、護國、靈一、處默、清江、寒山、拾得等；尤以寒山拾得爲最著。翻譯文學底作者，有光智、玄奘、法朗、法藏、法琳、惠乘、義淨、道世、智昇等；尤以玄奘爲最著。他們底作品，詩人派皆有詩文，或詩集，與唐詩人底詩文，並傳於世。翻譯派底作品，更不可勝舉。如光智底寶星經等五部，法朗底大雲經，法藏底大寶積經。更有玄奘底因明論以下

經論之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卷，均並傳至今，爲世界學術界底鴻寶。詩派底作風，瀟灑閒適，最容易陶冶性靈。翻譯派底作風，詞理暢快，能引人入勝。有了這兩種特點，其影響於當時與後世的，如張說、王維、李端、白居易等之詩，得佛理而文益超拔。後來宋鄒康節以下一派道學之詩，皆宗尚於此。現今哲學家者流，往往從他們底翻譯品中，循到印度底哲學，這就是他們影響於後世的。

【唐代叢書】搜集的全是唐朝之短篇小說，大約可以分爲四類：屬於戀愛的，有霍小玉傳、李娃傳、章臺柳傳、會真記、游仙窟等；屬於宮庭的，有梅妃傳、長恨歌傳、太真外傳、海山記、迷樓記、開河記、李衛公別傳、高力士傳等；屬於神怪的，有柳毅傳、杜子春傳、南柯記、枕中記、非烟傳、離魂記等；屬於俠義的，有虬髯客傳、紅線傳、劉無雙傳、劍俠傳等。

【唐代駢文】唐朝到中宗、元宗時代，文章的風尚，更爲一變。已往的纖麗之風，漸漸爲人所吐棄，而出之以雍容寬博之風。在大一統的朝廷之下，高文典

冊，天然應當趨於這條路邊的。四傑都沒有作過大官，所以也沒有機會作這種文章，而張說以文人當國，便著實發揮他的天才，開出真正一唐文宗派。張說的文章是不甚用典的，也不用華麗的字眼，工整的格式，就是隨筆寫出，自然有雍容華貴的氣象。張說上官昭容集序：「……天寶啓之，故毀家而資國；運將興也，故成德而受任。自則天久視之後，中宗、景龍之際，十數年間，六合清謐，四峻圖書之府，外開修文之館，搜英獵俊，野無遺才，右職以精學爲先，大臣以無文爲恥。每豫游宮觀，行幸河山，白雲起而帝歌，翠華飛而臣賦，雅頌之盛，與三代同風，豈惟聖后之好文，亦云奧主之協贊者也……鎮國太平公主，道高帝妹，才重天人。昔嘗共游翠壁，同宴北渚。條來忽往，物在人才。閔周琯之殘言，悲素扇之空曲。上聞天子，求椒掖之故事，有命史臣，鼓蘭臺之新集。」像這篇文章裏面的典故極少，就有也是最普通習見的，這還是形式上的問題。再看他的結句，何等等的凝重有力，何等的悠然意遠。那才是真正唐文的

唐

風味。後來的人很少學得到的。張氏之文，最是淡泊之中，又有醇厚之味。洛陽司馬遷序「上古者，志之所之，文者物之相。然則心不可藏，故發揮以形容，辭不可陋，故錯綜以潤色。萬家鼓舞，人有名之地，五音繁雜，出無聲之境……時復江鶯逸樹，龍雁出雲，夢上京之臺沼，想故山之風月，發言而宮商應，搖筆而綺繡飛。」一言蔽之，這都是駢散文而將合之，頭是唐中葉的人，有許多作散文也帶駢文的氣息，而作駢文尤其帶散文的氣息。這實在是駢散由分復合的朕兆，也就是駢文最能包羅萬象的時代。柳宗元是古文家，與韓愈齊名，他所作的駢文也極少，而偶然一篇，竟非凡的奇挺。另造成一種風格。試看他的睢陽廟碑，可見一斑。「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橫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這是何等偉絕的議論，從空而降，又是何等橫恣的筆力，恐怕韓愈的那些散文碑志也不過如此。他鼓

南霽雲死事的情形如下。「柱厲不知而死難，狼獾見黜而奔師。忠謀朗然，萬夫齊力。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爲馬軍兵馬使，出戰則友校同強，入守而百雉齊圍。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城，庶通南北之奏。復拔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要逆，凶氣連沮。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彌堅，虜騎雖強，頓盱眙而不進。賊徒乃垂疾於我，悉衆合圍，技雖窮於九攻，志益專於三板。偃陽懸布之勁，泝城鑿穴之奇，息意牽牛，羞鄭師之大臨，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絕而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備食，以好聘待之。公曰：敵邑天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噉此足矣。遂勸哭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惜無衣之賦，身離楚野，徒傷帶劍之辭。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逃害無傳。燹之歎息，有周苛之慷慨，聞義能徙，果其初心。烈士抗詞，痛賊洪之同日，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累旬。」同時的人，如呂溫的三愛降城碑銘：「夏后氏遏洪水，驅

龍蛇，能禦大菑，以活黔首。周文王滅胡方，逐獫狁，能擇大患，以安中區。若非高岸峻防，重門擊柝，雖有威德，曷觀成功？然則持璫環而弛張，萬象昊穹之妙用；扼勝勢以擒縱，八極王者之宏圖。道雖無外，權則有備。變化消息，存乎其人。」如權德輿的兵部郎中楊君集序：「周家忠厚，文章備乎二代，先師有郁郁之歎，故周任、史克、仍叔、吉甫之倫，生焉。漢氏刻頓苛宏，利澤訓辭深厚，議論宏大，故賈誼、揚雄、司馬遷、相如之才出焉。唐興，幾二百歲，紹周、漢之遺軌，以人文華國，猶雲漢之爲章於上，江漢之爲紀於下。九功成，馬百喪，貞馬王澤，決洽，故斯文煥發。秉筆之士，皆欲泝末流而挹清源，坡埃塩而接頤氣。至若詞合雅言，中倫，疏通而不濫，博富而有節，潔靜夷易，得其英華者，其宏農、楊君歟？」就是文起八代之衰的蘇愈雖然不以駢文爲然，雖然務陳言之是去，而像此學解那種文章，何曾不帶駢文的餘習。猶之他雖作「南山」那樣古真的詩，又何嘗不也作「銀燭半銷宵，曙金釵欲醉，添春」的句子呢？然而文章



到了這個時代，不能不說起了一重大的變化。就是厭惡駢文的人增多了，駢文用途漸漸減少了。自魏晉以來，寫信用駢文，事記用駢文，弔祭碑傳用駢文，乃至著書立說，也用駢文。而朝廷發號施令的典重文字，更無不用駢文。駢文的程度逐漸增加，以至於北周，遂生一種大反動。蘇綽一班人，想把駢文一拳打倒，可是終於失敗。而駢文又延長了殘喘若干年。直至唐代諸賢，方才逐步的解放。韓公便是將駢文桎梏完全解脫的最後一人。從此以後，寫信用駢文了，記事不用駢文了，弔祭碑傳不用駢文了，著書立說更不用駢文了。僅僅賸了廟堂文字，仍然不能不用駢文。駢文還是一種官式的標準的文體。例。韓氏摧陷廓清之功，誠然是不可磨滅的。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是不能不重視的。但是有一點，不容我們忽視。這一點是什麼呢？他雖然摧陷了駢文的壁壘，卻同時構成了一個古文的壁壘。自魏晉以來，駢文雖然成了定型，然而真正第一流的作者，是不為形式所拘束的。真正第一流的文章，是雲行

唐

水止隨意所之的。兩句之中，並非非對偶不可。一篇之中，也非非對偶到底不可。文氣的緩急，聲調的平仄，都沒有嚴格的束縛。他們多半重在立意的精警，描寫的深刻。至於韓愈以後的古文家，便將古文也作成定型了。布局用虛字，也有所謂古文義法了。於是一篇文章怎樣的開闔照應，怎樣的詠歎搖曳，成了刻板的，而生氣索然了。這雖不是韓氏之過，而後來捧韓氏的人，不能不負其責任。所以算起總帳來，駢文的壞處不過是平凡，而古文的壞處便是陳腐。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一道復興駢儷文，就是韓柳古文運動的反動。這三人并行十六，其文體逐日「三十六體」。可參看三十六體及四六各條。

【唐戲曲】中國的戲曲，雖則發端很早，然至宋始漸漸的發展。至元為始大盛。所以在宋以前，似乎沒有戲曲可言。唐代的戲曲，確是唐代文學中最少的一節。但是，聯合歌舞而表演故事，這種粗具規模的戲曲，在唐時已經有了。本來歌又是一件事，舞又是一件事，歌舞聯合又是一件事，歌舞聯合而表演

文

〇——二八七

故事又是一件事。最後的一件事，就是我所說的粗具規模的戲曲。我們假定一個名稱爲「歌舞戲」。

我們研究唐代的「歌舞戲」，所能供給我們做材料的，便是段安節的樂府雜錄，崔令欽的教坊記。這兩書的作者，都是唐人，他們的話，是可信的。其次，就是舊唐書音樂志。再次，就是後人的筆記，偶然有一二處說到此事。我們從這些書中能敲確認是歌舞戲的，共有五齣，疑是歌舞戲的，有一齣。現在大略說一說如下：

（一）大面——教坊記云：「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而貌婦人，自嫌不足以威敵，乃刻爲假面，臨陣著之。因爲此戲，亦入歌曲。」又見樂府雜錄及舊唐書音樂志，皆作「代面」。故事大同小異。

（二）鉢頭——樂府雜錄云：「鉢頭，昔有人爲虎所傷，遂上山尋其父尸。山有八折，故曲八疊。戲者披髮素衣，面作啼，蓋遭喪之狀也。」又見舊唐書音樂志，作「撥頭」。謂是西域胡人的故事。

（三）踏謔——教坊記云：「北齊有人姓蘇，鼻實不仕而自號爲郎中，嗜飲酗酒，每醉輒毆其妻。妻銜悲訴於鄰

里，時人弄之。丈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旁人齊聲和之。云：『踏謔和來。』踏謔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謂之踏謔。以其稱怨，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毆鬪之狀，以爲笑樂。」又見舊唐書音樂志：「踏謔」作「踏搖」，謂其妻悲訴，其搖其身，故號「踏搖娘」。又見樂府雜錄，作「蘇中郎」。

（四）參軍戲——樂府雜錄云：「開元中黃幡綽號張野狐，弄參軍。」始自漢館陶令石耽，耽有賊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即令白衣夾衫，命俳優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爲「參寧」誤也。」又見范摭雲溪友議，及趙璘因話錄。

（五）樊噲排君難戲——唐會要云：「光化中……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等殺劉季述，反正帝乃制曲以褒之，仍作樊噲排君難戲以樂焉。」按，此戲當然是演樊噲和漢高帝的故事。就是後世戲劇中所謂「鴻門宴」了。他書又作樊噲排闥劇。然樊噲排闥，另是一事。

（六）康老子——樂府雜錄云：「康老子，即長安富家子，落魄不事生計，常與國樂游處，一旦家產蕩盡，遇一老嫗，持一錦褥貸鬻，乃以

半千獲之。尋有波斯見之，大驚，謂康曰：『何處得此？』是冰蠶絲所織，若著月陳於座，可致一室清涼。即酬千萬。康得之，還與國樂追歡，不經年復盡。尋半後，樂人嗟惜之，遂製此曲，亦名『得至寶』。按這就是康老子一曲的本事。原文但云『遂製此曲』，然單是歌唱，或兼表演，不得而知。故不能十分決定是歌舞戲。此外霓裳羽衣曲、柘枝詞，雖是歌舞聯絡，然不表演故事，姑不列入歌舞戲的範圍以內。又有搗彈家，教坊記大約說，宮中女子習琵琶，三絃謂之搗彈家，而敦煌石室中曾發現唐代七字爲句的通俗唱本，大約和後世彈詞相似。而董解元的西廂，亦稱『搗彈詞』。并此三事合看起來，疑唐代亦有一種和彈詞及灘黃相似的文藝。

〔唐備〕唐一九零一頃人，八八九年進士。工古詩，極多諷刺，如對花云：『花間蝶滿枝，花謝蝶來稀；惟有舊巢燕，主人貧亦歸。』可見一斑。

〔唐律〕一古詩在唐的地位及其淵源：我們要研究唐代的詩，不能不先研究唐代的律詩。一則律詩

唐

始自唐，爲唐代特有的體裁；二則律詩因爲應試的關係，成爲普遍的一般人所熟習的格式。自然那時律詩的格式，充極了廟堂館閣的氣味，以及受有字句對偶的限制，很少文學的價值。然而詩人的黃金時代，却從此種體格普遍傳習的影響而產生。這是不能不注意的。至於律詩的淵源，則梁陳之間，早有作者。蓋自沈約創『聲律論』後，諸家遵軌，競爲新麗，益與律體相近。陳隋之間，江總、庾信、虞茂、陸敬、薛道衡、盧思道等所作，往往有五律、七律、排律之體。到唐初，排比對偶，酷裁聲律，愈益精工。所謂『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當時體。即此。然而初唐律詩之名猶未倡。至沈佺期、宋之問輩出，搗其聲音，順其體勢，始與隋以前之古詩，判然分途。於是八句四韻之律詩興。然而唐人自六韻至百韻，皆曰律詩，觀白居易自集其詩以寄元稹，自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言，曰『雜律詩』，可證。這種詩，最適宜於應制與應酬之作，只要聲調調和，對仗工整，便沒有內容的，亦可成篇。唐人詩的精華，當然不是在這種詩上頭。

的。四二唐人的試詩清毛奇齡唐人試帖序說……

律則專爲試而設。唐以前詩，幾有所謂四韻，六韻，八韻者，而試始有之。唐以前詩，又何曾限以五聲，四聲，三十部，一百七部之官韻，而試始限之。唐人試詩，文苑英華中所載四百五十八首，曰省試詩，州府試詩，附省試，即禮部試，州府試者，每歲自縣升於州，若府，試中而後解送。這種應制的體裁，真成了文章的游戏。這種詩後來又稱爲「排律」。蓋由于明高棟撰唐詩品彙，取元稹李杜優劣論「舖陳始終，排比聲律」之語，而新給予以嘉名。三，八句四韻律詩的體製及其批評，由試詩特稱爲排律，於是律詩的名稱，爲八句四韻的律詩專有了。這種詩感于唐，中四句必須屬對齊整，平仄相間互用，各聯又必須不失粘，有七言五言二體，其韻律大致如下：

五言

△△○○△  
○○△△△  
○○○○△△

七言

○○△△○○△  
△△○○○○△△  
△△○○○○△△

以上各列四句，後四句則又將前四句之韻律周而復始。排律詩由六韻至十韻，百韻皆適用這種韻律。這種詩，胡適先生說：律詩本是一種文字游戲，其宜於應試，應制，應酬之作用，來消愁遣悶，與圍棋踢球正同一類。白話文學史卷上三五三——他又說：「律詩很難沒有雜湊的意思，與字句大概做律詩的多是先得一兩句好詩，然後湊成一首八句的律詩。」這些話是很對的。律詩自然是難工，蓋字句聲律對偶的限制，有同枷鎖，當然天才卓越的，仍可以揮灑自如。如崔顥的登黃鶴樓，意境超然，不受羈勒。宋嚴羽滄浪詩話說：「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顥黃鶴樓爲第一。」然而前四句已不能拘於對偶，後人亦有說他是變體律詩，說他以古筆爲律詩的。可知律詩真不易作，亦真不必作也。李白閣筆於黃鶴樓，而於崔顥詩則極力追摹，他的登金陵鳳凰臺，不免太落痕跡。他的鸚鵡洲詩，幾乎可以趕上崔顥了，然而也是不能拘守律詩的格式的。至於杜甫是律詩的

大家，他的秋興八首傳誦後世，其實只是些難懂的詩謎。後人一方是震驚老杜的大名，一方是附會了忠君愛國的見解，於是不能不拜倒了。然而杜甫九日等作，有意打破了嚴格的詩律，而用那說話的口氣作詩，却開北宋詩人的新路程。九日詩如說話的體裁，成了後來黃庭堅、陳師道等宋詩的一大派。即所謂「江西派」，都是由於學杜甫而來。在律詩方面，無形中杜甫真是替他添了不少聲價，延長不少的壽命。至於李商隱、韓偓以及後來的許多無題、艷體等作，開宋代「西崑體」的先河，只成了文人高尚的玩意兒，與「詩鐘」、「文虎」同其價值，更可不必討論。四、五、七言律詩風格的遞變，關於唐人五七言律詩風格，明胡應麟詩數內編頗有論及，可資參攷。他說道：五言律體，極盛於唐，要其大端，亦有二格。陳（子昂）杜（審言）沈（佺期）宋（之問）典麗精工；王（維）孟（浩然）儲（光羲）韋（應物）清空高遠。此其概也。然右丞贈送諸什，往往闌入高（適）岑（參）鹿門（孟浩然）蘇州（韋應物）雖自成趣，終非

唐

大手。太白（李白）風華逸宕，持過諸人，而後之學者才遜天德，多流率易。惟工部（杜甫）諸作，氣象崑峨，規模宏遠，當其神來境詣，錯綜幻化，不可端倪。千古以還，一人而已。（卷四）唐七言律，自杜審言、沈佺期首創工密，至崔顥、李白，時出古意，一變也。高（適）岑（參）王（維）李（頎）風格大備，又一變也。杜陵（杜甫）雄深浩蕩，超忽縱橫，又一變也。錢（起）劉（長卿）稍為流暢，降而中唐，又一變也。大曆十才子（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湓、夏侯審、李端）中唐體備，又一變也。樂天（白居易）才具泛濫，夢得（劉禹錫）骨力豪勁，在中晚間，自為一格，又一變也。張籍、王建，略去葩藻，求取情實，漸入晚唐，又一變也。李商隱、杜牧之，填塞故實，皮日休、陸龜蒙，馳騁新奇，又一變也。許渾、劉滄、角獵、俳偶，時作拘體，又一變也。至吳融、韓偓，香奩脂粉，杜荀鶴、李山甫，委巷叢談，否道斯極，唐亦以亡矣。他又說：「七言律最難，迄唐世工不過數人，人不數篇。」這話是對的。蓋由詩而到詩匠，以此為極，當然是不易工。

也。

【唐律起源】王元美說，人都以為沈宋是律家正宗，而不知道他是擅與于三謝，臺鑰于陳隋。陸時雍說：「詩至於宋，古之終而律之始也。體制一變，便覺聲色俱開。謝康樂鬼斧默運，其梓慶之鏡乎。顏延年，代大匠斲，而傷其手也。」一見詩鏡總論。自宋以後，齊梁繼起，周顒沈約輩提倡宮商低昂，浮聲切響，于是作家拘牽聲病，漸趨拘束。其後徐庾的宮體，勢焰播及于大江南北，太宗尤喜愛好。而唐後乃由是促成於時上官儀依聲倚附，更立「六對」「八對」之說，並將那規律漸擴張到七言上去。到了沈宋手裏，唐律才正式確立。所謂「五律」「七律」「排律」「絕句」「格調」之說，此後便是極盛的了。錢木庵唐音審體說：「律詩始于初唐，至沈宋而其格調始備。律者，六律也，謂其聲之協律也。如用兵之紀律，用刑之法律，嚴不可犯也。齊梁體二句一聯，四句一絕，律詩因之，加以平仄相儼，用韻必雙，不用單韻。」如欲了解這個詩律的淵源，不能不轉到齊梁時

代去。——如今且來略略的敘說「四聲」與「八病」。何謂四聲？這本是梁武帝問周捨的話。周捨答曰：「天子聖哲」是也。梁武帝又問朱異道：「何者名爲四聲？」朱異答曰：「天子萬福」是也。然而梁武帝猶不自悟，乃曰：「天子壽考」豈非四聲耶？豈不笑話。四聲的解說已見于另條。此處不過也要說明一個大略。始創四聲的，並不止沈約一人，還有王融、謝朓、周顒、謝莊四個。他們以為讀字須有「平上去入」輕重清濁之異，故謂之四聲。所謂「天子聖哲」「天子萬福」皆不過是代表「平上去入」的四個聲音，並沒有其他意義。假如你要換爲「王道正直」也沒有甚麼不可以。乃梁武帝竟于不曉，欲以「天子壽考」當之，豈不直等于「平上去入」了麼？故他要遭世人的譏議。蔡寬夫詩話云：「聲韻之興，自謝莊沈約以來，其變日多，四聲中又別其清濁，以爲雙聲，一韻者以爲疊韻，蓋以輕重爲清濁耳。所謂前有浮聲，後須切響也。」其實中固的字，並不止于四聲。如廣東福建有些地方儘可以讀出十二聲或

八聲的。大概古時的空音一定是很複雜的了。但也有不能讀出四聲的。如黃河以北諸省，大都只有平上去三聲而無入聲（尤其是北京）則便有三聲了。大抵現在尚能保全四聲的，祇有長江流域的少數地方。我想，這四聲的發現，或者就是他們當時認為標準音的。必要大家都如此作，然後才能普遍通行。所以，從根本上說，則「四聲」對於作詩是並沒有什麼妨害的。不過後來漸漸的加以限制，于是也就苦人所難了。詩人玉屑（魏慶之著）載沈休文論詩律的「四聲八病」之說道：「平頭第一，第二不得與第六第七字同聲，如「今日良宴會，誰樂莫俱存」今誰皆平聲，以上尾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如「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草」「柳」皆上聲，蜂腰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如「聞君愛我下，竊欲自修飾」「君」「甘」皆平聲，欲」「飾」皆入聲，鶴膝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如「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來」「思」皆平聲，大韻如「聲」「鳴」為韻，

唐

上九字不得用「驚」「領」「平」「蔡」字。6小韻除「大」一字外，九字中不得有兩字同韻如「遂」「條」不同。7旁紐十字內兩字不共一紐而有雙聲為旁紐如「流」「柳」。8正紐十字內兩字疊韻為正紐如「流」「久」。沈約的八病之中，大約以「上尾」「鶴膝」二病為最忌，其餘均可強通。並非絕對的嚴格。王元美藝苑卮言駁之曰：「沈休文所載八病如『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以『上尾』為最忌。休文之拘滯，正與古體相反。唯于近律差有聞耳。然亦不免商君之酷。——平頭謂第一字不得與第六字同聲，律詩如『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風』之類。『將』何損其美。上尾謂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如古詩『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雖隔韻何害。律固無是矣。使同韻如前詩『鳴』之與『城』又何妨也。蜂腰謂第二字與第四字同上去入韻。如老杜『望盡似猶見。』江淹『遠與君別者』之類。近體宜少避之，亦無妨。鶴膝謂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如老杜『水

色含羣動，朝光接太虛。年年頻悵望」之類；八句俱如是，則不宜一字犯，亦無妨。大韻爲重疊相犯，如「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爐」，又「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遊」，「胡」與「爐」，「愁」與「遊」犯小韻。上十字中自有韻，如「薄帷鑿明月，清風吹我襟」，「明」與「清」犯。傍紐十字中已有「田」字，不得着「寅」「延」字。正紐十字中已有「壬」字，不得着「衽」「任」字。後四病尤無謂，不足道也！**■**歌詩受了這樣的限制，到了唐初，忽地遇着了上官儀要提倡甚麼「六對」「八對」，大抵因爲是要故意與士子爲難，他才刻意想出來的。方法何謂六對？詩苑類格引其說曰：「一曰正名對，「天地日月」是也。二曰同類對，「花葉草芽」是也。三曰連珠對，「蕭蕭赫赫」是也。四曰雙聲對，「黃槐綠柳」是也。五曰、韻對，「彷徨放曠」是也。六曰雙擬對，「春樹秋池」是也。何謂八對？詩苑類格又引上官儀說曰：「一曰的名對，「送酒東南去，迎琴西北來」是也。二曰異類對，「風織池間樹，蟲穿草上文」是也。三曰雙聲對，「秋露香佳菊，春風馥麗蘭」是也。

四曰疊韻對，「放蕩千般意，逶迤一介心」是也。五曰聯綿對，「殘河若帶，初月如眉」是也。六曰雙擬對，「議月眉欺月，「花顏勝花」是也。七曰回文對，「新因得意，共行逐管新」是也。八曰隔句對，「相思親相憶，夜夜淚沾衣，空嘆復空泣，朝朝君未歸」是也。**■**詩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到了沈佺期宋之問手裏，就成功了一種完備的格律。新唐書文藝傳說：「魏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紐，附屬對精密，及宋之問、沈佺期，又加聲律，回忌疊病，約句字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謂蘇武、李陵也。——故聲律雖起於沈約，而以前已粗見之。陸雲相說之詞，所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是五言律聯。江淹別賦：「春宮闕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是七言律聯。此近體之發端。」（馬位秋窗隨筆）這個變遷之迹，在黃晦開的詩學裏言之甚詳，他從換韻的觀點上着論道：「五言古詩既興，於是有五言詩之變體，其源則始自六朝。如梁沈約擬『青青河畔草』詩。」



……則五言兩句換韻變古詩之體而爲之者也。又如柳惲南曲，則五言四句換韻，變古詩之體而爲之者也。顧由五言兩句換韻，再變而爲八句同韻，如同時范雲巫山高，中四句相對，一如柳惲南曲，則已爲五律之濫觴矣……七言既興，於是有七言之變體。其源流上始自六朝，如晉謝道韞詠雪詩，則七言三句同韻，變古詩之體而爲之者也。又如蕭子顯烏棲曲，則七言兩句換韻，變古詩之體而爲之者也。顧由七言三句同韻，一變而爲兩句換韻，再而變而爲四句三同韻。如梁簡文帝春別詩，亦變古詩之體而爲之者也。然已爲七絕之濫觴矣。簡文既開茲體，又爲春情曲，蓋本春別詩之體，而少變之，已駁駁乎其七律之形矣。至庾信烏夜啼，則已爲七律之濫觴矣。（節錄）又說：「自五言七言古近體既興，於是唐之作者多兼治之……引六朝之源流以入初唐。此其選也。雖然，律詩之名猶未倡也。內黃沈佺期，汾州宋之問，實始約句單篇，研練精切，忌聲病，尚對偶，以無違乎沈約四聲之律。於是『律詩』興焉。於

唐

是律排興焉。於是歲時亦共焉。」（節錄）溯自一宋齊之間，教矢根本，士以簡便欲習，舒徐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凌遲至於陳梁，注豔刻，飾曠廣，佻巧小碎之詞劇。唐興，學官大振，庶世能者之文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隱順聲勢，謂之爲『律詩』。（元微之長慶集）唐書藝文志亦說：「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從律詩，競相襲沿。」（杜甫傳贊的話）故律詩之製的是權興於六朝，諧協於隋唐之際，而精切於沈宋了。但近世錢天昕則頗反對此說，他道：「開元天寶以前，未有古律之分；大歷貞元，詞句漸趨穩順，白樂天自言新舊詩各以類分，有諷諭詩，有閒適詩，有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短句，自一百韻自兩韻者四百餘言，謂之雜律詩，是絕句亦律詩之體，未嘗別異之也……其聲勢沿順，屬對穩切者爲律詩……稍存寄興，與調爲流者爲律詩……『古』律之別，其在元和之世乎！」（十駕齋養新錄）他不知道這是白氏用他

自己的意思分的類別，與古律之分，律體之成，是沒有關係的。<sup>60</sup>

【唐律四大方面】唐人律詩，蓋有四大方面。每一方面，無論其爲美爲惡，總給與後人之影響甚大。第一方面是應制之作。沈、宋爲律詩的創制者，其所作律詩，即多爲應制之作。這種應制之作，均祇有辭采與格律，其內容無非歌功頌德而已。除了辭采與格律，在內容方面除了阿諛以外，更能有何種成分呢？本來，唐代帝王多好文藝，在上者既以此爲粉飾昇平之用。於是在下者便以此爲入仕或邀寵之工具。沈、宋在這一點上，實留下不可磨滅的惡影響。後人即以律詩有一定格式，有一定腔調，祇須將空空的架子搭好，便可敷衍成章，奉以律詩格式爲酬應之作。人或以爲作詩的人多不知律詩之難成佳作，唱和酬答等等，類多採用律詩格式，詫爲異事，或譏其不知此道甘苦，實則作者卻深知其中甘苦。以其可以搭空架子，無須有何內容，實非藏拙之一道。第二方面是感時之作。在律詩上藉以抒寫其感時傷

世之悲慨的，我們不容忘卻杜甫。杜甫貧困一生，其窮蹙可憐之狀，幾非後人所能想像。他眼看到國家由昇平到離亂，他以自己的流離，想到天下人之流離，他希望天下又回轉到昇平之世。他還覺得古體詩不足發揮盡自己內心的悲苦，於是更利用這新體詩一律詩一來做工具。所以他的律詩，多雜着感時傷世的成分。即便寫一己之私生活，多必牽連到當時的時事。我們試讀月夜憶舍弟及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作，一是在秦州念到分離的弟弟，一是在劍外想回到洛陽，在每首詩中，一面是寫自己的流離，另一面又在寫當時安史的變亂。杜甫不是躲在象牙塔裏，消遣世慮，僅是歌詠自然的詩人，乃是站在十字街頭，飽經世故，感傷時事的詩人。胡適說：「時代換了，文學也變了。八世紀下半的文學與八世紀上半截然不同了。最不同之點，就是那嚴肅的態度與深沉的見解。文學不僅是應試與應制的玩意兒了，也不僅是做作樂府歌詞供教坊樂工歌妓的歌唱或貴人公主的娛樂了，也不僅是勉強作壯語或

勉強說大話，想像從軍的辛苦或神仙的境界了。八世紀下半以後，偉大作家的文學要能表現人生——不是那想像的人生，是那實在的人生；民間的實在痛苦，社會的實在問題，國家的實在狀況，人生的實在希望與恐懼。」又說：「八世紀中葉以後的社會是個亂離的社會，故這個時代的文學是呼號愁苦的文學。是痛定思痛的文學，內容是寫實的，意境是真實的。」又說：「從杜甫中年以後，到白居易之死，其間的詩與散文都走上了寫實的大路，由浪漫而回到平實，由天上而回到人間，由華麗而回到平淡，都是成人的表現。」——白話文學史第十四章杜甫——些這話均特有見地。但胡氏祇認為在樂府歌詞方面是如此，所以評杜甫之律詩時便說：「老杜是律詩的大家，他的五言律和七言律都是最有名的，律詩本是一種文字遊戲，最宜於應試應酬的作用，用來消愁遣悶，與圍棋踢球正同一類。老杜晚年作律詩很多，大概只是拿這件事當一種消遣的玩藝兒。他說：『陶冶性靈在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

唐

孰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險，行苦用心。」——在此只不過「陶冶性靈」而已，但他的作品與風格卻替律詩添了不少的聲價，因此便無形之中替律詩延長了不少的壽命。老杜作律詩的特別長處在於力求自然，在於用說話的自然神氣來做律詩，在於從不自然之中求自然。」——引同前書——其實杜甫之所以成為律詩的大家，「在於力求自然」還是表面文章，而在實際上，「他的作品與風格卻替律詩添了不少的聲價，因此便無形之中替律詩延長了不少的壽命」的，卻在於擴大了律詩抒寫的領域。一樣的，在杜甫運用律詩和樂府歌詞相同，「要能表現人生——不是那想像的人生，是那實在的人生；民間的實在痛苦，社會的實在問題，國家的實在狀況，人生的實在希望與恐懼。」他為求達到此種目的，不能不打破過去「最宜於應試應酬」的局面，力求自然，力求生動。於是內容充實了，抒寫的方面多了。若僅僅認杜甫的律詩，「大概只是拿這件事當一種消遣的玩藝兒」，實有「淺乎視之」之

處更令人有論斷偏激之感。總之，杜甫藉律詩以感時傷世，在這一點上，實爲沈宋所不及，也是杜甫之成功處。更是影響後人最大，爲後人所贊賞不置處。

第三方面是流連光景之作。論到流連光景之作，須寫得極爲自然，極爲沖淡。這一方面，在唐人律詩中，我們應首推王維的作品。蘇東坡說：「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所謂「詩中有畫」，即以其能用恬靜而鮮明的空調描摹自然真相。他少年時亦曾醉心仕宦，後以安祿山之亂，被陷長安，倘若不是他的弟弟之竭力營救，以及「凝碧池頭」一詩之聞於行在，其生命幾不能保。自此以後，他始逃於禪，力使自已忘了現實。在詩歌方面，因爲他胸中的罣礙漸少，多與自然接觸，對於自然，自易欣賞和了解。其流連光景之作，均能予讀者以清新生動的印象。本來他是畫家，又精於音樂，以此兩重資格來寫近體詩，無怪其有色彩或聲律方面，均能超軼絕倫了。其絕句的造詣，當另論。至於律詩，其影響後人之處，亦不下於絕句。他的山水詩以及

田園詩，爲後人在律詩的境地中，又開闢了一條新路。自然，王氏亦曾寫過許多應制詩，一樣的無聊乏味。可是王氏之成功處，卻在這許多流連光景之作。其影響後人處亦復在此。司空表聖二十四詩品中論實境一品云：「取語甚直，計思匪深，忽逢幽人，如見道心。清澗之曲，碧松之陰，一容荷樵，一容聽琴。情性所至，妙不自尋，遇之自天，冷然希音。」王氏在律詩中所開闢的便是這樣的意境。第四方面是發揮幽情之作。前面已經說過，律詩至唐之沈、宋始有定型。但其初多以爲應試應制之用。王、杜兩氏雖各爲律詩開闢了新的境地，而偏於穠豔，專以之發揮幽情。這一條路，卻爲王、杜兩氏所忽略。惟有李商隱專工於此。後世之香豔體詩，幾無不受其影響。李詩長於寫情，綿密纒豔，於詩家別開一洞天。祇因有時真隱避於索解，後人評之，遂不免有見仁見智之別。但有數點不可不先爲辨白。清梵昔人多謂李詩力學老杜，如其「七律得於少陵者深，故穠麗之中，時帶沉鬱，如重有感，籌筆駢筆，篇氣足神完，直登其

堂入其室矣。」（《峴傭說詩》）此等說法不免牽強附會，未足盡信。此其一。昔人又多謂李詩雖半及閨閣，而王荊公以其善學老杜，乃因其別有寄託，如謂其「於風雲月露之外，大有事在，故其於本朝之治忽，理亂往往三致意焉……愚一求得其實以歸之，使義山憂時憂國之心與杜子美相先後。」（程增甯《李義山詩集箋注凡例》）此等說法，更不免牽強附會，未足盡信。此其二。蘇雪林女士著《唐詩概論》，論李商隱時，稱李為「詩謎專家」，說他的『無題』，「豔情諸作，篇篇都是戀愛的本事詩，真真實實的記錄，並無寄託的踪影，他作品之隱僻難解，則為戀史，在事實上不能直陳，故用各種典故製成巧妙詩謎，並安上線索，使後人自去猜索。」又說他「平生曾戀愛兩種女子，一為修道之女冠，一為宮中之嬪御，二種戀史，都難宣布，遂以詩謎方法來寫。」（第八章《詩謎專家李商隱》）這和她從前所著的《李義山戀愛事迹考》中主張是一貫的。義山的豔情詩作，必有戀愛的本事來做背景，這當然是理之所必有。

唐

若必謂僅是寫的女道士及嬪御則亦令人有「見太深」之感。須知死者不復生，無從起而問之。此其三。總之，義山以律詩來抒寫其幽情，那樣的綿密，那樣的穠豔，「味無窮而炙愈出，鑽彌堅而酌不竭。」（一揚億評義山詩語）在唐律中又開出一朵鮮美的奇葩，使後人欣賞讚美不置，吾人能了然此點，即已知義山律詩之價值，其他是非，僅足供參考或談資而已。

【唐律賦鈔】一卷。清常熟楊泗孫編。有光緒刊本。

【唐傳奇】「傳奇」這種體裁，是唐人創造的。雖然在他以前，有飛燕外傳、武帝內傳等，皆題為漢朝人作，實則是假託漢人的名字，究竟是甚麼時候人作的，不能確切的指定。況且也只偶然有一二篇，並不多見，而詞彩也不及唐人濃厚，所以大概可說這種傳奇是唐人的創作品，而傳奇實在唐人小說的特色。

傳奇這個名詞，在唐代已經有了。不過在唐以後，另有一種傳奇，就是明清人的戲曲，也稱傳奇，如桃花扇傳奇、帝女花傳奇之類，是人人所知道

的且一般的人，只知道明清時代的傳奇，而不知道唐代也有傳奇。這是同名異實的一件東西，在文學史上，很容易引起人家的疑惑，有人誤會了，把二者混而為一，所以我這裏不嫌煩瑣的把他辨明一下。□唐人的傳奇的體裁就是有組織的，有首尾的，一篇獨立的短篇小說。他所寫的多半是兒女英雄的故事，間或也取材於神仙鬼怪。好像是一篇傳記，卻又和所謂古文中間的傳不同。因為他所記的，大概是兒女英雄，驚心動魄的奇事，所以稱為傳奇。□唐人著名的傳奇真多，大概都收入唐代叢書中。其中最好的就是張說的虬髯客傳，楊巨源的紅線傳，李朝威的柳毅傳，薛調的劉無雙傳，蔣防的霍小玉傳，李公佐的謝小娥傳，白行簡的李娃傳，房千里的楊倡傳，馮延巳的異崑崙傳，李公佐的南柯記。而後世著名的戲曲西廂記，也就是根據唐人元稹的會真記的故事而演成的。而著名紀事詩長恨歌所敘的故事在當時也有陳鴻做的一篇傳奇，名叫長恨歌傳。□以上所舉的幾篇傳奇，固然是很好的，而我

所沒有舉及的，還很多，限於篇幅，不能備舉了。在這幾篇中間，推為最好的，照我說來，還是虬髯客傳，柳毅傳，紅線傳，南柯記四篇。胡適之論中國的短篇小說，也極力稱贊虬髯客傳。最近也有人把虬髯客傳，柳毅傳，紅線傳三篇合刊起來，稱為唐人三傳。可見這幾篇的真價值了。我們如要讀唐人的傳奇，而不暇偏讀的，可以先讀這四篇。□

【唐傳奇集】蔡含多篇傳奇而成為一集的，除袁郊的甘澤謠，裴鉞的傳奇及皇甫枚的三水小牘外，已述於唐豪俠故事唐戀愛故事唐神怪故事等條。在唐代尚有許多。今擇其較著名的若干種，如牛勳的紀聞，牛僧孺的玄怪錄，薛用弱的集異記，鄭還古的博異志，李復言的續玄怪錄，段成式的酉陽雜俎，張讀的宣室志……等。依時代先後，略敘作者生平及作品內容。□牛勳（約八零四前後在世）的字里均無考，生平亦不詳，僅知其有女名應貞，嫁弘農楊廣源，年二十四而卒。他嘗記開元乾元間徵應及神怪異聞，為紀聞十卷，紀聞原書已佚，今有抄

本十卷，乃從太平廣記中輯出，非其原狀。書中牛應貞傳即記其女的事，亦常單行，題宋若昭撰，若昭爲宋氏五女之一，未知何據。又所記吳保安事，唐書忠義傳曾採錄之，可知其爲實事。其書文字樸實，敘述平直，不類他書的易於引人入勝，故傳世遂亦不如他書之盛。□牛僧孺（七七九——八四七）字思黯，隴西狄道人。幼孤，第進士，舉賢良方正第一。嘗條指失政至考官李益等皆調去，已則調伊闕尉。累遷考功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穆宗時，位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宗時，爲李德裕黨所仇視，造成了所謂「牛李黨爭」。兩黨傾軋頗烈。武宗時，累貶循州長史。宣宗立，乃召還爲太子少師，卒。諡文簡。他曾撰玄怪錄十卷，今已佚，僅太平廣記中尚存三十三篇。文字亦同當時其他傳奇，惟敘事往往在暗示人，以出於造作，不求見信。□薛用弱（約八二零前後在世）字中勝，河東人。長慶中，爲光州刺史。太和初，自儀曹郎出守戈陽，爲政嚴而不殘，以良吏稱。他著有集異記，一名古異記。記隋唐間譌異奇詭之事十六則。其

唐

本或作三卷，或作二卷，亦作一卷，而內容皆同。書中如徐佐卿、蔡少霞、王維、王渙之諸條，常爲詞人援引，譚虞典實。王維事有明人王昶、王取材爲鬱輪袍雜劇。西湖居士擴爲鬱輪袍記。清黃兆森亦有鬱輪袍龍文作雜劇。盧見曾亦作傳奇，皆名旗亭記。以一代才人的大作，不見賞于顯赫的有司，僅供紅顏皓齒歌以侑觴，雖知己可感，然而情事却可傷之至此。「旗亭畫壁」故事之所以至今猶爲不遇的文人所樂道也。□鄭還古（約八二七年前後在世）字不詳，自號谷神子，里籍亦無考。元和、中登進士第。終國子博士。他常注老子指歸十三卷。博異志相傳亦是他所撰。但考沈亞之一篇，即爲亞之所作的異夢錄，那麼此書大概不盡是他的創作。明人顧元慶以他與段成式比之韓昌黎、李長吉，其言亦似過譽。□李復言（約八三一前後在世）字不詳，隴西人。生平事迹難考。太和四年遊巴蜀，與進士沈田會于蓬州，田因話奇事，他遂續牛僧孺玄怪錄作續玄怪錄。

文——〇——三〇一

五卷。宋史藝文志又收復言搜古異錄十卷，當爲同書而異其書名與卷數。其中定婚店一則，爲絕妙的婚姻故事，傳佈尤廣。李衛公靖敘李靖代龍宮行雨事，清楮人獲引入通俗隋唐演義，亦嘗單行，題爲李衛公別傳。杜子春一篇亦單行，後來仿作者頗多。段成式（？——八六三）字柯古，齊州臨淄人。以陰爲校書郎，家多奇篇祕籍，成式無所不覽。尤深于佛書。嘗侍父文昌於蜀，以畋獵自放，累擢尚書郎，爲吉州刺史。大中中歸京，任至太常少卿。他本以駢文著名，亦專著小說，有錦里新聞三卷，廬陵官下記二卷，今皆佚。酉陽雜俎二十卷，凡三十篇，續集十卷，卷一篇，今並存。酉陽雜俎之爲書，或錄祕書，或敘異事，仙佛人鬼以至動植物，無不畢載。又以類相聚，有如類書。每篇各有題目，其題皆很隱僻。文字長短皆有，其體實合鬼神志怪書與奇傳集而爲一。後人嘗襲集其所敘彙佚事，與他人所作爲一書，名曰劍俠傳。今本即題成式撰。蓋出後人妄托。張讀（約八五三前后在世）字聖用，一作字聖朋，深州陸渾人。有俊

才。年十九，登進士第。累官至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典貢舉，時稱得士。位終尚書左丞。著有建中西狩錄十卷，宣室志十卷，宣室志專記仙鬼靈異事迹，今尚存。但其文字每篇長短詳略不同，也是雜合志怪書及傳奇集二體而成爲一書的。

【唐傳奇之時代背景】到了唐代，無論政治、文化以及其他種種方面，都開闢了一個新的環境。所以這個時代的文學，也跟着他們同時進展。唐代向稱爲唐歌的黃金時代，但同時也是文體小說的黃金時代。這種文體小說，叫做傳奇。傳奇的起源，當然是六朝鬼神志怪書的演進。胡應麟說：「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魯迅先生說：「其云作意，云幻設者，則即意識之創造。」於此可規知傳奇小說與志怪書的不同，又可知時代到了唐代，始有人有意專爲小說。但因有意爲小說，致使文言小說路進了黃金時代。然亦因有意爲小說，致使文字易樸質爲華豔，敘述由直截而宛轉，遂與一般社會逐



漸相隔絕，由六朝的平民的志怪書，進而爲唐代的貴族的傳奇了。□以內容而言，志怪書中儘多民間無名人士的故事，傳奇就不然，傳奇中的主人翁一觀其姓，便可知爲皆出於著名之門閥。吾們綜合唐人所作，十九不出寫的是太原王、滎陽鄭、清河博陵二崔、隴西趙郡二李、范陽盧、京兆韋、吳郡陸……諸家的故事。這種情形，並非出之偶然，蓋另有牠的歷史背景存在。六朝最重門閥，凡望族子弟，在政治上社會上俱佔優勝地位，且從不肯與卑姓爲婚。他們之視寒族，幾如主人之視奴隸，成爲二個敵對的階級。此風至唐仍不衰。唐太宗雖曾一度下詔禁止，但無效果。此種風氣，表現於傳奇，在作者却自以爲抬高了作品的價值，不料反顯出了作者的階級意識，使我們不能不承認牠是貴族的而非平民的文學了。□更以牠們的技術與取材而論，亦與前此的志怪書不同。不但抒寫宛轉，而其對象亦擴大，由瑣碎而變爲有條理可尋，由混雜而漸趨於分析。後人嘗以所寫對象歸納傳奇爲三大類，即神怪、戀愛與素

唐

俠故事。這三種對象的產生，都與這個新的環境有密切的關係。只要熟悉一些唐代歷史的人，便知道唐代歷史上有三椿爲其他時代所無或不同的事件，就是一是佛道二教的特別發達，二是女性的解放，三是藩鎮的專橫。文學是時代的反映，這三椿事件反映於傳奇，自然成爲傳奇的神怪、戀愛、素俠三種故事的對象了。□唐代是佛教的黃金時代，同時又是道教的黃金時代。不用說，至今編傳在民間的唐三藏取經故事就產生在這個時代，而佛教經典翻譯之多也，以此時爲最。古文学家韓愈爲了反對憲宗迎佛骨，以致被貶潮州。尤爲佛教勢力戰勝儒家勢力的一種最有力的表現。唐代的國姓是李，而爲道教所托始的太上老君也姓李，於是高宗尊李耳爲玄元皇帝，竭力的崇高道教的地位。到了玄宗時，張果、紫法善之流，大得皇帝信任，而他們的神奇的故事也大量地流傳於當時人口。玄宗遊月宮及方士於海外仙山，找到楊妃兩椿故事一產生，道家神通也表現到十足。在上者既推崇之無所不至，

在下當然亦羣起而效尤。於是道士在社會上成爲一個特殊階級了。在他們中間，也產生過不少的文人。佛教的報應之談，更挾上道教的種種神通故事，和六朝志怪書中所述的相糅合攙來，這樣，就產生了描寫神怪故事的傳奇。在唐以前，女性不獨在政治上社會上沒有地位，即在法律上亦不以人類相待。吾們只要看一件事就可知道。晉代石崇筵宴，生命美人行酒，客不肯飲則斬美人。這種看女性連其生命都不如的事實，居然行之於朝士筵宴之時。他們平日對待女性的手段更可想見。東晉以後，來了外族的侵略，受了外來的習俗的感染，此風已稍好，所以也產生過像大義公主一類的英雄，可是終竟也失敗了。唐代便是女性的天堂時代了。雄才大略的武媚娘，居然一躍而爲則天皇后，再躍而爲大周金輪皇帝。她在爲皇后時期，不但常代高宗臨朝視事，也參加封禪典禮，又詔廢除了「父在爲母齊衰期」的古禮，而實行「父在爲母齊衰三年」。她一旦爲帝，便盡效男性所爲，以男性爲妃嬪，也加以玩

弄。這種報復手段，在男性看來，自是奇辱大恥。但此后的女性却大佔便宜了，不獨打破了專責女子守貞而允許男性放蕩的舊觀念，她們的行動也由此得了自由。所以從前的女子一到懷春時期，只有鬱悒，只有幽恨，誰敢明白表示！此后便不管了。只要有與男性接觸的機會，她們就敢大膽不顧一切地發揮她們的本能了。門閥的限制也無用了，父兄的尊嚴也失掉了。戀愛戀愛，只要戀愛了，一切藩籬在她們是等於沒有一樣了。加之女子有才之爲社會推重，女子爲求脫離家庭的束縛而爲女道士之風又盛極一時，妓女制度也公開地成立，一切都給與了女性的種種便利，女性那能還不解放出來呢？但女性解放了，同時也便宜了寒素的男性。他們本以婚姻爲苦事，沒有黃金休想娶得滿意的妻子，沒有閨望更攀不上高貴的女性。這時便不然了，只要她和你戀愛，黃金和閨望也失去了魔力了。這樣一個環境裏，偉大的戀愛故事當然很自然地產生了。唐代藩鎮的專橫，不下於近年來軍閥的跋扈。他們

大都屬於非知識階級，所以他們沒有高貴的願望。他們只知圖物質的奢侈，奪人財貨，劫人妻女，都視爲常事。政府却奈何他們不得。只要看通鑑所載，便可見他們在當時的勢力。「時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相衛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及正己皆結爲婚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雖名藩臣，羈縻而已。」（代宗永泰元年）有時在他們的中間，爲了私怨而起衝突，便臨之以武力。這樣，豈不又苦了一般小百姓？但政府那裏敢說一句話！討伐更不必說了。你再看通鑑所載：「夏六月壬寅，幽州兵馬使朱希彩，經略副使昌平朱泚，泚弟滔，共殺節度使李懷仙，希彩自稱留後。閏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遣將將兵討希彩，爲希彩所敗。朝廷不得已，宥之。庚申，以王縉領盧龍節度使。丁卯，以希彩知幽州留後……冬十一月丁亥，以幽州留後朱希彩爲節度使。」（大曆三年）政府既獎強抑弱，於是各

唐

藩鎮日以增高，軍力爲事，且各蓄死士以從事暗殺。所以所謂劍俠，遂得橫行當時。例如元和十年，刺客殺宰相武元衡，傷裴度，開成三年，盜刺宰相李石，馬逸而脫於急。前者是平盧節度使李師道所遣，後者是宦官仇士良所遣。其他大臣或重鎮以「暴卒」聞者，史上更不絕書。這些劍客們的驚人故事，既流佈民間，同時又感覺到「強權即公理」的時代，只有他們的行事最痛快。於是對於他們抱着熱烈的希望。這樣，便產生了許多叫人讀了痛快的豪俠故事。■從文體方面說，傳奇一方面是志怪書的演進，一方面也受了當時「古文運動」的影響。吾們讀了在韓愈以前的張鷟所作遊仙窟爲近於駢文的體裁，便可知道在韓愈同時或以後的傳奇都是流利的散文，決非無因所致。鄭振鐸說：「唐代『傳奇文』是古文動運的一支附庸，由附庸而蔚成大國。其在我們文學史上的地位，反遠較蕭、李、韓、柳之散文爲重要。」又說：「他們乃是古文運動中最有成就的東西——雖然後來的古文運動者們未必便引他們

文——〇——三〇五

爲同道。」（中國文學史四九三頁）這自是研究有得的話，我們儘可以深信而不疑的。

【唐白話文】在唐代文人階級與平民階級之間，還有一個特殊階級——和尚階級。這階級的生活方面和平民階級很接近，在他裏面屬於智識的或思想學問一方面，又和文人很接近。這時代最風行的，一個宗派，叫做禪宗的，更有一個特殊性質。他們是一個哲學宗派，因爲高超的理想，不容易用古典文學達出來。況且他們是一個革命的學派，主張打破一切「文字障」，故和那古典文學，根本也不相容。因此，禪宗的大師講學與說法都採用平常的白話。他們的「語錄」遂成爲白話散文的老祖宗，這條路到了中唐方大發達，到晚唐更發達了。如六祖慧能（死於七一三）的門徒法海記錄六祖的教訓，爲六祖壇經，壇經的體裁，便是白話語錄的始祖。中唐以下，語錄之作更多，我們看古尊宿語錄便足見了。總之，韓柳的古文，比起那駢儷對偶的文體，真可說是「起八代之衰」，一時找不出創造的方法，

拿着了古文去壓倒駢儷文，這是散文白話化以前，必不可少的一個過渡時期。可惜的是白話的創體，只讓和尚去做成，而文人很少去採用。

【唐白話詩】用白話，俚語，方言來作詩，本算不得甚麼一回事。原始的謠諺，古代的民歌，甚而至於「詩三百」，蓋都未嘗咬文嚼字，也是用白話俚語，方言之類寫出的。殆後經時既久，言語變遷，疆域擴大，聲氣隔閡，散名字音，東西南北又不相同。於是乃捨去俚語方言，而採用一種大家都知道的標準語——這種標準語，即是所謂「白話」，亦即現今之所謂「官話」。不過在這各時各地的許多不相同的作家所寫出來的詩歌固也並非是絕對的官話，乃是一種相近的標準語，求能達到彼此共喻的程度就是了。及到詩的律式嚴密起來之後，一般作者一方面又要掉書袋，一方面又要講求對仗，一方面又要在字面上推敲，他們並且還欣賞漢賦的辭彩，及至受了牠們的流毒之後，於是也就鍊金錯彩，堆砌雜字，而詩歌的本身乃受了一個大災厄！大曆元

和間的一般詩人，如顧況、盧仝、劉叉、元稹、白居易。他們也還感覺到那用深澀字面與艱僻典故的討厭，所以他們便一轉而入於「白話化」的途徑上去。但這種趨勢的起來，並不就是如此突兀似頗受有佛典佛經和禪宗語錄的影響的。那些釋子之徒，讀了淨居之書以後，他們也就自然有那種效顰的產物了。所以初唐時候的和尚王梵志就有很多的白話詩，如「梵志翻著屨，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吃一個，莫嫌沒滋味。」這兩首都黃山谷所最賞識的。盛唐時候也便有寒山拾得的許多白話詩，屢續產生了。（以寒山拾得爲盛唐人，是根據胡適之的新考訂。）寒山並確認爲是正當的出路，是有意的，並不是無意的。故他大胆宣言說：「有人笑我詩，我詩合典雅，不煩鄭氏箋，豈用毛公解？不恨會人稀，只爲知音寡。若遣趁宮商，余病莫能罷。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拾得的詩，完全是寒山一類，但詩的內容總是一無聊。晚唐用俗語入詩者尤多，可參看晚唐條。

唐

60

【唐伯亨】<sup>276</sup>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

【唐伯虎】<sup>276</sup>福建流行俗曲。（評話調）集新堂鈔印本。

【唐伯虎】（南詞）馬如飛開篇木刻本。

【唐魯泉先生遺集】一卷。清句容唐治撰。有眠雲精舍黑格鈔本，咸豐刊本。

【唐梨園樂】<sup>2790</sup>六朝之間古樂大壞，雅俗混淆，殆無差別。迨隋文帝滅陳而得其樂，嘆賞爲這是華夏底正音，後始分音樂爲雅俗二部。唐興音樂仍隋之舊，武德（高祖年號）設內教坊於禁中，使專司俗樂，在祭祀，大朝會等國家大典，用太常底雅樂，宮中燕樂時，就用教坊底俗樂。□當時底俗樂，據唐書禮樂志所載，爲四聲（無徵聲）二十八調，即正宮、高宮、中呂宮、道調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鍾宮爲七宮，越調、大呂宮、道調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鍾宮爲七商，大食調、高大食調、雙調、小食調、歇指調、林鍾商爲七商，大食角、高大食角、雙角、小食角、歇指角、林鍾角、越角爲七角，中呂調、平調、高平調、仙呂調、黃鍾羽、般涉

調、高般涉爲七羽。到了玄宗，因其精通音樂，所以對於音樂上的發展，尤不遺餘力。置內教坊於蓬萊宮之側，獎勵散樂倡優之伎——伎有坐部與立部二種：前者坐於堂上，後者立於堂下以奏樂——挑選坐部伎子弟三百人於梨園，天子親自教以音樂。其學生即叫做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人也是梨園弟子，居於宜春北院底梨園，當時名伶有李龜年、李暮、雷海青、黃幡綽、賀懷智、馬仙期等。都明白音曲精工歌舞。又舞底種類有軟舞、健舞等，如楊貴妃就是最長於歌舞的，有名的霓裳羽衣曲，即是舞曲之一。且在歌舞音曲之外，又有戲劇，如大面、撥頭、踏謔娘、蘇中郎、窟窿子、參軍戲等。還有所謂賦、淡、假婦人、婆羅等。樂府雜錄云：「武宗朝有曹叔度、劉泉水、馮淡最妙，咸通以來，即有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遠等三人弄假婦人，大中以來，有孫莊、劉蟠、近有郭外春、孫有熊、僖宗幸蜀時，戲中有劉真者，尤能。後乃隨駕入京，藉於教坊弄婆羅。」這中如參軍即是後世淨或丑之始，假婦人即是旦底源流。

【唐絕】「絕詩」這個名稱，也至唐人纔有。但是這種體裁，在南北朝時也已有。他是介乎古詩與律詩之間，格律比古詩略嚴，卻比律詩寬得多。五絕尤其不受束縛。唐代的文學，以詩歌爲最佳，而詩歌中尤以絕詩爲最佳。絕詩大半可合樂譜，而爲樂府之正統。這件事，在關於樂府條下再詳說。不過，晚唐人的絕詩，以風韻見長，便又和樂府沒關係了。

【唐紹祖】次衣（一作賜衣）號改堂，清一六六六至一七四九江蘇江都人。卒年八十一。少師姜宸英。一七零九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刑部主事。官至湖州府知府。仍入爲刑部員外郎。告歸，卒于家。紹祖工古文，蒼勁有法，著有改堂文鈔二卷。

【唐以後詩】唐以後的詩歌，是「詩」的黃金時代。古詩、律絕都成已死了的文體。幾個偉大的詞人，一方面做他們的創作的，新體詩歌——詞，但一方面仍迷戀骸骨，在那裏做做已死的律、絕和古詩。所以宋代詩人，大都以詞家而兼詩人。元、明、清三代，詞亦成了死去的文體，但仍舊有人做他，也仍有人做。

做律、絕和古詩。如依進化的規例講，這種作品儘可驅之於文學史之外；但究竟她們都是純文學的作品，不過她們的體裁易創造為模仿而已；她們的體裁雖是模倣，但思想和意境却未必無時代性。也儘有高出古人的地方，也儘有他們特創的風格。北宋詩人，初期有徐鉉、太宗時有楊億、劉筠、錢惟演三人互相唱和，宗義山詩格，號稱「西崑體」。有西崑酬唱集一卷，共錄十七人。同時有王禹偁，學長慶體，號為「白體」。寇準、林逋、魏野、潘閔則學晚唐（指杜牧；等一派），號為「晚唐體」。林逋，字君復，號和靖，結廬西湖孤山，妻梅子鶴，以隱逸著稱。後蘇舜欽、蘇舜元、梅堯臣出，詩體又一變。他們都有杜甫的作風。等到歐陽修出，又倡復古，專做李白、韓愈的詩，自以廬山高、明妃曲二詩為其傑作。王安石亦作明妃曲；但他是一個政治大家，詩非特長。同時詩人，又有蘇洵、軾、轍父子三人，軾最著名，學杜甫而雄豪奔放，如其詞，軾的門下，有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四人，都以詞家兼詩人。庭堅又和軾齊名，號稱「蘇黃」。庭

唐

堅為江西人，後人推為「江西詩派」之祖。詩派之說，創於呂本中，自言傳江西衣鉢，作江西詩社宗派圖，列黃庭堅、陳師道；二十五人，中亦多詞家。又有陳與義，亦宗庭堅，但出世較晚，教未被列入詩派圖。江西詩派，到南宋即衰。南宋時，詩人首推陸游，尤袁范成大、楊萬里四人，號為「四大家」。陸游所著詩，有一萬餘首之多，與范、楊亦稱「南宋三大家」。范作多田園詩，楊因生平多遊歷，多壯遊詩。三人詩都平淺見稱。其後有永嘉人徐照，字靈暉，徐璣，號靈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號靈秀，號稱「四靈詩派」。他們是反對平易的作風的，故以流麗、雕琢相號召。詩話家嚴羽，字滄浪，亦善詩，宋末有謝翱、鄭思肖……等。元初有宋遺民吳渭，約諸鄉老組月泉吟社，命題賦詩。由謝翱……等評定甲乙，當時以羅公福為第一。宋人又好作詩話，詩人歐陽修、陳師道、楊萬里……等所作，尤為一時之選。金詩人有宇文虛中、蔡珪、黨懷英、周昂、趙秉文、王庭翰……等。元遺山，名好問，字裕之，多悲壯激烈之作。元初詩人有趙孟頫，詩極工

文 — ○ — 三〇九

屢。稍後有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稱爲「四大家」。又有張翥，詩格清婉。薩都刺以蒙人而長於言情之宮詞，尤爲後人稱譽。此外有劉因、張伯雨、吳萊、倪瓚……等。楊維禎，字廉夫，號鐵崖，以詩名擅一時；他在元詩人中的地位，恰如金末之元好問。明代詩歌最衰，作者雖多，無一足稱大家。明初除幾個元遺老外，劉基、高啓最著名。高啓作品最多，與楊基、張羽、徐貴並稱爲「吳中四傑」。袁凱以白燕詩著，人稱袁白燕。此時詩派特多，各派中越詩派爲劉基所倡，閩詩派之首爲林鴻，嶺南詩派之首爲孫仲衍，江右詩派之首爲孫崧。各享盛名於當時。永樂以後，楊氏奇，楊榮，楊溥，倡「台閣體」。詩風大衰。後李東陽出，倡復古詩風。又振。繼之者有「七才子」：李夢陽、何景明、邊貢、徐禎卿、康海、王九思、王廷相。其中李、何、邊、徐，又稱「四傑」。除王廷相加入朱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四人，又號「十才子」。後有李攀龍、王世貞，又和李、何並稱「四大家」。徐禎卿又與祝允明、唐寅、文徵明號「吳中四子」。唐寅，字子畏，詩頗俚俗，盛傳於吳中，婦稚之

口。顧璘、陳沂，又和王韋號「金陵三傑」。後又合朱應登，稱「四大家」。王世貞、李攀龍，又和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亦號「七才子」。後人稱爲「後七子」。和「大家」。「才子」派示異旨的，有徐渭和湯宗洵。宏道、中道三兄弟出，以清真爲主，號「公安體」。又有鍾惺與譚元春，均竟陵人，人稱「竟陵體」。此外有高攀龍、歸子恭、程嘉燧、鄭球……等。陳子龍，字人中，又字臥子，詩格頗高，爲明末的大詩家。清初詩人，當推吳偉業與錢謙益，吳詩多感愴淒惋，錢詩多沈鬱藻麗。他們和龔鼎孳，號稱「江左三家」。其後有施閏章和宋琬，號稱「南施北宋」。一婉麗而一豪直。再後，有王士禎，倡神韻之說，與兄士禛、士禛，號稱「三王」。與王齊名的有朱彝尊，二人中王富於才，朱博於學，故王詩實美於朱。王門下如梅庚、洪昇、吳雯、史申義……輩，皆一代詩人；又有宋荦、彭孫通、查慎行、田雯……等，均和王馳逐於當世詩壇。查詩又以近於白話著，和王神韻說示反對者，有袁枚的性靈



說沈德潛的格律說，翁方綱的肌理說。此三派，翁宗江西派，沈德潛主學古，均非詩家上乘。惟袁枚一派，主張詩是詩人性情的表現，含性情外無詩，頗為一時宗尚。袁枚為人放誕風流，好收女弟子，與蔣士銓、趙翼亦稱「江左三大家」。同時詩人在四川有彭端淑，張問陶，在江蘇有洪亮吉、楊芳燦，於浙江有金農、杭世駿、厲鶚、吳錫麒、郭麐。在江西有曾燠、吳嵩梁、於湖南有鄧顯鶴、歐陽輅，在安徽有趙青黎、吳鼎……等。又有舒位、王曇、孫源湘，號稱「三君」。黎簡、張錦芬、黃丹書、呂堅稱「嶺南四家」。張錦芬又與胡亦常、馮敏昌稱「嶺南三子」。龔自珍、曾國藩、吳敏樹，均以古文学家而好詩。貴州詩人鄭珍，上元詩人金和，都親歷洪楊之亂，所作多非戰思想，同光時范當世、陳三立等競學宋詩，號「同光派」，而黃遵憲獨以新思想融化入詩。清季詩人尚有王闓運、樊增祥、易實甫，一味仿古，更無足稱。等到胡適提倡白話詩，又受到譯外國詩的影響，中國詩歌就另外開成一個新的世界。總括宋、元、明、清四朝詩人，無一不足是達

唐

官，沒有一個是平民，所以被稱為貴族文學。平民間難道沒有一個真正的詩人嗎？都因他們不喜仿古而喜創造，在宋代，他們都在做詞；在元、明時，他們又在做曲；到了清代，他們都在創作彈詞、鼓詞和山歌小曲，所以好像詩人中已沒有他們了。實在他們的見識，他們的成就，要比一切貴族文人高明而豐富的多咧！

1012  
 【唐以後志怪與傳奇】宋代小說作者，漸由文人移向民間，這時代的作品，以話本為正宗。志怪書和傳奇不是沒有，但大都不及唐人所作有精彩有趣味，而且有意規仿，已失去創作和進化的價值。倒是宋初李昉奉詔監修的太平廣記五百卷，把自漢晉至宋初的小說和筆記，儘量的都揀選搜集進去，使許多原本現已失傳的書，我們尚可窺見一斑。不可謂非小說史上的一大奇蹟。名為創作的志怪書如稽神錄、述異記……一類傳奇如綠珠傳、趙飛燕外傳……一類前則行文簡率，後則辭意蕪雜，較之唐人創作，相差遠甚。徐鉉所作稽神錄六卷，僅記一

百五十事，歷二十年始成。鉉增吳淑著《江淮異人錄》三卷，皆記當時俠客術士和道流實事，文多簡短而很詭怪。宋代雖云尊崇儒家，然釋道思想仍瀰漫社會。如張君房的《乘異記》、張師正的《括異志》、聶田的《祖異志》、秦再思的《洛中紀異》、畢仲詢的《幕府燕閒錄》、郭象的《睽車志》……都是記述變怪讖應的雜事。洪邁著《夷堅志》，戊甲集至癸集共二百卷，支甲至支癸及三甲至三癸各一百卷，四甲乙各十卷，共四百二十卷；歷時凡十餘年。作者志在求夥，故頗多剽襲舊籍，文亦蕪雜。所記除神怪外，社會瑣事、聞人軼事、藝林佳話等一概都有，和專門的志怪書的性質已不同。傳奇的作者，有樂史和秦醕。樂史著作頗富，共有四百二十餘卷。所著傳奇，今存《綠珠傳》一卷，敘晉石崇妾綠珠的故事；《楊太真外傳》二卷，敘唐明皇妃楊太真的故事，都係蒼萃稗史成文。他又長於地理，著有《太平寰宇記》二百卷，故傳奇中亦好參以輿地志語。又有滕王外傳、李白外傳、華蓮傳各一卷，今已不傳。秦醕所撰傳奇，今止存四篇：《趙飛燕外傳》、《敘

漢趙后故事》、《驪山記》及《溫泉記》。一敘唐楊妃逸聞，一敘張翥爲妃賜浴事，譚意歌傳敘良家子譚意歌，流落爲倡，與張正相悅，張迫於母命別娶，後張妻死，終得成姻眷，顯係襲取唐蔣防的《霍小玉傳》，而以喜劇結束的。無名氏的作品，有大業拾遺記二卷，亦名《隋遺錄》，一名《南部烟花錄》，或題《唐顏師古撰河記》一卷，迷樓記一卷，海山記二卷，或題《唐韓偓撰》，都爲明人忘題。這四種書均敘隋煬帝幸江都前後種種窮奢極欲的故事，文筆頗明麗，可觀明羅本的《隋唐志》傳，便十九取材於此。又有爲明人題作《唐曹鄴撰》的《梅妃傳》，敘唐明皇妃名江采蘋者，在宮中爲楊妃所妬而遭放逐，死於祿山兵亂中。清褚人獲曾據以編入《隋唐演義》，惟事跡稍異。又有《李師師外傳》一卷，記妓女李師師慷慨爲主損軀事，此事亦載宣和遺事，而情節亦不甚相合。《唐宋人小說的單行本》到明初，已十九亡失。《太平廣記》又絕少流傳，明人偶一得見，仿之爲文，卽爲世人所驚賞。其時有錢塘人崔佑，字宗吉，蓋剪燈新話，一味模仿唐人，且好敘寫閨情。

作者爲時流所喜仿做的，紛起甚至遭禁止方息。嘉慶間，唐人小說復出現，編成叢集者很多。當時的一靖古文學者也，真爲其人俠容童奴以至虎狗蟲蠅，豔傳，偏於個人文集。此風至清初仍不減。吾們讀張潮從各家文集輯出而成的虞初新志，和鄭澍若的續志，可以想見一時之盛。傳奇專集最有名的，要首推聊齋志異。作者蒲齡松凡八卷，或析爲十六卷，凡四百三十一篇，作者年五十時始寫定。初惟有傳鈔本，漁洋山人曾激賞之，聲名益振。至於刻本，則至著者死後方有，且有但明倫、呂湛恩等之爲注。所記雖以爲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都和易可親，使讀者忘其爲其類，是合志怪書傳奇於一爐，而別開生面的。又有拾遺一卷，凡二十七篇，其中殊無佳構，疑爲作者所刪，或是他人的擬作。稍後，大詩人錢塘袁枚撰新齊諧二十四卷，續十卷，初名子不語，其文不尚雕飾，又大抵爲片段之作，和聊齋志異的作風全然相反。和聊齋志異明樹異幟的，爲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五種。他是主張排除唐代傳奇浮艷的。

唐

作，風而追仿六朝志怪書的質直的，但過偏於議論，且其目的爲求有益人心，已失去了文學的意義。五種爲滌陽消夏錄六卷，如是我聞，槐西雜志，姑忘聽之，各四卷及滌陽續錄六卷，每種一脫稿，即爲書肆刊行，故當時五種都單行。和聊齋同派的作品有諧鐸十卷，吳門沈起鳳作，夜譚隨錄十二卷，滿州和邦額作，螢窗異草初二三編共十二卷，長白浩歌子作，影談四卷，海昌管世灝作，昔柳摭談八卷，平湖馮起鳳作，六合內外瑣言二十卷，一名環結雜記，江陰屠紳字賢書，別署黍餘裔孫者所作。近至全匱鄒敦作，澆愁集八卷，長洲王韜作，遊窟譚言，淞隱漫錄，淞濱瑣話各十二卷，天長宣鼎作，夜雨秋燈錄十六卷，亦筆致純做聊齋。然漸由寫狐鬼而較烟花粉黛，雖傳佈頗廣遠，不足稱爲佳作。擬做紀氏的作品，有千食錄十二卷，二錄八卷，臨川樂鈞作，聞見異辭二卷，海昌許秋垞作，翼駟稗編八卷，武進湯用中作，三異筆談四卷，雲間許元仲作，叩雪軒隨筆四卷，德清俞鴻漸作。此外如德清俞樾所作右台仙館筆記十

六卷，耳郵四卷，頗似做法新齊諧，而記敘簡雅，不涉因果，和袁作又不同。江陰金捧闔的室窗偶筆四卷，福州梁恭辰的池上草堂筆記二十四卷，桐城許奉恩的里乘十卷，亦爲志怪書，惟旨在勸懲，不能名爲小說。□至清末，傳奇派的小說仍風行，而又參以北方英雄文學的思想，再後，又起了黑幕小說的風尚；作風愈趨卑下，到了現在，此派作品，已不爲一般文學者所注意，幾等於無形消滅了！<sup>1012</sup>

【唐復<sup>2824</sup>】以初，號冰壺道人，明——一三六八頃京口人。住金陵。吟卜詩，曉音律。復所著陳子春四女爭夫雜劇（續錄鬼簿）今不存。散曲僅見普天樂和紅繡鞋四支於樂府羣珠中，及蟾宮曲淮陰十詠十支和淩波仙春遊四支于南北小令中。太和正音譜評爲「如仙女散花」。

【唐僧宏秀集<sup>2826</sup>】十卷，宋李龔編。是編所錄唐代釋子之詩，自皎然以下，凡五十二人，詩五百首，雖間有舛誤，而搜採頗詳，有元刊本，宋板十行，行十八字，明刊本，嚴相有宋本五冊，汲古閣本。

【唐之淳<sup>303</sup>】愚士，元至明——一三五零至一四零一山陰人。唐肅之子。卒年五十二。一三九九年薦授翰林侍讀，與方孝孺同領修書事，未幾，卒之淳著唐愚士詩二卷，附會稽懷古詩一卷，又有萍居稿，文斷等。【唐之鳳<sup>7</sup>】武曾清——一七六六頃浙江烏程人。工詩，多愁苦之音，有天香閣詩集十卷。

【唐宇昭<sup>3040</sup>】孔明，號雲客，清——一六六一頃武進人。工作曲，著有桃花笑傳奇（曲錄）。

【唐寓言小說<sup>3042</sup>】寓言之作，則如韓愈之毛穎傳，下邳侯華傳，柳宗元之種樹郭橐駝傳，河間婦傳，司空圖之容成侯傳，皆寓言小說之顯著者。<sup>306</sup>

【唐宮廷文學<sup>306</sup>】唐時后妃，多嫺文藝，而徐賢妃上官昭容，幾於作者之選矣。武后以雄才稱制，幾易唐祚，文章特其餘事，雖其製作，不無狎客爲之假手，固當自能屬詞，以其關係者，大特爲別立專條。武后而外，唐世宮廷文學，則並著於條。□太宗長孫皇后，河南洛陽人，幼習文藝，及爲皇后，益尚約素，服御取給，則止好觀書，雖容櫛不廢。從幸九成宮，方屬疾，太子

欲請大赦，汎度道人，被塞災會。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脩福可延，吾不為惡，使善無效，我尚何求。」且敕令國大事，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為，豈宜以吾亂天下法。帝聞嗟美。嘗采古婦人事者，女則十篇，今不傳，惟傳其春游曲一作。太宗徐賢妃，名惠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八歲自曉屬文。父孝德嘗試使擬離騷為小山篇，曰：「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為兮獨往。」太宗聞之，召為才人。手未嘗廢卷，而辭致瞻蔚，又無淹思，帝益禮顧。後遷充容，卒贈賢妃。貞觀末，數調兵討定四夷，稍稍治宮室，百姓勞怨。賢妃上疏極諫，其詞典重可誦。所著詩賦，存者有奉和御製小山賦、秋風函谷關、應詔長門怨，賦得北方有佳人等作。唐初詩人，猶沿梁陳宮體，而上官儀為詩，尤屬辭綺錯，學者競效之，號曰上官體。蓋纏麗過於四傑，而沈宋之前驅也。有孫曰婉兒，能世學，天后時，配入掖庭，性韶警，善文章，年十四，后召見，自通天以來，內掌詔命。中宗即位，大被信任，進拜昭容，勸帝修大書館，增學士員，引大臣

唐

名儒充選數，賜宴賦詩，君臣廢和，婉兒常代帝及后，長甯安樂二主，眾篇並作，詞旨益新。又差第羣臣所賦，賜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風。當時屬辭者，大抵雖浮艷，然皆有可觀。婉兒力也。後臨淄王起兵，被殺。開元初，哀次其文章，詔張說題篇，集二十卷，今不傳。惟存綠書怨等詩，見全唐詩。武后時，有宮人者，本土人，妻士人，陷冤獄，遂配掖庭，善吹簫，乃撰別離曲，以寄情。初名大郎神，蓋取良人弟行也。既畏人知，雖三易其名曰悲切子，終號怨回鶻。其辭曰：「此別離重陳，花飛復戀人，來時梅覆雪，去日柳含春，物候催行客，歸途淑景新，剡川今已遠，魂夢勝相親。」明皇楊貴妃，蒲州永樂人。今傳其贈張雲容舞詩，明皇江妃，字采蘋，莆田人。開元初，高力士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屬文自比謝女，所居悉植梅花，帝因其所好，戲名梅妃。後失寵，欲仿長門賦故事，求工為文者作賦，以悟主上，高力士畏貴妃，不敢代求，乃自撰樓東賦，又有謝賜珍珠詩。其他詩文，今罕傳者。開元中，賜邊事續衣，製自宮人。有兵士於袍中得詩，白於帥

帥上之朝，明皇以詩偏示六宮，一宮人自稱萬死。明皇憐之，以妻得詩者曰：朕與爾結今生緣也。其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為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願結後生緣。」  
 唐宮人題詩紅葉凡三見，不知是否一事，而傳聞異詞，與茲并錄之。天寶末，洛苑宮娥題詩梧葉，隨御溝流出，顧況見之，亦題詩葉上，自上流投於波中，後十餘日，又得詩一首，後聞於朝，遂得遣出，此一事也。又德宗宮人，奉恩院王才人養女鳳兒也，亦題詩於葉上，貞元中，進士賈全虛得之，見詩悲想，徘徊溝上，為街吏所獲，金吾奏其事，德宗詢之，知為鳳兒所作，因召全虛投金吾衛兵曹，遂以妻之。此又一事也。又宣宗宮人，姓韓氏，虛僱應舉時，偶臨御溝，得一紅葉，上有絕句，置於巾箱，及出宮人，僱得韓氏，覩紅葉，吁嗟久之，曰：當時偶題，不謂即君得之。此又一事也。  
 順宗王皇后，憲宗之母，有遺令，憲宗郭皇后，有命，江王即位冊文，昭宗何皇后，有命，皇太子即位冊文，及命皇太子即位令，諸后並不以文學顯名，冊令

之文，宜出自廷臣，故不錄也。金城公主，邠王守禮女，出降吐蕃，棄緒縮贊，太和中歸國，薨，其在吐蕃有數表，猶是家人語也。

【唐宮閨詩】二卷。清費密編。是編錄唐代女子之作，頗有別裁，然皆習見。

【唐寅】伯虎，一字子畏，號六如，明一四七零至一五二三吳縣人。卒年五十四。性穎利，與里中狂生張靈縱酒，不事諸生業。祝允明規之，乃閉戶浹歲，一四九八年舉鄉試第一。座主梁儲奇其文，還朝以示程敏政，亦為所賞。旋敏政被劾，寅為株累，下獄。謫為吏，恥不就，居家益放浪。甯王宸濠聞其名，以厚幣聘之。宸濠有異志，佯狂使酒，露其醜穢，宸濠不能堪，放還。築室桃花塢，日與客醉飲，其中曾自署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寅文詞敏快，善書，尤以繪畫有名。詩文初尚才情，晚年頹然自放，謂「後人知吾不在此」，論者傷之，所著有六如集及畫譜。

【唐寅詩】他以畫名，於詩文不甚措意，嘗說：「後世知我不在此。」晚年益自放，做詩不計工拙，然才

氣瀟灑，時復斐然。嘗有詩云：「領解皇都第一名，獨披歸屨舊茅衡。立維莫笑無餘地，萬里江山筆下生。」又云：「青山白髮老癡頑，筆硯生涯苦食艱。湖上水田人不要，誰來買我畫中山。」**伯虎**嘗與友登山宴集，忽來一乞兒，自稱能詩。衆人命其試作。乞兒先書「一上」二字，衆人大笑，乞兒繼書云「一上」復書云「又一上」，乃成爲一句。復書云「一直走到高山上，舉頭天小，日月低，四海五湖皆在望。」衆人大驚，招與同飲，盡歡而散。伯虎他項故事尚多，大概都是滑稽玩世，今不多述。

【唐寅散曲】他的散曲有何大成所編的六如曲集，王彥德論曲道：「小令如唐六如，祝枝山輩，皆小有致。」而王世貞曲藻也說：「伯虎小詞，翩翩有致。」他的散曲多香奩體，不脫「綺麗」的作風。如「嫩綠芭蕉庭院，新繡鴛鴦羅扇，天時乍暖，乍暖渾身倦。整金蓮，秋千畫板前，幾回欲上，欲上羞人見，走入紗廚假欲眠。芳年，芳年正可憐，其間，其間不敢言。」（山坡羊）這倒是「姿態橫生，情意濃郁」之作。又如「

細雨濕薔薇，畫梁間燕子歸，春愁似海深無底。天涯馬蹄，燈前翠眉，馬前芳草燈前淚，夢魂飛雲山萬里，不辨路東西。」黃鶯兒「這更變爲「悽惋」了他的散曲除香奩外，也有作放曠語。如「春深小院飛細雨，杏花消息何如報，到東君連夜去，須索要團圓，他住……」一集賢賓自遣的前半。又如「數過清明春老，花到荼蘼事了，光陰估價估價錢多少，望酒標先拚典翠袍……花壓重門待月敲，滔滔滔滔，酒醉一宵，蕭蕭蕭蕭已二毛。」（山坡羊）「清閑兩字錢難買，苦把身拘礙。」在六如的曲中，除了綺麗一類的香奩體外，便都是這些剝削的享樂主義的作品了。唐的同鄉有祝允明文徵明，三人者均以南曲著名弘正間，但文曲傳者不多。

【唐寅八股文】寅雖以風流放達玩世不恭聞於時，而其八股文乃方正嚴潔，近於老師宿儒。

【唐宗教與詩】唐代是一個儒學思潮合浮屠，方士兩教思潮合流的時期。儒家雖然不過是周代的一家學說，但是經過漢代劉徹（武帝）利用的尊崇，

表章六經，罷黜百家，而且加上些宗教儀式，已經成爲一種假裝的宗教。歷代帝王，因爲借此可以愚弄人民，鞏固專制政體，所以都利用它。北朝魏、周、齊三代，都是以異族控制中國，更要利用它來做籠絡人心的工具。隋代王通講學河汾，隱居教授，隱然以孔丘自比。他底門人，後來有許多都做了唐代開國的佐命。一切典章制度，以及朝政底措施，都出於杜如晦、房玄齡、魏徵、王珪、薛收等之手。所以李淵、李世民都曾經竭力提倡儒學。如李淵立周公孔子廟於國學，李世民封孔丘爲先聖，顏淵爲先師，駕幸國子監行釋菜的儀式，叫祭酒博士們講論經義，都是提倡儒學的表徵。當時國學學舍，多至一千二百區，學生多至三千二百餘名，而且其中有許多日本、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等外國的留學生。但是結果只提倡了些訓詁之學，沒有什麼進步；而它底盛行，還不及浮圖方士兩教的思潮。佛教思潮，上承南北朝底流風，李世民以下各帝后，都加以信奉。又有玄奘大師，從印度留學歸國，大宏唯識宗風，廣翻經論，所

以佛教思潮，瀰漫於朝野之間。一般貴族和知識階級，固然都受到了影響，把大乘佛教底理想，寫入詩文之中；而縉流中詩僧之多，尤其是前代所未有。至於方士教，差不多也合浮屠教並盛。方士們所奉爲教主的老聃，因爲姓李的緣故，被李世民認爲世祖，特別尊崇。李治（高宗）更尊他爲太上玄元皇帝。所以方士教也非常盛行，而神仙怪異的思想，充滿於文學作品之中。至於景教回教等，雖然也經輸入，但不及儒、釋、道三教底盛行，而影響較少了。

<sup>30904</sup>

【唐宋文醕】清乾隆敕編。按茅坤嘗取韓、李、歐、蘇、曾、王之文編爲八家文鈔，儲欣增李翱、孫樵爲十家，是編以欣所去取，尚未盡協，乃復定爲此集。有內府刊五色套印本，江西謝蘭塢擺板，亦用五色套印，又外翻本，縮本，凡數刊，浙局本。

【唐宋詩醕】四十七卷，清乾隆敕撰。是編於唐取李白、杜甫、白居易、韓愈四家，於宋取蘇軾、陸游二家，大旨以李、杜爲正宗，而以白、韓、蘇、陸爲羽翼。有內府刊五色套印本，外翻本，縮本，凡數刊，又有擺字套印



本浙局本。

【唐宋詩比較】葉燮原詩裏面有一段記載：「自不讀唐以後書之論出，於是稱詩者，必曰唐詩。苟稱其人之詩爲宋詩，無異於唾罵。」由這一段話我們可以知道，宋詩到了明代完全失卻號召詩壇的權威了，而且被一般詩人賤視，糟踏了。其實專唐抑宋之說，還不始於明代的詩人，宋人已然。如滄浪詩話的作者嚴羽便極力攻擊宋詩的氣象不及唐詩。他說：「唐人與本朝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劉克莊則指斥宋詩爲文之有韻者，他說：「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尚非本色。迨本朝則文人多，詩人少，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詩各自爲體，或尚理致，或負才力，或逞辯博，要皆文之有韻者爾，非古人之詩也。」（對床夜話）宋人自己還這樣糟踏自己的詩，因此後來的文人更肆意的加宋詩以抨擊了。何景明與李夢陽書：「近詩以盛唐爲尚，宋人似蒼老而疎鹵。」楊慎升菴詩話：「宋詩信不及唐。」唐詩人主情，去三百篇近，宋詩人主理，去三百篇遠。」

唐

薛雪一瓢詩話：「宋詩似文，與唐人較遠；元詩似詞，與唐人較近。」吳喬答萬季棼詩問：「唐人作詩，自違己意，不必求人知之，亦不在人人說好。宋人皆欲人人知我意，明人必欲人人說好，故不相入。」自從明代李夢陽、何景明那些復古派的健將，提倡「詩必盛唐」以後，把宋詩的意義一筆勾消，把宋詩的地位丟到垃圾桶裏面去了。那些反對何李一派人，看了這種武斷的驕橫的議論，自然忍無可忍，自然要起來主持公道，痛駁那一般高視闊步的復古派的主張。都穆南濠詩話：「昔人謂詩盛於唐，壞於宋，近亦有謂元詩過宋詩者。陋哉見也。劉后村云：『宋詩豈惟不媿於唐，蓋過之矣。』予觀歐梅、蘇、黃、二陳、至石湖、放翁諸公，其詩視唐未可便謂之過，然真無媿色者也。元詩稱大家，必曰虞、楊、范、揭，以四子而視宋，特太山之卷石耳。方正學詩云：『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傳。今人未識崑崙派，卻笑黃河是濁流。』又云：『天歷諸公製作新，力排舊習祖唐人。蟲豪未脫風沙氣，雖詆熙豐作後塵。』非具正法眼，

0026, — 0026,

者，烏能道此。「葉燮原詩：「從來論詩者，大約伸唐而絀宋，有謂唐人以詩爲詩，主性情，於三百篇爲近；宋人以文爲詩，主議論，於三百篇爲遠。何言之謬也。唐人詩有議論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議論尤多。長篇如赴奉先縣詠懷，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無議論？而獨以議論歸宋人，何歟？彼先不知何者是議論，何者爲非議論，而妄分時代耶？且三百篇中，二雅爲議論者，正自不少。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後人之詩也。如言宋人以文爲詩，則李、白樂府長短句，何嘗非文？杜甫前後出塞及潼關吏等篇，其中豈無似文之句？爲此言者，不但未見宋詩，并未見唐詩。村學究道聽耳食，竊一言以詫新奇，此等之論是也。」宋萃漫堂詩話：「明白嘉隆以後，稱詩家皆諱言宋，至舉以相警誓。故宋人詩集，皮閣不行。近二十年來，乃專尚宋詩。至吾友吳孟舉宋詩鈔出，幾於家有其書矣。孟舉序云：「黜宋者曰腐，此未見宋詩也。今之尊唐者，目未及唐詩之全，守嘉隆間因陋之本，陳陳相因，千喙一倡，乃所謂腐也。」又曰：「嘉隆之謂唐，唐之臭腐也。」

宋人化之，斯神奇矣。」吳雷發說管詩劇：「論詩者，往往以時之前後爲優劣，甚而曰：『宋詩斷不可學。』彼蓋拾人唾餘……一代之中，未必人人同調，豈唐詩中無宋，宋詩中無唐乎？使宋詩果不可學，則元明尤屬真壞矣。元明以後，又何必更作詩哉。」曹學佺序宋詩：「取材新而命意廣，不剽襲前人一字。」吳之振宋詩鈔序：「宋人之詩，變化於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盡落，精神猶存。」**這**兩派的人，站在詛咒方面的說，宋詩不但比不上唐詩，而且不及元詩，站在擁護方面的說，宋詩不但比元詩明詩好，而且比唐詩好。兩個戰壘，自明代打筆墨官司，一直打到清末，中間經過了幾百年，經過多少次爭論，還是不曾有絲毫結果，分不出一個唐詩宋詩的優劣來。可是，宋詩卻因此格外的引起許多人的注意和研究了。「宋詩」兩個字也變成文學史上的特殊口語了。**據**我們看來，無論贊成宋詩的也好，反對宋詩的也好，他們的評論宋詩，他們的比較唐宋優劣，在批評方法上總不免有幾個很大的錯誤：（一）批評的支離

破碎——我們要批評唐宋詩，必先作唐宋詩的比較研究。第一，唐詩有什麼特色？第二，宋詩有什麼特色？第三，這兩個時代詩的特色有什麼不同？第四，何以不同？經過了這幾種最底限度的比較研究以後，我們纔有把握握住幾個正確的觀念，來批評唐宋詩的歧點與價值。那些明清的批評者似乎都不曾注意到這些大處着眼的地方。他們只知道拿黃山谷來比較杜甫，拿歐陽修來比較韓愈；他們只注意作品的呆板的分析，說宋人某一首詩不及唐人，但某一句詩卻比唐人工；某一首詩得着李杜的神韻，某一句詩眼卻用得不得唐人詩法；某句詩改得點鐵成金，某一句又是點金成鐵。諸如此類的話，都是枝節的說明，破碎的解釋，完全從小處着眼，沒有說到唐宋詩的全體上去，一點也不曾搔着唐宋詩的癢處，怎樣說得上批評唐宋詩呢？

(二) 批評的籠統或斷——明清人的文學批評，最愛用幾個極籠統而簡單的抽象字眼，強橫的加到所批評的對象上面去，也不管這幾個字是不是可以概括所批評的全體。

例如楊慎的「唐詩主情，宋詩主理」之說，居然把一個情字便概括了繁複萬端的唐詩的全部；又輕輕的用一個理字把四百年的宋詩又包括掉了，真是驚人的武斷議論。葉燮例舉許多作家與作品來痛駁楊慎的瞎說，自是不錯，但葉氏也只消極地糾正了楊慎的錯誤，並沒有對於唐宋詩提出第二種批評來代替楊氏之說。又如什麼「宋詩信不及唐」、「宋詩豈惟不媿於唐，蓋過之矣」的話都是僅僅一句籠統話語，並無理由發揮，自然不能令人心服。說宋詩「腐」的，固然沒有說出腐的所以然；說宋詩「神奇」的，也沒有說出神奇的何所。在大家都是含糊糊，籠籠統統地專門下斷語，使對方的人都莫名其妙之妙，便只有惹起無謂的糾紛爭論，而不會有結果了。咳！這樣一味的為派別所囿，為意氣所激的主觀論調，又是這樣支離、破碎、籠統、武斷，沒有從根本上將唐宋詩加以比較的研究，搗出幾個要點來批評，只是作散漫無主的野戰，那恐怕延長一萬年去爭論，也還是一團不能作結論的糾紛，而無

法判斷唐詩宋詩的優劣呢。其實我們如果明瞭文學史上各個時代文學變遷的必然趨勢，便要見然這種拿兩個異代的文學來作強橫的優劣比較，實在是多餘的事，那猶之乎批評李杜的優劣是多餘的事。我們儘有方法從多方面去作唐宋詩的比較研究，我們很容易看出唐宋詩的分野線。只要我們拿大多數的作品去歸納比較，唐宋詩的鴻溝，便立顯在我們的面前。誠然我們不敢說唐儂宋劣的話，但是在唐詩裏面許多偉大的獨具的特色，在宋詩裏面卻消失掉了，消失掉了！**第一**，宋詩消失唐代那種悲壯底邊塞派的作風。了邊塞派的詩實在是唐詩獨具的特色，又慷慨，又激昂，讀了能夠使我們的胸襟頓時壯闊起來。如駱賓王的從軍行：「弓弦抱漢月，馬足踐胡塵，不求生入塞，唯當死報君。」李白的行路難：「金尊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值萬錢。停杯投筯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高適的燕歌行：「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王昌齡的從軍行：「秦

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盧綸的塞下曲：「月黑鴈飛高，單於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這種悲壯的作風，是唐代民族勢力向外發展的時候，纔能夠形成的。到了宋代，國勢衰了，弱了，詩壇也和牠的時代一樣的沒有英雄氣，自然要失卻唐代激昂悲壯的作風。到了南宋，把一個國家都遷到揚子江之南來，連望邊塞也望不見，更談不上寫出塞曲了。間有一兩首作品，如范仲淹的漁家傲，辛棄疾的破陣子——那都是詞而不是詩——也只是寫些窮愁之感，比不上唐人雄偉的壯歌了。**第二**，宋詩消失唐代那種感傷底社會派的作風了。唐代杜甫白居易一輩的詩人，往往愛用一種俚俗的字句，敘事的體裁，客觀的態度，樸實的描寫，來表演當代社會民間小百姓們的痛苦，特別是戰禍的種種痛苦。如石壕吏，新豐折臂翁，新婚別……一類作品，題材於描寫都是很新穎的，時代的情調是很濃厚的，並且在事實上這種社會派的詩往往便是悲劇詩。

所以格外能夠深刻地感動人。這也是當代的環境使之然。到了宋代，變成了太平昇歌的天下，詩人的作品自然變成了太平文學，而這種悲劇的敘事詩的作風便完全失卻了。第三，宋詩消失唐代那種哀艷底閨怨宮怨詩的作風了。閨怨詩與宮怨詩的創製，原不始於唐人，但以唐人的作品獨多，描寫獨工。而因為戰禍的牽延不斷，越發引起閨怨詩的發達。一方面是征夫殺伐之聲，反面便是閨中哀怨之源。邊塞詩與閨怨詩原來是成正比例而發展的。那些邊塞派的大作家如王昌齡、李白，同時也就是描寫閨怨宮怨的聖手。如李白的長門怨：「桂殿長愁不記春，黃金四壁起秋塵。夜懸明鏡青天上，獨照長門宮裏人。」王昌齡的閨怨：「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雍陶的隴西行：「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就是閨中夢裏人。」……這種哀艷的怨詞，在宋詩裏面也就很缺乏的。本來老實忠厚的宋代詩人，根本卻不像唐人那般愛寫女性

唐

和愛情。王安石便很明白指斥李白詩只知作婦人與酒的描寫。至於愁窮哀怨的作品，宋人更不會作。所以唐人最叫座的宮怨閨怨詩到宋代便自然衰落下去了。第四，宋詩消失唐代那種纏綿活潑底情詩的作風了。唐詩雖然不能說完全是主情情詩，卻特別發達短篇的情詩，如李益的「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杜秋娘的「勸君莫惜金釵衣，勸君惜取少年時。花開須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長篇的抒情詩，如劉希夷的代悲白頭吟「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回。」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這樣的例子是不勝舉的，也用不着多舉。誰讀了唐詩不知道唐人的情詩，短篇的都是倩麗曼艷，長篇的那是排惻纏綿。至於宋人，他們的不懂得寫喜劇的艷情詩，猶之乎他們不喜歡作悲劇的宮怨閨怨詩一樣。黃庭堅的作品稍涉情愛，許多人都很嚴酷的加以罪名曰「淫」。論佛法還當墮拔舌地獄。這樣一來，誰還敢努力於情詩的抒

寫呢？**□**上面所說的幾段話，自然不能說是絕對的比較，但就大體觀察是不錯的。我們可以大膽地重說一句：唐詩裏面幾種最優秀的作風，宋詩是完全消失了。我們讀過唐詩，只覺得唐人處處是用奔迸迴盪的熱情在舞跳着——除了一部分的田園山水詩是主冷靜的表情——在唐詩裏面，有令人鼓舞的悲壯，有令人悽愴的哀豔，有令人低徊的纏綿，有令人痛哭的感傷，把我們讀者的觀感完全掉在一個情化的世界裏面去。宋人詩似乎最缺乏這種狂熱的情調，常常給我們看着一個冷靜的模樣，儼然少年老成，沒有一點青春時期應有的活潑浪漫。這是唐宋詩顯著的分歧點，也就是宋詩的缺點。**□**如其我們進一步追問：宋詩人何以不會承受唐詩裏面那些優秀的作風去求發展呢？論者或究宋人的天才不及唐人，或以爲宋人的情感不及唐人豐富，這都是可笑的理論。最大的原因，原來是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應該知道任何一種文體的

發展，是不能不受時代的制裁的。顧亭林在他的日知錄上而有一段話說得好：「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勢也。」這裏所謂勢，便是時代制裁的意義。唐詩之不能不變而爲宋詩，無非時代的關係使然。我們知道詩歌在中國文學史上已經有千年的進展了，四言詩體最狹，在周末發展已夠；五言古詩經過漢、魏、兩晉，六朝的長期活動，也已經夠了；五言近體詩則經過唐代三百年的發揮光大，也已經夠了。宋人偏要在這種發展力已盡的詩體裏面討生活，自然很容易墮落前人的窠臼，雖能有新的貢獻。**□**話雖如此，宋詩也決不是離開了唐詩便失却了意義的。在滿身困難的當中，憑宋詩人努力掙扎，居然造成了一部有聲有色的，在文學史上占特殊地位的宋詩壇，其成績自不可侮。讀者詳讀關於宋詩各條便可知道了。**【唐宋詩本】**七十六卷，目錄八卷。清大庾戴第元編。有乾隆覽珠堂刊本。

【唐宋元名表】四卷。明胡松編。是編乃松督學山西時選爲士子程式之書，持擇頗爲有法。有明嘉靖中刊本，嘉靖壬寅刊本，明刊本。

【唐宋絕句】絕句是唐詩中特有的產物。雖淵源很遠，可是無論如何不能不說使絕句成爲文學中「百代之不易之體」的，這是唐詩人的豐功偉績。由唐到宋，絕句所能開拓的境地，已是開拓得差不多完了。因之自宋而後，絕句者不入於唐，即入於宋。主宋者非唐，主唐者非宋，入主出奴，其實都是一偏之見。這裏僅述唐宋兩代，蓋有兩層意思：一是表示宋代絕句亦自有其不可磨滅之特點，不能籠統的說唐絕句最好，宋絕句不好；或故意銜奇立異，又一定說宋絕句還比唐絕句好。二是表示絕句這種詩體至宋已發展到成熟的地步，後人不治絕句，則已治絕句，使受唐宋的羈絆，牢籠，很難超然自拔。究竟唐人絕句和宋人絕句其不同在那裏呢？誠然，有像宋詩的唐詩亦有像唐詩的宋詩。所以王士禛於池北偶談中記其一偶爲朱錫鬯太史舉宋人絕句

可追蹤唐賢者，得數十首」（卷十九）然而就大體上說，宋人絕句畢竟異於唐人絕句。第一是取材廣。曹學佺曾謂宋詩「取材廣而命意新，不襲前人一字」（吳之振宋詩鈔序引）所謂「不勦襲前人一字」實在不易概論，但是「取材廣」這句話倒是很對。胡適評東坡的詞，說「他只是用一種新的詩體來作他的新體詩。詞體到了他手裏，可以詠古，可以悼亡，可以談禪，可以說理，可以發議論」（胡著詞選序）我以爲絕句到了宋朝，也同詞在東坡的筆下一樣，取材廣闊極了。談禪，說理，發議論，在宋人絕句中幾乎成了風氣。嚴羽滄浪詩話上說：「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迹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嘆之音，有所歉焉。且其所作，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讀之反覆終篇，不知着到何處。其末流，甚者

叫嘈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爲詩。詩而至此，可謂一厄也。」劉克莊說：「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尚非本色。迨本朝，則文人多，詩人少。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詩各自爲體，或負才力，或逞辨博，要皆文之有韻者爾，非古人之詩也。」（范晞文對牀夜話卷二引）這是批評宋詩的短處，實在也可說即是宋詩的長處。宋詩人是很知道的，他們不能絕對的步趨唐人，尤其是絕句，唐人的造詣已經很深，倘不另闢蹊徑，結果是依人籬下，不會有所樹立。雖然不能打破這舊的酒杯，却能裝上新的酒漿。」這種有意或無意的觀感，籠罩了宋代的詩人，而各色各種的酒漿（新材料），遂都出現於宋人絕句中。中了本來一舊文體，走到差不多要成熟的程度，既還有迴旋發展地步，天才的文學家，他必得運用其天才去發展的。王安石的絕句中許多等於做議論文，邵雍、程灝的絕句中許多等於講道，這不過是很明顯的例子，宋人的絕句類此者實在多極了，而在唐人絕句中則不易找到的。第二是清新而

質實。唐人絕句重在風韻，不求那一句特別的好，不求那一句特別的奇，所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唐人著名的絕句，蓋無不如此。而宋人絕句則多斤斤於字句之清新，從清新的字句中給予讀者一種簇新的印象，不盡的回味。所以題畫的絕句，寫景的絕句，產量特別的多。胡雲翼宋詩研究中也說到宋人題畫詩多，是其特點。並且宋人絕句多很質實，所以如李益那樣悲壯的寫邊塞的絕句，以及劉禹錫那樣纏綿宛轉的寫竹枝詞以及揚柳枝詞的絕句，是很少見的。嚴羽在滄浪詩話上說：「唐人與本朝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我想，氣象不同，便在這些地方，因此有人便說：「唐詩爲比興，宋詩爲比。」推究這特點的形，成大概是因爲新興的文學——詞，已引起了宋人創作慾的動向的轉變，於是唐人絕句中特有的風韻，宋人以此轉移到詞中間去，而把絕句抒寫的對象擴大起來，於是宋詞，宋絕句便都足以供天才的作家發展其天才之用了。因此我們可以說，宋人的



詞，其所抒寫，頗多似唐人絕句，而宋人絕句，則已變了質，不大像唐人的絕句了。我常這麼想：唐人絕句，像是浪漫派的作品，讀者可以到處發見他奔放的熱情，而宋人絕句，則便是自然派的作品，要你冷靜的去玩味他中間的意境。■第三，好奇。宋人絕句因為改變了質，每個作家都想在這田園中發見新的收穫。結果在格律方面，雖較唐人絕句為穩妥，而遣辭造句，則誠如曹學佺所說「不剿襲前人一字」。大家都以立異為高。譬如王安石鍾山即事七絕「澗水無聲繞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把古人的詩「鳥鳴山更幽」硬改為「一鳥不鳴山更幽」，這便是好奇之過。無怪顧嗣立評為「一直是死句」了。（見顧之寒廳詩話）好奇的結果，取材是廣了，用意是深刻了，而談禪說理，發議論的絕句卻都層見疊出了。因此宋人的絕句中，便有許多是有韻之文，非純粹的文藝作品。吳喬答萬季棼詩問上說：「唐人作詩，自述己意，不必求人人知之，亦不在人人說好。宋人皆欲人

唐

人知我意，明人必欲人人說好，故不相入。」做詩豈在談禪說理，發議論，自然「皆欲人人知我意」了。這也不能不說是好奇之過。又宋人更喜以現成語虛字眼鍊入詩用，一方面是銜博，一方面又是矜奇。於是在絕句中又生出許多生硬的痕跡。汪師韓詩學纂聞上說：「宋元後詩人有四美焉，曰博，曰新，曰巧，曰切，既美矣，失亦隨之。」這是很中肯的評論。■第四，脫離音樂關係。謝榛在四溟詩話上說：「唐人歌詩，如唱曲子，可以協絲簧，諧音節，晚唐格卑，聲調猶在。及宋柳耆卿，周美成輩出，能為一代新聲，詩與詞為二物，是以宋詩不入絃歌也。」（卷一）這幾句話論唐宋詩與音樂之關係是很對的。我們曉得唐絕句多是可以入樂的，唐絕句便是唐人的樂府。就因為如此，便不得不有些地方遷就樂工，因而在唐人的絕句中，題目都是很單純的，內容多是寫傷離感舊之情，邊塞深宮之苦，好使樂工唱起來，馬上就可博得聽眾的同情。至於宋，則詞已代了絕句在音樂上的地位，絕句已變成和古來的詩歌樂府一樣。

只是一種詩體；於是題目可以比詩還長，內容可以向多方面發展，不必顧到樂工的歌唱，不必希望馬上得到聽衆的欣賞。吳之振所謂「皮毛落盡，精神猶存」，我想這精神是要讀者於獨自詠歌中得之。以上總論唐宋絕句之分野，各有特點，正不必有所軒輊。楊慎在升庵詩話上論唐宋絕句，以爲「宋詩信不及唐，然其中豈無可匹體者，在選者之眼力耳。」（丁福保編校本卷四宋人絕句條）誠哉是言。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sup>4000</sup>五十一卷。清儲欣編。是編乃仿明茅坤唐宋八家文鈔增李翱孫樵爲十家，各爲批評，亦間附攷註。有康熙松麟堂刊本。

【唐宋大家論文二十二則】<sup>4003</sup>清建陽徐經編。有光緒刊本，在雅歌堂全集內。

【唐宋大家公暇錄】六卷。清任邱王應鯨撰。有嘉慶六年刊本。

【唐宋大曲攷】一卷。清海甯王國維撰。有民國十六年王氏排印本，在海甯王忠愍公遺書內。

【唐宋八家】西漢文章，雄奇健偉，猶是先秦之遺；然宣帝以後，漸由屈宋詞賦，而轉向駢儷，惟時勢未至，甫造其端而已。觀王褒所爲聖主得賢臣頌，一以排偶出之，可知也。其後至東漢有馮衍、蔡邕之倫，更裁密思，靡詞排旨，淨然一排不必偶，駢不必儷，雖氣格遜西京，究與魏晉有別也。（用近人王夢曾中國文學史語）洎乎建安七子，其駢益張。至晉有二陸三張兩潘，一左其文，乃愈靡曼精工，且進而開四六之門矣。南朝承之，益虛其駢，而專務於裁章宅句，加以永明諸子提倡四聲，於是駢儷之文，驟呈美備之觀。久之，文人專務詞章，華而不實，遂失本旨。明遠者，漸生改革之心。顏氏家訓文章篇曰：「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豔，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但文章風氣非一人一時所能變，故終南朝數姓，此體不表。北朝以地域關係，改革較早。北周蘇綽，頗欲效周秦兩漢，而力有

未逮，所作不能全稱。隋統一未久，煬帝詔今斷雕爲樸而新體陋劣，不足以取舊者而代之。□唐初有陳子昂力倡古文從者甚少，燕許出，重規六朝，古文罕見習於時。至開元天寶之際，乃有蕭穎士、李華、元結之倫；至大歷貞元之際，又有獨孤及、李翰、李規之屬，皆先後鼓吹古文，以與駢儷相抗，而才力較弱，不能勝之。殆至韓愈時，機業經成熟，魄力又甚宏偉，衆勢號召，古文遂大成矣。蘇東坡稱其「文起八代之衰，非無故也」。□退之爲文，專學周秦兩漢，尤喜摹擬揚雄。其生平所得，「惟陳言之務去」一語盡之耳。嘗曰：「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見韓愈樊紹述墓誌銘）讀此可知韓氏爲文之道矣。新唐書稱其「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又曰：「造端旨辭，要爲不蹈襲前人者。」誠定評也。□柳宗元貶永州後，始從韓愈學爲古文，長於山水遊記，亦爲後世所師效，然不及退之之精博廣大也。□愈之弟子，有皇甫湜、李翱、張籍等。習之、李翱字學問精博，爲唐

唐

儒冠冕，文亦頗足諷誦。湜傳來無擇，無擇傳孫樵。凡此諸子，皆能世韓之業，久而弗替。□唐之季世，傳者不得其人，古文因以漸衰，而駢文復興，轉爲「四六」之體。其著者有溫庭筠段成式、李商隱，即世所稱「三十六體」是也。此派之文，以典麗華豔爲尚，積久乃漸變而爲「錦繡堆」。其文雜采傳記之語，以對仗出之，其格益卑，相演成風，至五季而不衰。北宋初，楊億、劉筠之倫，追宗李義山，「以漁獵掇拾爲博，以儷花鬪果爲工，嫣然華美，而氣骨不存」。末流效之，益不足道。□物極必反，久寂於世之古文，遂於此時復萌。初有柳開、王禹偁、蘇舜欽、穆修等，習尚淳古，而力弗逮。修弟子尹洙傳其道於歐陽修。歐善學韓，才氣大而工夫深，卒自成家，於是宋之古文出矣。□繼其後者，有曾鞏、蘇洵、王安石，及洵之子軾，轍悉經歐陽氏之汲引而成名。一時古文稱盛焉。此數子者，皆習韓文，各得其妙，而能自爲風格，成一家之法，且其所爲，皆係流利通暢之散文，上求諸六經，諸子與夫左國史漢，融會貫通，而另爲機杼者。故明初朱右曾併

之於韓柳，而稱爲「唐宋古文八大家」。其後茅鹿門又雜選八子之文，都爲一集，以行於世。八家之名，遂普遍全國。南宋以還，凡爲古文者，什九宗焉。

【唐宋八大家文選】十九卷。清儀封張伯行編。有福州正誼堂刊本，重刊本，在正誼堂全書內。

【唐宋八大家文分體讀本全編】清長洲汪份編。有康熙五十九年逸喜堂刊本。

【唐宋八大家文鈔】一百六十四卷。明茅坤所編。按明史文苑傳稱：「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順之。順之所著文編，唐宋人自韓柳歐三蘇曾王八家外，無所取，故坤選八大家文鈔。」更考明初，有朱右者，已採錄韓柳歐陽曾王三蘇之作，爲八先生文集，實遠在坤前。然朱右的書，今已不傳了。祇有茅坤此集，爲世所傳。其中凡韓愈文十六卷，柳宗元文十二卷，歐陽修文三十二卷，附五代文鈔二十卷，王安石文十六卷，曾鞏文十卷，蘇洵文十卷，蘇軾文二十八卷，蘇轍文二十卷。是書初刊於杭州，歲久漫漶。至萬歷中，坤之孫著，復爲訂正而重刊之，始以坤所批五代

史，附入歐文之後，故今所傳行的，皆著重訂之本。至考「集」中所速錄，大抵是爲「舉業」而設，評語疏舛之處，尤不可枚舉。清儒黃宗羲，有答張自烈書，謂其「韓文內孔司動誌，不曉句讀，柳文內與顧十郎書，誤疑十郎爲宗元座主」。又謂：「其圈點批抹，亦多不得要領。」這都能切中其病。然「八家全集」浩博，學者偏讀爲難，坤所選錄，尚得煩簡之中。「集」中評語，雖所見未深，而亦足爲初學的門徑。一二年以來，家弦戶誦，固亦有其故哩。梅伯言有原刊本，萬歷己卯，坤姪一桂所刊，字大而疏細。萬歷中，坤孫著重刊本，附歐陽史鈔，原刻於杭州，板久佚，本亦不多見。後屢翻刻，字較小，又朱墨本，今坊間有兩翻本。

【唐宋八大家讀本】三十卷。清長洲沈德潛編。有乾隆十五年小鬱林刊本。

【唐宋八大家類選】十四卷。清宜興儲欣編。有乾隆二南堂刊本。

【唐宋小樂府】一卷。清陽湖洪亮吉編。有光緒宋氏刊本，在懺花庵叢書內。

【唐汝詢<sup>341</sup>】仲言明——一六二四頃華亭人。生五歲而瞽，未瞽即能識字，既瞽，父兄抱膝上投以三百篇，及唐詩，無不琅琅上口。嘗撰唐詩解，唐詩十集等書，援據賅博，當時目爲異人。汝詢工於詩，有編蓬集十卷，後集十五卷，及姑蔑集等。錢謙益稱他的唐詩選時有新義。

【唐汝輯<sup>342</sup>】思濟，自號小漁明，一五六五頃蘭溪人。一五五零年以附巖嵩得登進士第一，官至左春坊左諭德。後坐嵩黨免官。著有小漁遺稿十二卷。

【唐社會與詩】當時君主既然提倡文學，一般貴族名流也都能宏獎風流，扶掖後進。有一個新詩人出來，無不揄揚推荐，使他成名。至於友朋間宴集唱和，覓句聯吟，更是成爲風氣，下而優伶倡妓之流，也無不愛重文人，如旗字畫壁故事，佳話流傳，不一而足。所以唐代的社會，可以說是布滿了詩的空氣。還有一部分詩人，都能向社會實況中，尋覓題材，所以不論是隆盛時的社會，喪亂時的社會，都能供給他們以歌詠的資料。所以唐代文學底發達，又由當

時社會所造成。1013

【唐神怪故事】唐神怪故事乃直接由六朝鬼神志怪書演變而來，所以產生的時期在傳奇中爲最早。像王度古鏡記，無名氏的補江總白猿傳，都產生在隋唐易代之際。當然，牠們在技巧上不能與唐代中葉及中葉以後的作品相比擬，不過篇幅長短有相似之處罷了。□王度（？——六四四前不久）一作名凝，字不詳，絳州龍門人。他是當時思想家王通的弟弟。隋大業中爲御史，罷歸河東，復入爲著作郎，奉詔修國史。又出爲芮城令，持節河北道，其餘事迹不很可考。他所著的古鏡記，係敘他自己獲神鏡於侯生，能降妖魔。後來他的弟弟勣遠游，借以自隨，也殺了許多鬼怪。最后鏡乃化去。度的其他著作未見，今惟此篇尚存。□補江總白猿傳不知何人所作，僅知牠是唐初作品。傳中敘梁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深入溪洞，其妻貌美，乃爲白猿所掠。及救歸，已懷孕，週歲生子，貌竟似猿。紇後爲陳武帝所殺，子詢賴江總收養成，入唐，有文名。相傳詢貌類獼猴，所以他

的仇家造此故事來污蔑他，事實當然是憑空捏造的。這樣，無怪作者姓氏不傳了。魯迅云：「是如假小說以施誣蔑之風，其由來亦頗古矣。」真慨乎言之！

□李朝威（約七五九前后在世）字不詳，隴西人。生平不可考。著有傳奇柳毅傳、敘洞庭龍君之女爲舅姑夫夫所虐、懸柳毅寄信於其父、爲叔錢塘君所知、乃出兵討伐、吞了認丈夫、因感柳毅傳書之德、以龍女嫁之、毅不允、毅後娶張、娶韓皆夭亡、後於金陵娶盧氏、歲餘生一子、盧氏始自認即龍女、乃相與朝洞庭、徙居南海。開元中復歸洞庭、遂成仙。開元末毅表弟薛蝦經洞庭、見毅與華五十九、蝦后亦不知所。元人尚仲賢據之以作柳毅傳書、清人李漁又作蜃中樓。又有柳參軍傳、亦題朝威作、然其享名不及柳毅傳之盛。

□沈既濟（約七八零前后在世）字不詳，蘇州吳人，或作吳興武康人。明經學，楊炎荐其有史才，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後炎得罪，既濟坐貶處州司戶參軍。復入朝，位禮部員外郎，卒。他官修撰時，嘗請省天后紀以合中宗紀，又諫德宗權公錢收子

贍用，可見他是一位有剛直之氣的人物。著有建中實錄十卷，及傳奇枕中記與任氏傳二篇。枕中記或題李泌作，非是。記敘道士呂翁行邯鄲道中，於逆旅遇盧生，見他因窮困歎息，便授以一枕道枕，此當榮適如意。生夢娶清河崔氏，登顯宦，不數年便爲宰相，中間曾爲人所忌，以飛語受貶，然不久即復官。後壽至八十，子孫滿前而死。至此，盧生乃醒，時旅舍主人蒸黃粱尚未熟。呂翁顧他笑道：人世之事，不過如此而已。生憮然良久，拜謝別去。元人馬致遠等合作之黃粱夢和明人湯顯祖的邯鄲記二劇，都據此文而作。任氏傳敘妖狐幻化爲人，助鄭六立家業，且能守貞拒強暴，後爲犬所逐而斃。作者譽爲「雖今之婦人有不如者」。蓋亦爲諷世而作。

□李景亮（約八零四前后在世）的字里無攷。生平事迹也僅知他於貞元十年舉「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擢第。著有李章武傳及人虎傳。李章武傳敘章武自長安往華州，詣別駕崔信，偶於市中見一美婦，遂賃舍於焉。家主人王姓，美婦爲其媳，因與私通。章武歸長安，互

贈詩物爲別。八九年後，章武往訪，則王氏已亡，遺命仍留止其舍。是夜，與王氏鬼魂會，歡恰如初。臨別，復贈以白玉寶簪及詩。後有胡僧求見其簪，謂爲天上至物，非人間所有。人虎傳亦見宣室志，敘李徵博學工文，屈居下僚，鬱鬱不得志，發狂夜走。後同榜李儼遇虎，自稱爲徵所化，告以經過。且托以賑其孤弱，錄其遺文。儼悉如其語。白行簡（？）——八二六  
一字知退，下邳人。他是大詩人白居易的季弟。第進士，辟廬山劍南東川府。元和十五年，授左拾遺，累遷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以病卒，年五十餘歲。行簡有文集二十卷，今已佚。所作傳奇，有李娃傳與三夢記。三夢記所記三事，敘述皆甚簡質，而事特瑰奇，文體類志怪書。三事爲「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或此有所爲而彼夢之者，或兩相通夢者」。其第一事尤勝。但他書記此事，其主人翁姓名各不同。河東記以爲獨孤退叔，纂異記以爲張生，此則以爲劉幽求，而事迹盡相同。李公佐（約八一三前後在世）字顯蒙，隴西人，常與進士。元和初，爲江淮從事，有僕夫執

唐

役勤瘁，凡三十年，一旦留詩一章，距離凌空而去。八年，罷歸京師。會昌初，爲揚府錄事。大中二年，坐累削兩任官。餘事無考。公佐所作傳奇凡四篇，其中南柯太守傳等三篇皆爲神怪故事。三篇中以南柯太守傳一篇最爲動人。敘淳于棼所居宅南有大槐樹一株，清陰數畝。一天，他在醉寢後夢到槐安國去，做了國王的女婿，統治南柯郡。守郡三十年，將兵與檀羅國戰，大敗，公主又死，因此罷官。後被國王送回故鄉。醒後，在槐下發現一穴，彷彿若夢中所經。命僕發掘，有蟻數斛，樹根上積土成城郭台殿之狀。中有丹台上居二大蟻，長可三寸許，知卽爲槐安國王及后；復掘，所謂南柯郡與其妻葬處，亦彷彿尋得。復爲掩塞如舊。是夜大風雨暴發，蟻均逸去，不知所往。明人湯顯祖之南柯記卽演此事爲戲曲。其他二篇，原題皆未見。他書所引者則都已改題。一爲盛江馮媼，敘董江妻亡更娶，媼見有女泣於路旁的一室中，自稱董江之妻，後乃知卽爲死者之墓。董聞知，以妖妄罪逐媼出邑。一爲李湯，或題作古嶽瀆，記漁人見

龜山下水中有大鐵鎖，時李陽爲楚州刺史，令人以牛曳出，乃風濤大作，一獸狀似猿猴，白首長鬚，雪牙金爪，闖上岸來，高五大餘，初時目俱閉，後忽開，光彩若雷，慢慢地引鎖曳牛入水中，不復出。一時人皆不識爲何物，後經公佐跋涉搜訪，始於石穴天書中知其來歷，乃大禹治水時所獲的淮渦水神無支祁。此說後盛行於民間，漸誤以禹爲僧伽或泗州大聖，元明人作西遊記，乃移寫其神變奮迅之狀爲孫悟空，而且把水怪變作山妖了。沈亞之（約八二五前）後在世，一字下賢，吳興人。初至長安，應舉不第，李賀爲歌以送歸。元和十年登第，爲祕書省正字。長慶中，補樞陽令，累遷至殿中丞，御史內供奉。太和初，爲德州行營使，柏耆判官者貶，亞之亦謫南康尉。終郢州掾。著有文集十二卷。亞之有文名，自謂「能窺窈窕之思」。集中有傳奇三篇，都是以華豔之筆，敘恍惚之情，而好言仙鬼亦有生死，與同時作家異趣。湘中怨辭敘鄭生偶遇孤女，相處多年，女乃自言：是「蛟宮之婦」。今謫限已滿，遂別去。十餘年後，又遙見

之畫幃中，含頰悲歌，於風濤中失其所在。異夢錄敘邢鳳夢見美人，示以春陽曲，且爲「弓彎」舞，及醒，詞箋仍在袖中。及王炎夢侍吳王，久忽聞笳鼓，乃葬西施，因奉命作挽歌，爲王所嘉賞。夢記自敘他道，經長安家，夢泉邸舍，夢爲秦官有功，時弄玉婿蕭史新死，因尚公主，自題所居曰翠微宮。穆公亦待之甚厚。一日，公主忽無疾卒，穆公乃不復欲見他，遂遺歸。韋瓘（約八三一前，後在世）字茂宏，京兆萬年人。登進士第，累官中書舍人，與李德裕善，故與牛僧孺黨交惡。德裕罷相，瓘貶明州長史。會昌末，遷楚州刺史。終桂管觀察使。他曾冒牛僧孺的名，字著周泰行紀，用第一人稱敘僧孺舉進士落第，將歸宛葉，經伊闕，鳴皋山下，因暮失道，遂止薄太后廟中，與漢唐妃燕飲。太后問：「今天子爲誰？他對道：『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道：「沈婆兒作天子也。」大奇。復賦詩，終以昭君侍寢，至明別去。德裕因作論，謂僧孺姓應圖，識周泰行紀，則記身與后妃翼遇，欲證其人非人臣，至戲呼德宗爲沈婆兒，可謂無禮於君之極，宜少長



咸置於法。開成中，果爲憲司所覈，文宗讀之，笑道：「此必假名。僧孺是貞元進士，豈敢呼德宗爲沈婆兒也？」事遂寢。自來假小說以誑陷他人，要以此事爲最惡毒了。□裴鏞（約八六零前後在世）的字里均無考。咸通中爲靜海節度使高駢掌書記，加侍御史內供奉。乾符五年，以御史大夫爲成都節度副使，作題文翁石室詩。鏞著有傳奇三卷，多記神仙怪事，其中裴航及崔煒傳二篇，亦記神鬼戀愛故事，尤以裴航一篇爲著名。裴航因下第遊鄂渚，歸，備巨舟載於湘漢。同舟樊夫人，有國色，航思與之通，有所獻。夫人召見，告以有夫，贈詩爲別。至京，於藍橋驛遇美女雲英，乃向其祖母求婚。祖母限以百日內得玉杵，始始許。航果求得之，再百日，於山中成婚。來賓皆神仙，妻姊亦在，即舟中所遇樊夫人也。航送亦成仙。明人龍米陵取材以作藍橋記傳奇，明末揚之炯又合崔護事以作玉杵記。崔煒傳敘煒有詩名，嘗脫衣援一丐嫗，嫗贈以灸艾，云可由此獲美豔。煒以艾愈任翁，翁事鬼，將殺煒以饗翁。女密於窗隙告之，夜

唐

遁，墮蛇穴。以艾炙蛇，疾愈，蛇乃導之至一洞府，洞爲田橫玄宮，橫許以女及返，已三年。後果送田女至，遂成婚。最後煒亦仙去。

【唐次】文編唐十七九四頃并州晉陽人。七八零年擢進士第，歷侍御史。竇參屢荐之，轉禮部員外郎。參貶，出爲開州刺史。十年不還。李皋鎮蜀，表爲副使。德宗諭皋罷之。次自以久抑不得中，因采古代忠臣賢士罹讒被放或殺身而君且不悟者，爲辯謗略三篇，上之。帝益怒，改夔州刺史。憲宗立，召還，授禮部侍郎。知制誥。終中書舍人。憲宗嘗覽辯謗略而善之，以爲編錄未善，乃命沈傳師與令狐楚、杜元穎論述，周訖，隋增爲十篇，更號元和辯謗略。

【唐初文章三變】唐代文章，首推韓柳。韓柳之於文，蓋百世不祧之祖也。然風氣之遷轉，原非可期之於一人一時。文將時雨，山川出雲，蓋必有爲之先者，而後因之而大成。韓柳以前文章，凡三變矣。初變於四傑，再變於燕許，三變於元結、獨孤及。文章始次第入古。□唐興，文章承徐庾流風，天下祖尚，駢四儷六

之體，盛行於時。太宗推好藝文，頗崇繼履。王楊盧駱四傑出，始以精切豪厲相尚，已逾江南之風。漸成河朔之制。楊炯序王勃集云：「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開雕刻，繇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黃，影帶以徇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思革其弊，用光志業。」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隣人間才傑，覽青規而輟九攻。君於時鼓舞其心，發洩其用，動搖文律，宮商有奔命之勞，沃蕩詞源，河海無息肩之地。長風一振，衆萌自偃，積年綺碎，一朝清廓。翰院豁如，詞林增峻。反諸宏博，君之力焉。矯枉過正，文之權也。後進之士，翕然景慕，雖雅材之變例，誠壯思之雄宗也。」以前之入織入靡者，至是而一變矣。同時陳子昂於詩已排浮豔，於文亦變而之雅馴，其表序雖沿時習，而論事奏疏之類，疏橫近古。又有北京三傑者，富嘉謨、吳少微、谷倚，爲文雅厚雄邁，人爭毀之。號吳富體。雖曰相習以儷偶，而古文疏鑿之功不少也。□玄宗嗣位，崇尚經術，文學之士，益超渾厚。張說、蘇頌，尤有重名。時號燕許大手

筆。二子之文，雖體製不甚超奇，而以宏茂廣波瀾，則兩漢之胎息也。同時有張九齡者，風度蘊藉，亦不減燕許。又有蕭士穎、李華、常袞、楊炎，繼其後，排擯浮佂，近於醇雅，精氣入而蠱穢除。比之四傑，似又進矣。□經此數變之後，至元結、獨孤及，乃大變排偶濃麗之習。結文大抵澹漫矯亢，憂然獨造。韓愈亟稱許之。及長於議論，其勝處有先秦西漢之風。唐守錄稱韓愈師其爲文，其門人有梁肅、李舟，善屬文，能祖述其意。有此筭路之啓導，而後韓之古文，得收其功。〇二

【唐初詩壇】初唐之際，猶乘六朝餘風，未能滿除舊習。一曾穀語，所以唐初之詩，猶有六朝習氣。今舉當時的詩人如下：陳叔達字子聰，陳之宗室，入隋爲絳郡通守，入唐爲禮部尚書，有集十五卷。他的詩如「大渚初驚夜，中流沸鼓聲。寒沙滿曲渚，夕霧上邪谿。岸廣鳧飛急，雲深雁度低。嚴關猶未遂，此夕待晨雞。」尚爲可讀的作品。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詩思沈鬱，擅長五言，如「少年飛翠蓋，上路勒金鑣。始酌文君酒，新吹弄玉簫。少年不歡樂，何以

畫芳朝。千金笑裏面，一握掌中腰。挂纓豈憚宿，落珥不勝嬌。寄語少年子，無辭歸路遙。」（少年行）可爲一例。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有文集五卷。他是個好酒樂天的詩人，我們讀他的：「前旦出門遊，林花都未有。今朝下堂來，池冰開已久。雪被南軒梅，風吹北庭柳。遙呼籬前妾，却報機中婦。年光恰恰來，滿壺營春酒。」（初春）頗有浪漫的色彩。再舉其題酒家壁：「洛陽無大宅，長安乏主人。黃金銷未盡，祇爲酒家貧。」李義府瀛州饒陽人，與來濟俱以文翰見名當時，有「李來」之稱。詩亦多六朝的氣息。唐太宗（李世民）愛好文學，頗慕綺麗之風。他雖是個籠蓋一世的英雄，却會在黃牆圍着的皇宮一角，寫下一句句精巧華麗的詩來。大唐新語記他嘗向侍臣說：「朕戲作豔詩。」虞世南便諫曰：「聖作雖工，體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而今而後，請不奉詔。」太宗答曰：「卿誠懇若此，朕嘉用之，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我只相信太宗善作豔詩，也出於六朝習氣，學古僅偶然耳。其詩如「

唐

……蟬啼覺樹冷，螢火不溫風……晨嘯鳴飛雁，夕渚集栖鴻……」可見他詩風之一班。長孫無忌字機輔，文德皇后之兄，詩亦有六朝風度，今存者只有三首耳。虞世南（越州餘姚人）蔡允恭（荊州江陵人）他倆皆屬於十八學士中的虞世南如咏蟬「垂綏飲清露，流響出疎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蔡允恭如奉和出穎至淮應會「久倦川途曲，忽此望淮圻。波長泛森森，眺迴情依依。稍覺金烏轉，漸見錦帆稀。欲知仁化俗，謳歌滿路歸。」皆可窺其作風。武則天并州文水人，太宗賜號媚娘，選爲才人，太宗崩，她削髮爲尼。高宗時復蓄髮入宮，拜昭儀，不久便立爲后。高宗崩，廢中宗，自稱皇帝，改國號曰周，自名曌，在位二十二年。中宗反正，諡則天爲順聖皇后，她的詩莊厚流麗，真是個雄才大略的女作家。但史稱后之詩文皆袁萬頃、崔融等代作的，這終于有些弄不清，要討論這個是非，可在作者風格上着眼，如意曲一作云「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爲憶君。不信比來常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頗佳。

文

— 三三七

【唐初革新詩家】初唐詩家，大抵非六朝作家的後塵，其優秀者亦只力求新變。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既乏新裁，而宋之間，沈佺期，益求協律。惟陳子昂（梓州射洪人，六五七—六九八）爲六朝一派許的革命家，而以復古爲號召，他的修竹篇序說道：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有可徵者。僕常暇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寄都絕，每以永歎。思古人，常恐逶迤頹廢，風雅不興作，以耿耿也。（陳伯玉文集卷）這是初唐頭一個辰對齊梁傳來的詩體，而爲詩界革新運動者。他所作感遇詩三十八首，力追漢魏古詩，如三十一首說：可憐瑤臺樹，灼灼佳人姿。碧華映朱實，攀折青春時。豈不盛光寵，榮若白玉墀。但恨紅芳歇，凋傷感所思。他又登薊北樓，作歌說：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見陳氏別傳）可以想見他的慷慨激昂之氣，與其獨特的作風。並非專一規模古人的，其次，與陳子昂同時而不受沈宋的影響者，有張若虛，所作春江花月夜七言長詩。

明白如話，皆爲不行之作。張九齡（廣東曲江人，六七三—七四零）上承陳子昂之風，倖感遇詩十二首，清新流麗，平易自然，下開盛唐風氣。如感遇詩第五首說：吳越數千里，夢寐今夕見。形骸非我親，衾枕即鄉縣。化蝶猶不識，川魚安可羨。海上有仙山，歸期覺神變。又如登荊州城望江說：滔滔大江水，天地相終始。望聞幾世人，復嘆誰家子。東望何悠悠，西來晝夜流。歲月既如此，爲心那不愁。這是初唐革新運動的詩家，雖未盡純粹，然而却是很可稱誦的。【唐初史家文學】隋末王通，論文重道，開後世道學家之先聲。唐初史家，其論文雖無此極端，然也頗不滿意六朝的作風，所以又開古史家之先聲。史家因不重在論文，但以其所修諸史，均有文苑傳或文學傳，而於此諸傳之先，每有一篇序，於此諸傳之後，又或爲之論，所以正可於其序或論之中，窺見史家的論文見解。（李百藥北齊書有文苑傳序，房喬等晉書有文苑傳序，文苑傳論魏徵等，隋書有文學傳序，姚思廉梁書陳書均有文學傳序，令狐德棻周

書雖無文苑傳，而王褒庾信傳論中頗多論文之語。惟李延壽南北史雖均有文學傳，而其序論大都割裂人說，如南史文學傳序同陳書，而其論又襲自梁書，北史文苑傳序同隋書及周書。□今考當時一般史家之論文，大率爲一種折衷的論調。由南與北的文學言，則欲其「撮彼清音簡茲累句」，如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序所謂「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撮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美盡善矣。」由古與今的文學言，則又欲其「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如今狐德茶周書王褒庾信傳論所言「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遂廣。雖詩賦與奏議異軫，銘誄與書論殊塗，而撮其指要，舉其大抵，莫若以氣爲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區域，據六經百世之英華，

唐

探屈宋卿雲之秘奧，其調也尚遠，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當，其辭也欲巧。然後登金璧，播芝蘭，文質因其宜，繁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八音之繁會。夫然，則魏文所謂通才，足以備體矣；士衡所謂難能，足以逮意矣。此即顏之推所謂「古之製裁爲本，今之辭調爲末」的意思。蓋在一稱風氣將轉的時候，本易有此種論調的。何況史家衡古論今，對於文學之源流得失，無不瞭然，則欲其各去所短，而合其兩長，固更不足怪了。明此，然後知史家論文雖不免泛評當時作者（如晉書文苑傳的序和論）或泛述一代歷史（如北史文苑傳序）與文學批評似乎無多關係，然而總觀各家所論，亦有數點足以特別提出，可藉以窺知文學批評上之思想與文學史上之作風，其所由轉移之故者。□其評論當時的文學，則對於南朝以來之作，每有一種不滿意的論調。如周書王褒庾信傳論云「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淫放爲本，其詞以輕險爲宗，故能誇目侈於

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昔揚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北齊書文苑傳序云：「江左梁末，彌尚輕險，始自儲宮，刑乎流俗。雜滌濯以成音，故雖悲而不雅。」又隋書文學傳序云：「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北史文苑傳序同。此種論調也。足爲提倡古文古詩者張目。大抵當時諸史，惟晉書與南朝無闕。梁陳二書與南史，則又各體例所限，勢不能讖議其失。然魏徵梁書帝紀論，猶且謂：「太宗聰睿過人，神采秀發，多聞博達，富贍詞藻，然文豔用寡，華而不實，體窮淫麗，義罕疎通。哀思之音，遂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異乎周誦漢莊矣。」故猶無貶辭。至於北朝諸史，則對南朝文學當然可爲嚴正的批了評。所以我謂當時史家對於南朝文學都有不滿意之論。南朝文學之缺點既如上述，於是或推論文學之源，或進究文學之

本。其論文源者，則歸本於聖典，遂不期然而然的使文學復返於復古。今略摭數節以見一斑。「夫文以化成，聖之高義行而不遠，前史之格言……移風俗於王化，崇孝於人倫，經緯乾坤，彌綸中外。故知文之時義大哉遠矣。」（晉書文苑傳序）「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文莫可也。是以君臨天下者，莫不敦悅其義，縉紳之學咸貴尚其道。古往今來，未之能易。」（梁書文學傳序）「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也。』自楚漢以降，辭人世出，洛汭江左，其流彌暢，莫不思倖造化，明竝日月，大則憲章典謨，裨贊王道，小則文理清正，申紓性靈。至於經禮樂，綜人倫，通古今，述美惡，莫尚乎此。」（陳書文學傳序及南史文學傳序略同）「夫文學者，蓋人倫之所基歟？是以君子異乎衆庶，昔仲尼之論四科，始乎德行，終於文學，斯則聖人亦所貴也。」（陳書文學傳論）「兩儀定位，日月揚輝，天文彰矣；八卦以陳，書契有作，人文詳矣。若乃墳索所記，莫得而云，典謨以降，遺風可

述。是以曲阜多才多藝，鑒二代以正其本，闕里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故能範圍大地，網紀人倫，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代。至矣哉！斯固聖人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稷下，八儒三墨，辯博之論蜂起，漆園黍谷，名法兵農，宏放之詞霧集。雖雅誥與義，或未盡善，考其所長，蓋賢達之源流也。」（周書王褒庾信傳論又北史文苑傳序略同）「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傳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故堯曰則天，表文明之稱；周云盛德，著煥乎之美。然則文之爲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數德教於下，下所以達情志於上。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範；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或離讒放逐之臣，塗窮後門之士，道軼軒而未遇，志鬱抑而不伸，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隋書文學傳序）窮其源而以聖賢之述作爲依歸，究其用而以裨贊王道網紀人倫爲標

唐

準。此雖不是古文家的論調，而古文家的論調實本於此。實則史家有此議論，沿流溯源，尚不爲謬。文家有此主張，古典是式，便成爲復古了。其論文本者，則歸之於情，而欲復返於雅正。如晉書文苑傳論云：「夫賞好生於情，剛柔本於性。情之所適，發乎詠歌，而感召無象，風律殊製。」寥寥數語，已很能說明情性與文學之關係。至李百藥北齊書文苑傳序則言之更精：「夫玄象著明以察時變，天文也。聖達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達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其在文乎？逸聽三古，彌綸百代，制禮作樂，騰實飛聲，若或言之不文，豈能行之遠也。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大聖踵武，邈將千載，其間英賢卓犖，不可勝紀，咸宜韜筆寢牘，未可言文，斯固才難，不其然也。」「至夫遊夏以文詞擅美，顏回則庶幾將聖，屈宋所以後塵，雲卿未能輟簡，於是辭人才子，波駭雲屬，振鷓鴣之羽儀，縱雕龍之符采，人謂得玄珠於赤水，策奔電於崑丘，開四照於春華，成萬寶於秋實。」然文之所起，情發於中，人有六情，稟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

時之序。其有帝資懸天，縱多能，獨體散於生知，同珪璋於先覺，譬雕雲之自成五，猶鶴儀之冥會八音，斯因感與靈以特達，非勞心所公致也。縱其情思底滯，關鍵不通，但照膺無怠，鑽仰斯切，馳騁騰流，周旋益友，彊學厲其文見，專心屏於涉世，畫績飾以丹青，彫琢成其器用，是以學而知之，猶足賢乎已也。諸石爲獸，射之洞開，精之至也。積歲解牛，雋然游刃，習之久也。自非渾沌無可鑿之姿，窮寄懷不移之情，安有至精久習，而不成功者焉。」此文頗似文賦，亦能闡說文本於情之關係。不過他所謂情，重在歸於雅正，而不可偏於哀思。故李氏於其文苑傳贊又云：「乃眷淫靡，永言麗則，雅以正邦，哀以亡國。」窮文之源則以古爲式，此即令狐德棻所謂：「據六經百氏之精華，採屈宋卿雲之秘奧」者，究文之本則以情爲主，此又李延壽所謂：「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者。史家<sub>注</sub>知當時南朝文學之失，而欲抹其弊補其偏，所以每成爲折衷的論調，而這種論調正爲從來復古的文人與詩人之所本。蓋因窮文之源而

論文每主於高用，自威後來，文人之主張了；因究文之本而尚文又歸於崇雅，則又威後來詩人之主張了。人每知陳子昂學古之力復古詩，詩愈之力復古文，而不知風氣之開，即在初唐史家固已然矣。

【唐通俗小說】也同唐代古今體詩一樣；雖盛極一時，但都是及身而絕。牠們的後繼者在詩歌有長短句，在小說有話本。牠們都發軔於唐宋五代，而做了一個時代的文壇主角。所謂唐宋五代的俗文小說，今人所見，還是在二十多年前與「變文」同時在甘肅敦煌千佛洞石室發現的。據吾所知，僅有三種，現藏在英國倫敦博物館。這三種的文字也已不全，所以不知牠們的題目是什麼。牠們的體裁是純粹的白話散文，辭句與「變文」中的散體部分相似，牠們當然是同一來源，而不過體裁相異。這三種俗文小說，一種是講秋胡故事，大約即依列女傳所敘而加以許多對話。文中訛文諺字，滿望皆是一種是講列國的故事，今存的爲敘伍子胥故事部分。



文中寫女性美所用辭句，與後代通俗小說所用已相類似。一種是唐太宗入冥故事，出於張鷟朝野僉載，而為後來西遊記故事的一個重要關鍵。今存僅百字，寫在葉敗紙上，尾皆無，下方亦斷爛，所以已不能連讀。「禁王太子長大，未有妾房，王問百官：『誰有女堪為妃后？』……大夫魏陵啓言王曰：『臣聞秦穆公之女，年登二八，美麗過人，眉如畫月，額似凝光，眼似流星，面如花色，髮長六尺，鼻直顏方，耳儻得稱聖情，萬國和光慕事。……王見女姿麗，頓忽生狼虎之心。魏陵曲取王情，願陛下自納妃后。東宮太子，別與外求。美女無窮，豈口大違……』」

二

【唐進學】自漢儒訓釋羣經，晉宋以後，則諸史雜書，亦有註解。隋唐之際，士子尤精研小學，唐書曹憲傳曰：憲揚州江都人，仕隋為祕書學士，聚徒教授，凡數百人，公卿多從之。遷於小學家尤達，自漢杜林衛宏以後，古文亡絕，至憲復興。煬帝令與諸儒撰桂苑

唐

珠叢百卷，規正文字。又訓注張揖所撰博雅，分為十卷，學者推其訪博，藏於祕書，貞觀中揚州長史李襲譽薦之，以宏文館學士召不至，即家撰散朝大夫，當世榮之。太宗嘗為書名奇難字，輒遣使老問憲，憲具為音註，援驗詳確，帝咨尚之，卒年百餘歲。憲始以昭明太子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潤州許淹、江夏李善相繼傳授，於是其學大興。經籍志載：高著爾雅音義二卷，博雅十卷，文字指歸四卷，許淹撰有文選音十卷，公孫羅亦有文選音義，李善著書尤多。李邕傳曰：父善有雅行，淹貴古今不能屈辭，故人說書能顯慶中，推察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為文選注六十卷，數析淵洽，表上之，賜賚頗渥。善後居汴鄭間，講授諸生曰：邕至傳其業，說文選學。又撰漢書詳或三十卷，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為我補益之，邕因事見義，善以其不可奪，故兩書並行。宋王彙唐語林云：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有覆注成者，有三注四注者，當時旋被傳寫，其絕筆之

本，兼釋音訓，義解甚多。蓋唐初經術統一，訓詁之學盛行，學者多精究古書奇字義訓，李善注文選，尤足別名一學，當時又有五臣註，另有詳論。HOTO

【唐太宗】太宗即李世民，愛好文學，頗慕綺麗，大唐山語記他嘗對侍臣說：「朕戲作豔詩。」虞世南便諫道：「聖作雖工，體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而今而後，請不奉詔。」太宗答言：「卿誠懇若此，朕真用之，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全唐詩話記謂「帝嘗作宮體詩，使虞世南賡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所以唐初的詩人，除魏徵、虞世南等，此略有不同。所以唐初的詩人，除魏徵、虞世南等，少數作家含有古意外，餘人都很趨向于「社會化」「宮體化」的。唐太宗自然並不是有意好古，其嘉許世南，也不過爲勢所迫。故王世貞云：「唐文皇手定中原，籠蓋一世，而詩語殊無丈夫氣，習使之也。」雷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按本紀云：貞觀二十一年秋，帝幸靈州，破薛延陀，時缺勒諸部遣使相繼入

貢，請置吏，北荒悉平，帝爲五言詩勒石於靈州以序其事，今存者止此。」（昔乘匹馬去，今驅萬乘來。」差強人意。）按此題河中府道遙樓詩。宋陳巖肖庚溪詩話亦說這二句辭氣偉壯，人所膽炙。然是有意之作……餘者不免花草點綴，可謂遠遜漢武，近輸曹公。」（見藝苑卮言）這話實在評得精切。所謂「無丈夫氣」與「花草點綴」云云，蓋亦極言彼之胎息六朝耳。都穆白濠詩話說：「唐太宗詩雖極壯偉，而精巧之語，亦時有之，如云：『笑樹花分色，啼枝鳥合聲。』」如云：『日岫高低影，雲空點綴陰。』」如云：『出紅扶嶺日，入翠貯崖煙。』」如云：『林黃疎葉下，野白曙霜明。』」如云：『舞按花梁燕，歌迎鳥路塵。』」如云：『珮移星正動，扇掩月初圓。』」後之詩人，雖極力模古，吾知其不能到也。」考太宗諸作之中，如采芙蓉，翠微宮，詠風，詠雪，詠雨……各詩，都是「花草點綴」「精巧」之詞，並非「規模宏遠」的做古作物，而且如秋日毀庾信體一詩，更可證明他是承受齊梁宮體以來的風格了。其詞云：嶺銜宵月桂，珠穿曉露叢，蟬

啼覺樹冷，螢火不濕風。花生園菊蕊，荷盡戲魚通；晨  
浦鳴飛雁，夕渚集栖鴻。颯颯天吹，氛澄下熾空。一  
見淳化閣帖——1001

【唐太宗哭魏徵】一本。元關漢卿撰。雜劇。

【唐太宗觀山七德舞】一本。元趙善慶撰。雜劇。

【唐士恥】宋——一二二五項。金華人恥以門蔭入

仕，苻充改秩。嘗任丞倅問刑之官，歷官吉州、臨江、建  
昌、萬安各地。所任官名，今均不復可考。士恥著有靈

巖集十卷。

【唐才子詩甲集】八卷。清吳縣金人瑞編。有通行

本。

【唐才常遺文】一卷。清瀏陽唐才常撰。有排印本，  
在瀏陽二傑遺文內。

【唐女詩人】通唐三百年間，詩人之多達二千三

百餘家。這二千三百多個詩人的作品，流傳到清，經

過千餘年，其中被湮沒不傳者自然不少，而清乾隆

時勅撰全唐詩，猶得九百卷，共四萬八千九百餘首。

足徵有唐一代，是文學的極盛時，尤其是詩的極盛

唐

時。在詩的空氣迷漫了朝野的唐代，從詩人濟濟  
中，我們可以尋找出許多女性詩人；從浩若煙海的  
唐詩裏，我們可以發現很多的女詩人的作品。雖然  
這一女詩人及其作品，不一定都是超軼古今的，她  
們及不上曠世女詞人李清照的才名，她們的詩未  
曾如李清照的詞一樣的壓倒了古今許多作家，但  
在中國文學史上，自有其相當地位；尤其是在頗形  
銷沉的中國婦女文學史上，是值得傳述的一頁。中國  
婦女，因為一向受着宗法社會的排擠，禮教的  
壓迫，及其他種種束縛，雖有聰明才智，亦得不  
着發展機會。幾千年來，不惟在政治上，及其他社會  
事業上，女子是居於落伍地位，就翻開中國文學史  
看看，間雜在歷代男性作家中的女作家，真寥寥若晨  
星，依然是深藏在落伍的角落裏。惟有唐一代的  
婦女文學，特別的興盛，受着時代背景的影響，能  
詩的婦女，尤其是多。到現在，我們雖然已不能確切  
的知道唐三百年間的女詩人究竟有多少？但除湮  
沒不傳者外，其姓氏及作品尚傳的，共有百二十餘

人論其數雖然猶不及唐代男詩人三十分之一，但在沉寂的中國婦女文學史上，這種盛況，也就很爲可觀了。□並且唐代的這些女詩人，又是代表着幾種階級的婦女，因爲她們這一百多位，可以分別爲幾種人物：

(一) 宮廷婦女

(二) 家庭婦女

(三) 女冠

(四) 娼妓

所以她們雖然同是女性作家，但其作品的表現，是各有不同。這就因爲她們的生活處境不同的原故，她們思想和表現力也就有差異了。從她們的作品上，可以看出她們的生活環境，看出她們的思想的趨向，及其思想之所以形成擴大來說，就是可以看出唐代婦人社會裏的各階級婦女的生活輪廓。□在中國我們很少看到真正女性文學。從古到今，寫女性心理或感情的詩文，大都是由男子矯揉造作的描畫出來，自然不是逼真的表現，而歷代的女

作家們，都又因爲受了社會的束縛，禮教的壓迫，與夫文格的限制，每不敢於大膽的表現她們的真實感情，僅祇於吟風弄月時，很隱晦的透露些許若怨若恨的情緒；甚或更勉強作言不由衷的詩文，以求應付環境，把活躍的，真實的熱情，都悄悄的埋葬了。□在唐代的百多個女詩人中，被禮教緊緊的束縛着而不敢把真情實感傳到筆尖的固然不少，但大膽打破了隱晦含蓄的陋習，作很坦白的表現者亦不乏人。唐女冠詩人及娼妓詩人，她們都是不受喫人的禮教的影響，不受宗法社會的束縛的。她們站在特有的環境中，她們不必顧忌一切，因而她們的行動自由，思想也自由的發展，自由的表現。好像：「易求無價寶，難得有詩郎。」（女冠詩人魚玄機句）「相思無曉夕，相望經年月。」（女冠詩人李冶句）及「風花日將老，佳期猶渺渺。」（娼妓詩人薛濤句）這類的詩句，在一般馴伏於禮教下的宮閨詩人，即使起了這樣的意念，也不敢流露到筆底的。而她們——魚玄機，李冶，薛濤——居然出之，不爲社會的誹議而

拘滯顧忌，這種表現真實感情的女性文學，是值得珍視的。1123

【唐女詩人時代背景】現在採取一個動的較完密的方法來敘述唐代女詩人的時代背景，就是先把時代可攷的女詩人分配在初、盛、中、晚的時代下，然後再觀察每一個時代的特殊狀態的特殊背景。

初唐：

宮廷婦女：

太宗長孫皇后

太宗徐賢妃

武后

上官婉兒

武后宮人

(離別雜作者)

盛唐：

宮廷婦女：

明皇楊貴妃

明皇江妃

開元宮人

(袍中詩作者)

唐

中唐：

宮廷婦女：

五宋

鮑君徽

德宗宮人

(賦題花葉詩者)

家庭婦女：

吉中孚妻

元稹繼室

崔鶯鶯

杜羔妻

晁采

薛濤

娼妓：

關盼盼

天寶宮人 (題洛苑梧葉詩作者)

韋應物女

紅綃

晚唐；

宮廷詩人：

宣宗宮人（賦題紅葉詩作者）  
傳宗宮人（賦金鎖詩者）

女冠：

魚玄機  
海印

中國婦女因為一向被人所輕視的緣故，女詩人的傳者已經很少，其傳而有確鑿之時代可考者則更少，從這少數可考的女詩人的時代而要考察其發展之動機的意義，而去追尋其背景，自然是不容易，而且不是十分可靠，不過總比主觀的空論來得切實一點。□以上有時代可考的女詩人當中，還有許多不十分近情的傳說，不得不割愛。開元宮人袍中詩，傳宗宮人金鎖詩，都是邊塞的兵士得着宮人所製的縑衣中的奇蹟，結果是皇帝做月老，事既近乎荒誕無稽並且前後巧合，那有這樣湊巧的事！天

寶宮人題洛苑梧葉上詩，德宗宮人題紅葉詩，宣宗宮人題紅葉詩，都是一個宮人題詩於禁上從御溝流出，結果題詩者與得葉者得為夫婦，這只是文人腦筋中會幻想出這樣的事實。這些太奇妙的神蹟是得除去的。□除了一部分奇妙的神蹟，於是在時間上的階級分布就顯出兩個不同的段落，在後一段——初盛——是宮廷女詩人的世界，在後一段——中晚——是家庭婦女、娼妓、女冠的世界。這一個發展的形勢可以使研究者得出很合理的興趣。□在一個朝代開始建立，也可以說在人殺夠了，農村的剩餘人口在刀鎗下消納了以後，社會暫時穩定，朝廷正感於歌功頌德，在這一時代的詩歌自然是應制體盛行。宮廷婦女既有了暇豫的時間，又在一片太平笙歌之中，自然應着這個潮流來做應制體的詩，而在這一個時代中佔了一個重要的地位。所以在這一個時代的女詩人在數量上是宮廷婦女佔絕對的多數。不過這一些女詩人，因為她們

都是馴伏在禮教下的可憐蟲，又直接在帝王的權威之下，她們的思想不自由，表現力也缺乏勇氣，因此她們的作品，大抵是浮泛堆砌，或矯揉造作，陰偶然流露出來的一些失寵者的哀吟以外，很少的內容是有真感情的。上官婉兒就是這一個時代這一個範圍的代表，根據當時的背景看來，她的鍍金錯采的格調不是沒有根源的。至於娼妓，爲什麼在初唐找不到一點蹤跡？一方面因爲朝廷的士大夫忙於開國的制禮作樂，肅清四夷，沒有這樣暇豫的時間來招妓侑酒，一方面因爲社會久亂初定，農村沒有人口的排擠，所以沒有這許多出賣的剩餘人口。這不是說那時娼妓絕跡，不過表明沒有過多的娼妓，需要一種強有力的廣告——作詩——來兜攬顧客。因此，能詩的娼妓在初盛唐很少看到，亦不爲無因。家庭婦女在「無才便是德」的教條之下，即有頭角亦不顯露，何況在開國的時候，朝廷爲要樹立新朝的威信，「禮教」更嚴厲的有效的展佈

其勢力，家庭婦女在這樣的時代自然能作詩的很少，即或能詩亦不敢得揚於外以招不德之譏。所以家庭婦女的作家在初盛唐很難見到。女冠在初盛唐雖然其勢甚盛，但僅是皇室與貴族浪漫婦女們的掩蔽，她們是脫離一切壓迫的最自由的婦女，同時她們的故家又是皇家與貴族，所以一班奔競權貴的人，還有女冠的門路可鑽，因此她們只是一種自由的貴族婦女，用不着做什麼詩。在初盛唐女冠雖然很盛，而女冠的詩人依然少見，便是這個原因。根據以上的理由，宮廷女詩人膺集於初盛唐，而娼妓、女冠、家庭婦女的詩在初盛唐幾乎絕跡，完全和當時的時代背景相應。到了盛唐後段，安史之亂以後，社會的崩潰現象已是非常顯明，朝廷的士大夫於是皆習於佚樂，大批的娼妓也就因爲農村崩潰而大量的產生，娼妓爲着要高擡身價來做更貴重一點的商品，於是應着當時的需要而學做詩歌和士大夫唱酬。白居易給元稹書中說及一個妓

女因爲能背誦其長恨歌就要提高她的價格，可以想見當時的風氣。薛濤是這個時代的代筆作家，她所以能歷事十餘鎮，寵榮不衰，就因爲她能作詩。女冠的風氣漸漸由皇室貴族而傳播到下層社會，而下層社會的女冠却是由被壓迫階級脫化來的，所以她們有的是壓抑着要呼號呻吟的痛苦，有的則是隔絕人寰的寂寞的暇豫，有的是脫離禮教束縛的自由，所以在盛唐以後才產生多量的女冠詩人。並且道教是唐朝最尊的宗教，女冠們的榮譽遠播之後，還又有被召入宮之榮。魚玄機就是一個由被壓迫的姬妾的身分而爲女冠者，所以她的詩是漬滿了血淚。李冶晚年還被召入宮，可見這個榮寵是女冠詩人所可希冀而得的。社會既然一天天趨向於崩潰，而禮教的完密的統治也就自然隨之打破，至少也就漸漸的鬆懈，家庭婦女漸漸在「無才便是德」的教條下掙扎，雖然家庭婦女不曾往當時出過一個像上官婉兒、薛濤、魚玄機一般

的軼羣泛駕的大作家，但後人敦上看來也就不少了。盛唐以後，娼妓女冠、家庭婦女的特殊的發展，和時代背景的關係是如響其應的。此外還有兩點是可以用來說明整個唐代的女詩人所以多的原因：——一、帝王的提倡——唐僖宗、王、大都能詩，廟堂之上，宮闈之中，都以吟詩唱和爲能事。——「賜宴賦詩」——「君臣慶和」——並且以詩賦取士，這都是唐代帝王提倡作詩的證據。太宗謂侍臣曰：「朕戲作豔詩」——虞世南便諫曰：「聖作雖工，豔製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而今而後，請不奉詔。」——大唐新語——虞世南是看出這個趨勢了，但虞所諫者是豔體詩，以爲「體製非雅」，君臣唱和之風，並不因此而稍殺神龍之際，京城正月望日，試燈影之會，金吾弛禁，特許夜行，貴遊戚屬及下臣工，無不夜遊，馬車駢闐，人不得顧。王主之家，馬上作樂，以相誇競，文士皆賦詩一章以紀其事，作者數百人。（大唐新語）——月中宗誕辰，內殿宴，將句……帝謂侍臣曰：「今天下無事，對野鳥歡，欲與卿等詞人時



賦詩宴樂。可識朕意，不須惜醉。」（《全唐詩話》）**上**舉數例，都可見帝王提倡的情形。「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於是不惟公卿大夫們以作詩相競賽，窮士寒儒們以苦攻吟詠作進身之階，就一般深居宮闈繡幄的宮廷婦女及宮宦妻妾也在她們的翠帷繡幕中研求詩學。因為她們也想從詩歌的敲門磚，博取寵幸與榮譽。流風所播，娼妓與女冠的詩人亦就應着一時的風尚而得着空前的發展。**□**（二）樂調的便利——在唐時的樂調最流行的是七言絕句。陽關三疊與李白的清平調是著名的樂歌。有這樣流麗而容易的樂調，妓女們若能自製歌詞，當是何等的出色，身價當又更要提高了。深閨品簫，自訴幽懷，這樣簡單而婉轉的歌詞，自能委曲達情。所以女詩人的詩多係七言絕句，與音樂當然不無關係。**□** 以上的幾點，雖僅是簡單的敘述，然唐代女詩人產生的原因已可從其背景而得到有條理的說明了。

1123

【唐女冠文學】唐時重道，貴人名家，多出為女冠。

唐

至其末流，或尚佻達而愆禮法。故唐之女冠，恆與士人往來酬答，失之流蕩，蓋異於娼優者鮮矣。就中李季蘭魚玄機雅有文才，為當時詩人所許。雖其行檢不足稱，而其文亦不可沒也。**□** 李冶，字季蘭，吳興人。五六歲時，其父令詠薔薇云：經時未架却，心緒亂縱橫。父恚之曰：此失行婦也。後為女冠，劉長卿諸人皆與往還。高仲武云：季蘭詩自鮑照以下，罕有其倫，如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五言之佳者也。其詩存者十餘首。季蘭為詩，有重名於時，晚年亦曾召入宮禁也。**□** 魚玄機，字幼微，一字蕙蘭，長安里家女。喜讀書，有才思，補闕李德納為妾，愛衰遂從冠帔於咸宜觀。後以笞殺女童綠翹事，為京兆溫璋所戮。其詩文藻有餘，格局不高，然意致大抵流逸，視季蘭稍遜矣。**□** 又有元浮，亦女道士，洛中人，亦善吟詠。唐末海印蜀慈光寺尼，才思清峻，並方外婦人之能詩者。茲附著於此。1071

【唐李靖陰山破虜】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唐古文】駢偶綺豔的文學，在六朝時代，可算是

到了極端。許多的文人，無論記載事實，說明道理，甚至極平常的一通信札，總是「篇篇對偶，字字綺麗」，即如文學批評家劉勰的「文心雕龍」，鍾嶸的詩品，也都處處帶着綺麗的駢文偶句。在這時代，除幾個著名史學家（陳壽三國志）和幾個地誌學家（酈道元水經注）尚能保持散文的一線命脈外，多數的作者，都沈醉在「駢偶綺艷」的園地了。梁蕭綱本是豔詩的愛護者，但他也不滿意於當時只有形式美的靡靡之音。北朝尤其是反駢儷的大本營。北周的蘇綽，因憤恨當時文風的浮靡，竟仿尚書來作大誥，以矯文風之枉。但其古奧難懂的程度，似更在齊梁駢儷以上，故此體在當時不過「曇花一現」。隋文帝時李諤又上書請斥浮華之文，以正文體。他說「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惟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他

顯然是反對魏晉以來不講致用的純文學，他認定文學以實用為主，這正是韓柳古文運動的先聲。其時姚察撰著書，其子思廉繼續完成，也用古文體，但於當時的文學上似乎沒有什麼影響。所以初唐四傑之文不脫六朝之習，只有王勃算是一個奇才，給駢儷文開了一點頑笑。如感興奉送王少府序一文：「八十有遇，共太公晚宦未遲；七歲神童，與顏回早死何益？僕一代丈夫，四海男子，衫襟綏帶，擬貯鳴琴，衣袖闊裁，用安書卷。貧窮無有，種富貴不選人。高樹易來風，幽松難見日。羽翼未備，獨居草澤之間。翅翮若齊，即在雲霄之上。鳥衆多而無辨，鳳馬雜羣而不分龍。荆山看削足之夫，洩水聞離騷之客。人貧財富，罔窺卿相之門。貌弱骨剛，豈入王侯之宅？王少府北辭伊闕，南登灑山，過我貧居，欲我清酒。一談經史，亞比孔先生；再讀詞章，何如曹子建？山岳藏其跡，川澤隱其形。一旦覩風雲，千年想光景。孔夫子何須頻刪其詩書，馬知來者不如今？鄭康成何須浪注其經史，豈覺今之不如古？王少府乃可畏後生，學問

人也。各爲四韻，共寫別懷。」他雖不廢駢儷，但拿徐庾體來比，總會有人覺他的造句選辭都很鄙俗了。笑。就是他的傑作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奇警之外，也極流暢。古文家韓愈也不能不歎服。總之，雕刻的纖巧的駢儷文到了這個時代，已經不能束縛傑出的天才了。王勃就是首先不甘束縛的一個人。所以楊炯的王勃集序說：「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搆纖微，競爲雕刻。糅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黃，影帶以徇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思革其弊，用光志業。」不過王勃雖有志改革，還是在駢儷文範圍以內改革，四傑之文都是如此。同時他們比徐庾更加講究聲律，嚴格的律體的四六文出來了！到了陳子昂，他纔很鮮明地打出「復古」的旗幟，在詩的一方面前文已經說過。所作表序仍用駢儷文，只有論事書疏之類，疏樸近古。但是論到古文運動，就不能不算他做了先驅。所以韓愈的詩說：「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盧用藏的陳子昂文集序說的更明白，他不滿於東漢魏晉的

唐

文章，更不滿於南北朝的文章。他以為至於徐庾，斯文將喪，上官儀繼踵而生，風雅之道掃地而盡。他竟以為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子昂，「卓立千古，橫制頽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文起八代之衰。」這句話本來是蘇軾恭維韓愈的，依盧用藏說，就該首先恭維陳子昂了！稍後一點，有所謂「燕許大手筆」，這是當時典型的館閣體，也可說是解放的駢體文，由駢到散的中間體。這個時候駢文的不朽之作當推大歷史學家劉知幾的史通一書。燕許大手筆僅足供一時公牘之用而已。李白在文學上的復古運動僅及於詩，已經說過。杜甫偶作散文，生澀不可讀。只有元結於詩於文都主復古，他撰篋中集，恭維沈千運諸人那種古淡的作風，可見其詩的主張。他不作駢儷綺靡之文，可見他是自覺地有意要做古樸的散文。同時還有李華、蕭穎士、賈至、獨孤及，以及蘇源明、李翰之流，也都算是初期古文運動的重要人物。所以梁肅的李翰前集序說：「唐有天下，幾二百年，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

燕國公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以還，則李員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作，故其道益熾。若乃辭源辯博，馳騁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則有左補闕李君……」梁肅說的「其道益熾」替他換句話說，古文運動更盛了。其實，就這幾個人現存的作品而論，或者沒有脫盡駢文的舊習，或者還是半生熟的散文，正是所謂「風氣初開，明而未融」。據說韓愈學文於獨孤及，不知確否。這幾個人自命不凡的努力於「文章中興」，有意的要作文學改革事業（參看獨孤及李華中集序），給了韓愈以相當的影響，那是無疑的了。還有陸贄、權德輿、韓柳同時，却都是作的不甚嚴格的駢文。權德輿長於碑銘書序，都是應酬當世之作。陸贄於德宗時爲翰林學士，從幸奉天，應付李希烈、朱泚諸鎮之亂，所作詔書、斟酌時勢，入情入理，據說當時武夫悍卒讀了也很感動。所作奏議，指陳時政得失，利病也都深切著明。從四傑、燕許以來，在駢儷文範圍以內的改革，可算告了成功，因爲陸宣公的奏議，證明了駢儷文勉強

可以做到應用二字。可是古文運動却於此時已經成熟，古文大家韓柳出來了。從陳子昂以至李華、獨孤及諸人的文學運動，他們自己或當時的人都只叫做「復古」，叫做「文章中興」。到了韓柳諸人，纔真可以叫做「古文運動」。因爲韓愈就是第一個把自己所作的散文稱爲「古文」的，他又是第一個有鮮明的主張，有堅決的態度，用全副的精神來作古文的。他的與馮宿論文書說：「僕爲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慚者即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坡知者知耳！」可見他的古文在當時很招人，人家非笑駭怪。又答李翊書說：「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慮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

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醜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這就可見他自己對於古文所用的工夫。同時我們要知道他是一個正統派的儒者，他是聖人之徒，所以他一面提倡古文，一面提倡聖人之道。好像文與道不可分開，文不能離道獨立而存在。柳宗元所謂「文者以明道」，李漢所謂「文者貫道之器」也。正是他這個意思。千年以來的古文家都以衛道的聖人之徒自命，不能不說是受了他們的影響。韓愈雖自謂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之列，可是他自己又好爲人師。李翱、崔籍、皇甫湜、李漢之流，都是韓門弟子。同古文家還有歐陽詹、李觀都不幸

唐

短命死了。樊宗師也死的早。劉禹錫、白居易也都能作古文，不過爲詩名所掩。梁肅、呂溫之文，僅可以比得上李翱、皇甫湜。只有柳宗元卓然作家，和韓愈齊名。他在永州所作山水遊記，描寫精澈，意味深永，超過了北魏鄴道元的水經注，又是後人所難及的。他的答韋中立書說：「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琅琅，務采色，銜聲音而爲能也。……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勳，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荀孟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

文

三五五

而以為之文也。」柳雖好佛至三十年，可是論到古文却和韓愈的見解差不多。所謂文者以明道，原來這個道就是五經之道，聖人之道。總之，古之文，古之道，古之人，這是韓柳及其同時古文家所提倡的三古主義。韓愈真是一個文壇怪傑！因他的詩文好奇，想要「以奇矯俗」，一時成為風氣。韓派詩歌的一方面已說過了，末流至於皮陸，專走雜體詩一路，結果，此路不通，所謂唐詩也就真到他們而亡了。韓派古文也因好奇之故，至於不可句讀，叫做「難文」。韓愈作樊宗師墓志，以「文從字順」稱樊文，實則樊文最奇澀難讀。今僅存絳守居園池記，越王樓詩序兩文，前一篇止七百七十字，注家已有六人，唐王晟劉忱所注已佚，尚有元趙仁舉、吳師道、許謙、清孫之驥四家，各說不同，終無定論，可知其難讀到什麼程度了！皇甫湜也以異常出眾為奇怪，一傳「為文真訣」於來無擇，再傳而為孫樵，更以「趨怪走奇」自命。難怪韓軾要說「學韓愈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湜而不至者為孫樵」了！只有李德裕杜牧幾

個人還沒有走到奇怪的難文一路；杜文尤縱橫典，行多切經世之務，罪言一篇最有名。他如沈亞之、皮日休都務為儉崛，與孫樵相上下。劉蛻則更險於孫樵，較易於樊宗師。韓派古文末流走入難文一路，結果又是此路不通。古文運動到了孫樵、劉蛻之流也就完了！所以李商隱段成式初為古文，也屬難文一派。後來就和溫庭筠一道復興駢儷文，號為「三十六體」。這不能不說是古文運動末流——難文一派所引起的一種反動。1091's

【唐古詩】「古詩」是對於「律詩」和「絕詩」而稱的。大概以五言或七言為主，間以雜言，而每首長短是沒有一定的，不必像律詩和絕詩那樣有一定的字句。純然五言古詩及七言古詩，產生於漢以後，至南北朝就漸漸的律絕化了，只不過還沒有律絕的名稱，就是在形式上不是律絕的詩，也只在字句上修飾雕琢，只求一句之工，一字之妙，而全首不能一氣貫通。這就是南北朝和漢魏詩不同的地方。漢魏以後，除却留傳於民間的子夜歌一類的民歌，及陶

謝等少數名家而外，大多數的古詩，都是不很好的。在初唐時期，王、楊、盧、駱、沈、宋的古詩，都還脫不了這種習氣。到李白、杜甫纔洗淨了六朝纖麗之習，而自成一種唐音。不過，李杜是詩學革命的成敗者。在李杜以前，再有革命的先驅，就是陳子昂和張九齡。他們二人，確是於唐詩有很大的貢獻；不過天才及工力，均比李杜略低一些，所以革命的成功，還是讓與李杜。在李杜前後的王、孟、高、岑、韓、柳、韋、孟、郊、賈、島、李、賀等，古詩都很好。各人把各人的性情，發表於詩歌，各有各的長處。衆長畢集，便造成唐代詩歌的盛況。稍後，則有白居易創爲淺顯明白的詩歌，務使老嫗能解，在當時可稱爲新體。而取材又多留意社會狀況，所以被近人稱爲「社會詩人」。他又善爲長篇紀事詩，如長恨歌、琵琶行，就是人人知道的名著。晚唐的詩，如李商隱、溫庭筠等所作，便流於輕豔，無足取了。這一半是時代的關係，一半也是作者個性的關係。人家已經評論過，說道：太白仙才，長吉鬼才。又道：太白詩仙，少陵詩史。又道：郊寒、島瘦、元粗、白俗。

## 唐

又因王、孟、韋、柳、儲五家，皆出於淵明，所以就這五家並稱。又因王、孟、高、岑時代差不多，也把這四家並稱。以上所說的許多作者，雖不都是限於以古詩著名，但除了杜甫的五七言律詩，士維、孟浩然二人的五言律詩以外，其他各人的律絕詩，都不及古詩好。

1042

407

【唐七家詩鈔】不分卷。清陳明善編。有原刊本。

409

【唐檀】子產，漢——二六頃。豫章南昌人。少遊太

學，好災異星占之術。後還鄉里教。常百餘人。屢言休徵都驗。一三零年舉孝廉。除中郎。是時白虹貫日，檀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書奏，棄官去。卒於家。檀著書二十八篇，名曰唐子。

411

【唐姬】後漢廢帝宏宸王妃，帝被弑，姬歸潁川，父

欲嫁之，誓不許。常抗袖而歌，以悲廢帝曰：「皇天崩兮，后土頽，身爲帝令命天摧，死生異路兮從此乖，奈何！」

413

【唐求】（一作球）唐——九零六頃。成都人。至性純

慤，耽吟詠。王建帥蜀，召爲參謀，不就。放曠疎逸，人

謂之唐隱。平日爲詩，撚稿爲圓丸，納之大瓢。後臥病，投瓢于錦江，祝曰：「此瓢倘不淪沒，得之者方知我苦心耳！」瓢泛至新渠，有識者曰：「此唐山人詩瓢也。」扁舟接之，得詩數十篇，僅十之二三。後不知所終。求所作詩，全唐詩錄爲一卷，凡三十餘首。

【唐夢賚】<sup>442</sup>濟武，別字豹，岳明至清——一六二七至一六九八山東淄川人。卒年七十二。少有異姿，好讀書。登一六四九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因言事切直，罷歸。居般水之陽，與王士禎、高珩、相友，研討學問。性至孝，篤于友誼。同年友林嗣環客死杭州，爲理後事，並錄其遺稿。夢賚博學廣覽，負經濟才。尤工詩文，王士禎稱他「文近縈莊，詩近東坡」。著有志塾堂集二十四卷，後集八卷，選集十四卷，濟南府志二十四卷，淄川縣志八卷，借鶴樓小集二卷，及林泉漫錄（均清史列傳）。

【唐勒】<sup>4452</sup>楚人，據說亦嘗師事屈原，也曾在項襄王時爲過大夫。他的著述恰與景差相反。景差是漢志全無著錄，現在反存有一篇大招，而唐勒則不然。漢

志且載有唐勒賦四篇，今俱一篇無存！因此所以我對於他究竟有辭賦的著述，還頗有些疑心。幸而史記屈原列傳說：「屈原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述屈原之從容辭令，莫敢直諫。」可見他的確是個能文之士。但惟他們三個不肯直諫，而止在文學上作從容辭令之事，所以便在文學方面的成績很好。你看九辯、招魂、大招……不是的嗎？以此例彼，唐勒當亦應然。只可惜他的四篇賦已經早不存在了。唐勒作品現在所能考見的，只有水經汝水注引他奏士論的一節。雖然說是論，但細玩其文，蓋亦有韻之作也。其辭云：「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故號曰萬城也。」這種文字很奇怪，並不像是散文的論，反而是一種不規則底韻文。如欲鑑賞唐勒的文學，也就只有這幾句。

600(1009)

【唐英】<sup>4453</sup>俊公（一作雋公）一字叔子，晚號蝸寄老人（一作蝸寄居士）清——一七三六頃瀋陽人。隸漢軍，正白旗工書畫，詩有清思。授內務府員外郎兼佐



頌，歷官淮、閩、九江、粵海關監督。與董榕友善。曾主官案事，製器甚精。今稱「唐密」。嘗親製書畫詩，付窰陶成，屏對尤為奇絕。顧震滄為選錄詩文，自題曰陶心人語。又善製曲，著有古柏堂傳奇十三種——轉天心、清忠譜、正業、雙釘案（原名釣金龜）、巧換緣、三報、蘆花絮、梅龍鎮、麵缸笑、虞兮夢、英雄夢、女彈詞、長生殿補闕、十字坡——及笳騷一本（曲錄）。

【唐英歌詩】三卷。唐吳融撰。按融與僦同為翰林學士，故眸有與融同直玉堂詩。融詩音節詩雅，猶有中唐之遺風，似較僦為勝。有汲古閣刊本、席氏刊本、唐四名家集本。

【唐芸洲】號桃花館主人，清——一八九二頃蘇州人。著有七劍十三俠（一名七子十三生）三集一百八十回（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演王守仁平宸濠事，侈言劍術，亦多妖異之談。

【唐藝孫】英發，宋——一二七四頃人。嘗與唐珏、呂同老、陳恕可等於天柱山房賦蟹，調寄桂枝香。有瑤翠山房集（詞林紀事）。

唐

【唐持芳】一名仲，字仲實，號白雲，又號三峯，元——一三六零頃歙縣人。少從洪焱祖學。弱冠為明道書院司訓。元至正中，用薦授建甯路崇安縣教諭。再任南雄路學正。丁憂歸。明太祖定徽州，召對稱旨，命之官。以替廢辭，尋攝紫陽書院山長。卒。學者稱白雲先生。桂芳著有白雲集七卷（四庫總目）與武夷小稿。

【唐林】子高，漢——約前三三至後二四間沛郡人。以明經篤行顯名。仕王莽，封侯，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林著有文集一卷（隋書經籍志注）。

【唐朝四家集四種】八卷。清歙縣汪立名編。有康熙三十四年汪氏原刊本。

【唐婦女非戰文學】「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尸骸相掌拒。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此蔡琰悲憤詩中句也。雖寥寥數語，而描寫戰場慘影，令人心悸。李華之弔古戰場文、杜甫之兵車行、李白之戰城南，以及白居易之新豐折臂翁，皆類此文字也。描寫戰爭征役痛苦之文字，最古者如邶風中之擊鼓，鄭風中之君子于役，春秋而後，兩漢、三國、

六朝何代無戰爭？即何代無非戰之文學？蓋文學者，時代精神之反映也。唐自天寶以還，國家日呈衰頹氣象，且內經安史之亂，外來吐蕃之擾，頻年戰爭，人民之困苦已極。於是有識之士起而爲非戰運動。此種色彩遂深入文字間矣。詩人中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頎、岑參、高適、王昌齡之輩，其集中更多非戰之作。影響所及，婦女文學亦厚帶此非戰色彩矣。茲述之如下：陳玉蘭，吳人，王駕妻也。駕戍邊，蘭製衣並詩寄之。其詩一筆揮洒，意到筆隨，肯綮處全在一西風吹妾四字也。詩云：「夫戍邊關妾在吳，西風吹妾爰夫一行書。寄千行淚，寒到君邊衣到無。」邊將張揆，防戎十餘年不歸。侯氏爲詩，繡作龜形，詣闕上之。武宗覽詩，勅揆還鄉，並賜絹三百匹。其詩曰：「睽離已是十秋強，對鏡那堪重理妝。卽雁幾回修尺素，見霜先爲製衣裳。開箱疊練先垂淚，拂杵調砧更斷腸。繡作龜形獻天子，願教征客早還鄉。」裴羽仙，張悅之妻也。悅征匈奴不歸，思慕悲切，賦寄征衣以寫其意。鍾惺曰：「細密溫款，情詞俱曲。」

暖深淺，遂若步步經心。凝思一過，亦使涕零雙墮矣！

「邊將詩二首云：「風捲平沙日欲曛，狼烟遙認犬羊羣。李陵一戰無歸日，望斷胡文哭塞雲。良人平昔逐蕃渾，邊戰輕生出塞門。從此不歸成萬古，空留賤妾怨黃昏。」寄征衣云：「深閨乍冷聞香匣，玉筋微微溼紅頰。一陣香風殺柳條，濃烟半夜成黃葉。重重白練如霜雪，獨下寒階轉悽切。祇知抱杵搗秋砧，不覺西樓已無月。時聞寒雁聲呼喚，紗窗只有燈相伴。幾展齊紈又懶裁，離腸空逐金刀斷。細想儀形執刀尺，回刀剪破澄江色。愁捻銀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時時舉袖勻殘淚，紅箋謾有千行字。書中不盡心中事，一半殷勤託邊使。」憑弔哀傷，淒然破淚。讀陳陶之隴西行：「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可以爲寄征衣作註脚也。長孫佐輔戍邊不歸，寄書於妻，妻乃作書以答之。詩云：「征人去年戍邊水，夜得邊書字盈紙。揮刀就燭剪紅綺，作同心答千里。君寄邊書書莫絕，妾答同心心自結。同心再解不心離，離字頻

看字愁滅。結成一衣和淚封，封書只在懷袖中。莫如書固字雖久，願學同心長可同。」以上諸人詩，大抵

丈夫征戍，妻子思念之作爲多。又僖宗宮人馬真妻鎖袍詩云：「玉燭製袍衣，金刀呵手裁。鎖情寄千里，鎖心終不開。」此又與玄宗宮人「沙場征戰客，寒

苦爲誰眠？」一詩，同爲非戰文學佳話矣。

【唐中丞文集】二卷。清常寧唐訓方撰。有光緒刊本，在唐中丞遺集內。

【唐中丞詩集】一卷。清常寧唐訓方撰。有光緒刊本，在唐中丞遺集內。

【唐中丞制藝】二卷。清常寧唐訓方撰。有光緒刊本，在唐中丞遺集內。

【唐摘句品選書】摘句品選之著，其內容與體例多類總集。古今詩人秀句，崇文目作詩文秀句，誤

一。二卷。唐元兢撰。佚。據新唐志，崇文目及宋志均著錄文史類。通志藝文略入詩話類。集賈島句圖（崇

文目作賈島詩句圖，直齋書錄解題作句圖）一卷。唐李洞撰。佚。新唐志崇文目通考及宋志均著錄文

史類。通志入詩評類。文場秀句一卷。唐王起撰。佚。通志藝文略著錄詩評類。新唐志入總集類。詩圖（宋

志作詩體）唐倪宥撰。崇文目及宋志著錄文史類。續古今詩人秀句（崇文目脫「今」字）二卷（

？）僧元鑿撰。佚。崇文目及宋志均著錄文史類。崇

元鑿時代待考，疑亦五代時人。上皆句圖之屬。是爲摘句成書之始。宋人論詩，此風尤盛。其源蓋出於鍾

嶠詩品。詩品云：「思若如流水，既是即日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

出經史。」其論古今勝語，已開摘句之風。河岳英靈集三卷（新唐志作二卷，通志作一卷，誤）唐殷

璠編。案是書通志入詩評類。新唐志入總集類，蓋其性質本可兩屬者。四庫總目雖列入總集類，而提要

謂：「是集錄常建至閻防二十四人，詩二百三十四首，姓名之下各著品題，仿鍾嶠詩品之體，雖不顯分

次第，然篇數無多而釐爲上中下卷，其人又不甚敘時代，毋亦隱寓鍾嶠三品之意乎？」則通志列入詩評類，亦不爲無見。詩人主客圖（宋四庫闕書目，直

唐

齋書錄解題及宋志均作唐詩主客圖一卷。(宋

志作二卷。通志及焦竑國史經籍志均作三卷。不

全。唐張爲撰本。是書而著者，有清李懷民中晚唐詩

人主客圖。案是書久佚，今所存者如函海本及張氏

榕園叢書本，蓋出紀昀重編者。泉山秀句集、朱彝

尊全唐詩未備書目作閩山秀句集、唐黃滔編。佚

通志藝文略著錄詩評類，新唐志入總集類注云：「

編閩人詩，自武德盡天祐末。」右皆近於選集。主客

圖雖多摘句，亦有錄全首者，至李懷民重訂主客圖

則更類於總集。蓋選集之與批評，其性質本極相近。

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云：「辨茲清濁，使如涇渭；論

茲月旦，類彼汝南。」此正是評家與選家共有之宗

旨，殷璠所編本鍾嶸區分三品之意。張爲所撰，又同

詩品源出某某之說。則通志於右列諸書，均入詩評

一類，並非無故了。hc

【唐摭言】十五卷。五代王定保撰。是書述有唐一

代貴冑之制特詳，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雜事亦足

以覘名場之風氣，驗士習之淳澆。有雅雨堂刊本。

海不足本，學津討原本。

【唐摭言對補】一卷。清海昌蔣光照撰。有道光原

刊本，在別下齋叢書內。

【唐泰】<sup>501</sup>亨仲，明——一四零一頃侯官人。一三九四

年進士。永樂中累遷陝西按察副使。泰工詩，與林鴻

等號閩中十才子，有善鳴集。

【唐肅】<sup>502</sup>處敬，元至明——一三三一左右至一三七

四左右越州山陰人。卒年四十四。(續疑年錄據朱

彝尊撰傳，作生于元致和元年，卒于明洪武四年。此

據明史本傳。六年，謫佻濠梁，卒。約推一通經史，兼

習陰陽醫卜書數。少與上虞謝肅齊名，稱「會稽二

肅」。一三六二年舉鄉試。張士誠時，爲杭州黃岡村

院山長。遷嘉興路儒學正。士誠敗，例赴京，尋以父喪

還。洪武三年，因荐召修禮樂書，擢應奉翰林文字。其

歲科舉行，爲分考官。歸。六年，謫佻濠梁，卒。肅亦工

詩，與高啓、徐貴等稱「北郭十友」。亦稱十才子。有丹

崖集八卷。(明史藝文志)

【唐書志傳通俗演義】明熊大木撰。此書所演。以

唐開國事爲主，明時刻本亦多。今所見者，有楊氏清江堂、唐氏世德堂、余氏三台館，及武林藏珠館四本。除清江堂本外，均不著作者之名。今分志如下：新刊參采史鑑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八卷，別題秦王演義。有嘉靖癸丑（三十二年）楊氏清江堂刊本，無圖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五字。日本內閣文庫藏。署「金陵薛居士的本」。「整峯熊鍾谷編集」。首嘉靖癸丑李大年序。此爲最初刊本。標題九十節，實八十九節。新刊出像補訂參采史鑑唐書志傳通俗演義題評八卷，有明唐氏世德堂刊本，白紙大字，正文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四字，眉欄有評，圖嵌正文中。記畫工曰：王少淮寫，日本靜嘉堂文庫，尊經閣文庫藏。題「姑熟陳氏尺蠖齋評釋」。「續谷唐氏世德堂校定」。一作周氏大業堂首無名氏序，不著撰人。書八十九節。新刻按鑑演義全像唐書志傳八卷，有明余氏三台館刊本。上圖下文，正文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三字。日本宮內省圖書寮藏。題「紅雪山人余應鰲編次」。「潭陽書林三台館梓行」。實即熊鍾谷書序與世德

唐

堂本同。新刊徐文長先生評唐傳演義八卷，別題隋唐演義。有明萬曆庚申（四十八年，即泰昌元年）武林藏珠館刊本，前附圖三十二葉，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眉欄有評，板心下題「藏珠館」。日本內閣文庫藏。題「武林藏珠館續梓」。首萬曆庚申錢塘黃士京二馮序，亦不著撰人。書九十節。

【唐末詩壇】自晚唐的李商隱到袁宗天祐三年（九六零）唐室之亡滅，還有四五十年。這四五十年政治敗壞，國勢日蹙，懿宗時浙東淮泗叛亂，南詔入寇，僖宗時流寇王仙芝橫行河南山南江淮，黃巢陷長安稱帝號，大亂十年始稍定。其焚掠之殘暴，殺戮之慘酷，亂區之擴大，戰事之延長，更甚於安史之變。其後又有秦宗權稱兵僭號，朱溫與李克用之互相火併，唐室元氣至是凋喪殆盡。昭宗頗稱英傑，即位之始即想極力振作恢復祖宗宏規，而外制於強藩，內牽於閹寺，卒爲朱全忠所弑，費恨入地。唐代三百年天下到這時候便算完全斷送。□唐末詩壇之混亂也和政局差不多。開宗立派的大師已經絕迹。

能表現特別色彩的詩家也不可多得，詩風止於「幽僻」「尖新」「纖巧」「靡弱」「俚俗」視盛中唐李杜韓白之元氣磅礴光焰燭天者實不可同日而語。唐詩到這時候已經成爲洪波之末流，大聲之餘響了。這四十幾年中詩人創作，大都不出前人範疇，約而計之可得以下幾派。第一派——這一派以通俗爲主，作風出於白居易，白居易作品本有俗「之說」，到了唐末竟淺得像白話一般。杜荀鶴、羅隱、羅虬、鄴、李山甫、胡曾等人爲代表。杜荀鶴自序其文爲「唐風集」，其時世行二首，寫盡唐末兵禍慘狀，讀之令人酸鼻。又旅泊遇郡中叛亂示同志一首亦甚慘苦。這三首詩想都在黃巢作亂僖宗幸蜀時作。他的「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休」（秋宿臨江驛）「九州有路休爲客，百歲無愁即是仙」（亂後山居）「畫戟門前難作客，釣魚船上易安身」（感秋）「半雨半風三月裏，多愁多病百年中」（中山臨上人院觀牡丹）都是淺俗體裁，也有完全用俗語寫的，如友人贈舍弟依韻戲和「不覺裏頭成大漢，

昨來竹馬作童兒」登靈山水閣貽釣者「未勝漁父閑垂釣，獨背斜陽不睬人」大有打油詩意味。羅隱的詩有許多成爲今日民衆日常成語如「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水邊偶題）「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籌筆鋒）「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自遣）「西施若解亡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西施）等句皆是。羅虬詞藻富瞻，累舉不第，爲鄞州從事。嘗欲伎女杜紅兒唱歌，紅兒以身爲副憲所聘，不敢應命。虬怒，手刃之，既而悔，乃作絕句百篇，比紅兒詩以追其冤。詩非甚佳，終是晚唐淺俚風格。如「長恨西風送早秋，低眉深恨嫁牽牛，若同人世長相對，事作夫妻得到頭」（蘇小空勻一面妝，便留名字在錢塘，藏鴉門外諸年少，不識紅兒未是狂）全詩大略類此。羅鄴牡丹詩「買裁池館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山陽貽友人「行遲暖陌花攔馬，睡重春江雨打船」鸚鵡詠「金籠共惜好毛羽，紅嘴莫教多是非」都淺俗。李山甫所作貧女詩頗有名，胡曾有

詠史詩一百首。坡下「拔山力盡霸圖墜，倚劍空歌不逝騷，明月滿營天似水，那堪回首別虞姬」青塚「王貌元期漢帝招，誰知西嫁怨天驕，至今青塚愁雲起，疑是佳人恨未銷」因其淺易通俗，故民間傳誦甚廣。這類白話詩做到後來，爲宋人擊壤詩派。第二派——這一派以幽峭僻苦爲主，是學賈島的。中晚唐詩主客圖以賈島爲清奇苦僻主。上入室爲李洞，入室爲周賀、喻龜、曹松、崔塗、升堂爲馬戴、唐求等，及門爲張祐、方千等。李洞鄆郊山舍題趙處士林亭，及「落葉濺吟身」「敲鑪吟雪月」「醉眼青天小」「三更後雨，四十字邊秋」「漱流星入齒，照鏡石差肩」等佳句，皆似賈島。喻龜和賈島友善，冬日題無可上人院「入戶道心生，茶間踏藥行，瀉風瓶水澀，承露鶴巢輕，聞北長沙氣，窗東一檜聲，詩言與禪味，語默此皆清。」又送友人罷舉歸蜀「賣琴紅粟貴，看鏡白髭新」龍翔寺居「野聲鐘裏飯，雙影樹間茶」送友人南中訪舊知「地蒸川有毒，天暖樹無秋」甚鍊。方千詩多警句，高秀異常。宋蘇軾常手寫方千七

唐

律詩，自省覽云。其七律警句如「曳響露蟬穿樹去」「沙蟬飛處聽猶聞」又「蟬曳殘聲過別枝」於詠蟬「特工」隔岸鷄鳴春耨去，鄰家犬吠夜漁歸」「泉迸幽音離石底，松含細韻在霜枝」「巖溜噴空晴似雨，林蘿礙日夏多寒」則開宋人詩體。馬戴落日悵望「孤雲與歸鳥，千里片時閒，念我一何滯，辭家久未還，微陽一喬木，遠色隱秋山，臨水不敢照，恐驚平昔顏」又「鳥下山舍暝，蟬鳴露滴空」「濕光微泛草，石翠澹搖峯」寄賈島之「尋思別山日，老盡經行樹」則與「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無異。唐求爲詩，摭稿爲圓，納之大瓢，後臥病投瓢於江道。「斯文苟不沈，波得者方知，吾苦心爾」客行「上山下山去，千里萬里愁，樹色野橋暝，雨聲孤館秋」則不但似賈島，且似孟郊，贈行如上人「袖補雲千片，香燒印一窠」則肖賈語。第三派——這派以清真雅正爲主，善作五律，謂之格律詩，學張籍、姚合、中晚唐詩主客圖以張籍爲清真雅正主，上入室朱慶餘，入室王建、于鵠、升堂項斯、許渾、司空曙、姚合、及門趙

撮、顧非熊、任翻、劉得仁、鄭巢、李咸用、章孝標。司空曙爲大曆詩人朱慶餘、王建爲中唐詩人應另述，但晚唐至唐末的許渾甚有名不可不略爲介紹，司空圖亦以格律著，人稱其源出張籍、賈島、姚合，然於籍爲近。高棟唐詩品彙謂「許用晦（渾）之對偶爲晚唐變態之極」可見他有得於張籍律格詩的工夫。他作懷古詩頗有悲壯蒼涼之致，如金陵懷古傳誦甚廣。他的七律警句「水聲東注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草生宮闕國無主，玉樹後庭花爲誰？」經年未葬家人散，昨日因齋故吏來」張爲曾取之爲主客圖。但他雖工對偶，却又有淺俗之名，前人有時將他放在第一派。司空圖少有俊才，晚年避世棲遯，自號知非子，耐辱居士。有先世別墅，泉石林亭，頗愜幽趣。日與名僧高士遊詠。著詩品二十四則，當世傳之。其論詩貴味外味，其與李生論詩書極暢其旨。詩品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神艷澹不可收」，「采采流水，蓬蓬遠春」，「明漪見底，奇花初胎」，「晴雪滿林，隔溪漁舟」清代主神韻說的王士禛常引之。其自負之佳

句有「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坡暖冬生筍，松涼夏健人」，「明川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孤螢出荒池，落葉穿破屋」，「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容齋隨筆云：「東坡稱司空表聖詩文高雅，有承平之遺風。其『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

第四派——這是出於唯美文學的。韓偓、吳融、唐彦謙、學溫、李、陸龜蒙一部的作品也如此。趙嘏則近杜牧。這派善於寫兒女之情的，當推韓偓。他有香奩集，爲後來情詞之祖。清王次回等即專模擬他。李商隱於韓偓小時贈詩有「雛鳳清於老鳳聲」之句。大約知道他將爲唯美文學後起之秀吧。偓本是一位風骨嶄峻的人，但香奩一集豔詩比溫、李尤細膩溫柔。李商隱首創「無題」詩體，韓偓也曾仿他作無題十四韻，吳融、令狐渙、劉崇譽、王渙等皆和之。但商隱無題係影射宮嬪歷史，韓偓的仿作雖語意類却是沒有內容的。舊唐書文苑傳唐次傳子彥謙……



：少時師溫庭筠故又格類之。但宋初揚億卻說「鹿門先生唐彥謙爲詩慕玉溪得其清峭感愴」楊慎升庵詩話也說「唐之絕句用事隱僻而諷諭悠遠似李義山」溫李詩格本相近，謂其學溫學李無不可，但如全唐詩話所引露白風清夜向晨及一夜高樓萬景奇二首不是故意學李商隱的無題麼？不過也像韓偓的無題，僅有表面沒有內容總算上了李商隱的當。秦韜玉也是溫李一派他與李山甫均以貧女詩出名他的吹笙歌「警警狂月歷秋波」管中藏著輕輕語「倩麗似溫天街」寶馬競隨朝暮，客香車爭碾古今塵」橐家「地衣鎮角香獅子，簾額侵鉤繡辟邪」詠手「一雙十指玉纖纖，不是風流物不拈，鸞鏡巧梳勻翠黛，畫樓間望擘珠簾，金杯有喜輕輕點，銀鴨無香旋旋添，因把剪刀嫌道冷，泥人呵了弄人髻」則又似李似韓。趙嘏因杜牧嘗愛其長安秋望中「長笛一聲人倚樓」之句吟嘆不已，人因目爲「趙倚樓」其「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梁王舊館已秋色，珠履少年輕繡

唐

衣「滿樓春色傍人醉，半夜雨聲前計非」三千宮女自塗地，十萬人家如洞天」等句張爲取爲主客圖詞采清華之中兼有俊逸豪邁之氣，又善作拗句，真得杜牧嫡傳。第五派——這一派是學韓愈的，唐末詩人皮日休陸龜蒙天才最高，成就也最大，在混亂靡蕪的詩壇之中可說是極有價值的一派。但後人因皮日休替陸氏松陵集做的序有「近代稱溫飛卿李義山爲之最，以陸生參之，烏知其孰爲先後也」遂將陸龜蒙歸入李派，並以皮日休與陸唱和甚多，體裁酷肖，亦指爲李派羽翼。但細讀皮氏全序則並不如此。他歷論楚辭至唐詩風的變歸之自然，並說只有天才始可劃分時代。其「以陸生參之烏知其孰爲先後」的話則說元和長慶之後成爲溫李世界，能取而代之者唯有龜蒙也。後人斷章取義，致發爲與皮氏相反的論斷，豈不可笑。胡光輝說皮陸二人學韓愈，因他們一則用散文句法作詩，二則喜用漢賦及揚雄太玄經字法（文學史講稿）見地可謂特獨。其實二人不但學韓，且學杜甫白居易，而才

力雄大，雖學而能變化，故非同時詩人可及。二人曾同居太湖，所以關於太湖及吳中景物吟詠極多。又因二人都閑居多暇日，所以關於漁樵、松鶴、茶酒等作也。裊然成帙。如漁具十五詠、添魚具詩、樵人十詠、酒中十詠、添酒中六詠、茶中雜詠、小松、新竹、鶴屏、幕鶴等。「虞士文學」至二人總算到了大成的地步。又皮氏喜爲雜體，如吳體詩、迴文詩、四聲詩、雙聲詩、疊韻詩、雜合詩、人名詩等，這也是閒居無事以詩爲玩的結果。北夢瑣言稱咸通中皮日休以進士上書兩通，一請以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爲學科，謂「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不異道者，孟子也。捨是而子者，必斥乎經史，爲聖人之賊也。」一請以韓愈配饗太學，謂韓爲孟荀文中子以後一人。「蹴及揚墨，蹂踐釋老，故得孔道，炳如日星焉。吾唐以來一人而已。」這可見他學問的本原了。而陸龜蒙讀襄陽者舊傳，因作詩五百言寄及皮襲美，稱贊皮氏學問有「積漸開詞源，一派分萬溜。先崇丘旦室，大懼隳結構。次補荀孟垣，所貴士塿

漏。」和皮詩有「軻椎骨已朽，百代徒趨趨。近者韓文公，爲開闢鋤。夫子又繼起，陰囊終廓如」等語。皮氏答他的詩，於唐詩人推陳子昂、李太白、孟浩然、杜子美，又說「昌黎道未著，文教如欲窮，其中有聲病於我如挺彈。是敢驅頽波歸之於大川，其文如可用，不敢佞與。」明水在補枯太羹臨豆籩，將來示時人，緜翰生饒誕……唯思逢陣敵，與彼爭後先。」他要與韓愈爭先，後人乃派他爲溫李羽翼，富他所能逆料。皮日休留心世經之學，所以文學上學韓之外，又學杜甫與白居易二人。湖廣通志稱其文皆上剔遠，非下補近失，非空言也。」他的三羞詩七愛詩，正樂府十篇，正是有心學白居易新樂府泰中吟的。又其太湖石「或拳若虺蜴，或蹲如虎羆，連絡若鈎鑠，重壘如萼跗，或若巨人髻，或如大帝符，脰臑筍筍，格磔琅玕株，斷處露海眼，移來和沙鬚。」一則顯明地寫韓愈南山石板「狂波忽然死，浩氣青且浮，似將翠黛色，株破太湖秋。」縹緲峯「恐足蹈海日，疑身凌天風，衆岫點巨浸，四方接圓穹，似將青螺髻，撒在明

月中」勢氣雄偉尤似韓陸龜蒙是個道地的處士平生做的官不過湖蘇州郡從事遊歷的地方也像很少所以作品裏表示國家社會的意見不多。但江湖散人歌痛恨藩將之割據與宦官之握兵議論激烈無異杜白。陰符經是中國的戰爭哲學讀陰符經寄鹿門子有「祇爲讀此書大樸難久存」句大加反對而雜諷九斧學陳子昂的詠懷對時局有痛切的議論南徑漁父刈穫彼農等詩替農民叫苦可見他也不是專爲「空言」的詩人。他喜修鍊術故作品有鉛汞氣也喜詠物「九秋風露越窈闔奪得千峯翠色來」是詠越窈的名句。他與皮日休唱和幾占全集十分之八受他影響不少。其戰秋辭一作不要說那些鋪排的句法像韓即「昨宇今燼朝人暮尸萬積一啗千倉一炊」置之韓集真可混楮頁總之皮陸二人作品條暢充沛清越峭拔意無不言言無不盡宋人以議論入詩也導源於此。唐末詩壇有他兩人也算有了個體面的下台了。

【唐批評學】從前曾經說過凡每當文學極盛時

唐

代，批評之風亦極發達。如齊梁文學茂美同時產生文心雕龍和詞品兩種不朽的批評名著。假若用這個例子去推測唐朝批評界的情形幾乎適得其反。唐代的詩文如日中天而論文之著作竟寥若晨星。所以後來人都說唐人只知作詩而宋人才專門出來替唐人作詩話不過這層還須考慮。我們不能因爲唐代的文學批評著作流傳於現在的絕少就貿貿然斷定唐人文學批評之風不盛。如謂不然請翻開新唐書藝文志總集之末所排列的唐代論文專書便可知唐代論詩者紛紛不少。其目如次：李嗣真詩品一卷。王昌齡詩格二卷。元兢宋約詩格一卷。晝公詩式五卷。又詩平三卷。王起大中新行詩格一卷。姚合詩例一卷。賈島詩格一卷。炙較子詩格一卷。元兢古今詩人秀句二卷。李洞集賈島句圖一卷。張仲素賦樞三卷。范傳正賦訣一卷。浩虛舟賦門一卷。倪宥文章龜鑑一卷。劉逵應求類二卷。孫郃文格一卷。以上共計論文家十六人。書十七種。其中雖有幾部不免帶有講作法的色彩然總可算具體而微的批

評之作。現在我們見得到的，只有畫公（即釋皎然）的詩式一種了。而此僅存之一部唐人論文著作，遠不及文心與詩品。他徒詳諄在形式上去講求。殊不知唐詩之妙處，並不是只靠形式的。□假使要編一部中國文學批評史，各朝均容易收輯材料，只有唐代較感困難，因為當時論文書籍都未能流傳至今。如日本之鈴木虎雄著了一部支那詩論史，他的次序是從周講起，到六朝以後便接住明朝講下去，中間丟了唐宋六百年不說，只提了幾句。殊不知唐代論文專書，現今雖不可得見，而唐人關於批評文學的意見，散見於各種文體的，很不少。若肯過細去蒐輯起來，材料頗覺豐富。現在略舉收集此類材料之途徑如下：一、史論——如南北史文苑傳與隋書文學傳敘等，因為這幾部史書之編纂者，均為唐人，可見看出初唐文人對於文學批評之意見。二、詩——如李白之古風杜甫之偶題及戲為六絕句韓愈薦士詩及白居易寄唐生對於前代及並世人，每有極簡到之批評。三、書札——如韓愈答李翊書柳宗元與

韋中立論師道書白居易與元九書司空圖與李生論詩書四、傳志——如元稹的杜工部墓志李陽冰的李白墓志韓愈的孟貞曜志與樊紹述志五、集敘——如李漢的昌黎先生集敘杜牧的李長吉詩集敘六、雜文——如李贊皇的文章論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從以上看來便知唐人論文，雖無專著流傳至今，而此項材料卻不少。研究唐代批評文學，最應當着眼的，是看他們轉變風氣的地方。唐代文人，一方面結束六朝以前，一方面又開啓宋代以後。此朝實為中國古今文學變化的樞紐。1021

【唐靜嫺】種玉田婦，清南匯女子。有瀉珠閣稿，見正始集。

【唐輔採蓮】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宋志教坊部雙調中，有採蓮曲。

【唐軼聞小說】軼聞之作，類皆搜輯當代之幽隱，如無名氏之李衛公別傳，鄴侯外傳，李林甫外傳，袁天綱外傳，裴伽先別傳，李商隱之李賀小傳，許崇之吳保安傳，陳鴻之長恨歌傳，東城老父傳，郭湜之高

力士傳。曹邨之梅妃傳。張說之虬髯父傳。皆足補正史所不及。其間惟李衛公別傳。乃虬髯容傳。同記李靖微時事。頗涉怪異。然林龍行雨。與紅拂私奔之故事。其流傳於民間。後人有編爲戲劇者。郭侯外傳。敘李泌事。委婉盡情。泌雖志在神仙。而文中不多著怪誕語。李林甫外傳。涉及道士之方術。青衣童子之衛護。其事蹟頗似留侯之遇黄石公。袁天綱外傳。歷舉其知命論相之事。有當於聖人。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之說。可以警戒世人之妄求。裴仙先別傳。記其輾轉流徙之迹。正史中決無此瑣屑詳盡之文。李賀小傳。敘賀之赴召玉樓。與其將死之狀。亦爲正史中所不及。吳保安傳。敘友朋生死之交。足以勵反眼若不相識之薄俗。東城老父傳。追憶往年宮禁之盛典。有麥秀黍離之思。蓋鴻之爲文。長於弔古。追懷往事。如不勝情。而長恨歌。伴與梅妃傳。述天寶遺事。尤其悽感之情。梧桐雨。雜劇。長生殿。傳奇之所本也。或云梅妃傳。爲宋人作。高力士傳。近於實錄。亦可作明皇傳。傳觀。凡此諸篇。皆就歷史上之著名人物。點綴穿插。情

唐

文兼勝。非漢晉人之所及也。DU

【唐抒情文】「抒情文」的大部分。散見於所謂古文的中間。宋以後的古文。如歐陽修。歸有光的文集中。抒情散文頂多。在唐代卻不多見。因爲唐代的古文。始於韓柳。韓文中的佳作。多半是論說文。柳文中的佳作。多半是遊記和寓言。這都不是抒情文。韓柳兩大家以外。只不過韓愈的幾位高足弟子。善爲散文。韓愈自己的古文中。抒情文既然很少。那麼他的弟子是學先生的。當然抒情文也很少了。在韓集中。可稱爲第一等抒情散文的。要算他的祭十二郎文。這篇文章可當韓集中抒情散文的代表。即當唐代抒情散文的代表。此外「小簡」中。也有絕妙的抒情散文。雖然是寥寥的幾行書信。卻是言短情長。含蓄無盡。晉人頂擅此。王羲之的送橘帖。雜帖。尤妙。『奉橘三百枝。霜未降。不可多得。』（奉橘帖）『思卿一面無緣。可嘆！可嘆！』（雜帖）這豈不是絕妙的抒情文麼？此外能較與義之相彷彿的。要算顏真卿寫的寒食帖最佳。『天氣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只

數日間得且佳爲佳耳！這樣的小簡，飽含着詩意，爲抒情散文。頂下的作品，小簡愈短愈佳，稍長一些，便減少一些價值。如王維的山中與裴迪秀才書，

寫景的地方太多，抒情的地方較少，便不及寒食帖。然也有可取之處，摘錄其佳句如下：「北涉元瀆，清

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

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與疎鐘

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

徑，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青山可望，儵魚

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皋，麥隴朝雉，斯之不遠，儻能

從我游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

邀，然是有深趣矣，無忽！總之，古文中的抒情散文，以唐以後歐陽修歸有光爲多，小簡以唐以前晉人爲妙。抒情散文，不是唐人的特色。上面所舉的幾個例，已可爲這個時期的代表作品了。(二六)

【唐四家詩】八卷。清汪立名編。是編合刻唐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四家之詩。

【唐四家詩集】二十卷。附詩話一卷，攷異一卷。清永康胡鳳丹編。有同治九年刊本。

【唐愚士詩】二卷。附會稽懷古詩一卷。明唐之淳撰。是編名曰詩集，實兼載詩文，其詩少間鍊之功。而

寒外諸作，山川物產，頗資考核。會稽懷古詩一卷，仿阮閱張堯臣例，亦頗有辨訂。

【唐昌黎轅集】二卷。清敍水陳廷烈撰。有光緒排印本。

【唐時升】叔達，明一五五一至一六三六嘉定人。卒年八十六。早登歸有光之門。年未三十，棄舉子

業，專事古文。王世貞官南都，延之邸舍，與辨析疑難。後入都，值塞上用兵，逆斷其情形虛實，將帥勝負，無

一爽者。家貧好施，子灌園藝蔬，蕭然自。與里人妻

堅程嘉燧並稱「練川三老」。卒于家。時升工爲詩，援筆立成，不加點竄，文得有光之傳，所著有三易集二十卷（明史藝文志）。

【唐明皇御斷金錢記】一本。元喬吉撰。雜劇。有元曲選本。續古名家雜劇本。元人雜劇選本。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一本。元白朴撰。雜劇。在元曲選丙集上。敘安祿山反，唐明皇幸蜀，楊貴妃死馬嵬坡事。寫明皇亂後還京，思貴妃甚切，聽秋夜梧桐之雨聲，觸念前情，調至悲感。

【唐明皇游月宮】一本。元白樸撰。雜劇。

【唐明皇哭香囊】一本。元關漢卿撰。雜劇。

【唐昭宗】名傑，更名敏，又更名晔，僖宗弟，喜文學，在位十六年，為朱全忠所弑。詞傳巫山一段雲，菩薩蠻等四首。

【唐雅】二十六卷。明張之象編。是集取唐君臣唱酬之作二千餘篇，分部五十有三，以類編次，自武德訖於開元，以天寶而後，風格漸卑，故不與焉。

【唐隱逸風氣與文學】中國的思想界在南北朝間經過佛教大侵入的震驚之後，到唐代已漸漸恢復了原來的鎮定，仍舊繼續東漢魏晉以來的自然主義的趨勢，承認自然的宇宙論與適性的人生觀。

唐

禪宗的運動與道教中的智識分子都是朝着這方向上走的。在這個空氣裏，隱逸之士遂成了社會上的高貴階級。聰明的人，便不去應科第，卻去隱居山林，做個隱士。隱士的名氣大了，自然有州郡的推薦，朝廷的徵辟；即使不得徵召，而隱士的地位很高，仍不失社會的崇敬。唐書盧藏用傳有一個故事說的最妙：「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徐曰：『以僕觀之，仕宦之捷徑耳。』」司馬承禎是個真隱士。盧藏用早年隱居少室終南兩山，時人稱為「隨駕隱士」。後來被徵辟，依附權貴，做到大官，故不免受司馬承禎的譏諷。這個故事可以使我们知道當日隱逸的風氣的社會背景。思想所趨，社會所重，自然產生了這種隱逸的文學。歌頌田園的生活，讚美山水的可愛，鼓吹那樂天安命，適性自然的人生觀。人人都自命陶淵明謝靈運，其中固然有真能欣賞自然界的真美的，但其中有許多作品終不免使人感覺有點做作，有點不自然。例如王維的「獨坐幽篁裏，琴彈復長嘯」

在我們看來，便近於做作，遠不如陶潛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天天狂飲爛醉，固不是自然；對着竹子彈琴長嘯，也算不得自然，都不過一種做作而已。但這個崇拜自然的風氣，究竟有點解放的功用，因為對着竹子彈琴長嘯，究竟稍勝於夾在伶人隊裏唱鬱輪袍去。巴結公主人罷，在文學史上，崇拜自然的風氣產生了一個陶潛，而陶潛的詩影響了千餘年歌詠田園山水詩人。其間雖然也有用那不自然的律體來歌唱自然的，然而王維孟浩然律詩也都顯出一點解放的趨勢，使律詩傾向白話化。這個傾向，經過杜甫白居易的手裏，到了晚唐便更顯明了，律詩幾乎全部白話化了。(二)

【唐氏三先生集】二十八卷，附錄三卷。明程敏政編。凡唐元篤軒集詩八卷，文五卷，唐桂芳白雲集詩五卷，文二卷，唐文風梧桐集詩四卷，文四卷。前列諸集原序，後附以傳記銘誌之文。

【唐體膚詮】四卷，唐體餘編四卷，杜詩講釋二卷。清太倉毛張健編。有康熙刊本。

【唐風】<sup>772</sup>在東遷後的國風中，以王衛唐三風為最早。周成王封弟虞為唐侯，在大行山恆山之西。境內有晉水，故子變改國號曰晉。今所傳唐風大都是前七八世紀的作品。其中有史蹟可考者，只揚之水一篇。西歷前七四四年，昭侯封季弟成師於曲沃，漸有尾大不掉之勢。前七三八年，潘父殺昭侯而納成師，不克，昭侯子孝侯立。前七二三年，曲沃莊伯一歲師子一殺孝侯，立孝侯子卻為鄂侯。鄂侯經哀侯傳至小子，在前七零五年為曲沃武公（莊伯子）所殺。立哀侯弟湣。至前六七八年，武公滅晉侯湣，自立為晉侯。這六七十年間的遞嬗情形，我們可從史書上看出。這時候人民的心理的傾向，我們可從揚之水裏看出。假使舊說可信的話，此外便與此事無關係。序說完全傳會到晉侯身上去，是錯誤的。我們讀唐風，總覺得牠的顏色是很黯淡的。例如蟋蟀及山有樗，都是表現及時行樂的意思。今我不樂，日月其除。（蟋蟀）子有飲食，何不日鼓瑟？（山有樗）這已經不是健全的思想了，下文又有這幾句，無已大康。





意不復訴。累官吏部尚書，以與李義府不睦，坐免官。起爲潮州刺史，卒。臨著有小說冥報記二卷。（舊唐書本傳）

有麟後山房刊本。

【唐人試帖】四卷。清蕭山毛奇齡編。有康熙刊本。

【唐人試帖纂注】四卷。補遺一卷。清華亭黃達范文獻王興模編。有寶奎堂刊本。

【唐人說蒼】清陳蓮塘所編的唐人底傳奇小說總集。這是從四庫全書太平廣記，說郭等裏面搜集攙來的，全百六十四種。唐代底小說略盡於此。只是這百六十四種有作爲小說看是很不適當的，嚴格說來，實只有七十餘種可以說是合於小說體裁的。其中如：□別傳類——有海山記，迷樓記，開河記。

以上韓偓撰，一虬髯客傳（張說撰），李林甫外傳（無名氏撰），一東城老父傳，長恨歌傳（以上陳鴻撰），高力士傳（郭湜撰），梅妃傳（曹鄴撰），楊太真外傳（樂史撰），李泌傳（李肇撰），本事詩（孟啓撰）

分情感，事感，高逸，怨憤，微異，微咎，嘲戲七篇，有敘事四十條。（英雄傳（雍陵撰），廣陵妖亂志（羅隱撰）等。□劍俠類——有紅線傳，揚巨源撰，劉無雙傳（薛調撰），劍俠傳（一段成式撰，其中有聶隱娘，崑崙奴等篇最有名。謝小娥傳（李公佐撰），奇男子傳（許棠撰），墨崑崙傳（馮延巳撰），馮燕傳（沈亞之撰）等。□豔情類——有霍小玉傳，蔣防撰，李娃傳（白行簡撰），章臺柳傳，許堯佐撰，會真記（元稹撰），楊娼傳（房千里撰），揚州夢記（于鄴撰），杜秋傳（杜牧之撰）等。□神怪類——有柳毅傳（李朝威撰），杜子春傳（鄭還古撰），南柯太守記（李公佐撰），枕中記（沈既濟撰），離魂記（陳元祐撰），周秦行記（牛僧儒撰），人虎傳，李景亮撰，一白猿傳（無名氏撰），飛煙傳，皇甫枚撰，一夢遊錄（任蕃撰，有六篇），蔣子文傳（羅鄴撰），陶峴傳，任氏傳（以上二篇沈既濟撰），神女傳，申宗傳，幻異志（以上孫頤撰），睦仁借傳（陳鴻撰），仙吏傳（太上隱者撰，有三篇），屈貞傳（宋若昭撰），龍女

傳(薛瑩撰)、妙女傳(顧非熊撰)、博異志(鄭元  
 古撰有十篇、一支諾皋(敘事十七則)、夜叉傳、  
 以上段成式撰、前定錄(鍾輅編纂)、凡二十四篇、  
 三夢記(白行簡撰)、凡四條、集異記(薛用弱  
 撰、凡二十篇)、幽怪錄、王暉撰凡四條、續幽怪  
 錄(李復言撰)、靈應錄、于遜撰二十五篇、幻影  
 傳(薛昭蘊撰)、凡八篇、才鬼錄、鄭黃撰十三篇、  
 妖妄志(朱希濟撰)、四篇、獵狐記(孫恂撰)、袁氏  
 傳(顧夙撰)、尸媚傳(張泌撰)、凡三篇、再生記(閻  
 達撰、凡九篇、等、247

10101  
 【唐人三家集三種】二十六卷。清江都秦恩復編。  
 有道光江都石研齋影宋刊本。

10107  
 【唐人五家集五種】二十一卷。清福州王遐春編。  
 有麟後山房刊本。

【唐人五十家小集五十種】六十三卷。清元和江  
 標編。有光緒二十一年長洲江氏靈鷲閣覆宋刊本。

【唐人絕句詩鈔】一卷。清桐城姚鼐編。有光緒十  
 七年石印桐城吳氏家塾本。

唐

【唐人萬首絕句選】七卷。清王士禛撰。是編就洪  
 邁唐一萬首絕句，刪存八百九十五首去取之間，斟酌  
 酌最為詳慎。有漁洋全集本，清康熙洪氏松花屋刊  
 本，同治庚午歸金陵書局，揚局刊本。

【唐人姓氏詩彙】十六卷。清吳縣湯善徵編。有舊  
 鈔本。

8030  
 【唐令詞】詞中之「令曲」，蓋出於尊前席上，歌以  
 侑觴，臨時倚曲製詞，性質略同「酒令」。全唐詩話：「  
 中宗宴侍臣酒酣，各命為回波辭。」據樂府詩集：「回  
 波，商調曲。唐中宗時造，蓋出於曲水引流泛觴也。後  
 亦為舞曲。」回波為六言四句體，近似三臺。當時李  
 景伯、沈佺期、裴談等，皆曾於侍宴時為之，可想見令  
 詞命意之所在。詩人對於令詞之嘗試，較之「慢曲」  
 為早，亦緣其體近「絕句」，且於宴飲時遊戲出之，  
 故易流行於士大夫間也。開元、天寶間，為以絕句  
 入曲之極盛時代，倚曲填詞之風氣，猶未大開。直至  
 貞元，以還，詩人始漸注意新興樂曲，而從事於令詞  
 之嘗試。韋應物、王建，並有三臺調笑之作，三臺六言

四句，未脫「絕句」形式，調笑則純粹後來長短句詞體也。二家之詞，並見樂府詩集。戴叔倫同時有作風氣漸開，劉禹錫白居易繼之，始特注意。禹錫憶江南題云：「和樂天春詞，依憶江南曲拍爲句。」（劉夢得外集四）則已明言依曲填詞矣。其一闕云：春去也！多謝洛城人。弱柳從風疑舉袂，叢蘭裊露似霏中，獨笑亦含顰。居易亦作憶江南三闕，其一云：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劉白並能接受民間文藝，所爲竹枝、楊柳枝、浪淘沙諸曲，雖仍爲七言絕句體，而已採用民歌音節及其風調。憶江南則直依「曲拍」爲句，下開晚唐五代之風。詞本出於「胡夷里巷之曲」，必至劉白諸人，始聚於宮試者，此偶然也。隋令詞至晚唐，已如奇葩異卉之含葩待放，作者有唐昭宗司空圖、韓偓、皇甫松等，而溫庭筠最爲專家。舊唐書文苑傳稱：「庭筠士行塵雜，不修邊幅，能逐絃吹之音，爲側豔之詞。」孫光憲北夢瑣言又言：「溫庭筠詞有金荃集，蓋取其香而較也。」庭筠爲詩，本工綺語，舉胸中

之麗藻，以就絃吹之音，遂爲詞壇開山作祖，向所謂「胡夷里巷之曲」一經改造，鑄金錯采，悉以婉麗之筆出之，遂進登「大雅之堂」。開花間一派之盛，其代表作如菩薩蠻云：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新貼繡羅襦，雙雙金鷓鴣。劉熙載稱：「溫詞精妙絕人，然類不出乎綺怨」（藝概）如此類之作是也。又如夢江南：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洲。則氣體清疏，饒有唱歎之音，不徒以金碧眩人眼目矣。詩人嘗試填詞，至庭筠遂臻絕詣，運思益密，技巧益精，然其末流往往文浮於質，徒資王公大人以爲笑樂，而不足以道里巷男女哀樂之情，此亦文學進展所必然，不必以相詬病也。

【唐無名氏詞】講到唐無名氏的詞，我們可將這些作品分爲兩組：（一）作期可考而作者難考的詞。這類詞計十六首，見於金奩集的十五首，見於全唐詩的一首。金奩集載漁父十五首，一「遠山重疊水

紫紆〔闕〕二，鈞得紅鮮劈水開〔闕〕三，桃花浪起五湖春〔闕〕四，五嶺風烟絕四鄰〔闕〕五，雪色鬢鬚一老翁〔闕〕六，殘霞晚照四山明〔闕〕七，極浦遙看兩岸花〔闕〕八，洞庭湖上晚風生〔闕〕九，舴艋爲舟力幾多〔闕〕十，垂楊灣外遠山微〔闕〕十一，衝波棹子概頭船〔闕〕十二，料理絲綸欲放船〔闕〕十三，風攪長空浪攪風〔闕〕十四，舴艋爲家無姓名〔闕〕十五，偶然香餌得長鯨〔闕〕十五首詞，向來都以爲張志和作，近人曹元忠，朱孝臧等方定爲中唐詞人，和張志和的作品。這十餘首詞因爲是和張志和的，所以牠們的內容也都是歌詠漁家生活的，但就其藝術論，則似不及「西塞山前白鷺飛」的超妙。十五首詞中如衝波棹子概頭船，闕「看白鳥，下長川，點破瀟湘萬里煙」這幾句頗能寫出江天薄暮的景物。這首詞自然是十五首中的傑出者。至全唐詩所載者乃菩薩蠻一首，牡丹含露真珠顆，美人折向庭前過。含天問檀郎：「花強妾貌強」檀郎故相惱，須道「花嬌好」。一面發嬌嗔，碎按花打人。稿齋替筆說，「

唐

宣宗時，有婦人斷夫兩足者，上戲語宰相曰：『無乃碎按花打人？』蓋時有此詞。（詞林紀事引）據此，則這首詞應是唐宣宗時的作品。唐宣宗本愛唱菩薩蠻，他稱述此詞，自是可能的。這首詞雖欠蘊藉，但寫女子的情態，却頗盡致，牠能感傳一時，或即爲此。□（2）作者與作期均不可考的詞。這類詞計二十五首，見於雲謠集雜曲子的十八首，見於燉煌零拾小曲三種的六首，見於懷古錄的一首，一九零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甘肅燉煌千佛洞發現了些唐人寫的卷子，其中有題「雲謠集雜曲子」者，存無名氏詞十八首（原題三十首，傾杯樂以下佚）這十八首詞是：一「征夫數載」闕（鳳歸雲）二「怨綠窗狗坐」闕（鳳歸雲）三「幸因今日」闕（鳳歸雲）四「兒家本是」闕（鳳歸雲）五「燕語啼時三月半」闕（天仙子）六「燕語鶯啼鶯覺夢」闕（天仙子）七「羅旣塵生」闕（竹枝子）八「高捲珠簾垂玉牖」闕（竹枝子）九「華燭光輝」闕（洞仙歌）十「悲雁隨陽」闕（洞仙歌）十

一「蓬臉柳眉」闕；「破陣子」十二「暖風輕」闕；  
 「破陣子」十三「風送征軒」闕；「破陣子」十四「  
 年少征夫」闕；「破陣子」十五「蠓景紅顏越衆希」  
 闕；「浣沙溪」十六「鬢縮湘雲淡淡妝」闕；「浣沙溪」  
 十七「青絲髻縮臉邊芳」闕；「柳青娘」十八「碧羅  
 冠子結初成」闕；「柳青娘」與雲謠集雜曲子同時  
 發現的還有詞三種一種寫在小紙上，其他二種寫  
 在心經紙背這三種詞共六首：一「春雨微」闕；「漁  
 歌子」二「侶客在江西」闕；「長相思」三「哀客  
 在江西」闕；「長相思」四「作客在江西」闕；「長相  
 思」五「巨耐靈鶴多滿語」闕；「雀踏枝」六「獨  
 坐更深人寂寂」闕；「雀踏枝」這二十四首詞的  
 辭句和內容大都是俚俗的，但牠們有兩點值得我  
 們注意：一這些俚俗的詞應該是民間的作品，我們  
 如此主張的理由是甲，在燉煌發現的文藝如歎五  
 更禪門十二時季布歌等都是民間的作品，準此而  
 推，我們說雲謠集雜曲子與小曲是民間的作品，也  
 還不十分武斷。乙，在這廿四首詞中，如高捲珠簾垂

玉牖，公子王孫女，顏容二八小娘，滿頭翠影爭光，  
 百步惟聞蘭麝香，口含紅豆相思語，幾度遙相許，修  
 書傳書與蕭郎，「儻若有意嫁潘郎，休遣潘郎爭斷  
 腸。」一「竹枝子」巨耐靈鶴多滿語，送喜何曾有憑  
 據，幾度飛來活捉取，鎖上金籠休共語，「比擬好心  
 來送喜，誰知鎖我在金籠裏，欲他征夫早歸來，騰  
 身却放我向青雲裏。」一「雀踏枝」這兩首詞無論  
 在辭句上，抑在內容上和溫庭筠、韓偓諸人的作品  
 都判若霄壤。二這些俚俗的詞很可以證明詞的產  
 生應始於民間。唐代文人所做的詞皆甚短，每首大  
 抵不越六十字，而雲謠集雜曲子中，竟有長至八十  
 餘字者，例如「怨綠窗獨坐，修得爲君書，征衣縫了，遠  
 寄邊虞，想得爲君貪苦戰，不憚崎嶇，中朝沙磧裏，只  
 憑三尺，勇戰奸愚，豈知紅臉淚滴如珠，枉把金釵卜，  
 卦卦皆虛，魂夢天涯無暫歇，枕上長嗟，待卿迴，日  
 容顏憔悴，彼此何如一鳳歸雲。」又唐代文人作的  
 天仙子（如皇甫松的「情野鷺鷥飛一隻」與「躑躅  
 花開紅照水」二闕）是單調，而雲謠集雜曲子中的

天仙子却有後疊，就詞體的演進論，在詞的初期，詞調的長短，很可以表示牠產生的早晚，所以這些長調都可以視為詞已有了相當進步時的現象，同時也可以證明民間的詞實早於文人的詞。懷古錄載唐無名氏詞一首，門外獨兒，呌知是蕭郎至，剗襪下香階，冤家今夜醉，扶得入羅幃，不肯脫衣睡，醉則從他醉，還勝獨睡時（醉公子）此詞可謂寫盡醉人與服侍醉人者情態了，惜少蘊藉，故意味不深長。

【唐鍾馗平鬼傳】八卷，十六回。有清乾隆乙巳廣州刊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四字，馬隅卿藏。題「東山雲中道人編。」與通行本第九才子書不同。未知與明本關係如何。

【唐鑑】鏡海清——一七七八至一八六一湖南善化人卒年八十四。一八零九年進士。由檢討歷官江甯布政使，有惠政。入為太常卿，海疆事起，劾總督琦善、耆英等，直聲聞天下。咸豐初，召對，加二品銜，命回主江南書院講席。卒。諡確慎。鑑著有詩文集十卷，國朝學案小識十五卷，及平猿紀略、朱子年譜考異：

唐

：等十種（均清史列傳）

【唐筆記小說】唐代的小說一部分，是筆記。筆記這個名詞，在唐代是沒有的，不過，那些小說被後人稱為筆記。我覺得除了筆記之外，沒有比較再適當的名字，可以稱這一類的小說，所以就稱他為筆記了。□筆記的體裁，是沿襲漢魏六朝而來的。在漢人劉向的新序、說苑、晉人干寶的搜神記、南北朝時劉義慶的世說新語，都是這一類的小說。唐人跟着他們的體裁做的，有劉肅的大唐新語、柳宗元的龍城錄、薛用弱的集異記、鄭還古的博異志、王暉的幽怪錄等不下數十種。他們的材料，包括遺聞、軼事、神仙、鬼怪等等。他們的價值，有時可當野史看看，他們所記的一個時代的事情，往往可以補正史所未備。有時亦可當神話看看，因為他們所記的神怪故事很多，我們讀了，可以知道那時候人們思想之一斑。

房詩話。

【唐敏】夢蘭，清嘉興女子。有竹影軒詩，見石瀨山

【唐小說】小說並不始於唐，其創始遠在漢時；不過到唐代始達於絢爛之域罷了。——班固漢書藝文志有小說一家，所錄自伊尹說以下至虞初周說，「凡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但現在連隻字片言都無存遺，即存亦未必我們所謂「小說」。今所傳漢人小說八種：（一）東方朔神異經，（二）東方朔十洲記，（三）劉歆西京雜記，（四）郭憲洞冥記，（五）班固漢武故事，（六）班固漢武內傳，（七）伶玄飛燕外傳，（八）雜事秘辛。——都是魏晉以降的文人之所依託，這是久經論定的。到了魏晉六朝，因佛教的傳入中國，小乘的因果報應說，創立無數的鬼怪靈異的故事。道家的神仙故事，也有了專門的記述，於是鬼神志怪一類書的產生，就如雨後春筍似的特別的多起來了。舉其著者——記怪異則有曹丕列異傳三卷，王嘉拾遺記十卷，干寶搜神記八卷，陶潛搜神後記二卷，劉敬叔異苑十卷，釋家則有王琰冥祥記十卷，顏之推冤魂志一卷，吳均續齊諧記一卷。方士則有王浮神異記，張華博物志十卷，趣事則有

邯鄲淳笑林三卷，殷芸小說三十卷，侯白啓顏錄一卷，劉義慶世說新語三卷。這些這些，對於後世文人影響很大。至若高士傳，神仙傳，枕中書，金樓子，華陽國志，佛國記，洛陽伽藍記，水經注，荆楚歲時記；這中間還有許多小說材料，供給後世無量數的作詩詞戲曲的材料和典故。魏晉六朝是中國小說的初幕，在這個時期產生的作品，只具有小說的雛形，只有粗枝大葉的敘述，缺乏完美的結構和深刻的描寫。迨到了唐代，始有組織完美的作品出現，遠勝於魏晉六朝初期的作品。他所描寫的，皆係可歌可泣的艷情和可驚可歎的仙俠故事。事既新奇，情亦悽惋，文字復典麗而富於風韻。在唐代文學的園地裏，小說與詩歌是當中的兩種奇葩。唐代的小說家，我們如按照他們產生年代的前後，則可分為三個時期。屬於第一期的有王度，張鷟，吳兢等三人。屬於第二期的有陳玄祐，沈既濟，李吉甫，許堯佐，白行簡，李公佐，李景亮，元稹，陳鴻，蔣防，沈亞之，李朝威等十人。至於第三期的作家，則為牛僧孺，房千里，段成



式，薛調，皇甫枚，裴鏘，杜光庭，李復言，柳瑄，袁郊等十人。茲為避免與其他各條重複起見，特按照小說內

容的情節，分為下列三類：(一)艷情類，(二)豪俠類，(三)神怪類，每類列為一表，以見梗概。

## 艷情類

作品	作者	生卒年代	與後世戲曲關係		備考
			宋元明清		
霍小玉傳	蔣防	七八零？—八三零？	紫釵記	湯顯祖	太平廣記
李娃傳	白行簡	七七五？—八二六	曲江池續橋記	石君寶薛近兗	太平廣記
會真記	元稹	七七九—八三一	調鼓子詞 金董解元絃索西廂王實甫西廂記	李日華續西廂雜劇	太平廣記
長恨歌傳	陳鴻	七七零？—八三零	白樸梧桐雨 屠長卿洪昇長生殿		文苑英華
揚州夢記	于鄴		喬吉甫揚州夢 稽永仁揚州夢		唐人說薈
離魂記	陳玄祐	七四零？—七九零	鄭德輝倩女離魂		太平廣記

唐

柳毅傳	李朝威	貞元間人	尚仲賢黃說仲李漁屨	太平廣記
章臺柳傳	許堯佐	貞元間人	柳毅傳書龍簫記中樓	太平廣記
			吳長儒張國壽 練囊記章臺柳	太平廣記

會真記中張生與鶯鶯歡會的一段。這是會真記故事的最奇艷處，文字也寫得綺麗動人。並將宋趙德麟及元王實甫的兩書描寫同一處的文字列出。我們對照看之，可以明白唐之傳奇，宋之鼓詞，元之雜劇，其文體變遷演進的痕跡。更以見西廂故事實為數百年來許多文學家描寫的中心。茲將元趙王三文列舉如下：

## 會真記

(元稹)

於是絕望。數夕，張君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駭而起，則紅娘斂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為哉！」並枕重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治，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

八日也。斜日晶瑩，幽輝半牀，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耶？」及明，覩妝在臂，香在衣，淚光瑩瑩然，猶瑩於茵席而已……

## 商調蝶花

(趙德麟)

後數夕，張君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歎而起，則紅娘斂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為哉！」並枕重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俄而紅娘捧崔而至，則嬌羞融治，力不能運支體，曩時之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斜日晶瑩，幽輝半牀，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也。有頃，寺鐘鳴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而去。終

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耶？」所可明者，妝在臂，香在衣，淚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奉勞歌伴，再和前聲。數夕孤眠，如度歲，將謂今生會合終無計。正是斷腸凝望際，雲心捧得嫦娥至。玉困花柔，羞枝淚，端麗妖嬈，不與前時比。人去月斜，疑夢寐，衣香猶在妝留臂。

## 西廂記

(酬簡)

(王實甫)

(鶯鶯上云)紅娘傳簡帖兒去約張生，今夕與他相會，等紅娘來做個商量。(紅娘上云)小姐看俺送簡帖兒與張生，約他今夕相會，俺怕又變卦，送了他性命，不是要，俺見小姐去，看他說甚的。鶯鶯云：「紅娘收拾臥房我去睡。」紅云：「不爭你睡呵，那里發付那人？」鶯鶯云：「甚麼那人？」紅云：「小姐你又來也，送了人性命不是要，你若又翻悔，我出首與夫人，小姐着我將簡帖兒約下張生來。」鶯鶯云：「這小姐

豪俠類

子倒會放刁。……(紅娘上云)小姐我過去，你只在這里敲門。張生云：「小姐來也。」紅云：「小姐來也，你接了衾枕者……我迎他去。」(紅娘推鶯鶯上云)小姐你進去，我在窗兒外等你。(張生見鶯鶯跪抱云)張珙有多少福，敢勞小姐下降。(鶯鶯不語張生起推鶯鶯坐科)(元和令)繡鞋兒剛半折，柳腰兒恰一搦。羞答答不肯把頭抬，只將鴛枕捱。雲裏彷彿墜金釵，偏上鬆髻兒歪。(上馬嬌)我將你鈕扣兒鬆，我將你羅帶兒解。蘭麝散幽齋，不良會把人禁害。哈怎不回過臉兒來。一張生抱鶯鶯，鶯不語科)(勝葫蘆)軟玉温香抱滿懷。呀劉阮到天台。春至人間花弄色，柳腰款擺，花心輕折，露酒牡丹開。蘸着些兒麻上來，魚水得和諧。嫩蕊嬌香蝶姿採，你半推半就，我又驚又愛。檀口搵香腮……紅娘請云：「小姐回去波，怕夫人覺來」……

作	品作	者生	卒	年	代	與後	世戲	曲關	係	備	考
						明		清			

唐

文

三八五

此攝容傳杜光庭 八四零？——九二五？  
張效翼紅拂記  
凌初以此攝翁  
 太 平 廣 記

劉無雙傳薛 調 八三零——八七二  
 陸天池明珠記傳奇  
本 李漁煎茶記改  
 太 平 廣 記

紅線傳袁 郊 唐 末 人  
 梁伯龍紅線女雜劇  
 甘 澤 謠

崑崙奴裴 劍 咸 通 乾 符 間 人  
 梁曰龍紅綃雜劇梅  
 鼎祚崑崙奴雜劇  
 太 平 廣 記

聶隱娘裴 劍  
 清尤侗黑白衛  
 雜劇  
 太 平 廣 記

謝小娥傳李公佐 七 六 零 ？ —— 八 四 零 ？  
 明凌濛初作通俗小  
 說一見拍案驚奇一  
 會雜劇  
 清王夫之龍舟  
 太 平 廣 記

神怪類

作 品 作 者 生 卒 年 代  
 與 後 世 戲 曲 關 係  
 備 考

古鏡記 王 度 五 八 五 ？ —— 六 二 五 ？  
 元  
 明  
 度為王績之弟此為唐小  
 說第一篇

唐

宋劉放說：「小說至唐，鳥花猿子，紛紛蕩漾。」洪邁也說：「唐人小說，不可不熟，小小事情，悽惋絕倫，有神遇而不自知者，與詩律可稱一代之奇。」又趙彥衛雲麓漫鈔說：「唐世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諸主司，然後投獻所業，踰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鍾傳奇等，皆是。蓋此等文備衆體，可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則多以詩爲誓，今有唐詩數百種。

行於世者是已。」唐人小說的成績和他所以發達的原由，宋朝人說的大致不錯。不過我以為當時詩歌散文的發達也足以促進小說的發達。先就詩歌而說，從前的樂府裏面有好些故事詩。唐代詩人元白好爲新樂府，也有長篇故事詩。白詩如長恨歌。元詩如會真詩，都是頂有小說味的故事詩。當時陳鴻看見了長恨歌，就作長恨歌傳。元稹似乎因爲作了

游仙窟張鷟六六零——七四零	玄怪錄牛僧孺七八零——八四八	秦夢記沈亞之元和間人	枕中記沈既濟七五零——八零零馬致遠黃梁夢	南柯記李公佐七六零——八四零
大 日本紫式都源氏物語受他影響頗			湯顯祖邯鄲記太	湯顯祖南柯記太
近有單行本	李復言有續玄怪錄	唐人說蒼	平廣記	平廣記

會真詩意有未盡，又作鶯鶯傳。沈亞之作了馮燕傳，後來司空圖又作馮燕歌。這樣說來，當時詩歌與小說二者在發展的進程中，彼此確乎有些聯繫，次就散文而說，唐代散文最盛的時期在所謂中唐晚唐之間，即八世紀末葉到九世紀中葉。唐代小說家十之八九生於此時，可見新的小說之繁興正在新的散文成熟的時候。韓柳用古文來宣傳什麼聖人之道，這些小說家却用古文來寫聖人所不說的「怪力亂神」之類的東西，煞是相映成趣。韓柳集子裏也有好些類似小說的傳記雜文，不過他們老是板儒者的面孔向人說教，如韓的圻者王承福傳，毛穎傳，柳的梓人傳，郭橐駝傳，都是這類東西。我想當時小說家古文家無形之中是互有影響的。彼此間也或互為師友，比如元稹白行簡是朋友，韓愈元稹也是朋友，據說沈亞之還出於韓氏門下。懂得此中消息，就更容易領會短篇散文的小說何以會勃興於這一時期。還有要知道的，三十多年前，從敦煌石室發見唐五代人寫本書庫，其中有些類似小說的俗

文，雖大都殘缺不完，可知那時民間已經別有通俗的小說流行了。詞繼詩體爛熟之後萌芽於唐，同時白話小說也胚胎於唐。唐代真是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啊。<sup>024.7a</sup>

【唐省試詩】十卷。清東海陳訐編。有乾隆刊本。<sup>906</sup>

【唐輝宸】靖元，清——一六九二頃毗陵人性豪邁，喜飲酒，篤好古學，幼讀三國志，憤陳壽之帝魏偽蜀，慨然有意訂正。後辛戌季漢史若干卷，義例一本，春秋文筆則出入班馬，亦工詩，刻意生造，有芭野詩鈔。<sup>0280</sup>

【亥辛泣杭錄】清丁丙撰。<sup>0280</sup>

【廣廣文選】十三卷，明周應治編。嘉靖中劉節嘗編廣文選，此又拾節之遺，故曰廣廣文選。<sup>0286</sup>

【廣文選】六十卷，舊本題明劉節編，陳蕙等重訂，是書以補文選之遺，蕭統妙解文理，擬歷代之著華，以成一集，操筆繼作，何可易言，節誠不度德量力矣。<sup>004</sup>

【廣諧史】十卷，明陳邦後編。寓言十九，原本諸史傳之滑稽，一時游戲成文，未嘗不可少資諷諭，至於效尤滋甚，面目轉同，無益文章，徒煩楮墨，搜羅雖富，

亦難免於疊牀架屋之譏矣。

【廣讌堂集】二十四卷。明樊山王朱翊鉞撰。大抵多近香山之派。

【廣五子】<sup>1</sup>盧柟、歐大任、俞允文、吳維嶽、李先芳、稱廣五子。柟字少樸，一字次樸，又字子木，濬縣人，以貴爲國子監生。有蟻螿集五卷。他嘗被誣繫獄，謝榛救之，得不死。後遊江浙，無所遇而還。抑鬱以沒。其詩真氣盈涌，雖名列廣五子，而絕不染句棘塗飾之習，如隴水曲云：「隴山當面起，隴水向西流，中含妾雙淚，幾日到涼州？」大任字楨伯，順德人，以歲貢選江都訓導，歷官至南戶部郎中。有虞部集二十二卷。他雖名列廣五子，同時又爲南園後五子之一。詩雖未脫時習，然往往有溫厚莊雅，自寫性情的作品。允文字仲蔚，崑山人。有仲蔚集二十四卷。他和王世貞最要好，世貞嘗稱其實劍篇中有「海內常令萬事平，匣中不惜千年死」爲不可多得之句。然就其全體而論，殊少神解，其品尚在盧柟之次。維嶽字峻伯，孝豐人。嘉靖十七年（一五三八）進士官至右都御史。

廣

廼撫貴州。有天目山齋歲編二十四卷。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評他的詩，以爲如「鉛刀土花，不堪洒削。」然又舉其五律佳句如「關河春雁少，風雨夢中多」等，以爲不可多得的名句云。李先芳，字伯承，號北山，監利人，寄居濮州。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進士官至尚寶司少卿，有東岱山房稿三十卷。他和維嶽等倡詩社，李攀龍之入社，還是由他介紹，其後攀龍等名日以盛，竟擠斥他不預七子之列，他非常憤慨，世貞乃收之於廣五子之中。然他的詩格實，在攀龍等之下，在廣五子中也未免稍爲遜色。<sup>20</sup>

【廣爰書】<sup>21</sup>一本。三吳居士撰。傳奇。

【廣虞初新志】<sup>21 22</sup>清新安黃承增撰。有巾箱本。

【廣經室文鈔】<sup>21 0</sup>一卷。清寶應劉恭冕撰。有同治刊本。光緒廣雅書局刊本，在廣雅叢書內。

【廣宣】<sup>30 1</sup>本姓廖氏，唐一八二零頃蜀中人。與令狐楚、劉禹錫最善。元和長慶二朝，並爲內供奉，賜居安國寺紅樓院。廣宣工詩，有紅樓集。又有與令狐楚倡和集一卷。（新唐書藝文志）

【廣寒香】<sup>303</sup>一本。清蒼山子撰。傳奇。

【廣寒香】<sup>300</sup>一本。廣山撰。傳奇。

【廣寒宮】<sup>300</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廣寒法曲】<sup>304</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廣寒梯】<sup>11</sup>二卷。清錢塘夏綸撰。傳奇。有乾隆十五年刊本。在惺齋新曲內。

【廣州四先生詩】<sup>32</sup>四卷。是編以黃哲李德王佐趙介四人之詩。共為一集。雖網羅散失。篇幅無多。然亦可存粵東詩派之梗概。有明刊本。

【廣州四先生詩卷】<sup>2</sup>四卷。清人所撰。其名已佚。

【廣連珠】<sup>35</sup>一卷。清長洲陳濟生撰。有道光世楷堂刊本。在昭代叢書內。

【廣滑稽】<sup>3</sup>三十六卷。明陳禹謨編。是編採掇諸書瑣事。偽語。不分門目。

【廣博物志】<sup>43</sup>六十則。清會稽童翼駒輯。

【廣博物志續選】<sup>2</sup>二百九十二則。清會稽童翼駒輯。

【廣堪小集】<sup>441</sup>一卷。清德清俞樾撰。有同治刊本。在

曲園叢書內。

【廣姑子發配】<sup>444</sup>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廣姑子嘆監】<sup>6</sup>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廣英堂遺稿】<sup>445</sup>一卷。清包慎言撰。有同治八年刊本。

【廣楊園近鑑】<sup>46</sup>一卷。清德清俞樾撰。有光緒重定本。在曲園叢書內。

【廣中五先生詩選】<sup>500</sup>二卷。明陳暹編。五先生者孫

黃王佐黃哲李德趙介也。

【廣夷堅志】<sup>503</sup>二十卷。舊本題明楊慎撰。核其書。乃全錄樂史廣卓異記。一字不異。

【廣東詩粹】<sup>509</sup>十二卷。清梁善長編。此集所選廣東詩。上起於唐。下至清代。各為之評註。有乾隆嶺塘刊本。

【廣成子祝賀齊天壽】<sup>53</sup>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廣成集】<sup>2</sup>十二卷。蜀杜光庭撰。原集一百卷。今所存者僅十之一。光庭駢偶之文。詞頗瞻麗。而集中所存。足與正史互證者亦多。可為稽考同異之助。有刊



本，八千卷撰鈔十七卷本。

【廣雅碎金】<sup>70</sup>四卷，附錄一卷。清南皮張之洞撰。有光緒二十三年刊本。

【廣雅堂詩集】清張之洞撰。

【廣雅堂散體文】<sup>4</sup>二卷，附錄一卷。清南皮張之洞撰。有民國十年刊本。

【廣雅堂駢體文】<sup>7</sup>二卷。清南皮張之洞撰。有張氏刊本。

【廣陵詩事】<sup>74</sup>十卷。清儀徵阮元撰。有原刊本。在文選樓叢書內。

【廣陵集】<sup>20</sup>三十卷，拾遺一卷。宋王令撰。其詩才氣奔轂，大抵出入於韓愈盧同李賀孟郊之間，其文如性說諸篇，亦自成一家之言。許氏有鈔本二十卷，拾遺一卷，附錄一卷。昭文張氏有舊鈔本四十二卷，後歸孫仲容家。

【廣陵仙】<sup>22</sup>一本。清胡介祉撰。傳奇。介祉字循齋，號茨村，大興人。原籍山陰，官至河南按察使。

【廣陵仙和詞】清萊陽宋琬等撰。

麻

【廣陵散】樂府相和歌楚調曲篇名。<sup>2070</sup>

【廣陵月】<sup>7</sup>一本。明汪廷訥撰。雜劇。廷訥字昌朝，一字無如，休甯人，官鹽運使。有盛明雜劇本。

【廣陽雜記】<sup>76</sup>五卷。清大興劉獻廷撰。有刊本，在功順堂叢書內。

【廣興吟稿】<sup>77</sup>一卷。清長洲宋思仁撰。有乾隆原刊本。

【麻衣神相】<sup>00294</sup>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麻山文集】<sup>2</sup>二卷，補編一卷。清桐城孫學顏撰。有刊本。

【麻山詩集】<sup>04</sup>三卷。清桐城孫學顏撰。有排印本。

【麻灘驛】<sup>3</sup>一本。清楊恩壽撰。傳奇。

【麻九疇】<sup>40</sup>知幾，初名文純，金——一七四至一二三二易州(中州集作莫州)人。卒年五十九。(中州集作年五十，卒年同。此從金史本傳及歸潛志)三

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所至稱爲神童。南渡後，讀書北陽山中，遂博通五經，尤精於易，春秋。興定末(一二二一年)初試，復試皆名列前茅。

聲譽大震；但誤於廷試，遂隱居不出。正大初，因侯摯趙秉文薦，特賜進士第。累官應奉翰林文字。資性野逸，高蹇自便，遂謝病去。元兵至河南，挈家走確山，為兵士所得，驅至廣平，病死。疇初州經義學，後喜邵堯夫皇極書，因學算術，又喜卜筮射覆之術，晚更好醫，盡傳張子和之學。

【麻九疇詩】其為詩精深峭刻，工於賦物。如夏英公篆歌，賦伯玉透光鏡，皆於詩中別具一格。

【麻皮酸】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麻城歌】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麻姑集】十二卷。明陳克昌編。麻姑山為建昌所屬，唐顏真卿仙壇記後，題詠滋多，克昌因彙成此集。

【麻姑跳神】山東流行俗曲（影戲詞）燕影劇鉛印本。

【麻革】信之，元一二二九頃虞鄉人。金正大中，與杜仁傑、張澄共隱內鄉山中，教授生徒。日以作詩為業。人稱貽穀先生。革著有貽穀集（元詩選）。

【麻園遺集】清道光間謝煊撰。

【麻雀五更】蘇州流行俗曲。恆志書社木刻本。

【麻雀五更調】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麻園詩鈔】一卷。清長沙毛國翰撰。有長沙王氏刊本。

刊本。

【麋田小草】清張文炳撰。

【亦廬詩集】二十八卷。清湯斯祚撰。其詩筆力頗

爽健，惟功候未深耳。

【亦言】一卷。清紹興任俠撰。

【亦玉堂稿】十卷。明沈鯉撰。其文經術湛深，議論

正大，奏議諸篇，尤多有關於大體。有明刊本，清康熙

庚午劉臻重刊本，嘉慶刊本。

【亦吾廬詩草】清光緒間歐陽雲撰。

【亦政堂詩集】十二卷。清漢陽劉珊撰。有嘉慶原

刊本。

【亦住室詩文鈔】八卷。清同安蘇廷玉撰。有咸豐

刊本。

【亦山草堂遺詞】二卷。清宜興陳維媚撰。有彊善

堂刊本，在宜興陳氏家言內。又一本，一卷，有彊善堂

刊本，在亦山草堂遺稿內。

【亦山草堂遺稿】<sup>2</sup>六卷，附遺詞二卷。清宜興陳維嶠撰。有彊善堂刊本，在宜興陳氏家言內。

【亦樂亭詩集】<sup>2, 2, 2, 9</sup>二卷。清定襄牛先達撰。有民國五年排印本，在雪華館叢書內。

【亦復如是】<sup>2, 8</sup>四卷。題清青城子撰。有排印本。

【亦爲堂集】<sup>3</sup>四卷。明史孟麟撰。孟麟持正不阿，屢忤權倖。氣節動天下，其文章則惟意所如，無復修詞之功，直以餘事觀之可也。

【亦有生齋集詩文】<sup>4</sup>五十二卷，樂府二卷，附詞五卷。清武進趙懷玉撰。有嘉慶刊本。

【亦拙詩草】<sup>5</sup>清同治間歐陽翹撰。

【亦園亭文鈔】<sup>6</sup>四卷。清閩縣孟超然撰。有嘉慶刊本，在亦園亭全集內。

【亦園亭詩鈔】<sup>0, 4</sup>四卷。清閩縣孟超然撰。有嘉慶刊本，在亦園亭全集內。

【亦園詩賸】<sup>0, 4</sup>五卷。清南康謝學崇撰。有道光刊本。  
【亦園詩鈔】<sup>8</sup>清道光間石廣均撰。

<sup>00331</sup>【忘憂草堂題詞】一卷。清徐敏生撰。有道光刊本。

<sup>80</sup>【忘年草】不分卷。清丁正中撰。

<sup>8, 8, 8</sup>【忘餘草】清林徵韓撰。

<sup>0, 3, 3, 6</sup>【意香閣詞】一卷。清秀水李澧撰。有雜刊本，在十種詞合鈔本內。

<sup>2, 3</sup>【意外緣】<sup>2, 3</sup>六回。封面題一名再求鳳傳。有悅花樓刊本。不題撰人。第三回引燕子箋，蓋清人所作。

<sup>4</sup>【意茗山館詩稿】<sup>4</sup>十六卷。清元和陸嵩撰。有光緒京都刊本。

<sup>5</sup>【意中緣】<sup>5</sup>清李漁笠翁十種曲之一。全三十齣。大意：董思白與陳眉公才名高天下，兩人遊杭州西湖時，不思議地遇着了兩個美人，一是偽作董思白底書畫以養貧乏的父的揚雲友，一是有着酷似陳眉公底筆致的名妓林天素。後來經過多少的事件，思白與雲友、眉公與天素各各成了夫婦。有通行本，在笠翁傳奇內。<sup>1, 2, 4</sup>

<sup>6</sup>【意中緣】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sup>6</sup>【意園文略】<sup>6</sup>二卷。清盛昱撰。有宣統二年刻本。

【意園詩集鈔】不分卷。清海甯楊守知撰。

【文鹿賦】公孫詭作。去詞曰：「鹿鹿濯濯，來我槐庭，食我槐葉，懷我德聲。」如湘縵，文如素琴，吻吻相召，小雅之詩，敦丘山之比歲。逢梁王於一時，泮水丘山，桑葢槐葉，飛鷓鴣鹿，同懷好音，一懷魯侯，一逢梁王，冀世惠好，如聞頌聲，故曰不歌而頌謂之賦。此亦王氏所謂一韻而止者。

【文彥博】寬夫宋——一零零六至一零九七汾州介休人。卒年九十二。仁宗時進士及第，知翼城縣，通判絳州，累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潞國公。熙甯中，（一零七二年左右）為王安石所惡，力引去，拜司空，河東節度使，尋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一零八六年）命平章軍國重事，居五年，復致仕。彥博建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在洛嘗與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置酒賦詩，名為洛陽耆英會，為一時盛事。卒，諡忠烈。彥博著有潞公集十四卷，補集一卷。（文獻通考）

【文彥博詩】蘇軾云：「潞公長律，無一字無考據。」在我們看來，則縱使每一字都有考據，也不見得能增加文彥博詩的價值吧。

【文齋文集】十一卷。明余祚撰。凡雜文三卷。詩六卷。書啓二卷。

【文康】錢仙，姓費莫氏，清滿洲鑲紅旗人，生卒年未詳。大學士勒保之次孫。宣宗道光中以資為理藩院郎中，出為郡守，洊擢觀察，丁憂旋里，特起為駐藏大臣，以疾不果行，卒於家。文康著有兒女英雄傳五十三回，題曰燕北閒人著，傳於世。他底作風，幽渺風致，他家本賞感，而諸子不肖，遂中落，且至困憊。晚年塊處一室，唯僅存筆墨，因著此書以自遣。升降盛衰，俱所親歷，故於世運之變遷，人情之反覆，皆敦敦致意。

【文府滑稽】十二卷。明鄒迪光編。是書選周秦迄於唐宋，寓言俳諧之文，故以滑稽為名，而正言莊論時亦採入，為例已自不純，或錄全篇，或摘數語，亦漫無體例。

【文章】先泰所謂「文章」是最廣義的，蓋指一切表現於外的文彩而言，如孔子稱堯「煥乎其文章」。

韓非子解老篇說：「禮者所以貌情也，羣義之文章也。」然也有含義較狹的，如子貢稱孔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荀子非十二子篇說：「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與突之間，簞席之上，斂然聖人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其所謂「文章」，皆有指現於語言文字者之意。但先泰無文學之文，故其狹義的「文章」與其所謂「文學」無大異，不過較偏重形式而已。□基於這種原因，漢代遂用「文章」稱文學之文。如揚雄法言淵騫篇說：「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爲矣。」又史記儒林傳：「博士等議曰：『……臣讀詔書律令下者……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同書平津侯主父列傳：「班固稱曰：『……漢之得人，於斯爲勝，儒雅則公孫宏董仲舒兒寬……文章則司馬遷相如……及

文

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班固兩都賦序也說：「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又說：「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兒寬、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二代同風。」一至於後漢書文苑傳裏，「文章」二字更舉不勝舉。固然作者范曄爲劉宋時人，而所稱論者則皆是東漢之文人與其作品。這時所謂「文章」形式方面是「訓辭深厚」，內容方面是「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已略同於後世所謂「文學」式的「文學」了。□至於廣義的文章，就是指一切表現於外的文彩而言的，文章，在漢人的著作中也時常見到，如淮南子原道訓

說：「是故聖人之治也，掩其聰明，滅其文章。」陸賈新語資質篇說：「夫梗楠豫章……在高柔軟，入地堅強，無膏澤而光潤生，不尅畫而文章成。」白虎通義天地篇說：「道德生文章」之類皆是。但與文學無關。

【文章辨體】五十卷，外集五卷。明吳訥編。是編採輯前代至明初詩文分體編錄，各爲之說，內集凡四十九體，大旨以真德秀文章正宗爲藍本，外集凡五體，則皆駢偶之詞也。所論大抵剽擬舊文，罕能考核源委，即文體亦未能甚辨。

【文章辨體彙選】七百八十卷。明賀復徵編。是編以吳訥文章辨體所收未廣，因別爲蒐討，上自三代，下逮明末，分列各體爲一百三十二體，每體之首皆有凡例，所錄雖不免珠璣兼收，然鑿典秘文，亦往往有出人耳目之外者。四庫總目云：祇存鈔本，傳播甚稀，四庫依海甯陳氏春暉堂鈔本，即浙目所進之本，晉江黃氏有鈔本，莫邵亭在皖中見刊本，楷字非近刊。

【文章正論<sup>101</sup>】十五卷，緒論五卷。明劉祐編。是書錄歷代古文，自左傳訖於元季，以足垂法戒者爲正論，以詞勝而理未足者爲緒論。

【文章正宗】宋真德秀編，凡二十卷，又「續集」二十卷。是書分「辭令」、「議論」、「敘事」、「詩歌」四類，錄左傳國語以下，至於唐末的作品。「總集」之選錄左傳國語的，自此編始。——其持論甚嚴，大意主於「論理」而不「論文」。按劉克莊後村詩話有曰：「文章正宗初萌芽，以『詩歌』一門，屬予編類，且約以『世教民彝』爲主，如『仙釋』、『閨情』、『宮怨』皆弗取。余取漢武帝秋風辭，西山曰：『文中子亦以此。』」爲悔心之萌，豈其然乎？」意不欲收，其嚴如此……凡余所取而西山去之者大半。又增入『陶詩』甚多，如『三謝』之類多不收。——推詳他的詞意，又若有所不滿於德秀者。大概「道學」之儒與「文章」之士，各明一義，固不可得而強同的。顧炎武日知錄亦說：「真希元文章正宗所選詩，一掃千古之陋歸之正旨，然

病其以理爲宗，失詩人之趣。且如古詩十九首，雖非一人之作，而漢代之風，略具乎此……必以防淫正俗之旨，嚴爲繩削，雖矯昭明之枉，恐失『國風』之義。六代浮華，固當刊落，必使徐庾不得爲人，陳隋不得爲代，毋乃太甚？——豈非執理之過乎？以上所論，最爲平允，且能深中其失的。又有『續集』二十卷，都是北宋之文，闕『詩歌』、『辭命』二門，僅有『敘事』、『議論』，而未一卷『議論』之文，又有錄無書，大概是未成之本。舊時附『前集』以行，故今亦並存之。1174

【文章不朽觀之始】古代把文學不看作獨立藝術，而看作有用的東西。就是把文學看作道德和政治的附屬品。古時本立德立功立言三種的分別。都把立言看作立德立功的附庸。所以文學批評都含這種眼光。揚雄是抱守古義的健將，我們看他的批評，是何等的嚴正。但是這裏有一種變化，不知不覺的從揚雄身上生了出來。古時人并不把著作作過章當作一回，了不得的事。即便孔子定六經，也不

文是藉經明道，並不以文章藝術爲六經本身的價值，也未嘗以爲即此可以不朽。文學本身可以不朽，這種觀念，反從這位「抱守古義」的揚雄引了出來。漢書揚雄傳說：「雄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我們通觀揚雄一生的歷史，就可以知道他抱這種觀念很堅牢的。一切榮利聲名，皆不屑意，但只默默的作文章。他實在是有樂於此，認爲這是一種了不得的事。孔子是不行道於當時，然後纔著書，揚雄並沒有立功於當時的意思。他是生性恬淡，愛好文學，因此就覺得文學領域的裏面，大可以迴旋。後來魏文帝典論裏說：「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可以說是揚雄開其端。□與揚雄同時而年輩差後的，又最佩服揚雄的，就是桓譚。他時時和揚雄講論。他兩人的主張，可算是沆瀣一氣。桓譚的新論，本也是批評界裏一種好古書，但可惜已經喪失不傳。清嚴可均的全上古三代漢魏六朝文裏搜輯了一點，只可略見大凡。我們看王充論衡裏推崇桓譚說：「子長子雲論說之徒，君山（桓譚字）爲

甲」就可以知道桓譚的批評眼光，是如何的有價值。現在就他們所輯的殘闕不全的新篇來看，這位批評家一說到文學，必推尊揚雄。從後明白的說揚雄是聖人，又說少時極慕子雲之麗文高論，要從他學賦。這些零辭斷句，是很多的，讀者可以自己去緜閱，嚴可均的輯本，我這裏所要說的，只是他和揚雄心心相印的文章不朽觀。揚雄在當時是寂寞少人知的，只有侯芭、桓譚一二人，是他的真知己。桓譚表彰他的話尤多。漢書揚雄傳說：「時人皆留之；而桓譚以爲絕倫。」又說：「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願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若使遭遇時君，更聞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桓譚心中以爲文章之傳，不必藉聲名勢利；文學的本身畢竟能夠自己表現出來，供人家鑒賞。好文章必有「賢智稱善」，鑒別他的價值的。又新論裏說：「謂揚子雲曰：『如後世復有聖人，徒知其材能

之勝已多，不能知其聖與非聖人也。』子雲曰：『誠然。』一嚴可均輯本——這雖是殘闕的斷句，但也可以見得他兩人相信文章魔力之大了。大概桓譚說這話時，是正在那裏和子雲談論子雲自己的文章。子雲本自擬於聖人的，桓譚也推他爲聖人。他這話的意思，是說將來如果再出一個聖人，他看了你的文章，必佩服你的材能，在他自己之上，至於你是聖人，或不是聖人，恐怕他就不能知道了。這分明是說「文」和「道」比較起來，「文」的不朽性或感人之點，遠勝於「道」了。文學之獨立不朽，到這裏就成了「一定的觀念」。

【文章鼻祖】<sup>26</sup>六卷。清楊繩武編。是編錄六代以前詩文，凡十四篇，各爲評註。

【文章緣起】<sup>27</sup>傳世有題梁任昉撰的文章緣起一專，也是研究文體的前邊，有類似序文的幾句話說：六經素有歌詩誄箴銘之類，尚書帝庸作歌，毛詩三百篇，左傳叔向貽子產書，魯哀公孔子誄，孔惺鼎銘，虞人箴，此等自秦漢以來，聖君賢士，沿著爲文章名



之始，故因暇錄之，凡八十四題，聊以新好事者之目云爾。八十四題如下：

三言詩 四言詩 五言詩 六言詩 七言詩

九言詩 賦 歌 雜駢 詔 策文 表

讓表 上書 書 對策 上疏 啓 奏記

牋 謝恩 令 奏 駁 論 議 反駁 彈

文 薦 教 封事 白事 移書 銘 箴

卦禱書 讚 頌 序 引 志 錄 記 碑

碣 詰 誓 露布 檄 明文 樂府 對問

傳 上章 解嘲 訓 辭 旨 勸進 喻

雜 識 弔文 告 傳贊 謁文 祈文 祝

文 行狀 哀策 哀頌 墓誌 誄 悲文

祭文 哀詞 挽詞 七發 離合詩 連珠

篇 歌詩 遺命 圖 勢 約

每題下舉出他所認為原始的作者，如說：「三言詩，晉散騎常侍夏侯湛所作。四言詩前漢楚王傅韋孟諫夷王戊詩。」四庫提要說：「今檢其所列，引據頗疎，如以表與讓表分爲二類，駢與反駁別立兩體，挽

文

歌云起繆襲，不知薤露之在前；玉篇云起，凡將，不知蒼頡之更古；崔駰之遠旨，即揚雄解嘲之類，而別立旨之一名；崔瑗草書，乃論草書之筆勢，而強標勢之一目，皆不足據爲典要。至於謝恩曰章，文心雕龍載有明釋，乃直以謝恩兩字爲文章之名，尤屬未協。其實三言也不始於夏侯湛，漢郊祀歌十九章中之練時日、天馬、華燁燁、五神、朝龍首等章，皆通體三言。作者雖不可確考，然據漢書禮樂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府，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知出司馬相如等數十人，其時代較夏侯湛早的多得多了。詩經裏邊四言詩最多，韋孟的諫楚夷王戊詩就是學詩經的，當然不始於韋孟了。其他錯誤亦甚多，恕不一一列舉。四庫提要因共「引據頗疎」，謂「疑爲依託」。其實這樣繁瑣的分類，任昉也不是不可能的。摯虞文章流列志論與李充翰林論已亡，其分類如何不可考。蕭統文選的分類是很繁瑣的，而且也頗多可議。然則同時的任昉作出

繁瑣可議的研究文體的書，也不算奇怪。但隋書經籍志無任昉文章緣起，載任昉文章始一卷，注一「亡」字，則今本當然不是任昉之書了。唐書藝文志載任昉文章始一卷，注曰：張績補四庫提要，據宋嘉祐中人王得臣所作塵史，已論及文章緣起，與今本合，謂今本「殆張績所補，後人誤以爲昉本書歟」。然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載文章緣起一卷，引陳氏曰：「梁太常卿樂安任昉撰，但取秦漢以來不及六經。」則首敘六經的序文，宋人未見，而書中所謂「賦，楚大夫宋玉所作」，「歌，荆卿作易水歌」，「離騷，楚屈原所作」，「對問，宋玉對楚王問」，似亦有相當問題。若以秦代表時代，以秦時各國皆屬於秦時之下，則稱及荆卿屈宋，亦無問題。然則今本又不盡爲張績之舊了。有學海類編本，漢魏叢書本，夷門廣牘本，藝圃搜奇本，心齋十種本，題文章原始，宋有邱中刊本。hd

【文章流別志論】晉書摯虞傳，「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爲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

爲之論。」隋書經籍志著文章流別集四十一卷，入著文章流別志論二卷。既然說是「類聚區分」，必然是區分文章的體類。既然說「各爲之論」，必然對文章的體類，各有評論。所以鍾嶸詩品序說：「摯虞文志，詳而博，頗曰知言。」可惜全書已亡，現在能見到的很少了。據嚴可均全晉文所輯錄，他總論文章說：「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論詩頌說：「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鋪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爲詩者多矣，其稱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于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奉于宗廟，告于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則以爲律呂，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細已甚，非古頌之意。昔班固

爲安豐戴侯頌，史岑爲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傳毅憲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爲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論賦說：「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旨，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當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這顯然有返古之意，可惜全書已佚，不然也許有非毀陸機一班人的文論的話。社會上的一切轉變，往往不是直線的，而是曲線的。但所謂曲線，並不是說一返上古，乃是說有的調合今古。摯虞贊同揚雄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

文

」反對「逸辭過壯，」辯言過理」是返古的；說「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義」也是返古的，但「情」則是承受了陸機所謂「詩緣情」之說了。摯虞的書，以「流別」命名，因爲他特別注重各體文學的流別，以今語釋之，就是歷史的演變。他論頌提出頌的流別，論賦提出賦的流別，不用說他所提出的流別很切實際，祇看那重流別的觀念，已是文學批評史上的一大進步了。就現在所知者而論，摯虞所論者，還有詩說：「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言其志謂之詩，古有採詩之官，王者所以知得失。古之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爲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爲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漢郊廟歌多用之。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于俳諧倡樂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樂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于俳諧倡樂世用之。古詩之九言者，『河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不入歌謠之章，故世希

爲之。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以成聲爲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爲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此所言錯謬實多，尤以所指爲七言與九言者，明明是一讀一句，却必說止是一句。但我們須知道，這種研究，恐怕始於摯虞，推輪爲大輅之始，固不嫌其粗糙，因爲精美的大輅不過祇是一種演進，粗糙的推輪才是創造哩。此外他論到了枚乘的七發與其流別，論到了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十二官箴，論到了古銘今銘，論到了詩頌箴銘與詠，論到了哀辭，論到了解嘲之類，論到了碑誌，論到圖讖，可以類推，不一一徵論了。

【文章法度論之始】揚雄的思想，確有早晚之分。早年好賦，晚年悔之，這是最好的證明。他晚年著法言，論文的話很多，可以算是具體有表現的批評家了。他這部書一切都折衷於孔子的經教，像「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那一類的話，都是嚴正守法的。所以班固在揚雄傳裏敘述他作法言的緣起，說「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氏詆訾聖

人，卽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度之謨以爲十三卷，號曰法言。」他這「用法應之」的態度，雖不專指論文一方面，但我們看法言裏那些論文的話，正是守着孔門的經教爲法度。我們可以說揚雄對於文章的看法，是注重法度的了。他講到文章法度的地方很多，例如說「詩人之賦麗以則」，這「則」就是法度。又揚雄傳裏敘述他批評當時人的賦，以爲「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又法言吾子篇說「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爲法，法歟？曰：斷木爲棊，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這表示他所謂「法」者，就是合於聖賢經義的意思。還有他所作的解難一篇（漢書揚雄傳載）都是主張法聖法經，心目中懸着一種最高的準則。我們看解難裏說「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

深；昔人之辭，迺玉迺金。」下文又接着稱說宓犧文王孔子的著作，和典謨雅頌之聲；這些話，都足證明他胸中有一種最高的文章法度。他既然一切要「用法應之」，所以就不肯追逐當時流俗的聲氣，自守清靜寂寞了。清朝桐城古文家，講求文章義法，曾經振起一時的風氣；其實講求文章義法的祖師，還應該推這位揚子雲。

【文章游戲】清武林繆良撰。有通行本。

【文章始】摯虞的著作，沾句後人，十分長遠。齊梁以下，有許多論撰文學的人，都出不了他的規模。任昉的文章緣起，昭明太子的文選，劉勰的文心雕龍，鍾嶸的詩品，這些書都是在文章志和文章流別所打開的道路上走。任昉文章緣起原書已喪失了。現在所傳的，吸清四庫全書總目裏講，是唐朝張績所補大概，就是張績所依託的，不是完全真的。但雖然依託，而大致總是依照原式。任昉的原書，本來叫做文章始；最初見於隋書經籍志裏，是這樣稱呼的。後來宋朝王得臣的塵史裏說：「梁任昉集秦漢以

來文章名之始，目曰文章緣起；自詩賦離騷至於契約，凡八十五題，可謂博矣。」於是就通名文章緣起了。他考求每種文章名目，是始於何人。這也是摯虞流別之類。不過他是專言外表的名目，不管內容。又是專就秦漢以下而言，不管秦漢以前的。有些人指摘任昉的謬誤，往往忽略這一點。例如任昉說三言詩起於晉夏侯湛，而唐劉存以為起於詩經「鶯于飛，醉言歸」；昉以為銘起於秦始皇會稽刻石，而劉存以為黃帝有巾几之銘（參看清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文章緣起下）；其實他們都不曾注意任昉是只說秦漢以後的，他這種看法也不錯。原來一切文章體裁，都可說是始於六經；文章緣起的序已經自己說：「六經舊有歌詩書誥箴銘之類，」足見任昉也不是不知道；不過詩文自成一類，而脫離那些論道經邦的書的範圍以外，總是後來的事。所以從秦漢以後說起，比較是有具體成形的標準。實在我們辨論文體，豈能一件件定要回復古初，譬如古代的碑，不過是宗廟裏繫牲口的石柱，並沒有刻文

字，禮記祭義裏有「入廟門，麗於碑」又古代所謂銘，是死人出殯時棺柩前的旗幟，周禮春官司常有一大喪共銘旌」但是後來的人，就有墓碑墓銘了。所以文體的變化，實非人力所可阻止。秦漢以後和秦漢以前文體的差別，大有鴻溝之別。任昉從這裏說起，也正是大有別裁了。」

【文章指南】五卷，舊本題明歸有光編。凡分六十則，由左傳以下迄於明，錄文百十八篇，每則每篇皆有評說，而以總論看文字法冠於卷端。

【文章軌範】謝枋得的文章軌範，也是爲教士士子習舉業之用，大旨也和呂祖謙古文關鍵相同，都是理學家和古文家兩層眼光混合一起的。文學批評。他把文章分爲大膽文和小心文兩種，以爲學文者先要大膽後要小心，這種看法，也很別致。至於他門人王淵濟跋他這書說他有表彰大義清節的寓意，也或者不錯。有元刊本，明覆刊本，明刊本，刊本，王文成在龍場刊本，清康熙戊戌刊本，明刊評點本，日本翻元本，日本刊本，萬氏刊本，清乾隆中刊本。

【文章四友】「四友」是李嶠、蘇味道、杜審言、崔融。李嶠（六四四——七一三）字巨山，趙州贊皇人。兒時，夢人遺雙筆，由是富於才思。累官給事中，忤武后旨，出爲潤州司馬。神龍中，以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封趙國公。玄宗聞人歌其詩，稱爲「真才子」。有集五十卷，雜詠詩十二卷，單提詩一百二十首。蘇味道（六四八——七零五）字不詳，趙州樂城人。初與李嶠並稱「蘇李」。由進士累官同鳳閣鸞台平章事，坐事貶集州。聖歷初，又入閣。後以附張易之兄弟貶鄜州。有文集二十卷，以上元一詩最膾炙人口。崔融（六五三——七零六）字安成，齊州全節人。擢八科高第。長安中，累官鳳閣舍人，坐張易之黨貶袁州刺史。尋召拜國子司業，預修武后實錄。他爲文華婉典麗，當時罕有其比。因撰武后哀冊，絕筆而死。時人謂爲「思苦神竭」之故。有文集六十卷。杜審言（？——約七零六）字必簡，襄州襄陽人。善五言詩，恃才傲世。累官著作郎，坐交通張易之流峯州。復入爲修文館學士。有文集十卷，詩以早春遊望一首爲最。他們

四人是「四傑」的繼承者，所以同樣好爲律詩，但不似沈宋應制詩的專作媚語，而也偶有情致動人之作。

【文章吐氣】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文章用】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文章善戲】一卷。元鄭持正撰。做韓愈毛穎傳例，於筆墨紙硯悉加封號，而擬爲制表之詞。

【文章類選】四十卷。是書將昔人所集文選等書所載之文類而選之，分五十八體，標目完碎，義例舛陋，不可枚舉。

【文章精義】一卷。宋李耆卿撰。是書論文，多本六經，於工拙繁簡之間，源流得失之辨，頗具鑒裁。有格致本，琳琅秘室本，活字本。

【文言文勢力之由來】中國的古言文，二千年來，在中國文學界裏，獨占著正統的位置，壓住了時時昂頭而起的語體文，使它雖然有時候也能分得尺疆寸土，作個附庸小國，而畢竟不許它對於古言文獨占的寶座稍有搖撼，它底勢力，究竟如何養成它

文

底威權，究竟誰給它弄得如此鞏固的呢？那麼，我們不能不認漢代是一個大關鍵了。在漢代以前，當周代春秋戰國的時候，因爲地域民族底不同，各國底方言，已經有不能統一的趨勢，試看左傳說：「楚人謂乳穀（案說文解字子部作穀）謂虎於菟；穀梁傳說：「吳謂善伊，謂稻緩（案說文解字禾部：「沛國謂稻曰稷，一段玉裁說稷即緩，古音緩也，讀暖）」又「狄人謂黃泉矢胎（案矢胎今作失台，從段玉裁校正）」足見春秋時候各國方言不同的一斑，又如韓非子說：「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臘者璞」而孟軻稱楚人爲南蠻，馱舌之人，並且曾設爲楚大夫，欲其子齊語，與其使一齊人傳之，不如引而置之莊嶽之間的譬喻，又足見戰國時候各國方言不同的一斑。然而我們試把毛詩中十五國風底用語來比較，還覺不出有什麼大不同的地方；又把楚辭來跟十五國風相比較，雖然楚辭中間或有夾雜着楚國方言（如「扈江離與辟芷兮」以扈爲被之類）的地方，但也還覺不出有什麼大不

同的地方；而且楚辭中所用的韻，跟十五國風中所用的韻，也是大致相同。可見那時候各國方言雖有不同，而畢竟仗着周代「書同文」的制，紙面上統一的局面維持住了。雖然維持住了，但是文言跟語體分離的罅隙，也畢竟於此見端了。所以秦始皇混一六國以後，有「同文書」的必要。當時所謂「同書文字」（琅邪刻石）、「同文書」（李斯傳）、「書同文字」（秦始皇本紀）不但是厲行字體上的統一，大約同時也厲行文體上的統一。這種政策，就是不從口頭上去統一語言，而只從紙面上統一文字。漢代繼承了秦代混一的帝業，自然也沿襲了這種政策。試看史記裏面雖然有時候因為描寫人物要使他口吻畢肖的緣故，保存着幾句方言，如陳涉世家中陳涉鄉人所說「夥頤」（案這夥字就是說文解字无部底夥字。无部夥字下說「夥，毋惡驚詞也。从无，尚聲，讀若楚人名多夥。」）所以夥是驚詞，頤是助聲之詞。史記因楚人謂多爲夥，所以以多釋夥，實有不合。涉之爲王沈沈者」之類；但如高祖大風歌，大

約因爲用楚聲所歌，原文是用三個侯字的，所以也稱爲三侯之章，而高祖本紀中也改去方言而用三個今字了。這改侯爲今，就是實行文體統一政策的。一蓋當時武帝下了一道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典禮的詔書，而丞相公孫弘給學官感到出路底鬱滯，於是奏道：「……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諸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過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脩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



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上，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諸著功，令它如律令。」（史記漢書儒林傳參引）他底用意，是一面愁學官底出路鬱滯；一面看到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的詔書律令，不但一般的人民不能懂得，而且郡國小吏，也不能明白，都不是一種好現象。所以主張一面添置博士官底受業弟子，免掉他底徭役，讀書一年，加以考試，考取的得補文學掌故的缺，優等的並且可以補郎中的缺；一面把那些文學掌故，選擇一番，以內史、卒史、屬等官補用，使文學之士，既有出路，而又散布在州郡之間，成爲懂得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的詔書律令的小吏。這種辦法，實在是後來科舉制度底嚆矢。但那時候還彷彿先開了學校，招生肄業，經過畢業考試以後，才給他們一個出身。到了後來，便變了科舉制度。政府連學校也不必開，只消下一道命令，立一種讀文言書，做文言文可以應考，可以取得出身而做官的科舉程式，一班熱心於功名富貴的

文

人們，自然會設起私塾來，請了教師，教子弟們讀應舉的文言書，做應舉的文言文。自從這個制度一行了二千年來，就把文言文底勢力給養成了，文言文底威權給鞏固了。這在當時，因爲受了中國文字非拼音而不能用來作統一語言的工具的障礙，所以只能拋卻語言不管，而用那文言文來作那統一的工夫，也是不得已的一種辦法。然而語體文畢竟被它壓住了二千年了。直到最近，科舉廢了，語體文才能正式地大張旗鼓，作力爭正統的運動。並且因爲拋卻語言不管，所以那時候的方言，異常紛歧，只讓它憑仗著交通底力量，去慢慢地自然變成幾種「通語」。「凡語」只消看成帝時的揚雄，從「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底口頭，訪問得許多各地的異語，而做成十三卷方言，便可見那時候方言底紛歧了。不過方言中常常說起「通語」——某地某地之間通語，或四方之通語——或「通言」或「通名」或「凡語」而第一卷第十二條有「……皆古今語也，初別國不相往來之言也，今或同」的話，第十三

條又有……皆古雅之別語也，今則或同」的話，可見其初別國不相往來之言和古雅之別語，那時候也有因爲交通漸繁，而成爲「通語」的趨勢。但是這究竟是很少數的一部分，他所謂「通語」「通言」「通名」「凡語」等，在全部方言中，真是不算了什麼。所以現在二千年後的我們，還喫着語言不統一的虧，而直到現在，才做那國語統一的運動。

【文襄公別錄】六卷。清李芳之撰。皆討耿精忠時文移及居官時告諭之文。

【文端集】四十六卷。清張英撰。是集凡應制詩四卷，存誠堂詩集二十五卷，篤素堂詩集七卷，文集十卷，其詩言情賦景之作，多清微淡遠，抒寫性靈，其散體諸文，稱心而出，詞旨溫厚，亦無忝於作者。有清康熙末刊本，附雜著六種，刊五十三卷本。

【文詠樓詩鈔】五卷。清上海沈璧璣撰。有嘉慶刊本。

【文靖先生詩鈔】十三卷。清南通孫世儀撰。有道光寶晉堂刊本。

【文毅集】十六卷。明解縉撰。按縉才氣放逸，下筆不能自休，螻蛄蚊虻，不免相雜，又懷麓堂詩話謂其詩無全稿，真偽參半，蓋出後人竄亂者爲多，然其中佳句間存，亦復不減作者。有明嘉靖中刊本，又名春雨齋集，清康熙戊戌刊本，乾隆丙戌刊本，敦仁堂刊本，明天順初黃諫輯本三十卷。

【文說】一卷。元陳繹曾撰。是書蓋因延祐復行科舉，爲程試之式而作，書中分列八條，皆論行文之法，四庫從永樂大典錄出不全，依閣刊本，活字本。

【文要】一卷。清德清俞樾撰。有同治刊本，在曲園叢書內。

【文天祥】<sup>1043</sup>宋端，又字履善，號文山，元至元一二三六至一二八二吉州吉水人。卒年四十七年，二十舉進士第一，累遷湖南提刑，改知贛州。德祐初，一二七五年，元兵入寇，天祥應詔勤王，拜右丞相，使往元軍請和，被拘，至鎮江，夜亡入真州。泛海至溫州，聞益王未立，上表勸進，召至福州，進左丞相，以都督出江西，與元兵戰於空坑，大潰，收殘兵奔循州，駐南

嶺，衛王立加少保。封信國公，進屯潮陽，元將張弘範掩至，被執，拘燕三年。元世祖知他不肯屈節，乃殺之。他臨刑時，作正氣歌以見志，又從容對吏卒道：「吾事畢矣！」南嚮拜而死。元帝歎爲「真男子」。天祥原著有文山隨筆數十大冊，今有文山集二十一卷，文山詩史四卷。

【文天祥詞】文天祥身受的痛苦，亡宋諸人皆不能及。他的人格，他的憤慨，都可以在正氣歌中看到的。他雖身在縲紲，死在旦暮，尤不亡情於恢復宋室，立志雪恥。末世澆漓，節氣湮滅，對其人，讀其詞者，抑能知所警惕否？「水天空闊，恨東風不惜世門英物。蜀鳥吳花殘照裏，忍見荒城頽壁。銅雀春情，金人秋淚，此恨憑誰雪。雪堂劍氣，斗牛空認奇傑。那信江海餘生，南行萬里，送扁舟齊發。正爲鷓鴣留醉眼，細看濤生雲滅。睨柱吞贏，回旗走懿，千古衝冠髮。伴人無寐，秦淮應是孤月！」大江東去，驛中言別友人。「蜀鳥吳花殘照裏，忍見荒城頽壁」是何等的感憤。「銅雀春情，金人秋淚」是何等的情致。「堂堂

文

劍氣」「此恨憑誰雪」是何等的志向與氣概？「睨柱吞贏」「回旗走懿」是何等的信心與毅力？當其北去時，作沁園春一闕，留題張許廟云：「爲子死孝，爲臣死忠，死亦何妨？自光嶽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罵賊睚眦，愛君許遠，留得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操，百鍊之鋼。嗟哉！人生翕歛云亡，好轟轟烈烈做一場。使當時賣國，甘心降虜，受人唾罵，安得流芳？古廟幽沈，遺容儼雅，枯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奸雄過此，仔細思量。」詞旨壯烈，昭然自與日月爭光矣！他已決心要學張巡許遠之以忠孝而殉國家，他已決心要學轟轟烈烈的暴其剛操而流芳萬古，然而自從「光嶽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當時賣國，甘心降虜」大廈將傾，一木難扶，俄而宋室既已亡矣，蹀天踏地，豈有及哉！

【文廷式】芸閣，號道希，自號純常子，清一八五六一至一九零四江西萍鄉人，卒年四十九。一八九零年進士，授編修，德宗超授侍講學士，以勸變法被職，戊戌后，流徙江湖以卒。廷式工駢體，文辭超拔，意境

尤高詩各體皆備，與費念慈、江標年相若，才相等，齊名翰苑，著有雲起軒詩錄。

【文武園】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文武問命】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文殊菩薩降獅子】一本。明周憲王有燬撰。雜劇。

【文珣】俗姓不詳，宋至元——二——一至一二八

七於潛人，卒年在七十七歲以上，出家於杭州，遊西湖，由浙東至閩，更由金華，嚴陵返越，又至毗陵，陽羨，金陵，淮甸而止，後仍歸杭州，遭讒下獄，久之得免，遂遊迹以終，文珣工詩，多山林閒適工作，有潛山集十卷。

二卷。

【文及翁】<sup>172</sup>時學，號本心，宋——二五九頃本綿州人，徙居吳興。登進士第。歷官參知政事。景定間言公

田事有名朝野。宋亡，元世祖累徵不起，閉門著書。及翁著有文集二十卷（詞林紀事）。

【文及翁詞】他的遊西湖有感也是蘊蓄着絕深厚絕遠大的思慮與悲憤的，「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石，盡煙渺黍離之

地！更不復新亭墮淚，簇樂紅妝搖畫舫。問中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幾時洗？余生自負澄清志，更有誰

！便都道：『江神堪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

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賀新涼）偏安於小朝廷，而以爲「江神堪恃」，遺迹者多，而關心國事

者少，「林處士」之流，都不過「但掉頭笑指梅花蕊」而已。這樣的一個情形，那得不痛哭！「燕雀處

堂安顏廈」強敵一來，自不得不山崩瓦解了。1008

【文瑋清娛】<sup>1813</sup>四十八卷。明華國才編。是書於諸選本類書中採摭其短章小品。

【文致】<sup>1814</sup>明劉士鱗編。是集詮次頗傷蕪雜，無所取裁。

【文信公集杜詩】<sup>202</sup>四卷。宋文天祥撰。是編凡五言絕句二百篇，皆集杜句爲之，每篇之首悉有標目次第，題下則敘次時事。文氏刊本一名文山詩史，明駱

刊本宋三大臣彙志本，明成化刊本。【文集】<sup>209</sup>就其大體而論，凡是古聖先王的遺訓，足

以經綸天下的，後人稱牠爲「經」；敘記歷代帝王  
的言行政教，以傳於後世的，後人稱牠爲「史」；道  
術既裂，方術以興，一般才士各得其學術的一端，以  
自鳴其說的，後人又稱牠爲「子」。這都是周秦以  
上的文字，而且是各有專家不相雜廁的。但自周秦  
治學分途以來，諸子百家的學說，譚然以起，誠不勝  
其紛紛擾擾之狀，有識的人，固已病其道術的分裂  
了！然是時專門傳家之業，創之者原不欲以文自  
名，苟足顯著他的專業，而可以傳授他的門徒，那麼  
他的說解，也便終止於此，從沒有參差龐雜之文的  
兩漢的時候，文章的制作，漸漸地豐富起來，而其品  
類也漸雜，這是著作上「風格」的始衰。然而賈誼  
的奏議文字，編入於新書，相如的詞賦作品，僅記其  
篇目，都能成一家之言，和諸子的書，差別還不很相  
遠，初未嘗有彙次諸多的文體，哀焉而成一部「文  
集」的。□東京以下，一直到了建安黃初之間，一般  
文家對於文章的制作，遂益見其繁多。然吾人試觀  
范蔚宗的後漢書和陳延祚的三國志，他們兩史中

文

所次的「文士」諸傳，載其文筆，都只說所著「詩」  
「賦」「碑」「箴」「頌」「誄」等若干篇，而不說有  
文集若干卷，是則文集的實質已具，而文集的名稱  
却還沒有創立。自從晉代的摯虞，他創爲文章流別  
之說，一時學者都以爲便，於是別聚古人的作品，標  
爲「別集」，而文集的名稱以立。由此看來，那麼文  
集這個名目，也許是昉於晉代了！□自荀勗的中  
經，始有「四部」之分，他把「詩」「賦」「圖譜」  
和「汲冢」之書，都歸入於「丁部」。其後王儉的  
七志，又以詩賦爲文翰志，而介於諸子和軍書的中  
間，於是「集部」的起端以開，但尚沒有人居然把  
牠列爲專目的。直到阮孝緒撰述七錄，中間祇將「  
技術」「佛」「道」分爲三類，而「經典」「紀傳」  
「子兵」「文集」等目錄，已全爲唐人「經」「史」  
「子」「集」四部名稱的權輿。故魏徵所主撰的隋  
書，其中經籍志一篇（長孫無忌所作），即明定「  
四部」的條目，而後世之條別典籍的，也都依此爲  
法了。□總之，吾國的學術，自「子」「史」衰而「文

「集」之體感，著作表而「辭章」之學與文章呢，是辭章不能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爲蛇龍之沮澤的。所以「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的一目；「史家」不專家，而文集中有「傳記」的一項；「子學」不專家，而文集中有「論辨」的一門。後世的文集，除了「經義」和「傳記」「論辨」這三類名目以外，其餘無莫非「辭章」之屬了。辭章一道，實具備於戰國的時代，後世的人，不過承其餘緒，而代變其體製罷了。學者不察，乃原溯摯虞所創的流別，甚且以蕭梁的文選，奉牠爲辭章之祖，那真不知古今流別的意義了。〔174〕

【文儷】<sup>21</sup>十四卷。明陳翼飛編。是書所錄自漢及唐，皆以駢儷爲主。

【文峯遺稿】<sup>225</sup>一卷。清歙縣江振先撰。有嘉慶九年刊本，在新安二江先生集內。

【文山集】<sup>227</sup>二十一卷。宋文天祥撰。天祥平生節烈，照耀今古，而著作亦極雄贍，若長江大河，浩瀚無際，持論剴直，不愧肝膽如鐵石之目。宋南渡後文體破

碎，詩體卑弱，惟范石湖陸放翁爲平正，至晦庵諸子始欲一變時習，模倣古作，故有神頭鬼面之論。時人漸染既久，莫之或改，及文天祥留意於此，所作頓去當時之凡陋，觀指南前後錄，可見不獨忠義貫於一時，亦斯文間氣之發見也。有明鍾氏刊十八卷本，嘉靖九年刊二十卷本，康熙癸丑吉水曾氏刊本，甚劣，萬歷廬陵胡刊本，四部叢刊影印本，嘉靖庚申張元裕重編十六卷，崇禎刊本不全，雍正三年文氏刊本，道光乙巳文桂刊本，已燬，乾坤正氣集編刊十卷本。

【文編】<sup>23</sup>六十四卷。明唐順之編。是編取周迄宋之文，分體排纂，順之深於古文，能心知其得失，凡所別擇，具有精意，所錄雖皆習諠之文，而標舉脈絡，指導竅要，使後人得以窺見開闔順逆經緯錯綜之妙。而神明變化，以蘄至於古，學秦漢者當於唐宋求門徑，學唐宋者固當以此爲門徑矣。有明嘉靖刊本，天啓刊本。

【文德論】<sup>24</sup>魏書文苑傳說：「楊遵彥作文德論，以爲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惟邢子才，王元

美温子昇，彬彬有德素。」旗幟鮮明的提倡文德，排斥文人無行，可惜其文已佚，不然一定有頗值注意的言論。同時顏之推的顏氏家訓文章篇似亦專對當時的文學輕薄浮艷而發，他很希望改革那時的文體，說：「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又說：「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在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過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章僅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諂，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誠忤鄉里，曹植恃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疏，龔疎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輪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稱衡誕傲致殞，楊修丁廋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傅玄忿鬪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推黜，謝靈運空疎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玄暉侮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于帝

文

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這雖祇是詆文人無行，似與文學觀無涉，但顏氏以為輕薄無行，由於其文學觀使然。「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擢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由是他以為「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所謂「以理致為心腎，」雖不似「文以載道」之嚴酷鄭重，但究近載道派，不是緣情派。所謂「以華麗為冠冕，」雖不似古文學家之主張簡易質樸，但也與崇藻飾者不同。所以他說：「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豔，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顏氏是由

六朝的文學觀到隋唐的文學觀的橋梁，他雖反對當時文學的浮豔，但他以為「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耳。」他主張折衷今古，說「古人之文，宏才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疎朴，未為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製裁為本，今之辭調為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唯其主張「以古之製裁為本」，所以說「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他認此為最重要的文學，「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數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已是尊經的，尚用的文學觀了。至於當時所尊重之性靈的文學，他並不極端非斥，但認為是次要的。「陶冶性靈，縱容談論，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惟於「陶冶性靈」之下添上「從容諷諫」一句，便也有了尚用的意味了。

【文德翼】用昭清——一六四九頃江西德化人。一

六三四年進士，授嘉興推官。正直明允，不為權貴所撓。以父憂歸。德翼人品清逸，學問頗博，著有雅似堂文集十卷，詩集三卷，及宋史存備吹錄、讀莊小言等。【文泉子集】<sup>26</sup>一卷。唐劉蛻撰。原本十卷已散佚，此本乃崇禎韓錫所編。蛻自序謂：「覃以九流之旨，曰文，配以不竭之源，曰泉，故命曰文泉。」有崇禎間刊本，韓有四川刊本，別下齋叢書本，陳鴻緒云：「天啓甲子吳翻刊六卷，與所刊可之集均精校刻，亦不苟闕氏刊本。」

【文鄉試】<sup>27</sup>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文徵明】<sup>28,2</sup>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號衡山，明憲

宗成化五年，生於長洲，卒於世宗嘉靖三十八年。幼

不慧，稍長，穎異挺發。學文於吳寬，學書於李應禎，學

畫於沈周，皆是他父親底朋友。又與祝允明、唐寅、徐

禎卿相切劘，名日益著。以貢薦試吏部，受翰林院待

詔，舉鄉飲大賓，甯王宸濠聞其名，幣聘之不赴。世宗

立預修武宗實錄，侍經筵，致仕歸，以九十卒於家。私

謚貞獻先生。著有甫田集，行於世。文詞敏秀，詩文



書畫皆工，而畫尤勝。吳中自吳寬、王鏊以文章領袖，館閣一時名士，沈周、祝允明輩與并，文風極盛。他雖後出，主風雅數十年，楷書師二王，古隸師鍾太傅。詩得中晚唐格，初學畫於白石翁，後乃法郭熙、松雪。得意之筆，往往以工緻勝。至其氣韻神采，獨出一時。除工山水外，花鳥竹果皆善。性和而介，所作畫往往以恤貧族戚，而富貴人來乞者，受被拒絕。外國使者道吳門，望里肅拜，以不獲見為恨。文筆偏天下，門下士屬作者亦多，他亦不禁。年登大耋，神明不衰。八十外猶能作蠅頭細字，腴潤茗時花美女。<sup>124</sup>

【文鮮花】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文房四寶】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文房四寶】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文安集】<sup>3, 4, 7</sup>元揭傒斯撰，凡十四卷。傒斯，字曼碩，江西富州人。幼貧，讀書甚刻勵，由是貫通百氏，早有文名。延祐初，薦授國史院編修官。時平章李孟監修國史，讀所撰功臣傳，嘆曰：「是方可名史筆，他人直勝吏牘耳！」轉應奉翰林文字，仍兼編修。遷國子助教，

文

復留為應奉，前後三入翰林，臺閣典章，靡不諳練。天歷初，開奎章閣，首擢授經郎，教勳戚大臣子弟。文宗時，每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才何如揭曼碩？」一日，出侯斯所上太平政要策，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也！」與修經世大典，累官翰林侍講學士，又總修遼金宋三「史」，卒於官。按顧嗣立元詩選載傒斯「詩」，題曰秋宜集，今不見於世。焦竑國史經籍志載傒斯集一卷，今亦未見。至四庫所收之本，凡「詩」四卷，又「續集」二卷，「制」表「書」序「記」。「碑誌」「雜文」八卷，乃是他的門人錫喇布哈所編。其中搜輯，雖不足以盡傒斯的著作，然師弟相傳，得諸親授，終較他本為善。觀元詩選所載秋宜集中，曉出順承門，有懷太虛絕句曰：「步出城南門，遙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古人從此去。」是乃割裂漢「樂府」半首，為傒斯之詩，而「集」中錄之，則所收亦必不甚精的。揭傒斯的文章，敘事嚴整，語簡而當，獨於詩，則清麗婉轉，別饒風韻，與其文如出二手，然神骨秀削，寄託自深，要非嫣紅姹紫，徒於姿媚者，所可

比的。虞集嘗目其詩，如「三日新婦」而自目所作，如「漢庭老吏」，僂斯頗不平，故作憶昨詩，有「學士詩成每自誇」之句。集見之，答以詩曰：「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驅車踏月華。寄語旁人休大笑，詩成端的向誰誇？」且題其後曰：「今日新婦老矣！」是二人雖契好最深，而「甲」「乙」間乃兩不相下。楊維禎竹枝詞序，有曰：「揭曼碩文章，居集之次，如歐之有蘇，曾」這兩句話，也許是定論罷！<sup>30407</sup> 1174

【文字與文學】文字是文學的工具，韓昌黎告人：「凡爲文，宜略識字。」這雖是作文秘訣之一，但是沒有說到文字對於文學發展的關係。我國文字沿用象形文字，與世界盛行的拼音文字不合。或者以爲這是原始人的文字，不適於現代之用，不過就文學而論，中國文字的確利弊皆有，否則中國也不成爲「右文之國」了。□此項象形的文字，在文學演進的功用，可如下述：（一）形式之美——有人說文學是有字的圖畫，象形文字，一見就給我們種種的印象或概念，全憑視官的作用，與拼音文字假借聽官而造

成文字上的幻象者，雖然殊途同歸，或者更能直接了當些。所以中國的文學，真可以說是「有字的圖畫」。而且因爲中國字是單音的孤立的，使用的時候，非常不便利，文章便走到簡潔一路，又便於作對，造成無數的駢文。或者有韻，或者無韻。律詩的成立，一半也由于此。駢文和律詩，雖然有他們的缺陷，確是難能可貴的美文，也是中國文學中的特色。西洋文學，只有駢行的句子，沒有長篇的駢文。這是文字上的形式關係無疑了。□（二）音節之美——中國文字，雖然是注重象形，而不注重拼音的。但是有平上去入四聲的分別，因此一方面可以義取比對，一方面可以聲分陰陽，而後駢文律詩造成了。就是散文中格調音節之美，也是靠著平仄相間之法，不過沒有定律罷了。散文中，有隨便用韻的，如易經乾卦文言，老子道德經等等，都足以表現文字上音節之美。□此外文學中音節之美，借雙聲疊韻重言諸法得著，學者不可不知。重言如「關關雉鳴，在河之洲」，形容桃花之色，可以不煩解說。雙聲疊韻之熟語，如用

西文拼音解說，亦極容易。例如「丁東」爲雙聲，因爲丁東的發音都是D字，以拼法出之，即爲 *dins* *doong*，故名之爲雙聲。「丁甯」爲疊韻，因爲丁甯的收音，都爲 *ing*，以拼法出之，即爲 *ding ning*，故丁甯爲疊韻。餘可類推。中國文學中，極多雙聲疊韻重言的成語。往往一首中，可以屢見而不一見例。□關於文字上音節之美，最後要說到押韻。古韻與今韻，大有出入，這是專門之學，本書可以不論。簡單說起來，四聲起於梁之沈約，後來有隋陸法言之切韻（分爲二百六）唐孫愐之廣韻，宋丁度等之集韻和禮部韻略，金平水王文郁之百七韻，南宋劉淵之平水韻，元陰時夫之韻府羣玉，分平聲爲上下平，共三十部，上聲二十九部，去聲三十部，入聲十七部，就是現在詩韻所自來，也就是以平水韻爲根據的。明代雖頒行宋濂等的洪武正韻，並不通行。□詞韻與詩韻不同的地方：（一）通韻較多，（二）上去可以互押。現在有詞林韻釋，詞林正韻，晚翠軒詞韻學宋齋詞韻諸書。□元曲所用之韻，有元朝周德清所撰

文

的中原音韻。後來南北曲，仍用這韻做根據，不過南曲有入聲，尚有遵守洪武正韻的地方。□中國的散文，因爲文字上的關係，也有用韻的。易經中，這種例子很多。□象形文字，對於文學的發展，有種種的阻礙力，也值得我們注意的。（一）同音的字太多。據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 *Thomas wale* 的調查，北平話不過四百種音，而通用的字，大約有一萬。其中同音的字，未免太多。那麼異時異地之人，容易發生誤會，可以想見了。劉永濟文學論說「逶迤」二字見於古書者，有三十三種不同的寫法。實則古代通假之字太多，很阻礙我們讀古書的能力，引起了無謂的紛爭錯亂不少。（二）文字不注重拼音，變化就少，用法較難，便於模擬，不便於創造。文章可以簡潔，而不容易通俗，並且爲一般好堆砌字面的人所利用，皆足以阻礙文學上的自然發展。

【文字會寶】明朱文治撰。是書取前代之文，澆善書者書之，人各一篇，哀而成集。既非總集，又非法帖。【文定集】二十四卷。宋汪應辰撰。其集五十卷。世

久無傳，明程敏政於文淵閣得舊本，乃摘抄其要編爲廷試策一卷，奏議二卷，內制一卷，雜文八卷，頗多挂漏。此本以程本與永樂大典互相比較，除其重複，增所未備，勒爲二十四卷，精華略具於是。有聚珍板閩刊本，明嘉靖間夏俊刊本，即程敏政選刊汪文定十四卷本，入存目。

【文江唱和集】二卷。清李元鼎撰。鄧孝威云：文江詞清真澹雅，無富縛之累，又得遠山夫人（即朱中楣，亦吉水人）伉儷倡酬，調琴鼓瑟，亦詞林佳話也。

【文溪詞】一卷。宋李昂英撰。其詞集本分爲二卷，此本合爲一卷。

【文溪存稿】二十卷。宋李昂英撰。是集爲元至元間其門人李春叟所輯，其文質實簡勁，詩間用俚語，不離宋格，而骨力道健，亦非靡靡之音。有明成化刊本，嘉靖中刊本，題李文溪集，清乾隆癸酉刊，康熙戊申刊本，元至元中李春叟刊本，明刊本，粵十三家集本。

【文心雕龍】<sup>33</sup>文心雕龍是文學批評界唯一的大

法典。這是人人心中所承認的公言，無論那一派的文家，都不能否認。他的規模，真是大不可言。孫梅的四六叢話卷三十一裏說：「按士衡文賦一篇，引而不發，旨趣躍如。彥和則探幽索隱，窮形盡狀。五十篇之內，百代之精華備矣。其時昭明太子纂輯文選，爲詞宗標準。彥和此書，實總括大凡，妙抉其心；二書宜相輔而行者也。自陳隋下及五代五百年間，作者莫不根柢於此，烏乎感矣！」其實彥和所說的，還有超過昭明太子的地方。深探經史諸子立言的條理，是昭明所不曾做到的了。對於文心雕龍這部書的特色，我們來說，不如和自己說。凡是古人這種大著作，所有的自序，都是自表曲折的用心，詳細告人以探索的門徑，不是隨便說一點緣起的。要知道文心雕龍的宗旨，務必要細讀他的序志。他作這部書的宗旨，好像是自居於孔門文學之科。他說他自夢見孔子之後，就想「數讚聖旨」。但是「數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

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他覺得文章是一切的根本，所以就以推闡文心爲「數讚聖旨」的工作。看他思想，好像以爲這種工作的價值，還在馬鄭注經之上。我們看近代古代家的健將曾國藩說：「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错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這種精義，豈不早有劉彥和先發其覆，麼彥和又以爲後世文風日壞，應該拿古聖的正訓來提醒學者。所以他序志裏又說：「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續擎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夫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這又是針對時弊的話。從前有人說陶淵明人非六朝之人，文亦非六朝之文。劉彥和這種抗心獨往冥契道真的態度，也可以說是人非六朝之人了。他的書，除了序志一篇外，共四十九篇。前二十五篇，

文

分論各種文體，是論其外形。後二十四篇，評論文章的作法，是論其內心。他自己所謂篇數準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正是他託體甚尊的地方，也就是說這序志一篇，通貫四十九篇的宗旨。我們看他自己順敘四十九篇的篇意，十分清楚：「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筆，則圓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彰義，選文以定篇，數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網領明矣。至於割情析采，籠圈條貫，搗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招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足見得他的分篇和次敘，皆有用心。上二十五篇爲大綱，下二十四篇爲細則，從前孔門六義之分，以風雅頌爲詩之異體，以賦比興爲詩之異辭；前者爲外形，後者爲內心；以內心成外形，所謂以此三事成彼三事。彥和的衡鑑方法，大有得於孔子的規模。本來自魏文、典論以後，論文的書很多，彥和所以不同於人的地方，他自己也有詳說「

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辨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巧，翰林淺而寡要……並未振葉以尋根，觀濶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振葉尋根」「述先哲之誥」是他的特色。至於他每篇所說的話，自然不見得句句和人家無所雷同；但他又明白告訴人說：「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這種公正的態度，正是他所以自成其偉大的緣故。至於我們想領略劉彥和這個人的精神，和他全書總相，我以為即開宗明義第一篇的原道，可以代表「道」就是自然之道。大宇宙中一切萬事萬象，無往不是道，即無往不有文章。道因人而垂文，人因文以明道，鼓天下之動存乎辭，知道這個道理，就知道「文德」之所以大。魏文提出文氣，沈約提出文律，彥和的「文德」說，正是「振葉尋根」的議論，高於一切了，所以「文德」之說，可以做他的總代表。其他小的美點，本也一時說不盡。我略舉一端做個例子。譬如唐朝劉知幾的史

通，自然也是了不得的書；雖是專門論史，但他自負兼有從法言一直到文心雕龍這些書的美點。像他那些惑經疑古諸篇，拘文牽義，瑣瑣爭辯，實在全沒有通人的氣象。我們只要一看文心雕龍夸飾篇所說：「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舫，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孑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孟軻所謂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這一段話，就可以大破知幾之妄。一個是鴻文妙手，一個是拘墟之儒了。沒有文學修養的人，不但不可以作文人，也何嘗能夠通經著史呢？彥和的學問十分博大，他這書可以說是總括全體經史子集的一部通論。他並且深通內典，手定定林寺的經藏，著有衆經目錄，梁書裏說他：「博通經論，區別部類，而爲之序。」那又可以說是他爲內典而作的文心雕龍了。有元至正乙未嘉禾刊本，明弘治甲子吳門刊本，嘉靖庚子新安刊本，辛丑建安刊本，又癸卯新安刊本，萬曆己酉南昌刊

本，漢魏叢書本，兩京遺編本，道光中刊本，崇文局本，續谷亭書錄云：內隱秀一編，脫數百字，元至正嘉禾刊本已然，萬歷前刻，皆缺如也。自錢功甫得阮華山宋刊本，始爲補錄，此本後歸錢牧齋，秘不示人，達何心友得錢遵王家藏馮已蒼手校本，缺者任焉，於是稍稍傳於世，杭州譚獻有顧千里黃苑圃合校本，所校明刻各本異文至詳。<sup>115</sup>

【文心雕龍輯註】十卷。清黃叔琳撰。是編因明梅慶生註本重爲補綴，其譌脫字句，亦據諸家校本改正，較之梅註爲詳備。有清乾隆六年姚氏刊本，翻刊本。

【文心雕龍駢文論】<sup>7</sup>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是在駢文最盛行的時代，而作文學總批評的。雖然他自己的意思，是從經史以至於詩文無不在批評之內。然而他究竟是以駢文的立場來作書，而且他的本書就是用駢文作的，所以值得在此題特別敘述一下。□他這書五十篇之中，前一半從原道至書記，多半是講文章體裁的，這種體裁的畫分，在古人認

爲很重要。蕭氏文選甚至於把每一種還要分成無數種，如此實在太繁瑣了。在我們現在的看法，用途雖有不同，而體裁是不能絕對畫分的。例如作章表的，何嘗不可用論說中的議論作碑傳的，又何嘗不可兼采諫祭中的哀弔？所以斤斤在這上面分別，是很不智的。□將這一點解放之後，則文心雕龍所含的精美，全在下列各篇：神思、體性、風骨、通變、定勢、情采、鎔裁、聲律、章句、麗辭、比

興、夸飾、事類、練字、隱秀、指瑕、養氣、附會、總術、時序、物色、才略、知音、程器

在這二十四篇之中，尤其切於駢文的鑒裁者，莫如風骨以下。□他在風骨篇中說：「……詞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若豐藻克瞻，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故鍊於骨者，析詞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定勢篇說：「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勢者乘利而爲制也，

如機發矢直，濶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文章體勢，如斯而已。「情采篇說」……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詞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詞暢。「隱秀篇說」：「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複意爲工，秀以卓絕爲巧……或有晦塞爲深，雖與非隱，雕削取巧，雖美非秀矣。」這些都是論文極精之義，比陸機的文賦又進一層了。至於他講到文章的技术，則如鎔裁篇說「……句有可削，足見其疎，字不得減，乃知其密。精論要語，極略之體，游心窈句，極繁之體，謂繁與略，隨分所好，引而申之，則兩句數爲一章，約以貫之，則一章刪成兩句。思贖者善數，才覈者善刪，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善數者詞殊而意顯。」聲律篇說「……凡聲有飛沈，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並輓轆交，往逆鱗相比，迂其際會，則往蹇來連，亦文章之吃也。」一章句篇說「然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絲，原始要終，

體必鱗次。啓行之詞，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勝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脈注，跗萼相銜，首尾一體。「事類篇說」……是以將贖才刀，務在博見，狐腋非一皮能溫，雞臛必數千而飽。是以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據理須覈，衆美輻輳，表裏發揮。「練字篇說」……是以綴字屬篇，必須練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複。」尤其是麗辭一篇，純講駢文。「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詞，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卑陶贊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辭，率然對爾。易之文繫，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頽感，則字字相儻；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故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是以言對爲美，貴在精巧，事對所先，務在允當……必使理圓事密，聯璧其章，迭用奇偶，節以雜佩。」他這種論文的論調，在所謂古文家看起來，是很不滿意的。然而古文家



講義法，只是文章之一節，像他的包羅萬象，是古今任何論文者所不及的。所以撇開駢文不談，這部書始終是不可磨滅之作例。<sup>34</sup>

【文洪】<sup>34</sup>功大，號希素明。一四六一頃長洲人。一四六五年舉人，官涑水教諭。洪詩饒有恬淡之致。著有涑水集二卷，與括囊詩稿。

【文温州集】<sup>36</sup>十二卷。明文林撰。其中陳馬政諸篇。皆官南京太僕寺丞時作，總題以温州，從所終也。

【文瀾閣志】<sup>3712</sup>清孫樹禮撰。

【文潞公集】<sup>3716</sup>四十卷。宋文彥博撰。是編卷數，與書錄解題合，惟佚補遺一卷。彥博不以詩名，而風格秀逸，其文章議論通達，卓然經濟之言。有明嘉靖五年

呂柟重刊本，明刊本。

【文潔集】<sup>3719</sup>四卷。明鄧以讚撰。此本乃吉水鄒元標蒐輯於斷簡散帙之中，宜興吳達可爲之付梓，其講學語僅存數則，餘不過奏疏三首與書序記傳諸應酬之文耳。中附詩數十首，尤非所長也。

【文通】<sup>37302</sup>三十一卷。明朱荃宰選。其書取古今文章

流別，及詩文格律，一一爲之條析，蓋欲仿劉勰雕龍而作，大抵摭拾百家，矜示奧博，未能一一融貫也。

【文選】<sup>37308</sup>摯虞的流別，既然已經失傳，我們就以昭明太子的文選爲編「總集」的正式祖師。我們要研究文選，先要讀昭明太子自己的序。文選的總標準，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凡是「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的，都在他所略去之列。大概總是以後世單篇整齊的詩文爲主，像那些經典子史大部諸作，本也另是一回事，無從割取，所以他就專錄後世的篇翰，而大致以「入耳之娛」「悅目之玩」爲目的。這樣一來，把文學當作欣賞玩悅用的，不必當作道德事功上實用的東西，這種觀念，是因他而建了。至於他分別文體的方法，又是兼有摯虞任昉之長。摯虞好像一切以最初的形體爲標準，他的批評，也多半是古而非今。任昉又只斷自秦漢以後。昭明太子就不同了。他知道本也知道末，不執末而忘本，也不執本而忘末。王充論衡裏說，知「古而不

子沒有這樣毛病了。他以為一切文章，固然皆有最初的發源，但是到了後來，一定會有變化，不必都和發源時代一樣。這種「時義」是不可不知的。我們看他的文選序說：「……文之時義遠矣哉。若夫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富有椎輪之質。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著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他標出「時義」二字，真是有絕頂的聰明。過人的領悟。本來，數典忘祖，固然是可恥的事，而食古不化，也未嘗不可笑。人間事無不受環境的變遷和思想的潮流所影響，文學也不能例外。知道「時義」，纔可以算個通人。譬如摯虞說詩，以四言爲正，其餘非音之正。（看張溥輯本）昭明太子則以爲：「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傳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並驅。」知有自然的異塗，而不必強加正偽之分別了。又譬如摯虞說賦，以楚辭爲善，而昭明把「騷人之文」當作賦中之一種，對於其他述邑居、戒游、

紀詠風雲禽鳥草木蟲魚的賦，也都一律作平等之觀。如劉向七略，班固藝文志記載詩賦的方法，是一樣的。他這種圓融廣大知古知今的氣象，真是不可多得。他選文的次序，以賦詩爲首，其次纔是論序詔令書奏哀祭一類的文章。這種也是深得文章的源流。我們看漢書藝文志有詩賦一類，爲後世目錄家所列「集部」之濫觴。「總集」是把「別集」總合起來，也應當依照「集部」發生的歷史。文學自成領域，本是漢賦所開闢，其他論序表奏那些文章，嚴格說來，都不是純文學。照劉向父子和班固的目錄學，凡是這些文章都應該就他所說的內容，分別歸在六藝諸子之流的。昭明首賦詩而次雜文，正是大有條理。再者他把賦放在詩的前面，又是很有用意的。漢書藝文志詩賦類，本是賦在詩先。三百篇後，就有騷賦。所以上接三百篇之文統的，正是賦，而不是漢魏的五言詩。況且五言詩也本是發生在賦之後的。那些束皙、韋孟的四言詩，不過略存一格，決不能上接風詩冠冕這部文選的。所以昭明在文選序裏，斷論得

十分清楚。他說：「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分明是說古來的詩和現今的賦，雖名目不同，而內容確是一脈相承的了。至於他選那些論序書奏的雜文，也不苟且。他所謂「以立意爲宗，而不以能文爲本」，他的意思，是說對於這些書應當求其意，不能專求其文，並不是說他文章不好。本來六經諸子，如果整部的搬進文選裏去，豈不要把這部書脹破了肚子麼？反過來說，如果要割裂挑選，豈不是又將好好完整的東西，弄得破碎不堪麼？況且選又如何選法呢？所以他一概不要，而但取那些原來自成篇幅，整齊有首尾的文章了。六經諸子的文章，并不是不好，但是我們看後來那些高頭講章的書，什麼周文歸（明鍾惺選）古文觀止之類，割裂經典，烏烟瘴氣，底鬧些什麼「起承轉合」，貽誤學人，就知道昭明太子這種森嚴的界限，是有深遠的眼光了。曾國藩的經史百家雜鈔，也是大可不作的。此外還有蘇東坡志林裏說文選編次無法，大概他看文選的分目太過於零亂瑣碎了。其實文選是以賦、詩、雜文爲大段的

文

類別，他自己序中分明說得很清楚的，并且說：「凡次文之體，各以彙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數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就是告人以大段的分類爲主。至於內中各別的子目，不過各依原名，集在一起，便於觀覽罷了。蘇東坡又說他不取陶淵明的閑情賦，爲強作解事。又有人說昭明不取王羲之的蘭亭序，因爲「絲竹管弦」四個字用重複了，於是譏昭明未曾查過漢書張禹傳（孫梅四六叢話引）「子」，但是這些地方，我們認爲昭明太子偶爾遺漏也可，認爲他體例謹嚴也可，都是無關輕重了。總而言之，我們從文選這部書，可以得兩種好處。一是得了辨別文章源流之正軌，知古亦可知今，執末而不忘本。二是得了欣賞文學的妙趣，拿文學來怡情悅性，比較是一種超遠的觀念，不必一定看作「經國大業，不朽盛事」那樣的嚴重，那樣的拘泥。清孫梅四六叢話卷一的小序，專論文選，可以當作文選的小贊：「……若乃懸衡百代，揚推羣言，進退師於一心，總持及乎千載，吾於昭明見之矣。……揆厥所

文——〇——四二五

長，大體有五曰通識。五經紛綸，而通識訓詁者有爾雅。諸史舛變，而通述紀傳者有史記。選之爲書，上始姬宗，下迄梁代，千餘年間，藝文備矣。質文升降之故，風雅正變之由，雲間日下，接迹於簡編，漢妾楚臣，連衡於辭翰，其長一也。」這一段是說文選之綜集藝文，與爾雅之綜訓詁，史記之綜紀傳，鼎立而三。又鋪陳文章的流別，使人知道質文升降風雅正變的源流，爲「總集」之大規模。又說：「曰博綜。自昔文家尤多派別。文志表江左之盛，典論詮邠下之賢。選之所收，或人登一二首，或集裁數十篇。詩筆不必兼長，淄澠不必盡合。詠懷擬古，以富有爭奇。元虛簡棲，以單行示貴。其長二也。」這是說昭明太子的門庭廣大，不拘拘於一派的。文章他絕無門戶之見也。無拘守時代風氣之見。又說：「曰辨體。風水遭而斐，疊作心聲發而典要存。敬禮工爲小文，長卿長於典冊。體之不圖，文於何有。分區別類，既備之於篇；湖委窮源，復辨之於序。勿爲翰林主人所嗤，匪供兔園冊子之用。其長三也。」這是說昭明辨別文體，極其精微。對

於某種文體，以某人爲擅場，考究得很清楚，不是隨便鈔寫作類書的好像。西京雜記裏說：「揚子雲曰：『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朝庭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人各有能有不能，體各有善有不善。昭明文選對於這一點，大有眼光。不但每人的佳作，都已入選，并且所選作品，多半足以代表各個人一生的精神。又說：「曰伐材。文字英華，散在四部。窺豹則已。隨祭獵則無工。惟沈博絕麗之文，多左右采獲之助。王孫驛使，雅故相仍。天雞蹲鴟，繽紛入用。是猶陸海探珍，鄧林擷秀也。其長四也。」這又是說昭明所選有許多沈博絕麗之文，可以供給作文者以極豐富而又極雅醇的辭藻材料。學者得此，可以免除俗陋之譏。最末他又說：「曰鎔範。文筆之富，浩如淵海。斷制之精，運於鑪錘。使漢京以往，弭抑而受裁。正始以還，激昂而競響。雖楔序不收，少卿僞作，各有指歸，非爲謬妄。謂小兒強解事，此論未公。變學究爲秀才，其功實倍。其長五也……」這又是稱讚昭明太子選政之公，去取之當了。□我們試想想看，假如沒有文

選這部書，我國文學界，是何等的黯淡。要正式認識中國文學，還有那一部書比文選更可以做中心的標準麼？

【文選旁證】<sup>002</sup>四十六卷。清長樂梁章鉅撰。有道光刊本。

【文選章句】<sup>004</sup>二十八卷。明陳與郊編。此書以坊刻文選顛倒焚亂，每以李善所註竄入五臣註中，因重爲釐正，汰其重複，斥五臣而獨存善註。

【文選音義】<sup>0060</sup>八卷。清余蕭客撰。蕭客有古經解鈎，沈採撮舊註，最爲詳核，此書則縛漏叢生，如出二手，有乾隆刊本。

0040。——0040。  
【文選註】<sup>0081</sup>六十卷。梁昭明太子蕭統編，唐李善註。是編爲文章淵藪，善註又爲考證之資糧。古人總集，當以是書爲弁冕。有常熟張芙川有北宋刊本，後歸同邑楊氏，宋淳熙辛丑尤延之刊於貴池，世有二本，一即胡果泉重雕所據，一在阮氏文選樓，元張伯顏本，明嘉靖癸未金臺汪諒翻張伯顏本，明唐府翻張本，明晉藩養德書院刊本，明唐藩重刊本，汲古閣本。

文

字小，翻刻甚多，其字較大，且字句又與原刻大不相同，以有錢士諡校一行者差勝。清嘉慶十四年胡氏仿宋淳熙刊本，附考異十卷，明萬曆辛丑閩鄭元岳校刊本，清乾隆三十七年葉樹藩刊朱墨本，用何義門評點，亦有翻刻數種，萬氏翻刊胡本金陵局本，石印本。

【文選顏鮑謝詩評】<sup>01</sup>四卷。元方回撰。原本久佚，此從永樂大典錄出。取文選所錄顏延年鮑謝靈運謝瞻謝惠連謝眺六人之詩，評其工拙，兼論註家之得失，有明刊本。

【文選理學權輿】<sup>1</sup>八卷。清錢塘汪師韓撰。有巾箱本，在讀書齋叢書甲集內，光緒十三年汪氏長沙刊本，在叢睦汪氏遺書內。

【文選理學權輿補】<sup>3</sup>一卷。清仁和孫志祖撰。有巾箱本，在讀書齋叢書甲集內，光緒十三年汪氏長沙刊本，在叢睦汪氏遺書內。

【文選集評】<sup>20</sup>十五卷，附葉星衛註一卷。清金壇于光華撰。有通行本。

【文選集釋】二十四卷。清涇縣朱珔撰。有涇川朱氏梅村學塾刊本。

【文選各家詩集】四卷。清錢塘汪師韓江津陳光明編。有光緒五年醉組堂刊本。

【文選句圖】一卷。宋高似孫撰。所錄皆文選諸詩，去取不甚可解，如蘇武詩之韻，馥我蘭芳芬馨良夜發上下聯，各割一句，尤為創調，其句下附錄之句，蓋即鍾嶸詩品源出某某之意，其句下附錄一兩首者，則莫喻其體例矣。

【文選彙註疏解】十九卷。清吳江顧施楨撰。有康熙刊本。

【文選補遺】四十卷。宋陳仁子編。仁子為講學家，故執真德秀文章正宗之法，以排斥文選，而編為此編，按正宗主於明理，文選止於論文，言豈一端，要各有當。有明茶陵東山書院刊本，清乾隆二年刊本，道光乙巳湖南刊本。

【文選滄註】三十卷。明閔齊華編。是書以六臣註本刪削舊文，分繫於各段之下，復探孫鑄評語列於

上格。

【文選尤】十四卷。明鄒思明編。其書取文選舊本，臆為刪削。

【文選李註補正】四卷。清仁和孫志祖撰。有中箱本，在讀畫齋叢書甲集內。

【文選考異】四卷。清仁和孫志祖撰。有中箱本，在讀畫齋叢書甲集內。

【文選樓詩存】清嘉慶間阮元撰。

【文選駢文】文章盛於西漢之世，賈誼相如枚乘之屬，其所撰賦頌雜文，各有篇目，載在漢書藝文志者，可考。下逮魏晉，始有專集。至於蕭統，權輿選樓，源實出摯虞之書，濫觴遂為玉臺之詠，其分門別類，曰賦、曰詩、曰騷、曰歌、曰詔、令、箋、表、曰書、論、序、讚，以至連珠、誄、檄、雜、對、問、彈事、碑文、千古總集之例，莫能出其範圍。蓋別集止一人之著述，其成書也易，總集萃

歷朝之著述，其成書也難。故其自序云：「時更七代，數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

難矣。」且其時風尚，文與筆分。偶文韻語者謂之文，無韻單行者謂之筆。觀魏晉六朝諸史，各列傳中，多所文筆並言。（如晉書蔡謨傳宋書顏延年傳北史魏高帝紀魏書溫子昇傳齊書李廣傳陳書陸贄傳劉師知傳皆文筆並稱）梁元帝金樓子云：「至如不便，為詩如閻纂善，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立言篇）則當時所謂筆者，乃直樸無文之作。故昭明之輯文選也，「以沈思翰藻者為文。」凡文之入選者，大抵皆偶詞韻語之文，即間有無韻之文，亦必奇偶相成，抑揚詠歎。齊梁而下，四六體興，以聲色相矜，以藻繪相飾，靡曼纖冶，文體亦卑，然律以「沈思翰藻」之說，則駢文一體，實為文體之正宗矣。矧夫詞林葦海，可以攬色於古秀，濬慧於淵深也哉。〇

【文選分類】學虞的文章流別志論和李充的翰林論都已散失，他們分文學為若干類，我們無從知道了；但我想一定不少，不然蕭統的文選不會毫無承襲的分為三十八類。

文

一賦，二詩，三騷，四七，五詔，六冊，七令，八教，九文，十表，十一上書，十二啓，十三彈事，十四牋，十五奏記，十六書，十七移，十八檄，十九對問，二十設論，二十一辭，二十二序，二十三頌，二十四贊，二十五符命，二十六史論，二十七史述贊，二十八論，二十九連珠，三十箴，三十一銘，三十二誄，三十三哀，三十四碑文，三十五墓誌，三十六行狀，三十七弔文，三十八祭文。

賦又分子類十五：

一京都，二郊祀，三耕籍，四畋獵，五紀行，六遊覽，七宮殿，八江海，九物色，十鳥獸，十一志，十二哀傷，十三論文，十四音樂，十五情。

詩又分子類二十三：

一補亡，二述德，三勸勵，四獻詩，五公讌，六祖餞，七詠史，八百一，九遊仙，十招隱，十一反招隱，十二遊覽，十三詠懷，十四哀傷，十五贈答，十六行旅，十七軍戎，十八郊廟，十九樂府，二十挽歌，二十一雜歌，二十二雜詩，二十三雜擬。

此種劃分，誠然過於瑣碎，所以蘇子瞻病其「編次無法」（題文選）姚姬傳譏其「分體碎雜」。古文辭類纂序目，「至章實齋更說他「淆亂蕪穢，不可殫詰」。但分類原是一種方便。莊子德充符篇說：「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雖似詭辯，確合事實。惟我人若因其有同點，遂混合萬事萬物而一之，是一種極大的不方便；因其有異點，遂將萬事萬物分之於無分而後止，也是一種極大的不方便。所以應當斟酌同異，區分體類。固然「封禪美新典引，皆頌也」，但「稱符命以頌功德」和其他頌功德之文不盡同，則「別類其體爲符命」有何不可？固然「漢武詔策賢良」和「策問」有同點，但以「出於帝制，遂於策問之外，別名曰詔」（引號內皆章氏文史通義詩教下語）又何不可？一種新文體的產生，有的出於創製，有的出於演變。出於創製者，它之不同於以前的文體者，因來勢突兀，所以其跡甚顯。出於演變者，它之不同於以前的文體者，因潛變默轉，所以其跡較晦。就中國文

學史上的文體而論，大部份產生於演變，產生於創製者極少。唯其由於過去的文體的演變而成，所以探索本源，則與過去的文體不分，而窮究末流，則與過去的文體又迥然大異。那末文選的瑣碎的分類法，似不應當一筆抹煞了。至各種文體的各別問題，蕭統也論到了一些。他說：「詩者，蓋志之所之也。……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贊成功。……次則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誄發，圖象則讚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辭引序，碑碣誌狀，衆制蜂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並爲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爲悅目之玩。作者之致，蓋云備矣。」這種言論，仍然是桓範摯虞李充的老調，不過桓範摯虞李充三人的書大半亡了，他們論到的文體有多少，不得而知。就現在可以見到者而論，蕭統比他三人較多點而已。

【文選箋證】<sup>884</sup>三十二卷。清續漢胡紹煥撰。有光緒



刊本，在聚學軒叢書內。

【文選纂註】十二卷。明張鳳翼撰。是書雜採諸家詮釋文選之說，故曰纂註。

【文道希先生遺集】一卷。清萍鄉文廷式撰。有民國十八年聚珍本。

【文太師顯魂】河南流行俗曲。木刻本。

【文太青文集】二卷。明文翔鳳撰。上卷爲講章，下卷爲詩賦雜作。

【文友文選】三卷。清董以甯撰。在常州先哲遺書續編內。

【文壇列俎】十卷。明汪廷訥編。所錄上及周秦，下迄明代，冗雜特甚。

【文木題詠】不分卷。清人所撰，其名已佚。有感豐刊本。

【文木賦】魯恭王得文木一枚，伐以爲器，意甚玩之。中山王爲賦，恭王大悅，顧盼而笑，賜駿馬二匹。其詞曰：「麗木離披，生彼高崖，拂天河而布葉，橫日路能擢枝。」言是木託根甚高也。又曰：「幼雛羸鼓，單雄

文

寡雌，紛紜翔集，嘈噉鳴噓，載重雪而稍勁，風將等歲於二儀。」言是木歷歲滋久，此其所以異於衆材也。又曰：「巧匠不識，王子見知，乃命班爾，載斧伐斯。」是處特提王子見知，以下即從此生出許多文章來，是爲前後過峽。又曰：「隱若天開，豁如地裂，花葉分披，條枝摧折，既刊見其文章，或如龍盤虎踞，復似鸞集風翔，青緇紫綬，環壁瑤璋，重山累嶂，連波疊浪，奔電屯雲，薄霧濃霧，應宗驥旅，難族雜羣，蠅續鸞錦，蓮藻芟文，色比金而有裕，質參玉而無分，裁爲用器，曲直舒卷，修竹映池，高松植嶽。」以上分作三層寫，始言其文采陸離，繼言其質料貞實，終言其枝幹巨細長短，曲直隨所用而咸宜，著色處亦甚綿麗。又曰：「制爲樂器，婉轉蟠紆，鳳將九子，龍導五駒，制爲屏風，鬱弗穹隆，制爲杖几，極麗窮美，制爲枕案，文章璀璨，彪炳煥汗，制爲盤盂，采現蜘蛛，騎殿君子，其樂只且。」末段又分作樂器、屏風、杖几、枕案、盤盂、五層寫，正見各適其用，非若咕嗶諸儒，盡爲墨瀋所醒，無復表見之路者，末乃歸美於樂只，頗得雍容揄揚之致，則賦

也而兼頌義矣。<sup>101</sup>

【文姬入塞】一本明陳與郊撰雜劇。有盛明雜劇本。

【文苑英華】凡一千卷。宋太平興國七年，李昉、扈蒙、徐鉉、宋白等奉敕所編，續又命蘇易簡、王祐等參修。至雍熙四年書成。——這是宋代四大書之一。按梁昭明太子撰文選三十卷，迄於梁初爲止。此書所錄的則起於梁末，蓋即以上續文選的。至其分類編輯體例上亦略與文選相同，而門目則更爲繁碎，那是因爲後來文體日增，而非舊目所能概括之故。宋周必大的平園集中有是書「題跋」，極稱其收羅太濫，不若姚鉉唐文粹之由簡故精，所以盛行云。□今考隋唐以來千百年間詩文所存漸已減於舊時文集，即宋史藝文志中所著錄的亦幾十不存一。例如李商隱的樊南甲乙集久已散佚，今所存的乃全從文苑英華中錄出；又如張說集雖有傳本，而以文苑英華所載之文互相參校，尚遺漏「雜文」六十一篇；是則考覈唐文者，祇賴此書的存在，亦實爲著作的

淵海了。今四庫所收之本，爲明朝萬歷中所刊，校正頗詳，在活字版太平御覽之上。宋彭叔夏有文苑英華辨證十卷，考核精密，用意謹嚴，很可以供參考之用。有明隆慶中刊本明會通館活字本，平津館有影鈔本，嘉泰刊本，勞平甫有影宋本，謂明刊不足道，又編全唐文時尚有一影宋全本，後佚。<sup>102</sup>

【文苑英華辨證】十卷。宋彭叔夏撰。是編以文苑英華傳寫已多謬脫，周必大重校正。叔夏時預其事，因輯爲此編，凡分二十一例，考訂異同，極爲精核。有聚珍板本，許氏有盧校本，知不足齋據宋本刊，學海類編本，明會通館活字本，閱費本。

【文苑春秋】四卷。明崔銑編。大旨謂非關世教人心者不錄，故名曰春秋。亦文章正宗之屋下屋也。

【文莊集】三十六卷。宋夏竦撰。原本久佚，此從永樂大典錄出。竦學賅博，貫通百家，文章亦詞藻瞻逸，風骨高秀。廟堂典冊之文，尤其所長。

【文恭集】五十卷。補遺一卷。宋胡宿撰。原本久佚，此從永樂大典錄出。宿學問賅博，當時文格未變，尚

沿四六駢偶之習。故於是體尤工。可以追蹤六朝。其詩波瀾壯闊，聲律鏗訇，亦可彷彿盛唐遺響。聚珍板本祇四十卷，閩刊本，杭縮本，成化本，多附錄一卷，盛氏翻聚珍板本。

【文林】<sup>44</sup>宗儒明一四四五至一四九九長洲人，文洪之子。卒年五十五。一四七二年進士。歷遷太僕寺丞，建言時政十四事，告病歸。後起為溫州知府，卒於官。林文學該博，通堪輿卜筮，尤精易數。著有文溫州集十二卷，與瑯琊漫鈔。

【文起堂詩集】<sup>47</sup>十五卷。清臨江韓羹卿撰。有光緒韓氏懷德堂刊本。

【文起堂集】<sup>2</sup>十卷。明張獻翼撰。其詩文多參以俳偶，含咀魏晉，而未能成家。

【文翰類選大成】<sup>45</sup>一百六十三卷。明李伯璵馮原同編。其書總錄前代及明人詩，分體編次，每體之中各以時代為次，採掇頗詳。然愛博而無所持擇，往往乖誤。

【文史】<sup>500</sup>文史之名，始於唐吳兢西齋書目，歐陽修

文

唐書藝文志因之。於是後之作史者，並於總集後附列文史一門，錄文心雕龍詩評以下諸評論文學之書。宋中興書目曰：文史者，譏評文人之得失也。故其體與今之文學史相近。四庫提要詩文評類敘曰：文章莫盛於兩漢，渾渾灑灑，文成法立，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其勒為一書，傳於今者，則斷自劉勰鍾嶸。總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嶸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為例各殊。至皎然詩式，備陳法律，孟榮本事詩，旁採故實，劉放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又體兼說部，後所論著，不出此數例矣。宋明兩代，均好為議論，所撰尤繁。雖宋人務求深解，多穿鑿之詞，明人喜作高談，多虛驕之論，然汰除糟粕，採擷菁英，每足以考證舊聞，觸發新意。按古來關於文史之著述，共有七例：一、流別——摯虞文章流別，任昉文章緣起，為一類，此專列文體者也。後世如吳訥之文體明辨，徐師曾之詩體明辨之類宗之。劉勰文心雕龍為一類，總論文體源流而兼及其優劣者也。後世劉知幾之史

通，章學誠文史通義之類宗之。二宗派——鍾嶸詩品，其論詩必推其源出何人，而後評其優劣。流爲張爲之主客圖，呂居仁之江西詩派圖等。一後有詞品曲品之類，以數語評作家優劣，亦出鍾嶸。三法律——皎然詩式，齊己風騷旨格，並論文章法律，降如聲調譜之類，皆其流也。四紀事——孟榮本事詩，始以事系詩，後有計有功之唐詩紀事，及厲鶚宋詩紀事等。五雜評——魏文帝典論，始雜評當時文人，宋以來詩話之體大行，或偶論一人，或間章斷句，雖頗持摭利病，而敘述不甚有紀。六敘傳——荀勗文章敘錄，載載文人行事，張鷟始爲文士傳，及辛文房唐才子傳，歷史文苑傳等，皆此類也。七總集——犖虞撰文章流別，又爲文章志，以集錄文人篇章，及文選玉臺新詠，出立後世總集之規模，皆撮其菁華，以爲楷式者也。今世文學史，其評論精切，或不能逮於古，然實奄有以上諸體以爲書，且遠溯文章所起，暨於近世，述其源流，明其盛衰，其事尤繁博而難齊也。1010

【文史通義】以外篇九卷，校雠通義外篇一卷，方

志略例二卷，文集八卷，外集二卷，補遺一卷。清章學誠撰。在嘉業堂刊章氏遺書內。

【文肅集】<sup>502</sup>二十三卷。明趙貞吉撰。姜寶爲之序曰：今世論學者多陰採二氏之微妙，而陽諱其名，公於此能言之，敢言之，又訟言之，昌言之，而不少避忌。蓋其所見真，所論當，人固莫得而訾議也。

【文忠集】<sup>503</sup>一百五十三卷，附錄五卷。宋歐陽修撰。修自定詩文集，惟居士集五十卷，此外諸集概係後人撮拾成編，而諸集又有各處刊本，去取不一，文句互異。此集爲周必大所編，參互考訂，較爲精善。有明天順壬午刊本，弘治壬子刊本，正德壬申刊本。嘉靖丁酉刊本，嘉靖庚申何遜刊本，天順辛巳海虞程宗刊于吉安本，明代朝鮮刻居士集五十卷，清康熙中同里曾弘校刊本，乾隆間裔孫世和重刊本，嘉慶二十四年裔孫衡重校刊本，天一閣自有宋刊本六十四卷，天祿後自有元刊本，天祿自有居士集九十九卷，附錄一卷，吉州公使庫刊北宋本，又有元板周益公所編全集云，此書字法規鴨波深，得其妙定，屬仿

元時所重刻者，祠堂本、明刊本。

【文忠集】二百卷。宋周必大撰，是集即宋史所稱平園集，爲其子倫所編。凡分二十七集，生平所著之書，亦皆編入，蓋仿必大編歐陽修集凡例也。四庫依知不足齋鈔本，江西刊本大全集二百五十卷，連附錄二十九種，宋開禧刊本，上海郁氏有宋刊周文忠大全集，黃苑園有殘宋本六十九卷。蔣生沐有精校足本，振綺堂有鈔本周省齋文集一百五卷，附錄五卷，年譜二卷，末頁題康熙壬辰校畢，乃竹垞從子襲遠也。

【文靜玉】<sup>52</sup>湘霞，清陳文述副室。著小停雲館詩鈔。湘霞本高氏女，慕文端若之爲人，因改氏文。善畫書學，晉人。

【文星現】<sup>60</sup>一本。清朱素臣撰，傳奇。

【文星榜】<sup>40</sup>二卷。清吳縣沈起鳳撰。有民國十七年影印本，在奔摩他室曲叢初集內。

【文星劫】<sup>47</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文則】<sup>62</sup>二卷。宋陳騷撰。是書所論文章體製，大旨

皆準經以立制，而於文字增減之較量，亦所斤斤，故不免於拘泥。有唐宋叢書本，秘笈本，格致叢書本，明關中趙瀛刊本，又四明屠本峻刊本，近刊本，佳趣堂目有元板文則，陸五湖藏本，台州叢書本，三續百川本。

【文賦】<sup>63</sup>論文之作，到了晉朝陸機的文賦，更斐然可觀了。他這篇文章本身的美點也極多，情思聲色，無一不精；在文選裏，是人人愛讀的一篇文章。尤其他通篇辭采豐美，簡直可以說是文學批評界一部小辭典。後來人批評詩文，引用他的辭句，不計其數。文賦所講的，從文學根本的涵養、思想的陶鎔、文體的分析，一直到作文時謀篇命筆、綴辭引旨的種種甘苦，沒有一點不曾說到。他同時的人張華曾對他說：「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我們對於他這篇文賦，也可以說是「才多」了。■本來「賦」這件東西，是要「雕刻物情」。陸機這篇文賦裏也說：「賦體物而瀏亮。」這種「體物」的精神，就是要鉤深索隱，說到他的深深處所。賦別的东西，或者還容易；

賦文就非自己曾經寢饋於文，深知甘苦的人，不容易說得透徹。好像談禪理的人，總以為非自己親身有所證悟，不容易說得親切。文學本也是很玄妙的。陸機當六朝的初葉，文學領域日漸美觀的時候，自己又是太康（晉武帝年號）文壇的健將，以大作家的手，來雕刻文心，其價值之精貴，可想而知。況且他作這篇文章，看他自己的小序，分明是對於文章的内心經過沈思苦練而產出的結果。較之以前的批評家，那樣籠統，就大不相同了。看他自己講：「余每觀才士之作，竊有以得其用心……每自屬文，尤見其難。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達。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他所謂「得其用心」和「作文之利害所由」，就是深入内心，有所證悟，不是泛泛的評論。所謂「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達」，蓋所能言者具於此，「尤可以使人知道文學的精微，有些不是言語所能達到的。文學的造詣，各

有高下不同。完全由各人所到的境界不同，而生出領悟上的差別。所以文心之精微，也是父不能喻之子，兄不能喻之弟。我前邊所引司馬相如論賦的話，也說「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所以陸機的眼光，是很有獨到之處了。陸機雖然說：「能言者具於此」，似乎還有不能言的地方，但他所說的，已經很精微的了。他最好的地方，是能將文章那種心游萬境，會於一心，然後自然流露成爲文章的情景，描寫得十分活躍。文賦裏說：「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旁訊，精驚八極，心游萬仞，其致也，情瞳矐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於是沈辭怫悅，若游魚銜鈎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層雲之峻……」像這一類的話，我們讀了，似乎也不覺的文心飛動起來。其餘，文賦中緊要的話自然很多。他對於思想根本也很注意，例如「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他又以爲文章要剪裁得適當。他的繩尺是「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

……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他主張文的命意和遣辭，都要恰到好處。要煩簡得中，又不要鈔襲陳言，自己要有警策的意思。這些話，他自己說得很清楚。但他歸結的意思，還是注重平日的涵養。臨文時自然流露出來。他總以為文之工拙如像有時是不由自主的。天機的驅使，最為可貴。所以他說：「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齒……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我們看他這收尾一段話，就可以知道他品藻的眼光所在了。H<sup>4</sup>

【文嗜堂詩集】三卷。明朱希焯撰。是集大都蒿目時艱，語多感慨，七言律詩中如秋懷春愁諸篇，紀明末朝政紛紜，亂亡之象，亦可見其大概。

【文明結婚】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文明做親五更】蘇州流行俗曲。木刻本。

【文明洛套】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文明棍】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文明國恥山歌】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文

【文明小史】上下二卷，六十回，有商務印書館印本。清李寶嘉撰。寶嘉，字伯元，江蘇上元人。全書初刊布於繡像小說題「南亭亭長新著」，自在山民加評。後單行。

【文璧】徵明，後更字徵仲，號衡山。明一四七零至一五五九，長洲人。卒年九十，幼不慧，稍長，穎異挺發。學文於吳寬，學書於李應楨，學畫於沈周。為人和而介，秉志雅潔。甯王宸濠慕其名，貽書幣聘之，辭病不赴。正德末，以歲貢薦授翰林院待詔。世宗立，預修武宗實錄，侍經筵，尋致仕歸。及卒，私諡貞獻先生。壁詩、文、書、畫皆工，而畫尤勝，世稱其畫兼有趙孟頫、倪瓚、黃公望之長。著有甫田集三十五卷，與香溪寇執。文章一脈相傳，故曰文脈。

【文氏】明末邗州三水人，生卒年未詳。在中女嫁葛小，早寡，守節，作九騷以見志。九騷者，一感往昔，二曰懷湘江，三曰望洽陽，四曰矢柏舟，五曰恨離幃，六曰傷落花，七曰臨雲歎，八曰待月愁，九曰撫玉鏡。文

文

詞清絕，情旨摯切。且自來女人爲騷體者絕少，伊獨作此，甚得古意之九騷，亦閨中之別才。著有君子亭集。1947

【文氏五家】<sup>1</sup>十四卷。明文洪及孫徵明等撰。是編爲明長州文氏祖孫父子之詩，凡文洪括囊稿二卷，文徵明甫田集四卷，文彭博士詩二卷，文嘉和州詩一卷，文肇祉詩五卷。

【文質】<sup>728</sup>學古元一三三八頃甫東人。隱居吳之婁江，詞章奇放，好爲長吉體，酒酣長歌，聲若金石。嘗與揚維楨玩梅花燈賦詩，爲人傳誦。質詩有學古集。（元詩選）

【文體】<sup>75</sup>我國最早的總集，是梁昭明太子的文選，所以文選的分類，很值得我們的注意。

賦詩 駢七 詔冊 令教 策文  
表 上書 啓 彈事 牋 奏記 書 移 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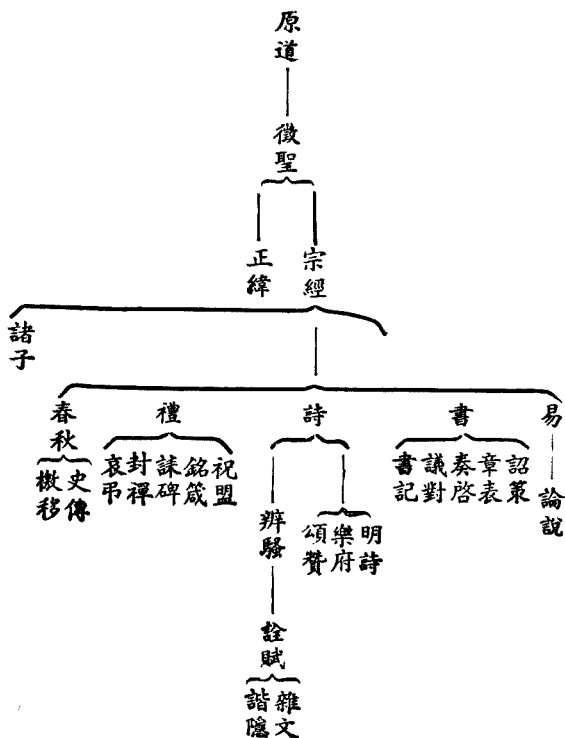
難 對問 設論 辭序 頌贊 符命  
史論 史述贊 論 連珠 箴 銘 誄 哀文

碑文 墓誌 行狀 弔文 祭文

他的分類，固不無可以非議之處；但是大半自形式上入手，可爲本條討論的焦點。昭明太子所選，是偏於純文學，可以看見文選序的後段：「余監撫餘閑，居多暇日，歷觀文園，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數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縑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精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翦截？老莊之作，管孔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可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詰辨，士之端冰，釋臬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邱，議稷下，仲連之卻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及子史。若斯之流，文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夫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於藻。」



翰。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劉勰的文心雕龍，是我國文學批評的泰斗。他的文體分析，可看左表（用范文瀾文心雕龍注）



0040。——0040。

這個表對於文體的源流，可謂有相當的指示。至於內容，當然不合於近世文學觀念。宋鄭樵的通志藝

文略，分文之類為二十二，也與此大同小異。

楚詞 別集 總集 詩總集 賦 贊頌 箴

文

銘 碑碣 制誥 表章 啓事 四六 軍書  
 案判 刀筆 俳諧 奏議 論 策書 文史 詩  
 四庫全書目錄，集部分五大類：楚詞，別集，總集，詩文  
 評，詞曲。比較的有剪裁了，可惜仍舊不免籠統。到了  
 姚鼐的古文辭類纂，分古文爲十三類，分析散文，方  
 纔比前人精審得多。梅曾亮的古文詞略於十三門  
 之外，加上詩歌一門。曾國藩的經史百家雜鈔，分三  
 門十一類，皆是修正姚氏的地方。現在列表比較於  
 下：(用劉永濟文學論附錄)

3	12	11	2	1	十姚
序	箴	頌	詞	論	三
跋	銘	贊	賦	辨	類
序	賦		詞	論	曾
述				著	國
					一
					類
					藩

		9	13	8	7	6	5	4	10
		雜	碑	傳	哀	書	奏	詔	贈
		記	誌	狀	祭	說	議	令	序
典	敘	雜	誌	傳	哀	書	奏	詔	跋
志	記	記			祭	牘	議	令	
載		記			語		告		

章炳麟的國故概論，分文學爲有韻文無韻文兩種，是個絕妙的分析，可惜他的子日，不免失之蕪雜。



章氏的分類，誠然詳盡，但是沒有給散文以相當明顯的地位。嚴既澄說：「無論那一國的文學，大抵只能劃為韻文和散文的兩大部，惟有中國的文學，在這兩大部而外，卻還有那自成一體的駢體文；既不能算是散文，只好讓他自為一部了。」所以我們應當給駢文以特殊的地位。近人著中國文學史，往往分論散文、駢體文、賦、詩、詞、小說、戲曲等等，比較是有合理化的，可是仔細推敲起來，不能沒有左列的疑問：（一）賦是不是駢體文？駢體文的大宗作品，便是賦。賦當然是駢體文，可是最注重散文化的古文，也有詞賦一門。那麼賦的地位，是無入而不可了。（二）詞與曲極相似，但是我們又往往連舉詩詞和戲曲。究竟曲應當歸入於詩詞，還是歸入於戲劇之中？（三）時文或八股，也有若干的文學價值，應歸入於何種？（四）箴銘頌贊，是有韻的文學，倘是我們分中國文學為有韻文與無韻文二種，那麼駢體文，也有箴銘頌贊，散體文也有箴銘頌贊，我們不可不注意。近來鄭振鐸在他的研究中國文學的新

途徑文中說：「我們要有的，是一種新的分類，明確而妥當的分類。」現在拿他的書目分類，撮錄於左：

第一類——總集及選集

第二類——詩歌

甲——總集及選集

乙——古律絕詩的別集

丙——詞的別集

丁——曲的別集

戊——其他

第三類——戲曲

甲——戲曲總集及選集

乙——新劇

丙——傳奇

丁——近代劇

戊——其他

第四類——小說

甲——短篇小說

第一派——傳奇派

第二派——平話派

第三派——近代短篇小說

乙——長篇小說

丙——童話及民間故事集

第五類——佛曲彈詞及鼓詞

甲——佛曲

乙——彈詞

丙——鼓詞

丁——其他

第六類——散文集

甲——總集

乙——別集

第七類——批評文集

甲——一般批評

乙——詩話

丙——詞話

丁——曲話

戊——文話

文

己——其他

第八類——個人文學

甲——自敘傳

乙——回憶錄及懺悔錄

丙——日記

丁——尺牘

第九類——雜著

甲——演說

乙——寓言

丙——遊記

丁——制義

戊——散訓文

己——諷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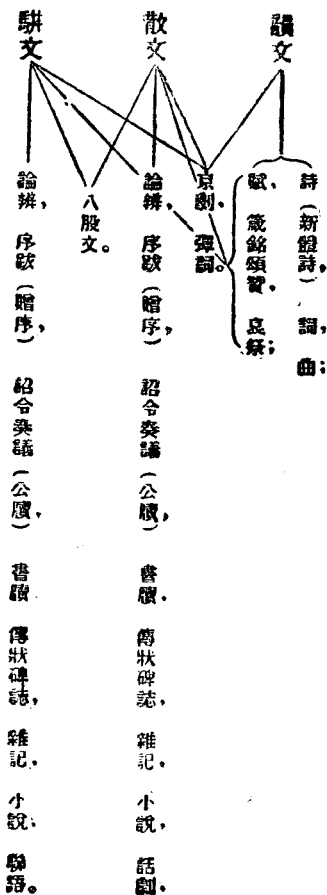
庚——滑稽文

辛——其他

日人兒島獻吉說：「自形式上，可大別文學為韻文，散文二種。韻文更可細別為謠、諺、箴、銘、頌、贊、哀、平、祝、祭、詩、歌、賦、騷、連珠、詩餘，九類。散文又可細別為論、辨、

序記，詔令，奏疏，題跋，書牘，碑碣，七類。然予以爲韻文散文區別之外更有別樹駢文或律語之必要。一見所著中國文學隋譯本（楊啓高也說：「文學之修詞形式，可分韻文散文駢文合文四種。」）（見所

著中國文學體例談表繁不錄）合文一個名詞，未免太生。我以爲韻散綜合或駢散綜合的文章，可以看他成分的多少，仍舊分別歸入駢文韻文散文之中。現在做一個簡單表式如左：



總而言之，散文駢文韻文，是相當的分法。錯綜變化，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假使一定要區分顯明，有時是不可能的。南北朝時代，一切都駢文化，和律體化，幾乎沒有真散文可言。趙宋是個散文文化時代，詩與四六，也是散文化。所以宋沈存中說韓愈的詩是「押

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然終非詩。」（冷齋夜話）明謝榛說：「李斯上秦皇帝書，爲文中之詩；杜甫北征，爲詩中之文。」也是此意。「相如弔二世之文，全爲賦體。」（文心雕龍）究竟還是哀祭文咧，還是賦咧，我們當然不能說一定了。其實古書中，如書經，

常常有很好的韻文。詩經中，常常有散文的句子，例子正多。如「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書經仲虺之誥）「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詩經烝民）  
 文體不過是一種形式，單靠形式，決不能使文章優美。但是沒有形式，又不能成爲文學，文學家在能利用種種形式，加以變化和實質，便能有所成就了。近人泛論文學，往往分文學爲硬文學與軟文學兩種。前者偏於實用，後者偏於美觀。這是我們可以取法的。最後要說各種文體大半淵源於五經。換言之，就是有幾種文體，古人已經有之，不過後人發揮而光大之罷了。舉二說如下：「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誥箴祝，則禮總其端。記傳銘檄，則春秋爲根。」（劉勰文心雕龍宗經篇）「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

文

秋者也。」（顏之推家訓文章篇）  
 【文體論著舉要】歷來分別文體的著作，晉摯虞所作文章流別，要算是最古的。可惜此書早已散佚，不可復見。僅在藝文類聚及太平御覽的兩書中，散見一鱗一爪而已！究竟如何分體，因未見全書，不敢憑空武斷。自是以後，傳於今世，要算文章緣起，文心雕龍及文選三書，都是蕭梁一代的作品。文章緣起，相傳爲梁新安太守任昉所作。其分別體類，自詩賦、歌、騷，至圖、勢、約、止，共分八十四類。分析也算很詳盡的！但是不可爲訓的地方，也不在少數。即如「表」與「上表」，分明一類，何必分而爲二？「騷」與「反騷」，亦非二體，何不合而爲一？崔駰達旨，本與解嘲爲一類，何必特立「旨」之一名？崔瑗草書勢原係論書之一種，何必再標「勢」之一目？上章謝恩，要與章奏同類，將「謝恩」兩字標之文名，尤爲不妥。所以宋嘉祐中，王得臣塵史有評論地的評曰：「梁任昉集秦漢以來文章名之始，曰文章緣起。自詩賦離騷，至於勢約，凡八十五（五疑四之誤）題，可謂博矣！」

既載相如喻蜀，不錄揚雄劇秦美新，錄解嘲而不收韓非說難。取劉向列女傳而遺陳壽三國志。——任昉以三言詩起晉夏侯湛，唐劉存以爲始。——「驚於飛醉言歸。」任以頌起漢之王褒，劉以始於周公時邁。任以檄起漢陳琳檄曹操，劉以始於張儀檄楚。任以碑起於漢惠帝作四皓碑。劉以管子謂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爲碑。任以銘起於秦始皇登會稽山，劉以爲蔡邕銘論黃帝有巾几之銘。——可見文章緣起所列，似不盡能據爲典要。按諸隋書經籍志載任昉文章始一卷，稱有錄無書。唐書藝文志載任昉文章始一卷，稱張績補。可知此書在隋時已亡，至唐爲張績所補，現在所見到的，必非彥昇原作無疑也。■文心雕龍爲梁劉勰所撰，看他序志篇中謂：「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筆，則品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數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可見所列原道，徵聖，宗經，正緯，辨騷，五篇，是文章的中樞。明詩，樂府，詮賦，頌讚，祝盟，銘箴，諫碑，

哀弔，雜文，諧謔，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啓，議對，書記，二十篇，論文章的體製。所區分的門類，和後世論文家的區別，誠不免稍有出入。但考究源流，評論得失的是，辨別文體中最完備的書。■至於梁昭明太子蕭統所編的文選，固以詩賦爲大宗，但詩賦以外，尚有騷，七，詔，冊，令，教，文，表，上，書，啓，彈，事，牋，奏，記，書，檄，對，問，設，論，辭，序，頌，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誄，哀，碑，文，墓，誌，行，狀，弔，文，祭，文，三十五類。也是後世分體分類的權輿，其意義則略見於序文。有曰：「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書清潤，美終則誄發，圖像則讚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辭引序，碑碣誌狀，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並爲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爲悅目之玩。——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從上邊所



說文體的辨別，可知齊梁（據文心雕龍時序篇）便知彥和此書成於齊代。署爲梁通事舍人者，卻是後人的追題。時代，已分析得羅羅清疏，後來繼續昭明文選而起者，有文苑英華一書。此書在宋代太平興國七年，爲李昉扈蒙徐鉉宋白等奉敕編纂。所錄從梁末而下，明明是上續文選。即分類編輯的體例，也和文選大略相似。不過名目益覺繁碎，更且卷帙浩繁（一千卷）刊刻不易，現在已不易得見了！

以姚寶臣鉉選擇其十之一爲唐文粹百卷。所分文體，從詩賦至碑傳數十類，大體與文苑英華不相上下。自是以來，呂東萊祖謙所編的宋文鑑，分賦詩至碑傳露布數十類，元蘇伯修天爵所編的元文類，分十五綱四十三類，明程克勤敏政所編的明文衡，分賦駢樂府等三十八類，其第一類爲代言，都是詞臣奉敕撰擬之文，卻與文體無關。這些總集，皆是斷代而成，不但可以分別體類，還可以現一代文章的風尚呢！

若不是斷代而分體的著作，自文苑英華而下，有真西山德秀所編的文章正宗，內分辭令議論

文

敘事詩歌四類，除了詩歌一門屬於詩章的，僅辭今議論敘事三門，這又未免太嫌籠統。況持論又甚嚴苛，大概主於論理而不論文。所以當時劉克莊後村集內，有贈鄭甯文詩云：「昔侍西山講讀時，頗於函丈得精微；書如逐客猶遺跡，辭取橫汾亦恐非。箏笛馬能諧雅樂，綺羅原未識深衣。嗟予老矣今方少，好向師門識指歸。」依這首詩看來，那文章正宗的旨趣，可以略見一斑。就曉得道學之儒和文章之士，各有主重，不能強同。因此數百年來，除了少數講學家外，從沒有稱道牠的，專用牠的。到得明代有吳敏德納所編的文章辨體採輯詩文，從前代到明初，分體編錄，各有說明。共分內外兩集，內集有四十九體，大概以文章正宗爲藍本。外集有五體，皆屬於駢偶的。但中間所收，亦多駁雜不純。即如內集純爲古體，而陸機文賦，謝惠連雪賦，謝莊月賦，又何嘗不是駢體。至駱賓王討武曩檄，純爲駢四儷六，他竟都列入內集，豈不是自亂其例嗎？然在當時號稱精博，且分體立說，雖未能敘述源委，卻爲前所未有。故程敏政編

文 — 〇 — 四四七

纂明文衡，特錄其敘錄諸體，則其名重一時，可想而知。□既而吳江徐伯魯師曾，因吳訥的文章辨體，雖於前代文體約略已備，猶未極於正變，乃廣其內集爲正編，共分一百有一目，廣其外集爲附錄，共分二十六目，定名爲文體明辨，所辨別文章各體，別爲綱領一卷。辨章文體，漸入精深。後世論文的人，差不多皆奉爲圭臬。但其所分，亦正不少失當處。如首錄古歌謠詞，謂皆漢以前作，何以有李長吉一詩，夾雜在中間？難道東京而下，祇有此詩可以追古嗎？又如四言詩以分章的是正體，不分章的是變體。楚辭類分古賦之祖，文賦之祖，摹擬楚辭三例。賦類分古賦，俳賦，文賦，律賦四例。又有「正體間出於俳」，「變體流於文賦」的二變例。詔誥類亦分古體，俗體二例。書表類內諸表，則於古體之外，又添出唐體宋體碑文類。既分了正體變體，又添出一別體。甚至墓銘一類，竟以銘的字數分體。此皆不可爲訓的。所在其他有分開說的，有併合論的；有分時代說的，有不分時代說的。千條萬緒，不可索摸。豈不是治絲而棼之嗎？□

既而丹陽賀仲來復微，亦因吳訥的文章辨體，搜羅未廣，別爲蒐討。從三代到明末，分門別類，成文章辨體彙選一書。共七百八十卷，分一百三十二類。每體的前面，往往引劉彥和文心雕龍，及吳敏德徐伯魯的所說，悉以一己所見到的，以爲凡例。分析文體到此地步，可算是廣大悉備，數一數二的鉅著了！可惜卷帙太繁，未經刊定。傳鈔之本，流布人間者絕少。清四庫所收，亦係鈔本，今世間竟不可得見了！但四庫提要說他，摘錄如下：「有一體而兩出者，如祝文後，既附致語，後復有致語是也；有一體而強分爲二者，如既有上書，復有上言，僅收賈山至言一篇。既有墓表，復有阡表，僅收歐陽修瀧岡阡表一篇。記與紀事之外，復有紀雜文之外，復有雜著是也；有一文而重見兩體者，如王褒僮約，一見約，再見雜文。沈約修竹見表，再見上書。孫樵書何易于事，一見表，再見紀事是也。」可知此書之內容繁蕪舛誤亦正不少。可爲文體的大觀，也不能爲文體的定論。□到了遜清乾

隆的時代，桐城姚姬傳龔受，古文學於同邑劉海峯大樞，同他的伯父姚鼐鳩範，造詣甚深。於文章正變源委，洞若觀火。晚年講學鍾山書院，以古文辭傳授後進。因取先秦兩漢，下逮唐宋明清，編成古文辭類纂一書。辨別體裁，較之明代吳徐各家，尤嚴而不濫，精而各當。所分的類，不過十三。曰辨論，曰序跋，曰奏議，曰書說，曰贈序，曰詔令，曰傳狀，曰碑誌，曰雜記，曰箴銘，曰贊頌，曰辭賦，曰哀祭。凡從前所分騷，七難，對問，設論各體，皆歸於辭賦一類；表疏，上書，彈事，論狀各體，皆歸於奏議一類；箋，啓，奏記，劄子，移，揭，各體，皆歸於書說一類；詔，冊，令，敕，誥，制，符，敕，文，御，劄，批，答，九錫，文，鐵，券，文，各體，皆歸於詔令一類；序，後序，序錄，序略，跋，引，書，後，題，詞，例言，及諸史論，贊各體，皆歸於序跋一類；傳，家，傳，外，傳，狀，述，行，狀，事，略，實錄，各體，皆歸於傳狀一類；碑，碑記，墓碑，墓表，墓碣，神道碑，墓誌，墓銘，墓誌銘，壙志，壙志銘，各體，皆歸於碑誌一類；記，後記，志，錄，述，書，事，各體，皆歸於雜記一類；箴，銘，戒，訓，規，各體，皆歸於箴銘一類；贊，符，命，雅，及樂語各體，皆

文

歸於頌贊一類；哀詞，弔文，誄，祭，齋，詞，醮，詞，青詞各體，皆歸於哀祭一類。歷來選文各家，標題不一，往往立名雖異，實際相同。亦有立名雖同，際相異（如王羲之的蘭亭集序，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園序，柳宗元的序棋序，皆名爲序，其實是記的一類）。姚先生無不精心辨別，詳爲論列。所有分合出入，皆釐然各當。非但從前選家，瞠乎莫及。就是乾嘉以來一二百年間，所有文章之士，也無不奉爲準繩，少有軼出他的範圍。所以研究古文辭的人，及辨章文體的學者，無有不稱姚先生的類纂爲善本。到了道咸的時候，曾滌生園藩，擴大類纂的例，兼收經史，成經史百家雜鈔一書。分體雖多，沿類纂的舊例，然亦小有出入。共分三門：一曰著述門，所有論著，詞賦，序跋，各體，都屬於此；二曰告語門，所有詔令，奏議，書牘，哀祭各體，都屬於此；三曰記載門，所有傳誌，敍，典，誌，雜記各體，都屬於此。是曾氏所分三門一類，與姚氏所分十三類不同之點，可約略言之。曾氏在分類以外，再揭出三門，實爲從前所未有。學者可以知文體

文——〇——四四九

之大綱，這是最爲特色。以傳狀、碑誌二類，合爲傳誌；贈序一類，併入序跋箴銘贊頌，附入詞賦；是將姚氏十三類，更趨於簡。各隨地性質相近，或合或附，而爲九類，再加以典志、敘記兩類。這是和姚氏不同的所在。所以然者，因姚氏不選經史，故類纂所收，斷自國策，不復上及六經，所以表示尊經的意思。至於史籍，汗牛充棟，不可勝錄。於是所選文章，合於典志、敘記兩類者，寥寥無幾。至於曾氏所併合，附入猶之姚氏以對策合於奏議，檄移各體，合於詔令，在大體無甚差池。故姚氏類纂，曾氏雜鈔，皆不失爲近世辨章文體的善本。□依上邊所敘述的，可知文體的分別，始於梁代，繁於宋明，而論定於近代。梁以蕭統文選爲極則，明以吳訥文章辨體，徐師曾文體明辨爲大備。近代以姚鼐古文辭類纂，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爲正宗。又可知明代以前，詩歌樂府，皆入選錄。明代以後，詩文分途。一上元梅伯言曾亮，爲姚姬傳高第弟子，將姚氏類纂約之爲古文辭略，而增詩歌一類，其意謂必如此，始得文學之大全。但彙錄古體而無今

體，論者說他錄之而仍不完，反不若別選詩歌之爲愈。——這是文體的大概。而劉彥和文心雕龍的上篇，辨析源流，別裁同異，差不多是文體論的祖稿。後世自不得不奉爲金科玉律。論文諸家，都從此胚胎而出，這又不可不知的。

【文體始於六經說】歷來文章家講究文體，最初的還要算尚書畢命篇「辭尚體要」一語。其體要究應如何？卻還沒有說到。況當時文章的體，還不似後世分得涇清渭濁，絲毫不容假借的。所以宋代陳參政駁所著的文則有一條云：「六經之道，既曰同歸，六經之文，究無異體。故易文似詩，詩文似書，書文似禮。中乎九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使入詩雅，孰別？又辭抑二章曰：「其在於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數求先王，克共明刑。」使入書誥，孰別？雅語？顧命曰：「牖間南嚮，敷布蔑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緼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書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粉純，漆

仍凡。使入春官司几筵，孰別命語？依所引的說來：易的爻辭，有很像詩體；詩的雅語，有很像書體；書的命語，有很像禮體。似文體一道，儘有彼此相通，不必顯分畛域。但此不過據他特異的說，並不是一例如此。實則六經文字，無體不備。後世能文的人，無有不源本六經種種文體，也無有不自六經胎息而來。所以北齊顏之推所著顏氏家訓文章篇有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文生於經」這句語，自是千古不易。因此到得明代香山黃泰泉採摭漢魏以下詩文，分類編敍，都分配在六經之下，名曰六藝流別。中分詩之流五，其別二十有一；書之流八，其別四十有九；禮之流二，其別十有六；樂之流二，其別十有二；易之流十二而無別。在泰泉自序說爲補摯虞文章流別而作。實則祖述顏氏家訓，更加推行支離附會，在所不免。故文體始於六經這句話，可以作文體的緣起，卻不可以作文體的定論。

文

【文體明辨】八十四卷。明徐師曾撰。蓋取明初六詠之文章辨體而損益之。

【文體與作風】從文體方面觀察作風，各種文體，有各種獨立的作風。像曹丕典論論文所說：「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陸機文賦說：「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淒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精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微以閑雅，說焯焯而諷誼。」劉勰文心雕龍也說：「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詩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叢安；箴銘碑誄，則體製於宏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豔。」王應麟辭學指南引文莊的話說：「美辭施於頌贊，明文布於牋奏，詔誥語重而體宏，歌謠言近而旨遠。陸時雍詩鏡總論說：「詩四言優而婉，五言直而俗，七言緩而暢，三言矯而掉，六言甘而媚，雜言芬葩，頓跌起伏。」都是說不同的文體，應有不同的作風的。

【文凡山人集】四卷，附錄一卷。清歙縣曹臣撰。有

康熙帶存堂刊本。

【文同】與可宋——一零一九左右至一零七九梓州梓童人。年約六十歲左右。操韻高潔，以學名世。自號笑笑先生，又稱石室先生。錦江道人。一零四九年——一零五三年間第進士。稍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歷知洋州。元豐初（一零七九年左右）知湖州。故亦稱文湖州。明年至陳州驛站，忽不行，沐浴而卒。同著石丹湖集四十卷（宋史本傳）。

【文學】說文解字曰：「文，錯畫也，象交文。」廣雅釋詁云：「文，飾也。」釋名釋言語云：「文者，會集眾采以成錦繡，會集眾字以成詞誼，如文繡也。」是文以藻績成章為其本義。厥後引申，涵蓋愈廣。孔子稱「堯舜煥乎其有文章」，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則禮樂法制謂之文。（何晏論語集解說）「詩淇澳敍：『美武公之有文章』，則威儀文詞文之謂。論語言：『文獻不足』，孟子言『其文則史』，以典籍為文。許慎言：『依類象形謂之文』，以文字為文。左傳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又言『非文詞不為功』，以口語為

文。蓋凡事物之秩然有紀，及言詞之有緣飾者，並得斯稱，非僅就聯字成章，著於竹帛者言之也。定文為篇籍之專稱者，原屬假名，非其本訓矣。以文為文章者，始於孔子之作文言。（阮元說）其門弟子學別四科，游夏又以文學特著。然考于游夏明禮義，子夏兼通五經，故論語言「學文」，言「博文」。皇侃並以五經六籍當之。不知孔門所謂文章，實經籍之通稱也。子貢言「夫子文章可得而聞」，其義亦同。下逮戰國，荀卿言「將論先志，比類文學邪」（非相）又曰「十夏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為天下列士」（大略）墨子言「凡出言談，由文學為之導也」（非命中）韓非言「學道立方，辨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六反篇）兼賅一切道術方術，並得稱文。史記儒林傳「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當與計偕，詣太常……一歲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自敍又曰「漢興，蕭何次

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並以文學爲一切學術之大名焉。後漢王充論衡言：「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爲文，諸子傳書爲文，造論著說爲文，上書奏記爲文，文德之操爲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佚文篇）更由學術推而至于德操。總之漢魏以前，文學界域至寬，凡以文字著之竹帛，不別駢散，有韻無韻，均得稱之爲文也。至晉宋以後，文筆之辨乃起。晉書蔡謨傳：「文筆議論，大集行於世。」世說新語：「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爲表……樂爲述己所以爲讓，標位二百許語，潘且取錯綜，便成名筆。」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坡得臣筆，測得臣文。』」由是劉勰文心雕龍引時論乃以「有韻爲文，無韻爲筆」。梁元帝金樓子乃言：「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謂之文……文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適會，情靈搖蕩。」（立言篇）合而觀之，是有情采聲律者爲文，無情采聲律者謂之筆，故文學之界書自南朝而始嚴也。蕭統選文因

著三例以爲「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與，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蕘，加之前削？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選，又以略諸……至于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同異，方之篇翰，亦已不同。」（文選敘）而文則取綜緝辭采，錯比文華，事出于沈思，義歸於翰藻，是別經史于於文學之外，以文章爲集部之專稱也。降及唐人，以筆爲文，文章之界又復漫漶。韓愈進學解謂：沈浸濃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上規姚似，盤詰易，詩春秋左氏，下逮莊騷太史子雲，相如，以宏中肆外。柳宗元亦言：每爲文章，本之詩書禮春秋易參之穀梁孟荀莊老國語離騷史記，由是學者不以聲律采藻相矜尚，而以平易奇奧爲古文矣。宋元以來，文字散體，相沿未變，清世章學誠起而辨之曰：「唐宋以前文集之中，無著述，文之不以義解（經學）傳記（史學）論撰（子家）諸品者，古人始稱之爲文，其方義解，傳記，論撰諸體者，古人稱書，不稱文也。」（文史通義外篇方志三書

議。阮元亦曰：「孔子文言實萬世文章之祖，此篇奇偶相生，音韻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節，非清言質說者比，非振筆從書者比，非佶屈澀語者比，是故昭明以爲經，千史非可專名之爲文也。專名爲文，必沈思翰藻而後可。」（書文選敘後）仍思嚴定文界，從南朝之舊說也。輒近學者，或以文爲偶句韻語之局稱，或以文爲一切著竹帛者之達號，異議紛起，訖無定論，進觀遠西學者之持說，亦未嘗不如是也。（331）

【文學產生時代】我們研究中國文學史，第一句話就要問：中國的文學產生於甚麼時候？我們雖然也可以在古書裏找出一些答案來，甚麼葛天氏有歌八闕（見呂氏春秋古樂篇），甚麼伏羲有網罟之歌，神農有豐年之詠，（皆見太平御覽引晉夏侯元辨樂論），甚麼堯時有擊壤之歌（見列子），舜有卿雲之歌（太平御覽引尚書大傳），不過這些話都是不可十分信的，尤其是堯時的擊壤歌舜時的卿雲歌，顯然爲後人所假造。□所以中國的文學產生於

甚麼時候？我們很難用歷史的方法去考證他，只能根據文學原理去推測他。□照文學原理說，文學的產生是在有文字以前。差不多可以說，有了人類就有文學，因爲文學就是人類情感的表现，無論怎樣早的人類，無論甚麼沒開化的民族，他們總免不了有喜怒哀樂的情感，有了這種情感，就要發表出來，發表的工具，不必是文字，就是用語言也可，所以在口上的詩歌，也是文學，而發表的方法，雖不能說藝術化，卻能較自然化。所以文學產生的時代是極早的。有了人類就有文學。□這個原則是全世界各國相同的，沒有甚麼東方、西方的區別，沒有甚麼歐洲、亞洲的歧異。中國既是全世界上的一個國，中國人既是全世界人類中的一種人類，當然不能例外。這個原則當然也適用於中國。所以我們可以說：中國自從有人類就有文學，不過不見於記載罷了。□前面所說的葛天氏之歌，神農之歌，舜時之歌，雖然是見於記載的，卻不可信。如要找比較可信的，周以前作品則有尚書及史記上所載的詩歌，湯誓及



孟子上所載的謠諺，大學上所載的箴銘等等。1038

【文學文之興起】在孔墨孟荀的時代，祇有文獻之文和學術之文，到晚周秦漢才有了文章之文（現在可以叫做文學之文）。當時的文章有兩種，一是散文，一是辭賦。文獻和學術的散文雖起源很早，而文學的散文（所謂文獻、學術、文學，乃比較言之）則產於戰國的晚年。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上說：「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數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子史表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除謂「縱橫本於行人之官」以外，其論文學散文的興起，是很合實在情形的。至於辭賦的興起，無疑的源於屈宋，而盛於西漢的辭賦家如司馬相如揚雄之流。1039

【文學變遷之痕跡與公例】章炳麟曰：「魏文侯聽今樂則不知倦，古樂則臥，故知數極而遷，雖才士

文

勿能以爲美。」（國故論衡辨詩）一代有一代之文藝，其變遷乃因於勢之所不得不然。以今之人而必欲爲古之文，其結果必不能有所創作。焦循易餘籥錄已論及之矣；因錄其說如下：「商之詩，僅有頌，周則備風雅頌；載諸三百篇者尚矣！而楚騷之體，則三百篇所無也；此屈宋爲周末大家，其韋玄成父子以後之四言，則三百篇之餘氣遊魂也。」漢之賦爲周秦所無，故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爲四百年作者，而東方朔劉向王逸之騷，仍未脫楚辭之科曰矣。其魏晉以後之賦，則漢之餘氣遊魂也。」楚騷發源於三百篇，漢賦發源於周末，五言詩發源於漢之十九首，及蘇李而建安，而後歷晉宋齊梁周，隋於此爲盛。一變於晉之潘陸，宋之顏謝，易樸爲雕，化奇作偶。然晉宋以前，未知有聲韻也。沈約卓然創始，指出四聲，自是厥後，變蹈厲爲和柔。宣城水部冠冕齊梁，又開潘陸顏謝所未有矣。「齊梁者，樞紐於古律之間者也；至唐遂專以律傳。杜甫劉長卿孟浩然王維李白崔顥白居易李商隱之五律七律，六朝以前所未有

文——〇——四五五

也；若陳子昂張九齡韋應物之五言古詩，不出漢魏人之所範圍。故論唐人詩以七律五律爲先，七古七絕次之，詩之境至是盡矣。晚唐漸有詞興於五代，而盛於宋，爲唐以前所無。故論宋宜取其詞，前則秦柳蘇晁，後則周吳姜張，足與魏之曹劉唐之李杜相輝映焉。其詩人之有西崑西江諸派，不過唐人之緒餘，不足評其乖合矣。詞之體，盡於南宋，而金元乃變爲曲。關漢卿喬夢符馬東籬張小山等爲一代鉅手。乃談者不取其曲，仍論其詩，失之矣。有明二七十年，鏤心刻骨於八股，如胡思泉歸熙甫金正希章大力數十家，洵可繼楚騷漢賦唐詩宋詞元曲，以立一門戶。而李何王李之流，乃沾沾於詩，自命爲復古，殊可不必者矣。夫一代有一代之所勝，舍其所勝，以就其所不勝，皆寄人籬下者耳。焦氏之言，洵美矣。惟以八股爲明代文藝，不如取小說爲當。章回體之小說，源於宋，興於元，而盛於明，爲宋以前所未有。夫八股在文學上之技巧，可謂至極，其價值如何，亦難以確定。惟在當時一般社會，受其直接之影

響，恐反不及語體小說之大。蓋八股在當時已成爲一種專門之形式，非從事於斯者，多不能享受與領會。而彼時從事於斯者，亦大都受專制政體之利用；誠非如語體小說之發達，乃因乎社會上自然之趨勢也。一代之所勝，乃文藝變遷之必然公例。此固研究者所不可不知，而其相互間遞嬗交替之迹，猶必具下列諸條件：（一）社會一切事物之進化，以漸不以頓；文藝亦不能出此例外。凡舊文藝正發達時，新文藝必早已潛伏萌芽發動之機；常有新文藝已發展成熟，而舊文藝尚未完全衰退者。例如六朝時之古詩正興盛，而已有唐人律絕詩之趨向；唐時盛行律絕詩，而六朝古詩之氣運尚未完全衰退。宋代詞最發達，而當時已具有明清小說之萌芽；元明之際，戲曲正盛行，而小說之發展亦已告成熟。（二）凡一種文藝變爲他種時，其間常又發生一種過渡物。新舊之交替，既以漸不以頓，故其變遷時，常發生介乎兩間之過渡物；其物有舊文藝之特質，而亦兼具新文藝之要素。例如詩經之後爲楚辭，而

荀卿之詩賦，實介乎詩經與楚辭之間。楚辭之後爲古詩與樂府；漢初騷體之詩歌，即介乎其間者。他如摛彈詞，鼓子詞，乃詞與曲之過渡物；彈詞小說，實明清傳奇與章回小說之溝通媒介。□（三）凡一種新文藝之發生，必包含承受多種舊文藝之要素。生物之遺傳，子承於父，父承於祖，祖又承于祖之祖；子實包含其數代父祖之性質。文藝之遞變，亦猶是耳。例如宋詞，觀其取材方面，方法方面，實融合漢魏六朝隋唐之詩歌樂府以產生者也。元曲之發達，實包含周漢以來詩歌詞賦小說之成分。小說爲紀事體，然於詩歌詞賦等體，亦無所不包。□（四）凡一種文藝之出現，實爲後來產生種種新文藝之因緣。後來新文藝，既必包含其前種種舊文藝之要素，故一種文藝之出現，後於此者，無論直接或間接，多少必受其影響。例如楚辭爲漢賦之淵源，人知之矣；而其天問，九歌諸篇，實開後來神怪小說之先河。漢魏六朝之敘事詩，爲後來杜甫白居易諸人之所本人知之矣；而其詩中描摹各人之口吻，實又爲元明戲曲小

文

說之鼻祖。□（五）凡一種文藝由生長而成熟而衰退，其形式必日趨於擴大而漸形固定；其格律必日趨於細密，其工力必日就於技巧。生物之生長成熟之後，生長力衰退，其體格遂成爲僵化。文藝亦然，當其生長力衰退時，形式必已固定。一般從事於斯者，既無以超越前人，惟向形迹中求之。於是格律日就細密，工力日趨技巧，而其文藝之氣運至是遂告終極。例如漢賦至魏晉以下，殆已僵化；六朝人加以聲律對偶，至唐遂成律賦，而古賦遂亡。古詩經六朝已漸僵化，至唐成律詩，而古詩遂亡。宋詞由唐五代之小令變爲長調慢詞，形式之擴大也。至南宋意境趨於狹隘，已漸固定矣。後人乃惟於形迹求之，律愈細，愈愈苦，而詞終不可復矣。元曲限於四折，其形式固定，而北曲終亡。明清傳奇增至數十折，形式之擴大也；後人惟拘守其成式與律調，而元明戲曲終不可復。小說由短篇而長篇而章回，形式之擴大也；近人已厭其板滯，思有以變化之矣。□以上五項，乃吾國文藝變遷暫行假定之公例，猶僅自文藝本身身上觀

察者也；至文藝外之事物，與其變遷之過程上，當然有密切關係；今試舉其尤著者言之：(一)時代——民族、環境與時代爲文學之背景；此泰納 (Taine) 氏之言也。觀之吾國，如楚辭之發生，實戰國之縱橫時代有以促進之。近代詞曲小說之發達，實受宋代議論說理文興盛之影響。吾國史上，一代風氣，常受二三有力者之轉移。如漢武帝、唐太宗，於漢唐詩賦之發達，實爲有關係之人物。(二)民族——凡一新民族與舊民族之結合，常能產生新文藝。如荆楚民族與中原文化結合，楚辭遂以成立；南北朝民族之結合，遂開唐代文藝之盛況；金元之入主中國，乃有戲曲之發達；皆其例也。又當國族強盛之時，其文物亦隨以發達；漢唐文藝之興盛，即其例也。(三)地理——吾國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地勢不同，其影響於民生者至鉅；世人遂以爲吾國一切學術思想文藝皆有南北之分。惟地理之界限，常以交通之便利，政治之統一，而減少其程度耳。吾國詩經國風諸篇，當時各國詩歌，可因地理以比較之；楚辭與詩經之相

異，亦可根據長江黃河二流域地勢之不同以觀察之。(四)政俗——吾國政俗之影響於文藝者，如南北朝文藝，北重質素，南尚浮華，實由於政俗之不同有以致之。又如唐代詩賦，明清八股，皆與其時科舉制度有關者也。(五)語音——吾國方言錯雜，文藝遂多因而異趣。如楚辭之爲楚語，詞曲之演化，南北曲之區分，大都與當代語音有關。(六)文字——吾國爲衍形文字，且一義一音；律詩駢文，皆因乎吾國文字之特質以成立者也。(七)音樂——吾國文藝之變遷，大都因乎音樂之更改。詩經之變爲楚辭，以雅樂之淪亡，楚聲之興起也；樂府與詩詞之遞嬗，以西域音樂之輸入而起變化也；他如宋詞元曲之變化，與音樂之關係，更顯然矣。凡一事物之變化，莫不受旁事物之影響；以上所舉，乃其影響於文藝變遷者，最深切著明者耳。先明文藝本身之遞嬗，更考求其變遷之由來，此則研究文藝演進史者所有事

【文學家生平簡表】

302

0040。—0040。

文

姓名	籍貫	生年	卒年	歲數
孔子	山東曲阜	西前 五五一	西前 四七九	七十三
屈原	楚	三四三	二九〇	五十四
宋玉	楚	二九〇?	二二二?	六十九?
劉徹	江蘇沛縣	一五七	八七	七十一
賈誼	洛陽	二〇〇	一六八	三十三
枚乘	淮陰	?	一四一	?
司馬相如	成都	?	一一八	六十餘
蘇武	長安	?	六十	八十餘
李陵	隴西成紀	?	七四	六十餘
揚雄	成都	五三	一八	七十一
張衡	南陽西鄂	七八	一三九	六十一
蔡邕	陳留	一三三	一九二	六十
孔融	魯	一五三	二〇八	五十六
曹操	沛國譙	一五五	二二〇	六十六

文  
—  
〇  
—  
四五九

文

陸	左	王	張	潘	嵇	阮	山	曹	曹	諸	仲	王	徐	應	陳	劉	阮
機	思	戎	華	岳	康	籍	濤	植	丕	亮	統	粲	幹	瑒	琳	楨	瑀
吳	臨	瑯	范	蔡	譙	陳	河	沛	沛	瑯	山	山	北	汝	廣	東	陳
郡	淄	瑯	陽	陽	國	留	內	國	國	瑯	陽	陽	海	南	陵	平	留
		沂	方	中	鐘			謀	謀	陽	高	高					
		沂	城	牟						都	平	平					

二六	二五	二三	二三	?	二二	二一	二〇	一九	一八	一八	一七	一七	一七	?	?	?	?
一	〇	四	二		三	〇	五	二	六	一	九	七	一				
	?																

三〇	三〇	三〇	三〇	三〇	二六	二六	二八	二三	二二	二三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三	五	五	〇	〇	二	三	三	二	六	四	九	七	八	七	七	七	二
	?																

四十三	五十六	七十二	六十九	?	四十	五十四	七十九	四十一	四十一	五十四	四十一	四十一	四十八	?	?	?	?
	?																

文  
—  
〇  
—  
四六〇

文	蕭	陸	吳	王	蕭	謝	任	范	江	沈	鮑	劉	謝	謝	顏	陶	王	陸
	統	倕	均	融	行	眺	昉	雲	淹	約	照	慶	惠	連	之	潛	羲	雲
	南	吳	吳	瑯	南	陳	樂	舞	濟	吳	東	彭	陳	陳	瑯	潯	臨	吳
	蘭	郡	興	琊	蘭	郡	安	陰	陽	興	海	城	郡	郡	琊	陽	沂	郡
	陵	吳	故	臨	陵	陽	博		考	武			陽	陽	柴			
		吳	彰	沂		夏	昌		城	康			夏	夏	桑			

五〇一 四七〇 四六九 四六八 四六四 四六四 四六〇 四五一 四四四 四四一 四一五 四〇三 三九四 三八五 三八四 三七二 三二一 二六二

五三一 五二六 五二〇 四九四 五四九 四九九 五〇八 五〇三 五〇五 五一三 四七〇 四四四 四三〇 四三三 四二七 四二七 三七九 三〇三

文

三十一 五十七 五十二 二十七 八十六 三十六 四十九 五十三 六十二 七十三 五十六 四十二 三十七 四十九 七十三 五十六 五十九 四十二

〇——四六一

文

宋之問	沈佺期	楊炯	盧照鄰	駱賓王	王勃	王梵志	楊廣	盧思道	薛道衡	陳叔寶	顏之推	江總	王褒	庾信	蕭繹	徐陵	蕭綱
汾州	相州內黃	華陰	范陽	婺州義烏	絳州龍門	衡州黎陽	華陰	范陽	河東汾陰	吳興	臨沂	濟陽考城	瑯琊臨沂	南陽新野	南蘭陵	東海郊	南蘭陵

六五〇?	六五〇?	六五〇?	六五〇?	六五〇?	六五〇?	五九〇?	五八〇?	?	五四〇	五五三	五三一	五一九	?	五一三	五〇八	五〇七	五〇三
------	------	------	------	------	------	------	------	---	-----	-----	-----	-----	---	-----	-----	-----	-----

七一二	七一五?	六九五?	六八九?	六八四?	六七五	六六〇?	六一八	?	六〇九	六〇四	?	五九四	?	五八一	五五四	五八三	五五一
-----	------	------	------	------	-----	------	-----	---	-----	-----	---	-----	---	-----	-----	-----	-----

六十三	六十六	四十六	四十?	三十五	二十六	七十一	三十九?	五十二	七十	五十二	六十餘	七十六	六十四	六十九	四十七	七十七	四十九
-----	-----	-----	-----	-----	-----	-----	------	-----	----	-----	-----	-----	-----	-----	-----	-----	-----

文 — 〇 — 四六二



0040<sub>0</sub>—0040<sub>0</sub>

劉禹錫	韓愈	張籍	孟郊	王建	沈既濟	韋應物	戴叔倫	張志和	杜甫	岑參	高適	李維	王維	孟浩然	張九齡	賀知章	陳子昂
彭城	河內南陽	東郡	湖州武康	穎川	吳興	京兆長安	金壇	金華	襄州襄陽	南陽	滄州渤海	蜀昌明	太原祁	襄州襄陽	韶州曲江	越州永興	梓州射洪

七七一	七六八	七六五?	七五一	七五〇?	七五〇	七三五?	七三二	七三〇	七一二	七二〇?	七〇〇?	七〇一	七九九	六八九	六七三	六五九	六五六
-----	-----	------	-----	------	-----	------	-----	-----	-----	------	------	-----	-----	-----	-----	-----	-----

八四二	八二四	八三〇?	八一四	八三五?	八〇〇?	八三〇?	七八九?	八一九	七七〇	七七〇	七六五	七六二	七五九	七四〇	七四〇	七四四	六九八
-----	-----	------	-----	------	------	------	------	-----	-----	-----	-----	-----	-----	-----	-----	-----	-----

七十一	五十七	六十六?	六十四	八十六?	五十一	九十六?	五十八	八十一	五十九	五十一	六十六	六十二	六十一	五十二	六十八	八十六	四十三
-----	-----	------	-----	------	-----	------	-----	-----	-----	-----	-----	-----	-----	-----	-----	-----	-----

文  
—  
〇  
—  
四六五

李煜	李璟	馮延巳	和凝	李存勗	韋莊	司空圖	貫休	羅隱	溫庭筠	李商隱	杜牧	盧仝	李賀	賈島	元稹	柳宗元	白居易
徐州	徐州	廣陵	鄆州須昌	西突厥	杜陵	河中虞鄉	蘭溪	餘杭	太原	懷州河內	京兆萬年	范陽	隴西成紀	范陽	洛陽	河東	太原

九三七	九一六	九〇三	八九八	八八五?	八五〇?	八三七	八三二	八三三	八二〇?	八一三	八〇三	七九〇?	七九〇	七八八	七七九	七七三	七七二
-----	-----	-----	-----	------	------	-----	-----	-----	------	-----	-----	------	-----	-----	-----	-----	-----

九七八	九六一	九六〇	九五五	九二六	九一〇	九〇八	九一二	九〇九	八七〇?	八五八	八五二	八三五	八一六	八四三	八三一	八一九	八四六
-----	-----	-----	-----	-----	-----	-----	-----	-----	------	-----	-----	-----	-----	-----	-----	-----	-----

四十二	四十六	五十八	五十八	四十二?	六十一?	七十二	八十一	七十七	五十一	四十六	五十	四十六?	二十七	五十六	五十三	四十七	七十五
-----	-----	-----	-----	------	------	-----	-----	-----	-----	-----	----	------	-----	-----	-----	-----	-----

0040<sub>0</sub>—0040<sub>0</sub>

文	張	秦	黃	蘇	蘇	王	蘇	歐	梅	宋	晏	柳	張	楊	吳	樂	李	徐
	耒	觀	庭	鞞	軾	安	舜	陽	堯	祁	殊	永	先	億	淑	史	昉	鉉
	淮	高	洪	眉	眉	撫	梓	廬	宣	安	臨	福	吳	浦	丹	宜	饒	廣
	陰	郵	州	州	州	州	州	陵	城	陸	川	建	興	城	陽	黃	陽	陵

—	—	—	—	—	—	—	—	—	—	—	—	—	—	—	—	—	—	—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五	四	四	三	三	二	〇	〇	〇	九	九	九	九	九	七	九	九	九	一
二	九	五	九	六	一	八	七	二	八	八	一	〇	〇	四	七	五	五	六

—	—	—	—	—	—	—	—	—	—	—	—	—	—	—	—	—	—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〇	〇	一	一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二	〇	五	二	一	六	八	二	二	六	六	五	五	七	二	二	七	九	一

六	五	六	七	六	六	四	六	五	六	六	六	六	八	四	五	七	七	七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一	二	一	四	六	六	一	六	九	四	四	五	一	九	七	六	二	二	六

元好問	劉克莊	趙秉文	姜夔	劉過	辛棄疾	黨懷英	尤袤	范成大	陸游	楊萬里	洪邁	李清照	朱敦儒	賀鑄	周邦彥	晁補之	陳師道
太原定襄	蒲州	滋陽	鄱陽	廬陵	歷城	泰安	無錫	吳縣	吳郡	吉水	鄱陽	濟南	洛陽	衛州	錢塘	鉅野	彭城

一一九〇	一一八七	一一五九	一一五五?	一一五四?	一一四〇	一一三四	一一二七	一一二六	一一二五	一一二四	一一二三	一〇八一	一〇八〇?	一〇六三	一〇五七	一〇五三	一〇五三
------	------	------	-------	-------	------	------	------	------	------	------	------	------	-------	------	------	------	------

一二五七	一二六九	一二三二	一二三五?	一二〇六?	一二〇七	一一一一	一一九四	一一九三	一一一〇	一一〇六	一一〇二	一一四五?	一一七五?	一一二〇	一一二一	一一一〇	一一〇一
------	------	------	-------	-------	------	------	------	------	------	------	------	-------	-------	------	------	------	------

六十八	八十三	七十四	八十一?	五十三?	六十八	七十八	六十八	六十八	八十六	八十三	八十	六十五?	九十六?	五十八	六十六	五十八	四十九
-----	-----	-----	------	------	-----	-----	-----	-----	-----	-----	----	------	------	-----	-----	-----	-----

0040。——0040。

朱有燉	高啓	羅貫中	劉基	薩都刺	楊維禎	張翥	揭傒斯	虞集	范梈	楊載	管道昇	趙孟頫	張炎	蔣捷	王沂孫	周密	吳文英
濠州	長洲	杭州	青田	雁門	諸暨	晉寧	富州	仁壽	清江	杭州	吳興	湖州	西秦	宜興	會稽	濟南	四明
																吳興	寄寓

一三七七	一三三六	一三三〇?	一三一	一三〇八	一二九六	一二八七	一二七四	一二七二	一二七二	一二七一	一二六二	一二五四	一二四八	一二四五?	一二四〇?	一二三二	一二〇五
------	------	-------	-----	------	------	------	------	------	------	------	------	------	------	-------	-------	------	------

一四五二?	一三七四	一四〇〇?	一三七五	?	一三七〇	一三六八	一三四四	一三四八	一三三〇	一三二三	一三一九	一三二二	一三二〇?	一三一〇?	一二九〇?	一三〇八	一二七〇
-------	------	-------	------	---	------	------	------	------	------	------	------	------	-------	-------	-------	------	------

七十六?	三十九	七十一?	六十五	?	七十五	八十二	七十一	七十七	五十九	五十三	五十八	七十九	七十三?	六十六?	五十一?	七十七	六十六
------	-----	------	-----	---	-----	-----	-----	-----	-----	-----	-----	-----	------	------	------	-----	-----

文

吳偉業	陳子龍	錢謙益	李日華	湯顯祖	張鳳翼	王世貞	徐渭	李攀龍	吳承恩	楊慎	何景明	康海	李夢陽	文徵明	唐寅	祝允明	李東陽
太倉	華亭	常熟	嘉興	臨川	長洲	太倉	浙江山陰	歷城	山陽	成都	信陽	武功	慶陽	長洲	吳縣	吳縣	茶陵

一六〇九	一六〇八	一五八二	一五六五	一五五〇	一五二七	一五二六	一五二一	一五一四	一五一〇?	一四八八	一四八三	一四七五	一四七二	一四七〇	一四七〇	一四六〇	一四四七
------	------	------	------	------	------	------	------	------	-------	------	------	------	------	------	------	------	------

一六七一	一六四七	一六六四	一六三五	一六一七?	一六一三	一五九〇	一五九三	一五七〇	一五八〇	一五五九	一五二一	一五四〇	一五二九	一五五九	一五二三	一五二六	一五一六
------	------	------	------	-------	------	------	------	------	------	------	------	------	------	------	------	------	------

六十三	四十	八十三	七十一	六十八?	八十七	六十五	七十三	五十六	七十一?	七十二	三十九	六十六	五十八	九十	五十四	六十七	七十
-----	----	-----	-----	------	-----	-----	-----	-----	------	-----	-----	-----	-----	----	-----	-----	----

文  
—  
〇  
—  
四六八

004<sup>7</sup>。——004<sup>7</sup>。

鄭	厲	沈	趙	洪	納	顧	王	蒲	朱	陳	毛	丁	尤	施	侯	龔	宋
變	鶚	德	欽	昇	蘭	員	士	松	彝	維	奇	耀	閏	閏	方	鼎	琬
興	錢	長	益	錢	滿	無	新	淄	秀	宜	蕭	諸	長	宣	高	合	萊
化	塘	洲	都	塘	州	錫	城	州	水	興	山	城	洲	城	邱	肥	陽

一六九三	一六九二	一六七三	一六六二	?	一六五五	一六三七	一六三四	一六三〇	一六二九	一六二五	一六二三	一六二〇	一六一八	一六一八	一六一八	一六一五	一六一四
------	------	------	------	---	------	------	------	------	------	------	------	------	------	------	------	------	------

一七六五	一七五二	一七六九	一七四四	一七〇四	一六八五	?	一七一	一七一五	一七〇九	一六八二	一七一六	一六九一	一七〇四	一六八三	一六五四	一六七三	一六七三
------	------	------	------	------	------	---	-----	------	------	------	------	------	------	------	------	------	------

七十三	六十一	九十七	八十三	五十餘	三十一	?	七十八	八十六	八十一	五十八	九十四	七十二	八十七	六十六	三十七	五十九	六十
-----	-----	-----	-----	-----	-----	---	-----	-----	-----	-----	-----	-----	-----	-----	-----	-----	----

王	俞	金	曾	鄭	龔	舒	李	張	惲	黃	桂	趙	蔣	紀	曹	袁	吳
閣			國		自		汝	惠		景			士			枚	敬
運	樾	和	藩	珍	珍	位	珍	言	敬	仁	韻	翼	銓	昀	霽	仁	梓
湘	德	上	湘	遵	仁	大	大	武	武	武	曲	陽	鉛	獻	滿	仁	全
潭	清	元	鄉	義	和	興	興	進	進	進	阜	湖	山	縣	州	和	椒

一八三二	一八二一	一八一八	一八一	一八六	一七九二	一七六五	一七六三?	一七六一	一七五七	一七四九	一七三六	一七二七	一七二五	一七二四	一七一九?	一七一六	一七〇一
------	------	------	-----	-----	------	------	-------	------	------	------	------	------	------	------	-------	------	------

一九一六	一九〇六	一八八五	一八七二	一八六四	一八四一	一八一五	一八三〇?	一八〇二	一八一七	一七八三	一八〇五	一八一四	一七八四?	一八〇五	一七六四	一七九七	一七五四
------	------	------	------	------	------	------	-------	------	------	------	------	------	-------	------	------	------	------

八十五	八十六	六十八	六十二	五十九	五十	五十一	六十八?	四十二	六十一	三十五	七十	八十六	六十?	八十二	四十六?	八十二	五十四
-----	-----	-----	-----	-----	----	-----	------	-----	-----	-----	----	-----	-----	-----	------	-----	-----



文

東	山	地名
	孔子	周秦
	東方朔	兩漢
	孔融	三國
	左思	晉
	徐陵	南北朝
	顏之推	隋
	凝	唐五代
	李清照	宋
	黨懷英	金
	武漢臣	元
	李攀龍	明
	王士禎	清
不少	經學家	
徐幹	劉楨	
王戎	王羲之	
劉勰	蘇人	
周密人	晁補之	
西馮翊	高文秀	
李攀龍	趙執信	
孔尚任	蒲松齡	
桂馥	曹貞吉	
丁耀亢		

【文學家地域分布簡表】

黃遵憲	俞萬春	劉鷄	李寶嘉	吳沃堯
嘉應	山陰	丹徒	武進	南海
一八四八	一八四九	一八五〇	一八六七	一八六七
一九〇五	?	一九一〇	一九〇六	一九一〇
五十八	?	六十一	四十	四十四

南		河	
			賈誼阮瑀阮籍江淹
			張衡應瑒潘岳范雲
		蔡邕王粲潘尼庾信	
		蔡琰仲長統謝道韞謝靈運	
		千寶謝惠連	
	向秀江總	山濤謝朓	
	鍾嶸		
沈佺期宋祁	王梵志賀鑄	劉希夷朱敦儒	
鄭廷玉何景明侯方域			
		杜甫	
		岑參	
		元稹	
		韓愈	
		盧仝	
		李賀	
		韓翃	
		李商隱	
		房千里	
		王建	
		王衍	
		李存勖	
		原西	
		突厥人	
氏			

文

山	北	河
		甄夫人
		張華
		張載
		張協
王		
琰		
薛		
道衡		
王勃	毛文錫	盧照鄰
宋之問	劉筠	李
王維	孟昶	高適
柳宗元	張鷟	劉長卿
盧綸		李端
司空圖		賈島
王之德		張籍
王鈞		盧照鄰
		李
		昉
		趙
		垂
		文
		關
		漢
		卿
元好問	張翥	王實甫
薩都刺	宮天挺	白樸
鄭光祖	尚仲賢	馬致遠
喬吉甫		張國賓
李壽卿		楊顯之
石君寶		高仲賢
吳昌齡		宮天挺
		德
		納蘭性
		文康
		高鷄
		曹露
		紀昀
		李汝珍
		舒位

文

四七三

文

西	陝	西
不少	史學家 傅毅 班固 梁鴻 韋玄成 蘇武	
	蘇 蕙	
	楊 廣 楊炯 楊	溫庭筠 白居易 白行簡 薛調 二白一 說陝西 人或又 說河南 人
薛魚濟 韓玄機 韋莊 杜牧 王昌齡 韋應物		
	德 懷 英	
	一說山 東泰安 人	
	康 海	

文  
——  
——  
四七四



文

蘇

王 後 一 東  
褒 五 說 人  
山

文——○——四七六

陸 徐 采 張  
邱 渭 邱 堅  
心如

陳 程 褚 許 吳 萬 鄭 馮 陳 李 曾 劉 夏 金  
煥 蕙 人 仲 永 樹 變 森 寶 樸 敬 和  
英 獲 琳 恩 樹 變 森 嘉 樸 渠 和







文

南雲	州貴	東廣	建福	川四
	如			
				揚如司 雄馬相
		張九齡	江采蘋柳永 劉克莊	陳子昂蘇舜欽 李白蘇軾 歐陽炯蘇轍
	揭傒斯			虞集楊慎
	鄭珍	吳沃克 黃遵憲	陳衍 魏子安	

我們看了這表，知道自周秦至晉朝的文學家，北方的——黃河流域一帶——占有三十九位，南方的——長江流域一帶——占有十六位，其中如劉徹及曹氏父子的籍貫，均近北方，並非南人，若將他們四位改入北方，那末，南方的作家僅有十二位，北方的多至四十三位了，是北方之數，幾超過南方的四倍。自南北朝至元代，北方的文學作家占九十三位，南方的占九十八位，——將顏延之，王融，劉勰，任昉，王褒，及顏之推，列入江蘇籍，其實他們原是山東籍，——二者之數，相差無幾。及至明清兩代，北方的作家有僅二十人，而南方的作家則有九十位，已超過北方的四倍以上。從此看來，中國文化中心的遷移，可一目瞭然了。

232

【文學之個性關係】文學除受地域時代環境三種力量的支配以外，還有受個性的一種支配。如文

心雕龍體性篇裏說：「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沉寂，故志隱而味深；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傳；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

靡；平子隳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米；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傲放，故響逸而調遠；叔夜俊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1031

【文學之境遇關係】文學之背影橫而言之，則有地域之色彩；縱而言之，則有時代之印象，並縱橫而言之，則有作家境遇之影響焉。地域與時代，並就多數人而言之者也。境遇之影響，則就個人言之。歐陽修曰：「詩原乎心者也，富貴愁怨，見乎所處。江南李氏鉅富，有詩曰：『簾日已高三丈透，金爐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徹金釵溜，酒醒時拈花蕊，莫別殿，微風簫鼓奏。』與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吳矣。」（詩人玉屑十引摭遺）吳處厚曰：「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則其氣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則其氣溫潤豐緜，乃得位於時，演綸視草者之所尚也。」（吾相雜記）章學誠曰：「夫立言之要，在于有物，古人著為文章，皆本於

中之所見，初非好爲炳炳烺烺，如錦工繡女之矜誇采色已也。富貴公子，雖醉夢中不能作寒酸乞語，疾痛患難之人，雖置之綠竹華宴之場，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歡笑；此聲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也。」（文史通義文理篇）此境遇之影響于文學，亦猶人格之表恭于作品矣。惟人格之表現，爲永久的，受境遇之影響則有久暫之分。又人格從境遇之背後看出，亦未可併爲一談也。文學同境而異，而境不能無移易也。苟其遭際之富於文學材料者，則文學亦往往因以進步；如史稱唐張說爲文屬思精壯，既謫岳州而詩益悽惋，柳宗元之文至永益工，世並以爲得江山之助，是其證也。杜之夔州，韓之潮州，蘇之黃州，並同。夫文學與遭際，既有密切之關係，而文人所處之境，未必富有文學材料，故不能不假借異境，以欲欲望。散文家如司馬遷，詩家如謝靈運，平生皆好遊歷，職是之故也。假借異境之方法甚多，要不外求一時心神之安慰，以引起文思。閻紹世稱「姬履泰借風帆沙鳥助文

文

心。」此取有形之材料也；李肇謂「李翰文思甚苦，澀思涸則奏樂，神全則綴文。」此取抽象之材料也。要皆得心身之娛樂，與張柳之流連顛沛，心懷隱憂，抑又不同。杜朗 Caralus Duron 云：「繪畫是一種感覺的表現，不能單去描寫面前之模形，須顧及你心上所映的影象……」文學家之吸取材料，正亦如此。姬李之文，材料與影象一致也；張柳之作，材料受感情之薰染，以爲映象者也。周顛云：「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此模形受悲哀之著色，與衆人所見者異矣。故假借之境，以我爲材料用，遭際之境，以材料爲我用，此作品之所以不同也。環境之足以轉移文學，既如上述，惟文學之類別不同，故所受之影響，亦不一致。抒情之詩，自述之文……凡屬於主觀者，固不能掩其苦樂隆汙之境矣；至於小說戲曲等之客觀文學，則作家之境遇，不復如前者之易知矣，故必就作品之精神上求之。譬如作者描寫假定之人物，而能形形色色惟妙惟肖者，必其心目中有人是物存也。使所寫之對象，與作者階級懸

殊，感情隔膜，則必有掛一漏萬之累，亦烏能中其肯綮哉？故於容觀文學作品中，觀其注意及疏忽之點，不難知作者所處之境也。司馬遷遭李陵之禍，家貧無資以贖刑，親友無仗義之舉，故史記一書，于游俠貨殖二傳，言之尤為激昂，其他傳記之有關係其身世，動其情感者，亦特為注意，此史記之所以有文學價值，而班固小儒，以為「退處士而進奸雄」，「崇貨利而嫌賤貧」，豈曰知言夫？記述歷史之人物，尚可以表曝己之身世，其於小說戲曲等之虛事實，不更伸縮自由哉？由境遇而影響于感情，由感情而影響于文詞，故文人處境之隆殺憂樂，皆文學間接之關係也。更有家庭之間，濡染父兄之長，增益其所不能，斯為處境之直接影響于文學者矣。六朝文學，范蔚宗有世擅雕龍之譽，安平崔氏，汝南應氏，累世咸有文才，而王筠與諸子論家世文集之書，述沈約之言，謂文士相繼，從未有如王氏之盛，爾後歷朝，似此者甚多，如杜審言後之有甫，段文昌後之有成，式蘇洵後之有軾，轍及過，黃魯直後之有轡，劉辰翁後

之有將孫，王禕後之有冲文，倪謙後之有岳，皆其例也。夫諸人之天才雋發，固有遺傳之關係，而文章體性之養成，如三蘇之散文，派別盡同，則非肄習之課業相同，當不如此。且古今文人受師友之影響者多矣，父兄之間，視師友更為密切，盡以委之遺傳，豈得通乎？

【文學之地域關係】文學作品，以個人為單位，則一人有一人之特性，所謂人格之表現也；以社會為單位，則一地有一地之特質，所謂地域之色彩也。文學之以地域分者，詩十五國風尚矣，而呂覽四方聲音之說，則尤地域色彩之始著者也。「夏后氏孔甲田於東陽，箕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於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是良日也，之子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慕動圻椽，斧斫斬其足，遂爲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

陽女乃作歌，歌曰：『侯人兮猗！』實始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周昭王親將征荆，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扞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蔡公，周公乃侯之於西。翟實爲長公，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爲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秦穆公取風焉，實始作東音。有娥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台，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呂氏春秋音初編）上述，以聲音爲地域之特質者也。實則文學之分方隅，何止聲音？班固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俗，故謂之俗。』《漢書地理志》依班氏之說，文學之地域色彩，至少可分「地理的」與「習染的」二類。四方之音，屬於前者。以地理志證之，如次：  
 秦地——詩風兼秦幽兩國：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幽詩言農桑衣食

文

之本甚備：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韓四載，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吳札觀樂，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舊乎？』  
 魏地——河內本殷之舊都：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邶詩曰：『在浚之下。』鄘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鄘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鄘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媮。』  
 百歲之後，歸於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吳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

文 — 〇 — 四八三

實諸河之側。」吳札聞魏之歌，曰：「美者泂泂乎！以德輔此，則明主也。」**■**韓地——鄭國今河南之新鄭。土隘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白虎通云：鄭國土地，人民山居谷汲，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懌。）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濯濯兮，士與女方秉管兮，恂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吳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勿堪也！是其先亡乎？」**■**陳國今淮陽之地。婦人尊貴，好祭祀，重巫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粉，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吳札聞陳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久乎？」**■**齊地——詩風齊國是也。臨菑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虐壞之間乎？」又曰：「嗟我於著乎而！」此其舒緩之體也。吳札聞齊之歌，曰：「決決乎大風也哉！其太公乎，固未可量也！」**■**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觀上各國聲詩之不同，原因既非一途，色

彩亦殊繁複。試專就聲音言之：緩急清濁，固繫乎地理；而政教之漸染，亦能改變其音節。樂記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靡音之道，與政通矣。」可以爲證。雖然古之政教，蓋本人情土風而設施，所謂「匹夫匹婦，謳吟土風，詩官採言，樂育被律」者，一本文心樂府篇——正以民情爲施政之鵠耳。是則一國之政教，皆與其土風有密切之關係，故四方之音，亦可概謂之繫乎地理者也。**■**由政教而影響於文學，尚爲習染之間接者也。由文學而影響於文學，是爲直接之習染。蓋一地既有一地之特質，由是特質以發生文學，則必有其獨到之處，因以傳播於他方，此直接習染之要因也。故欲討論直接之習染，須先標明各方文學之特質，然後進而營其混合之迹焉。茲以概西舉而可以概東也。南北文學之特質，北史文苑傳序，隋書文學傳序，曾言之如次：「江左官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

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歌詠。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一觀此，則南人長於言情，北人長於說理。此在當時，更有一事可以爲證：六朝以美文爲文，實用之文概謂之筆。北人既崇理致，而說理之文，宜於筆而不宜於文，故當時北方文士多以工筆傳，如邢巒之從叔佑有雜筆三十餘篇，袁纘所著文與筆有百餘篇，邢臧文與筆亦百餘篇，劉狄有雜文筆三十卷，周亮所著文與筆亦數十篇，而劉芳亦以工文與筆見稱於時。宋道游集溫子昇文筆至三十五卷，畢義雲集李庶文筆亦有十卷。而南人文士列傳，善爲筆者，則不若是之多。且南方言情，北方說理，不獨六朝爲然也。蓋有地理之關係焉。近人湖北王葆心著古文辭通誼，析論之曰：「大河流域，土風腫重大江流域，土風輕英輕英乘江海之靈，其人深思而美潔，故南派善言情。腫重含河海之質，其人負才而敦厚，故北派善說理與記事。」南北文學之特質，在中國如此矣。推論西洋，亦無不然也。日本廚川白村著近代文學十講，於其第四講

文

中言之甚悉，茲錄如次：「南方諸邦，特於很美的地中海沿岸，一切的景色很好，氣候也暖，天空晴朗，山野青綠，明亮的國。反之，北方特於瑞典諾威俄羅斯等，都寂寥陰鬱，氣溫亦低，霧很深，被雪冰鎖着，山都被灰色的重的空氣包圍着，黑暗的家。北方的黑暗國，恰好從秋天到冬天的俄們的心狀。自然理智方面長些，人傾向到思索的冥想的了。有人說：『冥想的結果，往往要生出悲哀或厭生來。』還有個社會學者說：『南歐多他殺者，北歐多自殺者。』前者動輒專向情而行，後者表示沈思的傾向。假定南方是理想的敘情詩的，那麼北方是現實的哲學了。」（羅迪先譯本上卷一五三頁）由上說觀之，南方言情，宜乎弱於理致也；北方說理，宜乎薄於情感也。而稽諸事實，亦有未必然者。則南北文學之互相漸染，可知矣。南齊書文學傳贊曰：「江左風味，感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新情，得名未盛，顏謝並起，乃各擅奇，鮑休後出，咸亦標世。」此南人染說理之風也。隋書

文——〇——四八五

文學傳序曰：「梁自大同之後，雅道論缺，漸乖典則，爭持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其亦亡國之音乎？周氏吞併梁荆，此風扇於關右，狂簡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此北人習言情之風也。自唐以來，羣奉韓柳之散文，以說理爲宗，而南北之界限泯焉。此又習染之較著者也。□雖然，說理言情者，文學之作用也；而文學之所以有言情之作用者，又純文雜文之體別有以左右之也。此皆文學之形質，可依習染以爲轉移；若夫文學之精神，則南北之別，豈外物所能汶哉？府川白村曰：「原來各國的文學，不是說都是一樣的。受同樣的思潮，依國民的素質，自然生幾分不同來。譬如用同樣的顏料，來染木棉和綢緞，染出來的顏色，一定是不同，不是說紅與紫的根本的區別，不過亮光 and 濃淡有些各樣。」（近代文學十講序論第三頁）是故習染者，無論其爲直接爲間接，皆文學之染色也。其精神上之區別，乃爲亮光耳。欲明此言，須舉同時代

同體製之南北文學爲證，方無障蔽。清魏際瑞之論南北曲，絕好之例也。其說如次：「南曲如抽絲，北曲如輪鎗。南曲如南風，北曲如北風。南曲如灑，北曲如水。南曲如六朝，北曲如漢魏。南曲自然者，如美人淡妝素服，文士羽扇綸巾；北曲自然者，如老僧世情物價，老農晴雨桑麻。南曲情聯，北曲情斷。南曲圓滑，北曲勁澀。南曲柳頭花搖，北曲水落石出。南曲如珠落玉盤，北曲如金戈鐵馬；北曲步步橋高，南曲層層轉落。北曲枯折見媚，南曲宛轉歸正。北曲似粗而深厚，南曲似柔而筋節。北白似生似呆，南白貴溫貴雅。北白或過文，或眼目，或紫斷；南白有穿插，有挑撥，有埋伏。北白完則極完，簡則極簡，南白停勻而已。」（伯子論文）魏氏形容南北曲性質之不同，可謂能揭出文學之亮光矣。雖然，約而求之，南北文學最大之異點何在？魏氏未言明也。昔人謂「文有陰陽剛柔」，以地域區之，則北剛而南柔，北方爲男性文學，南方爲女性文學，此由比較上所生之大別也。唐順之序東川子詩集，曾暢言之，以其說爲本題之殿：「西北



之音慷慨，東南之音柔婉；若其音之出于風土之固然，則未有能相易者也。故其陳之則足以觀其風，歌之則足以貢其俗。後之言詩者，不知其出于風土之固然，而惟恐其妝綴之不工，故東南之音有厭其弱而力爲慷慨，西北之音有病其疾而強爲柔婉，如優伶之相闕，老少子女，雜然迷進，要非本來面目。君子譏焉。爲其陳之不足以觀風，歌之不足以貢俗也。余讀詩至秦風，其言盡田獵戰鬪之事，其人翹然自喜，慷慨有躍馬賈勇之氣。已而讀楚騷諸篇，其言鬱紆而切怛，則愀然有登山臨水，霜臣棄婦之思。夫秦風慷慨而入于猛，楚騷柔婉而鄰於悲，然君子不廢，豈非以其雖未止乎中聲，而不失其風土之固然。其陳之也，可以觀其風，其歌之也，可以貢其俗乎？」

【文學之時代關係】昔劉彥和論文，以爲「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其時序一文論之甚詳，挈其要點，約有數端：一曰「心樂而聲泰」，黃風爛雲之詩是也。二曰「時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春秋以後，百家駭駭之文是也。三曰「志深而筆長，梗概而多氣」。

文

建安之末，世積亂離，風衰俗怨，曹王諸子之文是也。四曰「運涉季世，人未盡才」，茂先、太沖、岳湛、機、雲之屬，結藻清英，流韻綺麗之文是也。（參看文心雕龍）古人以爲「文章關世運」者，其斯之謂乎！由劉氏之說，文學變遷，不外政、教學術與世故三者，有以構成之。析而論之，則三代以前，學術未盛，文學受政教之影響者少；三代以後，思想日以發達，文學受學術之影響者多。周益公曰：「文之盛衰生乎氣；昔者帝王之世，人有所養，而教無異習，故其氣之盛也，如水載物，小大無不浮。」（宋文鑑序）此上古文學受政教洗禮之證也。周末思想解放，莊生自言：「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又曰：「以危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思想可謂浪漫矣。楚人染之，其爲騷也。帝閔可扣巫咸，可招問天之辭，汗漫無所底。風氣所播，雖記事之書，亦頗受其影響。若國策、神叢之博，梗概之辭是也。漢崇儒術，辭臣進賦，曲終奏雅，而子虛烏有，有相與問答，仍爲悠謬之辭。武帝讀大人賦，飄飄有凌雲之

意似遊天地間，其不脫浪漫之色彩明矣。蓋一方面迎合儒家之思想，他方面又崇先秦之遺習也。魏晉以降，詩作往往殿以遠觀，如劉彥和謂其「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遺習」。文時序一染於玄學也。唐韓愈以復古文反乎詞而歸實宋之段，曾明之歸茅清之方姚，嬉游遊嬉，或規行矩步，不敢爲非常怪誕可喜可愕之言。然韓氏雖復古，其立論亦有未純者。原道排斥老莊，既以儒術爲不祧之宗矣，而原性排三品，則與莊周無異也。其原仁言「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其讀墨子言「孔子必用墨子」，則與墨家無遠也。故其羅池廟碑，爲劉敞所譏，與大顛書爲朱子所撫，又以偶語爲進學解，以談詭之辭爲毛穎傳，窮文與八代辭賦復何以殊？蓋江左遺風，時猶未泯，愈受習俗影響，未能盡脫浪漫之痕迹耳。自唐以後，文家思想雖同受儒術之支配，而宋明之理學，清之樸學，性質又復不同。劉克莊評宋人詩文，謂「間有篇詠，率是語錄」，真德秀集理學之文，爲文章正宗，金履祥以道學之詩爲

濂洛風雅；當時之風會可知矣。韓夢周云：「宋以後之文，理想不出程朱範圍，文詞不出歐柳範圍。」紀昀：「濂洛風雅云：『自履祥是編出，而道學之詩與詩人之詩，千秋楚越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宋世文學，理學色彩之濃厚可知矣。明清之際，稍猶論其弊，顧炎武云：『自嘉靖以後，人知語錄之弊，文于是元美之筭記，范介儒之膚語，上規子雲，下法文中，雖所得有淺深之不同，然可謂知言者矣。』」（見知錄十九）今紫王范二家得名未盛，是以影響極微，而大多數文家之主張，一則曰：「以韓歐之筆法，程朱之理。」姚春本記：再則曰：「學問繼程朱之後，文章法韓歐之間。」一方望溪說：「則當時韓歐文學之勢力，只有文辭形式，而傳人聞耳。乾嘉以還，樸學大昌，美尚所趨，人心向質，其于文學也，務去其怪誕不經之談，一大小人賦之類，一陳陳相因之習（如都邑賦七林等）而以楷塙之訓詁，寫新穎之文情。故曾滌生論此派之文曰：『以漢儒之訓詁，參以莊子之談詭。』」又曰：「以戴錢段王之訓詁，發爲

班張左郭之文章。」是則北派實兼有寫實浪漫之長，與歐洲新浪漫主義。(Neo-romanticism)派精神頗相類。自北派出，理既不取程朱，文亦不附韓歐。同時龔幹歐文前形式之相，派雖頗示反對，而修辭造句已於無形間受其影響。甚至遺或間魏源龔自珍諸人遂一變而為先秦諸子文派也。綜上所述，文學受學術思想之影響，前因後因，漸染雖不一致，而色彩至為鮮明也。夫學術為文學背景之一耳，推而至于一時代社會之各種狀況，皆足為文學之印象，此歷代文章，所以各有其不同者也。文學既隨社會狀況而異，故渾言之，則一時期有一時期之狀況，析言之，則印象之淺深濃淡，復視其人而異。屠隆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靈靈爾，漢文典厚，唐文俊亮，宋文質木，元文輕佻……」一屠隆鴻苞詩文篇。此渾言之者也。張蔚然云：「在六朝無六朝習氣者，左太沖陶彭澤也，在唐無唐習氣者，初唐陳拾遺，盛唐孟襄陽，中唐韋蘇州韓昌黎，晚唐司空圖也。在宋無宋習氣者，謝皋羽也。此亦

關於其人。蓋六朝之習靡，唐之習麗，宋之習委，非其人有超焉者，曷以洗此。」一西園詩塵。其實張氏所謂「無習氣」者，印象之淺耳。故太沖彭澤之詩，終不能上窺漢魏，下方唐宋也。嚴羽論詩發揮此義，至為透切，其言曰：「五言絕句，宋唐人是一樣，少陵是一樣，韓退之是一樣，王荆公是一樣，本朝諸公是一樣……唐人與本朝人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一滄浪詩話。少陵退之可為析言標準，氣象以此區文，稱妙悟。夫天才人格與學力三者，固能左右文學，而一代之人情世故，浸潤之于不知不覺之間，未有不受染色者。此猶孟子言魯君與下君「居相似聲亦相似」，時代之精神，不能泯沒。屠曾亮曰：「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時立言。必言于此，歸其事之至微，物之至小，而一時朝野之風俗好尚，皆可因吾言而見之。使為文於唐貞元元和時，讀者不知為貞元元和人不可也；為文於嘉祐元祐時，讀者不知為嘉祐元祐人不可也。」（答朱丹未書）此雖

有意沾染風尚與滄浪所謂自然氣象不同而文章之貴乎時代精神亦可知矣。文學隨時代而異其氣象既如上述矣然社會行進政教學術謠俗皆由簡單而趨光明而世人對於文學之觀念則有「滔滔日下」「宋鶴飛」之概談散文者以漢分東西京二時談詩者以唐分初盛中晚四期東京之文風骨較西都爲靡晚唐之詩氣力視初盛爲衰似文藝之隆替繫乎君主私朝之興廢焉然此猶就一代言之者也統而言之則古是今非若爲文學流行之定軌焉茲以陳氏黃氏之說證之如次。陳師道說：「余以古文爲三等周爲上七國次之漢爲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后山詩話亦見羣書考索。黃與堅說：「文章運氣與世推移六經之後秦文峻峭漢文壞璋皆因沿戰國不能復返周初晉魏以降專尚修詞至於五季日益雕鐫文章之道漸然盡矣。韓歐諸子承唐宋之敝起而救之其勢漸趨于平衍較之六經業已醜者滿豐者瘠然皆奉六經以爲的而世之

反而射者罕矣。明崆峒諸子欲以秦漢凌而上之究亦何益？（論學三說）文學退化之說其勢力頗大近人章炳麟亦主其說章之言曰：「文學以發情止義求進步——畢竟講來文學要求進步恐怕難能呢！」（曹聚仁編國學概論一二九頁）又云：「能發情止義雖不必有超古人之望但詩或可超過宋以下諸家文或可超過清以下諸家」（同上一三六頁）由章氏言之則今人何論如何天才如何努力不能超過宋以前人然則幾百年之後亦將來及今人而不可得矣然則中國文章程度終有等于零之一日衡以學理豈得通乎但在事實上誠有如陳黃諸人之所述者其故又何在乎茲得答案如次（甲）屬於知的學理日就昌明則屬於情的文藝必漸退化蓋人之才力就實質方面發展同時必損其空靈之氣而理知之念勝亦足以阻撓其情思迷溺之境也。隋書經籍志論文集云：「永嘉以後玄風既扇詞多平淡文寡風力」是玄學行而文詞退化之證。韓夢周云：「生程朱之後而繆援古人駭雜以自解皆

無當于斯文。」是理學行而文詞退化之證也。後世學術，既循行進之例，故文學不能不居退飛之數，此一說也。□(乙)文章體製，未有久而不弊者。古人之文體雖佳，而材料之供給，有時而盡；文字之能力，有時而窮。故古今文體，不能不變也。顧炎武云：「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語；今且千數百年矣，而猶取古人之陳言一一而摹仿之，以爲詩可乎？故不似，則失其所以爲詩；似則失其爲吾。」(日知錄)文體宜變，而文人始終崇仰經傳之文，不敢違離，雖人情風俗已變，而猶欲以典誥之語，型範一切，及其齟齬不安，遂歎世風之不古，文運之日衰，而不知文體之弊也。故以六經爲目標，則秦漢之文不足觀也；以秦漢爲目標，則魏晉齊梁之文不足觀也；況而下之，無不如此。使于漢文觀其賦與樂府，六朝觀其駢文與五言詩，唐觀其近體詩，宋觀其詞，元觀其南北曲，則古今人亦何遽不相及哉？奈論者以經傳爲準，詩賦則目爲六藝附庸，詞曲則鄙爲文人餘事，謂之退步，不亦宜乎？

文

此又一說也。□夫文學之關乎學術者，僅其一部分耳。故由(甲)說言之，則文學之不帶學術臭味者，不能謂之退步矣。文章之取法于六經者，亦僅文學之一體耳。故由(乙)說言之，則文學之非祖述經傳者，不能謂之退步矣。是以謂某種文藝退步則可，謂一切文學退步則不可。故文學退步云者，含混之言，非明晰之言，一派人之言，非公言也。□文學退步之說，既已剖析如上，于此可以得一結論：「文學隨時代而轉移，因轉移而退步者有之，然轉移非即退步也。故文學之程度，不隨時代而遞降。」文學既不隨時代而降，故文學之標準苟無動移，則印象之美惡，係社會地位問題，不關文學藝術之高卑，猶貴賤貧富之階級，無關人格之隆汙也。昔人以文之帶有社會弱點者，因厭惡社會之心理，遂鄙其文辭焉。此則誤會藝術之性質，又非文學之退步也。朱熹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

也；然有英偉之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哉？此朱子惡衰世之民氣不振，因以惡其文耳。宋明文辭之繁簡，豈足衡其美惡哉？而言語行誼，原古簡而趨複雜，文辭繁繁，亦豈衰世之兆也？姜西溟言：「周秦之文，豈衰于左傳，莫成于國策。」以文學之本身言之，左傳亦何嘗下於國策？徒以戰國之社會，不似春秋之頭緒紛繁耳。此其誤點，與朱子正同。裴子野言晉以降之文弊，曰：「排惻芳芬，並靡容與，蔡應之俳優，揚雄悔為童子。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思淨，其志弱。」升鉛總錄引雕蟲論：「此以時人之志業，為藝文之標準者也。揚升庵言明季之文弊曰：「互相標榜，大言不慚，詐作名字，掩滅前輩，可為世道懼！」此以時人之道德，為藝術之標準者也。余非承認「思淨志弱」之晉宋文，「互相標榜」之明文為不惡，惟藝術獨立，不能假他物為標準。標準既非高卑美惡，斯無當矣。此又談文家之痼疾，所當辨正者也。評家之觀念既謬，作家之重心斯移。嚴羽曰：「詩有詞理意興，南

朝尚辭而病於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迹可尋。」（滄浪詩話）即此一端，足知後世文學學術之臭味漸濃，文學而有退步之事實，不亦宜乎？世理之興衰，僅足為文學之一種印像，既如上所述矣。其文學價值之高卑，則又一問題。黃梨洲謂：「明季之文，聚斂拆洗，生吞活剝。」此能抉摘文藝之病矣。然只可就明衰一代之言，而不可以該一切衰世也。荀子云：「亂代之徵，文章匿采。」此不限于一代矣。然詩三百篇，孤臣孽子，亂離之作，甚多，屈子之離騷，亦出于亂世，未聞其匿采也。是其立論不足為據。且文采為文學外形之一耳，使損其一端，而發展其他端，亦未足為文章之累。故充荀子之言，亦不能定亂世文章價值之隆殺也。總之，文學價值既不為乎時運之興衰，無亦關乎時序之先後。劉勰曰：「觀士後漢才林，可參西京；晉世文苑，足儷鄴都。然魏時話言，必以元封為稱首，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為口實。何也？豈非常文之盛世，招才之嘉會哉？」（文心才略篇）此為

後人景慕前修之心理，得彥和一言，而發揮盡矣。

【文學導源二大要素】文學者，不馮虛起，推原其故，則人生不堪內外之壓迫，實使之何謂？天賦情感是也。何謂外生活環境是也。斯二者內外相應，消息相通，非截然兩事也。本此二義，則文學起原之故，可得言焉。 (一) 情感之衝動——人類所以異於他動物者，以其有七情也。有情斯有感，有感斯有應，應而後有聲，有聲而後有言，而後有文辭。故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此音樂起原論也。亦即文學之起原論也。詩大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按樂記稍異，此詩歌起原論也。亦即舞蹈起原論也。詩也，樂也，舞也，分流而同源，異轍而同歸者也。蓋感而為聲，詠而為詩，(初民止有諷詠之詩，無著於竹帛者) 一動而為舞，節而為樂，而莫不由於情感之衝動。

文

特其進展之程序，微有異耳。古者詩必入樂，樂必有舞，三者相連，未嘗或間。殆以此也。劉彥和曰：「人稟

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龍明詩篇) 又曰：「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或且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物色篇) 此以四時物候之感人者言也。鍾記室亦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又曰：「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橫骨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此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詩品) 此兼以物候

文——○——四九三

與境遇之感人者言也。是故朱子詩集傳序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感。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節，抑揚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綜覽衆說，情感實文學之源，詩歌又文學之先導，不亦彰明較著之哉？(二) 生活之歷迫——太古之世，草木榛榛，鹿豕狂狂，人類與萬物紛然雜處，以生以長，以繁殖其子孫，迄於今不知幾何年矣。雖然，其原始生活之狀況則可推而知也。姑就其衣食居住三事言之。(1) 詩大雅綿之篇云：「民之初生，陶復陶穴，未有室室。」易繫辭傳云：「古穴居而野處。」淮南子汜論訓云：「古者民澤處復穴，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蟲蠹。」說文：「它部」云：「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顏師古匡謬正俗引風俗通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食人心，人每患苦之，凡相問曰『無恙乎？』」莊子盜跖篇云：「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

皆巢居以避之。畫於橡粟，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按韓非子五蠹篇略同) 淮南子本經訓云：「昔宓成氏之時，道路靡行，列處託嬰兒於巢上。」——此上古居處之大概也。(2) 莊子盜跖篇又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春秋歷命序云：「古初之民，卉服蔽體，辰效之作，乃教民搯木茹皮，以禦風霜，編髮間首，以去靈雨，命之曰『衣皮之民。』」——此上古衣服之大概也。(3) 禮記禮運云：「昔者未有火，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後聖有作，始教修火之利。」(按山海經大荒東經亦言中容國之人食木實，困民國之人食鳥，又大荒南經言張弘國，靡頭國之人食魚，韓非子五蠹篇又云：「上古之世，民食以菽，蚌蛤，腥臊膻臭而傷害腸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淮南子脩務訓亦云：「古者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蛇之肉，多疾病毒傷之害。」——此上古飲食之大概也。由上觀之，則初民之於生



計也。實至簡陋。此微諸今日未開化之民族而益信。故禮記王制云：「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此我族文明進步早於他族之證也。大抵生民之始，莫不感於生活之壓迫而思創造。此生活之壓迫力與生活之創造力時時衝突，互相控制，至今日猶然。蓋人類之生活，永無滿足之時；欲求滿足，亦絕不可能之事。然而此必不可免之缺陷，又無時不思有以填補之；生活之壓力愈高，創造之力亦愈強。創造之慾望愈發達，生活之缺陷亦愈多。此人類演進中無限之連鎖，始卒若環，永無休止者也。當其缺陷之不克填滿時，精神頓起苦悶，情感驟受戟刺，則文學創造之動機起焉。蓋初民由漁獵而畜牧，由畜牧而耕稼，其風霜雨雪之淫威，禽獸蛇蟲之苦毒，在在皆足以制其死命，而洪水之害尤酷烈而普遍。人羣艱難辛苦，營營以求遂其生者，殆無時不遭其阻礙。當夫利害紛呈，吉凶迭見，必不免驚悸駭愕

文

而生其趨避之心。趨避之心生，則祈福之事作矣。是故祈禱之辭，其文學之權輿乎？請舉例以明吾說。禮記郊特牲稱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索也；歲十二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其祝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毋作，草木歸其澤。」按蔡邕獨斷引此辭，末句作「豐年若上，歲取千石」。二句，共五句，與此不同。伊耆氏不知何人。鄭氏注但曰古天子號孔穎達以爲即神農氏。（見詩譜序疏）陸德明以爲帝堯。（見經典釋文）故劉勰曰：「上皇祝文，爰在茲矣。」（文心雕龍祝盟篇）今雖未能定其時代，然觀其所祭八神，一先嗇，二司嗇，三百種，四農，五郵表，六貓虎（爲其食田鼠田豕），七坊，八水庸，其必爲古代農村最普遍之儀式可知，亦猶今鄉民之有報賽也。雖其辭或出後人所記，而初民因生活迫切之需要而產生類似宗教之文學，其事理有足信者。蓋人生莫重于飲食，而利害莫大乎切身。初民以耕稼託命，其所以謀水土之利而遠草木昆虫之害者，必周且備，求其道而弗得，則歸之於神焉。舜之祠

文  
——○——  
四九五

田辭（亦見文心雕龍祝盟篇）湯之禱雨辭（見荀子大略篇及說苑君道篇）周之祭天祭地辭（並見大戴記公符篇）及雩祭辭，請雨祝（並見春秋漢合尊雩祭辭又見穀梁傳注，請雨祝又見春秋考異郵作魯僖公三年禱雨辭與此小異）田者祝（見史記滑稽傳）等，皆此類也。古代農業社會，人羣生活毫無保障之時，此類詩歌度必不可少，惜乎其流傳於世者不多見耳。願更舉後例，以明斯旨。（1）呂氏春秋樂成篇：「魏王召史起而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對曰：『可。』王曰：『子何不爲寡人爲之？』……史起敬諾……王使之爲鄴令，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爲史公。決漳水，灌其旁。終古斥鹵，生之稻粱。』」（按漢書溝洫志引此歌云：「鄴有賢令，今爲史公，決漳水，分灌鄴旁。終古爲鹵，今生稻粱。」與此微異。）（2）漢書溝洫志：「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

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鄴國在前，白渠在後。舉爾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在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3）晉書束皙傳：「大康中，郡界大旱，皙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爲皙誠感，爲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束長生！』凡茲所述，並小民以生計得遂，發爲讚美之辭。從來此等歌謠，正復不少。由此可知人類因生活環境之變化，而引觸其內心之情感，實爲文學導源之要素焉。」

【文學起源】中國文學的起源，是不容易講的。一來因爲真的材料太少，二來也因爲偽的材料太多。我們現在先把偽的材料加以辨明，其次再從真的材料中試探一下中國原始作品的情狀。□偽作的辨明，分散文韻文兩部分。古代的散文，嚴可均輯的很多，如伏羲的「教」，神農的「占」之類。這些單篇的古散文，其偽託是不待細論的。單篇以外，整部的書也不少，如三皇的三墳，黃帝的陰符之類。但是這些

書的不可信，也是人所共知的。所以現在我們只選兩部爲一般人所共信的書來作一番簡單的說明。

□一是今文的虞夏商書。尚書一書在時期上分虞夏商周四代，在來源上分古文今文兩種。古文的虞夏商周書之偽，早經從前學者證明，無庸贅論。今文的虞夏商周書，近人也頗有懷疑的。今文周書是否全偽，抑尚有一部分是真作？這是個不易解決的問題，我們留待後文討論。至於今文虞夏商書之偽，則似不成問題。今分別說明於後：(1)虞書——今文虞書共堯典(包括舜典)及皋陶謨(包括益稷)兩篇。這兩篇稱「謨」稱「典」，且開端都說「曰若稽古」，顯然是後人的口吻。堯典疑點尤多，其重要者爲：一卜辭只有「十三月」而無「閏」字，此篇何得有一「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之句(馬衡說)？二近代考古學者證明商代器具尚多石製，堯時何得有「金作賸刑」之事(梁啓超說)？三「蠻夷猾夏」乃春秋時的成語，且以「夏」指中原，須夏代以後方可(梁啓超說)？四「宅南交」之南交，即象郡，秦以後始與中原交通。(

顧頡剛說)而且皋陶謨之生前稱帝也與卜辭金文之生前稱王不合(余永梁說)故我們決不能據牠們來講古代散文。(2)夏書——今文夏書共禹貢及甘誓兩篇。禹貢的重要疑點爲：一「厥貢錫鐵銀，鏤磬磬」一句中的「鐵」「鏤」等字，非夏時所能有(丁文江說)；二篇中又有「荆及衡陽，惟荊州」之句，其實則春秋時楚地尚南不逼洞庭，三西蜀在秦惠王時尚是「戎狄之長」，禹時何得有「華陽黑水惟梁州」之文總之，禹治水的傳說既不可信，而九州之分更是後代的擬議。此篇建立在這兩點上，當然是不可靠。甘誓則有「六卿」及「五行」，其文句又與牧誓雷同，所以也不可信。(3)商書——今文商書篇數較多，我們不能在此詳論，然其不可信則很明顯。例如第一篇湯誓文句與牧誓一樣，當與甘誓同爲偽作。又如一般人所最相信的盤庚第一句即說「盤庚遷于般」；但我們知道卜辭是稱商不稱般的，故可知其偽託。餘如西伯勤黎與微子也都有「般」字，可類推。由此可知，我們若據這幾篇來講散文的

起源，便是「非愚即誣」了。□二是山海經。此書共十八篇，相傳爲禹益所作，相信的人頗多，而一般辨偽的人也不大注意牠。據我們研究的結果，知道牠是三個時期陸續湊成的。今分別說明於後：(1)山經五篇——這是戰國時作的最重要的證據有二：一篇中言「鐵」之處極多，而鐵器之盛行實始於晚周二篇中又言及「郡縣」，這也不是春秋以前所能有的。(2)海外內經各四篇——這是西漢時作的最重要的證據有二：一篇中有「文王」及「夏后啓」字樣，決非禹益作。二篇中多西漢地名，如「朝陽」「彭澤」之類。(3)大荒經四篇與海內經一篇——這是東漢以後作的最重要的證據有二：一篇中有漢代地名，如「長沙零陵」之類。二漢志著錄只十三篇，顯然未見這末五篇。雖然此書非一時所作，然決不能代表夏代散文却是很明顯的。其次，我們討論古代的韻文。馮惟訥詩紀所輯的「古逸」篇數很多，但周代以前的幾篇，如堯的神人暢舜的南風歌，禹的襄陵操湯的桑林辭之類，可說全係偽作，或因所據的書不

可信，或因有模仿周詩的痕跡，或因詩中的史蹟非周代以前所有，故均不可信。現在我們所要特別提出來講一講的，是詩經中的商頌。毛序認爲商詩，一般人信此者甚多，實屬大誤。其較重要的偽證有五：(1)國語魯語及史記宋世家均認商頌爲宋國的樂章（約當戴公或襄公時，正考父是「校」者或「作者」，與毛序不合）。(2)商頌的字句如「自古」「在昔」「先民」「湯孫」之類，不像商人祭近祖的口吻，倒像宋人祭遠祖的語氣（魏源說）。(3)商頌有景山伐木以造宗廟之事。景山在宋都商邱附近，而距商都殷虛朝歌則甚遠，可見所詠者乃宋廟而非商廟。（王國維說）(4)卜辭稱商不稱殷，商頌則殷商錯出，卜辭稱湯爲太乙，商頌則稱爲烈祖或武王。這些歧異是狠可疑的。（王國維說）(5)商頌字句與周詩雷同者很多，如「昭假遲遲」「有截其所」「時靡有爭」「約軼錯衡」等是（王國維說）所以商頌實爲宋詩而非商詩我們并且可以大膽的說，一切周以前的韻文都是可疑的。□以上我們把偽的材

料辨明了，下文便要據真的材料來推測文學起源的情形。我們推測的根據有二：一是卜辭，一是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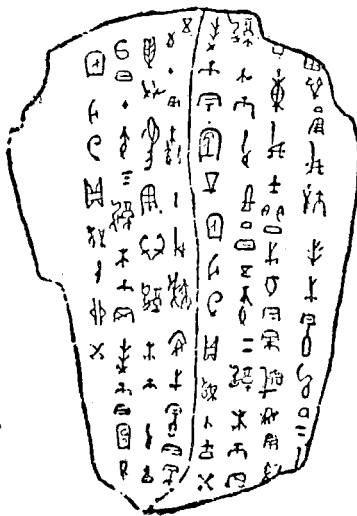
卜辭乃是商人在龜甲獸骨上所刻的貞卜文辭。當光緒廿四五年（一八九八）九年間，河南彰德西北小屯的農民，在種田時無意中發掘了許多甲骨。經劉鶚孫貽讓王國維羅振玉諸人的收藏與研究，甲骨出土愈多，而甲骨上所刻的卜辭在學術上的貢獻亦愈大。他們考定這些卜辭的時代大約是從盤庚至帝乙。盤庚相傳在西歷紀元前一四零一年即位，帝乙相傳在前一一五五前去位。古代文學既多偽作，我們要據卜辭來考察這二三百年的無文學的真的痕跡。這一方面，我們分兩項去說明：

一、是卜辭與詩歌的關係。詩歌是怎樣發生的？畢夏在勞動與韻律裏說，最初的詩歌是與勞動和音樂緊合着的。布哈林在歷史唯物論裏也說，舞蹈音樂與詩歌是藝術最古的形態，三樣是溶合在一起的。卜辭中雖無詩字，然多樂字與舞字，樂字作「樂」。羅振玉說，「从絲附木上，琴瑟之象也，或增白以象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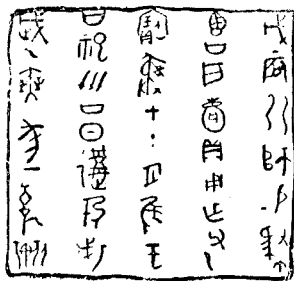
調弦之器。」此外樂器尚有「鼓」「磬」「言」「鼓」「蘇」等，由此可見商樂已很精工了。舞字作「𠬞」。王襄說，「象人兩手執釐尾而舞之形，爲舞之初字。」他處言舞者尚多，可證商舞是很興盛的。這二三百年中，既然舞盛而樂精，定有許多舞歌和樂章的，可惜現在都失傳了。

二、是卜辭與散文的關係。卜辭雖可藉以考出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的一切狀況，然牠本身並無文學的意味是很顯然的。而且每段的字句極短，更不能作研究作風的材料。不過其中也偶有較長的，未嘗不可當作原始的散文看，如：



文——〇——四九九

此見殷虛書契精華第二葉，記土方與囑方便伐商人之事實爲原始的敘事散文之一例。□其次，我們研究金文，金文是金屬器物上的文字，商爲新石器時代的末期，金石並用，雖然前人所著錄的商代銅器多不可靠，然未嘗不有少數真品，例如殷文存裏的戊辰彝：



這裏記日（戊辰）在記月（在十月）之前，而記年（「惟王二十祀」）則在最後，與卜辭文法相同。以戊辰日祭妣戊，又稱「癸日」亦與商制相合。這是可信的。餘如薛尚功所收「乙酉父丁彝」「己酉戊命彝」

「兄癸彝」等，吳式芬所收「餘尊」「王宜人獻」等，也還可信。（馬衡說）我們拿這些銅器上的文句來和上文所引較長的卜辭合看，便可明瞭中國散文起源的狀況了。□至此，我們已經知道：一、現存周以前的散文如虞書之類皆偽；二、現存周以前的商頌之類亦偽；三、從殷虛卜辭所記舞與樂的情形知道那時必有許多已佚了的歌辭；四、從商末金文及較長的卜辭知道原始的敘事散文業已產生。

【文學史】文學史於類爲專史，古無是書；其性質稍相近者，有若唐裴孝源之貞觀公私畫史，宋米芾之書畫史，朱長文之琴史，明陶宗儀之書史會要，朱謀聖之畫史會要，清初姜紹書之無聲詩史，或統紀列朝，或斷取一代，皆專述一藝，明一事，而有史名者也。近世善化皮氏作經學歷史，體裁章目與今日流行之文學史極相似，此又學述史中之專史也。若夫論文之書，如詩品，主客圖，詩派圖等，或評述歷代，或單舉一派，雖無史之名，實則文學批評史或流別史。

之類也。(文章流別文章緣起等書但主文體，不依時代。蔡傳歷代吟譜又止列作者名字，並與文學史不合。) **文學史**之號為專史者，蓋對普通歷史而言，與哲學、宗教、政治學、經濟學等史同科。顧其中又可分為三類：一曰文學通史，如中國文學史、日本或西洋文學史等是也。二曰斷代文學史，如先秦文學史、漢魏六朝文學史、中古或近代文學史等是也。三曰分類文學史，如辭賦史、小說史、駢體文學史、詞曲或戲曲史等是也。又有斷代而兼分類者，如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唐詩史、明清制藝文學史之類是也。夫我國歷史至長也，作家與篇章至夥也，其間文學與學述政治社會種種關係尤至複雜卒不可理。是故治文學史者，貴得其要，其要維何？如說明文學之變遷及其盛衰之狀況也；推求文學變遷與盛衰之因果也；考證篇章之真偽及其時代之先後也；評斷文學之價值也。凡此四端，皆文學史家之所有事也。苟能明其體要，觀其會通，取材當而別擇精，然後運其識力，提綱挈領而攸論之，雖萬派奔流，而窮原竟

文

委，讀者可一覽而盡也。如此，庶可以無大過矣。<sup>1</sup>

〔文學史功用〕假如咱們有一個不曾到過的地方，而又風聞這個地方是富有佳妙的山水，壯闊的原野，雄麗的都市，幽雅的鄉村，以及種種美好的風景的那麼，無論是誰，總會起一種身親領略的渴望吧。要慰償這一種渴望，最好的辦法，自然無過於籌足資斧，整理行裝，立刻起程，前去遊覽。但是如果不幸而有種種障礙，不能脫身前去，滿足咱們底遊覽慾，那便怎麼辦呢？咱們不得已而思其次，還有一個「雖不得肉，亦足快意」的辦法，便是細讀別人曾經遊覽過這些美好風景者底遊記。要是咱們果然去請教這些「識途老馬」底遊記，它一定能告訴咱們，某地有某山，某水，某地有某原，某野，某地有某都，某市，某鄉，某村；它又一定能告訴咱們，某山，某水，如何佳妙，某原，某野，如何壯闊，某都，某市，如何雄麗，某鄉，某村，如何幽雅。倘然那部遊記是較好一點的，它一定能告訴咱們，從某地到某地的里程若干，某地和某地之間的景物如何轉變，以及某山底幹

文

五〇一

勝如何，某水的源流如何，某原某野底成因如何，某都某市某鄉某村底盛衰底由來和趨勢如何。並且那著者在這部游記中間，或許更有種種寫生畫攝影片插印著，使咱們讀者從這些斷片的景物中，摹擬揣測那某山某水某原某野某都某市某鄉某村底全體，彷彿身親領略一般。果然能夠這樣，咱們底游覽慾，雖然依舊不能真實地滿足，但是也儘可算是「過屠門而大嚼」也似地「慰情聊勝於無」相當於古人所謂「臥游」了。誠然，咱們細讀過這些較好的游記，有時候不但不能滿足游覽慾，而且多半不免格外引起強度的游覽慾來。要知道引起強度的游覽慾來，本來是游記底另一方面的作用。它一方面給與你以身親領略的渴望底不得已的慰償，另一方面，當然更給與你以身親領略的渴望底不能已的誘惑，咱們要是有排除種種障礙的能力，那麼，接受了它底誘惑，決心地籌足了資斧，整備了行裝，立刻起程，前去作那身親領略的游覽，那不是更美的滿的事嗎？你前去游覽的時候，一面把讀過的游記，

當作你底游覽指南；一面更把游記中所述敘，所描寫的去實地印證一番，將來也許能成一部更好的游記，加倍地能給與一切好游之徒以身親領略的渴望底不得已的慰償，和不能已的誘惑，也是未可定的事呵。況且，你別以為游覽只不過是游覽罷了。假使你有偉大的創造能力的話，你在游覽的途中，一面欣賞了那些山水底佳妙，原野底壯闊，都市底雄麗，鄉村底幽雅，一面還可以翕受那些山水原野，都市鄉村底感染，來鎔鑄成你意象中佳妙的山水壯闊的原野，雄麗的都布，幽雅的鄉村，在你底所居住的國土中，一試你「製作伴造化」的創造手段呢。

□我已經告訴一切好游之徒，以橫的方面的游覽慾，怎樣地勉作不得已的慰償，怎樣地歡迎不能已的誘惑了。然而人不但有橫的方面的游覽慾，而且也有豎的方面的游覽慾的。咱們雖然生長於現代，但是也常常風聞古代有種種有價值的文化，也跟橫的方面的佳妙的山水，壯闊的原野，雄麗的都市，幽雅的鄉村一般，在那里歌動咱們，使咱們起一



種身親領略的渴望。不過，時間這件東西，現在雖然被相對論者拉作空間底第四度，而它底性質，畢竟有點跟長闊厚三度不同。不信嗎？——咱們在空間中，任何人都能有上下前後左右底可能，而在時間底軌道上，卻只能向前進而不能往後退，除非有比光速速率更快的物質，作成能追上光浪的飛行機，坐在這種飛行機上，才能看到倒搖影戲片也似的過去文化逆流的痕迹。那麼，這種豎的方面的游覽，不是絕對地無法滿足嗎？然而這是不妨的。咱們雖然不能在時間軌道上鬧著倒車，去作真正的古代旅行，卻也不妨設法把豎垂的橫陳起來，作一番近似的古代旅行。例如咱們可以從地質學者所發現的各種地層中，去窺見古代生物和文化一斑，又可以從人類學者社會學者所指示的各種未開化民族中，去考察和推想古代人類社會底一斑。這些都是以橫作豎的游覽方法。雖然前者已經是有生命的，而且不是完全無缺的，後者更不過是以橫陳的作豎垂的底代用品，然而也未始不可稱為

文

近似的古代旅行，略略滿足咱們豎的方面的游覽慾了。其實在過去的時間上豎著的文化，也有至今還可以把它橫陳著，而且依然不曾失掉它活潑潑的生命，例如古人遺留下來的文學作品，便是其中的一了。生長於現代的咱們，受了力能垂著久遠的文明第一利器——文字——底恩賜，如果要作文學上的豎的方面的游覽，只消到圖書館裏去把橫陳著的種種古代文學作品，細讀一番，就可以慰償咱們身親領略底渴望。雖然也不能完全無缺，但是它底活潑潑的生命，卻依舊不曾失掉，跟地層中的化石不同，更不是把別的橫陳著的，作豎垂著的底代用品。這種文學上的游覽，能使咱們知道古人創作的如何，內容的思想情感如何，外形的體裁音節如何，以及如是種種底流變如何，而且可以翕受了它們底感染，來鎔鑄成自己底思想情感體裁音節，一試自己底創作手段。咱們如果要作一個文學創作者，這種古代文學上的游覽，實在是不可少的。呵，然而這種古代文學上的游覽，有時候也會碰

到種種障礙，而不能慰償咱們身親領略的渴望的。那麼咱們不得已而思其次也，只有細讀古代文學上的游記的一法了。這所謂古代文學上的游記，就是所謂文學史。<sup>1013</sup>

【文學史上所見中國文學之特色】世稱坤輿文化之發達者有三曰印度，曰希臘，曰中華。顧希臘早併於羅馬。印度亦見滅於英倫。惟中華屹然獨存。希臘印度之幅員，均極狹小，而中華舊領有廣大之土地。文明之曙光，遠發於四千餘年以前。已有記載，班班可考。凡在東亞各種族，苟一被中華之文化，幾無不歸於同化。印度希臘，更所不及。則謂中華為東洋文明之母國，誠當之無愧也。且中華立國，故以文治為精神者也。止戈以為武，經緯天地之謂文。有苗不恭，虞廷則敷德而舞干羽。犬戎不至，謀父勤修文而無勤兵。故尚耆美堯曰文思，稱舜曰文明，稱禹曰敷文命。而制度禮樂之備，莫盛於姬周。遺教行世之遠，莫隆於孔子。孔子，儒家之祖也。自漢以後，惟一獨尊。敷政治民，皆本其義。而孔子所抱持之政見，則曰

「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其自任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故鞶環不用，乃退而刪述六藝，以餉後學。六藝者，孔子所藉以寓治天下國家之要道，抑亦我中華最古最精之文集也。惟其如此，故上以是取，下以是學。文以日重，而學以日輕。一切皆以文為主。歷史既如此其久，人民又如此其衆。以故文學數量之富，在世界莫與比倫。歷史既長，由時代之推移，古今不一其趣。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秦用法術，漢重經術，魏秉申商，晉崇老莊。特質之見於治術者然也。漢之註，唐之疏，宋之義理，清之考據，特質之見於經術者，又然也。以文學言之，楚之騷，漢之賦，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代有變遷。而見於種別者，則各有其異彩也。更細別之，以一時之風氣見稱者，漢有建安體，魏有正始體，晉有太康體，宋有元嘉體，齊有永明體，梁有宮體，唐有大歷體，元和體，宋有西崑體，江西派，明有臺閣體，公安派，清有桐城派。以其學見稱者，有駱體，有選體，有六朝體，有八大家體。以人之單位見稱者，有劉公幹體，有吳均體，有吳

富體，有皮陸體。而見於格調者，又各自有精神也。領土既廣，隨地方之風氣，南北不同其揆。自古鄒魯多鴻儒，三楚多秀士，鄭衛多淫聲，燕趙多悲歌，伉慨社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故南人好文，北人尚質。畫有南宗，北宗。書有南派，北派。詞曲戲劇，亦莫不然。北史文苑傳云：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蓋西北多山嶽，東南多川澤。得主厚者，大抵遲重。得水多者，大抵輕利。故孔子因之而有仁者智者之形。更析言之，北方氣候嚴冷，風物蕭索，生事艱嗇，古重氣節，故質勝於文。南方氣候溫和，風光明媚，產物饒沃，俗尚綺靡，故辭過乎意。實質之文，多產於北。情韻之文，多起於南。有由然矣。1017

【文學史任務】我以為歷史是應該就羣化演進的歷程，作系統的記載，而並非只像堆沙包樣子，作人物傳志底積疊。文學是羣化之一，它底演進跟各種羣化一樣，所以編文學史者底任務，在乎就文學演進的歷程。□（一）說明它底怎麼樣演進。大家知

道文學是以創造為貴的。但是這所謂創造，只是指文學作家能從種種因襲中創造出新生命來。其實新生命底產生，畢竟離不了因襲。例如一切生物，沒有不從母體產出的。所產出的雖然是一個跟母體不同的新生命，是創造的，但是他底生命之源，畢竟是母體所給與的。所以一個時代的新文學底勃興，決不是破空而來，而依然是從過去時代舊文學中孕育出來的。新生命歷史上一個新時代的文學，對於舊時代的文學，無論怎樣反抗的態度，而它底生命，終是舊時代的文學底血系上的絲延，而且有時還是祖先隔代遺傳的類似的複現。赫胥黎所謂「物各肖其所先，而代趨於微異」，肖是因襲，而異卻就是所謂創造了。無論異到怎樣，總逃不了一個肖。所以天演論者所謂演進歷程中的創造，決不是舊約聖書創世紀中的所謂創造一切生物底創造。如此，文學底創造也是如此。所以文學在歷史上是演進的，是有系統相啣接的，而編文學史者底任務之一，是在乎說明它怎樣演進。□（二）說明它底為

七

什麼這樣演進。羣化底所以演進，是因為人類有兩種慾望：（一）要有較久的生活；（二）要有較好的生活。惟其要有較久的生活，所以要演惟其要有較好的生活，所以要進。一切的人類，無時無刻不被這兩種慾望支配著。既然被這兩種慾望所支配，所以人類底生活無時無刻不在那裏變遷著。所謂變遷，就是要求較好的生活。不論它底變遷怎樣，總是從人們向主觀上以為較好的一方面有所要求而起。所以生活變遷底結果怎樣，是好是壞，是另一個問題；而根本的動機，總是較好的生活底要求。文學是羣化之一，是人類生活普遍的條件之一，所以文學底演進，是跟著人類底生活而演進。換句話說，人類底生活變遷了，文學也跟著變遷；而變遷底趨勢，總是向著較好的一方面能使文學變遷的，分析起來，有時代變遷，地域底變遷，個人才性的變遷，以及材料工具等等底變遷。總之不外乎人類生活底變遷。因為有這種種變遷，文學上受到影響，也就跟著變遷，而演進為一種新的文學。同時，文學變遷了，自然也

能影響到人類生活，而使它變遷；但是這因為文學也是人類生活普遍的條件之一，所以文學底變遷，也就是人類生活底變遷，而影響人類生活的文學底變遷，還是起於人類想有較好的生活底要求。所以人類生活底演進，就是文學演進的原因。□（三）估定它們底時代價值和生命價值。文學既能影響於人類生活，那麼，一定有它所影響的結果。這種結果如何，便是所謂價值。但是所謂價值，也有跟著人類生活底變遷而變遷的。例如夏天的風扇，是有招涼的價值的，但是到了秋涼的時候，它底價值便減少了；冬天的火爐，是有取暖的價值的，但是到了春暖的時候，它底價值也減少了。這就是人類生活變遷而事物價值也跟著變遷的明證。文學的價值，也是這樣。有些古物的文學，在那個時代，應那時候人類生活底需要而產出，在那時候是有它底相當的價值的；但是到了現代，人類生活變遷而演進了它底價值，也就跟著變遷，或是減低，或是喪失了。它這種在當時所有的價值，咱們可以叫他做當時價值。

而它在現代已經減低了的價值——或已經喪失了價值的無價值的價值，咱們可以叫它做現代價值。估定文學底現代價值，自然應該從現代的立足點上去評判它，而估定它底當時價值，卻應該把立足點移到那個時代，就它在當時所發生的影響上去評判它，而還它一個相當的價值。除這兩種時代價值以外，還有一種價值，就是它本身底藝術生命上的價值。因為文學是有生命的東西，它的生命是作者用他底藝術手段努力創造的成果。凡是真的文學作品，都有這種藝術生命。這種藝術生命，是依著人類而同在的。只消人類底生存絲延一日，而它又不遭不幸的毀滅，那麼，它底生命，也一定存在一日。這藝術生命底永在，是超乎人類生活變遷關係的真價值。這種價值，咱們可以叫它做生命價值。它不比時代價值，跟著生活底變遷而變遷。古代的文學作品，所以至今還能感動咱們，使咱們去欣賞它，是因為它有這種生命價值的緣故。不過它們底生命，也有高下強弱的程度之差，所以也得給它們

文

下一個評判而估定一下。1013

【文學史種類】文學史的種類很多，大約可分下面幾種——1. 通史：全世界的。例如世界文學史、文學大綱。2. 分洲的：例如歐洲文學史、南美文學史、分國的。例如德國文學史大綱、中國文學史。3. 專史：一個時代的。例如希臘文學、中古文學概論。2. 一個主義或派別的。例如自然主義文學、江西詩社宗派圖。3. 一人的。例如太戈爾傳、屈原評傳。4. 專治文學的一部分的。例如中國小說史、西洋小說發達史、宋元戲曲史。1012

【文學史之進步】我國舊無文學專史，正史中的文苑傳（如後漢書、晉書等）、文學傳（如齊梁陳書、南史等）、文藝傳（如新唐書、金史）是一種文學家的傳記，只能做文學史的材料。中國文學史的著作，英人 Herbert A. Gile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自稱為第一部中國文學史，其第一版發行于西歷一九零一年。我國人著的中國文學史，最早的為林傳甲所著的一部，出版于光緒三十年

(西歷一九零四)分類敘說，非常蕪雜。晚近中國文學史的著作，風起雲湧，從大體上說，可以說有很大的進步。進步的傾向，及現今著述文學史的要求大約如下：一、對於文學的意義與範圍之限定，由泛說中國學術，而到一定範圍的。二、對於舊材料的考核與新材料的發現，由無辨別的而到謹嚴的，由偏僻的而到普遍的。前者如先秦兩漢的偽文偽書，後者如燦煌的寫本與流出海外的戲曲小說，在初期著述的文學史中是不注意的。三、對於研究方法的進步，由寬泛的而到實證的，由主觀的而到客觀的。四、對於說明方法的進步，由散漫的而到系統的，以成演變的活的歷史。<sup>三</sup>

【文學史與文學】文學史與文學本身之關係，與其他學術史與學術本身之關係迥然不同。因為他種學術史與其所敘述之學術的本身，都同是客觀的文學史固然也是客觀的，然而被他敘述的文學的本身，並不是客觀的。文學家之所以異乎常人的，就是能將一切客觀之對象，加以主觀之解釋。明明

是室氣流盪而成之風，竟說他在怒號。明明是由高就下之泉響，又說他在嗚咽。以數目來論，「雖九死其猶未悔！」一個人怎能死到九次？「白髮三千丈，古今中外，那有若長的頭髮？」南風吹山作平地，「南山塞天地」試問天下何處去，尋如此之大風與峻嶺，然而無害其為最優美之文學，以文學之創造，不妨完全摻入主觀的成見。可是拿這同樣的態度來研究文學史，那就糟透了！故研究文學史，要純粹立於客觀地位，「言之非艱，行之維艱。」談文學史的人，多半是愛好文學之士。凡人有所愛，必有所憎，如喜歡漢魏的人，每罵八家為淺薄，而崇拜後者的人，又罵前者為假古董。因此研究文學史，應注重事實的變遷，而不應注重價值之估定，所應具的態度，應與研究任何史的應具的一般。一、冷靜的態度——不染任何宗派色彩，不擁護訂派，亦不詆毀何派。二、求美的態度——只問作品之真不真，不問作品之美不美。三、求因果的關係之注意——每種文學之產生，非突然的，必有其來因。既發生以後，必有其相當的影

響，與其後來的效果。1921

【文學批評<sup>51</sup>】有人說，中國的文學批評並無特殊可以論述之處，一些文論詩話以及詞話曲話之著大都是些零星不成系統的材料，不是記述聞見近於史料，便是講論作法偏於修辭，否則講得虛無縹緲玄之又玄，令人不可捉摸，不錯！中國的文學批評確有這些現象。但是，若由歷史的觀點以言，則中國文學批評之演變蛻化，也自有其可以注意的地方。何以故？蓋文學批評所由形成之主要的關係，不外兩方面：一是文學的關係，即是對於文學之自覺，二是思想的關係，即是所以佐其批評的根據。由前者言，文學批評常與文學發生相互聯帶的關係。易言之，即文學批評的轉變，恆隨文學上的演變為轉移；而有時文學上的演化，又每因文學批評之影響而改變。因此，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講述，其效用最少足以解決中國文學史上問題的一部分。由後者言，文學批評又常與學術思想發生相互聯帶的關係；因此中國的文學批評，即在陳陳相因的老生常談中

文

也足以看出其社會思想的背景。這固然不同歐西的文學批評一樣，一時代有一時代所標榜的主義，而於各時代中似均可有明劃的區分，然亦不能謂中國文學批評全沒有其思想上的根據。歷史上的幾個重要一些的文學批評家，即在其零星片段的篇章中間也何嘗不可找出其中心的思想，看出其一貫的主張呢？中國的文學批評史，可以分為三個時期：一是文學觀念演進期，一是文學觀念復古期，一是文學批評完成期。自周秦以迄南北朝，為文學觀念演進期，自隋唐以迄北宋，為文學觀念復古期。南宋金元以後直至現代，庶幾成為文學批評之完成期。簡言之，則文學觀念之演進與復古二時期，恰恰成為文學批評分途發展的現象。前一時期的批評風氣偏於文，而後一時期則偏於質；前一時期重在形式，而後一時期則重在內容。所以這正是文學批評之分途發展期。至於以後，進為文學批評之完成期，則一方面完成一種極端偏向的理論，一方面又能善於調劑融合種種不同的理論而匯於一

以集其大成。由質言較以前為精確為完備；由量言，亦較以前為豐富為普遍。

【文學批評發達期】文學批評的發達，在齊梁時代。試觀左表：

宋——王微鴻寶(佚) 范曄獄中與諸甥書

顏延之庭誥

齊梁——劉勰文心雕龍 鍾嶸詩品 梁元

帝金樓子 任昉文選錄起(佚) 蕭子顯文

學傳論 裴子野雕蟲論

北齊——顏之推家訓文章篇

隋——李諤上文帝論文體輕薄書

現在擇幾種最重要者論之。

劉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自重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於車前。約使命取讀，大重之。謂為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文心雕龍體大思精，是中國空前絕後的文學批評。他(一)注重自然。如謂人秉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詩)勢者，乘利而為制。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回，自

然之趣也。……文章體勢，如斯而已。(定勢)(二)注重情感。如謂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體性)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情采)(三)注重修辭。如謂聖賢書，總稱文章，非采而何？(情采)綴字屬篇，必須揀擇。(字)其他如養氣篇之注重文人修養，才略篇之論個性，聲律篇之提倡聲律，麗辭篇之主張奇偶迭用，都可看出劉氏之折衷態度。一方面對於時代潮流，加以針砭。一方面又不違背文學中之正當趨勢。他的批評態度，是很可注意的。(參閱范文瀾文心雕龍注，梁繩祿劉彥和評傳，皆可觀)鍾嶸詩品，是古今最早的詩話，或詩學研究。他主張詩貴抒情，不費用典，亦不宜重聲律。詩品曾舉一百二十個詩人，分為三品。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三十七人。陶淵明列入中等，頗遭後人之不滿。(胡小石中國文學史謂據太平御覽引詩品的地方，陶淵明正在上品)然而詩品評論大詩人的作品，頗多中肯之處。并且對於詩體的淵源，詩人的派別，都有所論列。不可謂非中國文學批評中的一種



創作。□因爲文學發達，所以文學批評之風也發達。因爲文學批評之風發達，所以當時文學潮流之反動也愈烈。裴子野、蘇綽、李諤，都是攻擊綺靡文學最力的人。李諤上文帝書中有數語，尤爲古今人所傳誦。「競一字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可見得風氣已經要轉變了！(111)

【文學批評起源】必先有文學作品，然後有文學批評。而且批評家之多寡，每與同時作家成正比例。六朝文學家以齊梁爲最盛，而當時就有文心詩品二書。唐朝人做了許多好詩，到宋朝又有一般人拚命做詩話。因爲建安作家，「人人自謂爲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不惟文采紛華，即數目亦大有可觀。如魏志王粲傳中所收同時文人，有二十餘家之多。□前乎此的文學批評，只有零碎的意見，間或附在一本書或一篇文章之內，斷不能獨立成篇。如揚雄在他的法言中也曾說過：「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等話。但專爲批評文

學而作出長篇大論的，實從建安開始。如曹丕之典論論文，曹植與楊德祖書，楊德祖答臨淄侯箋，尤膾炙人口。以後還有「應場文論，陸機文賦，仲洽流別，弘範翰林」。現在原文或在或不存，不及一一細論，且舉建安中曹揚爲代表，看當時文學批評的標準及其趨勢。□一文人地位——關於文學能否獨立，文人是尊不尊貴的問題，當時顯然有三派不同的意見。兒甲、恥爲文人——這是傳統的思想，不料長於文學的曹植反不自安於文士的本分。他斥「辭賦爲小道，未足以掄揚大義，彰示來世」。他很想「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決不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他又贊成揚雄以辭賦爲「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其實他的話，很像在打官腔，既不認識文學之本來價值，又中了爛名士說大話的毛病，反不若他的大哥說了幾句中肯的話。乙、文士不朽——曹丕頗能認識文學的獨立價值，他承認「文章爲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不若文章之無

窮。」他把文學的永久性真發揮得盡致。此外還有揚修比較是個調和派。他想援古以自重，他以為「今之辭賦，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他又痛駁曹植之述他那位「老不曉事」的「鄙宗的過言」。他是贊成曹丕說的話的。□二、文家之得失——這層最難得到一個很公平的標準，以為評判的根據。至於「文非一體，鮮能備善。」也是實情。所以在曹氏兄弟眼中，建安七子都有可取之點，亦皆有可議之處。究竟還是免不掉「自古而然」之「文人相輕」之習。比如曹丕評孔融「不能持論，理不勝詞。」而今看來，適得其反，孔文舉生前的文章，最愛同曹操辯駁，理由充足得很，曹丕評他「不能持論」，不能不謂之為偏見。□三、天才之重視——在建安以前，論文者多主後天之說，多謂文學由時代與個人環境所造成，最著名的如司馬遷之報任安書說「詩三百篇，大抵皆賢聖發憤之所為作」等話到了太原時謝靈運擬鄴中八詠詩，每詩之前，有一小敘，完全是發揮文學是由環境造成之詩說。後來詩品採用這種論調，

鍾嶸論到相傳之李陵詩時，他以為李陵若不遭失敗，其詩必不至如此之好。但在建安時論文的，以先天說最占勢力。如曹丕說「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這裏頭說的氣即是「時有逸氣」劉楨又評孔融說他「孔氏卓卓信合異氣」直到劉勰也曾引用這個氣字，以評建安時人。文心雕龍體性篇說「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他們都是偏於注意天才一方面的文藝批評家。1021

【文學分類】中國文人向來所注意的，是分派而不是分類，他們雖然講宗派講得極嚴，但他們對於文學的分派，決不是由嚴格分類的結果，聚集那些同樣主義，同樣作風，同受一樣時代環境的洗禮的作家，列為一派，他們講派，只分正統與別派。所謂正統，就是繼承先代的文壇系統，樹立幾個最有

名的古文學家，作爲模範的模型，後來的作家，只允許在這模型內活動。反之，若不遵照古作家的風格法則和古作家的體裁描寫，而由任意去創造的，這種沒有先代文藝的根據的文體，都是別派。但正統和別派的見解，在現代早爲新文化運動所洗滌乾淨。現代通行的文學的分類，大概不出四種：一種是以文學的風格分的，分爲豪放與婉約二派。一種是以作者的意識分的，分爲貴族文學與平民文學。一種是以所用的文字分的，分爲白話文學與古典文學。一種是以表現的方法分的，分爲浪漫主義與寫實主義。這四種分法的區別何在？這是在後面接着就要說明的：(一)豪放派與婉約派——文學的分爲豪放與婉約二派，大概是爲作者個性表現的。在風格上的關係，中國數千年來，在文學上有道學不可破的鴻溝，就是南北文學的分道揚鑣。北方的民族性爲雄豪邁，所以在文學上的表現是豪放，所以稱爲英雄文學。南方的民族性迂緩柔媚，所以在文學上的表現是婉約，所以稱爲兒女文學。這二種不

同的表現，無論在詩裏，詞裏，小說裏，劇曲裏，以及其他一切文學裏，都不可掩飾的顯露着。(二)平民文學與貴族文學——分文學爲平民文學與貴族文學，平常都以作者的身份來區別。這是很不對的。因爲儘有平民作者常懷着貴族之夢，而貴族作家富有平民思想的。所以與其以作者身份來分，毋寧用作者表現在作品裏的意識來分別較爲適當。作者的意識是平民的，那麼作者本身即爲貴族皇帝，他的作品也是平民文學。反之，作者的意識是貴族的，即使他地位低微得還比不上婢僕，他的作品也不能不稱爲貴族文學啊。(三)白話文學與古典文學——因爲文學所用的工具——文字——不同而分爲白話文學與古典文學，在過去幾年中曾經很有人這樣唱喊過。可是在這兒就發生兩種不同的見解：一種以爲白話是平民化，通俗化，而古典是貴族化，特殊化的，意思是白話高于古典，一種以爲古典是雅緻的，高尚的，而白話是俗氣的，低級的，意思是古典較白話爲上乘。這二種截然相反的見解，原是站

在兩個相反的階級的意識的產物，我們也毋庸軒輊于其間，我們只要明白這兩者本身的分別已夠了。（四）浪漫主義與寫實主義——浪漫主義一名理想主義；寫實主義是自然主義的別稱，這兩種殊異的表現上的主義，在西洋文學史上是交替地在演進着的。浪漫主義盛行到無可發展的時候，寫實主義出來替代牠坐了文藝的第一把交椅。但到了寫實主義極度普遍化的時候，新浪浪漫主義就出來結束了牠的時代，更後奪取新浪浪漫主義地盤的敵人，又舍新寫實主義莫屬了。牠們的分別當然是多方面的，但僅從牠們的名稱「理想」與「寫實」上去探索，這兩個主義的不同的輪廓，已可以不容掩飾的呈現在我們眼前了。過去中國文學史上雖從未出現過這兩個主義的名稱，但同標點符號一樣，雖倡于提倡白話的國語的時代，但也未嘗不可以用到古典的故紙上去的。這四種都是比較言之成理的文學分類法，向為一般文學史家或文藝批評家所採用。如問那一種方法最為妥善，那真是個不必

要的探問。因為他們各代表着文學的一方面，在單獨用時，就要感到單調與偏狹了。

【文學含義確定之始】六朝所謂文，上承漢代所謂文與文章而加以淨化，頗近於現在所謂純文學；其所謂筆，上承漢代所謂學與文學而加以淨化，頗近於現在所謂雜文學。漢代所謂文學，同於那時所謂學，雖有一部份可以納於現在所謂雜文學，但有的却較出於雜文學以外，差不多相當現在所謂學術了。其所謂文章，同於那時的所謂文，始近於現在所謂文學。到魏晉六朝，其所謂文學與文章，都同於那時的所謂文，就是現在所謂文學。曹丕典論文，稱「文章經國之大業」，沒有言及「文學」二字，似那時仍然繼承兩漢之緒，僅以「文章」一名括示現在所謂文學。魏志卷二十一劉劭傳載夏侯惠薦劉劭：「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可見那時的「文學」一名，仍同於周秦兩漢之指學術或學問。到劉宋，范曄作後漢書文苑傳，便時稱「文章」，時稱「文學」。如於王隆傳，黃香

傳，都說：「能文章」於傳毅傳說：「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於李尤傳說：「少以文章顯」於崔琦傳說：「以文章博通稱」於禰衡傳說：「文章言議，非衡不定」又說：「其文章多亡云」而又於傳毅傳說：「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爲蘭臺令史」於邊韶傳說：「以文學知名」玩其意蘊，文章「文學」似沒有多大的區別。至何謂「文章」？「文學」范曄於文苑傳贊說：「情志既動，篇辭爲貴，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殊狀共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淫費」實質緣於「情志既動」形式則「篇辭爲貴」與現在所謂文學已無大異，不過未鮮明的謂此爲文學定義而已。至梁蕭子顯作南齊書，特立文學傳，說：「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又說：「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爲論，略有三體，一則啓心閑繹，托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闌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

文

嘉職成拘制，或借古語，用仲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唯親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傳咸五經，應據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論到什麼是「文學」？「文章」實質方面，說是「情性之風標」，說是「蘊思含毫，遊心內運」，說是「稟以生靈，遷乎愛嗜」，說是「啓心閑繹」，說是「用仲今情」，論到形式，說是「神明之律呂」，說是「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說是「托辭華曠」，說是「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這與現在所謂文學，實在沒有多少差別。與漢代所謂文學則迥不相侔了。此外若梁書簡文帝紀，說簡文帝「引納文學之士，實接無倦，恆討論篇籍，繼以文章」，文學傳劉苞傳說：「自高祖即位，引後進文學之士，苞及從兄孝綽，從弟孺，同郡劉溉，溉弟洽，從弟沆，吳郡陸倕，張率，並以文藻見知，多預燕坐。」劉勰傳說：「昭明太子愛文學，深愛接之。」其所謂文學也很明顯的，同於現在所謂文學，不同於漢代所謂文學。

文

【文與道】嘗讀文心雕龍原道一篇，而推求其所謂「道」是什麼！一時殊不易了解其意義。何以故？因爲他說：「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又說「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贊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玉版金鏤之寶，丹青綠牒之華，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爰自風姓，暨於孔氏，玄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後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揮事業，彪炳辭義，故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迺道之文也。」則是此篇所言在闡文原於道之旨，並不是中文以載道之意，故其所謂道當然指的自然之道，而不限於儒

家之道。黃侃文心雕龍札記說得好：「物理無窮，非言不顯，非文不傳，故所傳之道，即萬物之情也。人倫之傳無小，無大，靡不並包。」（范文瀾文心雕龍講疏引）又云：「序志篇云『文心之作也，本乎道』。案彥和之意，以文章本由自然而生，故篇中數言自然。一則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再則曰：『夫豈外飾，蓋自然耳。』三則曰：『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尋繹其旨，甚爲平易。蓋人有思心，即有言語；既有言語，即有文章。言語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語；惟聖爲能盡文之妙。所謂道者如此而已。此與後世言『文以載道』，截然不同。詳淮南王書有原道篇，高誘註曰：『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因以題篇。』韓非子解老篇曰：『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聖人得之以成文章。』莊子天下篇曰：『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案莊韓之言道，猶言萬物之所由然，文章之成亦由自然。故韓子又言『聖人得

之以成文章。韓子之言，正彥和所祖也。道者玄名也，非著名也。玄名故通於萬里，而莊子且言道在矢溺。今曰『文以載道』，則未知所載者，卽此萬物之所由然乎？抑別有所謂一家之道乎？如前之說，本文章之公理，無庸標揭，以自殊于人。如後之說，則亦道其所道而已。文章之事，不如此狹隘也。夫堪與之內，號物之數曰萬。其條理紛紜，雖人鬚鬚，猶將不足方物。今置一理以爲道，而曰文非此不可作，非獨昧於語言之本，其亦膠滯而罕通矣。察其表則爲諛言，察其裏初無勝義，使文章之事，愈瘠愈削，寔成爲一種枯槁之形。而世之爲文者，亦不復研究學術，研尋真知，而惟此竅言之尚。然則階之厲者，非『文以載道』之說，而又誰乎？通儒顧寧人生平篤信文以載道之言，至不可爲李二曲之母作誌，斯則矯枉之過，而非通方之謬。方來君子，庶無惜焉。他這一節話，聞文以載道之說，殊爲痛快，說明原道一篇重在論自然之道也。殊的當。然如文心宗經篇云：「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

文

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心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也。自夫子刪述，而大寶咸輝；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於文理，故能開學養正，昭明有融。」又序志篇云：「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也。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採之；齒若牙踰立，則嘗夜夢牡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哉！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數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宏之已精，就不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擊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則是劉氏論文之旨，明在宗經徵聖，而欲敷讚其旨，似乎所言之道，也未嘗不可以儒家一家之道解之。是則雖謂文以載道之說，原於文心原道一篇，要亦未可厚非。因此，文心雕龍之所謂「道」，究指自然

之道乎？抑僅就儒家言之乎？這個問題，似乎不易解答，但是可於唐人的文論中看出其關係。蓋劉勰之所謂「道」，誠指自然之道，誠指萬物之情，然「作者曰聖」，聖文固原於道——所原的固是自然之道。而「微聖立言」，則後人之文亦正所以明其道或載其道；那麼所明的或所載的，便成爲儒家之道了。所以唐人論文，最初恆以文化爲文，以文化爲文，則所明者即自然之道也。其後乃以爲文主教化，以文主教化，雖也以文化爲文，而已偏於儒家的意旨了。最後始揭文以明道之旨，於是所論之道，只成爲儒家之道，所以要排異端，所以安闢佛老了。□今考韓柳以前一般人之論文章，大半以文化爲言，即在韓柳同時或稍後之人，其並不言文以明道，而也足爲韓柳之羽翼者，其論文主旨也大率如此。所以唐人論文恆以天文人文爲比。此在初唐史家已是如此。如周書王褒庾信傳論云：「兩儀定位，日月揚輝，天文彰矣。八卦以陳，書契有作，人文詳矣。」隋書文學傳序云：「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故堯曰則天，表文明之稱，周云盛德，著煥乎之美。」北齊書文苑傳序云：「夫玄象著明以察時變，天文也。聖達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達幽顯之情，明夫人之際，其在文乎。」史家論文以不滿於南朝文學之故，所以重人文而不重詞章。唐人文論，却正喜在此點闡發，所以漸漸形成復古的風氣了。茲錄數篇主張較明顯者於後：「大矣哉文之時義也！有天文焉，察時以觀其變，有人文焉，立言以重其範。歷年滋久，遞爲文質，應運以發其明，因人以通其粹。」楊炯王勃集序：「辰象文於天，山川文於地，肖形最靈，經緯教化，鼓天下之動，通萬物之宜，而人才作焉，三才備焉。命代大君子，所以序九功，正五事，精義入神，英華發外，著之語言，施之憲章，文明之感與天地準。」權德輿贊皇文獻公李栖筠文集序：「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成而文見矣。始自天地，終於草木，不能無文也，而況於人乎。且夫日月星辰，天之文也；邱陵川瀆，地之文也；羽毛彪炳，鳥獸之文也；華葉彩錯，草木之文也；天無文，四



時不行矣；地無文，九州不別矣；鳥獸草木之無文，則混然而無名，而人不能用之矣；人無文，則禮無以辨其數，樂無以成其章，有國者無以行其刑政，立言者無以存其勸誡，文之時用大矣哉。在人，賢者得其大者，禮樂刑政勸誡是也；不肖者得其細者，或附會小說以立異端，或雕斲成言以裨對句，或志近物而玩童心，或順庸聲以諧俚耳。其甚者則矯誣盛德，汗賊風教，爲蠱爲蠹，爲妖爲孽，噫！文之弊有至是者，可無痛乎？（李舟獨孤常州集序）「夫大者天道，其次人文。在昔聖王以之經緯百度，臣下以之弼成五教，德又下衰，則怨刺形於歌詠，諷議彰乎史冊。故道德仁義，非文不明，禮樂刑政，非文不立。文之興廢，視世之治亂，文之高下，視才之厚薄。唐興，接前代澆醜之後，承文章顛墜之運，王風下扇，舊俗頓易，不及百年，文體反正。洎公（獨孤及）爲之，則又操道德爲根本，總禮義爲冠帶，以易之精，易詩之雅，訓春秋之褒貶，屬之於詞，故其文寬而簡，直而婉，辨而不華，博厚而高明。論人無虛美，比事爲實錄。天下凜然，復覩兩漢之

遺風。」（梁肅常州刺史獨孤君集後序）如右諸說，與文心雕龍所謂「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云云，有何分別？所以以天文、人文而爲言者，其所謂文當然要合於道，而所謂「道」當然可以不限於儒家之道，而也未嘗不可僅限於儒家之道。如權德輿中獄宗玄先生吳尊師集序云：「道之於物，無不由也，無不貫也，而況本於玄覽，發爲至言，言而蘊道，猶三辰之麗天，百嘉之麗地，平夷章大，恬淡溫粹，飄飄然，軼八絃而沂三古，與造物者爲徒，其不至者，遺言則華，涉理則泥，雖辨麗可嘉，采真之士不與也。」（權載之文集三十三）此所謂「言而蘊道」即是指道家之道言者。至如尚衡文道元龜云：「文道之興也，其當中古乎？其無所始乎？且天道五行以別緯，地道五色以別方，人道五常以別德，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非五緯孰可以知天！非五方孰可以辨地！非五常孰可以化人文之爲道！斯亦遠矣。天人之際，其可得於是乎？夫卦始乎三畫，文章之闡，大抵不出乎三等，斯乃從人而有焉。

工與不工，各區分而有之。君子之文爲上等，其德全；志士之文爲中等，其義全；詞士之文爲下等，其思全。其思也，可以綱紀物，義也，可以動衆德，也可以經化。化人之作，其惟君子乎？君子之作，先乎行，行爲之質，後乎言，言爲之文。行不出乎言，言不出乎行。質文相半，斯乃化成之道焉。志士之作，介然以立誠，憤然有所述，言必有所諷，志必有所之，詞寡而意懇，氣高而調苦，斯乃感激之道焉。詞士之作，學古以抒情，屬詞以及物，及物勝則詞麗，抒情遠則氣高。高者求清麗，麗者求婉，恥乎質，貴乎情，而忘其志，斯乃頹靡之道焉。『古人之貴有文者，將以飾行表德，見情著事，抒軸乎天人之際，道達乎性命之元，正復乎君臣之位，昭感乎鬼神之奧，苟失其道，無所措矣。』君子也，文成而業著；志士也，文成而德喪；然今之代，其多詞士乎！代由尚乎文者，以斯文而欲軌物範衆，經邦敘政，其難致乎化成。悲夫！致著元龜，虛觀文章之道，得喪之際，悔吝之所由者也。『此以君子之文爲標的，以德全者爲上，便偏主於質，同於宋代道學家的論調了。』後

此諸人如呂溫之人文化成論（呂和叔文集十）初顧況之文論（全唐文五百二十九）大率皆發揮此旨，而更偏極端。茲錄其文於後：『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諷其言，蓋有之矣；未有明其義者也。嘗試論之：夫一二相生，大鈞造物，百化交錯，六氣節宣，或陰闡而陽開，或天經而地紀，有聖作則實爲人文。若乃夫以剛克，妻以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以義事君，子違汝弼，獻可替否，此則朝廷之文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九流異趣，百揆同歸，此則官司之文也。寬則人慢，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刑政之文也。樂勝則流，過之以禮，禮勝則離，和之以樂，與時消息，因俗變通，此教化之文也。文者蓋言錯綜庶績，藻繪人情，如成文焉，以致其理。然則人文化成之義，其在茲乎？而近代諂諛之臣，特以時君不能則象乾坤，祖述堯舜，作化成天下之文，乃以旂裳冕服，章句翰墨，爲人文也。遂使君人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戚戚儀以求至理，坐吟詠而待太平，流蕩凶循，敗而

未悟，不其痛歟？必以旂常冕服爲人文，則秦漢魏晉聲明文物，禮縛五帝，儀繁三王，可曰「煥乎其有文章」矣。何衰亂之多也！必以章句翰墨爲人文，則陳後主隋煬帝雍容倚靡，洋溢簡編，可曰「文思安安」矣。何滅亡之速也！曩之以名義，研之以情實，既如彼，校之以今古，質之以成敗，又如此，傳不云乎？「經緯天地曰文。」禮不云乎？「文王以文理。」則文之時義，其大矣哉！焉可以名數末流，雕蟲小技，廁雜其間也。（呂溫人文化成論）「周語之略曰：孝敬忠信，仁義智勇，教惠讓皆文也。天有六氣，地有五行，此十一者，經天緯地，叶和神人，名之爲文，其實行也。文願行，行願文，文行相顧，謂之君子之文。爲龍爲光，上古云：『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堯之爲君，『聰明文思。』『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代，草木鳥獸，皆樂文。文王之沼曰靈沼，文王之臺曰靈臺，虞芮不識文，文王入文王里，所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班白不提挈，自相謂曰：『吾黨之小子，不可治於君子之庭，詩人美之云：』『文王斷虞芮之訟。』晉文與楚子戰而

文

霸，諡曰文公。夫以伏羲之文造書，契黃帝之文垂衣，重華之文除凶，舉八元，周公之文布法於象，放夫子之文木鐸徇路，此其所以理文也。伊尹之文，魏太甲，霍光之文，廢昌邑，呂尚之文，殺華士，稷苴之文，斬莊賈，毛遂之文，定楚從，簡相如之文，奪趙壁，西門豹之文，引漳水，沈女巫，建安正始，洛下鄴中，吟咏風月，此其所以亂文也。夫以文求士，十致八九，理亂由之，君臣則之。堯舜禹湯有文，桀紂幽厲無文。太顛闕天有文，飛廉惡來無文。昔霍去病辭第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於國如此，不得謂之無文。范蔚宗著後漢書，其妻不勝珠翠，其母唯新樵一廚，於家如此，不得謂之有文。且夫日月麗乎天，草木麗乎地，風雅亦麗於人，是故不可廢。廢文則廢天，莫可法也。廢天則廢地，莫可理也。廢地則廢人，莫可象也。郁郁乎文哉！法天理地象人者也。周易贊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贊坤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唯大者配乾，至者配坤，幽者蹟鬼神，明者蹟禮樂，不失於正，謂之爲文。（顧況文論）論人文而輕視名數末流，雕

蟲小技，猶可言也。論文而至以孝敬忠信，仁氣智勇等爲文，甚且以霍去病非無文，范曄宗非有文，則不免太偏於廣義的人文方面了。所以劉勰原道，雖也根於人文立論，而較重自然，不局於儒家之旨。而唐人之論人文，則漸漸狹其範圍，成爲儒家的論旨。此所以由原道說可以漸漸成爲載道說也。紀昀批文心雕龍原道篇云：「文以載道，明其當然；文原於道，明其本然。」實則明其本然者，指聖作而言，明其當然者，指後人徵聖之作而言。義界大小蓋由於此。所以同樣的論「自然」，唐人所論也較劉氏的意義爲狹。這於獨孤郁辨文一篇中，可以見之。辨文云：「或曰：『文所以指陳是非，有以多爲貴也。』其要在乎彩飾其字，而慎其所爲體也。」又曰：「『文章乃一藝耳。』」是皆不知上流之文，而文之所由作也。夫天之文位乎上，地之文位乎下，人之文位乎中，不可得而增損者，自然之文也。故伏羲作八卦以象天地，窮極終始，萬化無有差忒，故易與天地準。此聖人之文至也。但合其德而三才之道盡，後聖有作，不能使之爲五

或七而九洎曲折者，是其文之至也。文字既生，治亂既形，仲尼作春秋以繩萬世，而褒貶在一字，是亦文之至者乎？然則易卦之一畫，春秋之一字，豈所謂崇飾之道，而尚多之意邪？夫文者，考言之具也。可以革，則不足以畢天地矣。故聖人當使將來無得以筆削，果可以包舉其義，雖一畫一字，其可已矣。病不能然，而曰必以彩飾之能，援引之富，爲作文之秘訣，是何言之末歟？夫天豈有義於文彩耶？而日月星辰不可踰地，豈有意於文彩耶？而山川丘陵不可加。八卦春秋，豈有意於文彩耶？而極與天地侔，其何故得，以不可越自然也？夫自然者，不得不然之謂也。不得不然，又何體之慎邪？是故在心曰志，宣於口曰言。垂於書曰文，其實一也。若聖與賢，則其書文皆教化之至言也。徒見其纖靡而無根者，多給曰文與藝，嗚呼！（全唐文六八三）論文而至以伏羲八卦孔子春秋爲例證，真太不知昭明所謂「踵事增華」之理。這樣主張自然，便太偏於質也。成爲後世道學家的論調，所以我以爲自有南朝劉勰之自然說至唐代

遂以成爲古文家的文，自有唐代獨孤郁諸人之自然說，至宋代遂以成爲道學家的文。影響固屬不同，淵源則出於一。蓋劉勰之自然說，雖不限於儒家，而儒家之論旨也正可範圍在內的。唐人所言不過本此推闡而更着眼在儒家思想以發揮耳。唐人已以文化爲文，於是論文恆及於政事。蓋不能在道的方面有所開發，則當然論文主用，近於政治家之論文了。崔元翰與常州獨孤使君書云：「天之文，以日月星辰地之文，以百穀草木。生於天地而肖天地，聖賢又得其靈和粹美，故皆含章垂文，用能裁成庶物，化成天下。而治平之主，必以文德致時雍，其承輔之臣，亦以文事助王政。而唐堯虞舜禹湯文武之代，則憲章法度禮樂存焉；皋陶伯益伊傅周召之倫，則詰命諷訓歌頌傳焉；其後衛武召穆吉甫仍叔咸作之詩，並列於雅。孔聖無大位，由修春秋，述詩易，反諸正而寄之治；而素臣邱明，游夏之徒，又述而贊之。推是而言，爲天子大臣明王道，斷國論，不通乎文學者，則陋矣。士君子立於世，升於朝，而不繇乎文行者，則僻

矣。然惠後世之文，放蕩於浮虛，舛馳於怪迂，其道遂隱，謂宜得明哲之師長，表正其根源，然後教化淳矣。」（全唐文五二二）其論文主旨，以爲「治平之主必以文德致時雍，承輔之臣亦以文事助王政。」離開用便不足以言文。而崔德與博陵崔君文集序亦謂：「易賁之象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闕里之四教，門人之四科，未有遺文者。荀況孟軻修道著書，本於仁義，經術之枝派也。迨夫騷人怨思之作，游士縱橫之論，刺讖裨闔，文憲陵夷。至漢廷賈誼劉向班固揚雄司馬遷相如之倫，鬱然復興，有古風烈。然則文之用也，橫三才之中，經紀萬事，章明羣類，不可已也。殷之說命，周之命君陳君牙，楚射父之訓辭，鄭東里之潤色，天子諸侯告命之文也。張老之輪奐，史克之駟馭，吉甫之清風，伯喈之無愧，賢士大夫頌述之文也。至若夫子紀延陵墓，叔向寓子產書，董仲舒射策，言天人相與之際，阮元瑜書記翩翩之任，觸類滋多，非文不彰。後之人力不足者，詞或侈靡，理或底伏，文之難能也如是。」（權載之文集三十三）此亦

重在「用」的觀點以論其文，可知其文的内容正與其論旨相符。又如李華尚書崔孝公集序云：「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立身揚名，有國有家，化民成俗，安危存亡，於乎觀之。宣于志者曰言，飾而成之曰文。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許。皋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許也。而士君子恥之。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沒而孔伋孟軻作，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遠，六經之道，避矣。論及後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寔以微矣。文顧行，行顧文，此其與於古歟。」此以本乎作者哀樂繫時爲言，而獨孤及趙郡李華中集序亦謂：「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爲用，亦猶涉川者假舟楫而後濟。自典謨缺，雅頌寢，王道陵夷，文教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後比興。其風流蕩而不返，乃至有飾其詞而遺其意者，則潤色愈工，其實愈喪。及其大壞也，儻偶章句，使枝對葉，比以八病四聲爲楷，守之如奉法令，聞皋陶史克之作，

則呶然笑之。天下雷同，風馳雲趨，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猶木蘭爲舟，翠羽爲楫，翫之於陸而無涉川之用，痛乎流俗之惑人也久矣。」帝唐以文德敷于天下，民被王風，俗稍丕變。至則天太后時，陳子昂以雅易鄭，學者寔而嚮方。天寶中公與蘭陵蕭茂挺，長樂賈幼幾，勃馬復起，用三代文章，律度當世。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經爲泉源，抒情性以託諷，然後有歌詠。美教化，獻箴諫，然後有賦頌。懸權衡以辨天下，公是非，然後有論議。至若記鼓編錄，銘鼎刻石之作，必採其行事，以正褒貶。非夫子之旨，不書。故風雅之指歸，刑政之根本，忠孝之大倫，皆見於詞。然後中古之風復形於今。」（昆陵集十三）此文亦正申李氏「本乎作者哀樂繫時」之旨。崔李二氏，其自己論文之旨，與人之所以序其文者，皆重在政化的方面，亦可知其論文主旨之偏重於用了。稍後梁肅論文，闡說此意，便更爲明顯。如云：「文章之道，與政通矣。世教之汙崇，人心之薄厚，與立言立事者，邪正臧否，皆在焉。故登高能賦，可以觀者，可與圖事，誦詩三百

可以將命可與專對」(祕書監包府君集序)「予嘗論古者聰明睿智之君，忠肅恭懿之臣，敍六府三事，同八風七律，莫不言之成文，歌之成聲，然後浹於人心，人心安以樂，播於風俗，風俗厚以順，其有不由此者，爲理則麤，在音則煩，麤之弊也，悖(一作忤)煩之甚也，亂」(李泌文集序)「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裁成典禮，厚人倫之義，又其次所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三代之後，其流派別，炎漢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風者也；枚叔相如揚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塗者也。」(左補闕李翰前集序三文並見全唐文五百十八卷)因此可知柳冕論文主於教化(參閱柳冕文學觀等條)正是此種思想的關係了。

「文與學之分途」「學」字之在先秦，大率皆用作動詞。論語學而篇所說「學而時習之」是不用說的了。即同篇所說「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

文

學矣」也是動詞。此外若荀子是很重學的了，其書發端首篇就是「勸學」，但所謂「學」亦泰半如「學習」之意，也是動詞。其儒效篇所謂「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爲小人矣」，「問學」似爲名詞，但其上文爲「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爲君子矣」。兩者正相對爲文，知仍用作動詞。韓非子所謂「顯學」之「學」當然之名詞了；但是指的「學者」不是指的「學術」或「學問」(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自然是名詞，不過中庸此段並非先秦之書。□至兩漢，以用「文」括文學文的緣故，由是「學」遂用作名詞，以名周秦所謂「文」就是現在所謂「學術」或「學問」，如揚雄法言學行篇說：「有學術業。」史記儒林傳說：「勸學修禮。」其所謂「學」或「學術」自然就略同於現在所謂「學」或「學術」也就相當先秦所謂「文」或「文學」了。□至於所謂「文」之不同於先秦所謂「文」而指文學之文，劉天惠已經這樣說過了：漢書賈生傳云：「以能誦詩書屬文聞於郡中。」終軍傳云：「以博辯能屬文聞於郡中。」司馬相如敘傳云：「文

豔用寡，「子虛」「烏有」揚雄敘傳云：「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黃門。」至若董子工於對策，而敘傳但種其屬書，馬遷長於敘事，而傳贊但稱其史才，皆不得視能文之譽焉。蓋漢尚辭賦，所稱能文，必工於賦頌者也。藝文志先六經，次諸子，次詩賦，次兵書，次術數，次方技。六經謂之六藝，兵書術數方技亦子也。班氏序諸子曰：「今異家者一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叢短，今共要歸，亦六經支與流裔。」據此則西京以經與子爲藝，詩賦爲文矣。（詩賦家有隱書十八篇，蓋隱其名而賦其狀，爲射覆之類。至於設問，亦賦之流，故皆謂之文。東方朔傳載答客難，非有先生論二篇，結之云：「朔文辭此二篇最善。」是其證。）然非獨西京爲然也，後漢書創立文苑傳，所列凡二十二人，類皆載其詩賦於傳中。蓋文至東京而彌盛，有畢力爲文章而他無可表見者，故特立此傳。必載詩賦者，於以見一時之習尚，而文苑非虛名也。其傳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爲貴，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殊狀共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辭費。」

章懷注：「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是文苑所由稱文，以其工詩賦可知矣。然又不特文苑爲然也，班固傳稱能屬文，而但載其兩都賦；崔駰傳稱善屬文，而但載其達旨（擬解嘲）及慰志賦。班之贊曰：「二班懷文。」崔之贊曰：「崔氏文宗。」由是言之，東京亦以詩賦爲文矣。（文筆考，見學海堂初集卷七）劉氏謂漢代不以經子爲文，這是很對的，但謂文專指賦頌，則不盡然。漢代所謂文，自然包括賦頌，但辭賦不是所謂文的全體。謂漢書賈生傳所說的文專指賦頌，還有根據，就是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載有賈誼賦七篇，謂終軍傳所說的文也專指賦頌，則苦於無法證明，因爲漢志沒有著錄終軍的賦頌。漢書張禹傳說：「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張禹自然不是賦頌作家，而且說「欲爲論，念張文」，則張文是近於論了。至後漢書文苑傳所列二十二人，固然「類皆載其詩賦於傳中」，但也載其詩賦以外的文，如杜篤傳稱：「所著賦諫弔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



論十五篇。王隆傳稱：「所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又稱：「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著頌誄復神說疾凡四篇。」黃香傳稱：「所著賦牋奏書令凡五篇。」李尤傳稱：「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著詩誄頌論數十篇。」蘇順傳稱：「所著賦論誄哀辭雜文凡十六篇。」葛襲傳稱：「著文賦誄碑書記十二篇。」王逸傳稱：「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邊韶傳稱：「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以上文苑傳上）張升傳稱：「著賦誄碑書凡六十篇。」趙壹傳稱：「著賦頌箴誄書論及雜文十六篇。」所謂書論牋策雜文，都不能納於賦頌之內。至侯瑾傳稱：「覃思著述，以莫知於世，故作應賓難以自寄。又素漢記，撰中興以後行事，爲皇德傳三十篇，行於世。餘所作雜文數十篇，多亡。」（以上文苑傳下）固然以其文久佚，無由證明是否爲賦頌，但皇德論，決非賦頌，所以漢代所謂文固包括賦頌，而亦包括賦頌以外的文學作。品。也。

【文氣說】文氣說的淵源，雖然可以上溯於孟子

文

的所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但孟子並未鮮明的以之適用於文學。以氣爲文學方法，似始於曹丕。他在典論論文裏說：「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度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又說：「徐幹時有齊氣。」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又在與吳質書裏說：「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此所謂氣合則爲一，分則爲二。「文以氣爲主」之氣，及「徐幹有齊氣」「公幹有逸氣」之氣，皆指文章的氣勢聲調而言。「氣之清濁有體」及「孔融體氣高妙」之氣，則指先天的才氣及體氣而言。不過依曹丕的觀點，文章的氣勢聲調原於先天的才氣及體氣，所以說「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所以仍是一而已矣。□「文以氣爲主」似多少受孟子的影響，至「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則得於道家神秘主義所謂「不疾不徐，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有數存於其間，臣不能授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者是也。

【文矩】<sup>814</sup>子方，元一二九五頃長沙人。虛摯廉訪湖南，辟著書吏，敬其才辯，遇之殊常人。官至太常禮儀院判官。矩工詩文，有子方集（元詩選）。

【文頌】<sup>817</sup>一卷。清江都馬榮祖撰。有道光世楷堂刊本，在昭代叢書內。

【文翔鳳】<sup>87</sup>天瑞，號太青，明一六二五頃三水人。一六一零年進士。歷官萊陽令，終太僕寺少卿。嘗自製五嶽冠，並以五嶽自號，亦稱東極。翔鳳著有東極篇及文太青集文二卷，太微經二十卷。

【文荃】<sup>882</sup>八卷，附詩小譜二卷。元陳繹曾撰。此編體例繁碎，大抵妄生分別，強立名目，殊無精理。

【文竹樓詩鈔】<sup>882</sup>清咸豐間許標撰。

【文筆】<sup>8850</sup>清代梁光釗文筆考謂沈思翰藻之謂文，

紀事直達之謂筆。其說昉於六朝，流行於唐，而實則本於古。孔子贊易有文言，其爲言也，比偶而有韻，錯雜而成章，燦然有文，故文之。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其爲書也，以紀事爲褒貶，振筆直書，故筆之。文筆之分當自此始。（學海堂集卷七）此說近於附會，未敢

苟同。謂爲偶然的巧合則可，若謂孔子或孔子時對於文筆二字已有如六朝人這樣區分的觀念，恐未必然。【文】「筆」區分，最早當始於晉時，今案晉書所載，如文筆議論有異行於世。蔡謨傳「以文筆著稱。」習鑿齒傳「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稱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樂廣傳）其文筆數十篇行於世（文苑張翰傳）所著文筆十五卷傳於世（文苑曹毗傳）桓溫重其文筆，專綜書記（文苑袁弘傳）晉書雖出唐人所纂，但此等處或即仍於晉人著述亦未可知。不過晉人雖有文筆之稱，而於其區分之點，仍不曾明言。晉書文苑成公綏傳，謂「所著詩賦雜筆十餘卷行於世。」以詩賦雜筆對舉，似乎也以詩賦爲文，似乎也與前舉各條之稱文筆者同例。至宋時顏延之論其子之各得父風，謂「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宋書顏竣傳）則於文筆始分別言之。而范曄獄中與甥侄書亦云「手筆差

易，文不拘韻故也。」則且於對舉之外，更復述其異點。文心雕龍總術篇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此均是以有韻無韻爲別，由形式體製之異，以爲文筆區分之點者。至如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所云：「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而學者率多不便屬辭，守其章句，遲於通變，質於心用。學者不能定禮樂之是非，辨經教之宗旨，徒能揚權前言，抵掌多識，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貴。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維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道會，情靈搖蕩。」此以通經而明其理者，謂之儒；博窮子史，而但識其事者，謂之學。清實搖蕩，流連哀思者，謂之文，不便爲詩，善爲章奏之流，謂之筆。這樣區分，總着眼在性質上。

文

之差異，較之范曄實是更進一步了。大抵時人對於文筆之分，本有這二重意義，所以當時於「文筆」之外，更有「辭筆」、「詩筆」之稱。詩筆之分，似乎只能就文章體製言，而辭筆之稱，則又似可兼就文學性質言。南史孔珪傳云：「與江淹對掌辭筆。」陳書岑之敬傳云：「博涉文史，雅有辭筆。」此言辭筆之例。梁書劉潛傳云：「三筆六詩。」尚史沈約傳云：「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任昉傳云：「時謂任筆，沈詩。」而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亦謂：「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復稱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爲文章冠冕，述作楷模。此言詩筆之例。既稱詩筆，則只是有韻無韻的分別，而與文學性質無關。至於所謂辭筆，則顧名思義，其含義似可較詩筆爲廣。蓋「文」「辭」二字，其義相近。說文云：「辭，說也。」（據廣韻引）說者釋也，故得引中爲篇章之義。又說文云：「詞，意內而言外也。」——所謂意內而言外者，謂意不可見，以言形容其意也。形容其意，則或罕譬妙喻以達之，或鋪采摛文以飾之，故詞章詞藻諸字，不當作「

詞。而秦漢以來「詞」「辭」二字混用不別，故「辭」字遂亦兼有藻飾之義。所以由「辭」之引申義言，則與「文」之稱文章者同。由「辭」之假借義言，則又與「文」之訓錯畫爲近。是知六朝所謂「辭筆」云者，正與「文筆」字異義同。所以言「詩筆」則與時人文筆說中之第一義同，即專就文章體製言者言「辭筆」則又與時人文筆說中之第二義同。蓋又兼就文學性質言者。是故以文筆對舉，則雖不忽視文章體製之異點，而更重在文學性質之分別。其意義與近人所謂純文學雜文學之分爲近。以詩筆對舉，則只是文章體製之差異，其意義又與普通所謂韻文散文者爲近。由文學性質言，純文學與雜文學均爲文學中的一種，故時人以「文學」爲其共名，而「文」與「筆」爲其別名。金樓子言：「今之學者有四」，而文與筆即爲此四學中之二種。蓋此二種即是文學之分名也。由文章體製言，則韻文散文均爲文章之一體，故又以「文」爲其共名，而「詩」與「筆」爲其別名。文心雕龍云：「夫文以足言，理兼詩

書；（總術篇）范文瀾譌疏謂：文字之用本所以代表言語，有韻之言語爲詩，無韻之言語爲書，筆之於紙，皆謂之文。」所解極是。據是，可知由文學性質言，或由文章體製言，其意義各不相同如此。蓋六朝文筆之分，實源於兩漢文學文章之分。漢時以文學稱學，以文章稱文。此正是金樓子立言篇所謂「古之學者有二」金樓子云：「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可知彼所謂「古之學者」云者，正指漢時而言。至後來，有通經而明其理者，有博窮子史而但識其事者，則於「學」或「文學」一名中間，復析而爲二了。有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有不便爲詩，善爲章奏者，則復於「文」或「文章」一名中間也。析而爲二了。此又金樓子所謂「今之學者有四」。所以漢人所謂「文學」既可以指通其理者，如以儒術爲文學是；又可以指識其事者（如以掌故爲文學是）；而其所謂「文章」也可以指詔書律令（史記儒林傳「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之際

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也可以指辭賦。（漢書公孫弘傳贊：「劉向王褒以文章顯。」）故知所謂沈思翰藻與紀事直達者，在漢時初無分別。觀漢書公孫弘傳又云：「文章則司馬遷相如。」以遷與相如並稱爲能文章，則其無文筆之分可知。所以六朝文筆之分，不過由於時人對於文學之認識，遂從漢人文章一語再加區分而已。然而六朝對於文學觀念認識之清楚，猶不止此。當時不僅於文章一語，分出文與筆而爲二，而且更能（1）離文學於學術之外，使之不復兼「博學」一義；（2）合文學與文章爲一，使之轉近於「文章」一義。離文學於學術之外，故「文學」一名之含義，至是始與近人所用者相合。觀宋文帝之立四學，命雷次宗立儒學，何尚之立玄學，何承天立史學，謝玄立文學，其後明帝立總明館亦分儒道文史陰陽爲五部，可知當時文學實能獨成一科，而不復視爲學術之總稱了。合文學與文章爲一，故不復有兩漢所謂「文學」「文章」之分。蓋在當時以「文學」爲文章之事，而以「文章」

爲文學的作品。北史李昶傳云：「文章之事，不足流於後世。」此所謂文章之事即指文學。梁書簡文帝紀云：「引納文學之士，實接無倦，恆討論篇籍，繼以文章。」此所謂之章，即指文學的作品。文學既能獨成一科，故就於文學之性質言，自當區爲文筆二種。稽諸當時史籍，其稱「文學」一名殆無不可兼指此二種者。所以當時不僅「文」得稱爲文學，即「筆」也得稱爲文學。魏書祖瑩傳云：「瑩以文學見重，而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北周書蘇亮傳云：「亮博學好屬文，善章奏，河內常景謂人曰：泰中文學可以抗山東者，將此人乎？」是均筆稱文學之證。不僅能文者稱文學之士，即擅筆者也得稱文學之士。梁書文學劉苞傳稱：「高祖即位，引後進文學之士，共郡陸倕張率並以文藻見知，而陸倕即以筆馳譽者。據是可知「文」與「筆」都是「文學」之分名。文學既指文學之作品，而當時文集即所以彙萃此作品者。因此，文集中自得包含詩筆二體。此所以蕭統文選兼輯詩筆而劉勰文心亦總論韻散。南史沈約傳

稱「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而梁書沈約傳却謂「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文章」同樣句例而一稱筆一稱文章，蓋亦以文可賅筆，故得稱筆爲文章耳。陸游老學庵筆記謂「南朝詞人謂文爲筆」其致誤之由，蓋即以此。阮元諸人知其誤而獨不舉梁書是條爲例，豈亦由不得其解，故避而不舉歟！  
 明文學爲文與筆之共名，則知文苑傳中之人物即所謂文學之士，不妨兼擅文與筆。梁書鮑泉傳「兼有文筆」，周書劉璠傳「兼善文筆，是其例也。明「文」或「文章」爲詩與筆之共名，則知文集中之所蒼萃，即所謂文章著述，又不妨兼賅詩與筆。北史蕭圓肅傳云「撰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亦其例也。  
 這是時人對於「文」「筆」區分的意義，最可看出時人對於文學之認識。抑時人不僅分別文筆之意義，並且於文筆之外更有「言」或「語」一名，以見筆與直言也有分別。此則昔人每混而言之故，阮元既福劉天惠諸人皆以直言爲筆，實則考時人所用，筆之與言，正不相同。文心雕龍總術篇引顏延年說云：

「筆之爲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此節定筆與言之分別，正極分明。蓋此就筆與「言」言，並非就筆與「文」言。筆雖不同於「文」，但以有雜文學的性質，所以爲「言之文」。至於經典，則時人本罕以文學視之，所以爲「言」而非「筆」。世說新語云：「王長史宿構精理，併撰其才藻，往與支（道林）語……致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又云支道林通莊子漁父篇作七百許語，致致精麗，才藻奇拔」（並見文學篇）其所謂「語」亦「言」也。蓋當時「筆」與「言」「語」自有區別。觀晉書樂廣傳可知。樂廣傳云：「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謂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旨。岳因取次比，便稱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是又爲當時史籍之以「筆」與「言」對舉之例。所謂「因取次比」，則所以文其言耳。這正是顏延年所謂「筆之爲體言之文也」之最適宜的佐證。所以「文」「筆」均是文學的「文」之分名，而「言」與「語」則使

不同了。時人對於文學的性質，辨析到如此，真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對於文學的性質既如此，辨析得清楚，所以更有連帶而起的集部的著錄，也有一述的必要。章學誠文史通義文集篇云：「荀勗中經有四部詩賦圖譜與汲冢之書歸丁部，王儉七志以詩賦爲文翰志而介於諸子軍書之間，則集部之漸日開，而尚未居然列專目也。至阮孝緒撰七錄，惟技術佛道分三類，而經典記傳子兵文集之四錄，已全爲唐人經史子集之權輿。是集部著錄實昉於蕭梁，而古學源流至此爲一變。」其謂集部著錄始於蕭梁，甚是不過他謂「古學源流至此爲一變」似有無限慨惜之意，則不盡然。蓋此時文學與學術既已分離，章氏由學術言故稱至此一變，我人若以文學爲立腳點而言，則此變正是演進的變，決不至如章氏一樣有江河日下之歎也。大抵自楚以後始有專工於文之人，自西漢以後始有專載詩賦之略，自東漢以後始有專列文苑之傳，自晉以後始有彙萃撰輯之集，自南朝以後而集部始別爲著錄。逐漸演進而

文

文學之性質始亦逐漸明顯。我們須知後世文集所以覺得與學術淆亂者，乃後世文筆不分之故，乃後世文學與學術不分之故，固不得以是詬病此時之集部也。nc

【文敏遺集】三卷。明李國樞撰。其詩文多館閣酬應之作。

【文券】。【文券】和「契約」都是社會上人羣締結雙方一切事物的文書。古代帝王對於諸侯功臣，也有一種「誓約」如史記漢高帝本紀中所見的便是。劉勰文心雕龍書記中說：「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偽。契者結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他把「券」和「契」的意義說得簡切極了。我再引文體明辨中的一節來說明「券」的起源。文體明辨說：「按字書云：『券，約也；契也。』劉熙云：『券，券也；相約縫，以爲限也。』史記稱漢高帝定天下，大封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其誓詞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後及苗裔！』『文券』之作，實始於此。」後世所行的「鐵券文」就是根據於

漢高帝的「河山之誓」。東漢的時候，泰山太守應劭又創作了一篇「明文」，這也是「文考」的一種。

【文料】<sup>94</sup>文料之纂集，本起於後世苟簡爲文者之所爲。爲避黷祭之勞，用資循習之便。於古無所防，而事略同於劉向之採摭古事爲說，新序之倫。其始見者，惟梁朱滄遠所撰語麗及語對。當時儷偶盛行，語麗分四十門，盡采書語之麗者。至於唐虞世南撰「兔園策」，纂古今事爲四十八門，皆儷偶之語。至五代時，行於民間村塾，以授學童，兔園策子之誦，幾爲腐化之代名詞云。自是以後，作者蕃起，李義山之金鑰，備箋啓應用。無名氏之玉屑，撮辭藻爲歸。晏殊類要，爲修文而輯。任浚書敍指南，爲尺牘而設。歌詩押韻，專備詩賦之用。漢雋選腴，但摘字句之工。至如洪邁所集之法語，精語，尤稱薈萃，是則文料之搜求。至宋而益發達。訖乎前清，如子史精華，淵鑑類函，佩文韻府，事類統編，文料之宏富，足稱古今淵藪。其他若冊府元龜，白孔六帖，太平御覽等之供考據，徵故事者，尤難駢指。自有此類書，而臨文黷祭，無難頃刻立成。

論事抒情，皆所不計，但激取古人之唾液，而不自用其才。此有識者所愛唱革新之論也。

【文恪集】<sup>97</sup>二十二卷。明林懋標撰。是集詩六卷，文十六卷，末附王世貞、王穉登所撰傳二篇。

【文瑩】<sup>99</sup>俗姓不詳，字道溫，宋一零六零頃錢塘人，與蘇舜欽爲詩友，舜欽嘗介紹他到滁州謁歐陽修，又遊丁謂門下，謂待之甚厚。熙寧中，居荊州之金鑿寺，文瑩著有湘山野錄三卷，續錄一卷，玉壺野史十卷（均四庫總目），又有渚宮集三卷，（文獻通考）

【辛齋詩稿】<sup>00401</sup>六卷。清太倉朱衣撰。有民國二年排印本。

【辛棄疾】<sup>009</sup>幼安，號稼軒居士，宋一一一四零至一一二零七齊州歷城人。卒年六十八。他是個官家子，他的祖父辛贊曾被封爲隴西郡開國男。他生的時候，宋已南渡，山東也久歸金人統治。他在幼年即抱着恢復故國的宏願，曾隨計吏抵燕山，觀察形勢。紹興三十一年（一一六一）金侵宋，爲虞允文所敗，同時



金主也被弑。中原豪傑多聚兵圖恢復。耿京亦聚兵山東。辛棄疾得此機會便投耿京，爲掌書記，並勸耿京歸宋。次年受耿京命，奉表南歸。高宗命他爲承務郎，繼因擒張安國事，改任江陰簽判，建康通判等職。乾道六年（一一七零）他被召對於延和殿，與孝宗論南北形勢，並進九議，應問三篇，美芹十論，尋任司農主簿，出守滁州。九年（一一七三）改任江東安撫司參議官，後因葉衡薦，遷倉部郎官。淳熙二年（一一七五）任江西提點刑獄官，旋以平盜功，加祕閣修撰，調京西轉運判官，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撫使。四年（一一七七）遷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未久，以大理少卿出爲湖北轉運副使，改湖南。六年（一一七九）以論盜筍子，改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十二年（一一八五）復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後三年，以言者彈劾落職家居。紹熙二年（一一九一）他起爲福建提點刑獄官。後遷大理少卿，加集英殿修撰，出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五年（一一九四）以王蘭彈劾丐祠歸家。慶元四年（一一九八）他二

次出山，初主冲佑觀，後知紹興府兼浙江安撫使。嘉泰四年（一二零四）以論鹽法，加寶謨閣待制，尋知鎮江府。踰年，坐謬舉降朝散大夫。開禧二年（一二零六）進寶謨閣待制，出知江陵府。次年，辭官家居。尋卒。辛棄疾是詩史上的一個怪傑。他是位慷慨報國的志士，他是位建牙闢府的大吏，但同時又是位領袖一代的大詞人。他不獨貌如青兕，精神尤健於猛虎。他有透闢深切的見解，還有敢作敢爲的魄力。宋史載他的論盜的奏疏道：「今朝廷清明，比年，李全、賴文政、陳子明、李峒相繼竊發，皆能一呼嘯，聚千百，殺掠吏民，死且不顧。良由州以起辦財賦爲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州不敢問；縣以並緣科斂爲急，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井斂害之，盜賊以剽奪害之，民不爲盜，去將安之！」這可爲前者的證據。宋史又記他在湖南創飛虎軍的故事道：「過度馬殷營壘故基，起蓋砮柵，招步軍二千人，馬軍五百人，僱人在外，戰馬鐵甲皆備。先以緡錢

五萬於廣西買馬五百匹，詔廣西安撫司歲買三千匹，時樞府有不樂之者，數沮撓之，棄疾行愈力，卒不能奪。經度費鉅萬計，棄疾善幹旋，事皆立辦。議者以聚斂聞，降御前金字牌，俾日下住罷。棄疾受而藏之，出責監辦者，朔一月飛虎營柵成，違坐軍制。如期落成，開陳本末，繪圖繳進，上遂釋然。這便是後者的

證據。但他這種「慷慨有大略」的人最易引起怯懦者的憎惡或忌妬。經過幾次挫折後，他也趨於消極了。他不再「挑燈看劍」，他只想「管山管水」。他同「錦薦突騎過江初」的辛棄疾已判若二人。他的「補天裂」的夢醒了。總結上文，作一年表：

西歷		中歷		辛棄疾		歷史的		傳記的		文學的		事	
一一四零	宋高宗紹興十年	一一四零	宋高宗紹興十年	一				辛棄疾生。					
一一五三	二三年	一一五三	二三年	一四				領鄉舉。					
一一六一	三一年	一一六一	三一年	二二	金入寇，大敗。金主被弒。			爲天平節度使耿京掌書記。					
一一六二	三二年	一一六二	三二年	二三				奉表南歸，爲承務郎。後任江陰簽判。					
一一六八	孝宗乾道四年	一一六八	孝宗乾道四年	二九				通判建康。					
一一七零	六年	一一七零	六年	三一				召對延和殿，遷司農主簿，知滁州。					

記

年一記

西歷

中歷

辛棄疾

歷史的

傳記的

文學的

事

一一七三	九年	三四		辟江東安撫司參議官。	
一一七四	淳熙元年	三五		以葉衡薦遷倉部郎官。	
一一七五	二年	三六		任江西提點刑獄官，京西轉運判官，湖北安撫使等職。	
一一七七	四年	三八		任江西安撫使，湖北湖南轉運副使等職。	作水調歌頭詞。
一一七九	六年	四零		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	作水調歌頭及摸魚兒。
一一八五	十二年	四六		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	
一一八八	十五年	四九		以言者彈劾落職。	作鷓鴣天。
一一九一	光宗紹熙二年	五二		起任福建提點刑獄官，福建安撫使等職。	
一一九四	五年	五五		以臺臣彈劾丐祠歸。	
一一九八	寧宗慶元四年	五九		起知紹興兼浙江安撫使。	作鷓鴣天。
一二零四	嘉泰四年	六五		加寶謨閣待制，知鎮江。	
一二零五	開禧元年	六六	韓侂胄平章軍國事。	坐謬舉降朝散大夫，尋歸。	作玉樓春，瑞鷓鴣。

一二零六	二年	六七	伐金，收績，淮南盡失。	進寶謨閣待制，知江陵。	作清平樂。
一二零七	三年	六八		辭官家居，九月卒。	作洞仙歌。

864

【辛棄疾詞】北派詞之極盛，完全由於時代的促成。(一)蘇氏而後，歷時幾將二百年，經此長期的流行，衰久必成，自然會有翻身之一日。(二)金人勢熾，時加迫害，逼得大宋皇帝不能安居，只得遷地爲良，由汴京移到臨安。偌大的國家，捐了無窮的犧牲，整個的社會，遭了巨重的創傷，修明的政治，受了無端的顛覆。因此兩重原因的湊合，故爾北派的詞會達到他的成功。我們知道，這樣的播遷，在國土上，在政治上，在安甯上……：沒有一件可以說是成就了的。所謂「疾風知勁草，版蕩識忠臣！」它的成就，祇是緣此時會，造出了許多英雄。由此環境，映出了許多詩歌。英雄則趁此時勢而爲名臣，詞人則取厥題材以爲作家。若辛棄疾者，既是英雄，又是

作家；集其所能成功之業於一身，展其天縱之才，宜乎其有「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之動績矣！顧就幼安的事蹟來說，他是忠君愛國的英雄，捍國棟家的柱石，智勇兼備的名將。彼於文學，固未若何致力；其所以能總領當代，垂示永古者，蓋乃天賦，非人力矣！

「南渡以後之詞家，大抵就東坡少游美成諸家而光大之。辛棄疾，學東坡者也；悲壯激烈，又復溫柔敦厚。學之者有劉過蔣捷，已不免劍拔弩張矣；張安國劉克莊，則又其繼者也。」（吳雁庵近古文學史）

蓋詞自花間以來，莫能逃其軌范；及東坡挺出，勢壓花間，而詞壇趨價爲之一轉。棄疾承緒，光大蓋之。此即遺山所謂「自樂府以來，東坡爲第一，此後便到稼軒」（自題樂府引）之說也。故棄疾之詞，據概

縱橫；異軍突起，不可一世。能於剪紅刻翠之外，屹然別立一宗焉。（用紀昀語意）**然**而稼軒這種作品，雖則由於東坡開創之影響，實亦全屬環境生活之促成。稼軒是當時忠勇而有謀略的名臣，其晚歲消閑寫寄黨懷英之鷓鴣天詞，即是描寫此際情事的。彼自序云：「有客慨然談功名，因追念少年時事戲作。」可以想見「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燕兵夜娖銀胡韉，漢箭朝飛金僕姑。追往事，歎今吾。春風不染白髭鬚。却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像這一類的生活與抱負，亦可於其寄陳同甫詞中見之。古今詞話云：「陳亮過稼軒，縱談天下事。亮夜思幼安素嚴重，恐爲所忌，竊乘其廢馬以去。幼安賦破陣子詞寄之。」詞云：「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却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稼軒的自敘詞，當以其晚所作之賀新郎「甚矣吾衰矣」一詞爲絕妙）「辛稼軒當宋末造，負管樂之

才，不能盡展其用；一腔忠憤，無處發洩。觀此與陳同甫抵掌談論，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鬱無聊之氣，一寄於詞。今乃欲與搔頭傅粉者比，是豈知稼軒者？」（梨莊語）「稼軒與朱晦菴、陳同甫劉改之友善。晦菴嘗曰：『若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同甫答辛啓曰：『經綸事業，股肱王室之心。遊戲文章，膾炙士林之口。』改之寄辛詞曰：『古豈無人，可以似我稼軒者？』觀諸賢之推服如此，則稼軒可知矣！」（古今詞話）「當此際會，君主皆闇，讒佞盈廷，入無法家拂士，出有敵國外患。稼軒遇之，不平之鳴，隨處軌發。『斂雄心，抗高調，變溫婉，成悲涼。』有英雄語，無學問語。故往往鋒穎太露，然其才情富艷，思力果銳。南北兩朝，實無其匹。無怪流傳之廣且久也。」其寄邱宗山（宗卿）之京口北固亭懷古集中雖不載，尤極雋壯可嘉也。『羅大經語』詞云：「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

居胥意，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燈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永遇樂——岳珂程史云：「稼軒以詞名，每命侍妓歌其所作，特好歌賀新涼一詞，自誦其警句曰：『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每至此，輒拊髀自笑，顧問坐客何如？皆歎譽如出一口。既而又作一永遇樂，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又曰：「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寫感慨者，則曰：「不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特置酒召數客，使妓迭歌，自擊節徧問客，必使摘其疵，避謝不可。客或措一二辭，不契其意，又不答。然揮羽四視不止。余時年少，勇於言，偶坐於席側。稼軒因誦啓語，顧問再四。余率然對曰：「待制詞句脫去今古軫轍，每見集中有解道此句真宰，上訴天，應嗔耳」之序，嘗以爲其言不誣。童子何知，而敢有議然。必欲如范文正以千金求嚴陵祠記一字之易，則晚

進尚竊有疑也！稼軒喜，促膝亟使畢其說。余曰：「前篇豪視一世，獨首尾二腔警語，差相似新作，微覺用事多耳。」於是大喜，酌酒而謂座中曰：「夫君實中余痼！」乃詠改其語，日數十易，累月猶未竟，其刻意如此！其登京口北固亭懷古所作之南鄉子詞，實不減此氣概也。「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年少萬兜鍪，生斷東南戰未休。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齊東野語，王佐宣子帥長沙日，茶賊陳豐嘯聚數千人，出沒旁郡，朝廷命宣子討之。時馮太尉湛謫居在馬，宣子乃權宜用之。諜知賊巢所在，乘日晡，放飯少休時，遣亡命三十，持短兵以前，湛自率五百人繼其後，徑入山寨。豐方抱孫獨坐，其徒皆無在者。卒規官軍，錯愕不知所爲。亟鳴金嘯集，已無及矣。於是成禽，餘黨亦多就捕。宣子乃以湛功開於朝。於是湛以勞復原官，宣子增秩。立稼軒以滿江紅詞賀之。「笳鼓歸來，舉鞭問，何如諸葛人？道是匆匆五月，渡瀟深入，白羽風生，貔虎嘯青溪，路斷猩鼯泣。早紅

塵，一騎落平岡，捷書急。三萬卷，龍頭客，渾未得，文章力。把詩書馬上，笑驅鋒鏑。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蟬原自兜鍪出。待刻公勳業等雲霄，語溪石。」陳後山蓋嘗有詞送蘇尚書知常州云：「枉讀平生三萬卷，貂蟬當作兜鍪。」王宣子不曉稼軒用此典故，疑爲諷己，意頗銜之事亦寬矣。□「放翁稼軒一掃纖艷，不事斧鑿，高則高矣，但時時掉書袋，要是一癖。」（劉克莊）稼軒的好掉書袋，古今評者，雖然或以此見少；然而「胸有萬卷，筆無點塵，激昂排宕，不可一世。」（彭羨門語）吳衡照云：「辛稼軒別開天地，橫絕古今。論孟詩小序左氏春秋南華離騷史漢世說選舉李杜詩，拉雜運用，彌見其筆力之峭。」（蓮子居詞話）其詞筆力峭勁，氣象磅薄，「驅使莊騷經史，無一點斧鑿痕跡。」（樓敬思語）固自不足爲病也。胡適之說稼軒「長調確有許多用典之處，但他那濃厚的情感和奔放的才氣，往往使人不覺得他在那裏掉書袋。試看吳文英周密諸人，一掉書袋，便被書袋壓死在底下，這是何等明顯的教訓！真有內

辛

容的文學，真有人格的詩人，我們不妨給他們幾分寬假。」（詞選）□辛稼軒的詞，「沉着痛快。」（周濟語）「見解超脫，才氣縱橫，感情濃摯。凡有所作，皆屬人格之湧現。如許杜工部爲「社會詩人」，則辛稼軒便議「社會詞人」了。他有滿腹悲恨的牢騷，未嘗的志願。舉凡這些，全由當日的「情勢」「環境」與乎他自己的「歷驗」所「逼榨」所「養育」出來的。比之杜工部，未嘗身充戰卒而暴露戰爭底下的社會狀況者，當必更爲深刻罷。其別茂嘉十二弟之賀新郎詞，悲憤感慨，非飽嘗屢歷者不能。「綠樹聽鶉鴉，更那堪，杜鵑聲住，鶉鴉聲切。啼到春歸無啼處，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間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輦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首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伴我，醉明月。」（汲古閣本稼軒詞題下注云：「鶉鴉，杜鵑，實兩種，見離騷補注。」陳子宏（廬陵人）遂謂「此詞盡集許多怨事，全與李太

文——〇——五四一

白擬恨賦相似。」(劉體仁亦說：「誰伴我醉明月，恨賦也。」)把細玩之，是足證其言之不謬也。至其登賞心亭之醉江月詞，則惟具其梗概，無此雄心者矣。「我來吊古上危樓，贏得閑愁千斛。虎踞龍盤何處似？只有興亡滿目。柳外斜陽，水邊歸鳥，壑上吹喬木。片帆西去，一聲誰噴霜竹。却憶安石風流，東山歲晚，淚落哀箏曲。兒輩功名都付與，長日惟消棋局。寶鏡難尋，碧雲將暮，誰勸盃中綠。江頭風怒，朝來波浪翻屋。」石勒云：「大丈夫磊磊落落，終不學曹孟德司馬仲達狐媚！」讀稼軒詞，應作如是觀矣。(王阮序語)梨莊云：「予謂有稼軒之心胸，始可爲稼軒之詞。今粗淺之輩，一切鄉語稗談，信筆塗抹，自負吾稼軒也，豈不令人齒冷！」又有靈山賦菴堰湖之心園春云：「疊嶂西馳，萬馬回旋，衆山欲東。正驚濤直下，跳珠倒濺；小橋橫截，缺月初弓。老合投閑，天教多事，檢校長身十萬松。吾廬小，在龍蛇影外，風雨聲中。爭先見，面重重，看爽氣朝來三數峯。似謝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戶，車騎雍容。我覺其間，雄深雅健，如

對文章太史公，新堤路，問偃湖何日烟水濛濛！」說松而及「謝家」「相如」「太史公」，自非脫落故常者，未易闕其堂奧！(陳子宏)然猶不及沁園春之止酒詞，完全近乎評論也。「盃汝前來，老子今朝點檢形骸，甚長年抱渴，咽如焦釜，於今喜眩，氣似奔雷。汝說劉伶今古達者，醉後何妨死，便埋渾如許，歎汝於知己，真少恩哉。更憑歌舞爲媒，算合作人間鴆毒，猜况怨無大小，生於所愛物，無美惡，過則爲災。與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猶能肆汝盃，盃再拜道：『麾之即去，有召須來。』」(將止酒。戒酒盃使勿進)劉體仁說：「稼軒之『盃汝前來』，毛穎傳也。」陳子宏說：「此文全如賓戲解嘲等作，乃是把做古文手段寓之於詞矣！是故毛晉跋其集云：『詞家爭鬥穠纖，而稼軒率多撫時感事之作，磊砢英多，絕不作妮子態。宋人以東坡爲詞詩，稼軒爲詞論，善評也。』」因爲稼軒好拿玩諷的態度，在詞調中來發揮他的議論，故遺下後來兩種疵病：第一是評者每多謂其不諧音律；這種鑿空之論，完全和批評蘇詞的



錯誤一樣。稼軒雖說好發議論處，尤有過於蘇軾，然亦惟永詞氣之自然諧暢，而不拘拘乎音律之準則耳。奚必凡屬辛作皆不諧於音律哉！第二是學者每多祖其粗獷滑稽。王靜安云：「以粗獷滑稽可學也。其佳處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氣象論，亦有傍素波千青雲之概；寧後世齷齪小生所可擬耶？」（人間詞話）蓋緣此種格調，必須稼軒豪邁不羈之才氣始足運用而驅使之。至若秉賦稍遜者，非惟不濟實所用以自蹶耳。如此佳什，為數至夥，單就成績與力量來說，蓋實遠在東坡之上。馬前人先我評之矣！周介存曰：「蘇辛並稱，東坡天趣獨到，殆成絕詣；而苦不經意，完璧甚少。稼軒則沈着痛快，有轍可尋，南宋諸公無不傳其衣鉢，固未可同年而語也！」（宋四家詞選敘論）又曰：「世以蘇辛並稱，蘇之自在處，辛偶能到之；辛之當行處，蘇必不能到。二公之詞，不可同日而語也。」（介存齋論詞雜著）學術進化愈演愈精，後來居上，鑄為原則，宜乎辛之見優於蘇也。■稼軒詞於「豪爽剛健」「悲壯激烈」之外

辛

又能「剪翠偎紅」「纏綿悱惻」。劉後村云：「公所作大聲鏗鞳，小聲鏗鉤，橫絕六合，掃空萬古，其穠豔綿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劉後村）沈東江曰：「稼軒詞以激揚奮厲為工，至『寶釵分，桃葉渡』一曲，昵狎溫柔，魂銷意盡，才人伎倆，真不可及！」俗語所謂「英雄氣短，兒女情長」者，殆為此也。其詞云：「寶釵分，桃葉渡，揚柳暗，南浦。怕上層樓，十日九風雨。斷腸片片飛紅，都無人管，更誰遣啼鶯聲住？鬢邊觀，應把花卜歸期，才替又重數。難帳燈昏，啞咽夢中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帶將愁去。」（祝英臺近，晚春）凡是偉大的作品，如非作者自身的經歷，亦必曾經參與過，因為必如此，然後才能表現真實，情調動人，即如稼軒這詞，自其出世以來，無論南北詞家，都無間言，推重備至者，亦正由其為抒寫片斷之遭過耳。張端義貴耳集記其本事云：「呂安，呂正己之妻，正己為京畿漕，有女事辛幼安，因以微事觸其怒，竟逐之。今稼軒桃葉渡詞，因此而作。」詞源評之曰：「簸弄風月，陶寫性情，詞婉於詞，

蓋聲出鶯吭燕舌間，稍近乎情可也；若隣於鄰衛，與纏令何異？如陸雪溪瑞鶴仙……：辛稼軒祝英臺近……：皆景中帶情，而存騷雅，故其燕酣之樂，別離之愁，迴文題葉之思，峴山西州之淚，一寓於詞。若能屏去浮艷，樂而不淫，是亦漢魏樂府之遺意。」周介存云：「後人以蠱豪學稼軒，非徒無其才，並無其情。稼軒固是天才，然情至處，後人萬不能及！」（論詞雜著）自從胡適之先生說稼軒于詞，受了他那女同鄉李清照的影響而後，疑古玄同先生和之，黎錦熙和之，胡雲翼和之，然除能舉出他那詞集中有做易安體（醜奴兒近在博山道中）的作品，以資說明外，實也沒有取出別的證據來。我的意思，以為稼軒運此手筆，抒寫一往情深之詞，便是從易安居士錦心繡口裏體驗出來的。□詞苑云：稼軒有姬名錢錢，辛年老遺去，賦臨江仙與之云：「一自酒情詩興懶，舞情歌扇闌珊。好天良夜月團圓。杜陵真好事，留得一文看。歲晚人欺程不識，怎教阿堵流連。楊花榆莢任漫天。從今花影下，只看綠苔圓。」凡

此纏綿蘊藉之什，謂其不曾染受易安之洗禮，容可得乎？□總之：辛稼軒詞就題材說，完全是時會的陶冶，自己的生活就表現上說，完全是天才的奔肆性格的豪曠。本此兩者之融洽，無畏地創造，故遂有此驚人之成績。有此「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之成績，而評者謾示輕詆，斥為「變調」。如宋徵璧云：「辛稼軒之豪爽，而或傷之羈。」四庫提要云：「辛棄疾詞，慷慨縱橫，有不可一世之概；於倚聲家為變調，而異軍特起，能于剪翠刻紅之外，屹然別立一宗。迄今不廢。」雖顯推崇，終見排抑，是何識之不達也？彭羨門曰：「稼軒詞胸有萬卷，筆無點塵，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今人未有稼軒一字，鞞紛紛為異同之論。宋玉罪人可勝三歎！」劉後村云：「惟辛稼軒自度梁肉，不勝前哲，特出奇險，為珍錯供。與劉後村輩俱曹洞旁出。學者正可欽佩，不必反唇，并捧心也！」□王國維先生云：「蘇辛詞中之狂。」故「讀東坡稼軒詞，須觀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風。」又云：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猶東

施之效捧西施也。」予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慕。」必也，以物觀物，以我觀我，以東坡觀東坡，以稼軒觀稼軒，斯則可矣。此義不獨批評東坡稼軒之詞爲然，但凡鑒賞作品者，皆應具此手眼也。東坡的詞，隣於理想，趨向享樂；稼軒的詞，得自經驗，重在寫實。拿詩人來比，東坡方太白，若不及稼軒，較少陵實過之。我爲妄重新來估量他們的價值之故，不惜費了若干時日的權度，然後才秤出這樣的一個考語……這樣的一個「新考語」，希望讀者從他們各個人的「作風」，「遭遇」，「經歷」，「秉賦」，「性格」，「才氣」，「環境」，「生活」……等上面去作一個分別而綜合的觀察，則其所得結果，勢必與我所下的考語混合也。自來推服稼軒者，要以劉過爲最。他說：「古豈無人，可以似吾稼軒者！誰擁七州都督？雖然陶侃，機明神鑒，未必能詩。常袞何如？公羊聊爾。千騎東方侯，會稽中原事。總向奴未滅，畢竟男兒！」（沁園春前疊，寄辛稼軒）今當評述，既竟，故特引之以作此條之總結。1000

## 辛

辛壬癸甲吟草<sup>29</sup>四卷。清滁州米倬撰。有感豐刊本。

【辛壬集】<sup>2090</sup>清光緒間劉名譽撰。

【辛壬稿】<sup>2092</sup>三卷。清繆荃孫撰。有家刊本。

【辛德源】<sup>24</sup>孝基。陳—五七零頃隴西狄道人。沈靜好學。年十四，解屬文。及長，博覽羣書，頗有重名。齊尚書僕射楊遵彥殿中尚書辛術，皆一時名士，見德源，並虛襟禮敬，因同薦之於文宣帝。起家奉朝請，累官中書舍人。入周，爲宣納上士。隋文帝受禪，德源隱於林慮山，鬱鬱不得志，著幽居賦以自寄。祕書監牛弘以德源才學顯著，奏與著作郎王邵同修國史。後爲蜀王秀諮議參軍，卒於官。德源集注春秋三傳三十卷，注揚子法言二十三卷，又撰政訓內訓各二十卷，及文集二十卷。（隋書志及兩唐書志均作三十卷。此從隋書本傳）

【辛派詞人】<sup>32</sup>屬於辛棄疾一派的詞人，有陸游劉過劉克莊等人，可參看各條。

【辛次膺】<sup>37</sup>起季。宋—一零九二至一一七零萊州

人。卒年七十。俊慧力學，日誦十言，善屬文，尤工於詩。一一二年至進士第。歷單父丞，累擢右正言。力諫和議，爲秦檜所惡，流落者二十年。起知婺州，擢樞給事中。孝宗即位，除御史中丞。每以名實爲言，多所裨益。帝呼其官而不名。湯思退等朋比奸罔，皆被論罷。每章疏一出，天下避之。旋同知樞密院事，未幾，又拜參知政事。以疾祈免，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卒。

【辛苦半世】上海流行俗曲（廣東調）第一書局石印本。

【辛夷花館詩牘】一卷。清永嘉陳信熊撰。有民國十六年刊本。在松陵陸氏叢書內。

【辛愿】殺之金——？至一二三一福昌（歸潛志作河南）人。年二十五，始知讀書，取白氏諷諫集自試，一日使能背誦。乃聚書環堵中讀之。書至伊訓，詩至河廣，若有所悟，欲罷不能。過昔義有不通者，必多方搜訪，通而後已。由是博極羣書，於三傳爲尤精，內典亦稱該洽。杜詩韓筆，未常一日去手。作文有綱目，

詩律精嚴，有自得之趣。性野逸，不修威儀，貴人延客，愿麻衣草履，坦然其間。高庭玉爲河南治中，聞其名，引爲上客。庭玉被誣，愿益貧困，後沒於洛下。愿自號女几野人，又號漢南詩老。有詩數千首，常貯行囊中。

【率真集】清光緒間黃圖南撰。

【率性吟稿】六卷。清西安鄧文琅撰。有鈔本。

【妄安錄】十二卷。清吳縣朱海撰。有道光巾箱本。

【章】文體明辨說：『章』者，明也。古人言事，皆稱

『上書』。漢定禮儀，乃有四品，其一曰『章』。用以謝恩及考後漢『論諫』、『慶賀』，間亦稱『章』。自唐而後，此制遂亡……至論其體，則漢晉多用散文，唐宋多用四六，而唐宋之禮，又自不同。唐人聲律，時有出入，而不失乎雄渾之風。宋人聲律，極其精切，而有得乎明暢之旨。

【章衮】汝明，明——一五三八頃臨川人。一五二三年進士。授御史，督學南畿，以狷介稱。累官陝西按察副使，告歸。卒。衮著有章介菴集十一卷。

【章望之】表民，宋——一零四九頃建州浦城人。少

孤，喜學問，志氣弘放。爲文辨博，長於議論。丁母憂，毀瘠過制，由伯父得象蔭，爲祕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後官大理評事。歐陽修等薦其才，官至光祿寺丞，致仕卒。望之著有文集三十卷，教性七篇，明統三篇，及禮論一篇（均宋史本傳）。

【章正宸】<sup>1</sup>羽侯，號格菴，晚號侑東鐵夫。清——一六四六頃會稽人。從學同里劉宗周，有學行。一六三一年進士。由庶吉士改禮科給事中。王應熊入閣，不由廷推，正宸疏劾之，下詔獄。旋起。歷吏科都給事中，屢忤首相周延儒，又誡兵部尚書陳新甲奸邪。既而會推閣臣失帝意，謫戍均州。福王時，官至大理丞。明亡，棄家爲僧，不知所終。正宸所著有章格菴遺書五卷。

【章北亭全集】<sup>1</sup>清乾隆間章愷撰。  
【章碣】<sup>1</sup>唐——八七七頃錢塘人。章老標之子。累舉進士不第。咸通末（八七三年左右）有詩名。嘗草創詩律，於八句中每句末一字平仄各押韻，號爲雙體。自來作詩只偶句押韻，單句亦押韻，則自碣始。乾符中，侍郎高湘自長沙攜邵安石來京。湘主試事，安

石及第。碣怨湘不知己，賦東都望幸詩以見意。後亦登第。竟流落，不知所終。碣著有詩集一卷（新唐書藝文志）。

【章山文集】<sup>2</sup>四卷。清無錫盧一元撰。有乾隆刊本。  
【章良能】<sup>307</sup>達之，宋——一一九二頃麗水人。少好雅潔，性滑稽。居一室，必汎掃圻飾，陳列琴書。一一七八

年進士，除著作佐郎。嘉泰元年（一一二零一年）爲起居舍人。甯宗朝，居兩制，登政地。卒諡文莊。良能間作小詞，頗有思致。有嘉林集百卷（絕妙好詞箋）。

【章實齋文集】<sup>308</sup>八卷。清會稽章學誠撰。有吳興劉氏刊本，在章氏遺書內。  
【章實齋文鈔】<sup>3</sup>二卷。清會稽章學誠撰。有國粹學報社排印本，在古學彙刊內。

【章實齋外集】<sup>2</sup>二卷。清會稽章學誠撰。有吳興劉氏刊本，在章氏遺書內。  
【章江集】<sup>31</sup>五卷。清安世鼎撰。此集乃世鼎自輯。以歷官奏疏及文移條告諸篇編爲是集，後附以書記序二十一篇。

【章适】<sup>32</sup>景南，號道峯，明——一五六一頃蘭溪人。一五四七年進士。歷官禮科給事中。因疏請景裕二王出閣講讀，忤旨告歸。适工詩，詞意娟雅。著有道峯集六卷。

【章榮】<sup>37</sup>質夫，宋——至一一零二浦城人。一零六年進士。試禮部第一。元祐初（一零八六年）知慶州。哲宗訪以邊事，命知渭州。在涇原四年，凡創州一城，若九立邊功。為西方最。進端明殿學士。徽宗立，拜同知樞密院事，授資政殿學士。中太乙宮使。卒。諡莊簡。榮與蘇軾善，嘗作水龍吟詞以詠柳花，頗為軾所稱道。

【章榮詞】他的一首詠柳花的水龍吟詞很有名。形容曲致，為詠柳花詞中最佳美的一首。黃昇特別稱道他的「傍珠簾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風扶起」數句。<sup>400</sup>

【章大倫】（一作大綸）字金庭，（一作金定）明——一五七三頃錢塘人。善為曲，著有符節記傳奇。

（曲錄）

【章臺柳】<sup>401</sup>一本明。張四維撰。傳奇四維字治卿，元城人。

【章臺柳】一本。元鍾嗣成撰。雜劇。

【章臺柳】一本。清張國壽撰。雜劇。

【章臺柳傳】<sup>2</sup>唐許佐堯底小說。這是唐代有名的詩人韓翃底逸話。內容韓翃當落魄時，靠他底朋友李生照顧。李生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寵姬柳氏豔絕一時，真談諧、善謳詠，恭翹之才，竊屬意焉。李生知之，遂以柳氏贈翃。明年，翃擢上第，歸省到家，值安祿山之亂，京師大騷動，柳氏變姿竊跡法靈寺。是時翃為溜青節度使侯希逸底祕書，亂平後，遣使求柳氏。以為柳氏另嫁他人，故為詩惜之。「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氏得詩大悲，答云：「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時蕃將沙叱利初立功，闌柳氏之色，劫歸其第，寵愛之後，翃從侯希逸入朝，尋柳氏不遇。有一天在路上，遇著柳氏乘牛車，知失身蕃將，遂大失望，會溜青諸將

開宴請翹，翹悵然不樂。座中有虞侯許俊者，任俠有才力，見翹不樂，因問之，翹以實告，許虞侯說，此事甚易。請翹寫了一封信給他，直馳馬到沙叱利那里，等其外出之際，入堂叫曰：將軍在路上染疾，特遣我來迎夫人！遂升堂出，翹札示柳氏，扶之乘馬，急驅歸營。四座驚歎，柳氏執翹手而泣。翹畏沙叱利之勢，怕有後難，以告侯希逸，希逸大驚，上書訴沙叱利之暴，代宗見奏，下詔令柳氏歸翹云。這故事又見於孟啓底本事詩。大概是實錄1241。

【章有湘】402玉篋清江蕙華亭女子，早寡。著有澄心堂集。望雲草再生集，訴天雜記，皆孤猿寡鵠，自寫其憂傷哀怨之音。妙有源字瑞麟，妹有渭字玉璜，著淑清草、燕喜樓草。

【章有渭】3612玉璜，清華亭女子。嫁嘉定侯泓。有燕喜樓草。

【章嘉禎】404元禮，明一五九五頃德清人。一五八零年進士官當塗知縣。累至大理寺寺丞。嘉禎詩筆清雋而率易，有姑孰集二卷。

【章藻功】441豈績，清一七一—一頃浙江錢塘人。幼承家學，詩文貫串。一七零三年進士及第，改翰林院庶吉士。在官五月，即引疾歸，事母終身。藻功與陳維崧、吳綺皆以駢文有名，以新巧勝。著有思綺堂集（清史列傳）。

【章懋】443德懋，別號闇然子，明一四三六至一五二一蘭溪人。卒年八十六。成化中進士，第一授編修。疏諫元夕張燈，廷杖謫官。累遷福建按察司僉事，政績甚著。尋致仕歸，屏跡不入城府，奉親之暇，以讀書講學爲事。後起爲南京國子監祭酒，復乞休。世宗立，即家進南京禮部尚書。卒，諡文懿。懋文辭意醇，正有和平溫厚之風。著有楓山集四卷，與楓山語錄。

【章孝標】444道正，唐一八二六頃錢塘人。（唐詩紀事作桐廬人。此從唐才子傳）嘗遊淮東節度李紳幕中，值天雪賦詩，大爲紳所賞。八一九年舉進士及第，授校書郎。太和中（八三一年左右）嘗爲山南道從事，試大理評事。任終秘書正字。孝標著有評集一卷（新唐書藝文志）。

【章華賦】<sup>446</sup>邊讓作。文禮少辯博，能屬文，蔡邕荐之。

何進曰：生唐虞則元愷之次，佐仲尼則顏冉之亞，孔

融亦言其有俊逸才。所作章華賦，託楚靈倚相以結

言，因伍舉而裁篇，其體仍自高唐得來。其詞曰：「胄

高陽之苗胤兮，承聖祖之洪澤，建列藩於南楚兮，等

威靈於二伯，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之兩虢，達皇

佐之高勳兮，馳仁聲之顯赫，惠風春施，神馳電斷，華

夏肅清，五服攸亂。」欲寫目前淫樂，而先追溯古昔

全盛之時，此適爲文一定步驟，且啓口便提聖祖，是

極望君有感動意。又曰：「旦垂精於萬機兮，夕回輦

於門館，設長夜之歡飲兮，展中情之熾婉，端四海之

妙珍兮，盡人生之秘玩，爾乃攜窈窕，從好逑，選肉林，

登糟邱，爾肴山竦，椒酒溯流，激玄醴於清池兮，靡微

風而行，舟登瑤臺而四望兮，冀彌日而消憂。」歷敘

淫樂之萌，已露倦勤之態，此處特點「消憂」二字，

即爲以下數段主爰。自招宓妃，命湘娥，至嘉新聲之

彌隆，描寫長夜惟懽，粉白黛綠，妙舞清歌，連翩跌宕，

備極流連忘返之致，於是「衆變已盡」一段，正如

海市蜃樓，憑空湧現，一轉瞬消歸烏有，於此可悟文

家構境設色之法矣。末言「爾迺清夜晨，妙技單，收

尊俎，徹鼓盤，憫馬若醒，撫劍而嘆，慮理國之須才，悟

稼穡之艱難，美呂尚之佐周，善管仲之輔桓，將超世

而作理，馬沈涵於此，惟於是罷女樂，墜瑤臺，思夏禹

之卑宮，慕有虞之土階，舉英奇於仄陋，拔髦秀於蓬

萊，君明哲以知人，官隨任而處能，百揆時敘，庶績咸

熙，諸侯慕義，不召同期，繼高陽之絕軌，崇八莊之洪

基，雖齊桓之一匡，豈足方於大壯，爾迺育之以仁，臨

之以明，致虔報於鬼神，盡肅恭乎上京，馳淳化於黎

元，永歷世而太平。」以上備述君臣交儆，使知負荷

之艱，而爲荒亡之鑒，思之危苦，言之悱惻，淵安厚質，

在執綺之外者。班氏所以謂雖多淫麗之詞，而終之

正，亦猶相如之諷也。蓋自上林子虛以來，訖東漢之

末，猶守此式，雖氣息稍遜渾厚，而淵識鴻聲，自是一

代著述乎。

【章世純】<sup>447</sup>大力，明一五七五至約一六四四臨

川人。卒年七十。博聞強記，舉一六二一年鄉試，崇禎



中累官柳州知府。聞京師之變，悲憤遘疾卒。世純工時文，與艾南英、陳際泰、羅萬藻齊名，人稱「章羅陳艾」。著有留書八卷（明史藝文志）。

【章世純八股文】世純時文見章大力稿。當萬曆末，場屋文腐爛，艾南英深嫉之，約他和羅萬藻陳際泰以興起斯文為任，乃刻四人所作行之世，世人翕然歸之，稱為「章羅陳艾」。他的作品以幽深沉鷲勝，而說理精深，尤為時流所不及。他的君娶於吳為同姓二句文，最為後人傳頌，其前幅云：「且先王於合之甚者，皆求有以別之，別之而為合，故其合也固而不能久。異而後事同，睽而後志通，此其義乎？然而義不止於此——天地陰陽之氣，皆以異類相求，異氣相益；而至於一本之親，通其情昵，則有美盡之憂。人道禮義之始，常使疎不至離，親不至潰，而至以燕褻之私，講於骨肉，則有道苦之害。其在太古之時者，其取義精，蓋智足以辨微，故所詳者專於陰陽之際，同德者為同氣，同氣者同姓，異德者為異氣，異氣者異姓。同姓雖遠，不通婚姻；異姓雖近，不避婚姻，故同為黃

章

帝之子而著姓之殊，所以然者，記異德以別所生之氣也，古道然也。其在中古而後者，其據義顯，蓋其智不足以及微，故所辨者專於禮義之嚴，為正姓以統遠，遠者行飲食，為庶姓以統近，近者議服影，男子則稱氏以別貴賤，女子則稱姓以別婚姻，故有「買妾不知姓則卜」之文。所以然者，本所行以厚男女之別也，周道然也。「什麼叫做「同氣者同姓，異氣者異姓」現在看來，真不值一笑。然前人卻以為這段文字「非參天人之秘蘊，其制作之精心者，不能道其隻字」。

【章靜宜】<sup>52</sup>湘御清——一六七一頃吳縣人。順治中，為諸生，嘗從學于宋寶穎，又與吳偉業酬唱。靜宜著有吾好遺稿一卷，凡詩三百餘首，其歌行清麗激楚，頗近梅村集門徑。

【章甫】<sup>53</sup>（貴耳集作張甫）冠之，自號易足居士，宋——一八二頃鄱陽人，徙居真州。少從張孝祥學，豪放飄蕩，不受拘羈，與秀才與陸游、呂祖謙、韓元吉等相交遊。甫著有自鳴集六卷。

【章甫詩】其人豪放飄蕩，不受拘羈，詩亦如其為人，大抵骨力蒼秀，跡近江湖，有自鳴集。卷中

【章恩】元之明，一五五一頃浙江山陰人。工詩，所作皆五七言近體，多題咏名勝之作。有金陵覽勝詩一卷。

【章回小說】在近代小說中，其價值之高，影響之大，長篇尤甚於短篇。現在我們專敘長篇的章回小說，明代長篇小說之重要者有四：一是水滸傳，二是三國志演義，三是西遊記，四是金瓶梅。□水滸傳是章回小說中之較早的，牠的故事的起源，版本的流變，近人研治者頗多，殊非一二語所可了。大概宋元之際，民間流行的有梁山濼，太行山，方臘等等故事，寫成短篇的文字，如智取生辰綱之類。到元明之際，始有人合成長篇的小說，然而異常拙劣。後來不斷有人增改或刪削，成各種不同的較佳的本子。書中不但有羅貫中或施耐菴的成分，並且有汪道昆或楊定見的成分，故我們不能指定誰是水滸傳的作者。現在國一易得的本子是這三種：一是百二十

回本忠義水滸傳（商務館排印本，有胡適長序），二是百回本忠義水滸傳（北平李氏排印本，有李玄伯長序），三是七十一回本水滸傳（即金聖嘆本）。此外還有百十四回本，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四回本，均不易見。如只就文學的技術看來，金聖嘆本似最有精采。在章回小說中，可列入第一流。□與水滸傳同時的，是三國志演義。三分的故事，自唐宋以來，流傳於民間者已數百年。這種故事與梁山泊故事同樣的作為劇本或話本的材料。但宋元的關於三國的小說如三國志平話之類，今已不易見。現在所流傳的三國志演義，相傳是羅貫中作的，然而原書却是「絕淺陋可嗤」（胡應麟莊嶽委談），一本是經過李贄（？）及毛宗崗等人修改的，此外也許還有別人的手筆，故與水滸傳同樣的不能指定誰是作者。其文學的價值，似遠遜於水滸傳，但較之其他的歷史演義，則高明得多了。□西遊記是第一部有主名的長篇小說。作者舊傳為邱處機實為吳承恩。吳承恩（1501？—1580？）字汝忠，淮安人。嘉靖二

十三年歲貢，三十九年作長興縣丞。他性敏慧，著作頗多，西遊記即其一。不過西遊記中的故事，却與水滸三國同爲逐漸演進而來，並非全係作者個人的創造，玄奘是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他的取經的故事在唐宋之際已被神話化，南宋時民間已有關於取經的小說，金元時又有同樣材料的劇本。明初有所謂「西遊記」者，即吳元泰的東遊記，余象斗的南遊記與北遊記，及楊志和的西遊記。這些故事匯合到吳承恩手裏，加上作自己的創造，遂成今本西遊記。她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遠在三國之上，而可與水滸媲美。最後，我們便講到金瓶梅。此書究係誰作，至今尚是一個謎。相傳作者是明嘉靖間大名士，因此便有人說是王世貞作的，然亦無佐證。內容是把水滸傳中西門慶的一段插話加以放大，描寫人情世態，又可與水滸西遊成鼎足之勢。惟文筆間涉猥褻，頗爲一部分的讀者所可斥，但我們所看了晚明的短篇小說，便知肉感的描寫乃是那時的風尚，不能獨責金瓶梅；其在明小說中的地位，亦不因而有

## 章

損的。此四書外，明代長篇小說之較知名者，還有隋唐志傳，平妖傳，封神傳，玉嬌李，玉嬌梨，平山冷燕，好迷傳等，雖亦風行一時，且有外國譯本，然在文學史上實不領佔重要地位，故不贅。現在我們講清代。明代小說大半無主名，清代小說則大半有主名，在清代的作家中，我們選出下列八位：一是吳敬梓，二是曹霽，三是李汝珍，四是文康，五是石玉崑，六是劉鶚，七是韓邦慶，八是李寶嘉。吳敬梓（字一）字敏軒，全椒人。曾祖國對爲順治十五年探花，祖旦早卒，父霖起爲贛榆教諭。他在康熙五十九年中秀才，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辭，以病作罷。他性穎異，長於詩，而不善治生產。晚年頗潦倒，落拓縱酒，旅卒揚州。他的作品很多，而不很流傳，只有儒林外史却膾炙人口。此書共有五十五回，作於吳敬梓旅居南京時，約當雍正末年。那時的士大夫們太看重制藝了，不但學識淺陋，且一舉一動也都矯飾可笑，外史所寫的，即以此種人爲對象，刻畫入微，而宅心公平，較之其他諷刺小說，實高出萬倍。惜全書沒

有主幹，前後沒有貫串，未免大臨小疵。曹霑（一七〇一—一七六三）字雪芹，鑲藍旗漢軍。祖寅，父頴，並為江甯織造。清世祖南巡時，常以織造署為行宮，曹寅接駕至四次，寅又嗜風雅，善詩詞傳奇。曹霑即生在這種環境裏，後宦道中落，霑乃貧居北京西郊，喝稀飯過日子。乾隆二十七年，子殤，他因悲成疾，尋卒。這種由富貴而貧賤的經歷，便寫成一部石頭記。石頭記是作者自敘傳，本極明顯，且有與作者同時的脂硯齋的批語可證。但一部分讀者必欲深求，拿納蘭成德或董鄂妃來比附，其或認為弔明斥滿之作，實距事實甚遠。此書原本僅八十四回，未完而作者死，今傳之百二十四回本，乃高鶚所補足。補本極多，高本最流行，但技術上還遠遜於前八十四回。前八十四回在章回小說中地位之高，實在空前絕後的。李汝珍（一七六三—一八二〇）字松石，大興人。他博極羣書，而不喜入股，在海州從凌廷堪學，尤注意於音韻，作音鑑一書，頗為人所推重。鏡花緣一百回，是他晚年的作品。書中以武后開科試才女為線索，一方敘探花唐

教遠遊異國事，一方敘其女閨臣與眾才女應試事。作者過於要表顯自己的才學，且針砭世俗，亦有矯飾之嫌，故不能算是第一流的作品。惟為婦女要求平等，則為他書所無。文康（生卒未詳）滿洲鑲紅旗人。曾祖溫福為工部尚書，後以陣亡賞伯爵。祖勒保為經略大臣，封公爵。父未詳。文康以貲為理藩院郎中，出為郡守，升至觀察。丁憂後起為駐藏大臣，以病未行。晚年諸子不肖，家道中落，窮愁獨處，作兒女英雄傳評話自遣。成書約在道光中（一八四零年左右）。他的身世有類於曹霑，而其作品則與石頭記不同。石頭記是部懺悔的自敘傳，而兒女英雄傳則寫作者所希望的肖子，以慰情勝無。書中以十三妹為主，寫她怎樣報父讎，怎樣嫁安驥，安驥以探花及第，終於位極人臣，即作者理想中的肖子。這種理想是很可笑的，而寫十三妹的義俠，尤其不然。然因作者是旗人，旗人頗會說話，故書中對話有生動，漂亮，俏皮，詼諧的長處。石玉崑（生卒未詳）別署問竹主人，事蹟不可考。他的三俠五義大約作

於同治十年以前，後又經入迷道人的修改，於光緒五年出版；到光緒十五年，俞樾又改作了第一回，易名七俠五義。包龍圖的故事狸貓換太子的故事，自宋元以來流行於民間者已久。這些傳說到了閩竹主人及入迷道人手裏，加上十來個俠義之士的描寫，使成功這部書。較之包公案一類偵探小說固然高明得多，即較之英雄八義一類俠義小說也高出萬倍，雖然在全部小說史上不能算第一流之作。□

劉鶚（1859？—1910？）字鐵雲，丹徒人。父成忠官至觀察。他少精算學，又精醫理。光緒十四年黃河決於鄭州，他沿河有功。後以主張開山西礦，被稱為漢奸。庚子之亂，北京人苦饑，時俄軍據太倉，不食米，他以賤價購粟於俄軍，以振饑困；不料反以私售倉粟獲罪，流新疆而死。他的老殘遊記成於光緒末年。書中以一個名為老殘的人為主，歷敘他遊行所見，而尤致力於清官剛愎誤國的描寫。文章是好極了，可與儒林外史媲美。原書僅二十回，民國八年忽有個四十回本出現，文辭拙陋，顯為偽託。□韓邦慶（

## 章

1851—1894）字子雲，松江人。父宗文為刑部主事。他幼即聰穎，然屢試不售，遂淡於功名。他常旅居上海，替申報作論說。那時他與某妓女最熟，常寄居其粧閣中。他寫海上花列傳即在此環境中。光緒十八年出版一種小說雜誌，名為海上奇書，他的海上花列傳即在這上邊刊登。登至二十八回，雜誌停刊了，便改印單行本，共六十四回。他所描寫的以上海妓女為主，而這些妓女大都說蘇州方言，作者要「合當時神理」，故此書即用吳語作成。其描寫的自然而生動，實在其他寫妓女的小說之上。在吳語文學中，這是第一部傑作。□李寶嘉（1857—1906）字伯元，武進人。他以第一名入學，而累舉不第，便到上海去辦指南小遊戲報，海上繁華報等。嘗被薦為經濟特科，不赴。他沒有兒子，身後很蕭條，伶人孫菊仙為料理喪事。他的作品頗多，而官場現形記為最。他指擿官僚，正如吳敬梓指擿士人一樣，可惜的是作者有吳敬梓的短處，而沒有吳敬梓的長處。千篇一律的官場話柄，毫無結構地寫在一起，雖酣暢淋漓而

無含蓄蘊藉之致。□清代長篇小說作家，除上述八人外，還有夏敬渠、屠紳、陳球、陳森、書、魏子安、俞達、吳沃堯等，我們不必一一詳述。我們知道，十九世紀產生的長篇小說最多，然絕少第一流之作。這一點，却有待於文學革命以後。(100)

【章氏遺書補遺】一卷。清會稽章學誠撰，今人吳興劉承幹輯。有吳興劉氏刊本，在章氏遺書內。

【章學誠】實齋，清——一七三八至一八零一，浙江會稽人。卒年六十四。幼多病，十四歲，四子書尚未卒業。十五六歲，甚駢滯，性情近於史學。課餘作東周書幾及百卷，自命史才。二十歲後，縱覽羣書，日有進步。嘗謂「吾二十歲後與二十歲前不似一人」。二十七歲，修天門縣志，明年至京師，應順天鄉試，不中。居京，從朱筠學文章。朱多藏書，得遍覽羣籍，與當時名人交，自是知名。又與邵晉涵、洪亮吉、黃景仁輩相問難，後成進士。歷主講定武書院、清漳書院、蓮池書院。後到武昌，依畢沅，歸家，整理文史通義，福以卒。著有文史通義、校讎通義、札道、乙卯丙辰荀記、實齋文鈔傳

於世。他底作風，賸寶博辨，一生學識，專達於史學。以纂修方志，為時所重。對於史學，尤多創見。(101)

【章門萍約詩選】十四卷。清奉新嚴暉言撰。有道光二年文壽堂刊本。

【章八元】唐——七七三頃睦州桐廬人。少喜為詩，嘗於郵亭偶題所作。嚴維見而奇之，授以格律，數年間，詩賦精絕。七七年登進士。居京既久，床頭金盡，歸江南訪韋蘇州，待贈甚厚。復赴都，應制科。貞元中，調句容主簿，即辭歸。元微之、白樂天在長安，嘗至慈恩寺浮圖前後，遍覽名流所題詩版，因悉除去。讀至八元所題版，有句云：「却怪鳥飛平地上，自驚人語半天中！」吟玩久之，曰：「名下果無虛士也！」八元者，有詩集一卷（新唐書藝文志）。

【章金牧】雲李，號萊山，清——一六七一頃歸安（一作德清）人。博聞強識，工詩文。順治時拔貢。官柏鄉縣知縣，居官廉平。金牧著有萊山堂集八卷，遺稿五卷。其時文縱橫博麗，勃勃有奇氣，在當時其名甚噪。詩格在盧仝、李賀之間。

【章金牧文】金牧爲文驚才絕艷，而不爲時輩所推，後俞長城選入百二十名家，而其之名始顯。到清乾隆間，操觚家無有不讀其文者，亦可謂豪傑之士了。

【章介菴集】十一卷。明章袞撰。是集首載大學口義中庸口義各一卷，皆訓釋章句之語，三卷以下皆雜文各體詩，而以隨筆瑣言終焉。瑣言者袞所作語錄也，其文疎爽而頗乏體要。

【章慥】仲實，明一六四四頃江西南城人。明諸生，隱居華子岡，灌園養母，與謝文海論學最契，文海每心折之。慥好讀史，著有二十一史童觀集及閩史偶談（並清史列傳）。

【章啟】尚文，明一四三七會稽人。一四零四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屢辨冤獄。宣德間擢禮部右侍郎，再使安南，諭黎利父子，得使臣體。正統初，官終左侍郎。啟嘗預修永樂大典、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所著有質菴文集。

【享帚齋詩鈔】清咸豐間周恩綬撰。

享交離

【享帚詞】四卷。清江都秦恩復撰。有道光刊本。  
【交石類稿】三卷。明吳文度撰。皆詞旨樸，俚之作。  
【交河集】六卷。附國學講義二卷。清交河王蘭生撰。有道光刊本。

【交以良友】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交養軒遺集】一卷。清騰越金澤撰。有民國十七年刊本，在曲石叢書內。

【離六堂詩餘】一卷。清釋大汕撰。有康熙懷古樓刊本，在離六堂集內。

【離六堂集】十二卷。近稿一卷。清釋大汕撰。有康熙懷古樓刊本。

【離魂】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離魂記】唐陳元祐底小說。大意：張鑑有一女倩娘，一甥王宙。倩娘與王宙從幼兩小親愛，有爲夫婦的志願。其後張鑑把倩娘許配他人，宙憤而請赴京，決別上船。其夜倩娘忽徒行跣足追來，遂同往蜀。五年之間，生了二子。後倩娘思念父母，遂與王宙同歸張鑑之家。王宙先至鑑家謝罪，鑑甚怪，說「倩娘病」。

在閨中數年，何其詭說也！「王宙道」見在舟中，猛大驚，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船上。臥病的倩娘忽喜出相迎，一人相會遂翕然合為一體。元曲中鄭光祖底倩女離魂就是基於此篇而作的。〔七〕

【離魂記】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

【離了我來】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選鉛印本。

【離垢集】五卷，清閩縣華岳撰，有鈔本。

【離墨詞】二卷，清徐瑤撰，狄立人云天璧才擅衆

長，詞不一格，或瑰瑋如夢窗，或清勁如白石，或綺麗婉約，如美成少游。

【離別時】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刻本。

【離騷】自來講楚辭的人，因為要把屈原說做「理想忠臣」的原故，于是凡其文中提到「美人」之類的便解作「君」，提到「香草」之類的便解為「忠臣」……大抵自王逸以來，多主此說，其實，那是很不恰當的。宋代朱熹在其所著楚辭辨證裏評

論道：王逸曰：「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比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今按逸此言，有得有失。其言「配忠貞」、「比讒佞」、「靈修」、「美人」者得之，蓋即詩所謂比也。若「宓妃」、「佚女」，則便是「美人」，「虬龍」、「鸞鳳」則亦「善鳥」之類耳。不當別出一條，更立他義也。「飄風」、「雲霓」亦非「小人」之比，逸說皆誤。果然「逸說皆誤」，即「忠貞」、「靈修」、「美人」之說，蓋亦未嘗盡得也，何況其它！無奈那「依詩取興，引類比喻」之辭，多在離騷，由是離騷也使蒙罩着許多「烏煙瘴氣」的解釋。又因為集書的人把離騷置在屈原的一切作品之前，而且又是全部楚辭的第一篇，因此，便更遭了後人許多的青眼與重視。甚者，還有在離騷二字之下，輕輕加上一個「經」字而稱之爲離騷經的，于是乎從九歌以下的二十四篇，便呼之爲「傳」了。但



也。還有人以爲凡是屈原作的通是「經」。自宋玉以後的一切繼作始謂之「傳」。鬚髯若孔丘作春秋經，而左丘明和公羊穀梁三家之書皆稱爲傳。一「經」蓋所以示尊。這種尊崇，未免于理不倫了。

■「離騷稱「經」自王逸始。前此決無此等說法。其實離騷稱經不稱經，于其本身毫無益損。論及屈原的作物，也不會發生毀譽。■「離騷」這名詞的解釋很多，太史公說：「離騷者，猶離憂也。」班孟堅說：「離猶遭也，騷猶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王逸說：「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經以諷諫君也。」顏師古說：「離，遭也；憂，動曰一騷。」遭憂而作此辭。」王應麟說：「伍舉所謂『騷離』，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言也。」按項氏家說引楚語伍舉云：「德義不行，則適者騷離，遠者距違。」周聖楷說：「離，明也；騷，擾也。何取乎明而擾也？離爲火，火在天則明風，則擾矣。」戴東原說：「離猶隔也，騷者，動擾有聲之謂。蓋遭讒放逐，幽憂而有言，故以『離騷』名篇。」以上六個解釋，究也大

離

體相同，不過尤以王應麟班孟堅司馬子長三氏之說爲近是。■近人遊國恩別出心裁，以爲離騷是楚國當時的一種「曲」名，並非司馬等輩那種解釋。法其說云：「按大招云：『楚勞商只。』王逸曰：『曲名也。』按『勞商』與『離騷』爲雙聲字……並以旁紐通轉。故『勞』即『離』，『商』即『騷』。然則『勞商』與『離騷』原來是一物而異其名罷了。『離騷』之爲楚曲，猶後世齊謳吳趨之類……現在要問說離騷是曲名，究竟於當時的記載有稽考沒有？況且離騷只能「徒歌」，並不可以被之絃管（其說詳下）所以因「勞商只」三字可以與「離騷」爲雙聲旁轉之故，便說牠是曲名，豈不太誣枉了嗎？■至於離騷之作，乃是屈原的自敘，因爲他的神經受了無量的激刺，而四圍的壓力又復有加無已，所以他在篇中屢屢抒寫其憤懣之辭，以吐數其懷才不遇的苦況，不禁慷慨悲歌地，把胸中所有的鬱結和牢騷都表然吐瀉出來，流露出來，所以其意思也有忠君的，也有悲傷的，也有以人或物來喻君喻臣的……但他都

是隨手拈來，並非死呆女人既可譬讒佞，也可以喻時君……其實呢，如果注意在「以某比某」的方面去解釋屈原的東西，已經離題萬里了。□漢書揚雄傳，謂雄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章昭註以為即是「牢騷」。今人每謂發洩胸中不平之氣的言論或文章都稱為「發牢騷」。本此，則是屈原之作離騷實等于杜甫之作「行體詩」一樣，因為杜老的詩蓋亦發洩他滿肚皮的牢騷故也。□至于離騷產生的時代，當必是屈大夫被頃襄王放逐之後。而且在天問之後，所以太史公云：「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同時，新序風俗通和漢書賈誼列傳等都說屈原是「被放逐以後乃作離騷之賦」，（由此可知漢人不認離騷是詩）可見這個斷案是不會錯的了。□如上所言，則離騷只是篇名，並非一種文學上底體例，及後蕭統選文，竟然別立「騷」體，並且以之代表楚辭，故宋朝吳子良他「不識文體」自是罪有應得。□六朝時之劉勰，大約受有蕭統的遺毒頗深，故在文心雕龍裏舉辨騷一篇以概楚辭，並且另

用詮賦一篇以示「騷」，「賦」是各樣的東西，其意蓋亦有得有失者矣。□林下偶談謂屈原以「騷」命名，其文則「賦」，劉彥和且說牠「文麗辭雅，為詞賦之宗，楚承南音，繼興騷賦」。是則離騷之作的為南派詞賦之祖，不過在當時雖然「詩賦道分」，但亦猶然混合，未嘗如現在之顯明也。□從二千四百八十字的離騷中，（有人以為屈原的離騷本不如是之長，當必到「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處止，因為後段的亂曰下亦言「既莫足與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明明是規擬前段結句的東西，當屬妄人偽造）可以看到牠是屈原被四圍的惡劣空氣與夫緊張的環境之壓榨，乃始產生出來的一種作物。這是他心煩意亂底自然流露，不是「矯揉情性」而故意要造為這樣的長篇。如「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等類，不可能之事他都能想到，時而要想從靈霧之吉占，時而又猶豫而狐疑，明明知道舉世「溷濁嫉賢」，「蔽美稱惡」，「哲王不悟」，但他却

要「跪敷衽以陳辭」然而終是無人能察其「中節」或且懷情而不發。「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堯獨而不予聽？」推尋其故，要皆眾人愚妄與黨人之過。故「眾皆競進以貪婪」，「眾女嫉余之蛾眉」，「眾不可與戶說」，「非世俗之所服」……等者，斥責眾人也；其罪黨人也，一則曰「惟黨人之偷樂」，再則曰「惟此黨人其獨異」，三則曰「惟此黨人之不諒」。當此全國鼎沸，四海滔滔之際，明知「桀紂昌披」，「幽昧險隘」，但他必抱定「甯溘死以流亡」，「雖九死其猶未悔」，「雖體解吾猶未變」的態度，這就可以想見其人格了。□「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乎民心」。這大概是離騷產生的本旨。因此，所以我敢決定離騷只是屈原自己的歌唱，並不是樂章。其理由（一）從離騷的產生方面說，則作者本是要抒寫牢騷的，如從游君之說，以為曲譜，則勢必顧到那演奏方面的音節，一顧到音節，便不能夠暢達其意了。然而離騷却是能夠暢達情志的文辭。（二）離騷的本身有為樂章或歌唱

之不可能！因為牠篇幅太長，難入樂調；用口歌唱，則嗓子不能耐久；用器演奏，則詞繁而難于系譜。此皆事實上之不可能。（三）如此長調，縱使可譜，可奏，可合歌，在應用方面也絕不適用，所以自來演奏的樂曲皆無此種長調也。此亦事實上之不可能。本此三個理由，所以我便斷定離騷不是樂章，也不是歌曲。牠至多也止能是徒歌。離騷的文學，從前的人們對於離騷的批評雖多，然而大都是「烏煙瘴氣」或者「迂陋」「汗漫」，我們用不着去管牠。此處所着眼的只在牠那「宏博雅麗」，「實為詞賦之宗」的創作一方面。揚子雲云：「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萃無根。然而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虛，長卿亮不可及！」魏文帝亦說：「優游按行，屈原尚之，窮侈極妙，相如之長也。然原據託譬喻，其意周旋，綽有餘度，長卿子雲不能及。」我們須要知道，司馬和揚雄的辭賦都是南派文學的後起之秀，在藝術方面，當然要較屈原高妙些；內容的充分和辭句的奇麗，屈原未

免也覺遜色些罷。愈古的愈好，前人確有這種毛病。雖然你要初原抬得高，無如事實如此，終不可掩。祇足證明其說是不識文學演化的趨勢罷了。劉彥和云：「自風雅寢聲，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彥和以爲離騷是三百篇後鬱起之奇文，其言有當有不當；有當者，離騷確是三百篇後的名著；有不當者，如九歌大招招魂……之類，也未始不是三百篇後的奇文，而且比較離騷更妙的辭句也很多。——但離騷之產出與「去聖之遠近」絕無關係，彥和推尋的結論未免「胡說八道」了。離騷這篇東西，古今的人士都交口贊嘆牠的了不得，然而我却並不以爲的牠本身好到怎麼樣，牠的藝術方法並不高，而「楚調」「音篇」「描寫」……等事較之九歌九章大招招魂又相差很遠。究不過止「憂時疾俗」「中風狂走」「神經錯亂」的一種文字上的表現而已。他這種主觀的胡思亂想的文學，我們可以呼之爲「象徵主義」。此意在篇

中表現得最多。而「狀人」「狀物」「紀事」則非所長也。何以見得是象徵的文學呢？如「步余馬之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于扶桑」……之象徵境界；爲余駕飛龍兮，鳴玉鸞之啾啾。「鸞鳳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等之象徵鳥獸；「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逸女」「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等之象徵神女；「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等之象徵神鬼等，皆足證明。然此雖是離騷的象徵文學，但猶不是牠最高妙的造辭；最高妙的造辭，要以象徵草木之文爲極好。如「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等辭句，惟劉彥和所謂「物已盡而情有餘」者，迨其似之。101)

【離騷集傳】宋錢果之撰。這書大抵多本王注，而間附己意，無甚發明。他與王注出入之處，如「余以蘭爲可恃兮」一句，王逸謂蘭爲襄王少弟司馬子

蘭，錢注則以為喻所收賢才，這尚可通。至「椒專佞以慢怡兮，椒又欲充其佩幃」二句，王註椒為楚大夫司馬子椒，椒以喻子椒似賢而非賢，固不免於附會，而錢注謂椒椒都是香物，都是喻所收賢才，那便大錯。他又謂離騷從彭咸所居，猶言相從古人於地下，舊解謂彭咸投江，原沉汨羅，是為從他所居，其實不對，因離騷作於懷王時，至頃襄王遷他到江南，纔投汨羅，不當預言投江的事，這也有片面的理由。但他未考離騷實為頃襄王放他在江南時所作。這時屈原死志已決，從彭咸一語，必非泛泛言死的話。況且悲回風本為懷王初放時作，也說到彭咸，王船山謂他死志起於懷王時，至頃襄王時始決，這是不錯的。（見楚辭通釋敘例）此外錢氏又分離騷為十四大節，即（一）高陽二十四句，（二）三后二十四句，（三）滋蘭八句，（四）競進二十八句，（五）靈修十二句，（六）鸞鳥三十二句，（七）女嬃十二句，（八）前聖四十句，（九）上征七十六句，（十）靈氛二十句，（十一）巫咸三十六句，（

十二）以蘭二十句，（十三）將行三十句，（十四）亂五句。212

【離騷價值】我們要估定離騷的價值，可從具體方面指出離騷五種特質如下：（甲）他開口便說「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這種從自己世系敘起的體裁，算是他的創例。後人摹倣他的極多，例如（一）韋孟諷諫詩云：「肅肅我祖，國自豕韋。」（二）揚雄反離騷云：「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諫，伯僑兮，流於末之揚侯。」（三）班固幽通賦云：「系高項之元胄兮，氏中葉之炳靈。」（四）庾信哀江南賦云：「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為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官。」他接着復敘道：「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我們便從這幾句考出他的生年月日，並且可以推定他的年歲。要是沒有這幾句，那末這位大詩人的生卒便無從推知，這豈非研究屈原一個極重要的材料？（乙）篇中多用女性來表現性格，愛人及敵人，藉以寄託他的理想和意志，文學手段極高。例如（一）「衆

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詠謂余以善淫。」（二）「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三）「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四）「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此外如「求宓妃」、「見有娥」、「留二姚」等話都是，開後人不少的摹倣。□（丙）韻文中用對語的體裁，固然始於詩經的式微、漆洧、株林、斯干、無羊……諸篇，但在辭賦中離騷卻是頭一篇。中間女嬃、重華、靈氛、巫咸四大段談話，雖非正式的一問一答，然實際上是問答的體裁，不過爲行文上方便起見，故偶然省去一方面的問或答。用這種方法寫出種種情緒，在藝術上的確算成功。後來子虛、上林的「亡是公」、「烏有先生」的問答，便是從離騷演化出來的；再後一點，也可說是小說的濫觴了。□（丁）離騷是一篇極長的詩歌。我國從來的詩歌，如古樂府的焦仲卿詩、韓愈的元和聖德詩（四言）、韋莊的秦婦吟、白居易的長恨歌，都是著名的長篇。但他們都是敘事詩，篇幅容易擴張，而離騷本來是抒情詩，反覆抒寫他個人的感情，至於近四百句，二千四

百餘字之多，共換七十餘韻；以抒情詩而論，真是古今第一的長篇。□（戊）篇中用了幾十個雙聲疊韻和重言字，例如「零落」、「純粹」、「耿介」、「蹇蹇」、「迨逐」、「冉冉」、「顛顛」、「薛荔」、「纒纒」、「鞿羈」、「鬱邑」、「佗佗」、「岌岌」、「陸離」、「昭質」、「繽紛」、「芳菲」、「嬋媛」、「中中」、「秋秋」、「浪浪」、「中正」、「忽忽」、「曼曼」、「道遙」、「相羊」、「雲霓」、「總總」、「暖暖」、「豐隆」、「緯緯」、「淫遊」、「周流」、「偃蹇」、「猶豫」、「鳳皇」、「浮遊」、「刻刻」、「啾啾」、「翱翔」、「翼翼」、「容與」、「婉婉」、「委蛇」都是。這可以使音調，格外的婉轉而淒涼，格外能表出一種悲哀的情緒。後世辭賦的能手如司馬相如、陸機諸人專門運用這種「聯綿字」入辭賦，便是受了離騷的遺訓。134

【離騷經註】一卷，九歌註一卷。清李光地撰。這書從王逸本稱離騷經。所註推尋文意，以疏通其旨，亦頗簡要。至於國殤禮魂二篇，向在九歌之內，他謂當止於九篇，竟刪去不載，未免過於拘泥。135  
【離騷經解】一卷。清方榮如撰。這書所解既略，且

無發明，實爲「楚辭」注家中的下乘。（按集虛齋學古文載有離騷經解略一篇，即此書。）<sup>118</sup>

【離騷解】一卷。清顧成天撰附九歌解一卷。讀騷別論一卷。離騷解大旨深闡王逸以來求女譬求君之說，持論極正。又併「九歌」湘君湘夫人爲一篇，大司命少司命爲一篇，以合九篇的數，說尚可通。至他每篇所解，大抵以林雲銘的楚辭燈爲底本，而更加穿鑿附會，例如於河伯云：「九河屬韓魏之境，而崑崙在秦之墟，韓魏不能蔽秦，而諸侯始無宵日。與女遊兮九河。」武關之要盟也。「衝風起兮橫波。」伏兵之劫也。「登崑崙兮四望。」留秦而不返也。「靈何爲兮水中。」朝章臺如藩臣，不與抗禮也。「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冬卒而春歸其喪也。「全拿懷王的事來附會。又於山鬼云：「楚襄王遊雲夢，夢婦人名曰瑤姬，通篇辭意似指此事。」則又拿高唐賦巫山神女的事來附會，豈不可笑。別論一卷，則取九章以下諸篇及未作解者一一評其大意。但他謂離騷是在頃襄王時作的，屈子自沉，是身

離

殉懷王，力闢史記記事之謬，頗爲有識。又謂「九章」惜誦，惜往日二篇爲偽託，定爲河洛間人所作，卜居亦爲偽託，然亦戰國時人所作。漁父即莊周，招魂，大招皆招懷王，都無確據，不免武斷。至解思美人「託玄鳥而致詞」一句，謂因張儀生出「鳥」字，因商於生出「玄鳥」字，那更是笑話了。<sup>119</sup>

【離騷名稱】「離騷」這個名稱解釋很多，約有下列數種：（一）司馬遷說：「離騷者，猶離憂也。」（史記屈原列傳）。（二）班固說：「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已遭憂作辭也。」（離騷贊序）。（三）王逸說：「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諷諫君也。」（楚辭章句）。（四）顏師古說：「離，遭也；憂，動曰騷；遭憂而作此辭。」（漢書賈誼傳注）。（五）梁章鉅引項氏家說云：「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適者騷離，遠者距違。』」又引王伯厚困學紀聞云：「伍舉所謂『騷離』，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言也。」（文選旁證）。（六）周聖楷說：「離，明也；騷，擾也。何取乎明而擾也？離爲火，火在天則明，風則擾矣。」（楚寶

（）自來關於「離騷」二字的解釋，大概不外這六說。最後一說甚怪誕可笑，他的原文甚長，不能備引，引來我們也莫明其妙。此外如朱子則不以王逸的話爲然，而贊成史遷、班固、顏師古三說。（見楚辨辨證）屈復楚辭新注又引離騷「余既不難夫離別兮」一語以證明「離」是離別，「離騷」是離別的愛，則又有贊成王說的傾向。（其實離騷中一句話怎能證明「離騷」二字的意義？九歌山鬼云：「思公子兮徒離憂。」難道我們也可拿「離憂」二字來爲太史公辯護不成總之，他們這些解釋都不對，勉強說起來，只有文選旁證所引項王兩說較爲近似，然而也不是這麼一回事。□「離騷」到底是什麼？據我看，這個名詞的解釋，也不是楚言，也不是離憂，也不是遭憂和別愁，更不是明擾，乃是楚國當時一種曲名。按大招云：「楚勞商。」王逸曰：「曲名也。」按「勞商」與「離騷」爲雙聲字，古音勞在「宵」部，商在「陽」部，離在「歌」部，騷在「幽」部，「宵」「歌」「陽」「幽」並以旁紐通轉，故「勞」即「離」，「商」即「騷」，然則「勞商」與

「離騷」原來是一物而異其名罷了。「離騷」之爲楚曲，猶後世「齊謳」、「吳趨」之類。王逸不知「勞商」即「離騷」的轉音，故以爲另一曲名，正和他不知大招的「鮮卑」與招魂的「犀比」是一件東西一樣。□離騷既然是楚曲，他究竟有什麼意義呢？漢書揚雄傳載雄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字愁」。「字愁」古疊韻字，同在「幽」部，韋昭訓爲「字騷」，後人常語謂發洩不平的氣爲「發字騷」，蓋本於此。「字愁」「字騷」與「離騷」，古並以雙聲疊韻通轉，然則「離騷」者，殆有不平的義。屈原楚國宗臣，被讒放逐，大概借此以發他滿腹不平的氣。其聲再轉，又爲唐人語的「悞悞」，但究竟是不是這個意思，不得而知也。許他另有意義也，許他是因開首有「離騷」二字得名，如「楚辭」的思美人，悲回風，及古樂府的東光，蒿里，鷄鳴，烏生，平陵東……之類。自來「遭憂」「別愁」等語，都是似是而非的臆說。至於韋昭注國語「通者騷離」云：「騷，愁也，離，畔也。」另是一事，與「離騷」無關，不能牽合。故我謂梁章鉅所引項王兩



說較爲近之者，因爲他們知道「離騷」與「騷離」是楚言，然而他們還不知道「離騷」是楚曲。至如王逸誤認屈原作「離騷經」，并以「徑」字解釋「經」字，固然荒謬而可笑，就是蕭統編文選，別立「騷」類來代表「楚辭」，也是不對的。——這些誤會，都是由於不解離騷是楚曲的緣故。1174

【離騷草木疏】宋吳仁傑所撰。計凡四卷。按六朝蕭齊時，有劉杳其人者，曾註「草木疏」二卷，今其書已亡！杳的「草木疏」，凡是王逸所集的，皆在其中。至仁傑則祇取屈原的二十五篇疏之，故題曰「離騷草木疏」。牠的大意，以爲離騷之文多本山海經，故書中所徵引的，每多以山海經爲斷，且往往據之以駁王逸舊註的誤謬，其說甚辨。然騷人的興義，不一端，大抵隨時抒望，觸物興懷，正不必事事物物都引之於大荒之外的。否則使靈均的所賦，都以爲出於伯益的所書，那末「澤畔行吟」好像是在誇他的「博瞻」不在寫他的「哀怨」了。——這也許是吳氏好奇之過吧？要之，是書的徵引宏富，考辨典核的

雜

確能補王逸「章句」中訓詁之所未及。若把他來比諸陸璣的毛詩草木蟲魚疏，羅願的爾雅翼，那真可以方軌並駕，爭趨後先了！所以博物的人，常資以爲參考之用，而述其博洽，固亦考證之林。其後明朝的屠本峻，又撰離騷草木疏補四卷，他以爲吳氏「草木疏」多有未備，特於「香草類」中，增入麻、柘、黍、薇、藻、稻、菜、麥、梁八種，於「嘉木類」中，增入楓、梧二種。其餘則於仁傑的疏，多所刪汰。自謂「明簡過之」。實則反失之「疏略」。又每類冠以離騷的本文，及王逸的「註」，擬於詩經的「小序」也。無關宏旨。故欲研究離騷的「香草嘉木」者，仍以吳氏之「本」爲佳。有知不足齋本，龍威秘書本，清乾隆己亥海昌祝氏刊本，附祝德麟辨證，張目有宋慶元庚申刊本，敏求記稱。此書經屠本峻刪改，從曹秋岳處鈔得原本，崇文本。1174

【離騷草木疏辨證】清祝德麟撰。凡四卷。這書以吳氏草木疏多有未當，故爲之辨證，糾誤。雖考數詳，博究與閱旨無關。1184

【離騷草木疏補】明屠本峻撰。凡四卷，又楚騷協韻十卷，讀騷大旨一卷。他以吳氏離騷草木疏多有未備，特於草、木、類加入麻、柎、黍、薇、藻、稻、桑、麥、梁、八種，於嘉木類加入楓、梧二種，其餘於吳疏多所刪汰。又每類冠以離騷本文及王注，擬於詩的「小序」亦無關宏旨。他又以朱子集注韻爲未備，復作楚騷協韻一書，然所加實不盡當。又謂「楚辭」文字作於小篆未變以前，我們寫他常用小篆分楷，今刊本雖用隸書，然當拿「六書」善本正其差謬，故他每好取說文字體改易今本「楚辭」的楷法，這真是好奇太過的。

1184

【離騷中正】清林仲懿撰。（無卷數）這書首載「讀書管見」數則，謂屈原賦以執中爲宗派，主敬爲根柢，自敎學問本領，陳述聖王心法，與四子書相表裏，其說甚迂。故所解類多穿鑿，如釋「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兩句，以爲屈子竊取子思的道，所言「正則，靈均」與中庸「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相合，諸如此類，可笑之至。1184

【離騷時代】從來治「楚辭」的學者莫不以離騷這篇爲屈原初次被讒見疏的作品，這是因史記屈原傳裏有這麼一段話：「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讒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其實他們不知「王怒而疏屈原」的「疏」字是「逐」字或「流」的錯誤，不然，那便是大史公記載的大錯。按王逸楚辭章句離騷序云：「同列上官大夫，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洪興祖曰：「疏」一作「逐」，又文選離騷李善注引「疏」作「流」。（儀徵劉師培先生楚辭考異謂以作「流」爲長。）所以王逸接着又說：「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邪，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諷諫君也。若上文但說「疏」，下文又何以忽說「放逐」？可知王逸原文本來是作「逐」的，洪興祖所見的一本作「逐」，這保存在着王書的本來面目，因此我們可以根據洪氏

所見的一本來訂正史記屈原傳的錯語，且可決定離騷一篇是屈原放逐以後的作品。然而我的證據還不止此：（一）新序節士篇云：「屈原爲楚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逐於外，乃作離騷。」（二）漢書賈誼傳云：「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三）漢書司馬遷傳，遷報任安書云：「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四）風俗通六國篇云：「懷王佞臣上官子簡（「按簡」疑是「蘭」之誤）斥遠忠臣屈原，作離騷之賦。」我們須知把離騷代表屈原全部的作品，漢人還無此例，故知上文說的「離騷」和「離騷賦」都是單指離騷一篇而言。現在再進一步從離騷本文裏來看，也可證明他是放逐以後作的。例如「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他若不因放逐在外，爲什麼要說「不難離別」？又如「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他若不因放逐在外，爲什麼說「延佇乎吾將反」？又如「回朕車以復路，

及行迷之未遂。」這明明是他放逐在外，離郢都尚不很遠，希望召回的意思。又如「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這明明是放在沅湘，所以聯想到大舜。又如「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這又是因大舜而聯想到蒼梧。他因放地與蒼梧相隔不遠，所以想馳玉虬，溢埃風而流四極，便要以蒼梧爲起點。又如「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這雖是靈氛口中的話，然而勸他不要懷念故宇，就是叫他不要戀戀故都，意思是說既然被放了，何苦要想回去？難道除了楚國便沒有可事的君嗎？但屈原是個富於感情的人，他與楚國的關係太深，終於不能戛然度外，所以說：「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他所以狐疑不道他國者，乃希望從放地召回的意思；下文又說「吾將遠逝以自疏。」是又因靈氛告訴他去之則吉，他心中皇皇無定，又想走，又想不走，又想等在那裏待召，又怕終於不見召，不如索性遠走罷。這一段最能表示一個去國孤臣，日暮途遠，進退失據的心理狀態。我們試再把離騷讀

下去，末了還是說國家無人知道他，召回的事是絕望的，何必懷念故都呢？這些話還像被讒見疏，尚在朝廷的口氣嗎？況且從「願依彭咸之遺則」，「獨窮困乎此時」，「甯溘死以流亡」，「伏清白以死直」，「雖九死其猶未悔」，「雖體解吾猶未變」……許多話看來，更可以看出他們不是見疏而是見放的憤語。不然，偶一被讒見疏，是極平常的事，算不得什麼窮困，尤其不該想到自殺。陸侃如先生在屈原評傳裏說：「離騷本文只說替並未提及放逐；又其中還有旁人勸他離郢都而他不肯的話。這兩點便可證明新序所說之不確。」他不知離騷中前面說「朝蹇而夕替」是追敘從前的事，而非指他現在的事。篇中追敘的話很多，如「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適而有他」及「覽余初其猶未悔」等句都是。至於靈氛勸他「勉遠逝而無狐疑」是他已經被放之後，自己又想遠走，又想不走，於是便請靈氛來占卜一下，靈氛勸他要走纔好。這並非勸他從朝裏走出來，所以我說離騷是放逐以後的作品。其次，我們再研究

他是懷王時放逐作的呢？還是頃襄王時放逐作的呢？我的答案是：他是頃襄王時放逐以後作的。按離騷云：「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又云：「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又云：「老冉冉其將至今，恐修名之不立。」看他一說「不及」，再說「遲暮」，三說「老冉冉其將至」，這顯然是年將就衰的口氣。三個「恐」字，最能傳出「四五十無聞，斯不足畏」的意思，所以下文又說：「及年歲之未晏，時亦猶其未央。」可知屈原此時至少總在五十歲左右。按顧炎武《日知錄》云：「楚辭攝提貞於孟陬，今維庚寅，吾以降。」攝提，歲也；孟陬，月也；庚寅，日也。屈子以寅年寅月寅日生。王逸章句曰：「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是也。或謂攝提星名，天官書所謂「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者」非也。豈有自述其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者哉？攝提既是指歲，則屈原自然是生於寅年。爾雅釋天：「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按周顯王十四年（楚宣王十五年，前三五五）是丙寅，周顯王二十六年

（楚宣王二十七年，前三四三）是戊寅，周顯王三十八年（楚威王九年，前三三一）是庚寅。陸先生定他生於戊寅，是極對的。（參看屈原頁四五）依史記，楚懷王十六年（前三一一）以前，屈原已經因讒見逐，作離騷，假定這事即在懷王十五年，那麼，從戊寅年推算下來，他還不三十歲，怎麼會說「老冉冉其將至」呢？因為這一點，我便懷疑到離騷時代。我從離騷裏得着許多暗示，知道這篇產生的時代。他前半篇有這麼幾句話：「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脩之故也。」又云：「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又云：「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他後半又有這麼一句話：「閨中既以遠，遠兮，哲王又不悟。」他前面說「靈脩」後面忽說「哲王」，我便以為靈脩是指懷王，哲王是指頃襄王。他作離騷時，懷王大概已死，所以稱「靈脩」猶言「先王」，「先帝」，「皇考」，「顯考」等。王逸注靈神也，脩遠也。大概楚人說「靈」都帶有神祕的意思，如「靈巫」、「靈氛」之類。其時正當頃襄王在位，故稱「哲王」，猶

離

言「今上」，「聖上」等語，氣極有分寸。屈原與懷王關係最深，故言之不憚再三，乃至懷王入秦，還希望嗣君能遠讒佞而信忠良，或者能保宗國的滅亡，乃又不然，所以說「哲王又不悟」。這是他絕望的話。今考頃襄王三年（前二九六）懷王死於秦，離騷既說到懷王之死，他的時代是考得出的。我在前面已經考定他是放逐以後的作品，乃知屈原作離騷的確是他第二次被放的悲歌。這第二次，便是史記本傳所說的「頃襄王怒而遷之」一回事（史記把作離騷一事敘在奪稿之後，或是終言其事，不然，離騷是放逐他的作品，上官大夫隨便一句話，懷王那裏就會放逐他？）也就是新序所說的「懷王子頃襄王復放屈原」一回事。但新序以離騷為懷王時初放後作的，卻又不對。屈原生於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到頃襄王三年乙丑，已經四十八歲，說「若將不及，美人遲暮」是應該的，說「老冉冉其將至」也是很合的。所以我定離騷一篇為頃襄王三年或三年以後的作品，這方與離騷本文無一衝突。（四庫提要

謂清顧成天讀騷別論曾論離騷作於襄王之世，但不知顧氏什麼理由。他又謂屈原之死乃身殉懷王，力聞史記記事之謬，頗爲有識，惜未見其書。

【離騷全圖】三卷。清蕭雲從撰。他把三閭大夫，鄭詹尹，漁父合繪一圖，冠於卷端。九歌爲九圖，天問爲五十四圖。據他自稱，香草一圖有志未逮，而離騷遠遊諸圖，又已闕佚。高宗乾隆四十七年，始命廷臣參考釐訂，各爲補繪。於離騷則分文析句，次爲三十二圖。九章爲九圖，遠遊爲五圖，九辯爲九圖，招魂爲十三圖，大招爲七圖，香草爲十六圖。雖無關義訓，然使讀者披圖想像，亦極有味。

【離騷箋】一卷。清龔景瀚撰。這書采取王逸，洪興祖，朱子三家的注及吳氏草木疏，而間以己意箋其大義。其自序謂因課蒙而作，體例亦分段立釋，略如王氏通釋，不過他在本文下另有注解，與王書稍異。篇末總論離騷，謂作於懷王入秦，頃襄王未立時。其說曰：「此篇說者皆以爲初放之作，以今考之非也。」太史公曰：「王怒而疏屈原，屈平嫉王聽之不聰也，

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此要其終而言之耳。其實離騷之作，非在此時。其下曰：「楚人既咎子蘭勸懷王入秦而不返，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返，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是離騷之作，在懷王不返，頃襄王未立之時，故曰：「令尹子蘭聞之大怒。」頃襄王立，始以弟子蘭爲令尹，離騷之成，子蘭已爲令尹矣。按自來以離騷爲頃襄王時所作，只顧成天一人，陳第屈宋古音義雖也有違話，但未舉出證據，詳細說明。此則更謂作於懷王入秦，頃襄未立之時，其說更新，而言之亦頗成理。

【離合劍蓮子瓶】三十回。有清道光壬寅綠雲軒刊本。清無名氏撰。有道光壬寅白叟山人序。目錄葉上有「時在乾隆丙午（五十二年）清和既望」十小字，則亦乾隆時書。

【奕世文集】十六卷。明蕭自閔編。是編輯其先世

文集五種，凡二休居士集一卷，蕭續撰。石巖山房集四卷，蕭乾元撰。小石集二卷，蕭暘撰。修業堂集五卷，蕭康撰。復菴集四卷，蕭中行撰。

【奕奏新聞】福建流行俗曲集新堂鉛印本。

【奕賦】馬融作。孟子曰：弈之爲數，小數也。趙岐注：弈圍棋也。陸賈新語：圍棋兵法之類。季長作圍棋賦，即本斯旨。其詞曰：「略觀圍棋兮，法於用兵。三尺之局兮，爲戰闢場。」新語言上者張置，疏遠多得道而勝，中者務相遮絕，爭便求利，下者寧邊隅以作罪。猶韓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地，中計塞成皋，遠要爭利，下計據長江以臨越，作罪者也。又曰：「陳聚士卒兮，兩敵相當。拙者無功兮，弱者先亡。」棋以智取，亦以氣勝。拙本作怯，弱作貪，怯則志挫，貪則無謀，弈戰皆然。又曰：「自有中和兮，請說其方。」中和猶中庸，棋術高妙，未易言盡。姑論中庸之方略。又曰：「先據四道兮，保角依旁。緣邊遮列兮，往往相望。離離馬首兮，連連雁行。」言布子欲疏，勢貴相屬也。又曰：「蹕度閒置兮，徘徊中央。」前行規敵曰蹕，引彼聯

奕

此曰度。又曰：「違閑奮翼兮，左右翔翔。」置其所攻曰違，制其欲逞曰閑。又曰：「道狹敵衆兮，情無遠行。棋多無備兮，如從羣羊。」筭與策同，算也。兵法多算勝。又曰：「駱駝自保兮，先後來迎。攻寬擊虛兮，蹀躞內房。」蹀躞本作槍祥，又作格，兵杖也。天文志：有天槍，天槍星見則兵起。又曰：「利則爲時兮，便則爲強。厭於食兮，壞決垣牆。堤潰不塞兮，泛濫遠長。」敵可取不取，當備不備，必貽後悔。班固弈旨：一孔有闕，壞類不振，有似瓠子泛濫之敗。又曰：「橫行陣亂兮，敵心駭惶。迫兼恭雜兮，頗垂其裝。」雜與岳同，棋心井四面各據中一子，謂之王。岳言不可動搖也。此而見迫，棋勢危矣。將有棄其資裝而遁者。又曰：「已下險口兮，鑿置清坑。」既已出險，當設險以待敵口。如飛狐之口，井陘之口，皆險要用奇處。又曰：「窮其中罪兮，如鼠入囊。」即新語所謂作罪也。又曰：「收死卒兮，無使相迎。當食不食兮，反受其殃。勝負之標（一作乘）兮，於言如髮。乍緩乍急兮，上且未別。白黑紛亂兮，於約如葛。雜亂交錯兮，更相度越。守規（一作現）不固

今爲所唐突，深入貧地，殺亡士卒，狂攘相救，今先  
後并沒，上下難遮，今四面隔閉，圍合罕散，今所對哽  
咽，韓信將兵，今難通易絕，自陷死地，今設見權譎，  
井陘之戰，至危之險著也，信舉張耳兵數萬，欲東下  
井陘，擊趙，及間視，不用左車之策，乃敢引兵送下，夫  
曰欲，曰乃敢，此中大有權譎，在信蓋智勇天授，老於  
行間，必有肯犯險以冀倖於萬一，其言兵法置之死  
地而後生，雖爲死守，訓誥者言也，不然，漢王常以十  
萬之兵，夾灑水而陣，爲楚所威，此與置之死地者何  
異哉，唯弈亦然，又曰：「誘敵先行，今往往一室捐棋，  
委食，今遺三將七，」韓信未出井陘，先使萬人誘敵，  
既而入空壁，立赤幟，其視敵，猶己一室，有所棄以  
陷敵也，此即欲取姑與之計，又曰：「遲逐爽，今轉  
相伺密，」勿迫以怠之，誑辭以誤之，又曰：「有反道，  
地，今棋相連結，蔓延連閉，今如火不滅，扶疏才散，今  
左右流溢，浸淫不振，今敵人懼慄，迫促踉蹌，今惆悵  
自失，計功相除，今以時各（一作旦）訖，事留變生，今  
拾棋欲疾，營惑窳之，今無令詐出，深念遠慮，今盼乃

可必，」此即孔子好謀成事之說也。玩全篇語意，句  
句言圍棋，句句言兵法，指顧局中，若即若離，不讀孫  
吳而暗與之理會，剴切開詳，全是神智發揮之妙，得  
其意者，定當不戰屈人，徒賞其筆陣堅奇，八門五花，  
層翻疊變，猶未也。

【辨】的起源，當推孟子。孟子書中所載的文  
字，幾於十之八九有「辨」的意味，而予豈好辨哉一  
章，尤覺明顯。唐代的韓柳，於此體也很擅長。我現引  
用文章辨體中的一段，來補充我的意思。文章辨體  
中說：「昔孟夫子答公孫丑曰：『予豈好辨哉？予  
得已也！』中間歷敘古今治亂相尋之故，凡八節，所  
以深明聖人與己不能自己之意，終而又曰：『予豈  
好辨哉？予不得已也！』蓋非獨理明義精，而字法，句  
法，章法，亦足爲作文楷式，是『辨』體之始也。迨唐韓  
昌黎作詳辨，柳子厚作桐葉封弟辨，說者謂其文效  
孟子，信矣！」這一段，是說「辨」體的起源，至於「辨」  
的體例，他又說：「大抵辨須有不得已而辨之意，苟  
非有關世教，有益後學，雖多又奚爲哉？」徐師曾文



體明辨。對於「辨」體的起源和體例，也有一段清切的理論。我再把他錄在後面，他說：「按字書：『辨判別也』。其字從言，或從刀。近世魏校謂從刀，而古文不載。漢以前，初無作者。至唐韓柳，乃始作焉。然其原實出孟莊，蓋本乎至當不易之理，而以反覆曲折之詞發之。」最後我還有幾句話，便是：「辨」的命題，和「論」體的格式一樣。有些作『某辨』，有些作『辨某』，都隨作者的便，任意裝置，於意義上是沒有甚麼差別的。」<sup>1859</sup>

【辨偽】考訂思想或文藝之真偽及年代，方法雖多，大別有二：一曰證據，一曰直觀。證據固可鑄成定識，直觀尤能使偽者無所隱逃。蓋一時代有一時代之學術思想，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藝風格，即有意作偽，力摹古人，其時代色彩，亦不能盡去。故熟于學藝流變者，可一望而知。猶之書畫家之於書畫，金石家之於金石，全憑直觀，亦可定年代而不誤也。『一

辨三教』一本。明甯獻王權撰。雜劇。

【辨志文會課藝初編】六卷。清上元宗源翰編。有

辨 牽

光緒七年刊本。

【辨香齋詩草】清光緒間錢旭東撰。

【辨香齋詩鈔】清光緒間王明萼撰。

【辨香集】二卷。清錢塘王汝金撰。有同治十三年刊本。

【辨香山房詩集】十二卷。清南城曾廷枚撰。有原刊本。

【辨香外集】一卷。清山陰朱守方撰。有山陰平氏刊本。

【辨香閣詩鈔】清周珠生撰。

【秀】成叔，晉？至三零四武邑觀津人。博辯

有文才，性豪俠，弱冠得美名。太康中，二八四年左

右，調補新安令。累遷司空從事中郎。與帝舅王愷

素相輕侮，愷諷司隸荀愷奏秀戮他人妻夜行，秀即

表訴被誣，且論愷穢行，言辭充厲。時朝臣雖多為證

明其行，而秀美譽大損，遂坐免官。後出關奔成都王

穎，穎與長沙王又交兵，以秀為冠軍將軍。惠帝西幸

長安，以秀為尚書。河間王顥甚親任之，拜平北將軍，

鎮翊馮。後為顯長史。楊騰所殺。死於萬年。秀作有文集五卷。一唐書經籍志。隋書志作四卷。

【言語冒撞】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言偃】子游。周。前五零六至？吳人。(孔子家語作魯人。此從史記。)孔門七十二賢之一。與子夏並列入文學科。懷史記「少孔子四十五歲」推算。當生於周敬王十四年。卒年不可考。孔丘自衛返魯。(前四八四年)他從之受業。後來仕魯為武城宰。知人善任。以禮樂為教。孔子死後。他同卜商。顓孫師。以為有若狀似夫子。欲以事夫子的禮事他。為曾參所反對而止。他雖與子夏並列入文學科。但著作未見傳世。或以他列入論語撰人之一。(經義考)藉此可以見他在孔門諸子中地位的一斑。

【言志詩輯】五卷。附論詩藝語一卷。清漢陽汪昶編。有同治元年兩書屋刊本。

【言志詩輯二編】三卷。清漢陽汪昶編。有同治元年兩書屋刊本。

【言志詩輯補】不分卷。清漢陽汪昶編。有同治元年

兩書屋刊本。

【音韻】有韻之文。既為文學之主要部分。則音韻與文之關係大矣。略論音韻。四聲因區別字音而起。其源甚古。但上古之世。果有何聲。不易尋究。惟聲調有長短遲速輕重之別。則確無疑義耳。迨後世聲之區別。漸次複雜。各地方言。因平時之交通。與戰時之遷徙。益見混淆。魏晉之後。戎狄雜居內地。中原音韻。遂大混亂。佛經與天竺之因明學東來。翻譯業盛。遂促成音韻學之進步。學者之研究。亦漸興。魏有李登撰聲類。晉有呂靜撰韻集。降及齊梁。盛唱四聲之說。作詩文者。務求音韻之諧協。音韻之著述日多。如周顒之四聲切韻。沈約之四聲譜。王斌之四聲論。皆是也。沈著最有名。後世至稱約為四聲之祖。其書皆不傳。然唐宋詩所用之四聲。猶是本諸沈氏之說也。或謂上古僅有平入二聲。上聲起於周初。去聲起於晉初。下平聲起於元代。實則上去二聲之起源。出自何書。無從詳考。上所云云。殊不足信。然下平起於元代。則定論也。蓋元代胡語傳入中原音韻。遂失入

聲，同時則於平聲中生陰陽之別。元代以後，北方語言，雖將入聲混於下平，上去三聲之中，然作詩賦時所用之平仄，猶是沈約之四聲也。沈約四聲譜及隋唐經籍志所載之古韻書，均已失傳，故不能詳知當時韻目如何區分。隋陸法言撰切韻，分爲二百六部，蓋祖述沈約之四聲者。唐天寶末年，孫愐訂正之，改稱唐韻。宋大中祥符元年，更增損修訂之，改名大宋重修廣韻，今切韻唐韻二書不傳，然其二百六韻之分目，可從廣韻窺見之。仁宗景祐中，命丁度等更編纂集韻，同時又使撰禮部韻略，專供科舉之用。於是一變唐以來之舊法，始許韻目通用。至金正大六年，平水王文郁併舊韻之通用者爲一部，於是二百六韻，遂變爲百七韻。南宋末，劉淵重刊其書，稱爲壬子禮部韻略，專用於科場，所謂平水韻也。元大德中，陰時夫撰韻府元玉，刪上聲之拯韻，改爲百六韻，即平聲三十部，上下平各十五部也。上聲二十九部，去聲三十部，入聲十七部，此即現行之韻也。其後明太祖以舊韻起源江左，多失正音，命宋濂等更定，併四

聲爲七十六部，名曰洪武正韻，頒行天下，然不行於世。今日作詩所用之韻，皆平水韻也。以上專就詩韻而言，用於詞曲之韻，與此不同。詞韻則有詞林韻釋一書，世稱其爲紹興二年葉斐軒刊本。然實非作於南宋，殆出自元明之際也。其韻亦分十九部，所舉亦與中原音韻相同。此外又有詞韻，詞林正韻二書，皆分十九部，其中入聲韻計有五部，蓋填詞須區別入聲也。其他十四部分爲平仄，而仄聲中上去又可通用。曲韻有元周德清所撰之中原音韻，其書以當時通行之韻爲主，分十九部分，配入聲字於平上去三聲中，更分平韻爲陰陽二種，即將十九部區分爲平陰平陽上去四聲，是即元曲所用之韻也。清代欽定曲譜，雖云「北曲宜準中原音韻，而曲宜準洪武正韻」，然洪武正韻不通行，實際上南北曲共準中原音韻，惟南曲尚存入聲耳。

【音韻須知】二卷。清李書雲朱素臣撰。有內府刊本。書雲名宗孔，江都人。順治丁亥進士，由部郎授御史，進給事中，大理寺少卿。

【音樂文學】中國最古的文學定義，見於尚書的二十四字：「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這一段鄭玄詩譜序認作「詩」的起源，是很對的。我們試看樂律家如韓邦奇、劉濂、何塘等的解釋，更覺這一個定義，實在再恰當也沒有了。按（一）韓邦奇說：「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樂本起于詩，詩本生于心，而心本感于物，苟八音無詩，八音何用哉？」（苑洛志樂卷八）（二）劉濂說：「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此萬世詩樂之宗也。夫人性本靜也，喜怒哀樂之心感，而呻吟謳嘆之事興，凡詩篇歌曲，莫不陳其情而敷其事，故曰詩言志也。歌生于言，永生于歌，引長其音而使之悠颺，回翔累然而成節奏，故曰歌永言也。樂聲效歌，非人歌效樂，當歌之時，必和之以鍾磬琴瑟之聲，故曰聲依永也。樂聲以清濁順序，不相侵犯爲美，必定之以律管而後協焉，故曰律和聲也。律呂既定，由是度之金石弦管諸音，且如作黃鍾

調，則衆音以次皆從黃鍾，作太簇，調則衆音以次皆從太簇，人聲樂聲莫不安順和好，故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也。……夫始於詩言志，終於八音克諧，古樂之全，大略可見矣。」（樂經元義）（三）何塘說：「古樂之不傳也久矣，然其始終本末則略見之數言，而律呂聲音則猶存于俗樂之制作，顧觀者不加察耳。夔作典樂，舜命之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樂之始終本末略見於此。自明良之歌，以至三百篇之作，今尚可考，莫非各陳其情，是之謂詩言志；俗樂之詞曲，各陳其情，乃其遺法也。詩既成矣，其吟詠之間，必悠揚宛轉，有清濁高下之節，然後可聽，是之謂歌永言；今俗樂之唱詞曲，乃其遺法也。當歌之時，欲和之以樂器之聲，其樂聲清濁高下必與歌聲之清濁高下相應，是之謂聲依永；俗樂唱詞曲之時，或吹竹彈絲與之相應，乃其遺法也。至此則樂已小成矣。若並奏衆音，清高下難得齊一，故須用律以齊之，如作黃鍾宮調，衆音之聲皆用黃鍾爲節，作太簇商調，則從音之虧

皆用太簇爲節，然後清濁高下自齊一而不亂，乃其遺法也。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至此則樂乃大成矣，神人以和則其用也。夫樂之始于詩言志，終于律和聲，始乃言其本，終則言其末也。古樂之始終本末亦略可見矣。」（樂律管見）由這些解釋，可見中國從古以來的詩，音樂的含有性是很大的，差不多中國文學的定義，就成了中國音樂的定義，因此中國的文學的特徵，就是所謂「音樂文學」。□讀尚書一段，我們已知道中國文學是以「音樂文學」爲正宗了，但這音樂文學的定義，在文學批評史上我們還可尋出許多根據，最重要的是禮記檀弓樂記和毛詩序的幾段妙文，簡直把「詩歌」「音樂」「舞蹈」三者合爲一體，真是道着中國文學的美質了。檀弓說的是：「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矣。」檀弓下按淮南子本經訓云：「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則樂，樂斯動，動斯蹈，蹈斯歌，歌斯舞，舞則禽獸跳矣。」與此同。樂記說的是：「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故歌之爲言也，長言

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後樂器從之。」（陳陽樂書卷十五曰：樂者天地之和也，溢于心而以歌聲之，充乎體而以舞容之，詠歌之不足則不知手之舞之，則歌亦樂之端，舞爲樂之成，書謂琴瑟以詠其歌也，語謂樂則詔舞其舞也，始歌終舞，共樂之序歟。）毛詩序情文聲音一節，更說得妙絕。「詩者志之所之也，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陳陽樂書卷六十一云：詩者志之所之，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則詩言志也。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則歌詠其聲也。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舞動其容也。蓋詩爲樂之章，必待歌之抗墜端折，然後其聲足以合奏。歌爲樂之首，必待舞之月旋詠信，然後其容足以中節。歌登于堂而合奏，舞降于庭而中節，

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又云：蓋聲出于情而有宮商角徵羽之別，音生于聲而有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什，故情不發無以見其聲，則聲所以達情也。聲不成文，無以見其音，則音所以著聲者也。□我們再看中國著名的註疏家文學批評家，都隱隱然以詩歌與音樂合爲一談，都是把論「聲」論「歌」的話來論詩的。如荀況說：「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荀子勸學篇）揚倬說：「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而止。」（荀子勸學中聲之所止注）鄭玄說：「詩，弦歌諷諭之聲也。」（北堂書鈔引鄭氏六藝論詩譜序大庭軒轅疏引作詩者弦歌諷諭之聲）孔穎達說：「詩者歌詠歡樂也。」（禮記孔子閒居詩亦至焉疏）又說：「詩是樂歌。」（禮記學記不能安詩疏）「詩是樂章。」（左氏襄四年傳注文王之三疏）楊士勛說：「詩者樂章也。」（穀梁序就太師而正雅頌疏）郝經說：「古之爲詩也，歌誦絃舞斷章爲賦而已。」（朱子詩集傳序）許宗魯說：「詩者宮徵之所諧，管絃之所被也。」（吳才老毛詩叶韻補音序）乃至最著名的文

學批評家，如劉勰的文心雕龍，也明明白白說：「詩爲樂心，聲爲樂體。」樂辭曰詩，詩聲曰歌」（樂府篇）的話，就中說得最透徹的，自不能不舉到鄭樵章潢，他們所主唱的音樂的批評，是最能提醒我們的。（一）鄭樵說：「夫樂之本在詩，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六經與論卷三論詩聲）又曰：「詩爲聲也，不爲文也：……凡律其辭則謂之詩聲，其詩則謂之歌，作詩未有不歌者也，詩者樂章也。」（通志卷四十九樂略正聲序論）又曰：「詩在于聲，不在于義，猶今都邑有新聲，巷陌競歌之，豈爲其辭義之美哉？直爲其聲新耳。」（全上）又曰：「詩三百篇皆可歌，可誦可舞，可弦，太師世守其業，以教國子，自成童至既冠，皆往習焉，誦之則習其文，歌之則識其聲，舞之則見其容，弦之則寓其意。……後之弦歌與舞者，皆廢，直誦其文而已，且不能言其義，故論者多失詩之意。」（六經與論卷三）（二）章潢說：「樂可易言乎？誦之歌之，絃之舞之，皆足以成節奏，而要之聲詩其本乎？仲尼

聞韶聞此者也；季札觀樂，觀此者也。……嘗考之古之達樂有三：曰風，曰雅，曰頌，而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以成樂均者也。信乎樂非外乎聲詩也。虞帝命夔典樂教胄，不過曰：汝聞音律，出納五宮，而用官大司樂所掌歌奏，徵諸虞謨商頌，較若畫一，然則樂以詩爲本，詩以樂爲用，自古迄今，其義未有改矣。」又說：「自詩官不采言，樂官不被律，而聲詩之學稱賤業焉。故杜氏有曰：漢制氏世業，但能紀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言知聲詩而不知義也。齊魯毛韓諸家，以序說相雄長，以義理相授受，而經生學者始不識詩，言知義而不知聲詩也。夫德爲樂心，聲爲樂體，義爲樂精，得詩則聲有所依，得聲則詩有所被，知聲詩而不知義，尚可備登歌充庭舞，彼知義而不知詩者，窮極物情，工則工矣，而絲簧弗協，將焉用之？甚矣聲詩不可不講也！」（圖書編樂以聲歌爲主議）

由上便知中國文學與音樂的密切關係，所謂詩歌即是音樂，所謂詩經即是樂經。可惜這個最古的文學定義，在鄭漁仲時代，已很少有人懂得，到了現在，

這中國文學的更趨發糊塗了，越發走向反音樂的路上去了。現在講中國文學史的，不管是新舊派對於音樂文學都沒有多大理會，他們都是和鄭樵等的說法剛剛相反，以爲文學只是文章，是爲文不爲聲的。尤其是舊派，他們所下文學定義是「彩繡之美，是文本義，屬辭義，問彩繡，亦命曰文」（謝无量中國大文學史頁一）。他們的「文」字的解釋，是根據說文說的：「文，錯畫也，象交文。」廣雅釋詁說的「文飾也」和釋名釋言語說：「文者，合集衆采，以成綿繡，會集衆字，以成詞誼，如繡也。」因此顧名思義，謂「非偶詞儷語，不足爲文」，這自然太把文學看成「圖式化」了。其實這種「圖式化」的文學，是文學的第二義，而尚書舜典所說，才是中國文學的第一義，似那文選派的「偶語儷句」，這些只算僵了的詩，既然不可譜入管絃，也還能夠叫做「文學」嗎？反一面說，所謂白話的文學家，似乎也懂得文學的起源是關係樂曲（胡適白話文學史頁四五二）如「唐人作歌詩，晚唐五代兩宋人作詞，元明人作

曲，因為都有那「好妓好歌喉」的引誘，故自然走到白話的路上去；（一頁二一八）那末中國三千年的文學史，應該就是一部音樂的文學史了。但是他們一轉眼之間，又主張「廢曲用白」，要把文學和音樂脫離關係而獨立發展，他們的根本錯語，在沒有認清文學的起源是音樂的，而文學作品的本質屬性，尤其就是音樂的，他們沒有認清中國文學的定義，沒有認清純文學和散文的不同，所以結果是太把文學散文化了。其實散文決不是真正表現情志的文學，更不是文學的極點，如他們極力提倡散文詩，以為散文詩纔是完全脫離音樂拘束的自由詩，其實自由詩雖反對定形的音節，但決不是什麼散文體的，如法國象徵派詩人所提倡的自由詩，纔是真正的音樂文學哩！

【音樂文學進化觀】在十七世紀的批評家，始把進化觀念應用於文學變遷的歷史，可是那時已有巴斯噶（Pascal）指出科學和藝術的不同，科學得到知識愈多，就愈進步，藝術的變遷卻不能歸納到

任何進化的原理。近來 Spingarn 在新的文學批評，也有相似的誤解，他們以為文學沒有古今界的是，要打破文學上的進化觀念的。固然我們欣賞文學，本不應該有古今觀念，以自絕於最弘富的文學寶庫，卻是當我們試從文藝變遷歷史研究的結果，則古來文藝的進化，正是明白的事實，沒有法子否認，講到中國文學進化觀念的意義，尤格外重要，三百篇的詩人不會唱出樂府詩，樂府詩人不會唱出宋詞元曲，可見一個時代是有一個時代的文學，即一個時代是有一個時代的樂歌；於是我們對於文學史的見解，又不得不用歷史進化的觀念去發現他了。□不過講起中國文學的進化觀念，我們不能不先對於抱同樣見解的胡適之先生下一個嚴格的批評，因為他的「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文存卷一頁 103—104）是在所有文學史家裏最有文學進化觀念的，但同時和我們的文學進化觀念，又是最衝突的。依我們意思，中國文學的進化，與音樂的進化路徑相同，而最近未來的文學，便是建



設一種最好聽的抒情的歌唱的「音樂文學」；若依胡先生的見解，則中國文學的進化，是與反音樂的進化路徑相同。他說：「中國戲劇一千年來力求脫離樂曲一方面的種種束縛，但因守舊性太大，未能完全達到自由與自然的地位。」（頁 206）所以他便主張「廢曲用白」，完全建設一種最實用的語體的通俗的「白話文學」明白說罷！我們的文學進化觀念，是以韻文爲主，而胡先生的文學進化，則以散文爲主，拿他的話來說，明散文或小說的演進，是很可以的，因爲論起散文的文體，無論是記事，是說理，是小說，實在都有語體化的傾向，所以在這一點，我們亦與胡先生所說「有尚書之文，有先秦諸子之文，有司馬遷班固之文，有韓柳歐蘇之文，有語錄之文，有施耐菴曹雪芹之文，此文之進化」同意。並且這也不算胡先生獨斷的話。遠在葛洪的抱朴子，早已有更徹底的文學進化的觀念了。他這樣說過：「尚書者，政事之文也，然未若近代之僂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瞻麗也，毛詩者華采之辭也，然

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游獵，而叔吹盧鈴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豔乎？等稱征伐，而出軍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條可以覺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由庚、南陔、華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于偶二賢之所作也。」（鈞世篇）然而他終竟是一個注重散文，忽視文藝的人（尚博篇有「或責愛詩賦淺近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句）所以對於二千餘年的詩樂，竟不能欣賞，可見散文的進化論者，對於詩的進化，終竟是太隔膜了。其實講起來，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散文體，然一時代亦有一時代的詩體，如補亡詩一類，大抵剽竊前言，句摹字擬，那裏比得上三百篇三百篇一變而爲楚辭，楚辭一變而爲樂府，若葛洪時代那模樣的賦體已遠不如樂府能代表時代，可惜這位散文的進化論者，他沒有知道罷了。再講到「白話文

學，「本來就是「平民文學」而「平民文學」與「貴族文學」的分別，即在前者是可協之音律，老嫗能聽，有井水處能唱；後者不能協音律，不能歌，歌亦不能聽；前者與音樂有關係，後者與音樂無關係；祇有這音樂方面的不同罷了。如胡先生自己說的：「老百姓自然要說白話，卻用不着白話的散文，他愛哼隻把曲子愛唱隻把山歌，但告示有人讀給他聽，鄉約有人講給他聽，家信可以托人寫，狀子可以託人做，所以散文簡直和他沒多大關係。」（白話文學史頁35—36）知道散文和一般平民沒有多大的直接關係，那末所謂平民文學，一定就是音樂文學，怎能說白話文學是可以脫離音樂而獨立發展呢？換一方面說，音樂文學之所以成爲平民文學，即因其有真摯的情感，沒有情感所以纔有詰屈聱牙的詰勅詔令，反之有情感的村夫農婦癡男怨女，便自然信意所之，信口所唱，都和音樂一般。沈休文也說得是：「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這裏天機，當即我所謂情感，情感充實便不講音律而自

然協于音律，就是「音樂文學」了。情感不充實，儘管你「妃黃儷白」好看煞人，但總不能形之歌詠；不信請打開郭茂倩樂府詩集的郊廟歌辭一看，除了武后的郊祀歌，還勉強可讀外，其餘許多揄揚聖德，鬚髯太平的死文字，真如鄭樵樂略所說：「既無偉績之可陳，又無題命之可紀，故其詩不可得而採；」既都不便歌唱，也自算不得平民文學了。□這個分別很緊要，實在就中國二千年來文學變遷進化的歷史看起來，就是這樣情形。好比詩經總算是中國最古的「平民文學」了，我也不用再引理據典，已大家共認爲「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也。」（詩傳序）並且咨嗟詠歎之餘，也自然合於音樂，所以鄭樵通志和程大昌詩論都說詩經是可以歌唱了。其次楚辭，如九歌卜居漁父，已有人承認爲平民文學了，就是離騷九章也都是用那時候的白話做的，所以我敢大膽主張楚辭是平民文學。依舊說，隋有僧道騫尚能用楚聲讀楚辭，音韻清切，唐初猶有其傳，可見楚辭在唐初猶有知

道唱法者。我們看楚漢革命的人物，如劉邦項羽都是從民間來的，都是好楚聲的；由項羽的垓下歌，劉邦的大風歌，可見楚聲這種音樂的特長，是能激動渾侖的革命精神之實現了。到了漢代以樂府爲代表文學，樂府就是後世所謂教坊，是一個俗樂的機關，民歌的保存所。那時採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可見都是合諸新樂而歌的平民文學了。唐代不論在梨園所奏的大曲，或在酒席上所唱的小令，那歌辭都是絕句，絕句就是唐代的樂章，也就是唐代的平民文學了。你看王灼碧雞漫志載「開元中王昌齡、高適、王之渙、詣旗亭飲，梨園伶官亦招妓燕飲，三人私曰：吾輩擅詩名，未第甲乙，誠觀諸伶謳詩，分優劣……」以此知唐伶以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事也。」又如白樂天每一詩篇出，長安歌妓都爭先學習，這就可見唐代詩句的唱法，雖不大可考，然而詩之能唱，和在民間傳播之廣，卻是一種事實了。不但詩詞也可以唱得的，姜白石的詞以歌曲名，並按樂譜註明唱法，不過種種唱法，沒有人能懂得罷。

了。柳永的樂章集在當時差不多有井水處便有人歌唱他的曲子，可見詞不但是「音樂文學」並且是道地的「平民文學」哩。詞一變而爲曲，如「小令」「散套」實則都是詞的變形，元人所編雜劇都是北曲，至元明之交而有南曲，於是梁伯龍、魏良輔始創崑腔，當時名「水磨腔」，王元美詩：「吳閶白面冶遊兒，爭唱梁郎雪豔詞。」可見崑曲盛行時的情形了。這時北曲也一變金元之舊而成崑腔之北曲，直至今日還有許多從事研究崑曲而人不過現在崑曲唱法，既漸漸失傳，結果遂不能成爲通俗文學，所以在道咸以前所認爲「平民文學」的，由現在的眼光看起來，只得謂之「貴族文學」了。由上所述，可見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平民文學，即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音樂文學」，所以文學史和音樂史是同時合一並進的，如一個時代的音樂進化了，便文學也跟着進化，另發展一種新文學，而前代的舊文學就不能普遍，只好供好古家所賞玩，便成爲貴族文學了。所以四言詩在詩經時代是「平民文學」是

可以歌唱的，到了漢代不便歌唱，所以韋孟的諷諫詩就成了「貴族文學」了。楚辭在屈原宋玉時代都是可歌唱的「平民文學」，一變而爲上林羽獵二京三都的詞賦，既已不便歌唱，只得叫他「貴族文學」了。樂府也是這樣，唐以前的橫吹歌辭、鼓吹歌辭、相和歌辭、清商歌辭都是可歌唱的「平民文學」。唐以後是不可歌唱的「貴族文學」。吳萊論樂府主聲說：「太白有樂府又必摹倣古人已成之辭，要之或其中亦有似者，少陵則不聞有樂府矣。」可見樂府到此亦不能不變了。唐人唱詩，然唐人並不講什麼詩法，所以成爲可歌唱的平民文學，但到了宋時代就成了「貴族文學」了。李夢陽懷麓堂詩話說得好：「唐人不言詩法，詩法多出宋，而宋人於詩無所得。所謂法者不過一字一句對偶琢雕之功，而天真興致則未可與道，其高者失之捕風捉影，而卑者坐於黏皮帶骨，至於江西詩派極矣。」其實講起來，「詩」到了宋代已成「遺形物」了。所謂「西崑體」鬧出來的許多笑話，且不消說，即「西崑體」反動時代的作者，

如蘇東坡、歐陽修、王安石及江西詩派的黃庭堅、陳師道，也都如他的「詞」能夠代表時代。江西詩派也不用說了，即就反江西派——四靈詩派及嚴滄浪，他們的破碎尖酸和江西派的黏皮帶骨，恰是一對嚴滄浪自是一個文藝批評家，但他也不過要摹倣盛唐和摹倣賈（島）姚（合）的有什麼分別總而言之，詩到宋代已完全成爲摹倣的「貴族文學」了。已經字字「啞」起來了。（朱熹評江西詩派之呂本中欲字字響，而暮年詩多啞，這話很對。）宋詩尚且如此，元明清的詩曾不足道。至於「詞」呢？原來在宋代是可歌唱的「平民文學」到了元時已不快於北耳，於是一變而爲曲，而從前的詞到此已漸漸不能唱了。所以萬樹詞律自敘對於明清詞家頗多攻擊的話，以嘯餘譜更是反對，很歎息地道：「詩餘乃劇本之先聲，昔日入伶工之歌板。如者卿標明於分調，誠齋垂法於擇腔，堯章自注隔指之聲，君特致辨煞尾之字，當時或隨宮造格，規製於前。或違詞與音，固仍於後……茲雖舊拍不復可考，而聲響猶有

可推乃今泛泛之流，別有超超之論，謂詞以琢辭見妙，煉句稱工……於此篇牘汗牛，棗梨充棟，至今日而風愈盛，詞學愈衰矣。」**詞**到了明清時代，名存而音亡也，只算得「貴族文學」了。詞變而北曲，而南曲，而崑曲，在當時都是「平民文學」。清魏絳書序集成曲譜云：「溯自明嘉靖以逮國朝道光，三百餘年間，主南北歌場之壇坫者，厥惟崑曲。」如清初的許多崑曲創作，就是引車賣漿者流，都能哼他幾聲，其為通俗文學不待言了。到了光宣之間，知道崑曲之唱法的漸漸少起來，如俞曲園自撰新曲，模倣彈詞，叫伶人阿掌強以彈詞宮譜歌牠。又光緒壬寅六月，萬壽節，張之洞在鄂宴外賓，盛張古樂，有彈琴、崑曲等項，其崑曲詞是他自撰，要度曲的強，以舊譜工尺唱牠，到此則崑曲亦告一結束。完全變成「貴族文學」了。吳梅詞餘講義說得是：「自文人不善謳歌，而詞之合律者漸少，俗工不諳譜法，而曲之見棄者遂多。」曲既不便歌唱，所以胡適之先生在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纔主張「廢曲用白」，風氣

## 音

一變，而有「白話詩」發生。現在傾向是應該以「白話詩」叫做「平民文學」了。須知白話詩人的好處，即在具有情感，有當時的活情感，所以一表現出來，都是當時的活文字活言語，如果把這情感譯為幾千年前的文言，便不是當時的「真情之流」了。但白話詩雖能直接觸動感情，假使不能夠歌唱，還不能算是表情最自然最美的聲音。現代的詩人，很可惜，他都不是以音樂家兼文學家的自己作歌，別人製譜，雖也有幾篇可歌唱的，但總不能有多大的成就。今後的希望，是在文人是能夠謳歌，並且要平民都能從心坎裏唱出最好聽最微妙的「音樂文學」來。那時「白話文學」纔算完全建立了。那時「白話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才算有一個最進化光榮的地位。□上面所述的「平民文學」或「音樂文學」的進化觀，都是根據事實，沒有一句是獨斷的話。就是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講，我這種文學的進化觀念，都是很早就有人說過的，如元周德清中原音韻序說：「樂府為詩餘流派，匪屬淫哇，而傳奇實為樂府

濫觴，總關風雅；「這話把文學進化的線索說得比我透徹多呢！還有如（一）王世貞說：「三百篇而後有騷賦，騷賦入樂府而後有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而後以唐絕句爲樂府，絕句少宛轉而後有詞，詞不快北耳而後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而後有南曲。」（藝苑卮言）（二）王驥德說：「古人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爲漸近自然，吾謂詩不如詞，詞不如曲，故是漸近人情。夫詩之限於律與絕也，即不盡於意，欲爲一字之益不可得也；詞之限於調也，即不盡於胸，欲爲一語之益不可得也；若曲則調可累用，字可視增，詩與詞不得以諧語方言入，而曲則惟吾意之欲至，口之欲宣，縱橫出入，無之而無不可也，故吾謂快人情者，要莫過於曲也。」又說：「關雎鹿鳴，今歌法尚存，大都以兩字抑揚成聲，不易入里耳。漢之朱鷺石流，讀尚整牙，聲定椎朴。晉之子夜，莫愁，六朝之玉樹金釵，唐之霓裳水調，即日趨冶豔，然祇是五七詩句，必不能縱橫如意。宋詞句有長短，聲有次第矣，亦尚限篇幅，未暢人情。至金元之南北曲，而極之長

套，斂之小令，能令聽者色飛，觸者膈塵，洋洋灑灑，聲蕩以加矣。此豈人事抑天運之使然哉？」（曲律卷四）（三）王奕清等說：「自古樂亡而樂府興，後樂府之歌法至唐不傳，其所歌者皆絕句也。唐人歌詩之法至宋亦不傳，其所歌者皆詞也。宋人歌詞之法，至元又漸不傳，而曲調作焉。」又說：「揆歌之所昉，曰詩言志，歌永言，則三百篇實爲濫觴，一變而爲樂府，再變而爲詩餘，寢假而爲歌曲矣。當爲樂府之時，雖亦名之曰古詩，而三百篇之音不傳，當爲詩餘之時，雖亦號之曰樂府，而古樂府之音不傳。自傳奇歌曲盛行于元，學士大夫多習之者，其後日就新巧，而必屬之專家，近則操觚之士，但填文辭，惟梨園歌師習傳腔板耳。」（欽定曲譜凡例）  
因爲每一時代的音樂文學，總是代表了一時代民間的活言語，所以漢魏的樂府，唐不能歌而歌詩，宋不能歌而歌詞，宋的詞元不能歌而歌曲，這種平民文學的進化，真是自然的趨勢。不但如此，文學的起源就是樂器的起源，文學進化的大勢，也是跟着樂器的進化而

進化的，關於音樂進化這一點，我們最好引宋史樂志所載批評家房庶的話來代說明。（這段話見宋史樂志燕樂後文獻通考俗樂部引之作兩朝史樂志論，凌廷堪燕樂攷源卷一又引之來說明音樂的進化，可見影響是極大的了。）他說：「上古世居質器與磬樸，後世稍變焉，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變之爲箏笛、篪笙也，攢之以斗、塤、土也，變而爲甌、革、麻、料也，擊而爲鼓、木、柷、敔也，貫之爲板。此八音者於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鐘、鐃、磬、宮、軒爲正聲，而概謂夷部、鹵部爲淫聲，殊不知大輅起於椎輪，龍艘生於落氣，其變則然也。古者以俎豆食，後世易以杯孟；古者蓐席以爲安，後世易以榻案，使聖人復生，不能舍杯孟榻案而復俎豆蓐席之質也。八音之器豈異此哉……然則世所請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爲淫聲哉！」這番話很可以打破那些主張「廢曲用白」論者的誤謬觀念，使他知道不但文學本身有進化，就是音樂也有進化的觀念的。近代樂律家如李光地（古樂

## 音

經傳卷五孟子今之樂由古之樂句下）江慎修（律呂新論卷下，聲音自有流變一條）胡彥昇（樂律表微卷四論俗樂）張照（律呂正義後編卷首疏云：「使器必算杼土鼓，歌必鹿鳴四牡而後可謂之古樂，則孟子不當曰今之樂由古之樂矣。」程瑤田方成培「香研居詞麈序」工尺即律呂樂器無古今說）徐養源（管色考謂隋唐以後俗樂勝於雅樂）凌廷堪（燕樂考源卷一引宋史樂志案語）都已經告訴我們以音樂進化的觀念，那末，我們把這一個進化觀念和文學進化觀念合攏起來，豈不是中國文學的進化，是全靠和音樂合一並進而成功了！「音樂文學」的進化嗎？總而言之，中國文學的進化，微始微終都是和音樂不相離的，所以有一種新音樂發生，即有一種新文學發生，這是明顯確實的事實。就單拿戲劇作例：「中國戲劇數百年從未與音樂脫離關係，音樂爲中國戲劇之主腦」（宋春舫論劇頁 80）所以我們從文學進化的眼光來看，將來戲劇沒有進化罷了，如其還要進化，當然是傾向於歌

劇 (Opera) 或詩劇 (Poetic Drama) 而胡先生所提倡的白話劇 (Prose Drama) 在今日歐美的歌劇盛行之下恐怕要成爲「遺形物」了。ba

【音樂文學起源】本來無論那一國的文學史上，韻文的起源就是文學的起源，如古代希臘在荷馬 (Homer) 史詩未產生之前，各種歌詞如林納司 (Linus) 一歌就是農人採摘葡萄時所常唱的。還有祭神詩 (Draeus) 此種詩全是在祭祀時頌禱於亞波羅神及諸神祇之用。哀悼詩 (Threnos) 則用以弔輓死者，聲音淒厲，常由以唱這歌爲業的人環繞靈牀，高聲而歌，與婦人啜泣的聲音相應。和至於婚禮詩 (Hymeneos) 則在慶祝結婚時，由兩隊少年男女手執火炬合唱，男隨簫聲而歌，女則應琴弦而舞 (見王希和著荷馬頁五) 到了荷馬時代，誦史詩的還要配以 Lyra (天琴) 挽歌便和以 Antioo 可見希臘古代音樂文學的發達是很早的了。我們再看英國那篇空前偉大的史詩比烏夫 (Beowulf) 就是那些所稱爲詩考僕 (Scops) 及遊蕩歌者 (Gle-

eemen) 所常唱的。德國文學在未發展前，也有所謂行吟樂人，穿行街衢，來唱他的洛特王歌 (Konig Rhoter) 安倫司特歌 (Herzog Ernst) 回頭來看我們中國文學的起源，也何嘗不是如此，中國文學最初是一種混合藝術，包括詩歌音樂舞蹈三種要素，成爲混合的表現的。現在我們打開詩毛傳和禮記左傳各書來看，便可見中國古代詩歌和音樂跳舞發生連帶關係的痕跡。「詩鄭風子衿毛傳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馬端辰曰：毛詩本墨子舞詩三百言之。汪中述學云：古之爲教也，詩樂同物，誦之歌之，弦之舞之。)(禮記文王世子曰：春誦，夏絃。(鄭康成曰：誦謂歌樂也；絃謂以絲播詩。陳暘樂書卷三云：樂語有六，誦居一焉；樂音有八，弦居一焉；誦則詩誦人聲也；弦則琴瑟樂聲也。)(禮記樂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絃；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李拱聖經學規纂曰：操縵，孔疏調弦也；博依，節歌也；博通虞書搏拊之搏，搏按爲節，以依于樂句也。)(左傳襄公十六年云：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



齊高厚之詩不類。(杜預注：謂歌詩各從義類，俞樾  
 茶香室經說卷十四，據楚辭九歌東君篇：『展詩兮  
 會舞，應律兮合節。』謂『古者舞與歌必相類，自有一  
 定之義例，故命大夫必以類。』)又如孔穎達正義  
 說：『五帝以還，詩樂相將，故有詩則有樂。』可見古  
 代詩歌與音樂的關係，是很有證據的了。但我們接  
 着要問：這種混合的藝術，究竟起於那個時代呢？  
 鄭玄詩譜序說得好：「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  
 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莫云焉。虞書曰：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  
 乎？」孔穎達毛詩正義更發揮得極透徹：「上皇  
 之世，舉代淳樸，因漁而食，與物無殊，居上者設言而  
 莫違，在下者羣居而不亂，夫有禮義之教，刑罰之威，  
 爲善則莫知其善，爲惡則莫知其惡，其心既無所感，  
 其志有何可言，故知爾時無詩……大庭軒轅疑其  
 有詩者，大庭以過，漸有樂器，樂器之音，逐人爲羣，則  
 是爲詩之漸，故疑有之也……大庭有鼓籥之器，黃  
 帝有雲門之樂，至周尚有雲門，明其音聲和集，既能

音

和樂，必不空弦，弦之所歌，即是詩也。」似此把樂器  
 的起源，講詩歌的起源，實在很有見解，雖然鄭箋孔  
 疏很多是不足道的，不過在這一點，也很虧他提醒  
 我們。不過歌曲的源流，雖則很遠，而在大庭軒轅以  
 來，究竟有無樂器？所謂大庭(神農氏)軒轅是神農  
 是人？這還是一個問題。據史記補三皇本紀，孝經鈞  
 命訣，世本楚辭注，元結補樂歌所說，那伏羲時代早  
 已有樂歌了，但這些古代的神話傳說，那裏可靠？孝  
 經鈞命訣本是偽書，不要說了，就是所謂駕辯之曲，  
 (楚辭云：伏羲駕辯，吳都賦所謂超延露而駕辯者；  
 劉淵林云：伏羲造琴製此曲)和網罟之歌(路史注：  
 辨樂論云：昔伏羲因時興利，教民佃漁，天下爲之時，  
 則有網罟之歌)也都是文人想其所當然，自然不  
 足信了。其他如黃帝之樂稱雲門咸池(禮記樂記  
 周禮春官莊子天運韓非子十過漢書律歷志)少  
 皞之樂稱大淵(帝王世紀通典通志路史)顓頊之  
 樂稱承雲(樂緯呂氏春秋古樂篇魏書樂志)頡頏  
 有承雲之舞(帝嚳之樂稱六英)周禮春官列子周

文

五九一

穆王篇呂氏春秋古樂篇白虎通禮樂篇）這些古樂或許有些是初民口唱的史曲，而音調節奏，既已失傳，便也無從說起。明韓邦奇的苑洛志樂（卷七）竟憑信爲真，將雲門咸池各爲譜調，這就未免太好了！但是古代在沒有文字以前，難道就沒有給我們中國古代詩史做一些好材料的嗎？有的，不過是那有偽託嫌疑的歌辭，而是後人追記的作品；追記是確有這種詩歌，其初口口相傳，或爲歌詠自然的頌歌，或爲詠英雄事蹟的史曲，或挽歌，經過一個時期，這種口唱的歌辭，纔開始有人把牠追錄起來，所以比較可靠；若偽託則全然爲文人狡獪之作，完全是假的。所以現在所傳「伏羲十言之教」、「神農之教」和黃帝時代的書籍，大概都不可信，都屬「偽記」。只有下面幾條，較可認爲真的，不過有的可惜已經失傳了。（一）葛天氏八闕與陰康氏之舞——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篇曰：「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一曰戴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

德，八曰總鳥獸之極。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鬱閉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爲舞以宣導之。」（二）伊耆氏蜡辭——禮記郊特牲曰：「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毋作，草木歸其澤。』」（三）斷竹歌——漢趙煜吳越春秋曰：「越王欲謀復吳，范蠡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詩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聞弩生于弓，弓生于彈，彈起於古之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生，故作彈以守之。」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宍。』把這幾條例的內容分析研究一下，什麼葛天氏陰康氏伊耆氏這些後人想像的謠說，且不管他，但就歌辭來看，實在偽托的成分卻很少。雖然兩個在戰國以後，才追記出來（呂氏春秋禮記）一個在二千餘年後的漢朝才把牠紀錄出來（吳越春秋）但我們猶確信牠是屬於「追記」。因爲那種背景的確是上古的現象，決不是後世所有的。因爲初民藝術，最有大影響的就是跳舞，他們

的舉行，最重要的是在戰後講和的時候，其他如果  
 落成，收穫，獵收豐多，兒童成了新年，病愈，喪畢等  
 也隨時舉行。並且他們跳舞時，一面唱歌一面做出  
 種種相當的姿勢，所以呂氏春秋所說「三人操牛  
 尾，投足以歌八闕」那種足踏牛尾作舞蹈節拍的  
 神情和姿態，確是初民的風味，並且所歌的舞曲如  
 「載民」、「蓬草木」、「奮五穀」之類，總是為自己的好  
 命運詠歎起來，這正是初民相當的歌詞，不過這八  
 闕的歌辭和音節，現在已可惜失傳了。並且據現代  
 學者的研究，初民藝術差不多都有一種實際上目  
 的，如裝飾和舞蹈是兩性的媒介，詩歌、舞蹈與音樂  
 是激起奮鬥精神的作用。大約那時候舞蹈是最重  
 要的，所以「陰康氏之舞」的記載很可相信，舞人的  
 快樂是從筋骨活動上發生，所以「作為舞以宣導  
 之」。這很可想見初民藝術之有實際上的目的，的  
 說法了。復次，伊耆氏的蜡辭，也可見初民用來祀神  
 祈年的一種宗教式舞蹈，大概行於每年十二月間，  
 祀那萬物水土草木禽獸有功於農事的神前，所云：

音

「土反其宅」云云。這通是祝辭。這種宗教式舞蹈，據  
 蔡子民先生在美術的起源中說：大約各地都是有  
 的，但見諸記載的，現在還止有澳洲他們供奉的魔  
 鬼，叫做(Mindi)常有人在供奉他的地方舉行舞  
 蹈。大概在中國最重要農事，所以特別供奉那有功農  
 事的神。總之，舞蹈的起源，到了這時纔組入宗教儀  
 式，而這種宗教式舞蹈，以後在中國勢力極大，試看  
 禮記雜記下，便知在舉行舞蹈時舉國皆狂的情形  
 了。復次，斷竹歌，據劉彥和文心雕龍通變篇，定他為  
 黃帝時代的產品，這在古代有沒疑問，且不消說，  
 但據近人白啓明先生一首古代歌謠(彈歌)的研  
 究(見歌謠週刊紀念增刊號)說：彈歌的背景，尚是  
 榛狂渾噩，葬之中野，厚衣以薪，無衣衾棺槨的樣子，  
 他的話實在也，很有所發明。他引孟子：「蓋上古嘗  
 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  
 狐狸食之，蠅蚋咕囁之……蓋歸返壟裡而掩之……」  
 (滕文公上)來證明棄尸曠野為禽獸所食，是  
 實在的情形，不過一不忍而出於掩尸，一不忍而出

文

〇——五九三

於守尸耳。並且他又說：守尸的事情，據文學上的「弔」字，也可以證明他是靠得住。這個「弔」字是會意字，說文「弔從人從弓」，蓋古代作弔時節，並不像現在用輓聯用詩文，或用許多食品，乃是手執彈弓，幫助孝子，守其父母的遺尸，這類舉動，正與彈歌的內容，絕相吻合，可見守尸是真是有其事，斷竹歌也是很可靠的了。不過我們還要注意這斷竹歌和舞蹈也是有關係的，因為初民的舞蹈，在葬式時盛行起來，他們在惜別與輓詞中，很容易表同情，所以這八個字的彈歌，大概就是中國初民最行得廣的輓詞了。因為是最行得廣的輓詞，所以口碑流傳，直到漢代，把他追記下來。——總而言之，初民時代的詩，我所認有文學史上價值的，只有這三篇舞曲，而這三篇舞曲的確是上古的背景，不過還不能確定年代罷了。此外如不能認為古代的背景，就如堯時的擊壤歌（帝王世紀引），舜時的卿雲歌（尚書大傳引），南風歌（尸子卷上引）都只能割愛，因為這些都是有儒者「托古改制」的嫌疑，所以不算信史，也不能

做我們音樂文學史上的材料了。我既證明了八闕蜡辭和斷竹歌是初民社會的產物，並且可以說就是詩經的濫觴了。在這幾篇以後，舞蹈的流風，見於墨子上所載還有可考的，如非樂篇上說：「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於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緯二衛」（畢云：此緯字假音，說文云：緯，織橫絲也。小人，否（似云：小人則無刑）似二伯黃徑（此文有脫誤，不可讀，或云：伯黃二字或伊尹之謬）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黃疑當作其）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九有即九域）上帝不順，降之百殍，其家必壞喪……於武觀曰：啓乃淫溢康樂……萬舞翼翼，章聞於天（惠云：當作天）天用弗式（孫云：萬舞之盛，顯聞於天，天弗用之）墨子引這些話的意思，當然可以不管，但由此很可見初民時代的藝術，已這樣發達。在這「恆舞於宮」舞佯佯「萬舞翼翼」中，不知埋沒了許多的舞曲，但從此以後，舞的情態，御確密記在禮記樂記裏：「其治民勞，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其觀舞知其德。」

「行綴」是舞蹈者行列的數目，人數少就相去很遠，人數多就距離也短了；民衆安逸就舞的人多，民衆勞苦時就舞的人也少了。所以舞在當時確是平民的一種娛樂，確是一種平民藝術，而這平民的藝術，又實實在在是合詩歌音樂舞蹈爲一。所以當時的詩歌，差不多都是「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蕭鼓」（樂記）的。□就是到了孔子手裏，取當時愛好誦習而有譜可歌的舊詩，定爲今本三百篇的詩經以教弟子，也是「詩」「歌」「舞」同時並教的。所以在墨子非儒下，說孔子之罪狀是「弦歌鼓舞以聚徒，務趨翔之節以觀衆」，因爲孔子所教的詩樂，是可誦可歌可舞的，所以墨子公孟爲對公孟子批駁儒家的話，也是說：「以不喪之間，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若用子之言，則子何自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這裏所謂三百，當然是指孔子刪定詩樂而言。可見詩三百篇不但可歌可誦，並且都是舞蹈時唱的一種歌曲了。好比陳詩宛丘一首——「坎其擊鼓，宛

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鶯羽。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鶯翹。又東門之粉一首——「東門之粉，宛丘之相，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又鄭詩摯兮一首——「摯兮摯兮，風其吹汝，叔兮伯兮，倡予和汝。摯兮摯兮，風其漂汝，叔兮伯兮，倡予要汝。」這三首詩，很可表現出當初原始人的風味。大概原始人以唱歌跳舞做合歡的媒介，在一定時日，男女相聚，這幾首詩所表現的，正是男女們一面在唱，一面在舞的風俗。鄭玄詩譜求而不得，說什麼「是古代之巫，實以歌舞爲職，以樂神人者也」，分明女子和男子會舞之詩，也要扯到「樂神人」的事上去，這且不管他，不過三百篇可據舞詩來解說，也大無可疑了。並且我們把關雎詩序的話來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由這一段可見詩是抒寫情感的了。至於「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似此曲折詠歌之辭，自很便於

歌唱。至於說到「詠歌之不足，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這分明是舞蹈所獨具，楚辭所謂「展詩兮會舞」大概就是這詩人時代的情形了。所以在孔門弟子方面，樂記裏很分明說他們對於詩樂的態度是「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陳陽樂書卷十五云：樂者天地之和也，溢乎心而以歌聲之，充乎體而以舞容之，詠歌之不足，則不知手之舞之，則歌爲樂之端，舞爲樂之成，書謂琴瑟以詠其歌也，語謂樂則韶舞其舞也，始歌終舞，其樂之序歟。）這種「詩歌」「音樂」「舞蹈」合一的主義，實在是在中國文學的特別美質，實在是在中國文學上的三位一體。

【音樂文學與非音樂文學】我們以爲如果要建立中國的「音樂文學」先不可不純稟客觀把中國文學的本義和特質研究一下纔好。中國文本分兩大類，（1）文（2）史，史乃是實用的，記事，達意，說理，如「二十四史」「資治通鑑」「碑文」「墓誌」之類，但決不是文學，章學誠言六經諸子

都是史（六經中祇有詩經算得文學作品）可見表現純理的學說文，如義解（經學）論撰（子家）也不算得文學。然則「文」是什麼？我以為「文」只是「情感的表現」，文學所以能表現作者人格，完全由於情感的魔力，史是什麼？「史」只是「理智的表現」，據事直書，凡可寫錄成冊子的都是史，又稱爲「筆」，禮記曲禮篇說「史載筆」，孔子修春秋也說「筆則筆，削則削」，可見文筆之分，其源流很遠，不是起於晉宋時代，不過到了晉宋，而文筆的區分纔經批評家如蕭綽（金樓子的著者）等，特別把他提出來罷了。當時的說法，大概有兩種意義：（一）「文」是情感的，「筆」是敘述的。——金樓子立言篇論文筆之辨，有「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是之流，泛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又說「筆退則謂成篇，進則不亡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道會，情靈搖蕩。」據上便知官牘史冊一類的應用文，本不能當作文學。■（二

「文」是音節諧和的，「筆」是不講音節的。——文心雕龍總術篇說：「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南史范曄傳：「手筆差，勿文筆不拘韻故也。」這個韻就是指音節而言，文所以能夠獨立，完全因為音節上的關係。□「文筆」或稱「詩筆」。杜甫集寄費司馬靈使君詩：「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趙璘因話錄：「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文公文至高，孟長於五言，時號孟詩韓筆。」可見晉宋時文筆分別，到唐代仍存。宋鄭樵在詩辯妄（讀詩法）說得更好：「夫文章之體者二，有史傳之文，有歌詠之文。史傳之文以實錄為主，可見凡一切平鋪直敘不帶情感的描寫，從來都只算得史傳之文。史傳之文那裏算得活文學？（章學誠文史通義外篇云：「文之不為義解，傳記論撰諸品者，古人始稱之為文，共有義解，傳記，論撰諸體，古人稱書不稱文也。」）活文學應該都是有情感和音節的，凡無情感音節者都只得謂之「史」或「筆」，不能叫做「歌詠之文。」並且情感和音節是二而一一而二的。

音

東西，作者所暗示的情感愈專，便音樂的含有性也愈大。因為文學是直接觸動情感，所以在情感極高的文學中，絕沒有知識概念存于其中，所有的只是「真情之流」一瀉而出。然而這不可思議的魔力所產生的作品，卻正是表情最自然最美的聲音和聲音同聲音連合而成最美的言語，所以一字一句一嘆一唱，都有自然的和諧，這就是有韻為文的道理了。有韻就矢口謳吟，自成樂韻之妙，雖村夫農婦，吟詠性情，既不知道是那一律的聲音，那一調的歌曲，他們只要把他自己的喜怒哀怨發洩出來，便都很美的音樂文學，所以劉勰說：「聲發則文生矣。」（文心雕龍原道篇）這句話實在把中國文學的美質，完全都說盡了。□但是文筆的區分，雖在中國文學史上關係極大，而文筆區分的真義，卻仍舊被舊批評家完全弄糟了。阮元的學海堂文筆對羅列了許多考證的材料，使我們知道中國文學本有「文」「筆」之分，即是「美術文」和「應用文」之分，這個貢獻可算很不小。他又在文言說道：「韻即聲音，聲音

即文也；「依照他的話，也許在清代早就有「音樂的文學」發生了，但他一轉語間，又以排偶爲文說什麼——「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然則千古之文，莫大乎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韻之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之必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即尊之曰「古也」？文學既只是純粹美麗的形式，便「妃黃儷白」何所不至，其末流遂至如劉中叔一流竟謂「儷文律詩爲諸夏所獨有，今與外域文學競長，惟資此體」！（中古文學史頁一）說來可笑亦復可憐，怪不得白話文學家老實不客氣有「文當廢，駢詩當廢律」的主張了。我以為這實在是白話文學的長處，其實講到中國文體，當然以韻文爲文學正宗，韻文是要有音節，卻又極力反對定形的音節（如駢文律詩律賦）而要各人依自家性情風格情調，與一時一時的情緒，而發與之相應的音節。韻文以外的文體，如果他的敘述結構是情感的，便都是有音節的，不過他的音節是「不歌而誦」的，是沒有音

樂的關係的，這自然不如「音樂文學」更有「逼人性」了。再說散文，在藝術上因爲不能脫離知的形式的束縛，所以對以情感的表現，沒有多大的直接關係；固然散文中有許多是有節拍的（看唐錢數文節拍測一文，國故新探頁73——80）當我們誦讀時，也誠然可以使人恍然如身歷其境，「但當我們的神爲散文的節拍所移時，總覺有一種東西將我們弔住；散文的戲劇和小說，都是例外的散文。創這種體裁的人，便是那些不能用韻文做戲劇和不能做詩的人，且譬如竊位之主，基業既固，便是換了一個朝代，而我們也就認爲合法。」這是西門司（Symons）論散文與韻文的話，我們很願意介紹來做中國文體的批評標準，在這一點上，我們又看出「音樂文學」勝出散文體表現的特點來了。<sup>25</sup>

【音律與文氣之關係】音律是最具體的文氣，文氣是最自然的音律，所以曹丕論文氣，而斤斤於「氣之清濁」稍具體或者說是稍進步的音律，是文學上的「體勢」，所以「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改。



「不過「文氣」與「體勢」雖然暗示文學上的音律，但那是最自然的，不可捉摸的音律，不是有規矩可循的音律，有規矩可循的音律說的創始者是沈約。沈約之創造音律說，因仰賴於四聲的發明，但祇就文學上的作用而言，則確在謀所以使有具體的文氣。他於宋書謝靈運傳論說：「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祖師，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於此可見。

【音律與宋詞之亡】詞既然和音樂有相互的關係，則更不能不使之協律，此為盡人皆知者。夫「詞之作，固難於詩，蓋音律欲其協，不協，則成長短句之詩；下字欲其雅，不雅，則近乎纏令之體。用字不可太露，則直突而無深長之味。發意不可太高，高則狂怪而失柔婉之意。思此，則知所以為難。」（樂府指迷）然而「聲律之學，在南宋時，知之者已少。故仇山村曰：『腐儒村叟，酒邊囊興，引紙揮筆，動以東坡稼軒龍洲自況，極其至，四字沁園春，五字水調，七字鷓鴣天，步蟾宮，拊几擊缶，同聲附和，如梵唄，如步虛，不

音 律 考

知宮調為何物，今老伶俊倡面稱好而背竊笑，是豈足與言詞哉？」近日大江南北盲詞啞曲，塞破世界，人人以姜張自命者，幸無老伶俊倡竊笑之耳。」（江藩詞源後跋）是則詞之致亡，基於音律之不理也。

【音書難送】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刻本。

【盲子中狀元】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盲公邀救命】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盲公捉老虎】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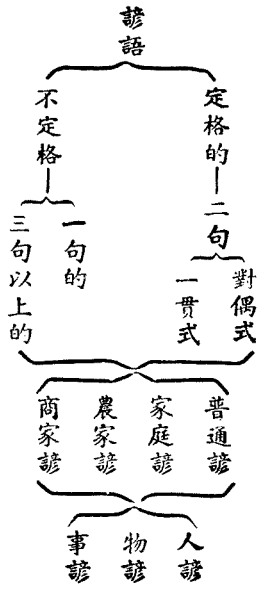
【誰是父】廣東流行俗曲。粵曲研究社鉛印本。

【誰堂詩集】清康熙間杜乘撰。

【諺語】諺語是由極充分的人類實際經驗之結果，發而為美麗俏皮的簡要言詞；於日常談話中，以公然使用，藉以增加發言者論點之理由或效力；而規定凡人的行為，或事件之當否的，人人口頭上常說的一種短語。

它的起源，大約稍後於歌謠，但究竟為時亦極早。孟子云：「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

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可見在夏時或夏以前便有諺語了。近世所有的諺語，性質上大略要分普通諺、家庭諺、農家諺、商家諺四種；但在另一方面



便又要分人的諺語、物的諺語、事的諺語三大類。現在並將全般諺語結構的情形列在下面：

這一種諺語，在現在習俗上，大半都叫做「俗話」；通俗的書報上則又稱為「常言」；至於「諺語」兩字，這不過是古今官話文章上的一種名詞而已。諺語既然是由多方面的經驗所構成，所以它是一種科學。它對於有關人生的一切，如天文、地理、種植、博物、醫藥、交易、家事、交接種種方面都有極深切的忠誠的教訓給與人類。而且一般的人們，也就將它作為「人生的指南」或「處世的顧問」看待。

了。但這些諺語，什九都是一般少知識的民衆由經驗得來的作品，於此，亦可見「經驗」對於人生關係重要的一斑了。而且由研究這種諺語，不但可以飽得「人生的常識」，並且可以探知一切方言、方言、古音等的原狀和轉變，以及哲學、道德上的種種學問，是則諺語更為研究學術的一種利器了。上文說了許多實際諺語是些甚麼東西，還沒有談到這裏就舉幾個例子出來：「與人方便，自己方便。」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上山擒虎易，開口告人難。」「強中還有強中手，能人背後有能人。」以上普通諺。「不聽老人言，必定受飢寒。」「老子英雄兒好漢，」不做當家娘，不作猴兒王。」「早晨吃多，上午吃少，夜裏不吃才好。」「狗不嫌家貧，兒不嫌母醜。」穿雖好，不及吃的肚皮飽。」以上家庭諺。「立夏不下，高掛犁耙。」「春雪不大，餓斷狗腸。」「不怕初一，只怕初二陰。」「端午沒好日，中秋沒好天。」「小雪不耕地，大雪不行船。」「春霧黃風夏霧熱，秋霧霖雨冬霧雪。」以上農家諺。「快莫收，遲莫丟。」「爲人不做保，做保討煩惱。」「竅不得，少弄幾百。」「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客不離貨，船不離舵。」「家有萬貫，趕不如日進千文。」以上商家諺。諺語大抵是東一句，西一句，散見在古書裏，後來選詩的人，往往從古書裏選出來，放在詩歌的範圍以內，如古詩源裏面，就選過幾首了。□後來又有人專選了一部書，是合謠與諺而爲一書的，名字就叫古謠諺。卷帙很多，可算是謠諺的大觀了。□現在再抄錄幾

## 訪

首古代諺語在這裏，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左傳鄭子家引古諺。）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左傳晉伯宗引古諺。）衆心成城，衆口鑠金。（國語州鳩對周景王引古諺。）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國語衛彪傒引古諺。）生相憐，死相捐。（列子楊朱篇引古諺。）常斷不斷，反受其亂。（史記黃歌傳贊引諺。）800.03.

【諺說】清錢塘毛先舒撰。有道光世楷堂刊本，在昭代叢書內。  
00627

【訪玉貓】北平流行俗曲。（石派書——龍圖公案之四十九）  
106

【訪西冷社五君詠五種】不分卷。清人所撰，其名已佚。有同治十三年刊本。

【訪粵集】一卷。清錢塘戴熙撰。有道光刊本。  
27

【訪名花尋美玉】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刻本。

【訪戴】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訪賢】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訪賢】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00627  
【謗可笑】又名犯相。北平流行俗曲。(影戲詞)會文山房木刻本。

771  
【謗聞醒夢】北平流行俗曲。(石派書)

777  
【謗聞】北平流行俗曲。(快書)

00627  
【謗塵堂遺集】二卷。清戴望撰。有風雨樓鉛印本。

2092  
【謗塵堂遺稿】四卷。清德清戴望撰。有光緒元年

刊本。

2  
【謗仙怨曲】大曆中，江南人。感為謗仙怨曲，其音怨切，諸曲莫比。隨州刺史劉長卿左遷睦州司馬，祖筵之內，長卿遂撰其詞，詞為六言律詩體。「晴川落日初低，惆悵孤舟解攜，鳥向平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溪後溪，獨恨長沙謫去，江潭春草萋萋。」長卿之詞，不過因其音怨切，故撰其詞，以志遷謫之感。竇弘餘則廣之，以為此曲係詩揚貴妃馬冤之事，康駢則又廣之，以為係明皇思賢之作，這兩首詠史詞都不及長卿詞之自然有真情。10)

4  
【謗仙枝集】三卷。明駱駁曾編。太平府西北二十

五里采石江有牛渚磯，磯之東謗仙樓在焉。以李白得名。又有白墓在府城東南二十里青山，而采石度賢坊亦有後人所作衣冠墓。其地江山秀麗，稱為勝蹟。正德間，鄺文博始集樓中題詠授梓，萬曆間，曾復加續輯。

00631  
【譙周】允南，漢——一九九至二七零。巴西西克國人。(補疑年錄)作生於建安六年，中國文學者生卒

考作生於建安五年。此據三國蜀志本傳。晉太始五年，自云「今吾年過七十」推算。卒年七十二。少時孤，耽古篤學，家貧亦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於書札。又曉天文。諸葛亮領益州牧時，以他為勸學從事。及後主立為太子，以他為僕射家令。後魏滅蜀，以他為陽城亭侯。又拜他為散騎常侍，因以疾不就。當他死之先年，謂陳壽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揚雄七十二而歿。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揚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明年冬果卒。他著有法訓五經通，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他底文辭，與建安派

底華麗文采不同。他是一種華實並茂的文辭。在蜀國可以同他比肩的，却只有郤正一人。秦宓已經趕不上。郤正有釋說一文，可以同崔駰底達旨相提並論。<sup>00632</sup>

【讓溪甲集】四卷，乙集十卷。明游震得撰。甲集四卷皆講學之語。乙集十卷則詩文雜著也。<sup>00710</sup>

【亡名】（隋書經籍志作忘名。此從續高僧傳）本名闕殆，俗姓宋氏。梁至北周。一五一六至五七六。后南郡人。年在六十歲以上。世爲望族。及亡名，弱齡出家。永絕妻子。好吟詠山水。映美阮嗣宗。及長，富才華。事梁元帝。深見禮重。及梁亡。潛心玄門。不問外事。周少保蜀國公宇文雋性愛賢才。禮供殊隆。亡名著有文集十卷。（隋書經籍志）

【亡國君主之詞】自皇帝中出了個嬴政，他真決大本領，把綿延了百六十年的戰國六雄，相繼吞滅了，登九五之尊的寶座。將莫大的「天下」收爲一己產業。這是了不得的創造。這還不算，他想將這皇位傳之子孫，享受無窮，於是自號「始皇」，把天下兵器

聚之咸陽，鑄成不可搬動的十二大金人，以爲保得永遠安寧。這實足以自誇。漢高祖就這般豎起大姆指而稱雄的。本紀上說：「高帝九年，置酒未央宮，上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羣臣皆稱萬歲！這當然可視爲得意之舉。然而事實，上，又那能盡如人意。始皇一死，陳勝吳廣，沒有兵器，便揭竿而起，害得二世胡亥帝位坐不成，這也吧了；却不想未受敵人殘害，反被丞相趙高所弒，這是如何悽慘的下場！舉事時候，「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我固爲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淫樂，視爲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慘淡經營，既得天下，總要享些淫樂，以作辛苦的報酬，却不顧及其子孫在亡國的時候，要有一番淒哀。大概，除了劉禪，總沒有說亡國是快樂的吧？司馬昭將這位孤弱的後主，帶到長安，曾問他說：「願思蜀否？」後主

却含笑的答道：「此間樂不思蜀！」這真少有或者是他的苦笑，則又不得而知，且暫不談。風流天子的陳叔寶，真夠風流，國事頹敗已極。隋的楊堅下詔討伐，他一概不聞不問。在台城上，大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沉檀爲之。金玉珠翠爲飾，珠簾寶帳，服玩瑰麗，從古未有。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雜植花卉。陳主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複道往來。以宮人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僕射江總，尚書孔範等十餘人侍宴後庭，謂之狎客。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采其尤豔者，被以新聲，所謂玉樹後庭花，臨春等曲，皆美諸妃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爲常。楊廣引兵南來，有勸陳主稍爲防備，陳主却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爲者？」而那昏臣孔範也順着說：「長江天塹，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耶？」直到賀若弼兵臨城下，僕射袁憲正色曰：「大事如此，去欲安之，不若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他却不從，且曰：

「吾自有計。」陳主真有妙計，他竟和張貴妃孔貴嬪，摟抱了投入景陽井，即現在台城上還有遺址的胭脂井。被虜以後，隋主楊堅免他一死，且賜給頗厚，這已是十二分面子，誰知他更有妙想，願得一官號，無怪隋主要說：「叔寶全無心肝！」這不僅風流，且竟無賴了。最痛快的，要算梁武帝了吧。侯景兵圍台城，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却，乃排闥入，啓梁主云：「城已陷！」梁主安臥不動，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惟其梁主這樣慷慨，倒反沒在他手裏斷送江山。侯景見他，他神色不變，且問曰：「卿在軍中日久，無乃爲勞？」只此二語，令得侯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拜退之後，謂其黨曰：「吾常跨鞍對陣，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惜，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雖有人批評梁主，以爲梁主之言，「如窮兒呼盧，驟勝驟負，無所愛惜，特付之一拚耳！」總之，如梁武帝夠稱爲一世之雄。田舍翁的劉裕，也會封到宋王，殺了司馬德宗（晉安帝）司馬德文（晉恭帝），自己稱武帝，開劉宋一

個朝代也。只享受五十八年的子孫榮華淫樂，傳到劉準，蕭道成大有作爲，令大將軍王敬則逼宋主禪位。宋主不肯，問曰：「欲見殺乎？」敬則曰：「遷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可憐這位宋主順帝，到這時才覺悟，便泣涕的說：「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帝王家！」更可憐的他，還免不了蕭道成的一刀！直

到亡國的時候，才曉道生在帝王家，沒甚好處；宋主之言，何太挖苦。無獨有偶的，風流天子的隋煬帝之孫，隋恭帝也，曾這樣說過。王世充逼恭帝退位，恭帝乃布席禮佛，再拜而言曰：「願自今以往，勿復生帝王家！」這大概是揚脩抄襲劉準的文章吧！至若朱由檢，敵不過李閔王的胡鬧，在崇禎十七年，流寇破京師，諡爲毅宗的由檢，只有一死了之。當他被髮，遮面——自以爲無顏見祖宗於地下，而被髮遮面，走向煤山，欲去自縊，忽見愛女長平公主，嬌帝在路旁，他就忍痛的舉劍，要斫死長平公主，免得遺流寇污蹟，誰知劍手抖顫，只斷了她的左臂，他淒哀的說着：「若何爲生我家！」真的，痛哉斯言！亡國，怎麼不

傷心，只有一般商女，不知亡國之恨，還會唱着靡靡之音的後庭花。李後主被宋主囚到汴梁，生活當然不同在江南時的一國之主，曾給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可見愁恨之深。皇覺寺小沙彌，孤苦零仃的朱元璋，也會做起大皇帝。他有如此本領，却沒想到自己一死，子孫就鬧起家患，建文帝在位只四年，就被叔叔燕王棣趕跑。其實，這也沒有什麼正義不正義存於其間，然而，史上還大書特書說燕王是篡位的，又何必呢。當時便有所謂忠義的方孝孺，被燕王所執，至死不屈。初燕王發北平，僧道行以孝孺爲囑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燕王領之，即陷京城，大索孝孺等五十餘人，廵撫伍雲縛孝孺至，燕王以道行言，願左右收之。曰：「勿令遽死。」及是，召草登極，詔孝孺悲慟，聲徹殿。燕王降榻勞曰：「先生無自苦，朕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燕王曰：「彼自焚死。」曰：「何不立成王之子？」燕王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燕王曰：「此

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孝孺投筆於地，哭且罵，復強之，乃大書「燕賊篡位」四字，且曰：「死即死，詔不可草。」燕王大怒，曰：「汝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使十族，奈我何！」於是，愁癡的方孝孺，便割舌而死。據說，建文帝也被他叔叔囚死，終有一般文人不忍建文如此下場，便說確已披髮入山。他的爹爹由小和尚而做大皇帝，他却由小皇帝而做大和尚，這是很有趣的對照。有一齣慘睹，替建文唱着：「收拾起，大山地，山河一擔裝，四大皆空相，歷盡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壘壘高山，滾滾長江，但見那，寒雲慘霧和愁織，受不盜苦雨，淒風帶怨長。雄城壯，看江山無恙，誰識我，一瓢一笠到襄陽！」接着自白道：「我自吳江，別了諸徒，師弟兩人，一路登山涉水，夜宿曉行，一天心事，都付浮雲。七尺形骸，甘爲行脚，身似閒雲野鶴，心同槁木死灰。」能如此心胸，一切問題皆可沒有了。□

這不過是他人替建文代筆的，當然的，自己唱出了國破家亡的淒哀一聲，更可愛聽了。因此，這裏就有了這個標題。這并不拿載道的觀念，說什麼「治世

之音安以樂，其政平，其民悅；亂世之怨音以怒，其政乖，其民愁。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政末，其民困。等等話頭，只不過取巧的歸爲一類吧了。□唐昭宗李昱，他算是唐朝最末的一個皇帝。在位僅十六年，先爲宦官劉季述等所幽，賴孫德昭討伐，得復位，但朱全忠拔扈飛揚，終爲所弑。初全忠見德王裕（太子）眉目疎秀，年齒已壯，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好帝位，豈可復留，公何不言之？」胤言於帝，帝問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間，臣安敢竊議，此崔胤賣臣耳。」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何后終日沉飲，或相對悲泣。全忠使蔣元暉伺帝動靜，帝從容謂元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留中指血流。元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等移檄來往，皆以興復爲辭。全忠乃遣李振至洛陽，與蔣元暉圖之。元暉使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帝在椒殿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太追殺之。唐詩紀事謂：「帝在洛，日憂不測，與皇后內人惟沉飲自寬，嘗歌云：『千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此古語，帝遜之者。」



「皇帝做到如此地步真太可憐，他有菩薩蠻一闕，爲登華州城樓作：「登樓遙望泰宮殿，茫茫只見雙飛雁，渭水一條流，千山與萬邱。遠烟籠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中朝故事謂：「乾寧三年，李茂貞之變，帝次華州，韓建迎歸郡中，帝鬱鬱不樂，每登城西齊雲樓遠望，明年秋製此詞云。」這真如江鄰幾雜志所云：「陝府昭宗御詞，何處有英雄，迎儂歸故宮，與太宗詩：昔乘匹馬去，今驅鴛來，氣象迥不侔矣。」菩薩蠻外，巫山一段雲極佳麗，蝶舞梨園雪，鶯啼柳帶煙，小池殘日豔陽天，苧蘿山又山，青鳥不來愁絕，忍看鴛鴦雙結，春風一等少年心，閑情恨不禁。」**後唐莊宗**：「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風，長記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煙重。」（如夢令）「一葉落，寒朱箔，此時景物正蕭索，畫樓月影寒，西風吹羅幕，吹羅幕，往事思量着。」（一葉落）莊宗乃李存勗，是獨眼龍李克用的長子，只做了四年皇帝，臣下作亂，死於非命，他雖武夫，却喜度曲，「自其爲王，至於爲天子，常身與俳優

雜戲於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於亡。」我們只要一讀歐陽修的五代伶官傳序，便可知。前詞是他留存於尊前集中的四首之二，深情婉約，風格旖旎，五代史說他「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可惜現在只存四首歌，頭已有疑爲偽作陽台夢，一葉落亦有疑爲溫庭筠的作品，如夢令本名憶仙姿，因詞中的如夢二字疊得恰好，遂改如夢令，無論其餘三首是否爲莊宗所作，只這一首如夢令，便于詞壇上佔得地位，他死得頗慘，伶人郭從謙帥所部兵，攻興教門，緣城而下，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只李彥卿等十餘人力戰，莊宗爲流矢所中，善友扶至絳霄殿，廡下抽矢，渴漉，劉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須臾遂殂，彥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盡斂樂器，覆屍而焚之。**蜀主王衍**字化源，建之子，初封鄭王，後繼位，在位八年，降于後唐，所作詞不多，頗流利可愛，也是陳叔寶隋煬帝一流人物，其詞如「者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者邊走，莫厭金杯酒。」（醉妝詞）北

夢瑣言謂：「蜀主裹小巾，其尖如錐，宮妓多衣道服，簪蓮花冠，施脂夾粉，名曰醉妝，自製醉妝詞。」原詞雖寥寥數語，「而富于享樂的直捷意味」實行他那「有酒不醉真癡人」的人生觀。這在五代軼事上載：「蜀宮人李玉蕭愛唱王衍宮詞，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真癡人。後有以詩紀之者云：雲散江城玉漏遙，月華浮動可憐宵。停歌不欲將何待，借問當年李玉蕭。」又云：「畫羅裙能結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薄媚足精神，可惜許，淪落在風塵。」（甘州曲）十國春秋謂：「蜀王衍奉其太后太妃禱青城山，宮人皆衣雲霞之衣，後主自製甘州曲，令宮人唱之，其詞哀怨，聞者悽慘。衍意本謂神仙而在凡塵耳，後降中原，宮妓多淪落人間，始驗其語。」總之，就詞論詞，確是第一流作品。□他的下場，也是被殺。并連累家族。臨刑時，其母徐氏大罵曰：「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族誅，信義俱棄，吾知汝行，亦受禍矣。」□後蜀主孟昶在位三十二年，頗享盡淫逸之樂。宋命王全斌進次魏城，蜀主皇駭，問計于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

「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為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為我效命？」蜀主遂命李昊草表，詣全斌請降。這裏還有個趣聞：前蜀亡時，那降表也是李昊做的，因此蜀人於李昊門前帖着「世修降表李家」的報條，這不惡作劇嗎？蜀主降後，封秦國公，尋即死。宋主嘗見昶的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為如是，不亡何待？」綴耕錄又謂：「孟蜀主一錦被，一梭織成，被頭作二穴，如雲板樣，此之謂鴛鴦也。」這真夠荒淫。但他頗好學，且嘗說：「王衍浮薄，而好輕豔之詞，朕不為也。」話雖如此，他的玉樓春和王衍的醉妝詞相較，亦不相上下。「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一點月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起來瓊戶啓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原詞題為「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讀後確有一種涼意沁人肺腑。溫叟詩話謂：「蜀主孟昶令羅城上畫種芙蓉，盛開四十里，語左右曰：以蜀為錦。」

城，今觀之，真錦城也。嘗夜同花蕊夫人避暑摩訶池，上作玉樓春詞云：「但漁隱叢話以爲『溫叟所載本事曲，與東坡詞序全然不同，當以詞序爲正。』」又宋翔鳳的樂府餘論，亦以此詞非孟昶所作。係隱括蘇詞而成。蘇詞爲洞仙歌詞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釵橫鬢亂。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只恐、流年暗中偷換。」此詞有東坡自序云：「僕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餘，自言嘗隨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大熱，主與花蕊夫人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一詞，朱具能記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久矣，人無知此詞者。獨記其首兩句，暇日尋味，豈洞仙歌令乎，乃爲足之云。」因有這樣說，陽春白雪又載有另一首的洞仙歌，謂係孟昶原作，得諸古石刻。墨莊漫錄亦有辨正，弄得極紛紜。但兩詞均自足千古。南唐後主李煜，字重光，嗣主璟之子。在位十八年，降于宋，太平興國三年

薨，遣封吳王，葬於洛陽的北邙山。城陷之日，陳喬復入白江南主曰：「今日國亡，願加顯戮，以謝國人。」江南主曰：「此乃歷數，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臣，臣何面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經死。江南主却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宋將曹彬慰安之，待之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以數騎侍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懷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後主的欲降，實已打定主意。開寶八年九月（十一月曹彬克金陵），命徐鉉求緩師，鉉至言於宋主曰：「李煜無罪，陛下出兵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宋主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踰月，後主復遣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宋主，論辯不已，宋主按劍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惶恐辭歸。偏有那憨呆的陳喬要自經，徐鉉就隨着後主降宋，還做了地位很高的給事中。後主以爲降了，還可自樂，誰知宋太祖給他一個違命侯的封號，已覺難堪。

他那舊日繁華，更成一夢，甚至衣食皆不周。避暑漫鈔上說，李國主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可想見他的慘境。龍袞江南錄又謂：「李國主小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出，必大泣，罵後主，聲聞于外。後主宛轉避之。」小周后是後主唯一的心愛者，由今追昔，怎不令後主悽悲。至默記上所言，更覺後主身世的可憐。「徐鉉歸朝，爲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曾見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詣之，但言朕令卿往可見矣。」鉉遂徑其居，望門下馬，但老卒守門，徐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外人接。鉉云奉旨來見，老吏進報，徐入立庭下，老卒遂取舊椅子相對，鉉遙見，止之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間，李主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遽下階，引其手以上，鉉辭賓主之禮，李主曰：「今日豈有此禮？」鉉引椅稍偏，乃敢坐。後主相持大笑，及坐，默不言，忽長吁歎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既去，有旨召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

——牽機藥者，服之前卻數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這樣的死法，未免太慘。□正因爲他的後半生有這樣遭遇，今得詞壇上開出更哀豔之花。本來他的文學天才已足驚人，再有此不堪回首的故國之思，使得他走上詩窮而後工的地步。他「是久處繁華安樂的人，在這種可慘的浮虜境地裏，禁不住有故國之思，發爲歌詞，多作悲哀之音。詞曲起于燕樂，往往流于纖豔輕薄。到李煜用悲哀的詞來寫淒涼的身世，深厚的悲哀，遂抬高了詞的地位；他的詞不但集唐五代的大成，還替後代的詞人開一個新的意境。」對於政治，他頗暗昧，而詞則本色當行，千古獨絕，安坐着第一把交椅，及有誰可抗衡。□後主的詞，留存于現今的，照南唐二主詞箋所輯，只四十一首，其中謝新恩的一首只一句，更漏子爲溫庭筠所作，實僅三十九首，若以時代來說，則顯然的分爲兩半，即以開寶八年之出降爲分界。前者爲宴安于富貴榮華之境時所作的，後爲苟安偷活的浮虜時代所作的，鄭振鐸說：「第一個時代是溫韞柔美無思

無慮的少年帝王生活。有的是嬉笑歡樂，有的是密約私情，有的是『酒惡時拈花蕊，別殿遙聞簫鼓奏』（浣溪沙），有的是『畫堂南畔見，一晌偎人顫』（菩薩蠻），有的是『臉慢笑盈盈，相看無限情』（菩薩蠻），有的是『歸時休放燭花紅，待踏馬蹄清夜月』（玉樓春）的生活。這一時期的作品，情緒自然還未深刻動人，然其詞華則已有異於花間諸詞人。他的用語遣辭完全不同。他不十分寫『無可奈何』之離情別恨，因為他生在『眼色暗相鈎，秋波橫欲流』（菩薩蠻）的境界裏，他不必作，也不能作什麼傷春悲秋的調子。他的愛情，即有一點小周折，也僅足以增進他的情趣，而不足以使他憔悴愁思。到了第二期他的生活便完全不同了。他如今已不是一個頤指氣使的至尊了；他如今已是一位偷生苦活不知命在何時的囚徒了；他的輝煌燦麗的宮殿已不是他的了，他的嬌態秀態的宮娥都星散了，他已不復能回他的江南了；他住的是監獄似的府第，他的一舉一動都有人監視，著作了一

場美夢，醒來時還要惆悵不已，何況過去的美境乃是一個『現實』呢？像他那樣多感的詩人，一個不知低心下氣以苟延殘喘的詩人，自然免不了要高呼着『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燭殘漏滴頻欹枕，起坐不能平』（烏夜啼），『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子夜歌）了！自然免不了要遺忘，要被害了！抱着絕世天才，弄得國破家亡，當然要有此頹然哀感的作品。帝王生活時的詞如『銅黃韻脆鏘寒竹，新聲慢奏移纖玉，眼色暗相勾，嬌波橫欲流，雨雲深繡戶，來便諧衷素，宴罷又成空，夢迷春睡中』，『花明月暗籠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剗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畫堂南畔見，一晌偎人顫，奴為出來難，教君恁意憐』（菩薩蠻）寫密約私情，是何等細膩。這兩首是有本事的，據馬令的南唐書載：「後主繼室周后，昭惠后之母弟也，警敏有才思，神彩端靜，昭惠感疾，后常出入臥內，而昭惠未之知也。一日，因立帳前，昭惠驚曰：妹在此耶？后幼未識，嫌疑，即以實告曰：已數日矣。昭惠惡之，返臥，不復顧。昭惠殂，后

未勝禮服，待年宮中……至開寶元年，始議立后爲國后。自昭惠殂，在禁中，後主樂府詞有刻襪步香階，手提金繡鞋之類，多傳於外，至納后，乃成禮而已。」又古今詞話亦謂：「後主銅黃韻，花明月暗兩詞，爲繼立周后作也。周后即昭惠后之妹，昭惠感疾，周后常留禁中，故有來便諧衷素，教君恣意憐之語，聲傳外庭，至再立后，成禮而已。」這兩詞蓋道出偷情的實況。又如「晚粧初了，明肌雪，春殿嬪娥魚貫列，鳳簫聲斷，火雲閣，重按霓裳歌遍徹。臨風誰更飄香屑，醉拍闌干情未切，歸時休放燭花紅，待踏馬蹄清夜月。」（玉樓春）末尾兩句，更被稱道。王漁洋有南唐宮詞云：「花下投籤漏滴盡，秦淮宮殿浸虛無，從茲明月無顏色，御閣新懸照夜珠。」頗能道其遺事。詞苑叢談謂：「李後主宮中，未嘗點燭，每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嘗賦玉樓春詞。」詞中所說按霓裳的，便是周后。南唐書謂：「唐之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靡亂鼓師曠職，其音遂絕。後主獨得其譜，樂工曹生亦善琵琶，按譜粗得其聲，而未盡善也。周后變

易訛謬，頗去哇淫，繁手新音，清越可聽。」還有如一斛珠的「繡牀斜凭，嬌無那，爛嚼紅絨，笑向檀郎唾。」如蝶戀花的「桃李依依春黯度，誰在秋千笑裏低低語？」一片芳心千萬緒，人間沒個安排處。」如搗練子的「帶恨眉兒，遠岫攢，如烏夜啼的「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如長相思的「雲一緺，玉一梭，」皆溫馥豔美，柔情似水，於清淡中有密意，實爲他人所不可及。至第二期的作品，則情調迥異，往昔且看他圍城時之作，已不是「笙歌醉夢間」的情調了。「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輕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鉤羅幕，惆悵暮煙垂。別巷寂寥人散後，望望煙草低迷，爐香閑裊鳳凰兒，空持羅帶，回首恨依依。」（臨江仙）于此詞的寫作時間及末句，頗多爭執。西清詩話謂：南唐後主在圍城中，作臨江仙詞，未就而城破，常見其殘稿，點染晦昧，心方危窘，不在書耳。藝祖曰：李煜若以作詩工夫治國家，豈爲吾所俘也。所謂未說而城破，即指末句原爲闕文，至時期則謂圍城中作。但胡苕溪以爲：「太祖實錄及三朝正史云：

開寶七年十月，詔曹彬、潘美等帥師伐江南。八年十一月拔昇州。今後主詞，櫻桃落盡……乃詠春景。非十一月破城時作。然王師圍金陵凡一年，後主於圍城中春間作此詞，亦未可知。方是時，其心豈不急。其實圍城既有一年之久，觀原詞意味，頗見出後主于圍城時的鬱結，正不必固執于未就而城破之說。原闕末句就可證明後主于圍城的危窘，作而復輟，或後又續成，因此令得後人加些考據。墨莊漫錄謂「宣和間蔡寶臣致君收南唐後主書數軸，來京師以獻，蔡條約之，其一乃王師攻金陵城垂破時，倉皇中作一疏，禱于釋氏，願兵退之後，許造佛像若干身，菩薩若干身，齋僧若干萬員，建殿宇若干所，其數皆甚多，字畫潦草，然皆道勁可愛，蓋危窘急迫中所書也。又有看經發願文，自稱蓮峯居士李煜。又有長短句臨江仙云：櫻桃結子春光盡，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鈎羅幕，惆悵卷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煙草低迷，而無尾句。劉延仲為補之曰：何時重聽玉驄嘶，撲簾飛絮，依約夢回時。」又康伯可

七

亦曾補足此詞之末句。但依者舊續開則謂：「蔡條西清詩話載江南後主臨江仙云：圍城中書，其尾不全，以余考之，殆不然。余家藏李後主七佛戒經，又雖書二本，皆作梵葉，中有臨江仙，塗注數字，未嘗不全。後則太白詞數章，是平日學書也……後有蘇子由題云：淒涼怨甚，真亡國之音也。」由此說來，仍以前錄原作為是。朱彝尊于詞綜中亦謂：「是詞相傳闕後三句，劉延仲補云……而者舊續開所載故是全作，當從之。」**□**較臨江仙更為沉痛的，則是破陣子。「四十年來國家三千里地山河，鳳闕龍樓連霄漢，玉樹瓊花作煙蘿，幾曾識，干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詞苑叢談謂：「南唐後主歸國，臨行作破陣子詞。東坡謂後主既為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痛哭於九廟之前而後行，乃揮淚對宮娥聽教坊離曲哉？」而希通錄則以為：「歌辭悽惋，同歸一揆，然項王悲歌慷慨，猶有喑鳴叱咤之氣，後主直是養成兒女子態耳。」這皆不是後主的知音，後主何嘗不

思念故國。如「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是一首最爲悽絕的虞美人，愁到如一江春水，可見愁之深了。後主且因此詞而被害，避暑漫鈔謂「李煜歸朝後，鬱鬱不樂，見於詞語。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聞於外，太宗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井坐之，遂被禍。」這教我們對後主有無限追悼。至此詞之絕妙，已無容置喙，豈僅如藝苑危言所說「歸時休放燭花紅，待踏馬啼清夜月，致語也。問君能有幾多詞，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情語也。後主置是詞手」而已哉。樂府紀聞謂後主賦浪淘沙，虞美人，舊臣聞之，有泣下者，可見感人之深。浪淘沙較虞美人更深沈而淒哀，詞云「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憑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西清詩話謂「南唐後主歸朝後，每懷江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常作長短句（浪

淘沙，一含思悽惋，未幾下世。」大概此闕算是後主的絕命詞了。至後主之父嗣主璟，亦好文學，在詞雖僅幾首，却極佳妙。尤以山花子二闕，最傳遍一時。南唐書謂「王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元宗嗣位，常乘醉命感化奏水調詞，感化惟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元宗輒悟，覆杯嘆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不當有銜璧之辱也。感化由是有寵。元宗常作浣溪沙二闕，手寫賜感化。後主即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賜甚優。」二詞以第一首更爲人愛讀。馮延巳作謁金門，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之句，元宗嘗戲延巳曰：「吹皺一池春水，千卿底事？」延巳對曰：「未若陛下小樓吹微玉笙寒。」元宗大悅。這是很雋妙的詞林軼話。宋徽宗趙佶是神宗之子，在位二十五年，禪位太子自稱曰「道君皇帝」。太子桓即位，是爲欽宗，尊帝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靖康二年，金人執帝與欽宗北去。至高宗紹興五年，崩于五國城。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人不許，這較之李煜更覺可慨。本來他和



李煜極多相似之處。天才愛好文學，喜爲歌詞，生平際遇，語不相同，因此有說他是李煜的後身呢。他的作品，有崇觀宸奎集，有御製集，詞更可觀，惜多不傳。只彊村叢書中所輯宋徽宗詞一卷，從時人筆記選本中所搜羅的。他也和李煜一樣，被虜以後的作品，更覺淒哀，惜只寥寥可數的。幾首如：「玉京曾憶舊京華，萬里帝王家。瓊樓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花城人去，冷蕭索，春夢遶胡沙。家山何處，忍聽羌管，吹徹梅花。」（眼兒媚）和李煜的浪淘沙不異。曲同工嗎？又如：「裁翦冰銷，輕疊數重，冷淡燕脂勻注。新樣靚妝，豔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易得凋零，更多多少無情風雨。愁苦，問院落，涼幾番春暮。憑寄離恨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裏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新來不做。」（燕山亭）原題爲「見杏花作」。淒涼哀怨，只夢裏得見故宮，更可憐的，便夢也新來不做，這是如何沉痛之言。詞苑叢談謂此詞「哀情哽咽，髣髴南唐李主，令人不忍多聽」。我以爲此詞較

之後主的「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更外淒惋。李煜于「佳人舞點金釵溜」的生活中，和周后有些豔事，徽宗亦然。他化名趙乙，微服到鎮安坊，私幸李師師，且由此更演出周邦彥的一段詞林佳話。據貴耳錄所載：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遂匿於牀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云：「江南初進來。」遂與師師謔語，邦彥「于牀下」悉聞之，隳括成少年遊云：「井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指破新橙。錦屋初溫，獸香不斷，相對坐調笙。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路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師師奏云：周邦彥詞。道君大坐朝宣諭蔡京云：「開十府有監稅周邦彥者，聞課稅不登，如何京尹不緊發來？」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問，續得復奏。」京尹至，蔡以御前聖旨諭之，京尹云：「惟周邦彥課稅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得旨，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上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復幸李師師家，不見師師，問其家，知送周監稅。道君方以邦彥出國

門爲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爾往那裏去？」李奏：「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園門，略致一杯相送，不知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詢否？」李奏云：「有蘭陵王詞，即「柳陰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妾奉一杯歌，此詞爲官家壽。」曲終，道君大喜，復召爲大晟樂正。——邦彥的蘭陵王，寫得十分委婉細膩。「柳陰直，煙裏絲絲弄碧，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登臨望故國，誰惜京華倦客。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柳過千尺。閑尋舊蹤跡，又酒趁哀絃，燈照離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風快，半篙波暖，回頭迢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悽惻恨，惟積漸，別浦驚迴，泫埃寂寞，斜陽冉冉春無極。念月榭攜手露橋聞笛，沉思前事，似夢裏，淚暗滴。」有以爲「君臣遇合於倡優下賤之窮，國之安危治亂，可想而知矣。」但李師師却又有可佩服之處。金人破汴，主帥閻嬾索師師云：「金主知其名，必欲生得。」乃累日不得，張邦昌等爲蹤跡之，以獻金營。師師罵曰：「吾以庶妓，

蒙皇帝眷，甯一死，無他志。若輩高爵厚祿，朝廷何負於汝，乃事事爲斬滅宗社計！今又北面事醜虜，冀得一當爲，呈身之地，吾豈作若輩羔雁費耶？」乃脫金簪，自刺其喉，不死，折而吞之，乃死。道君在五國城，知師師死狀，猶不自禁其泣涕之沉瀾也。（見李師師外傳）。

【雍音】四卷。明胡績宗撰。是紀專輯秦中詩，始於秦伯文武周公成王宮王諸瑣篇，下迄於元四庫總目著錄於存目內。

【雍正御製詩文集】清雍正帝撰。

【雍裕之】唐——八一三頃蜀人。有詩名。工樂府。極有情致。貞元后，數舉進士不第。飄零四方。裕之著有詩集一卷。（新唐書藝文志）

【雍臺歌】樂府橫吹曲。梁鼓角橫吹曲篇名。

【雍陶】國鈞，唐——八四六頃成都人。工詞賦。少貧，

蜀中亂，羈旅他鄉。八三四年登進士第，一時爲名輩所推重。然恃才傲物，薄待親黨。大中六年（八五二年）授國子毛詩博士，與賈島殷堯藩無可，徐凝

章孝標友善，以琴樽詩翰相娛。大中末，出刺簡州，嘗自比謝宣城，柳吳興，賓至必佯佯挫辱。後為雅州刺史。郭外有情盡橋，乃送客分別之地，陶於上立候館，改名折柳橋，題詩云：「從來只有情難盡，何事呼為情盡橋，自此改名為折柳，任他離恨一條條。」其膾炙人口。後居廬山養病以終。陶著有詩集十卷（唐才子傳云有唐志集五卷，此從新唐書志）。

【雍熙樂府】二十卷。提要云：舊本題海西廣氏編。曹寅棟亭書目云：明蒼崑郭口輯。今所傳者有嘉靖庚子，嘉靖丙寅兩刻本。庚子本前有楚愍王顯榕序，丙寅本前有安肅春山序，皆不言何人所編。案日本毛利侯草月樓書目有雍熙樂府十六卷。明郭勛編案勛明武定侯郭英曾孫正德初嗣侯，嘉靖十九年進翔國公，加太師，後有罪下獄死，史稱其桀黠有智數，頗涉書史，則此書必其所編也。明史附見郭英傳，又明嘉靖本草堂詩餘末一行曰：安肅荆聚校刊，下有印記曰春山居士，則春山乃荆聚別字，附識於此。此書前十五卷，以宮調分曲，多選套數，亦入雜劇，十

五卷後半，至二十卷，則錄南曲及隻曲，四庫著錄，十三卷本未足。

【雍益集】一卷。清新城王士禎撰。有康熙刊本，在王漁洋全集內。

【雍笠亭詩集】清傳燮撰。

00717

【蕩天一瓢山房津門等集】清苗令琮撰。

【蕩牖餘談】八卷。清長洲王韜撰。有排印本。

【蕩吟】一卷。清江都徐石麒撰。有白茆草堂刊本，

在北湖三家詞鈔內。

00732

【衣謔山房詩集】清同治間林昌彝撰。

【衣詩集】清喬鉢文撰。

【衣珠記】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

【衣脫冰肌瘦】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刻本。

譜木刻本。

【衣錦還鄉】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衣錦榮歸】北平流行俗曲。（金曲）

【衣籠六么】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衣裳名】北平流行俗曲（小盆）

0732  
【玄雲】樂府鼓吹曲鏡歌。

13  
【玄琬】（隋書經籍志作玄範。此從續高僧傳）俗姓楊氏，陳至唐一五六二至六三六宏農華陰人。後徙雍州新豐。卒年七十五。出家後，戒行貞固。貞觀初，召爲皇太子及諸王等受菩薩戒，造普光寺居之。嘗以減殺等四條戒皇太子帝爲下詔斷殺。及卒，帝爲下哀詔，命杜正倫、李百藥、蕭瑒等往送其喪。玄琬著有佛教後代國王賞罰三寶法及安養蒼生論、三德論等，又有文集二十卷（新唐書藝文志）。

【玄奘】俗姓陳氏，本名禱，隋至唐一五九六至六六四其先陳留人，後徙洛州緱氏（一作偃師人）卒年六十九。（高僧傳二集作年六十五歲，卒年同。此從歷代名人年譜）大業末，出家，博涉經論，因研究婆沙雜心，俱舍攝大乘諸論，未能盡其理解，乃發憤西遊，以通其業。於唐貞觀二年出國，時年方二十九。在外十七年，經歷五十六國，備通各種語言文字。其間留中印度摩竭提國之那爛陀寺，凡五年，受業於那爛陀之大師戒賢，盡傳其瑜伽、順理、顯揚、對法諸

論。畢業後，五印度諸王爭先供養。其共主戒日王爲他特開辯學大會。後更遍遊諸國，采風問俗，至貞觀十九年乃歸。至京師，太宗見之，大悅。將所帶歸之經典，凡五百二十夾，六百五十七部，於弘福寺開始翻譯。詔房元齡、許敬宗及碩學沙門五十餘人爲助。再造慈恩寺及翻經院，以弘其業。自貞觀十九年三月，直譯至龍朔三年十月，凡十九年間，譯事未嘗一日輟。其絕筆之時，距圓寂僅一月耳。譯成經論共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雖然不是他一手一目所出，主筆總裁之功，除了他還有誰？文詞平易，理論圓通，實是翻譯界最完美底文字。又因其土地山川風俗，撰西域記十二卷，諸書現存，爲世界學界底鴻寶。所以後人說他是中國佛教第一功臣。故及其歸葬於白鹿原時，能得數萬送葬之士女。<sup>(14)</sup>

【玄冥】樂府郊廟歌郊祀歌篇名。按篇中有一「抵冬降霜」句，蓋祀冬神之詞也。<sup>(15)</sup>

0732  
【玄妙觀景緻】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袞戲子】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哀】怨後庭花】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哀一世賦】司馬相如上書諫獵上以爲喜，還過宜春宮，復奏賦以哀二世行失，其詞曰：「登陂池之長阪兮，企入曾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隄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鏗鏗兮，通谷鏗兮鏘鏘，汨咸喻習以永逝兮，注平之廣行，視衆庶之墳鏡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首段流覽山川，徘徊瞻眺，忽然感生，正愜情景。「彌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修兮，魂無歸而不食，夏逸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休，精罔聞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感傷社屋，黯然不愉。詩人悽怛之詞，所繇作也。此賦語短而意長，純祖離騷，劉彥和文心雕龍哀弔篇曰：相如之弔二世，全爲賦體，桓譚以爲其言惻愴，讀者歎息之情勝也。

【哀辭】<sup>20</sup>「哀辭」的起源，據任昉文章緣起中說：「漢班固始作梁丘哀辭」，由此可知「哀辭」是始於

哀

東漢的時候了。又按摯虞錯流中說：「哀辭者，諫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爲之，率以弛於堂瑒，夭折不以壽終者，其體哀痛爲主，緣以歎息之辭。」文心雕龍中對於「哀辭」的體例，說得格外精細。他道：「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幼未成德，故譽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故悼加乎膚色，隱心而結文，則事愜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體爲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哀辭」的文體，大概如是了。此外還有簡其人之功德，而作篇文章來哀悼他的，稱爲「哀來」。任昉文章緣起中，說是始於「漢樂安相李尤作和帝哀策」。又有頌揚人的德行，想做篇文章來贊美他的，這種文字，那就稱他爲「哀頌」。據文章緣起中說：「漢會稽郡尉張紘，作陶侯哀頌，」這便是「哀頌」的創作。以上兩種的文體，我因爲牠和「哀辭」相彷彿，所以一併附在「哀辭」之下。

【哀祭體】<sup>27</sup>「哀祭」一類，曾滌生所謂人告於鬼神者。「哀」爲傷逝之作，如諫文，弔辭，哀辭，挽辭之屬。若「

「祭」則推之天地山川宗廟社稷諸神；不獨用之死者，其用既廣，其體亦多。各家所論，偏於人鬼者多。腫舉如後：劉彥和哀弔篇云：「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遣哀，蓋不淚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天昏……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終定諡，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至到爲言也。」諫碑篇云：「大夫之材，臨喪能諫，諫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詳夫諫之爲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嗟乎！若可觀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祝盟篇云：「禮之祭祀，事止告饗，而中代祭文，兼讚言行，祭而兼讚，蓋引神而作也。又漢代山陵，哀策流文，周喪盛姬，內史執策，然則策本書贈，因哀而爲文也。是以義同於諫，而文實告神，諫首而哀末，頌體而祝儀。太史所作之讚，因周之祝文也。凡羣言發華，而降神務實，修辭立誠，在於無愧。祈禱之式，必誠以敬；祭奠之式，宜恭且哀，此其大較也。」姚姬傳云：「哀祭類者，詩有頌，風有黃鳥，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辭至工，後世惟退之介

甫而已。」曾滌生云：「經如詩之黃鳥，二子乘舟，書之武成，金縢，祝辭，左傳荀偃，趙鞅，禘辭，皆是。後世曰『祭文』，曰『弔文』，曰『哀辭』，曰『諫』，曰『告祭』，曰『祝史』，曰『願文』，曰『招魂』，皆是。」姚仲實云：「哀祭類自詩之頌，楚之九歌，招魂外，莫如韓公，故祭河南張員外文，茅鹿門謂：『奇崛戰鬥鬼神處，令人神眩。』先薑塢府君亦云：『淒麗處，獨以健倔出之。層見疊聳，而筆力堅淨。』祭柳子厚文，曾文正謂：峻潔直上，語經百鍊。此種宋惟介甫與之近，歐曾蘇皆不能爲。」章太炎正齋送云：「古者弔有傷辭，諡有誄，祭有頌，其餘皆禱祝之辭，非若竹帛者也。上曲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正義曰：『弔辭口致命，傷辭書之於版。』……傷辭多者，不過百字。上世作者，雖若滅若歿哉！觀魏武帝過橋玄墓，不忘疇昔，爲辭告奠。其文約省，哀戚爲己隆矣。斯蓋古之令軌，爲法於今者乎。諫者，諫其行迹而爲之諡。記曾子問曰：『賤不諫，貴幼不諫長。』詩傳曰：『喪紀能諫，可以爲大夫。』大夫不當有諫人事，蓋稱君命爲之辭……自傷辭

出者，後有弔文。賈誼弔屈原，相如弔二世。錄在賦篇。其特爲文辭，而迹可見於今者。若稱衡弔張衡，陸機弔魏武帝，斯皆異時致閔，不當棺柩之前，與舊禮言弔者異。惟束皙弔衛巨山，蕭孟恩二首，斯得職耳。今之祭文，蓋古傷辭也。喪禮，奠而不祭。今在殯宮，而命以祭，言則不度。文章緣起曰：「後漢車騎郎杜篤，始作祭延鍾文，不知其吉祭耶？抑喪奠也？神固不欲非類，雖在吉祭，未有異姓爲主者。士禮既崩，近世或有功德在民，祭於州邑。及夫往世特達之士，比于夷齊，魯連、鄭康成之倫，廟祀猶在，有特豚、魚、菽之祭，爲之祭文可也。」其旁出者有哀辭，文章流別傳曰：「崔瑗、蘇順、馬融等爲之，率施於童殤夭札，不以壽終者。蓋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長殤以下，與鮮死者同列，不可致弔，於是爲之哀辭。禮以義起，是故馬仲都、元舅車騎將軍之重，從駕溺死，明帝命班固於馬上三十步爲哀辭。」蓋君臣慎禮，不以貴寵越也。今人以哀辭施諸壽終，斯所謂失倫者……其餘挽歌之流，當古虞殯，徒役相和，若舂杵者有歌焉，不在士友

哀

有傷辭，則弔文輒歌可省。」觀上所舉，彥和合「錄」與「碑」爲一體，而又以哀弔爲一體。祭文則見於祝盟篇中，太矣所述各體的源流，尤爲詳盡。後世之味其本義，循俗施行，莫知其非者，所在多有。然辨章文體，有不可不知者。至其流別，分述於下：(1) 告文——古者達其意於鬼神，則謂之「告文」。周禮太祝掌六職之辭，一曰「告文」。告文之名始於此。其在天子受命，行告天之禮者曰「告天文」。如湯誥「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天上帝」。武成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是也。若封禪時所用，以玉爲飾者，曰「告牒文」。國有大事則告於祖，曰「告廟文」。書所謂「受終文祖」是也。尋常士庶，但曰「告文」，亦有名以「告祖文」者。(2) 祝文及祈文——尚書金縢册祝，是爲祝名之始。伊耆氏之蜡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是爲「祝文」之祖。其書於版者，則及謂之「祝版文」。後又有曰「祝香文」。「祈文」一體，起於六朝，蓋古者祭而不祈，故漢有增祀無祈語之詔，後之有此者，不外祈晴祈雨之文，爲民請

命，祈必有報，故又有曰「酬神文」，亦曰「賽文」，取報賽之義也。(3) 祭文——祭不限於死者，凡上下神祇，歲時俎豆者皆用之。若用以祭奠親友，則始於漢杜篤之祭延鍾。其後作者頗多，韻文散文，駢體駢體，不獨告饗兼速言行，傳作不少。故姚氏類纂悉錄送死之作。若在大臣薨逝，天子賜祭，則又謂之「諭祭文」。(4) 弔辭及哀辭——周禮曰：「弔禮哀禍災，遭水火也。」是不專於傷逝也。任昉謂：「始於賈生之弔屈原，」然雖以弔名，辭實賦類。唐有弔戰場弔罇鐘文，大率鬚髯楚騷，而不可過華。至哀辭一體，本施之天札，說以見上。其文則彥和所謂情主於痛傷，辭窮乎愛惜。奢體爲詞，雖麗不哀，斯其要也。任昉文章緣起有「哀策」「哀頌」二體，皆思念其人，頌其德以示不忘，與弔辭略相類。又有「悲文」一體，始於蔡邕之悲溫舒，蓋亦傷痛之文也。後世所見者絕少。(5) 誄——周禮太祝作六辭，其六曰「誄」。彥和謂殷臣誄湯文不可見，所可見者以柳下惠妻之誄，夫魯哀公之誄，孔子爲最古。夫讀誄以定諡，而今則藉誄以寫哀，既

不問諡之有無，又不辨長幼貴賤之節，往往先敘世系行誼，末寓哀傷。摯虞所謂誄無定體，今則大概從同矣。(6) 輓辭——據崔豹古今注，實始於田橫門下之薤露蒿里，孝武時分爲二曲，歌薤露以送王公貴人，蒿里以送士庶。挽柩者歌之，故稱爲「挽歌」。後魏光祿勳繆襲作「輓辭」，任昉乃列爲文體之一，後世亦有作之者。(7) 盟及誓——彥和謂：「盟者，明也，陳辭以告於神明也。」左傳所載者多矣。誓，訓制也，所以拘制之者。海書甘誓，斯爲濫觴。實則二者皆爲約信之辭，所謂感激以立誠，切至以數詞，此其所同也。惟「盟」則用以要結與國，而「誓」則用以約束羣下。(8) 齋詞及願文——唐宋而下，釋老盛行，皈依供奉如恐不及，而種種文辭爲前所未有者，亦於此見。其事佛而齋戒者，有「齋辭」；發願以佞佛者，有「願文」；設壇以祈禱者，有「醮辭」；其專屬之道家者，曰「贊饗文」，以其書之青紙曰「青辭」，名雖異，實相同也。(9)

【哀江南賦】庾信的文章，雖然美不勝收，而橫絕



古今不可磨滅者，必推哀江南賦。以個人所經歷與時事相穿插，離騷以後，從沒遇見這種傑作。離騷隱約其詞，雜以幻想，而哀江南賦純寫事實，尤其是不容易。這篇文章，是描寫侯景亂梁前後的江南情形。以信本人的身世為經，以所聞所見的時事為緯。本來江南三百年沒有遭過這樣重大的兵災。朝野歡娛，全迷低醉，一旦變生戎馬，道路流離，這是何等值得敘述的事。而況信自己出身大族，仕官有名，出使境外，國亡家破，他的情感，自然是深刻動人的。所以這篇文章的題目，就非常之好，而信又恰好有一套特殊的新鮮的文體，足與這個動人的題目相稱。所以無疑的成為無對的傑構。他作文的旨趣已在序中說得明白。是梁亡以後客居長安之時所作的，所以說「追為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詞，惟以悲哀為主。」賦中的詞意，就不免於重沓錯綜。為挈領振裘起見，逐段說明如下。南朝大族，大才是從北方隨晉元帝而南遷的，庾氏也不能例外。他首先敘這一段，則是溯述他的出身，一則是北人遷南，

哀

遷南而又歸北，客變為主，主仍變而為客，這是當時一般的現象。也是南北久分而將合的預兆。庾氏一身身世之關鍵，也就在此。所以很用力的敘述一下。以當開場白。他說「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為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官……居負洛而重世，邑臨河而宴安……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彼浚江而建國，始播遷於吾祖，分南陽而賜田，裂東嶽而胙土，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後面還有一段略述祖先之事，然後講到他的父親。他父親庾肩吾原是簡文帝的宮僚，簡文即位以後，為朝端重臣之一。侯景忌他，叫他到上游去，幾為所害。這都是後來的事情，信父子差不多同時仕宦，文學之名也相先後，所以就敘到他自己。他說「降生世德，載誕貞臣，文詞高於甲觀，楷模盛於漳濱，嗟有道而無鳳，歎非時而有麟，既姦回之變（音備怒也）終不悅於仁人（以上敘其父，以下自敘）王子濱洛之歲（十五歲）蘭成（他自稱他的小名）射策之年。始含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游滂雷之講肆，齒明

雜之宵筵。既傾蠶以酌海，遂測管而窺天。方塘水白，釣渚池圓。以上便是說他作東宮學士的時代。他又說「乃解懸而通籍，遂崇文而會武。居筮殺而掌兵，出蘭池而典午。論兵於江漢之君，拔玉於西河之主。」這是說任兼文武，出使江陵，與湘東王論水戰，隨後聘於東魏。在這已將自己身世略略說明之後，便將南朝未亂以前的狀況出力的追摹，以為盛衰的對照。「於時朝野歡娛，池臺鐘鼓。里爲冠蓋，門成鄒魯。連茂苑於海陵，跨橫塘於江浦。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爲柱。橘則園植萬株，竹則家封千戶。西書浮玉，南琛沒羽。吳歛越吟，荆豔楚舞。草木之遇陽春，魚龍之逢風雨。五十年中，江表無事。王欽爲和親之侯，班超爲定遠之使。馬武無預於甲兵，馮唐不論於將帥。共知山嶽闐然，江湖潛沸。漁陽有閭左戍卒，離石有將兵都尉。天子方刪詩書，定禮樂。設重雲之講，開士林之學。談劫燼之灰，飛辨常星之夜。落地平魚齒，城危獸角。臥刁斗於滎陽，絆龍媒於平樂。宰衡以干戈爲兒戲，緡紳以清談爲廟略。乘漬水以膠

船，馭奏駒以朽索。小人則將及水火，君子則方成猛鶴。敵算不能救鹽池之鹹，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這一段慷慨悲涼極了。「五十年中，江表無事」……：「豈知山嶽闐然，江湖潛沸。」這種轉折，是何等自然？一段之中轉三個韻，又都是仄聲的韻，愈加使得音節悲壯，哽咽真使人迴想太平時代，一面的追羨，一面的痛恨。這種情緒，我們生當今日，也是最不能忘的。■底下便說到梁武帝誤信侯景，以至身死臺城的事。「既而魴魚賴尾，四郊多壘。殿狎江鷗，宮鳴野雉。湛盧去國，餘皇失水。見被髮於伊川，知百年而爲戎矣！彼姦逆之熾盛，久游魂而放命。大則有鯨有鯢，小則爲梟爲獍。負其牛羊之力，凶其水草之性。非玉燭之能調，豈璇璣之可正。值天下之無爲，尚有欲於羈縻。欲其琉璃之酒，賞其虎豹之皮。見胡柯於大夏，識烏卵於條支。豺牙空厲，虺毒潛吹。輕九鼎而欲問，聞三川而避寇。始則王子（臨賀王正德）召戎，姦臣介冑。既官政而離邊，遂師言而泄漏。望廷尉之適囚，反淮南之窮寇。出狄泉之蒼鳥，起橫江之困獸。

地則石鼓鳴山，天則金精動宿。北闕龍吟，東陵麟鬪。爾乃築黠橫扇，憑陵畿甸。擁狼望於黃圖，填廬山於赤縣。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兩觀當戟，千門受箭。白虹貫日，蒼鷹擊殿。竟遭夏臺之禍，終視堯城之變。官守無奔問之人，干戚非平戎之戰。陶侃恐爭米船，顧榮虛搖羽扇。底下更說諸路將帥敗亡之狀。「將軍死綏，路絕長圍。烽隨星落，書逐鳶飛。遂乃韓分趙裂，鼓臥旗折。失羣班馬，迷輪亂轍。昆陽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蛇奔穴。五郡則兄弟相悲，三州則父子離別。護軍（韋蔡）慷慨忠能死節，三世爲將，終於此滅濟陽（江子一）忠壯身參末將，兄弟三人，義聲俱唱，主辱臣死，名存身喪。狄人歸元，三軍悽愴。尚書（羊侃）多算，守備是長。雲梯可拒，地道能防。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師之臥牆。大事去矣，人之云亡。申子（柳仲禮）奮發，勇氣咆勃。實總元戎，身先士卒。曾落魚門，兵填馬窟。屢犯通中，頻遭刮骨。功業天枉，身名埋沒。或以隼翼翮，披虎威狐假。沾漬鋒鏑，脂膏原野。兵弱虜強，城孤氣寡。聞鶴

哀

唳而心驚，聽胡笳而淚下。拒神亭而亡戟，臨橫江而棄馬。崩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再說臺城淪陷，而梁之宗室自相猜嫌，坐視不救，而武帝遂死。「於是桂林顛覆，長洲麋鹿。潰潰沸騰，茫茫慘黷。天地離阻，神人慘酷。晉鄴靡依，魯衛不睦。競動天關，爭迴地軸。探雀穀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鬼同秦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從這秦庭之哭一句轉到他自己奉使西行，所聞所見。第一是歷盡關塞之苦。「爾乃假刻璽於關塞，稱使者之酬對。逢鄂坂之讖嫌，值郟門之征稅。乘白馬而不前，策青驃而轉礙。」第二是侯景之兵與王僧辨等之兵戰於長江。這一段寫得最有聲有色。「吹落葉之扁舟，飄長風於上游。彼鋸牙而鉤爪，又循江而習流。排青龍之戰艦，闖飛燕之樓船。張遼臨於赤壁，王濬下於巴丘。乍風驚而射火，或箭重而回舟。未辨聲於黃蓋，已先沉於杜侯。落帆黃鶴之浦，藏船鸚鵡之洲。路已分於湘漢，星猶看於牛斗。」底下便說他到江陵，依湘東王艱難羈旅之狀。「若乃陰陵失路，鈞台

斜趣。望赤壁而沾衣，儀烏江而不渡。雷池柵浦，鵲陵焚戍。旅舍無煙，巢禽無樹。謂荆衡之杞梓，庶江漢之可恃。淮海維揚，三千餘里。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渡水。屈於七澤，濱於七死。嗟天保之未定，見殷憂之方始。本不達於危行，又無情於祿仕。謬掌銜於中軍，濫尸丞於御史。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奉立身之遺訓，受成書之顧託。昔三世而無慚，今七葉而始落。泣風雨於梁山，惟枯魚之銜索。入欹斜之小徑，掩蓬蘢之荒扉。就汀洲之杜若，待蘆葦之單衣。然後王僧辨之兵由上游順流而下，大敗侯景，收復臺城。於是西楚霸王，劍及繁陽。塵兵金匱，校戰玉堂。蒼鷹赤雀，鐵軸牙檣。沈白馬而示衆，負黃龍而渡江。海潮迎艦，江萍送王。戎車屯於石城，戈船掩於淮泗。諸侯則鄭伯前驅，盟主則荀瑩莖至。剖巢熏穴，奔鱗走魅。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於中冀。燃腹爲燈，飲頭爲器。直虹貫壘，長星屬地。昔之虎踞龍盤，加以黃旗紫氣。莫不隨狐兔而窟穴，與風塵而殄瘁。事平之後，舉目淒涼。西瞻博望，北臨玄圃。月榭風臺，池

平樹古。倚弓於玉女，懸扉繫馬於風。風樓柱。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以下便再將當時重要人物一一加以憑弔。第一是簡文帝本信之舊主，即位不多時，爲侯景所害。「若夫立德立言，謨明寅亮。聲超於繫表，道高於河上。更不遇於浮丘，遂無言於師曠。以愛子而託人，知西陵而誰望。非無北闕之兵，猶有雲臺之仗。」第二是王僧辨，有匡復之功，而爲陳霸先所陷，其境遇尤爲悲慘。「司徒之表裏經綸，狐偃之惟王實勤。橫珮戈而對霸主，執金鼓而問賊臣。平吳之功，壯於杜元凱。王室是賴，深於溫太真。始則地名全節，終則山稱枉人。南陽校書，去之已遠。上蔡逐獵，知之何晚！」第三是邵陵王綸，有戰功而不終。「鎮北之負譽矜前，風飄懷然。水神遭箭，山靈見鞭。是以螫熊傷馬，浮蛟沒船。才子併命，俱非百年。」第四是元帝（湘東王）總江陵而不東歸，專與弟兄尋釁，使中興之業敗於垂成，尤其是信所痛心的。「中宗之夷凶靖亂，大雪冤恥。去代卹而承基，遷唐郊而纂祀。反舊章於司隸，歸餘風於正始。沈猜則方逞

其欲，藏疾則自矜於己。天下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既而齊帝北絕，秦患西起。况背關而懷楚，異端委而開吳。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營軍梁溘，蒐乘巴渝。問諸淫昏之鬼，求諸厭劾之符。刑門遭虜，廷之戮，夏口濫遠泉之誅。戴因親以教愛，忍和樂於譬弘。既無謀於肉食，非所望於論都。未深思於五難，先自擅於二端。登陽城而避險，臥砥柱而求安。既言多於忌刻，實志勇而形殘。但坐觀於時變，雖無情於急難！地惟黑子，城猶彈丸。其怨則贖，其盟則寒。豈寬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由此之故，魏兵乘隙攻破江陵而梁遂亡。况以沆氣朝浮，妖精夜隕。赤烏則三朝夾日，蒼雲則七重圍軫。亡吳之歲既窮，入郢之年斯盡。周舍鄭怒，楚結秦冤。有南風之不競，值西鄰之責言。俄而梯衝亂舞，冀馬雲屯。伐秦車於暢轂，杳漢鼓於雷門。下陳倉而連弩，渡臨晉而橫船。雖復楚有七澤，人稱三戶。箭不麗於六麋，雷無驚於九虎。辭洞庭兮落木，去潯陽兮極浦。熾火兮焚旗，貞風兮害蠱。其時猶有王琳，陸法和之徒。忠義亦無所

哀

施。坐看大事之去而已。下江餘城，長林故營。徒思掛馬之林，未見燒牛之兵。章曼枝以穀走宮之奇，以族行。河無兵而馬渡，關未曉而鷄鳴。忠臣解骨，君子吞聲。章華望祭之所，雲夢偽遊之地。荒谷縊於莫裁，冶父囚於羣帥。硎谷招拉，鷹鷂批攢。冤霜夏零，憤泉秋沸。城崩杞婦之哭，竹染湘妃之淚。底下便敘述江陵城陷以後，士民被虜狼狽入關之狀。信也是其中之一人。「水毒秦涇，山高趙陘。十里五里，長亭短亭。饑隨蟄燕，暗透流螢。秦中水黑，關上泥青。於是瓦解冰泮，風飛電散。渾然千里，溜澠一亂。雪暗如沙，冰橫似岸。遂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嘆。况復君在交河，妾在清波。石望夫而逾遠，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憶代郡，公主之去清河。相陽亭有離別之賦，臨江王有愁思之歌。別有飄飄武威，羈旅金微。班超生而望返，溫序死而思歸。李陵之雙鳧永去，蘇武之一雁空飛。」這一段文章凄豔極了也。說到無可再說了，於是將陳霸先受禪及自己入關作客以及追思作賦之意，作一總結。

他說「天道回旋」便是以他一家由北而南由南而再歸北的事實作一篇之骨幹。迴映到篇首幾句話。可以說首尾完具無一絲漏洞了。「若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禍始。雖借人之外力，實蕭牆之禍起。撥亂之主忽焉，中興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荆山鶴飛而玉碎，隋岸蛇生而珠死。鬼火亂於平林，殤魂遊於新市。梁故豐徙，楚實秦亡。不有所廢，其何以昌。有媯之，將育於姜。輸我神器，居爲讓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用無賴之子弟，舉江東而全棄。惜天下之一家，遭東南之反氣。以鶴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醉！且夫天道回旋，生民預焉。余列祖於西晉，始流播於東川。洎余身而七葉，又遭時而北遷。提挈老幼，隰河纍年。死生契闊，不可問天。况復零落將盡，靈光巋然。日窮於紀，歲將復始。逼迫危慮，端憂暮齒。踐長樂之神皋，望長平之貴里。渭水貫於天門，驪山迴於地市。幕府大將軍之愛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見鐘鼎於金張，聞弦歌於許史。豈知霸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所

以總括起來，他這篇文字，是以自己爲主體而作的。以他自身所感觸者爲限，而不是汎汎的作一篇記事文。所以情緒自然親切而淋漓。在技術方面，我們所能看出來的特點，約有下列幾項：一是用韻的諧美。比如「君在交河，妾在清波。石望夫而逾遠，山望子而逾多。」比江淹「鮑照而又進一層，使全篇文字呈一種流利輕巧的音節。一是用典的貼切。這一層是徐庾兩氏所同擅場的，用不。再說一是排偶之中夾以散行。比如「見被髮於伊川，知百年而爲戎矣。」又如「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不獨內容連形式都變得參差不齊，使全篇文字一點不覺得呆板，但覺其自然。庾信同時，有顏之推與庾氏感同樣的遭際，也作了一篇觀我生賦。載在北齊書本傳中。比較起來，方知道哀江南賦是不可及的。清朝洪楊之亂初起時，王闓運也用這個題目作了一篇一意模仿，非常的形似。然而這種傑構，終是不可無一不能有二。庾氏的文章佳處，在以單行之氣貫於駢偶中。實在算一個駢體的解放者。最能表

現這種精神的必推思舊銘。思舊銘是爲梁觀甯侯蕭永而作的，永與庾信、王褒同爲南人，而流落北朝。其死的時候，褒有送葬之詩，而信作此篇。因情感之特殊，所以文章格外悲壯。「……人之戚也，既非金石所移。士之悲也，甯有春秋之異高臺已傾，稷下有聞琴之泣。壯士一去，燕南有擊筑之悲。項羽之晨起，帳中李陵之徘徊歧路。韓王孫之質趙，楚公子之留秦。無假窮秋，於時悲矣……所謂天乎，乃曰蒼蒼之氣，所謂地乎，其實搏搏之土，怨之徒也，何能感焉……昔嘗歡宴，風月留連，追憶生平，宛然心目。及乎垂翅秦川，關河羈旅，降乎悲谷之景，實有憂生之情。美酒酌焉，猶思建業之水。鳴琴在操，終思華亭之鶴。重爲此別，烏乎哀哉！」**■**庾信的文集，經亂喪失。現在所存的，都是作客關中時代的作品。除了大部分應酬文字而外，都是沈鬱悲壯一路。然而也有一兩篇是在梁朝所作的，就爲宮體。這卻非常綺豔，也是駢文中不可無一不可有二的舉兩個例，如春賦：「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衣。新年鳥聲千種嘯，

哀

二月楊花滿路飛。河陽一縣併是花，金谷從來滿園樹。一叢香草足礙人，數人游絲即橫路。開上林而競入，擁河橋而爭渡。出麗華之金屋，下飛燕之蘭宮。釵朵多而訝重，鬢髻高而畏風。肩將柳而爭綠，面共桃而競紅。影來池裏，花落衫中。」這種賦的特點，就是句調像詩，賦到了這步田地，也就沒有法子再進步再變幻了。**■**又如鏡賦：「……始摺屏風，新開戶扇。朝先晃眼，早風吹面。臨桁下而牽衫，就箱邊而著劍。宿鬟尚卷，殘妝已薄。無復昏珠，纔餘眉萼。靨上星稀，黃中月落。鏡臺銀帶，本出魏宮。能橫卻月，巧挂迴風。龍垂匣外，鳳倚花中……暫設妝奩，還抽鏡替。競學生情，爭憐今世。鬢齊故掠，眉平猶剃。飛花博子，次第須安。朱開錦踏，黛蘸油檀。脂和甲煎，澤漬香蘭。量鬢鬢之長短，度安花之相去。懸媚子於搔頭，拭釵梁於粉絮。」描寫婦女生活，至於「鬢齊故掠，眉平猶剃」，「量鬢鬢之長短，度安花之相去。」這簡直可與仇十洲之畫美人相比，而又過之。這種文字，從庾氏以後，竟沒有人再作咧。**○**

【哀忠集】不分卷。清寶山袁翼撰。有感豐刊本。

【哀時命賦】<sup>64</sup>莊忌作。莊忌吳人與鄒陽輩善交，亦

頗工詞賦，此爲擬騷之作，其詞曰：「心鬱鬱而無告

兮，衆孰可與深謀。此即離騷衆難戶說，孰察中情之

意也。「欲愁悴而委情兮，老冉冉而逮之。」此即離

騷冉冉老至修名不立之意也。「願至崑崙之玄圃

兮，采鍾山之玉英。」此即涉江與重蕞遊瑤圃登崑

崙食玉英之意也。「擘瑤木之楫枝兮，望閭風之板

桐。」此即離騷登閭風折瓊枝之意也。「弱水汨其

爲難兮，路中斷而不通。」此即涉江船不進而凝滯

之意也。「勢不能涉，波以徑度兮，又無羽翼而高翔

然，隱閔而不達兮，獨徙倚而彷徨。」此即九辯閔思

不通將去高翔悲愁傷人鬱鬱何極之意也。而且去

其「兮」字，純爲六言，與楚辭如出一轍，自是以往，詞

賦家多祖此體矣。<sup>10</sup>

【哀郢】<sup>67</sup>哀郢爲屈平第二次放逐後作的，大概不

成問題。我們只看篇中「去故鄉，」出國門，「流亡」

「無逐」等字樣便知道了。（王船山楚辭通釋謂哀

郢是敘頃襄王遷陳事，大謬。蔣驥已經說過。）現在

把他的時代詳細的討論一下。按史記屈原傳云：「

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

之……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

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這次之遷，便是第二

次的放逐。哀郢說的「東遷」也就是指這回事。我想

屈原這次放逐，大概在頃襄王三年（前二九六）

懷王既死以後。因爲懷王入秦，是子蘭所勸的，及至

懷王客死於秦，那時候屈原必有許多埋怨子蘭的

話，子蘭受不了惱羞成怒，便令上官大夫短他。頃襄

王本來與他無感情，所以一讒便中聽了，這次逐放

的表現便是思美人，思美人有「開春發歲」一語，然

則這事或即在頃襄王三年的春天。我們再看哀郢

敘他當初放逐的時日云：「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

春而東遷。」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朝吾以行。」由

此更可知他這放逐時是在那年二月的甲日。但

這不過是追記初由郢都出發的時日，其實他作哀

郢時當更在後。何以知道呢？哀郢云：「忽若不信兮，



至今九年而不復！可見他那時離別郢都已經九年了。假定他是頃襄王三年放的那麼，哀郢的產生，當在頃襄王十一年（前二八八）那時他五十六歲。□從來研究「楚辭」的人，都根據「九年不復」一句認哀郢爲第二次放逐後第九年作的，差不多沒有異議。陸侃如先生卻謂「九」字是表無定數的靜字，他舉離騷的「九天」「九畹」「九死」「惜誦的「九折臂」等句爲例。其實這裏「九年」的「九」字與離騷等篇的「九」字不同。古書中的「九」字固然也有很多是表多數的，但這裏的「九年」卻是實數。他又謂屈原處於這種逆境，未必能把年數記的很清楚。屈原是一個好動的人，未必能忍耐這種生涯到八九年，那更是太拘迂了。他又疑心屈原作哀郢時，已經五十六歲，至他死時，至少在六十歲以上。六十多歲的老臣怕不會自沉，也不免過於多疑了。□現在再把這篇的地理研究一下。按這篇所記的地理有下列數句：「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過夏首而西浮兮，願龍門而不見。」「將運舟而下

哀

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道遠而來東。」「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當陵陽之馬至兮，蘇南渡之馬如？」可見他這回所經過的路線是由郢都沿江向東走的。夏首離郢都甚近，漢書注云：「華容有夏水首，受江，行五百里入沔。」東經注云：「夏水出江，流於江陵縣東南。」然則夏水始於江陵，竟於鄂渚，故屈原方出郢都，便過夏首，而傷龍門之不可見。由夏首而東，經岳州，巴陵縣，洞庭自南而北合於江。他以南爲上，以北爲下，所以說：「上洞庭而下江。」而這條路線是向東的，所以又說來東。更由此沿江東下，以至夏浦，再由夏浦而東，至陵陽。一戴震屈原賦注謂「陵陽」是上文「陵陽侯」的省文，「陵陽」是波神名，並非地名。但試問「陵陽」二字不作地名講，如何能通？他把後人習用「微管」「葛亮」的例子來解「陵陽」爲省文，實在大錯。一離郢都更遠了，所以說：「哀故都之日遠。」他既至陵陽，本來不想再走，靜候頃襄王召他回來，不料一直等到九年，還不見召，於是決計再向西南走，涉江所記的

便是。這個路線是很明白的。（從前的「楚辭」注家往往把他弄錯了。惟蔣驥在楚辭餘論裏說的極清楚，讀者可以參看。）1104

【哀聖齋詩集】清光緒間劉光第撰。

【哀忠譜】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東京路引】福建流行俗曲鉛印本。

【裏穀文集】十五卷。明韓雍撰。按明自正統以後，

作者相沿，惟三楊舊格，獨雅以雄毅之才，自抒胸臆，

雖辭裁未變，而風格特高。韓愈所謂獨得雄直氣者，

殆為近之。有明刊本。

【裏雲詞草】不分卷。清口依舟撰。有鈔本。

【裏陵集】十二卷。宋許翰撰。原本久佚，此從永樂

大典錄中翰所著有論語解春秋傳諸書，文章頗具

根柢。集中論配享荀子一通，稱揚雄與孟子異世同

功，請以配食孔子廟廷，位次孟子，殆亦別具見解者

也。有清康熙中刊本。

【裏陽府】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裏陽樂】九曲。據古今樂錄，裏陽樂本來是宋隨

王誕作的，誕初作裏陽郡官，後來又作雍州刺史，夜間每聞諸女子歌唱歌謠，因感其調而作。（左克明以為是古辭）牠和石城樂的性質完全相同，後來被采入樂府，也用舞者十六人，但到梁朝，便祇用八人了。1001

【裏陽遺集】一卷。明范明泰編。此乃所輯米芾遺

文。考芾實晉英光集世有傳本，明泰蓋未之見，故蒐

采各書，哀為此編，然闕略殊甚。

【裏陽妓】唐人不知姓氏，傳送武補闕詩一首。

【裏陽蹈銅蹄】樂府舞曲。西曲舞歌篇名。隋書十

三初武帝之在雍鎮，有童謠云：「裏陽白銅蹄，白縛

揚州兒。」識者言「白銅」謂馬也。「白」金色也。及義

師之興，實以鐵騎揚州之士皆面縛，采如謠言，故即

位之後，更造新聲，帝自為之詞三曲，又今沈約為三

曲，以被弦管。古今樂錄：裏陽蹈銅蹄者，梁武西下所

製也。沈約又作。其和云：「裏陽白銅蹄，聖德靡乾來。」

天監初舞十六人，後八人。

【裏陽會】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元高文秀

有劉玄德獨赴襄陽會雜劇，當自此出。

【襄陽集】四卷，明王以旂撰。此集所存大抵皆應酬之作。

【六言律】關於六言律詩。錢氏說：「六言詩，聲促調板，絕少佳什。」這是實情。因此古今作家，對此寫作極少，祇可算做試驗未成就的一種失敗的殘跡，將不可列入律詩的正統之中。而這種失敗的殘跡，將來也不會有人能在這上面種出奇葩異卉來，因為六言句法，不如五言，更不如七言，在音節上變化很少，很難引起波瀾。譬如五言律，每句多採二三句法，即每句分兩節，一節兩字，一節三字。七言律，每句多採四三或二二三句法，即每句分兩節或三節，一節四字，一節三字，或前二節二各字，後一節三字。隨便舉兩個例子：王灣的次北固山下：「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鄉書何處達，歸雁洛陽邊。」這是五言律。杜甫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六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這是七言律。在這中間，我們只須一讀，便覺抑揚有致，這是節奏分配長短得宜的關係。而我國的字又是單音，所以節奏的分配，必須受到字數多少的影響。六言律，其節奏的分配，無論如何是不會參差得當。一句句法，三三為不可能，勢必為二四或二二二，但是都覺聲促調板。我們只讀下列兩例便知。「清川永路何極，落日孤舟解攜；鳥向平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溪後溪；惆悵長沙謫去，江潭芳草萋萋。」這是劉長卿的茗溪酬梁耿別後見寄。「年華近過清明，落日微風送行；黃鳥綿蠻芳樹，紫駝躑躅東城；花間一杯促膝，煙外千里含情；應渡淮南信宿，諸侯擁旆相迎。」這是韓翃的送陳明府赴淮南。不但聲促調板，即意思方面，也不能生動流走。因此，六言律詩，在過去是嘗試失敗了，在未來也不會就造成獨特的一體。

【六言絕】六言絕亦是唐人創格。然唐人集中，亦

不多見。大約上二字下四字，或上四字下二字，作合成語。四句皆對散體少。音節簡勁，極有波致。如王右丞田園樂，韋蘇州三臺詞等均是。

【六言古】六言詩作物不特是很少，而且亦得不到良好的成績。即在「三百五篇」中亦不多見。漢代的詩人本來已屬寥寥，而六言的組織比較上又要難些，所以四百年來的作家惟有漢末的孔融爲最。其在西漢可以勉強充數的，除前所舉趙飛燕歸風送遠操外，竟沒有第二個；東漢如梁伯鸞思友詩，班孟堅（名固）郊祀靈芝歌（見太平御覽），崔亭伯（名駟）涿郡安平人，與班固傅毅等友齊名。安封侯詩等，都不過是「聊勝於無」的東西。何曾配得上說是六言的本色。例如「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梁鴻思友詩，一作思高恢詩。「戎馬鳴兮金鼓震，壯士激兮亡身命，被光甲兮跨良馬，揮長戟兮廓（毅）強弩。」（崔駰安封侯詩）凡是句中用「兮」字來以舒緩其聲的，都非純潔的六言作物，何況這詩本身的表

現也不高明，所以也不值得十分稱許。試看孔文舉的詩便不同了。「漢家中葉道微，董卓作亂乘衰。僭上虐下專威，萬官惶怖莫違。百姓慘慘心悲。」郭李分爭爲非，遷都長安思歸，瞻望關東可哀，夢想曹公歸來！「從洛到許巍巍，曹公憂（輔）國無私，減去廚膳甘肥，羣僚率從祈祈，雖得俸祿常饑，念我苦寒心悲。」也曾有人以爲這三首六言詩本是當時逢迎曹操之徒所作，後人不曾詳考，遂妄採以爲孔融之物的。我們知道孔融確是痛惡曹操的人，在他別的話論中，無處不誡毀曹操；而此詩獨稱「曹公憂國無私」等贊頌之辭，實與他的本性太相「逕庭」了。這種說法雖也不無理由，但孔融之深恨曹操却是後來的事情；當他未嘗深識曹操的時候，並不見得對他有如何的憎惡。況乎郭李稱戈之漢，曹操猶以匡扶漢室號召於人，其用兵的名義也非常正大。故如孔融詩中所記乃係他個人所見到的事實，並不是阿諛。正是「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如此等類

的事情在人類的歷史上正還多着，我們似不應有這種觀察錯誤的評論。就詩論詩：（一）他的抒寫與表現雖不能說十分精到，然而總沒有碑銘刁板的積習，總是趨向自然一方面的東西，所以比較可稱述了。（二）於此可以悟出六言形式的構成可有兩種：一是造句時把六字均分，而其句中間以兮字的，如趙飛燕梁伯鸞班孟堅崔亭伯諸人的作物；一是句中並不用兮字，而却將六字三等分，使二字連屬成詞者（以後雖然很多，但此時的創始者惟有孔文舉一六字均分之形式的六言詩，中間如不用「兮」字引長其聲，便變為三言詩了。1009）

【六語】三十卷。明郭子章編。是編凡謠語七卷，諺語七卷，讖語二卷，讖語六卷，讖語一卷，諧語七卷，皆雜採諸書為之。

【六詩】尚書裏所論的詩，自然不是特別指某篇詩或某人的詩而言。舜所說的是通論詩的全體。那時詩的品類分部如何，剖音析律的方法如何，我們難知其詳。到了周朝，所謂郁郁有文的時候，詩與樂

## 六

都大備了。對於詩之一物，就有很精密的衡量。鄭康成的六藝論中說：「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為六詩。」（孔穎達詩譜疏引）我們看周禮春官有「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這些話，比舜典裏論詩的話不同。舜典裏是說詩之所由生與詩之為用，語意很渾括的。這周禮的話，是講到詩的精細的格律和品類分部了。這裏的六詩，並不完全是現在的三百篇。因為周禮一書相傳是周公所定的制度。現在的三百篇中幾乎大半是周公以後的詩，所以六詩之分，是周初周公的事。他所編訂的六詩，大概除了現在三百篇中關於文王時候的詩而外，都是周以前的詩了。但這樣六詩的分法，後來周朝還是一直遵從。因為周朝前後一切的制度，周禮這部書，總是備其大凡了。我們看後來吳季札觀詩的時候，詩的編類也和周禮一樣。我們現在單就這周禮裏論詩的話來研究。本來六詩之目，也見於後來的毛詩大序。但是他那裏稱作六義，他所解說是注重義的一方面。

這周禮稱作六詩，連帶下文所說的六律，是注重聲律一方面。古時詩與樂不能分，一說到詩就是和樂夾在一起。如虞書和這裏周禮的話，都是如此。周禮風雅頌賦比興的分目當然也有義理在內。他把當時所有的詩分爲六部。照鄭康成的注，「風言聖賢治道之遺化也。賦言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直言，取比類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雅。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法。頌，誦今之德廣以美之。」這是他分部的意義。這些意義也與後來毛詩大序微有不同。毛詩大序是兼正風正雅變風變雅而言。毛詩中正風正雅，都是文王時候的詩。變風變雅，都是文王周公以後的詩。周禮所說的專言正風正雅，所以孔穎達周禮太師疏也說鄭康成是據二南正風與雅中之鹿鳴文王等篇而言。像邶鄘衛諸國的風和雅中的美。宣王刺幽厲等詩，當然不是周公的時候所能採的了。這些關於六詩的義理方面的話，留到另條再說。周公採詩，本以入樂爲主。鄭康成儀禮鄉飲酒注說：「昔周之興也，周

公制禮作樂，採時世之詩以爲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所以他這六詩的分目，總是以聲律爲主。大概風雅頌尤爲詩律的定體。孔穎達詩大序疏也說：「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風雅頌，實是聲音之不同。孫詒讓周禮正義春官箴章疏說：「風者，各以其國之方言爲聲也。二雅者，以王都之正言爲聲也。頌者，薦之郊廟，則其考聲尤嚴。若後世宮廟大樂之聲也。」又說春官箴章所謂吹幽詩吹幽雅吹幽頌，以七月一篇，而有三種吹法者，「以幽之土音爲聲，爲吹幽詩。以王畿之正音爲詩，爲吹幽雅。以宮廟大樂之音爲聲，爲吹幽頌。」這完全是聲律不同的說法了。所以周禮說六聲，所注重的是一「六德爲之本，六律爲之音。」詩是性情的表現。有各種性情，就有各種詩。要詩好，先要正性情。所以要以六德爲之本。六德，照鄭康成的解釋，就是智仁聖義中和。「所教詩，必有智仁聖義中私之道，乃後可教以樂歌。」孔穎達的疏說：「凡受教必以行爲本，故使先有六德爲本，乃可習六詩也。」這就是說，

詩既是言志的東西，這個志，應當先求他端正。有智仁聖義中和的志，然後詩的根本纔算建立。但是人的性情氣質，各有不同，所表現出來的詩，也自然有異。而讀詩的人也各就性情氣質的偏近，各有契合。所謂「以六律爲之音」，照鄭注的說法，就是「以律視其人爲之音，知其宜何歌」。禮記樂記裏有「師乙，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這就是「以六律爲之音」的解釋。歌者固然各有所宜，而在詩的本身方面，也就其說頌的聲律，是寬靜柔正；大雅的聲律，是廣大疏達；小雅的聲律，是恭儉風的聲律，是正靜廉謙。總而言之，周禮這幾句論詩的話，本來也和虞書裏的話大致相同。但是精密多了。總括起來說，周禮的意思，就是以爲詩雖是言志，而構造出來的語氣，就形成聲調。就聲調之寬柔廉儉不同，可以知道詩人各個的志性。所以就聲調之不同而爲之分部，習詩的人也可

以各就性之所近，涵泳而有得了。」

【六一詩話】宋歐陽修撰，凡一卷。此書前面有一自題「一行稱」，「退居汝陰時集之，以資閒談。」這大概是在熙寧四年致仕以後所作，隔一年而修死，這是他晚年最後之筆了。陳師道后山詩話中說：「修不喜杜甫詩。」葉夢得石林詩話中，又說：「修力矯西崑體。」而此編載「論蔡都尉詩」一條，及「劉子儀詩」一條，則殊不盡然。又毛晉的「後跋」，其所辨正的，亦屬公論。又考書中如「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一聯，今見杜荀鶴唐風集中，而修乃認作周朴的詩，或有誠其謬誤者。然考宋吳聿的觀林詩話稱：「杜荀鶴詞句鄙惡，世所傳唐風集首篇『風暖鳥聲碎』兩句，甚疑其不類荀鶴語，及觀唐人小說，見此詩乃周朴所作。」云云。則此詩一作周朴，實有根據，修之所論，也不爲誤。惟「九僧」之名，頓遺其八，司馬光續詩話中，乃爲補之，是其記憶偶疎之故罷。有百川本、津逮本、歐集本、歷代詩話本。

【六一詩話文學觀】歐陽修在六一詩話前面，題了幾句話，說是「居士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閒談也。」

這不過表示這部書是閒談之作，並不是什麼精心結撰的東西。其實我們如果要略窺他論文的宗旨，這部書就很重要了。我們現在就他這詩話裏，可以一條條的看出他對於詩的主張。他說：「仁宗朝有數達官，常著白樂天體，故其語多得於容易。嘗有聯云：『有祿肥妻子，無恩及吏民。』有戲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輜駟車，載極重而羸牛甚苦，豈非足下肥妻子乎？聞者以爲笑。』」他這意中，就是不以白居易那種率易之體爲可法。又說：「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爲窮苦之句。孟有移居詩云：『借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是都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鬚邊雖有絳，不堪織寒衣。』就今織得，能得幾何？又其朝飢詩云：『坐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人謂其不止忍饑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這是不以郊島的詩骨過寒爲然，至於後山詩話說：歐陽修不歡喜杜詩，我看也未必。他詩話裏說：「唐人晚年，詩人無復率杜豪放之格。然亦

務以精意相高。」又說：「蓋自揚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者爭效之，由是唐賢諸詩集，幾廢而不行。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口。』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歎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看他何等推崇杜甫。但歐陽修所佩服的，還是他的朋友梅聖俞。他這詩話裏引梅聖俞的詩和聖俞論詩的話極多。他說：「聖俞常語余曰：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矣。賈島云：『竹籠拾山果，瓦瓶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雞逐野禽栖。』等是山邑荒僻，官况蕭條，不如『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爲工也。余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爲然？』聖俞曰：『作者得於心，覽者會以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略道其髣髴。若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



遲，』則天容時態，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則道路辛苦，羈愁旅思，豈不見於言外乎？他又說：『聖俞詩覃思精微，以深遠閒淡爲意。』他自己并且有一首詩稱贊聖俞說：『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澗。作詩三十年，視我如後輩。……蘇（子美）豪以氣轡，舉世徒驚駭。梅窮我獨知，古貨今難賣。』他和梅聖俞，實是沆瀣一氣。他這『深遠閒淡』四個字，實是他論詩文的主見。我們讀他自己的詩文，可以看出他的作風和他的批評，是很相合的。雖然不是和梅聖俞完全一式一樣，但是看他這樣推尊聖俞的言論，所謂：『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這樣詳細的推敲，成了詩學上的至理名言，傳誦千古，他心中即奉此爲圭臬，是可以就這部詩話前後各條看得出的。歐陽修和晏殊的風趣，頗有相同的地方，聲名地位，都很高華，他本也是出於晏殊的門下。捫蝨新語也說：『歐公工於鉅富貴。』但是他的批評眼光，或者比晏殊更深入一點。所以

## 六

他這詩話裏有一節說晏元獻，不能算是梅聖俞的知己。至於陳後山說他不喜杜詩，和葉夢得石林詩話裏說他力矯西崑本都不足信。清四庫全書總目已經辨正了。歐陽修是宋朝一切詩文風氣的開道者。他能會通盛唐晚唐的詩，推崇李白杜甫，也不薄晚唐及西崑，這是顯而易見的。又後來劉克莊的後村詩話裏說，歐詩是學韓愈，這話本不錯。但我們看六一詩話裏說到韓詩也引梅聖俞的話，以爲退之『拗強』，似乎也不一定學他的拗體。總而言之，我們看六一詩話，知道歐陽修是愛李杜之豪放，但也要求精意。愛韓愈之雄奇，但也不要學他的倔拗。未嘗不贊成白樂天的平易近人，但力戒淺俗。知道西崑末流的僻巧，但也取其佳致。他的眼光是很廣大的。譬如他自己做的崇徽公主手痕詩中有兩句：『玉顏自昔爲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石林詩話說：『雖崑體之工者，亦未易比。』可見得他的取法是不拘一格了。後村詩話說，開宋詩的風氣的人，是梅聖俞，不是歐陽修，這話固然不錯，但實在

梅聖俞的詩也，完全虧得歐陽修的提倡。梅聖俞并且自嘆再作詩三十年亦不能趕得上歐陽修的廬山高。一見於王直方的直方詩話。歐的門徒雖極盛，曾鞏王安石蘇氏父子，都是他所獎進而成，但似乎都還不能趕得上他的全體。王安石選四家詩以杜爲首，以歐次之，最後是韓李，頗具特識。歐公看詩的眼，不能專當作宋詩的眼光看。

【六一詞】一卷。北宋歐陽修撰。宋初大臣之爲詞者，寇萊公、宋景文、范蜀公、與歐陽公，並有聲藝苑。然數公或一時興到之作，未爲專詣，獨元獻與文忠，學之既至，爲之亦勤，翔雙鶴於交衢，馭二龍於天路。且文忠家廬陵，元獻家臨川，詞之有西江派，轉在詩先，亦云奇矣。公詞純疵參半，蓋爲他人窺易。蔡條西清詩話云：歐詞之淺近者，謂是劉焯偽作。名臣錄亦云：修知貢舉，爲下第舉子劉焯等所忌，以醉蓬萊、望江南誣之。是讀公詞者，當別具會心也。至生查子、元夜燈市，竟誤載淑真詞中，遂啓升庵之妄論，此則深枉矣。公以詞踏莎行爲最婉轉，以少年游詠草爲最工。

切超脫。當亦百世之公論也。有汲古閣刊。本歐集本三卷。<sup>818</sup>

【六一山房集】十卷。清鄭縣董沛撰。有同治刊本。

【六引】古今樂錄說：「張永元嘉技錄相和有四引，第一曰筓篴引，第二曰商引，第三曰徵引，第四曰羽引……古有六引，其宮引、角引、二曲闕。」除了一首筓篴引之外，其餘的早已沒了。關於這筓篴引的故事，在古今注裏所記載的：「筓篴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隨而止之，不及，遂墮河而死。於是援筓篴而歌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當奈公何！』」聲甚悽愴，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語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筓篴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麗玉以其曲，侍鄰女麗容，名曰筓篴引。」

【六硯草堂詩集】清嘉慶間廷君壽撰。

【六行堂詩鈔】二卷。清山陰朱山撰。有雜刊合訂本，在一株紅杏齋叢書內。

【六變狀】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六句格詩】五言如李益登長城詩。漢家今上郡，

秦塞古長城。有日雲長慘，無風沙自驚。當今聖天子，

不戰四夷平。是也。七言亦有六句格，如李白<sup>407</sup>送羽林

陶將軍詩：將軍出使擁樓船，江上旌旗拂紫煙。萬里

橫戈探虎穴，三杯拔劍舞龍泉。莫道詞人無膽氣，臨

行將贈繞朝鞭。一左傳：「士會辭秦歸，繞朝贈之以

策。」乃書策非馬策也。此作馬策，恐有別解。是也。

307

【六宜樓稿】一卷，綠華草一卷。清永康吳宗愛撰。

有道光雙溪王氏玉壺山房刊本。

【六客之廬筆談】一卷。清泰州夏荃撰。有依歸草

堂刊本，在海陵叢刻內。

【六湖遺集】十二卷。清張文瑞撰。所作則大抵以

秀潤爲工。

【六十種曲】一百二十卷。明毛晉編。晉原名鳳苞，

字子晉，常熟人。

【六十條手中】上海流行俗曲。（山歌）石印本。

【六十八頭】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六九齋撰述稿】六卷。清陳稼撰。有原刻本。

【六女投塘】廣州流行俗曲。六桂堂木刻本。

【六季集】三十四卷。明內鄉李氏二世六人之詩

也。凡李宗木杏山集八卷，李菴太史集六卷，李陰比

部集九卷，李雲鵠侍御集四卷，李雲雁白羽集二卷，

李雲鴻秋羽集五卷。中惟李菴最知名，其詩源出何

景明，故諸李之詩，大抵安雅有法度，而頗乏深警之

思，則才分之不逮也。

【六吉齋詩鈔】五卷。清瑞安鮑作雨撰。有同治刊

本。

【六橋煙柳】北平流行俗曲。（岔曲）——錢塘八

景之一）

【六花詞】一卷。清武康徐熊飛撰。有嘉慶刊本，附

風鷗集後。

【六花成蕊紛紛下】北平流行俗曲。（西調）寬寰

續譜木刻本。

【六藝流別】二十卷。明黃佐撰。是書大旨以六藝

之源，皆出於經，因採摭漢魏以下詩文，悉以六經統之，文心雕龍始以各體分配諸經，指爲源流所自，其說已涉於臆創，佐更推而衍之，剖析名目，殊無所據，固難免於附會牽合也。

【六如亭】二卷。清湘潭張九鏡撰。傳奇。有道光重刊本，在陶園全集內。此記敘次，悉本正史，及東坡年譜，無顛倒附會之處。觀空於佛，結穴於仙，使放逐之臣，離魂之女，仗金剛，忍辱波羅蜜，同解脫於夢幻泡影雲露，而證無上菩提，洵術道之奇文，參禪之妙曲也。記中傷歌一折，乃坡公挈朝雲在海外嘉祐寺松風亭觴詠，命唱自製送春詞，至枝上柳綿吹又少，句鳴咽不成聲，公嘆曰：吾正悲秋，而汝又傷春矣。折中用二郎神集賢賓，最合纏綿之意。雖本稗畦密誓，然亦沉鬱有致。記中以此折及溫都監女一節事最勝。

385

【六如居士外集】一卷。清善化唐仲冕編。有道光世楷堂刊本，在昭代叢書內。

【六朝度詞】度詞是一種文字上的「象徵」，換而

言之，即「謎語」一類的文字。他的起源是由於三百篇。三百篇以後，便要算楚辭，但不甚多。直到了六朝，便密佈民間。貧民的一吟一詠，都含有「象徵」的性質。三百篇裏面的度詞，蘊藉最深的，如國風裏面的「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又如「鴝鵒鴝鵒，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這一類作品，他所以發現在文學上的理由，就是因爲作者的心裏面，有許多痛苦，又不好直切了當的說，但是又不得不說，所以另設出一種隱語來，把自己的真意隱在裏面，要使人用一番的思索，纔把他猜得破。□以外如楚辭裏面離騷一篇，他裏面滿紙的都是「美人」「芳草」之類，太史公說：「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辭微文約，就是度詞的意思。如他裏面說的：「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又說：「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又云：「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詠謂余以善淫。」以上所說的「美人」「蛾眉」「留夷」「芳芷」這些

的名詞，都不實在是指人與草。細看下來，不過是用來做他自己的心的象徵罷了。漢魏詩中這類作品也不少。如古詩十九首裏面的「涉江采芙蓉，與「庭中有奇樹」；又班婕妤的「新裂齊紈素」；古詩的「採葵莫傷根」；「甘瓜抱苦蒂」；這些的文字，皆可說他是六朝度詞的先導。又陳思王的「吁嗟此轉蓬」；「浮萍寄清水」；「高臺多悲風」；「轉蓬離本根」等篇文字上，都帶有「象徵」的意思。如子夜歌四十二首，大半是晉宋齊間平民文字，他裏面的用意，確實是妙不可言。如「見娘喜容媚，願得結金蘭。空織無經緯，求匹理自難。」始欲識郎時，兩心望如一。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求匹理自難」與「何悟不成匹」的匹字，若把他當爲「布匹」的「匹」字解，便錯了。他這兩個「匹」字，應該作「偶」字解。又「前絲斷纏綿，意欲結交情。春蠶易感化，絲子已復生。」這一首裏面的「前絲斷纏綿」；「絲子已復生」的「絲」字，應當作「思」字解。若按「絲」的意義解去，那便失了詩的本意了。又子夜歌「高山種芙蓉，

復經黃蘗塢。果得一蓮時，流離嬰辛苦。」我念歡的的，子行由預情。霧露隱芙蓉，見蓮不分明。」這兩首詩裏面所說的「蓮」字，通作「憐」；解「蓮子」者，「憐子」也。「芙蓉」通作「夫容」；解「夫之容也」。又子夜四時歌「自從別歡後，歎音不絕響。黃蘗向春生，苦心隨日長。」這一首詩裏面「黃蘗向春生」與前所舉的「復經黃蘗塢」這兩句的「黃蘗」二字，通作「苦」字解。因「黃蘗」即今之「黃柏」，原是一稱藥名。他的味是最苦，所以六朝文學中，每用「苦」字處，即把「苦」字隱去，用「黃蘗」來代表。又子夜四時歌裏面的「仰頭看桐樹，桐花特可憐。願天無霜雪，梧子解千年。」這一首，他裏面的「桐」字，是可作「同」字解的。又「梧子解千年」的「梧子」二字，完全是「吾子」的度詞，這是很明白易見的了。華山畿裏面說的「將懊惱，石闕晝夜題，碑淚常不燥」裏面「石闕晝夜題」的「題」字，是要作「啼」字解的。又「碑淚常不燥」的「碑」字，亦作「悲」解。六朝文學裏面的度詞，如這一類，可真是最妙的了。還有以「琴」字

作「情」字解的，如讀曲歌裏面說的：「黃絲叫素琴，汎彈弦不斷，百弄任郎作，唯莫廣陵散。」這一首裏面的「黃絲叫素琴」的「琴」字，便要作「情」字解。又有「藥」字作「約」字解的，如讀曲歌裏面的「飛龍落藥店」的「藥」字，便是作「約」字解的。又如江陵女歌：「雨從天上落，水從橋下流，拾得娘裙帶，同心結兩頭。」這首「同心結兩頭」的「結」字，乃是結其兩人之心的意思。若這個「結」字，把他作「結裙帶」解，便與他本來用「結」字的意義違背了。以上所舉的這幾條，不過是在六朝文學裏面，略舉幾處罷了。以外如青陽度裏面的「下有井根藕」的「藕」字，明明是作「偶」字解；若仍作「藕」解，那就失了他的本意了。又讀曲歌：「相憐兩樂事，黃作無趣怒，合散無黃連，此事復何苦！」「合散無黃連」這一句的「黃連」二字，他的解法，原是「苦」的意思，與上文的「黃蘗」解法大義相同。又丹陽孟珠歌：「適聞梅作花，花落已成子，杜鵑繞林啼，思從心下起。」六朝文學裏有「梅」字作「媒」解的，如這一首所寫的「適

聞梅作花」一類便是。六朝文學中之瘦詞，確實是我們中國文學中的一種舊品。他的含蓄最深，又最耐人思索，使人看着，真是百讀不厭。況且他的出處，又不是從書上來的，原是民間歌謠的結晶，只要聰明人一猜就着。可惜我們沒有時間去鄉村裏面，訪查這一類的文學，來做近代文學史的材料。〔六朝文〕古代文章，本來沒有什麼駢體散體的區別。但因為中國文字，是單音而沒有語尾底變化的，所以很容易作成整齊的聯和排，而且尚書周易的諸經，以及百家子書的文章，常常有聯和排錯雜於散文之中。前漢底賦辭，本來源出楚辭，而像王褒之流，作品中已經多用排偶。但是無韻之文，還是多用單行的語調。後漢文體變遷，論辨文中，也以單行的文氣，運用起聯排來。到了建安時代，鄴下七子的文辭，便多用聯排來代單行了。於是駢四儷六的傾向造成，而六朝時代，便為駢文盛行的世界。所以後漢是由散趨駢的時代，三國是以駢代散的時代，而六朝差不多是有駢無散的時代。這種由散趨駢的傾

向，不但文辭方面如此，就是詩篇裏面，也很顯著地可以看出。試看太康以後的詩篇，大抵多用麗辭偶句；能超出這種傾向之外的，可以說只有左思和陶潛。這固然由於時代變遷，風會所趨；但是也由於中國底文字，本來含有駢儷的可能性的緣故。晉宋之應，問駢體文已經盛行了。它合散體文底不同，就是用整齊律（即均等律）對疊律（即儔偶律也。即駢偶律。近來新改爲對疊律，分當對律重疊律兩種。）文中雖然也用著抑揚，但還不曾有意識地認識抑揚律。自從齊代永明年間，周顒、沈約、王融、謝朓一班人確定了四聲，創爲「宮羽相變，低昂舛節，前有浮聲，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之論，把它應用到詩文中來，於是駢體文中便應用著抑揚律，而漸漸嚴密起來了。所以從外形上看，由散趨駢的傾向，就是文章底詩篇化的傾向。不過咱們當然還要問它們底內容如何？其中寫景或抒情的，如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就是富有詩味的。又如「零雨送秋，輕寒迎節；江楓曉落，林葉初黃：

：白雲在天，蒼波無極；瞻之歧路，春慨良深。愛蓮波潮，敬勗光采。」（梁蕭綱與蕭臨川書）「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頽，沈鱗競躍。……」（梁陶弘景答謝中書書）「……雖帳前微笑，涉想猶存；而幄裏餘香，從風且歇。……心如膏火，獨夜自煎；思等流波，終朝不息。……」（梁何遜爲衡山侯與婦書）「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岸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峯。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無絕。……橫柯在上，在畫猶昏；疏條交映，有時見日。」（梁吳均與宋元思書）「……梅谿之西，有石門山者，森壁爭霞，孤峯映日；幽岫含雲，深谿蓄翠；蟬吟鶴唳，水饗猿啼；英英相雜，綿綿成韻。……」（梁吳均與顧章書）「……想鏡中看影，當不含啼；欄外將花，居然俱笑。分杯帳裏，卻

扇牀前；故是不思，何時能憶……」（北周庾信爲梁上帶侯世子與婦書）這些都是能用白描的筆墨，寫出自然的景物，想思的情緒來的，合堆砌故實的不同，所以它們底外形和內容，都是詩篇化的。雖然內容不能通體如此，然而這所節取的，誰也不能否認它們詩味底濃厚。

【六朝文絮】四卷。清海昌許棫編。有光緒八年蘭陵薛氏朱墨套印本。

【六朝文體】<sup>7.5</sup>參看魏晉六朝文體條。

【六朝文學】<sup>7.7</sup>六朝是包括吳東晉宋齊梁陳六個朝代而說的。因爲這六個朝代，均是立都於金陵，有此相同之點，故名爲六朝。這六個朝代底文體，日趨於清綺靡麗，專以排偶聲調爲事，故又稱其文學爲六朝體。總括六朝底文體，只用清麗綺豔四個字，可以代表其作風。從中國文學史上來看，文詞底富麗，當以六朝爲第一。後世因爲如此，故又以金粉文學呼之。如同一個滿臉塗抹胭脂水粉的女人，不見再有皮膚底光澤，只見粉白黛綠鮮妍美妙的顏色。所

以人家一說起六朝底文學，必定至於搖頭掉舌地說這是文染其詞，詞染其意，貴族文學。但在中國文學史上，不能不說是一種特殊文學。於是我們可以知道中國底文學，在六朝時，又是一變局。所謂氣變而韶，色變而麗，體變而整，句變而琢。詩則律體漸開，文則排偶益甚。探其原因，有說關於國勢的。國勢不振，文亦不振。有說關於地利的。金陵本爲帝王之都，食物富饒，易趨奢靡。又吳楚古多詞人，風尚所習，治蕩情生。又有說關於學風的。江左人才，雖然號稱極盛，然皆是好高清談之士，又無非是一些輕佻薄行之人，專門以口誇富麗，身衣金紫爲能事的。有了這幾種原因，於是所謂六朝文學，就應運而生了。

【六朝文學觀與周秦兩漢文學觀之差別】參看魏晉六朝文學觀與周秦兩漢文學觀之差別條。

【六朝詩】<sup>6.9</sup>晉代文人的文學，可分兩派。一派是自然派，如稽康、阮籍一流人，都是到了晉末的陶潛，更是超出流俗，純任自然，爲此派放絕大的光明。一派



是古典派，他們是辭賦派的遺傳，推波助浪，造成了文學駢儷的風氣。所謂二陸、三張、二潘，都是這派著名的健將，也是文學史上功不抵過的罪人。陸機、字士衡，吳郡人。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然非其所志。當時即有「二陸入洛，三張減價」之謠。雲字士龍，和機都死於八王之亂。雲詩不如機，機雖傷於綺麗，然亦偶有輕俊之作。機有歎逝賦，頗著名，又有文賦，發揮他的文學見解，亦為古代批評文學之僅存者。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以劍閣銘著名。弟協，字景陽，又有季弟名亢。三人均以詩名。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幼稱奇童，長善為詩賦。他是一個美男子，每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見他，都紛紛投之以果，他就滿車載歸。同時，張載甚醜，每出小兒，以瓦石擲之，狼狽而返，與潘岳恰成反比。他是石崇之友，官散騎常侍，故後為孫秀所殺。他的作品以善抒哀情著名，如秋興賦、懷舊賦、寡婦賦、內顧賦、悼亡詩……等，都為不朽之作。他因自己的鰥曠，矜憐到寡婦不可告人的幽怨，所以作寡婦一賦，辭意淒絕，引起不少讀者的同

## 六

情。他的從子尼，字正叔，亦好作詩賦。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與潘陸同時，貌醜口吃，不善交遊，曾被徵為秘書郎。其巨作三都賦——魏都、蜀都、吳都三賦——構思至十年乃就，相傳他作賦詩門庭蕭索，毛廁上都放紙筆，思得一句，就寫上去。賦成時，人競傳寫，致使洛陽紙價一時大貴。這種明為辭典式的著作，當無文學價值可言。他的詠史詩八首亦很著名，然不及他用白話做的嬌女詩來得自然有味。此外，張翰、孫楚、夏侯湛、石崇、曹摅……諸人，亦以能詩名。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官至司空，為段匹碑所殺。他是個有英雄性格的人，他的生活又曾經五胡之亂，所以好作慷慨悲壯的詩歌。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好古文奇字，並通五行、天文、卜筮之術。後為王敦所殺。曾注山海經及穆天子傳。所作賦如江賦、南郊賦……等，在當時很為人所稱。遊仙詩十四首和阮籍的詠懷，左思的詩史同一旨趣，亦具有超逸的自然風格與情調。左思、劉琨、郭璞的詩，已上接阮籍自然之風，所以東晉詩人，日漸返於自然。

王羲之、獻之……等的詩，雖以風流蘊藉見重，但亦已無雕琢粉飾之氣。迨大詩人陶潛出世，東晉文人的詩壇上，頓時光芒萬丈了！陶潛，又名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人，運甕的陶侃就是他的曾祖。家境很貧，初爲州祭酒，因爲過不慣，就回來了一度爲彭澤令，不願爲見督郵而折腰，又因妹喪於武昌而不得不奔波，遂自解職歸，不復出任。歸去來辭一文，就是他此時襟懷的表現。他最喜飲酒，詩中涉及飲酒，便多趣語。臨死自挽，尚以「飲酒不得足」爲遺憾，就是他去做官，也是因了「彭澤公田之利，足以爲酒」。他曾貧困到乞食，幾個兒子又都是孩子氣，他盡付之一嘆，只管飲他的酒。他的詩文創格極多，大都足以反映他的人生。他的閒情賦是最好的抒情詩，後人譏爲「白璧微瑕」，真腐氣太濃了！他是田園詩人，也是樂天派的驕子。他的人格和天才極爲後人所景仰，所以影響於後代詩歌很大。宋朝蘇軾取陶詩「一一和之」，可見他崇拜的熱烈到沸點了！南北朝時，北朝簡直沒有文學，所謂「大雅」「小魏」不過

如此，溫子昇也平常。南士在北方的，有王褒和庾信，庾信且曾任南方，均不能稱爲北方文家。南朝文學，宋代尚承晉末餘風，所謂謝、顏、鮑三大家，雖多山水清音，然逐漸走到綺麗的路上去，做了齊梁的先導。謝靈運、陳郡陽夏人，曾爲永嘉太守，不善吏事，專遊山水，後棄職居會稽，仍以遊放歌詩自娛。後以受誣起兵被殺。他的詩以善寫山水著名，族兄瞻、族弟惠連，皆善詩。惠連的詩較靈運更自然，真樸有生氣，他的雪賦，尤爲當時所稱。顏延之，字延年，琅琊臨沂人，亦曾爲永嘉太守，詩善雕琢。鮑照，字明遠，與其妹令暉同以詩名，照尤以善擬樂府見稱。所作詩較顏、謝爲平易樸靜，亦較有生氣。又有謝莊，亦以詩名，其作風亦不脫顏、謝範圍。詩到了齊，漸走入律詩這條路上去，自沈約創四聲譜，以平上去入製韻，不能像古詩般的亂用，更促快了律詩的成立。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幼孤貧而好學，晝夜不倦，其母恐積勞致疾，時常暗暗的減油，不使他知道。他創四聲譜後，四聲的勢力從此竟一直統治了幾千年的詩壇，直

到清末。他的八病說又替詩人加上了種種的束縛和桎梏，阻滯了詩歌的進化。他的詩雖富有情致，亦好作婉妮的樂府，然而亦功不掩過。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是唐代李白最佩服的一個詩人。他好作古詩，間亦有美句，但詩體更近於律絕了。同時尚有詩人王融、蕭子良、謝超宗、王儉、劉繪、張融、孔稚圭、陸厥……等。梁代時，武帝父子都愛作樂府和民間文學相接近。臣下都仿做他，因此曼妙的詩風又感極一時。武帝名蕭衍，字叔達，初仕齊，後篡位自爲帝。他好佛，有人說他曾捨身佛寺，後侯景造反，他被圍於台城而餓死。長子統，字德施，曾選古今純文學的作品爲文選三十卷，爲古來能欣賞純文學者的第一人。三子綱，字世纘；七子繹，字世誠，均善作樂府。他的臣下，有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曾仕宋、齊。他的詩不尚琢飾，又善賦，恨賦一篇尤爲著名。何遜，字仲言，東海剡人。他的詩最長於寫別情離緒，所以送別詩在他作品的全數中，恐將超過半數。此外尚有范雲、任昉、庾肩吾、柳惲、吳均、王筠，及蕭氏諸弟兄（皆

六

爲齊宗室之後）等，亦均以詩名。徐陵，字孝穆，東海郟人，後曾仕陳。他所編的玉臺新詠都爲香豔詩歌，且多無名作品。他的賦全是四六的駢體文，所作詩亦抒善情。庾信，字子山，新野人，肩吾之子。他因被聘入東魏，又入西魏，又仕周，連仕梁，共經四朝十帝。信在北雖蒙厚待，然常有家國之思。周陳通好時，南北寓人均得各返故鄉，獨周主不放他和王褒回去。他的哀江南賦，就是寫他寓居不得歸的鄉關之思。曾感動了不少的人。其晚年的詩亦因此而益蘊深情。王褒，字子淵，琅琊臨沂人，爲周所虜，亦禮遇甚厚。他的詩亦深蘊家國之思，惟遜於庾信。陳後主叔寶，他和羣臣都以善製新曲出名，所作尤以樂府爲多。他的奇特的行爲，和他對於文學的功罪，已有專條，這裏不再複述了。1012

【六朝詩與唐詩】六代的詩人，肯把楚漢以來詩的種芽，滋培起茂葉和濃花來，讓唐賢坐收好果，這是何等的美事！所以我們研究唐詩，必先要細心體認六朝那般詩人造出來的特色。我們要注意下列

幾條源流：(a)開樂府聲色——詩辭聲色，到了鮑謝大開。范希文對牀夜話所舉的鮑照詩，「朱唇動，素腕舉，洛陽少童邯鄲女，古稱淶水今白紵，催絃急，管爲君舞，窮秋二月，荷葉黃，北風驅雁，天雨霜，夜長酒多樂未央。」確是張籍王建造語之祖。(b)用樂府風趣——古樂府最有風趣，謝康樂的短詩却頗近似。如東陽溪中贈答二首，第一首「可憐誰家婦」是贈的，第二首「可憐誰家郎」是答的。這是淵源于漢雜曲歌辭董嬌饒而加以分章變化的。唐詩如杜甫的短歌行贈王郎司直，前半是王郎語，後半是杜荅王郎。也是用這一種。(c)用咒體——升庵詩話卷三錄孟夷野詩云：「花嬋娟，泛春泉，竹嬋娟，籠曉煙，雪嬋娟，不長妍，月嬋娟，真可憐。」評謂此辭風華秀豔，有古樂府意。今考揚說實嫌籠統。孟詩乃用北齊盧士深妻崔氏所作頌面咒體。咒云：「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妍華。取花紅，取雪白，與兒洗面作光澤，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作華容。」（引載虞世南史略）

(d)用律之漸——王世貞藝苑危言卷四云：「六朝之末，偶儻頗切，音響稍諧，一變而雄，遂爲唐始。再加整栗，便成沈宋。人知沈宋律家正宗，不知其權輿于三謝，橐籥于陳隋也。」其中尤推小謝有開唐之功。嚴羽滄浪詩話云：「謝朓之詩，已有全篇似唐人者。」胡應麟詩藪外編云：「唐人五言短古，多法宣城，以其朗艷近律耳。」兪樞說詩云：「謝玄暉名句絡繹，清麗居宗。唐人往往效之，不獨太白也。玄暉詩變有唐風，真確論矣。」(e)變歌行之體——王夫之唐詩評選云：「六代人作七言，于末二句，輒以五言足之，實唐律詩之祖。蓋歌行之變體也。」按如梁簡文帝擬古春情諸篇，即船山所云之例。初唐如王績輩，猶沿用此體，乃從歌行變至律體之過渡狀態。(f)開七言排律——梁沈君攸桂檝泛中河，乃七言而以對仗行之，實七言排律之祖。（參看船山古詩評選卷一）唐賢如崔融從軍行，蔡孚打毬篇，俱從此來。(g)開古詩作法——沈德潛云：「西洲曲似絕句數首攢簇而成。樂府中又生一體。初唐張若虛

劉希夷七言古發源于此。王闓運論唐詩亦云：「燕若虛春江花月用梁西洲格調，孤篇橫絕，竟為大家。」(h)四俳句新辭——六代人喜為白描詩，句辭新妍。如謝靈運詩有「初篁已綠，新蒲含紫茸」之句。謝朓詩有「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之句。皆狀景妙聯。方回韻鮑謝詩評以為唐人之詩，無不襲此等語句。藝苑卮言云：「謝氏俳之始也。」蓋指此。

□(i)變清商曲調——師友傳習錄載張歷友說云：「白香山楊柳枝曲，蓋本于六朝之折楊柳歌詞也。其聲情之優利輕雋，與竹枝大同小異，與七絕微分，亦歌謠之一體也。」按香山輕雋派所作格調，翻舊曲而趨工整。□(j)變宮體——唐詩撇宮體之濶，而變成為新局。此派亦極有聲色。王闓運論詩云：「劉希夷學梁簡文，而超絕絕倫，居然青出王維繼之。以煙霞，唐詩之逸，遂成芳秀。」□(k)變樂府古題——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引蔡寬夫詩話云：「齊梁以來，文人喜為樂府辭，烏將八九子，但詠鳥，雉朝飛，但詠雉，鷄鳴高樹巔，但詠鷄。」按此亦即唐人李嶠等詠

物詩之起原。□(l)復齊梁句格——胡應麟詩數外編云：「中唐風淪歷城水，月倚華陽樹。晚唐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皆句格之近六朝者。」又云：「初唐律有全作齊梁者，王翰春氣滿林香是也。中唐律有全作齊梁者，劉方平新歲芳梅樹是也。」□(m)用冲澹語致——周紫芝竹坡詩話云：「古今詩人多喜效淵明者，如和陶詩非不多，但使淵明愧其雄麗耳。韋蘇州云：霜露悴百草，而菊獨妍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擬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盡醉茅檐下，一生豈在多。非惟語似，而意亦太似。蓋意到而語隨之也。」倪儒說詩云：「韋公古澹，勝于右丞，故于陶為獨近。」按唐賢清靈冲澹之品，韋固足稱。王孟究亦大家，皆靖節嗣響。□(n)六代融會於杜陵——杜老集詩界之大成，久著定論。今姑舉最有關係之數家列下，並不取謂包盡于此。□(o)韓顏字——茗溪漁隱叢話引王彥輔塵史：「古之善賦詩者，工于用人語，渾然若出于己意。顏延年結白馬賦曰：旦刷幽燕，晝林荆楚。子美驄馬行曰：晝洗須騰湮，深夕趨可刷。」

幽并夜。」按鑄鑄字典，乃作者隨手之妙，本不可以屈指。何況子美！大詩人，茲聊以前賢之說，錄示一例。

(二) 洪庚句：後山詩話云：「黃魯直言：杜子美之詩，句法出于庾信，但過之耳。」按杜有庾之流麗。(三) 取陶境：上陶詩明靜，惟子美能拈用此境。姑舉一例，以言張子韶心傳錄云：「陶淵明詞云：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杜子美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若淵明與子美，相易其語！」(四) 擬徐華：徐陵詩如走馬戲書，應令云：「片月窺花簾，輕寒入錦中。」又山池應令云：「猿啼知谷晚，蟬咽覺山秋。」皆杜律麗句所本。(五) 學陰何新格：子美有解悶

詩云：「孰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此自述語可證。

【六朝平民文學】我們一談到六朝文學，就聯想到陸機、陸雲、顏延年、鮑明遠、沈約、謝朓、謝靈運、江通等一班文士，以為六朝文學的正統，就在於此，其實是大謬了！六朝文學的正統，不在一班文人學士，而在當時的一班平民和外國人民。雖然他們——平民、外夷！作品的光耀，被貴族文學掩蓋埋沒，很少人知；但是經過的年代越久，才漫漫地放射出最新奇的光燄來！現在分述於後：

吳越文學——(神曲、女性的)——(吳聲歌曲)  
荆楚文學——(西曲歌辭)

### 六朝正統文學系統表

南方文學(相和歌) (註)  
北方文學(民間文學)——外國文學(梁鼓角曲)

(註)相和曲乃漢代民間文學，永嘉亂後流入江左，與南方歌曲混合，產生南方文學。1015

【六朝平民文學與梁魏平民文學】六朝平民文學，是從漢代的街陌謳謠流入南方變為江浙湖北

一帶的民間文學。雖然是一脈流傳，而其中却有大大的差別。漢代民間文學內容複雜，他的描寫方面很廣，上而至於宮庭，（銅雀臺，長門怨，）官吏，（雁門太守行，）皇后，（王明君，班婕妤，）下而至於販夫走卒，（箋篔引，）婦人女子，（陌上桑，豫章行，秋胡行，）孤兒，（孤兒行，上留田，）以及於戰陣士卒，欲馬長城窟，從軍行，五更轉，）家庭夫婦，（東門行，婦病行，）神仙怪異之屬，無所不有。至六朝的平民文學，是單純的。他所描寫的方面，很是窄狹。除了男女言情而外，幾乎沒有別的材料。比漢代民間文學，確是退化。比六朝文人的辭賦，却又是高出萬萬了！

1042

【六朝北方文學】六朝文學，南北異趣。江左習於清綺，河朔貴乎氣質。龔自珍詩曰：「黃河汝直徒南東，我說神功勝禹功。安用腐儒談故道，犁然天地劃民風。」（龔定庵詩集）此蓋由地理上之關係影響於文學者也。再就地理與文學之關係而言之——南方則花明柳暗，山青水秀，吳儂軟語，故多兒

六

女文學。北方則關河黯淡，景色悽慘，慷慨疏朗，故多英雄文學。此歷來評論家所公認者也。試舉其例而比較之。北方文學：青青黃黃，雀石顏唐，槌殺野牛，押殺野羊，（馳驅歌辭樂，）驅羊入谷，白羊在前，老女不嫁，踴地喚天，（同上，）男兒可憐蟲，出門懷死憂，尸喪夾谷中，白骨無人收，（企喻歌辭，）新買五尺刀，懸著梁中柱，一日三摩挲，劇於十五女，（瑯琊王辭，）南方文學：反覆華簾上，屏帳了不施，郎君未可前，待我整容儀，（子夜夏歌，）碧玉破瓜時，為郎情顛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碧玉歌，）紅羅復斗帳，四角垂朱璫，玉枕龍鬚席，郎眠何處牀，（長樂住，）一坐復一起，黃昏人定後，許是不來已，（華山畿，）由上例而比較之，可知北方文學豪爽真實，頗有武俠精神。南方文學，則委婉屈伏，復多兒女情態矣。1041

【六朝樂府】自樂經放失，漢立樂府以後，歌詠雜興，而詩之流，乃有八名，曰行，曰引，曰歌，曰謠，曰吟，曰詠，曰怨，曰歎，皆詩人六義之餘也。至其協聲律，播金

石，而總謂之曲。若夫均奏之高下，音節之緩急，文辭之多少，則繫乎作者才思之淺深，與其風俗之薄厚。司馬相如、匡衡之徒，所謂文章深厚爾雅。曹氏父子，氣爽才厲，似悲壯與崛，頗有漢家遺風。自晉遷江左，下逮隋唐，德澤浸微，風化不競，去聖逾遠，繁音日滋，豔曲興於南朝，胡音化於北俗，哀淫靡曼之辭，遞作井起，流而忘反，以至陵夷。故蕭齊之將亡，也有伴侶，高齊之將亡，也有無愁，陳之將亡，也有玉樹後庭花，隋之將亡，也有泛龍舟，所謂繫乎淫聲，爭新怨衰，新聲熾而雅樂亡矣。條其流品，略如左方。漢以後樂府，風體發達，而雅頌則微。魏郊廟蓋用漢辭，晉使傅玄改其樂章，宋命顏延之造天地郊登歌三篇，大抵依倣晉曲。南齊梁陳，初皆沿襲，後更創製。元魏宇文雅好胡曲，沿隋及唐，初依江左舊樂，既乃更造新章，關於頌之樂，略如此矣。漢鼓吹饒歌，軍樂也，而近於雅，原有朱鷺等二十二曲。魏使繆襲改爲十二曲，而君馬黃等十曲，並存舊名。晉命傅玄復製二十二曲，以代魏曲，惟玄雲鈞竿之名，不改漢舊。宋齊並用漢

曲。北齊二十曲，皆改古名，其黃爵鈞竿，則略而不用。後周革前代鼓吹制爲十五曲。隋唐承之，非復古遺矣。又魏晉以後，有橫吹曲，初亦稱鼓吹，漢有二十八解，後不復存。所用者，有黃鶴等十四曲，又有關山月等八曲。梁陳隋唐間，擬其辭者頗衆。相和歌，漢舊曲也，本出於街巷謳謠，舊有平調、清調、瑟調，謂之三調。後又有楚調、側調，總謂之相和調。魏晉以來，相承用之，後魏用兵淮漢，獲南音，謂之清商樂，相和諸曲，亦皆在焉。隋加損益，特置清商署以管之。唐以領於十部，其新起於江左者，則吳歌、雜曲、西曲、江南弄、吳歌、雜曲，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絃，並出江南。晉宋以來，稍有增損。西曲出於荆、鄭、鄧之間，其聲節送和與吳歌異。以其方俗，故謂之西曲。江南弄，則梁武帝改西曲爲之也。此外向有舞曲、琴曲、雜曲等歌，而雜曲尤廣用。雜曲者，歷代有之，或心志之所存，或情思之所感，或燕遊歡樂之所發，或憂愁憤怨之所興，或敘離別之懷，或言征戰之苦，或緣於佛老，或出自夷虜，其名甚多。有因義命題者，有學古敘事者，體變



於風，而情辭放歌矣。當是時，詞人之歌詠，往往製爲長短句，開後世填詞之祖。比之漢代樂府不規則之長短，似漸就繩尺。沈約六億，梁武帝江南弄七曲，其著也。長短句之相間，蓋因合樂之時，隨低昂而生節奏，以致錯落不齊。周頌漢歌，往往然矣。惟天籟獨攄，初無定譜，按歌合節，一主於和。泊乎鄭衛雜興，競爲靡曼，聲病之說出，而樸直之氣衰。律以密而彌拘，情以蕩而益促。古人常以聲就詞，後人專以詞就聲。此不獨樂府之變，抑亦天人之代遷也。當時樂府最爲人傳誦者，略述如下：□北方地近沙漠，其詩殆似胡語，或雖非胡語，而以胡景載之。詩者如斛律金之敕勒歌。古昔頗有名，歌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廡，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雖極短，而其爲高古之神趣，直可謂曰漢代之遺響。□至於木蘭詩，則古今絕調也。沈德潛曰：「事奇詩奇，卑靡時得此，如鳳凰鳴，慶雲見。」（古詩源）其詩述一少女木蘭代父從征，中有云：「可汗天子者，梁師都，都以一人而兼有可汗天子二稱也。」（姚大榮考定，

六

見東方雜誌二十二卷二號。）本北方之詩，而後世以爲梁樂府者，誤也。其敘遠行一段曰：「朝辭爺娘，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宿黑水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鳴啾啾。」聲調宛轉，誠足極盡歌行之妙趣。□日本賴山陽之書後題跋中，有書勅勒木蘭二歌後，尤激賞之，曰：「余嘗愛勅勒歌，雄勁蒼茫，自是北音，迥異齊梁綺靡之習。漢魏歌謠一派，至是而絕響，僅二十七字，文字如含風雲之氣，其中三言四言七言相錯，併歌行之結篇立章，鍊句換韻，開合頓挫，諸法皆備。雖一首可敵下半部文選也。勅勒短而妙，木蘭長而妙，熟此二歌，則歌行之法，不待他求。杜詩似多從此悟入，如孔雀東南飛，絮絮可厭，猶如此。間情死演詞耳。」又其日本樂府跋曰：「漢魏歌謠短節勁音，至勅勒歌而絕響，繼之者唯杜韓耳，而張王接武，其餘大抵不過陳套相襲。」雖非無過譽，然亦可推知此詩之價值矣。（17. 1027）

【六朝吳越文學】吳聲歌曲，是清商曲辭中的一

種。一方面是承襲中原流入的舊曲，一方面就是民間采取來的新調。《晉書樂志》曰：「吳歌雜曲，並出江南。」東晉以來，漸次增加。起初只是徒歌，隨後才譜入管絃。因為永嘉渡江以後，直到了梁陳，都是以建業爲都城。吳聲歌曲，即是從這一帶地方采取來的。大概是現在江蘇一帶人民所作。□吳聲曲中的子夜歌，是晉朝的女子所作。如「宿昔不梳頭，絲髮披兩肩。腕伸郎膝上，何處不可憐。」是晉宋齊辭四十二首中之一。其中好的很多，比二陸潘張左思等的詩真是有天淵之別了！此外含有小說性質的，如綠珠的懊儂曲，雲陽女子的華山畿曲，民間爲彭城王義康所作的讀曲歌，趙文韶的青溪小姑曲，都是中國文學裏最有價值的作品。此外如上聲歌，歡聞歌，歡聞變歌，子夜變歌，子夜警歌，黃竹子歌，神弦歌，嬌女詩，白石郎曲，湖就姑曲，神弦別曲，真是珍奇。琳琅，耀人眼目，說不勝說的了！□吳越文學裏的道君曲，聖郎曲，嬌女詩，白石郎曲，宿阿曲，青溪小姑曲，湖就姑曲，姑息生，采菱童曲，明下童曲，同生曲，都是描寫

神的生活。我們從中可以看見吳越人民理想的反映，共有兩種。□（1）現實的——他們理想中的神，都沒有恐怖和禁欲的色彩。大都是綠鬢紅顏，及時行樂，和人間的男女一樣。例如「人生不滿百，常抱千歲憂。早知人命促，秉燭夜行遊。」（同生曲）□（2）女性的——南方人民的神的理想，也如希臘拉丁的神的理想一樣，可分爲男女兩性。但是男性的神，多半是「女性化」也就是人生的「醇美化」。如Apollo先知之神，本是Zeus神的兒子；但是另一方面又是美男子的代表。神弦曲中，也有確實的證例。例如「積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豔獨絕，世無其二！」（白石郎曲之後段）□（3）中國南方文學的神的理想，和希臘拉丁很爲類似，不過缺乏偉大的藝術和普遍的信仰。但是理想雖然幼稚，他的形式却是有幾分相同。例如道君和齊乎斯（Zeus）神很類似。聖郎和阿保勒（Apollo）很類似。嬌女和音樂之神米昔司很相類似。白石郎和神海（Poseidon）日神（Apollo）很相類似。青溪小姑和愛神阿弗祿代

(Aphrodite) 很相類似。青溪小姑，更由吳均齊諧記加以神話的敘述——吳均續齊諧記曰：「會稽趙文韶，宋元嘉中，爲東扶侍解。在青溪中橋秋夜步月，悵然思歸，乃倚門唱烏飛曲。忽有青衣年可十五六許，詣門曰：『女郎聞歌聲，有悅人者，逐月遊戲，故遣相問。』文韶都不之疑，遂邀暫過。須臾，女郎至，年可十八九許，容色絕妙。謂文韶曰：『聞君善歌，能爲作一曲否？』文韶卽爲歌，草生盤石下，聲甚清美。女郎願青衣取篋篋鼓之，泠泠似楚曲。又令侍婢歌，繁霜自脫，金簪扣篋篋和之。婢乃歌曰：『歌繁霜，繁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留連宴寢，將旦別去，以金簪遺文韶。文韶亦贈以銀盃及瑠璃匕。明日於青溪廟中得之，乃知得所見青溪神女也。」（千寶搜神記曰：「廣陵蔣子文，嘗爲林陵尉，因擊賊傷而死。吳孫權時，封中都侯，立廟鍾山。吳苑曰：青溪小姑，蔣侯第三妹也。」）這一段神話，很饒文學上的興味。又青溪小姑曲「小姑所居，獨處無郎」就是李義山「小姑居處本無郎」的粉本。唐人詩中的好句

## 六

子，很多是從吳越荆楚文學裏蛻化出來的。□(4) 中國文學上的神秘思想，多產生在南方。如湖北的歸州，就是上古文學發源的地方。所以有人說天下文章鼓吹多出於楚。楚辭中的神的理想和希臘很類似。不過屈原多傾向於美的方面，（阿弗祿代一類）並且是悲哀的方面。（阿弗祿代女神善哭，聞者爲之泣下。）宋玉景差多傾向於陰暗和恐怖方面。（幽冥之神赫地士一類，掌地獄之事。）中古文學裏又有吳越文學裏的神弦歌。可見南方人的神秘思想，較北方人強。但是南方人的神的理想，比北方人高尚。<sup>1, 2</sup>

【六朝南方文學】六朝文人的駢文，是遠接楚辭一派，由漢賦蛻變下來的。六朝的民間文學，是遠接國風的正統，由漢代的相和曲蛻變下來的。這兩大派別，源流很是明白，並且是立於反對地位。□相和歌曲，是漢代街陌謳謠。（其中有四分之一是周代房中曲，四分之一是楚聲，卽平調、清調、瑟調。）宋書樂志說：「永嘉之亂，五落淪覆，中朝舊音，散苑江左。」

這就是相和曲流入南方的來歷了。相和曲流入南方以後，就和南方的歌謠化合，產生出清商曲來。郭茂倩說：「清樂者，九代之遺聲，其始即相和三調是也。竝漢魏以來舊曲。」王僧虔論三調歌曰：「今之清商，實由銅雀。京洛相高，江左彌重。」可見南方民間文學，是由中原流入南方的。（通典樂典云：「宋武帝平關中，因而入南，不復存於內地。隋平陳後，文帝獲之。」）此華夏舊聲也。因置清商署，謂之清樂。」**六朝民間文學，不像文人的作品，雕刻粉飾，全無生氣。他們的主人，都是些無名的文學家。他們很能表現自己心裏真正的情感，一點都不虛偽。南方文學又分爲兩種：（一）吳越文學（江蘇浙江一帶）；（二）荆楚文學（湖北一帶）。**

【六朝志怪】中國自古有信巫之風。秦漢時，始皇和武帝都好神仙方術，所以神仙之說大盛。漢人小說已受到他的影響。六朝時，佛教傳入中國，小乘的因果報應說，創立了無數的鬼怪靈異故事。道家的神仙故事，也有了專門的記述。於是鬼神志怪書的

產生就特別的多起來了。這類書中最初出現的，爲列異傳，書凡三卷，今已佚。此書或題曹丕撰，或以爲張華所作，至今尚無定論。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魏初舉太常博士，入晉官至司空，後死於趙王倫之變。他熟於圖緯方伎的書，又能識災祥異物，故在當時即有博物洽聞之名。著博物志四百卷，後又刪爲十卷，專記各地異物奇聞。其書至今尚存，惟已非原本。千寶，字令升，新蔡人。晉中興後爲著作郎，領國史，後爲始安太守，遷散騎常侍。曾著晉紀二十卷，時人譽爲良史。他年幼時，父有一寵婢，爲母所妬，父亡，母將婢生埋於父墓中。後十餘年，母亦死，開墓下葬，婢仍未死。婢且言父常記飲食，愛好也和生時一樣。後嫁去此婢，生子如常。又其兄氣絕，復蘇。自言曾見天神。他因此作搜神記二十卷，以證明神道之實有。今本正念卷，然已非原書。書中所記除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外，頗言神仙五行、祀偶及釋氏之說。又有續搜神記十卷，也記靈異變化的事。題作陶潛撰，決係偽托。晉時，尚有荀氏的靈異志三卷，陸氏的

異林若干卷，戴祚（字延之）的甄異傳三卷，祖冲之（字文遠）的述異記十卷，祖台之（字元辰）的志怪二卷，此外有孔氏、殖氏、曹毗……等亦以作志怪書著名，可惜著作均佚失。只間在他書中保存其一。二至於現行的述異記二卷，題梁任昉撰，係唐宋間人偽作，而襲用祖冲之的書名的。道士王浮著有神異記，書亦佚失。□劉敬叔，字敬叔，彭城人，少時穎敏，有異才，晉末拜南平國郎中，今入宋，爲給事黃門郎，數年后，以病致仕，卒於家。所著有異苑十餘卷，今本異苑只十卷，非其原書。宋臨川王劉義慶，爲人簡素，性好文學，撰述很多，有幽明錄三十卷，今已不存，惟他書徵引的很多，體例大抵似搜神記。又有宣驗記十三卷，專記釋家報應之事，今亦只見其一。二遺文。又著世說八卷，專記後漢至東晉時聞人的名言，篤行和一切瑣屑雜事，實爲史料之寶庫，前人都將他列入小說，殊屬不當。復經劉孝標加以注，擴爲十卷；宋人晏殊又刪爲三卷，又經後人改名爲世說新語。今之通行本，即爲三卷本，原本也不可見。同時

如殷芸的小說，沈約的俗說，均爲同性質的書，實則淵源於晉人裴啓的語林，並非創體。後亦有仿作者，如宋王彥的唐語林等都是。□宋散騎侍郎梁陽阮，疑有齊諧記七卷，書已不傳。梁吳均作續齊諧記一卷，今雖有存本，亦已非原作。吳均，字叔庠，吳興人，曾爲鄧主簿，有詩名，士人都做其體，稱「吳均體」。後除奉朝請，因撰齊春秋不實免職，後復召見，使撰通史，未就而卒。他所著的小說，唐宋文人多引爲典故，書中故事，或採之於釋氏，故頗多奇詭。□專門記載釋氏因果和應驗的志怪書，除上述的宣驗記外，全書未佚的惟有顏之推的集冤魂志三卷。其他如王琰的冥祥記十卷，顏之推的集靈記二十卷，候白的旌異記十五卷，僅可攷見其遺文，原書都已散佚不傳。顏之推，字介，博學善文，初仕梁湘東王，後仕齊爲奉朝請，歷除黃門侍郎，齊亡入周，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學士，所作尚有家訓，爲子部儒家要籍。王琰，太原人，幼在交趾受五戒，曾在宋大明及齊建元年，兩感金像之異，因作冥祥記。王曼穎有補續冥祥

記一卷，當爲同時或較後的作品。侯白，字若素，魏郡人。好學有捷才，滑稽善辨，舉秀才爲儒林郎。好爲詼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到之地，觀者如市。隋高祖聞其名，召他於秘書修國史，後給五品俸食，月餘即死。作品除旌異記外，又有啓顏錄二卷，所錄事都浮淺，又好以鄙言調謔人，往往流於輕薄。前於此，有後漢邯鄲淳的笑林三卷，楊松玠的解頤二卷，後此有唐何自然的笑林，宋呂居仁的軒渠錄，沈微的諧史，周文圯的開顏集，天和子的善謔集等，均爲同性質的作品。惟托名蘇軾作的艾子雜說稍爲卓特，善於嘲諷世情，譏刺時病，和笑林的無所爲而作，却異其旨趣。又有拾遺記十卷，題晉隴西王嘉撰，梁蕭綺錄。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初隱於東陽谷，後入長安，苻堅屢徵不應，姚萇入長安，逼他自隨，以答問不稱意而被殺。他能言未然之事，辭如讖記，人鮮能解。常作牽三歌讖，又著拾遺錄十卷，所記多詭怪。拾遺記的蕭綺序中說，書本十九卷，二百二十篇。苻秦之季，多有亡失，爲綺刪繁存實，合爲一部，凡十卷。照這樣

看來，蕭綺取以刪削的拾遺記，和王子年著的拾遺錄，或爲兩書。後人以爲王作或已不存，今本係蕭綺所作而托名於王嘉的，雖無確證，理亦可信。1912

【六朝志怪之時代背景】凡事有因必有果，古代神話遺留到秦漢之際，便造成了秦皇漢武及漢武時舉國若狂的迷信神仙，秦漢的求仙術及不死之藥二事，一傳到東漢之末，却又造成了黃巾之亂與士大夫服藥的風氣。漢武的求仙術，不過想與神仙相遇，傳授他們的輕身却老之方，並不想在世間稱雄於人。這因爲他本是一位人主，在人中的地位，他也不能再求其高了。所以他的希望，在平人視之，却頗高雅而不俗。但這種希望生在一個普通人的心裏，便不同了。仙之不可成，漢武是位人主尚如此，何必再作來軫之繼。但他相信仙術是有的，他或者竟然已學會了一些，於是他想用之於別途。一個普通人想做「萬人之人」的皇帝，正和一個皇帝想做不死的神仙一樣，這種心理的產生是極自然的。這樣，就來了東漢末的黃巾之亂，最后造成了三國的

鼎峙。不死之藥原是仙術的一種，不過服了便可成神仙，却比其他方法直截了當。秦皇求了多年，沒有得到；漢武用盡了種種方法，望穿了秋水，也終於沒有得到。這樣較聰明的人便知這樣求法是無用的，他們相信不死之藥是有的在人間而不在仙人那裏，他們可以用人力來製造。他們看見世間只有金石類的壽命最永，牠們或竟可同天地不朽，而且也載於醫經；於是他們想造成一個有人的靈魂而金石的身軀的超人，也就是所謂仙人。這樣不是事實上易於做到，而且可以不再蹈那希求神仙的不死之藥却永遠在虛無漂渺之中的覆轍？於是造成了魏晉時代士大夫煅煉服食藥散的風氣，產生了所謂「名士」的一派。吾們來看看歷史上所載「黃巾之亂」的起源，據通鑑所載：「初，鉅鹿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愈，眾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自清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產，

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萬數。郡縣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為民所歸。」這種舉國若狂的情形，若非張角利用當時人民的求仙思想，安能致此？即使張角本來無甚妄想，到此地步，不由他不別生希望。於是他就想奪取漢朝的天下，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當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諤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漢靈帝光和六年）這樣一來，此仆彼起，經了六年以上的征討，方算剿滅。但從此以后的天下，雖非黃巾的天下，也不是漢朝的天下了。這次黃巾之變，從張角傳道曾經十餘年的歷史一節看來，雖從變亂到初剿滅，僅過了六年以上的時期，但他們這種思想在民間的影響，決不會就此消滅。因此之故，鬼神志怪書的流行，張華郭璞（因注山海經）輩的被推重，就成為必然。

之事。關於服食藥散一事，昔人注意者很少，更說不到去研究。今人魯迅在廣州演講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中，對此事頗多發揮，而且說得很詳。今不嫌冗長，錄之以見當時的風氣。「五石散」是一種毒藥，是何晏喫開頭的。漢時，大家還不敢喫，何晏或者將藥方略加改變，便喫開頭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樣藥：石鍾乳，石硫黃，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還配點別樣的藥。但現在也不必細細研究牠，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牠的。「從書上看起來，這種藥是很好的人，喫了能轉弱為強。因此之故，何晏有錢，他喫起來了；大家也跟着喫。那時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鴉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喫藥與否以分閭氣與否的。現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諸病源候論的裏面可以看到一些。據此書可知喫藥是非常麻煩的，窮人不能喫，假使喫了之後，一不小心，就會毒死。先喫下去的時候，倒不怎樣的，後來藥的效驗既顯，名曰「散發」。倘使沒有「散發」，就有弊而無利。因此喫了之後不能休息，非走

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發，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們看六朝人的詩，有云「至城東行散」就是此意……「走了之後，全身發燒，發燒之後，又發冷，普通發冷宜多穿衣，喫熱的東西，但喫藥後的發冷剛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澆身。倘穿衣多而食熱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石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樣不必冷喫的，就是酒。」喫了散之後，衣服要脫掉，用冷水澆身，喫冷東西，飲熱酒。這樣看來，五石散喫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為皮肉發燒之故，不能穿窄衣。為豫防皮膚被衣服擦傷，就非穿寬大的衣服不可。現在有許多人以為晉人輕裘緩帶，寬衣，在當時是人們高逸的表現，其實不知他們是喫藥的緣故。一班名人都喫藥，穿的衣都寬大，於是，不喫藥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寬大起來了！還有，喫藥之後，因皮膚易於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襪而穿屐。所以我們看晉人的畫像或那時的文章，見他衣服寬大，不鞋而屐，以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飄逸的了，其實他心裏都是很苦的。」更因皮膚易



破不能穿新的而宜於穿舊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蟲。所以在文章上，蟲子的地位很高，『捫蝨而談』，當時竟傳爲美事。『到東晉以後，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說是『散發』以示闊氣。就像清時專讀書，就有人以墨塗唇，表示他是剛才寫了許多字的樣子……』又因散發之時，不能肚餓，所以喫冷物，而且要趕快喫，不論時候，一日數次，也不可定。因此影響到『居喪無禮』……晉禮居喪之時，也要瘦，不多喫飯，不准喝酒。但是喫藥之後，爲生命計，不能管得許多，只好大嚼，所以變成『居喪無禮』了……『喫散發源於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兩個人，與晏同爲服藥的祖師。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這種服散的風氣，魏晉直到隋唐還存在着，因爲唐時還有『解散方』即解五石散的藥方，可以證明還有人喫，不過少點罷了。唐以後就沒有有人喫，其原因未詳，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鴉片一樣罷？『晉名人皇甫謐作一書曰高士傳，我們以爲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

自說喫散之苦。因爲藥性一發，稍不留心，即會喪命，至少也會受非常的痛苦，或要發狂，本來聰明的，因此也會變成癡呆。所以非深知藥性，會解救，而且家裏的人多深知藥性，不可。晉朝人都是脾氣很壞，高做，發狂，性暴如火的，大約便是服藥的緣故。比方有蒼蠅擾他，竟至拔劍追趕，就是說話，也要糊糊塗塗地才好，有時簡直是近於發瘋。但在晉朝更有以癡爲好的，這大概也是服藥的緣故。』而已集一二七——一三三頁）服藥原以求長壽或不死，可是這三位服藥祖師，王弼二十餘歲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爲司馬懿所殺，結果適得其反。但却沒有因此引起人們反對，因爲這已被公認爲富人示閭的一種手段的緣故。但這種可笑的風氣，一爲一般平民所羨慕，便更充實了鬼神志怪書的內容了。□六朝的鬼神志怪書，除了上面所說兩個原因，而較漢代神仙故事更擴大其內容外，較漢代神仙故事尚有一部分不同之點，就是「鬼」和「怪」的故事佔了大部分的地位。「怪」的來源不必說，當然遠始於古代的神

話。惟古代以怪爲神，此以怪爲怪，古代的怪有一定形體，此則變化多端而已。至於鬼的來源，左傳已有「新鬼大，故鬼小」之說，所載鬼事亦多，可見鬼事且爲歷史家所承認。惟以前的鬼但離去人身而獨立，此則亦形狀多端，變化莫測，且與神仙幾不相分別。六朝時代，求仙不死的迷夢既逐漸打破，於是轉而憧憬於死後魂魄的種種，又羨慕着人以外的物體，反而不易消滅，自然「鬼」「怪」之說會和神仙故事等量齊觀的多起來了。

【六朝荆楚文學】六朝荆楚文學，是清商曲裏邊的西曲歌。這一類歌，如石城樂，烏夜啼，莫愁樂，陽樂，三洲歌，折楊柳，采桑度等，都是荆郢樊鄧間的歌曲，大約是現在湖北一帶地方的人民所作。如「聞惟下揚州，相送楚江頭。探手抱腰看，江水斷不流！」（莫愁樂之一，只有二十個字，但是比江淹的一篇別賦高得多了。）荆楚文學中最特色的作品，是描寫商人的生活。商人在文學家的眼裏，是很無價值的（「夫大稼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所以描寫商

人的文學，很不多見。在荆楚文學裏，却是不然；他對於商人的生活，有很好的文學去描寫他。這或者因爲江漢一帶商務發達的原故。如「郎作十里行，儂作九里送。拔儂頭上釵，與郎資路用。有信數寄冷，無信心相憶。莫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估奴而食，送歡板橋彎，相待三山頭。遙見千幅帆，知是江風流。風流不暫停，三山隱行舟。願作比目魚，隨歡千里游。湘東醞綠酒，廣州龍頭鑄。玉樽金縷梳，與郎雙杯行。」（三洲歌）古今樂錄曰：「估客樂者，齊武帝之所製也。」即追憶游樊鄧時往事而作。前引一首，乃人民所擬。唐書樂志曰：「三洲，商人歌也。」采桑度亦商人曲。以上兩首，所描寫的人物，一是小商家夫婦的口吻，一是大商家夫婦的舉動。並不是大家閨秀，也不是小家兒女，確實是有錢人的老板娘呵！南方文學中，有許多調子，是詞的先驅。音調長短，十分調和。現在就西曲歌裏舉例如下：（一）蕤陽樂，可憐八公山，在蕤陽，別後草相忘。（二）辭家遠行去，空爲君明知歲月駛。（三）籠窗取涼風，彈素琴，一嘆復一吟。

折楊柳歌：芙蓉始懷蓮，何處覓同心？俱生世尊前，折楊柳，捻香散名花，志得長相取。（四月歌）右列二曲，蘊蓄婉轉，一唱三嘆，字句長短及換韻處，皆極調合，在詞調中亦復少見。此這種長短句，在吳聲歌曲裏，也很不少。第一種是華山畿（以三句為一首）辭如下：「啼著曙，淚落枕將浮，身沉被流去。」啼相憶，淚如刻，漏水，晝夜流不息。」「一坐復一起，黃昏人定後，許時不來已。」懊惱不堪止，上牀解腰繩，自經屏風裏。」「奈何許？天下人何限，慊慊只為汝。」第二種是神弦曲裏的道君曲（以兩句為一首）嬌女詩（以六句為一首）青溪小姑曲（四句為一首）。「中庭有樹自語，梧桐推枝布葉（道君曲）蹀躞越橋上，河水東西流。上有神仙，下有西流，魚行不獨目，三三兩兩俱（嬌女詩）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所居，獨處無郎（青溪小姑曲）」

【六朝聲偶】七卷。明徐獻忠編。是書因楊慎五言律祖而廣之，取南北朝人五言詩，以明唐律所自出。【六朝聲偶刪補】七卷。明邵一儒編。初徐獻忠有

忠之本重為刪補。六朝聲偶，大致本楊慎五言律祖而廣之，此又因獻忠之本重為刪補。

【六朝貴族文學】我們知道自曹操父子建安七子以來，文彩始自此而矜夸豔麗，到晉張左潘陸以後，詩文日益求工，晉末陶潛，雖是田園詩人，而其體在宋齊以來，不能發生什麼很大的影響。其時南朝國家偏安江南，朝野人士，耽于逸樂，以文詞相誇。吳越地方韶秀，物質豐厚，金陵為佳麗地，更為六代帝王州，冶蕩之情盛，則豔麗之詞興。貴游之徒，更夸其文彩，于是文尚駢儷，詩尚俳偶，矜屬對之奇，審聲律之細，齋梁以下，影靡風從，由是而詩文一道，逞一句之奇，矜一字之巧，由北而更受有種種拘束。然其受民歌影響，樂府之作，情豔之詞，尚能別發曙光。又評文選文，梁代為盛。文學的認識，佳作的保存，在文學史上實有莫大的關係。

【六朝四家集四種】十八卷。附七卷。清永原胡鳳丹編。有退補齋刊本。

【六朝賦】這個時代的辭賦，已經比漢賦進步許多。

多了，已經由漢之兩都賦和兩京賦那種堆砌典故的辭典式的文章進而爲富有文學趣味的辭賦了。當時最有名的作品如陸機的歎逝賦，潘岳的秋興賦，張華的鷓鴣賦，鮑照的蕪城賦，江淹的別賦，庾信的哀江南賦等，皆辭意雋美，文采華麗，堪稱抒情文學中的傑作，爲後世文壇之模式者。但可惜大多數無才氣的賦家，還是只知堆砌古典，排比詞藻，而不解用賦來抒寫情思。即如大賦家左思花了十年苦工做成的三都賦，還只是一部掌故小辭典。沒有半點文學的味兒。1018

【六朝長短句】詞的起源是長短句，則長短句的發生究在何時？牠演進的程序究竟怎樣？我們研究詞的人對於這兩個題目應該切實地去探求答案，便不能夠含糊糊塗。置之不理！**胡適之先生**說：「長短句的詞起於中唐，至早不得過西歷第八世紀的晚年，舊說相傳，都以爲李白是長短句的創始者，那是不可靠的傳說。尊前集收李白的詞十二首，全唐詩收十四首，其中多有很晚的作品。長短句的憶

秦娥、菩薩蠻、清平樂，皆是後人混入的作品；據杜陽雜編及唐音彙籤，菩薩蠻曲調作於大中初年（約八五零）。李白如何能填此調呢？樂府詩集遍載李白的樂府歌辭，並收中唐的調笑憶江南諸詞，而獨不收憶秦娥諸詞，這是很強的證據。並且以時代考之，中唐以前，確無這種長短句的詞。」而王靜安先生對於胡先生之說則略有修正，他與胡先生的信中說：「……至謂長短句不起於盛唐，以詞人方面言，弟無異議；若就樂工方面論，則教坊實早有此種曲調（菩薩蠻之屬），崔令欽教坊記可證也。」其第二書又說：「弟意如謂教坊舊有望江南曲調，至李衛公而始依此調作詞，舊有菩薩蠻曲調，至宣宗時始爲其詞。此說非不可通，與尊說亦無牴牾。」**王靜安先生**這種論調，頗有莊子所謂「以應合驪」的態度。他一方面反對胡適之先生的話，一方面卻又贊成胡先生的話。所以他折衷地說「曲調」在前，作詞在後。其實，王胡二先生之說都只能算得片面的理由。**我是極端反對長短句起於中**

唐之說的：因為從文學變化的程序上看來，無論任何一種文學，都是漸變的而不是突變的。所謂詞調的新文學，是沿着樂府式的樂歌長成的。中唐以前漢魏六朝的樂府，幾何莫非長短句？若說長短句的發生起於中唐，豈不是成爲突變了嗎？我們應該知道，自從沈休文創「四聲」「八病」的詩律而後，詩的生命便算壽終正寢，宣告死刑了。又因為南北朝的干戈頻仍，政治不能走上軌道，那時的君主如梁武帝梁簡文帝陳後主之流，都好造作新詞豔曲以度歌，隋室雖然統一南北，而楊廣之愛好新曲，更不亞於梁陳諸君，而且他的作品也頗不惡。因此南北朝與隋室的臣庶宮人，類皆能作新式腔調的豔詞麗曲，到了初唐，到反而奄奄不振了。□舊唐書音樂志說：「江左宋梁之間，南朝文物，號稱最盛，人謠國俗，亦世有新聲。後魏孝文宣武，用師淮漢，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音。隋平陳，因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遭梁陳亡亂，所存益鮮。隋室以來，日益淪缺。武太后時，猶有六十三曲；今其詞存者，惟四十四曲焉。」

這是說六朝的曲調到了唐朝，便亡不全；所以唐以前的詩人，除李太白等少數作者外，幾乎没人知曉。王灼碧雞漫志敘說這個原因，頗爲扼要。他說：「隋氏取漢以來，『樂器』『歌章』『古調』並入『清樂』。餘波至李唐始絕。唐中葉雖有『古樂府』，而播在聲律則渺矣！」這種論斷是文學趨變的事實，非可以偽詞掩飾的。□人們於文學的變化都不注重南北朝與乎五代，所以張口便說唐說宋。此實由於他們不懂得這個時代的文學之故，所以我不特反對胡先生「長短句起於中唐」之說，並且要反對王靜安先生曲調始於盛唐，作詞始於中唐那種灰色的講話。□現在我們且來賞鑒六朝及隋時君臣所作的新曲調，看它究竟能不能算得「長短句」！梁武帝的江南弄（本七首，今錄其第二首）——美人綿眇在雲堂，雕金鏤竹眠玉牀。婉愛窈窕繞紅梁，繞紅梁，流月台。駐狂風，鬱徘徊。梁簡文帝的春情曲：蝶黃花紫燕相追，揚低柳合路塵飛。已見垂鈎掛綠樹，誠如淇水露羅衣。兩童夾車問不已，五馬南城猶未歸。

鶯啼春欲駛，無爲空掩扉！陳後主的長相思（共二首，錄其第二首）：長相思，怨成悲，蝶紫草，樹連絲，庭花飄散飛入帷。帷中看隻影，對鏡斂雙眉。兩地同見月，兩別共春時。隋煬帝的夜飲朝眠曲（此錄二首之一）：憶睡時，待來剛不來，却妝仍索伴，解佩更相催。博山思結夢，沉水未成灰。沈休文的六憶（共四首，此錄其第四首）：憶眠時，人眠猶未眠，解羅不待勸，就枕還須牽！復恐旁人見，嬌羞在燭前。侯夫人的看梅曲（又名一點春，共二首，今錄其一）：砌雪無消日，捲簾時自響。庭梅對我有憐意，先露枝頭一點春。像這一類的作品，在六朝實在很多，我們在此處也不多舉了。即就以上各詞看來，可以看到兩種的特色：（一）比之於「詩」，實在是一種解放的，不爲規律所拘束的一種怪物。（二）比之於「詞」，則又竟是牠的創始者。因爲這一類的作物，不特是聲調神韻與「詩」有別，與「詞」接近而已；即就音樂方面說，也是腔能協樂，可以歌唱的東西。——有此種種原因，所以不能不說它是「詞」的先進了。□何以六朝與

隋的時代就會有此這種創作呢？這個理由很是容易解答，就是當時的君主很好作那種流蕩淫逸的事業，他們對於自己所負擔的國家重任且不顧，那裏能夠爲甚麼詩法詩律所繩墨呢？只要求如何能夠入新樂，如何始能夠成新調，如何始能表達情意，其餘的一切是全不顧及的。所以歐陽炯的花間集序說：「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倡風，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實。」他雖然是反對南朝宮辭的淫靡，但「六朝聲偶，變唐之漸，五季詩餘，變宋之漸」（文體明辨）確是不可掩蓋的一種事實。1009

【六朝小說】六朝底小說，遺留至今的，有拾遺記十卷（秦王嘉撰），搜神記八卷（晉干寶撰），搜神後記二卷（晉陶潛撰），異苑十卷（宋劉敬撰），續齊諧記一卷（梁吳均撰），述異記二卷（梁任昉撰），還冤志一卷（隋顏之推撰），世說新語三卷（宋劉義慶撰），博物志十卷（晉張華撰）等。以外在西京雜記（晉葛洪撰），神仙傳（同上），高士傳（晉皇甫謐撰），金樓子（梁元帝撰），華陽國志（晉常璩撰），水經注

(漢桑欽撰，後魏酈道元注)等裏面也遺存着許多小說底材料。這時代小說底材料多混入佛教底思想與傳說，其體裁不過是一種的見聞錄，與近代小說底意義是完全不同的。□六朝底小說，除以上所舉外，亡逸的小說猶復不少。如列異傳稱魏文帝撰，全三卷。內容為鬼神怪物之話。中有後人增加的文章，或完全為偽託也未可知。兩唐志說是張華撰，但別無證據。大概是魏晉人所作的罷。武昌新縣北山上的望夫石底故事即出於此書。靈鬼志晉荀氏撰。異林晉陸氏撰。甄異傳晉戴祚撰。述異記晉祖冲之撰。志怪晉祖台之撰。神異記晉道士王浮撰。幽明錄宋臨川王劉義慶撰。全三十卷。齊諧記宋東陽阮瞻撰。宣驗記宋劉義慶撰。冥祥記齊王琰撰。全十卷。琰幼時在交趾受五戒，為佛徒，故記中內容多與此有關係。集靈記隋顏之推撰。旌異記隋侯白撰。語林晉隆和頃(三六二年)裴啓撰。是記錄漢魏以來的入底談論底斷片與言語的。郭子晉郭澄撰。全三卷。俗說梁沈約撰。類似世說新語。全三卷。小說梁武帝

六

命殷芸所作，全三十卷。這是從各書採集攪來而依時代底順序以編纂的。笑林後漢邯鄲淳撰。全三卷。這是笑話底書。邯鄲淳入魏曾為博士給事中。其書今雖不傳，然可以說是笑話文學底權輿。解頤隋楊松玢撰。全二卷。啓顏錄隋侯白撰。全二卷。這等的小說其書或完全亡逸，或其遺文底斷片曾引用於他書可以窺見其書底內容底一斑，總之不脫神怪變異底範圍，其記述也沒有什特別小說創作的意識，不過單是事情底記載而已。雖間有加以潤色的處所，但當作小說看待實是極其幼稚的。[25]

[六松堂詩文集]清康熙間曾燦撰。<sup>4893</sup>

[六梅書屋存稿]一卷。清金壇馮金鉅撰。有咸豐十年王氏刊本，在友聲集內。<sup>4895</sup>

[六打天門陣]四本。北平流行俗曲(說唱鼓詞)江東書局石印本。<sup>51</sup>

[六戊詩草]清光緒間王源瀚撰。<sup>53</sup>

[六國封相]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sup>6</sup>

[六國封印]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sup>7</sup>

【六臣註文選】六十卷。是編不知何人所輯，其稱六臣者，呂延清、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五臣註，合李善註爲六也。明嘉靖己酉袁褱仿宋本，佳。明茶陵陳氏刊本，佳。萬歷二年新都崔氏仿宋本，嘉靖二十八年錢塘洪梗仿宋本，萬歷六年徐成位重刊崔本，吳勉學刊本，田汝成刊本三十卷，注不全，新安潘氏校刊本三十卷，錢遵王有宋刊五臣注文選三十卷，天祿後自有宋刊贛州本一部，云流傳頗少。又國子監本四部。又廣都裴氏刊本三部，張目有之，稱北宋本。又四明刊本一部。又元刊六臣注一部。又元張伯顏刊本一部。又袁褱重刊廣川裴氏本三部。又明萬歷新都崔氏仿宋刊二部，蔣生沐有宋本六臣注半部，極精。又萬歷二年新都汪氏仿宋刊宋紹興二十八年修北宋本，見張志，天祿目錄趙子昂藏者，不著刊書年月，字用顏體，于整齊中寓流動之致，紙質如玉，墨光如漆，冰玉堂本，明洪氏本。

【六月三伏】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六月雪金傳】八本。北平流行俗曲。錦章書局石

印本。

【六義】<sup>305</sup>周禮春官，「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六義即周禮中之六詩。詩大序，「詩有六義也。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風雅頌是詩的體裁，賦比興是詩的用法。賦，句話說，風雅頌是詩的體裁，賦比興是詩的作法。賦比興就包在風雅頌之中，並不是離開風雅頌之外，還有賦比興。朱子說：「風雅頌，聲樂部分之名，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太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節奏指歸，皆將不待指說而直可吟詠以得之矣。」三經是風雅頌，是做詩底骨子，賦比興却是裏面橫串底，故謂之三緯。現在先講風雅頌。風雅頌是怎樣區分呢？其說甚多，單是朱子一人已經沒有一定的主張。王柏說：「風雅之別，即朱子答門人之問亦未一有腔調不同之說；有體製不同之說；有詞氣不同之說；或以地分；以時分；以所作之人而分；諸說皆可參考。惟腔調之說，朱子晚年之所不取。」可見衆說紛紛，聚



訟莫決的樣子。大概區分風、雅、頌的標準，學者間的主張不外下列幾種——**一**就地域區分——崔述讀風偶識云：「向來諸儒不解風、雅之分，但見東遷以後，雅音斷絕，降爲王風，因誤以雅爲天子之詩，風爲侯國之詠……不知風、雅之分……不以天子與諸侯也。天子之畿，未嘗無風；諸侯之國，亦間有雅。故幽亦王國詩也，乃不爲雅而爲風；賓筵、抑戒、衛武公之詩也，引於二雅……非天子之畿，皆當爲雅，而不得爲風與南也。」崔述以諸儒之說爲不當而闢之，可見以地域區分風、雅、頌之主張確佔一時勢力。**二**就時間區分——讀風偶識：「諸儒不解風、雅之分……說謂克商以前，詩爲二南，克商以後，詩爲二雅，東遷以後，詩爲王風。」這是以時間爲區分風、雅、頌的標準。**三**就作者區分——此說主之者章俊卿、鄭樵、朱子、鄭樵、辨妄。『風者出於風土，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近，而其言淺近重複，故謂之風。雅出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能道者，故曰雅。頌者初

無諷誦，惟以鋪張勸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不敢瑣語藝言，以示有所尊，故曰頌。」章俊卿說：「風體語皆重複淺近，婦人女子能道之，雅則士君子爲之也。」朱子說：「大抵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四**就體製區分——此說崔述、呂祖謙主之。朱子亦曾主張以體製之不同區分風、雅、頌。崔在讀風偶識中說：「風、雅之分，分於詩體，不以天子與諸侯也。天子之畿，未嘗無風；諸侯之國，亦間有雅。故幽亦王國詩也，乃不爲雅而爲風；賓筵、抑戒、衛武公之詩也，列於二雅。蓋由西周盛時，方當大雅，故風與小雅皆不甚流傳，惟周南、關雎之三，召南、鵲巢之三，與麟趾、騶虞、及鹿鳴、魚麗等篇，乃燕射時所歌，是以人皆習之而流傳於世。此外或有一二傳者，然亦僅矣。其後大雅漸衰，小雅始盛，小雅又衰，而風始著。是以盛世之音少，衰世之作多，非天子之畿，其詩皆當爲雅，而不得爲風與南也。」呂祖謙曰：「得風之體多者爲風，得雅之體多者爲二雅，得頌之體多者爲頌。」**五**就詞氣區分——此說朱子主之。他

在詩經集註中說：「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所謂「和而莊」者，是他區分風雅標準。六就音調區分——朱子說「風雅頌乃是樂中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但此說朱子晚年又棄去不用。惠周惕詩說「風雅頌以音別也。」七就詩與樂舞關係區分——同是主張就音樂來區分風雅頌。在朱子所主張的是同是樂歌，不過腔調不同；此地却主張有誦誦樂歌，歌舞之分了。近人梁啟超便是如此主張的。他說：「風者，諷也。爲諷誦之諷字之本文。漢書藝文志云：『不歌而誦謂之賦。』風殆只能誦而不能歌者。故儀禮禮記左傳中所歌之詩，惟風無有。後此風能歌與否不可知。若能，恐在孔子正樂後也。」「雅者正也。殆周代最通行之樂，公認爲正聲，故謂之雅。儀禮鄉飲酒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

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儀……工告於樂，正曰（正樂備）……凡小雅大雅之詩，皆用此體，故謂之正樂，謂之雅。」後人多以頌美之義釋，竊疑不然。漢書儒林傳云：「魯徐生善爲頌。」蘇林注云：「頌，貌威儀。」顏師古注云：「頌讀與容同。」頌字從「頁」。「頁」即人面，故容貌實頌字之本義也。然則周頌、商頌等詩，何故名爲頌耶？南雅皆唯歌，頌則歌而兼舞。周官「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禮記「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大武爲周頌中主要之篇，而其用在舞，舞則舞容最重矣。故取所重，名此類詩曰頌……三頌之詩皆重舞節，此其所以與雅、南之唯歌者有異，與風之不歌而誦者更異也。略以後世之體比附之，則風爲民謠，南雅爲樂府歌辭，頌則劇本也。」八就樂的種類區分——顧頡剛論詩經所錄全爲樂歌說：「看大雅崧高『吉甫作頌，其詩孔碩，其風肆好』又看左傳成九年說鍾儀『操南音』范文子說他『樂操土風』則風字的意義，似乎就是聲調。

聲調不僅諸國之樂所具，雅頌也是有的，所以風的一名，大概是把通用作專名的。所謂『國風』，猶之乎說土樂。□九就所言內容區分——如大序：「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鄭康成說：「風言聖賢治道之遺化也。雅正也，言正者以爲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德廣以美之。」王柏引楚詞集注說：「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燕享朝會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十就所言性質區分——程子說：「風有風動之意，雅則正言其事，頌則稱美之言。」這是以風爲諷諭之言，雅爲正言，頌爲稱美之言。□其中頂好笑的要算朱子。他一會兒這樣分法，一會兒却又那樣去分，絕無一定標準。他在詩經集註裏所下風、雅、頌的解釋，更是東取一點，西拿一段，雜湊起。如說：「風者，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這真是解釋「風」的字義，好像把

## 六

風當作諷刺之言；但底下雅的定義說：「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却又以音樂爲區分的標準，等到釋頌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又以內容來區別了。□綜上十說，雖彼此所言互異，然亦未嘗不可相通。我們覺得要解釋風、雅、頌之所以爲風、雅、頌，第一不要老在字義上旋圈子。前人說法之所以不能圓滿，就因爲太看重字義了。鄭樵說得最好：「凡制文字，必依形象而立。風、雅、頌皆聲，無形與象，故無其文，皆取他文而借用。如『風』本風雨之『風』，『雅』本烏鴉之『鴉』，『頌』本頌容之『頌』，奈何序詩者於借字之中求義也！」我們丟開字義不管，於各說中求其貫通。我們知道詩樂是有密切關係的，那麼風、雅、頌之分，當然與音樂有關。詩經所錄既是樂歌，則三者區別所在，並不是誦、歌、舞的問題，而是曲調的不同了。至於曲調究竟怎樣不同，古樂失傳已久，現在無從攷知，或者風是一種土樂，雅是正樂，頌則歌而兼舞，亦未可知。惟其有土樂、正樂之別，所以應用的場合不同，立意措

辭，隨之互異。這樣所謂「內容」、「性質」、「詞氣」、「體製」等問題，亦就迎刃而解了。大概風彷彿是現在的竹枝詞歌謠一類東西，作者多屬平民，所述當然不出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頌是要應用於隆重典禮如燕享朝會宗廟祭祀等的，所以作者多是公卿大夫，所述自然應該莊重一點，不能用諷刺口吻，而頌尤不能不鋪張動德，出以稱美之言。至於時地的區分不過是偶然的關係，即使實際上如是，亦不能據以作判別的標準。崔東壁辨之極詳，可以毋庸置議。■風、雅、頌之義既如上所述，但學者頗有疑古詩無國風名目，但有二南之稱。宋程大昌極主此說，其論點有三：一、論語但說南雅頌，不說風雅頌；一、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二、左傳魯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觀樂事，亦無國風名目；一、左氏記季札觀樂，歷敘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序諸國，自邶至豳，其數凡十有三，率皆單記國土，無今國風

品目也。■三、南雅頌是樂詩，風是徒詩；「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官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也……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鄆、曹、豳，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四、凡舉雅頌，率參以南。「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箎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箎、南、箎者』，詳而推之，『南、箎』二南之箎也。『箎』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清顧炎武在日知錄中亦說：「周南、召南『南』也，非『風』也。豳謂之『豳詩』，亦謂之『雅』，亦謂之『頌』」（據周禮箎章）而非『風』也。『南』『豳』『雅』『頌』為四詩，而列國之風附焉。此詩之本序也。」清崔述讀風偶識亦以為南是詩體之一種。自毛詩序不得南之解，將周召二南儕於邶鄘以下之諸風，名為十五國風，於是四詩餘其三，而析雅為二，以足之。大昌以六為單獨一種詩體，有見地，但

以風爲徒詩，以及詩無國風，此則不無可議。詩經爲樂歌，前已言之。至於國風名目，雖前此未見，然禮記王制記「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那麼就說自邶至曹十二國爲風，亦屬無害。那麼南究竟是怎樣一種體裁？詩大田篇「以雅以南」，南與雅對舉，可見是另外一體而與雅頌不同了。程大昌詩議說「語曰：『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爲之爲言，有『作』之義。既曰『作』，則翁純嘏繹，有器有聲，非但歌詠而已。夫在樂爲作樂，在南爲鼓南。」照此說法，大概南是當時一種音樂的名稱，其節奏自爲一體，與雅頌異。據儀禮鄉飲酒禮，燕禮都是於工歌、間歌、笙奏之後，終以合樂。合樂所歌是周南之關雎、葛覃、卷耳、召南之鵲巢、采芣、論語亦說「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是在曲終所奏的。綜合此種資料以推測南或者是一種合唱的音樂，在樂終時歌之，歌者亦不限於樂工，所以說其「亂洋洋乎盈耳」。至於這種詩體何以叫做南，這却無從臆斷，詩序以爲「南」言王化自北而南，這是一種望文生義的瞎說。

崔述的解釋以爲起於南方，所以名南，這比較近情的說法。崔述曰：「南者乃詩之一體，序以爲化自北而南，亦非是。江沱、汝漢皆在岐周之東，當云自西而東，豈得云自北而南乎？蓋其體本起於南方，北人效之，故名以南。自武王之世，下逮東周，其詩而雅也，則列之於雅風也；列之於風南也，即列之於南如是而已，不以天子諸侯分也。」詩的三經既明，再講三緯的賦比興，關於賦比興的定義，各家大多一致，殊少異說，茲錄正義集註等諸家解釋於下：「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其言通正，變兼美刺也。」（孔穎達）「賦者直陳其事，無所避諱，故得失俱言。」（孔穎達）「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朱子）「直指其名，直敘其事者賦也。」（朱子）「賦之言鋪，鋪陳政教善惡。」（鄭康成）「賦則數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程子）「二比比也。」（孔穎達）「比者比託於物，不敢正言，似有所畏懼，故云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之。」（孔穎達）「比

者以彼狀此，如益斯綠衣之類。」（朱子）「引物爲說者比也。」（朱子）「比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鄭康成）「比則直比之而已，蛾眉匏犀是也。」（程子）**興**：「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鄭康成）「興者託事於物。」（鄭康成）「興者興起志意，讚揚之辭，故云見今之美以喻勸之。」（孔穎達）「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免置之類。」（朱子）「本專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鉤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朱子）**比**：「我們簡單地說，賦就是把要說的話，老老實實地照實寫去，所謂「直言其事」。比是拿別的東西來比方現前的事物，所謂「以彼狀此」。興是先講別的東西，然後才說要說的話，所謂「託物興詞」。前人的說法，頗有以比專主刺，興專主美的，其實美刺都有比興的。**賦**：比，興是詩的作法，在理論上似乎可以把每一篇詩隸屬於一種方法，但在實際上帶有兼用二種方法或三種全用的。有一賦而比的——小弁八章二賦而興的——野有蔓草，黍離，氓六章，漆洧，小弁七章三比而興的——下泉，氓三章，綠

衣四，興而比的——關雎，漢廣，椒聊，巧言四章。五賦而興又比的——頍弁六賦，其事以起興的——泂水首三章。**比**：關於此等處所，須仔細辨別，方能清楚。大概賦與比興的不同容易辨別，比興的區別却是難分。毛公言興與比而罕言賦，朱子就毛言興者，刪去四十八條，又加入十九條，可見他們亦辨不清楚。我們先看前人如何辨別，然後再說我們自己的意思。吳鶴林說：「賦直而比微，比顯而興隱。」陳眉公莫星卿文苑瀟湘說：「比興多取諸物，賦則多取諸事。」這是講賦與比興的區別。再看比興的區別如何。陳啓源說：「比興雖皆託論，但興隱而比顯，興婉而比直，興廣而比狹。比者以彼況此，猶文之譬喻，與興絕不相似也。」又說：「興比皆喻，而體不同。興者興會所至，非即非離，言在此，意在彼，其詞微，其旨遠。比者一正一喻，兩相比況，其詞決，其旨顯，且與賦交錯而成文，不若興語之用以發端，多在前章也。」朱子說：「比意雖切，則卻淺，興意雖闊，而味長。」「比興之中各有二例，興有取所興爲義者，則以上句形容下

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義者，則但取一二字相應而已。要之上句常虛，下句常實，則同也。比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者，學者隨文會意可也。『詩中說興處多近比，如關雎，麟趾皆是興而兼比，然雖近比，其體且只是興。且如『關關雎鳩』一本是興起，到行下面說『窈窕淑女』方是入題說那實事，比則却不入題了。如『益斯羽』一句便是說那人了。下面『且爾子孫』依舊就『益斯羽』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比。大率詩中比興皆類此。一說出那個物事來是興，不說出那個物事來是比。如『南有喬木』只是說『漢有游女』，『奕奕寢廟，君子作之』只是說『他人有心，余忖度之』。『關雎』亦然，皆是興體。比體只是從頭比下來不說破，興比相近却不同。』綜括上面所說，我們可以說，賦同比興的區別是：賦是一開頭就直說那件事；比興是拿別的東西做譬喻的。同是譬喻，興是先說別的東西，然後說本意，比就從頭比下來不說破了，興語之用以發端，多在前章，比則與賦交錯而成文。如

其用心理學來解釋：比是類似的聯想；興是接近的聯想。ITIG

【六合大姐】蘇州流行俗曲（小郎調）三元堂木刻本。

402  
【六合內外瑣言】題黍餘齋孫撰。有排印本。

7  
【六合同春】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六合同春】北平流行俗曲（集春聯）

88  
【六笙詩】六笙詩為南陔白華華黍常邱由庚由儀，都是以笙吹奏的詩篇。毛序以為這幾篇「有其義而亡其辭」，鄭玄箋南陔白華常邱三篇道：「此三篇蓋武王之詩，周公制禮，用為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內，遭戰國及秦而亡，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猶在也。毛氏訓傳各引序冠其篇目，故序存而詩亡。」這完全是一種臆說，不敢輕信。不過六笙詩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是有聲無詞，或有聲有詞，這在從來學者爭論已經很久，但無論那一說，却都是證明了六笙詩本用來歌唱的。現在把我所蒐集的兩方的證據列舉如下：（

甲) 笙詩有聲無辭說(一)鄭樵說：「通志樂略云：『定南陔白華華黍崇邱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古者絲竹與歌相和，故有譜無辭，所以六詩在三百篇中但存名耳。漢儒不知，謂爲六笙亡也。」(樂府總序)又說：「凡歌行主于人者，有聲必有辭。主於絲竹者，不必有辭，其有辭者，通可歌也。」(正聲序論)(二)朱熹說：「集傳云：『南陔以下，今無以攷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者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又于由庚下解道：「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言一歌一吹也。」(三)張蔚然說：「西園詩塵云：『詩三百十一篇，今存三百五篇，餘六篇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皆笙詩，原有聲無詞，非亡之也，束皙補之詞雖工，失聲之元矣。古樂府凡不可解語，多屬有聲無義，如『妃呼豨』、『伊那何』、『收中吾』之類。」(乙)笙詩有聲有詞說(一)朱

載堉說：「樂律全書卷三十云：『先儒謂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遭戕國及秦之世而亡之，此說是也。或謂笙詩元起於舜，無辭，愚見論之，殆不然也。今夫畫角之類，其爲器也，五音六律未能備具也，而其三弄之曲，尚且有辭焉，何況笙乃五音六律備具之器，而六詩既有聲矣，安得無辭乎？既無辭矣，安得謂之詩乎？又安得復有南陔等名，與夫孝子相戒以養等義乎？以此觀之，彼有聲無辭之說，滯闕不通矣。」(辨笙詩六篇舊謂有聲無詞亦非一條)(二)毛奇齡說：「白鷺洲主客說詩有關於笙詩一段對話：『戊曰：詩三百十一篇，今祇稱三百五篇者，以無六笙詩故也。笙詩本無詞，乃孔子刪詩反取六無詞之詩，列之篇中何耶？』乙曰：六詩未嘗無詞也。所謂無詞者，乃宋人鄭樵之言，而朱氏誤遵之者也。孔氏正義云：孔子所刪詩原有三百十一篇，當刪時未亡，而後漢亡之，故齊魯韓三家舊本，遂去其目，稱爲三百五篇，惟毛詩尚存題其間，推其故，亦正以彼笙之故，彙爲一處，故偶軼其字句，非無詩也。若果無詩，則



孔子刪詩，其所刪者詩也；古詩三千篇刪之至三百一十有一，而乃取無詞之題，以為詩篇可乎？又說：「且詩無無詞，而有題者，三百五篇皆摘詩中字作題，關雎者關關雎鳩也，葛覃者葛之覃兮也，豈有詩中無南陔字而可名南陔，無華黍字而可名華黍者？即曰南陔華黍是賦，賦黍如唐人南山詩種黍詩類，若由庚由儀是何物，夫既稱釋詩，自當識詩之始末，三代之詩以詩為題，漢唐之詩以題為詩，金元樂府，題是題，詩是詩，雖金元曲例，可虛立一題以俟補曲，題與曲不必相屬，然未有有題而無曲者也。且題亦自有義也，由庚何義乎？」（三）乾隆說：「詩經譜云：『笙詩六篇，小序詳著其義，實為有聲有詞之明證，使其無辭，義將焉附？聲將焉附？漢鄭康成謂夫子刪詩時，此詩尚存，唐孔穎達謂南陔等皆武王之詩，唯宋劉敞獨云本無其辭，朱子及董道俱從之。蓋拘泥經文，曰笙曰奏，而不言歌耳。不知周禮騶虞，狸首采繁采蘋，亦皆言奏，而各有詩，則經文言奏者，有詩可歌，明甚。』（凡例一）（四）金鶚說：「求古齋禮說

六

卷十二云：「笙詩六篇，毛公以為有其義而亡其辭，亡古通無。或以亡為亡逸之亡，非也。」朱子引鄉飲酒禮，燕禮以為南陔六詩，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無辭明矣。案詩必有辭，無辭安得為詩？射命太師奏騶虞，大射奏狸首，鄭注：狸首逸詩也。鍾師以鐘鼓詩九夏，二曰肆夏，左傳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三，謂三章也。鄭注：九夏皆詩篇名也。騶虞逆寒暑吹豳詩，鄭注：豳詩七月也。夫騶虞狸首，九夏豳詩，皆有辭，亦曰奏曰吹，而不言歌，安得以南陔六詩言笙奏，而不言歌，遂斷以為無辭乎？胡竹軒云：有不入樂之詩，亦有不入詩之樂，笙管金奏樂之不入詩者也。竊謂笙管金奏，其樂章亦謂之詩，但詩有用之堂上者，有用之堂下者，堂上之詩，弦歌之堂下之詩，笙之管之，金奏之，今之詩皆用之堂上者也。鄭氏注九夏云：此歌之大者，頌之族類，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又鄉飲酒賈疏云：笙歌之詩，各自一處，故存者併存，亡者併亡。燕禮記云：下管新宮，鄭注：新宮，小雅逸篇，是則笙詩六篇，蓋皆載在樂經，樂崩從而亡逸，非

本無辭者也，新宮九夏亦猶是也。〔笙詩有聲無辭解〕由上兩說，都是承認笙詩和音樂的關係，不過依前說則南陔六詩都只是協歌的作品，只要可協以歌，即有聲無辭。那得不謂之「詩」？那得不歸入三百篇之內？對於這一說，我也深表同情。依後說則笙詩六篇必有辭，無辭安得稱詩？所以笙詩六篇雖亡，亦有可補之理。如劉孝標世說注，即有夏侯湛補亡一章。文選有束皙補亡詩六首，說者謂裴耀卿守道州，歌這首詩，觀者感泣。朱載堉樂律全書卷三十，乾隆詩經樂譜內均有有譜的補笙詩。這種模倣作品，當然沒有什麼文學價值，不過三百篇都是可歌奏的詩篇，更得一箇旁證了。末了請錄朱氏補譜如下，以便參考，或肄習之用。

笙奏 林姑黃林 應林南林 姑黃南林 姑林姑黃南陔 南陔有風 吹彼芭棘 厥景婆娑 發靜弗得 姑黃南林 應林南林 南林姑黃 姑黃姑林 孝子事親 當竭其力 父母之恩 昊天罔極

〔六堂詩存〕清乾隆間萬經撰。  
 〔六堂妹〕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六堂妹〕蘇州流行俗曲。〔山歌〕崇本堂木刻本。  
 〔六瑩堂集〕十六卷。清南海梁佩蘭撰。有康熙刊本，又一本。九卷，二集八卷。有道光伍氏刊本，在粵十家集內。

〔棄餘詩草〕清乾隆間查景撰。  
 〔京塵雜錄〕四卷。清楊學士撰。有同文書局石印本。

〔京戲〕京戲，就是前清至今最通行的戲劇，有一西皮，二黃，等腔，他是崑曲的變相。

〔京它子四種〕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京江三上人詩選〕五卷。清陽湖洪亮吉編。有種竹軒刊本。

〔京江張氏家集正集〕四卷，外集六卷。清人所編，其名已佚。有民國九年松蔭堂刊本。

〔京江鮑氏課選樓合稿四種〕十三卷。清人所編，其名已佚。有刊本。

【京江七子詩鈔】七卷。清丹徒張學仁編，有民國七年重刊本。

【京兆女子】唐末人，不詳姓字。傳題與元明珠亭詩一首。

【京城調詞】雲南流行俗曲。昆山堂木刻本。

【京城胡同名】北平流行俗曲。《說來寶》木刻本。

【京華詩】一卷。清儀徵汪楫撰。有清刊本。

【京華碧血錄】一卷。清閩縣林紓撰。有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京本通俗小說】宋代底評詞小說。原書卷數不明。今日遺存的爲第十卷至第十六卷。即碾玉觀音（第十卷）、菩薩蠻（第十一卷）、西山一窟鬼（第十二卷）、志誠張主管（第十三卷）、拗相公（第十四卷）、錯斬崔甯（第十五卷）、馮玉梅團圓（第十六卷）。是其體裁每於本文之前，先以詩詞作冒頭，或以他種與本文相映照的短的故事作冒頭，而本文之中各處都插入有詩詞的。碾玉觀音底大意有名叫崔甯的寶石工匠，誘了咸安郡王底使

0080。——0090。

女逃走。後其使女被捕見殺。崔甯也就爲使女底鬼魂所殺。云警世通言裏的崔待詔生死冤家，就是從這篇出的。菩薩蠻底大意：陳可常當爲僧而居於靈隱寺底時候，爲吳七郡王底使女所慕，使女有孕，自說曾與可常通，可常因此得罪，無可辯解。後使女悔而以真實自白，可常之正行始著。而可常於草舍之中結跏趺坐以圓寂。云警世通言裏的陳可常端陽仙化，是從這篇出的。西山一窟鬼底大意：秀才吳洪娶一妻，安穩地過着生活，但有一天與人外出，却遇到了許多的鬼，而且同行者也實在是鬼，就是其妻以及其媒人盡都是鬼，故以西山一窟鬼爲題。這篇在警世通言中爲一窟鬼癩道人除怪。志誠張主管底大意：張士廉是一絲店底主人，年六十尚娶一年少的後妻。其後妻懸懸着店中的掌櫃張勝，但張勝爲誠實的男子，非伊底對手。後士廉以犯罪之嫌疑被捕，店亦被沒收，其妻即寄居於張勝家。然張勝始終是以慎重的態度優待着的。其後其女因原是王招宣府底使女，拐帶財物而逃走的事露，

女逃走。後其使女被捕見殺。崔甯也就爲使女底鬼魂所殺。云警世通言裏的崔待詔生死冤家，就是從這篇出的。菩薩蠻底大意：陳可常當爲僧而居於靈隱寺底時候，爲吳七郡王底使女所慕，使女有孕，自說曾與可常通，可常因此得罪，無可辯解。後使女悔而以真實自白，可常之正行始著。而可常於草舍之中結跏趺坐以圓寂。云警世通言裏的陳可常端陽仙化，是從這篇出的。西山一窟鬼底大意：秀才吳洪娶一妻，安穩地過着生活，但有一天與人外出，却遇到了許多的鬼，而且同行者也實在是鬼，就是其妻以及其媒人盡都是鬼，故以西山一窟鬼爲題。這篇在警世通言中爲一窟鬼癩道人除怪。志誠張主管底大意：張士廉是一絲店底主人，年六十尚娶一年少的後妻。其後妻懸懸着店中的掌櫃張勝，但張勝爲誠實的男子，非伊底對手。後士廉以犯罪之嫌疑被捕，店亦被沒收，其妻即寄居於張勝家。然張勝始終是以慎重的態度優待着的。其後其女因原是王招宣府底使女，拐帶財物而逃走的事露，

於張勝不在家時，捕者圍其家遂自殺而死。迨士廉放還來時，張勝與士廉共祭女之亡靈云。警世通言裏的張主管志誠脫奇禍是這篇出的。■物相公底大意：物相公是王安石底綽號。安石爲宰相的時候，爲施行各種新法，人民大困。因此安石遂辭宰相而往江寧，途中所過之處，都有咒罵他的，且有把犬豕加在他底名字上的，悔恨不堪，遂以嘔血而死。警世通言裏的物相公飲恨半山堂即是從這篇出的。■錯斬崔甯，這有兩個故事。青年魏生偶戲於與妻的家信中，說是娶了妾，其妻底答書也戲言伊已愛上了某人，因此惹起他人底誤解而成爲立身的障礙，這是冒頭的小故事。其次敘有所謂劉貴者有二妻，他戲對其第二妻說：「我已把你賣給他人，已經把你價錢領了來了。」以此爲原因，旋劉貴爲賊所殺，其第二妻與另一男子名叫崔甯的以相奸而殺劉貴之嫌，被處死刑。後其第一妻爲山賊所掠，即做了山賊之妻，因而知道殺劉貴者實是山賊云。醒世恆言裏的十五貫戲言成巧禍即是從這篇出的。■馮

玉梅團圓，冒頭也有一小故事。有徐信者在避戰亂而逃的途中，亡失了自己底妻，却遇到別人底妻正困於道路上，徐救援之，遂成爲夫婦。後來他遇着一人名劉俊卿，相見之下，乃知劉之妻即徐之元妻，徐之妻即劉之元妻。因此二人依舊各還元夫兩家和睦，繼續通好。其次的故事：馮忠翊帶了官命於往福州的途中，遭了賊亂，其女玉梅被離散爲賊將范汝爲之子范希周所得，遂成了夫婦。其後范等爲官軍攻敗，汝爲自殺，希周與玉梅各自逃去。旋玉梅被官軍收容，歸於父所，數年之後，再會希周，互出鏡相，證再成夫婦。警世通言裏的范鰥兒雙鏡重圓即是從這篇出的。有繆荃孫刻烟畫東堂小品本。有正書局景印繆本，商務印書館排印標點本，亞東圖書館排印本，加入葉德輝刊之金虜海陵王荒淫一卷，總名宋人平話八種。〔七〕

【京鏜】仲遠，宋一一七四頃豫章人。登一一五七年進士。高宗之喪，金人遣使來弔，鏜受命使金報謝，以喪故不肯受宴樂，使還，擢工部侍郎，出帥蜀。

大治。慶元二年（一一九六年）拜左丞相，專唯韓侂胄之命是聽，毫無建樹。行以年老乞休。卒諡莊定。鐘著《松坡集》七卷，松坡詞一卷。（文獻通考）

【雜文偶存】二卷。清定襄李銘經撰。有民國五年排印本，在雪華館叢書內。

【雜記體】雜記一體，所包甚廣。凡濬渠築塘，以及祠宇亭臺，登山涉水，遊燕觴詠，金石書畫古器物之考訂，官情隱德，遺聞軼事之敘述，皆記也。或施之刻石，則近於碑記；或侈為考據，又近於序跋；雖綜名為記，其體不一，是誠雜也。前人所論備錄之，以明其源流。劉彥和書記篇云：「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筭雜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醫曆星筮，則有方術占試，申憲述兵，則有律令法制，朝市徵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牒，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諺，並述理於心，著言於翰，雖藝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徐伯魯云：「記之名，始於樂記學記等篇。厥後揚雄作蜀記，文選不列其類，劉勰不著其說。（按此未確）後之作者，固以韓退之畫

雜

記，柳子厚游山諸記，為體之正。然觀韓退之燕喜亭記，已微載議論於中。至柳之記新堂鐵爐步則議論多矣。歐蘇而後，有專以議論為記者，宜乎真西山陳后山以是為病也。夫「記」者，所以備不忘也。如記營建當記月日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敘事之後，略作議論以結之，此為正體。至若范文正公之記嚴祠，歐陽文忠之記畫錦堂，蘇文忠之記山房藏書，張文潛之記進學齋，晦翁之作婺源書閣記，雖尚議論，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無害其為變體也。」姚姬傳云：「雜記類者，亦碑文之屬。碑主於稱頌功德，記則所紀大小事殊，取義各異，故有作序與銘詩全用碑文體者，又有為紀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紀事小文，或謂之『序』，然實『記』之類也。」姚仲實云：「雜記類莫古於禮記檀弓，深衣，投壺三篇。檀弓記雜事，二篇則存古之遺制。周禮考工記亦然。後世惟韓退之畫記體與近之。……柳子厚山水記，又一變詞賦家富麗，故黃氏日抄云：柳集惟晚年紀志人物，寄其嘲罵，模寫山水，抒其抑鬱，皆峻極精奇，如明珠

夜光，見輒奪目。」林琴南云：「惜抱所言，蓋指柳子厚陪永州崔使君遊燕南池序，及序飲序棋也。然右軍之蘭亭，李白之春夜宴桃李園，雖序亦記實不權與於柳州。所謂全用碑文體者，則祠廟廳壁亭臺之類，記事而不刻石，則山水遊記之類。然勘災濟渠築塘，修祠宇，紀亭臺，當爲一類；記書畫，記古器物，又別爲一類；記山水爲一類；記瑣細奇駭之事，不能入正傳者，其名爲書某事，又別爲一類；學記爲說理之文，自爲一類；廳壁至遊燕觴詠之事，又別爲一類。勘災濟渠築塘，語務嚴實，矜重不佻；祠宇之記，當表微闡幽；亭臺之記，傷今悼古，務出以高情遠韻，始足傳之；書畫古器物之記，專尚考訂，退之畫記，實摹考工，後人仿效，雖語語皆肖，究同木偶，記古器物，固須刻劃，必一一摹擬，又似鑿矣；記山水，則子厚爲專家，體物既工，造語尤古，奇情異采，匪特不易學，亦不能學。歐陽力變其體，俯仰夷猶，多作弔古歎逝語，亦自成一格；至於瑣細不入正傳者，如望溪書遊旅小子，袁子才書馬僧之類，事固類乎小說，又非記之正格，故稱之

曰「書」；學記一體，最不易爲，王臨川曾子固二公皆通經，根柢至厚，故言皆成理，若遊燕觴詠，或有唱和之什，則冠其首者爲序，否則專記其事亦可。要之體物工者，作記無不工，中惟學記一種，非湛深於經學儒術者，不易至也。□據各家所說雜記體的起源古矣！其衆體的流別，莫詳於林氏體類既分，文章的作法亦異。猶曾氏雜鈔云：「後世修造宮室，有記游覽山水有記，以及記器物，記瑣事皆是也。」茲將標題之區分者，修述於下：(1)記——書之願命，禮之少儀內則，雖不以「記」名，實亦記體也。儀禮篇後必有記，此「記」之權輿也。至魏晉間作者始多，唐宋而下，名作不少。若爲前人所已記者，則曰後記，猶序之有後序也。惟集中不多見之。(2)書事——此正林氏所謂瑣細不入正傳者，自始至終，直書一事，是其正體。若問及他事，或涉議論者，其變體也。遺聞軼事，賴之以傳者不少。(3)序——此雖名「序」，而與序跋贈序之體不同。右軍之蘭亭，子安之滕王閣，以及柳州之序飲序棋，皆此類也。(4)紀——史家有本

紀世絕外紀之屬，此「紀」文之大者也。若僅紀閭里瑣事，其稍大者如地方之災變，匪寇之禍亂，始終本末，自爲首尾，亦題以紀者，實與書事體相類（5）題——是與序跋類之題者相近，惟彼則考訂古籍，此則題壁爲多。

【雜歌謠辭】歌謠是民間的文藝，即是時代思潮社會生活的表現。在質素方面，牠比鼓吹橫吹和清商之流，尤有價值；再說這些，牠比十五國風九歌招魂大招之流，更有價值。此其故第一，因爲歌謠是土產，本香本色，美醜皆原其真象。第二，這類歌謠雖然被郭茂倩置入「樂府」之中，但實在還是徒歌，可以自由歌唱的，所以它並不像鼓吹、國風……等辭之曾經經過樂人修飾與潤色，遂致失其原有面目的。茲錄樂府詩集說以明之。始末樂府詩集曰：「言者，心之聲也；歌者，聲之文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夫欲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貫珠，此歌之善也。」宋書

雜

樂志曰：「黃帝、帝堯之世，王化下洽，民樂無事，故因擊壤之歡，慶雲之瑞，民因以作歌。其後風衰雅缺，而妖淫靡曼之聲起，周衰有秦、青者，善謳，而薛談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伎，而薛歸，青餞之於郊，乃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薛談遂留不去，以卒其業。又有韓娥者，東之齊，至雍門，置糧，乃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響繞梁，三日不絕。左右謂其人不，去也。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追之，韓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拊舞，不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遣之。故雍門之人善歌哭，效韓娥之遺聲。衛人王豹，處淇川，善謳，河西之民皆化之，齊人綿駒，處高唐，善歌，齊之各地亦傳其業。前漢有魯人虞公者，善歌，能令梁上塵起。若斯之類，非徒歌也。」爾雅曰：「徒歌謂之謠。」廣雅曰：「聲比于琴瑟曰歌。」韓詩章句曰：「有章典曰歌，無章典曰謠。」梁元章（一作帝）纂要曰：「齊歌曰謳，吳歌曰飲，楚歌曰艷，浮歌曰哇，振旅而歌曰凱歌，堂上奏樂而歌曰登歌，亦曰升歌，故歌曲有

陽陵，白露，朝日，魚麗，白水，白雪，江南，陽春，淮南，駕辯，淶水，陽阿，採菱，下里，巴人。又有長歌，短歌，雅歌，緩歌，浩歌，放歌，怨歌，勞歌，等行。漢世有相和歌，本出於街衢謳謠，而吳歌雜曲，始亦徒歌，復有但歌，四曲，亦出自漢世，而弦節作伎，最先一人唱，三人和，魏武尤好之。時有宋容華者，清徹好聲，善唱此曲，當時特妙。自晉以後，不復傳，遂絕。凡歌有因地而作者，京兆，邯鄲，歌之類是也。有因人而作者，孺人，才人，歌之類是也。有傷時而作者，微子，麥秀，歌之類是也。有寓意而作者，張衡，同聲，歌之類是也。甯戚以困作歌，項籍以窮而作歌，屈原以愁而歌，卞和以怨而歌，雖所遇或殊，發乎其情則一也。歷世以來，歌謠雜出，今並採錄，且以謠讖繫其末云。——1103

【雜劇】雜劇之名始見於宋史樂志。志稱真宗不喜鄭聲，而或爲雜劇詞，未嘗宣布於外。則北宋初葉雜劇固已有脚本，唯無傳于後世者，且并亡其目耳。【雜劇時代】雜劇創自何人，果不可知，謂爲一人所獨創，亦理之不可信者。從來論劇的人，頗有以首

創雜劇一事歸之關漢卿者。漢卿自是一代大家，與其同時之馬致遠，白樸，鄭光祖並稱關馬鄭白，爲雜劇中第一流人物。又王實甫，宮天挺，喬吉諸人，都與漢卿同時，亦曲家之表表者，他們對於雜劇都有很大的貢獻。所以雜劇的創造者，不能專屬漢卿一人，甯可說漢卿與其同時諸作家所共同努力以成此七寶樓臺者也。關馬王三人皆大都人（今北平，元爲大都）白，真定人（今正定）鄭，平陽人（今山西襄陵）喬，太原人，宮，大名人，都在河北，山西兩省，雜劇之稱北曲，有由來也。此七人中除關王二人外，其餘都到過江浙，或是作吏，或是流寓，雜劇後期之盛於杭州，自亦有故。□再以時代考之，關，王爲最先。王之事實不可攷，關於金末官太醫院令，金亡不仕，其生年當在十二世紀之末，或十三世紀之初，享壽倘在六十以上，則其卒年當在1260之後，距今已六七百年了（白視關爲後輩，白之生年在1216）。□蒙古滅金，廢科目之試者垂八十年，一般聰明才智之士，乃無所逞其技巧，詩詞等舊套已做膩了。其時正當



南宋末葉，一切說唱、搬演的雜戲，都很發達，其結構也頗完整，如諸宮調和賺詞等，都戲劇中已很進步的東西。元人因之而雜糅之，另加一番新的組織，將動作、言語、歌唱三者冶於一鑪，使人當場搬演。敘事體的詩詞，一變而為代言體的曲子。文雅的詞句，一變而為俚俗的白話，這是一必然的要求。由是忠臣烈士、孝義廉節、披袍秉笏、神仙道化之流，上則廟堂重典，下則閭閻細故，一切可驚可愕、可泣可歌之事，無不可搬演於數尺紅氍毹上，乃使天下之人奔走駭汗，咨嗟歎息而不能自己。元劇既有此千古未有之奇觀，自然像草上之風，偃靡一世。一班正苦於無法消遣的文人，乃各逞其心思才力，競為新樂府的創作，或措意於詞句的超妙，或致力於音調的和諧，或着眼於情節的離奇，或留心於劇情的熨貼。而後元人雜劇蔚為一代之偉觀。惟是雜劇的作者，都是一班布衣下吏，屈居下位的人。那些達官貴人，祇作小令、套數，而不作雜劇。因此元劇中得保存了不少的樸質、醇厚、雄健、草野之氣，未曾為金碧所塗飾，終算

雜

是頗純粹的北方的民衆藝術。又作雜劇的都是漢人，蒙古及色目人祇作小令、套數。這不關漢人的文藝創作力優於其他民族，大約貴人多忙，不惜措意於冗長而鄙俗的雜劇。元劇的作者，依鍾嗣成錄鬼簿分為三輩，亦即元劇發達的三時期：一前輩名公才人，即王靜安所稱蒙古時代；二已亡名公才人，即王氏所稱一統時代；三方今名公才人，即王氏所稱至正時代。第一期作者最多，其質量亦稱獨絕，凡有名的作家與劇本幾盡在此期中。第二期中鄭光祖、宮天挺、喬吉三人可稱傑出，餘子碌碌，已不足齒數了。第三期則皆自郢以下矣。所以元劇發達的現象，頗為特別。中國文學的興衰，其發展的歷程，大都是紡錘形的，獨元劇的興亡，有如倒立的錐體，頭部最大，以下漸次削小。喻之虎頭蛇尾，也很貼切。這是為的什麼呢？元雜劇之存於今者，凡一百十六本，（西廂五本作一本計）有作家名氏者凡八十八本，各家多寡不同，大都祇一二本，而關漢卿獨有十三本。作者凡四十六人。（馬致遠與李時中、花李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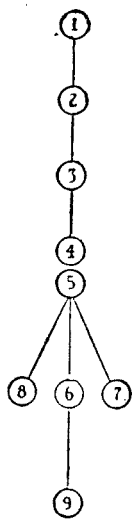
紅字李二合作一本，作三人計。其有里居可考者四十一人（花李郎、紅字李二不可考，惟馬致遠、李時中皆大都人，其爲大都無疑）。加二李得四十三人（花李郎係倡夫，義同李花郎。紅字當係混名，其人皆姓李）。其中居北方者三十六人，居南方者僅七人。北方皆在河北、山西、山東、河南四省，以大都爲最多。女直亦有一人。南方則杭州居其六。此外嘉興一人。南北人數之比，爲二〇弱。再以時代考之，第一期，中凡三十人，盡是北人，作劇六十五本。第二期，十人，北六人，南四人，作劇十六本。第三期，四人，南三人，餘一人未詳，作劇五本。此外有二人，作劇二本。時地皆不詳。三期中人數之比，約爲二〇弱。本數之比，約爲二〇弱。第一期第二期中的一人，很有遊宦或寓居江浙的，他們便帶了雜劇的種子，散播到南方來，便在杭州一帶，生長開花了。大概土性不宜移植，後第一代的花果，已遠不及北方的原產。至第二代，非但不如前，連枝葉也萎黃了，幸有明人的灌溉，總算保存一時，然不久終至枯槁而絕種。所可惜

者那北方的原種，亦僅如曇花一現，其壽命並不比南方爲長。北雜劇何以不宜於移植南方？何以連原產地的北方也少有人種植呢？曰：南方人的胃口不同，他們似乎不甚喜歡這種花色和果味。南人性質輕柔，不喜深紅濃紫類於粗野的顏色，也不喜辛辣羶腥刺激性過強的滋味。他們有嬌媚繽紛的桃李，有甜蜜細嫩的果實。雜劇的種子雖帶到了南方，帶到了土地肥沃的南方，然而南人不喜栽培，所以沒有幾代便斷種了。曰：北方人也喜歡南方的花果，漸漸繁殖到北方去，便滋長而佔有了雜劇的園地。再者那些舊園丁，老了，死了，死了，很多有手法有經驗的園丁，流寓到南方去了。因此雜劇的花，連原產地的北方也絕種了。蓋雜劇演唱的時候，和以絃索、繁音促節而聲調高亢，雖有沈雄悲壯之氣，然之綿邈清新之致，以是不諧南人之耳。又其詞句多北方或蒙古的土語，雖未嘗嫌鄙，但不文實，在難於入耳。何況羶腥蔥蒜的氣味很重，南人不免於膩嘴。其時南戲亦已盛行，蕭管幽揚，清遠飄逸，唱

那生旦的戲文演那兒女的私情，所有悲歡離合之情，雪月風花之景，南人觀之無不爲之如醉如狂，神魂顛倒。這是南人所最配胃口的。因此雜劇雖已流傳到南方，並不爲一般聽衆所怎樣的喜悅，祇有少數人好嘗這種異味，他便逐漸衰微下去了。故雜劇之在南方，雖嘗風靡一世的盛過，但時期並不長，實因南戲的潛勢力太大，未可輕侮。元自一統之後，南北交通更暢了，北曲既可流傳到南方來，南戲自亦可以流行到北方去。其時燕京定都未久，一切方物當然遠不及南方。臨安爲南宋故都，擅湖山之勝，一班北方的才人，很多寓居南方，且樂不思蜀的不返了。即如第一期雜劇作家三十人中（有里居可考的）我們可以查考出他曾經流寓或游宦在南方的有七人。第二期作家中北人凡六，可以考證他在南方的有五人。第三期本無北人，可不論。其他不甚著名的作家，自然没法知道他們有沒有到南方去。試想有這許多作家，羣向南方遷移，南方的空氣不免起了短時間的波動，不料雜劇之在北方，却難乎

爲繼了。不久便同化於南。及南戲盛行而北劇衰微了。這是雜劇的興亡有如倒立的錐體的緣故。關漢卿號已齋叟，大都人。金解元，任金爲太醫院令，金亡不仕。所撰雜劇見於正音譜者有六十三種，今存十三種，以竇娥冤金綫池爲最。正音譜評其詞「如瓊筵醉客」，關嘗悅一媵婢，欲納之，乃作小令貽其夫人云：「髻雅臉霞，屈殺了將陪嫁，規模全似大人家，不在紅娘下，巧笑迎人，文談回話，真如解語花。若咱得他，倒了葡萄架。」夫人答以詩云：「聞君偷看美人圖，不似關王大丈夫。金屋若將阿嬌貯，爲君唱徹醋葫蘆。」關見之太息而已。此亦詞壇一笑話。王實甫，大都人，與漢卿同時，或稍前。作劇十三種，今存二種。正音譜評其詞「若花間美人」，所作西廂記最負盛名。西廂原爲四本，每本四折，共十六折，至草橋店夢鶯鶯爲止。關漢卿續編一本四折，乃成二十折。西廂爲戲曲中最膾炙人口的書，其所以致此者，與金人瑞至有關係。金爲千古極偉大的文學批評家，目光如炬，將水滸、西廂與莊騷、馬史、杜律並稱爲

六才子書，皆加以獨特的批評。於是西廂記風靡一世。至於西廂原本，反不常見，所見者皆第六才子，亦可見其傳之廣矣。其所批評，實與讀者以極大幫助，尤其在心理上的揣摩，能很巧妙的將曲白中的含義，開洩無餘，可使讀者首肯，或忍俊不禁，或拍案叫絕。他的批評，有極大的魔力，有時比曲的本身還要大，還要引人入勝。惟一味試謀闢之續作，與任意改削文詞，毫不顧及音律，是其所短。金蓋重在詞章，於曲學為門外漢。茲將西廂之淵源與衍變，作一簡略的統系表，可以見得千一百年來國人對於這樁故事的愛好與熟習，其中人之深，實不可思議呵！



(1) 唐元稹會真記傳奇

(2) 宋趙令時商調蝶戀花鼓子詞

(3) 金董解元西廂搗彈詞（亦稱絃索西廂）

(4) 元王寶甫西廂記雜劇

(5) 元關漢卿續西廂雜劇

(6) 明無名氏改北西廂（亦稱陳眉公原本西廂記）

(7) 明李日華的西廂傳奇

(8) 明陸采南西廂傳奇（不知是否即上一種）

(9) 清金人瑞批改第六才子書

此外續西廂，新西廂，翻西廂，錦西廂，後西廂，翠庵記等不可悉書，其他加評語的尤不暇深考，此種感況，惟紅樓夢可與媲美。鄭光祖馮梅香一劇也是譜的這件故事。馬致遠字東籬，大都人，江浙行省行官，正音譜評其詞如「朝陽鳴鳳」列元人第一。其越調天淨沙一支，與秋思夜行船一套，昔人評為散曲之冠。作雜劇十四種，今存六種，漢宮秋最著。可久號小山，慶元人。正音譜評其詞「如孫天竺鶴」小

山不作雜劇，散曲獨多，不論質與量，元人中罕有其匹。□白樸，字仁甫，一字太素，號蘭谷，吳州人，居真定，後寓金陵。正音譜評其詞「如搏鵬九霄」。作劇十七種，今存二種，其梧桐雨一劇，最膾炙人口。□鄭廷玉，彰德人，作劇二十四種，今存五種。正音譜評其詞如「佩玉鳴鑿」。李壽卿，名不詳，太原人。正音譜評其詞「如洞天春曉」。作劇十種，今存二種。貫雲石，本名小雲石海涯，父名貫只哥，遂以貫為氏，號酸齋，少時神彩秀異，精力絕人，及長折節讀書，工樂府，以套數名，不作雜劇，與徐甜齋並稱酸甜樂府。官翰林學士，稱疾辭居江南，後隱居錢塘，日至西湖，其粉蝶兒西湖遊賞一套最著。正音譜評其詞「如天馬脫羈」。徐再思號甜齋，嘉興人，其套數不在酸齋之下。正音譜評其詞「如桂林秋月」。武漢臣，濟南人。正音譜和字和甫，杭州人，作劇六種，今皆失傳。正音譜評其詞「如翠屏孔雀」。南北合套之法，創自和甫，為曲中重要人物。尚仲賢，真定人，江浙行省務官。正音譜

雜

評其詞：「如山花獻笑」。作劇十種，今存四種。白元，答以散套名。正音譜評其詞「如太華孤峯」。馮子振，字海粟，攸州人，能文亦以散套名。楊梓，海鹽人，以從征爪哇功，管至杭州路總管，致仕卒，追封宏農郡侯。諡康惠。楊氏善音律，又得名人傳授，其家僮無有不善南北歌調者。海鹽人亦因是以能歌名浙右（即所稱海鹽腔，海鹽腔似當溯源於南宋張樞）今傳雜劇三種。宮天挺亦作天投，字大用，大名人，卒於常州，作劇六種，今存一種。正音譜評其詞如「西風鵬鷄」。為元劇中有數人物。□鄭光祖，字德輝，平陽人，為杭州路吏，卒於杭。正音譜評其詞如「九天珠玉」。作劇十九種，今存四種，以倩女離魂稱最。德輝為元劇四大家之一。馬，鄭二家尤為元明人所宗尚。近人王靜安曾將關、白、馬、鄭及宮大用五家，以唐詩宋詞作喻，茲轉錄如下：

關漢卿——白居易——柳永  
 白樸——劉禹錫——蘇軾  
 馬致遠——李商隱——歐陽修

鄭光祖——溫庭筠——秦觀

宮天挺——韓愈——張子野

曾瑞，號褐夫，大興人，寓杭州，工散曲，雜劇僅見一種。喬吉，字夢符，號怪怪道人，又號笙鶴翁，太原人。美谷儀，能詞章，居杭州。以西湖梧葉兒百曲著稱。作劇十種，今存三種。正音譜評其詞「如神驚鼓浪」亦元作家之傑出者。秦簡夫，名里不詳。正音譜評其詞「如峭壁孤松」作劇五種，今存二種。元曲家中尚有三人所當稱述者。楊朝英，周德清，鍾嗣成是也。此三人不以作曲名而以曲的著述稱。楊朝英，青城人。與貫雲石同時，以酸齋故，自稱澹齋。正音譜評其詞「如碧海珊瑚」。曾輯陽春白雪，太平樂府二集，爲元人散曲之寶庫。周德清，字挺齋，高安人。正音譜評其詞「如玉笛橫秋」。著中原音韻，將平聲分陰陽二類，清王鶴撰音韻輯要，更進一步將上去二聲亦分陰陽。由是始有可資信賴之韻書。周氏爲曲韻之創始者，王氏爲曲韻之完成者，其功皆不可沒也。鍾嗣成字繼先，號醜齋，汴人。正音譜評其詞「如騰空寶氣」。

作錄鬼簿二卷，於元劇家之姓名、爵里、曲目、傳記等都有記載，爲曲中重要著作。施惠，字君美，一云姓沈，杭州人。巨目美髯，好談笑，作幽閨記傳奇（亦稱拜月亭）此曲從來毀譽者參半，或云君美即作水滸傳之施耐庵，未知是否。

【雜劇體製】（此處雜劇二字，與宋雜劇意義不同。）到了雜劇的完成，而中國戲曲的進步才顯然的到了成形的時期。這裏有兩個大原因，一是曲的方面，一是曲的作用方面。原來在宋大曲中，雖遍數很多，但是前後都是一曲，次序不能顛倒，字句不能增減的，所以運用起來，很感覺不便的。用諸宮調是不拘於一曲了，只要同在一宮調的曲子，都可以用。但是一宮調中雖然也有聯至十餘曲的，不過大都用二三曲爲止，常常移宮換韻，轉變的多，所以減少雄肆的氣度。到了元雜劇便完全不一樣了，每劇普通用四折，每折易一宮調，每宮調的曲子必定在十曲以上。（雖然近來有人懷疑一劇四折的規定，他們以爲作劇者或者本來不分折的，但究竟證據薄

弱，不足以推翻舊。說因此較大曲自由多了，較諸宮調雄肆多了。而且在正宮的端正好，貨郎兒，煞尾，仙呂宮的混江龍，後庭花，青哥兒，南呂宮的草池春，鶴鷄兒，黃鐘尾，中呂宮的道和雙調的折桂令，梅花酒，尾聲等，字句可以增減。（這在製曲者，名之爲「增句格」。）王國維說「皆字句不拘，這是不對的。實際上有一定式，在定式上可以增句，例如折桂令定式是十句，可以增至十七句。所增之句，也有規定的。」這的確是樂曲上一大進步。何以又說曲的作用上不能進步呢？就是由敘事體演爲純粹的代言體。從現存的宋大曲看來，都是敘事體。金代的諸宮調，雖有代言的，但大體也是敘事體，只有元雜劇是科白敘事，曲文代言。到了曲文是純粹的代言體，才是純正的戲曲產生的時候。這些曲調是如何產生呢？據周德清中原音韻所紀，有三百三十五調。

- 計：黃鐘（二十四） 正宮（二十五） 大石調（二十一） 小石調（五） 仙呂（四十二） 中呂（三十二） 南呂（二十一） 雙調

雜

- （一百） 越調（三十五） 商調（十六） 商角調（六） 般涉調（八）  
 現在把牠們分析起來，出於大曲的十一：  
 降黃龍袞（黃鐘） 小梁州 六么遍（以上正宮） 催拍子（大石） 伊州遍（小石） 八聲甘州 六么序 六么令（以上仙呂） 普天樂（宋史樂志太宗撰大曲有平普天樂此或其略語也） 齊天樂（以上中呂） 梁州第七（南呂）  
 出於唐宋詞者七十有五：  
 醉花陰 喜遷鶯 賀聖朝 晝夜樂 人月圓 拋球樂 侍香金童 女冠子（以上黃鐘宮） 滾繡球 菩薩蠻（以上正宮） 歸塞北（即詞之望江南） 雁過南樓（晏殊珠玉詞清商怨中有此句，其調即詞之清商怨） 念奴嬌 青杏兒（宋詞作青杏子） 還京樂 百字令（以上大石） 點絳脣 天下樂 鵲踏枝 金盞兒（詞作金盞子） 憶王孫 瑞鶴仙 後庭花 太常引 柳外樓（即憶王孫）（以上仙呂） 粉蝶

兒 醉春風 醉高歌 上小樓 滿庭芳 剔銀

燈 柳青娘 朝天子(以上中呂) 烏夜啼

感皇恩 賀新郎(以上南呂) 駐馬聽 夜行

船 月上海棠 風入松 萬花方三臺 滴滴金

太清歌 搗練子 快活年(宋詞作快活年近

拍) 豆葉黃 川撥棹(宋詞作撥棹子) 金

盞兒 也不羅(原注即野落索,索其調即宋詞之

一落索也) 行香子 碧玉簫 驟雨打新荷

減字木蘭花 青玉案 魚遊春水(以上雙調)

全蕉葉 小桃紅 三臺印 耍三臺 梅花引

看花回 南鄉子 糖多令(以上越調) 集

賢賓 逍遙樂 望遠行 玉抱肚 秦樓月(以

上商調) 黃鶯兒 踏莎行 垂絲釣 應天長

(以上商角調) 哨遍 瑤臺月(以上般涉調)

其出於諸宮調中各曲者,二十有八:

出隊子 刮地風 寨兒令 神仗兒 四門子

文如錦 啄木兒煞(以上黃鐘) 脫布衫(正宮)

荼蘼香 玉翼蟬煞(以上大石) 賞花時 勝

葫蘆 混江龍(以上仲呂) 迎仙客 石榴花

鷓打兔 喬捉蛇(以上中呂) 一枝花 牧羊關

(以上南呂) 攪箏琶 慶宣和(以上雙調) 鬪

鶴鶉 青山口 凭欄人 雪裏梅(以上越調)

耍孩兒 牆頭花 急曲子 麻婆子(以上般涉

調)

此外如六國朝(大石), 愁郭郎(大石), 叫聲(

中呂), 快活三(中呂), 鮑老兒, 古鮑老(中呂),

四邊靜(中呂), 喬捉蛇(中呂), 撥不斷(仙呂),

太平令(仙呂), 也是宋代舊曲, 或者宋時習用

語。照此看來, 元曲有不少是前代樂曲的遺留。就是

曲的配置, 也不是用舊法的。例如夢梁錄所說宋

之纏達, 引子後只有兩腔, 迎互循環。迎互循環, 在元

曲中很可找出來, 如馬致遠陳搏高臥劇第一折(

仙呂)

點絳脣 混江龍 油葫蘆 天下樂 醉中天

後庭花 金盞兒 醉中天 金盞兒 賺煞

在第五曲之後, 不是用金盞兒, 後庭花二曲迎互循



環麼在同劇的第四折，我們更可尋出明顯的例子：

(正宮)

端正好 滾繡毬 僕秀才 滾繡毬 僕秀才

叩叩令 僕秀才 滾繡毬 僕秀才 滾繡毬

僕秀才 三煞 三煞 煞尾

除了中間所插叩叩令一曲外，差不多就是滾繡毬，僕秀才二曲迎互循環的。至於元劇的劇材，也有很多取諸古劇的。王國維曾列一表，現在就拿王氏的表示例：

元	雜	劇	宋官本雜劇	金院本名目	具	他
作者	劇	名				
關漢卿	姑蘇臺范蠡進西施			范蠡		董穎薄如大曲
同	包待制三勘蝴蝶夢			蝴蝶夢		
同	隋煬帝捧龍舟			捧龍舟		
同	劉盼盼鬧衡州			劉盼盼		
高文秀	劉先主襄陽會			襄陽會		
白樸	裴少俊牆頭馬上		裴少俊伊州	鴛鴦簡牆頭馬		
同	崔護謁漿		崔護六么 崔護道遙樂			

雜

同	鳳凰坡越娘背燈	越娘道人歡		
尚仲賢	海神廟王魁負桂英	王魁三鄉題		宋末王魁戲文
同	崔鶯鶯待月西廂記	鶯鶯六么		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
王實父	韓彩雲絲竹芙蓉亭	芙蓉亭		
李壽卿	船子和尚秋蓮夢	船子和尚四不犯		
同	張天師斷風花雪月	風花雪月爨		
吳昌齡	唐三藏西天取經	唐三藏		
李直夫	尾生期女滄藍橋	滄藍橋		
李文蔚	蔡道遙醉寫石州慢	蔡道遙		
同	封隲先生罵上元	封涉中和樂		
同	薛昭誤入蘭昌宮	蘭昌宮		
庚天錫	隋煬帝風月飾帆船	捺龍舟		

同	雙鬪醫		雙鬪醫	
同	逞風流王煥百花亭			宋末王煥戲文
無名氏	硃砂擔滴水浮漚記	浮漚傳永成雙浮 漚暮雲歸		
趙善慶	孫武子教女兵			同上
周文質	孫武子教女兵			兵 南宋樂昌分鏡戲文
沈和	徐駙馬樂昌分鏡記			
范康	曲江池杜甫遊春		杜甫遊春	
鄭光祖	崔懷寶月夜聞箏		月夜聞箏	
史九敬先	花間四友莊周夢		莊周夢	
同	張生煮海		張生煮海	
同	崔護謁漿	見前		
同	洞庭湖柳毅傳書	柳毅大聖樂		

同

十樣錦諸葛論功

十樣錦

元雜劇在曲調上，曲式上，和劇材上，蹈襲前代的如此之富，才構成這樣偉大的體製，足見天下是沒有無種子的花果的。

【雜事秘辛】一卷，記後漢桓帝選閔梁冀妹及冊立事，楊慎序有云：「得于安寧州土知州董氏……卷首有『秘辛』二字不可解，要是卷帙甲乙名目。」然沈德符野獲編以為即慎遊戲之作，但其中寫女性的美，深入隱微，搖人心目。造語之工，尤多獨到。書雖偽作，亦為天地間難得的文字。書中寫吳均與單超奉帝命到梁商第，周視商女女瑩動止，到后：「第內謹譟食時，商女女瑩，從中閤細步到寢，均與超如詔書周視動止，俱合法相，超留外舍，均以詔書如瑩燕處，屏斥接俯，閤中閤子。時日昏薄，辰穿照窗，光送著瑩面上，如朝霞和雪，豔射不能正視。目波澄鮮，眉嫵連卷，朱口皓齒，修耳懸鼻，輔靨頰頰，位置均適。均尋脫瑩步，搖伸髻髮，如黝髤可鑿，圍手入盤，墜

地加半握。已乞緩私小結束，瑩面發頰抵欄。均告瑩曰：「官家重禮，借見朽落，緩此結束，當加鞠翟耳。」瑩泣數行下，閉目轉面內向。均為手緩，捧着日光，芳氣噴襲，肌理膩潔，拊不留手，規前方後，蕤脂刻玉，胸乳菽發，臍容半寸珠許，私處墳起，為展兩股陰溝，澀丹火齊齊吐，此守禮謹嚴處女也。約略瑩體，血足榮膚，膚足飾肉，肉足冒骨，長短合度，自顛至底，長七尺一寸，臀肩廣一尺六寸，臀視肩廣減三寸，自肩至指，長各二尺七寸，指去掌四寸，肖十竹萌削也，髀至足長三尺二寸，足長八寸，蹀躞豐妍，底平指斂，約縑迫襪收束，微如禁中久之不得音響。均令摧謝：「皇帝萬年。」瑩乃徐拜皇帝，稱：「皇帝萬年。」若微風振簫，幽鳴可聽。不痔不癢，無黑子劍陷，及口鼻腋私足諸過……」

【雜曲】雜曲之名始見宋志，不過那是指吳歌而言。郭茂倩所謂雜曲，似乎指前七種以外的樂章有

的是漢代的，有的非漢代的，有的作者可考的，有的作者失傳的，而且恐怕還是有入樂的，有不入樂的，其中列入漢代者計十五篇——馬援的武溪深行傳鼓的冉冉孤生竹行，張衡的同聲歌，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嬌饒及繁欽的定情詩，還有無名氏的蝶蝶行，驅車上東門行，傷歌行，悲歌行，前緩聲歌，孔雀東南飛，枯魚過河泣行，藁下何攢攢及行胡從胡方等——但傷歌行為側調曲孔雀東南飛乃南朝作品，繁欽則分在建安詩人一起研究，故現在只論那十二篇。■我們先看那作者可考的五篇。古今注說：「武溪深，馬援南征之所作也。援門生爰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令寄生吹笛以和之，名曰武溪深。」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於建武二十四年（西歷四八年）南征五溪。水經注謂武陵有五溪，故樂府詩集說此詩一名武陵深行。冉冉孤生竹一篇，樂府詩集作古辭，但文心雕龍說：「其孤竹一篇，則傳毅之詞。」傳毅字武仲，與馬援為同鄉。建初中（八零年？）為顯台令史，拜郎中，與班固共典校書。永元

中（九五年？）竇憲以為司馬，又與班固同事。當時他的詩賦也與班固齊名的。同聲歌的作者張衡，時代稍後。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順帝初（一三零年？）為太史令。陽嘉中（一三五年？）遷侍中，又做過河間相。兩京賦，四愁詩，都是他的傑作。其餘辛延年與宋子侯兩人的事蹟則不可考。樂府詩集只說他們是後漢人。這五個詩人中，唯馬援不以文章見稱，然武溪深行亦頗可誦。「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敢臨。嗟哉武溪多毒淫！」這種樸質而悲壯的作品，可與敕勒歌並傳。孤竹頗有美人遲暮之嘆。「傷彼蘭蕙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全篇以比喻出之，婉而有致。同聲歌乃定情之詩，與繁欽之名為定情而實為幽會之作者異。詩中用女子口吻，極寫她對新郎的濃情密意。「思為莞蔕席，在下蔽匡床。願為羅衾壽，在上衛風霜。」這幾句影響極大，例如陶潛的名作閑情賦，便連說「願在衣而為領，願在裳而為帶」等一大段。其他如「願為西南風，願為雙飛燕等」以及後人的

「願作樂中箏」，「願作苑中花」等，都顯然從此脫胎出來的。羽林郎與豔歌羅敷行相近，大意謂霍將軍家奴馮子都倚勢調戲酒家胡姬，胡姬答道：「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篇中描寫服飾極詳盡，而多用偶句，可見漢末風尚如此。董嬌饒大意與孤竹同，假託女子折花，詩人見而問之，她答道：「秋時自零落，春月復芬芳。何時盛年去，歡愛永相忘？」花折了可以再生，人老了歡愛永忘，所以詩人有「此曲愁人腸」的慨歎了。以上五首除第一首外，餘均五言。□無名氏作品中五言較少。蜨蝶行是一首很有趣的白描詩，敘蜨蝶與鶯子的故事。「蜨蝶之逸遊東園，奈何卒逢三月養子鶯！接我首荷閒持之，我入紫深宮中，行纏之，傳橫櫺間。」雀來鶯，鶯子見銜哺來，搖頭鼓翼：「何軒奴軒！」此首句讀不易定，然大體尚可懂得。全首似有韻，似無韻，疑有脫誤。悲歌是一首遊子思鄉詩：「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這真所謂「悲歌可以當泣」（此詩首句）了。枯魚過河泣也

一首是很有趣的詩：「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鯉，相教慎出入！」這種作品較之一般詩人的教訓詩，高明得多了。其餘三首，前緩聲歌似是遊仙詩，棗下何攢攢似有風衰之感，行胡從何方似誇納貢之多，但全篇意義頗費猜測，我們也不願多批評。最後，我們指出無名氏詩中的傑作驅車上東門行：「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不如飲美酒，被服紉與素。」上東門為洛陽城門名，郭北墓即指北邙。通首辭意悽婉，音節和諧，自是技術上成功之作，可與羽林郎董嬌饒美的。○<sub>1</sub>

【雜曲子詞在民間之發展】隋唐之際，西域樂既普遍流行於民間，雜曲歌詞，乘時競作。中國所有新興文體，其始皆出自民間，迨行之既久，乃為文人所注意，由接受而加以改進，以躋於「大雅之堂」。詞體之興，亦猶此例。吾人研究詞學演進之歷史，正須考核當世民間歌曲情形，特以年遠代湮，其人又皆無名作者，不及後起專家之易為推論耳。□自敦煌

石室藏書，爲法蘭西人伯希和所發現；而唐寫本雲謠集雜曲子，乃復顯於人間，使吾人得以窺見唐代民間流行歌曲之真面，因而證知「令」「慢」曲詞，實同時發展於開元、天寶之世，可以解決詞學史上之疑案不少。其書分歸倫敦博物館，及巴黎國家圖書館，近由歸安朱氏（孝臧）合校爲三十首足本。所用詞調十三，除內家嬌外，全見於教坊記；其詞又多述征婦怨情，與盛唐詩人王昌齡輩所咨嗟詠歎之「閨怨」等作，題材極爲相近，意必爲開元、天寶間盛行之民間歌曲，由戍卒傳往西陲者。其修辭極樸拙，少含蓄之趣，亦足爲初期作品，技術未臻巧妙之證。例如鳳歸雲：「綠窗獨坐，修得君書。征衣裁縫了，遠寄邊虞。想得爲君貪苦戰，不憚崎嶇。終朝沙磧裏，已憑三尺，勇戰奸惡。」（疑爲「單于」之誤）豈知紅臉，淚滴如珠。枉把金釵卜卦，卦皆虛。魂夢天涯無暫歇，枕上長噓。待卿迴故里，容顏憔悴，彼此何如？」此類作品，在全集中所佔成分最多，係或速男女思慕之情，或作一般嬌豔之語，大率皆普徧情感，爲當

## 雜

時民衆所易瞭解之歌曲；特樸質無華，故未見稱道於文人學士之口耳。燉煌發現唐人寫本小曲，除雲謠集外，零篇斷簡，散佚尚多。就其傳入中土者，有上虞羅氏一振玉、敦煌零拾所收之魚歌子一首，長相思三首，雀踏枝二首，日本橋川醉軒所傳之楊柳枝一首，魚歌子二首，南歌子一首，又缺曲名者一首；劉復敦煌掇瑣所收之南歌子一首，又缺曲名者一首，所用皆開元教坊舊曲，題材亦多與雲謠集相同。惟句度長短之差，與世傳詞調，顯有違異；轉足爲後來「因舊曲造新聲」之左證；而「詞」之最初作品，固原於民間流行之小曲也。其間最可怪者，羅本之魚歌子，竟題曰「上王次郎」，詞云：「春雨微香，風少簾外鶯啼聲聲好。伴孤屏，微語笑。寂對前庭悄。當初去向郎道。莫保青娥花容貌。恨惶交不歸早，教妾思在煩惱。」似確出征婦手筆，如此無名女作家，不知埋沒幾許矣！又如雀踏枝：「巨耐靈鷲多滿語，送喜何曾有憑據。幾度飛來活捉取，鎖上金籠休共語。比擬好心來送喜，誰知鎖我在金籠裏。欲他征

夫早歸來，騰身卻放我向青雲裏。」設為少婦與靈鵲對語之辭，充分表現癡念狂人情緒。民間歌曲，具見情真。又如橋川醉軒所傳之楊柳枝：「春去春來春復春，寒暑來頻。月生月盡月還新，又被老催人。只見庭前千歲月，長在常存。不見堂上百年人，盡總化為陳。」劉復所收之南歌子：「梅嫁風流婿，風流無準憑。攀折柳行人憎。夜夜歸來沈醉，千聲喚不應。迴觀簾前月，鴛鴦帳裏燈，分明照見負心人。問道與須（此二字應有誤）心事，搖頭道不曾。」並與今所傳楊柳枝南歌子「句度」全異，最足推求「詞」體演變情形，其價值殆不在劉白溫韋諸家之下矣。

【雜體文稿】七卷。清曲阜孔繼涵撰。有微波榭刊本，在戴氏遺書內。

【雜舞】樂府詩集五十三：雜舞者，公莫，巴渝，槃舞，鞞舞，鐸舞，拂舞，白紵之類是也。始皆出自方俗，後寔陳於殿庭。蓋自周有繚樂，散樂，秦漢因之增廣，宴會所奏，率非雜舞。漢魏以後，並以鞞鐸中，拂四舞用之。宴饗。

【雜合題訴功】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鉛印本。

【雜銀嵌換錢】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龍膺】君御（一作朱陵）明——一五八二項武陵人。一五八零年進士官至南京太常寺卿。膺所作詩賦頗多，兄襄為之選，取卷首有九芝賦，名曰九芝集選，凡十二卷。又工曲，有藍橋記傳奇一本（目錄）。

【龍青記】一本，明楊珽撰。傳奇，有六十種曲本。

【龍文彬】筠圃，清——一八二一至一八九三江西永新人。卒年七十三。少從劉繹遊。一八六五年進士，改吏部主事。光緒元年，充校穆宗實錄，加四品銜。六年，乞假歸，主講章山、秀水、聯珠、蓮洲各書院，成就甚眾。文彬著有永懷堂詩文鈔十卷，明紀事樂府三百首，明會要八十卷（均清史列傳）。

【龍三姐拜壽】河南流行俗曲。宛南萬興堂木刻本。

【龍雲集】三十二卷。宋劉弇撰。書錄解題謂龍雲為弇所居之鄉，因以名集。文章氣體宏整，詞致數股，詩雖才地稍弱，要亦峭拔不俗。有明弘治乙丑刊本。

【龍雲集】三十二卷。宋劉弇撰。書錄解題謂龍雲為弇所居之鄉，因以名集。文章氣體宏整，詞致數股，詩雖才地稍弱，要亦峭拔不俗。有明弘治乙丑刊本。

【龍雲集】三十二卷。宋劉弇撰。書錄解題謂龍雲為弇所居之鄉，因以名集。文章氣體宏整，詞致數股，詩雖才地稍弱，要亦峭拔不俗。有明弘治乙丑刊本。

【龍雲集】三十二卷。宋劉弇撰。書錄解題謂龍雲為弇所居之鄉，因以名集。文章氣體宏整，詞致數股，詩雖才地稍弱，要亦峭拔不俗。有明弘治乙丑刊本。

【龍雲集】三十二卷。宋劉弇撰。書錄解題謂龍雲為弇所居之鄉，因以名集。文章氣體宏整，詞致數股，詩雖才地稍弱，要亦峭拔不俗。有明弘治乙丑刊本。

【龍雲集】三十二卷。宋劉弇撰。書錄解題謂龍雲為弇所居之鄉，因以名集。文章氣體宏整，詞致數股，詩雖才地稍弱，要亦峭拔不俗。有明弘治乙丑刊本。

【龍雲集】三十二卷。宋劉弇撰。書錄解題謂龍雲為弇所居之鄉，因以名集。文章氣體宏整，詞致數股，詩雖才地稍弱，要亦峭拔不俗。有明弘治乙丑刊本。

【龍雲集】三十二卷。宋劉弇撰。書錄解題謂龍雲為弇所居之鄉，因以名集。文章氣體宏整，詞致數股，詩雖才地稍弱，要亦峭拔不俗。有明弘治乙丑刊本。

【龍雲集】三十二卷。宋劉弇撰。書錄解題謂龍雲為弇所居之鄉，因以名集。文章氣體宏整，詞致數股，詩雖才地稍弱，要亦峭拔不俗。有明弘治乙丑刊本。

【龍雲集】三十二卷。宋劉弇撰。書錄解題謂龍雲為弇所居之鄉，因以名集。文章氣體宏整，詞致數股，詩雖才地稍弱，要亦峭拔不俗。有明弘治乙丑刊本。

【龍雲集】三十二卷。宋劉弇撰。書錄解題謂龍雲為弇所居之鄉，因以名集。文章氣體宏整，詞致數股，詩雖才地稍弱，要亦峭拔不俗。有明弘治乙丑刊本。



裔孫有恆重刊本。

【龍雲友評紅樓夢】此書未見。據鄒弢三借廬筆談十一引云：批本共數百條，泛論迂談，無理取鬧。唯謂黛玉寶釵等皆隱寓伶儂，梨香院即梨園，此說獨有見。處云云：雲友字潭，今不詳爲何人。按評說紅樓諸書所據皆爲高鶚增訂本。自道光以至同治間，題詠紅樓之作尤多，入民國則有洪秋蕃之紅樓夢抉隱十六卷（上海圖書館排印本）；王夢阮中華書局排印本；蔡元培之石頭記索隱（商務印書館排印本）；並據高書爲說。近胡適之有考證，俞平伯有紅樓夢辨三卷，始於紅樓爲樸實研究，俞書於原書續書等分析極詳（上海亞東圖書館排印本）。

【龍飛報】<sup>12</sup>一本。清張大復撰。傳奇。

【龍虎嘯】<sup>21</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龍虎關】<sup>7</sup>河南流行俗曲。郁文堂木刻本。

【龍川文集】<sup>20</sup>三十卷。宋陳亮撰。是集所載，大抵議

龍

論之文爲多。其才辨縱橫，不可控勒，殆有開拓萬古之心胸，推倒一時之豪傑之概。有明閩中史朝富刊本，崇禎癸酉台州刊本，明刊本，明龍川書院刊本，清同治八年永康應氏刊本，金華叢書本，粵東活字本。

【龍川詞】<sup>07</sup>三卷。南宋陳亮撰。葉水心云：「同甫長短句四卷，每一章成，輒自嘆曰：平生經濟之懷，略已陳矣。」周草窗云：「龍川好談天下大略，以節氣自居，而詞亦疎宕有致。」毛子晉云：「龍川詞讀至卷終，不作一妖語媚語，殆所稱不受人憐者歟。」余謂龍川與幼安往來至密，集中賀新郎三首，足見氣誼。故詞境亦近之。有汲古閣刊本，無補遺，應氏刊本，典雅詞本，四印齋單刊補遺本。<sup>0100</sup>

【龍川略志】<sup>6</sup>十卷。別志八卷。宋蘇轍撰。略志惟首尾兩卷，紀雜事十四條，餘二十五條皆論朝政，別志四十八條，所述多者舊之餘聞。有明刊十卷本，略志百川學海本，別志稗海本，許氏有影宋舊抄略志本。

【龍山集】<sup>027</sup>金劉仲尹撰。按中州樂府錄龍山詞十一首，而詞綜僅選其二。遺山選擇至嚴，此十一首，無

一草草，不知竹垞如何去取也。致君爲李欽叔外祖少擢第，終管義軍節度副使，能詩，學江西諸公，其墨梅、梅影二詩，尤爲人稱重，世人知者鮮矣。<sup>260</sup>

【龍山宴】<sup>260</sup>一本。明許潮撰。雜劇。有威明雜劇本。

【龍牌記】<sup>260</sup>四川流行俗曲。榮煥堂木刻本。

【龍牌記】<sup>262</sup>四川流行俗曲（寡惡奴）派。記木刻本。

【龍泉記】<sup>262</sup>一本。明沈受先撰。傳奇。

【龍泉園問青園合集】<sup>264</sup>清同治間李江王晉之撰。

【龍皋文集】<sup>264</sup>十九卷。明陸簡撰。其文義蘊未深，而

平正樸實，於長沙一派爲近，蓋何李未出之前，文格大率如是也。

【龍舟歌】<sup>27</sup>龍舟歌，是廣東地方一種敘事的長歌，

唱的人唱着賣錢的。唱者胸前掛一面圓形的小鼓，

上復綴一小鑼，每唱至一小段落，用鼓椎擊之，鼓聲

與鑼聲，互相應和，清脆可聽。龍舟歌中多廣東方

言，和粵謳一樣，非經註解，他省人是不能懂的。曲

本雖是極多，而佳構甚少。其中以「青蘭附薦」及「

客途秋恨」兩書爲最著名。青蘭附薦，係描寫幽閨

的寂寞，以女子唱的居多；客途秋恨，係描寫客館的淒涼，以男子唱的居多。以上據申報所載。現在將客途秋恨節錄如下：「涼風有訊，秋月無邊。虧我思嬌情緒，好比度日如年……今日天隔一方，難見面。是以孤舟岑寂，晚景涼天。夕陽戀住，個對雙飛燕。斜欹蓬窗，思悄然。耳畔秋聲，有桐葉落，又只見平橋衰柳，鎖住寒烟。虧我呢種情緒，悲秋同宋玉，況且在空途抱恨，呀你話對也誰言。『話』即『說』，『七誰』即『那個』。『呢種舊誓難如潮有信』，『呢種』即『這種』。『新愁深似海無邊』，第一條觸景更添情懊惱。『虧我懷人愁對月華圓』，幾回春戀難分捨，都只爲緣慳兩字要拆離。『個陣淚洒秋風紅荳樹』，『個陣』即『那時』。『情牽古道白榆天』，『嬌呀你杯酒臨歧同我餞別』，在個處望江樓上設離筵。『個處』即『那處』。『你重牽衣致囑個段段求情話』，叫我要存終始兩心堅。今日言猶在耳，誠虛負，屈指如今又隔年。只話好事多磨成古道，半由人力半由天。是以風塵閱歷崎嶇苦，難羣混跡暫且從權。恨我請纓未遂終軍

志，就像駒馬，難揚祖逸轍。只學得龜年歌調，唐宮譜，遊戲文章，賤賣錢。實只望裴航玉杵，正得諧心願。藍橋踐約去訪神仙，個陣廣寒宮殿，無關鎖，你話何愁好月不團圓。聞擊拆夜三更，又只見江楓漁火照愁人。幾度徘徊，相思往事，怨嬌何必咄癡心。「咄」即「這樣」——風流不少憐香客，羅綺還多惜玉人。記得我填詞，偶窩胭脂井，但重含情，相對住銀燈。「佢」即「他」字。細問我曲中何故事，我就把陳後主個段風流說過你。聞空抱恨，琵琶休再問，惹起我青衫紅淚，越覺消魂。」**□**像龍舟歌一類的歌，在廣東也不止一種，大概多過於鄙俚，不及龍舟歌好。**□**自從近人將紅樓夢中的故事，編成歌劇，而後，此等材料，頗為劇聽曲者所歡迎。於是大鼓書中，也有黛玉葬花，黛玉悲秋，寶玉問病了，龍舟歌中，也有黛玉葬花，黛玉焚稿，寶玉哭靈，瀟湘琴怨了，這都是他們的變相，而不是本來的面目。原有的特質，或因因而消滅了一些。如大鼓書本以悲壯淋漓見長，以描寫關公、趙子龍的手腕，來描寫林黛玉，不得不改

龍

變了他的面目。如龍舟歌中的賈寶玉，不能說廣東話，（因為說了廣東話，就不像賈寶玉了。）所以龍舟歌裏的寶玉哭靈，沒有一句廣東方言。這豈不是消滅了原有的特質麼？

【龍舟會】一本。清王夫之撰。雜劇。夫之字而農，號船山，衡陽人。有船山遺書本。

【龍銷記】一本。明黃維楫撰。傳奇。維楫字說仲，天台人。

【龍濟山野猿聽經】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有續古名家雜劇本。

【龍潭集】一卷。清釋佛眉撰。有石印本，在濮川詩鈔內。

【龍潛遺墨】一卷。清汾陽任鍾岳撰。有排印本。

【慈渠翁】明——一五九六頃安慶人。工於曲。作傳奇藍田記一本。（曲錄）敘楊雅伯種玉事。

【龍洲詞】一卷。宋劉過撰。過學辛棄疾，詞多壯語。然時有不似辛體者，如南樓令、沁園春等詞，造語瞻逸，纖麗可愛。有汲古閣刊本。

【龍洲集】十四卷，附錄二卷。宋劉過撰。按過亦陳亮之流。其詩文多粗率，不甚協於雅音，特以跌宕縱橫，才氣公溢，要非齷齪者所及。有清乾隆中刊本，羣賢小集本。詩一卷，函海本十卷，宋端平元年弟澥刊本。

【龍溪語錄】八卷。明王畿撰。是編雖名語錄，實即畿之文集。

【龍溪草堂集】十卷。清王世容撰。是集多館課之作。

【龍溪全集】二十卷。明王畿撰。凡語錄八卷，書序雜著記說共九卷，詩一卷，祭文誌狀表傳二卷，大象義述一卷，傳誌祭文一卷。

【龍泓館詩集】一卷。清錢塘丁敬撰。有同治重刊本。

【龍湖文集】十五卷。明張治撰。歸有光薛應旂皆治所取士，當時以識鑿稱，而詩文則未能自為一家。

【龍啓瑞】輯五號，翰臣清——八一四至一八五八廣西桂林（一作臨桂）人。卒年四十五。一八四一

年一甲一名進士，授翰林院修撰。二十七年，累至提督湖北學政。丁憂歸。洪楊兵起，巡撫奏辦團練，以啓瑞總其事。有功，以待講學士陞用。累擢江西布政使，卒于官。啓瑞少與邑人呂璜、朱琦、王拯為古文，步趨桐城，已從梅曾亮遊。文日益進，又精經義，講聲韻之學，著有經德堂詩文集十二卷，及小學高注補正是。君是臣錄、班書識小錄、諸子精言、莊子字詁……等。（清史列傳）

【龍城錄】二卷。舊本題唐柳宗元撰。宋葛嶠始編之。柳集中然唐藝文志不著錄，何遠春渚紀聞以為王銍所偽作，朱子語錄亦曰柳文後龍城錄雜紀王銍之為也。

【龍華會】一本。明王翔千撰。傳奇。翔千字起鳳，太倉人。

【龍華會】一本。清張大復撰。傳奇。

【龍園案】六本。北平流行俗曲（影戲詞）

【龍圖公案】十卷。明無名氏撰。書不題撰人，序者

「江左陶娘元乃斌父，題於虎丘之悟石軒。」此書有

繁簡二本，分志如下：一繁本（百則）有清初刊大本，每則後附聽玉齋評，插圖，馬隅卿藏；四美堂刊本，中型，板心題「種樹堂」，有圖，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題「李卓吾評」，實無評語，乾隆丙申（四十一年）重刊本。二簡本（六十六則）有乾隆乙未（四十年）書業堂刊本，形式與四美堂本同，有圖，半葉九行，行二十字，間附聽玉齋評，亦題「李卓吾評」，道光癸卯黎照樓重刊小字本，劣；光緒辛卯（十七年）上海正誼書局排印三公奇案本，多錯字。□全書包含故事六十三種，又稱包公案，是記宋仁宗時包拯底裁判的故事的，包拯為人性格謹嚴，裁判公平，其明如神，上面的威力，下面的請託，在心底前面是一點也沒有效力的，人們至把他呼作包閻王。其公平的審判民間非常欽佩，就傳出了許多的故事。在元曲中有關於包拯的作品十種，即合同文字，蝴蝶夢，魯齋郎，後庭花，生金閣，友蘭記，陳州糶米，神奴兒，留鞋記，盆兒兒等，是到了明代把這等關於包拯底故事集攏來，就成功了龍圖公案。其中所敘記的固然是造作的多，

龍

但因其事件珍奇複雜，甚為民間所歡迎。至今日猶非常流行的。〔七六〕

【龍圖公案】此書未見。問竹主人忠烈俠義傳序云：「龍圖公案又曰包公案，說部中演了三十餘回，從此書內又續成六十多本。雖是傳奇誌異，難免怪力亂神。」似明人百則本龍圖公案之後，忠烈俠義傳之前，另有此書，非即百則本之龍圖公案也。

【龍圖公案】十三本。北平流行俗曲（說唱鼓詞）【龍壁山房詩草】十二卷。清馬平王拯撰。有感豐刊本。又一本十七卷，有刊本。

【龍壁山房集】清咸豐間王拯撰。

【龍陽逸史】此書未見。據在園雜誌卷二引。

【龍鳳配】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龍鳳配】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龍鳳山】一本。清石子裴撰。傳奇。

【龍鳳閣】二本。漢口流行俗曲（楚曲）會文堂本。

刻本。

【龍鳳錢】一本。清朱素臣撰。傳奇。

鼓 顏

【龍岡山人詩鈔】十八卷。清黃岡洪良品撰。有光緒四年刊本。

【龍骨扇】四川流行俗曲。木刻本。

【龍學文集】十六卷。宋祖無擇撰。此集亦名煥斗集，爲無擇曾孫行所編，凡十卷，附名臣賢士詩文二卷，家集四卷。無擇受經於孫復，學文於穆修，所作皆峭厲勁折，足與尹洙相上下。宋本題洛陽九老祖龍學集，張氏有影宋舊鈔。

【龍門陣】七本。北平流行俗曲（影戲詞）

【龍興祥符戒壇寺志】清張大昌撰。

【龍劍記】一本。明吳大震撰。傳奇。大震字東宇，號

長孺，休甯人。

【龍燈賺】一本。清朱雲從撰。傳奇。

【龍變】理侯，一字二爲，號石樓，亦號改庵，又號雷岸，清一六七一頃望江人。康熙中舉博學鴻詞，授

檢討。左遷大理寺評事。官至中允。變有詩名，與王士禛、龐暄等唱和，亦工詞曲，所作瓊花夢傳奇，芙蓉城雜劇，頗稱于時。

【鼓待制】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鼓空遺響】十二卷。清僧如乾撰。是集凡雜文八卷，詩四卷。

【鼓罷了暮鐘燒畢了香】北平流行俗曲。霓裳譜木刻本。

【顏竣】士遜，宋一？至四五九琅琊臨沂人。顏延之之子。初爲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孝武時，歷官吏部尚書，丹陽尹。自以藩朝舊臣，每極陳得失，諫爭懇切，無所回避。帝意不悅，多不見從。竣疑懼，求出，乃以爲東揚州刺史。會母喪還都，竣深不自安，頗懷怨憤。帝知之，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官。及竟陵王誕謀反，因誣竣通於誕，賜死。宋文帝嘗問顏延之：「卿諸子中誰有卿風？」延之答：「竣得臣筆，惻得臣文，奐得臣義，曜得臣酒。」可見竣的文章的造詣。著有文集十四卷，（兩唐書志作十三卷。此從隋書志）纂有詩集一百卷，及婦人詩集二卷。

【顏謝】劉宋文學作者當首推謝靈運。後世以顏（延之）謝並稱，然顏不如謝。鍾嶸詩品云：「元嘉中

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凌、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朓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此言甚是。

1028

【顏元孫】唐一六九七頃琅琊臨沂人。有名垂拱間，位至濠州刺史。元孫著其文集三十卷。（新唐書藝文志）

【顏延之】<sup>12401</sup>范卿明——一五六七頃永春人。嘉靖歲貢生，授九江府通判。有兵民交關，當道欲罪民媚兵，廷桀執不可。此見忤調太常都司斷事。復遷岷王府長史，王甚重之。廷桀著有叢桂堂全集四卷，詩集四卷，及杜律詩箋等。

【顏延之】<sup>12401</sup>延年，晉至宋——三八四至四五六頃琅琊沂人。卒年七十三。少孤貧，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婚。與謝靈運齊名，江左稱「顏謝」。初爲劉柳主簿，後鄭鮮之

顏

舉之爲博士。時傅亮自以文義之美，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文辭，不爲之下。少帝時，出爲始安太守。後亮等被殺，延之入爲步兵校尉，賞遇甚厚。文帝嘗召之，不見，但於酒店狂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帝問諸子才能，對道：「坡得臣筆，惻得臣文，與得臣義，曷得臣酒。」何尚之在旁問道：「誰得卿狂？」道：「其狂不可及！」性激直，所言無忌諱，人謂之「顏彪」。因與劉湛忤，又出爲永嘉太守，作五君詠以寄其怨憤。因此去職，屏居里巷者七載。後復起爲祕書監，光祿勳，太常卒。諡憲。延之著有文集三十卷。（隋書志作二十五卷。此從隋志注及兩唐書志）

【顏延之詩】當時能與鼎鼎大名之謝靈運並稱的人，有琅琊人顏延之。二家同以茂密之體擅長。大謝於此等處，尚有天然之妙趣，延之則全假人工，專事雕琢。有人以二人的優劣問鮑照，他的答詞是：「謝詩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顏詩如鋪錦列繡，雕績滿眼。」延之聽人批評他的話如此，一輩子終不快。

活。其實這到是兩句真話。大謝年僅四十餘即遇害，延之竟活到八十幾歲。後又與另外一位姓謝名莊的齊名，亦稱顏謝。註。敍說：「顏延謝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孝武帝）泰始中（元帝）文章殆同書鈔。」蕭子顯作南齊書文學傳敍以爲用事始於謝靈運。謝詩長於用密而好處乃在疏的地方。至於顏詩則幾乎只見密而不見疏。密到如銅牆鐵壁一般，簡直看去會人一點氣都透不出來。所以令人讀之悶倦。後來唐代元和中有樊宗師好作澀體，此風實開自延之。大抵文字做得太艱澀了，不惟令人難懂，而且極不易留傳。樊集多卷，今只存二篇。清末與王湘綺齊名之高心夔（伯足）爲文詭澀，他自以爲是學陶公。現在翻開他的陶堂志微錄去一看，他實在是學的顏延之呵。1021

【顏延之駢文】李中者評其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云：「隸事之富，始于士衡；織詞之縛，始于延之；詞事并繁，極于徐庾。而皆骨足以載之。初唐諸作，則惟肉

之不勝也。」217

【顏仁郁】212文傑，五代梁—九二零頃泉州人。仕閩王審知爲歸德場長，以農家一詩著名。

【顏師古】217籍隴，隋至唐—五八一—至六四五京兆萬年人。卒年六十五。他是周大文學家之推之孫。父思魯亦以儒學顯。少博覽，精故訓學。善屬文。李綱薦爲安養尉。楊素見其年少，曰：「安養劇縣，子何以治之。」他曰：「割鷄，未用牛刀。」素驚其言大，後果以能治稱。薛道衡佳其才，每作文章，令指摘疵短。俄失職歸長安，不得調，窶甚，資教授爲生。唐太祖見之，爲燉煌公府文學，累遷中書舍人，專典機密。他性敏給，明練治體，詔令一出其手，冊奏之工，當時未有及者。太宗立，拜中書侍郎，封琅琊縣男。因事免。帝嘗歎五經去聖遠，傳習寢訛，詔他於祕書省考定，多所釐正。詔諸儒各執所業與他詰難，他引晉宋舊文，隨方曉答，人人歎服。遷散騎常侍，俄拜祕書少監。因多引商賈子弟入選，儻校，貶彬州刺史。帝惜其才，留爲故官。性既簡



峭，仕久不進，乃閉門謝客，巾褐褶，放情蕭散，為林墟之適。多藏古圖書器物書帖，亦性所篤愛。謨五禮成，進爵為子。又為太子承乾注班固漢書上之，賜物二百段。良馬一。時人謂「杜征南，顏秘書為左丘明班孟堅忠臣。」又奏所撰封禪議儀注書，於時謂為適中，有司多從其說。遷秘書監，弘文館學士。從征遼，道卒，謚曰戴。著有文集四十卷，又撰匡繆正俗八篇，及注急就章，並行於世。尤以所注漢書急就章大顯於時。文詞瞻朗。<sup>276</sup>

【顏魯公集】十五卷，補遺一卷，年譜一卷，附錄一卷。唐顏真卿撰，原本久佚，此乃宋敏求掇拾重編。真卿文章，博典莊重，集中廟亨議等篇，說禮尤為精審。有聚珍板本，明嘉靖中無錫安氏刊本，佳。明刊顏氏傳書本六卷，萬曆中平原令劉思誠刊本，清初顏氏刊本，嘉慶中顏氏重刊安氏本，道光間黃本驥刊本，搜葺甚備而刻甚劣，闕覆本，乾坤正氣本，孫淵如刊本精。

【顏攀】<sup>279</sup>唐人。登建中進士第。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顏

【顏之儀】<sup>30</sup>子升，（北史單作升。此從周書）後魏至隋一五二三至五九一琅琊臨沂人，顏協之子。卒年六十九。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羣書，好為辭賦。嘗獻神州頌，辭致雅贍，梁元帝大為稱賞。梁亡，隨例北遷。周明帝以為麟趾學士。宣帝時，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帝犯顏驟諫，為帝所忌。然以東宮舊恩，每優容之。帝卒，劉昉等矯詔以隋文帝為丞相，輔少主之儀拒弗從。隋文帝索符璽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文帝怒，欲殺之，卒以恐失人望而止。開皇中，拜集州刺史。致仕。卒之儀著有文集十卷。

【顏之推】介，梁至隋一五三一至五九一后琅琊臨沂人，顏之儀之弟。（北史本傳以之推為兄，之儀為弟。然之推生年實后於之儀九年。按家訓序致篇述九歲喪父，后云「慈兄鞠養，苦辛備至」，又云「每從兩兄，曉夕溫清」，則之推之有年長之兄，可無疑義。）卒年六十餘。（疑年錄據家訓序致篇「年始九歲，便丁荼蓼」，證以梁書顏協卒年得其生年，又

據終制篇「吾已六十餘」酌定其卒年。家世精周官左氏學之推。早傳家業博覽羣書無不賅洽。好飲酒。性任誕。不修邊幅。梁湘東王綽出鎮郢州。引爲記室。後綽自立。遷爲散騎侍郎。江陵爲周軍所破。得大將軍李穆重之薦。乘黃河暴長。載妻子經砥柱之險入齊。爲中書郎。尋除黃門侍郎。齊亡入周。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文學。深見禮遇。尋以疾卒。之推著有文集三十卷。家訓二十篇。又作志怪書冤魂志三卷。集靈記十卷。

【顏之推文學觀】北朝文學。當推由南入北之王褒庾信；北朝文學批評也。當推由南入北之顏之推。顏氏所著。有顏氏家訓。其文學觀念。全在文章一篇中。論其大旨。頗與劉勰文心雕龍所言爲近。如論文章之起原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誦。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此與文心雕龍宗經篇所云：「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

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移檄。則春秋爲根。」正相類似。其論文章之作用云：「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數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不可暫無。（一本作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風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此又與文心原道篇所云：「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揮事業。彪炳辭義。」者相同。其論文章之要素云：「凡爲文章。猶乘騏驎。雖有逸氣。當以銜策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這又與文心附會篇所謂「必以情志爲神明。事義爲骨髓。辭采爲肌膚。宮商爲聲氣」者相類。這些論調。都近於爲雜文學張目。故其論文人之修養。乃以陷於輕薄爲戒。「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資無操。王褒過章童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疎過度。馮敬通浮華擯歷。馬季良佞媚獲請。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忤鄉里。曹植

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  
 蟲疎；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輪作；王粲率躁見嫌；  
 孔融褊誕，誣做致殞；楊修丁廩，扇動取斃；阮籍無禮，  
 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傳玄忿鬪，免官；孫楚矜誇，凌上；  
 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  
 靈運空疎，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玄暉侮慢見及；  
 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於帝  
 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武、魏太祖、  
 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  
 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  
 盛名而免患過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每嘗  
 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  
 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  
 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  
 覺更有旁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  
 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此種意思，也從文心  
 雕龍、程器一篇得來。程器篇中，歷舉文士之疵，殆與  
 此節相同，不過程器篇謂「人稟五材，修短殊用，自

顏

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  
 多誦，則猶是較為公允的論調耳。以其如此，所  
 以顏氏的文學觀，也多偏於折衷，而成為復古思想的  
 萌芽。如云：「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豔。辭與  
 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  
 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達。  
 但務去泰，去甚，爾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  
 所希。」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  
 緝綴疎樸，未為密緻。爾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  
 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為本，今之辭  
 調為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這種兩存的主張，  
 實是此時風氣轉移中應有的論調。這種主張，在後  
 世文體的改變上，猶沒有多大影響。因為他以為今  
 之辭調，也可保存的，所以充其量，只成為與典正的風  
 格，而不會變駢儷的體製。至於詩，則融合古之製裁，  
 與今之辭調，正是極適宜的改革方法。且看他所舉  
 較具體的例：「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見事一  
 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

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微亦嘗謂吾曰：『沈詩云：崖傾護髓，石髓此豈似用事耶？』蘭陵蕭愨，梁室上黃侯之子，工於篇什，嘗有秋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時人未之賞也。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顏川荀仲舉、瑯琊諸葛漢亦以爲爾；而盧思道之徒雅所不愜。這不是已，開唐風了。馮南朝的劉勰以原道的主張而開唐代文壇的風氣，北朝的顏之推以不廢音律的緣故而樹唐代詩壇的先聲，這都是值得注意的事。

【顏肇維】次雷清——一七一一項山東曲阜人。官臨海縣知縣。肇維工詩。喜學南宋諸家，有鍾水堂詩三卷。

【顏太初】<sup>400</sup> 醋之，宋——一零四八項徐州彭城人。少博學，有雋才，慷慨好義，喜爲詩，多譏切時事。天聖中，（一零二七）年左右，亳州衛真令黎德潤爲吏，誣搆，死獄中。太初以詩發其寃，覽者壯之。及進士第，爲營縣尉。累官至南京國子監說書。著書號洙南子，以所居在魯、繹兩山之間，自號鳧繹處士。太初著有文

集十卷，及淳曜聯英二十卷。（均宋史本傳）

【顏太史真稿】一卷，朱卷一卷，后稿一卷，清曲阜顏光猷撰。有康熙刊本，在闕里顏氏叢書內。

【顏真卿】<sup>408</sup> 清臣，唐——七零九至七八四琅瑯臨沂人。卒年七十六。（疑年錄作卒於貞元元年，年六十七歲；中國文學者生卒考據舊唐書作生於景龍三年，卒於興元元年，年亦六十七歲，此從歷代名人年譜參新唐書本傳）博學工書，尤善辭令。開元中，舉進士，調體臬尉。再遷監察御史，爲楊國忠所惡，出爲平原太守。度安祿山必反，乃陰爲備。祿山果反，河朔騷然，惟平原獨安。拜戶部侍郎，加河北招討使。入謁肅宗，授憲部尚書，遷御史大夫。時朝廷草昧不暇治，真卿繩治如平日，出爲馮翊太守，坐讒屢貶。代宗時，再遷至尚書右丞，封魯郡公。德宗立，盧杞惡之，改太子太師。會李希烈反，杞建言遣其往諭。希烈數迫之，真卿不屈，乃拘於土窟，將阮之，見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爲？』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遂縊殺之。諡文忠。真卿文詞

清剛，尤善正草書，著有吳興集十卷，廬州集十卷，臨川集十卷。（新唐書藝文志）

【顏博文】持約，宋德州人。靖康初，官著作佐郎。金人立楚時，充事務官，草勸進表。南渡初，竄濃州，移賀州死。其詞如西江月，黃昇稱為「詞簡意遠，佳作也」。

1e

【顏協】<sup>440</sup>（北齊書作勰。此從梁書及南史）子和，

齊至梁——四九八至五三九琅琊臨沂人。卒年四十

二。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見稱。博涉羣書，工於草

隸。仕梁，為湘東王國常侍，又兼府記室。元帝（即湘

東王）出鎮荊州，轉正記室。時吳郡顏協亦在藩邸，

二人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為「二協」。協因父見遠

憤梁受齊禪而卒，故不求顯達，恒辭微辟。協卒，武帝

著懷舊詩以傷之，有「鴻漸殊未昇，上才淹下秩」之

句。協所著晉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二卷，行於世。其

文集二十卷，遇火湮滅。

【顏芳在】<sup>442</sup>柔仙，清桐鄉女子。有偶葉草，見觚臚，妹宛在亦能詩。

顏

【顏如玉】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顏晃】元明梁至陳——五一零至五六二琅琊臨沂人。卒年六十三。少孤貧，好學有辭采，下筆立成。介

然修行，為世所知。起家梁邵陵王記室參軍，累至中

書侍郎。入陳，累遷員外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卒，諡

貞子。晃著有文集二十卷。（陳書本傳）

【顏氏家藏尺牘】<sup>72</sup>四卷。清曲阜顏光敏撰。有道光

中箱本，在海山仙館叢書內。

【顏學山近稿】<sup>77</sup>一卷。清曲阜顏光敏撰。有康熙刊

本，在闕里顏氏叢書內。

【顏令賓】唐南中曲妓。舉止風流，喜事筆硯，詩歌

常滿箱篋。及病甚，值暮春，扶坐砌前，顧落花長嘆，因

為詩遣小僮持出，邀新郎。郎君及舉人數輩，張樂徵

飲。至暮，涕泗請曰：「我不久矣，幸各製哀輓送我！」

得詩數首及死，有劉馳驅者能為曲子詞，因取其詞

教挽柩者唱之，聲甚悲愴，瘞青門外。自是盛傳于長

安，挽者多唱焉。賓詩今僅傳臨終召客一首。

【顏懷禮】<sup>900</sup>約亭清——至一七二二前山東曲阜

人好學，喜爲詩。襲世職爲五經博士。早年夭逝。懷禮  
著有帶月草堂詩集一卷。

【顏光猷<sup>902</sup>】秩宗清——一六九八頃山東曲阜人。一  
六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刑部主事。  
歷陞郎中，外擢河東鹽運使。光猷與兄光敏弟光敏  
並有文名，稱「曲阜三顏」。著有水明樓詩及易經說  
義（清史列傳）。

【顏光敏<sup>903</sup>】遜甫，一字修來，號樂園，明至清——一六  
四零至一六八六山東曲阜人。顏光猷之弟。卒年四  
十七。幼好讀書，九歲工行草，十三嫻詩賦。一六六七  
年進士。除國史館中書舍人。會聖祖幸太學，加恩授  
禮部主事。累遷至考功司郎中。充一統志纂修官。光  
敏性孝友，善鼓琴，尤耽山水。詩文有重名，亦擅書法。  
與田雯、宋荦、王又旦、丁澎、曹禾、曹貞吉、謝重輝、葉封、  
汪懋麟有十子之目。又與兄光猷，光猷稱「曲阜三  
顏」。王士禛嘗道：「吾鄉後來英絕，當讓此人。」所著  
有未信編、樂圃集、舊雨堂集、南行日記等。（清史列  
傳）。

【顏惻<sup>902</sup>】宋——四五頃琅琊臨沂人。顏延之之次  
子。顏竣之弟。宋文帝常問延之：「卿諸子中誰有卿  
風？」延之答語中有「惻得臣文」一語，故在世以文  
章見知。官至江夏王義恭大司馬錄事參軍。以兄貴  
爲憂，先竣而卒。惻著有文集十一卷。（隋書志及兩  
唐書志俱作顏惻集十一卷）。

【說餘詩鈔<sup>901</sup>】十六卷。清婺源胡翔雲撰。有嘉慶刊  
本。

【訂補浯溪集<sup>9162</sup>】二卷。明陳斗編。浯溪爲唐道州刺  
史元結故蹟，結所撰中興頌顏真卿書者，即磨崖刻  
溪上，故後來題詠考證相續日繁，是編皆輯前人詩  
文爲是溪而作者。

【譚元春<sup>9164</sup>】友夏，明——至一六三一竟陵人。一六  
二七年舉人。與鍾惺相唱和。又同惺評選唐人之詩，  
爲唐詩歸，評選隋以前詩，爲古詩歸，流布天下。元春  
名輩后於惺，以詩歸故，與之齊名，人稱「鍾譚」。又號  
其詩爲「竟陵體」。元春著有嶽歸堂集十卷，友夏合  
集二十三卷，又有西陵州、秋尋州、客心州……等凡

十餘種，合刻為譚子詩歸十卷。

【譚子詩歸】十卷。明譚元春撰。此集乃其選本。

【譚處端】通正，初名玉，號長真子，宋——二四四頃甯海人。生而不凡，居家以孝義稱。博學工書。後師王重陽真人，不知所終。處端能詩，有水雲集。元詩選。

【譚獻】原名廷獻，（一作獻綸）字仲修，號復堂，清——一八三二至一九零一浙江仁和人。卒年七十。

一八六七年舉人。官含山知縣。嘗游燕趙齊魯，迄乎嶺嶠，遍交當世文人。獻工詞，詩文亦均得古法。家藏前人詞曲甚富，搜殘訂墜，為復堂詞錄十卷，及復堂文集、復堂日記、詞辨、篋中詞等。

【譚壯飛遺文】一卷。清瀏陽譚嗣同撰。有排印本，在瀏陽二傑遺文內。

【譚峭】景昇，五代梁——九二二頃泉州人。幼聰敏，好仙術。居嵩山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夏則裘，冬則單衣，既而入南嶽煉丹。相傳他後來登青城山仙去，亦稱紫霄真人。峭著有化書，大旨出於黃老而附

譚

合於儒言。宋齊丘竊為己作，故亦名齊丘子。

【譚宣子】明之，號在菴，宋——一二四一頃人。工詞，今存見于花草粹編者一首，絕妙好詞者二首。

【譚寶煥】號樵海明，——一四九七頃江西樂安人。少好講學，為文多涉理趣，詩尤沿擊壤集流派。著有樵海集六卷，性理吟二卷，集後附其孫欽瑗所作幽谷集一卷，其曾孫清巖所作霜巖集一卷。

【譚宗浚】叔裕，清——一八四六至一八八八廣東南海人。譚瑩之子。卒年四十三。少承家學，聰敏強記，下筆千言。一八七四年進士，授編修。官至雲南鹽法道。性好遊，所至必探其名勝，嘗與陳銘珪遊羅浮，鑿險絕幽，互相酬唱，銘珪以桂花酒餉之，宗浚為賦長歌，時以為可追蹤太白。宗浚之文，由絢爛漸趨平淡，詩醇而後肆，不名一體。所著有希古堂文甲集二卷，乙集六卷，遼史紀事本末十六卷，及希古堂詩總集、外集（均清史列傳）荔村草堂詩鈔等。

【譚瀏陽全集】八卷，續集一卷，附年譜一卷。清瀏陽譚嗣同撰。有排印本。

【譚友夏合集】二十三卷。明譚元春撰。是編乃張澤合元春詩文而刻之。

【譚吉璉】<sup>406</sup>舟石（一作丹石）號築巖，明至清——六二四至一六八零浙江嘉興人。卒年五十七。少孝行，途遇寇，以身蔽父，寇舍之去。以諸生試國子監第一，授宏文院撰文中書舍人。一六七零年出為陝西延安府同知，有守城功。薦試「博學鴻儒」，報罷。遷山東登州府知府，卒於官。吉璉勤於讀經，能文好著述。有嘉樹堂集二十卷，鴛鴦湖棹歌一卷，肅松錄二卷，倚雅綱目一百二十卷，及延綏鎮志二十四卷。（均清史列傳）

【譚樵海集】<sup>409</sup>六卷，附幽谷集一卷，霜巖集一卷。明譚寶煥撰。文多涉理趣，詩尤沿擊壤集流派。未附幽谷集一卷，其孫欽璠作霜巖集一卷，其曾孫清嚴作也。

【譚藏用詩集】一卷，集外詩一卷。舊本題唐譚用之撰。其書出於明之中葉，自宋以來閱數百年，收藏者從未著錄，而忽得於吳岫家，集外諸詩皆本於唐

詩鼓吹，當時郝天挺所選錄已不為少，乃無一篇出於本集，其故頗不可解。

【譚敬昭】<sup>48</sup>子晉清——一八二一頃廣東陽春人。一八一七年進士官戶部主事，公餘輒手一編，蕭然自得，敬昭淹博羣籍，工於文詞，所擬答客難一首，七稽一首，甚稱於時；其樂府尤獨出冠時，極為馮敏昌等所推。與張維屏、王培芳齊名，並稱「粵中三子」。著有雲樓詩鈔、詞鈔，均清史列傳。

【譚咏昭】<sup>63</sup>仲回，一字雲生，清——一八一五至？武威人。幼溺於學，嘗仿其鄉張樹蜀典為洮隴談，故二十卷，一顯者借觀，竟以己名刊之。詠昭大憤，訟之，不能勝，乃走居陝西三原，主于焦氏，盡讀其藏書。年五十，中一八六四年順天鄉試。以修書議，敍江西知縣。夙短於視，謁藩司，誤觸几，茶濕上官衣，為所罾，歸牒請改教職，選洮州廳訓導，卒于官。詠昭工詩，清新刻露，文長駢儷，巧思雋詞，絡繹行間。著有看雲書屋詩文集及十七史拾遺。

【譚嗣同】<sup>67</sup>復生，號壯飛，清——一八六五至一八九



八湖南瀏陽人，卒年四十四（桐城文派評述附表作生于同治六年，卒年同。五續疑年錄云：「梁啓超云：春秋三十三。今以復生三十自紀。」同治四年生）推之，今亦從之。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自甲午戰事後，發憤提倡新學。官江蘇知府，以徐致靖荐，加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與楊銳、林昶、劉光第同參預新政。時號爲「軍機四卿」。孝欽后垂簾被誅，爲「戊戌六君子」之一。嗣同頗有新思想，可于仁學一書中見之。他著有石荊隱廬筆識、寒天一閣文、莽蒼蒼齋詩、遠遺堂集外文等，後人合刊爲譚瀏陽全集。

【譚嗣同詩】譚嗣同胸襟闊大，才氣縱橫，原是政治舞臺上人物，生平懷抱大志，不拘拘於小節，雖不是有意做詩人，但根據這樣的氣質，寫出詩來，不好也是好的了。梁啓超評論他道：「復生——譚的號——之行誼磊落，轟天撼地，人人共知，是以不論論其所學，自唐宋以後，咕嗶小儒，徇其一孔之論，固不足道。」所以我現在屈譚先生做一個詩人，譚是決不承認的。譚嗣同獄中題壁詩有：「望門投止思張

譚

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有這樣的豪氣，却生長卑鄙齷齪清朝末年的社會裏，無怪他要遭斷頭的奇禍了。死時年祇三十三歲。他的作品，在文學一方面的，有寒天一閣文、莽蒼蒼齋詩、遠遺堂集外文等。<sup>(33)</sup>

【譚用之】藏用，後唐——九三二頃人，善爲詩而官不達。有詩集一卷（新唐書藝文志）。

【譚鑫振遺稿】清同治間譚鑫振撰。

【譚瑩】兆仁，號玉生，清——一八零零至一八七一廣東南海人。卒年七十二。幼穎悟，強記過人，長於辭賦，與侯康交莫逆，以文學相鏘礪。又嘗偕熊景星、徐良深、徐榮等結西園吟社，文譽日噪。阮元見其所題寺壁詩文，異之。他日，又見其所作蒲澗修禊序及嶺南荔支詞百首，尤激賞。一八四四年舉人。官化州訓導，士風以變。陞瓊州府教授，加內閣中書銜。瑩詩初以華瞻勝，晚乃爲激壯淒切之音。尤工駢體文。沈博絕麗，奄有衆長。著有樂志堂詩集十二卷，續集一卷，文集十八卷，續集二卷；又好博考粵中文獻，佐其友

文——〇——七一九

伍崇曜彙刻成嶺南遺書五十九種，粵十三家集一百八十二卷，粵雅堂叢書一百八十種（均清史列傳）。

【評】<sup>01649</sup>「贊」和「評」兩種文體，是差不多的。按字書說：「評，品論也」，是史家的一種褒貶之辭。大概從前的史官，各有他的論著，用來或述一時君臣言行的是非，不過各人隨意命名，不能歸於統一罷了。所以司馬遷的史記稱做「太史公曰」，而班固的西漢書則稱做「贊曰」。范曄的東漢書，則稱做「論曰」。其實都是屬於「評」。評」的名稱實在是最初見於三國志。後世做這種文字的漸漸地多了，那就不必手操史筆的，也可做得，所以「二評」載在文粹之中，而「評史」見於蘇文忠公的文集裏。總括說起來，「評」的文體，應當以陳壽三國志中的「史評」為主，若和其他作者相並，便可分爲「史評」，「雜評」兩種了。

【評註才子古文】二十六卷。清吳縣金人瑞編，梅溪王之績評註。有康熙二十三年王氏鐵立居原刊

本。

【評註八代文宗】八卷。舊本題袁黃編。是編取文選中之近於舉業者，撮拾成書，有全刪者，有節取數段者，舛謬百出，不能舉。

【評話】<sup>02</sup>「評話」就是今日南方通行的「說書」。普通認爲始於宋仁宗時，是宮庭中一種行樂的事情。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小說起宋仁宗時。國家閒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迴之後，即云『話說趙宋某年』云云。」一般人是認此說爲確。其實不然。李商隱騎兒詩云：「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似當時優人已演述張飛、鄧艾故事的，即後世三國演義之所本。那麼「說書」在唐末已具雛形，不能說至宋仁宗時纔有。又蘇軾記王彭論曹劉之澤云：「涂巷小兒薄劣，爲其家所厭苦，輒與數泉（同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說至三國事，聞玄德敗，則鬻戚，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則喜躍暢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這也是說三國志。那麼說書在唐末宋初早已普遍的流行於民間，不必到宋

仁宗時纔有，也不必在宮庭中纔有。又據敦煌零拾中已有講唐太宗的通俗小說，則「評話」確非始於宋仁宗時。不過「評話」雖萌芽於唐末，而到北宋纔漸盛，到南宋更盛。把他認為宋代文學的特色，是不錯的。□「評話」在當時候又稱為「說話」，又稱「講史」，又稱「演史」，而「評話」又作「平話」，又稱「詩話」。因中間有詩句，有白話，故稱「詩話」。灌園耐得翁都城紀勝（都城指南宋都城，今杭州）一記，當時「評話」情形，分為四派，其原文云：「說話有四家：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朴刀桿棒及發跡變態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講史書，謂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戰爭之事。」（原文不十分明白。今按，大概以「小說」為一家，「說經」為一家，「說參」為一家，「講史書」為一家，故稱四家。而「銀字兒」、「說公案」、「鐵騎兒」皆包括於「小說」之內。□當時候以此為業的稱為「評話人」，他們不但是有專門的人材，

而且組織了團體，稱為某社，某社。據周密武林舊事，當時雜劇有緋綠社，小說有雄辯社云云。至今蘇州的說書人還有光裕社、潤裕社等名目，門戶非常分明，社規非常的嚴厲，這大概還是雄辯社的遺風。□這種「評話」在當時候稱為「話本」，就「話本」二事看來，可知「話本」是「說話人」自己用的，而不是給一般人看的。「話本」離不了「說話人」等於「戲本」，離不了演戲人。這一點是研究文學史的人應該注意的。□宋人的「話本」流傳到現在的有四種：就是（1）大宋宣和遺事（2）新編五代史平話（3）京本通俗小說（4）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其他失傳的很多，有許多雖被收入永樂大典中，然現在已經沒有了。所能供給我們參考的只有錢遵王的就是圖書目裏十六種目錄。現在採錄如下：

燈花婆婆 種瓜張老 紫羅蓋頭 女報冤 風吹轎兒 錯斬崔寧 小亭兒 西湖三塔 碼五梅團圓 簡帖和尚 李煥生五陣雨 小登錢

宣和遺事（四卷） 煙粉小說（四卷） 奇

閩類記（十卷） 湖海奇聞（二卷）

這十六種之中，有的還存在，有的已失傳，有的已混入他書中，改變了面目。現在把現存的宣和遺事等四種說一說，就可以知道這十六種的存亡。（1）宣和遺事——爲也是園十六種之一。黃堯圃收入士禮居叢書，然只二卷。今有涵芬樓叢書四卷足本。（據金陵王氏洛川校正重刊本排印）（2）新編五代史平話——此書初亦無人注意，清光緒時曹元直得宋刊巾箱本於杭州，武進董康據以影刊，纔流傳於文學界。其書演述五代歷史，爲當時「講史」之一種。於梁、唐、晉、漢、周各分上下二卷，今梁、漢兩代都缺了。下卷，而每代上卷之前各有目錄，惟梁代缺去，然沒有他本校對，無法可補。（3）京本通俗小說——係江東老、據元人寫本影印。自第十卷至第十六卷，以前缺。未有老、跋，謂原本尚有錢遵王圖書，蓋卽也是園中物。其中共七卷，目錄如下：

碾玉觀音 菩薩蠻 西山一窟鬼 志誠張主

管 拗相公 錯斬崔甯 馮玉梅團圓 而未兩

卷卽也是園目錄十六種之二。現在可說十六種除了宣和遺事、錯斬崔甯、馮玉梅團圓而外，其他十三種已不可考了。（4）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此書在中國久已失傳，日本三浦將軍藏有宋刊本，羅振玉據以影印。宋人的「話本」大概如此。到了元代，乃由宣和遺事而演化成水滸像五代史平話的體裁。有三國志演義，明以後跟着出了列國志演義等許多作品，由三藏取經詩話而擴充成西游記，到了明代乃由京本通俗小說的體裁而產生了今古奇觀。於是產量更多，而體裁也略有變化了。

【評崑論】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評演三字經】上海流行俗曲。茂記書莊石印本。

【評演濟公傳】前後集二百四十回，係清初所作。

皆大歡喜等述濟公神異事迹的擴大中間寫江洋大盜殺人越貨，俠士鋤奸，一如施公案、彭公案等俠義小說所寫。敘濟公行動，則尤幽默有趣，無論治病、賑難、捉大盜、收門徒，無不出之以遊戲，書亦爲平話。

體，惟所敘多神異變幻之事，與封神傳借講史以演神怪相同，故不能列入俠義小說一流。是書續作甚多，今已至二十餘集，還沒有完畢。<sup>75</sup>

【評選瀛奎律髓】四十五卷。清桐城吳汝綸撰。有民國十七年南宮邢之襄藍印刊本。

【評花仙館合刻詞二種】二卷。清錢塘金繩武撰。有成豐三年評花仙館金氏刊本。

【評點楚辭】清俞樾撰。十七卷。這書注釋全用王逸章句及洪興祖補注，不增易一字，而雜引諸家評語，有總評，有眉批，每篇之後又有評語，大抵依據馮紹祖的楚辭句解評林，而略有增減，雖微引繁多，終嫌冗碎，又所引都不注出處，不知俞氏何為編此陋書，疑是坊賈所依託。<sup>76</sup>

【語新】二卷。清華亭錢學繪撰。有申報館排印本。<sup>77</sup>

【語體先於文言】「語體」與「文言」從現在看來，卻成了一個對待名詞。若從他發源說來，卻是語體先於文言。因為生民之初，未有文字，先有語言，未有語言，先有音聲。故在六書未興的時候，情動於中，自

語

然聲發於外，縱使謳歌詠拍手頓足，或且和著土鼓箏籥，猶之現代所見猩猩的跳苗歌，有聲無辭罷了！這不是語體文的遠祖嗎？<sup>78</sup>如今所傳六經，以詩經尚書為最難讀，最不易解，實則詩經就是古人的白話詩，尚書就是古人的白話文。尚書中如堯典，皋陶謨，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洪範，康誥，無逸，君奭，立政，顧命，文侯之命，各篇皆當時對話的文辭，甘誓，湯誓，盤庚，牧誓，多士，費誓，秦誓，各篇為當眾演說的文辭。大話多方，呂刑各篇為當日演講的文章。文辭經則當日太史陳詩，以觀民風，所有十五國風皆採自民間歌謠，故皆義取通俗，文不雅馴，所以稱來與至曰「格」，中間之中曰「殷」，事曰「采」，稱於是曰「肆」，稱殺曰「劉」，稱大曰「誕」，或曰「純」，稱我曰「台」，或曰「卬」，稱茂密曰「莫莫」，稱合衆曰「揖揖」，稱羣飛曰「薨薨」，稱馳驅曰「旁旁」，稱有力曰「係係」，稱飢曰「怒」，稱去與行曰「邁」，稱終了曰「監」，諸如此類，都是古代的語言，後來種種的變化，而語言亦因之而有變遷。後人索解不易，遂覺為詰屈整

牙。爾雅有釋詁，釋言，釋訓諸篇，即將中古以來通用的文言解釋詩書的古語。又有一顯明的憑據，盤庚中有「乃語民之弗率」一句，東坡書傳謂「民之弗率……以語言曉之。」可見盤庚一篇，純係古語，故詰屈聱牙爲尤甚。自孔子作易乾坤兩卦的文言，其句法字法，實與今之文言無大殊。是其題稱文言，明與當時的話不同。從此孔門著書，皆用文言。左邱明著春秋，曾子之門人成孝經，子游之門人作檀弓，禮運，有子曾子之門人作論語。可見仲尼之徒著書立說，都不用語體。十三經中，只有在孔子以前的詩經尚是「語體」。可見語體的發源，還在文言以前，也算是我國最早的文體。從孔子以後，文言代興，語體遂廢。但公羊穀梁兩傳已有語，魯語的不同。歷代史家，馬遷而下，多有以當日之俗語，靡雜其間。而南北史中，尤所在皆是。不過在文言中間，見有片言隻語罷了！至通體純係白話，要算是起於宋，盛於元，至現代而猶未盡其變化。怎見得起於宋呢？當宋仁宗時，天下承平，命羣臣按日進講，一動聽的事

以爲娛樂。所說的中淺顯明白，謂之「平話」。今所傳的宣和遺事，即是當日所進講的。後來理學家如程子朱子，始因弟子講習的便利，仿佛子說法，成爲語錄，以理既深奧，文不淺顯，學者更無從問津，這都是宋代的「語體文」。至於有韻之文，如邵康節之詩，宛如平話，黃山谷之詞，亦有通篇全用白話而成。後來效法他的，卻又不少。當時尚有說史說諺語等，也是語體的作品。其後元人崛起，漢北本不諳中國文理，故朝廷所下文告，辭多鄙俚，若元史所載泰定帝即位詔，可以見當時文體的一斑。錄如下：「泰定帝即位詔云：『薛禪皇帝可憐見嫡孫裕宗皇帝長子，我仁慈甘麻刺爺爺根底，封授晉王，統領成吉思皇帝四個大幹耳朵，及軍馬達達國土，都付來依着薛禪皇帝聖旨，小心謹慎。但凡軍馬人民的不揀甚麼勾當裏，遵守正道行來的上頭，數年之間，百姓得安業。在後完澤篤皇帝，教我繼承位次，大幹耳朵裏，委付了來。已委付了的大營盤，看守著，扶立了兩個哥哥，曲律皇帝，普顏篤皇帝，姪碩德八剌皇帝。我累

朝皇帝根底，不謀異心，不圖位次，依本分與國家出氣力行來。諸王哥哥兄弟，每來百姓，每也都理會的也者。今我的姪皇帝生天了，也麼道，迤南諸王大臣軍士的諸王駙馬臣僚，迤遠百姓，每來人商量著，大位次不宜久虛。惟我是薛禪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長孫，大位次裏，合坐地的體例。有其餘守立的哥哥兄弟也無有。這般要駕其間，比及整治以來，人心難測，宜安撫百姓，使天下人心得甯，早就這即位。提說上頭，從著衆人的心，九月初四日，於成吉思皇帝的，大幹耳朶裏，大位次裏，坐了也。交衆百姓，每心安的，上頭敕書行有。」這是語體而兼雜蒙古語，且當時史官執筆，有以「虎兒」「猪兒」紀年，今見諸元祕史略，可見當時語體文的通行。於是通俗文學的小說雜劇，風起雲湧。小說變漢後的短章而為長篇，其中最膾炙人口，傳到今日，幾於家置一編，如施耐庵的《水滸傳》，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清康熙間金聖歎將這兩書和莊騷馬史杜詩排入天下才子書之列。雜劇本由宋曲演變而來，王國維謂「雜劇以方言俚語

為當行，於科白內敘事，而曲文全為代言，不可謂非戲曲上一大進步。」其最著名者為關漢卿王實甫鄭德輝白仁甫四家，其後更有北曲南曲的分別。北曲以關王修改董解元的西廂為傑作，南曲以高則誠的琵琶記為第一。其他院本雜劇作者甚多。現代王國維所著的宋元戲曲史，說得甚詳；因無與於文體，不必贅及。明代而下，科舉盛行，功令所在，實足束縛人心。數百年間，天下有才的人，不是研究破碎的漢學，便是講求禪寂的宋學，不是寢饋於熟爛的時文，便是沈浸於浮麗的詞章。白話詩文，除了戲曲小說外，幾乎絕跡不見。求其略相近似，只有袁宏道兄弟所創的「公安體」。如西湖詩云：「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住，一日湖上臥。」偶見白髮云：「無端見白髮，欲哭翻成笑；自喜笑中意，一笑又一笑。」在當時為識者所識，在今日看來，也可算是文界革命的先進了！戲曲以湯臨川的四夢為著，名而還魂記尤為傑出。（還魂記外，為邯鄲夢、南柯記、紫釵記）其餘若李笠翁的十種曲、孔東塘的桃

花扇，洪諧思的長生殿，均為獨步一時。若蔣心餘的紅雪梅九種揚笠湖的吟風閣詞曲譜也其後來名作。然終不及歸玄恭真古愁曲，將古來聖君賢相嬉笑怒罵，以發其黍離麥秀的感慨，真是離騷天問的副響，天地間有數的妙文。至語體的小說，在明代以吳承恩的西遊記，王世貞的金瓶梅為名著，在清代以曹雪芹的紅樓夢，吳敬梓的儒林外史為傑作，到得後來作者雖多，終不能駕乎其上的，此元以下語體文的概況。

【語錄起源】唐代的禪宗和尚們，因為要說理明白正確，所以做成語體的語錄。語體的語錄，為什麼起於禪宗呢？這因為他們本來是要竭力打破文字障的。他們底哲理，本來是「不可說」的，不可說而對於他們底門徒，有時又不能不有所開示，於是不得已而說下幾句話。他們底門徒，以為如果把它寫成文言，經過一番翻譯，便會弄得不明白不正確，於是就把它依師傅口頭上所說的照樣的記了下來，做它一絲不走，這便是所謂語錄。這便是禪宗底語錄。

所以用語體的一個原因。其次，禪宗底六祖惠能，本是一個不識字的人，他底歷史和法語，經他底門徒法海如實地記了下來，便是所謂六祖壇經。便是最初的白話語錄。於是後來禪宗的語錄，便都依著這部最初的語錄而一律寫成白話了；這便是禪宗語錄所以用語體的又一個原因。他們所以用白話做寫語錄的工具，正因為白話能合於他們說理明白正確的要求。後來宋代的儒家，要寫起語錄來，便也受了他們底影響，有了這種覺悟，而自然地採用了白話。咱們所覺得可惜的，就是唐代盛行的唯識宗，幾位大師們如玄奘、窺基之流，沒有這種覺悟，不知道用白話來翻譯經論，注釋經論，否則最有系統的唯識宗，它底哲理，一定格外容易使人了解了。但是這也許一則為時代所限，一則他們不像禪宗是一個革命的宗派，所以不能做這革新的事業呢。1013

1013  
【諸伯詩存】清咸豐間周諧伯撰。

【諸聲別部】六卷。清新城王士禛撰，南昌喻士端編。有乾隆原刊本。



【諧史】一卷。舊本題宋沈俶撰。所錄皆汴京舊聞。  
【諧也集】四卷。明朱維藩編。凡明以前游戲之文，悉見採錄。

【諧噱錄十五則】清會稽童翼駒輯。有底稿本，在草亭讀書餘志稿內。

【諧鋒】十二卷。清吳縣沈起鳳撰。有中箱本。

【龔詡】（一作翊）大章明——三八二至一四六

七崑山人。卒年八十六。父因事戍五開衛，詡遂隸軍籍。年十七，調守金川門。燕兵至，慟哭遁歸，賣藥授徒。以自給。正統四年（一四三九年）巡撫周忱薦為松江學官；又薦為太倉學官，皆不就。嘗語吳訥道：「詡仕無害於義，但恐負城門一慟耳！」隱居以終。詡著有野古集三卷。

【龔璠】子敬，宋至元——二六六至一三三。原籍高郵，徙居平江。卒年六十六。善屬文，刻意書學。少為憲使，徐琬辟置幕下。後充和靖學道。兩書院山長，調甯國路儒學教授。遷上饒主簿，改宜春丞。以江浙儒學副提舉致仕。璠所著存悔齋稿一卷，遺一卷。

龔

其詩格伉爽清新。

【龔鼎臣】輔之，宋——一零一零至一零八。六鄂州須城人。卒年七十七。幼孤自立。一零三四年第進士，為平陰尉。以薦為泰甯軍節度掌書記。擢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歷吏禮二部郎中。屢居言路，闔略細故，至大事無所顧忌。然其言優游和平，不為峻激，使人主易聽。累官太中大夫，請老，以正議大夫致仕。鼎臣著有東原錄一卷。

【龔鼎孳】孝升，號芝麓，明至清——一六一五至一六七三。安徽合肥人。卒年五十九。一六三四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李自成陷京師，受直指使職，巡視北城。入清，授吏科給事中。累遷太常寺少卿。總名妓顧媚，多為奇珍異寶，以悅其心。聞父喪，歌飲留連如故。為孫昌齡所劾，降二級。尋遇恩詔免。屢起屢蹟。至康熙間，官至禮部尚書，以疾致仕。卒，諡端毅。鼎孳為人放曠，頗為時所譏，而洽聞博學，詩古文俱工。在清初與錢謙益、吳偉業齊名，稱為江左三大家。著有定山堂集，又諧顧妓事為白門柳傳奇。

【龔自珍<sup>26</sup>】更名鞏祚，字璣人，號定盒。清——一七九二至一八四一浙江仁和人。卒年五十八歲。讀舊登科錄，即有志爲科名掌故之學。十二歲，從外祖段玉裁受說文于金石。官制日錄諸學，尤有特好。一八二九年進士，授內閣中書。陞宗人府主事。十七年，改禮部。因避仇告歸，匆匆南下，卒于道。一相傳自珍與親王弈繪側室顧春私通，事敗南遁，被刺于道，春亦被逐出府。但孟森與蘇梅均有文考證其不確。自珍文導源周泰，自成一派。詩詞亦超逸異常。著有定盒文集三卷，續集四卷，文集補二卷，補編四卷，布文傳一卷，泉文記一卷，鏡苑一卷，尚書序大義一卷……等二十餘種。（均清史列傳）

【龔自珍詩】詩集名破戒草。有夢中作詩：「黃金華髮兩飄蕭，六九童心尚未銷。叱起海紅簾底月，四廂花影怒於湖。」又送劉三詩：「劉三今義士，媿煞讀書人。風雪銜杯罷，關山拔劍行。英年須閱歷，俠骨豈沉淪。亦有恩仇託，期君共一身。」這是何等豪爽的意境！(234)

【龔適甫集】清道光間龔鉞撰。

【龔孝拱<sup>4</sup>】定盒子學問淵博，而性情極乖張。別號甚多，不可悉數。最奇的自號爲半倫。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爲五倫，今五倫中一倫沒有，只有一愛妾，故稱爲半倫云。又嘗改定盒文，罵爲不通。時定盒已死，設木主於座右，每改一句，以小棒擊木主一下。其行事大抵如此。後竟以發狂死。定盒逸事也甚多，但不能更奇於孝拱，今不備載。王韜有記龔蔣兩君事一文，蔣爲蔣敦復，龔即龔孝拱，言孝拱事的甚詳。1023

【龔易圖<sup>602</sup>】霽仁，號含真，清——一八七四頃福建閩縣人。天資敏捷，爲文下筆立就。一八五九年進士官至廣東布政使。年四十餘，罷官歸里，廣築園林。城中有四處，爲環碧軒、變駢園、芙蓉別島、武陵園。文酒醉裙，幾無日無之。易圖工詩，雅近袁枚，問出入趙翼，官蹟亦兼似二人。著有烏石山房詩存。

【龔景瀚<sup>609</sup>】海峯，清——一七四七至一八零二福建閩縣人。卒年五十六。一七七一年進士。嘉慶時官合

州知州。時教匪蔓延，官軍不能平，景瀚上堅壁清野議，經略勒保以為然，命行于川東、川北、次及陝、甘、湖北各省，先后三四年，堡寨告成，教匪遂以次盪平。官至蘭州知府，送部引見，卒于京。景瀚工古文辭，著有澹靜齋文鈔。

【龔敷】<sup>714</sup>元——一三五四頃鉛山人。洪武中，以明經分教廣信。御史葉孟芬薦其學行，入為四輔官。以老乞歸。又召為祭酒，卒于官。敷著有鶴湖集六卷，經野類鈔二十八卷。

【龔頤正】<sup>717</sup>本名敦頤，字養正，宋——一六二頃處州遂昌人。與韓元吉交往。光宗時，為國史院檢討官。歷宗正丞。頤正著有芥隱筆記一卷，以考證博洽見稱。

【龔用卿】<sup>717</sup>鳴治，明——一五四零頃懷安人。一五二六年舉進士第一。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用卿所著有雲崗選稿二十卷。

【龔翔麟】<sup>717</sup>天石，號衛圃，清——一六五八至一七三三浙江仁和人。卒年七十六。一六八一年副貢生。由

工部主事歷遷至御史。當官有幹實，在諫臺時，號稱敢言。初居武林田家灣，自號田居。後得橫河沈氏之居，謂之玉玲瓏山館。翔麟工詩詞，與朱彝尊、李良年、李符、沈懋日、沈岸登稱「浙西六家」。著有田居詩稿十卷，續三卷，紅藕莊詞三卷（均清史列傳）。

【端方】<sup>021</sup>匄齋，號午橋，清——一八六一至一九一一滿州正白旗人。卒年五十一。光緒舉人。由工部主事官至陸軍部尚書，直隸總督。嘗赴歐洲考察各國政治，回國后任南北洋大臣，為中外人望所歸。宣統初，坐事奪職。川中爭路事起，銜命入川，至資州，值國變，被害。諡忠愍。方精金石學，收藏極富，有匄齋吉金錄、藏石記等。

【端虛勉】<sup>21</sup>一居文集】三卷。清張成孫撰。在常州先哲遺書後編內。

【端綺集】<sup>24</sup>十九卷。清甘泉黃爽撰。有道光二十五年潘氏刊本，在清頌堂叢書內。

【端溪課藝】<sup>32</sup>一卷。清奉新趙敬襄撰。有龔日省堂刊本，在趙竹岡齋九種內。

【端淑卿】<sup>37</sup>明——一五三一頃當塗人。適芮氏。賦性幽閒，天資穎悟。父廷弼為教諭，她從居官邸。日讀毛詩、列女傳、女範諸書。及笄，遂博極羣籍。淑卿工詩詞，大類唐人，有綠窗遺稿四卷。（明史藝文志）

【端木順】<sup>4</sup>少坤，清青田女子。有古香室詩稿，見兩浙輶軒續錄。

【端木圀瑚】<sup>6</sup>子彝，一字鶴田，號太鶴山人，清——一七七三至一八三七浙江青田人。卒年六十五。生有異稟，七歲入學，數月能盡誦同學所誦書。年十二，誦尚書四日即盡記。阮元督學浙江，試青田畫虎賦，譽為「青田一鶴」。邀讀杭之敷文書院，作定香亭賦，海內傳誦。由舉人大挑知縣，改歸安教諭。通堪輿家言，道光十年，召相吉地，以知縣用，改官內閣中書。十三年，成進士，仍以知縣改請歸中書。國瑚好學，尤深于易，與龔自珍均以治經同時齊名。為詩崛強，生峭，耐人咀嚼，自成一派。著有太鶴山人詩集十三卷，文集四卷，周易指四十卷，周易辨說二卷。（均清史列傳）

【端肅公集】<sup>50</sup>十卷。明葛守禮撰。文九卷，詩一卷。  
【端整】<sup>58</sup>號平川，明——一五七三頃人。工作曲，有傳奇廢唐記一本（曲錄）作于張鳳翼廢唐記之前，亦寓百里奚事。

【端陽走驛騎】<sup>76</sup>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端陽節】<sup>8</sup>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端居室集】<sup>77</sup>清嘉慶間王蔚宗撰。

【端簡文集】<sup>88, 82</sup>十二卷。明鄭曉撰。曉熟諳典故，通達國體，志在經世，於韻語頗不多作，其文亦直抒所見，不以詞藻求工。

【端簡公集】<sup>88, 87</sup>清何世璠撰。

【端節】<sup>88, 87</sup>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選鉛印本。

【刻絨花】<sup>0, 2</sup>上海流行俗曲。中西書局鉛印本。

【刻鵲初二三集】<sup>2, 7</sup>三卷。清長洲顧元照撰。有嘉慶刊本。

【刻楮集】<sup>4</sup>四卷。旅逸小稿二卷。清嘉興錢儀吉撰。有道光刊本。

【刻燭集】一卷。清嘉定曹仁虎撰。有藝海珠塵本。乾隆刊本，在藝海珠塵內。

【訓】訓的起源。當是始於伊尹所做的伊訓。書序說：「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太甲是商朝初葉的國君，伊尹是商朝開國的功臣，幼主有了過失，臣子便作「訓」以警戒。足見古代君臣間的規過勸善，真是坦白純正極了！而「訓」體文的有價值也於此可見。書經上面說：「伊尹乃明烈祖之成德，以訓於王。」按「訓」的意義，照字書上說：「訓者，導也；順理以迪之也。」淺近的說一句，就是根據道理，開導他一番罷了。漢丞相主簿繁欽，有祠先主訓，就本伊訓之體而作的。

【訓真書屋詩存】清光緒間黃國瑾撰。

【訓妓】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訓妻】北平流行俗曲（琴腔）。

【託妻寄子】福建流行俗曲。集新堂鉛印本。

【託素齋詩集】四卷。清長汀黎士宏撰。有原刊本。

【託素齋集】十卷。清黎士宏撰。集中諸作大抵多

宋人末派。

【託合萬年歡】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證山堂集】八卷。清周斯盛撰。斯盛斥當時劍南流派之非，力主北宋以宗唐，然筆力薄弱，亦僅得唐人之形似而已。

【證響齋詩集】清同治間蔡鑾揚撰。

【證無爲太平仙記】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譏刺詩】大略與諷諫相似。然人臣告君，與僚友規戒，草野憂時不同，或所見與所聞，與所傳聞，亦必有異，則諷諫全用微詞，譏刺不妨披露也。亦須視其時如何，若其時可危言則危言，否則言孫矣。忌在淺露而昧於明哲，徑直而隣於罵詈，迂闊而不切於事

情。

【話雨齋詩鈔】一卷。清歸安張興仁撰。有成豐刊本，在彙齋軒全集內。

【話雲軒詠史詩】二卷。清歙縣曹振鏞撰。有嘉慶刊本。

【話劇初期】中國之有話劇，最初是在西洋人所

辦的學校裏開始的。從民國紀元前十年起，到民國三年止，這十多年的「戲劇信史」，我們可以根據朱編的新劇史中「內幕」分年的記載裏，知道話劇發展的經過。光緒二十八年，即一九零二年，己亥十一月，上海基督教約翰書院始演劇，徐匯公學踵而效之。然所演皆歐西故事，所操皆英法語言，苟非熟諳西文字者，則相對茫然，莫名其妙也。光緒二十九年，即一九零三年，庚子冬十二月，上海南洋公學演劇一次。是年適丁拳亂，因年假餘暇，私取六君子及義和團事編成新劇，就課堂試演，知者絕鮮。光緒三十年，即一九零四年，甲辰秋七月，上海南洋中學及上海民立中學並演新劇。「光緒三十一年，即一九零五年，乙巳冬，汪優游淑文友會於海上。」汪優游者，民立中學學生也。民立之演新劇，優游實聳成之。顧其願猶未足，因並年假餘暇，淑文友會於城東，節取時事之有裨社會，有益世道者，編纂新劇。越歲丙午元夜，假畫錦牌坊陳宅試演，觀者殊濟濟矣。開今日各劇社之先聲，優游誠人

傑哉。光緒三十二年，即一九零一年，丙午春正月，上海滬學會組織演劇部，羣學會亦如之。滬學會就會堂試演，主其事者爲美術家李叔同。冬十月，上海明德學校演劇籌款。此次攔入化子拾金一劇，致見輕識者，售券之數頓減，而後此新舊劇之雜然並奏者，實自此始。冬十一月，南市商會學堂演劇。是月，青年會組織演劇部。冬十二月，南翔鎮南翔小學演劇。所演黑龍江新劇，慷慨激昂，全場多爲感動。是月，朱雙雲、汪優游、王幻身等，立開明演劇會於滬。光緒三十三年，即一九零七年，丁未春正月，任天樹、金應谷、合組益友會。假座張園演劇。春二月，春柳社成立於東京。留日學生曾存、吳、李叔同、吳我尊、謝抗白等，慨祖國文藝之墮落，發起春柳社於東京。會徐淮告災，迺演巴黎茶花女遺事，集資振之。日人驚爲創舉，嘖嘖稱道，即各報亦多譽辭。嗣是新劇於社會之益，人多知之。伶人之稍具思想者，亦相率規仿，以趨時尚。時丹桂之潘烈士投海，惠與女士、春仙之瓜種蘭因、武士魂等，並受社會歡迎。上

海各日報亦提倡不遺餘力，因是而新戲之價值日增，流至今日，而其風始昌。一春三月，上海南洋公學聯合徐匯公學演劇三日。一徐淮惠水，待振甚迫，南洋學生乃合徐匯學生座假李公祠演劇三日，得資助振。演冬青引劇，悉用古代衣冠，實開今日各劇社演歷史劇之先河。一夏六月，管西園、孫芝圃立公益會，演於上海英租界議事廳。一所演多教子碰碑等舊劇。一秋七月，開明演劇會聯合上海學生調查會，演於春仙戲園。一秋八月，上海徐家匯商部高等實業學校演劇。一秋九月，王鐘聲來滬，立春陽社。一新劇之優於舊劇，已昭昭在人耳目。至布景一端，則固於源鐘聲與春陽社。王鐘聲者，莫知其家世，或謂係浙江世胄，來滬自命為調查戒烟丸委員，以演說而識馬湘伯，與沈仲禮未幾，遂與馬、沈二人發起春陽社，借圓明園路愛琴西戲園大演新劇，並刻意布景，以新閱者耳目。一冬十一月，春柳社又演於東京。一陸鏡若、馬絳士、歐陽予倩等連翩入春柳，同志漸衆，因演黑奴顛天，生相憐等劇於東京之本鄉座，賣座甚盛。

一冬十二月，馬絳士立奇生社，陸鏡若立申酉會。一（二社皆春柳之旁枝，實未嘗自別於母社，演電術奇談、熱血等劇，日人自嘆勿如。）一光緒三十四年，即一九零八年，戊申春正月，春陽社又演於張園，旋即解散。春二月，王鐘聲與任天知合辦通鑑學校於滬。春三月，通鑑學校試演於春仙戲園。是月，通鑑學校往吳。夏四月，通鑑學校由吳適杭。是月，通鑑學校返滬，演於愚園，旋即解散。一連演張汶祥刺馬劇，計七日，賣座寥寥，因即解散。一夏五月，龔玉友立可社。一可社又新劇中之別派也。緣彼所演各劇，多帶唱者，常演於丹桂，觀者頗感，秦腔之雙淚碑、哀感頑豔，尤為時稱。一是月，王鐘聲北走燕京。一燕京初無所謂新劇也。崔靈芝雖以演惠興女士新劇名，然其所謂新劇者，多類乎可社，非純粹之新劇也。有之，自王鐘聲始。一鐘聲既屢蹶於上海，不得已迺北走燕京，提倡新劇。演於某園，大為時重。於是劉木鐸、徐光華輩，乘時崛起，遂成一時之盛。一夏六月，汪優游、朱雙雲、任天知合組一社，演於天仙，得資助振。劇為新加

官，一劍憤訴哀鴻，烈女傳等。同時錢紹芬組織達社演於滬南，金應谷組織慈善會演於張園，姚桂生，陳無義合組天義社演於大觀戲園。秋七月，滬南沈景麟，陸中麟合組仁社演於天仙。劇爲上海故事，小鏡子本地風光。秋八月，上海民立中學演劇祝聖，王安民起而糾之。秋九月，滬北屠開徵，李廉甫等合組餘時學會。「宣統元年，即一九零九年己酉春正月，一社，天義社，仁社，慈善會，合組爲上海演劇聯合會，演於春桂。一劇社之多，於斯爲盛。姚桂生以各立門戶，以爲前途障也，爰謀諸朱雙雲，任大樹等，合各小團而爲一大團，庶幾羣策羣力，不致陷新劇於危途。朱任等力贊其成。迺聯合各團，合組爲上海演劇聯合會。本擬就城內福佑路，康園舉行，嗣以不得警廳之許，乃改就春桂開演。事出倉卒，多未預備，故賣座甚稀。一春三月，上海演劇聯合會，如吳演三日。夏五月，上海演劇聯合會演於張園，劇爲金田波真械相搏。夏六月，上海哀蓋之立亦社演於張園。秋九月，蘇州東吳大學演劇。主其事者爲陳大悲，所演皆西洋

劇。「宣統二年，即一九一零年，庚戌夏六月，王鍾聲，陸鏡若，徐半梅，合組文藝新劇場，鍾於張園演愛海波，猛回頭諸劇。秋七月，汪處廬組織廣濟社，演於張園。冬十一月，任天知來滬，立進化團。冬十二月，蘇州福音醫院學生組織游藝會演劇助皖賑，會長楊君謀被創。劇爲血手印，該社長楊君謀自爲大班漢樂士，演至被刺一幕，忽爲飾葛思之陳耀德，真殺全場大潰。耀德之殺君謀，其說不一，卒以戲殺定罪。而楊氏家族爲之力求減等，當道不之許，判爲無期徒刑。未幾，死於獄。除夕，進化團如甯。「宣統三年，即一九一一年，辛亥春正月，進化團演於南京昇平戲園。首日演血蓑衣，二三日演東風亞雲，四五日演新茶花，甯人趨之若鶩。天知以其道得行，迺於門前高張旗幟，大書特書曰：天知派新劇。春二月，進化團副團長溫亞魂，出而別立爲醒世新劇團，演於鎮江，旋即失敗。夏四月，進化團由南京至蕪湖。一日演恨海。一夏五月，蕪湖齊悅義發起，迎智羣。是月，蕪湖警察廳廳長丁幼蘭，禁進化團演劇，駐甯日領事起而



交涉。夏六月，上海張雪林組織世界新劇團，演於留園夜花園。是月，進化團由蕪湖至漢口將開幕，爲鄂督瑞澂所禁，並下令拘捕。是月，蕪湖迪智羣開幕。秋七月，徐半梅立社會教育團，演於上海謀得利戲園。一演鏡中影，猛回頭，誰先死，明盲目，遺囑，閨門訓詠諸劇。是月，尚義隊成立。秋八月，世界新劇團演於歌舞臺。是月，迪智羣由蕪湖之九江。冬十月，進化團謀於張園。一南京光復。滬人謀所以紀念之者，乃發起東南光復紀念大會於張園，並請進化團演赤血黃令及新加官諸劇。是月，王鐘聲死於燕（上海光復后，王鐘聲隻身北上運動軍隊，事洩被害）冬十一月，社會教育團如蘇。冬十二月，社會教育團如常州。是月，改進團演於第一臺。一劇爲薄命花，隱刺時事，爲時感禱。一民國元年，即一九一二年，壬子春正月，溫亞魂立愛羣社演於謀得利。是月，蘇州王守仁，朱亞仁等發起游藝助餉團。春二月，迪智羣演於南昌。春三月，劉藝舟采滬入新舞臺。一劉藝舟者，木鐸之化名也。初演於北京，頗爲時重。辛亥革，木鐸

棄優投軍，恢復登州。自謂有動，以不得志於時，退而仍爲劇。來滬入新舞臺，與沈縵雲，葉惠鈞等同日登場。首夕演波蘭亡國慘史，二夕演吳祿貞賣座之感，爲該臺從來所未有。是月，社會教育團適漢。是月，陸鏡若立新劇同志會，演於張園。是月，進化團入新舞臺，旋即失敗。是月，顧無爲，陳無我等去進化團而如雨。是月，中華演劇團與新劇同志會，合演於上海青年會。一劇爲家庭恩怨記，自由結婚。是月，學生游藝會與新劇同志會，合演於張園。是月，新劇同志會，演於新舞臺。是月，徐光華來滬，演於新舞臺，僅二日。夏四月，新劇同志會由滬之蘇。是月，哀鳴團演於華洋游藝賽珍會。夏五月，進化團如雨。是月，蘇州新劇研究會，演於全浙會館。一王守仁等所組織之游藝助餉團，久而無所舉，於是陳萬里，劉航蕪輩，將其舊部，改組爲新劇研究會。是月，女子參政會，演劇於張園。一女子演劇，前未之聞，有之，自女子參政會始。是月，社會教育團演於新舞臺。一劇爲猛回頭。是月，中西書院演劇。是月，李君磐，朱旭東合

組之開明社，演於大舞臺。所演，都注重於音樂跳舞。是月，戴天仇、吳稚暉、王君復等演於新舞臺。民權報記者戴天仇等，以勸國民捐，現身說法於新舞臺，志在刺激人心，故並不售券。是月，南洋大學學生演於新舞臺，特排新劇二齣，一為西洋戲，雙騙計，一為時事戲，榴花血。徐錫麟故事。是月，南洋中學學生發起學生勤捐團，演劇於鳴盛梨園。是月，南洋大學學生又演於大舞臺。是月，黃喃喃之自由演劇團，演於愛提西。是月，開明社演於謀得利。是月，自由演劇團演於大舞臺，黃興與馮。是月，文士演劇團演於張園。夏六月，蘇州新劇進行社演於全浙會館。是月，新劇同志會演於謀得利。秋七月，書業商團演於徐園。是月，許黑珍組織之醒社，演於張園。演鐵血健兒，謀產奇談兩劇。是月，林孟鳴、陶天演合組社會教育團，出發之溫州。秋八月，黃喃喃立流天影新劇團於滬。演誰之罪劇於愛提西。是月，新劇同志會如常州。是月，上海顧靜鶴立飛鳴社，出發至杭州。是月，曹開元以同志會名義，赴杭演劇。是月

汪優游，顧無為，范天聲等由甬而鎮。是月，安慶張惱吾立醒新戲劇團，王無恐、王山樵、陳天曉歸之。是月，安慶醒新戲劇團之一部分出，而別樹為新民團，開往壽州。是月，上海開明社演於中華大戲園，三日而輟。是月，上海新劇俱進會成立。社會教育團團員，王漢祥，以上海新劇摧殘殆盡，用發起新劇俱進會，以通聲氣。是月，蘇州貝晉美立開明新劇社，演於全浙會館。是月，紹興何悲夫立模範新劇團，王無恐，查天影輩與焉。是月，汪優游、范天聲輩由鎮江之燕湖。秋九月，安慶之醒新戲劇團，易名為新劇流動團，往大通。是月，進化團之維揚。是月，童子演劇團，出現於大通。冬十二月，上海城東女學演劇。劇為女律師。是月，開明社之蜀。是月，新劇流動團之青陽。一民國二年，即一九一三年，癸丑春正月，汪優游等由揚之漢。是月，新劇同志會之湘。春二月，新劇流動團由青陽而木鎮，復由青陽而甯陽。是月，錢樵孫、樊琅園等立上海國民俱樂部於滬。春三月，劉藝舟入漢，旋即之汴。是月，張翠翠等發起蘇州進化團，演於

全浙會館。夏四月，新劇流動團由甯陽而徽州，而屯鎮，是月，吳寄塵等發起新劇社，演於羣樂，及全浙會館，更出發至梨里，周莊，角澤等鎮。夏五月，紹興漢範新劇團散，王無恐輩之漢，夏六月，迪智輩由江西之安慶，是月，汪優游，王無恐等之湘，立社演教育進化團。秋七月，鄭正秋創新民社，新劇中興於上海，繼起者有經營三之民鳴社，孫玉聲之啓民社，林孟鳴之移風社，而開明社遂反自蜀，同志會亦返自湘矣。「民國三年，即一九一四年甲寅春三月，新劇公會成立。是月移風社，易名為文明新劇團。夏四月，十日，新民，民鳴，啓明，開明，同志，文明六大團體，聯合演劇於民鳴社。」<sup>207</sup>這一段初期話劇的最詳盡的史料，是頗可珍貴的，因為一切的活動，都盡於此年表之中。

原撰有康熙原刊本。

【話山詩文稿】二十九卷，別錄七卷。清平湖陸洽原撰。有康熙原刊本。

話

【話山草堂詞鈔】一卷。清大興沈道寬撰。有光緒潤州權解刊本，在話山草堂詩文鈔內。

【話本】今存的話本僅有二類，一為屬之說話的小說，一為講史書。前者以短篇為多，後者却大都是成部的長書。詳見評話講史各條。

【話本集】<sup>20</sup>明末，刻書之風大盛，於是有人出來彙刻了許多話本集。這種話本，或為宋、元人所作，或為當時人編造；其取材或為古事，或為里巷傳說，或為當時實事。此中除去宋、元人所作外，明人所作亦不在少數，而寫得較好的却較宋、元人為勝。明人所刻話本集，清人僅知有今古奇觀，而今人也僅知有三言兩拍，不知在三言兩拍之前，明代已有許多單行的話本。傳至今者，有嘉靖時清平山堂所刻話本殘存的十五種，萬曆刻本四種，皆見錄於明人昆璉的寶文堂書目。書目又錄其他話本八十四種，其中除去二十種已為後來各叢集所收外，餘六十四種，今皆不存。清平山堂所刻十五種，確知為明人作的有柳耆卿詩酒斝江樓等四種。萬曆刊本四種中，有

文

〇——七三七

風月相思等二種爲明人所作。風月相思亦見清平山堂刻本中。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及醒世恆言的總稱。現存的京本通俗小說全部及清平山堂所刻的一部分皆被編入。喻世明言凡二十四篇，牠的前身實爲古今小說。古今小說凡四十篇，和警世通言、醒世恆言無一篇重複，且篇數同樣爲四十一。世明言則取古今小說的二十一篇。警世通言的一篇，醒世恆言的二篇，編成，實不能獨立爲一書。三言共收話本一百二十種，除去宋、元人所作及不能確定作書時代者外，明人所作，在古今小說中有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等十四篇，警世通言中有蘇知縣羅衫再合等二十二篇，醒世恆言中有劉小官雌雄兄弟等二十五篇。三言的編刻者爲馮夢龍——一六四六一他字猶龍，一字子猶，長洲人。崇禎時，爲壽甯縣知縣。明亡殉難。亦好作傳奇，又著有七樂齋稿，編有智囊補、譚概……等。他除增補平妖傳外，著有海烈婦百煉真傳十二回，敘徐州海烈婦事，編有古今列女傳演義六卷，凡一百十則，除採列女

傳外，明代名婦故事及海烈婦事都被採入。上列三書都是平話體。他又曾勸沈德符以金瓶梅錄付書坊刻板發行，卒未如願。兩拍爲初刻拍案驚奇與二刻拍案驚奇的總稱。牠和三言有絕不相同的一點，就是三言祇是翻刻舊籍，牠却完全爲創作。初刻拍案驚奇，原本凡四十篇，今本都爲三十六篇，或只三十四篇，二刻拍案驚奇，原本亦爲四十篇，今本或爲三十九篇，或只三十四篇，三十九篇本的第二十三篇，和初刻的第二十三篇，不但文字全同，回目亦全同，疑爲後來刻書的人誤入，原本當不如是。兩拍的編者爲凌濛初——約一五八四——一六四四——他字玄房，號稚成，亦號即空觀主人，烏程人。父迪知，真校刻古書，凌氏書風行天下。他少壯時累困場屋，專以刻書著作爲事。崇禎時官上海縣丞，後擢徐州判，死於流寇之亂。生平著作甚富，除兩拍外尚有燕筑謳、南音三籟、或溺供……等十八種，或傳或不傳，今已不易考。又善作曲，所作在五種以上。他寫作兩拍的動機，因爲看見馮氏編刻的三言語多假託

意存諷勸，有益世道；但宋元舊種，已被搜括殆盡，所以他取古今雜碎之事，可資聽談者，演爲若干篇，彙刻成書。初拍刻於天啓七年，可知爲在凌氏未入宦途時所編；二拍刻於爲上海縣丞的次年。又有三刻拍案驚奇三十四回，一名幻影，又名型世奇觀，題夢覺道人編；此書雖以三刻相標榜，實與前兩拍無關。明人所編刻的話本集，除三言兩拍外，尚有石點頭十四篇，題天然癡叟編，有馮夢龍序及評，取材古今事皆有，文字亦頗生動。醉醒石十五篇，題東魯古狂生編，所敘皆明代事，僅第六篇爲重述唐人事。歡喜冤家二十四篇，題漁隱主人編，所敘大抵爲明代事，辭句頗多猥褻。鼓掌絕塵四集四十回，題金木散人編，每集十回，集寫一故事。鴛鴦針四卷，題華陽散人編，卷寫一故事。西湖一集若干篇，今已失傳。西湖二集三十四篇，武林八周楫（約一六一九前後）在世一纂，每篇敘一與西湖有關的故事。一片情十四回，作者不詳，每回敘一故事。三言兩拍完全出世後十餘年，有抱甕老人嫌其卷帙浩繁，不便普通觀

覽，乃選刻四十種，名爲今古奇觀。全書取自古今小說者八篇，警世通言十篇，警世恆言十一篇，初刻拍案驚奇七篇，二刻拍案驚奇三篇，餘一篇不詳。或採自足本的兩拍，亦爲事理所可能。此書在清代中葉，曾奉諭刪去若干回，故未至完全失傳。坊間又有所謂續今古奇觀者，凡三十篇，即取今古奇觀選餘的初刻拍案驚奇二十九篇編成，又加入今古奇聞一篇。清初戲曲家李漁亦善作書本所著十十二樓及連城壁十二樓的全名爲醒世恆言十二樓，又名爲覺世名言第一種。原書署覺世稗官編，或本題覺道人編，都是作者的別號。書中共有故事十二篇，大約都是他的創作。這些故事，每一篇都是與「樓」有關係的，故謂之十二樓。全書事跡多奇詭可喜，敘寫亦甚橫姿活潑，語氣多帶滑稽，一如他所作的十種曲。那十二樓即合影樓，凡三回，奪錦樓，凡一回，三與樓，凡三回，夏宜樓，凡三回，歸正樓，凡四回，萃雅樓，凡三回，拂雲樓，凡六回，十景樓，凡二回，鸞鴦樓，凡四回，奉先樓，凡二回，生世樓，凡四回，蘭蕙樓，凡三

回：共十二卷三十八回。連城壁全集、別本名無聲戲，內容全同一十二集外編六卷全集集敘一故事，外編卷寫一故事。清初人所作，猶有徐震的珍珠船六卷，表演一故事。元亨主人的照世杯四卷，卷寫一故事，每卷又有細目。心遠主人的十二卷十二回及二刻醒世恆言二十四回，皆每回寫一故事。五色石主人（亦稱筆鍊閣）的五色石八卷及八洞天八卷，皆每卷演一故事，稍后，有古吳墨浪子的西湖佳話十六篇，每篇敘一與西湖有關的事跡，大都奇幻可喜。陳樹基一約一七八五前后在世）的西湖拾遺四十八篇，亦每篇敘一與西湖有關的故事。杜綱的娛目醒心編十六卷三十八回，每卷演一故事。清末，有一部不很高明的話本集頗流行，就是今古奇聞全書凡二十二篇，光緒時上海東壁山房刊行。據王寅的序說，此書是他由日本帶回翻刻的。然其中也有傳奇體的作品，如末一篇就是。第一、第二、第六、第十八各篇，都選自醒世恆言；第十篇則選自西湖佳話。大約是王寅在日本得到三言的殘本。

爲之改編了一過，又補上幾篇；否則日本原有這選本，爲王寅加入了最后一篇，始成現在這本式樣。此後話本體的短篇小說再一沒有創作了。清末的短篇小說，雖也有很好的用白話做的，但都已受了翻譯西洋文學的影響，文體的結構和文字的風格都和此前大不相同了。

【話本作者時代】宣和遺事之復傳於世，雖遠在有清嘉慶間，然苟以文學眼光測之，其藝術殊劣，若更加考證，則此書作者或非宋人。此書可分兩大部分，元集亨集爲白話，敘述宋江作亂及徽宗幸李師師兩段故事，利集貞集爲淺近文言，敘述金兵南下二帝北狩以迄高宗偏安秦檜用事，皆史事也。貞集錄劉後村詠史詩一首，作全書結束。按劉克莊生於宋淳熙十四年丁未，卒於宋咸淳五年己巳，又十年爲己卯而宋亡，是此書之成，最早當在南宋垂亡之前。又元集述太宗與陳搏論治道一節云：「太宗欲定京都，聞得華山陳希夷先生名搏，表德圖南的，精於數學，預知未來之事，宣至殿下，太宗與論治道，留

之數日，一日太宗問：『朕立國以來，將來運祚如何？』陳搏奏道：『宋朝以仁得天下，以義結人心，不患不久長，但卜都之地，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太宗再三詰問，搏但唯唯不言而已。在後高宗中興，定都杭州，蓋將前定之數，亦非偶然也。此處雖未明言遷閩，遷廣之事實，以符所謂前定之數，然自來小說家言，往往就過去之陳跡，衍爲豫知之神話。宋之亡也，陸秀夫負帝昺赴海死，或作者已及見其事，故於書中述陳搏豫知未來云云，遂附會之以神其說。是則此書之成，或竟在入元以後，其作者或是宋之遺民耳。

□又此書利貞兩集所敘事實，皆抄自宋人史部諸書，或直錄或節錄，或夾錄或譯錄，即其元亨兩集，或當時另有兩種通俗小說，專述宋江與李師師故事，作者全部錄入，稍加貫穿，而名之曰宣和遺事，雜湊成書，故亦無復章法可言。近人著中國小說史，略謂「宣和遺事乃由作者掇拾故事，益以小說，補綴聯屬，勉成一書。」又因書中「呂省元」「儒」皆元代語，其稱宋高宗直呼皇子構，不避廟諱，疑此書或出

話

元人，或宋人舊本，元時增修，皆不可知。□京本通俗小說，今復出於世者八種，就其原文鈎證，類多作於南宋。如馮玉梅團圓篇云：「我宋建炎年間，」錯斬崔寧篇云：「我朝元豐年間，」菩薩蠻篇云：「大宋紹興年間，」拗相公篇云：「我宋元氣都爲熙寧變法所壞。」此皆可證明通俗小說產生之時代爲南宋。又菩薩蠻篇與馮玉梅團圓篇，皆稱高宗。高宗崩於公元一一八七年，則此等小說，作於孝宗以後，又可證明至海陵王荒淫一篇內稱「我朝端平皇帝，破滅金國，直取三京，軍士回杭，帶得虜中書籍不少。」按端平乃宋理宗年號，是時宋人與蒙古同滅金國，後四十餘年蒙古南侵，南宋亦亡，則海陵王荒淫一篇，其必作於宋室垂亡之時無疑也。□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據王國維跋，以其卷末有「中瓦子張家印」款一行，定爲南宋刊本，其爲宋人著作，自可斷言。□新編五代史平話，曹元忠跋，疑其每於宋諱不能盡避，而又以當時習慣使然爲解，今按周史卷下，始敘及宋太祖，則曰「是時宋太祖趙匡胤，爲世宗宿衛將，」

似非宋人口吻。又周史卷上敘郭威即位，間以詩云：「憶昔潭州推戴時，欺人寡婦與孤兒。周朝纔得九年後，寡婦孤兒又被欺。」又卷下開編詩曰：「五代都來十二君，世宗英特更仁明。（中略）皇天倘假數年壽，坐使中原見太平。」似皆不爲宋太祖留餘地。其不能盡避宋諱，又不僅區區名字已也。然則今所傳世之五代史平話，或亦宋人原本而經元人窺定者歟？故宋人平話之尚傳人間者，僅四種：宣和遺事與五代平話，又皆元人重訂之本，非宋時原書矣。【話本藝術觀】若以體裁之優拙，評宋平話之高下，則京本通俗小說八種，實爲鼓舞元明白話文學之前茅。蓋此種短篇小說之體裁，爲後來白話小說所沿襲者，可於後述兩端見之。□每種開端，有所謂「得勝頭迴」者，別敘他事，隱括全文大意，如錯斬崔甯開端云：「這回書單說一個官人，只因酒後一時戲笑之言，遂至殺身破家，陷了幾條性命，且先引下一個故事來，權做個『得勝頭迴』。」□此種小說之體製，什九先以閒話或他事後，乃綴合以入正

文。大抵詩詞之外，亦用故事。或取相類，或取不同，而多爲時事，取不同者，由反入正。取相類者，較有淺深。忽而相牽，轉入本事。故敘述方始，而主意已明。凡其上半謂之「得勝頭迴」。蓋說書人開講之前，聽衆未齊，打鼓開場，須先講詩詞，或說故事，如碾玉觀音用詩詞爲引子，西山一窟鬼連用十五首詞爲引子，錯斬崔甯以魏進士故事爲引子，馮玉梅團圓以徐信夫妻團圓爲引子，此皆說話開場之「得勝頭迴」也。此法後來遂成爲小說開篇之公式，短篇小說如今古奇觀、醉醒石等，長篇小說如平妖傳、水滸傳、儒林外史、紅樓夢等，莫不沿用此例。□復次，每種或分若干回，其分回處，往往在一段事實之緊要關頭。此法亦爲後來章回小說所沿用。一回應作一次解，蓋說書者說至緊要關頭，聽衆正聚精會神，亟欲知其究竟如何之時，而說書者忽然起立，宣誦收場詩兩句，而續其下曰：「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於是息鼓收攤，向聽衆告別而去，此之謂「一回書」。□通俗小說中碾玉觀音分上下兩回，上回之末，敘述



崔甯與秀秀逃居潭州，某日甯至湘潭縣，攬得玉作生活，回路歸家，其下文云：「正行間，只見一個漢子，頭上帶個竹絲笠兒，一中略挑着一個高肩擔兒，正面來，把崔甯看了一看。崔甯卻不見這漢面貌，這個人卻見崔甯，大踏步尾着崔甯來，正是『誰家稚子鳴榔板，驚起鴛鴦兩處飛。』」此正全書緊要關頭，而說話人說至此處，誦收場詩兩句，忽告停止，「第一回」遂完。下回說話人卻另從劉兩府之詞說起，遙遙轉入崔甯，此種分段法，與後來長篇小說分回完全相同。如水滸傳第八回之末，寫林冲被綁在樹上，下文云：「薛霸便提起水火棍來，望着林冲腦袋上劈將來，可憐豪傑束手就死，正是『萬里黃泉無旅店，三魂今夜落誰家。』」畢竟林冲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試持此以例碾玉觀音分段處，可以知其演變之跡矣。□上述兩端，悉本近人胡適所撰宋人話本八種序。胡氏又評定此八種中，物相公一篇，章法井然。錯斬崔甯一篇，描寫精細，據此而論，不能不承認南宋末年白話文已臻發達，所謂活文學之

話

基礎，已大定矣。其評物相公也，謂：「物相公一篇，必屬智識階級中人所作。章法頗有條理，內容正代表元祐黨人後輩之見解，但作者甚有剪裁之能力，早寫王安石罷相南歸時，途中親身經歷之事，使讀者深覺有天怒人怨之景象。宣和遺事亦有萬安石一大段，但無文學意味，與此篇相較，實有天淵之別。今日讀者或為安石不平，但終不能否認南宋時代有此種反對安石之輿論，亦終不能否認此篇物相公有文學趣味，罵人之言詞巧妙，使成一種藝術。又其評錯斬崔甯也，謂以小說之結構觀之，物相公一篇固甚佳，但只是一種巧妙之政治宣傳品，不得稱為「通俗小說」。從文學上觀之，錯斬崔甯一篇，當推為八篇中第一佳作。乃純粹敘述故事之小說，描寫甚細膩而有趣味，使人一氣讀下不肯釋卷。其中亦無牽涉神鬼迷信之不自然之穿插，用故事之本身，始終一氣貫注，其中關係全篇布局之一段，寫得最佳，記敘與對話，亦佳。」劉官人馱了錢，一步步捱到家中，敲門，已是點燈時分。小娘子二姐

文

七四三

獨自在家，沒有一些事做。守得天黑，開了門，在燈下打瞌睡。劉官人打門，他那裏便聽見。敲了半晌，方才知覺。答應一聲：『來了。』起身開了門，劉官人進去了。到了房中，二姐替劉官人接了錢，放在桌上，便問：『官人何處挪移這項錢來，卻是甚用？』那劉官人一來了幾分酒，二來怪他開得門遲了，且戲言嚇他一嚇，便道：『說出來又恐你見怪，不說時又須道你得知只是我一時無奈，沒計可施，只得把你典與一個客人，又因捨不得你，只典得十五貫錢。若是我有些好處，加利贖你回來，若是照前這般不順溜，只索罷了。』那小娘子聽了，欲待不信，又見十五貫錢堆在面前，欲待信來，他平白與我沒半句言語，大娘子又過得好，怎麼便下得這樣狠心辣手。狐疑不決，只得再問道：『雖然如此，也須通知我爹娘一聲。』劉官人道：『若是通和你爹娘，此事斷然不成，你明日且到了人家，我慢慢與人與你爹娘說通，他也須怪我不得。』小娘子又問：『官人今日何處喫酒來？』劉官人道：『便是把你典與人，寫了文書，喫他的酒，纔來

的。』小娘子又問：『大姐如何不來？』劉官人道：『他因為不忍見你分離，待得你明日出了門，纔來，這也是我没計奈何，一言爲定。』說罷，暗地忍不住笑。不脫衣裳，睡在床上，不覺睡去了。那小娘好生擺脫不下：『不知他賣我與甚色樣人家，我預先去爹娘家裏說知，就是他明日有人來要我，尋道我家，也須有個下落。』沉吟一會，卻把這十五貫錢一搥兒堆在劉官人脚後邊，趁他酒醉，輕輕的收拾了隨身衣服，款款的開了門出去，找上了門，卻去左邊一個相熟的鄰舍，叫做朱三老兒家裏，與朱三媽借宿了一夜。說道：『丈夫今日無端賣我，我須先去與爹娘說知，煩你明日對他說一聲，既有了主顧，可同我丈夫到爹娘家中來討個分曉，也須有個下落。』那鄰舍道：『小娘子說得有理，你只願自去，我便與劉官人說知就裏。』過了一宵，小娘子作別去了。』胡氏謂如此細膩之描寫，漂亮之對話，乃白話散文文學正式成立之紀元。可以與此一段抗衡者，尚有西山一窟鬼中王婆說媒之一段，與海陵王荒淫中貴哥定哥說

風情之一大段。此三大段，皆代表發達至甚高地步之白話散文。五代史平話、宣和遺事、唐三藏取經詩話中所未有也。胡氏自述，始嘗以為元人文學程度幼稚，元代尚是白話文草創時代，決非成人時代。兩宋更無論矣，及見京本通俗小說，乃知南宋晚年之白話小說，已甚發達，特其思想或尚幼稚，如西山一窟鬼、兒解或甚錯誤，如物相公，材料或不免雜亂，如海陵荒淫及宣和遺事，未能盡美盡善耳！

【話墮集】三卷。清釋篆玉撰。有乾隆刊本。

【話陶窗稿】清曾衍先撰。

【話陶窗遺稿】二卷。清善化曾衍先撰。附樂山堂詩鈔二卷。曾興仁撰。有道光刊本。

【新齊諧】二十四卷。清錢塘袁枚撰。有隨園刊本。

光緒十七年重刊本。光緒十八年石印本。均在隨園三十鐘內。又一本，題子不語，有小倉山房刊本。

【新文暎子彪】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新語草堂詩餘】一卷。清錢塘陸新撰。有嘉慶刊本。附新語草堂詩鈔後。

本，附新語草堂詩鈔後。

【新語草堂詩鈔】四卷。清錢塘陸新撰。有嘉慶刊本。

【新刻續編三國志後傳】十卷。一百三十九回。有明萬曆十四年刊本。插圖。記刻工曰：「金陵魏少峯刻像。」（按與周曰校本三國志刻工同）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七字。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明無名氏撰。卷首有序有引序署「萬曆歲次己酉」。

【新刻名公神斷明鏡公案】七卷。有明三槐堂王崑源刊本。上圖下文。寫刻。半葉十行。行十六字。或十七字不等。日本內閣文庫藏。此本殘存四卷。書刻形式與余氏萃慶堂刊音相仿佛。似亦萬曆本。明葛天民、吳沛泉彙編。

【新刻徐文長先生批評隋唐演義】十卷。一百一十四節。有明武林精刊本。圖四十葉。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有旁批總評。北平孔德圖書館藏。明無名氏撰。首徐文長序。不題撰人。此書第十節以下至九十八節，同熊鍾谷唐書志傳通俗演義。開首數節及九十九節以後，同羅貫中隋唐兩朝志傳。

【新刻徐文長先生批評隋唐演義】十卷。一百一十四節。有明武林精刊本。圖四十葉。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有旁批總評。北平孔德圖書館藏。明無名氏撰。首徐文長序。不題撰人。此書第十節以下至九十八節，同熊鍾谷唐書志傳通俗演義。開首數節及九十九節以後，同羅貫中隋唐兩朝志傳。

【新刻徐文長先生批評隋唐演義】十卷。一百一十四節。有明武林精刊本。圖四十葉。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有旁批總評。北平孔德圖書館藏。明無名氏撰。首徐文長序。不題撰人。此書第十節以下至九十八節，同熊鍾谷唐書志傳通俗演義。開首數節及九十九節以後，同羅貫中隋唐兩朝志傳。

【新刻徐文長先生批評隋唐演義】十卷。一百一十四節。有明武林精刊本。圖四十葉。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有旁批總評。北平孔德圖書館藏。明無名氏撰。首徐文長序。不題撰人。此書第十節以下至九十八節，同熊鍾谷唐書志傳通俗演義。開首數節及九十九節以後，同羅貫中隋唐兩朝志傳。

【新刻徐文長先生批評隋唐演義】十卷。一百一十四節。有明武林精刊本。圖四十葉。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有旁批總評。北平孔德圖書館藏。明無名氏撰。首徐文長序。不題撰人。此書第十節以下至九十八節，同熊鍾谷唐書志傳通俗演義。開首數節及九十九節以後，同羅貫中隋唐兩朝志傳。

【新刻徐文長先生批評隋唐演義】十卷。一百一十四節。有明武林精刊本。圖四十葉。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有旁批總評。北平孔德圖書館藏。明無名氏撰。首徐文長序。不題撰人。此書第十節以下至九十八節，同熊鍾谷唐書志傳通俗演義。開首數節及九十九節以後，同羅貫中隋唐兩朝志傳。

【新刻徐文長先生批評隋唐演義】十卷。一百一十四節。有明武林精刊本。圖四十葉。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有旁批總評。北平孔德圖書館藏。明無名氏撰。首徐文長序。不題撰人。此書第十節以下至九十八節，同熊鍾谷唐書志傳通俗演義。開首數節及九十九節以後，同羅貫中隋唐兩朝志傳。

【新刻徐文長先生批評隋唐演義】十卷。一百一十四節。有明武林精刊本。圖四十葉。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有旁批總評。北平孔德圖書館藏。明無名氏撰。首徐文長序。不題撰人。此書第十節以下至九十八節，同熊鍾谷唐書志傳通俗演義。開首數節及九十九節以後，同羅貫中隋唐兩朝志傳。

【新刻徐文長先生批評隋唐演義】十卷。一百一十四節。有明武林精刊本。圖四十葉。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有旁批總評。北平孔德圖書館藏。明無名氏撰。首徐文長序。不題撰人。此書第十節以下至九十八節，同熊鍾谷唐書志傳通俗演義。開首數節及九十九節以後，同羅貫中隋唐兩朝志傳。

【新刻徐文長先生批評隋唐演義】十卷。一百一十四節。有明武林精刊本。圖四十葉。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有旁批總評。北平孔德圖書館藏。明無名氏撰。首徐文長序。不題撰人。此書第十節以下至九十八節，同熊鍾谷唐書志傳通俗演義。開首數節及九十九節以後，同羅貫中隋唐兩朝志傳。

【新刻徐文長先生批評隋唐演義】十卷。一百一十四節。有明武林精刊本。圖四十葉。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有旁批總評。北平孔德圖書館藏。明無名氏撰。首徐文長序。不題撰人。此書第十節以下至九十八節，同熊鍾谷唐書志傳通俗演義。開首數節及九十九節以後，同羅貫中隋唐兩朝志傳。

【新刻徐文長先生批評隋唐演義】十卷。一百一十四節。有明武林精刊本。圖四十葉。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有旁批總評。北平孔德圖書館藏。明無名氏撰。首徐文長序。不題撰人。此書第十節以下至九十八節，同熊鍾谷唐書志傳通俗演義。開首數節及九十九節以後，同羅貫中隋唐兩朝志傳。

【新刻徐文長先生批評隋唐演義】十卷。一百一十四節。有明武林精刊本。圖四十葉。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有旁批總評。北平孔德圖書館藏。明無名氏撰。首徐文長序。不題撰人。此書第十節以下至九十八節，同熊鍾谷唐書志傳通俗演義。開首數節及九十九節以後，同羅貫中隋唐兩朝志傳。

【新刻徐文長先生批評隋唐演義】十卷。一百一十四節。有明武林精刊本。圖四十葉。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有旁批總評。北平孔德圖書館藏。明無名氏撰。首徐文長序。不題撰人。此書第十節以下至九十八節，同熊鍾谷唐書志傳通俗演義。開首數節及九十九節以後，同羅貫中隋唐兩朝志傳。

【新刻才美巧相逢宛如約】四卷，十六回。有醉月山居刊本，巴黎國家圖書館藏。題「惜花主人批評」。

【新刻增異說唐後傳】五十五回。有清乾隆戊子（三十三年）鴛湖最樂堂發兌本。嘉慶辛酉會文堂刊本。清無名氏撰。封面署「鴛湖漁叟較訂」。即林瀚書第七十則至九十八則演爲羅通征北薛仁貴征東二事，較之說唐前傳尤爲荒誕。

【新刻哭床影詞】北平流行俗曲。校經山房石印本。

【新刻全像音註征播奏捷傳通俗演義】六卷，一百回。有明萬曆癸卯（三十年）蜀刊本，大型，插圖，正文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六字，日本尊經閣藏。明無名氏撰。著「棲真齋名道狂客演」。首九一居主人引，末有棲真齋玄真子後敘。演李化龍平播酋揚應龍事。按四庫全書總目五十四雜史類存目三平播始末下云：萬曆間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郭子章方巡撫貴州，被命與李化龍同討平之。晚年退休家居，聞一二武弁造作平話，左袒化龍，飾張功績，多乖事實，乃

仿記事本末之例，以諸奏疏稍加詮次，復爲此書，以辨其誣。所云平話，殆即此征播奏捷傳一類之書。

【新刻全像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六卷，不標回數。有明萬曆甲辰（三十二年）書林楊氏清白堂刊本。上圖下文，正文十行，行十七字，日本內閣文庫藏。明朱星祚撰。題「撫臨朱星祚」。似爲江西撫州府臨川縣人。

【新刻全像牛郎織女傳】四卷，不標回數。有明萬曆間書林余成章刊本。上圖下文，正文半葉十行，行十七字，日本田中慶氏藏。明朱名世撰。題「儒林太儀朱名世編」。名世里居未詳。

【新刻小說載花船】四卷，十六回（？）有日本倉石武四郎氏藏刊本，存三卷十二回，卷演一故事，有圖，正文半葉八行，行十八字，馬隅卿藏。一別本，八回演二故事，次序與上一本不同。清無名氏撰。題「西冷狂者筆」。素星道人評。首「己亥（順治？）冬月朗人序，丁日昌禁書目著錄」。

【新麒麟送子】一名新麒麟古人名。蘇州流行俗

曲。鴻文堂木刻本。

【新麒麟古人名】見新麒麟送子條。

【新詩稿待刪】清光緒間虞銘撰。

【新說西遊記】一百回。有清乾隆己巳（十四年）

其有堂原刊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四字，馬隅卿藏。上海味潛齋石印本，有王韜序，後來石印本從此出。清張書紳撰，首乾隆十三年戊辰自序。書紳字南薰，山西人，里居未詳。

【新王二姐鏡架】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新雨聯吟】十五卷。清欽廉黃承增撰。有原刊本。

【新平妖傳】四十回。崇禎刊本封面所題，以別

於三漢平妖傳。有明泰昌元年刊本題「宋東原羅貫中編」。「明離西張無咎校」首張譽（無咎）序。

是為原刊本，日本內閣文庫藏此本，圖存七葉，正文半葉九行，行二十一空。崇禎間金閭嘉會堂陳氏刊本，題「宋東原羅貫中編」。「明東吳龍子猶補」首張

譽重刻序，圖十葉，行款同上本，亦日本內閣文庫藏，此為重刻原本，坊間通行本皆從此出，通行八卷本。

新

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四字，書名上不冠以齋名；又一行本，題「映旭齋批點」，有十行行二十一字本，有十四行行二十八字本，坊間小本尤劣。明馮夢龍增補。

【新石頭記】四十回。有清光緒三十四年上海改良小說社發行本。清吳沃堯撰。此書特借賈寶玉之名，幻設事蹟，使寶玉與二十世紀相見，非言情之書，亦與紅樓夢無關。

【新列國志】一百零八回，不分卷。有明金閭葉敬池梓本，圖五十四葉，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藏日本內閣文庫。清初覆本，藏國立北平圖書館。鄭西綺藏一古吳德聚堂坊刊本，書名新刻出相玉鼎列國志，亦一百零八回，係重刻馮書，但據舊本增臨澧門寶事。明馮夢龍新編。凡余邵魚書疏陋處，皆根據古書加以改訂。龍字猶龍，一字耳猶，江蘇吳縣人，官福建壽甯縣知縣。

【新水滸】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戲院本之別名，見陶宗儀輟耕錄。

【新刊八仙出處東遊記】二卷。封面題全像東遊記上洞八仙傳。有明書林余文台刊本，上圖下文，半葉十行，行十七字，不標回數。日本內閣文庫藏。道光十年四遊全傳本題「致和堂梓」。上卷二十九回，下卷二十七回。小蓬來仙館四遊合傳本，四十五回。明吳元泰撰。題「蘭江吳元泰著」。社友凌雲龍校。首余象斗序。

【新刊全相平話武王伐紂書】上中下三卷。有元刊本。藏日本內閣文庫。

【新刊全相平話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上中下三卷。有元刊本。藏日本內閣文庫。

【新刊全相平話前漢書續集】上中下三卷。別題呂后斬韓信。有元刊本。藏日本內閣文庫。

【新刊全相泰併六國平話】上中下三卷。別題秦始皇傳。有元刊本。藏日本內閣文庫。

【新樂府之發展】新樂府多關於社會問題之作，將以「補察時政，洩導人情」(白居易與元九書)郭茂倩云「新樂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辭實

樂府而未常被於聲，故曰新樂府也。」(樂府詩集)自杜甫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奉先詠懷)之詩，而社會問題，始引起詩人之注意。同時元結(字次山，河南人)作春陵行，賤退示官吏等篇，關心民瘼。杜甫引為同調，謂「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同元使君春陵行序)結以為民生之凋敝，在於官吏之不恤民隱，故其詩云：「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徵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賊退示官吏)當時百姓對於官吏之畏懼心理，亦於其詩中充分表出其喻灑西鄉舊遊云：「往年，在灑濱，灑人皆忘情。今來遊灑鄉，灑人見我驚。我心與灑人，豈有辱與榮。灑人異其心，應為我冠纓。」可以窺見其時社會景况而官吏魚肉百姓之故，則在「近年更長吏，數月未為速。」(喻常吾直)詩人之注意社會問題，而表現於詩歌，蓋以元杜二家為最早。結又作閔荒詩，假隋人寃歌，以寓規諷之義。又有系樂府十二首，並託興風人，為元白新樂府之先聲。當天寶亂事未起之

先，社會已呈崩潰之象，結詩所表現，真不愧為有「時代精神」者矣。□天寶亂後，社會復歸小康，大曆（代宗）長慶（穆宗）間，藩鎮跋扈，演成割據之局。人民困於官吏之誅求，政府不思救濟，於是社會形成兩大階級，而民生日趨凋敝。詩人惻然不忍，乃起而從事於新樂府運動，以代抒冤抑。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王建（字仲初，潁川人）其尤著者也。□籍與韓愈、孟郊、元稹、白居易並有往還，與愈交誼尤篤，而作風自異。居易稱其詩云：「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讀張籍古樂府）居易於韓孟詩，不稍稱說，獨對籍服膺如是，其意固以杜甫元結而後，「但歌生民病」者，惟籍為然也。籍詩有反對資本主義者，如山農詞，賈客樂等篇是；有反抗統治階級者，如廢宅行是；有討論婦女問題者，如妾薄命、離婦等篇是（參考胡適白話文學史）。□建與籍厚善，其送籍歸江東詩云：「君詩發大雅，正氣回我腸。」又云：「出處兩相依，如彼衣與裳。」二人作風，亦正相似。建所為樂府，多為

新

農工代抱不平，而致慨乎社會制度之不良，思有以改革之。集中有寫男工之痛苦者，如水夫謠、水運行等篇是；有寫女工之痛苦者，如簇蠶辭、當窗織、織錦曲等篇是。其尤動人者，如簇蠶辭之末段：「三日開箔雪團圓，先將新繭送縣官。已聞鄉里催織作，去與誰人身上著。」當窗織之末段：「草蟲促促機下啼，兩日催成一疋半。輪官上頭有零落，姑未得衣身不著。當窗卻羨青樓倡，十指不動衣盈箱。」此等詩並富社會主義色彩，所謂「為事而作，為人而作」，與元白同其旨歸者也。□與張王先後作新樂府者，尚有顧況（字通翁，海鹽人）况欲以古詩三百篇之體製為新樂府，有補亡訓傳十三章，其困一章，序云：「哀閨也。」（困音塞，閨俗呼子為困，父為郎罷。）其末段云：「郎罷別困，『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勸不舉，不從人言，果獲是苦。』困別郎罷，心摧血下。『隔地絕天，及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胡適以為充滿嘗試精神（白話文學史）其風格則與古樂府孤兒行相近者也。□孟郊以窮愁詩人，間作新樂府，如

文——〇——七四九

織婦辭中之「如何織就素，自著藍縷衣」極似張王風格。其寒地百姓吟：「無火炙地眠，半夜皆立號。冷箭何處穿，絛針豎發露。霜吹破四壁，苦痛不可逃。高堂徒強飲，到曉陶意飽。貧者願為蠅，燒死彼華膏。華音尚仙羅，虛逸千萬遭。到頭落地死，踏地爲遊逃。遊逃者是誰？君子爲鬱陶。」上承杜甫，下開元白，描寫之刻畫，視諸家似有過之。惜却未能放大眼光，專從此方發展，故有「詩囚」元好問說之一目，轉令張王獨作社會詩人耳。

「樂府之極盛」新樂府之發展，至元稹、白居易而臻極盛。且標揭悲憤，大事宣傳，一反韓派詩人之作風，避艱深而就平易，使詩歌復趨於「社會民衆化」。斯固上承元、杜，王之系統，更從而擴大之者也。白氏對於此事之主張，謂「文章合爲時而著，詩歌合爲事而作」，（與元九書）又曰「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同上。知聲音之道感人深，故欲利用

詩歌以改良社會；而又明定義例，以求收效之宏；故其言曰：「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誠也；其事叢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新樂府序）其詩側重寫實，而以通俗爲主，故有「老嫗皆解」之稱。其流傳之廣，則元稹所稱：「二十年間，禁省衞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馬走之口，無不道。」（長慶集序）其能深入人心坎，而引起共鳴，蓋自有詩人以來，無出其右者。元稹與白居易交誼最深，鼓吹作新樂府亦最力，而其動機則在日趨當時社會情況，藩鎮割據，擅作威福，思欲發之。（詳見敍詩寄樂天書）又受杜甫歌行之影響，謂「予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遂不復擬賦古題。」（樂府古題序）以二人之鼓吹，而詩格爲之大變，所謂「嘲風雪，弄花草」之作，漸爲社會所唾棄；詩歌與社會人生，始發生密切之關係。元白真詩壇之「廣大教化主」已。元白新樂府之重要作品，稹有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居易有秦中吟十首，新



木刻本。

樂府五十篇皆「不虛爲文」詞主切直；而居易影響尤大。其最動人者，如秦中吟第二首之「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第十首之「一叢深花色，十戶中人賦」並辭情激烈，富於時代精神。至其新樂府中，尤多「膾炙人口」之作。□稹作新題樂府，雖不及居易之富，而諷刺時政，極見苦心。兩人同聲，各以此獲罪，同遭貶謫。唐詩之有「元白」爲平民代鳴冤抑不平之氣，真不愧爲「社會詩人」矣！稹於穆宗時，官至宰相，年五十三，卒於武昌。居易克享大年，晚年轉變作風，務爲「閒適」，雖造詣益進，而影響不及所爲新樂府之深。其七言律詩，不用故實，而自然工妙。後與劉禹錫有「劉白」之稱，即多以此體相唱和。□元白除新樂府外，其影響後來最大者，厥惟七言歌行。其所謂「長慶體」音節諧和，鋪敘宛轉，最宜於歌詠時事之作，所以後人仿效者，直至近代而猶未全衰也。

【新戲曲】四川流行俗曲（志貞嘆五更）起鳳堂

新

【新台詞】北平流行俗曲。（醒同胞）石印本。

【新編五代史平話】或稱五代史平話。宋代底譚詞小說。全十卷。計梁史二卷，唐史二卷，晉史二卷，漢史二卷，周史二卷。但今所傳梁史晉史漢史都有殘缺。其體裁每卷各先以詩起，後入正文，再以一詩作結。以平易的語句或間以滑稽的敘述，爲後來歷史小說底先驅。127

【新編勸通俗小說】十回。有明刊本，插圖五葉，正文半葉八行，行二十二字，日本內閣文庫藏。明無名氏撰。題「西吳懶道人口授」首西吳九十翁無兢氏序。記李闖事始末。至宏光即位南京而止。此書清乾隆間曾查禁見禁書總目。

【新編清平話史炎涼岸】八回。有日本抄本，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清無名氏撰。題「娥川主人編次」青門逸史點評。日本秋水園主人小說字彙引此書。

【新編南詞定律】十三卷。清吳縣呂士雄等撰。有康熙原刊本。

【新編掃魅敦倫東遊記】二十卷，一百回。一名續證道書東遊記。清初刊本，封面題「雲林藏板」，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明無名氏撰。題「滎陽清漢道人著」。華山九九老人述。首東渡記，引後署「崇禎乙亥（八年）夏月華山九九老人」。又康熙己酉（八年）世裕堂主人序。演達摩密多尊者事。

【新編風流和尚】十二回。原名諧佳麗。有傳鈔本。不知撰人所演。即蔡玉奴避雨遇淫僧故事。

【新編覺世梧桐影】十二回。有嘯花軒刊本。大連滿鐵圖書館藏。不題撰人。丁日昌禁書目錄著錄。

【新編前明正德白牡丹傳】四十六回。有光緒辛卯（十七年）上海博古齋刊小本。清翁山撰。題「武滎翁山柱石氏編」。亦演正德李鳳姐事。寒劣與遊江南傳相埒。

【新繞口令】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新傳奇品】一卷。清高奕撰。此書係續曲品而作，舊鈔本誤裝於曲品中卷之下，下卷之上，王國維爲更定，蓋曲品作於明萬歷間，而奕則已入清朝矣。各

人各著評語，並錄其所製曲，又與曲品體例略殊。

【新修洋樓】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新從良後悔】見闕大爺詎妓女條。

【新從別後】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新秋】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新安文獻志】一百卷。明程敏政編。是編所錄南北朝以後文章事蹟，有關於新安者，皆旁搜博採，分類輯錄，前六十卷爲詩文，後四十卷爲行實，有明弘治刊本。

【新安文粹】十五卷。明金德珖撰。中間所錄之文，不及文獻志之博，而頗有文獻志所不載者，二書固互相表裏也。

【新安二江先生集六種】十卷。清人所編，其名已佚。有嘉慶九年刊本。

【新安二布衣詩二種】八卷。清新城王士稷編。有康熙原刊本。

【新安先集】二十卷。清新安朱之榛撰。有同治蘇州刊本。

【新安游草】<sup>3</sup>二卷。清丹徒戴啓文撰。有光緒刊本。

【新字堪堪散】<sup>30407</sup>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新字小段】<sup>308</sup>北平流行俗曲。

【新定十二律京腔譜】<sup>308</sup>十六卷。附音韻大全一卷。

問奇一覽二卷。清吳縣王正祥撰。有康熙停雲堂刊本。

【新河壩妖怪錄】<sup>31</sup>參看遏惡傳條。

【新淚點點】<sup>33</sup>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

續選鉛印本。

【新灌園】<sup>34</sup>一本。明馮夢龍撰。傳奇。夢龍字猶龍，一

字耳猶。吳縣人。官壽甯縣知縣。

【新泗洲調】<sup>36</sup>雲南流行俗曲。木刻本。

【新十五酒】<sup>4000</sup>一名可歎女紅顏。蘇州流行俗曲。崇

本堂木刻本。

【新十送情歌】<sup>4003</sup>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新太公】<sup>4003</sup>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新奇造】<sup>4003</sup>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新城伯子文集】<sup>4003</sup>八卷。清胡廣善撰。有嘉慶四年

刊本。

【新城安樂宮行】<sup>3</sup>樂府相和歌瑟調曲篇名。樂府

解題新城安樂宮行。備言雕飾刻斷之美也。古今樂

錄。王僧虔技錄。有新城安樂宮行。今不歌。按古辭已

亡。

【新藍橋】<sup>441</sup>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新荷方紋】<sup>44221</sup>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

木刻本。

【新蘅詞】<sup>44221</sup>六卷。外集一卷。清錢塘張景祁撰。有百

億梅花仙館刊本。諱復堂云韻梅蚤飲香名。填詞刻

意。姜張研聲刊律。吾黨六七人奉為導師。故山兵劫

同好晨星。亂定重見。君已摧鋒落機。謝去斧藻。中年

哀樂。登科已遲。又復屈承明之著作。走海國之鞞板。

不無黃鐘瓦缶之傷。倚聲日富。規制益高。駸駸乎北

宋之壇宇。江東獨秀。其在斯人乎。

【新姑爺拜年】<sup>444</sup>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新姑爺探親】<sup>444</sup>一名姐夫戲小姨。北平流行俗曲。

松月山房木刻本。

【新世弘勳】二十二回。一作盛世弘勳，又名定鼎

寄聞。後來有題作新史奇觀者。有慶雲樓刊原本，前附圖五葉，半葉九行，行二十字，馬隅卿藏。載道堂本，大連滿鐵圖書館藏。嘉慶丙寅刊本，不精。道光丙申文淵堂重刊本，四卷，封面改題「山樵道人編」。日本船載目著錄。姑蘇稼史軒本，未見。清無名氏撰。題「蓬蒿子編」。首順治辛卯蓬蒿子序。書乾隆間曾查禁。見歸安姚氏刊違礙書目及禁書總目。

【新媳婦翻麥場】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新聲譜】一卷。清吳縣宋和義撰。有光緒刊本，在懷幽雜俎內。

【新聲二十八解】樂府橫吹曲名。晉書二十三：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按現存十曲名如下：一、黃鵠，二、隴頭，三、出關，四、入關，五、出塞，六、入塞，七、折楊柳，八、黃覃子，九、赤之楊，十、望行人。晉書二十三：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用者有黃鵠……十曲。樂府詩集二十一：世所用者有黃鵠等十曲，其辭

後亡。按其餘十八曲的標題，也不可考。870。

【新聲樂府】漢興樂好楚聲，至武帝時，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而帝莫能用。始立樂府，集道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於是作十九章之歌。漢書禮樂志曰：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於祠壇，天子自竹宮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焉。蓋自負作樂之事，而稱其祥徵也。顧上林樂府所施，皆鄭聲，儒者或病之，雖然，亦文學上之巨變矣。□李延年傳曰：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女弟得幸於上，號李夫人。延年善歌，爲新變聲，是時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絃歌所造詩，爲之新聲曲。□外戚傳曰：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甯不知傾城與

傾國佳人難再得。上歎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寶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昌邑哀王，蚤卒。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帳帷，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作爲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按李延年歌及武帝此詩，蓋卽所謂新聲變曲者也。漢志有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殆亦新聲之流與。<sup>1010</sup>

【新聲八解】樂府橫吹曲名。樂府詩集二十二：又有關山月等八曲，後世之所加也。按此「後世」二字，不知何指。惟據晉志，李延年新聲至魏晉時只存十曲，則此八曲或亦魏晉所加。故郭氏有合成十八曲之言也。八曲古辭均亡，僅存梁以後諸人擬作，則古辭時代亦不得在劉宋以後。<sup>870</sup>  
【新柳堂集】十五卷，附歷試卷一卷。清江都宗元鼎撰。有原刊本。

新

【新中國未來記】在上海中華書局排印。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卷八十。梁啓超撰。書僅成四回。按任公此作，雖係寓言，然自云「以發表政見」，則亦爲時事而發。且文中所演多指當時事，與演當代事之講史書亦有相近之處。<sup>5006</sup>

【新串洞房四句】四本。廣州流行俗曲。五桂堂鉛印本。<sup>5006</sup>

【新樟鏡架】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sup>5004</sup>

【新畫扇面】見畫八座城條。<sup>5001</sup>

【新畫扇面】上海流行俗曲。大成書局石印本。<sup>5002</sup>

【新本白石山房稿】五卷。明張孟兼撰。孟兼有白石山房逸稿，是編乃其十一世孫思煌所重編，於舊本無所增。<sup>5002</sup>

【新打牙牌】雲南流行俗曲。興文書局木刻本。<sup>51</sup>

【新斬單】四川流行俗曲。恆聲書社木刻本。<sup>5202</sup>

【新拆西廂】北平流行俗曲。寶文堂木刻本。<sup>5203</sup>

【新輯出相批評僧尼孽海】有日本千葉桐香氏藏抄本。明無名氏撰。抄本題「唐寅編」。鼓掌絕塵三

十九回引，云春書。

【新探親】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新思多情】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新田十憶圖題詠】六卷清金溪吳嵩梁撰。有原

刊本，在香港山館全集內。

【新題樂府】自李公垂作樂府新題二十篇，元稹

白居易相與應和，遂成爲新題樂府一體。蓋新題樂

府者，至元白而集大成也。茲分別言之於下：一、元

稹之新題樂府——元稹新題樂府序曰：李公垂作

新題樂府二十篇，稹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列而和之，

蓋十五而已。今所得纔十二篇，又得八駿圖一篇，總

十三篇。按此十三篇中，刺時主好奇珍聲伎之作，居

多。一曰上陽白髮人，白居易傳曰：「天寶五載以後，

楊貴妃專寵後宮，無復進幸，六宮有美色者，輒置別

所，上陽其一也。貞元中尚存焉。」二曰華原磬，白居

易傳曰：「天寶中始廢泗濱磬，用華原石代之。磬人

曰：泗濱磬下調之不能和，得華原石考之乃和。由是

不改。」三曰五弦彈，唐書樂志曰：「五弦，琵琶稍小，

蓋北國所出。」樂府雜錄曰：「唐貞元中，趙璧妙於

此伎。」國史補曰：「趙璧彈五弦，人問其術，曰：吾之於五弦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方吾洗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弦之爲，璧之爲五弦也。」四曰西涼伎，五曰法曲，唐會要曰：「文宗開成三年，改法曲爲仙韶曲。」按法曲起於唐，謂之法部，其曲之妙者，其破陣樂，一戎大定樂，長生樂，赤白桃李花，餘曲有堂堂，望瀛，霓裳羽衣，獻仙音，獻天花之類。總名法曲。白居易傳曰：「法曲雖似失雅音，蓋諸夏之聲也。故歷朝行焉。」太常丞宋沈傳，漢中王舊說曰：「玄宗雖雅好度曲，然未嘗使蕃漢雜奏。天寶十三載，始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識者深異之。明年冬而安祿山反。」六曰馴犀，白居易傳曰：「貞元丙戌歲，南海進馴犀。詔養苑中。至十三年冬大寒，而馴犀死。」七曰立部伎，新唐書禮樂志曰：「太宗貞觀中，始造讌樂。其後又分爲立坐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李公垂傳曰：「太常選坐部伎無性識者，退入立部伎，又選立

部伎無性識者，退入雅樂部。則雅樂可知矣。故作歌以諷焉。」八曰驃國樂。新唐書禮樂志曰：「貞元十七年，驃國王雍羌遣其弟悉利城主舒難陀獻其國樂至成都，韋臯復譜次其聲，又圖其舞容樂器以獻。大抵皆夷狄之器，其聲曲不隸於有司，故無足采。」舊本志曰：「驃國王獻本國樂凡一十二曲，以樂工三十五人來朝，樂曲皆演釋氏經論之辭。」會要曰：「驃國在雲南西，與天竺國相近，故樂曲多演釋氏詞云。」九曰胡旋女。白居易傳曰：「天寶末，康居國獻胡旋女。」唐書樂志曰：「康居國樂舞急轉如風，俗謂之胡旋。」樂府雜錄曰：「胡旋舞居一小圍毬子上舞，縱橫騰擲，兩足終不離毬上，其妙如此。」十曰蠻子朝。唐書曰：「貞元之初，韋臯招撫諸蠻，至九年四月，南詔異牟尋請歸附。十四年，又遣使朝賀。」李公垂傳曰：「貞元末，蜀川始通蠻國。」十一曰縛戎人。李公垂傳曰：「近制西邊，每禽蕃囚，皆傳置南方，不加勦戮，故作歌以諷焉。」十二曰陰山道。通典曰：「秦始皇平天下，北却匈奴，築長城，渡河以陰山

新

為塞。陰山唐之安北都護府也。」唐書曰：「高宗顯慶初，詔蘇定方等并回紇，破賀魯於陰山，即其地也。」李公垂傳曰：「元和二年，有詔內出金帛，酬回紇馬價。」十三曰八駿圖。穆天子傳曰：「天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渠黃、黃驃、綠耳、踰輪、山子，所謂八駿也。」郭璞曰：「八駿皆因其毛色以爲名。號爾赤驥、騏驎也。騏，黑色。華驃，色如華而赤，今名馬驃赤者爲騏驎。騏，赤色也。」十四曰白居易之新題樂府。新題樂府五十篇，白居易元和四年爲左拾遺時作也。其序曰：「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斷爲五十篇，篇無定句，句無定字，繫於意，不繫於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誠也；其事叢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不爲文，而作也。七德舞，美撥亂，陳王業也。一武德中天子始作秦王破陳樂，以歌太宗之功業。貞觀初，太宗重制破陳樂舞圖，詔魏徵虞世南等爲之歌詞，名七德舞。自龍朔以後，

詔郊廟享宴皆先奏之。一法曲，美列聖，正華聲也。二王後，明祖宗之意也。一隋封後周靖帝為介國公，唐封隋帝為鄴國公，以為二王後。蓋取亡國子孫為戒也。一海漫漫，戒求仙也。一言煙水茫茫，蓬萊島無覓處也。一立部伎，刺雅樂之替也。華原磬，刺樂工非其人也。上陽白髮人，愍怨曠也。胡旋女，戒近習也。新豐折臂翁，戒邊功也。太行路，借夫婦以諷君臣之不終也。一篇中所述，即人情險於山川之意。一司天臺，引古以儆今也。捕蝗，刺長吏也。一言長吏課人晝夜捕蝗蟲，蝗蟲之價與粟同也。一昆明春，思王澤之廣被也。一貞元中始漲之。一城鹽州，美聖謨而謂邊將也。一貞元壬申歲特詔城之，言城鹽州，乃德宗按圖定計，非關將略也。一道州民，美臣遇明主也。馴犀，感為政之難終也。五弦彈，惡鄭之奪雅也。鑿子朝，刺將驕而相備位也。驟園樂，欲王之先通後遠也。縛戎人，達窮民之情也。驪宮高，美天子重惜人之財力也。百鍊鏡，辨皇王鑒也。青石激忠烈也。兩朱閣，刺佛寺窳多也。西涼伎，刺封疆之臣也。八駿圖，戒奇物，懲佚遊

也。澗底松，念寒雋也。牡丹芳，美天子憂農也。紅線毯，憂蠶桑之費也。杜陵叟，傷農夫之困也。繆綾，念女工之勞也。賣炭翁，苦官市也。母別子，刺新間舊也。陰山道，疾貧虜也。時世妝，儆戒也。一作儆風俗也。李夫人，鑿鑿惑也。陵園妾，憐幽閉也。一作託幽閉喻被讒遭黜也。鹽商婦，惡幸人也。杏為梁，刺居處僭也。井底引銀瓶，止淫奔也。官牛諷執政也。紫毫筆，譏失職也。隋堤柳，憫亡國也。草茫茫，懲厚葬也。古冢狐，戒豔色也。黑潭龍，疾貪吏也。天可度，惡許人也。秦吉了，一唐書樂志曰：「嶺南有鳥，似鸚鵡而稍大，乍視之不相分辨，籠養久則能言無不通，南人謂之吉了；開元初，廣州獻之，聲音雄重，委曲識人情，慧於鸚鵡遠矣。」一漢書武帝本紀：「書南越獻馴象能言鳥，即吉了也。」一哀寃民也。蓋借雞燕之寃苦，以喻人民之寃苦也。鷓鴣九劍，思決壅也。采詩官，監前王亂亡之由也。采詩云者，謂采取怨刺之詩也。此詩卒章曰：先向歌詩求諷刺，即此旨也。按五十篇中大抵皆以諷諭為體，欲以播於樂章歌曲，故以採詩官為終篇焉。六〇七



本。【新財主】一名庚子新財主。北平流行俗曲。木刻。

【新財主還愿】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新昭君】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新體詩】什麼叫做「新體詩」？王闓運八代詩選卷十二至十四專選自齊至隋百餘年中微有格律的作品，名曰「新體詩」。在他以前二百餘年，王夫之撰古詩評選，其中第三卷名曰「小詩」，第六卷名曰「近體」，爲閨運的先驅。「小詩」爲絕句的前身，「近體」爲律詩的前身，而「新體」二字實足以概括之，故我們不用王夫之的名稱。夫之遠溯至漢晉人詩，其實這種新的體裁實至永明詩人提倡後，始有固定的地位，故以託始於齊爲較妥。話雖如此說，我們要明白永明詩人爲何提倡這新體詩，却不能不遠溯至古代。史裏比如國風柏舟說：「觀閨既多，受侮不少。」這是很工緻的偶句。九歌湘君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除今字外，平仄也很調勻。到漢代便更多，我們舉兩個樂府中的例：「

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陌上桑）。「秋時自零落，春月復芬芳。」（董嬌饒）。這樣的偶句是很多的，我們也不必徧舉。因爲中國的單音字甚是整齊，故在較早的時期內，已不知不覺有偶句了。及至中代詩史裏，詩人對於文學的技術有種自覺的重視，而對偶之流行也是意中之事。不用說第二流以下的詩人，如陸機、謝靈運輩，即就當時的大詩人曹植、阮籍、陶潛三人而言，對偶的地方也不少。曹植的如不見舊耆老，但睹新少年（送應氏）；鷓鴣鳴衡軌，豺狼當路衢（贈白馬王彪）；阮籍的如清露被皋蘭，凝霜露野草（詠懷詩之四）；甘彼藜藿食，樂是蓬蒿廬（同上之五十九）；陶潛的如往燕無遺影，來雁有餘聲（九日閒居）；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擬古）；以上每人舉兩個例子，以見一斑。對偶既如此的流行，無怪其成爲詩的定律之一了。一方面文人漸漸注重對偶，而一方面又興起一種新的體裁——即所謂「小詩」者是。相傳的古絕句如采葵莫傷根，及藜藿今何在之類，其真偽不可知，但漢樂府裏確有

不少的五言四句的作品，如：「里中有啼兒，似類親父子；回車問啼兒，慷慨不可止。」（上留田行）「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鱖，相教慎出入。」（枯魚過河泣行）——在南北朝的樂府裏，幾乎全是這種體裁，如：「落日出門前，瞻矚見子虛。冶容多姿鬢，芳香已盈路。」（子夜歌）「男兒欲作健，結伴不須多。鶴子經天飛，羣雀兩相波。」（企喻歌）——而文人的仿作也不少。較早如三國時孫皓的爾汝歌，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上汝一杯酒，令汝萬壽春。晉宋間其體尤盛行。我們舉謝靈運一首爲例：「可憐誰家婦，緣流洗素足。明月在雲間，迢迢不可得！此外作者有荀勗，傅玄，陸機，潘尼，孫楚，傅咸，張載，桓溫，郭璞，謝尚，王玄之，王凝之，王渙之，王徽之，王彬之，王蘊之，孫嗣，曹茂之，郗雲，庾蘊，徐豐之，謝綽，虞說，曹華，江適，李充，許詢，習鑿齒，袁山松，趙整，鳩羅摩什，劉和妻，辛蕭，何長瑜，鮑照，謝晦，荀雍，吳邁遠，袁淑，袁伯文，王微，王僧達，顏師伯，湯惠休，許瑤之，王歆之，賀道慶，陸凱等，真是感極一時了。」

這兩種趨勢——一是對偶的漸盛，一是小詩

的興起——到第五世紀的時候，應該在詩壇上產生一點鮮明的變化了。首先應運而興的是「永明詩人」。永明詩人捉住了詩史上的趨勢，更進一步的標出「四聲」和「八病」的主張。聲律的注意，前人亦有言之者。陸厥給沈約信裏說起曹丕劉楨的話：「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岵岵安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與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宜。」陸機在文賦裏也有相同的論調：「暨聲音之迷代，若五色之相宜，雖遊止之無常，固踳崎而難便。荀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恆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敘，故渙忍而不鮮。」不過曹劉既未曾詳論，陸機也失之含糊，所以在魏晉之際似乎未發生什麼影響。這一點，或許有待於沈約。他說：「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宋書謝靈運傳論）又說：「宮商之義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

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答陸厥書）這種主張在當時頗得了幾位有天才的信徒。南史說：「永明末，盛爲文章，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較。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爲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微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陸厥傳）。當時大批評家劉勰也是贊成者之一。在文心雕龍聲律篇裏有同樣的主張。其轟動一時可知。總之，四聲之分是他們的基本理論，而八病之忌則作文的具體條件。什麼叫做「八病」？因學紀開引詩苑類格說：「沈約曰：『詩有八病：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然而每一病的解釋，則至爲紛歧。茲據文鏡秘府論、文筆心眼抄、續金針詩格、蔡寬夫詩話、詩人玉屑、唐音癸籤、杜詩詳註等書所說，綜論於下：□（一）平頭——文鏡秘府論說：「平頭詩者，五言詩第一字不得與第六

字同聲，第二字不得與第七字同聲。同聲者，不得同平上去入四聲。」這是最通行的解釋，他書均同此說。但他又引或說：「上句第一字與下句第一字同平聲，不爲病，同上去入聲一字即病。若上句第二字與下句第二字同聲，無問平上去入皆是巨病。」又有注云：「一六之犯名水渾病，二七之犯名火滅病。」文筆心眼鈔以「水渾」作「水深」，續金針詩格解作「句首二字並是平聲」，則專指一六同平，餘不算。□（二）上尾——文鏡秘府論說：「上尾詩者，五言詩中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這一點各書均同。但他有一個例外：「唯連韻者，非病也。」又注云：「或名土崩痛。」與文筆心眼鈔同。至於所謂「隔句上尾」者——「若諸雜筆不束以韻者，其第二句末即不得與第四句同聲，俗呼爲隔句上尾」——則涉及散文之範圍。□（三）蜂腰——文鏡秘府論說：「蜂腰詩者，五言詩一句之中，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言兩頭鹿中央細似蜂腰也。」詩人玉屑同此。但他又引或說：「如第二字與第五字同去上入皆是

病，平聲非病也。」他下文又說，「又第二字與第四字同聲亦不能善，此雖世無的目，而甚於蜂腰。」因此，唐音癸籤即說，「第二字與第四字同聲，犯在一句內，如蜂身之中細。」文筆眼心鈔同此。究竟是指第四或第五字，現在也從無斷定。蔡寬夫詩話則有三種解釋，「若五字首尾皆濁音，中一字獨清，則兩頭大，而中間小，即爲蜂腰。」唐鉞說，「所謂清，殆即平，所謂濁，即仄。」 $\square$ (4)鶴膝——文鏡秘府論說，「鶴膝詩者，五言詩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言兩頭細，中央危，似鶴膝也。」此說各書均同。唯蔡寬夫詩話另立新解，「若首尾皆清音，中一字獨濁，則兩頭細而中間粗，即爲鶴膝。」 $\square$ (5)大韻——文鏡秘府論說，「大韻詩者，五言詩若以『新』爲韻，上九字中更不得安『人』『津』『隣』『身』『陳』等字。」此說較爲通行。不過他有一個例外，「除非故作疊韻，此即不論。」此外又有兩種新解。如杜詩詳註說，「如『微』『暉』同韻，上句第一字不得與下句第五字相犯，阮籍詩『微風照羅袂，明月耀清暉』是也。」

又如文筆眼心鈔說，「五字中二五用同韻字，名『觸絕病』，是謂大韻。」觸絕之名亦見文鏡秘府論，惟「絕」作「地」。 $\square$ (6)小韻——文鏡秘府論說，「小韻詩，除韻以外而有迭相犯者，名爲犯小韻病也。」這是第一解。唐音癸籤說，「除韻外，九字中有犯同聲者。」這是第二解。（不過唐鉞說，「聲」字疑當作『韻』，則與第一解同。）杜詩詳註說，如『清』『明』同韻，上句第一字不得與下句第一字相犯。詩云，「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襟。」是也。（唐鉞說一字「當是『四』之誤。」）這是第三解。文筆眼心鈔說，「五字中一三用同韻字，名『傷音病』，是謂小韻。」（文鏡秘府論亦說，「或名傷音。」）這是第四解。 $\square$ (7)旁紐——文鏡秘府論說，「旁紐詩者，五言詩一句之中有『月』字，更不得安『魚』『元』『阮』『願』等字；此即雙聲，雙聲即犯旁紐。」這是第一解。他又引劉滔說，「傍紐者，若五字中已有『任』字，其四字不得復用『錦』『禁』『急』『飲』『蔭』『邑』等字，以其一紐之中有『金』『音』等字，與『任』同韻故也。」這是第二

解，文筆眼心鈔說，「五字中用雙聲而隔字，名爽切病，是謂旁紐，亦曰大紐。」（文鏡秘府論說，「亦名大紐，或名爽切病。」）這是第三解。□（8）正紐——文鏡秘府論說，「正紐者，五言詩『壬』『祗』『任』『入』四字爲一紐，一句之中以有『壬』字，更不得安『祗』『任』『入』等字。」但他有一個例外，「除非故作雙聲，下句復雙聲，對方得免小紐之病也。」這是第一解。詩人玉屑說，「十字內兩字疊韻爲正紐。」這是第二解。文筆眼心鈔說，「五字十字中用同紐而疊字，亦名『爽切病』，是謂『正紐』，亦曰『小紐』。」（文鏡秘府論亦說，「亦名小紐，亦名爽切病。」）這是第三解。□總之，他們是要「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而已。其實「八病」之說也非全出沈約。詩品說：「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這是說沈約不是領袖。中說說：「李百藥……分四聲八病。」李是隋唐間人。且據南史所載，也只有四病。我們想，沈王之時還是草創，以後愈演愈繁，到李百藥才完備。故唐人著述多詳論八病，而南北朝則似尚不全。就

新

文學本身論，這種愈演愈繁的規律實在有損無益。所以詩品譏他「文多拘忌，傷其真美」。詩式則竟說「風雅殆盡」。沈約等人在這一點上，可說是利用歷史上的惡趨勢而「助桀爲虐」的。他的惡影響直到近來提倡白話新詩以後方漸減少。

【新體詩作者】因歷史上的自然的趨勢，及沈約王融等人的提倡，遂使第五世紀以後的詩壇漸漸與唐代接近。當時的作家，真是不在少數。就王闡運八代詩選所錄的而論，有——南齊六家三十八首。梁五十一家二百八十三首。陳十五家七十五首。魏二家二首。北齊六家十一首。周四家七十二首。隋十三家二十七首。

【新聞十五酒】蘇州流行俗曲。修竹齋木刻本。

【新陰功傳】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新人說奴與舊人厚】北平流行俗曲。寬裳續譜木刻本。

【新鐫晉代許旌陽得道擒蛟鐵樹記】二卷，十五回。一名許仙鐵樹記。有明萬曆癸卯（三十一年）華

慶堂余泗泉梓行本，二卷，插圖，正文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四字，日本內閣文庫藏；國立北平圖書館藏萬歷本，行款同，每回插一圖，封面及卷一所題書肆名均剗去，上下二卷，與日本內閣本同板，六秋亭覆明本四卷，題「書林龍溪振文堂刊」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有許真君像，魏邦達題識，兼善堂本警世通言卷四十之旌陽宮鐵樹妖篇全收此書。明鄧志謨撰。雲錦竹溪散人鄧氏編「首萬歷癸卯引（北平圖書館本作甲辰，亦鄧氏作。）志謨字景南，號竹溪散人（一作竹溪散生）亦號百拙生。所著書多自署饒安人，今不詳爲何地（疑江西饒州府安仁縣）嘗遊閩爲建陽余氏塾師，故所著書多爲余氏刊行。」

【新錫出像通俗演義遼海舟忠錄】八卷，四十四回，有明崇禎刊本，圖二十葉，半葉九行，行十九字，日本內閣文庫藏。明陸雲龍撰。題「平原孤憤生戲筆。」

「鐵崖熱腸人偶評」首翠娛閣主人序。雲龍，字雨侯，浙江錢塘人。記明季遼東之役，以毛文龍爲主。此書清乾隆間曾查禁，見歸安姚氏刊禁書總目。

【新錫繡像小說貪欣悟】六回。有坊刊本。孔德園書館藏。題「羅浮散客鑒定。」每回演一故事。

【新錫海烈婦百鍊真傳】十二回。附穹窿村陳烈婦紀事詩文傳誌。有巴黎國家圖書館藏刊本。清無名氏撰。題「三吳浪墨仙主人編輯。」首臥廬主人序。序後有章曰「墨愁」似即馮夢龍作。然其時代實不相及。清東山主人序雲合奇縱亦有「墨愁」一章，蓋馮氏著名吳下，「墨愁」之稱人所習知。因仿倣沿用之耳。

【新錫古本批評三世報隔簾花影】四十八回。有湖南刊大字本，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四字。清無名氏撰。不題撰人。首四橋居士序，當即作者。按快心編評者亦署「四橋居士」，與此同。書即甯易丁野鶴書爲之。殆是康熙後書肆所爲。

【新錫奇傳空空幻】十六回。一名鸚鵡喚。有舊刊本，封面題「李卓吾評醒世奇言」，泰興丁氏藏。題「梧崗主人編次」，「臥雲居士評閱」。首梧崗主人自序。書中所記多猥褻事。按清同治七年丁日昌禁書

目中有醒世奇書，注云：空空幻。即此書。書在今日極不多見。

【新錫國朝名公神斷詳情公案】有日本內閣文庫藏覆明本，上圖下文，半葉十行，行十七字，書已殘，但存卷二至卷四三卷，不知全書卷數。日本長澤規矩也氏云：曾見千葉柸香氏有此書，全書六卷，封面題「存仁堂陳懷軒刻」，書題「陳眉公編」。按此書似從葛天民本出。

【新錫全像包孝肅公百家公案演義】六卷，百回。有明萬卷樓刊本，圖嵌正文中，左右各半葉爲一幅，圖左右有題句，正文寫刻，甚工，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六字，板上題「全像包公演義」。日本朝鮮總督府藏此書殘本，存七十餘回，此包公案祖本，書極不多見。明無名氏撰，自序署「饒安完熙生」。記年曰：丁酉歲，疑即萬曆二十五年。

【新錫全像通俗演義隋煬帝豔史】八卷，四十四回。有明人瑞堂精刊本，插圖精絕，正文半葉九行，行二十字，覆本，明無名氏撰，題「齊東野人編演」。不經

新

先生批評。」（魯迅以爲馮夢龍撰未知何據）有癡子序，崇禎辛未構李友人委蛇居士題詞，及崇禎辛未白序（署野史主人）又凡例十二條。

【新錫小說八段錦】有醉月樓刊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六字，馬隅卿藏。題「醒世居士編集」。「樵叟參訂」書分八段，每段一故事。清同治間丁日昌禁書目有八段錦，注云「非講玄門者」，疑即此書。

【新年到來】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新年泗洲調】一名恭喜發財。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新年景緻】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新鏡異說奇聞羣英傑】六卷，三十四回。附范仲淹訪察，有廣東坊刊小本，鄭西諦藏。清無名氏撰。文前後不屬，甚拙劣。似乾嘉間書賈所爲。

【新小說】清末最爲士女所愛讀的，而第一個攪得少年的情感的，便是梁啓超的新小說雜誌。他的創作，有新中國未來記，世界末日記，十五小豪傑等。是把主義寄託在理想事實上的。同時有李寶嘉的

官場現形記，吳研人的二十年目親之怪現狀，曾樸的孽海花，劉鐵雲的老殘游記，都是諷刺當時社會的。1034

【新小曲大觀】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新怕多情】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新鶯詞】一卷。清臨桂況周儀撰。有民國刊本，在蕙風叢書內。

【歧定堂詩鈔】清田文弼撰。

【瑛實齋文稿】二卷。清金匱秦寶璣撰。有光緒刊本。

【詠黎集試帖】二卷。題清武林吟嘯樓主人笠澤安拙廬主人撰。有民國十六年刊本，在松陵陸氏叢著內。

【詠物詩】詠物之題。有明詠，有暗詠。明詠者，明明

說出其物而詠之也。暗詠者，暗暗想像其物而詠之也。俱須寫其出處，寫其典故，寫其形狀，寫其性情，或借之以寓意，以不即不離，掩題如見為妙。忌在太粘着。太浮泛。267

【詠物詩】一卷。元謝宗可撰。此編凡一百六首，皆七言律詩，主於刻畫一物，標題纖仄，彌搗新巧，格調雖不甚高，而才思尚豔，可備詩家之一體。有清康熙中刊本，附明瞿佑清張邵二家，何夢華有舊鈔本，分上下卷，詩凡三百餘首，前有至正癸巳汪澤民序，丁氏有舊鈔本二卷。

【詠物二十一首】一卷。清德清俞樾撰。有光緒重定本，在曲園叢書內。

【詠物十詞】一卷。清安丘曹貞吉撰。有道光世楷堂刊本，在昭代叢書內。

【詠物七言律詩偶記】一卷。清大興翁方綱撰。有嘉慶蘇齋刊本。

【詠物七律偶記】清嘉慶間翁方綱撰。

【詠古詩】一卷。清新安汪薇撰。有康熙原刊本。

【詠古詩紀略】一卷。清人所撰，其名已佚。有鈔本。

【詠花軒詩集】六卷。清桐城張廷璐撰。有乾隆原刊本。

【詠蘭軒詩稿】四卷。清南通汪業撰。有道光刊本。



【詠梅軒稿】清嘉慶間謝蘭生撰。

【詠史六言】一卷。清周宣武撰。是編雜採史事，以六言絕句評論之。

【詠史詩】或概括其人之生平，或偶舉其事。賢者須欽慕取法，不賢者須貶抑示戒。前案未確者，須翻案出陳。忌在刻薄而傷厚，庸腐而無奇，誣罔而不能服人之心。

【詠史詩】二卷。唐胡曾撰。是編雜吟史事，各以地名爲題，凡一百五十首。通考載三卷，此本不分卷數，蓋爲後人合而編之。其詩追述興亡，意存勸戒，不悖風人之旨。有明刊大字本，黃氏有宋刊本三卷，云附陳。蓋注米崇吉評，十一行，行大二十二，小二十七字，與四庫本不同，後歸胡心耘家。

【詠史集】八卷。別集一卷。清南昌汪元慎撰。有光緒重刊本。

【詠史集解】七卷。明程敏政編。林喬松註，其書取古人詠史之作，依代編次。

【詠史集句合鈔】二卷。清嘉興吳受福撰。有光緒

試

十六年小檀子刊本。

【詠史樂府初二集】二卷。清甯鄉周在熾撰。有乾隆刊本。

【詠史偶稿】清乾隆間靳楚藩撰。

【試律新話】四卷。清臨桂倪鴻撰。有野水閒鷗館巾箱本。

【試律須知】一卷。清吳縣翁昱撰。有道光活字本，在遜敏堂叢書內。

【試律大成】題於越敏軒主人編。有光緒十四年上海大同書局石印本。

【試律精華二集】四卷。清漢陽蔣義彬編。有道光三徑山房刊本。

【試律精粹】八卷。清仁和朱銓編。有道光蟾紙山房刊本。

【試湯餅何郎傳粉】一本。元趙天錫撰。雜劇。

【試帖】有五言八韻、六韻之分，其實亦排律也。不過拈題限韻，束縛較甚，屬對工穩，隸事纖巧，故通人譏之。八比廢試帖亦絕響矣。

【試帖詩三萬選】清人所編，其名已佚。有光緒石印巾箱本。

【試帖玉芙蓉】一卷。清人所編，其名已佚。有光緒石印巾箱本。

【試帖十萬軍聲初二集】清人所編，其名已佚。有光緒石印巾箱本。

【試帖存稿詞賦】二卷。清錢塘丁午撰。有光緒原刊本，在田園雜著內。

【試帖桂林集】二卷。清錢塘許堅龔謙同編。有乾隆刊本。

【試帖國雅集】二卷。清古越傅王露編。有乾隆刊本。

【試帖金鍼】八卷。清太倉陸文彬編。有嘉慶坊刊本。

【試墨齋詩集】清舒大成撰。

【試峻堂集】清王蘇撰。

【誠齋文集】二卷，附西銘問答一卷。明施瓚撰。皆

講學之語，排斥陸王，不遺餘力。

【誠齋詩話】一卷。宋楊萬里撰。是書題曰詩話，而論文之語，乃多於詩。萬里本以詩名，所論往往中理。且每以俚語標為佳句。蓋萬里之詩，好以文語俚語並用也。有誠齋集本，日本刊本。

【誠齋詩鈔】清道光間達三撰。

【誠齋集】一百三十二卷。宋楊萬里撰。是集為其

子長儒所編，一官一集，仿南齊王儉之例。其詩才思健拔，包孕宏富，惟沿江西末派，稍傷粗厲頽唐。有宋嘉定中刊本，清乾隆乙卯吉安刊本八十五卷不足。

【誠齋樂府】七冊。明周憲王有燉撰。

【誠齋體】楊萬里字廷秀，號誠齋，吉州吉水人。官

寶文閣侍制。他的詩注重意境，由散文化入白話化。看他的自序，便可以知道他學詩的歷程。始學「江西」既學「後山」五字律，既又學「半山」七字絕句，

晚乃學唐人絕句。後官荆溪，忽若有悟，遂謝去前學，而後渙然自得。他晚年很常拜白樂天詩，（參看胡

雲翼宋詩研究第一七三至一七四頁）超於閒適一途，所以誠齋體的變化，完全在這裏呢。

【誠意伯文集】明劉基撰。凡二十卷。基字伯溫，青田人。洪武初，爲御史中丞，封誠意伯。其勳名蓋世，而事蹟則詳諸明史。本傳。清初禮賢錄中著錄其詩文雜著。凡郁離子四卷，讀韻集十卷，寫情集二卷，春秋明經二卷，犁眉公集二卷，都各自爲書的。成化中，戴賢等始將牠合之一帙，而冠以劉基之孫鷹等所撰的翔運錄。這是因爲其中載有「詔旨」「制敕」，故列之卷首。然其書究屬鷹編，乃用以編入卷數，致使此「集」既標劉基的名，而開卷乃他人之書，殊於體例不合。今「四庫本」移綴是「錄」於末簡，以正其謬。其餘十九卷，則悉仍原次，以存其舊。按劉基一生，遭逢興運，參與帷幄，祕計深謀，多所裨贊，世遂謬謂爲「前知」。凡識緯術數之說，一切附會於基，神怪謬妄，無所不至。方技家遞相榮惑，百無一真，祇有此誠意伯集，尚真出劉基之手。其詩，則「沈鬱頓挫」，自成一家，足與明初的高啓相抗衡。其文，則「闕深肅括」，也是宋濂王禕等的流亞。揚守陳「序」謂：「子房之策，不見詞章；元齡之文，僅辨符檄；未見樹開國之勳

識 誌

業，而兼傳世之文章，可謂千古人豪！」這幾句話真允當極了。大抵他的學問智略，如耶律楚材和劉秉忠，而其文章，卻非二人所能及的。有明嘉靖丙辰刊本十八卷，隆慶六年刊本，振綺堂有嘉靖中重刊本二十卷。成化六年彙刻誠意伯文集二十卷，清乾隆中刊本。1174

【誠正齋集】八卷。清上官鉞撰。詩文惟意所如，不可繩以格律。

【誠正堂詩稿】清禮親王永恩撰。

【誠正堂稿】清禮親王永恩撰。

【誠求堂彙編】六卷。清徐開錫撰。一卷曰贈言，二卷曰杞言，三卷曰介言，曰雜著，四卷曰詩草，五卷曰文稿，六卷曰實政。

【誠成書屋詩稿】一卷。清勞銘之撰。有活字本。03650

【識小編】二卷。清董豐恆撰。有學古齋金古叢書附刻本。

【詒晉齋集】八卷。清長白永理撰。有原刊本。又一本，八卷，後集一卷，附隨筆一卷。有道光重刊本。又一

就 棋 計 討 謝

本，八卷。有中箱本，在述古叢鈔內。

【詒清堂稿】一卷。清南昌譚祖同撰。有原刊本。

【就正草】一卷。清徐靈撰。是編乃其文集。

【就瞻草】清乾隆間謝啓昆撰。

【麒麟記】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麒麟記】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

【麒麟種】一本。清李玉撰。傳奇。

【麒麟送子】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麒麟夢】一本。清張異資撰。傳奇。

【麒麟閣】一本。清李玉撰。傳奇。

【計頭兒】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計有功】敏夫宋——一二六頃安仁人。他是張

浚的從舅，會居浚幕府中。南渡后遺詣行在奏對，獻

所著晉鑑。紹興五年（一一三五年）以右承議郎知

簡州，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有功撰有唐詩

紀事八十一卷，採摭豐富，於唐一代詩人，或錄名作，

或紀本事，凡一千一百五十人。

【計有餘齋文稿】一卷。清都陽陳方海撰。有光緒

文——〇——七七〇

十九年陶氏刊本，在豫章叢書內。

【計樹園詩存】清萬廷蘭撰。

【計東】甫草，號改亭，明至清——一六二五至一六

七六江蘇吳江人。卒年五十二。清史列傳云：會詔

舉博學鴻儒，而東已前一年卒。則當卒于康熙十七

年。此從補疑年錄據尤侗撰傳。年十五，補諸生，聲

譽日起。嘗著籌南五論，謁閩郡史可法，可法奇之。一

六五七年舉順天鄉試。後以江南奏銷案被黜。大學

士王熙重之，屢薦未果。浪遊四方，所交皆賢士大夫。

對客議論風發，或憤激怒罵，人目爲狂。宋犖巡撫江

蘇時，東歿已二十餘年，特序其遺文，刊之爲改亭集

十六卷，又有詩集六卷（並清史列傳）。

【計算孤】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計親從妻命】福建流行俗曲。鉛印本。

【計春合唱】一卷。清錢塘袁通撰。有嘉慶刊本，附

燕市聯吟集後。

【計學錢】蘇州流行俗曲。崇本堂木刻本。

【謝應芳】子蘭，元至明——一二九六左右至一三

九二左右武進。卒年九十七。自幼篤志好學，以名節自勵。至元初，隱白鶴溪上，構小室，顏曰龜巢。自號龜巢老人，授徒講學。元末，避亂居吳中。亂定歸里，居芳茂山。年益高，學行益劭，德望重於江南。應芳詩文雅麗，有龜巢集十七卷，思賢錄六卷，辯惑編五卷。

【謝應芳詩】應芳紬繆經史，作為文章，咸有根柢。閩人張志道評其詩雅正純潔，可與傅與礪相伯仲。

識者以為名言。

【謝文游】<sup>00400</sup>秋水，號約齋，明至清——一六一五至一六八一。江西南豐人。卒年六十七。生當明季，見天下方亂，遂棄諸生入廣昌之香山，閉佛書，初喜陽明之學，後一意程朱。聞程山學舍於城西，名其堂曰尊洛。文游著有程山集十八卷，學緒言二卷，風雅倫音二卷，左傳濟變錄二卷，大臣法則八卷，初學先言二卷，及兵法類案等。（均清史列傳）

【謝章鋌】<sup>00406</sup>枚如，清——一八九二。頃福建長樂人。一八七七年進士。官內閣中書，不殿試而歸。大吏聘為致用書院山長。章鋌深于情，好游山水，嘗至嶺南、秦

謝

贛諸地。工詩詞，有曉棋山莊集。譚復堂嘗論其詞云：枚如詞多振奇獨造語。

【謝玄破符堅】<sup>007</sup>一本也是國書目作破符堅。蔣神靈應元李文蔚撰雜劇。

【謝端】<sup>002</sup>敬德，元——一二七九至一三四零。蜀之遂寧人。徙居江陵。卒年六十二。幼穎異，五六歲能詩，十歲能賦。弱冠，與宋本同以文學著名。時號「謝宋」。姚樞素以文章自負，亦為獎歎。一三一八年擢進士。乙科官至翰林直學士。階太中大夫。端善為政，筮仕湘陰。滑吏豪民，不敢舞文玩法。至順，元統以來，朝廷制策多出其手。元世蜀士以文名者，虞集而下，謝端次之。

【謝諤】<sup>006</sup>昌國，宋——一一二一至一一九四。臨江軍新喻人。卒年七十四。幼敏慧，日記千言，為文立就。一五七年舉進士第，為樂安尉。遷吉州錄事參軍。知分宜縣，所至有惠政。歷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讀，上其所創義役法，詔行於諸路。光宗即位，獻十箴，除御史中丞。屢請祠，得提舉太平興國宮歸。諤初居縣南之

竹坡名其燕坐曰良齋；學者稱良齋先生。晚居桂山。

故亦稱桂山先生。諤為文，倣歐陽修、曾鞏，著有《聖學

淵源五卷》（宋史本傳）。又有詩書解、論語解、左氏講義、柏臺諫垣奏議、經筵總錄、孝史、良齋集等。

【謝詔】<sup>07662</sup>明——一五九六頃衢州人。善作通俗小說，有東漢十二帝通俗演義十卷、一百四十六則、《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陳繼儒為之作序。

【謝詔】<sup>07662</sup>穆度，小字封，晉——三七六頃陳國陽夏人。謝萬之子。少有名，仕至車騎司馬，早卒。時人稱謝氏諸子最彥秀者為封、胡（朗）、羯（玄）、末（川）。

而詔居其首。詔著有文集三卷。（隋書經籍志注）

【謝謙】<sup>10101</sup>號海門，明——一五七三頃上虞人。能作曲，著有四喜記傳奇。

【謝三秀】<sup>10101</sup>君采，一字元瑞，明貴竹人。萬曆間，以貢生為教官。有雪鴻堂集。明代黔中以詩名者絕少，朱彝尊說：「君采詩甚清穩，由其生於天末，習染全無此黔人之軼倫超羣者。」

【謝五娘】<sup>10107</sup>明萬曆中湖州女子。有讀月居詩，詞調

清婉可誦。

【謝靈運】<sup>10108</sup>小名客兒，晉至宋——三八五至四三三

陳郡陽夏人。謝玄之孫。卒年四十九。祖玄為晉車騎將軍，父瑛生而不慧，為祕書郎，早卒。靈運幼便穎悟。

謝玄說：「我乃生瑛，瑛那得生靈運。」謝家本為江南大族，靈運又好學，博覽羣書，遂擅名江左，尤為從叔混所知愛。初襲封康樂公，食邑二千戶，以國公例除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為瑯琊王大司馬行參軍。史稱

他「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撫軍將軍劉毅鎮姑熟，以為記室參軍，毅鎮江陵，又以為衛軍從事。中郎義熙八年（四一二年）劉裕誅毅，以靈運為太尉參軍，入為祕書丞。劉裕伐長安，道隣留守，靈運為諮議參軍，轉中書侍郎。又為世子中軍諮議，黃門侍郎，遷相國從事中郎，世子左衛率。到他三十六歲（四二零年）

劉裕篡晉，降公爵為侯，食邑五百戶，為散騎常侍，轉太子左衛率。史稱他「性褻激，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

見知常懷憤憤。」少帝即位（四二三年）他以「搆扇異同，非毀執政」出為永嘉太守。永嘉是個好去處，他又愛遊山水——「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遨，徧歷諸縣，動逾旬朔。民間訴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為詩詠，以致其意焉。」做了一年，稱疾去職。在始甯縣脩營別業，有終焉之志。每有一詩至郡邑，貴賤爭相傳寫，名動京師。文帝即位（四二四年）徵為秘書監，命撰晉書，不久又稱疾不朝。他只管——「穿池植援，種竹樹果……出郭遊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遊娛宴樂，以夜續晝」元嘉五年（四二八年）他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這時靈運最為舒服。史稱他：「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眾，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備盡。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一次他遊始甯，臨海一帶，從者數百，太守疑為山賊。又遊會稽，也驚動縣邑太守。讎家誣有異志，幸文帝未加罪。

謝

命為臨川內史，賜秩二千石。但他遊放如故，遂送廷尉治罪，減死徙廣州，不久以故棄市。時年四十九。子鳳早卒。他的一生經歷，在晉代為多，故前與淵明齊名，並稱陶謝。後來又與顏延年齊名，改稱顏謝。所有六朝文人學問之淵博，沒有那個能趕他得上。講史學，他曾修晉書目錄學，他會編四部目錄。經學自不待說，因為他的詩中常引經語，古今能熔鑄經語入詩的，止當推他。永嘉以後一時風行的玄學，他也是內行，他引用莊子的話，有時比郭象注還妙。當時佛法涅槃宗分二派，北宗以曇摩讖為首領，南宗便以他為首領，又嘗手改涅槃經。至於詩中引用或溶化楚辭之處，更不在少數。而且他對於各門學問，均有深造的功夫，甚至於書畫等藝術功夫亦有獨到的地方。但他的學問雖大，而他的言語行動，無一處不矛盾。居江湖則思魏闕，在魏闕又思江湖。他的感情非常豐富，實際上又不大負責任。這位矛盾詩人的為人，殊可令人玩味不盡。864. 1021

【謝靈運詩】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

顏延之爲江左第一。然其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惟深密則不如耳。在官多愆禮度，故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而靈運自謂其才能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惋。搆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爲靈運素所愛好，于是肆意遨遊，徧歷諸縣，動踰旬朔，理人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及去職，乃移家會稽，修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蕩爲樂，有終焉之志。（見宋書及南史）他這「多愆禮度」和「多改舊制」的性情，既不能在政治舞臺上去改革，于是就逼他趨向在文學方面來。他的天性是愛好山水的，故山水的遊覽特別多，所以他的詩以「游山詩」爲最工。這「游山詩」是從他經驗體貼中來，並不是幻想。是前此詩界不曾有過的，是他的新途徑，是他對於文學革命的成績。劉勰所謂「老莊告退而山水方滋」，則便是靈運在文學方面倡導的特色了。□洪亮吉北江詩話說：「詩人所遊覽之地，與詩境相肖者，惟大小謝溫台諸山，雄奇

深厚，大謝詩境似之；宣歙諸山，清遠綿渺，小謝詩境似之。」這是對於二謝描寫山水詩底適當批評。我們試來賞識他的遊山詩罷。潘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作淵沉。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陵及窮海，臥疴對空林。衾枕昧節候，褰開暫窺臨。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嶇嶔。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幽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登池上樓）□這詩是康樂最得意的傑作，中間有許多對句（雖然他別的也還多有）就是曾毅所謂「詩則於律漸開了」。據謝氏家錄說：「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竟日思詩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即成「池塘生春草」，常曰：「此有神助，非吾語也。」李白詩云：「遠公愛康樂，爲我開禪關。」（遊昌禪師山池）又云：「謝公池塘上，春草颯已生。」（遊謝氏山亭）可知太白不特獨許惠連，抑且心賞康樂，尤其喜愛「池塘生春草」的名句了。□但這句詩的好處究竟是在那裏呢？葉夢得石林詩話解說



道：「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世人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耳。此語之工，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備以成章，不假繩削。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爲根本，而思苦言艱者，往往不悟。是了牠的妙處，是在于無所措意，而率爾成章。王元美說：「謝靈運天質奇麗，運思精鑿，雖格體創變，是潘陸之餘法也；其雅綽乃過之。」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甯在『池塘生春草』下耶？」挂席拾海月，「事俚而語雅」；「天雞弄和風」，景近而趣遠。（藝苑卮言）故史書謂康樂之詩，深密不如延年者，正是他的長處了。而思苦言艱，到反是延年平生喫力的地方呢。下面我們再看他在永嘉時所作的登上戍石鼓山詩：「旅人心長久，憂憂自相接。故鄉路遙遠，川陸不可涉。汨汨莫與娛，發春託登躡，歡願既無並，戚慮庶有協。極目睽左闕，迴顧眺右狹。日沒澗增波，雲生嶺逾疊。白蕊競新蕩，綠蘋齊初葉。摘芳芳歷護，愉樂樂不變。佳期緬無像，踴望誰云愜？」這詩造句自然，能把他那一付愁腸放在自然的山水圖畫裏去，能夠引起讀者感到他

謝

當日的的生活而給予他以同情，這便是他文藝的獨到處。嚴羽說：「建安之作，全在氣象，不可尋枝摘葉；靈運之詩，已是徹首徹尾成對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其實，何必一定要他及建安呢？惟其不及建安，所以他的詩值得在此一說。前面不是說過他的詩「如出水芙蓉，自然可愛」麼？你們讀了此詩，究竟覺得他可愛不可愛呢？如猶以爲未足，則請再看「可憐誰家婦，緣流洒素足；明月在雲間，迢迢不可得；可憐誰家郎，緣流乘素舸；但問情若爲，月就雲中墮」（東陽溪中贈答）。「懷人行千里，我勞盈十旬；別時花灼灼，別後葉萋萋。」（答惠連）「弄波不輟手，玩景豈傳目；雖未登雲峯，且以歡永宿。」（初發入南城）像這幾首詩，在古今詩人的作品中頗不多購，即康樂亦不曾多作，妙在無所用心，而神與境會，只是寫實，所以爲佳耳。又括倉志載有謝靈運在鶴鄉同兩個浣紗女子啣答的詩，亦滿蓄着諛諂的情意，我且將他舉錄出來：「我是謝康樂，一箭射雙鶴；試問浣紗娘，箭從何處落。浣紗誰氏女，香汗濕

文——〇——七七五

新雨；兩人默無言，何事甘辛苦？」二女答曰：「我是漢中鯉，暫出溪頭食，食罷又還潭，雲蹤何處覓？」許多人以此詩是後人附會之作，但都是意測之辭，並沒有甚麼證據的總之，這詩的辭句意思都很好，且和他的東陽溪中贈答亦頗相似，所以我就暫依括倉志的說話斷定他是靈運之作了。□前面不是曾經說過康樂搆扇異同，非毀執政麼？這種性情，他始終未常去懷，直到他爲臨川內史時，有司便告發，他有不軌的圖謀了。朝廷因此特遣鄭望生去收他，於是靈運乃與兵叛逸，但結果終把他徙到廣州去截了頭。其在臨川被收時詩云：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他又有臨終詩一首，茲不錄。）這個偉大詩人的生命便從此結果了。但後人對於他底詩的批評，怎麼樣呢？鍾嶸詩品說：宋臨川謝靈運，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爲累，嶸謂若人興多才高，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迴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青松之

拔灌木，白玉之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詩品上）謝康樂是劉宋時代三個大詩人中最偉大的，一個是在文學界別開一條道路——山水的描寫——的新詩人，他是用客觀方法去描寫那自然界的實境的詩人。因此，所以在他那詩裏常常有新雋若秀的氣象。沈休文說：「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其實，延年乃非靈運的匹敵；因爲他的「明密」太雕刻太勉強了，而靈運的詩，却是「東海揚帆，風流日麗」哩。（藝苑卮言引敖陶孫語）□唐釋皎然詩式說：「曩者常與諸公論康樂爲文，直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顧詞彩，而風流自然。彼清景當中，天地秋色，詩之量也；慶雲從風，舒卷萬狀，詩之變也。不然，何以得其格高，其氣正，其體真，其貌古，其詞深，其才婉，其德宏，其調逸，其聲諧哉！至如述祖德一章，擬鄴中八首，經廬陵王墓，臨池上樓，識度高明，蓋詩中之日月也，安可攀拔哉！惠休所評謝詩如『芙蓉出水』，斯言頗近矣；故能上躡風騷，下超魏晉，建安製作，其推輪乎？」皎然對於康樂

雖已過事推崇，而現今章太炎先生竟乃鄙視他比延年之不若！其說云……顏詩不僅描寫風景，作品中也有雕刻氣。所以推為詩家，或以顏學問淵博之故……如謝詩就有十分整牙之處；我們總可覺得

他是矯作的（國學概論）說他的詩比延年還要矯揉，還要十分整牙，這話要章太炎先生才敢說。我想，除他以外，恐怕誰也觀察不出這個差異罷。齊書文學傳論他道：「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為論，略有三體：一則啓心閑逸，託詞華曠，雖存巧綺，終致紆迴，宜登公宴，本非準的，而疎慢散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由靈運而成也。」故康樂的詩，不特單為宋代台柱，而且還是齊梁詩體首倡之一人呢。附錄白居易詩以結此條。「謝公才廓落，與世不相遇。壯志鬱不用，須有所洩處。洩為山水詩，逸韻諧奇趣。大必籠天海，細不遺草樹。豈惟玩景物，亦欲摭心素。往往即事中，未能忘興論。因知康樂作，不獨在章句。」（讀謝靈運詩）1021

謝元<sup>1021</sup>有宗，宋——四二四頃陳郡陽夏人。以才學

見知，官至尚書左丞。與何承天不相善，累相糾奏。元嘉二十一年（四四四年）新除太尉諮議參軍，未拜為承天所劾。帝大怒，遣元永歸田里，禁錮終身。元著有文集一卷（隋志注）

謝元<sup>3</sup>淮，鈞緒，字默卿。清——一八三六頃人。官廣西鹽道。工詩及散曲，著有養默山房詩文集。

謝震<sup>1023</sup>原名在震，字向男，清——一七六五至一八零四福建侯官人。卒年四十一。七八九年舉人。嘗與閩縣林一桂、甌甯萬世美為經會，三人俱精三禮，號

會所曰殖樹。陳壽祺視為畏友。後以大挑補順昌教授。卒。震重氣誼，有志用世，而不遇於時。篤學嗜古，工詩，著有櫻桃軒詩集二卷，禮案二卷，四書小箋一卷，

四聖年譜一卷（均清史列傳）

謝耳伯詩集<sup>1040</sup>八卷，文集十六卷。明謝兆申撰。兆申好深沈豁刻之思，又多雜以奇字，其文寒棘幽晦，使人頓口慘腹而不可句。

謝天祐<sup>1043</sup>號思山，明——一五九六頃杭州人。工於

曲，著傳奇狐裘記及靖虜記各一本。（曲錄）

謝

【謝天地】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謝晉】（一作縉）孔昭號葵邱，明——一四一四頃

吳縣人。（中國人名大辭典云：「按無聲詩史謝晉

字孔昭，謝縉，號葵邱，分列二人。考明詩綜作晉，集末

贈盛啓東一首，自題葵邱謝縉。又附見沈大本詩一

首，題作寄謝縉，則謝晉即謝縉也。」）能詩，工畫山水。

嘗自戲爲謝疊山，又自號深翠道人。以繪工起貢京

師，僑寓金陵二十餘年。因目告放歸，卒于家。晉撰有

蘭庭集一卷。

【謝晉詩】有蘭庭集二卷。集首有汝南周傳序，說

「姑蘇之詩，莫盛於楊孟載、高季迪，而孔昭得二君

之旨趣。」其詩的價值，可想而知。他的詩以蘊藉稱，

在宋人中似陸游一派。

【謝琴詩文鈔】十卷。清歙縣王景湖撰。有嘉慶松

風草堂刊本。

【謝廷諒】友可，號九索，明——一六一零頃。金谿（

一作湖廣）人。一五九五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

會李廷機、王錫爵將奉召入閣，上疏止之，不報。官至

順慶府知府。廷諒著有清輝館集二卷，薄遊州十五卷，及千金堤志（四庫總目）帶欄編，起東州，縫掖集等，並行於世。亦工曲，著有傳奇統扇記（曲錄）曲品譽爲才人之筆。

【謝瓊雙千里關山怨】一本。元武漢臣撰。雜劇。

【謝乃實】華函，號峇壩山人，清——一七零三頃。福

山人。一六八八年進士官興甯縣知縣。乃實工詩詞，

著有峇壩山人集。

【謝承】偉平，吳——二二二頃。山陰人。博學洽聞，凡

所知見，終身不忘。女兒爲孫權夫人，失志早卒。承拜

五官郎中，稍遷長沙東部都尉，武陵太守。承撰後漢

書百餘卷。又有文集四卷。（隋書經籍志注作謝丞

集四卷。此從唐書志。）

【謝重輝】千仞，號方山，清——一六六二頃。山東德

州人。以父蔭起家，授中書舍人。歷官刑部郎中，引疾

歸。居官以清節著，不名一錢。重輝博雅好古，工爲詩，

與侍郎田雯齊名。在康熙十子中，王士禛稱他的詩

爲「去腐存骨，去枝葉存老幹。」推許如此。有杏村詩

集七卷(清史列傳)

【謝偃】一本姓直勒氏，其祖仕北齊，改姓謝。唐初，應詔對策高第。太宗引為弘文館直學士，遷魏王府功曹。受詔獻塵影二賦，能得規諷之意，帝善之。時李百藥工詩，而偃善賦，時人稱為「李詩謝賦」。官終湘潭令。偃著有文集十卷。(兩唐書志)

【謝衡】晉——二六五頃陳郡陽夏人。以儒素顯，仕至國子祭酒。衡作有文集二卷。(唐書經籍志)

【謝幾卿】梁——五零二頃陳郡陽夏人。謝超宗之子。幼清辯，有神童之譽。年十二，召補國子生。及長，博學有文采，長於玄理。仕齊為晉安王主簿。入梁，歷尚書左丞。太子率更令。性通脫，好飲酒，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又在省署夜著犢鼻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呼。遷左光祿長史。卒。幾卿著有文集。

【謝山存稿】十卷。明陳吾德撰。其氣節亦錚錚者，詩文則直述胸臆而已。

謝

0460。——0460。

【謝鯤】<sup>263</sup>幼與晉——二八零至三二二陳郡陽夏人。卒年四十三。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任達不拘。好老莊，能歌，善琴。東海王越辟為掾，轉參軍。謝病去。大將軍王敦引為長史。敦有不臣之迹，鯤知不可以道匡弼，乃優游寄遇，不屑政事，從容諷議而已。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他道。鯤自謂比庾亮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後為豫章太守，蒞政清肅，百姓愛之。卒於官。追贈太常，諡曰康。鯤著有文集六卷。(唐書經籍志作二卷。此從隋書志)

【謝程山集】<sup>269</sup>十八卷。清謝文海撰。文海生平以講學為主，文章則其餘事。

【謝似】<sup>272</sup>景思，宋——一四七頃上蔡人。官至太常少卿。似著有藥寮叢稿二十卷。(文獻通考)四六

設塵一卷。(四庫總目)論四六多以命意遺詞分工拙。

【謝翱】<sup>274</sup>畢羽，一字畢父，自號晞髮子。宋至元——二四九至一二九五長溪人。後徙浦城。卒年四十七。

僮僕有大節。咸淳中，試進士不第。文天祥開府延平，率鄉兵數百人，杖策詣軍門，署為咨議參軍。已而復別去。及聞天祥死，悲不自禁，隻游浙身水，過嚴陵，登西台，設天祥主，酌奠號泣，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竹石俱碎。因作西台慟哭記。性嗜山水，雁山、天姥、四明各勝，足迹殆遍。卒於杭，其友方鳳、吳思齊等葬之釣台南，以文稿殉。朝著遺蹟多有詩六卷，雜文五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贊一卷，楚詞芳草圖譜一卷，宋饒歌、鼓吹曲、騎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蹟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均無傳本。今存晞髮集十卷，晞髮遺集二卷，遺集補一卷，天地間集一卷，西台慟哭記一卷，冬青引一卷。

【謝朝詩】宋末，文天祥領兵抗元，皋羽隻身至浙東。宋亡，天祥被元兵所執，不屈而死。皋羽隻身至浙東，於子陵釣台設天祥位，號哭作「楚歌」以招魂，以竹如意擊石，歌云：「魂朝往兮何極，暮歸來兮關山黑，化為朱鳥兮有味焉食！」歌罷，竹石皆碎。詳見其所作西台慟哭記。至今謝皋羽西台與嚴子陵釣台對峙於桐江兩岸。皋羽有晞髮集，或孟郊體云：「聞庭生柏影，荇藻交行路。忽忽如有人，起視不見處。牽牛秋正中海，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濤在孤樹。」音節悽苦，可為宋遺民詩之代表。

【謝絳】<sup>279</sup>希深，宋一八九五至一零三九其先陽夏人。後徙富陽。卒年四十五。宋史本傳作年四十六，不著卒於何年。此據續疑年錄。善議論，喜談時事，以文學知名。舉進士甲科，授太常侍奉禮郎，知汝陰縣。嘗為國史編修官。史成，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累遷知制誥，判吏部太常禮院。請知鄧州絳，每歷州郡，大興學舍，好施宗族，喜賓客。卒之日，家無餘資。絳著有文集五十卷。宋史本傳。

【謝絳詞】絳善寫艷詞，他的菩薩蠻，訴衷情諸詞，有很生動的綺語。

【謝微】<sup>282, 40</sup>南史作謝微。此從梁書。玄度，齊至梁一五零，至五三六陳郡陽夏人。卒年三十七。幼聰慧，及長，美風采，好學，善屬文。初為安西，安成，王法曹。累遷豫章王記室，兼中書舍人。與河東裴子野，沛國

峙於桐江兩岸。皋羽有晞髮集，或孟郊體云：「聞庭生柏影，荇藻交行路。忽忽如有人，起視不見處。牽牛秋正中海，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濤在孤樹。」音節悽苦，可為宋遺民詩之代表。

劉顯同官友善，子野嘗爲寒夜值宿賦以贈，徵爲感友賦以酬之。時魏中山王元略北還，武帝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三刻成。徵二刻便就，文甚美，帝再覽焉。官至北中郎，南蘭陵太守，卒。徵友瑯琊王籍，集其文爲二十卷。

〔謝徵〕<sup>28240</sup>元懿，（一作元逸）元——一三五四頃長洲人。博學工詩文，與高啓齊名。明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年）召修元史。史成，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兼教功臣子弟。尋擢吏部郎中，力辭不拜。歸后，起國子助教。卒。徵著有蘭庭集八卷。

〔謝復〕<sup>28247</sup>一陽，明——一四四一至一五零五祁門人。卒年六十五。少從吳與弼游，又與陳獻章爲同門友。故其學務求力行。晚年築室西山之麓，學者稱西山先生。復工詩文，有西山類稿五卷。

〔謝宣城集〕齊謝朓撰。凡五卷。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文章清麗。解褐豫章王太尉行參軍，歷隨王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賞愛，流連晤對，不捨日夕。高宗輔政，以朓

謝

爲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旋出爲宣城太守，復入爲尚書吏部郎。長五言詩，沈約常說：「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敬皇后遷祔山陵，朓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東昏侯廢立之際，朓畏禍，反覆不決，遂被刑禍。死時年三十六。按朓以中書郎出爲宣城太守，守後又遷爲尚書吏部郎，其官實不止於宣城太守，而詩家皆稱爲謝宣城者，也許因其「北樓吟詠」爲世盛傳之故嗎？據陳振孫書錄解題稱：「謝朓集本十卷，樓炤知宣州止，以上五卷，賦與詩刊之，下五卷，皆當時應用之文，表世之事，可采者已見『本傳』及文選，餘視詩劣焉，無傳可也。」又考鍾嶸詩品稱：「朓極與予論詩，感激頓挫過其文。」則振孫之言真是不錯。張溥刻「百三家集」合朓的詩賦五卷爲一卷，今四庫本朓集五卷，便是宋紹興二十八年樓炤所刻，前有「炤序」。這還是南宋的佳本。□謝朓的詩文，「清新明麗」鍾嶸評之曰：「齊吏部謝朓其源出於謝混，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道，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善自發

0640。——0640。

端，而末篇多躓，此意銳而才弱也。一。至其為後進士子之所嗟慕的，唐李白嘗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而獨心折謝朓，所以太白集中每多追慕之作。清代王士禛論詩絕句，亦謂李白「一生低首謝宣城」。是謝詩的優長處，洵不可及。有明汪士賢刊本，正德中黎晨刊本，清吳騫愚谷叢書仿宋本，揚州刊本，百三名家本一卷，宋紹興戊寅樓昭刻本，明正德六年劉紹刻于武功，萬曆己卯宣城重刊本，清康熙丁亥郭威劍刻六卷；1174

【謝濟世】石霖，號梅莊，清——一六八九至一七五六廣西全州人。卒年六十八。一七一二年進士，授翰林院檢討。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年）官監察御史，直聲振天下，以劾田文鏡遣戍。又以注釋大學不宗程朱，坐怨望論死，得旨寬免。高宗即位，湖南糧道，復坐事解任。事白，改驛鹽道。以老病乞休，家居十二年。卒。濟世居塞外九年，得究心經籍。著有以學居業集、史評、纂言內外篇、離騷解、西北域記、匿匪十經等（清史列傳）

【謝安】<sup>304</sup>安石，晉——三二零至三八五陳郡陽夏人。卒年六十六。少時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累辟以疾辭。寓居會稽，放情丘壑，每遊必以妓女自隨。時人每有「安石不出，如蒼生何」之慨。及弟萬被黜，安年已四十餘，始應桓溫徵，為司馬。溫北征，出為吳興太守。簡文帝卒，溫大陳兵衛，將謀異舉，呼安及王坦之，欲害之。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從容笑語。溫卒不能加害。孝武親政，進中書監，錄尚書事。符堅師次淮淝，號稱百萬，京師震動。安為征討大都督，指授將帥，各當其任。兄子玄等既破敵，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閱書竟了無喜色。棋如故。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履齒之折。封建昌縣公，拜太保，出鎮廣陵。疾篤，還都，卒，贈太傅，諡文靖。安著有文集十卷。（隋書經籍志）

【謝安】<sup>305</sup>東山高臥，一本。元李文蔚撰。雜劇。

【謝良輔】<sup>306</sup>唐——七六六頃人。工詩，與鮑防友善，且齊名。時亦號「鮑謝」。嘗與李白遊涇川陵巖寺，白

有詩記之。七五二年登進士第。官中書舍人。德宗時，



爲商州刺史，爲團練所殺。良輔詩傳世不多，全唐詩只收四首，均自唐詩紀事中錄出。

【謝密】<sup>3077</sup>弘微，晉至宋——三九二至四三三陳郡陽夏人。卒年四十二。名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叔父混頗贊美之，嘗與密及族子靈運、瞻、曜等，以文義賞會，謂之「烏衣之遊」。特敬重密，號曰微子。晉義熙中混被誅，詔混妻晉陵公主改適，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密。宋武帝受禪，公主降東鄉君，得還田疇墾闢，有加於舊。見者感密之義，至爲流涕。密任宋爲黃門侍郎，遷尚書吏部郎，領中庶子。卒。密每有獻替及論時事，必手書焚草，故人莫之知。密著有文集二卷。

（隋書志注及兩唐書志）

【謝賓王】<sup>308</sup>起東，清——一六六零頃山東臨淄人。一

六四六年進士官南康府推官。賓王工詩，著有蘭雪堂詩集三卷。

【謝宗可】<sup>309</sup>元——一三三零頃金陵人。能詩，有詠物詩一卷。

【謝宗錫】<sup>8</sup>清——一六九二頃浙江紹興人。工曲，著

謝

有玉樓春傳奇（曲錄）演元代拜住事，唐九經爲之作序。

【謝遷】<sup>31</sup>于喬，明——一四五零至一五三一餘姚人。卒年八十二。歷代名人年譜作生於正統十四年，卒年同年八十三歲。此從三續疑年錄——一四七五年進士第一授修撰弘治中以少詹事入內閣參預機務。尋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遷秉節直亮與劉健、李東陽同心輔政，而見事尤敏，稱爲賢相。武宗嗣位，加少傅。請誅劉瑾不納，遂與健同致仕。嘉靖中，手敕促起，入相數月，仍以老辭歸。卒，諡文正。遷所作詩文，大抵詞旨和平，著有歸田稿八卷。

【謝兆申】<sup>32</sup>伯元（一作保元）號耳伯，又號太弋。山樵，明——一六二四頃邵武（一作建甯）人。萬曆貢生。喜交異人，購異書，所藏幾五六萬卷。後客死麻城。兆申爲文蹇棘幽晦，有詩集八卷，文集十六卷。

【謝瀟】<sup>34</sup>義潔，宋至齊——四五四至四九八陳郡陽夏人。謝頴之弟。卒年四十五。性敏瞻，累遷吏部尚書。明帝廢鬱林王，領兵入殿。左右驚報瀟，瀟對客圍棋。

文——〇——七八三

如故；竟局，乃還臥。竟不問外事。明帝即位，稱疾不知公事，以兵臨起之初，弟肅出守吳興，與濬別。肅指濬口曰：「此中惟宜飲酒。」故明帝之世，濬專以長酣爲事，飲輒至數斗。卒於太子詹事，諡簡。濬著有文集十卷。（隋書經籍志注）

【謝神天】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謝混】叔源，小字益壽，晉——至約四一二陽夏人。少有美譽，善屬文。孝武帝爲晉陵公主求婚，王珣以混薦。未幾帝卒，袁崧欲妻以女，珣曰：「卿莫近禁鸞。」混後竟尚主，父及兩兄爲張猛所害，後劉裕生擒猛，送混，混剖肝生食之。冀父封爵，歷中書令，中領軍，尚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被誅，國除。後劉裕受晉禪，頗以不得混奉璽紱爲恨。混著有文集三卷。（隋書經籍志）

【謝逸】<sup>373</sup>無逸，宋——一零七七頃臨川人。少孤，博學工文詞。操履峻潔，從呂希哲學。嘗作詠蝶詩三百首，人感傳之，因呼爲謝蝴蝶。再舉進士不第，遂老死布衣。呂本中作江西詩派圖，逸與弟邁並與其列。逸著

有文集二十卷，詩集五卷，補遺二卷，詩餘一卷，原書早佚。又有春秋廣微及樵談。今存溪堂集十卷，溪堂詞一卷。

【謝逸詞】他雖是文人，然而不喜對當生，平居恆從釋子遊，秉性自有異人處。漫叟嘗說他：「學古高傑，文辭煨煉，篇篇有古意，而尤工於詩詞。黃山谷嘗讀其詩云：『晁（補之）張（文潛）流也，恨未識面耳。』其詩曰：『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彫。』又曰：『老鳳垂頭喋不語，枯木槎牙噪春鳥。』其詞曰：『黛淺眉痕沁，紅添酒面潮。』又曰：『魚躍冰池飛玉尺，雲橫石嶺拂蛟銷。』皆鍊乃出治者，晁張將又避一舍！」（題溪堂詞）大凡死逸作品之梗概，亦可於此覓見一般。毛晉以爲無逸小令，輕倩可人，以故不脫花間衣鉢。元是婉約之的派如「豆蔻梢頭春色淺，新試紗衣，拂袖東風軟。紅日三竿簾幙捲，畫樓影裏飛雙燕。攏鬢步搖青玉碾，缺樣花枝，葉葉蜂兒顫。獨倚闌干凝望遠，一川煙草平如翦。」（蝶戀花）是。又若柳梢青詞，生動自然，辭調佳妙，不事雕砌，遠非花間作家

所能并詣者。詞云：「香肩輕拍，尊前忍聽一聲將息。昨夜濃歡！今朝別酒，明日行客。後回來則須來，使去也如何去得？無限離情，無窮江水，無邊山色！」至于卜算子詞，標致雋永，全無鄉澤。徐電發云：「可稱逸調。其詞如下：『煙雨暮橫塘，紺色橫清淺。誰把井州快剪刀，剪取吳江半。隱几紫烏巾，細葛含風軟。不見柴桑避俗翁，心共孤雲遠。』無逸嘗於黃州關山杏花村館驛題江神子詞一首，至與賀方回的青玉案詞一樣有名。過客讀之，不能遽舍，每每索筆于館卒，盡識以去。館卒頗以為苦，因以泥塗之，而罷其為時人愛好。若此。詞云：『杏花村館酒旗風，水溶溶，颺殘紅。野渡舟橫，楊柳綠陰濃。望斷江南山色遠，人不見，草連空。夕陽樓外晚煙籠，粉香融，淡眉峯。記得年時，相見畫屏中。只有關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又有花心動詞一闕，毛晉疑是贗筆。鄭振鐸說這詞確是詞調創格，其作風殊為可異。今錄如下：『風裏楊花輕薄性，銀燭蒿燒心熱。香餌懸鉤，魚不輕吞。辜負釣兒虛設。桑蠶到老絲長絆，鍼刺眼淚流成血。思量起

謝

粘枝花朵，果兒難結。海樣情深忍撇，似夢裏相逢，不勝歡悅。出水雙蓮，摘取一枝，可惜並頭分折。猛期滿會姮娥，誰知是初生新月。折翼鳥，甚日子飛時節？」沈天羽云：「此詞句句比方，用小雅鶴鳴篇體也。」（詞綜注引）我以為這詞雖是創調，但惜究非溪堂詞集中的佳作，以視千秋歲詞，尚且遠遜。遑論代表作品哉？四庫提要批評謝逸的詞說：「語意清麗，良非虛美。」溪堂詞價原來如是。詞苑叢談云：臨川謝無逸嘗作謝蝶詩三百首，其警句云：「飛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何處尋？」人咸稱之，因叫他為謝蝴蝶。1100

377

【謝朗】長度，小字胡，晉——三七六頃陳郡陽夏人。謝安的從子。早孤，善言玄理，文義豔發。總角時，病新愈，體甚弱，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其母王氏一再遣使令還內，安欲使竟其論，留不放。王氏因自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遂流涕攜朗去。安謂坐客曰：「家嫂辭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朗終於東陽太守。早卒。朗著有文集六卷。

隋書經籍志注唐書志作五卷)

【謝道承】<sup>383</sup>又紹號古梅清——一七三六頃福建閩縣人。一七二一年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以親老告歸。道承工書精賞鑒著有小蘭陔集十二卷大都為告歸養親時所作。

【謝道韞】(一作蘊)晉——三七六頃陳郡陽夏人。謝安之姪女王凝之之妻。聰識有才辯。叔父謝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伊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伊說「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伊遣婢白獻之曰「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及遭孫恩之難。聞夫及諸子為賊所害。方命婢肩輿。抽刃出門。亂兵稍至。手殺數人。乃被虜。其外孫劉濤時年數歲。賊又欲害之。伊乃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甯先見殺」。恩雖毒虐。為之改容。乃不害濤。自後樊居會稽。家中莫不屏肅。太守

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伊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於帳中。柳束脩整帶。造於別榻。伊風韻高邁。致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柳退而歎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伊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聞人胸」。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稱之以敵伊。有濟尼者。遊於二家。人問之。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伊著有詩賦。誄頌諸文三卷。傳於世。伊底作風。大抵辭旨清韻緊練。<sup>385</sup>

【謝肇淛】<sup>385</sup>在杭。明——一六零七頃福建長樂人。一五九二年進士。除湖州推官。累遷工部郎中。視河張秋。作北河紀略。具載河流原委。及歷代治河利病。官至廣西左布政使。肇淛著有小草齋詩集三十卷。文集二十八卷。又續集二卷。(均千頃堂書目)及史麟。滇略。北河紀略。長溪瑣語。方廣岩志。文海披沙。五雜俎等。

【謝肇淛詩】肇淛有小草堂集五十八卷。又有文

海披沙、小笠齋詩話等。汪端說：「明初閩中才子專學盛唐，萬曆間徐幔亭、季石倉及在杭諸人，則兼法錢、劉、元、白、井、洪、武諸家。雖前後宗尚，微有不同，要皆精研格律，無忝正聲。在杭詩清圓俊朗，遠勝王百穀，而虞山（錢謙益）深詆閩派庸熟蹈襲，如出一手，又謂在杭風調諧合，得之百穀為多，其月旦顛倒如此，絳雲一炬，豈非天哉！」

【謝啓昆】<sup>386</sup>蘊山，號蘇潭，清——一七三七至一八零二。江西南康人。卒年六十六。一七六零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揚州知府，以查辦東台縣民徐述夔詩詞悖逆遲延，論軍台效力贖罪，尋復原官。嘉慶時，累至廣西巡撫，內治吏民，外撫夷獠，政績甚著。后卒于任。啓昆工詩，不名一家，而以詠史為最。著有樹經堂集、西魏書、小學考、粵西金石志、晚修廣西通志，以博洽稱。

【謝克家】<sup>4021</sup>任伯，宋人。官參政。他在當世並無文名，惟以送徽宗車駕北行之憶君王詞著稱于世。此作語意悲涼，令人不忍卒讀，其佳處不減後主詞。

謝

【謝希孟】<sup>4022</sup>宋——約一零零一至一零四零間閩人。卒年三十三。嫁陳安國。其兄伯初，有詩名于天聖、景祐間。嘗為許州法曹，以詩為歐陽修所重。後竟困窮以卒。她著有詩集一卷，（書錄解題）歐陽修為之序，稱其有「古淑女幽閒之風」。

【謝枋得】<sup>409</sup>君直，號疊山，宋至元——一二二六至一二八九信州弋陽人。卒年六十四。為人豪爽，好直言，以忠義自任。一一五六年左右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與宦官因列乙科，應吳潛辟，團結民兵以扞饒信。尋應試建康，語侵賈似道，乃誣他居鄉不法，謫居興國軍。咸淳中（一一七零年）救歸。德祐初（一二七五年）授江東提刑，知信州。元兵東下，信州不守，乃變姓名入建甯唐石山，每日向東而哭。宋亡，居閩中。留夢炎薦，他不起。福建參政強之北行，至都不食，卒。門人私諡文節。世稱疊山先生。枋得看讀五行齊下，且一覽不忘。有疊山集五卷，及文章軌範，批點檀弓、碧湖雜記（均四庫總目）詩傳注疏、注解二泉選唐詩等。

【謝靈詞】一卷。清嘉定王鳴盛撰。有民國九年北京排印本在先澤內。

【謝莊】希逸，宋——四二一至四六六陳郡陽夏人。謝弘微之子。卒年四十六。與靈運同族。父弘微官至太常。莊七歲能屬文，通論語。壯年在始興，王濬、廬陵王紹南、隨王誕屬下，聲名漸布。索虜來使，也要訪問。他。袁淑也說：「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元嘉二十九年（四五二年）除太子中庶子。翌年轉司徒左長史。孝武帝即位（四五四年）除侍中，遷左衛將軍，拜吏部尚書。大明元年（四五七年）為都官尚書，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五年（四六一年）為侍中，領前軍將軍，改領游擊將軍，又領本州大中正，加冠軍將軍。六年（四六二年）又為吏部尚書，領國子博士。前廢帝即位（四六四年）以事繫左尚方。明帝即位（四六五年）以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轉中書令，加金紫光祿大夫。翌年卒，年四十六。追贈右光祿大夫，謚曰憲。有集十九卷，今存詩十六首。

【謝莊詩】詩品論謝惠連、小謝才思富捷……又

工為綺麗歌謠。又論謝莊：希逸詩氣候清雅……與屬間長。又論當時用典的風尚：夫屬辭比事乃為通談……顏延謝莊尤為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大概二謝的詩清麗有餘而渾成不足。謝靈運的兩種劣點——用典與對偶——他們都兼而有之。例如夷險難預謀，倚伏昧前算。雖好相如遠，不同長卿慢。（謝惠連秋懷）微芳起兩袖，輕汗染雙題。紈素既已成，君子行未歸。（同上擣衣）夕天霽晚氣，輕霞澄暮陰。微風清幽幌，餘日照青林。（謝莊北宅祕園）——山經亟旋覽，水牒勤數尋。稽榭誠淹留，煙台信遐臨。（同上自潯陽至都）秋懷與自潯陽至都是劣點之例，擣衣與北宅祕園是優點之例。他們只是大謝的羽翼，而沒有獨立的地位的。但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那便是他們的七言詩。我們抄幾段於下：漢水初綠柳葉青，朱光藹藹雲英英。新禽啾啾又晨鳴。（謝惠連懷園引）南峯別鶴佇行漢，東鄰孤管入青天。沈疴白髮共急日，朝露過隙詎餘年。（同上山夜愛）四時推遷迅不停，三秋蕭瑟葉

解輕，飛霜被野雁南征。(謝莊燕歌行)沮齋音，溺趙吹，匠石善運郢不危。古絲眇，理參差，單心慷慨雙淚垂。(同上鞠歌行)六朝是七言詩的醞釀時期，鮑照是這醞釀時期中的大作家。二謝在這一點上說，又可做鮑照的羽翼，雖然他們的七言詩並不怎樣高明。

【謝莊駢文】自莊以還，駢文始入于清麗。音韻發現，所助實多。詩品云：律呂音調，惟范曄、謝莊頗識之耳。王元化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并貴公子孫，幼有文辨，于是士流景慕，務為精密。此可以觀駢文之變矣。

【謝蘭生】44227佩士，又字澧浦，清一八一五頃廣東南海人。幼聰慧，博雅好古，工詩文，與張如芝、黃培芳齊名。一八零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以親老告歸，不復出。總督阮元頗重之，延修廣東通志。晚年研究儒書，以終。蘭生詩宗大蘇，出入韓、杜二家。古文沈實渾厚，具有典則，兼工書畫，又精鑒別篆刻，著有常惺惺齋文集四卷，詩集四卷，北游記略二卷，及難助

謝

草，又嘗選集漢印分韻四卷。(均清史列傳)

【謝蘭】44227希如，梁一五一零至五四七陳郡陽夏人。卒年三十八。五歲時，每父母未飯，乳媪欲令先飯，輒謔言未飢。強之，終不進。舅阮孝緒聞而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蘭生之匹。」因名之曰蘭。稍授以經史，便能誦誦。父憂服闋，吏部尚書蕭子顯表其行，擢為王府法曹。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參軍，時甘露降於士林館，蘭獻頌，武帝嘉之。因有詔使製北兗州刺史蕭楷德政碑，又奉令製宣城王泰述中庸頌。太清元年，遷散騎常侍，使于魏。過魏司徒侯景，舉地降梁，境上交兵。蘭母憂，子不得還，感氣卒。蘭還，夢不祥，便投劾馳歸，號嘔血，氣絕久之，乃不食，月餘而卒。蘭所製詩賦碑頌，凡數十篇。

【謝逸】4430幼槃，宋一零九四頃臨川人。謝逸之從弟。工詩文，與從兄逸齊名，同學于呂希哲，時稱「二謝」。呂本中稱逸詩如康樂，逸詩似玄暉。終身勵行，不妄干進，以布衣終其身。遺著有竹友集十卷，竹友詞一卷。(文獻通攷)

【謝恭】元功，元——三五五頃長洲人。謝徽之弟。詩文俊麗，著有蕙庭集。

【謝懋】勉，仲宋——二零零頃人。工詞，蘊藉風流。有靜寄居士樂章二卷（花菴詞選）。

【謝懋詞】黃昇引吳坦角明的序，以為「其片言隻字，憂玉鏗金，蘊藉風流，為世所貴」。其實他的詞未足以當此評。如他的詠春雨的洞仙歌「愁邊兩細，漢漢天如醉，搖颺游絲晚風外，釀輕寒和暝色，花飢難勝。一己是最好的一個例子了。1008

【謝萬】萬石，晉——三七一頃陳郡陽夏人，謝安之弟。辛年四十二，才器俊秀，早有時譽。工言論，善屬文。

簡文帝作相（三六六年），召為撫軍從事中郎。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與帝共談移日。再遷豫州刺史，假節監司冀豫，并四州軍事。後受任北伐，於

柔傲物，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諸將恨之，軍潰被廢。後復以為散騎常侍，會卒，即以為贈。萬敍四隱四顯

為八賢論，孫綽曾為文難之。有文集十六卷（唐書經籍志作十卷。此依隋書志）。

【謝世基】宋——？至四二六頃陳郡陽夏人，謝晦之姪。有才氣，叔暉為文帝所誅，世基亦被害。臨死，為連句詩云：「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為螻蟻食。」晦續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世路信難陟。」詩品評他的詩「氣調警拔……進則鮑，江淹未足逮止。」

【謝奕】揚夫，清——一八三六頃湖北黃岡人。卒年七十五。一八二五年舉人。幼負異稟，讀書目數行下。及長，博通羣籍，工詩文，擅書法。學政鮑桂星命擬鮑

明遠舞鶴賦，援筆立就，桂星亟賞曰：「文章小謝又清發，今屬子矣！」以是小謝之名大噪。大吏爭延致

幕府。每文酒唱和，頃刻數十章，新思古藻，層出不窮。名流皆推服之。歷官安徽霍山、婺源、涇縣知縣，所至

有聲。晚年自卜生壙，以詩紀之。奕著有揚夫文集，履尾居詩集。均清史列傳。

【謝椿】茂秦，自號四溪山人，又號脫屣山人，明——

一四九五至一五七五頃清人。卒年八十一。早工詞曲，年十六，作樂府商調，少年爭歌之。已而折節讀書，



刻奇爲詩。李攀龍、王世貞等組織詩社，推爲社長，並爲「五子」，「七子」之一。西游彰德，趙康王賓禮之。嘉靖間，遊京師，出盧柎於獄，士多重其誼。秦晉諸王爭聘之。河南北皆稱謝先生。榛著有四溟集十卷，與詩家直說。

【謝榛詩】七子結社之初，尚論有唐諸家，茫無適從。謝榛以布衣執牛耳，主選十四家詩，讀熟之以奪神氣，申詠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哀精華，得此三要，造乎渾淪，不必塑謫仙而畫少陵。李攀龍極推之，贈詩曰：「謝榛吾黨彥，咄嗟名士籍。遂令清廟音，乃在褐衣客。」既而布衣高論，不爲同社所安。攀龍乃遺書絕交，而其稱詩之旨要，皆自榛發。諸人實心師其言也！榛近體工力深厚，句響而字穩。七子之流，莫之與京也！五言近體，句烹字鍊，氣逸調高，當與李攀龍七言駢稱。七子之冠。清汪端說：「昌穀詩盡洗蕪詞，故澹遠而色韻自古。茂秦詩不專虛響，故精深壯麗，而懷抱極和。雖當空同，滄溟聲焰大熾之時，爲所牢籠推挽，參前後七子之席，然本色自存，究非叫囂。」

謝

癡重，隨人作計者比。是以昌穀始未輸心，而茂秦終且避面，宜其造詣皆卓而不羣也。[1114]

【謝掇】含茂，陳——？至五六九陳郡陽夏人，謝舉之子。風神清雅，頗善屬文。起家梁祕書郎，稍遷太子中庶子，掌東宮管記。出爲建安太守。侯景之亂，崎嶇寇虜，不能自拔。入陳，位至都官尚書卒。諡光子。掇著有文集（陳書本傳）。

【謝超宗】齊——？至四八三陳郡陽夏人。謝靈運之孫。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與慧休道人來往，補新安王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矣。」入齊爲黃門郎，仗才使酒，多所陵忽。坐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復以怨望免官。後賜自盡。

【謝肅】原功，明——一三七五頃上虞人。學問該博，與山陰唐肅齊名。時號會稽二肅。元至正末（一三六七年）張士誠據吳，肅慨然欲見宰相獻策。無所遇，歸隱於越。洪武中舉明經，授福建按察司僉事。以事被逮，下獄死。肅著有密菴集八卷。

【謝惠連】<sup>503</sup>晉至宋——三九七至四三三陳郡陽夏人。卒年三十七（補疑年錄及歷代名人年譜均作生於晉太元十九年，卒於宋元嘉七年，年亦三十七歲。此依三續疑年錄并參宋謝方明傳）幼而聰敏，年十歲能屬文，書畫並妙。族兄靈運特賞之。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句。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之句，大以為工。嘗云：「彼有神助，非吾語也。」從何長瑜為師。初，本州辟為主簿，不就。惠連愛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文行於世。坐被徙廢塞。殷景仁愛其才，因言於宋武帝曰：「臣小兒時，便見世有此文，而論者云是謝惠連，其實非也。」武帝曰：「若如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四二零年）始為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行參軍。是時義康治東府城，城塹中得古冢，為之改葬，使為祭文，留信待成，其文甚美。又為雪賦，亦以高麗見奇。因輕薄多尤累，故官位不顯。惠連著有文集六卷（隋志注作五卷，此從隋書志）

【謝惠連詩】其所作詩頗為靈運所賞識，一其略

已見于上，可惜他三十七歲就死掉了。他的行為輕薄，以故其人品雖不甚為時人所重，然而其詩品却是新穎異常！你看「春日遲遲，桑何萋萋，紅桃含天，綠柳舒萼。邂逅祭者，游渚戲蹊；華顏易改，良願難諧」（秋胡行）鍾嶸詩品說：「小謝才思富捷，恨其蘭玉夙凋，故長轡未騁，秋懷擣衣之作，雖復靈運銳思，亦何以加焉。又工為綺麗歌謠，風人第一。」李太白也說：「羣聚俊秀，皆為惠連」的確，我們現在談到惠連，亦覺得這位天才詩人確實死得可惜了。四言詩自漢魏以來，已經被作者刻畫死板了，而惠連却用得活潑諧暢，另有風致，倘若他能多活些年歲，則在詩的方面所開創的道路，所貢獻的成績，一定是不少了。1009

【謝振定】<sup>51</sup>一之，號鄉泉，清——一七五三至一八零九湖南湘鄉人。卒年五十七。負經世才，尚氣節，能古文辭。一七八零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江南鄉試副考官，尋擢御史。嘉慶元年（一七九六年）巡視東城，有乘達制車者，擒而訊之，為和

珽之寵奴，常坐珽車以出，怙勢橫甚，振定痛杖之，焚燒其車。有詔令指實，無左驗，坐罷。直聲震天下，人稱「燒車御史」。性好山水，歷遊所至，士大夫倒屣迎之。和珽敗，以主事起用。尋遷禮部員外郎，出視通州坐檣廳，以勞瘁卒。振定所為文，磊落雄爽，如其為人。著有知恥堂集（清史列傳）。

【謝蟠隱】唐——八九零頃人。有清才，知天下將亂，作雜感詩一卷。新唐書志錄詩集二卷。此從唐才子傳。

【謝威】永聲，清仁和女子。有茹香閣詩稿，見杭郡詩三輯。

【謝敷】慶緒，晉——三六二頃會稽人。性沉靜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郗愔召為主簿，召徵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時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愛之，俄而歎死。故越人嘲吳人云：「吳中有高士，求死不得死。」敷著有文集五卷。（隋書經籍志注）

【謝顥】仁悠，齊——四八九頃陳郡陽夏人。謝莊之

謝

子。少簡靜。宋末為豫章太守。至石頭，遂白服登烽火樓，坐免官。詣高帝，自謝言辭清麗，容儀端雅，左右為之傾目。永明初，選文學，以為竟陵王友。歷吏部郎，有簡秀之日，卒於北中郎長史。顥著有文集十六卷。（隋書經籍志注）

【謝瞻】宣遠，一名瞻，字通遠，晉至宋——三八七至四二一陳郡陽夏人。謝朗之孫。卒年三十五。（按宋書及南史本傳，均稱瞻為靈運之兄。靈運生於太元十年，不應弟在兄前兩者必有一誤。姑仍之，以待考證。）幼孤，為叔母劉所撫養。六歲能屬文，與從叔混、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嘗作喜霽詩，靈運寫之，混誅之。王弘稱為三絕。初為桓偉安西參軍，後為劉裕從事中郎。時弟晦為右衛將軍，權遇甚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瞻驚駭，以為非門戶之福，乃以籬隔門庭，道「吾不忍見此！」復言於武帝，特乞降黜，乃為豫章太守。晦遂建佐命功，瞻益憂懼。在郡遇疾，不療，未幾卒。瞻著有文集三卷。（兩唐書志均作二卷。此從隋書志）

【謝晦】<sup>8</sup>宣明，晉至宋——三九零至四二六陳郡陽夏人。卒年三十七。涉獵文義，博瞻多通。事武帝為太尉主簿，遷右衛將軍，加侍中，深見愛賞。嘗與從叔混同在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耳！」及宋受禪，以佐命功，封武昌縣公。少帝即位，加中書令，與徐羨之、傅亮同輔政。已而共定廢立之策，羨之以晦領荊州刺史，加都督，欲令居外為援。文帝立，誅羨之等，并討晦，晦發兵反，軍潰伏誅。

【謝阿蠻梨園樂府】一本太和正音譜作梁園樂府。元郭光祖撰，雜劇。

【謝階樹】<sup>7126</sup>子玉，號向亭，清——一八二三頃江西宜黃人。一八零八年一甲二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充會試同考官，奉命提督湖南學政。累官至侍讀學士。階樹沉酣載籍，工古文辭，嘗擬文賦一篇，論者謂出陸機之上。所著有守約堂文集（清史列傳）。

【謝眺】<sup>7221</sup>玄暉，宋至齊——四六四至四九九陳郡陽夏人。卒年三十六。高祖拔為謝安之弟，曾祖允為宣城內史，祖述宋書有傳，祖母為范曄之姊，父緯為散

騎侍郎，母為宋長城公主。眺少好學，有美名。年十九（四八二年）解褐豫章王太尉行參軍，越四年，遷隨王東中郎府。時竟陵文宣王子良體才好士，傾意賓客，眺與沈約任昉范雲王融范縝王僧孺等都在那邊。二十五歲（四八八年）轉王儉衛軍東閣祭酒；越二年，為隨王鎮西功曹，轉文學；翌年，隨府至荊州鎮，留二年始返都。三十一歲（四九四年）他奉敕按北使，尋兼尚書殿中郎，又為驛騎將軍，詔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詰，除祕書丞，未拜。翌年，轉中書郎，出為宣城太守。三十四歲（四九七年）出為晉安王鎮北諮議，翌年，行南徐州事，遷尚書吏部郎。東昏侯永元元年，以事下獄死，年僅三十六。妻王敬則女子謨，官至王府諮議。眺詩存者凡一百四十餘首，王閨運錄二十八首。<sup>804</sup>

【謝眺詩】眺其五言詩最長。梁高祖曰：「不讀謝眺詩，三日口臭。」（見談藝）沈約常曰：「二百年來，無此詩也。」（見南史）劉孝綽詩不讓時人，惟服謝眺，常以眺詩置几案間，動輒諷詠。（見顏氏家訓）其

詩爲時人所重至于如此。李太白最是服膺謝朓的了。雲仙雜記記李白常登九華山落雁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天帝座矣！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其詩語稱道他的地方尤多。如曰：「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金陵城西樓月下吟）如曰：「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覽日月。）（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如曰：「我吟謝朓詩上語，朔風颯颯吹飛雨。」（此句是謝朓觀朝雨詩）謝朓已沒青山空，後來繼之有殷公。（酬殷明佐）如曰：「獨酌板橋浦，古人誰可徵？玄暉難再得，灑酒淚填膺。」（此指玄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橋詩而言）如曰：「明發新林浦，空吟謝朓詩。」（新林浦阻風寄友人）蓋已多至不可悉舉。故王世禎說：「玄暉不惟工發端，撰造精麗，風華映人，一時之傑。青蓮目無往古，獨三四稱服，形之詞詠。」（藝苑卮言）  
 鍾嶸詩品謂「齊史部謝朓，其源出于謝混，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

警邁，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蓋自發詩端，而未篇多蹟，此意銳而才弱也。至爲後進士子之所嗟慕：「從上引二首詩看來，他這種批評頗爲恰當。但欲證明他「一章之中，自有玉石」之評確切不虛，非舉謝朓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詩爲例不可。灑淚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佳期帳何許，淚下如流霰。有情知望鄉，誰能鬢不變。」澄江淨如練一句至與「池塘生春草」齊名，這大概即鍾嶸之所謂「玉」其餘則便都是「石」了。謝朓之詩，已有全篇似唐人者。（嚴滄浪語）如：「秋夜促織鳴，南鄰擣衣急；思君隔九重，夜夜空佇立。北窗輕幔垂，西戶月光入。何知白露下，坐視階前濕。誰能長分居，秋盡冬復及。」（秋夜）（牕前一叢竹，青翠獨言奇，南條交北葉，新筍雜故枝。月光疏已密，風來起復垂。青扈飛不礙，黃口得相窺。但恨從風箨，根株長別離。」（詠竹）沈德潛說：「齊人家寥，謝玄暉獨有一代，以靈心妙悟，覺筆墨

之中，筆墨之外，別有一段深情妙理。」（說詩晬語）佳處如青苔葉紅，濯于春雨，秀色天然可愛。」故杜甫稱贊他說：謝朓每篇堪諷誦，馮唐已老聽吹墟！寄岑嘉州——1009

【謝朓】敬沖，宋至梁——四三九至五零四陳郡陽夏人。謝莊之子。卒年六十六。幼聰慧，父莊常置左右。年十歲，能屬文。莊遊土山賦詩，使朓命篇，朓攬筆便就。瑯琊王景文大加稱賞，莊笑因撫朓背曰：「真吾家千金！」宋孝武遊姑孰，敕莊攜朓從駕，詔使爲洞井贊，於坐奏之。帝贊道：「雖小，奇童也！」及齊高帝輔政，引爲左長史，引魏晉故事，諷使勸進。朓不附，和高帝不悅。轉侍中。受禪之日，不肯解重，尋免官。永明中，起義興太守。歷都官尚書，仍出守吳興。梁受齊禪，微之不屈。已而詣闕自陳，乃以爲侍中。司徒尚書令，禮遇優渥。適節不全，遂爲時論所少。卒。諡靖孝。朓著有文集十五卷。（隋書經籍志注）

【謝氏駢文】後人論宋之元嘉文者，彌尚藻飾，顏延年之體裁明密，與謝靈運之興會標舉，並足以騰

聲一世。靈運爲謝玄之孫，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雍荀，太山羊璿之，以文義賞會，共爲山澤之游，時稱四友。仲文耽好內典，著於篇章，往往假其虛無寂滅之談，制於華藻繽紛之語，其所作嶺表賦，尤工寫景物。其辭曰：「若乃長山款誇，外內垂隔，下無伏流，上無夷跡，麋鹿望岡而旋歸，鴻雁覩峯而返翮，既陟麓而踐坂，遂升降於山畔，顧後路之傾嶽，瞰前磴之絕岸，看朝雲之抱岫，聽夕流之注澗，羅石棋布，怪譎橫越，非山非阜，如樓如闕，斑采類繡，明白若月，蘿蔓絕攀，苔衣流滑。」雖屬抽象，奇情畢呈，所以爲工也。與漢賦狀貌山川，止於事形者異矣。至於惠連雪賦，希逸月賦，亦上本漢賦而特加婉麗者，其調則單，其辭則複，偶設問答之制，不爲形勢之辭。雪賦借前人立格，以相如爲正文，以鄒陽爲後勁，抽思騁辭，語有寄託。月賦所云：「氣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蒹散芳於山椒，鴈流哀於江澗。」數語尤爲一篇之警策。唯其時播遷江左，感爲文章，巨室高門，並藻文思，膏腴之詞，往往間出，矧陳郡謝氏家風

尤多韻事也。若此數子者，與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12

【謝舉】言揚梁——？至五四八陳郡陽夏人。謝朓之次子。幼好學，能清言。年十四，嘗贈沈約五言詩，爲約稱賞。與兄覽齊名。江淹一見，並相欽挹。曰：「所謂馭二龍於長塗者也。」起家祕書郎。累遷，仁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清靜，百姓化其德。太清中，位尚書令。侯景寇京師，卒於圍內。舉尤長玄理及釋氏義，注淨名經，常自講說。爲晉陵太守時，屢與義學僧遞講經論。徵士何肩自虎丘山出赴之，時以爲盛會。舉所著文集，於亂中遺失。

【謝金吾許拆清風府】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有元曲選本。

【謝金蓮詩酒紅梨花】一本。元張壽卿撰。雜劇。壽卿東平人。浙江省掾吏。有元曲選本。古名家雜劇本。

敘趙汝州與名妓謝金蓮相戀，以紅梨花爲表記。

【謝鐸】鳴治，明——一四三五至一五一零浙江太平人。卒年七十六。一四六四年進士，授編修，進侍講。

謝

直經筵。遭喪服除，遂不起。弘治初（一四八八年）言者薦，以原官召修憲宗實錄。擢南京國子祭酒。明年謝病去。家居將十年，薦者益多，因此擢禮部左侍郎。管祭酒事。兩爲國子師，嚴課程，杜請謁，增號舍，屢辭不許。居五年，引疾去。卒。諡文肅。鐸經術湛深，文章有體要。著有桃溪淨業八十四卷，又有赤城論諫錄，伊洛淵源續錄及赤城新志。

【謝小娥受戒】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謝小娥傳】唐李公佐底小說。這是記李公佐自己親遇的事蹟的。豫章人名叫謝小娥的女子，於十四歲時，父與夫爲強盜所殺，財產被奪，小娥成爲乞丐，流轉各地。一夜夢見其父告伊說：「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數日後又夢其夫對伊說：「殺我者，木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常書此語，廣求智者辨之。其後李公佐偶然聞其事，召小娥而教之說：「車中猴，車字去上下各一畫是申字；又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畫，下有日。」

文——〇——七九七

0460。 — 0460。

是春字也。殺汝父是中蘭，殺汝夫是中春。」小娥慟哭再拜，書中蘭四字於衣中，誓必尋其人，以復父夫之仇。其後小娥男裝備保於江湖間，至尋陽，恰巧為中蘭之家所僱。經二年餘，深得家人信用。適蘭與春會羣賊飲而醉，小娥乘間斬中蘭，閉鎖中春於室內，呼隣近之人至，春擒於內，蘭死於外，獲賊收貨，數至千萬。小娥復仇後，歸本里，見親屬，里中豪族爭求聘，娥誓心不嫁，遂削髮入佛門為尼云。這是全篇底大意。這故事又見於王惲底幽怪錄。明底小說拍案驚奇中的李公佐巧解夢中言，謝小娥智擒船上盜，就是採取這材料的。<sup>9020</sup>

【謝少南】<sup>9020</sup>與槐，一字應午，明——一五四五項上元人。一五三二年進士官至河南布政司參政。少南工於詩，有文才著粵臺稿二卷。

【謝尚】<sup>9021</sup>仁祖，晉——三零八至三五七陳郡陽夏人。謝鯤之子。卒年五十幼有至性。八歲時，父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顏回也。」尚應聲道「一座無尼父，焉別顏回。」席賓莫不歎異，及長，辨悟絕倫，脫略細

行，不為俗事。善音樂，博綜羣藝。王導器重之，比之王戎，辟為掾。累遷歷陽太守，中郎將。永和，中，拜尚書僕射，出為豫州刺史。在任有政績，尋晉號鎮西將軍，鎮壽陽，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鍾石之樂，自尚始。桓溫北平洛陽，上疏請尚為都督司州諸軍事，鎮洛陽，以病不行。升平初，又進都督豫、冀、幽、并四州。病篤，徵拜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未至，卒於歷陽。諡曰簡尚。作有文集十卷。一隋書經籍志注。兩唐書志作五卷。

【謝炎】<sup>908</sup>化南，宋——約九六零至九九七間蘇州嘉興人。卒年三十四。慕韓、柳為文，與盧稹齊名，時稱「盧謝」。九八八年舉進士，調補昭應主簿。連知華容、公安二縣。卒。炎著有文集二十卷。（宋史本傳）

【謝郎君敗壞盡風光好】<sup>04611</sup>一本元李直夫撰。雜劇。

【謹記謹記】<sup>04614</sup>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訥盒類稿】<sup>04627</sup>四卷。清丹徒李恩綬撰。有冬心草堂刊本。

【誇夫十愛】<sup>04627</sup>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誇陽曆】<sup>7</sup>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誌銘廣例】二卷。清錢塘梁玉繩撰。有嘉慶五年刊本，在清白士集內，光緒刊本，在式訓堂叢書內。

【詩】詩的解釋最廣義的認為所有的韻文或美文都是詩；次廣義的認為有韻的美文都是詩；習慣上則認為詩經古謠諺和古近體詩纔是詩；詩又為「詩經」的簡稱。本書「詩」字下各條，係以習慣的範圍為範圍，此習慣範圍以外的「詩」可參考「詞」「曲」等條。又本書關於「詩經」各條條目，概不簡稱為「詩」，以免混淆。

【詩序】詩經的傳授，在漢初有魯、齊、韓三家並列於學官，而古文毛氏傳最晚出。到東漢以後，毛傳盛行，而三家廢，即現在通行本是齊詩無序。唐書藝文志載韓詩卜商序，韓嬰注，注計二十二卷。清四庫全書總目詩序二卷條下說：「觀蔡邕本治魯詩，而所作獨斷，載周頌三十一篇之序，皆祇有首二句，與毛序文有詳略，而大旨則同。」鄭樵說：「魯詩之序，有無未可知。」那麼，齊詩本來沒有序的，魯詩有沒有序，不得而知，且原書在西晉時已亡，無從考見。韓詩

詩

雖有序，而書亡於北宋，現存惟毛詩序。茲單就毛序考證。毛詩在各詩之首都有序，說明詩中大意或亦兼及作者。惟關雎一篇序文，是概說全書，凡千數百言，其餘各篇短的不及十言，較長的亦不過數十言，於是詩序有大小之分。何謂大序，何謂小序，其說不一，一以關雎序起「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為大序（釋文舊說）二以關雎序為大序，其餘眾篇為小序（成伯瑜二程子）三以詩序發端兩語記作詩者之本義為小序，兩語以外續而申之為大序（程大昌范處義）四以發端命題之語為大序，其下序所作為之意為小序（鄭樵）五以關雎序「詩者志之所之也」至「詩之止也」為大序，自「關雎后妃之德也」至「關雎之義也」及各篇之序為小序（朱熹）其實詩序無大小之分，崔述於讀風偶識中論之甚詳，而且關雎序總論全詩綱領，亦不宜有所分割，必不得已欲分小大，則成伯瑜二程之說較為妥當。詩序的作者是誰呢？此是詩學上的一個

大問題，衆說紛如，莫衷一是，有以爲子夏作的，有以爲孔子作的，有以爲……列舉於下——子夏所作——主此說的有毛公鄭玄、蕭統、王肅家語註：「子夏序詩義，今之毛詩是。」經典釋文序錄：「動天地，感鬼神，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莫近乎詩，是以孔子最先刪錄，既取周詩，上兼商頌，凡三百一十一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申公，申公授魏人李克……根牟子授趙人荀卿。」陳奐毛詩傳疏：「卜子子夏，親受業於孔子之門，遂彙括詩人本志，爲三百十一篇，作序，數傳至六國時，毛公依序作傳，序意有不盡者，傳乃補綴之，而於訓詁特詳。」葉夢得曰：「世以詩序爲孔子作，初無據，口耳之傳也。惟隋書經籍志以爲子夏作，先儒相承云，毛公及衛宏潤益之。今定爲孔子作，固不可，若孔子授子夏而傳之，是亦嘗經孔子所取，亦何傷乎？大抵古書未有無序者，皆繫之於篇末，蓋以總其凡也……況詩皆記其先王之政與列國之事，非見其序，蓋有全

篇莫知所主意者。孔子雖聖人，人事之實，亦安能臆斷於數百載之下……所謂衛宏從謝曼卿受學而作者，范曄之言爾……吾謂古者凡有是詩，則有是序，如今之題目者。故大師陳之則可以觀風俗，道人采之則可以知訓戒，學者誦之則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其藏在有司，孔子刪詩，既取其辭，因以其序命子夏之徒爲之，則於理爲近矣。」  
 二、孔子所作——主此說的有二程子。程顥曰：「詩前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不得此，則何緣知得此篇是甚意思，大序則是仲尼所作，其餘則未必。然要之皆得大意，只是後人觀詩者亦添入。」程頤曰：「詩大序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詩大序孔子所爲，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王得臣曰：「詩序蓋出於孔子，非門弟子所能與也。」范處義曰：「觀養序合於論語……指舟、淇澳諸篇，合於孔叢子者甚多，以是知詩序爲孔子之言也。」  
 三、毛公或其門人所作——主此說的有曹粹中。曹粹中曰：「毛傳

初行之時，猶未有序也。意毛公既託之子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至宏而遂著之，後人又復增加，殆非成於一人之手。陸德明曰：「孔子刪錄周詩，上兼商頌，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或曰毛公作序。）  
 四、當時史官所作——主此說的有鄭樵，詩辨妄：「詩之有序，亦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爲也。采詩之官，本其得於何地，審其出於何人，究其主於何事，具有實狀，致之太師，上之國史，國史於是采案，所以綴辭其端，而藏諸有司，是以有發端兩語，而後世得目爲古序者也。」程頤曰：「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知，況子夏乎？」又曰：「國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又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則雖聖人亦辨不得，蓋一詩而茫然不知其爲何人何事，而可存之於經，且雅言之以示後世哉？」姜炳璋詩序廣義曰：「古序爲國史之定論，學詩之津梁。」范處義曰：「人皆知詩亡然後春秋作，以爲詩之美刺與春秋相表裏，而

詩

不知詩之美刺實繫於序。蓋詩有小序，有大序，小序一言，國史記作詩者之本義也，小序之下皆大序也，亦國史之所述，間有聖人之遺言，可考而知。」  
 五、詩人自製——主此說的有王安石。王安石曰：「詩序詩人所自製。」王魯齋詩疑：「世傳以爲序詩者子夏也。夫詩上及文王、高宗、成湯，如江有汜之爲美，滕那之爲祀，成湯、殷武之爲祀，高宗，方其作詩，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得而知，況子夏乎？」  
 六、大序爲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主此說的有鄭玄。詩譜序：「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陸德明曰：「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沈重曰：「據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不得援范氏後漢書衛宏作序一語爲證也。傳說皆子夏所傳，而毛公述之，則序亦子夏所傳，而毛公述之，正猶韓詩、采芣、漢廣、汝墳、賓之初筵諸序，散見於唐人所引者，多與毛異，亦必韓嬰所自述也。序爲毛公自述，故傳詩而不傳序也。」成伯瑜曰：「今學

者以爲大序皆是子夏所作，未能無惑。如關雎之序，首尾相結，冠束二南，故昭明太子亦云大序起于夏，全制編入文付，其餘衆篇之小序，子夏唯裁初句耳，至也字而止，舊學后妃之本也。鴻雁美宣王也，如此之類是也；其下皆是大毛自以詩中之意而繫其辭也。詩人見序下有注，又云東海衛宏所作。〔七〕子夏、毛公、衛宏合作——隋書經籍志有此說。隋書經籍志：「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八〕衛宏所作——鄭樵等主此說。後漢書儒林傳衛宏傳：「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葉夢得曰：「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爲，此殊不然。使宏鑿空爲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爲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爲之者，有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不可不論也。」

程大昌曰：「謂序詩爲子夏者，毛公、鄭玄、蕭統輩也。謂子夏有不序之道，三疑其爲漢儒附託者，韓氏愈也。詩之作，託興而不言其所從興，美刺雖有指著而不斥其爲何人，子夏之生，去詩亡甚遠，安能臆度而補著之歟？韓氏所謂知不及者，至理也。范曄之傳衛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而鄭玄作毛詩箋也，其敘著傳授明審如此，則今傳之序爲宏所作，何疑哉？然以子夏而較衛宏，其上距古詩年歲遠近，又大不侔，既子夏不得追述，而宏何以能之？曰：曄固明言所序者毛傳耳，則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井無別，然有可考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中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鄭玄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合編，遭戰國之秦，而南陔詩六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玄謂序出于夏，失其傳矣；至謂六詩發序兩語，古嘗合編，至毛公分冠者，玄之在漢，蓋親見也。今六序兩語之

下，明言有義無辭，知其爲秦火以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也。毛公於詩第爲之傳，不爲之序，則其中釋先序時義，非宏而孰爲之也。以鄭玄親見而證先秦故有之序，以六序綴語而例三百篇序語，則古序宏序昭昭然黑白分矣。何楷曰：「毛詩至衛宏爲之序，鄭玄爲之箋，而毛序之學盛行，又非韓所能及也。……命篇大字當是出於當時採詩太史所題而題下之序，則衛宏從謝受卿受師說而爲之也。」崔述曰：「詩序乃後漢衛宏作，唐人舊說以爲子夏毛公所作。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此說非也。何者？史記作時，毛詩未出，漢書始稱毛詩，然無作序之文。惟後漢書儒林傳稱「謝受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受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則序爲宏所作，顯然無疑。其稱子夏毛公作者，特後人猜度言之，非果有所據也。記曰：「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今衛宏作詩序，現有後漢書明文可據。如謂爲子夏毛公所作，則史漢傳記，從無一

言及之，不知說者何以不從其有徵者，而惟無徵之言之是從也？朱熹曰：「詩序之說，作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置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遂爲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抵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傳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

附合之，甯使經之本文，縲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  
 忍明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  
 九、劉歆衛宏合作  
 此獨原祖詒主張之。新學偽經考：「毛詩偽作  
 於歆，付囑於徐敖，陳俠傳授於謝曼卿，衛宏序作於  
 宏，此傳最爲實錄，然首句實爲歆作，以其與左傳相  
 合也。宏序蓋續廣歆意，然亦有時相矛盾者，如凱風  
 序云美孝子也，續序以爲淫風流行，不安其室，將仲  
 子序云刺莊公也，續序反謂莊公小不忍以致大亂。  
 椒聊序云刺晉昭公也，續序乃云君子見沃之盛，彊  
 能修其政，箋則釋碩大無朋，爲桓叔之德美，廣博，平  
 均不朋黨，凡此皆與首句不合，而傷教害義者，而宏  
 之爲序最確矣。鄭箋以衛爲主，則今日詩學，宏爲大  
 宗矣。偽古經詩書出，衛宏傳馬鄭而大盛，其流別猶  
 可溯也。至王肅孫毓徒爭毛鄭之訓詁，而不知其學  
 皆出於衛宏，俱爲古學，爭難盡起，一闕之市，君子所  
 不道已。」又「按劉歆偽撰毛詩，其七略但稱又有毛  
 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已，不以爲子夏作序也。後  
 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受學謝曼卿，作毛詩序，尚得

其實。自鄭元詩譜以爲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  
 毛公合作，王肅家語注以爲子夏序，即今毛詩序。按  
 之兩漢書志傳，皆烏有子虛事也。……考毛詩大序  
 以風、大雅、小雅、頌爲四始，與三家詩不合。唐書藝文  
 志載韓詩卜商序，如毛詩亦出于夏，何至歧絕。且風  
 雅頌爲六詩之三，以爲四始，豈非大謬。……乃國風  
 小序於史有世家者，皆傳之惡謚，至魏檜之史無世  
 家者，則但以爲刺其君，刺其大夫，而無一諡號，世次  
 之可傳會。又漢廣德廣所及，白華孝子之潔，白崇邱  
 萬物得極其高大，雨無正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正  
 之類，皆望文生義，一味空行。……使子夏爲之，去其  
 時不遠，安得謬悠若是乎？則大序及小序初句爲劉  
 所偽，其餘則衛宏所潤飾，不特非子夏作，并非劉  
 歆作矣。漢魏後毛詩獨盛，而辨序之說紛如，韓愈以  
 爲子夏不序詩，成伯瑜以爲子夏唯裁初句，以下出  
 於毛公，王安石以爲詩人所自製，甚至程明道以大  
 序爲孔子所作，小序爲國史舊文，王得臣以首句爲  
 孔子所題，曹粹中以爲毛傳初行，尚未有序，門人互

相傳授，各記師說，舉不足辨。唯鄭樵、王質、朱子拮擊其妄，識最高矣。恨未能得其故，今後人來反唇之稽，詩至今乃為決其鄙耳。」  
 以上各說，主張各異，所假定的作者計有子夏、孔子、毛公、史官、詩人、衛宏、劉歆等七人，那麼究以何說為可信呢？我們覺得一序非子夏所作。韓愈、歐陽修、鄭樵等已辨其非。鄭樵詩辨妄說：「設如有子夏所傳之序，因何齊魯間先出學者却不傳，反出於趙也？序既晚出於趙，於何處而傳此學？」在六經奧論中說：「或者謂大序作於子夏，小序作於毛公，此說非也。序有鄭註而無鄭箋，其不作於子夏明矣。」歐陽修在序問中說：「或謂詩之序卜商作乎？衛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則作者其誰乎？應之曰：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詩之序不著其名字，安得而知之乎？雖然，非子夏之作，則可以知也。曰：何以知之？應之曰：子夏親受學於孔子，宜其得詩之大旨，其言風雅有正變，而論關雎、鵲巢繫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詩，不為此言。」清范蘅洲、崔東壁二人持論更為切當。范氏所據理由有

二點：其一，漢志但說：「毛詩源流出於子夏」未嘗說子夏作序；就是毛公亦沒有說子夏作序，在序首標明子夏的名字，其二，序中間見異詞，記錄舛誤，決不是子夏筆之於書以授學者。崔東壁以為當時子夏的門人多在魯國，齊魯既傳其詩，亦必并傳其序，然而後世所傳魯詩遺序，齊詩解說都和毛序義不同，可見毛詩序非子夏所作。  
 其二，序亦非孔子所作，此可於葉夢得、鄭樵、朱子、黃膺夫等說證之。朱子說：「孔子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謂樂而易淫，哀而易傷，獨為是詩者，能有節而不過，所以能得性情之正。今乃析哀樂淫傷各為一事，則已失其旨矣。至以傷為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指，而全無文理也。」  
 「黃膺夫說：『大序之言，雖是深得風雅之旨，然其所以滋後世之異論者，以其言辭重複，前後失倫耳。若夫子為之，必不若是也。』」  
 「三序亦非毛公作。」毛公於詩第為之傳，其不作序明矣。曹粹中詩說駁序非出於毛公，極為確當。詩說謂：「毛傳不盡與序合，如羔羊之序以為在位皆節儉正直，而傳無是義，君

詩

子偕老之序，謂夫人淫樂失事，而傳亦無其訓。諸如此類，傳序不相應者甚多。序誠出於毛公，安得自相背戾？（其實毛詩家所謂大毛公小毛公，是否有其人，尚是疑問，即確有其人，而劉歆、班固亦未言二毛有作序之事，康祖詒更以毛詩是劉歆所偽託，根本推翻序之非出於毛公，更不成問題了。）鄭樵主張序出史官之手，但就推論所得，四序亦非史官所作。崔述說：「各篇之序失詩意者甚多，其文亦殊不類三代之文。況變風多在春秋之世，當時王室微弱，太史何嘗有至列國而采風者，春秋經傳概可見也，以爲太史題，誣矣。」還有詩序果是國史所題，那麼序義必與經文同載簡篇，流傳於世，而前漢三家，無論魯詩傳自申公，齊詩傳自轅固，生，韓詩傳自韓嬰，所傳之經文既同，序文亦應該沒有什麼殊異。然而魯韓遺序與齊詩遺說多有同毛序相背的，如關雎一詩，在魯派學者中，司馬遷以爲「周道衰而關雎作」，杜欽說「佩玉晏鳴，關雎刺焉」，揚雄說「關雎爲傷亂始」，韓詩薛士龍章句則以爲「說淑女正容

儀以刺時者」，齊派如匡衡又以爲是「生民之始，婚姻之禮」，又如黍離一詩，魯詩新序以爲「衛公子壽憫其兄見害而作」，韓詩以爲「伯封傷其兄被殺之詩」，鹿鳴一篇，魯詩以爲「仁義凌遲，鹿鳴刺焉」，齊詩遺說卻以爲「衰世之刺詩」，十月之交，魯詩以爲「刺厲王無道」，韓詩以爲「刺后族太盛」，這都是三家互異，與毛序不同的地方。若是史官所作，豈能互異若此，根據這同一理由，亦可斷定，五序非詩人所作。晁公武亦說：「詩序蕭統以爲卜子夏所作，王介甫獨謂詩人自製。按韓詩序菜苕曰『傷夫也』，漢廣曰『悅人也』，序若詩人自製，毛詩猶韓詩，應不同，若是」，而且三百篇之詩，作者數百人，有出於士大夫，有出於賤隸婦女，時代又歷千有餘年，如果序出詩人自製，體格文氣亦斷無如此相似之理。我們更可引鄭樵的話來說明序非春秋以前的人所作。「諸風皆有指言當代之某君者，惟魏檜二風無一篇指言某君者，以此二國史記世家年代書傳不見有所說，故二風無指言也。若序是春秋前人所作，豈得無



所一言」序既非出於當時的詩人國史之手，亦不是孔子子夏所作，於是康祖詒認為是劉歆與衛宏合作的，但六序非劉歆所作。無論毛詩是否是劉歆所偽託，還無定論，就認為劉歆所託，序亦非歆宏合作。宏序既是續廣散意，何致於自相矛盾，如凱風等篇所舉那樣呢？而且序與傳往往不相應，歆既偽作毛詩，不該連這種地方都不顧到。詩序詞調體格，頗像出於一人之手，若是二人合作，未必便相似。若此，諸說之中，我們覺得衛宏作序說較為可信。其理由是一序中多引漢代所見諸書——關雎序中「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一段，出於樂記；都人士序「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本於公孫尼子那序「有正考甫得商訟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出於國語；「自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亦出國語；「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本於金縢，此等書都在漢代方行於世，序必漢時人作，故多引用其文。有人以爲「諸書之與合者，安知非本於詩序

詩

乎」但我們祇要「一讀關雎序情發於聲至其民困一段，上下頗不相銜，由樂記原文割裂爲之，其餘諸文，概可見矣。」二、與三家詩異義——由春秋末到漢初，傳經者多齊魯之人，詩序若出於漢世之前，應該先載在齊詩魯詩中，齊詩無序。上文所引魯韓詩序及齊詩遺說，見解各別，與毛序尤相背馳。足見毛序所以獨異，是出於毛派經師傳授之義。三、序與詩不相應——如碩人，采芣，褰裳，蒹葭，著著者莪等篇，序文與詩舉相詩謬，還有許多篇名解釋，大都望文生義，極爲可笑。如雨無正序「雨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召旻詩首章言「旻天疾威」卒章言「有如召公」，是取始卒的一字合爲題，別無意義，而序說「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此皆不可通。亦可見序是後出，因此有那樣荒謬的話。四、毛詩在東漢盛於三家——自東漢初年，毛詩立入學官，傳授漸廣，三家忌之，至衛宏時，三家益衰，惟毛詩後出，所以終不能使人無所詆毀。衛宏感於當時朝廷敦崇經術，又欲爲毛詩家張目，於是集師

說作序。五、漢文無引用詩序語——漢代文字未見有引用詩序中語的，惟黃初一年，有曹共遠君子近小人之語。可見序成於漢，而魏在漢後，序始流行。六、毛詩名稱始見漢書——史記成書時，毛詩尚未出；漢書始有毛詩名稱，但並無作序明文。後漢書始記宏作。范曄去漢不遠，對於漢代經學流傳情形，當然聞見較詳，故可徵信。詩序有怎樣的價值呢？大概讀詩的人，總喜歡知道作者姓名，同作詩的旨趣，詩序逐篇告訴我們「那個作的」、「爲什麼作的」的話，似乎很有幫助我們的地方。但實際上我們研究詩經時，如果信任詩序的話，簡直要上大當的。前人對於詩序的錯誤，指出許多，抄錄於下，以見序是不能依賴的——鄭樵說：「凡詩皆取篇中之字以命題，雨無正取篇之中義，故作序者曰：『雨無正，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此何等語哉！」何人斯言維暴之云者，謂暴虐之人也。且二周畿內皆無暴邑，周何嘗有暴公？召旻詩首章言旻天疾威，卒章言有如召公，是取始卒章之一字合爲

題，更無他義。序者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蕩是蕩蕩上帝者，謂天之蕩蕩然無涯也。故取蕩名篇，彼亦不知所出，則曰：天下蕩蕩無網紀文章，其乖脫有如此者！」以采芣爲婦人樂有子者，據采芣詩中全無樂有子意，彼之言此者，何哉？蓋書生之說，例是求義以爲所，此語不徒然也。故以爲樂有子爾。且采芣之作興采之也，如後人之采芟，則爲采芟之詩，采藕則爲采藕之詩，以述一時所采之興爾，何它義哉？何彼穠矣，言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不知王姬不嫁諸侯，嫁何人？彼以侯人爲刺共公，共公之前則昭公也，故以蚺蚺爲刺昭公。昭公之實無其迹，但不幸代次迫於共公，故以爲言。今蒹葭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至數句者，有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有委曲宛轉，附經以成其義者，牽合爲文，取譏於世，此不可不辨也。一朱熹說：「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道是衛宏作，後來經意不明，都是被他壞了。」因論詩，歷言小序大無義理，皆是後人杜撰，先後增益湊合而成，多就詩中採摭言語，更不能發明

詩之大旨……後世但見詩序巍然冠於篇首，不敢復議其非，至有解說不通，多爲飾辭以曲護之者，其誤後學多矣。『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性情，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且如今人見人變做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刺之，是甚麼道理？』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及至毛公引以入經……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抵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爲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縲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小序於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爲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爲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傳會書史，依託名謚，鑿空妄語，以誑後人……且如栢舟不知其出

於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爲衛頃公之時……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考者，蓋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謚又爲甄心動懼之名，意其必有忌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與之……又其爲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爲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一時，偶無賢君美謚，則雖有辭之美者，亦例以爲陳古而刺今。『小序大無義理，是後人湊合而成，多就詩中採摭言語，不能發明大旨。見有漢之廣矣之句，以爲德廣所及，有命彼後車之言，以爲不能飲食教，行葦之序，見牛羊勿踐，謂仁及草木，見威威兄弟，謂親睦九族，見黃耆台背，謂養老，見以祈黃耆，謂乞言，見介爾景福，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倫理。卷耳之序，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爲后妃之志，固不倫矣。況詩中所謂

嗟我懷人，其言親暱太甚。甯后妃所得施於使臣者，豈挑天之詩，謂婚姻以時，國無繆民，爲后妃所致？不知文王刑家及國，其化固如此，豈專后妃所能致耶？……桑中之詩，止是淫者相戲之詞，豈有刺人之惡，反自陷於流蕩之中，子矜詞意輕儇，豈刺學校之詞？有女同車等皆以爲刺忽而作。考之於忽，所謂淫暴之類，皆無其實，至目爲狡童，豈詩人愛君之意，況其失國正坐柔懦，何狡之有？「崔述說」見有仲字則曰祭仲，見有叔字則曰共叔段，其餘連篇累牘皆曰刺忽，鄭立國數百年，豈其於仲段忽外遂無他人，而詩人謳歌，豈其於美刺仲段忽外遂無他情感？總之，我們研究詩經，應該求之本文，序中偶有可信的，取以爲旁證資料，這樣，方不致爲古人所誤了。二〇

【詩序文學觀溯源】詩序關係唯篇的序，全文很長，總論詩經一書，人稱之爲大序，其餘每篇都有數言，以至數十言的短序，人稱之爲小序，小序僅是美刺與作者的附會，大序說詩可分此下三點：（一）詩是言志的——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這自然是虞書說詩的演繹，不過此種演繹，不始於詩序，而始於禮記中的樂記，樂記說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又說，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不過樂記之側重點在樂，詩序之側重點在詩，所以略有不同耳。有的學者以爲樂記本之詩序，其實是詩序本之樂記，詩序出於東漢，樂記既編入禮記，無論如何，其年代必在戴氏之前。□（2）詩與世教的關係——情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是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異俗，而變風變雅作矣。這種說法，亦本於樂記。樂記說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與此如出一口，不過彼以論樂，此則由樂渡之於詩而已。此種社會內歷史的批解，自是上本於孟子所謂「論世」而孟子所論之「世」如何，未加申說，其範圍極廣漠而遊移，此則鮮明的指出世教王道，既然詩與世教王道有關，當然先王要「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而詩便純爲王道聖功了。□(3)詩有六義四始——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

詩

之至也。六義之說，並不始於詩序，周禮春官已經這樣說。大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雖然周禮不是「周公致太平之書」，但決不會在詩序之後。「風」「雅」「頌」是詩的分類，「賦」「比」「興」是詩的作法。風雅頌的區分是很古的，不過古代好像不止風雅頌三種，而且另有一種叫「南」的。所以小雅鼓鐘篇說：「以雅以南」孔子也嘗說：「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但到荀子時代似乎已經將「南」忘掉了，已經將「南」附在「風」裏了，所以他說到詩，祇說風雅頌，沒有說過南。南風雅頌之先後次序的排比，有沒有意義在內，我們無從知道。釋詩者總以爲是有很大的道理吧？漢代有所謂「四始」之說。論理應當是南風雅頌四種詩的各個首篇。但是不然，他們已經不知道有南了，所以他們的「四始」沒有南，而分大小雅爲二。由此知古代似乎亦有「四始」之說，以故漢代雖因忘了南而祇騰了風雅頌三種，仍要湊成四種。史記孔子世家說：「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

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詩序所謂「四始」，大概也就是這個了？至於賦比興的說法，大概起於漢初的經師。漢初有三家詩，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祇有韓詩尚存其半。韓詩是採用賦比興的說法的。解爲興者，如「采芣，韓詩序說：『傷夫有惡疾也。』」薛君韓詩章句說：「采芣，澤鳥也。芣，惡臭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是興芣，芣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巳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解爲比者，如「雞鳴，韓詩序說：『讒人也。』」薛君章句說：「雞鳴，蠅聲相似也。解爲賦者，如「伐木，韓詩序說：『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故以爲文。以韓詩推齊魯二家，大概也有此種解說。不過各家的解說不見得一致，尤其毛詩與韓詩更顯然不同。如「采芣，韓詩認爲是興，毛認爲是賦；「雞鳴，韓詩認爲是比，毛也認爲是賦；「伐木，韓詩認爲是賦，毛却認爲是興。」據楊次道賦比興的研究，見《學藝雜誌》。但賦比興的說法，總是各家所同的，可見不始於衛宏，也不始於毛公。至再

早的淵源，我們不大知道。孔子曾說：「詩可以興，」但那祇是泛論詩對讀者感發興起的力量，與賦比興之就方法而分者，實大相逕庭。<sup>〇〇二七</sup>

【詩庸】清乾隆間謝芳蓮撰。

〇〇四〇

【詩文評類】吾國古代的文章，莫盛於兩漢，渾渾灑灑，文成法立，殆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黃初之間，體裁漸備，而「詩文評」之書以起。「詩文評」之作，莫先於魏文帝的典論，蓋出於人倫月旦之風，與詞賦談嘲之習。嘗考「後漢之世，競尚標榜」，務求聲氣，及乎建安，文士「好爲詆訶」，而才有不逮，及典論既出，始見黜陟得情，品題平允。晉世俗尚清談，評議之風尤甚，故流別翰林之屬，略有數家，齊梁之際，士人「習於輕警」，於是臧否黑白，頗見篇章，而譏評之風，遂於斯爲甚！例如「卜彬之賦，蚤鍾岢之議，鮪，都是巧給舞文，取儔當代的。」卜彬，鍾岢，而外，又有岢之弟嶸，因沈約的不見知，退造詩評，於沈著其微詞。同時劉勰彥和，亦著文心雕龍。由是吾國「詩文評」之作，其勦爲一書，而傳至今日的，斷自鍾嶸劉勰始。勰之

書，究文體的源流，而批評他的工拙；燦之書，第作者的甲乙，而推溯他的師承，爲例固各有不同的。至於皎然詩式，備陳法律；孟榮本事詩，則旁採故實；劉放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則又體兼「說部」。後有所論著的，總不出此「五例」中了。宋明兩代，都好爲議論，故所撰尤繁。雖宋人務求深解，多穿鑿之詞；明人喜作高談，多虛憍之論。然汰糟粕，採擷菁英，每足以考證舊聞，觸發新意的。隋書經籍志，以「詩文評類」附於「總集」之內；唐書以下，則並附於「集部」之末，別立一門。1174

【詩文叢測】一卷。清豐城袁守定撰。有嘉慶十九年刊本，在佔筆叢談內。

【詩文軌範】二卷。元徐驥撰。其書雜採古人論文之語，率皆習見。

【詩文原始】一卷。舊本題明李攀龍撰。此書不聞爲攀龍作，持論亦不類。

【詩文分途發展】中國文學之史的發展，除開最近的文學革命，差不多都是分化的發展，而不是混

合的發展。此在數千年的文壇上莫不如此，而最好的例證則爲唐代。唐代在「文」一方面由駢趨散，由六朝的儷偶的枷鎖鏢鏢裏爬出來，而創作比較自由的古文。但在「詩」一方面是由散趨駢，放棄六朝的比較自由的古體，而自己戴上枷鎖鏢鏢以創作極端束縛的律絕詩。有的文學史家說唐代是解放的時代，就「文」而言，我們絕無異詞；若就「詩」而言，則恰恰相反。這種因文體不同而趨勢亦異的現象，不但表現於同一時代，而且表現於同一個人。唐代古文大家韓愈的私淑老師獨孤及，在「文」一方面自然贊成載道的簡易的古文，反對緣情的繁縛的駢文，所以特別提倡以古文名家的蕭穎士和李華的文章，爲他倆的文集作序鼓吹，於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趙郡李公（即李華）中集序說：「天寶中，公與蘭陵蕭挺茂（即穎士）長樂賈幼幾，勃馬復起，振中古之風，以宏文德……於時，文士馳驚，飄扇波委，二十年間，學者稍厭折揚皇華，而窺咸池之音者，什五六。識者謂文章中興，公實啓

之。於唐故殿中侍御史贈考功郎中蕭府君（即穎士）文章集錄序稱述蕭穎士之言說：「嘗謂揚馬言大而迂，屈宋詞侈而怨，沿其流者，或文質交喪，雅鄭相奪，蓋爲之中道乎？」主張「修其詞，立其誠」（亦見蕭府君文章集錄序）主張「本乎王道，以五經爲泉源」（見亭公中集序）而最反對「飾其詞而遺其意者」說「潤色愈工，其實愈喪，及其大壞也，儷偶章句，使枝對葉比，以八病四聲爲楷奉」（同上。八病四聲原非專指詩而言）而在「詩」的一方面，則反而提倡緣情的綺靡的律詩，反對質樸的古詩，於唐左補闕安寔皇甫公集序有此下鮮明的主張：「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李蘇，盛於曹劉，其所自遠矣。當漢魏之間，雖以樸散爲器，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絃疏越太羹遺味之歎。歷千餘歲而沈詹事（佺期）宋考功（之問）始裁成六律，彭施五色，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乃備。」□這好像是時代的或個人的矛盾，其實祇要你稍微探

求他們的淵源，便知道這種不惟不同而且相反的表现，都有牠本身的歷史。「文」一方面因魏晉六朝的駢文的反動，自北齊的顏之推，北周的蘇綽，隋代的李諤，即逐漸的從事古文運動。由是至唐代而反駢復古的勢力益大，結果使古文大成，「詩」一方面，則因漢魏六朝的古詩的反動，而自沈約一般人即講究聲病，至唐代而格律益完密，成功所謂律絕詩。□其實這種詩文分道揚鑣的情形，周秦已經如此。就以孔老夫子的話作例吧，他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自然有緣情的傾向，文呢，則他謂「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謂之文」，雖與詩之緣情沒有顯著的抵牾，但也有顯著的不同了。其餘所謂先秦諸子以及兩漢的學者，言及詩文，都有各不相同的論調。至後世詞曲既興，在一般人的眼光中，更於文不同了。□

○44「詩辨說」一卷。宋季趙德編。朱記榮云：「德字鐵峯，爲宋宗室子，舉進士入元，隱居豫章，蓋高節之士也。所著又有四書箋義一書。」現把牠的大意摘述



出來。第一何以國風之中無楚詩呢？趙氏說：「或謂春秋外楚，且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讎。』魯頌曰『荆舒是懲。』殷頌曰『奮伐荆楚。』之類，皆見於詩，則楚雖有詩，聖人必刪之矣。然吳季札觀樂於魯，定公二十九年，則固未經夫子之刪，而當時所觀國風已無楚詩矣。孰知楚之封域，正在江漢汝沱之間，以漢廣汝墳江有汜數詩觀之，其民被文王之化，得於耳濡目染者有素，而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則其詩亦楚之詩也。然聖人以歸之周公，其意深矣。述楚懷王之時，離騷作，而楚之爲楚可知，古詩之體變矣。」孔子刪詩之說，我們當然是絕對不能信其實有其事，不過他以漢廣汝墳江有汜等篇來作爲是楚詩的解答，是頗有見地的。楚何嘗無詩呢？不過名目改變一下罷了，至於他以離騷爲係繼漢廣……等詩的變體的話，雖亦不無偏頗之弊，然而我們正可從此看出九歌招魂大招等篇的確是楚國的土風的理由來。雖然如此，但是他的「吳楚皆南方諸侯，何以獨無詩」的解答，未免與他上面所說

詩

的意思太相矛盾了！他說：「陳諸侯之詩者，將以知其闕失，省方設教，爲陟降也。詩徐及楚僭號稱王，丕承天子威令，則不可黜陟，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吳楚僭王，春秋多有其事，徐亦僭者。檀弓云『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其辭云：昔我先君駒王』是其亦僭稱王也。」三百篇既已不是孔子所刪，而是周代的詩歌總集，當然更無所謂褒貶之意。徐吳之所以無詩於三百篇之中者，並不是他本無詩，乃是當時採集的人未曾搜羅全備之所致。（今時尚有吳徐歌謠可證）至於楚詩，則周南召南皆是，實已早在採集之中了。即趙氏自己亦說漢廣汝墳江有汜等是楚詩矣，今因不得解之故，遂以之與吳徐並列而說：「今棄其詩，夷狄之也。」何其矛盾糊塗到了這步田地哩！第二魯與宋何以無風呢？趙氏說云：「先儒以爲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巡狩述職，不陳其詩，理或然也。或又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的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札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

通矣。」又「濮氏曰：『魯無變風，不知如敝笱載馳猗嗟諸詩，夫子竄之而繫於齊矣。』」（原注：山堂考索）趙氏此說與「魯頌商頌何以皆列於周」一條之說大異，且其前後抵牾，實已不自立其說。其說云：「魯僖天子之樂久矣，於是乎有頌以爲廟樂，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王肅又云：『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然則其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且夫子魯人也，安得不錄之乎？」（原注：山堂考索）他不知道「風」與「頌」的出產不同，體製不同，內容不同，用處不同，技術不同，遽然以頌當風，此乃無知妄說。且既曰「有頌以爲廟樂，又自作詩以美其君矣」，而乃謂其體固列國之風，明知其異而固同之，此乃強不同以爲同也。既已謂魯頌即是風詩，又說：「魯與宋無風，一顛顛倒倒的說，漫不加考，雖欲有以自固其說之新奇，無如說理太沒有理論的條貫了。按魯與宋之無風詩，其理由亦正與吳楚相同，不得謂比魯於先代便沒有風。巡狩述職，便不陳其詩

意者，魯史陳詩，不及土風；而宋之土風，又了無裒次，所以三百篇中竟無魯宋之「風詩」耳。篇中所引濮氏之說，（不知濮氏何許人）甚有過人的見地。誠然如魯國果無風詩，則敝笱載馳猗嗟諸詩將用何法解釋呢？世人特見其第於齊風之下，遂羣相謂以齊風矣。不知此乃編次上的竄入，並不是魯國本來即無風詩。第三「詩之盛何以獨見於周」呢？他的解釋是「自有天地，有萬物，而詩之理已具，非特始於康衢虞廷之作也。文至周而大備，故詩之詠歌於斯爲盛；而採詩之官，所以首見於周也。夏商之去周已遠，固不可得而考；然觀五子之歌，猗那之頌，則二代未始無詩也。特杞宋爲之後，而文獻不足耳。若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絕無而僅有者，又亡其七篇，概可知矣。」商周以前的詩歌不特是「文獻無徵」，實在是史不足信。康衢虞廷之歌是絕不可憑信的。五子之歌，古人說法已自不同，假偽的成分自然是很多的了；至如猗那，本係周詩，今乃說牠是商時的故物，未免太妄誕了。周詩獨盛的原

因只有兩個：一，是時代演進的關係。時代愈演進，歷時愈長久，詩歌的分量自然是會增加的。你不見六朝詩歌的增加勝於漢魏，唐人詩歌的增加勝於六朝嗎？二是商代的詩歌並未經人採集過，流行於民間的自然不能完全地長久保存；且周代所採的詩歌，其中未必沒有商代傳流之物，不過及周而始加以採集，乃見其全耳。因此，世人徒見三百篇之爲周時詩，故遂謂詩歌獨盡於周耳。□除上所舉數條外，如說「雅不言周而頌獨言周」者，周是孔子所加的，這是他承受孔子刪詩說的流毒。然而謂「魯頌與商周之頌不同」的理由，却是非常新奇可喜，而極恰於事情的，今錄其說如下：「魯頌三頌之中，周頌商頌皆用以告神明，而魯頌乃以爲善頌善禱。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耳，非商周之舊也。」他這一段話真是發前人之所未發，立論確切之至。朱記榮說他「疏證分明」，「簡要多得」者，也並不是過分之詞。□其他諸篇，雖然也頗有謬誤或精到的，但比諸上列數條，則已無甚重要，所以便不再說了。□附清朱記

詩

榮說詩辨說跋：「詩辨說一卷，舊刻附在元人朱停詩疑問後，國朝納喇氏刊通志堂經解時，祇刻詩經疑問七卷，而不及此，以故世罕獲見。道光間，海甯蔣氏刊別下齋叢書，始以此一卷附刻於後。自今兵燹，版已無存，傳本亦絕希矣。今陳文桂願以其篇帙過簡，尤易亡佚，因假錄其副，屬爲校刊存之。此一書在朱氏槐廬叢書中，以爲說詩家取資焉。竊意說經諸書，大都簡要者多得，繁蕪者多失，祇此一卷，於詩之大旨，疏證分明，讀詩者正不爲無裨爾！」<sup>(10)</sup>

【詩辨抵】四卷。清毛先舒撰，是編評歷代之詩，先舒詩源出太倉歷下，故宋元皆置不論。

【詩言志】一般的學者都說原始的民族已有詩歌，但就流傳至今者而論，中國方面，莫早於周初編輯的商代歌謠集——周易卦爻辭。這些歌謠都是一種天籟，都是很自然的唱出來的。至於歌唱的意義，他們不惟沒有說過，而且沒有想過。□到詩經時代的「南」與「風」的作者，便逐漸的透露了作歌的意義。魏風園有桃說：「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這雖

然沒有明說歌謠是心之憂或樂的表現；但亦暗示「心之憂矣」是可以表現於歌謠的。到作「雅」一頌的詩人，對作詩的意義便不但有時示，且有明言了。小雅節南山說：「家父作誦，以究王誥；式訛爾心，以畜萬邦。」巷伯說：「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大雅崧高說：「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中伯。」烝民說：「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魯頌閟宮說：「賓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由這些話裏，我們可以模糊的意識出兩層意義，就是一詩歌是作者對某一事件，某一人物之「志」的表現，由此種意義演進，便是所謂「詩言志」。二作者於言志之外，有時希望有點影響；由此種意義演進，便是後來染有實用主義的詩說。尚書虞書說：「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律的起源很晚，自然不能認爲是堯舜時代之說，即「詩言志，歌永言」也不能信其出於大舜因爲虞書的編輯，已被古史大家顧頌剛先生推定爲西漢之作。但「詩言志」我

們可以斷定是較早的說話，大約西周時代已經有了。證據是一雅頌的作者，雖然沒有明言「詩言志」，但已顯示「詩言志」的意義。讀詩者自然可以歸納出這一句考語。二左傳襄二十七年，文子告叔向已說：「詩以言志。」莊子天下篇也說：「詩以道志。」荀子儒效篇也說：「詩言是其志也。」可見此說的產生很早了。

「詩亡於晚唐」，「詩」何以到了晚唐會終了呢？第一，便是祇知摹倣，沒有創造。「昔人有言，元和以後，文士學奇於韓愈，學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放於張籍詩句，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易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引見藝苑卮言）因爲他們只是學，所以詩的範圍只是縮小，不會擴大，只向死的方面行，不能向生的方面去開拓。第二，唐末詩人互競以詩干祿，若令狐楚之薦張祐，則令以三百篇詩隨狀表進。李羣玉之干裴休，則以詩論薦授弘文館校書郎等。故全唐詩話說：自貞元後，唐文甚振，以文學科第爲一時之榮。及其弊也，士子素士罵吻，游

諸侯門，諸侯望而畏之。如劉魯風、姚崇、柳棠、胡曾之徒，其文皆不足取。余故載之者，以見當時諸侯爭取譽於文士，此蓋外重內輕之芽孽。如李益者，一時文宗，猶曰「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樓」。其後如李山甫輩，以一名一第之失，玉挾方鎮，劫宰輔，則又有甚焉者矣。一篇一韻，初若虛文，而治亂之萌係焉。余以是知其不可忽也。（引見謝旣量《大文學史》）王世貞也。說唐自貞元以後，落鎮富強，兼所辟召，能致通顯。一時遊客詞人，往往挾其所能，或行卷贄通。賓于按，唐舉子嘗先投所業於公卿之門，謂之行卷。裴說只行五言十九首，至來年秋試，復行舊卷。人有譏之者，說曰：「只此十九首苦吟，尚未有人見知，何假別行卷哉？」識者以為知言。事見《全唐詩話》。或上章陳頌，大者以希拔用，小者以冀濡沫。而干旄之吏，多不能分別黑白，隨意支應。故剽竊雲擾，諂諛泉涌。取辨俄傾以為捷，使事鉅釘以為工。至於貢舉本號詞場，而牽厓俗格，阿趨時好，上第巍峨，多是將相私人，座主密誓，甚乃津私禁鬻，自比優伶，關節倖當身。

詩

為軍吏。下第之後，尚爾乞憐於主司，冀其復進。是以前性情之真偽，為名利之鈎途。詩道日卑，寧非其故？（藝苑卮言）這種風尚，到了晚唐，尤其熾熾。胡適之先生嘗引杜荀鶴詩云：「孤寒將五字，何以動諸侯？」（別舍弟）又「未遇應關命，侯門處處開。」（雪中別詩友）都可見到這種風氣是極盛的了。故晚唐的詩人，大家都好尋章摘句地「學」。大家都妄以詩歌為遊說當世卿相的工具，致身青雲的寶物。由是而遂粗製濫造，爭奇鬥巧，致使詩歌失掉其應用之能，徒存有一套空空的格架如此，所以詩亡！嗚呼！唐詩隆盛的原因之一是由於以詩取士，而其云亡的原因之一也是由於以詩選人。雖兩者其間也稍有不同，然而「從來路來」，「從來路去」，如出一轍者矣。元白的「詩尚」到了晚唐時候，還是發達着，但發達的結果，便生出了一種反動。杜牧之嘗在李戡墓志中撮述李戡生時的說話道：「嘗痛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破壞。流於民間，疏於屋壁，子女父母，交口教授，淫言

蝶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後代知有發憤者。因集國朝以來，類於古詩，得若干首，編爲三卷，目爲唐詩，爲序，以導其志。經過了這回力竭聲嘶，大倡反動之後，遂從而產生了一種堆砌隱僻，豔靡綺麗，句斟字酌，屬對穩切的詩體出來。這類詩的作者，當然要首推溫李與皮陸等人了。——述其源流，也自然是與顏延年杜荀韓愈等有一致之趨合的。——唐詩到了這個時候，既不能叫人懂，也不能叫人不曉，並且又不能施之於應用，故在實際上，確已壽數完畢，便也不得不改變的了。（從這種極變之下所產生出來的新文學——詩歌，便是詞。）自然，向來的批評家之所以不滿意於晚唐的詩者，也必如胡適之先生所說：「正是因爲晚唐詩裏白話最多的緣故。」但我今之所以鄙薄晚唐的詩者，到反而是因爲牠太過於文縵深澁的原故了。100

【詩譚】十卷，明葉廷秀撰。以講學爲詩家正脈，此所謂言之有故，執之成理，而斷斷不可行於天下者

也。

【詩話】<sup>02</sup>一卷，舊本題陳日華撰。是編所記多猥鄙談諧之作，頗乖大雅。

【詩話】八卷，清毛奇齡撰。是編多記其所自作及同時諸人倡和，亦間及唐詩。

【詩話】十卷，明楊成玉編。所列宋人詩話，凡劉攽等十家，在近時皆爲通行之本，在當時則皆秘笈。

【詩話】詩話與詞話原是一個很含混的名詞。爲什麼呢？因爲有些詩話，詞話完全是論詩的技術方面，如嚴羽滄浪詩話，張炎詞原之類。有些是批評作風，如鍾嶸詩品之類。有些是專記遺聞軼事，如計有功唐詩紀事之類。所以我們研究詩話及詞話，應當分別觀之纔好。詩話詞話，多有不用詩話詞話的名目，如胡仔苕溪漁隱叢話，王灼碧雞漫志等等，當然是在本文討論之列。還有很多筆記書，有時談詩論詞，有時紀鬼說怪，我們便不能稱他爲純粹的詩話了。至於專門討論詩律詞律的書，是否屬於詩話詞話，在廣義的方面，是可以加入的。近人顧寶著詩

鑰，以董文煥的聲調四譜圖說爲最要的詩話，即是此意。我們就狹義方面研究，便不列入了。最早詩話，當推梁鍾嶸的詩品。他專門批評古人的作風，在大體上，是很確實。文字更是雋永可喜。唐朝有兩種著作，與此相近。一是釋皎然的詩式，一是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其價值都在詩品之下。其實詩話一個名詞，是起於宋。最早的有歐陽修的六一詩話。不久便有司馬光的續詩話。劉攽的中山詩話，陳師道的后山詩話，後來便有葉少蘊的石林詩話，姜夔的白石詩話，而嚴羽的滄浪詩話，組織完密尤爲有名。至於計有功的唐詩紀律，胡仔的茗溪漁隱叢話，都是因爲材料豐富，能夠見稱於時。明代詩話很多，應推王世貞的藝苑卮言，楊慎的升庵詩話，胡應麟的少室山人筆叢及詩數，陸時雍的詩鏡總論，爲比較切實一些。清代的詩話，以王士禛的漁洋詩話，沈德潛的說詩晬語，施補華的峴傭說詩，方東樹的昭昧詹言，都各有獨到之處。現各級簡要的說明如下：梁鍾嶸詩品——我們可參看四庫全

詩

書提要的評語：「取漢魏至梁能詩者，一百三人，分爲三品。每品各冠以小序，每人又系以論斷。惟所稱某人詩源出某人者，頗爲武斷。至其妙解文理，不減劉勰。」唐司空圖詩品——凡分二十四品，以四言韻語寓之。其中「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二語，便是王士禛對於詩的主張。宋歐陽修六一詩話——這是真正詩話的起點，共一卷。所紀有批評本事等等。宋阮閱詩話總龜——這是詩話「總集」的濫觴，共分一百零二類。采書凡二百種，不免蕪雜一點。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四庫全書提要說：「於唐一代詩，或錄名篇，或著本事，或記品評之語，兼載其世系爵里，凡一千一百五十家。唐人詩集不傳於世者，多賴此書以存。」宋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共一百卷，與詩話總龜相似，比較精審一點。宋嚴羽滄浪詩話——共二卷，論詩以禪爲主，注重妙悟，不免於偏。但是敘述的統系極佳。是第一部有條理的「詩學」。明李東陽懷麓堂詩話——主張格律音調，極論剽竊摹擬之非。明楊慎升庵詩話——四庫全書提要很推崇他，說這本

書在明人詩話之上。明王世貞藝苑卮言——共八卷，也有泛論文學的文章。是明朝詩話中最充實的一部著作。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及詩叢——筆叢共四十八卷，詩叢共十八卷，有論經史的地方，不是一部純粹的詩話。清吳景旭歷代詩話——共八十卷，取材宏富，與茗溪漁隱叢話相彷彿。清王士禛漁洋詩話——他的神韻說可以在這書中看見，編輯甚有剪裁。後來趙執信做一部詩話，叫談龍錄，便是此書的反動。清厲鶚宋詩紀事——共一百卷，搜羅宋代詩人軼事并詩，比較計有功的書，更加完備。清沈德潛說詩晬語——他對於詩的主張，是渾厚雅正；在這書中，很表現得出來。清袁枚隨園詩話——這是通行最廣的一部詩話，隨園於主張性靈說之外，復歡喜爲人揄揚。因此這部書中，很多無聊的談話或記載，令作者受累不淺。他的性靈說，在這部書中，也可以窺見一斑。清方東樹昭昧詹言——方東樹是桐城派古文家。他力尊李杜韓歐的詩，認爲詩的正宗。議論精闢，得未曾有。但有時不免偏重「因文見道」一方面。

近人陳衍石遺室詩話——陳衍是宋詩派的作者，這本書是近代最豐富的詩話。

【詩話總龜前集】四十八卷，後集五十卷。宋阮閱撰。是書前集分四十一類，後集分六十一類，所采書凡二百種，取材既富，資考證者亦多。有明嘉靖中宗室月窟道人刊本。

【詩話補遺】三卷。明楊慎撰。慎是書作於謫戍永昌之時，邊地少書，惟憑記憶，故不免小有舛謬。然其學有根柢，兼富詞章，所論究在明人詩話之上。有明刊本，函海本。

【詩話類編】三十二卷。明王昌曾撰。是編摭拾諸詩話，參以小說，哀合成書。

【詩韻】詩韻不合於現代人的應用，是無可諱言的。青韻與侵韻的區別，只有廣東人知道。東韻與冬韻的區別，祇有福建人知道。我們說國語的人，不知道夜字何以在禡韻中，匹字何以在質韻中。是幾個很普通的疑問。而總言之，現行的詩韻，是保存了很的古音，爲大多數人所不容易了解，不容易記憶。



的。應如何精密的修訂，造成一種標準的詩韻或詞韻，這是今後國家文化機關所應有的責任了。現在祇從歷史方面，略述詩韻與詞韻的演進。詩韻變化的大關鍵，在四聲的發現。這是在南北朝時代，梁沈約是此中的主人翁了。在發明四聲以前，古韻的根據是什麼？清代學者，如顧炎武、毛奇齡、戴震、孔廣森諸人，發明所謂陰陽通轉之說。這大近於專門，我們可以暫時不論。參閱張世祿《中國聲韻說概要》。四聲發現以後，一直到了現在。詩韻的演進，也是很繁複的。簡單的說起來，便是從二百零六類的韻（隋陸法言切韻）逐漸變成功今日一百零六類的詩韻（南宋劉淵平水韻）。現在對於古今的韻書，先做一個鳥瞰。最早的詩韻，有魏（曹魏）李登的聲類，晉呂靜的韻集，都見隋書經籍志。可惜書已久佚了，就是齊梁之際，沈約所做的四聲詩，周顒所著的四聲切韻，也失傳很久。隋朝陸法言撰切韻，分二百零六類。唐代孫愐，改訂之為唐韻，都是今日看不見的。宋真宗時代，又拿唐韻增損一番，名為大

詩

宋重修廣韻。同時又編纂集韻、禮部韻略，以為科試之用，都仍舊保存二百零六類的面目。這是現存的古詩韻。金代平水人（山西絳縣）王文郁，併合舊韻，為二百零七類。後來南宋理宗時代劉淵，亦平水人，重刊其書，叫做壬子禮部韻略。這就是現在所謂「平水韻」了。元陰時夫撰韻府羣玉，又拿上聲、捺韻刪去，變成了一百零六類的詩韻。於是成了今日的詩韻。明太祖曾經命宋濂等併合四聲，為七十六部，撰成洪武正韻一書。但是未曾通行。【詩論詩話】一卷，清伯鄉魏裔介撰。有康熙元年刊本。在清詩湖洄集內。

【詩譜】孟子言誦詩讀書，曰論其世。書分四代，世系易明。詩則詠歌所寄，興比深微，非如書之實事可據也。漢儒言詩之世者，韓詩有譜，見于隋志，其書久佚。他書間引齊魯韓之說，以閏維為康王時詩，以鼓鐘為昭王時詩，以商頌為宋襄公時詩，以燕燕為衛獻公時詩，按之經典，多所不合。毛詩後出，其學最古，鄭君據之作箋，又據太史年表及春秋，纂為詩譜，自

是言世詩之世者，略知所歸也。□據鄭氏詩譜序而觀，則詩譜與詩，實有密切之關係。三百篇之詩，皆一時之風俗，見之于吟咏之餘，魏有儉嗇之俗，唐有殺禮之風，齊有太公之化，衛有康叔之澤，見之于詩者，必須徵之于譜，按世以求，而得失自見。自唐正義，以鄭譜冠于各篇之首，而其旁行之譜，寔以失傳。即正義所載譜文，亦未免佚脫也。宋歐陽永叔得殘缺鄭譜，因加考訂，補譜十有五，補文字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者八百八十三，為詩譜補亡。然其所得之譜，自周公以上皆闕，反不如正義所載之完。其後序稱國譜旁行，尤易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為序，則知永叔所得之譜，殘缺實甚，其增損塗乙，或出於永叔之改削，而不盡為康成之舊觀。且其舛駁殊多，不足為據。清休甯戴氏東原，曾訂詩譜，亦沿其誤。其所正者，僅增鄭同譜，王居雅上二事而已。山陽丁氏儉卿，重加補綴，永叔之誤，頗為致疑，惟其排比鉤稽，雖取正義，而第次前後，略依歐本，固于所習，未能顯然別為總譜，略近鄭意，猶未善也。湘潭胡氏子威，依前賢之

未周，重加訂正，視丁氏之書，更為精密，其書首列總譜，世次可按譜而求，次鉤錄孔氏正義十六條，以明列詩先後之序，其總譜庶幾可復鄭君旁行之舊，其正義十六條，尤足為後世讀譜者之助也。□□

【詩譜文學觀】鄭康成的詩譜，所討論者不外下列二點：（一）詩的起源——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這自然是錯的，但他注意到這一個問題，也便是他的功績了。（二）詩的功能——適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這種言論，也是王道聖功的一轉手！然而這一個煙幕彈，便遮迷了數千年的一部分作家與批評家，由此你不能贊頌地在文學批評史上的偉力了！

【詩談】一卷。明徐泰撰。是編皆論明代之詩，宗旨不出七子門庭。

【詩頭曲尾】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詩歌體小說】就是把詩歌的方式，來做小說。他的發生很早，變化很多。最早的詩歌體的小說，就是紀事詩；最後的詩體的小說，就是戲曲。照小說定義說，紀事詩當然不是小說，戲曲也當然不是小說，都不應把他放在小說的範圍以內講。但是由紀事詩變成戲曲，中間所經過的路程，和小說多少有些關係。所以在舊習慣裏，竟把「彈詞」、「傳奇」也都認做小說。還有一層，我們偶然認「彈詞」、「傳奇」是歌劇，把他放在戲曲範圍裏去講；那麼「演義」應該不應該脫離小說的範圍而獨立？也就成了問題。我們現在姑且照最普通的說法，不把他放在小說裏講，只大略說這幾句話，使人家知道他的性質是怎樣。從紀事詩變到戲曲，所經過的路程，大概如下：(a) 紀事詩，(b) 紀事詞，(c) 搗彈詞，(d) 元曲，(e) 昆曲，(f) 京戲。此外再有支流別派：(g) 爲彈詞，(h) 爲攤簧，(i) 爲大鼓。再有許多，不及備舉。總之是詩歌體的小說罷了。認他是小說，或不認他是

小說：隨各人自己的便。

【詩集廣序】清海甯朱嘉徵撰。有康熙刊本。

【詩虎】<sup>212</sup>詩虎爲文人游戲之一，就是猜詩謎。委巷叢談說：「杭人元夕，多以謎爲猜燈，任人商略。永樂初，錢塘楊景言以善謎名。」觀此可知詩虎始於明初。相傳有二十四格，今惟存捲簾、蝦鬚、會意、拆字、解鈴、繫鈴、數格。其法黏謎語於燈上，猜中的以彩物相酬。所以叫做燈謎，又叫做燈虎。猜謎原於古之隱語，庾詞與射覆相類。謂之虎者，喻其不易中的意思。

【詩比興箋】<sup>217</sup>四卷。清蘄水陳沆撰。有咸豐刊本。

【詩經】<sup>219</sup>在中國的古籍中，沒有比三百篇爲歷代的學者誤解得更甚的了。他們除了訓詁以外，可以說對於詩經是沒有什麼成績。遺留給我們的，而且他們的工作，反使得三百篇漸漸地失掉了它的本來面目，成爲一部「儒書」。三百篇在最初不過和現今的歌謠選集一樣，由太師行人集錄當時各地方的詩歌而成，大都含有極深厚的意味。不幸因

爲被爲儒者偶像的孔子所推崇，於是遂被一般有精神病的儒者尊爲「經書」，而加了許多「美」「刺」的新花頭在它的身上，使它漸漸地失去了本來的面目。所以在儒家手中的詩經，可以說是沒有多大文學的意味，其價值只是這樣：第一用爲政治上的資鑑；第二用爲實際上的唱和；第三用爲文章上的典證。歷代治詩的學者，差不多都是陳陳相因的在這三方面討生活，很少能用文學的眼光去體會詩旨的。故此他們的工作，只爲我們增加了幾條治詩的歧路。近幾年來，經我們研究的結果，知道從前的人走錯了路，於是我們由儒家的手中，把三百篇的本來面目找了出來，才知道它不過是我們先民爲我們保留下來的遠古的詩歌，並不是什麼崇高的經典。所以用一切的道德眼光，或政治眼光去研究它，只是誤解。這樣研究的人越多，則詩經的本來面目越蒙蔽不清。我們現在應當一掃前人的謬誤的見解，用純文學的眼光去欣賞品鑑，然後我們可以知道我們中國遠古詩歌文學的優美，而體

會我們中國遠古詩人純真的熱情。否則，我們中國古昔詩歌文學的寶藏，將永無發掘之日。所謂用文學的眼光去品鑑一佳作者，即是要把這件作品所給與我們的美感或快感的特殊印象的價值，識別並且分析出來。而古往今來，一切優美的文學作品，莫不是作者中心所鬱結的情感的流露。詩歌在文學中，尤其是偏於抒情方面的。所以我們要欣賞三百篇的文學，自然要體會它所蘊蓄的情感。但是，文學作品的形式和內容很有關係。所以文學作品的基礎雖是建立在作者的情緒上，不過沒有生動靈活的方法，美妙勻稱的辭句，則作者中心所鬱結的情緒亦無由傳達。所以修辭實一般文學作品所賴以成立者。因此之故，我們研究詩經的文學，於注意它所表現的情感以外，不得不首先注意於它的修辭的方法。此外，詩歌與音樂一樣，同是訴諸聽覺的藝術，所以在聲韻方面也極爲重要。現在姑且先就三百篇的修辭方法和它所蘊蓄的情感加以敘述；至於聲韻方面，因爲前人已不少的專書

討論而且也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所以只在這裏簡略的加以討論。□所謂優美的文學，固然是天機活潑，真情流露，自然而無所飾地描寫出來的作品；但假使有了真摯的情感，而沒有相當的技巧來表現，也是徒然。所以我們的詩人，也不得不利用修辭的功用，使他不可磨滅的熱情，成爲千古不朽的文藝，而使人人得以欣賞。現在讓我先把三百篇修辭的方法大略論列一下。□一顯比 (Simile) 法——要使思想的對象表現得格外明瞭，則往往要用到比喻的方法。在三百篇中，每每用另外相似的事物來比擬文中的事物，而在兩個類似的成分之間，常有「如」字縮合他們。例如：「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衛風碩人）這一段寫美人的容貌膚體，全用別的事物來比喻，讀了使我們覺得更明瞭，更細膩。又如：「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衛風淇奥）「言念君子，溫其如玉。」（秦風小戎）這兩條例都是用溫柔之玉，比君子之德，其雍容華貴，不言而喻。此外如：「心之憂矣，如匪

詩

澣衣。」（邶風柏舟）「齊子歸止，其從如水。」（齊風蔽芾）「大車檻檻，毳衣如裳。」（王風大車）也都是用修辭學上顯比的方法，使他所要表現的對象更爲明顯。但有時也不用「如」字縮合，而把本來的事物與比喻排成平行句子，例如：「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齊風南山）「蠢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周南螽斯）即是排成平行句法的顯比，而用此種方法的，通常是把本來事物放在最後的。□二隱比 (Metaphor) 法——隱比與顯比同是根於比較的修辭法，其分別在於：一顯比的比喻是明明白白的說出來的，隱比則只隱然含蓄於文中而不說明。二顯比的形式是「甲如乙」，隱比的形式則是「甲即乙」。在三百篇中最長於隱比，讀了真使我們覺得雋永而有餘味，這也許是使三百篇的作風趨於含蓄蘊藉的原因之一。例如：「何似儂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召南何彼穠矣）以桃李之穠豔，比美人之秀麗，令人想見其風華之天媚。又如「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南關雎〕用雎鳩雌雄相應之聲，隱比男子之求所歡，極自然有趣。此外如一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鄘風牆有茨〕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周南淇風〕也都是用隱比的方法來顯示文中事物的。□三階升（Climax）法——所謂階升者，即是逐層偏進，把最要緊或最利害的話放在最後，先從最輕的話說起，然後漸次重要。像上台階一樣，一步一步的緊驟，使語氣特別的健挺。三百篇中用這種方法的很多，例如：「彼采芣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王風采芣〕從一日不見如三月，以至一日不見如三歲，逐層偏進，以見思念之深，又如：「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標有梅，其實一兮，求我庶士，迨其謂之。」〔召南標有梅〕「取彼諸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小雅巷伯〕也都是用了逐漸進境的階

升法，使他所表現的思想更爲有力。□四詰問（Interrogation）法——在文章中要說明或表現一件事物時，每每先由自己發問，然後自己作答。三百篇中，也常常用這種方式來表現事物，例如：「予以翼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召南采芣〕「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鄭風東門之墀〕「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小雅斯干〕都是借問答的方法來表現事物，但有時要申重語意，所以只發問而不作答，這種方法頗能傳神，例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寤不嗣音。」〔鄭風子衿〕「子惠思我，褰裳涉漆。子不思我，豈無他人？」〔鄭風褰裳〕兩首都是失戀的哀音，用詰問的方法表現，更覺得深刻。此外如：「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鄘風相鼠〕「葛生蒙楚，蔞蔓於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唐風葛生〕全不作答，而使讀者自己心中解釋，使語意重申一次，五感歎（Exclamation）法——設使我們碰到了一種過度的刺激，情感熱烈到萬分，往往毫不含蓄，用感

歎的口氣寫出這種方法三百篇也常用到，例如：「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莪）寫父母死了，悲痛之情，但只用八個字寫出了無限的哀思。又如：「彼蒼者天，殲我良人！」（秦風黃鳥）「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唐風山有樞）「式微式微，胡不歸？」（邶風式微）都是用感歎的方法，寫情感的充進。□六呼告（Apostrophe）法——所謂呼告法者，即是作者在文中直接對他意中所有的人或物說話，呼而告之，好像他意中的人或物就在他面前一樣，例如：「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鄭風狡童）「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召南殷其雷）「祈父，予王之爪牙！」（小雅祈父）「嗟嗟臣工，敬爾在公！」（周頌臣工）以上四例，都是屬於對人說話的。又如：「碩鼠碩鼠，無食我黍！」（魏風碩鼠）「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幽風鷓鴣）則是對於物說話的。□七反覆（Repetition）法——三百篇中，每每用重複講述的方法，表現強烈的感情，使它更易於動人，例如：「悠悠哉，悠悠哉！」（周南關雎）「簡兮簡

兮！」（邶風簡兮）「敬之，敬之！」（周頌敬之）都是用同一樣的話重複講述，但也有不用同一樣的話重複的，例如：「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之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之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之君子，福履成之。」（周南樛木）「爰居爰處。」（小雅斯干）全是用同樣意思的話來重複，使意思更明白，更有力量。□八儷辭（Balancé）法——凡文中遇着兩個類似的意，可以用字數相同，語法相同的兩句表現它，使意思明白，形式整齊。三百篇中，這種例很多，例如：「嘒嘒草蟲，趯趯阜螽。」（召南草蟲）「噫噫其陰，虺虺其雷。」（邶風終風）「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小雅蓼莪）「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大雅行葦）這些都是單句的對法，還有複句的對法，例如：「作之屏之，其雷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柶。」（大雅皇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種句法較單句對更為複雜，有時也更為深刻。□九疊字法——疊字是聯綿字的一種，可以說是中國文字特

有的一種優點。它在「義」的方面既有豐富的含蓄，而在「聲」的方面也往往能與我們一種象徵。三百篇中用這種方法描寫的地方很多，劉勰在他的文心雕龍中有一段論到這點，他說：「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爲出日之容；「瀟瀟」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嘒嘒」學草蟲之韻……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物色篇）這段話論三百篇中用疊字的好處極爲精要；此外例還很多。■十揚厲（Hyperbole）法——當情感極熱烈的時候，往往只把主觀的情意任情的暢發，鋪張揚厲，過於客觀的事實。這種方法在三百篇中也是常常見到的。例如：「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小雅雲漢）孟子解釋他的鋪張說：「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萬章篇）可見這兩句話的鋪張。又如：「誰謂河廣曾不容舫。」（衛風河廣）「千祿百福，子孫千億。」（大雅假樂）也都是鋪

張過實，但是三百篇用這種方法大都用得當，所以頗能動人。■在以上的論述中，把三百篇的修辭歸納爲十種方法而加以例證。自然，三百篇的修辭決不止這十種，但是我以爲這樣已可以概括詩經中比較通用或重要的修辭法了。在這十種修辭法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們遠古的詩人修辭的技巧，是如何的可以使我們驚異！差不多近代修辭學家所苦心研究出來的方法，他們在幾千年前已經使用得很精妙了。■三百篇是我們中國最古，而且最優美的詩歌，但是所謂優美的詩歌者，絕不是單憑修辭的技巧可以斷定的，因爲詩歌還有它比較修辭更爲重要的內的生命。■在一切的對象與內面的活動的關係中，發生了一切的情感，當一切的情感強烈到極度的時候，奔放迸發出來的就是詩。華士 William Wordsworth 說 "Poetry is 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of Lyrical Ballads) 所以詩歌的內的生命，是作者內



心強烈的情感。因此我們要欣賞三百篇在文學上的價值，於研究它的修辭的技巧之後，更應當看一看他所表現的情感。三百篇既是集錄所成，而不是一個人或一個時代的作品，所以其中所蘊蓄的情感，也因之不同。他包納得有對於國家社會的哀怨，對於家庭朋友間的思念，以及男女兩性間的愛戀，總之，一切的情感，在三百篇中都有其代表作品。而他們相同的是一：他們所寫的情感，無論是悲苦或是歡樂，但都是真摯熱烈而迫切流露出來的。二：他們表現的方法，大多是偏於溫柔敦厚，含蓄蘊藉一方面的。現在讓我在下面簡略的加以引述。三：百篇向來是以含蓄蘊藉的表情稱著，批評家奉爲文學的正宗。用清淡的筆，寫禮摯的情感，纏綿溫厚，令人於平淡的字句中，慢慢的領略出淵永的情趣。我們試讀：「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難棲于埽。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王風君子于役）「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邶風雄雉）「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

詩

我來思，雨雪霏霏。行路遲遲，載渴載飢。」（小雅采薇）「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芣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邶風谷風）「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朔迴從之，道阻且長。溯遊從之，宛在水中央。」（秦風蒹葭）這幾首詩寫得何等自然，何等淺易，何等清空。同時只把情感發放出一點，而使讀者自己去體會全部情感的靈影，極盡低徊抑揚之致。我以為寫情寫到好處，不必定要把自己的情感直接鋪陳出來，而可以用旁的事物去烘托。三百篇用這種方法的地方很多，例如「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小雅采綠）「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周南卷耳）「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魏風陟岵）「我沮東山，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於垤，婦歎于室。洒掃穹室，我征聿至。有敦瓜苦，蒸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豳風東山）這四篇詩，采綠卷耳兩篇都是

寫家居的思婦，懷念她們愛人的心情；但是只說她們怎樣的沒有心情去工作，雖不說相思，反使我們感到相思之苦。陟岵篇述游子思家，却反用父母怎樣思念兒子來烘托，使讀者感覺到家庭間相互的情感的真摯。東山一篇寫征人歸來的心情，而只借幾件瑣碎的事物來映襯，更覺得深刻動人。三百篇表情還有一種好處，它能把極強烈的情感，極婉轉的表現出來，真是所謂怨而不怒，一點火氣沒有，但也沒有一句話不潛隱着無限感人的情緒。我們讀「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我心匪鑿，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覲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標。」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邶風柏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王風

黍離）「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微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汝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將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嘒嘒。」（幽風鷓鴣）這三首詩，頭一首寫家庭裏不得自由，而無可與愬之情；第二首寫宗周遺民，憑弔故國，懷舊之思；第三首是周公當管蔡流言的時候，感悟成王之作，都用春蠶吐絲的法子，把情感曲曲達出，委婉深遠，哀思動魂。在三百篇中，差不多每一首所表現的情感都極為細膩深刻，即使是淺遠明易的，文句也蘊蓄得有綿邈的情思。如「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邶風燕燕）「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邶風靜女）把自己的情感極明白的寫出，毫不隱諱，更覺得真摯。三百篇中的作品，首首都有它自己的內的生命——尤其是國風小雅，自上為述說的方便，不過略有微引，三百篇的佳作，自

然不止這幾首，但是據上面簡單的引述中，我們已  
 可以知道三百篇表情體貼之深，能捉著一般人共  
 同的情感，而且除了「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髮彼兩  
 髦，實爲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鄘風柏舟）「蒼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  
 生。」（小雅蒼之華）以及秦風的幾篇，比較奔放  
 伉爽一點之外，大都表現得淺，而含蓄得深，所以禮  
 記說：「溫柔敦厚詩教也。」這是三百篇的特點，也  
 是三百篇所以不朽的原故。在在前面兩章中，我們  
 已把三百篇的修辭及他所表現的情感加以解說，  
 現在讓我們更進而研究三百篇的詩形。三百篇  
 在形式方面，大半是以四言爲體，所以後人都以詩  
 經爲四言詩的準繩，不過三百篇中不是沒有雜言，  
 其中二言如「祈父，予王之爪牙。」（小雅祈父）  
 三言如「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召南殷其雷）  
 五言如「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召南行露）  
 六言如「閒關車之索兮，思變季女逝兮。」（小雅  
 車牽）七言如「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鄘風緇衣）八言如「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幽風七月）但這些例不過是偶爾在一首詩中有  
 一兩句，所以虞摯文章流別論曰：「古之詩有三言，  
 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爲體，  
 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可見三百篇的  
 形式大體仍是四言。古詩必有音律，三百篇所錄  
 全爲樂歌，而可以發之謳歌，播之管弦，所以尤以音  
 律爲重（參看顧頡剛先生論詩經所錄全爲樂歌  
 一文）。三百篇的韻，都是古音，因爲時間空間的變  
 化，遂與今韻不同，故此決不可擅改古音，以就隋唐  
 之韻，或委之於叶，孔檇仲詩聲分例序說：「讀十五  
 國，二雅，三頌，而律以唐宋官韻，未有不窮者也；或從  
 而叶之，味其所有韻而強韻其所無韻，又甚不通者  
 也。」可見詩不可以叶音而求，陳韻第一（季立）主  
 張古代另有一種通行的古音，他說：「士人篇章，必  
 有音節，田野俚曲，亦各諧聲，豈以古人之詩，而獨無  
 韻乎？蓋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  
 勢所必至。若以今之音讀古之作，不免乖刺而不入；

於是悉委之於叶。夫其果出於叶也，作之非一人，采之非一國，何毋必讀米，非韻杞，韻止，則韻社，韻喜矣。馬必讀姥，非韻紐，韻黼，則韻旅，韻土矣。京必讀疆，非韻堂，韻將，則韻常，韻王矣。福必讀偏，非韻食，韻翼，則韻德，韻僂矣。厥類實繁，難以殫舉。其矩律之嚴，即唐韻不啻，其故何耶？又左國易象雜駁楚辭秦碑漢賦，以至上古歌謠箴銘頌贊，往往韻與詩合，實古音之證也。」（毛詩古音考序）他主張三百篇是依照古代一種通行的古音而用韻，但是顧亭林江慎修則主張三百篇就是古代通行的古音韻譜，他們說：「古音之韻譜，即係詩經當時押韻者，莫不以此為據。」而此種韻譜從何而出，則他們都沒有論及。近人謝先量主張是孔子刪詩時所定，但孔子刪詩既然已經有人證明是靠不住的事，則此說能否成立，亦無從考證。現在姑且把這個問題當作一個疑案，讓我們先把三百篇用韻的方法研究一下。甲句末用韻法——三百篇中，句末用韻的方法，可以分為兩類：（一）每句用韻法——在一章詩裏，每句句末

都用韻，例如：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教」，中心是「悼」。（邶風終風）（註：暴，笑，教，悼，均在宵部。）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周南卷耳）（註：嵬，隤，懷，均在脂部。）（二）隔句用韻法——每間隔一句的句末用韻，例如：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召南鵲巢）（註：凡詩中語助辭，皆以上文一字為韻，居，御均在魚部。）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召南野有死麕）（註：麕，春均在支部，隔句為韻，包，誘均在幽部，隔句為韻。）乙換韻法——三百篇換韻之法，有偶句奇句之別，今姑舉二句三句之換韻法，以明其例：（一）二句換韻法——一首之中，每兩句用一韻，例如：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衛風木瓜）（註：瓜，瑤均魚部，一韻，報，好均幽部，又一韻。）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召南采蘋）（註：蘋，濱均真部，一韻；

藻，潦均宵部，一韻。□(二)三句換韻法——一首詩中，每三句換一韻，例如悠悠我「里」亦孔之「疇」；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小雅十月之交)。(注：里，疇均在之部，爲一韻；憂，休均在幽部，換一韻。□丙句首用韻法——三百篇之韻，不專在句末，有在句首者，例如「鴻」飛，連渚「公」歸無所。(幽風九罭)。(注：鴻，公均在東部爲韻)。「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鬢」彼兩鬢，實爲我儀。(鄘風柏舟)。(注：汎，鬢均在侵部爲韻)□丁句腹用韻法——三百篇裏，尚有在中押韻的，例如「籥」「舞」「笙」「鼓」。(小雅賓之初筵)。(注：舞，鼓均在魚部爲韻)。「無」「父」「怙」。(無母)。「何」「恃」。(小雅蓼莪)。(注：父，怙均在魚部爲韻)母，恃均在之部爲韻)三百篇用韻的方法，最不規則，以上所說的，不過是簡單概括的幾條例，詳細的研究起來，決不是一篇短文可以說明的，日照丁竹筍先生在他的毛詩正韻中，把詩韻分爲六類，七十三例，可見三百篇用韻方法之繁雜。假使讀者願

意詳細研究的話，則除了丁氏的毛詩正韻以外，還有孔搗仲的詩聲分例，也是很好的一部書。他把詩韻分爲通例十，別例十三，雜例四，較丁氏之說更爲簡要，而能包納三百篇用韻的方法。此外陳第毛詩古音考，顧炎武詩本音，江有誥詩經韻讀，也都是很重要的參考書。□綜觀前之所論，可見三百篇在文學上的價值，它給與我們以不少的抒情詩的珠寶。同時，它優美的修辭，熱烈的情感，婉妙的音律，使它在中國的文學史上佔有不可磨滅的威權。□三百篇在中國的抒情詩中，既有它獨俱的風格，而在在潛隱着感人的威力，所以它的影響也極大。漢魏兩代的詩人，如韋孟的諷諫詩，東方朔的誠子詩，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傅毅的述志，曹植的元會應治等，無不顯然的是受了它很大的影響。雖則如前文所論，它的文學的光彩曾爲儒家崇敬的觀念所掩埋，但是他溫柔敦厚的風格，至今還爲一般中國抒情詩人所尊崇。□三百篇不但在內容方面對於後代的詩人有極大的影響，在形式方面也使後代的

文學史產生了各種的文體。班固漢書藝文志主張賦出于詩，他說：「周道衰壞，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劉勰也信從他的說法，他說：「賦者，受命于詩人，拓宇于楚辭也。」（文心雕龍詮賦篇）但是他更進而主張頌贊樂府亦出于三百篇。（參看文心雕龍頌贊樂府兩篇）到了清代，章齊齋更大膽的主張後代一切的文體出于詩教，他說：「戰國者，縱橫之世也。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鋪張而揚厲，變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令之極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是則比興之旨，諷諭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行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也。」（文史通義詩教篇）又說：「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同上）他認為後世的文體都出于戰國，而戰國的縱橫家則出于

詩教，所以他說詩教是一切文體的泉源。這種主張是能夠成立，固然尚需討論，但據此我們可以看出三百篇影響於後代文學界之偉大了。〔二〇〕

【詩經產生地域】三百篇產生的地域問題，雅頌最容易考出，國風較難。雅是周室的朝廷文學，出自豐鎬之間。周頌產生的地方，正同魯頌出於魯，商頌出於宋，這都是顯而易見的。惟十五國風產生的地域的考訂，就不免異說紛紜了。（關於這個問題可參看鄭玄詩譜歐陽修詩譜補丁晏詩譜考正宋王伯厚詩地理考清朱右曾詩地理徵）茲就詩譜列表如下：

周召

邶鄘衛

檜鄭

魏

雍州（岐山之陽，今之陝西鳳翔等地）

冀州（太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今之河北直隸等地）

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今河南新鄭一帶之地）

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今山西之南端）

魏

唐

冀州（相傳爲堯之舊都，太行恆山之

西，大原大岳之野，今山西太原

一帶）

齊

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今山東青

州一帶）

秦

雍州（近鳥鼠之山，今之甘肅南端）

陳

豫州（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

澤，今之河南陳州一帶）

曹

兗州（陶丘之北，今之山東曹州一帶）

幽

雍州（岐山之北，今之陝西北部）

王

豫州（大華外方之間，今豫西洛陽一

帶）

從上表看來，各種風詩產生之地，均在河渭左右，總不出黃河流域。惟周南召南二詩，頗有問題。據韓詩說：「二南者，南郡（今湖北荊州）與南陽（今之河南）也。」詩大序又說：「南者，言化自北而南也。」惟此時南方尚未開化，不應有此種文學。南字的意見，即從北方人的口中所說出的南方。這顯然是

詩

周室的文化南征時，北人述說經營江漢之蹟。若說詩中有江漢字樣的，必出於南人之手，則大雅江漢詩說：「江漢湯湯，武夫洸洸。」常武說：「輔敦淮濱，仍執醜虜。」以上兩話，明明是出於尹吉甫等之手。所以二南發生的地方，也是不外黃河流域的。【詩經文辭之由來】在詩經作述之前，已有易經書經二書。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易以道陰陽。」（天下篇）太史公曰：「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史記自序）書經爲紀事之體，易經爲哲理之書，皆理智之文字，與詩之所以發揮情感意志者，絕不相侔。惟虞書載舜與皋陶之賡歌：「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帝舜）「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皋陶）「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皋陶）此詩，君臣互相頌德，責善由四言三章而成，每句用韻，用反復漸進之格。此實爲詩經篇法之祖。蓋胸懷情緒，誠非反復漸進，咏嘆而出，不足以暢達之。而詞語之間，一經反復，愈覺其意志之堅，情感之厚。三百篇中，大都篇分數

章，章各有旨；而各章詞句，不甚差異；周而復始，嗟嘆詠歌，聆受者，一面得以舒徐之態解其意，而不厭其雷同，一面又得即其反復不斷之音，覺其情之深切。此誠表情文辭之良格，而實祖法於虞廷賡歌也。詩經修辭之法曰賦，比興。文心雕龍釋之曰：「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詮賦篇）「比者，附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比興篇）「興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擬議。」（比興篇）賦乃修辭之鋪陳法，故重在描寫。漁洋詩話曰：「余因思詩三百篇，真如化工之肖物，如碩人次章寫美人之姚冶，七月次章寫春陽之明麗，而終以『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東山之三章：『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於垤，婦歎於室』，四章之『其新孔嘉，其舊如之？』遠歸之指，遂爲六朝唐人之祖。無羊之『或降於阿，或飲於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蓂何莖，或負其餼，麾之以肱，畢來既升』，字字寫生，恐史道碩，戴嵩畫手，未能如此極妍盡態也。」此足見詩人描寫之手段也。此乃借彼喻此，爲修辭中之象徵法，興則因

文——〇——八三八

彼及此，聯想法也。文心雕龍曰：「觀夫興之託諭，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義……且何謂比？蓋寓物以附意，颺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教誨，蜩蟬以寫號呼，澣衣以擬心憂，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義也。至於麻衣如雪，兩騶如舞，若斯之類，皆比類者也。」（比興篇）此明詩人比興之法也。三者之中，賦尚直陳，最爲簡單；比取譬喻，已較委婉，興則託事於物，最爲隱晦。修辭尚婉晦，忌直率，故尤重比興之法。考比興之法，實源自易經。章實齋文史通義易教下曰：「象之所包廣矣，非徒易而已，六藝莫不兼之。蓋道體之將形而未顯者也。唯鳩之於好迷，樛木之於貞淑，甚而熊蛇之於男女，象之通於詩也……易象雖包六藝，與詩之比興，尤爲表裏。夫詩之流別，盛於戰國，人文所謂長於諷諭，『不學詩，無以言』也。然戰國之文，深於比興，即其深於取象者也。莊列之寓言也，則觸鑿可以立圖，蕉鹿可以聽訟，離騷之抒憤也，則帝閭可上九



天，鬼情可察九地。他若縱橫馳說之士，飛符捍闔之流，徒蛇引虎之營謀，桃梗土偶之問答，愈出愈奇，不可思議。」蓋一切事物之象，紛繁錯雜，而可以類通之學者之要，貴乎知類。易即言事物之象，使之通於類者也。（說亦本章氏）故修辭比喻取象之法，其原理之成立，即基於此。則詩經及後代文學，文辭之發達，皆原於易也。「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繫辭文）吾國上古詩歌，雖或發達，而文學上修辭之進步，必在易經興起之後。是以詩經三百篇，大部皆周後之作。於此可見易與詩之關係矣。

【詩經音樂上之位置】中國古代音樂，依呂氏春秋季夏紀音初篇說，是有東音南音西音北音四大系統，就中「南音」即左傳成公九年鍾儀所謂「南音」。在古代音樂文學史上，是有最重要的位置的。如詩鼓鍾說：「以雅以南」；禮記文王世子說：「胥鼓南」；左傳說：「象箭南籥」；這個「南」就是二南的南。以後若采菱陽阿陽春白雪等曲調很多，

劉邦好楚聲，以為房中樂，漢的南音仿此。繼此而有相和三調，又繼此而有江南吳歌，荆楚西聲和琴曲都是南音。（說本徐養源律呂臆說俗樂論一）可見南音是古代音樂系統中的最重要的了。現在再回轉頭來看呂氏春秋南音等的很奇誕的傳說：——（一）東音：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賁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或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是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為子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坼，椽斧斫，斬其足，遂為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為破斧之歌，實始為東音。（二）南音：禹行水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廵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南音。（高注南方國風之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高注取塗山氏女南音，以為樂歌也。）（三）西音：周昭公親將征荊，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扞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于

西翟，實爲長公。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西音周之音）。秦繆公取風馬，實始作爲秦音（取西音以爲秦國之樂音）。

（四）北音有娥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鼓樂）。帝令燕往視之，鳴若隘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北國之音）此處敘述詩樂之起源，很合於文學史體裁，所以靠得住。最重要的是說「塗山之女實作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馬，以爲周南召南」，這分明是說周南召南都是出於南音了。崔述讀風偶識一說得好：「南者其體本起于南方，北人效之，故名以南。」這話如果參看說苑修文篇（魯詩說之一）更容易明白了——「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再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

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化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儉恭莊之動，不在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音，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再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

能耳，陷而入于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改過矣！」由這一段佚話，再參考以韓詩說法——韓嬰敘詩曰：周南召南其地在南陽南郡之間（水經注三十四）和章太炎的詩終始論（檢論卷二）我們至少都可以相信孔子的詩終始論。至孔子所以尊重南音的緣故，大概是因歷史上的關係，因爲相傳武王伐紂，使許

多歌士前歌後舞，唱着巴渝之曲，（樂府解題云：武王伐紂使歌士習之，號曰巴渝之曲，因其地以巴渝取名。）這種巴渝的歌舞，就是南音，當時影響極大，孔子是何等樣天才，當然不會不注意他。不過孔子雖受南音的影響，卻特別看重「韶舞」。章太炎先生說：「六代之樂，孔子獨美韶武，豈以雲門咸池夏濮爲非哉！武有南音，韶亦流入于南故也。」（檢論二詩終始篇）然大武實在比原始南音已經有進步了，所以在孔子以前，吳季札觀樂，見舜象籥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周公做的）曰：「美哉！周之盛乎！其若此乎！」大概現在如大雅頌裏不少這種大武之音，然孔子對於武舞以外，更歡喜的就是韶舞。或者可以說孔子對於大武的同情，遠不及大韶之甚，所以說「子謂韶盡美也，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太平御覽八十一引樂動聲儀說：「孔子曰：蕭韶者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其爲音如寒暑風雨之動物，如物之動人，雷動獸禽，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財色動小人，是

以聖人務其本。」這話出之緯書，自不足爲據，然我們即打開論語來看，又何處不見出孔子對於韶舞的極端贊成態度呢？除前舉八佾一段外，論語上記的有——「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述而）「顏淵問爲邦，子曰：『……樂則韶舞。』」（衛靈公）似此讚歎不置的話，和他對於周南召南的美辭，也是沒有兩樣的。因爲周南召南就是最合乎這種聲音和舞態的。所以說——「師摯之始，闕雠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泰伯）「闕雠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八佾）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陽貨）案程大昌詩論云：「爲之爲言，有作之義，既曰作，則翕純繳釋，有器有聲，非但歌詠而已。」我的意思，豈但有器有聲，「爲」這一字，本來兼有手舞足蹈之容。許多人都知道周南召南是一種音樂的名，卻不知這種音樂原先還是以舞蹈爲主。（案徐養源律呂臆說雅樂論云：「呂氏春秋：『塗山氏之女，始作南音，周

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按詩『以雅以南，以箏不僭』。文王世子『胥鼓南』。鄭君皆以爲南夷之樂。襄公二十九年，左氏傳『見舞象箭南箏者』。劉光伯謂南如周南之意，似與鄭義不合。今讀呂氏春秋，乃知二說之相通焉。『鞞鞞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鄭云言與其聲歌，則云樂者主於舞。傳南凡三見，曰箏，曰鼓，皆主舞言。故以爲南夷之樂也。江漢之間，被文王之化，其樂近雅，故存其舞於鞞氏。薛君韓詩章句曰：『四夷之樂，唯南可以和平。雅者，以其人聲及箏不僭，南箏之得與象箭並舉，以此。』而釐正其聲歌以爲周南召南。和韶舞是很相近似的。孔子生當雅頌衰頹國風代興的時代，眼見得古代的音樂——韶武——漸漸地絕響了，南音之傳，還要賴此一線，所以他在這個韶武雅頌存亡之交，一方面勉力作一個「中流砥柱」，一方面極力提倡周南召南，告訴弟子以「國風其聲可內于宗廟」——荀子大略篇引傳——你看論語上記的「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子罕）可見雅頌在當時已經不知凌亂得什麼樣子了。本來祇有魯國，因爲周公有大功勞，所以周王特許他用天子之樂，就是雅舞；在詩經裏魯也有頌，就是這個緣故。但論語又有一段記載魯國樂官四散的事道——「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微子）這樣大書特書，分明是說一箇雅樂班子分散，各人走各人的路。雅樂到此決不能維持在周初的地位了！所以在孔子當時，懂得雅樂的人，就很少數。韓詩外傳卷五記孔子學雅樂的事道——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問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問，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問曰：「邈然遠望，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默然思，戚然恨，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其惟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爲文王之操也。」故

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爲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紛，智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這一段佚話，不但見得孔子對於詩樂，辨別力之強，並且也可見肄習雅樂和聽一聽韶舞，都可算得很希罕的一椿事了。在孔子弟子當中，子貢總算可與言詩的了。禮記樂記載子貢問樂一事：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疎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讓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下面接着說：「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由這一段，不但見得古代的詩樂，是有頌——大雅——小雅——風——商——齊種種的不同，並且也可見在雅樂

詩

敗壞的時候，樂官離散，懂得詩的掌故的，都很難得的了。本來商齊在當時還算可以補雅音之闕，大戴記投壺篇：「凡雅二十六篇可歌，歌鹿鳴，狸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但這種五帝三代的遺聲，學得好固可以與雅頌同科，學得不好如所謂燕女溺志，（有柔無剛）教辟喬志，（有剛無柔）便和鄭衛有什麼不同。所以他的本身就是雅俗之間的。並且據我們所知道的，就在孔子當時，二南小雅雖可歌，而大雅三頌究竟可歌與否，已經是頂大的疑問了。如韓詩外傳一：「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或莊子裏有差不多相同的記載：「曾子曳縱而歌商頌，」究竟怎樣歌法，實無從講起。我們只依據儀禮所說叫做「歌」的「笙」的，或一歌一笙上下相間的，都止於二南小雅，而不及大雅三頌；可見大雅三頌到此已不能「與民同樂」了。雖有師襄師乙一些少數的樂官還知道唱法，然已很不普遍。並且這時就是樂官也散處各國，所以各國的王

公大臣也都漸漸地把雅樂亂用起來；本來很鄭重，在宗廟或別的大典禮上用的，這時一些伎優侏儒，也可以把他來互相玩笑了。於是雅鄭雜奏，孔子在論語裏氣憤極了——孔子謂：「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三家者以雍微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八佾）到了那不知道詩樂的人都隨便把他兒戲來用，雅樂還要得嗎？所以到了這個時候，孔子不得不提出他那「正樂」的主張，一方面雅頌不得其所，一方面不堪入耳的沒有文學的音樂，紛然並作，這真就是孔子刪詩的原因了。我們再來看看那時是些怎樣的沒有文學的音樂。論語上說：「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事，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衛靈公）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陽貨）當時鄭聲大行，把雅樂都亂了，但鄭聲又是什麼呢？禮記樂記上說：「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

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始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溢，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穢雜子女，不知父母，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子夏是一個最懂得雅頌和鄭聲的分別的人，所以言之深切如此。他說古樂是可以誦之歌，今弦之舞之的，所以君子於是發抒情感，今樂是只能當「聲音」聽的，是不能拿來言「志」的，所以只能叫做「聲音」，卻不能叫做樂。因爲所謂樂，都和詩歌合一的，都是可弦歌詩頌的「德音」，似鄭衛之音，既不合於弦歌詩頌，自然算不得「詩」，也算不得「樂」了。這種分別，何等明白！我們再看國語，也是一箇說法——晉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

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晉語八）因為真正的「樂」是能「修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所以是和詩歌合一的，所以音樂、響節奏都是很美的。反之，鄭聲是沒有文學的音樂，所以他的聲調，只是使人聽了神魂顛倒，一點沒有什麼好處；並且這種音樂，不但不算「新聲」，並且分明是「亡國之音」。分明是音樂上的復辟運動。在呂氏春秋說鄭聲的壞處是：——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孟春紀本性。世濁則禮頹而樂淫，鄭衛之聲，桑間之音，此亂國之所好，衰德之所說。流辟詭越，愴之音出，則滔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季夏紀音初。——在韓非子十過篇更推到鄭聲的來歷是：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宿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

子為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請願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撫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不可逐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逐……」這一段話夾雜一些神話，當然是後來附會出來的。但認新聲是「亡國之音」卻是在當時稍懂音律的人，都能見及此。禮記樂記也是這樣說：——「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鄭音好濫淫志」叫他做「亡國之音」。「亂世之音」，「流辟詭越愴之音」，可見這種音樂是萬要不得的了。然在孔子當時，這種沒有文學的音樂，卻止有鄭衛

之音流行最廣，所以首先反對他。但我們不要誤會，以為鄭衛之音，就是現在詩經裏的衛風鄭風也。千萬不要學朱子語類說什麼：「鄭衛同淫而夫子獨放鄭詩者，衛詩三十九，淫纒四之一，鄭詩二十一，淫不啻七之五。」鑿鑿把兩國詩篇來較淫深淺，這是看了令人失笑的事。毛奇齡白鷺洲主客說詩最說得痛快，使我們一點也不疑惑鄭風就是論語上的「鄭聲」了。他的話最重要的：——（一）放者，說文逐也，廣韻去也，左傳正義放棄之也，豈有明言逐其詩去其詩，放棄其詩，而反收之者，是明言佞人當遠而反親之也。（二）設顏子當時，樂則韶舞，既已作韶舞以示法，復作鄭樂以垂戒，韶鄭並作，觀者將謂何？（三）三百五篇皆弦歌者也，向使為淫詩，則不惟禮義所絕，幾見有淫詩而可弦之歌之者。且淫詩何詩，謂可以合之舜武之武與夫在廟之雅頌耶？其實講起來，孔子「放鄭聲」這句話，分明是反對過分的沒有文學意味的音樂。毛奇齡引丹鉛錄說：「論語曰：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于平曰淫，聲溢

于詩曰淫，聲能溢詩，詩豈能溢聲乎？」王船山四書稗疏亦謂：「醫書以病聲之不正者為鄭聲，么哇囀兒而不可止者也。」可見孔子反對的是「鄭聲」並不是「鄭樂」。（這話是從前面禮記樂記子夏對魏文侯的話來的，不要輕輕看過。）「鄭聲」是專當音樂聽，是不合于文學的，反之，「鄭樂」——現在詩經裏的鄭風——是詩歌音樂合一的，這個分別很重要。孔子在文學上主張「詩樂」當然要反對鄭聲了，而在音樂上也是主張「諧和主義」。對於好濫淫志的鄭聲，也不消說是反對他了。所以從無那一方面看，孔子都是反對鄭聲，而從無論那一方面看，孔子卻正是提倡鄭風的一個人。李榕的詩經傳注（卷三）說得好：「樂記曰：『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夫遺聲者，歌聲也，識之者，記而歌之也，而即以記而歌之之人之地為名矣。則同一衛詩，而邶地人歌之，採風者遇之，遂徐之邶，邶地人歌之，採風者遇之，遂徐之邶，正此義也。魏唐鄭檜亦



然。一曉得鄭衛詩篇都是因歌之之人之地爲名，那末還有什麼疑問呢？並且史記孔子世家分明說：「孔子語魯太師，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可見古詩三千餘篇，重複的不知多少。就在今本詩經三百五篇裏，還有好些是重複的，因爲地域的不同，常常使他們辭句上不免有增減歧異之處。現在舉詩篇名重者九篇如下：

柏舟(邶風)

谷風(邶風)

叔于田(鄭風)

揚之水(王風)

揚之水(唐風)

羔裘(鄭風)

羔裘(檜風)

甫田(齊風)

柏舟(鄘風)

谷風(小雅小旻之什)

大叔于田(鄭風)

揚之水(鄭風)

羔裘(唐風)

甫田(小雅北山之什)

杖杜(唐風)

杖杜(小雅鹿鳴之什)

無衣(唐風)

無衣(秦風)

有杖之杜(唐風)

白華(小雅白華之什) 白華(小雅都人士之什)

據項氏詩說(通志堂本詩經疑問附編引)說：這是「作詩者多用舊題，而自述己意，如樂府家『飲馬長城窟』、『日出東南隅』之類，非真有取於馬與日也，特取其音節而爲詩耳。」原註晦翁所謂變風變雅者，變用其腔調，即此意也。楊柳曲每句皆足以揚柳，竹枝詞每詞皆和以竹枝，初不於柳與竹取興也。王國風以揚之水不流束薪，賦戍申之勞，鄭國風以揚之水不流束薪，賦兄弟之鮮。作者本此二句，以爲逐章之引……審是則篇題之重複者，固有爲而然也。」這話很對。我們把揚之水兩篇來對看——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鄭風)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

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成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成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王風)

由這兩篇我們可以推見古詩三千首中篇目重複的也就不少了。所以說「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好比桑中本是古調的名，這一體做的自然很多，把他專用作音樂聽的，也有所以鄘風中有一首桑中，當然不是那樂記裏所說的「桑間濮上之音」也。自不能把他附會上去。如把「桑間濮上之音」說是鄘風的桑中，那正是孔子所痛斥的「惡鄭聲之亂雅樂」了。荀子說得好：「國風之好色也，其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大略篇）又說：「先王制雅頌之音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詖。」（樂論篇）可見風雅頌三者都是「諧和態度」實在是在孔子的文學主義。所以三百五篇

沒有一篇不是有諧和作用，換句話說，就是三百五篇沒有一篇不是「溫柔敦厚」的了。所以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有一篇可認為淫邪的詩，便就不是孔子的意思了。上面已經辨明孔子「放鄭聲」的意思，以下接着要說的是孔子對於音樂上所抱的「諧和主義」他說——「聞雖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八佾）可見他很懂得「諧和」的妙用，在平常人樂的時候，一定要樂到不成樣子，在哀的時候，也一定要哀到不成樣子，因為人的情感很容易走極端，走到極端便未有不陷於偏激的。但在孔子却要由「樂」的作用，使人情感調和得中，所以能夠「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所以說「詩者中聲之所止。」（荀子勸學篇注：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你看禮記樂記說這「中聲」多麼溫柔和美似的！「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

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帝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憊，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由這兩段，很可以看出孔子對於詩樂的態度。詩樂自身既含有諧和作用，於是聽樂的人，也立時受着他的影響，與他互相諧和起來，於是而人們的內心生活，更能夠溫柔敦厚了；於是而人們到了那沒有斯須不和不樂的「諧和」的地步了。因為這個緣故，所以要「樂則詔舞」即因這個緣故，所以要「放鄭聲」。「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紳端章甫，詔舞歌武，使人之心莊」（荀子樂論篇）

詩

那自然放鄭聲而取詔武了。至于那時的唱法，也有可考者，論語上說：「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秦伯）這話須與禮記樂記對看，所謂「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那時候的歌法，如師乙所說：「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勾中鉤，繫繫乎端如貫珠。」當然再好聽沒有的了。「上如抗」就是「揭起」，「下如墜」就是「跌下」。在揭起跌下之際，能夠窮上下曲止倨勾之變，使自然聲音繫繫然如貫珠，所以聲韻悠揚，樂聲雖斷而餘音嫋嫋不絕，所謂「洋洋乎盈耳」這就是「歌永言」的方。詳細研究起來，便是漢書藝文志的「周歌詩聲曲折」的專門學問了。至于當時唱詩時所有的禮節，在現在禮記鄉飲酒義和荀子樂論篇都還可考，也不用我再說了。最後講到樂器方面，從詩經的

（一）琴 關雎 定之方中 女曰鷄鳴 山有

樞 鹿鳴 常棣 甫田 車聲

(2) 瑟 關雎 定之方中 女曰鷄鳴 山有

樞 車鄰 鹿鳴 常棣 鼓鐘 甫田

(3) 鐘 關雎 山有樞 彤弓 鼓鐘 賓之

初筵 靈臺 執競 楚茨

(4) 鼓 關雎 山有樞 宛丘 伐木 彤弓

楚茨 甫田 賓之初筵 靈臺 執競

有駉

(5) 賁鼓 靈臺

(6) 縣鼓 有駉

(7) 鼗鼓 那

(8) 鞀鼓 那

(9) 庸鼓 那

(10) 應 有磬

(11) 箛 簡兮 鼓鐘 賓之初筵

(12) 翟 簡兮

(13) 彤管 靜女

(14) 管 有駉 那

(15) 笙 鹿鳴 賓之初筵 鼓鐘

(16) 黃 君子陽陽 車鄰 鹿鳴

(17) 磬 鼓鐘 執競 有磬 那

(18) 簫 有磬

(19) 鼗 鼓鐘

(20) 缶 宛丘

(21) 壎 何人斯

(22) 篪 何人斯

(23) 虞 靈臺 有磬

(24) 業 靈臺 有磬

(25) 箎 執競

(26) 牙 有磬

(27) 羽 有磬

(28) 祝 有磬

(29) 圉 有磬

把這些樂器，和樂記所載合看，可分為三大類：(一)主要樂器，如鞀鼓，控，楬，壎，箎等。(二)用來伴奏的，如鐘，磬，竿，瑟等。(三)干戚，旄，狄，就用舞蹈上了。荀子樂論篇雖所說不同，也很可參考，並且論舞一

節很可拿來作本條的結束。「聲樂之象……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芋，笙，蕭和莞籥似星辰日月，執祝拊鬲，革控揭似萬物。曷以知舞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恃逆者，衆積譁譁乎？」<sup>25</sup> Da

【詩經音律】毛詩底音數，大體地說，是四音的，所以古來都稱毛詩爲四言詩。然而其中從一音起，乃至八音都有。現在舉例如下：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鄭風緇衣）

魚麗於罟，鱮魴。（小雅魚麗）

祈父，予王之爪牙。（小雅祈父）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周南螽斯）

麟之趾，振振兮。（周南麟趾）

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周南卷耳）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

獄？（召南行露）

## 詩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譎我。（邶風北門）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鄘風桑中）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王風黍離）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

貆兮。（魏風伐檀）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豳風七月）

天命不徵，我不敢做我友自逸。（小雅十月之交）

看這些例，可見毛詩底音數無定，不過大體是四音的罷了。至於從音數擴張的停數、均數、協數等，是以後唐的律詩和詞曲中才有，毛詩中當然沒有。□四

聲起于齊、梁之間，所以以平聲爲平，上去入三聲爲仄，構成詩篇底抑揚律，是後起的抑揚律。據公羊傳所說：那時候只有所謂長言短言，長言大約就是現在的平，上去三聲，短言就是現在的入聲，又據清代古音學家底考證，周秦古音只有平入兩聲，沒有上去兩聲，所以毛詩裏面，沒有平仄相間的抑揚律，而只有長短音相間的抑揚律，正跟希臘、拉丁底抑揚律相類，我們不能用後起的平仄相間的抑揚律去讀它。□語底反復，毛詩中是極多的。語調相同，只換幾個字的反復如：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從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周南

關雎）

的一類，固然很多；而一字不易的反復，如「召南殷其雷」三章，每章之末，都是用「振振君子，歸哉歸哉」，「邶風北門」三章，每章之末，都用「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的一類，也是不少。律詩一類的腔底反

復，當然沒有；而語底反復中，也含有腔底反復。至於同韻相協，在毛詩中要算最完備，而爲後來所沒有的，同紐相和，也是毛詩中爲較多，楚辭中不過一見，而漢以後的作品中，更很少了。毛詩中種種用韻的，清代孔廣森底詩聲分例，丁以此底毛詩正韻中，是說得很詳明的。現在所要說的，是停頭韻，停身韻，停尾韻，和同紐相和（就是雙聲爲韻）。停尾韻是人知道的，不必再舉例。停頭韻，停身韻和同紐相和的，例如：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求，悠爲韻，之，哉爲韻。——周南關雎）

肅肅免置，柞之丁丁，赴赴武夫，公侯干城。（肅，赴爲韻，免，武爲韻，置，夫爲韻，赴，公爲韻。——周南兔

置）

輶輶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錯，于爲韻，刈，秣爲韻。——周南漢廣）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振，麟爲韻。——周南麟趾）

嗷嗷草蟲，趨趨阜螽。(嗷、趨爲韻，草阜爲韻。——召南草蟲)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振爲韻，雷、違、歸爲韻，何、違爲紐，君、歸爲紐。——召南殷其雷)

有溷濟盈，有鷺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溷、鷺爲韻，濟、雉爲韻，盈、鳴爲韻。——邶風匏有苦葉)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方、泳爲韻。——邶風谷風)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子、來、佩爲韻，子、贈爲紐。——鄭風女曰難鳴)

子惠思我，褰裳涉漆，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裳、狂爲韻。——鄭風褰裳)

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心、飲爲韻。——唐風有林之杜)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角、錦爲韻，枕、衾爲韻，粲、爛爲韻。——唐風葛生)

飲彼晨風，鬱彼北林。(飲、鬱爲韻，風、林爲韻。——秦風晨風)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公爲韻，飛、歸爲韻，遵、信爲韻。——幽風九罭)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佽、柴爲韻，調、同爲紐。——小雅車攻)

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翩翩、媚爲韻。——風風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萋，離離喈喈。(鳳、桐、萋、離爲韻，風、岡、陽爲韻，鳴、生爲韻，于、梧、于爲韻，高、朝爲韻，萋、喈爲韻。——大雅卷阿)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歲、潰、棲、此、潰爲韻。——大雅召旻)

停頭韻和停身韻，毛詩以後，都漸漸的被淘汰了；同紐相和，離騷中還有用此律的，但也只是停尾紐而沒有停頭紐和停身紐了。其中如葛生、九罭以及卷阿底第二例，我們不能不說它組織很工緻的了。

阿底第二例，我們不能不說它組織很工緻的了。

詩

古代語言中，多含複字，和聯綿的雙聲疊韻字；毛詩裏面用得很多，頗能增加律聲和修辭上的美。例如周南關雎篇，關關是複字，窈窕、輶轉是疊韻，參差是雙聲。卷耳篇，采采是複字，頃筐、高岡、玄黃都是雙聲。崔嵬、虺隤都是疊韻。邶風擊鼓篇，踴躍、死生、契闊都是雙聲。谷風篇，黽勉、匍匐都是雙聲。靜女篇，搔首、踟躕都是雙聲。新台篇，瀟瀟、浼浼都是複字。燕婉是雙聲。蘧蔭是疊韻。其餘連用六組複字的，有「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罟濊濊，鱣鮪發發，葭葦揭揭，庶姜孽孽」，（衛風碩人）連用四組複字的，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大雅皇矣）連用五組雙聲疊韻字的，有「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叮嚀鹿場，熠燿宵行」，（果臝疊韻，伊威、蠨蛸兼雙聲，蠨蛸疊韻兼雙聲，叮嚀、熠燿、熠燿雙聲）——幽風東山——這些都是字底反復，和同紐相綴，同韻相綴，是屬於外形律上語底反復，紐底反復和韻底反復的。後來楚辭裏面，也多用這種外形律。漢代以後，連用複字的，有古詩十九首中的青

青河畔草；多用雙聲疊韻字的，只有唐代杜甫。四言詩畢竟地小，不足以迴旋，所以毛詩是四言詩底極盛，也就是四言詩底窮途。窮則必變，所以漢代就從四言而變為五言了。至於楚辭，因為地域、民族底不同，別有淵源，並非毛詩所變。後人慣說三百篇一變而為楚辭，三百篇亡而後有騷賦的話，其實都說錯了。1013

【詩經巧合五更】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詩經樂譜】音樂文學是以音律為節，一定要有樂譜，來記牠鏗鏘鼓舞的。如投壺禮有魯鼓、薛鼓，就是樂譜的一種。但中國古代樂譜傳下來的，當以詩經為最早。（王船山尚書稗疏卷一以益稷謨為韶樂之譜。他說「搏拊琴瑟句」以詠祖考來格，「句」自夏擊鳴球以下至庶尹允諧，皆韶樂之譜也。以詠，即以下三者為詠也。祖考來格如周頌之詠綏子孝子也。虞賓在位，如周頌之詠我客戾止也。羣皇德讓猶周頌之詠式序在位也。此皆升歌以配磬瑟之詩，其辭不傳。」案王說附會支離，當然是不可靠極



了。詩經的音樂節奏，現雖不大可考，但據漢書藝文志有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聲曲折七十五篇，這大概都是古代記節奏的「字譜」一類。如騶虞九節，狸首七節，在那字譜裏，至少也當如宋書樂志所載古樂府一樣，都標明節奏的長短，只可惜現在詩樂失傳，徒有其書目而書不傳，所有周時詩樂的節奏，致無從查考罷了。鄭樵通志說詩樂失傳的歷史，很爲惋惜——「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雖經主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三百篇，誓史之徒，例能歌也。秦義理之說既勝，則聲歌之學遂微，東漢之末，禮樂蕭條，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紜，無補於事。曹孟德平劉表，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矣，久不肄業，所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大尉奉璧，羣臣行禮，東廟雅樂常作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杜，皇皇者華三詩曰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

## 詩

而如此用可乎？應知古詩之聲爲可貴也。至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矣。自鹿鳴一篇絕後，世不復聞詩矣。——但是事實告訴我們鹿鳴文王伐檀騶虞還不算完全失傳，現在還保存於朱子編的儀禮經傳通解詩樂篇裏（學禮七詩樂二十四）不過「古聲亡滅已久，不知當時工師何所考而爲此？」若但如此譜，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崩之嘆矣，夫豈然哉？這在朱子已經發過這個大疑問了，我們雖也可以如朱子一樣說：「姑存此以見聲歌之彷彿。」但我們總不便於把趙彥肅所傳的「開元遺聲」來冒認孔子時代「搏拊琴瑟以詠」的詩樂罷！這麼一說，可見詩經歌唱的方法，終竟是失傳了。今請把我所蒐集的關於所傳詩樂的唱法，研究一下，先從唐開元鄉飲酒禮用的風雅十二詩譜講起：

## 小雅

鹿鳴三章，章八句，黃鍾清宮（俗呼正宮）  
四杜五章，章五句，黃鍾清宮（俗呼正宮）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黃鍾清宮（俗呼正宮）；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黃鍾清宮（

俗呼正宮）；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黃鍾清宮（俗呼正宮）；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黃鍾清宮（俗呼正宮）。

周南國風

關雎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無射清商（

俗呼越調）

葛覃三章，章六句，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卷耳四章，章四句，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鵲巢三章，章四句，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采芣三章，章四句，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采蘋三章，章四句，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今舉鹿鳴一首作例，並照黃佐樂典（卷三十六）以  
合四一上尺工凡六譜之。

呦 黃清 呦 南 鹿 勾 鳴 姑 食 南 野 姑 之 姑 羊 合  
六 高 工 勾 南 高 一 高 南 高 一 高 一 高 一 合

我 有 尺 嘉 應 賓 南 鼓 林 瑟 南 吹 黃 清 笙 林  
勾 尺 高 凡 高 工 尺 尺 高 工 六 高 一 高 一 尺

吹 尺 笙 尺 鼓 南 簧 姑 承 應 筐 黃 清 是 姑 將 南  
勾 尺 尺 高 工 高 一 高 一 高 一 高 一 高 一 高 一 高 一

人 尺 之 南 好 黃 我 姑 示 林 我 南 周 太 清 行 黃 清  
尺 高 工 合 高 一 尺 高 工 高 五 六



然說的「審音者庶幾叱字以推聲，觸一而反三，遺所按聲律是不應該用什麼清聲的。如倪復鍾律通

由這一例，越發使我們相信詩經即是樂章了。不過法或有可尋，真詩不至於盡混。」（三百篇聲譜）

據實來講，這風雅十二詩譜的好處，祇在於明張蔚至於他在音樂方面的價值，則論者紛紛，有的說他

詩

文——〇——八五七

我 尺林	鼓 勾蕤	我 勾蕤	呦 合黃	我 尺林	視 高姑	我 尺林	呦 合黃
有南 高工	瑟林 尺	有南 高工	呦姑 高一	有南 高工	民南 高工	有南 高工	呦姑 高一
旨合黃	鼓高 一	嘉應 高凡	鹿太 四	旨合黃	不黃 清	嘉應 高凡	鹿勾 蕤
酒姑 高一	琴南 高工	賓南 高工	鳴黃 合	酒姑 高一	挑姑 高一	賓黃 清	鳴高 姑
以尺林	和應 高凡	鼓南 高工	食太 四	嘉尺林	君高 凡	德南 高工	食尺林
燕南 高工	樂黃 清	瑟南 高工	野黃 合	賓南 高工	子黃 清	音勾 蕤	野南 高工
樂合黃	且高 一	鼓黃 清	之勾 蕤	式高 凡	是高 一	孔高 一	之太 清
嘉應 高凡	湛南 高工	琴尺林	岑高 一	燕南 高工	則勾 蕤	昭尺林	高五 蒿黃 清
賓南 高工	賓南 高工			以高 五	是高 一		六
之高 五	之太 清			教黃 清	是姑 高南		
心黃 清	六				微高 工		

考云：「七聲之中不收正角變徵三聲，以其重濁不用。夫雅樂之中，清濁悉足，無有棄濁而不用者。朱子曰：樂本於莊正齊肅，故希簡而寂寞，若獨用其清，不免尖艷，特比俗樂爲少耳。豈古樂之本然哉？朱子疑其非古法是也。況其所按聲律不類六十四調而全用管色，其非古音可知矣。」（卷六）又應撝謙古樂書引鹿鳴四牡二篇云：「二篇用黃爲宮，太爲商，姑爲角，蕤爲變徵，林爲徵，南爲羽，應爲變宮，黃太皆不當用清，豈舊有四清，黃大太夾而此誤用之乎？」（卷十二）這就聲律來辨舊譜之誤的。但胡彥昇就根本上只承認這十二詩譜是一種「幼稚」的與「模倣」的藝術，他說：「趙子敬之十二詩譜，縱其聲可聽，不過如左延年所改騶虞三篇耳。況一字一聲，全無韻逗曲折可聽也。」又說：「朱子答蔡季通云：昨過詹元善聽其弦歌，二南七月頗可聽，但恐嚇走孔夫子耳。朱子所言可謂善戲謔矣。然詹元善之弦歌，爲孫叔敖之衣冠而弗肖者也。人皆知其非孫叔敖，若趙子敬之詩譜，則竟刻畫無鹽，唐突西

施，人將疑西施之貌果如是矣。」（樂律表徵卷四審音下）換一面來說，也有對於這最古樂譜能夠加以諒解的，如陳澧聲律通考錄此十二詩譜，每字注以俗字譜。他說：「以儀禮經傳通解之譜轉爲今俗字譜，按而歌之，頗有近於拗澀者；雖古調與後世不同，亦恐儀禮經傳通解有傳寫之誤，俟知音者審定之。」（卷十）在這裏或者祇有元熊朋來的瑟譜可算得十二詩譜真正的一個知音，他說得好：「今鄉飲樂賓風雅十二篇，蓋唐開元禮所傳音譜，然肆者鮮矣，儒者猶不能好之，況樂工乎？爾雅釋樂曰：瑟者登歌所用之器也。古者歌詩必以瑟。論語三言瑟而不言琴，儀禮鄉飲鄉射大射燕禮堂上之樂，惟瑟而已。歌詩不傳，由瑟無廢也。朋來案禮圖樂書諸家言瑟之法，以鹿鳴魚麗周南召南弦桐試之，應桐如誦，知三百篇皆可歌可弦。」（卷一）又說：「或謂儀禮經傳通解以開元詩譜與鍾律俱傳，名之曰詩樂矣，其曰竊疑云者，記其聲莫得聞也。當時未嘗弦瑟而歌，試其譜歌詩必以瑟，今按譜下指，則各詩

之音應弦如誦瑟聲爲歌聲可也」(卷六)這一段話，因爲我對於瑟學沒有什麼研究，還不敢妄下批評，但由此而三百篇可歌可弦的事實，卻得到一個最有力的證明，這是很堪注意的了。熊氏還按瑟製下許多新譜，今舉七月爲例：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無夷蕤仲，夾大仲蕤。夾大夾黃，無夷蕤無

凡工句上，五五上句。一四一合，凡工句凡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無黃夷蕤，無夷蕤黃。仲夷無夷，無夾夷無

凡六工句，凡工句六。上工凡工，凡五工凡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無蕤無夷，黃夾仲夾。夾大夾無，無夷夾無

凡句凡工，六五上一。一四一凡，凡工五凡

考槃三章，章四句，蕤賓角(俗呼中管小石角)

我們知道從熊朋來新詩譜(瑟譜卷三——四)

發表以後，做製的詩經樂譜就漸漸多起來了。依朱

載靖律呂精義卷十四，便知明代做這樣工作的人，

詩

一定很多。朱氏說：「嘗怪世之不知音者，或以律呂上下相生之音，循序更迭而奏，若李文察所定之譜是也。或以平上去入，及牙齒喉舌唇審定音調，若劉濂所撰之譜是也。如文察所定，則篇篇相似，而雅頌無別如濂之所擬，則字字重複，而曲折不分，其于古法相去遠矣。近世有書名志樂古樂筌蹄樂經元義樂律管見等項，其所杜撰歌詩之譜，蓋皆不知而作者也。」他還舉劉氏樂譜幾句以見其失。

文王在上，文王陟降。壘壘文王，侯文王子孫

林南姑姑，林南黃太，黃黃林南，姑林南黃黃

文王孫子，文王以甯，穆穆文王，儀刑文王

林南黃黃，林南黃林，太太林南，黃林林南

已上八句文字，王字譜同——依喉牙齒舌唇

定譜，其弊率類是。

因此朱氏便獨出心裁，發表他鄉飲酒樂譜的大著作(樂律全書卷二十五——三十)他很大膽地告訴我們：「古詩存者三百餘篇，皆可以歌，而人不能歌者，患不知音耳。苟能神解意會，以音求之，安有

不可歌之理乎？臣嘗取三百篇一一弦歌之，始信古樂未嘗失傳于世，但人自畫不求之以音耳。現在請錄他關雎一首，以便肄習。

關 姑 關 雎 雎 應 鳩 南  
在 應 河 南 之 雎 洲 姑

窈 黃 窈 姑 淑 黃 女 南  
君 雎 子 姑 好 黃 逯 姑 (其一)

參 姑 差 黃 荇 應 菜 南  
左 雎 右 南 流 雎 之 姑

窈 黃 窈 姑 淑 黃 女 南  
寤 應 寐 南 求 雎 之 姑 (其二)

求 姑 之 黃 不 雎 得 姑  
寤 應 寐 南 思 雎 服 姑

悠 雎 哉 姑 悠 應 哉 南  
輶 南 轉 姑 反 黃 側 姑 (其三)

參 姑 差 黃 荇 應 菜 南  
左 姑 右 雎 采 黃 之 姑

窈 雎 窈 南 淑 應 女 南  
琴 姑 瑟 黃 友 應 之 南 (其四)

參 姑 差 黃 荇 應 菜 南  
左 雎 右 南 芼 雎 之 姑

窈 黃 窈 姑 淑 黃 女 南  
鐘 應 鼓 南 樂 雎 之 姑 (其五)

關雎五章章四句（陝西府學內有五石經作關雎五章，今從之）共計二十句，凡八十字。

於此有一事可以注意的，即朱載堉關於詩經樂調一百六十篇皆角調，小雅凡七十四篇皆徵調，大雅

的見解，他以為「詩三百篇皆徵樂所奏，其國風凡三十一篇皆宮調，頌周凡三十一篇及魯頌四篇

皆羽調。正風正雅及頌皆無商音，變風變雅雖有商音而無商調，惟商頌五篇，純用商調耳。是故繫之三百篇後，猶附錄焉。」（卷十五）這裏謂三百篇之中毫無商調，實在是一個大問題。據周禮大司樂言：「祭天地宗廟之樂，某律爲宮，某律爲角，某律爲徵，某律爲羽，獨不言商。」荀子說：「大師審詩商。」樂記賓牟賈有論「聲淫及商」一段，好像周朝朝廷之樂，確是要避免商音似的。這或因商音含有一種殺聲之故，但朱氏因此便決定三百篇不用商調，這就未免大錯特錯，所以就在極端推崇朱氏的江慎修，都說他「未知何據」（律呂闡微卷十論詩樂）又說：「世子樂譜一字例引十餘聲，恐失詩中之意。」乾隆在詩經樂譜（三十卷樂律正俗一卷乾隆五十三年撰）序裏便痛駁他道：「朱載堉樂律全書所載樂譜，內填注五六工尺上等字，並未兼注宮商角徵羽。而於雅頌烝民思文諸詩，以時俗豆葉黃等牌名小令分譜，未免援古而入於俗……因思詩三百篇皆可歌詠者也，魏晉時尚有文王鹿鳴四章，但

詩

未著宮調，學者茫然不知耳。而朱載堉詩譜又固執周詩不用商聲之說，以角調譜國風，徵調譜小雅，宮調譜大雅，羽調譜周頌，而專以商調譜商頌。夫商調乃宮商之商，非夏商之商也。此其穿鑿拘墟，不待辨而自明，豈足與言五音述三百哉！且古樂皆主一音，虞書依詠和聲，雖有清濁長短之節，然合之五聲六律，祇於一句之數字內，分抑揚高下，不得於一字一音之內，參以曼聲。後世古法漸湮，取悅聽者之耳，多有一字而曼引至數聲，此乃時俗伶僂所爲，正古人所譏煩手之音，未足與言樂也……三百篇全詩三代而後，未有全行譜定者，朱載堉所譜，又復雜以俗調，或自行杜撰，不可爲訓。」老實說罷，這一段自也不是怎麼靠得住的，如謂朱氏樂譜雜以俗調，則可，若謂自行杜撰，不可爲訓，則乾隆的詩經樂譜，難道確係古樂真傳，而不是由於杜撰了嗎？雖然如此，詩經樂譜也不是沒有他的長處的。如所定宮譜，很多是要想找着根據的，如邶風柏舟用應鐘立宮，林鐘起調，爲變徵高五字調，這是從參攷吳季札

論邶風和國策荆軻爲變徵之聲一段來的。又如王風兔爰用林鐘立宮，夾鐘起調，爲清商高凡字調。這是從史記律書釋林鐘之義一段來的。其他若秦風駉之爲商聲凡字調，魏風葛屨之爲變徵四字調，陳風東門之粉之爲清商高凡字調，理由都很充足，不過比之風雅十二詩譜因爲時代關係，仍不免有自行杜撰和道學的評語呢！今請以靜女爲例：

靜清商 女清變徵 其清徵 姝清羽  
仇 仇 仇 仇

俟清商 我清羽 於清羽 城清商  
仇 仇 仇 仇

愛清宮 而清羽 不清宮 見清商  
仇 仇 仇 仇

靜清商 女清變徵 其清徵 嬈清羽  
仇 仇 仇 仇

彤清羽 管清宮 有清變徵 煒清徵  
仇 仇 仇 仇

「詩經樂譜卷三」夫所謂鄭衛之聲，即靡靡之遺音也。韓非子載師曠論濮水琴曲曰：此靡靡之樂，謂之清商。今用此調以譜靜女。後凡桑中溱洧之類，俱倣此，用林鐘立宮，夾鐘起調，爲清商高凡字調。

靜女簫譜，壎，箎，排簫同。

隅清宮  
仇

搔清羽 首清徵  
仇 仇

跣清變徵 躡清商  
仇 仇

貽清羽 我清宮  
仇 仇

彤清羽 管清宮  
仇 仇

說清變徵 擇清徵  
仇 仇

女清變徵 美清商  
仇 仇



自清商 牧清變微 歸清羽 羨清微 洵清商 美清羽 且清羽 異清宮

匪清微 女清變微 之清宮 為清商 美清羽

美清宮 人清羽 之清變微 貽清商

在雍正年間，汪雙池的樂經或問（三卷雍正丙申刊本）本明聶雙江舊譜改定了十二篇的新譜，以備鄉射之用。我一向以未見雙江舊譜為憾，所以很願意把汪氏所定改譜錄存一篇，並用以結束本文。

樂章彈譜（樂經或問卷三）

### 關關雎鳩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關關雎鳩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

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

芣苢采芣苢

左右流之

芣苢采芣苢

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

輾轉反側

詩

芻豢音草豢省

單 三声

芻豢六四与省

芻豢六四与

參差荇菜

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

芻豢六四与

芻豢六四与省

芻豢六四与

芻豢六四与

參差荇菜

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

鐘鼓樂之

芻豢六四与

芻豢六四与

芻豢六四与

芻豢六四与

【詩經樂類】我們已經知道詩經的詩，當時都是

可以歌唱的，可以入樂的，但從事實方面去證明，我

們便不免吃驚於一部詩樂，為什麼用到燕享祭祀

時，居然變成了一「詩禮」了。最奇怪的現象，當時

周家有一禮就有一詩，有一詩就有一禮，於是二雅

周頌，全部分都充作宗廟朝廷的頌神歌及宴會田

獵之歌，這難道就是孔子正樂編詩的本意嗎？不見

得嗎？你看孔子以前季札觀樂，樂正所奏的一望

而知他還是民歌的詩。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道：「

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

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惰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

乎憂而不困者也。……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

……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爲之歌齊曰美哉

泱泱乎大風也哉。……爲之歌幽曰美哉蕩乎樂而

不淫。……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爲之歌魏

曰美哉泂泂乎。……爲之歌唐曰思深哉。……爲之

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檜以下無譏焉。爲之歌

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爲之歌大雅

曰廣哉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

頌曰至矣哉。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

所同也。」由這一段可見古代的樂歌，固不專以詩爲燕享祭祀之用，最重要的還是爲着音樂定的。當他分別「風」「雅」「頌」這些樂調名目時，還沒有一點「詩禮」的觀念，而且很明顯地只有興發想像的「音樂」的觀念。（毛奇齡詩札齋章條下姜武孫附語云：「風雅頌祇分樂調，曾無天子諸侯與時世升降之別；」這話再合意也沒有了。）但不幸傳到荀況一般人講樂的時候，夾袋裏便已有一個「禮」字，於是最純粹的音樂文學，便有所謂「禮」的限制在裏面了。我們現在要替詩樂作一個考證，當然是免不了要拿這些冠冕堂皇的「詩禮」來研究一番，研究的材料最好的是阮元的「天子諸侯大夫士金奏升歌笙歌間歌合樂表說」（經解卷一千七十肇經堂集）和王國維的樂詩考略（廣倉學窘叢書甲類第一集）了。依他們研究的結果，好比宴會之歌，爲着階級的不同，便所用詩樂，都有好些區別的。例如（1）大夫士用小雅，鄉飲酒禮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2）諸侯燕士大夫亦用小雅。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左氏襄四年傳：「又歌鹿鳴之三，三拜。」又「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云云。（3）兩君相見用大雅；左氏襄四年傳：「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又「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或用頌。仲尼燕居：「兩君相見，升歌清廟」（4）天子用頌。祭統：「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朱玉，千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明堂位：「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升歌清廟。」文王世子：「天子視學，登歌清廟。」尚書大傳：「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我們考那時候樂制，有堂上堂下之分。（徐養源律呂臆說有堂上堂下說可參看）記所謂：「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在堂上升歌完了之後，便奏南陔白華華黍的笙詩，於是乃間

這魚歌南有嘉魚，歌南山有臺，笙則由庚，崇邱由  
 儀，後合樂，便是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和召南鵲巢  
 采蘋，采芣（鄭氏禮禮射禮燕禮）在這裏堂上  
 因爲所重在人聲方面，所以升歌，如上面所舉是有  
 階級制度的，是不能隨便用的，自笙以下是沒有階  
 級的，是大夫士至諸侯都可通用的，曉得古代唱詩  
 的禮節如此，而後知人聲即所謂天籟的重要了。□  
 我們再把鄭樵的樂章圖（六經與論卷三）和夏  
 斡的詩樂存亡譜（景紫堂全集本）拿來研究一  
 下，便知周禮儀禮禮記左傳所載關於詩樂的話，凡  
 是可奏可舞可管的詩，差不多都失傳了，然而可歌  
 可賦乃於人聲方面，卻無一不存。現在爲方便起見，  
 把古代可考的詩樂綜合起來，作一個音樂的分類：

（一）歌詩——（1）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  
 牡，皇皇者華，乃聞歌魚麗，歌南有嘉魚，歌南山有臺，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  
 （2）燕禮：「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

鵲巢，采芣，采蘋。」（3）周禮春官：「太師大祭祀  
 帥瞽登歌。」（4）禮記祭統：「大嘗禘升歌清廟  
 一（5）明堂位：「升歌清廟。」（6）又：「樂師  
 及微，帥學士而歌微。」（注微者歌雍）（7）左  
 傳襄公四年：「穆叔如晉，晉侯享之，工歌文王之三  
 又歌鹿鳴之三。」（8）十四年：「孫劄入使，公飲  
 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9）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  
 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檜，以下小雅，大雅，頌。」  
 右歌詩，見三禮左傳的共十八篇，升歌，間歌，六詩，今  
 在小雅，合樂六詩在周南，召南，清廟，雍，今在周頌，文  
 王，綿，大明三篇，今在大雅，巧言在小雅。□（二）賦詩  
 ——（1）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及秦，  
 他日公享之，公子賦河水，（杜注以爲逸詩，國語注  
 云河當作沔）公賦六月。」（2）文公三年：「晉侯  
 饗公賦著者莪，公賦嘉樂。」（3）四年：「衛甯  
 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淇水及彤弓。」（4）十

三年：「鄭伯與公宴於棊，子家賦鴻雁，文子賦四月，家子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5）  
 成公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6）  
 襄公八年：「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7）十四年：「戎子駒支賦青蠅而退。」（8）十四年：「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9）十六年：「冬，穆叔如晉聘，見中行獻子賦圻父，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10）十九年：「季武子如晉拜師，范宣子為政，賦黍苗，武子賦六月。」（11）二十年：「季武子如宋，楮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  
 一（12）二十六年：「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緇衣，國子賦鸞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兮。」（13）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

詩

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責責，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大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14）又「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15）又「楚蘧罷如晉，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16）二十八年：「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祀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注：茅鴟，逸詩一）（17）昭公元年：「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18）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於鄭，鄭伯兼享之，趙孟賦瓠葉，穆叔賦鵲巢，趙孟又賦采芣，子皮賦野有死麋之卒章，趙孟賦常棣。」（19）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季武子賦綿之卒章，韓子賦角弓，武子賦節之卒章，設享於季氏，武子賦甘棠，自齊聘於衛，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20）三年：「鄭伯如楚，楚子享之，賦吉日。」（21）十二年：「宋華定來聘，享之，為賦蓼蕭。」（22）十六年：「鄭六卿餞宣

子於郊，子賦蠶野有蔓草，子產賦鄭之羔裘，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蓀兮，宣子賦我將。」（23）十七年：「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芣，穆公賦著著者莪。」（24）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右賦詩詳見左傳的，五十四篇內。汜水，六月，著著者莪，湛露，彤弓，鴻雁，四月，采芡，角弓，青蠅，圻父，黍苗，常棣，鸞之柔矣，蓼蕭，隰桑，桑扈，小宛，瓠葉，節吉日，采芣，車轄等諸詩，今在小雅。嘉樂，韓奕，既醉在大雅。我將，今在周頌。載馳，鷦之責責，相鼠在邶風。綠衣，匏有苦葉，在邶風。標有梅，鵲巢，野有死麕，草蟲，甘棠，今在召南。緇衣，將仲子，兮野有蔓草，羔裘，褰裳，風雨，有女同車，蓀兮，在鄭風。蟋蟀，在唐風。淇澳，木瓜，在衛風。祇有茅鷓，係逸詩，鸞之柔矣，已經不可考。新宮本管詩，今亡。按賦詩即樂歌，雖班固說過「不歌而誦謂之賦」，（藝文志序）但那是漢人妄生分別的曲解，其實現在學者如顧頡剛先生已告訴我們：「歌與誦

是互文。」（「如從動詞方面看，襄十四年傳說：『公使歌之，遂誦之。』襄二十八年傳說：『使工爲之誦。』襄二十九年傳說：『使工爲之歌。』可見是同義的。再從名詞方面看，小雅節南山說：『家父作誦。』四月說：『君子作歌。』大雅崧高和烝民說：『吉甫作誦。』桑柔說：『既作爾歌。』可見也是同義的。『誦』與『頌』通，頌即周頌魯頌之頌也，即歌頌之頌。」可見賦詩即是樂歌了。□（三）奏詩——（1）周禮春官：「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祫夏，整夏。」注：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一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芣。」（2）又「大司樂，王出入則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注：三夏皆樂章名）大射，王出入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3）又「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芣，車亦如之。環拜以鐘鼓爲節。」（注

肆夏采齊皆樂名，或曰皆逸詩。〔4〕鄉飲酒禮：「賓出奏陔。」〔注陔陔夏也。〕〔5〕鄉射禮：「賓興，樂正令奏陔。」〔注陔陔夏其詩亡。〕〔6〕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肆夏樂章也，今亡。以鐘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7〕大射儀：「公升，即升奏肆夏。」〔注肆夏樂名，今亡。〕〔8〕又：「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注陔夏樂章也，其歌頌類也，以鐘鼓奏之，其篇今亡。〕〔9〕又：「公入鷲。」〔注鷲夏亦樂章也，以鐘鼓奏之，其詩今亡。〕〔10〕鄉射禮：「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東面，命太師曰：『奏騶虞。』」〔注騶虞國風召南之篇。〕〔11〕大射儀：「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命太師曰：『奏騶虞。』」〔注騶虞國風召南之篇。〕〔12〕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教也。」〔13〕左傳襄公四年：「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

詩

右奏詩詳見三禮左傳共十七篇。騶虞，采蘋，采芣，首都是古之詩節，今除騶虞外皆在二南。檀弓云：「狸首之邦兮，執女手之卷兮。」疑即狸首逸詩。其他肆夏三夏（案肆夏一名樊，昭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國語云：「樊遏渠謂之三夏」）王夏九夏皆金奏，就是頌詩之類，可惜都已經失傳了。〔四〕笙詩——〔1〕鄉飲酒禮：「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注笙吹笙者也，以笙吹此詩以為樂也。〕南陔，白華，華黍，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2〕又：「乃間，笙由庚，笙采芣，笙由儀。」〔注由庚，采芣，由儀，今亡，其義未聞。〕右笙詩見儀禮共六篇，都是小雅逸詩。〔五〕管詩——〔1〕燕禮記：「下管新宮，笙入三成。」〔注新宮，小雅逸篇也，管入之三成謂三終也。〕〔2〕大射儀：「乃管新宮三終。」〔注管謂吹蕩以播新宮之樂，其篇其義未聞。〕〔3〕明堂位：「下管象。」〔注象，周頌武也。〕〔4〕仲尼燕居：「下管象武，夏籥序興。」右管詩見儀禮禮記的

共二篇。新宮小雅逸詩。象曲疑即武宿夜，或云非，詳見毛奇齡詩札維清一條。□（六）篇詩——（1）周禮籥章「中春晝擊土鼓，飲幽詩以逆暑」（注幽詩幽風七月也）——中秋夜迎寒亦如之。（2）又「凡國祈年於田祖，飲幽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注幽雅亦七月也）——（3）又「國祭蜡則飲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注幽頌亦七月也）——右籥詩見周禮的共三篇。七月今存幽風，有的說「楚茨大田甫田諸詩是幽雅，噫噫載芟豐年諸詩是幽頌」。有的說「幽風中自有雅自有頌，以幽詩中三分而得之」。又有的說「幽別有雅頌，今已亡」。又有的說「即幽風一詩吹之，則其調通可爲雅，通可爲頌」。諸說不同，但後說近是，詳見毛奇齡詩札籥章一條。■上面所舉或者還有遺漏，如燕禮有房中之樂，毛氏釋詩以「招我由房」爲房中之樂，鄭樵以二南詩用之爲房中之樂，所以在他的樂章圖就立有「房中之樂」一項。又琴中有鵲巢操，騶虞

操，伐檀操，白駒操都是詩經文，而文中子援琴鼓蕩之什，因此在樂章圖就又多出「絃奏」一項。其實講到古代絃奏，也應以「瑟」爲主，而不以琴爲主。元熊朋來告訴我們「爾雅釋樂曰：瑟者登歌所用之樂器也。古者歌詩必以瑟，論語三言瑟而不言琴，儀禮鄉飲鄉射大射燕射堂上之樂，惟瑟而已」。《瑟譜卷一》這是他研究有得的話，使我們沒有理由，可以把琴操來作絃奏充數。並且前面已經講過，樂分上下，堂上之樂祇有琴瑟，言歌詩賦詩而琴瑟便在其中，禮所謂升歌便是。那末我們何必多立這個「絃奏」的名目呢？

【詩經作者】詩經的作者，我們所能推知的是極少極少。因爲當時的作者，既沒有像現在人那樣在每篇上具上他的姓名，在詩中又很少事實可以給我們作探討作者姓名的線索的。詩序雖然指出某詩爲某人所作，却又不可靠。正義中間有述作者姓名的，但其可信程度亦不高於詩序。我們要想知道



作者何人，祇有從本文鈎稽，再與其他古籍參證，如此所得，比較可信。□在詩中作者有自說姓名的，此最可靠。如小雅節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誼，式詆爾心，以畜萬邦。」巷伯：「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大雅崧高：「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大雅丞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魯頌閟宮：「奚斯所作。」其次，雖不說出作者姓名，但在詩中說明作詩的緣故，如魏風葛屨：「維是褊心，是以爲刺。」小雅何人斯：「作此好歌，以極反側。」小雅四月：「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大雅民勞：「王欲玉女，是用大諫。」還有雖未說明緣故，而文義明白顯然可知的，如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這三類都是可靠的。其次惟有從尚書、左傳、國語等古籍以及漢人之書去考，也可以推知作者，但其可靠程度，已減少許多了。如周頌時邁、思文兩詩，曾見國語：「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時邁）「周文公之爲

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思文）可知兩詩爲周公所作。又如尚書金縢篇載：「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爲詩以貽王。」知鷓鴣爲周公作，還有雖見他書記載，而詞有歧義，若訓詁不同，世代立異，此其可靠程度，更爲低落了。如魯語：「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如「校」字依魏源說，作「審校音節」解，那麼商頌即正考父所作，若依王國維說讀「校」爲「效」而訓「獻」，則是正考父以前的作品了。〔一〕

【詩經注家】詩經歷代流傳，後來又因科舉的關係，研究他的人，每朝都著實不少。清四庫全書總目，詩類有六十二部，九百四十一卷。詩類存目，有八十四部，九百十三卷。四庫未收諸書，尚不在其內。今除整大部的注疏，通解全經的不計外，其餘注家，或是

有他自己研究的特點，不容忽略的。以下稍爲分類介紹一二：一、對於詩經，爲批評的研究，有歐陽修、蘇轍以下數家。一吾國注家，每每拘守一先生的說話，不敢稍有出入，故對於經術，最缺少批評的眼光。毛鄭盛時，大家都講毛鄭，朱註行後，大家都遵朱註。真是類於盲從，學術怎樣會發達呢？宋歐陽修當舉世奉行孔穎達正義之時，獨著毛詩本義十六卷。有時世論，本末論，幽問，魯問，序問，等篇。末附補亡鄭譜及詩圖總序，專批評毛鄭及詩序的錯處，後夾宋學說詩，大改以前態度。歐陽公實是革命的先鋒。同時王安石、蘇轍、程伊川諸人說詩，多少淵源於本義，是有踵跡可尋的。此外蘇轍的詩集傳二十卷，發明小序祇有首句可信，不是一人的筆墨，故僅用序首句解詩。程大昌詩論一卷，一名詩議，又名毛詩辨正。共分十七篇，所論古有二南，無國風之名。及論南雅頌爲樂詩，諸國爲徒詩，又謂小序出於衛宏。及其他駁毛鄭處，均議論精透，與鄭樵之詩辨妄相出入。其後

王柏著詩疑二卷，不惟疑序傳，並且疑經。他說小弁「無遘我梁」四句，是漢儒妄補。又說下泉末章爲錯簡。又刪除國風以下三十二篇。又改詩的篇名，如改權輿爲夏屋，改大東爲小東等。王柏是朱子三傳弟子，可謂大膽的批評家了。元明間此種著述罕見。明末賀貽孫著詩觸四卷，雖欲調停小序與朱傳，然議論尚有歐鄭的餘風。卷首冠以四論：（一）論詩與歌謳謠諺不同，皆爲樂章。（二）論讀詩當以意逆志。（三）論淫詩。（四）論風刺。以上幾家，都是對於詩經爲批評的研究的。二、對於詩經爲組織的研究，有唐成伯璵清嚴虞惇等幾家。一注家長於訓詁考證的研究者多，長於組織的研究者少。今提出以下數種，用備一格。唐成伯璵著毛詩指說一卷，分四篇，一與述。說先王陳詩觀風，孔子刪詩定雅的理由。二解說釋詩義及正篇章次序。三傳受記齊魯韓、毛四家詩傳授源流。四文體。講詩經句法，篇法，及用詞用字的體例。此後有宋段昌武的毛詩集解二

十五卷。其書大體雖仍是普通注解，但首卷的學詩總說，末卷的論詩總說，是研究詩經的組織。前者分三則：（一）作詩之理，（二）寓詩之樂，（三）讀詩之法。後者分五則：（一）詩之世，（二）詩之次，（三）詩之序，（四）詩之體，（五）詩之派。又有朱鑑詩傳遺說六卷，首綱領，次序辨，次論六義，次論風雅頌，終論逸詩，詩譜，叶韻等義。明有沈萬鈞詩經類考三十卷，以詩經名物典故，分類編錄，中有古今論詩考，逸詩考，音韻考，風雅頌異同考，羣書字異考。又黃文煥詩經考十八卷，也是考證名物典故。（一）世系，（二）畿甸，（三）人物，（四）天時地利，（五）兵農禮樂，（六）動植。此二書皆不精。清嚴虞惇讀詩質疑三十一卷，附錄十五卷，首列國世譜，次國風世表，次詩指舉要，次黃詩綱領，次刪次，次六義，次大小序，次詩樂，次章句音譜，次訓詁傳刪，次經傳逸詩，次三家遺說，次經傳雜說，次詩韻正音，次經文考異。比較的博洽有條理，這都是對於詩經為組

織的研究的。□三，對於詩經為史事的研究，有明何楷等。詩經多半是史官到各地去搜采，拿來考究民情風俗的。他對於史事，確有密切的關係，不可忽略。孟子說：「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明何楷就用這個主意。著詩經世本古義二十八卷。他依時代來考證詩的次序，不拘泥舊說，但也不了牽強附會的地方。清陸奎勳陸堂詩學十二卷，雖說闡明朱傳，其實很注重史事。此外如黃文煥詩經考中之世系人物，嚴虞惇讀詩質疑中之列國世譜，及王夫之詩經稗疏中禮制一篇，顧棟高毛詩類釋中之祭祀官職等篇，均有多少關於史事的。□四，對於詩經地理的研究，有王應麟詩地理考。王應麟詩地理考六卷，全錄鄭氏詩譜，參考說文，地志，水經注等。徵引該洽，此外罕見專書。惟毛詩類釋，詩經稗疏中，亦有多少可以參考。一近時朱右曾之詩地理徵較，王書加詳。□五，對於詩經博物物的研究，有陸璣等。孔子說學詩可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此種研究較

古的有晉陸璣之毛詩草木鳥獸魚蟲疏二卷。宋蔡卞毛詩名物解二十卷。一釋大二釋百穀三釋草四釋木五釋鳥六釋獸七釋蟲八釋魚九釋馬十雜釋十一雜解共分十一門。此後有明吳雨毛詩鳥獸草木考二十卷。林兆珂毛詩多識編七卷。體例大約相同。清毛奇齡續詩傳鳥名三卷。專考證鳥名一種。姚炳詩識名解十五卷。分草木鳥獸四門。不僅解釋物名。並因以推測詩人原意。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十二卷。書最後出。搜羅數十家舊說。在博物的研究方面。可稱比較的完備。六、對於毛詩音韻的研究。有陸德明顧炎武等。唐陸德明經典釋文。研究各經音韻。詩音古說。存者不少。所論叶韻。猶嫌不詳。宋吳棫乃有毛詩叶韻補音。其書久佚。揚簡慈湖詩傳。又爲集補。及清顧炎武作詩本音。則在糾正兩書的錯處。此外又有陳第之毛詩古音考。謝彭龍之毛詩訂韻。史榮之風雅遺音。均可參考。七、對於詩經專篇的研究。一有在詩經中提出專篇目研究的。譬如一

類書專研究國風。一類書專研究詩序。(一)研究國風的。如明陶宗儀有國風尊經一卷。戴君恩有讀風臆評。董穀有國風辨一卷。林國華十五國風論一卷。王士微十五國風疏一卷。顏鼎受國風演連珠一卷。毛奇齡國風省篇一卷。都是這一類。崔東壁的讀風偶識。尤有卓見。爲他家所不及。(二)研究詩序的。如韓愈有序義一篇。晁說之序論一卷。李榕詩序解一卷。范處義毛詩明篇一卷。朱子詩序辨說一卷。黃堦詩序解一卷。段昌武詩序解一卷。王商範毛詩序義索隱二卷。呂柟毛詩序說六卷。郝敬毛詩廓說八卷。陳熙臣毛序折衷一卷。邵辨詩序解頤一卷。史記事毛詩序考十卷。都是這一類。至於非專書而論及序的。尚不在內。八、對於詩經的雜研究。一此類書不拘定一種研究。但泛泛考證。有關係於詩經的各事物。如王夫之的詩經稗疏四卷。黃中松的詩疑辨證六卷。顧棟高的毛詩類釋二十一卷。續編三卷。皆屬此類。1173

【詩經之采集】見采詩與刪詩條。

【詩經之古代批評】中國最古之文學批評，始自孔子孔子論詩，大概可分爲兩種標準。一則應用於言語之輔導，一則以爲倫理的歸依。一一關於言語一方面的。「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賜也可與言詩。」子貢在孔門言語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一二關於倫理一方面的。「小子何莫學乎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以後，詩經變爲倫理的教訓，被人尊之爲經，而文學的位置反見低落，導源乃本于此。二〇二

【詩經之歷史背景】詩經所代表者爲記元前十一年間，我們稱之爲「詩經時代」。我們知道詩經時代是周民族的光榮時期。此時商民族已經退敗了，只在宋國保留一個支裔。新興的民族如楚民族與秦民族還剛在南方與西方萌芽起來，還沒有危害

詩

周民族的實力。所以，詩經裏面雖也有代表商民族的支裔的作品如商頌，代表楚秦二民族的詩歌的起源的如二南與秦風，但其餘大部分都是在周民族範圍內的。現在我們述詩經時代的歷史的背景，便也以周民族爲主。周民族的起源，我們不大知道。直到后稷的時候，他們才有事蹟可考。依舊說，他是黃帝的五世孫。是武王的十六世祖，約當紀元前十五世紀的時候。這種世系自然極不可靠。我們從詩經裏推測，后稷大概是周民族傳說中的始祖，其母名姜嫄，其父不可考，這正是原始婚姻制度下必然的情形。因爲重女輕男的緣故，姜嫄把這嬰孩拋棄了；但出人意外的結局，他居然長大了。漸漸的，他在有邠（今陝西武功縣附近）一帶作耕種的嘗試，得到很好的成績，替周民族立下個穩固的基礎。這是周史的第一幕。到公劉（相傳係后稷的四世孫）的時候，他們的版圖漸漸的從沮水漆水擴張到渭水附近。公劉帶了部屬，攜了輜重，經過胥原百泉等處，而卜居於豳（今陝西郿縣附近）。自此

以後，周民族似乎有中衰之象，事蹟也無考。公亶父（即太王，相傳爲公劉十世孫）可算是個中興人物，他由豳遷岐（今陝西鳳翔縣附近），豳人自然跟他走。他建起房屋來，設起官職來，又征服了混夷，漸漸的富強起來。時商民族衰象已見，故太王便漸漸的從事於滅商的預備，同時也與商民族交通起來。（他的兒媳，王季之妻，即取於商。）到王季之子文王的時候，勢力愈盛，又滅了密崇二部落，便實行伐商，不料中途而死。他的兒子武王便繼續這種使命，終於取商而代之。這是周史的第二幕。□這二幕的真相，至今還保存在詩經的大雅裏。雖然參雜了一部分原始的神話與詩人的潤飾，但較之後代捏造的史蹟（如說后稷爲舜臣，說文王爲紂臣等）尚有天淵之別。我們曾說商民族的社會是氏族制度，周民族恐怕是中國史上組織國家的第一次。相傳武王克商是在紀元前一一二二年，這真是中國史上劃分新時代的一年。詩經中的三百餘首詩，其作期都是在此時以後的。□武王十一傳至幽王，爲

犬戎所殺，便結束了周民族在陝西的歷史。我們稱這一段爲西周，是周史的第三幕。幽王之子平王於前七七零年遷都洛邑，以後爲東周，是周史的第四幕。此時新興的楚秦二民族則日益強盛。在政治史上周的名義雖維持到前三世紀，而在詩史上，則在東遷後不久便告結束，因爲詩經裏沒有前七世紀以後的詩，而楚辭則在前六世紀已興起了。861

【詩經之刪定】見刪詩條。

【詩經在漢代之地位】兩漢是實用主義的黃金時代，論理沒有奇蹟而祇是優美的純文學書，不能逃出被淘汰的難關，然而詩經却很榮耀的享受那時的朝野上下的供奉，這不能不歸功於儒家送給了他一件實用主義的外套。做了牠的護身符。□這件外套，不但不是一人所作，亦且不成於一個時代；我們於此喊一句願頤剛先生治古史的口號吧，是「層累而上的」。□周秦諸子的詩說是染有濃厚的實用主義的色彩的，但那僅是站在功用的觀點，使詩有了文學以外的價值；或者是一「斷章取義子

取所求。」漢代便不同了，牠使詩經的每一首詩有了王道聖功的奇蹟，使詩經的每一句話有了裁判一切禮俗政教的職責與功能。賈誼新書道德說：「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篇也說：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瞻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這自是上承了荀子的詩說。然顯明的主張詩爲道德的表現，而且爲君子在位者所以服人的工具，則謂詩有王道聖功的奇蹟，謂詩爲一切的裁判者，都有了根據了。孔孟述詩，雖有尊重詩句的意嚮，但究竟祇是一種引證的作用，到荀子便逐漸有引作論準的傾向了。他在一段文章的末尾，喜歡引幾句詩作他的結論。這種傾向，到孝經說苑新序列女傳韓詩外傳（此乃離經之傳，故介於著論與注疏之間）而極矣。說苑新序還不厲害，孝經烈女傳韓詩外傳，差不多每一章的結論都是詩經。近人常罵古人的文章總

詩

是「詩云」「子曰」以「子曰」作論準的風尚較晚，在秦漢則「子曰」的勢力，絕不敢與「詩云」的勢力對抗。<sup>4022</sup>

【詩經內容】詩三百篇都是歌咏的什麼？我們若一究其內容，不外是寫人生和社會的。有人說，讀了詩經，如到了十字街頭，覺有腳踏實地的，入世之感。總言之，詩經是人生的藝術，其中所寫，有關於戀愛的，有關於征役的，有關於政治的，亦有關於家庭的，真是一部人生和社會大寫真！今略引幾篇如下，以見一斑。

### 一 靜女（邶風）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變，貽我以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自牧歸荇，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 二 鷄鳴（齊風）

鷄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鷄則鳴，蒼蠅之聲。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今且歸矣，無庶子子憎！

三 子衿(鄘風)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甯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甯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四 伯兮(衛風)

伯兮揚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諶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癢。

五 君子于役(王風)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鷄棲于埽，日之夕矣，

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鷄棲于埽，日之夕矣，

羊牛下來，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六 黍離(王風)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

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

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心中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碩鼠(魏風)

七 碩鼠(魏風)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

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

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

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八 凱風(邶風)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覯皖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 九 賦 (衛風)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於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乘彼境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於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宴宴，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而不思，亦已

## 馬哉！

【詩經藝術上之價值】在沒有講到本題以前，應該對於中國文字在藝術上之價值先說一說。依舊派意思，中國文學的美點，是在於形式方面，合於「對稱」的或「均衡」的藝術原理，所以說：「駢文律詩，既準音署名，修短相伴，兩句之中，又復聲分陰陽，義取對比，可謂美之極致。」（中國大文學史頁四）又說：「儷文律詩爲諸夏所獨有，今與外域文學競長，惟資此體。」（中國文學史頁一）卻不知儷文律詩在文學史上爲最無價值，簡直可不認之爲文學，如果這就是他們替中國文字擁護的唯一理由，那我們還是希望中國文字早一天滅亡好了。其實據我們所見，中國文字實在人類語言中最能表白思想感情的一種最好工具，所以德國哲學家來勃尼茲 (Leibnitz) 他是主張要有一種世界通行的文字，好比算學記號和音樂符號一般，大家都認識，語言雖儘不同而文字則一，他以爲中國文字就有這種傾向，不過來勃尼茲雖比中國學者還

認識得中國文字的價值些，但他也終竟不能說出中國文字的美質何在。中國文字言語的美質，是在于他有自然的音節，與渾漠的神韻。我們生成是藝術的國民，當然要有這種可歌可誦的言語文字來，達到我們的真情之流。關於這一層，似乎德國那位有名漢學者 Cabelentz 還比我們先懂得些。他在所著漢文經緯序中舉中國語的三特質，謂于單音而孤立之外，更有歌調之美。歌調之美不就是音樂文學最大的一個長處嗎？即因中國言語文字，原來是有音樂的特質，表現出來也是一種波狀的形式；所以歌調之美，不但是中國語的外形，也是他的生命，所以叫做「樂語」。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可見中國詩歌之所以最尊重音樂的節奏，都是由於「樂語」這一個大原因。把上面的話，回轉頭來討論詩經，也無疑乎一部詩經就是最早的詩人用中國樂語來表現最古音樂的節奏的創作。許宗魯題吳才老毛詩叫韻補音謂：「詩者宮徵之所諧也，管絃之所被也。」賀貽

孫著詩觸，卷首論「詩經與歌謳謠諺不同，皆爲樂章」。我們現在雖不能說到這種結論，但只就三百篇比較的隱微的音樂功用，即就文學的音韻來看，也知道一部詩經都是自然叶韻的，不消說是一定可歌唱的了。關於詩韻，從前顧炎武開始作詩本音，分十部；孔廣森作詩聲類例，分十八部；到了最近有一位丁竹筠先生做了一本毛詩正韻，參考各家之說，分部二十二。他知道詩經音韻不專在句尾，是有「經韻」「緯韻」「問句韻」「連句韻」「起韻」「收韻」「線韻」「正射韻」許多名目，就其所列，差不多全部詩經，每篇每字之中，都是自然叶韻的，都是自然成調參差相應的。這實在是一部極好的書。使我們知道古代詩必合樂，所以內部的韻律，有這樣地和諧。章太炎先生給這書作序，說得很好：「太史公以爲詩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以合韶武雅頌之音；末世節奏已失，然其用韻可見于今者，嚴栗如此。自此太師之教替，宗之化，孰得其度劑哉？然後知風雅之非徒歌補亡之爲妄作也。」這話說得很對，

詩經雖不講什麼四聲八病，而自然有很好的音節，自然有隱微的音樂作用。現在且舉周南一發例。

關關雉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F F D A B E B A A C A D F B A A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I E G B E B A B A C A D D H A B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A B B B D H B B A B A B F F F B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I E G B E B B B A C A D I B B B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I E G B E B C B A C A D G D C B

(A) 幽部 (B) 之部 || 經韻 (C) 宵部 (D)

(魚部 (E) 歌部 (F) 元部 (G) 陽部 (H) 脂部

(I) 征部 || 緯韻。

看了上面音樂的言語，使人更知道詩經就是歌唱的詩篇，就是合樂的詩篇。他的音樂的美，不是在於外形的人造的韻律，得力處幾乎全在內容的自然。

詩

的韻律；這種自然的韻律，是由於天真興到，不假於安排的。如三百篇詩人都長於「顯態繪聲」，如「關關雉鳩」和「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嘒嘒草蟲」，「呦呦鹿鳴」，「交交黃鳥」，這種之由音節抒寫外物的聲音，都是出自天籟，我們能說這是由於什麼人爲的外形的韻律嗎？固然，我們爲着研究方便起見，甚至於如錢大昕的音韻問答，可把「雙聲」「疊韻」的原理來講詩經，如他說：「聲音在文字之先，而文字必假聲音以成，綜其要，無過疊韻雙聲二端……詩三百篇興而斯秘大啓。卷耳之次章『崔嵬』『虺隤』兩疊韻，三章『高岡』『玄黃』兩雙聲，碩人之次章『巧笑』『疊韻』『美目』雙聲。大叔于田之次章，上句『罄控』雙聲，下句『縱送』疊韻。出其東門之首章『綦巾』雙聲，次章『茹蕙』疊韻。七月之『齊發』『栗烈』雙聲兼疊韻，上下相對。東山之『伊威』『蠪蛸』『叮嚀』『熠燿』四句連用雙聲。『桃今達兮』『吟兮侈兮』『既敬既戒』『既霑既足』『如蜩如蟴』『如蠻如毛』『不吳不敖』『不裁不』

文——〇——八八一

求『允文允武』『今聞令望』『宜岸宜嶽』『式夷式已』『之綱之紀』『以引以翼』隔字而成雙聲。『嘽嘽』『呼嘽』『顛顛』『印印』疊字而成雙聲。『與與』『翼翼』隔字而成雙聲。『居居』『究究』隔字而成雙聲。『死生契闊』『搔首踟躕』一句而成雙聲。『督力方剛』『山川悠遠』一句而一疊韻。一雙聲，其組織之工，雖七裏報章無以過也。其音節之和，雖瓊篔迭奏，莫能加也。其尤妙者『角枕祭兮，錦衾爛兮』不獨『祭』『爛』韻而『枕』『衾』亦韻。『錦衾』疊韻。『角』『錦』又雙聲也。『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暴』『馮』雙聲。『虎』『河』亦雙聲也。此豈尋常偶合者可比；乃童而習之，白首而未喻，翻謂七音之辨，始于西域。其實講起來，三百篇詩人那裏會知道雙聲疊韻是什麼，但古代聲音，唯取自然諧協，所以不假勉強，而無不相通。我們現在叫他做雙聲也好，疊韻也好，把他分成十八部也好，二十二部也好，而在當時卻只有自然的內容的韻律，就是所謂「樂均」是從音樂方面定的。鄭樵七音序說得好：「夫

旋宮以七聲爲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宮商角徵羽爲五聲，加少宮少徵爲七聲，始得旋相爲宮之意，名之曰韻者，蓋取均聲也。」沈括夢溪筆談一卷十六論切韻之學，出於西域。也說：「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爲主。自沈約增崇韻學，其論文則曰：欲使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問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各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制漸多，如『傍蹉對』『假類』『雙聲』『疊韻』之類，詩又有正格偏格，類例極多，故有三十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宋濂的洪武正韻序更說得痛快，他說：「夫單出爲聲，成文爲音，韻則自然協和，不假勉強而後成。虞廷之賡歌，康衢之民謠，姑未暇論，至如國風雅頌四詩，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剽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皆堪被之絃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謂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于魏晉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嗚呼，

音韻之備，莫踰于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弗之從，而唯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歟？知道詩經祇是以七音爲韻，是內容的自然的韻律，而不是外形的人造的韻律，那末我們就容易明白詩經在藝術上的價值了。就三百篇的作風來論，有的是繁音促節的抒情詩，敘事詩（風雅），有的是音節舒緩的讚美詩（頌），而大體所有詩歌，卻都是「四言體」或增入一個虛字或視字，便成五言，如大雅生民就是一個好例。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

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

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這種四言詩的生成，和音樂是有直接關係的。毛詩孔疏說：「詩句更不見有九字十字者，由聲度關係不協金石也。」明韓邦奇苑洛志藝卷八云：「今一部詩經皆四言，間有多一二字者，餘音耳，非比于音者也。歌必四言者，以其用協金春玉應之節也。」

詩

可見三百篇的藝術，完全是以合樂的要求爲基礎了。

【詩經中之雙聲疊韻】詩經裏面的雙聲疊韻字，前人如錢大昕及趙翼，都有說及，（參看十駕齋養新錄，陔餘叢考）我們細細研究，幾乎篇篇可以發現，例如「言言歸歸，曷維其已」是屬於隔字一類的，「告」歸「維」「已」都爲雙聲，二「嘒嘒」是同樣二字連綴而成，三「死生契闊，以陰以雨」爲全句的雙聲，四「替力方剛」「爰有寒泉」不特一句一雙聲，並且一句一疊韻，因「替力」「爰有」爲雙聲，而「方剛」「寒泉」爲疊韻，五「流離之子」一句而兩雙聲，一疊韻，因「流離」爲雙聲，「之子」則雙聲又兼疊韻，「三百篇」中，此例最少，六「一之日發發」「二之日栗烈」「發發」「栗烈」，既爲之日發發，「二之日栗烈」，「發發」「栗烈」，既爲雙聲，又是疊韻，七「美日盼兮」上兩字雙聲，八「有蒲萑萑」下兩字雙聲，九「覲晚黃鳥」上三字雙聲，十「如有隱憂」下三字雙聲，此外，兩句連

用雙聲的，如「陟彼高岡，我馬玄黃」四句連用雙聲；如「伊威在室，蠨蛸在戶，叮唾鹿場，熠燿宵行」

兩句而雙聲，韻兼用的，例如「角枕祭兮，錦衾爛兮」，「祭」，「爛」，「祭韻」，「錦」，「衾」也，是疊韻，「角」，「錦」

便爲雙聲，還有「山與」，「翼翼」，隔句而成雙聲，「

居居」，「容容」，隔章而成雙聲，可謂左右逢源，變化神明了。疊韻的句子，也很多很多，現在略舉數例

如下：「巧笑倩兮」，「巧笑」疊韻，「如蘆在坂」，「如

蘆」疊韻，「陟彼崔嵬」，「崔嵬」疊韻，「抑縱送忌」，

「縱送」疊韻，諸如此類的句子，實在不勝彈舉。

【詩經書目舉要】關於詩經之著作，據四庫書目，

六十二種，九百四十一卷，存目八十四種，九百一十

三卷，共一百五十種，一千八百五十四卷，可謂多矣。

顧四庫書目所不收與不及收者，尚多有之，關於詩

經之著作，固不祇一百五十種，一千八百五十四卷

也。近人高燮閏收藏有八百種之多，茲篇所列書目，

大半出於四庫書目之外，共計一百一十四種，一千

九十卷，雖所列不多，然皆就著者所有之書，略事涉

獵，區分其派別，裨學者由此書目，得研究詩經學之

門徑，亦有書雖重要，著者未曾過目者，則不列入，不

敢以鈔襲目錄，自欺而欺人也。所列書目，漏略之處，

在所不免，若未曾過目之書而列入者，則可自信其

無焉。毛詩正義四十卷，一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

疏，十三經注疏本，一毛詩安義四十卷，一魏了翁江

蘇書局本，一毛詩原解三十六卷，一郝敬湖北叢書

本，一毛詩稽古篇三十卷，一陳啓源清經解本，一毛

鄭詩考正四卷，一戴震清經解本，一詩經補注二卷，

一戴震清經解本，一毛詩故訓傳三十卷，一段玉裁

清經解本，一毛詩紉義二十四卷，一李黻平清經解

本，一毛詩傳箋通釋三十二卷，一馬端辰續清經解

本，一毛詩後箋三十卷，一胡承珙續清經解本，一毛

詩傳疏三十卷，一陳奐續清經解本，一毛詩古義一

卷，一惠棟昭代叢書本，一毛詩復古錄十二卷，一吳

懋清光緒原刊本，一毛鄭詩釋四卷，一丁晏頤志齋

叢書本，一毛詩補疏三卷，一焦循清經解本，一毛詩

日箋一卷，一秦松齡昭代叢書本，一毛詩考證四卷，

(莊述祖續清經解本) 毛詩校勘記十卷 (阮元清經解本) 鄭氏箋考正一卷 (陳奐續清經解本) 毛氏通考三十卷 (林伯桐原刻本) 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 (呂祖謙金華叢書本)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卷 (戴溪海金壺本) 詩緝三十六卷 (嚴學嘉慶刊本) 詩總聞二十卷 (王質經苑本) 讀詩質疑三十一卷 附錄十五卷 (嚴虞惇鈔本) 詩說考略十二卷 (成傑道光原刻本) 詩經傳說彙纂二十五卷 (清御纂清御纂七經本) 田間詩學十二卷 (錢澄之錢飲光全書本) 詩經原始十八卷 (方玉潤影印本) 詩瀋二十卷 (范家相光緒重刊本) 詩集傳八卷 (朱熹通行本) 詩傳注疏三卷 (謝枋得知不足齋叢書本) 詩經大全二十卷 (胡廣通行本) 詩古微十六卷 (魏源續清經解本) 詩經補箋二十卷 (王闈運湘綺樓全書本) 詩序辨說一卷 (朱熹通行本) 非詩辨妄一卷 (周孚涉閔梓舊本) 詩疑二卷 (王柏金華叢書本) 詩序補義二十四卷 (姜炳章通行

本) 詩序義八卷 (呂調陽觀象廬叢書本) 詩本誼一卷 (龔橙半厂叢書本) 毛詩經說二卷 (王益齋道光原刊本) 繫齋毛詩經筵講義一卷 (袁燮武英殿叢書本) 詩義指南一卷 (段昌式知不足齋叢書本) 詩論一卷 (程大昌藝海珠塵本) 詩說一卷 (張耒藝海珠塵本) 詩說一卷 (陶正靖借月山房彙鈔本) 白鷺洲主客說詩一卷 (毛奇齡續清經解本) 詩說四卷 (惠周惕清經解本) 毛詩說一卷 (陳奐續清經解本) 毛朱詩說一卷 (閻若璩昭代叢書本) 治齋讀詩蒙說一卷 (顧成志昭代叢書本) 詩說二卷 (王圓照光緒刊本) 詩說一卷 (廖平六譯館叢書本) 讀詩私記五卷 (李先芳湖北遺書本) 詩廣傳五卷 (王夫之船山遺書本) 詩經稗疏四卷 (王夫之船山遺書本) 周頌口義三卷 (莊述祖續清經解本) 詩經通論一卷 (皮錫瑞皮氏所著書本) 讀詩經四卷 (趙良爵續涇川叢書本) 詩考一卷 (王應麟玉海本) 王氏詩考補注補遺四卷 (丁晏頤志軒叢書本) 三家詩遺說考四十九卷

- （陳喬樞續清經解本）三家詩拾遺十卷（范家相光緒重刊本）三家詩補遺一卷（阮元觀古堂彙刻本）韓詩外傳十卷（韓嬰崇文書局本）韓詩遺說一卷，訂偽一卷（焦循靈鷲閣叢書本）韓詩內傳微四卷，敘錄二卷（宋錦初積學齋叢書本）齊詩翼氏學四卷（逆鶴壽續清經解本）齊詩翼氏學疏證二卷（陳喬樞續清經解本）詩書古訓十卷（阮元續清經解本）詩經拾遺一卷（郝懿行光緒刊本）詩經拾遺十五卷（葉酉原刻本）詩經考異一卷（王夫之船山遺書本）詩經小學四卷（段玉裁清經解本）詩經小學三十卷（吳樹聲同治刻本）三家詩異文疏證二卷（馮登府清經解本）四家詩異文考五卷（陳喬樞續清經解本）詩經四家異文考補一卷（江瀚晨風閣叢書本）詩經異文補釋十六卷（張慎儀箋圖叢書本）詩經異文釋十六卷（李富孫續清經解本）毛詩異文箋十卷（陳玉樹南著叢書本）詩考異字箋餘十四卷（周邵蓮木犀軒叢書本）毛詩鄭箋改字說四卷（陳喬樞續清經解本）毛詩傳義類一卷（陳奐續清經解本）毛詩古音考五卷（陳第武昌張氏刊本）詩音辨略二卷（楊貞一函海本）童山詩音說四卷（李調元函海本）詩本音十卷（顧炎武清經解本）詩聲類十二卷（孔廣森續清經解本）詩聲分例一卷（孔廣森續清經解本）釋毛詩音四卷（陳奐續清經解本）叶韻辨一卷（王夫之船山遺書本）毛詩音訂十卷（苗夔漢碑亭本）毛詩雙聲疊韻說一卷（王筠原刊本）毛詩韻譜八卷（郭師下通行本）毛詩音略二卷（周春粵雅堂叢書本）毛詩正韻四卷（丁以此民國刊本）毛詩禮徵十卷（包世榮木犀軒叢書本）鄭氏詩譜考正一卷（丁晏花雨廬叢書本）毛詩譜一卷（胡元儀續清經解本）詩氏族考六卷（李超孫別下齋叢書本）詩地考一卷（王應麟玉海本）詩地理徵七卷（朱右曾續清經解本）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陸璣漢魏叢書本）詩集傳名物鈔八卷（許謙金華叢書本）



詩傳名物集覽十二卷（陳大章湖北叢書本）毛詩多識錄十六卷（董桂新稿本）續詩傳鳥名三卷（毛奇齡續清經解本）毛氏陸疏校正二卷（丁晏頤志堂叢書本）詩陸氏疏二卷（焦循南著叢書本）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校正二卷（趙佑聚學軒叢書本）詩名物證古一卷（俞樾續清經解本）毛詩九穀攷一卷（陳奐古學彙刊本）案以上所列各書外，漢魏遺書鈔所輯詩經類十一種，玉函山房輯佚書所輯詩經類三十二種，細目從略。

1177

【詩經抒情詩】詩經的抒情詩，是佔了詩經的各部分，凡國風、二雅，以及頌中，都有抒情的詩。就中戀愛詩多在國風之中，感懷詩則國風、二雅均有，其他各種的詩，因為數較少，則散見於各部分中。詩經的抒情詩是最值得我們傳誦的，所以我們仍照上面所分五類依次舉例分說如下：一、戀愛詩——這在詩經裏是最能使我們留戀的地方，豔麗的也有，哀婉的也有，現在分這兩方面來說：1、熱戀的——

詩

在這裏面，不是男熱戀着女，便是女熱戀着男，或者大家相互的熱戀着，使我們讀了一樣融醉在牠們裏面。如邶風靜女是一個男子熱戀着一個女郎，他們約定在城邊幽會，她沒有來，他煩惱了。後來她來了，她送他一個彤管，又送他一枝茅草，他本來是不愛茅草的，然而因為她的原故，他也覺得牠是十分的美麗了。又如鄭風有女同車是一個男子因為有一次同女坐過車，他覺得她是怎樣的美，後來又一次同她跑路，他又覺得她是怎樣的美，於是在現在一連起的想來，他覺得再也忘不記她了。又如鄭風將仲子是一個女子熱戀着一個男子，但因爲怕父兄和旁人的說話，她於是不敢叫她愛人到她地方來。她並不是愛她家裏的樹木，也並不是不記念他，只是爲了舊禮教的束縛，使她不能公然地和她愛人相會。這種又愛又怕的心理，在詩上都活現地顯露了。又如鄭風子衿是一個女子熱戀着一個穿青服的男子，可是她因爲禮教的關係，她不能到他那裏去，偏是他又不來。於是在城閣上望望，也不見得

他的影子，真是一個日子，像度三個月的一樣了。又如鄭風女曰鷄鳴，這是描寫一個男子——獵夫，同女人幽會，等到鷄鳴時候，他們虛心地起來。男說我將來射了水鴨和雁，再來同你飲酒爲樂。女則送他一副雜佩，一古飾器名，綴以玉。一因爲曉得他要來的，而且是他所愛好的，所以早已預先備了這個東西，於是大家就分別了。又如齊風鷄鳴是描寫一個男子，同女人幽會，這地點是在女家，鷄已鳴了，天也明了，她催他起來，但他却說不是，鷄鳴是蒼蠅的叫聲。後來看到東方愈其明了，太陽也將出來了，他又說非東方的明，是月出的光。於是她說我很願意同你成夢，但是蟲已飛了，天已亮了，你歸去的時候，不要怕被人罵你嗎！這和上面女曰鷄鳴一首，都可以說是男女互相暱愛的詩，雖然這是帶敘事性質的，但我們以爲同一戀愛，而且所表現的也無非是情，所以就混列在這裏了。上面所舉，不過是編者隨手拉來，並沒有什麼標準。此外關於這一方面，還正有動人的詩句，值得我們留戀讚唱的，如召南的野

有死麇，邶風的桑中，王風的大車，邶中有麻，采芣，鄭風的遵大路，山有扶蘇，狡童，丰寒裳，東門之墀，風雨揚之水，野有蔓草，蓀兮，溱洧，魏風的十畝之間，唐風的揚之水，綢繆，秦風的兼葭，陳風的宛丘，東門之楊，東門之池，月出，澤陂，檜風的羔裘，小雅的隰桑等，茲因篇幅關係，不能一一詳舉了。2、離棄的——始愛而終棄，這是談戀愛的常有的現象，在詩裏也有許多，因失戀而自傷的詩，同時也因爲戀愛的不自由，於是發而爲怨恨的詩也，很多如召南小星，從前解釋爲惠及於下，但我以爲是女人被棄之詩。女人等男人等到天亮，他仍舊還沒有來，所以自嘆「實命不同」，因爲命的不好，所以到了天亮，仍舊只好自己「抱衾與裯」的睡了。又如邶風谷風是一個女人被夫所棄的悲怨詩。丈夫因爲另有所愛了，所以「宴爾新婚」，但她並不忘情，她還願與他同死。她說茶雖苦的，其實比養還甘，又說渭水雖濁，但與涇水相合，也混混地清了。她在從前也並不做過錯事，正像水有深淺，或舟或游，她對於鄰里也很盡力，有

事總是大家幫扶的。現在居然以她爲仇人了，忘記從前與他同患難的事了，他總歸離棄她了。她怨憤，然而她又不肯怨憤，還希望他能想到從前，依然的收留她。在這首詩裏，真是把一個懦弱被棄的良妻，活現在紙上了。又如鄜風柏舟是一個女子，本來已有一個眉目清秀的愛人，但她的父母不肯答應，她因此她發出這種怨望之聲。她是至死也想愛他，她恨父親和母親爲甚麼這樣不諒解她呢！可知婚姻的不自由，在那時也已成爲了很普遍的現象，此外如召南的行露，邶風的日月，鄜風的蠅練，衛風的新台，氓，王風的中谷有雜，陳風的墓門，防有鵲巢等等，都是描寫當時婦人因離棄或不自由而怨恨的抒情詩，使人們誦了以後，永遠地留着一個很深的印象。

□二、感懷詩——時代給他們一個很大的刺激，使他們感到種種的不安，種種的難堪，像病魔侵佔了人體，使人們不能不叫喊了，叫喊他們所受的痛苦，這在詩裏面也是滿篇皆是。以下分三方面來說：1、感時的——國運漸漸地衰落了，做帝王的，不修政治，只

愛淫樂；一面還很嚴厲地壓迫民衆，因此詩人對於這樣一個時代，不免要感慨了。他們有的直罵帝王是怎樣的淫惡，有的借物以隱諷諷刺，有的只是自己傷悲，所謂撫今追昔，徒自感慨而已。如小雅正月是當時大夫刺厲幽王的一首詩，所以中有一「赫赫宗周，褒姒威之」之句，褒姒使幽王什麼也服從她，甚至於她一笑，幽王舉好幾次烽火，使諸侯怨望，自身被殺，國家陷於危亡之勢。當時的大夫，自然怨憤極了，覺得父母生己，太非其時。國家顯然是要沒亡的樣子，自己真像一隻飛鳥，不知要落在誰家。現在朝廷裏都是小人，將來天自然也會加禍於他們。一切都荒誕無稽，明明是高山，在他們看來都是低低的，天也不高了，地也不厚了，大家都沒有是非，都自己讚賞自己，那裏還分得出來鳥的雌雄。從前求賢是很急切的，現在都棄之如仇讎了。車子原是可以行了，車旁的輔木難道也可以去了嗎？結果自然仍會陷在絕險之境。但是當時的幽王那裏會想到這點，一般小人還是霸佔着政權。他們有的是旨酒，有

的是嘉穀，有的是屋，有的是穀。可憐一般孤獨的民衆，生生地受着他們壓榨的活難。又如魏風碩鼠是感那時政治無道的憤慨詩，碩鼠顯三諷刺當時的君王。他們已養習了幾好多年，可是牠還是着吃牠的主人的黍、麥或苗。自然做主人的再也不願同牠住在一起了，所以他們自願遷至樂土，那末永遠可以不要喊苦了。可知當時爲君之無道，真使人民亟想到他們理想國裏去，可是理想之國在那裏呢？於是只有自己悲傷了。又如小雅苕之華，把自己比做苕華，凌霄花，覺得處在這個境域裏面，什麼也沒有希望的，只有自己憂傷。羊是瘦了，水裏的魚已經沒有了，只有星光空照着捉魚的罾。「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縱然有食，還能想到飽嗎？國家已腐敗到這麼地步了，滅亡也就在眼前了。詩人毀滅的悲哀，真是值得我們同情啊！又如王風黍離是周室東遷，大夫行役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的感慨詩。當年的宗廟宮室，現在都化爲平地了，黍正是倒垂着，稷正是興盛着，想到這點心裏就十分地難

堪。這究竟是那個人致之於如此呢？他只會向着上天這樣地問了。以上所舉，不過一些例子，此外如魏風的伐檀，檜風的匪風，曹風的下泉，小雅的汜水，節南山，雨無正，小旻，小宛，小弁，巧言，巷伯，大東和大雅桑柔，雲漢，瞻卬，召旻等，都是憤懣當時的政治，痛快地責罵或悲哀地自傷的。其中如巷伯的「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真是罵得痛快極了。2、苦征的——連年的戰爭，久久的征役，在實行徵兵制度的當時，做農的也去當兵，做工的也當去兵。你想對於他們有沒有什麼益處，只是貴族階級爭權奪利而已。人民那得不恨，兵士那得不怨。家中做老的望他們來，做少的也望他們來，想想一年了，二年了，總可以息戰歸來了，那裏知道仍舊沒有來，沒有來，預約的歸期是過了，歸來的消息還是一些也沒有，真是在外的喊天，在內的也喊天。「天哪，爲甚麼把我們生在這個時代呢？」在詩裏那種苦征的感懷詩，真是使我們讀了，常常感覺得像黑鉛沉在心

裏的一樣。如唐風鶉羽是一個本來做農的兵士，現在在征役中，再不能種黍種稻，父母是要餓死了，戰爭可還是不能停息。他喊着天：「什麼時候可以使我歸去呢？什麼時候可以息了戰爭呢？」真是一聲一淚，這使人詛咒的戰爭啊！又如小雅祈父是怨恨之極，也不管什麼，就破口大罵：「你這種君王走狗的祈父，一官名，司馬之類。」你爲甚麼陷我們於這樣的地步，而沒有止境的！你聰明些什麼，我們的父母就要被你餓死了，你還不知道嗎？又如小雅何章，永黃只得自己悲苦自己。戰爭得遍地荒土，個個出征，永遠沒有息戰的日子。「匪兇匪虎」的人民，然而現在畢竟也像牠們一樣了。戰攻是朝夕不息的，役車只是在大道上狂奔。征人的痛苦啊，有誰知之呢？而且兵隊之中，待遇極爲殘酷，真有不堪言之者。如小雅北山所言，你看同一兵隊之中，做長官的，儘可以「燕燕居息，息偃在牀」，原不知外面戰爭得如何痛苦，他們原「不知叫號，棲遲偃仰」，「湛樂飲酒，靡事不爲」。只有臥牀與飲酒，是他們唯一的

詩

工作。做小兵的呢？因爲「嘉我未老，鮮我方將，一因此「膂力方剛」儘可「經營四方」，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我們的小兵，就準備做刀斧的犧牲者了。「盡瘁事國，不已于行。」進攻，進攻，這真是爲國家嗎？他們只是畏罪不敢不前進。面容是憔悴了，身體是疲勞了，那般「靡事不爲」的長官，那裏知道他們已戰爭到這麼痛苦，還是一面喝着酒，一面下着進攻令呢！這是一幕多麼淒慘的悲劇呀！又如王風君子于役，言戰爭還是不息，人是永遠不會歸來的了。做妻的在家裏，看看太陽下山了，雞歸到埘裏來了，牛羊也歸到棚裏來了。牠們去了都有一定的時間會來，可是她的丈夫呢？「不日不月」什麼時候可以歸來呀？叫她如何不思念呢？如何不想到他的飢渴是怎樣呢？又如豳風東山所言，即使息戰而歸來了，可是好多年不歸，他們的家裏可成怎麼樣了呢？所以歸來雖然歸來了，心裏却也因此反而傷悲了。天是這樣地下着雨，看看樹上蛸蛸的桑蟲，只是獨自的爬動着，這正像自己一樣的景象。到了家裏，蔓草

在簷下延絡着，土老鼠在室裏佔據着，小蜘蛛在門上結網着。菜園做了鹿子的遊戲場，螢火蟲到處的飛耀。只是自己的房子，總算還不覺得可怕。鶴是在小邱上鳴叫着，自己的女人也只是在房裏嗷歎着。她洒掃好了房子，正等着他的歸來。他們是三年不相見了，苦瓜已經蔓延到很高的栗木上面去了。春天時候倉庚鳥正是在飛，有許多人又是再在結婚了，可是他們有什麼快樂呢？歸來固然歸來了，畢竟人是老了，田舍是荒蕪了，同樣是給他們一個難忍的痛苦。這些征役的痛苦，在詩裏在在可以看得出來，使得我們的眼睛跳，心弦顫。周南的卷耳，召南的草蟲，邶風的雄雉，衛風的伯兮，魏風的陟岵，秦風的晨風，以及小雅的四牡，鴻雁，無將，大車，采芣，出車，小明，采芣，杖杜等等，也都是描寫這種苦征的怨恨詩，使我們同樣感到一樣在出征的痛苦，戰爭的殘酷。詩人描寫的偉大，真是值得我們誦讀，值得我們留戀。□ 3 憂志的——國家既然荒弛到這樣情形，因此在朝的只有一般小人，而所謂正人君子，大都

須退避起來，所謂懷才不遇，自然憂從中來。像這種自嘆命薄或借物以遺懷的，在詩裏也是很多。也有一種根本就是悲觀主義，因此嘆人生之無意，而也有一種反因此而樂觀的，退居山林說着逍遙的話。但同樣是憂不得志的，不過有的是徹底覺悟了，有的還是懷疑着。試看邶風北門所寫為一個總算還有一官半職的人，可是也比前大大不相對了。工作是只有加重，什麼事情也叫他做，代價呢？連一家人糊口也不能了，那自然被一般小人們剝削去了。家裏人只是怨他，人家也那裏會知道他現在已陷於這個境地，於是只有自己喊天，這是天命。天命會什麼是這樣呢？結果他是得不到一個回答的。又如秦風權輿，這完全被小人排擠得路也沒有了。從前住的是高大房子，吃的是山珍海錯，現在不但這種福氣是沒有了，就是吃些粗菜淡飯也沒有了。「不承權輿」從前的景況還能繼續嗎？言外的悲哀，詩人就在那句裏含蓄着了。如檜風隰有萋楚所寫，於是有的就覺得生之無貴了，自己比羊桃還不如羊桃。

雖然無知，但正因為牠是無知，很茂盛地抽着牠的枝條，開着牠的花，結着牠的果。像自己現在還能這樣舒舒服服地過去嗎？這樣一重一重的痛苦，再也受不了了。如陳風衝門所寫有的就抱樂觀主義，覺得處在這樣境地也是好的，房子的門是用板釘的，屋前還有一條小小的溪流，這景況實在比困在高房子裏來得自由舒適。難道吃魚一定要非鮐即鯉？娶妻一定要非齊即宋自然得志並不是舒服，不得志也並不是不舒服的。除此以外，他如邶風的綠衣、北風、魏風的園有桃、唐風的杖杜、有杖之杜、曹風的蜉蝣、幽風的伐柯、小雅的四月等等，都是關於這一方面不得其志的憂懷詩，上之如朝廷大夫，下之如叫化乞兒。（據顧頡剛說杖杜和有杖之杜都是乞兒唱的）雖然他們的志向各有不同，但其所發之聲是悲苦的，那是同樣的。□三、哀悼詩——這是祭祀先祖時的一種哀詞和那哭親哀古英雄的悼詩。下面就分兩項來說：一、哀祭的——詩裏關於這種的詩，大多都在頌裏，因為頌原來是祭祀先祖的哀

詩

詞，如周頌閔予小子是成王克喪始朝於先王之廟所作的哀詩。小子就是指成王，皇考就是指武王，皇祖就是指文王。如商頌烈祖是祭成湯的詩。烈祖就是成湯。此外在頌裏可以說有許多都是這一類祭頌性質的哀詩，不過當時宗教觀念很深，所以總說來說去是「降福無疆」，希望先祖降他們的福，反把祭祀的哀意沒有了。□二、悼亡的——這比前面所謂哀祭的有意義得多了。哀祭無異乎官樣文章文字可以說一些沒有靈魂在裏面。悼亡是使我們切實地感到作者當時的悲苦，與其真摯的情感。在詩裏也有相當地位，值得我們歌誦鑑賞的。如小雅蓼，我是悼親的詩。父母都亡過了，自己便像好菜變做賤草一樣。沒有依恃的人，活了也等於死。父母是怎樣地把他養育成人，這是多少的劬勞，可是他們現在總究棄他而去了。這種天大的德，叫他怎能忘記。那一個沒有父母呢？為什麼他剛剛沒有父母呀！如唐風葛生是男子的悼亡詩。愛人早已死了，看看葛草倚着樹枝，蔓草延着地面，牠們都有所依託，而他

總究只有一個人了，那個來和他同處？那個來和他同息？牀上的枕頭還是這樣華麗，被兒還是這樣錦繡，可是總究只有自己一個人獨宿了。日子如像夏日漫漫的長，冬夜冷冷的惱人，他真不知要受多少歲的罪苦，纔能得到她的地方。這是怎樣一個難堪的日子呀，真是度日要像如年了。如秦風黃鳥是當時人民紀念子車氏三良——奄息、仲行、鍼虎殉葬的哀悼詩。據春秋傳，秦穆公卒，三良即生葬於穆公穴中。當時此風甚盛，史記載秦武公卒，從死者六十六人，穆公時百七十七人，三良遂亦同列。這種最殘酷的活葬，真是令我們聽了不戰而慄，無怪詩中有「臨其穴，惴惴而慄」。當時人民之痛恨君主，也簡直要罵到口來；只是淫威之下，總究只好屈服。於是我們的詩人，也只好說這是蒼天殺的，怪我們的老天爺身上去了。倘使可贖情願，以百抵一，人民的哀悼三良，於此可見怎樣的真切了。哀悼詩在詩裏並不多，然而已見上面這幾首，也值得我們在這裏標榜了。

四、頌賀詩——頌是頌讚，賀是祝賀。像這一種

詩，詩裏比較少些，可是牠的普遍，却比任何詩來得大。如關雎一章，簡直任何人都知道的。現分兩項來說：1、頌讚的——大多是頌讚先王之德，表示自己一種景仰的詩。如大雅棫樸是頌讚文王的詩。辟王即指文王，以繁盛的棫樸比之文王的德。因為文王德盛，所以六軍為追隨他征伐，天也會加他的壽考。如周頌思文是頌讚周之始祖后稷的詩。后稷之德可以配天，因古史中說后稷教人以稼穡的，帝堯時為農師。他遺下來的來（小麥）一車（大麥）一使他們現在可以徧植而養民。這樣的大德，自然值得他們頌讚了。像這種的頌讚，在詩裏並不多；我們也覺得牠的文字與詩的根本精神相差太遠，所以不多舉了。2、祝賀的——這是祝人的福，賀人的壽的一種詩，文字的意義也與上面的頌讚詩差不多。不過頌讚的對象往往是古帝王或古英雄，而祝賀却是一般通俗的羣眾而已。如周南關雎是一首祝婚歌。所謂「關關雎鳩，」正是形容一對新夫妻像雌鳩的密切。淑女君子，自然是一對最切合的好姻緣。



第二節裏我們現在結婚時一般賀客的說笑話。所以有一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可知大家都犯着相思病，未結婚前早已睡愛得不得了。一話雖從女方說，實際上男方也是這樣。一末節是賀者祝賀之意，祝他們像琴瑟的相合，像鐘鼓的相配。因為琴瑟與鐘鼓都是樂器，樂器自然要求其性質相合的，方能奏出合節的聲樂；正如夫妻也要這樣的相合，才能奏出同心之曲來。如周南桃夭是一首賀出嫁的歌了。「之子」就是指那出嫁的新婦。新婦到了夫家以後，牠和丈夫的愛情，一定像桃花那般豔麗他的結晶——小寶寶，一定像桃實那般豐盛牠和那般家人一定像桃葉那般密切。如小雅斯干是賀人成室的詩；像這樣的賀詩，可謂再詳細也沒有了。先說室是臨水面山的像竹苞一樣的，因像松茂一樣的密的住的是一家兄弟，他們很相親愛。他們是繼續先祖的遺志的，所以把室築在這裏。當時木匠閤閤的釘着板，泥水匠橐橐的打着牆，把風雨除了，鳥鼠去了，於是一座新室也成功。

## 詩

了新室的客廳，蔡得很華嚴莊嚴的像矢一樣的，直華麗的像翠一樣的軒采。庭院也是很高大的，很深廣的，空氣也十分充足，下面鋪着蓆，上面掛着簾。主人睡了說有夢，夢裏有熊羆虺蛇。請占夢人來，夢說是熊羆是生男的預兆，虺蛇是生女的預兆。後來生了男子，就給他臥在牀上，着了繡裳，這簡直是一塊寶玉，因為是個小主人——是將來室家的君王。生了女子呢，那就給牠臥在地上，着些破布，因為這只是一塊破瓦，無聲無色，只要給牠衣食，做父母的別的就不用關懷了。可知當時中國就是重男輕女，所以賀客連這點也說進去了。文字自然過於離奇，但描寫却很真切，有使我們咀嚼的地方。如小雅鴛鴦是祝人以福的詩。在詩裏像他這種的詩頗多，如周南的樛木，小雅的天保，南山有臺，瞻彼洛矣，裳者華，桑扈等，都是含有祝頌意味。因在詩的本身上意義較少，不多舉了。此外在第五節裏所舉周南的螽斯，麟之趾二篇，前者是頌賀子孫繁昌的，後者是頌賀宗族興盛的，都可以列在這裏，稱為祝賀詩。

五、宴會詩——這因為古時宴會的時候，無論是朝廷民間，常常有一種歌樂以為樂，所以有宴會詩，如小雅鹿鳴，是天子燕賓客之歌。形容君臣相處，共燕如鹿鳴，啣食野苹，燕飲時常有樂聲，所以有鼓瑟吹笙。這自然是天子唱的，所以有贊美羣臣皆有德音，厚愛人民。大抵當時饗燕，君臣共處，互相讚美，以為歌耳。如小雅頌弁，是兄弟親屬宴會時的樂歌。大家都是相歡地飲着，忽然有一個戴帽的人，現着不快樂的樣子。於是有一個起來歌着，說今天晚上都是我們自己的親屬，正如舊與女難附在松柏一樣。酒是這樣好，菜是這樣富，今晚上應當喝一個通醉，大家來樂一個通宵。我們的相會總究不是永遠的，而且也很難常常相會。沒有相會的時候，大家是怎樣的難過，現在既然相會了，自然都有說不出的歡悅。死喪是無日的，大家都喝着酒罷，不要不快樂了。像這樣的詩意，也剛如「人生幾何，對酒當歌。」此外如小雅魚麗，南有嘉魚，湛露形弓，瓠葉，以及大雅的行葦，既醉等詩，也都可以入做這類。

【詩經是否中國最古詩歌】在中國詩歌中，相傳詩經是一部最古的詩歌總集，其中包納着三百多篇，遠古純真的詩歌。不過在詩經以前，並及詩經以外，並非沒有其他的詩歌，在往古的遺籍中，我們時常可以看見，如古書所記：「伏羲駕辯，楚勞商只。」（楚辭大始）「伏羲有網罟之歌。」（隋書樂志）「葛天氏之樂，三人摻牛尾投足而歌八闕曰：栽民，玄鳥，逐草木，奮五穀，敬天常，建帝功，依地德，總禽獸之極。」（呂氏春秋古樂篇）「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莊子天運篇）「范蠡復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嘗步於射術，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願子一二其辭。』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於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彈者奈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饑食禽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之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

## 詩

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宍。」——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帝堯之世，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帝王世紀）——「堯五十年，康衢有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無識無知，順帝之則。』」——（列子）——「舜將禪禹，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而歌曰：『明明上天，爛然是陳，日月光華，弘予一人。』」——（尚書大傳）——「（伯夷）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勿馬沒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史記伯夷列傳）——凡這些詩篇，或是西歷紀元前二十四五世紀左右的作品，或是公元紀元前二三世紀左右的作品，似乎都較詩經爲早。但他們或空存其名（如駕辯網罟之類），或出於偽托（如康衢之類），或出於逆寫（如彈歌之類），都不足徵信。且中國的古史是否可靠，還是一件極費商量的大疑問，以離古較近的司

馬遷尚且說：「夫神農以前，吾不知矣，以神農之前，皆結繩之世，未有文字，無記事之史，故不能知。」則所謂三皇五帝，是否有其人，還是我們討尋中的一件大疑案。所以上面所舉的詩篇，它們真實的時候，是否較詩經爲早，正不易斷定，並且它們所依托的室家，本身便不十分堅固，如列子的偽托，莊子的寓言，本不甚可靠。老實說，古代即有這些詩歌，也不必就長這些時代，或這些人的作品。並且即使我們退一步說，此種作品，有幾首確切可信的，也只是片言隻語，不過是些零片，在文學上不會有什麼重要的價值與影響，何況我們因爲無微不信的原故，還不敢確信它們呢？**□**詩經的時代的幽古，我們大部分是信得過的。它的時代，大約是西周末年，到陳靈公的時候。並且它並非隻言片語，而都是極完整的詩歌。所以我們研究中國遠古的詩篇，除了詩經，確是尋不到更古的偉大的文學作品，而象它那樣的在中國以後的文學上享有這樣偉大久遠的威權的。

1131

【詩經影響】詩經的影響，可以分爲兩種。一是在當時的影響，一是對於後代的影響。詩經在當時的影響，完全是因爲音樂關係。馬瑞辰說：「詩三百篇，未有不入樂者。」（《毛詩傳疏證》）。周炎武則主張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一日如錄卷三：「無論如何，一部分是可以歌的，而當時人士，幾於無人不能歌詩。左傳記晉文公出亡，說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詩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僖公二十三年》）。章學誠謂六藝以詩教爲最廣。（《文史通義詩教下》）這完全是因爲歌詩的關係。此外引詩之例，也是不勝枚舉。所以孔子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孔子又說：「小子何莫學夫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均見論語》）可見詩經在當時，是用途極廣的。對於後代的影響，是怎麼樣呢？單就文藝一方面說，也可發現幾層的用處：（一）四言詩的模範——詩經是四言詩的極軌，後人做四言詩，到今日未嘗絕迹，無一不奉詩經爲楷模。而且後人做墓誌銘，做像贊，

做祭文，無一不用四言。韓愈平淮西碑的銘，便是受了詩經的極大影響。李義山韓碑詩說：「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明堂詩。」韓愈實在是中興四言詩的第一人！（二）中國文學的基礎——張世祿說：「歐洲而無荷馬詩，則魏琪爾但丁彌兒頓諸人，或永不產生於世上。中國而無詩經，則楚辭以下之文藝，亦將無以產出。歷史連綿生長之關係，亦可於文藝觀之也。」（《中國文藝變遷論》）這話甚爲允當。試想中國各種文體各種詩體中所用的字彙典故，重言雙聲疊韻，以及命意遣辭的方法，何一不由詩經導之先路。章學誠說得最妙：「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知也。」（《文史通義詩教上》）又說：「學者惟拘聲韻謂之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數陳諷諭抑揚涵誦之文，皆本於詩教。」（《詩教下》）（三）詩經與日常生活——我們所用的習語，如宴爾新婚，（谷風）二三其德，（氓）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兮，（采芣）我們說話寄信，那一個不用他。什麼關雎麟趾，（用關雎麟之趾

詩一鴛鴦福祿（用鴛鴦詩）我們在婚席上處處可以看見。詩經造福於我們是太多了。（四）古代典章文物的參考資料——大雅韓奕詩說：「其殺維何？魚鱉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讀此可以知古人宴會時的食品，小雅楚茨說祭祀的禮儀，詳細極了。（顧頡剛詩經的厄運與幸運）可以見得上古時代吉凶軍賓的禮節，一切都可以在詩中看見咧。

【詩經時代其他韻文】胡渭云：「古者易象龜占必有協，百家書語，間作鏗鏘。」（五子之歌辨）這便是說經傳諸子之文也。往往用韻的了。那孔子的彖象繫辭文言……之屬的韻文如鼓之以雷霆，閔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繫辭上）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同上）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

詩

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文言）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同上）孔子的贊易，用韻文的地方最多。即如上下繫辭，竟有一百十韻了。又如老子莊子墨子荀子……等書中亦頗有許多的韻文。而老子為尤甚，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人口爽，馳騁收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老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同上）今有王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灶近灼，神蛇近暴。（墨子親士）烏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時傷。（墨子引太誓）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

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莊子）  
 一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獸  
 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止蟲。（同上）以上所引各例，  
 自孔子繫辭以下的各種韻文，是否富於文學價值  
 呢？我不敢慨然的斷定牠少有。因為他們所重要的是  
 在於說理，而「詩」却不是個說理的東西，而且也  
 是不可以說理的一種文學。牠們本不是抒寫感情  
 和印象的文字，是一種非文藝的東西，所以不應該  
 去講牠。至於孫卿的荀子，便完全不同了。雖然是  
 他的全書也好談理，而五賦和絕詩的韻文，却頗有  
 文學的價值。並且可以與南方的楚辭相抗，而成爲  
 一種北派的北方文學。所以我不特是不處之於附  
 庸之列，而且還要在下邊另起一個專條去論述牠。

1009

【詩經陳說詩】詩經的陳說詩，在全詩經裏面，份  
 量當然最少，但各方面却都有些牠的篇幅，也不十  
 分冗長，和抒情詩是差不多的。茲分三類說明如下：  
 一、勸戒詩——詩至於勸戒，實際上詩的意義就很

少。所以像這種詩，不好的，往往會變做格言一般的  
 苦燥無味，如鄜風相鼠是以鼠來喻人，雖帶刺意  
 味，但實際上是勸戒的。所謂像鼠這樣賤的東西，外  
 面還是有皮，人而沒有面皮，那還要不死何爲？像鼠  
 這樣還有牙齒，猶之吃物還用牙齒，人而沒有舉止，  
 一切都輕意浪動，那還不死等做什麼？像鼠有完整  
 的體人而沒有禮儀，那又爲什麼不趕快死去？句句  
 都是疑問，反過來就是和緩的勸戒了。此外像召南  
 的甘棠，勸人勿伐甘棠，標有梅，勸人勿竊他家的梅  
 唐風的采芴，是勸勿聽信人家讒言；小雅的賓之初  
 筵，是勸戒酒；周頌的敬之，是當時臣下進戒成王，都  
 是屬於這類的勸戒詩。因爲意義上比較少，所以這  
 裏都不舉了。二、說理詩——這一種詩，只是將事理  
 說個明白，別的就沒有意思。牠和勸戒詩不同的地  
 方，就是一個含有諷刺的意味，一個却是照理直敘  
 的。如小雅常棣，簡直像條約，一條一條，呆板的說明  
 兄弟是怎樣友愛。第一條說：兄弟如常棣的花和萼，  
 比任何來得至親的。第二條說：兄弟倘使有一個不

測在外死了，一個必定去求他的尸首。第三條說：如果像上面的情形，做朋友的只會歎息，斷不會像兄弟這樣的急切，正如脊令鳥一樣。第四條說：即使兄弟自己有了意見，但對外還是同一心的，朋友自然不能這樣。第五條說：喪亂之後，安寧之時，兄弟難道不如朋友嗎？第六條說：祭祀畢後，兄弟相飲，是無限和樂。第七條說：做夫妻的也好，做兄弟的也合，一家永遠是很快樂的。第八條說：家庭和，妻子樂，「是完是圖，豈其然乎？」此外如大雅的抑，亦有說理意味，也是說理詩。總之，說理詩只是把理來說明就完了，餘外再沒有意思的。□三、雜詩——這是不能屬於上面那一類的其他詩了，如鄜風牆有茨，是說中冓之言，不可對人道也，正如牆上有茨，不可掃也。中冓是指閨房，說是閨中之言，自然多醜，牆上的茨有刺，自然不便於掃。所以那種閨房之言，斷斷不可對人說的，像這種的詩，既非勸戒，也非說理，更非所謂抒情敘事，無以歸之，只好歸之爲雜詩。

【詩經用韻】<sup>772</sup>也許有人說，作詩而講求聲韻，乃始

詩

自六朝六朝，以前的作家却沒有注意於此，然而產生的好詩很多，可見詩與聲韻，並不覺得如何重要。這種說法，自然有片面的理由，其實按諸事實，六朝以前的詩，說它不講求聲律則可，至於音韻，雖然沒有標出什麼主張，爲作詩的一定法式，而一章一句，無不聲調和諧，即如「三百篇」的老祖宗，如果攷證它的聲韻，也不是無例可舉。□但說到詩經問題，就來了，原來古音早已失傳，詩經裏面的用韻，試以今音攷之，不協的地方，卻非常之多，例如「邶風擊鼓」：「爰格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處」——「下」爲韻。「下」古音讀如虎。二、國風草蟲：「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忡」——「降」爲韻。「降」古音讀如攻。三、衛風有狐：「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側」——「服」爲韻。「服」古音讀如迫。四、秦風無衣：「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皆作。」——「澤」——「作」爲韻。「澤」古音讀如鐸。參看焦氏筆乘——這些例子，在詩經中誠舉不勝舉。

並且還有一說，足以反證古代詩歌對於聲韻，必有共通的語音作爲標準，似乎不是隨隨便便的。後來古音韻讀法失傳，宋人遂借叶韻之說，把失傳的古音，一律協作今音，因此同爲一字，而叶韻各篇不一，甚至每章互異。元明兩代的學者，關於這點，就表示反對，如戴侗、焦竑及陳第等，都有抨擊叶韻的精闢議論。焦竑說：「詩有古韻今韻，古韻今不傳，學者於毛詩離騷，皆以今韻讀之，其有不合，則強爲之音曰：此叶也。予意不然，如騷虞一『虞』也，既音牙而叶『葭』與『貳』，又音五紅反而叶『蓬』與『縱』，好仇一『仇』也，既音求而叶『鳩』與『洲』，又音渠之反而叶『遠』。如此，則東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後，凡字皆無正呼，凡詩皆無正字矣，豈理也哉？」（見焦氏筆乘）陳第說：「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讀古之作，不免乖刺而不合，於是悉委之『叶』。夫其果出於『叶』也，作之非一人，采之非一國，何以『母』必讀米，非韻『祀』韻『止』，則韻『社』

韻『喜』矣……厥類實繁，難以殫舉，其矩律之嚴，即唐韻不啻此，其故何耶……」（見毛詩古音攷序）於此，我們可以補充幾句說：六朝以前的詩歌，也是講求聲韻的，所不同者，不和「近體」詩的必須合於規律而已。至於詩經的用韻，實在很不一致，大概有下列數種：一、用在句首的，例如「麟之趾，振振公子」（見國風麟之趾）——「麟」振爲韻。二、用在句尾的，例如「蒹葭蒼蒼，白露爲霜」（見秦風蒹葭）——「蒼」「霜」爲韻。三、用在句中的，例如「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見大雅抑）——「競」「方」爲韻。四、一章一韻的，例如「清人在消，駟介庶塵，二矛重喬，河上乎道遙」（見鄭風清人）——「消」「塵」「高」「遙」爲韻。五、隔句用韻的，例如「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見小雅采薇）——「依」「霏」爲韻。六、錯雜用韻的，例如「肅肅鴉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藝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見唐風鴉羽）——「行」「桑」「梁」「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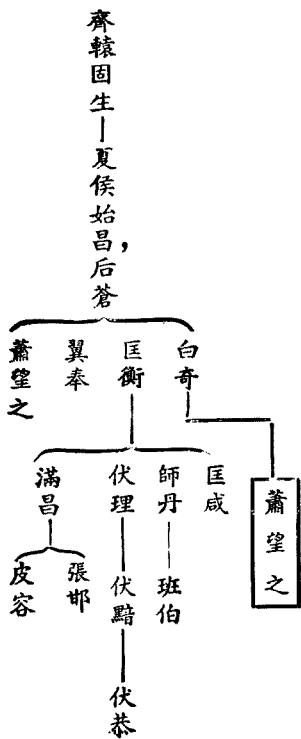


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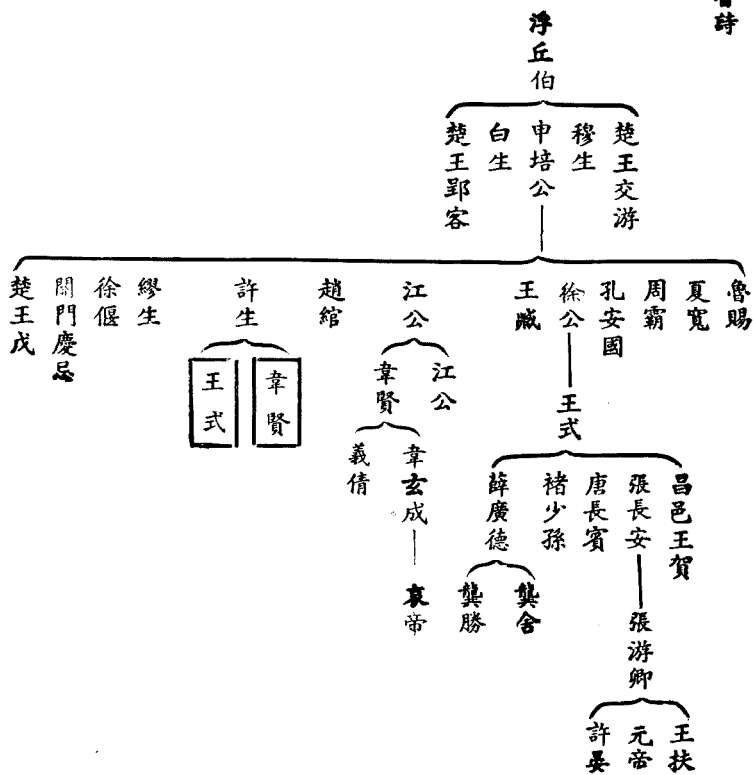
常」爲韻。總之，詩經的用韻，是非常複雜的，除了上面所舉的六個例子之外，還有隔兩句一換韻的，又有首尾兩句同韻而中間異韻的，更有用韻在每句語尾詞之前的，錯綜紛紜，變化不一。

【詩經學史】詩經在春秋之世，純粹應用於音樂語言，很少拿來講學，到戰國時，賦詩道志的事已經不大有了，孟子所謂王者之迹息而詩亡，此後漸有詩學之傳。秦始皇焚書坑儒，詩因爲口耳相傳，得以不滅。漢興於是有齊魯韓三家。魯人申公作訓詁，號魯詩；齊人轅固生作傳，號齊詩；燕人韓嬰作內外傳，

一、齊詩



號韓詩，三家詩並列於學官，是爲今文學。又有河間人毛公作故訓傳，號毛詩，爲古文學，於是詩分爲四派。魯詩出於浮丘伯，申公與楚元王俱事浮丘伯，於是傳詩。毛詩自言源出子夏。三家詩和毛詩的分別，有人以爲在序，魏源詩古微辨其非，其實齊詩多用緯說，怪誕不經，與魯韓毛不同，據鄭樵說，四詩土音不同，訓詁亦異。毛詩在平帝時始列於學，其後馬融、賈逵、鄭玄等發明毛氏，其學遂盛。茲將漢代四家傳詩源流列表於下：



高嘉 — 元帝  
高容 — 高詡

右師細君 — 包咸

許冕 — 李業

魯恭

三、韓詩

韓嬰

趙子 — 蔡誼 — 食子公 — 栗豐 — 張就  
貴生 — 王吉 — 長孫順 — 髮福  
韓商……韓生

韓方丘

薛漢

杜撫  
澹台敬伯  
韓伯高

……  
召馴  
楊仁  
趙曄



自毛詩盛行，三家詩漸衰，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到唐代經學統一，孔穎達又專取毛傳鄭箋作疏，於是毛詩學大盛。但在隋唐之世，猶有韓詩可據，到五代時，韓詩內傳亦亡，現在祇存外傳，非嬰傳詩之詳者，其遺說亦時見於他書，與毛義絕異。□三家詩既亡，祇存毛詩獨行於世，又經孔穎達作疏，於是毛說成爲詩學界中的權威，凡研究詩經的人，沒有敢於反抗的，直到歐陽修、蘇轍、鄭樵、朱熹出來，才開始對於舊說加以攻擊。歐陽修作詩本義，蘇轍作詩集傳，已經表示對於舊說不信任，鄭樵詩辨妄更是徹底痛罵詩序的荒謬，極多創見，傳統的詩經學，在學術上的地位，因之大爲動搖。朱熹的詩序辨說，詩集傳，廢序言詩，別出新解，遂起而握詩學界的牛耳。此外如程大昌、王質、楊簡等亦都是新派健將。當時正統派的學者有范處義、呂祖謙、嚴粲、馬端臨等，仍舊擁護毛、鄭，不過勢力不大，終不能戰勝新派。□元明的詩經學完全是新派的勢力，大概都是朱子學派，祇有極少數的學者如袁仁、郝敬、李先芳等，反對朱

詩

學，此外便是折衷新舊的調和派如姚舜牧、唐汝疇等，是獨何楷、陳子龍、季本頗有新義發明。等到清代，陳啓源出，而詩經學研究的方法一變。□清代學者治學崇尚考據，與宋明不同，所謂「漢學」、「樸學」的名詞於是成立。陳啓源作毛詩稽古篇，訓詁準爾雅，篇義準小序，詮釋經旨準毛鄭，名物以陸疏爲主，辨正朱熹集傳歐陽修詩本義，呂祖謙讀詩記嚴粲詩緝，摭擊劉瑾詩集傳通釋輔廣詩童子問，完全是漢學家的態度。這時的學者如朱鶴齡、諸錦、劉青芝、許伯政、毛奇齡是反對朱派的，姜兆錫、王承烈是攻擊毛、鄭的，調和漢宋二派之間的有李光地、范家相、姜炳章等，而李鍾儵謂孔子未嘗刪詩，言人之所不敢言，可謂勇於疑古。乾嘉以還的學者，幾乎完全致力於毛、鄭三家的探討，可以說是漢學的全盛時代。戴震於詩學還偶採朱子之說，馬瑞辰、胡承珙則專主毛、鄭，陳奐、孫堂且宗毛傳而駁鄭箋。這時對於三家詩的搜集，亦很有一番成績，范家相繼宋王應麟詩考輯三家詩拾遺較之詩考材料充實許多，嚴

虞惲、惠棟等亦從事於輯佚工夫，陳喬樞對於四家異文多所考證，古詩能夠在今日還可以見到一點，清代學者之功爲多。至於崔述、姚際恆，不爲舊說所囿，超越漢宋諸家窠臼立言，極有科學家的精神，尤非他人所能及。<sup>110</sup>

【詩經與婦女文學】謝无量中國婦女文學史謂：「周時民間采詩，兼用老年之男女任之。其詩亦必男女均采，故詩經中宜多婦人之詞。」謝晉青詩經之女性的研究，謂「十五國風存詩一百六十篇，其中有關婦女問題者八十五篇。」若就宋人訓詩「國風男女之詞多淫奔自述之詩」一語觀之，則古之婦人，矢口成章，女子之作，國風中蓋居其大半矣。（此說章學誠最反對之，見文史通義婦學篇）然篇章荒遠，古義無徵，今惟據古書確以爲婦人之作者分別列爲專條，散見前後，以規詩經中婦女文學之一斑。<sup>1011</sup>

【詩經全爲樂歌論】我們開始敘述中國有詩以來的第一部樂歌的總集——詩經——便很奇怪

這部極古的絕妙文章，已經給一般箋注家弄成了乾燥無味的政論和歷史了。他們做起詩序，把分明是男女甜蜜的戀歌，也改成詩人諷刺時政或歌美國君的作品，分明是男女期會的歌辭，也要大發揮其政論，我當初真不知道作者是何心理，近來研究結果，纔知道這些箋注家，原來就是不高明的散文家，散文的本身就是政論和歷史，而不是文學，怪不得把他應用在韻文上面，便要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譬如詩序只緣序者立例，篇篇都要美刺他人，因此把那些絕妙的情詩豔歌，都附到一椿一椿的歷史上去。詩序不要說了，就是主張「文者包絡一切著于竹帛者而爲言」的章太炎先生，他在國故論衡中原經篇說：「孟子曰：王者之述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述息者謂小雅廢，詩亡者謂正雅正風不作。詩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六月者宣王北伐，小雅之變自此治也。其序通言正雅二十二篇廢，而王道缺，終之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征，中國微矣。國史之有編年，宜自此始。」把詩

經來附會編年，這真就是散文家的拿手好戲！由他們眼中，詩經裏幾乎沒有一篇不與國政時事相關，即沒有一篇不是我們所謂實際生活的文學。至於詩經裏面和散文區別的那種音節，那段性情，那癡男怨女征夫思婦的歌聲，他們義理大家的耳朵裏，是不會聽得見的，即因這麼一來，所以纔把一部最好最古的「音樂文學」埋沒盡了，腐化盡了。宋鄭樵對於這一部音樂文學的厄運，很覺着不平，所以他說——「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爲燕享祭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辭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爲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授，遂使聲歌之音，湮沒而無聞。」（通志卷四十九樂略樂府總序）「義理之說既勝，則聲歌之學日微……蓋聲失則義起」（同上）王圻也慨乎其言地說——「嘗論他經可以詁解，而詩當以聲論，後世不得其聲而獨辭之知。韓毛諸家

於鳥獸蟲魚之細，竭力以事，而問其音節不能解也。古者審聲以知治，作樂以成教者，其亦幾於絕矣。夫以聲感者于性近，而以義求者離性遠，學詩而不知此者，與耳食何異！」（續文獻通考經籍考詩類）唐順之更有一大段很透徹的話道——「六籍皆以文傳，而詩獨以聲傳。昔者孔子患鄭衛之聲亂于雅頌，乖刺無所從正，乃周流四方，聞韶樂於齊，不知肉味，又得文王之操於箕宏，乃始默然自信曰：吾六十而耳順，然後反魯正樂。命太師歌關雎而曰：皦如也，繹如也，洋洋乎盈耳哉！自是刪詩，定其中聲得三百篇，皆被之管絃，而雅頌各得其所，其於門人弟子亦往往教以詩歌，其尤有得者，聲若金石。而子貢聞聲歌所宜之說於師乙，則夫子樂而與之，曰：賜也可與言詩矣！然則詩之爲詩，不專以其文，以其聲也。自漢而下，詩之文徒在，而其聲盡亡，然其時樂師尚能譜鹿鳴，伐檀，文王，騶虞四詩，又不久而廢。韓毛諸家，號爲專經，竭其力以爭草木蟲魚，至問其音節不能解也。今三百篇俱在學官，諸生誦習其文，與諸經同，

然絕無有能繹而歌之者，而絃匏琴瑟諸器，因此遂不列於學官，其鹿鳴諸詩，則賓興飲酒學官命弟子時一歌之，然有聲而不成調，嗚嗚然若擊土鼓，然不知其於薰木貫珠之義安在乎？（送陸訓導序）本來一部詩經，是爲聲而不爲義的，所以孔子論詩，也只是取詩之聲，不曾說詩之義，如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說「師摯之始，關雎之亂」，這全是指音樂說的，並不是說關雎的義理如此如此。孔子以後，纔有所謂齊、魯、韓、毛四家，拿這一段話，講成功了關雎的義理，於是從那烏煙瘴氣的義理，把全部的音樂文學都籠罩住了，於是詩經便不好講了。所以現在我們要把詩經講成文學，先不可不推翻義理說，而直接從音樂方面去觀察，這可以叫做詩經之音樂的研究法。現在我試把下面詩經和音樂關係的幾個先決問題討論一下，再作解答：

（a）詩經就是樂經嗎？（b）詩經所錄全是樂歌嗎？（c）詩經是從徒歌變成樂歌嗎？

第一個問題是：自明劉濂的樂經元義和吳承仕樂經源流兩

書提出來，才成爲問題的。其實就使這個詩經即是樂經的假設可以推翻，而詩經所錄全爲樂歌的話，仍然可以成立。不過有了這個假設，更可證明詩經和音樂的關係的重大罷了。（一）劉濂說「六經缺樂經，古今有是論矣，愚謂樂經不缺，三百篇者樂經也，世儒未之深考耳。夫詩者聲音之道也，若夫子刪詩，取風雅頌一一弦歌之，得詩得聲者三百篇，餘皆放逸，可見詩在聖門辭與音並存矣。仲尼沒而微言絕，談經者知有辭不復知有音，如以辭焉，凡書皆可，何必詩也？滅學之後，此道益加淪謬，文義且不能曉解，況不可傳之聲音乎？無怪乎以詩爲詩，不以詩爲樂也，故曰三百篇者樂經也。或疑之曰：樂之用廣矣大矣，乃以三百篇當之，何局而不弘也？愚曰：樂之道與他書不同，有以文義存者，器數存者，聲調譜奏存者。工師以神意爲授受者也，古聖人以明物之智，制爲黃鍾之宮，自十二律出而律呂之能事畢矣；自鍾磬琴瑟笙簫塤篪出而聲音之能事畢矣；則器數者即經也。周太師制歌聲，自關雎鹿鳴文王清廟以



往，皆有定調，國風小雅多商音，大雅多宮音，三頌盡爲宮音，則周庭之樂唯黃鍾太簇二調，至春秋而魯庭紳摯猶能傳其音，漢興制氏以聲音之學肄業，晉杜夔尚能傳文王鹿鳴伐檀駟虞四詩餘響，此以音調相授受也。南陔白華華黍崇邱由庚由儀六篇其辭已不可考，而笙竽獨能存其音節，此以譜奏相授受也……惟所謂詩者以辭義寓于聲音，附之辭義，讀之則爲言，歌之則爲曲，被之金石弦管則爲樂，三百篇非樂經而何哉？（律呂精義內篇五引樂經元義）（二）吳承仕說：「聖王作樂之道載諸經史，其後雖經秦火而樂經固未盡亡也……虞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此有虞制作之法，見于經者然也。周禮典同曰：『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而金石革樂縣之制備載小胥及考工記，此成周制作之法，見于經者然也。至于樂章，咸英雖不可見矣，韶濩猶有存，詩

經一部乃周之全樂，十五國風王侯卿大夫士庶者如明良南風之歌，韶之遺也，商頌五篇濩之遺也，通用之樂也，小雅燕饗之樂也，大雅會朝之樂也，周魯二頌宗廟郊社之樂也，以此觀之，樂經何嘗盡亡也哉？」（樂經原流論樂經未亡）  
 第二個問題是從鄭樵通志程大昌詩論提出來才成爲問題的。其實講起來，詩之可籥，見於周官（籥章獻幽詩幽雅幽頌）詩之可管，見於二禮（下管象下管新宮）詩之可簫，見於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鹿鳴之三）墨子說：「儒者誦詩三百，絃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大戴記投壺篇「凡雅二十六篇可歌，歌鹿鳴，騶首，鵲巢，采芣，伐檀，白駒，駟虞。」論語子罕篇孔子說：「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史記孔子世家又告訴我們：「孔子語魯太師，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鄭志鄭玄答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而且甯戚能歌碩鼠（呂覽高誘注

及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說苑善說篇（原憲、曾子能歌商頌，一韓詩外傳一莊子）由上種種例證，可見詩經全爲樂歌，這在古代是完全不成問題的了。但既成了問題，便不免要有所爭論，我爲着方便起見，把關於這個問題的不同見解，分作三項來講：（一）詩經全爲樂歌說。宋鄭樵明朱載堉清乾隆都是這派著名的代表。鄭樵在通志樂志樂府總序說：「夫子刪詩，其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繫之風雅頌，其得詩不得聲則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此繫也。」再看他在詩辨妄中「國風辨」有一段話，他說：「詩者聲教也，出于情性，古者三百篇之詩皆可歌，歌則各從其國之聲；周召王豳之詩，同出于周，而分爲四國之聲；邶鄘衛之詩，同出于衛，而分爲三國之聲；蓋採詩之時，得之周南者繫之周南，得之召南者繫之召南，得之王城與豳者繫之王城與豳，得之邶鄘衛者繫之邶鄘衛，蓋歌則各從其國之聲……大抵詩有三百，皆以聲別，嘗觀夫子之論詩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夫謂雅頌

各得其所可也，而謂樂正者，何也？蓋樂者，鄉樂也，鄉樂即風聲也。」（六經與論卷三文同）朱載堉在「鄉飲酒樂譜」更說得明白：「內則曰：十有三年學樂，此何樂也？蓋所謂絃歌之樂也。古詩存者三百餘篇，皆可以歌，而人不能歌者，患不知音耳，苟能神解，意會以音求之，安有不可歌之理乎？」（樂律全書卷三十一）乾隆在詩經樂譜序也說：「詩三百篇，皆可歌詠者也，魏晉時尚有文王鹿鳴四章，但未著宮調，學者茫然不知耳。」總之，這派所主張詩經所錄全爲樂歌說，是最有力量的。顧頌剛先生發表一篇「論詩經所錄全爲樂歌」，他是從春秋時的徒歌上，詩經的本身，漢代以來的樂府和古代流傳下來的無名氏的詩篇上，從這各種事實來證明詩經是樂歌，雖然顧先生不是有意作音樂文學運動的人，但他這種根本主張，也可算得比許多文學史家有精義多了。（二）詩經有因詩爲樂與因樂爲詩說。元吳澂「校定詩經」的自序，就是這派代表。他說：「詩風雅頌凡三百十一篇，皆古之樂章，六篇

無辭者笙詩也。舊蓋有譜以記其音節而今亡；其三百五篇則歌辭也。樂有八物人聲爲貴，故樂有歌，歌有辭，鄉樂之歌曰風，其詩乃國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辭，人心自然之樂也，故先王采以入樂，而被之弦歌。朝廷之樂歌曰雅，宗廟之樂歌曰頌，於燕饗馬用之，於會朝馬用之，於享祀馬用之，因是樂之施，於是事而作爲辭也。然則風因詩而爲樂，雅頌因樂而爲詩，詩之先後，於樂不同，其爲歌辭一也。」這種講法和元微之作的樂府古題序說的「由樂定詞」和「選詞配樂」兩種分法有些相同，但推到極端，便要如朱熹答陳體仁書所主張的「樂乃爲詩，而非詩爲樂，而作」，「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朱子全書詩綱領）結果不免要走向反音樂文學的路上來了。（三）詩經有入樂不入樂之分，說宋程大昌在詩論中南雅頌爲樂詩，諸國爲徒詩，篇云：「春秋戰國以來，諸侯鄉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至其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鶴巢，時

詩

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出南雅之外者，然得知南雅頌之爲樂詩，而諸國之爲徒詩也。」以後如陳暘焦竑都從程說，清代顧炎武日知錄因之，也有「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的主張。他說：「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頌各得其所，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頌也，詩之入樂者也。邶以下十二國之附於二南之後，而謂之風，鷓鴣以下六篇之附於豳而亦謂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於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之附於大雅，而謂之變雅，詩之不入樂者也。」（論詩）胡彥昇在樂律表微也說：「詩是樂章，然詩則替之所誦，樂章則太師所掌，故有不入樂之詩，有不入詩之樂章。三百篇雖皆可弦歌，而正樂所用，唯南豳二正雅及周頌，餘皆不入樂也。樂章雖多與詩之篇次相合，而經首與騶虞爲射節，皆風也，而經首不入詩；笙詩管詩與鹿鳴等篇，遞奏皆雅也，而笙管之詩不入詩；九夏皆頌類，而肆夏繁遏渠三篇外皆不入詩，大武詩六篇，而武宿夜亦不入詩。」（卷八）似此把詩和音樂

的關係祇限制於某一個範圍以內，和史記所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一段話實在剛剛相反，教我們那裏敢相信他？魏源說過：「古者樂以詩爲體，夫子自衛反魯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正樂即正詩也，樂崩而詩存，于是有三百篇入樂不入樂之訟。」（詩古微上編之三夫子正樂論）我們假使稍知道古代詩歌和音樂發達的路徑相同，我們假使知道古經的「南」「風」「雅」「頌」都是音樂的名，那麼還用得着來討論甚麼入樂不入樂的問題嗎？實則我們的真問題，卻在於問詩經是從徒歌變成樂歌呢？還是完全爲奏樂而創作的樂歌呢？不過這個問題，就算不容易解決，而我們所主張的詩樂說還是根本不會動搖的。第三問題是可分作兩方面來解決：一是承認原來就是音樂的詩人創作的樂歌，一是依據王制說的「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和漢書食貨志說的「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的話，因而主張詩經有部分詩是從

民間徒歌變爲樂歌。我以為這兩種講法，都是說得通的。依前說則詩經便有唱這樣詩歌的歌手或音樂者，依後者則詩經所錄都是當時的採詩官，從民間采訪來的。然無論如何，詩經的音樂上評價，總是以「人聲」爲主，他實在可說就是天籟。章潢在「樂歌總敘」說得好：「樂之道主乎聲，而聲必有取于天籟，以其一出于自然而非強作也。然則人之聲，非天籟乎？……故本之心，宣之聲，則爲詩，曰風曰雅曰頌，皆可以被管弦，協金石，而謂爲樂章，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正此也。雅頌各得其所，而關雎之亂，洋洋盈耳於師摯之始，曾謂樂而不以聲詩爲之主乎？……樂以詩爲本，詩以樂爲用，凡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節奏鏗鏘克諧律呂，不過用以依永和聲焉耳。」知道人聲就是天籟，天籟就是音樂，那就詩經所錄當然可稱他全是樂歌了。

【詩經分類】所謂「四始」所謂「風、雅、頌」，雖

然也是詩的分類，但這也是從詩的音調上而分的。風、雅、頌是詩的音調，我們對於詩的分類自然不必

限於音調，而且音調在我們現在也己用不着了。所以我們正可以把詩用一種最新的方法，分做幾類。從這幾類裏，我們可以看到詩的真面目，鑒賞詩的真價值。詩是受着好幾千年的烏煙瘴氣了，我們應當請牠出來換換空氣，這自然是我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對於近代詩的最新分類，不外乎詩人對於詩的題材的關係與見解為標準。這標準的結局，便是抒述自己內在的經驗的，謂之抒情詩；不抒己見只表現宇宙間的事物的，謂之敘事詩；隱約中傳達真理而偏於陳說的，謂之陳說詩。抒情詩是主觀的，敘事詩是客觀的，陳說詩是主觀而帶客觀的。詩的要素自然是一個「情」字，所以嚴格的說起來，詩當以抒情的為正鵠，敘事的只能說是附庸；至於陳說的，必須是作者能夠握住情感，否則便是散文的了。這是關於一般詩的分類。詩是周代的總集，可以說包括了詩的各方面，所以拿剛纔所說的方法，來應用到詩的上面來，這是最也妥當沒有的了。從抒情方面，我們又可把牠分為戀愛的、感懷的、哀

詩

悼的、頌賀的、宴會的等五種。從敘事方面，我們也可把牠分為史傳的、戰爭的、祭祀的、農牧的、遊獵的等五種。至於陳說方面，那只有勸戒的、說理的與雜詩。現在列一個表如下：

- |        |        |     |
|--------|--------|-----|
| 1. 戀愛詩 | } 詩情抒一 | } 詩 |
| 2. 感懷詩 |        |     |
| 3. 哀悼詩 |        |     |
| 4. 頌賀詩 |        |     |
| 5. 宴會詩 |        |     |
| 1. 史傳詩 | } 詩事敘二 |     |
| 2. 戰爭詩 |        |     |
| 3. 祭祀詩 |        |     |
| 4. 農牧詩 |        |     |
| 5. 遊獵詩 |        |     |
| 1. 勸戒詩 | } 詩說陳三 |     |
| 2. 說理詩 |        |     |
| 3. 雜詩  |        |     |

從這些許多分類裏面，我們如果拿詩的全分量來分配牠們，則抒情詩所得的分量最多，約佔全詩十分之七；敘事詩次之，約佔十分之二；五陳說詩最少，只有十分之零。五那也自然，詩是詩人所發的情感，當然以抒情為最多。而在這十分之七的抒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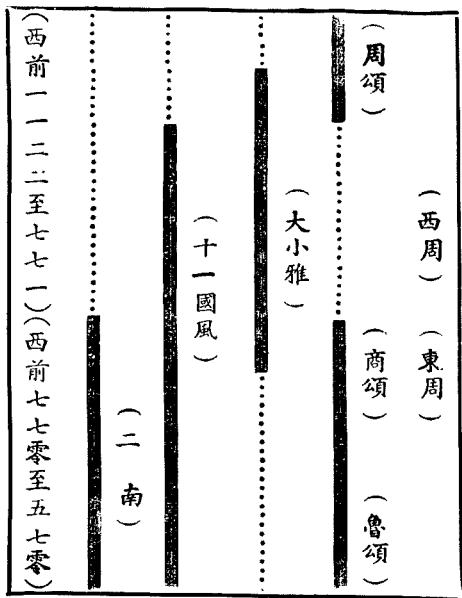
詩中，我們更可知戀愛與感懷竟佔七分之五，其餘只有七分之一。從全詩的分量來說，戀愛詩實佔到四分之一，感懷詩也是這個數目。戀愛詩可以不必說，這個感懷詩，却非在這裏說一說不可。在這裏所謂感懷的，是包括因政治不上軌道而悲慨的，因戰役綿延不絕而怨恨的，因時代倏然轉變而苦悶的。這三個不同而有的感懷，顯然是受着當時歷史的影響。那末我們先應當說說當時的歷史，是怎樣一個背景。□我們都知道周代是一個封建制度的國家，天子與諸侯，俱南面而治，各自爲政。各國的自身強弱自然並不一律，則互相接觸着，一定免不了利害的衝突；於是兼併吞噬的情形，自然演成了當時的事實。同時周室自成康以後，王室統治力衰弱，國內固然鬧得不亦樂乎，國外的戎夷也常來犯寇，甚至一個堂堂的天子——幽王，竟爲一個外夷的犬戎所殺，所以人民之苦於戰役，也是當然的事實。而且在這個時間內，戰爭可以說並未停過，不是諸侯攻諸侯，便是王室攻外夷。詩的五百餘年之間，可以

說，五百餘年都放入戰渦裏面，而尤其是最後二百年，更顯着混亂的局面。□還有當時幾個帝王，像厲王、幽王，不但不修政治，而且很嚴厲的壓迫民衆。雖然結果厲王被逐於彘，幽王被殺於戎，然而當時人民的怨望，真是敢怒而不敢言，因此發而爲詩，那當然是很多很多。同時厲王被逐，正是當時的民衆革命，而且建立了共和政府，這顯然是一個大劇變，貴族推翻了平民抬頭了。雖然結果還是周室中興，宣王嗣立，然而時代畢竟是變換了，舊貴族早已不能恢復他們的權威。等到周室東遷，王室顯然也只是一塊空招牌了，於是一般貴族因此而感到苦悶的，那也是當然的事實。有了這三個顯然的事實，詩人怎會不起來感懷呢？於是他悲慨了，他怨恨了，他苦悶了。文學與時代原是有極大的關係，詩裏面能有這許多感懷的詩，那也是當然的趨勢呀！

【詩經年代】關於詩經之年代，大略如次：

0164<sub>1</sub> — 0464<sub>1</sub>

至於詳細的考證，已見周頌和商頌等條，此處不再贅述。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有作詩時世圖，將三百篇按時代先後排列，其說一本「古序及毛、鄭、孔氏等舊義，而大旨仍以朱子為歸」所列錯誤實多（不知商頌為宋詩實為最大錯誤）然頗足代表千餘年來的習慣見解，茲錄要如下，以備參考。



作詩時世圖  
甲、商詩五

一、太甲之世

a. 頌一——那，

二、仲丁以後

d. 頌一——烈祖，

詩

詩

三、祖庚之世，

a. 頌一——玄鳥、

四、祖庚以後，

a. 頌二——長發、殷武、

乙、周詩三百六篇

一文王之世

a. 正風廿三

甲、周南——關雎、葛覃、卷耳、樛木、蟋斯、

桃夭、兔置、采芣、漢廣、汝墳、麟之趾、

乙、召南——鵲巢、采芣、草蟲、采蘋、行露、

羔羊、殷其雷、標有梅、小星、江有汜、野

有死、廣騶虞、

b. 正小雅八——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伐

木、天保、采芣、出車、杕杜、

c. 正大雅三——棫樸、旱麓、靈臺、

二、武王之世

a. 正風二

甲、召南——甘棠、何彼穠矣、

三、成王之世

b. 正小雅四——南陔、白華、華黍、魚麗、

c. 正大雅三——絲、思、齊、皇矣、

a. 變風七

甲、豳風——七月、鸛鳴、東山、破斧、伐柯、

九罭、狼跋、

b. 正小雅十——棠棣、由庚、南有嘉魚、崇

丘、南山有臺、由儀、蓼蕭、湛露、彤弓、著著

者莪、

c. 正大雅十二——文王、大明、下武、文王

有聲、生民、行葦、既醉、鳧鷖、假樂、公劉、洞

酌、卷阿、

d. 頌卅一——清廟、維天之命、維清、烈文、

天作、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執競、思文、

臣工、噫嘻、振鷖、豐年、有瞽、潛雖、載見、有

客、武闕、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載芣、良

耜、絲衣、酌、桓、齊、般、

四、懿王之世



a. 變風五

甲、齊——鷄鳴、還、著、東方之日、東方未明、

五、夷王之世

a. 變風一

甲、邶——柏舟

六、夷王厲王之間

a. 變風四

甲、鄘——羔裘、素冠、隰有萋楚、匪風、

七、厲王之世

a. 變風二

甲、陳——宛丘、東門之枌、

b. 變小雅四——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

c. 變大雅五——民勞、板、蕩、抑、桑柔、

八、共和之世

a. 變風一

甲、唐——蟋蟀、

九、宣王之世

a. 變風五

甲、鄘——柏舟、

乙、秦——車鄰、

丙、陳——衡門、東門之池、東門之揚、

b. 變小雅十四——六月、采芑、車攻、吉日、

鴻雁、庭燎、沔水、鶴鳴、祈父、白駒、黃鳥、我

行其野、斯干、無羊、

c. 變大雅六——雲漢、崧高、烝民、韓奕、江

漢、常武、

十、幽王之世

a. 變小雅四十——節南山、正月、小弁、巧

言、何人斯、巷伯、谷風、蓼莪、大東、四月、北

山、無將、大車、小明、鼓鐘、甫田、大田、瞻彼

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頍弁、車壘、青

蠅、賓之初筵、魚藻、采芣、角弓、菀柳、都人

士、采芣、黍苗、隰桑、白華、絲、蠻、瓠、葉、漸

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

詩

詩

十一、平王之世  
b. 變大雅二——瞻印、召旻

a. 變風廿八

甲、邶——綠衣、

乙、衛——淇澳、考槃、碩人、

丙、王——黍離、君子于役、君子陽陽、揚

之水中、谷有推、葛藟、

丁、鄭——緇衣、將仲子、叔于田、大叔于

田、羔裘、遵大路、女曰鷄鳴、

戊、唐——山有樞、揚之水、椒聊、綢繆、杖

杜、羔裘、鵠羽、

己、秦——駒鐵、小戎、蒹葭、終南、

十二、平王桓王之世

a. 變風七

甲、魏——葛屨、汾沮洳、園有桃、陟岵、十

畝之間、伐檀、碩鼠、

十三、桓王之世

a. 變風卅二

文——〇——九二〇

甲、邶——燕燕、日月、終風、擊鼓、凱風、雄

雉、匏有苦葉、谷風、式微、苑丘、簡兮、泉

水、北門、北風、靜女、新臺、二子乘舟、

乙、鄘——牆有茨、君子偕老、桑中、鶉之

奔奔、

丙、衛——氓、竹竿、芄蘭、伯兮、有狐、

丁、王——兔爰、采芣、大車、

戊、鄭——有女同車、褰裳、

己、陳——墓門、

十四、莊王之世

a. 變風十五

甲、王——丘中有麻、

乙、鄭——山有扶蘇、籜兮、狡童、豐、東門

之墀、風雨、子衿、揚之水、

丙、齊——南山、甫田、盧令、敝笱、載驅、騎

嗟、

十五、釐王之世

a. 變風五

甲、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漆洧。  
乙、唐——無衣，有杖之杜。

## 十六、惠王之世

## a. 變風十二

甲、鄘——定之方中，蠨蛸，相鼠，干旄，載馳。

乙、衛——木瓜。

丙、鄭——清人。

丁、唐——葛生，采苓。

戊、陳——防有鵲巢，月出。

己、曹——蜉蝣。

## 十七、襄王之世

## a. 變風九

甲、衛——河廣。

乙、秦——黃鳥，晨風，無衣，渭陽，權輿。

丙、曹——候人，鵲鳩，下泉。

## b. 頌四

甲、魯頌——駉，有駉，泮水，閟宮。

## 十八、定王之世

## a. 變風二

甲、陳——株林，澤陂。

【詩經敘事詩】詩經的敘事詩，大多在大小雅之間，而在國風裏也不少。牠的篇幅，常常較長於抒情詩，這因為敘事與抒情性質不同，當然有一些分別，但也可見詩的分類區別的所在了。（不過例外的也有，比較來得少數。）茲舉述如下：一、史傳詩——所謂史傳詩，簡稱之就是史詩；不過詩裏的史詩，自然不像希臘荷馬所著那樣的偉大。我們所看到的，只是一種很簡單的記載而已。其間也有帶原始的神話性的，也有是歷史的傳說性的。如大雅生民是敘述周的始祖后稷的史詩。后稷的生母是姜嫄，因為沒有兒子，在郊外祭天，忽然看見神跡，心裏十分高興，就踐之，果有孕，便生了后稷。后稷生時像小羊，胎胞還沒有破，這使做母親有些怕了，就拋棄在小巷裏，不想牛羊都給他吃乳，於是又徙到林中。剛巧林裏的人很多，正在伐樹，於是又棄到寒冰上，不想

也有鳥會用翼覆他，於是做母親的知有神異，遂去抱了回來，後稷遂呱呱而泣。他的哭聲很大，滿路上都能聽到。他少的時候，就很聰慧，歡喜種植，他種了荳，荳是很長大，種了禾，禾是很美好，種了麥，麥是很茂密，種了瓜，瓜是很多實，等到長大，他就擇相田地，去草種稻，漸漸地由青苗至於成穗。他就被封於郇。後來他又選擇了許多的穀種，像秬，像秠，像糜，像芑。等到秋收時候，祭告上天。祭祀用的是什麼？就是春了的米，簸了的穀，把地洗了，把牠蒸了，同着蕭脂和牡羊，盛的是豆和登。這是後稷當時的祭祀，所以到現在也永遠這樣傳流着。像這種的史詩，自然帶着神話性的。在後半篇我們雖然覺得討厭，但在前半篇却是很生動的。這樣奇異的描寫，在詩裏實在並不多有。如大雅韓奕是敘述韓侯入朝和迎娶的詩，比生民自然有些歷史性了。韓侯初立時，乃來朝見天子。他來的是「四牡奕奕，孔修且張」，自然很威風凜凜的。天子除照例勉勵他幾句話，還賜他許多東西，像善色的旂，塗金的車，上公的眼，以及馬上許

多華貴的飾品。他返國時，顯父就請他用飯，有酒有菜。菜都是很名貴的，像魚鼈鮮魚，還有竹筍香蒲。並且還送他許多車馬。他娶的妻，是屬土的甥，蹇父的女。他去親迎，用了百兩的車子，四匹的駿馬，隨從的人像雲一樣，鬧得他們一門是客。蹇父擇韓侯為婿，不是什麼，是為的韓國有好的土地，有大大的川澤，大大的魴鱖，還有許多的野獸，像麀鹿熊羆貓虎之類。韓侯是封在追貊百蠻之地，所以他每年獻些貔皮赤豹和黃羆之類的東西，來朝見天子。此外像大雅的絲，是敘述古公亶父的傳說，皇矣是敘述公季和文王的傳說，公劉是敘述公劉的傳說，以及商頌的長發，都可以稱為當時的史傳詩。二、戰爭詩——這是敘述當時征伐蠻夷的一種敘事詩。可惜所寫的都是征伐的威武，多少是含有一種誇張意味的，與純粹描寫戰爭的，自然差得很遠。如大雅常武是敘述宣王伐徐之詩，起首是點將，一位是南仲，皇父封為大祖兼太師，率領六軍，一位是程伯休父，封左右司馬，掌軍隊誓戒，然後訓諭這次出兵淮徐，須殺

賦安民並置三事於那裏。於是大軍是前進了，「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真是威武之至。所以一到徐方，徐方就震動起來。這怎樣能夠抵得住呢？而且做王的還是這樣的鞭策軍士，說是「趕快殺賊啊！趕快殺賊啊！聲音是像虎嘯一樣。」於是徐方總歸是投降了，也來入朝天子了。這樣，就班師凱旋了。在這裏，敘述的是很簡單，不過敘述出征的一種英武的確是十分顯現。此外如大雅的江漢，是敘述征伐蠻夷的；小雅的采芑，是敘述征伐荆蠻的；六月是征伐北方獫狁的；都和上面所舉的常武差不多。敘述的材料都不能給我們十分滿足。□三、祭祀詩——這是敘述當時祭祀的一種情形。在當時，聖人最注意於禮儀，所以祭祀祀祖這種禮節，常常值得人們來歌頌的。如小雅楚茨對於當時祭祀，可以說敘述再詳細也沒有了。這大約是當時公卿大夫之類於農收後的秋祭，所以有說「我倉既盈，」——「以享以祀。」祭祀品除黍稷以外，還有什麼牛羊，於是一般所謂「孝孫」就祝禱神保來吃他們的

詩

東西，使他們萬壽無疆。還有一般婦人和一般賓客照例也向神來祈禱。他們的態度是十分恭敬，所謂「禮儀卒度」，連笑話也不敢講的。祭了一會，就由「工祝」致告，說是你們一般孝孫，神是喜吃你們的祭品，只要以後永遠如此，你們的福是無量的。（我想這神一定是饕餮神，否則怕不會這樣輕易給人，以福罷！）於是神是吃了一個通飽，就用鐘鼓送他回去。一面諸宰君婦和諸父兄弟就大開筵會，也吃一個通飽通醉，還高興的唱着：「神是歡喜吃我們的東西，使我們壽考；只要永遠如此，子子孫孫不吃的傳下去，我們的福是沒有盡的。」此外如召南的采蘋，也可說是祭祀詩，不過沒有這種詳備。敘述也沒有這樣有趣。□四、農牧詩——這是關於農業及牧畜方面的敘事詩。牧畜詩較少。關於農業方面，大多描寫農民的劇苦，這因為當時的農民，大多是地主的奴隸。如豳風七月是敘述當時農民一天到晚周年四季的生活，先敘七月過了，九月到來，十一月和十二月，天氣很寒，應當置備冬衣。到第二年一月

修田器，二月開始農事了，於是一家的人又要到南郊去種植。春天的太陽很豔麗，倉庾不住地鳴着，女人養了蠶，也到田間去採桑，但她想到那般胡調的公子們，她的心兒就悲傷起來了。這並不是爲什麼，因爲她養了蠶織了帛，都是爲公子們做衣服用的。到了冬天，還要去行獵，爲公子們做裘。這可知當時的農民，大多受地主的支配，他們自身的自由，可以說一些也沒有的。他們住的房子，到處都是小蟲，甚至像蟋蟀會爬到床裏來；於是有的只好用火來熏殺這種蟲兒，或者用泥來塞住蟲穴。他們種的東西很多，六月有雀李和山葡萄，七月有瓜和大豆，八月有粟，九月有子麻和苦菜，十月有稻，就釀爲酒。他們的工作，是九月築場圃，十月收穫像黍、稷、重、穉、禾、麻、菽、麥之類。十二月鑿冰，一月送冰到冰室裏。可是他這樣，的苦了以外，還要替公家蓋房子，因此他們的工作，弄得晝夜也不能息。到了十月時候，殺幾口羔羊，大家會聚在公堂地方，還要替他們敬酒，祝他們的福。奴隸制度下的農民，真如牛馬還不及了。又

如小雅無羊是敘述畜牧的詩。那是一片很大的曠野，有許多的羊和牛，那羊和牛是很馴服的，有的在山阿裏，有的在水邊，有的是臥着，有的是訛着，都不相侵犯，濺濺然，濕濕然，和動得牧童只管自己去砍柴，或者去捉小麻雀等。到太陽下山了，牧童帶的乾糧吃光了，於是他背了簞衣，帶了笠帽，用手一揮，把許多的羊牛都趕回來了。牧童夜裏做了一個夢，看見有許多魚和各種的旗。據說這魚是將來豐年的預兆，旗是興隆室家的預兆。牧童自然很高興，第二天又照例趕羊牛到曠野去了。這真像一幅畫成的圖畫，我們可以相信有許多會醉倒在這裏面的。關於農牧的詩，此外尚有小雅的信南山、甫田、大田和周頌的載芟、良耜等。五、遊獵詩：遊獵在古代民族裏是唯一的生活，周代距古代不遠，所以人民仍愛好遊獵。尤其是帝王，往往擇定日子來舉行這種遊獵的，所以當時也有描寫這一種的詩，如小雅吉日、敘述天子遊獵的情形。擇定了吉日，就祭馬祖致禱，於是備好了田車駿馬，過三日就出發去

行獵，隨從的人是很多的。那是漆沮水一帶，麋鹿最多；但見牠們「儻儻俟俟，或羣或友」。於是大家張弓發矢，射傷許多大的小的，自然除了鹿鹿以外，還有野豬野牛等。到遊獵歸來，天子就大開宴會，吃那些遊獵來的獸肉。此外如鄭風的大叔于田，秦風的駟驥，小雅的車攻等詩，也都是敘述當時遊獵情形的。

【詩卷】<sup>22</sup>二十二卷。清西蜀楊梓鍾山蕭殿颺同編。有康熙二十八年積風樓刊本。

【詩律】<sup>2520</sup>古詩到了齊梁，字句已趨重對偶；加以沈約「四聲八病」之說，與詩的格律更日趨嚴正。迨近體詩成功，詩的一定的格律也遂同時告成。所以要講詩的格律，舍近體詩便無着落，而不明「四聲八病」之說，也無從了解近體詩所以成功的原因。□所謂四聲，乃指平上去入牠們的分別，知者較多，可以不必講。所謂八病，據魏慶之的詩人玉屑所載，爲一曰平頭，第一第二字不得與第六第七字同聲，如「今日良宴會，歡樂雜俱陳」，「今」「歡」皆

平聲，「日」「樂」皆入聲。二曰上尾，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如「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草」「柳」皆上聲。三曰蜂腰，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如「聞君愛吾甘，竊欲自修飾」，「君」「甘」皆平聲。「欲」「飾」皆入聲。四曰鶴膝，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如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來」「思」皆平聲。五曰大韻，如「聲」「鳴」爲韻，上八字不得用「驚」「傾」「平」「榮」字。六曰小韻，除第十一字外，九字中不得有兩字同韻。如「遙」「條」不同用。七曰旁紐，八曰正紐，十字內兩字疊韻爲正紐。若不共一紐而有雙聲爲旁紐。如「流」「久」爲正紐。「流」「柳」爲旁紐。八種惟上尾，鶴膝最忌，餘病亦皆通。八病說的價值問題，久已成爲過去。在這裏，不過當做歷史上陳跡看待，只要知道有這麼一回事已經夠了。□自八病之說興，作詩乃講平仄整齊。至唐沈佺期，宋之問力求研鍊精化，聲勢穩順，遂定五七言八句的格式，名爲律詩。茲揭舉各體

律詩的格式如次：

(一) 五言律詩 (△號係必須押韻之字，後

同)

正格 (仄起)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偏格 (平起)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仄仄

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春望 (杜甫)

國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

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

家書抵萬金

白頭搔更短

渾欲不勝簪

登岳陽樓 (杜甫)

昔聞洞庭水

今上岳陽樓

吳楚東南坼

乾坤日夜浮

親朋無一字

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仄仄

平平仄仄平△

右式中第一句第二字用仄聲，故名爲仄起；第二字

用平聲的，便名爲平起。五言以仄起爲正格，平起爲

偏格。七言與此相反，以平起爲正格，仄起爲偏格。

(二) 七言律詩

正格 (平起)

平平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仄△

仄仄平仄平△

平平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平△

仄仄平仄平△

仄仄平仄平△

平平仄仄平平△

偏格 (仄起)

仄仄平仄平△

老病有孤舟。

戎馬關山北，

憑軒涕泗流。(尤韻)

曲江 (杜甫)

朝回日日典春衣，

每日江頭盡醉歸。

酒債尋常行處有，

人生七十古來稀。

穿花蛺蝶深深見，

點水蜻蜓款款飛。

傳語風光共流轉，

暫時相賞莫相違。(微韻)

蜀相 (杜甫)

丞相祠堂何處尋？



平平仄仄仄平平 錦官城外柏森森。  
 平平仄仄平平仄 映階碧朥自春色。  
 仄仄平平仄仄平 隔葉黃鸝空好音。  
 仄仄平平平仄仄 三顧頻煩天下計。  
 平平仄仄仄平平 兩朝開濟老臣心。  
 平平仄仄平平仄 出師未捷身先死。  
 仄仄平平仄仄平 長使英雄淚滿襟。(侵韻)

七言律詩是唐人創的體裁，與五言不同，第一句以押韻爲通則，落韻爲變調。至律詩句中平仄，有「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之說。蓋七律句中第一三五三字及五律中第一三兩字，其平仄可以通用；七律句中第二四六三字及五律中二四兩字，則絕對須遵守格律，但亦有變格，如所謂折腰體，拗體等，都是折腰體。如孟浩然絕句「山頭禪室掛僧衣，窗外無人溪鳥飛。黃昏半在下山路，却聽泉聲巒翠微。」第三句全句平仄失黏，故曰折腰。拗體「有一聯拗的，如「孤鳥背秋色，遠帆開浦煙」。「背」一開」二字失黏。有全首拗的，如王維酌酒與裴迪「

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白首相知猶按劍，朱門先達笑彈冠。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寒。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臥且加餐。」那就通首不合格了。絕句本有由律詩截取之說，所以牠的固定的格律全同於律詩，惟句數減少而已。徐師曾文體明辨裏說：「凡後兩句對者是截前四句；前二句對者是截後四句；全篇皆對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對者是截首尾四句。」有了這個說明，所謂絕句的格律，可以不必另爲列出，只要看前舉的律詩格律就可意會出了。排律的詩式和律詩同，簡單點說，八句爲止爲律詩，八句以上即排律。長篇排律，祇須較律詩多加幾周而已，這里不必舉式了。已經把近體詩的格式說明，然則五七言古詩又何如呢？有人說古詩的句法章法，變化萬端，自然沒有一定的法度，可以著爲定式，尤其是七古，越發複雜難言。但我們把王士禛的古詩平仄論，趙秋谷的聲調譜，以及董研樵的聲調四譜圖說稍一翻閱，就知道六詩並非漫無格律，王士禛說「七言自古有平

仄；若平韻到底者，斷不可雜以律句。其要在第五字必平，第五字既平，第四字又必仄，第四第五字平仄既合，第二字可平可仄，然不如平之諧也。古人多用平……至其出句，第五字多用仄，如間有用平者，則第六字多仄，至出句之第二字，又多用平……總之，出句之第二字平，第五字仄，其餘四仄五仄亦諧……落句第五字平，第四字仄，上有三仄四仄，亦皆古句正式……古大家亦有別律句者，然出句總以二五爲平，落句總以三平爲式。間有雜律句者，行乎不得不行，究亦小疵也……若仄韻到底，間似律句無妨，以用仄韻，半非近體，其平仄抑揚，多以第二字第五字爲關捩……若換韻者，已非近體，用律句無妨。大約首尾腰腹，須銖兩句稱爲正」（見古詩平仄論）七古的聲律，依此研究，便可得其底蘊。所謂「出句」就是「奇句」，「落句」就是「對句」。

至於五言古詩，趙秋谷說：「間以律句，即以古句救之。總之，兩句一聯，斷不得與律詩相亂」（見聲調譜前譜）又說：「無一聯是律者，平韻古體，以此爲

式」（見聲調譜後譜）「以此爲式」，乃指岑參與高適韓據同登慈恩寺塔詩。又說：「平平仄仄仄爲物律句，乃仄韻古詩下句正調也」（見聲調譜後譜）以上對於五古聲律的原則，亦已明白指出。至於七古的平仄，他也曾把韓愈陸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一詩提示出來，說：「此篇各種句法俱備，然中有數句雖是古體，祇可用於柏梁，至於尋常古詩，斷不可用。轉韻尤不可用，用則失調，當細辨之。如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平平平仄，是也。又如平平平仄，亦當酌用之。轉韻中不宜以其乖於音節耳」（見聲調譜）

圖記將五七言古詩的格式，撮要列後。但原圖用黑白圈表出，這里改爲「平仄」以清眉目。

五古——平韻平起式。

平平仄仄仄 仄仄平平平

仄仄仄仄仄 平平平仄平

五古——平韻仄起式。

仄仄仄仄仄 平平平仄平

平平仄仄仄 仄仄平平平

五古——仄韻平起式。

平平仄仄仄 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平 平平仄仄仄

五古——仄韻仄起式。

仄仄平平平 平平仄仄仄

平平仄仄仄 仄仄平平平

五古——平韻拗體式。

仄仄平平平 仄仄平平平

仄仄平平平 平平仄仄仄

五古——仄韻拗體式。

平平仄仄仄 仄仄平平平

平平仄仄仄 仄仄平平平

七古——平韻平起式。

平平仄仄仄 仄仄平平平

詩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七古——平韻仄起式。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平

七古——仄韻平起式。

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平

仄仄平平平 平平仄仄平

七古——仄韻仄起式。

仄仄平平平 平平仄仄平

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平

七古——平韻平起拗體式。

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平

仄仄平平平 平平仄仄平

七古——平韻仄起拗體式。

仄仄平平平 平平仄仄平

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平

七古——仄韻平起拗體式。

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平

仄仄仄平仄仄平 平平仄仄仄仄平  
七古——仄韻仄起拗體式。

仄仄仄仄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仄仄

平仄仄仄仄仄平 仄仄仄仄仄仄仄

上列表式，全是落句用韻。此外還有平韻拗黏式，仄韻拗黏式，及句句用韻式。前兩式第三句的第二、第四字，與第二句的第二、第四字，如用兩個平聲字或兩個仄聲字，就叫作「黏」；如用一個平聲字或一個仄聲字，就叫作「拗黏」。後一式則不拘出句或落句，都一律用韻。

七古——平韻拗黏式。

平仄仄仄平仄仄 仄仄仄仄仄仄平

平仄仄仄仄仄仄 仄仄仄仄仄仄平

七古——仄韻拗黏式。

平仄仄仄平仄平 仄仄仄平仄仄平

平仄仄仄平仄平 仄仄平仄平仄平

七古——句句用韻式。

平仄仄仄平仄平 仄仄平仄平仄平

仄仄仄平仄仄平 平平仄仄仄仄平  
平仄仄平仄仄平 仄仄仄仄平仄平  
仄仄平仄仄仄平 平平平仄平仄平

這裏所錄的古詩格式，不過略示原則而已，如果逐一和古人的作品相較，當然不會完全符合，我們祇須把幾個重要關鍵認識明白，大概就不致失律了。最後，作古詩用古韻這也是一定的法則，雖然屬於押韻問題，我們也應該帶帶說明。按宋鄭庠古音辨，以古音分為六部，平聲如真、文、元、寒、刪、先六韻，全是相通。侵、覃、鹽、咸四韻，也是相通。入聲如質、物、月、黠、屑六韻，全是相通。緝、合、葉、洽四韻，也是相通。我們把漢樂府和唐人的古詩加以比對，認為鄭氏的韻部，都極適合。例如古詩孔雀東南飛和杜甫彭衙行，皆為六韻通押，即是明證。至於入聲通轉，如杜甫北征，也是一例。see. etc.

附天香室詩後

【詩債】一卷。清河間邢茶撰。有成都天香室刊本。  
【詩歸】<sup>271</sup>五十一卷。明鍾惺譚元春同編。是書凡古

詩十五卷，唐詩三十六卷。大旨以纖詭幽渺爲宗，點逗一二新雋字句，矜爲元妙。又力排選詩惜羣之說，於連篇之詩，隨意割裂，古來詩法，於是盡亡。至於古詩字句，多隨意竄改。

【詩組合原素】中國詩固然也和外國詩一般樣的性質，但以前大多數論詩的人關於中國詩的組合的原素的見解，有些很不和外國的一樣，我們現且列舉幾家的說法於下：劉勰的文心雕龍情采篇說：「……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辨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造情……」鍾嶸的詩品說：「……詩有六義，馬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義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白居易與元九書有說：「……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

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朱熹的詩序說：「……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音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姜夔白石道人詩說：「大凡詩自有『氣象』，『體面』，『血脈』，『韻度』……」嚴羽滄浪詩話說：「詩之法有五曰『體製』，曰『格力』，曰『氣象』，曰『興趣』，曰『音節』……」這裏的「法」字全然沒有「方法」的「法」的意思，乃是「原素」的意思。謝榛的四溟詩話：「……『景』乃詩之媒，『情』乃詩之胚，合而爲之詩……」高啓凫藻集獨卷集序：「……詩之要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辨其體，『意』以達其情，『趣』以臻其妙也。『體』不辨則入於邪陋，而師古人之義，乖『情』不達則墮於浮虛，而感人之實淺，妙不臻則流於凡近，而起俗之風微，三者既得，而後典雅冲淡，豪俊穠纖，幽婉奇險之辭，變化不一，隨所宜而賦。」

馬；如萬物之生，洪纖各具乎天，四序之行，榮慘各適其職，又能『聲』不違節，『言』必止義，如是而詩之道備矣……」徐禎卿的談藝錄：「……『情』無定位，觸感而興……引而成『音』，『氣』實爲佐，引『音』成『詞』，『文』實與功，蓋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繪『詞』，因『詞』而定『韻』，此詩之源也。然『情』實幽眇，必因『思』以窮其奧，『氣』有麓弱，必因『力』以奪其偏，『詞』難妥帖，必因『才』以致其極，『才』易飄揚，必因『質』以禦其侈，此詩之流也……」又說：「朦朧萌拆，『情』之來也；汪洋漫衍，『情』之沛也；連翩絡屬，『情』之一也；馳軼步驟，『氣』之遠也；簡練揣摩，『思』之約也；頡頏兼貫，『韻』之齊也；混沌貞粹，『質』之檢也；明雋清圓，『詞』之藻也……」黃宗義函雷集景州詩集序：「……詩人萃天地之清氣，以月露風雲花鳥爲『性情』，其『景』與『意』不可分也；月露風雲花鳥之在天地間，俄頃滅沒，而詩人能結之不散……」黃孚先詩序：『情』者可以貫金石，動鬼神，古之

人情與物相遊而不能相舍；不但忠臣之事其君，孝子之事其親，思婦勞人結不可解，即風雲月露草木蟲魚無非真意之流通；故無溢言曼辭，以入章句，無諂笑柔色，以資應酬，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今人亦何情之有情？隨事轉，事因世變，乾啼溼哭，總爲膚受，即其父母兄弟亦若敗梗飛絮，適相遭於江湖之上，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然而習心幻結，俄頃銷亡，其發於心發於聲者，未可便謂之情也。由此論之，今人之詩，非不出於性情也，以無性情之可出也……」黃子雲野鴻詩的說：「……詩不外乎『情事』、『景物』……一日有一日之情，有一日之景……」這樣和謝榛的話一樣。王廷相與郭价夫學士論詩書：「『意』者，詩之神氣……『格』者，詩之志向，『篇』者，詩之體質……『句』者，詩之肢骸……」李重華貞一齋詩說：「詩有三要：曰發竅於『音』，徵色於『象』，運神於『意』。何謂音？曰『詩』本空中出音，即莊生所云『天籁』是已；籟有大有細，總各有其自然之節，故作詩曰吟，曰

哦，貴在叩寂寞而求之也……何謂象與意曰：『物有聲，即有色，象者，摹色以稱音也；如舞曲者，動容而歌，則意愜，悉開飛動，無論與比與賦，皆有恍然心目者。故詩家寫景，是大半工夫，今讀古人詩，望而知爲誰氏作，象固然矣，斯不獨微聲，又當選色也。意之運神，難以言傳，其能者常在有意無意間，何者？詩緣情而生，而不欲直致其情，其蘊含祇在言中，其妙會更在言外。』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善寫意者，意動而其神躍然欲來，意盡而其神渺然無際……『禁燮原詩說：「曰『理』曰『事』曰『情』三語大而乾坤以之定位，日月以之運行，以至一草一木，一飛一走，三者缺一則不成物。文章者，所以表天地萬物之情狀也，然具是三者，又有總而持之，條而貫之者曰『氣』。事，理，情之所爲用，氣爲之用也。譬之一木一草，其能發生者理也，其既發生則事也，既發生之後，天喬滋植，情狀萬千，咸有自得之趣，則『情』也。苟無『氣』以行之，能若是乎……或曰：先生發揮『理』『事』『情』三言，可謂詳且至矣，然此三言固文

詩

家之切要關鍵，而語於詩，則『情』之一言，義固不易，而『理』與『事』似於詩之義未爲切要也。先儒云：『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若夫詩似未可以物物也。詩之至處，妙在含蓄無垠，思致微妙，其寄託在可言不可言之間，其指歸在可解不可解之會，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離形象，絕議論而窮思維，引人於冥漠恍惚之境，所以爲至也。若一切以理概之，『理』者，一定之衡，則能實而不能虛，爲執而不爲化，非板則腐，如學究之說書，閻師之讀律，又如禪家之參死句，不參活句，竊恐有乖於風人之旨。以言乎『事』，天下固有有其理而不可見諸事者，若夫詩則理尚不可執，又焉能一一微之實事者乎？而先生斷斷焉，必以『理』『事』二者與『情』同律乎？詩，不使有毫髮之或離，愚竊惑焉，此何也？子曰：『子之言誠是也！子所以稱詩者，深有得乎詩之旨者也！然子但知可言可執之理之爲理，而抑知名言所絕之理之爲至理乎？但知有是事之爲事，而抑知無是事之爲凡事之所出乎？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

在詩人之言之可徵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詩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於默會，意象之表，而理與事無不燦然於前者也。今試舉杜甫集中一二名句，爲子析而剖之，以見其概可乎？如『元皇帝廟』作『碧瓦初寒外』句，逐字論之，言乎外，與內爲界也；初寒何物，可以內外界乎？將碧瓦之外，無初寒乎？寒者，天地之氣也，是氣也，盡宇宙之內，無處不充塞，而碧瓦獨居其外，寒氣獨盤踞於碧瓦之內乎？寒而曰初，將嚴寒或不如是乎？初寒無象無形，碧瓦有物有質，合虛實而分內外，吾不知其寫碧瓦乎？寫初寒乎？寫遠乎？使必以理而實諸事以解之，雖稷下談天之辨，恐至此亦窮矣。然設身而處當時之境會，覺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設，呈於象，感於目，會於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劃然示我以默會相象之表，竟若有內有外，有寒有初寒，特借碧瓦一實相發之，有中間，有邊際，虛實相成，有無互立，取之當前而自得，其理昭然，其事的然也。」（下略）又說『體格』『聲

調』與『蒼老』『波瀾』，皆詩之文也，非詩之質也。」從以上所引幾家的話看來，那麼——（一）有的把詩的內容——實質的原素和詩的形式的原素兩方面都說及，如劉勰、鍾嶸、白居易、朱熹、姜夔、嚴羽、高啓、徐禎卿、葉燮、李重華（二）有的只說及詩的內容——實質的原素，如黃宗義、黃子雲、歸納他們所列舉的詩的原素，可分括爲兩大類：（一）詩的內容——實質的原素，情、風力、義、思、氣象、血脈、格力、興趣、景、越、趣、氣、力、才、質、情、事、景物、象、意、理事（二）詩的形式的原素，辭、丹、采、言、聲、自然之音響、節奏、體面、韻度、格、篇、句、體、製、音、節、音、詞、文、韻、體、格、聲、調、蒼、老、波、瀾。他們的這些名詞，自然因爲各人的解釋而不相同，但都沒有確鑿精密的意義，所以要使這些名詞成爲，七夜的有科學精神，就不能不再加一番增減變換，其結果可成爲下式：（一）詩的內容方面（實質）的原素（A）感情——包括「情」、「興趣」、「情事」諸項。人類是最富於情感的，而感情的種類又很多，如禮記以喜怒哀懼愛惡欲爲人之七情，佛家的釋



氏要覽又以喜，怒，懼，愛，憎，欲爲七情；但都不是科學的分類。英國心理學家馬可賓（Mc Dougal）在社會心理學導言上以懼，惡，好奇，自尊，自慈，愛爲七種原始的情緒；其他一切情緒都是這七種混合而成。詩人就是人類中最富於這些情感的。但幾千年來，中國文壇上有一樁很荒謬的見解，便是把「在人類感情中佔極重要位置」爲詩人所憑藉的寶庫，「一切詩的靈魂」的「男女之愛情」看做非常之穢褻，這樣一來，男女的情詩雖不斷的發展，且爲人所愛讀，但自命爲正經的人，總以爲這些話不該明白出諸口，見於文字。其實就是他們不明白男女的戀愛不是可恥的事，因爲既經成了個「人」，要有男女之愛，乃是和要飯吃，要衣穿一樣平常。凡無奇的事，所以孔子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因此他刪詩經（最好說是他編集詩，因爲他並沒有定下一個道德不道德的標準）的時候，見關雎這首男女相慕悅的詩在首章，便由他擺在首章，並無何等深意。如毛公一般的學究見了，便不免

十分的不快，足見孔子的見識要比他們高得多！他們尤其是不懂得精神上的戀愛和肉體上的性交的區別，所以腦筋混沌的就把純潔的愛情也看做是性慾衝動。這種錯誤觀念一生，就對於詩經裏情詩的部分，動手動腳，遮遮掩掩，吞吞吐吐，一俾大放其道，令人感受十二分的不快。我更可怪現時的中國人裏也還有誤解這一層的前些時胡夢華君批評汪靜之君的蕙的風詩集，就說汪君的情詩是「有不道德的嫌疑」，故意公布自己的獸性衝動的話，很引起些辯爭；我以爲胡君正因爲不懂得「戀愛」和「性慾」是全然的兩件事；野蠻人和禽獸只有性慾，沒有戀愛——許多人類學家在澳洲和非洲調查土人的語言文字，許多都沒有相當於英文 Love 的一個字——他們只知道行肉慾，當獸慾衝動的時候，無論是西施或是嫫母，都是一樣的對待，並不揀擇美人或醜婦的，所以性慾絕不是戀愛。這樣區別最好而最有趣的例，莫如宋玉的一篇登徒子好色賦有云：「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

滅之一分則太短，着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而閔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擊耳，齟唇歷齒，旁行踽踽，又疥且痔，登徒子說之，使有五子。」這段話可代表着說明登徒子真有如胡君說的「獸性衝動」，而宋玉卻有精神上戀愛的意味了，又如紅樓夢第五回賈寶玉神遊太虛境，那個警幻仙姑對寶玉說：「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上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濫淫之蠢物耳。如爾（指寶玉）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吾輩推之爲意淫。惟意淫二字，可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可語達。汝今獨得此二字，在閨閣中固可爲良友，然於世道中未免迂闊怪誕，百口嘲謗，萬目睚眦……」這裏的「意淫」就是新名詞的「戀愛」。這段話總算把「獸慾」和「戀愛」分的明白了。這種男女的戀愛，就是一般詩人所憑藉的寶庫，是一切詩的靈魂，孔子不同一般

學究們見解的淺陋，所以他纔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子夏（？）在關雎詩序上也說：「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樂是得淑女，不淫是不淫其色，哀是哀窈窕，傷是傷善，窈窕和樂得淑女便是有戀愛的感情了。再看後來淮南王安的離騷傳的話說：「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越可證明以上的話了。後世千百年以來，敢明目張膽排斥道學於文學之外，並認「情詩」爲正則而說得最明切正確的，要數袁枚了。他在答戴園論詩書上說：「來論諄諄教刪集內緣情之作，云以君子之才之學，何必以白傅、樊川自崇，大哉足下之言，僕何敢當？夫白傅、樊川、唐之才學人，也。僕景行之尚恐不及，而足下乃以爲規，何其高視，僕卑視古人耶？足下之意，以爲我輩成名，必如濂、洛、關、閩而后可耳，然鄙意以爲得千百偽濂、洛、關、閩，不如得一二真白傅、樊川，以千金之珠，易魚之一目，而魚不樂者何也？目雖賤而真，珠雖貴而偽也。人之才

性，各有所近。假如聖門四科，必使盡歸德行，雖宣尼有所不能。君子修身先立其大，則其小者，毋庸矯飾。韓昌黎上宰相書，杜少陵獻哥舒翰詩，後人頗相疵瑕，而二賢集中，卒不刪去。想見古人心地光明，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惟沈休文胸多隱慝，故有綺語之悔。竹垞有風懷一首，慮爲配享累，此亦一時戲言。何足爲典要？試思竹垞當時，竟刪此篇，今日孔廟中，果能爲渠置一席否？（中略）且夫詩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後有必不可朽之詩。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古之人，屈平以美人比君，蘇李以夫婦喻友，由來尚矣。即以人品論，徐擒善工體，能挫侯景之威。上官儀詞多浮豔，盡忠唐室，致光香奩，揚劉崑體。趙清獻，文潞公亦倣爲之，皆正人也。……緣情之作，縱有非是，亦不過三百篇中有女同車，伊其相謔之類。僕心已安矣，聖人復生，必不取其已安之心，而掉磬之也。宋儒責白傅杭州詩，憶妓者多，憶民者少，然則文王寤寐求之，至於展轉反側，何以不憶王季太王而憶淑女耶？孔子既於陳蔡，何以不思魯君而思及門

詩

弟子耶。沈明又云：關雎言后妃不可爲三百篇之首，故別傳堯舜詩二章，然則易始乾坤，亦陰陽夫婦之意。明又將去乾坤而變置何卦耶？此種謔言，令人欲殺。（下略）再與沈大宗伯書裏也說過：「聞別裁中，獨不選王次回詩，以爲豔體不足垂教，又疑爲夫關雎即豔詩也。以求淑女之故，至于展轉反側，使文王生于今日，遇先生，危矣哉！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陰陽夫婦，豔詩之祖也。傳鶉觚善言兒女之情，而台閣生風，其人君子也。沈約事兩朝，佞佛有綺語之懺，其人小人也。次回才藻豔絕，既亭集中，時時竊之，先生最尊阮亭，次回才藻豔絕，既亭集中，時時竊之，先生最尊阮亭，不容都不考也。選詩之道，與作史同一代人，才其應傳者，皆宜列傳，無庸拘見而挾取之。……幾百年前有這樣獨特合理的見解，真令人佩服了！還有崔述在讀風偶識卷一「關雎」一章詩註也說：「……細玩此篇，乃君子自求良配，而使他人代寫其哀樂之情耳。蓋先儒誤以夫婦之情爲私，是以曲爲之解，不知情之所發，五倫爲最，五倫始於夫婦，故十五

文

〇——九三七

國風中，男女夫婦之言尤多。其好德者則爲貞，好色者則爲淫耳，非夫婦之情卽爲淫也……知好色之非義，遂以夫婦之情爲諱，並德亦不敢好，過矣。關雎三百篇之首，故先耳。一好德思賢，爲於伉儷者冠之，以爲天下後世夫婦用情者之準，不可謂夫之於婦，不當爲之夢爲之樂也。若夫婦不當爲之憂樂，則五倫中，亦不當有夫婦矣。現時的新青年，要是還板着學究的面孔來反對情詩，那纔真是詩園裏的叛徒，文藝的罪人呀。■（B）想像——包括「景」「景物」「象」「理」「事」諸項。用心理學的術語來說：「想像就是感覺經驗活的表現。」人類中最富想像力的，詩人便是一個。正因詩人富於想像力，所以推其極往往能無中生有，見神見鬼，使死的機械的都成爲活動的，生機旺盛的，這樣差不多和狂人一樣。所以柏拉圖的語錄裏的“Phaedrus”篇說狂人有四種，詩人就是其一。莎士比亞在他的那首中夏夜裏之夢“Midsummer Nights Dream,” Act V, Scene I 詩裏也是說瘋人，詩人情人

都是被想像力所充塞。我們且舉離騷來做一個例：離騷一文裏面什麼靈氛，什麼巫咸，什麼豐隆，望舒，寒暄，飛廉，雷師，這些鬼神，都拉來對面談話，或指派差事；什麼宓妃，什麼有娥佚女，什麼有虞二姚，都和他商量愛情；鳳皇，鸞，題鸞，都聽他使喚，或者和他答話；虬，龍，虹霓，鸞，或替他拉車，或是替他打傘，或是替他搭橋；蘭，芷，桂，椒，艾，荷，芙蓉……無數芳草都做了他的服飾；崑崙，崑崙，咸池，扶桑，蒼梧，崑崙，閭闔，風，窮石，涓盤，天津，赤水，不周……種種地名，或是建築物，都是他腦海裏頭的國土。梁任公先生說得好：「想像力豐富瑰偉到這樣，何止中國，在世界文學作品中，除了但丁神曲而外，恐怕還沒有幾家說得上比較哩！」再舉幾個不像這樣有神怪想像力的詩人也說明吧。前些時有人做照美國心理學家勒耶（Wilfrid Lay）分析湯乃森，勃蘭富詩裏想像的成分的辦法來分析杜甫的秦州雜詩二十首，其結果就是視覺想像有六十三次，聽覺想像有二，觸覺想像有三次，氣候想像有二次，飢餓想

像有一次又分析白居易的琵琶行，其結果聽覺想像五十一次，視覺想像十五次，味覺想像五次，氣候想像三次，觸覺想像三次，這樣看來，詩人的想像力是如何的發達了，想像像是組合詩的重要原素也。可不言而喻的了。這是什麼道理呢？簡括點說，就是因為詩是美術的一種，凡美術都是在造成人生的幻境（illusion），這個幻境和實境全不一樣；因為實境（actuality）就是指某時某地某人所經歷的景象和所聞見的事物而言，幻境就沒有時地，在人的經歷聞見也沒有和他完全相同的，但是幻境裏所含的人生的至理，事物的真象，還要比實境為多。實境似真而實幻，幻景雖幻而實真。譬如房子外面的山是實境，畫圓裏的山是幻境，實境迷離閃爍，不易了解；幻境透明透徹，最容易領悟；實境成於偶然，但是很凌亂，沒有條理；幻境卻出於化工，所以層次，位置，關係，都很清楚。凡是美術都是示人以幻境，而不同實境。再簡潔的用美學上的術語來解釋想像所以為組合詩的重要原素的理由便是詩

詩

人做詩都取有一種假像，這種假像，因人的觀照由實體上游離出來的一種物像，因他不是物的實像，所以叫他做假像。在本條所引葉燮原詩那一大段話裏，看去似乎他是在那裏講哲學的本體論，或第一原理，但細加考研，由他解釋杜甫的「碧瓦初寒外」的話裏，纔知道他所說的「其『理』昭然其『事』的然」便說的是詩裏的想像，不過他牽扯到美學的圈子裏罷了；我們看他說「呈於象，感於目，念於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劃然示我以默會相象之表，竟若有內有外，有寒有初寒，特借碧瓦一『實相』，皆發之；有中，間有邊際，虛實相成，有無互得」的話，這不是由詩的想像講到美學的明證嗎？（C）思想——以前幾家所說的「義」「思」「氣象」「才」「質」等項是些空空洞洞的說法，我只好把他們通通歸納在「思想」這一個總名之下，並且另錄幾家關於詩人的思想影響於其詩的創作方面的話如下：沈德潛的說詩碎語：「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

等真詩，如太空之中，不着一點；如星宿之海，萬源湧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動，萬物發生……」徐增的而卷詩話：「詩乃人之行略，人高則詩亦高，人俗則詩亦俗，一字不可掩飾，見其詩如見其人。」詩之等級不同，人到那一等地位，方看得那一等地位人詩，出學問見識如基力酒量不可勉強也。」詩到極則，不過是抒寫自己胸襟。若晉之陶元亮，唐之王右丞，其人也。」吳可藏海詩話：「凡裝點者好在外，初讀之似好，再三讀之則無味，要當以意為主……」嚴羽滄浪詩話：「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性情也，感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迹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二) 詩的形式的原素(A)文字——包括「辭」、「言」、「詞」、「文」、「丹采」——這些是文學普遍的原素，此處可無需論說。

□(B) 格律——包括「體面」、「體製」、「音」、「韻」

「音節」、「韻度」、「聲」、「篇」、「句」、「自然之音響節奏」、「體格」、「聲調」、「蒼老」、「波瀾」等項。中國詩有發生比較技巧的格律的時候，雖說在漢末就有「反語」，魏李登就著有聲類，晉呂靜就著有韻集，都是就魏晉之音而作的，但實際上是齊永明時代纔把四聲用於詩文裏，成爲律體詩的淵源。齊書陸厥傳說：「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謝朓、王融並先卒，而沈約獨步梁世，爲一時宗匠……」沈約的宋書謝靈運傳說：「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旨，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

此後闡明詩要有音韻的理由的，有以下幾家：劉勰

在文心雕龍聲律篇說：「言語者文章神明樞機吐納，律呂唇吻而已。」凡聲有飛沈，響有雙送，聲轉於吻，玲瓏如振玉，辭靡於耳，疊疊如貫珠矣。是以聲畫妍蚩，寄在吟詠，吟詠滋味，流於字句，字句氣力，窮於和韻，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錢大昕潛研堂文集杜詩雙聲疊韻譜序：「自書契肇興，而聲音寓焉，同類相召，本於天籟，而人聲應之。軒轅乘陸以紀號，皋陶夙降以命名，股肱叢脞，虞廷之虞歌也；昆侖滄浪，禹貢之敷土也；童蒙盤桓，文王之演易也；瞻天象則有蠅螬辟歷，辨土性則有甌婁汙邢；宣尼刪詩，所存三百五篇，而斯理彌顯。伊威蠨蛸，叮嚀熠燿，則數句相聯，崔嵬隳隤，高岡元黃，則隔章遙對，倘有好奇知音者，類而列之，牙舌唇齒喉，犁然各當於心矣。天下之口相似，古今之口亦相似也，豈古昔聖賢猶昧於茲，直待梵夾西來，方啓千古之長夜哉？魏世儒者，創爲反切，六朝人士，好言雙聲疊韻，故其詩文，鏗鏘流美，異於儉楚之音。唐之杜子美，聖於詩者也，其自言曰：『老去漸於詩律細。』蓋詩家皆祖

詩

述風騷，唯子美性與天合，不徒得三百篇之性情，井三百篇之聲韻，而畢肖之組織纏綿，自然成章，良工之用心，通於天籟，此之謂律細也……」此外在十駕軒養新錄裏說的最多。沈德潛的說詩晬語：「詩以聲爲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揚抗墜之間，讀者靜氣按節，密詠恬吟，覺前人聲中難寫響外別傳之妙，一齊俱出。朱子云：『詠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真得讀詩趣味。」方玉潤詩經原始，周南采芣：「……此詩之妙，正在其無所指實而愈佳也。夫佳詩不盡皆微實，自鳴天籟，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無限，若實而按之，興會索然矣。讀者試平心靜氣，涵泳此詩，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於平原曠野，風和日麗中，羣歌互答，餘音裊裊，若遠若近，忽斷忽續，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則此詩可不必細繹，而自得其妙焉。唐人竹枝，柳枝，擘歌等詞，類多以方言入韻，語自覺其愈俗愈雅，愈無故實，而愈可以詠歌，即漢樂府江南曲一首，魚戲蓮葉數語，初讀之亦毫無意義，然不害其爲千古絕唱，情真景真故也。知乎此，則

可與論是詩之旨矣。」這段話把「音韻」在詩的地位發揮得透澈無比了。中國詩自從沈約創音韻之說起，音韻便變成詩學中的一重要部分，直到現在，這種技巧的研求的風氣，還沒有十分打破；要是我們拿歷史的眼光來看，那麼他著的四聲譜，乃是據着齊梁的音而定詩文平仄之法，還不算韻書；不過這書雖合於當時，卻不能應用於後代，但後人偏要用他的韻來做齊梁的假古董，流弊就大得很了，現代人當從現代的音韻的讀法，並且做詩要用現代的韻，這層理由，李漁在笠翁一家言的詩韻序裏說過：「以古韻讀古詩，稍有不協，即叶而就之者，以其詩之既成，不能起古人而詩易，不得不求肖古人之吻以讀之，非得已也。使古人至今而在，則其爲聲也亦必同於今人之口。吾知所爲之詩，必盡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數韻合一之詩，必不復作締兮絡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之詩，使人叶風兮乎，金反之音，以就心矣；必不復作鶉之奔奔，鵲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爲兄之詩，使人叶

兄爲虛，王反之音，以就疆矣。我既生於今時而爲今人，何不學爲關雎悅耳之詩，而必欲強效綠衣鶉奔之爲韻以贅天下之牙而并逆其耳乎？」顧炎武批評沈約的四聲譜曾說過幾句荒謬的話，以爲沈約「不能上據雅南，旁撫騷子，以成不刊之典，而僅索班張以下諸人之賦，曹劉以下諸人之詩，所用之音撰爲定本，於是今音行而古音亡。」顧先生所希望的是「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之音而還之淳古者。」——音學五書自序——後來江永就駁他道：「音之流變已久，休文亦據今音定譜，爲今用耳，若欲繩之以古……舉世其誰從之？」又說：「：譬猶窰器尊壘，非若今日之窰器壺斟耳。」又示之曰：「古人簋豆尊壘之制度本如此，後之模倣爲之者，或失其真耳。」「若廢今人之所日用者，而強易以古人之器，天下其誰從之？」這話真說得精當了。那麼在沈約以後的人，要用沈約那時的韻，不是也如江永所說一樣的不合理嗎？何況在沈約同時的人就很不以這種機械的規定爲然，例如齊書陸



厥傳：「佳最與沈約書……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埋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鍾嶸詩品說：「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式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日照高樓』爲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被管絃，亦何取於聲律耶？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惟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嘗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音，謝眺、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辯，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釐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

傷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自從沈約這種四聲八病的律則創設以後，做詩的人大多數都跟着弄些技巧，使詩體趨於精密，接着沈佺期、宋之問這般人出來，「約句準篇，研練精切，忌聲病，尚對偶，」使詩的形式益加藻麗綺錯，律詩就成爲千百年來詩壇的正宗；但別一方面，各朝代論詩的人，也都有像陸厥、鍾嶸一般，樣反對指駁這一類形式的枷鎖的人。例如皎然詩評說：「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聲，故風雅殆盡，後之才子，天機不高，爲沈生弊法所媚，惛然隨流，溺而不返。」李德裕文章論有說：「……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足曲，詞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文如絳竹鞞鼓，迫於音節，即知聲律之爲弊也甚矣。」又說：「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扞軸得之，

澹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既彫，良寶斯棄，此爲文之大旨也。」王若虛濟南詩話說：「吾舅嘗論詩云：『文章以意爲之主，字語爲之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使不從。世人往往驕所其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可謂深中其病矣。又曰：『以巧爲巧，其巧不足巧，拙相濟，則使人不厭，唯甚巧者，乃能就拙爲巧，所謂遊戲者，一文一質道之中也。雕刻太甚，則傷其全，經營過深，則失其本。』又說：『鄭厚云：『魏晉以來，作詩唱和，以文寓意。近世唱和，皆次其韻，不復有真詩矣。詩之有韻，如風中之竹，石間之泉，柳上之鶯，牆下之蛩，風行鐸鳴，自成音響，豈容擬議？夫笑而呵呵，歎而唧唧，皆天籟也。豈有擇呵呵聲而笑，擇唧唧聲而歎者哉？……』」范總雲谿友議說：「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嘗以音韻爲主，自沈約增崇韻學……自後浮巧之語，體製漸多，如旁犯，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詩又有正格，偏格，類例極多，故有三十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下略）蘇平仲鴈山樵

唱詩集序：「……言之精者之謂文，詩又文之精者也，夫豈易爲哉？然古詩三百篇有出於小夫婦人，小夫婦人而可與能，則又無難者，是何歟？大序下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有是志則有是詩，譬如天地之間，形氣相軋而聲出焉，蓋莫之爲而爲者，夫何難之有？自古詩變而爲選，選變而爲律，天下之爲詩者，不必皆本乎志，鶩於芒昧之域，窘於聲偶，研揣之間，取聲之韻，合言之文，斯不易也。又況不能積歲月之勞，極其材力之所至，而徒槌擬以爲工，而欲馳騁以盡夫人情物理之妙，宜其愈難哉。是故知詩之作，在言其志，則可謂善於詩者矣。」李東陽的麓堂詩話說：「唐人不言詩法，詩法多出於宋，而宋人於詩無所得，所謂法者，不過一字一句對偶，雕琢之工，而天真與致，則未可與道，其高者失之捕風捉影，而卑者坐於黏皮帶骨，至於江西詩派極矣……」錢謙益牧齋初學集瑞芝山房初集序：「古之善爲詩者，搜奇抉怪，刻賢擢臍，鏗鏘足以發金石，幽眇足以感鬼神，嘗試誦讀而歌詠之，平心而思

其所懷來，皆發摭其中所有而遺會其境之所不能無。求其一字一句出於安折而成於補綴者無有也。如其不然，而以能爲之爲工，則爲剽賊，爲塗抹，爲拮拾補綴，譬諸窮子乞兒，沾人之殘膏冷炙，自以爲厭，飲而終身不知大庖爲何味也。可不悲哉！黃宗羲南雷集景州詩集序：「夫詩以道性情，自高廷禮以來，主張聲調，而人之性情亡矣。然使其說之足以勝天下者，亦由天下之性情汨沒於紛華汗惑之往來，浮而易動，聲調者，浮物也，故能挾之而去，是非無性情也，其性情不過如是而止，若是者，不可謂之詩人。」朱彝尊曝書亭集王先生言遠詩序：「嘗聞古之說詩者矣，其言曰：『詩之也，志之所之也，言其志謂之詩。』又曰：『詩者，人心之操也。』又曰：『詩，持也，自持其心也。』又曰：『詩，性之符也。』蓋必情動乎中，不容己於言而後作，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各操持其心性所得而莫或同焉。顧正嘉以後，言詩者本嚴羽，楊士弘，高棟之說，一主乎唐，而又析唐爲四，以初盛爲正始，正音，目中晚爲接武，遺響，斤斤權

詩

格律聲調之高下，使出於一……」朱彝尊沈明府不羈集序：「吾言吾志之謂詩，言之工足以伸吾志，言之不工亦不失吾志所存，乃旁有人焉，必欲進之古人之域，曰詩有格也，有式也，於是別世代之升降，權聲律之高下，分體製之正變，範圍之勿使逸出矩矱繩尺之外，於古人則合矣，是豈吾言志之初心哉？且詩亦何常格之有，幽之詩不同乎二南，鄭衛之詩不同乎唐魏，周頌簡而魯頌繁，大雅多樂而小雅多怨，亦各言其志焉（下略）」朱彝尊錢舍人詩序：「緣情以爲詩，詩之所由作，其情之不容己者乎？夫其感春而思，遇秋而悲，蘊於中者深，斯出之也善，長言之不見其多，約言之不見其不足，情之摯者，詩未有不工者也。後之稱詩者，或漫無所感於中，取古人之聲律字句而規倣之，必求其合，好奇之士，則又務離乎古人以自鳴其異，均之爲詩，未有無情之言可以傳後者也。」袁枚隨園詩話：「須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勞力思婦，率意言情之事，諱爲之格，誰爲之律，而今之談格調者能

出其範圍否？錢泳的履園談詩：「余嘗讀詩無格律，視古人詩即爲格詩之中節者，卽爲律詩，言志也。志人人殊，詩亦人人殊。各有天分，各有出筆，如雲之行，水之流，未可以格律拘也。故韓杜不能強其作章，柳如松柏之性，傲雪凌霜，桃李之姿，開華結實，豈能強松柏之開花，逼桃李之傲雪哉？尚書曰：『聲依永，律和聲。』卽謂之格律可也。」章學誠作陳東浦方伯詩序說：「學誠嘗推劉班區別五家之義，以校古今詩賦，寥寥鮮有合者……或反詰如何方合五家之推，則報之曰：『古詩去其音節鏗鏘，律詩去其聲病對偶，且并去其謀篇用事，琢句鍊字一切工藝之法，而令翻譯者流，但取詩之意義，演爲通俗語言，此中果有卓然其不可及，迥然其不同於人者，斯可入五家之推矣。苟去是數者，而枵然一無所有，是工藝而非詩也。』」在文史通義詩教下篇又說：「學者惟拘聲韻之爲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數陳諷諭，抑揚涵詠之文，皆本於詩教。」……而文指存乎詠歎，取義近於比興，多或滂滔萬言，少或寥寥片語，不必

諧韻和聲，而識者雅賞其爲風騷遺範也。」他又列舉許多有韻律而不是詩的文章如下：「演疇皇極訓語之韻者也，所以便諷誦，志不忘也。六象贊言，又繫之韻者也，所以通卜筮，闡幽元也……傳記如左國，著說如老莊，文逐聲而遂諧，語應節而遽協，豈必合詩教之比興哉？焦貢之易林，史游之急就，經部韻言之不涉於詩也；黃庭經之七言，參同契之斷字，子術韻言之不涉於詩也；後世雜藝百家，誦拾名數，率用五言七字，演爲歌謠，咸以便記誦，皆無當於詩人之義也。」**除以上所引諸家專對詩的形式——格律——加以攻擊而外，還有就詩的內容——實質——和詩的形式——格律兩方面有所糾正的。例如嚴羽滄浪詩話：「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歎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承歷，押韻必有出處，讀之反覆終篇，不知着到何處；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爲詩，而至此，可謂**

一厄也。」葉燮的原詩：「『體格』、『聲調』與『蒼老』。『波瀾』何嘗非詩家要言妙義，然而此數者其實皆詩之文也，非詩之質也，所以相詩之皮也，非所以相詩之骨也。試一一論之，言乎『體格』，譬之於造器，體是其製，格是其形也；將造是器，得般倭運斤，公輸揮削，器成而肖形合製，無毫髮遺憾，體格則至美矣。乃按其質，則枯木朽株也，可以爲美乎？此必不然者矣。夫枯木朽株之質，般輸必且束手，而器亦烏能成？然則從般輸之得展其技，必先具有木蘭、文杏之材也；而器之體格，方有所託以見也。言乎『聲調』，聲則宮商角韻，調則高下得宜，而中乎律呂，鏗鏘乎聽聞也。請以今時俗樂之度曲者譬之，度曲者之聲調，先研精於平仄陰陽，其吐音也，分唇、鼻、齒、齶、開、閉、撮、抵諸法，而曼以笙、簫、嚴以擊鼓，節以頭腰截板，所爭在渺忽之間，其於聲調，可謂至矣；然必須其人發於喉，吐於口之音，以爲之質，然後其聲繞梁，其調遏雲，乃爲美也。使其發於喉者啞然，出於口者颯然，高之則如蟬，抑之則如蚓，吞吐如振車之鐸，

詩

收納如鳴甯之牛，而按其律呂，則於平仄陰陽唇、鼻、齒、齶、開、閉、撮、抵諸法，毫無一爽，曲終而無幾微愧色，其聲調是也。而聲調之所麗焉，以爲傳者，則非也。而徒恃聲調，以爲美可乎？「以言乎『蒼老』，凡物必由穉而壯，漸至於蒼且老，各有其候，非一於蒼老也。且蒼老必因乎其質，非凡物可以蒼老概也。即如植物，必松柏而後可言蒼老，松柏之爲物，不必盡千霄百尺，即尋丈樞樞間，其鱗鬣夭矯，具有凌雲磐石之姿，此蒼老所由然也。苟無松柏之勁質，而百卉凡材，彼蒼老何所憑藉以見乎？必不然矣。」又如『波瀾』之義，風與水相遭成文而見者也；夫之幻江湖小之則池沼，微風鼓動而爲波，爲瀾，此天地間自然之文也。然必水之質空虛明淨，坎止流行，而後波瀾生焉，方美觀耳。若汙菜之滯，溷廁之溝瀆，遇風而動，其波瀾亦猶是也。但揚其穢，曾是云美乎？然則波瀾非能自爲美也，有江湖池沼之水以爲之地，而後波瀾爲美也。由是言之，數者皆必有質焉以爲之先者也。」（下略）陳祖范詩集自序說：「大抵詩之作，

出於無心，則其情真；又必各有所爲，故其義實；情真義實，故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而匹夫匹婦之歌吟，可以察治忽也。後之詩人則異是，彼既以詩自命，人亦以詩相屬，於是外物爲主，而詩從焉；以詩役心，則心非其心，特牽於詩耳；詩於是無真性情。以外物役詩，則作如不作，特緣於外耳；詩於是無真比興。然而情實彌隱，詞采彌工，義理彌消，波瀾彌富，而又格律以繩之，派別以嚴之，時代以區之，回視詩教之本來，其然乎？其不然乎？……

□中國千餘年來的詩逐漸的趨重形式格律方面，雖有以上所舉詩學家出來倡議改革，但影響很微，效力很小。不過這種律詩進化到了前清末年，到陳三立、鄭孝胥、王闓運、樊增祥、易順鼎一般人手裏，其自身就有壽終正寢的趨勢，所以經胡適之諸先生們加以搏擊，就像摧枯拉朽的倒下去，從此成爲白話詩的天下。「格律」簡直談不到了。這樣從沈約起直到胡適之止，就算是中國詩的「技巧的格律」的一生。我們看胡先生的話說：「這一次中國文學的革命運動，也是先要求語

言文字和文體的解放。新文學的語言是白話的，新文學的文體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來，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問題，算不得重要。卻不知道形式和內容有密切的關係，形式上的束縛，使精神不能自由發展，使良好的內容不能充分表現。若想有一種新內容和新精神，不能不打破那些束縛精神的枷鎖錄鏹，因此，中國近年的新詩運動可算得是一種『詩體的大解放』。因爲有了這一層詩體的解放，所以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複雜的感情，方纔能跑到詩裏去。五七言八句的律詩決不能容豐富的材料，二十八字句的絕句決不能寫精密的觀察。長短一定的七言五言，決不能委婉達出高深的理想與複雜的感情。」這段話就是宣佈格律的死刑。再看胡先生用歷史進化的眼光來證明詩的進化沒有一回不是跟着詩體的進化而來。他說：「三百篇中雖然也有幾篇組織很好的詩，如『氓之蚩蚩』、『七月流火』之類，又有幾篇很妙的長短句，如『坎坎伐檀兮』、『圓有桃』之

類；但是三百篇究竟還不曾完全脫去『風謠體』(Ballad)的簡單組織，直到南方的騷賦文學發生方纔有偉大的長篇韻文。這是一次解放。但是騷賦體用今些等字煞尾，停頓太多，又太長，太不自然了，故漢以後的五七言古詩刪除沒有意思的煞尾字，變成貫串篇章，便更自然了。若不經過這一變，決不能產生焦仲卿妻、木蘭辭一類的詩。這是二次解放。五七言成爲正宗詩體以後，最大的解放莫如從詩變爲詞。五七言詩是不合語言之自然的，因爲我們說話決不能句句是五字或七字。詩變爲詞，只是從整齊句法變爲比較自然的參差句法。唐五代的小詞，雖然格調很嚴格，已比五七言詩自然的多了。如李後主的『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這已不是詩體所能做到的了。試看晁補之的『蕩山溪』：『……愁來不醉，不醉奈愁何？汝南周東陽沈，勸我如何醉？』這種曲折的神氣，決不是五七言詩能寫得出的。又如辛稼軒水龍吟：『……落日樓頭，斷鴻聲裏，江南游子，把吳鉤看了，闌干拍

遍，無人會，登臨意。』這種語氣也決不是五七言的詩體能做得出的。這是三次解放。宋以後詞變爲曲，又經過幾多變化，根本上看來，只是逐漸刪除詞體裏所剩下的許多束縛自由的限制，又加上詞體所缺少的一些東西，如觀字套數之類。但是詞曲無論如何解放，終究有個根本的大拘束，詞曲的發生是和音樂合併的，後來雖有可歌的詞，不必歌的曲，但是始終不能脫離『調子』而獨立。始終不能完全打破詞調曲譜的限制。直到近來的新詩發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詩體，並且推翻詞調曲譜的種種束縛，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有什麼題目做什麼詩，詩該怎樣做，就怎樣做，這是第四次的詩體大解放……」(談新詩 1903)

【詩紀匡謬】一卷，清馮舒撰。編糾正馮惟訥詩紀之繆。凡一百二十條，抉摘多中其失，考據精核，亦出惟訥之上。有知不足齋本。

【詩緣棋說拾遺】一卷，續六卷。清華陽王增祺撰。有光緒成都刊本。

【詩倫】<sup>2922</sup>二卷。清新安汪薇撰。有光緒福州修補本。在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內。

【詩僧】<sup>2926</sup>當晉南北朝，因為佛教思潮底輸入，有些詩人都受了它底影響，於作品中帶些禪意，而佛教徒如支遁、惠遠、竺僧度一輩，也都能作詩。甚至鳩摩羅什，本是外國沙門，而也漸染了華風，以中詩底形式作偈頌。他所譯經論中的偈頌，有時也能以具體的話寫出哲理，不過不用韻罷了。例如「總持之園苑，無漏法林樹，覺意淨妙華，解脫智慧果。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市以七淨華，浴此無垢人。象馬五通馳，大乘以為車，調御以一心，游於八正路。相具以嚴容，眾好飾其姿，慚愧之上服，深心為華鬢。」（維摩詰所說經佛道品偈）這實在是有音數的無韻詩，而他自作的「心山育明德，流薰萬由延，哀鸞孤桐上，清音徹九天。」（贈沙門法和）比較地更是饒有詩意。此為有詩僧之始。（一〇）

【詩餘詩錄】六卷。清華亭張祥河撰。有道光松風草堂刊本。

【詩扇緣】<sup>3022</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詩家鼎鑪】<sup>3023</sup>二卷。是編所錄南宋之詩，上卷五十八人，下卷三十七人，各著其里居字號，宋末佚篇，賴以有考。四庫依天一閣藏宋麻沙刊本。

【詩家直說】<sup>4</sup>二卷。明謝榛撰。榛詩本足自傳，而急於求名，乃作是書以自譽。持論多夸而無當，又多指摘唐人詩病而改定其字句，甚至稱夢見杜甫李白登堂過訪，勉以努力齊名，其妄有如是者。

【詩宿】<sup>3026</sup>二十八卷。明劉一相編。是編採周秦漢魏六朝三唐之詩，區別差次，為部二十八，子目一百五十有四，亦唐詩類苑之流亞也。

【詩之演變】<sup>303</sup>漢代詩人，首推蘇武、李陵，所作均為五言詩。漢武帝與羣臣唱和，作柏梁台詩，為七言詩所始，又為聯句之祖，又有古詩十九首，亦為最佳的。五古詩，作者姓名都佚亡，其中有若干首，或指為枚乘、傅毅所作，或云全為建安時曹王所制。漢末的著名詩人，當推曹氏父子及建安七子。曹氏父子為操與丕，植操詩以慷慨勝，為三人之最。建安七子為孔



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及劉楨，都是為曹氏吸引於鄴下的名士。○晉詩人，有「竹林七賢」為阮籍、嵇康、向秀、劉伶、阮咸、王戎、山濤，以阮籍、嵇康為中心。又有所謂二陸、三張、二潘、一左、二陸為陸機與陸雲；三張為張華、張載與張協；二潘為潘岳與潘尼；一左為左思。東晉著名詩人，有劉琨與郭璞，琨作慷慨悲壯，璞作自然超逸。王羲之獻之父子的詩，以風流蘊藉見重。等到陶淵明出來，東晉詩壇，頓時光芒萬丈了。他做了許多思想高超，情感豐富的古詩，和飄逸高超的賦辭與散文。○南北朝詩，日趨於雕琢形式，逐漸格律化，自沈約創四聲，八病之說，詩體尤其加速的由古詩轉變為近體詩了。宋詩人有謝靈運、顏延年及鮑照，人稱為「謝顏鮑」，所作都是山水的清音。齊詩人除沈約外，謝朓好作古詩，李白曾為之傾倒。梁代有蕭衍父子及其臣下江淹、何遜。陳時詩人，首推徐陵、庾信與王褒；後主則以好作豔曲稱。□唐代為詩歌的黃金時代，可分為四個時期：自高祖武德初，至玄宗開元初一百年間為初唐。王勃、楊

炯、盧照隣、駱賓王，號稱「四傑」，蘇味道、李嶠、崔融、杜審言，時稱「文章四友」。張九齡、陳子昂以古雅見稱。沈佺期、宋之問號稱「沈宋」，律詩到他們始全告成功。盛唐為由開元初至代宗大歷初，凡五十餘年。杜甫與李白均在此時馳騁一時，各展所長。時稱「李杜」。甫詩沈鬱頓挫，政治及社會的描寫都極悲壯微妙；白詩縹渺神逸，而浪漫色彩很濃厚。王維、李頎、高適、岑參，時稱「四子」。維、適、參又與孟浩然並稱「王孟高岑」。又崔顥、王灣、常建、賈至、儲光羲、王之渙、王昌齡，均擅名在這個時代。中唐為由大歷初，至文宗太和九年，凡七十餘年。盧綸、吉甫、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時稱「大歷十才子」。元稹與白居易，時稱「元白」。當時號他們的通俗詩體為「元白體」。韋應物與劉長卿，號稱「韋劉」。柳宗元與韓愈，以古文家而兼有詩名，號稱「韓柳」。孟郊與賈島，詩被稱為「郊寒島瘦」。李賀詩被稱為有「鬼才」。又有李如珪、劉叉、盧仝、皇甫冉、戴叔倫、李益、劉禹錫、張籍、王建，都是

詩

這時期的重要作家。晚唐爲文宗開成初至昭宣帝天祐三年，凡八十餘年。這時的詩，已傾向於香豔綺麗著名的作家有李商隱、杜牧、溫庭筠，時稱「溫李杜」。商隱與牧亦稱「李杜」。皮日休與陸龜蒙並稱「皮陸」。其他有韓偓、羅隱、許渾、馬戴、趙嘏、朱慶餘、司空圖、方干等。宋詩雖不及唐，但不模仿唐人。宋初楊億、劉筠、錢惟演等學李商隱詩格，號爲「西崑體」。林逋、魏野、潘閔等學杜牧詩，號爲「晚唐體」。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則學韓愈詩。蘇軾詩才氣縱橫，與陸游詩並稱「蘇陸體」。又與黃庭堅並稱「蘇黃」。庭堅詩後爲江西詩派所宗，他與秦觀、晁補之、張耒，號爲「蘇門四傑」。又與同時陳后山並稱「黃陳」。四傑與陳后山、李薦，又稱「蘇門六君子」。陸游詩悲壯沉厚，多至萬餘首，與楊萬里、范成大並稱「南宋三大家」。或增尤袤，稱爲「四大家」。其後有永嘉人徐靈暉、徐靈淵、翁靈舒、趙靈秀，號爲「四靈詩派」。金詩人以元遺山爲代表，元詩人有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號爲「四大家」。楊維禎則以樂

府擅名。明詩人特多，但多互相標榜。真配稱爲詩人的，初有高啓及袁凱，中有唐寅與徐禎卿，末僅有陳子龍一人。清初詩人，當推吳偉業與錢謙益，他們與龔鼎孳號稱「江左三家」。施閏章與宋琬，號稱「南施北宋」。其後有王士禛倡「神韻」之說，與兄士禛、士禛號「三王」。與士禛齊名的有朱彝尊與「神韻」說反對的，有袁枚的「性靈」說，沈德潛的「格律」說，翁方綱的「肌理」說。袁枚主張是詩人性情的表現，與蔣士銓、趙翼亦稱「江左三大家」。又有舒位、王曇、孫源湘，號稱「三君」。同治、光緒間，范當世、陳三立等競學宋詩，號爲「同光派」。

【詩之極盛期】唐自太宗奠定國基，累世帝王，並崇文學，積百餘年之涵養，至開元、天寶間，篇什紛披，人才輩出。既而安（祿山）史（思明）亂作，詩人憂患鮑更，愁苦呼號，作風丕變。亂前亂後，又爲一大轉關；而此五六十餘年間，遂爲詩歌之黃金時代。盛唐作者，世推王、李、高、岑，而四家並擅樂府新詞，別出機杼。李白以復古自任，而筆力變化，極於歌行。王世貞

以白爲七言歌行之聖，謂能「以氣爲主，以自然爲宗，以俊逸高暢爲貴，咏之使人飄飄欲仙。」王維好禪靜，愛山水，實開唐代「自然詩人」之宗，而樂府歌詞，在當時流傳頗盛。死後宗代曾對其弟縉言：「卿之伯氏，天寶中詩名冠代。朕嘗於諸王座聞其樂章。」其作洛陽女兒行時年僅十六，作桃源行時年僅十九，作燕支行時年僅二十一。（並見王右丞集自注）其樂府歌行，大抵皆少作。晚居輞川，別業與裴迪彈琴賦詩，歌唱自然，儵然有出世之想，作品乃與陶潛爲近。高岑歌行，最爲矯健；岑尤磊落奇俊，特工邊塞之作。岑嘗從封常清軍，官安西先後凡五載。（參攷舊唐書封常清傳及許彥周詩話）所右絕域風光，奇聞異事，參皆身親而目擊之。故其詩亦挾塞外風沙之氣，聲容激壯，變化無方。能於李杜之外，別成風格。南宋陸游之作，受其影響甚深。自王維棲心禪悅，寄情山水，爲歌唱自然之詩，孟浩然、儲光羲繼之，並以陶潛爲法。沈德潛謂：「陶詩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淵深樸茂，不可到處。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

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閒遠，儲太祝有其朴實。」（說詩晬語）三家皆多作五言，與高岑諸人分途發展，而維之五言絕句，如輞川集中諸作，尤簡淡高遠，不食人間烟火氣，是能於諸家之外，開徑獨行者。唐人以絕句入樂，開元天寶間，此風尤盛。旗亭賭唱，所歌並爲絕句詩。（詳碧雞漫志）一時作者雲興，而李白與王昌齡最爲傑出。王世貞稱：「七言絕句，王江陵（昌齡）曾官江陵丞，與太白爭勝毫釐，俱是神品。」（藝苑卮言）昌齡所作宮怨，尤深合風人微婉之義，饒絃外之音。如長信秋詞：「深情幽怨，意旨微茫，令人測之無端，玩之無盡。」（唐詩別裁集）王士禛以此與王維之「渭城朝雨」，李白之「朝辭白帝」，王之渙之「黃河遠上」，爲唐人歷卷之作。以爲「終唐之世，絕句亦無出此四章之右者。」（萬首絕句選凡例）若論寄興深微，則三家視此，殆猶有遜色焉。此一時期之詩歌，如上述諸家，並各有其創造精神，而自成體格。他如殷璠河嶽英靈集所錄盛唐作者，如常建、劉春虛、張渭、王季友、陶翰、

李頎、崔顥、薛據、秦母潛、崔國輔、賀蘭進明、崔曙、王灣、祖詠、盧象昇、疑、開河之片，所謂「既聞新聲，復曉古體，文質半取，風騷兩挾，言氣骨則建安爲傳，論宮商則太康不遠」（河嶽英靈集論）者，亦足窺見當時作者之感，茲亦不暇詳及云。

【詩之頓絕期】詩經時代與漢樂府及五言詩時代之間，爲甚麼「詩」不特是不發達，而且竟還呈出一種絕滅底現象，這是什麼原故呢？我們須要注意到所謂三百五篇的「詩」，除却雅頌而外，其實那雅頌也還有土風（那十五國風都是民間的歌謠，不過那些歌謠之在三百五篇中的都不是其原來面目，而是被廟堂的士大夫和樂工所裝飾過的一種東西罷了。這問題的說明，且有下例三個理由（1）在此時代的俚諺歌謠也並不是沒有，即故書中的記載亦頗多，但因爲其時的樂工和士大夫輩都從不曾去把「搜集」，其實是當時的政府沒有注意到，所以牠們就只配稱爲歌謠而不名「詩」了。（2）如像雅頌那樣同屬於文人作

品的詩，在此時代，只有荀卿的僂詩二首及其小歌。但因爲時代不同，而文學的趨勢也異，故往往務爲「整齊」「雕琢」的長大篇什（如賦銘等）並不像風雅頌的本來面目。（3）從實際上觀察，則這個時代也並不是沒有可歌可舞而被諸樂器的「詩」，如九歌招魂大招之類，仍然也是春秋戰國時南楚的「巫歌」，仍然也是從民間採來製作過的歌詩，仍然是民間用來歌舞祀神的歌詩，不過被那些有勢力底騷「賦」之流掩藏着，而漢後的士人又羣以爲「王澤竭而詩不作」「周道寢壞，聘問歌詩不行於列國；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因此，於是這一類的民間歌詩就伏伏貼貼地被所謂「賦之流」也者征服了。就是荀卿自家作的僂詩，也便滾入那「賦之漩渦」裏去，此歌詩之所以若亡於此時代也。我從當時的文學趨勢上尋出上邊的三個理由，循此理由，我們便可知道所謂「詩之頓絕」者，實在並不是「詩之頓絕」，而是「詩之混合」或「趨變」形式雖然漸漸變了，實質上則

仍然未有更易。所以昔人說牠們是「古詩之遺」或「古詩之流」。這即是環境所養成一種的必然事實之結果。有韻文學上要有這種「頓絕」，才能有文學革新的創作家和作物；要有這種「頓絕」，文學才能夠有進化之可言。所以，我並不以這時的「詩之頓絕」為可惜；並且還以為必賴有此現象，而後文學的演進始愈明顯！1900。

【詩準】三卷，附錄一卷，詩翼四卷。舊本題宋何無適倪希程同撰。雜撮古謠歌詞，復撮漢魏晉宋詩，命曰詩準。又雜撮唐杜甫等詩，命曰詩翼。蓋影附朱子古詩分爲三等別爲一編之說，而剽竊真德秀文章正宗緒論以爲之，龐雜無章，是非參差，又出陳仁子文選補遺下。

【詩定義】<sup>308</sup>詩的定義和文學的定義全然一樣，也是隨各時代各人而不同的。至於精確緻密完全的定義，就我們所見及的，現在和從前都沒有過。不過今人或較勝於古人而已。綜合前人一切詩的定義，可以歸納爲四大類：一類專就「詩」的字義作

詩

解釋，一類祇說明了詩的實質，一類則專就詩的某種特點而說，另外一類却又偏重於詩的作用。屬於第一類的，如釋名說：「詩之也，志之所之也。」樂記說：「詩言其志也。」文心雕龍說：「詩者，持也；持人性情。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有訓，有符焉爾。」鄭玄禮記注說：「詩之言承也。」翁的黃詩外集序說：「情動於中，而言承之，故曰詩。」這幾種就字義所作的解釋，不但有牽強附會之嫌，而且可以任用之於純文學中的無謂那一種，所以都不能算做詩的定義。第二類的例，如劉歆說：「詩以言情；情者，性之符也。」黃庭堅說：「詩者，人之性情也。非強諫爭於庭，怨詈於道，怒鄰罵坐之所爲也。」朱熹說：「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嚴羽的滄浪詩話說：「詩者，吟詠性情也。」魏泰說：「詩者，述事以寄情。」這種種說法的缺點，大概和第一類差不多，就把他當作詩的定義，那當然也不妥當的。第三類則有姜夔的詩說說：「守法度曰詩。」方孝孺說：「詩者，文之成音者也。」章炳麟的國故論衡

說：「有韻者皆爲詩。」又云：「漢世所謂歌詩者，有聲音曲折可以弦歌。」又說：「叶於簫管，故謂之詩。」這種種果然是詩的特點，然僅有此特點，還不足成爲詩，所以決不能算爲完全的詩的定義。屬於第四類的，有荀子勸學篇說：「詩者，中聲之所止也。」徐楨卿的談藝錄說：「詩者，所以宣充鬱之思，光神妙之化者也。」劉開的讀詩說說：「詩者，所以治人之性情也。」又云：「詩者，所以順人情而導之以正也。」又云：「詩者，先王誘引天下之人，而歸之於善也。」把詩的功用來作爲詩的定義，那當然較前列三類更不妥當了。過去的學者所說的詩的定義，既不足使我們滿意，那麼惟有求之於今人，傳東華在詩歌原理 ABC 裏說：「詩是詩人的有價值的經驗，憑着假象的成功的傳達。」楊鴻烈在中國詩學大綱裏說：「詩是文學裏用順利諧合帶音樂性的文字和簡鍊美妙的形式，主觀的發表一己心境間所感現，或客觀的敘述描寫一種事實，而都能使讀者引起共鳴的情緒。」楊氏又自己加以解釋

道：「這個定義裏所謂『順利諧合帶音樂性的文字』就可包括『有韻』『無韻』的說法，『簡鍊美妙的形式』就兼有『有格律』與『無格律』的詩而言，那些久爭未決的格律音韻的問題，在我們的定義裏就都消滅了。」這兩個定義，前者雖簡而扼要，但忽略了詩的形式方面，後者辭意雖略嫌冗雜，但在一切詩的定義中，不能不說他是較爲完美而較爲妥當的一個了。

【詩酒麗春園】<sup>31</sup>一本。元王實父撰。雜劇。

【詩酒餘音】<sup>32</sup>元曾瑞撰。

【詩浮槎存稿】<sup>33</sup>清道光間鄒貽撰。

【詩心珠會】<sup>34</sup>八卷。明華陽王朱宣塔編。是編取前人詩話，分類編次，其所徵引皆不著所出，龐雜無緒，聞有附註，亦皆膚淺。

【詩法度鍼】<sup>34</sup>三十三卷。清豐城徐文弼撰。有乾隆刊本。

【詩法家數】<sup>36</sup>一卷。舊本題元楊載撰。是編論多庸膚，例尤猥雜。

【詩法源流】<sup>31</sup>三卷。明王用章輯。末有揚載舊序一篇，稱得杜甫詩法，其說極爲荒誕。所載凡五言律詩九首，七言律詩四十三首，各有吳成等註釋。標三十格，其謬陋殆不足辨。其前二卷一爲元人論詩之語，分標傳若金等姓名，一爲選錄漢魏晉詩。題傳若川次舟編。

本，在雲南叢書內。  
【詩法萃編】<sup>4</sup>十五卷。清石屏許印芳撰。有民國刊本。

本。  
【詩法火傳】<sup>9</sup>十六卷。清嘉興馬上嗽撰。有順治刊本。

【詩禮堂雜詠】<sup>35</sup>清乾隆間介山撰。

【詩禪室詩集】<sup>38</sup>清道光間查冬榮撰。

【詩南】<sup>402</sup>十二卷。清吳江徐崧陳濟生同編。有順治刊本。

刊本。

【詩女史】<sup>404</sup>十四卷，拾遺二卷。明田藝蘅編。是書採錄閨閣之詩，上起古初，下迄明代，採摭額富，而考證

太疎。

【詩式】<sup>43</sup>一卷。舊本題唐釋皎然撰。原書散佚，好事

詩

者所摭拾補作也。

【詩夢鐘聲錄】<sup>420</sup>一卷。清光州李嘉樂等撰。有原刊本。

【詩苑天聲】<sup>4421</sup>二十一卷。清范良撰。是集選自漢至

明之詩，爲五類，曰樂章，曰應制，曰應試，曰朝堂，曰館課，皆鋪張富麗之作，由其體宗臺閣故也。然精猶互呈，頗爲清雜。有順治十六年旋采堂刊本。

【詩苑雅談】<sup>4457</sup>五卷。清錢塘羅以智撰。

【詩藪】<sup>445</sup>十八卷。明胡應麟撰。是書凡內編六卷，分古今體各三卷，外編六卷，自周至元以時代爲次，雜編六卷，分遺逸閏餘各三卷，皆其評論之語。大抵奉世貞危言爲律令。

【詩林廣記前集】<sup>449</sup>十卷，後集十卷。宋蔡正孫撰。是

書前後兩集，皆以詩隸人，而以詩話隸詩，各載其全篇於前，而所引諸說，則下詩二格，條列於後，體例在總集詩話之間。有元刊本，明汪諒刊本，又明刊四卷題精選古今名賢叢話詩林廣記，舊刊小字本，似宋元刊，明仿宋本，明刊本，明單刊後集本。

【詩林韶漢】二十卷。清長洲顧嗣立撰。有秀野草堂刊本。

【詩觀】十四卷，別集二卷。清鄧漢儀編。是編皆選擇清初諸人之作。

【詩娛室詩集】二十四卷。清嘉善黃安濤撰。有道光刊本。

【詩娛室草】清黃安濤撰。

【詩起源】關於詩起源問題在詩創作動機一條闡述已詳，惟係以心理學為根據，此再就史學上言之——關於傳統的史的起源說已見唐虞以前文學條——光緒二十四五年（西歷一八九八——

九年）間，在河南彰德西北五里的小屯地方，農民種田時無意的發掘了許多龜甲和獸骨。初為山東濰縣古董商人范某所得，運往北京，售於福山王懿榮。懿榮死於庚子之役，所藏甲骨轉到劉鶚處，而為考古學者羅振玉所見。振玉繼續搜羅，所得甲骨有數萬之多，與其友王國維共同研究，始知甲骨上所刻者乃商人的貞卜文辭，實為言古史者之無上材。

料。他們考定這些卜辭是盤庚至帝乙（紂父）時的遺物，證明了周以前渺茫的古史中還有較有把握的一個時期。所以，我們所謂中國詩的「萌芽時代」便假定從傳說的盤庚即位之年（前一四零一年）到傳說的紂自殺之時（前一二二年）（這年代只根據最通行的傳說，他如古本竹書紀年說盤庚至紂凡七百餘年，日本新城新藏又定紂亡在前二零六六年，我們很難斷定）現在要對於這時期的詩歌試探一下。試探的根據，當然只有卜辭。因為卜辭以外的材料如馮惟訥所輯的商詩實全為偽作（已詳上文），而其他的記載如商書之類，也都不可靠。例如開始第一篇湯誓說「致天之罰」說「予則孽戮汝」與甘誓的「恭行天之罰」說「予則孽戮汝」等句，及牧誓的「恭行天之罰」說「爾躬有戮」等句，完全一鼻孔出氣。上下相距數千年而文句相類若此，顯係後人偽託。近人有見及此，故於疑虞夏書之餘，亦有疑商書者。但於盤庚三篇尚存留戀之意，實所不解。卜辭稱「商」而無「殷」



字（王國維曾據以證商頌非商詩）而盤庚開始第一句即說「盤庚遷於般」豈非後人偽託的鐵證？所以我們可以說，商人除卜辭外，並無文獻留給我們。（也許還有點銅器上的文字，現在尚未能完全斷定。）□現在我們可以根據卜辭來述一述當時社會的、文化的、及藝術的一般狀況。盤庚，我們知道，無疑的替商民族的歷史劃分一個新的時期。恩格爾斯（Engels）告訴我們說，「氏族是在文明期以前為一般野蠻人所共通的制度」。「家族私產及國家之起源。」卜辭證明商民族尚在氏族制度的階段是很顯然的。波格達諾夫（Bogdanov）又告訴我們說，「農業與牧畜確是各自獨立的起於各種地方……漸漸人口增加了，人類就得結合農業與牧畜，採取定住的生活形態」（經濟科學大綱）。這樣便是盤庚的時代。在他以前常要遷徙，而自他以後却沒有搬過家，便可知他那時候是生產技術轉變的時期。從卜辭看來，自他以後的三百年中，牧畜異常發達，觀用牲之數多至一百以上可知。同時農業

也漸漸進步，但還沒有應用牛馬耕田的痕跡，可知其技術之幼稚。其他一切用具大都是石製的，也許有一點銅器，但絕對沒有鐵器。在上層構造的藝術方面，我們知道有舞蹈和音樂。舞字作「𠬞」（象人執聲牛尾而舞之形，這正是畜牧時代之必然的現象。呂氏春秋敘古代有「三人搖牛尾」的樂歌，卜特林（Catlin）也說北美洲印第安人有一種「野牛舞」，均可做旁證。本來勞動必先於遊戲，原始舞蹈只是生產行為之意識的模仿而已。同時，舞蹈也有功利的目的，如商人的「采舞」與「帛舞」等大都用於祈雨。又有樂字作「樂」象絲附木上，或加「𠬞」以象調弦之器。這已不是原始的簡陋的樂器，可見此時音樂進步已高。——那麼我們要問：在這樣一個時期，中國的詩到底已經萌芽了沒有？□我們的答案是：此時中國的詩早已萌芽。畢夏（Bücher）說，「在其發達的最初階段，勞動音樂及詩歌是最緊密地結合着的。」（勞動與韻律）布哈林（Bukharin）也說，「藝術之最古的形態，就是舞蹈與音樂，還有詩歌。」

舞蹈音樂詩歌這三種東西是互相溶合在一塊的。「歷史的唯物論」那麼，在舞蹈很盛，音樂已精的商人，已有詩歌是毫無疑問。而且，波格達諾夫一則說「詩歌開始於人類語言開始之處」，（共產階級的詩歌）再則說「詩歌從那裏發生的？牠是與言語及思維領有同一的發生」（社會意識學）我們先看一看言語起於何時。莫爾甘（Morgan）把人類進步分成三個時代——一是蒙昧（Savagery）時代，二是野蠻（Barbarism）時代，三是文明（Civilization）時代——而以言語之形成歸之蒙昧時代。波格達諾夫分文化的演變為四個時代——一是原始文化時代，二是權威文化時代，三是個人主義文化時代，四是集團主義文化時代——而以言語的發生屬之原始時代。然而自盤庚至帝紂中間，顯然已到野蠻時代的中期，權威時代的初期。在這樣的時期，言語與詩歌早已發生是理之當然。那麼，我們自然又要問：這萌芽時代的詩歌為什麼不能流傳到現在呢？這確是一個疑問。可能的解答是：

因為那時還沒有完成的文字的原故，依莫爾甘，文字是野蠻時代晚期的產物，又依波格達諾夫，文字是權威時代晚期的產物，商民族還夠不上這一點。而且事實上，卜辭的文字還只純粹的圖畫，每字的寫法亦有多至三四十種以上的，也證明商人文字確未進展到完全成功的地步，因而他們的歌詠不能藉文字來保存。

【詩本事】一卷。清新安程羽文撰。有康熙刊本，在檀几叢書內。

【詩書巧合】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詩書禮樂】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詩書禮樂】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詩集】十卷。清福清魏憲撰。有枕江堂刊本。

【詩曲梁州】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詩契齋詩鈔】清光緒間許玉琢撰。

【詩最】十卷。清華亭倪世撰。有康熙懷遠堂刊本。

【詩品】一卷。清無錫顧翰撰。

【詩品】一卷。唐司空圖撰。是書凡分二十四品，各以四言韻語，寫其意境，平奇濃淡，無體不備。有津逮秘書本，龍威秘書本，學津討原本，續百川學海本，夷門廣牘本，藝圃搜奇本，歷代詩話本，袁元輔寫刊本，明辨齋本。

【詩品】南朝關於文評之論著，其質的方面之精，可於其流傳之著見之。單篇論文，如蕭統文選序，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等不計外，就其成書者言之，其代表作當推詩品與文心雕龍。詩品一舊作詩評，見梁書本傳及隋唐宋各志，一三卷。一宋志作一卷，今亦有一卷本。一梁鍾嶸撰。存案是書時於宋以前而顯於明以後。故唐宋類書除吟窗雜錄太平御覽節引數語外，餘如藝文類聚初學記，北堂書鈔，事類賦註等書均未見稱引，而明清叢書中則屢見採輯。今就見於各叢書者錄之，有稗史集傳本，說郛本，夷門廣牘本，格致叢書本，天都閣藏書本，顧氏文房小說本，四十家小說本，續百川學海本，漢魏叢書各本，津逮秘書本，龍威秘書本，歷

詩

代詩話本，學津討原本，詩法萃編本，擇是居叢書本，詩觸叢書本，談藝珠叢本，玉雞苗館叢書本，對雨榕叢書本，諸子百家精華本，四部備要本，螢雪軒叢書本，尚有一瓶筆存本，係鈔本。□此書與文心雕龍爲文學批評中最早的傳書，故研究之者頗不乏人。其關於詩品者，有詩品講疏——近代黃侃撰，未成書。范文瀾文心雕龍講疏中每稱引之。詩品疏釋——近代張陳卿撰。見其所撰詩品研究緒論中，當亦爲其屬稿。未竟之作。鍾嶸詩品之研究——近代張陳卿撰。民國十五年北京文化學社出版。詩品註——近代陳廷傑撰。上海開明書店出版。詩品釋——近代許文玉撰。此爲許氏中國詩歌史研究叢刊之一。北京大學出版部發行。詩品箋——近代古直撰。隅樓叢書本。詩品平議——近代陳衍撰。至近人所著各種單篇論文研究詩品者亦甚多，茲不備載。即此，也可知此書影響之大了。□詩品文心雕龍二書之所以重要，即因足以代表當時批評家之二派。當時人所需要的，於批評者，不外二種作用：一是文學作品的指導者，又一是

文學批評的指導者。文學作品日多，則需要批評以指導，纔可使覽無遺功。文學批評日清，則也需要更健全的批評，以主持纔可使準的有依。所以前者是爲文學的批評，後者是爲文學批評的批評。前者較偏於賞鑑的批評，後者常傾向於歸納的和推理的批評。而詩品與文心雕龍，恰恰可以代表這兩方面。

■鍾嶸詩品序云：嶸觀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亦云：辨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慙，濫竽自恥。原來他們批評的標準，只因於文學作品之粗製濫造，日益增多，欲使品藻優劣，汰除劣製而已。品藻優劣，汰除劣製，當然也不能隨各人的嗜欲而異，其商榷，所以也得提高賞鑑的標準，纔不致成爲純粹主觀的意見。這種批評，當然是爲文學的批評。■這種批評有時取評選的態度，有時取品第的態度。至於間或取比較的批評，如分別作者之屬於某種某派，或取歷

史的批評，推論作者之生平及時代環境與其著作之關係，皆不過所以助其說明而已。■其取評選的態度者，有於某種體裁中選某幾人之作以爲代表者，如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云：若陳思「代馬」羣章，王粲「飛鸞」諸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雖與爭鶩。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傳，毅簡文之摛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延陽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爲允。王褒僮約，束皙發蒙，滑稽之流，亦可奇瑋。文心雕龍之論文體，恆評其代表作家及代表作品，亦猶此意。其於一家之中選某幾篇以爲代表者，如鍾嶸詩品敘云：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聊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夜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僊，王微風月，謝容山泉，叔源

離宴鮑照戍邊太冲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  
 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其於一篇之  
 中只選某幾句以爲評論者則蕭下顯所謂「張睪  
 撻句褒貶」者庶幾近之。是又後世句圖之濫觴已！  
 其取品第的態度者如鍾嶸詩品即本班固九品  
 論人之法以衡詩分爲上中下三品兼摭利病此亦  
 當時所需要。後世如詩壇點將錄等亦多本之。詩文  
 玉詩品釋序云：迨夫典午失馭海內分崩南北區號  
 歷久爲梗宋書索虜魏書島夷肆其穢詞互相醜詆  
 至若出使專對行人之選尤必誇其才地抵掌談論  
 抑揚盡致以與鄰國爭勝衡長焉。是爲屬於政治之  
 批評。又因其時異族雜處種類混淆衣冠之族輒自  
 標異門閥積習無可移易以士庶之別而爲貴賤之  
 分矜已斥人所爭尤嚴。是別起於風俗之批評。夫競  
 爭正統指斥僭號矜尚門第區別流品既悉爲當時  
 政治風俗習見之例則其他之文化學術有不蒙其  
 影響者乎？歷覽藝林前世文士頗矜作品鮮事論評  
 及曹丕褒貶當世文人肆爲之辭於是搦筌論文多

以甄別得失爲己任。在梁一代蕭子顯秉其史論之  
 識以繩文學劉勰更逞其雕龍之辨以評衆製庾肩  
 吾則載書法之士而品之有九鍾嶸亦錄五言之詩  
 家而次之爲三。衡鑒之作於斯稱最矣。此以文學批  
 評爲受當時政治風俗之影響自具卓識。但我以爲  
 猶有數點須分別言之則其義始明。（1）漢魏間  
 的批評風氣重在論才性而不重在矜門第東晉南  
 朝間的批評風氣重在嚴流品而不重在伸清議。這  
 種批評風氣的影響到文學方面在前者可以曹丕  
 典論論文爲代表；在後者可以鍾嶸詩品爲代表。典  
 論所謂「氣之清濁有體」所謂「齊氣」所謂「  
 逸氣」所謂「能之者偏」都是就才性方面說的；  
 即其褒貶當世文人亦不過佐其「能之者偏」的  
 例證而已。至於鍾嶸詩品則所謂辨影清濁持摭病  
 利便乎重在褒貶方面而非衡量才性了。（2）即  
 就文學上的批評而言易言之即就其專重在褒貶  
 者而言則鍾嶸與曹氏丕植亦互異其趣。曹丕云：「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

詩

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曹植云：「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芳眾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一個說作者之難備衆體，一個說批評之絕無標準，蓋他們之所謂批評，本不過爲作文之佐助，故以爲「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至於才不能逮於作者的，便不應詆訶文章，持摭利病了。至於既經通才批評以後，便也應按其指示，應時改定。此皆是爲作文而批評，所以應得自知其病而不應相輕所短。明得此意，則知丕植以後，鍾嶸以前之文學批評風氣，大率如此。鍾嶸云：「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疎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摯虞文志，詳而博瞻，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至於謝容集詩，逢詩輒取，張隲文士，逢文即書，諸英志錄，並義在文，曾無品第。」其指斥諸家之失，在「不顯優劣」，在「曾無品題」，則知其自己著書之宗旨正在顯優劣，有品第了。所以

我以為齊梁以前政治風俗上之批評雖盛，而文學上之批評猶未盛；政治風俗上之批評重在於門第，而文學上之批評猶不顯優劣。直至梁時，始會合此二種批評風氣而爲一，於是才有不必以作者自任的批評家，而在於詆訶文章，持摭利病之後，也不必有一「有不善者應詩改定」的效用。鍾嶸云：「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蓋即得此種風氣之先者。鍾氏不過繼之而有成耳。

【詩品文學觀】文章到了齊梁，算是文敝得很了。梁元帝金樓子抨擊這時的文風說：「苟取成章，貴在悅目。」顏氏家訓也說：「趨末棄本，率多浮豔。」但是像劉勰那體大思精的著作，其中所包的頭緒很多。雖有針對當時的話，但不是單刀直入的說法。和他同時，有一個單刀直入的批評家，就是鍾嶸了。以前的批評家，實在多半是一種泛論的態度，自從有了鍾嶸詩品，纔算建立了嚴格的批評學，他下開唐宋以後詩話之風，影響十分長遠。他的機鋒，多半

## 詩

是針對當時文敝而發的。他標出「風力」「清剛」「吟詠性情何費用事」這些口號，來做他的宗旨；又說沈約的聲律「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總括起來，他是以清新自然爲宗。其實凡是一個大作家所講的話，都極有分寸，他所以特別說明的，不過是表現他的特別觀點，足以補充前人所沒有說到的，并不是只管這一點，對於其他各點一概不管。沈約何嘗有拘忌，但是有一班附和的人，專把四聲八病當作無上法寶，就正用得着鍾仲偉這四批評。鍾仲偉足以補前人所未及，也正在此。不過我們不能說只有他一人知道這個道理，其他的人，概不知道罷了。他的書專論漢魏以來的五言詩，他看這些詩，是漢朝人的特創，不是上承衰周。本來，我前邊說過，承接三百篇的文統的，是騷賦，而不是漢魏的五言詩。這個觀念，六朝人都很清楚，所以文選就把賦列在詩前，仲偉開頭不說三百篇，但說「幸陵始著五言之目」，於是截斷衆流，斷然的說「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他對於漢朝，

說得很略，大意認爲篇章太少，無從詳論。他的心中以爲論五言詩，應該斷自曹魏，曹魏的詩，纔算五言的正經。古詩十九首，他未曾像玉臺新詠那樣的說，是枚乘所作，他並且疑爲曹植所作，所以他便推曹魏的五言如日中天了。他所賞的是「建安風力」，以爲永嘉以後「建安風力盡矣」。但他還讚美「郭景純用儒上之才……劉越石仗清剛之氣……」於是總起歷代的詩人，以爲「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永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辭之命世也」。他認爲詩的極則是要「宏斯三義（賦比興）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又以爲詩的毛病，一是貪於用典，他說「至於吟詠性情，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他以爲第二種毛病，是拘牽聲律，但是他雖不贊

成拘牽聲律，也主張唇吻協調。他說：「古曰詩頌，皆被之全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於聲律也……王元長創其首，沈約謝朓揚其波……士流景慕，務爲精密，瑩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足矣。至於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是指一班隨聲附和的人，並沒有直責沈約，不過沈約心中，以爲欲口吻調利，也必須天機自悟，不是隨便可以做到的。總要對於聲音之變化，下一番參究的工夫。這一個意思，本來很精，音樂本是由人而生的，不一定合入音樂，纔要講詩律。仲偉是沒有注意這一層了。詩品把歷來的詩人，分作上中下三品，不過他自己很謙恭底說：「三品升降，差非定製。」清王士禛漁洋詩話裏指摘鍾嶸的品次多謬。他以爲像魏武陶潛，宜在上品，陸機潘岳，宜在中品，曹植與劉楨相差太遠，指出不公平的地方很多，甚至於罵鍾嶸「黑白淆謫」。本來明朝王世貞的弇州山人四部稿裏，

有詩品總評，已略略說到鍾嶸品次之不當。這些話很難裁判的。四庫提要說：「梁代迄今，邈踰千祀，遺篇舊製，什九不存，未可以擬拾殘文，定當日全集之優劣。」這段話或者比較是持平之論。但太平御覽五百八十六引鍾嶸詩評，（隋書經籍志亦作詩評）原將陶潛放在上品。安知我們現在的傳本，不是後人是竄亂呢？又鍾嶸往往說某人的詩源出某人，四庫提要說他附會章實齋文史通義說：「論詩論文，而知遛流別，則可以探源經籍，而進窺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又把鍾嶸看作和劉向劉歆一樣的人。實在詩品所推流別，不盡可信；但古人的作品，散亡很多，也難以實證。我們通其大體而觀，詩品實是一部有本有末的好批評。他特別指明詩是吟詠性情，又指明詩是生於各人的遭際。這兩個觀念，已經立其大本。其餘主張風力，主張清新調利，都是極中正的議論。至於品次詩人的高下，或者他有他的一種比較加減的標格，看他推崇曹植爲文章之聖，好像以他爲千古第一人似的。知道他是以兼有



「風骨」「辭采」爲第一圓滿的詩。他說陳思王「風骨奇高，詞采華茂，情急雅怨，體被文質」這四句肯定的批評，似乎十分斟酌。「骨」「采」「情」「體」四者俱優的人，本來是很難得。譬如他說魏武帝「古直，甚有悲涼之句」，似乎是風骨可取，至於「采」「情」「體」三樣，未見得都是精美了。即便照後人看起來，陳思王當然是正宗，當然是可以取法的。魏武淵明，各有奇才異秉，豈是人人所能希冀的嗎？後人論唐詩，也說杜甫爲詩聖，而不能人人學李白這樣的看來，鍾嶸也沒有錯。譬如王荊公編李杜韓歐四家詩，以杜甫爲第一，其次是歐，其次是韓，最後是李，不是自有他的解釋麼？一漁隱叢話卷六引遜齋閑覽，章實齋說：「文心體大而慮周，詩品思深而意遠」這兩句話，可以算是定論了。

【詩品五言詩發展論】于五言詩的發展，爲簡短的敘述，將作家爲扼要的批評，立論精審，不偏不倚，則不能不以鍾嶸的詩品爲首屈一指。這裏爲簡明的節引，以見五言詩的梗概。

## 詩

## A 發展

- a 起源 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
- o 製作 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雖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
- c 古詩 其體出於國風。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
- d 缺喪 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
- e 更衰 東京二百載，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
- f 極盛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矣！
- g 衰微 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
- h 中興 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

鍾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

i 變態。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

J 再興。先是，郭景純用備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眾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永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凌轡潘左。

B 三大時期

a 建安 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

b 太康 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

c 元嘉 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

C 品評——一百二十二人

a 上品 李陵，班姬，曹植，劉楨，王粲，阮籍，陸機，潘岳，張協，左思，謝靈運——十一人

b 中品 曹丕，嵇康，陸雲，劉琨，郭璞，陶潛，顏延之，

鮑照，謝朓，江淹，任昉，沈約——三十九人。

c 下品 班固，曹操，徐幹，阮瑀，應璩，張載——七十二人。

按鍾氏將曹操置於下品，陶潛置於中品（？）殊為未允。然其品曹操，則謂「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又似深能知曹操者。其實曹操只有一首短歌行，就可自成千古品。陶潛則云「其源出于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嘆其質直，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哉！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對於陶潛，也恭維備至。能說到陶之「人德」，更似淵明知音。但鍾氏於述敘詩壇變遷，毫不提及淵明，此實為大缺點。古詩從建安而下，應以陶潛為大分水嶺，劃一時期，他的田園詩較之謝靈運的實高萬倍。

D 派別

a 國風派——(1)古詩——劉楨——左思

(2)曹植——陸機——顏延之

b 小雅派——阮籍

c 楚辭派——李陵——王祭——潘岳

鍾氏反對沈約一派聲律論，持返於自然的主張。以爲文多拘忌，傷其真美。其次詩中的典故，說理，亦當屏棄。他說：「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這完全贊成白描的所謂「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用典堆砌，必失真美。理過其辭，淡乎寡味。——這是他對於詩持論的立場。

【詩賦之消長】甚麼叫做「賦」？據偽詩序說，則謂詩有「六義」，其二曰「賦」。但此處之所謂賦，僅是指言「六義」之本，乃是與三百篇中之「比」，「興」同科的一種名詞，並不是指所謂「詞人之賦」或普通稱之爲「辭賦」之「賦」的一種作品而說的。所謂辭賦之「賦」，蓋已顯然是與詩有別的了。劉彥和文心雕龍情采云：「詩人篇什，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造辭……爲情者，要約而寫真，爲文者，淫麗而煩濫。」可知「賦」原止是敷衍門面的文章，所以只要「煩濫」「淫麗」之

詩

辭。因此，却把內心的情緒棄掉不顧，此其所以與「詩」分道揚鑣者也。班固兩都賦序以爲「賦」是「古詩之流」，其言曰：「王澤竭而『詩』不作，成康沒而『頌』聲寢。」故始有「賦」。漢書藝文志曰：「不歌而頌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論其志……春秋之後，周道衰壞，聘問歌詩，不行于列國，學詩之士，抑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根據班劉二氏之說，則我們知道，（一）賦是能頌而不能歌的。（二）聘問歌詩列國都不用了，所以荀卿和屈原的賦乃始繼承歌詩之後而產生，雖然屈荀諸賦是不可歌。話雖如此，然而詩之變賦，或賦之變詩，並不就如此簡單，也並沒有那樣斬截，其所從來者漸矣。其漸維何？韓詩外傳九，記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嘆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

覽焉由爾何如？于是乎子路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朱，擊鐘鼓者上聞於天下，墾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爲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于是乎子貢又對曰：「得素衣編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辨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飽魚不與蘭萑同筍，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于是乎顏回乃對曰：「願得明王聖主爲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及，鑄庫兵以爲農器。」孔子曰：「大士哉！」（此據四部叢刊本）據說，他們師生三位的對答是介于詩賦之間的一種「諧語」而諧語便是賦之所以肇始了。是故章太炎先生六詩說云：「藝文志曰：『不歌而頌謂之賦。』」韓詩外傳記孔子遊景山上曰：「君子登高必賦。」子路、顏淵各爲諧語，其句讀參差不齊，次有屈原、荀卿諸賦，篇章閎肆，此則『賦』之爲名，文辭而不被絃管也。至劉彥和，則以爲「賦」之肇始甚遠，鄭莊公所賦的「大隄」

和士爲所賦的「狐裘」、「結言掙韻，詞自己作」都是合于「賦體」的，不過「明而未融」罷了。彥和不知道左傳所載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的「賦某賦某」等只是說賦他們自作，或引用的詩，而其詩又往往含有賦體的藝術之故，所以他有這種謬誤的言論。鄭莊公的「賦詩」雖不可見，但卽士爲所賦的「狐裘尫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諸句看來，實又何曾像「賦」呢？所以謂鄭莊士爲之辭，卽是後世之所謂「賦」是萬萬不可的。賦之自身的表現如何？劉彥和文心雕龍詮賦云：「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毛詩正義云：「賦者，鋪也，今之政教善惡，其言通正變，兼美刺……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辭。」本于此，則賦之所以爲賦，應有兩個條件：（一）從其命意上說，則貴直陳；（二）自其形式上說，則貴鋪張。這是一定不易之理了。「賦」在這個時期雖說已是由漸變而趨于獨立，然而除「不歌而頌謂之賦」于蕭管，故謂之詩（一國故論衡辨詩）的分別以外，地與詩還是相混

合着的，並不如後世所分別的那樣顯然是故「屈原孫卿爲賦多名孫卿以賦成相分二篇題號已別然賦篇復有儗詩一章（？）詩與賦未離也。（國故論衡辨詩）一屈宋諸賦如九歌九章九辯等篇實在和詩無甚分別，但亦與離騷天問招魂……諸篇相次同得賦名，即此看來可見詩賦在這時的（人聲）是混雜的了。知此則必審于劉彥和之所謂詩人篇什與辭人賦頌之言當必是指漢以下作者而說的。」<sup>1</sup>昔人皆以爲「賦自詩出，分流異派」一章太炎先生國故論衡亦說：「自詩賦道分，漢世爲賦者多無詩。」這已成爲不可掩蓋的事實。所謂「六義附庸，蔚成大國」了。<sup>2</sup>但若要問這「蔚成大國」的創始者是誰？則一個是北派的荀卿，一個是南派的屈原。所以他們那時的詩賦雖是不能十分區別，然亦究竟是賦占優勢。<sup>3</sup>

【詩原】<sup>4</sup>二十五卷。清顧大申撰。是編以詩教起於三百降而屈宋，則有王逸之章句，漢魏六朝則有昭明之文選，三唐之詩，則以明李攀龍之詩選爲能存

詩

唐聲，於是總輯諸家，衷爲五集。<sup>5</sup>

【詩所】<sup>6</sup>五十六卷。明臧懋循編。是編實據惟訥之書爲稿本。惟訥書以詩隸人，以人隸代，源流本末，開卷燦然，懋循無所見長，遂取其書而割裂之，分二十有三門。<sup>7</sup>

【詩體】<sup>8</sup>詩與散文的最大不同所在，是在詩最尊重音律的諧協，而不能不有一定的規則。其規則就成爲詩的格式。中國詩的格式，却成立於下列四個條件：一句數限定，二一句的數字的整齊，三句中各字的平仄的調諧，四句尾押韻。一二兩條專指詩的制體，就是本條所要講的；三四兩條則指詩的格律，留待詩律條再講。<sup>9</sup>詩的體制，以每句的句數分別，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五七言爲常用之體，四言在古代曾佔詩體的最高位置，六言僅偶一用之。以每首的句數分別，有古詩、律詩、絕句。古詩句數無限定，而律詩、絕句則有一定。<sup>10</sup>古詩亦稱古體詩，係別於律詩、絕句之稱。近體詩而言。其分別除句數有限定與無限定外，近體則有一定的格律，而古詩則可換

文

九七一

韻，且不講平仄與對偶。古體以四言、五言、七言爲正體。以其他爲雜體。四言如曹操短歌行是，五言如枚乘的古詩是，七言如張衡四愁詩是。律詩有五言、六言、七言三體，每首均爲八句。一二句名起聯，又名發句；三四句名領聯；五六句名頸聯；七八句名落句，又名結句。其中領聯頸聯必須講對仗；起聯與結句則不限定。全首須用一韻，不能換韻。律詩常用五言與七言，而用六言爲偶然。五言如杜審言的早春遊望是，六言如魚玄機的隔漢江寄子安是，七言如韋應物的寄李儋元錫是。律詩中有所謂排律的，又名長律，亦有五言、七言之分，句數可以長至無限。五言排律是唐代科場取士之制，以一二爲起聯，三四爲領聯，五六爲頸聯，七八爲腹聯，九十爲後聯，若言猶未盡，可以此聯補足二句或四句，末二句叫做尾聯。無論六韻、八韻、十二韻都是一樣。七言排律則作者較少。絕句亦有五言、六言、七言之別，全首凡四句。向來以爲係截取律詩中的任何四句而成，故名絕句。但此僅指格律言，實在絕句的成立，反在律詩

之前，不過格律不嚴罷了。五言如盧僊的南望樓是，六言如王維的田園樂是，七言如李白的早發白帝城是。除前所舉各體外，尚有所謂三五七言詩、三五七九言詩、一至七言詩……等，都是詩人一時遊戲之作，不能認爲詩之一體。但其中也有意境與格調很好的，如李白的——秋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爲情。這類詩的格調已近於詞，所以當做詩，還不如稱爲詞的好呢。

【詩騷章句比較】詩人之辭，有一言至八言成句者。縑衣篇「敝」字，「還」字，一言也。「鱗鈔」祈父。「肇禪」，二言也。三言如「振振鷺」，「蝻斯羽」。五言如「誰謂雀無角」，「胡爲乎泥中」。六言如「我姑酌彼金罍」，「嘉賓式燕以敖」。至「父曰嗟予子行役」，「以燕樂嘉賓之心」，則爲七言。「我不敢做我友自逸」，則爲八言。長短句無定製，然統觀三百篇，率以四言爲正體，餘僅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一摯虞文章流別論說，不可多觀。

若南人詩歌之可考者一爲史記滑稽傳所載優孟之慨慷歌。其詞曰：「貪吏而不可爲，而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污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被褐而負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長至十四言，少亦八字，較北人詩歌不侔矣。論語載楚狂接輿之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也。」（此句依史記）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孟子離婁篇載孺子滄浪之歌，與楚辭漁父之歌不異。閻氏四書釋地考滄浪爲漢水流經之所，知是詩必楚人之文。其辭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句并長短錯綜，而不限於四字。至楚辭屈原之離騷九歌九章，其句法變化益多。例如「玄文虛幽兮，惝惝謂之不容；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皇在笄兮，鷄鶩翔舞；同糝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唯黨人鄙幽兮，羌不知余之所藏。」（懷沙）則

詩

四言，五言，六言，七言，莫不具備。宋玉之九辨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憐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沅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其變化益繁，絕非一式之所能限。故北人詩歌，形式整齊，南人辭賦，句讀參差，此其異也。更考三百篇之章句，若采蘋之詩，重章共述一事，甘棠之詩，一事疊爲數章，東山之詩，初同而後異，漢廣之詩，首異而末同，要皆一義而更申，或章重而文變，較楚辭之滔滔千百言，一氣貫注，不能強分章節者，又大不侔。是故北人詩歌，言短而調重，南人辭賦，句讀之長短無恆，篇章之變化非一。此南北文學章句之不同也。○○○

【詩騷音律比較】漢書禮樂志謂：「房中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高祖好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益可證楚聲可歌，楚辭與賦，實非異物。雖然，南北詩歌同能被之管弦，其音節之高下，疾徐，飛沈，抗墜，未必符也。爰就其音律而論列之。劉勰稱：「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訛韻實繁。」及張華論韻謂：「

士衡多楚。』文賦亦稱：『知楚不易，』可謂銜靈均得失，不幾同於叩盤捫燭者哉？然竊按之音理，平聲之聲餘，失黃鐘之正響也。』（文心聲律）此其所曼長，仄聲短促，洪音激越，細音淒清。此其區別之顯辨，兩者音韻之異同，非音律之差別也。矧生千載之後，雅頌之音節無微，騫公之流風歇絕，而欲比較其十有八。

興 古烏聲模韻（下省聲韻二字）

莽 古明模

莫 同上

度 古杜模

路 古洛模

路 同上見

步 古蒲隻切模之入聲

〇武 古明烏

怒 古泥模

舍 古桑模

故 古古乎

路 同上見

子 古烏模

野 同上

〇孤 古匣模

家 古見模

〇輔 邦模

土 透模

〇圃 滂模

莫 古明模

〇夜 影鐸轉影模

御 疑模

下 匣模

子 影模

佇 定模

妬 古定鐸轉模

馬 古明模

女 古泥模

〇下 前見

女 前見

〇固 見模

惡 影鐸轉影模

寤 疑模

古 前見

慕 古明模

女 前見

女 前見

宇 影模

惡 前見

〇迎 疑模

故 前見

〇舉 見模

輔 前見

〇女 前見

下 前見

〇與 影模

子 前見

都 古端模

居 見模

哈韻二十有六

能 古泥哈

佩 古蒲哈

〇在 古從哈

莖 古他哈

〇敵 古明哈

〇苙 古德哈

〇莖 古見上

悔 古曉哈

〇時 古杜哈



態哈 ○ 茲哈 精詞哈 ○ 悔見 醜哈 ○ 佩哈 井哈 詒哈 影  
 在見 理哈 ○ 異哈 影 佩見  
 ○ 疑疑友轉 之哈 ○ 媒哈 疑前 ○ 待哈 斯哈

歌戈蕭韻各十有二

佗他 化曉 藻泥 纜桑 ○ 離轉 虧上 ○ 差清 頗滂 ○ 可漢 我疑 ○ 化曉  
 戈 戈 歌

離見 游影 求漢 ○ 好曉 巧漢 ○ 遙影 姚影 葉轉 ○ 同定 求與蕭 調蕭 ○ 留蕭  
 前 蕭

茅明 ○ 流來 啾精  
 蕭

考歌模古讀收○蕭韻收○。哈韻收○。是騷人之  
 音平聲多於仄聲，洪音多於細音也。更據段玉裁六  
 書音韻表所載，三百篇用韻第十五韻脂微齊皆灰，  
 爲最多第一部之哈韻次之。兩部之中，灰聲入聲更  
 較平聲爲多。考脂韻收○，微收○，齊收○，皆收○，  
 灰收○，之收○，哈收○，並屬細音。據是則楚聲迂  
 徐而淒清，北音沉頓而雄渾，可以概見。昔康德涵論  
 曲謂「南詞主清越，其變也爲流麗，北曲主慷慨，其

變也爲朴質。惟朴質，故聲有矩度而難借；惟流麗，故  
 唱得宛轉而易調。」王元美謂「北主勁切雄麗，南主  
 清悄柔遠。北氣易粗，南氣易弱。」若按之詩騷，則兩  
 氏之說，尤足信矣。此南北文學音律之不同也。○  
 【詩騷背景比較】班固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  
 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  
 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漢書地理志）是音樂之

詩

功，足以轉移風俗；而音樂之成，又必因緣風俗也。」  
 故考南北文學之背景，先當就兩地之風俗比較觀之。班書地志言春秋各國風俗與詩歌之關係甚詳，觀其所述，知各地風詩，莫不隨其習俗為轉移。而北方各國，舍鄭衛淫靡，齊詩舒緩，而外，餘多言農桑衣食之本，思奢儉之中，重生死之慮，是知十五國風無不切於人事，固皆寫實文學而非理想文學也。至班氏言楚人風化則曰：「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果菰蠃蛤，食物常足，故皆菰媮生，而亡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勢。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  
 因其物產饒給，思想瑰奇，故發為詩歌，神女作賦，山鬼名篇，迥異北人之文。此南北文學背景之不同也。

861

【詩騷比較】詩三百篇，雅頌起於岐豐，十五國風采自河濟之間，并屬北人之文。惟周召化行南國，地

在南陽南郡之間（韓詩說），南人詩歌，似著端倪；然竊考周南之言「漢廣」「汝墳」，召南之言「汝沱」，猶之大雅之有「江漢」，仍屬北人主教化者之詩歌，絕非被化南人之述作，可以斷言。是故三百篇者，黃河流域文學之大宗也。自風雅寔聲，奇文鬱起，屈宋振藻於郢都，唐景蜚英於湘沅，惟楚多材，新聲競響，南人文學，斯其嚆矢。持較北人之文，同異之跡，有得而言焉。其形式有整齊參差之異，音節有徑直迂曲之殊，物色之質素優美不同，思想之微實，憑虛各異。推之情感之表示，宗教之信仰，彼此咸乖異而互韋。對境而觀，如文學固開發性靈之工具，其關係於時間、空間，亦昭昭不可忽也。860

【詩騷外文學作品】詩騷以外之同時代文學作品，如荀卿之賦，李斯刻石，已各有專條，其他作品，如吳越春秋，越絕書，說苑……等書所載，有些都是我們認為不很可靠的。比較可信的，有穆天子傳，底西王母謠，和周穆王答辭，儀禮底士冠禮辭，左傳底辛甲虞箴，齊人責稽首歌，晉與人誦，鄭與人子產誦，宋

城者謳澤門之哲謳，禮記底原壤登木歌，成人歌孔子將歿時山頹木壞歌，國語底晉優施暇豫歌，國策底荆軻易水歌，馮煖彈缺歌，齊人松柏歌，史記底孔子去魯時彼婦歌，趙武靈王夢處女歌之類。現在把荆軻易水歌，齊人松柏歌，趙武靈王夢處女歌錄在下面：「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荆軻易水歌）「松柏耶，松柏耶，住建共者客耶！」（齊人松柏歌）「美人萋萋兮，顏若蒼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贏！」（趙武靈王夢處女歌）「夢處女歌是戀歌，易水歌是很悲壯的離別歌，松柏歌是齊人於王建亡國之後的悲歌，跟麥秀黍離之詩一樣，都是很有文學的價值的。還有三篇歌辭，一是魯寡婦陶嬰黃鵠歌，出于古列女傳；一是宋韓憑妻何氏烏鵲歌，出于形管集；一是秦姬人琴聲，出于燕丹子。雖然不很可靠，但是前二者是兩篇很好的戀歌，後者和荆軻刺秦皇事有關，所以附錄在後面：「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變，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行數鳴。」

詩

呼哀說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匹兮，終不重行！」（陶嬰黃鵠歌）「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自高飛，羅當奈何！烏鵲雙飛，不樂風風，妾是庶人，不樂宋王。」（宋韓憑妻何氏烏鵲歌）「羅穀單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秦姬人琴聲）「從易水歌，松柏歌，夢處女歌等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楚辭底流風，在那時候已經推行到北方了，所以後來漢初的文學作品，都帶着楚聲。」<sup>103</sup>

【詩駢淵原比較】文學之分南北，非始周代也；溯其造端，實本於前世。呂氏春秋曰：「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命其妻，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濟。』實始作爲南音……有娥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音初篇）是南音遠原於夏人，北音尚承乎商世。

文

九七七

者也，斯說也，證之詩騷而益信。□楚辭曰：「啓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從。」（離騷）又曰：「啓棘賓商，九辨九歌。」（天問）王逸注：「九歌九辨，啓作樂也。」山海經大荒西經郭注引歸藏，亦有「啓作九辨九歌」之說。左氏春秋傳亦謂「夏以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文七年傳）凡此并楚人傳頌夏代文學之確證。考史記貨殖傳：「潁川南陽故夏人之居。」其地實鄰楚境，故其文流爲南音也。□國語載閔馬父言：「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商詩掌於周官，此其明據。且考之周禮，太師教六詩，頌當其一。則商詩者，周人文學之教本也。故周詩體製，大端不異於商頌。且其文辭有襲取商詩者，如檜風棗楚之「阿憊」，小雅隰桑之「阿難」，與商頌之「猗那」，皆美盛之貌。雲漢之「昭假無贏」，與長發之「昭假於天」，并遲久之稱。（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說）至烈祖之「時靡有爭」句，直同江漢「約軹錯衡」

句，直同采芑。凡是皆北音原於殷商之明證，此南北文學淵源之不同也。○○○

【詩騷中神話】神話本是和詩歌同時起來的，所以詩歌也常以神話爲內容。如詩經中的大雅小雅裏的幾篇敘事詩，雖然大都是在宣揚祖烈，可是像生民篇所寫姜嫄履巨跡生后稷一類的怪異故事，我們不能不認爲神話。在南方的詩歌裏，神話的氣息尤爲濃厚。像九歌寫東皇太一、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如換了散文來敘述，且各敘明牠們的本事，那就是九篇不是莊嚴雄麗，便是纏綿悱惻的不朽的神話。天問雖是一篇不甚可解的段片詩，可是誰也不敢否認牠裏面包含最豐富的神話。招魂大招不必說，就是離騷裏所寫宓妃、二姚等等，也莫非是神話中的人物。所以楚辭是一部南方神話的大寶藏，其重要不下于北方的山海經。

【詩騷思想比較】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作。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生；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

諷起；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引之怨興；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一范甯穀梁集解序。稽其各篇之造端，莫不因緣於世變。故其文屬於主觀者多。即寫物附意，颺言切事，比類雖繁，必切近人事。是以詩人之詞麗以則，半屬主觀之文。若離騷言求處妃之所在；見有娥之佚女；留有虞之二姚；聊浮游而求女；命靈氛為吉占；皇剌剌其揚靈；尚不過借題託興，抒發其倦勤懇切之懷。至瑰意奇行，超然高舉，緹馬閭風，駢螭西極，磕埃風而上征，過江皋而延佇，顧下土而愁予；與佞期以為友，益杳冥恍忽，汪洋恣肆，逍遙涵詠於想像界而出乎人間世矣。非純粹客觀之文學歟？詩人典則而言約，辭人淫麗而句繁，此劉氏之說也。顧詩詞之異不僅侷色揣稱，踵事日增，繡錯綺交，由疏趨密已矣。其模山范水，體物達情，亦復節奏有慘舒之別。山川有明昧之殊，此蓋由心北異宜，故致悲愉改境也。若夫實際生活，彼此大端從同，思致宜無區別。然觀周頌祭詩，春祈穀則意喜，載芟之篇作秋冬報社稷則豐年，良邦

詩

之詠興，在昔詞人，固莫不憑主觀之獨見，歌禾稼之畢登也。若夫辭人則不然，感草木之搖落，哀蟋蟀之宵征，歎霜露之悽慘，獨萎約而悲愁矣。周作人著歐州文學史言：「悲劇喜劇之興，俱因生氣精靈之禮拜。然同而實復殊。Dithyrambas者迎春之曲，自Arion以來，多經文人潤色，言近雅馴，其時在春季。演神之奮爭苦難，終之以靈見，志在用感應之術，以促春氣，社祭者田夫野老之所為，其時在秋季，禾稼已登，葡萄酒熟，民生豐樂，皆由神賜，禮有報賽，罄其感荷。迎春之時，懼春之不再來，故悲哀之氣寓於喜望之中，化而為劇，亦寫人生之奮爭苦難。秋賽之時，則喜春之重來，予萬物以有生之樂，故惟愉之氣，寄於感激之中，叫囂從，肆不能自禁，化而為劇，則嘻笑怒罵，亦無所變也。」是故春悲秋喜，古代東西文人思想莫不如是。悲秋之念，發自楚人。此南北文學思想之不同也。860

【詩駢體製比較】詩有六義，風雅頌者詩之體；賦比興者詩之用。劉勰謂：「賦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

楚辭……六義附庸，蔚成大國。」（文心詮賦）是賦原古詩之流，後乃別成異派，不足與詩並立也。班固漢書藝文志著錄屈原賦二十五篇，唐勒賦四篇，宋玉賦十六篇，於詩賦略謂「不歌而頌，斯謂之賦。」是賦又詩之一體，僅堪諷頌而不能入樂者也。然吾則謂賈誼枚乘以下諸家之述造可以謂之賦，若屈宋之作則當正名曰「辭」而不得目之爲賦也。請列三證以明之。■史記言「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孔子世家）北地詩歌固皆被之管絃，協諸音律矣。而宋書樂志楚辭鈔「今有人」一歌，即用楚辭之「山鬼」。隋書經籍志亦言「隋時有釋道騫善讀楚辭，能爲禁聲。」是楚辭音節，晉宋人猶能識之。故詩有「下莞上簟，壘篔協奏」之文，而楚辭亦有「陳竽瑟兮浩唱，……五音紛兮繁會」及「蕭鐘瑤簾，以鏞吹竽」之句。是楚辭可歌，與賦之僅能諷誦者不同。此其證一。■王逸云「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

君；處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章句敘）是比興之用，詩辭所同。楚辭非賦，此其證二。■昭明文選騷賦異部，不相雜；廟論者或謂其瑣。劉氏文心辨離，詮賦亦各爲篇，而爲之說曰「離騷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是知騷之體製，介乎詩賦之間；賦之發生，實在詩騷以後。賦實古詩之流，辭則與詩異境。楚辭非賦，此其證三。■由斯三證，知楚辭可歌，且符六義，實與三百篇無異。其不同者音節章句已耳。此南北文學體製之比較也。○

【詩騷情感比較】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哀以樂，凡風雅之所載者，皆鳴盛世之和聲也。至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其言不免於偏盪矣。茗之華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碩鼠曰「逝將棄汝，適彼樂土！」北門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免爰曰「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何憂殷語迫，辭氣憤慨，無復絲毫溫柔敦厚之致耶？至屈原傷靈修之

教化；怨靈修之浩蕩；哀朕時之不當；不忍與此終古；而終嗟懷故都，不忘欲返。曰：「余固知寒寒之爲患，今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曰：「體雖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其縈忤悶鬱之懷，雖欲叩帝閭以陳詞，從彭咸而沉溺，然一臨睨舊鄉，哀高丘之無女，其眷戀之情，迫切于真誠，反側於夢寐，終不忍以此自疏。後人讀其文詞，鮮有不潸然涕泣，蓋感人若是其深切也。其九章一篇之中，三復致意，大抵不外乎存君興國之懷。至離騷言：「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遠游曰：「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則其悲慙惻怛之誠，橫貫乎人羣，豎窮乎來劫。視三百篇詩人以幽思憤悶，而遽思棲遲於衡泌，聊且喜樂，以消此永日者，其度量之相越，何可以道理計哉？是故北人多慷慨激昂之懷，南人多悱惻纏綿之致，則其情感之不同也。<sup>774</sup>

【詩學論著史】中國上古雖有些零碎散漫論詩的文字，如虞書裏就有「詩言志，歌詠言」論語裏

面也。記我孔子不少的「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不學詩，無以言」，「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草木鳥獸之名」，「一類論詩的功能的話，禮記、樂記和緯書類裏的春秋說題辭，詩含神霧等也，都有詩的定義，那篇犯着漢人偽作嫌疑的子夏詩大序與及真爲漢朝人如毛詩派鄭玄齊詩派匡衡所作的文章，也都可看出他們說詩的起源，及詩的功能的見解來；此外如專門解釋詩經的一些等於「癡人說夢」的道學先生的著述，如毛公鄭玄一般毛詩派牽強附會的固值不得提起，就如漢書藝文志所舉韓詩派的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魯詩派的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齊詩派的齊後氏故二十卷，傳三十九卷，孫氏故二十七卷，傳二十八卷，雜記十八卷等；這些書如魯詩在西晉時代就失傳了，齊詩在魏代也就失傳了，韓詩雖傳到北宋時代纔失傳，而現在所存的，也祇有韓詩外傳一書，但既名之曰外傳，所以不能完全可靠；這樣看來，這許多書裏要

不是因爲沒有參考的價值的原故，所以我不參考，便是因爲書亡失了。我没法子徵引他們的意見，因此就都置之不理了。我們知道學術上的普通現象，都是理論研究的發生常在事實進步發展之後，即以中國詩來說，漢以前只有風謠體（ballad）的詩，經和新產生的離騷體，到漢代就有五言，七言，歌行雜體，晉以後就有律詩，這時文學觀念已經進化到正確顯明的程度，詩體也發達到完全複雜的地步，所以中國詩學理論的雛形也略具於此時了。在這時期，摯虞的文章流別論和任昉的文章緣起雖然關於各體詩的起源有所說明，但最重要的還是那部爲後代「詩話」開山祖鍾嶸作的詩品和文論家劉勰作的文心雕龍在詩學上很有相當的貢獻，章實齋說過：「詩品之於論詩，視文心雕龍之於論文，皆專門名家，勒爲成書之初祖也；」詩品深從六藝，溯流別也；「論詩論文而知溯流別，則可以探源經籍，而進窺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矣……」（文通義詩話篇）李詳說：「詩話之興，源於作者漸

夥，弟靡無制，遂味流別；若防詭濫，必判雅鄭，攝之檢括，統爲一書，則鍾仲偉詩品是已……」（歷代詩話續篇序）除了這些詩文的專著而外，還有一些和後代詩壇發生極大影響的文章，如沈約作的宋書謝靈運傳主張詩要有技巧的格律音韻，同時的人如陸厥鍾嶸諸人都引起爭辨，這是中國詩學發達史上很可注意的事。南北朝以後這種「勒爲成書」的詩學和論文也因詩體的演變發展相對的增得很多！唐代有釋皎然的詩式，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和他的與亭生論詩書，與王弼評詩書都只是關於詩的修辭方面有所討論；吳兢的樂府古題要專門考究樂府命名的緣起，使古代民衆文學的真象得以畢露；張爲的詩人主客圖純是主觀的詩評；孟榮的本事詩是詩的七分法，齊己的風騷旨格是一部論詩的種類，修辭，批評的極其簡括的一些公式；在論文方面如白居易的與元九書論及詩的原素，詩的定義和倫理的功能；元稹的樂府序列舉詩的種類，杜子美墓誌論詩的進化；韓愈的幾篇贈序



和經學家孔穎達的論文說明詩的起源，都是重要的作品。唐朝以後到宋，詩體的變化可告一大段落，所謂「古詩」、「律詩」、「絕詩」都成了詩的正體的名目。「詞」也成爲一種獨立體裁，這時詩學的書最多，其中好的幾部，很有條理系統，例如姜夔的白石道人詩說雖很少的幾頁，就包括有詩的定義，種類，批評，作法和修詞，並說：「詩說之作，非爲能詩者作也，爲不能詩者作，而使之能詩，能詩而後能盡我之說，是亦爲能詩者作也。雖然，以我之說爲盡，而不造乎自得，是足以爲能詩哉……」此外如白石詩集自序發表他的學詩的方法的意見，也是值得注意的，但比較最完全一點的還要數嚴羽的滄浪詩話。他這書分爲五部分：「詩辨」就等於我們現在的人所說的「通論」，「詩體」是「詩的分類」，「詩法」是詩的作法和修辭，還有「詩評」、「詩證」在上下千百年中，除了元明清幾代零星的好的詩學書外，恐怕要讓他「首屈一指」了！他在附答吳景仙書裏表明他作這書的態度：「高意又使回護毋

直致褒貶；僕意謂辨白是非，定其宗旨，正當明目張膽而言，使其詞說沈着痛快，深切著明，顯然易見，所謂不直則道不見。」「僕於作詩，不敢自負，至識則自謂有一日之長，于古今體製，若辨蒼素，甚者望而知之。」來書又謂忽被人捉破發問，何以答之？僕正欲發剛而不可得者，不遇盤根，安別利器？「妙喜自謂參禪精子，僕亦自謂參詩精子，嘗謂李友山論古今人詩，見僕辨析毫芒，每相激賞，因謂之曰：『我論詩若那叱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友山深以爲然……」他解釋他在詩辨所以「用禪說詩」的原故：「我叔謂謂說禪非文人儒者之言，本意但欲說得詩透徹初無意于爲文，其合文人儒者之言與否不問也。」此外如許顛著的彥周詩話。開宗明義就說：「詩話者，辨句法，備古今，紀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若含譏諷，著過惡，誦紕繆，皆所不取……」這樣替「詩話」下定義的人，要數他是第一位了！他還有說「詩話」的功用最好最合理的地方，如「人之于詩，嗜好去取，未始同也；強人使同己，則不可以己

所見，以俟後之人，烏乎而不可哉？「可惜他這書，詩的修辭和批評說及的倒還不少，詩的理論太過缺乏了。既一閱編的詩話總龜，倒是一部很有價值的書。他自己雖沒有詩的理論，但單看他能綜合一百家詩話精采的部分，加以類別，很有識見。不過據這部書上李易的序來說，那麼這書「舊集頗雜」是經過明代淮伯王月總「條而約之」然後纔「彙次有義，芬結可尋」的。這書第二篇序也是明代海鹽人張嘉秀作的，他下「詩話」的定義，更比許顯要高明了。他說：「夫詩胡爲者也？宣鬱達情，擷著登碩者也；夫詩話胡爲者也？摘英指類，標理斥迷者也。」這「摘英指類，標理斥迷」幾個字竟可借來做我們今日之所謂「詩學原理」最確當的定義了。宋代別的許多數不清的「詩話」，稍微好一點的，就是還有文學評論的性質，且稍說及詩的演進和修辭。這類的書如劉克莊的江西詩派小序，張戒的歲寒堂詩話，張表臣的珊瑚鉤詩話，強幼安的唐子西文錄，范晞文的對牀夜語，吳可的藏海詩話，葉少

蘊的石林詩話，曾季狸的艇齋詩話，楊萬里的誠齋詩話，魏泰的臨漢隱居詩話，陳師道的後山詩話，吳聿的觀林詩話，陳巖肖的庚溪詩話，吳開的優古堂詩話，雖是拿詩來扯閒談，但令人讀了覺得很有文學的趣味。蔡夢弼的杜工部草堂詩話是「哀集宋人評論杜詩之語，共爲一編」，「頗足以資參考，遠在方道醇『老杜詩評』之上」的好書。其次就是那些稍稍偏在道德的教訓方面的詩話，如葛立生的韻語陽秋，他的自序就說：「凡詩人句義當否，若論人物行事高下是非，輒私斷臆處，而歸之正，若背理傷道者，皆爲說以示勸戒，書成號『韻語陽秋』」。昔晉人褚裒爲『皮裏陽秋』，言口絕臧否，而心存涇渭，余之爲是也，其深愧於斯人哉？」我們看替他作序的第二個人沈洵就明白了當的說：「……至於有益名教，若恃理傷道者，則反覆評論，折衷取予，以示勸戒，振六義於古詩既亡之後，發奧蹟於靈均未覩之先，又豈若世之評詩者，徒揣其句語之工拙，格律之高下，而屑屑於月露風雲，花木蟲魚形狀之間而

已哉？不過韻語陽秋的內容大部分還是純文藝評論的性質，關於說杜甫和唐宋詩人的思想受釋佛的影響的部分，尤好，也不可不一讀。但黃徹著的《那部君漢詩話》可就糟了！全部書籠罩瀰漫着濃厚的教訓氣味，還要「外嚴律度，有補於時，有輔於名教」；「若嘲烟雲，媚草木，等語，率略而不取」。所以他評詩的標準就是有誠於君親，厚於兄弟朋友，嗟念於黎元休戚，及近諷諫而輔名教者，和他平日舊遊所經歷者的五項，這樣，可以供過去時代的人做修養錄讀，卻不能拿來做詩學研究的參考。此外如歐陽修對於詩的見解，是很有價值的，他在舉世奉行孔穎達正義之時，獨著毛詩本義十六卷，就注重在求通其理，不輕從古說，所以他的書有時不用毛鄭不用小序，直探詩人本意，這樣一來，使他同時如王安石、蘇轍、程伊川諸人說詩，都多少淵源於他著的本義，所以宋人說詩，大改以前態度，他實在是一個革命的先鋒。他還有一點好處，如黃節詩學所說：「歐公痛晚唐詩人競爲綺靡風雲草木填益篇章，乃

詩

於小雪會飲日，創爲禁體詩，不得用五月梅梨絮線白舞鶴鶴等字，其有句云：『脫遺前言笑塵雜，搜索高寒窺冥漠。』則其痛綺靡之作可知矣。其後東坡在穎亦舉此體，所謂『當時號令君聽起，白戰不許持寸鐵』即指此也。」但他的缺點便是如韓愈一樣的以詩爲文章末事，他很推贊韓的「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的詩，所以他著的那本六一詩話就和司馬光的續詩話劉攽的中山詩話等都是犯了記當時詩壇上人物的瑣事太多，理論太少的毛病。尤衰的全唐詩話缺乏批評，只算是一部全唐詩的「讀書錄」和「聞見記」而已。至於那些專門記些亂七八糟的屑聞，如呂本中的紫微詩話，周必大的二老堂詩話，趙與峽的娛書堂詩話……等，我們要是有多餘的時間，涉獵一下，也未嘗不可增點識見，只是對於詩學的研究太無關係罷了。宋代論詩的文章和書籍除這些而外，王祈的碧雞漫志是專門研究曲調源流的，朱熹的詩序說詩的起源和功，能，鄭樵的詩辨妄分別詩的種類，黃山谷的信札論

文——〇——九八五

作詩的方法，蘇洵，蘇軾，蘇轍，歐陽修，蘇舜欽，胡稭，邵雍，疊補之，張耒諸人的「詩序」「詩論」「信札」有的論及詩的定義，詩的倫理的和心理的功能諸項，都是有參考的價值。金代王若虛著的滄南詩話關於詩的格律，音韻，修辭，批評都有很透闢的理論和見解。元代這類的書在量的方面雖少，而質的方面卻也不見得弱於前代，如楊載的詩法定數關於詩的作法，修辭，說得非常詳盡，並且也講到點詩的演變的情形；我們看他開首就說：「今之學者，倘有志乎詩，須先將漢魏盛唐諸詩，日夕沈潛諷詠，熟其詞，究其旨，則又訪諸善詩之士，以講明之，若今人之治經，日就月將，而自然有得，則取之左右逢源，苟其不然，我見其能詩者鮮矣，是猶孩提之童，未能行者而欲行，鮮不仆也。余於詩之一事，用工凡二十餘年，乃能會諸法而得其一，二，然於盛唐大家數，抑亦未敢望其有所似焉。」范德機的木天禁語更加完整有系統，全書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內篇」，即爲「導言」或「通論」，第二部分是「六關」，包括「

篇法」，「句法」，「字法」，「氣象」，「家數」，「音節」六部分，是詩的修辭和派別的研究，他在「內篇」裏說明他作這書的旨趣：「詩之說尚矣，古今論著，類多言病而不處方，是以沉痾少有瘳，日雅道無復彰，時茲集例，元大歷以來，諸公平昔在翰苑，所論秘旨，述爲一篇，以俟後之君子，爲好學有志者之告……得是說者，猶寐而寤，猶醉而醒，外則用之以觀古人之作，萬不漏一內，則用之以運自己之機，聞一悟十，若夫動天地，感鬼神，神而明之，則又存乎其人，也是編猶古今本草，所載無非有自益壽命之品，服食者莫自狐疑，墮落外道。噫！草木之向陽生而性暖者，解寒背陰，而性冷者，解熱，此通確之論，至當之理，或專執己見，而不知傳，則曰神農氏誤後世人多矣，豈不爲大誣也哉？」他還有一部詩學禁脔講的是詩裏十五種不同的風格(Style)，就是：頌中有諷格，美中有刺格，先問後答格，感今懷古格，一句造意格，兩句立意格，物外寄意格，雅意詠物格，一字貫篇格，起聯應照格，一意格，雄偉不常格，想像高唐格，撫景窮

歎格；專敘己情格；這樣在詩的鑑賞上或者可以添點趣味，在詩學上就無多大的重要了。此外陳繹曾著的詩譜，是一部從周南召南起到江淹止的詩的主觀的批評的書，也還可一看；至於吳師道著的吳禮部詩話雖說詩「片語隻詞，亦博采旁證，竟其隱伏」，但終嫌事實太多，理論過少。別的如蔣正子的山房隨筆，韋居安的梅澗詩話也是這樣的情形；我們儘可在韋的書內得到些不常見的好詩，和豐富的詩的知識；在蔣的書裏可看到些當時詩壇上人物的屑聞瑣事，卻不能知道什麼是他們的見解。論文方面如戴表元的一些「詩序」說詩的作法和功用，是很有價值的；楊維禎的文章，也非常之好。明代論詩好的書，要數徐昌穀（禎卿）的談藝錄了！在這書裏有說及詩的歷史的和心理的起源的地方。組合詩的內部的原素的感情和外部的原素——形式、韻節，都發揮得酣暢淋漓；藝術上種種的修辭，也講得個個有盡有。對於詩與人格的關係詩的批評詩的功用也都有說及。他難以爲「詩理宏淵，談

詩

何容易？」但他卻相信做詩的法則是可以成立的，所以他說：「夫任用無方，故情文其尚，譬如錢體爲圓，鈎形爲曲，著則尚直，屏則成方，大匠之家，器飾雖出，要其格度，不過總心機之妙應，假刀鋸以成功耳。」此外別的如謝榛的四溟詩話，王世懋的藝圃擷餘，王世貞的藝苑卮言，朱象玄的山樵暇語，李東陽的懷麓堂詩話，陸時雍的詩鏡總論，都移的南濠詩話，俞弁的逸老堂詩話都是於豐富的詩的評論之外，尚有不少的詩的理論。顧起綸的國雅是一部專門評騭「有明一代詩上自士夫，下逮倡優」的書。楊慎的升菴詩話，瞿佑的歸田詩話，朱承爵的存餘堂詩話，顧元慶的夷白齋詩話，內容都是異常蕪雜，事實過多，理論缺乏，「取而觀之，不過是資多識」而已。論文方面如宋濂，湯養唐順之，胡翰，黃雲，袁宏道，歐陽玄諸人的文章論詩的倫理的功，能，詩的定義，詩的作法，都可一看。袁宏道在小修詩序上攻擊王世貞李攀龍一般摹倣濠的詩人很好，他說：「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準於秦漢，

詩則必欲準於盛唐，剿襲模擬，影響步趨，曾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何嘗字字學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歟？清代最有層次，條理系統，配稱「詩法教科書」的真多，得不可勝說，美得不可勝收！如李沂的《秋星閣詩話》，李重華的《貞一齋詩說》，徐增的《而菴詩話》等，徐氏的自序說：「……夫三百篇十九首之旨，固無有能晰之者；其論唐詩，輒曰雄，曰渾，曰奇，曰真，曰新，曰秀，曰高，曰亮，總不出於才氣聲調之間，又極論對仗照應重犯等，詩之道如是而已乎？……今之詩人，務求捷得，不從性情法，律處下手，其所謂性情，非真性情，其所謂法律，非真法律，譬彼畫家，多蓄粉本，依樣葫蘆，以爲古人不是，過薄於自待，並薄待古人耶？古人所作，皆由真才實學，其詩具在，班班可得而考也。識得古人，便可造得古人。余所說唐詩諸體，雖不能思萬花樓上出身，庶乎不滄殺於蘸菜盞中矣。」除了這幾本而外，其他那些內容比較的豐富，而組織稍嫌零亂的，有汪師韓的《詩學纂聞》。雖然他的自序是說：「余於詩非童

而習之也，少嘗偶爲之，而未嘗學；學在通籍，夫學則師古人已矣。因而博觀古人之作，沿波討源，粗有一知半解，閒與朋徒尊酒論文，凡以明體裁之辨，訂沿襲之訛，無取乎一句一字之稱美……宋後文人好著『詩話』，其爲支離瑣屑之談，十且六七，而余復尤而效之乎？」黃子雲的《野鴻詩的》也是這樣較之宋後文人稍不爲支離瑣屑之談，但內容也不見得嚴整，不過他做這書的態度卻很好。他說：「無所得於心而妄以告人者，謂之欺己；有所得於心而不以告人者，謂之私己。有所得於心而告於人，而不我罹三十寒暑，未嘗一日風雅離，殫慮研精，上下千百年風人意旨，竊自謂有獲……」還有吳雷發的《說詩管劇》，錢泳的《履園譚詩》，王夫之的《薑齋詩話》，薛雪的一瓢詩話，也是這一類。沈德潛的《說詩晬語》，他自己就明白的解釋這個書名的意義是：「擬之試兒，晬盤，遇物雜陳，略無詮次也。」但他們書裏，都有不少的有價值的話。至於葉燮的《原詩》，在我所見清人

論詩的整部的書裏，恐怕真是「無能出其右者」的了！他這部書分爲三部分：內篇是用「問答體」(dialogue)來闡明學詩的方法，組合詩的內容的「理」「事」「情」三種原素，并說及歷史上詩的起源及演變的情形，我們看他說的：「詩始於三百篇，而規模體具於漢，自是而魏而六朝三唐歷宋元明以至昭代，上下三千餘年間，詩之質文體裁格律聲調辭句遞升降不同，而要之詩有源必有流，有本必達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其學無窮，其理日出，乃知詩之爲道，未有一日不相續相禪而或息者也。」近代論詩者，則曰三百篇尚矣，五言必建安黃初，其餘諸體，必唐之初盛而後可，非是者必斥焉。如明李夢陽不讀唐以後書，李攀龍謂唐無古詩，又謂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自若輩之論出：乃有起而培之，矯而反之者，誠是也。然又往往溺於偏時之私說，其說勝，則出乎陳腐而入乎頗僻；不勝，則兩敵，而詩道遂淪而不可救。由稱詩之人，才短力弱，識又矇焉，而不知所衷，既不能知詩之源流本

詩

末正變感衰，互爲循環，並不能辨古今作者之心思才深力淺，高下長短，孰爲沿爲革，孰爲創爲因，孰爲流弊而衰，孰爲救衰而盛，一一剖析而縷分之，兼綜而條貫之，徒自詡矜長，爲膚廓隔膜之談，以欺人而自欺也……看他這「一一剖析而縷分之，兼綜而條貫之」兩句話，實爲名言。他這書的第二第三兩部分——外篇——第一個「外篇」論及詩的方面頗廣，音韻格律，詩的形式方面組合的原素和修辭，詩的退化的原因，也都說及，第二個「外篇」全是詩的批評。他在第一「外篇」很申述批評的價值。他說：「詩道之不能長振也，由於古今人之詩評，雜而無章，紛而不一。六朝之詩大約沿襲字句，無特立大家之才，其時評詩而著爲文者，如鍾嶸如劉勰，其言不過吞吐抑揚，不能特論。然嶸之言曰：『邇來作者競須新事，牽攀補衲，蠹文已甚。』斯言能中當時後世好新之弊，勰之言曰：『沈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斯言爲能探得本原，此二語外，兩人亦無所能爲論也。他如湯惠休『初日

芙蓉，沈約『彈丸脫手』之言，差可引伸，然俱屬一班之見，終非大家體段，其餘皆影響附和，沈淪習氣，不足道也。」唐宋以來，諸評詩者，或概論風氣，或指論一人，一篇一語，單辭複句，不可殫數，其間有合有離，有得有失，如皎然曰：『作者須知復變，若惟復不變，則陷於相似，置古集中，視之眩目，何異宋人以燕石爲璞？』劉禹錫曰：『工生於才，達生於識，二者相爲用，而詩道備。』李德裕曰：『譬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皮日休曰：『才猶天地之氣，分爲四時，景色各異，人之才變，豈異於是？』以上數則，語足以啓蒙矇俗，異於諸家悠悠之論，而合於詩人之旨，爲得之。其餘非戾則腐，如聾如聵不少，而最厭於聽聞，錮閉學者耳目心思者，則嚴羽高棟劉辰翁及李攀龍諸人是也。羽之言曰：『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意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居，即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夫羽言學詩須識是矣，既有識，則當以漢魏六朝全唐及宋之詩，乘陳於前，彼必自能知所法擇知所

依歸，所謂信手拈來，無不是道，若云漢魏盛唐，則五尺童子，三家村塾師之學詩者，亦熟於聽聞，得於授受久矣，此如康莊之路，衆所羣趨，即瞽者亦能相隨而行，何待有識而方知乎？吾以爲若無識，則一趨漢魏盛唐，而無處不是詩魔，苟有識，即不步趨漢魏盛唐，而詩魔悉是智慧，仍不害於漢魏盛唐也。羽之言，何其謬戾而意且矛盾也。彼棟與辰翁之言，大率類是，而辰翁益覺恫恍無切實處，詩道之不振，此三人與有過焉。」至於明之論詩者，無慮百十家，而李夢陽何景明之徒，自以爲得其正而實偏，得其中而實不及，大約不能遠出於前三人之窠臼，而李攀龍益又甚焉。王世貞詩評甚多，雖祖述前人之口吻，而撮拾其皮毛，然間有大合處，如云：『剽竊摹倣，詩之大病。割綴古語，痕迹宛然，斯醜已極。』是病也，莫甚於李攀龍，世貞生平推重服膺攀龍，可謂極至，而此語切中攀龍之隱，昌言不諱，乃知當日之互爲推重者，徒以虛聲倡和，藉相倚以壓倒衆人，而此心之明，自不可掩耳。」夫自湯惠休以『初日芙蓉』



擬謝詩，後世評詩者，祖其語意，動以某人之詩如某某，或人或神，或仙或事，或動植物造爲工麗之辭，而以某某人之詩，一分而如之，泛而不附，縛而不切，未嘗會於心，格於物，徒取以爲談資，與某某之詩何與？明人遞相習成風，其流愈盛，自以爲兼總諸家，而以要言評次之，不亦可哂乎？我故曰：『歷代之評詩者，雜而無章，紛而不一，詩道之不能常振於古今者，其以是故歟？』從所引他的這幾段的話看來，我們就可得一個自鍾嶸起直到明清時代關於詩的批評的總結。此外如王士正的師友詩傳錄和吳喬的答萬季瑩詩問也用「對話體」來討論詩的作法，沿革變遷，批評用韻和其他一些瑣碎問題，他們的見解，還算不差。馮定遠的鈍吟雜錄是專門考究古代的，或原始的詩與音樂的關係，和後來「文士不嫻樂律，乃有不可施於樂」的「言志之文」的沿革變遷，在我們研究詩的種類的時候是萬不可少的一本參考書；錢木菴的唐音審體也是論「樂府」、「古詩」、「律詩」的源委分合；至於趙執信

詩

的聲調譜和崔瑩的聲調譜拾遺都走尋在詩的格式格律音韻方面做工夫，土文間的律詩定體和古詩平仄論，翁同龢的五言詩平仄舉隅也是這樣。王士禛（即王漁洋）和袁枚都是清代兩位鼎鼎大名的詩家，但漁洋詩話雖出於自著，而只標些流連山水，點染風景的詩文，卻看不出他對於詩的見解是怎樣來；漁洋文集裏的「信札」「詩序」雖也說到詩的作法和功能，但是很有限，我們只能在已前說的「律詩定體」等兩書和那本何世基述他所講的詩的理論的然證記聞也覺得無甚精義。袁枚實在算是中國上下五千年對於文藝有極正確的見解最，令人欽服的大詩人，但是他關於詩的有價值的意見，都是發表在隨園文集裏一些答人的「信札」和替人做的詩集「序文」裏，並不在隨園詩話和續詩品裏，因爲隨園詩話大部分只是記錄詩文的雜事，而續詩品也只於詩的修辭有所論列而已。此外如狄平子的平等閣詩話稍有理論而外，那些富有盛名的人們如吳偉業文集裏稍有些論詩的序文，但

見解總不甚高。至於他的梅村詩話就與施閏章的蠖齋詩話，吳騫的拜經樓詩話與及方薰的山靜居詩話，顧嗣立的寒廳詩話，秦朝鈞的消寒詩話，查爲仁的蓮坡詩話，馬位的秋窗隨筆……都是因仍宋明兩代那些專記詩界裏亂七八糟的屑聞瑣事的書。只有論文方面如錢謙益，黃宗羲，朱彝尊，章學誠諸人的「詩序」「詩論」，闡發詩的實質的原素和作詩的方法。錢大昕，李笠翁，方玉潤諸人陳說詩的形式原素（音韻方面）；方苞，陳祖范，劉開，方玉潤諸人論詩的倫理的功能；陳維崧，魏源論詩的心理的功能；袁枚有獨出千古認情詩爲正則，以詩只抒寫性靈，並擡高文藝的價值與功業政教相齊的幾封「信札」和「詩序」；崔述的讀風偶識對於情詩也有正確精當的解說；章太炎的辨詩所下的詩的幾個定義，說明詩所以「一代不如一代」的退化的理由，和歷史上的證據；阮元對於原始詩歌的解釋等等，都是於詩學有創見有貢獻非參考不可的文章。到了民國時代有黃節先生編的詩學，是

部敘述詩的變化發達的歷史，並且逐一的有很完全公正的批評。謝无量先生的詩學指南，倒是一部好書，可惜網領不見得十分清晰，並缺少評斷。近年來白話詩執新詩壇的牛耳，詩學的書如胡懷琛先生的新詩概說見解還無大謬，不過內容稍嫌簡單點罷了。至於論文方面，如胡適之先生的談新詩嘗試集自序嘗試集再版自序對於攻擊舊詩的格律音韻與具體的作法的主張都有很詳密精到的言論。周作人先生的自己的園地說詩的功能最好；別的散見於新青年少年中國的文章……都有參考的價值。<sup>863</sup>

【詩學正宗】<sup>1</sup>十六卷。明浦南金編。是集選歷代之詩，起唐虞古辭至唐人近體。

【詩學禁衛】<sup>4490</sup>一卷。舊本題元范德機撰。凡分十五格，每格選唐詩一篇爲式，而逐句解釋，其淺陋猶甚，亦必非真本。

【詩學權輿】<sup>4491</sup>二十二卷。明黃溥編。是書兼收衆體，各爲註釋，定爲名格名義韻譜句法格調諸目。複雜

引諸說以證之，採摭雖廣，考證多疎。

【詩學臆說】一卷。清臨津吳名鳳撰。有道光原刊本，在竹菴詩鈔內。

【詩學纂聞】不分卷。清錢塘汪師韓撰。有原刊本，又一部，一卷，有道光世楷堂刊本，在昭代叢書內，光緒十三年汪氏長沙刊本，在叢睦汪氏遺書內，排印本，在清詩話內。

【詩問】四卷。清新城王士禛撰。廣甯郎廷槐編，有原刊本，又一本，二卷，有光緒刊本，在觀自得齋叢書內。

77801  
【詩與詞】詞是怎樣起源的？由詩到詞發展的徑路如何？詩和詞的關係究竟怎樣？這在我們講到詞的歷史的時候，必得觸及的問題，而且是從來有許多分歧的解答，迄無定論的問題。我認爲，詞是可歌的詩，因此首先略爲考察詩和樂的關係，同時也可看出詩和詞的關係，然後詞的起源也容易尋找了。由三百篇而楚辭，而漢魏六朝樂府，而唐人律絕，大都是入樂或可以入樂的詩。其間由楚辭而演

詩

化的漢賦雖不可歌，却仍可以誦，所以當時的人有「不歌而誦謂之賦」的話，我看誦也還是誦出聲調節奏來（參看漢書王褒傳）。由樂府而演化的五言詩，如漢魏之際三祖七子所作，則大都可歌，爲魏晉樂所奏，正所謂「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到了齊梁之際，文人言志之作較晉宋時候更多，而且受了佛教詠經歌讚的影響，更加講究聲韻。當時關於詩的聲律運動已經勃興，而音樂一方還在清商時期，沒有若何顯著的變化和這種運用新的聲律的詩相適應，詩多不可歌。所以當時鍾嶸詩品裏說：「今既不備管絃，亦何取於聲韻？」不過稍後一點，徐陵撰錄漢魏以至當時的豔歌，成爲玉臺新詠，看他自序裏所說許多關於詩歌與音樂的話，好像他還是以當時可歌與否爲標準，而選集下來的。直到李唐建立了一個一統的大帝國，音樂方面承受了北朝吸收胡樂的影響，又採取了民間的俗樂，擴大了隋之九部樂而爲十部樂——燕樂伎、清樂伎、西涼伎、天竺伎、高麗伎、龜茲伎、安國伎、疏勒伎、高昌伎、

康國伎，——凡大宴會則設十部樂以誇示華夷，正反映著這個大帝國胡越一家的權威的意識。不過這個時候新聲繁興，古曲淪缺，太常徒設虛官，音樂上的實權都握在教坊樂人手裏。所以舊唐書音樂志說：「自長安以後（七零零——）朝廷不重古曲，工伎轉缺。能合於管絃者唯明君、楊伴、號壺、春歌、秋歌、白雪堂、春江花月夜等八曲。」又說：「自開元已來（七一三——）歌者雜用胡夷里巷之曲。」開元時人崔令欽的教坊記所載三百二十多曲可以考見當時所用胡樂俗樂的曲目。樂府詩集卷七十九到八十二所錄近代曲辭則可以考見唐人曲辭的一斑。其中樂曲長的分許多部分，如「歌」「入破」「排遍」「徹」之類，各部都以絕句組成，水調歌、涼州歌、伊州歌、陸州歌等曲便是。樂曲短的大都是律絕一首，中唐以後纔漸有長短句的詞。可見當初樂曲或是有曲無辭傳官樂人譜取時人的詩入樂，後來就漸漸有依曲作辭的了。□從唐代詩人的傳記逸話及其現存的作品可以確然考定為當時入樂的

詩辭還是不少。現在略依時代的先後順序地說下去，直到詞的成立時期為止，這樣，或者可以解答我們在上面打頭就提出的問題。□唐朝開國時候所用的燕樂如英雄樂、景雲、河清歌等，那種顯然誇示權威意味的曲辭已經無從考見了。李百藥有火鳳詞五律二首，破陣樂七絕六律各一首，想是當時僅存的樂章。能此外，就止武后時候有幾種入樂的詩辭存在。武后自作商調曲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紛紛，顛顛支離為憶君。不信比來長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這是一首七言絕句。武后既殺太子弘，立章懷太子賢，不久，賢又恐被禍，因命樂工歌著他自己所作的黃瓜臺辭：「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搗使瓜好，再搗使瓜稀。三搗猶自可，摘絕抱蔓歸。」這却是一首五言古體。武后表姪楊廷玉，做嘉興令，貪狠無厭，御史某推奏斷死，赦免，今作迴波詞：「迴波爾時廷玉，打捺取錢未足。阿姑婆見作天子，傍人不得根觸。」這一個倚勢作惡的貪官，就以一首諧謔的詞免罪了。孟榮本事詩記中宗宴侍臣酒酣，命各

作回波樂。大家都說詔佞的話，及自求榮位，輪到諫議大夫李景伯，他就歌道：「回波爾時酒危，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沈佺期（月人）罪流放嶺表，得赦歸朝，但牙鉞未復，因亦歌道：「回波爾詩佺期，流向嶺外生歸。身名已蒙齒錄，袍笏未復牙鉞。」同時御史大夫裴談之妻悍妒，中宗也漸怕韋后，優人因而唱道：「回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只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這種回波樂原是歡宴時候，酣恣取笑的樂曲，詞用六言四句，或稱六言絕句。這是我們如今可以考見的最初的唐人依曲填詞。又唐詩紀事載中宗時候，張仁直自朔方入朝，宴于桃花園，李嶠等各賦絕句。明日宴承慶殿上，令宮中善謳者唱之，詞既婉媚，歌仍妙絕，樂府號爲桃花行。李嶠的這首詩尚存：「歲去無言忽顛顛，時來含笑吐氛氳。不能擁路迷仙客，故欲開蹊待聖君。」李嶠還有一首汾陰行，雖不是這樣的絕句體，却也被伶工譜取入樂的。這首詩頗長，結束一段還好：「……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

詩

見祇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飛！」據明皇傳信記說，玄宗時幸蜀，登花萼樓，使樓前善水調者登樓而歌，其辭爲宰相李嶠的汾陰行，唱到「山川滿目……」玄宗不禁淒然淚下，不待歌者唱完，他就走了。玄宗本來是一個音樂的天才，聽政之暇，親自教太常樂工子弟三百人的絲竹各樂，號爲皇帝弟子，又稱梨園弟子。尤其是他改作了從印度而來的西涼樂婆羅門曲爲霓裳羽衣曲，最有名。他自己作的曲辭很多，今僅存有「好時光」一詞：「寶髻偏宜宮樣，蓮臉嫩體紅香。眉黛不須張敞畫，天教入鬢長。莫倚傾國貌，嫁取箇有情郎。彼此當年少，莫負好時光。」這已經是長短句的詞了，但不知可靠否？按當時張說所作破陣樂（六言八句二首）、舞馬詞（六言四句六首）、舞馬千秋萬歲樂府詞（七律三首）、蘇摩遮（潑胡寒戲所歌七絕五首）、崔液所作踏歌詞（五言六句二首）都不出律絕的形式，還有楊貴妃所作阿那曲「羅袖動香香不已」一首，李白奉詔而作的清平調「雲想衣裳花想容」等三首

文——〇——九九五

也都是七絕。全唐詩收李白詞十四首，除清平調外，不僅桂殿秋二首、連理枝二首、清平樂五首顯然不可靠，便是菩薩蠻一首「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和憶秦娥一首「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年年柳色，霸陵傷別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有許多人認為可靠的，也都成疑問。可是從來論詞的人都推李白為第一個大詞人，稱為「百代詞曲之祖」。自然推舉這樣一個偉大的詩人做開山祖師，一般詞曲家都有面子。再考玄宗時候，王維的詩多被伶官譜取入樂，供奉諸王貴主。如他的送元二使安西一詩「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楊柳春。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這首七絕被譜入樂後，稱為渭城曲，又稱陽關曲。一時流行，所以劉禹錫的與歌者詩云「舊人唯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又白居易的對酒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據說當安祿山

之亂，伶官李龜年流落江漢，曾於湘中採訪使筵上唱云「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又唱云「秋風明月共相思，蕩子從戎十載餘。征人去日慙，囑歸雁來時數附書！」兩詩都是王維所製，而梨園譜入歌曲。又據薛用弱集異記所載高適王昌齡王渙之三人旗亭飲酒，竊聽伶官妓女唱詩的故事。所唱王昌齡的「寒雨連江夜入吳」「奉帚平明金殿開」二詩，王渙之的「黃河遠上白雲間」一詩，也都是七絕。只有高適的詩似是五絕。「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今寂寞，猶是子雲居！」這是截取高適的哭單父梁九少府一詩起頭四句來唱的。以上所說，可證初唐以至盛唐——玄宗時候，繼樂府古曲而起的可歌的詩大都是整齊的五言、六言、七言，尤以絕句為最多。長短句絕少，就是有，也不甚可靠。稍後一點，元結做通州刺史，曾做湘江船歌作缺乃曲，令舟子歌唱。「湘江二月春水平，洪月和風宜夜行。唱棹欲過平陽戍，守吏相呼問姓名。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援

吟倚橈靜聽曲中意，好似雲山韶濩音。」（五首錄二）同時頗況有竹枝詞：「帝子蒼梧不復歸，洞庭葉下荆雲飛。巴人夜唱竹枝後，腸斷曉曉拔聲漸稀。」這也都是絕句。劉長卿的謫仙怨曲，則爲六言律詩。只有張志和的漁父詞：「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這就像長短句的詞了。其兄松齡怕他這位「煙波釣叟」從此放浪不返，替他築屋越州東郭，和他的詞，招他回來：「樂是風波釣是閑，草堂松楸已勝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風浪起且須還。」這好像都是依調而填的詞，或許竟是摹倣民間的漁歌。還有韓翃於亂離中題寄他的愛姬柳氏的章臺柳一首：「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氏答他一首：「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現在我們不妨以爲這是長短句的詞，實則他們當時一唱一和也好像是依調填詞。這個時候，長短句的詞漸漸出來了。比如三臺調笑就始見於韋江州集。

三臺還是六言絕句，和張說的舞馬詞相同。另有上皇三臺突厥三臺，一爲五絕，一爲七絕，都還不算創體。只有調嘯，一名調笑令，或名宮中調笑，一名轉應曲，一名三臺令，就是長短句的詞：「胡馬，胡馬，遠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獨嘶，東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邊草無窮，日暮。」（二首之一）同時王建戴叔倫作的調笑令，調子正和「性晚音律」的韋應物所作相同，當然都是依調而填的詞，而且這個時候，作者自己明白說是依調而填的詞也有了。例如劉禹錫的春去也詞：「春去也，共惜艷陽年。猶有桃花流水上，無辭竹葉醉尊前。惟待見青天。」（二首之一）他自己標題：「和樂天春詞，依憶江南曲拍爲句。」原來白居易曾有憶江南詞：「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三首之一）劉白集中都有許多首竹枝楊柳枝浪淘沙等詞，大約都是彼此唱和之作。不過這些詞都是七言絕句，並非創體。最使我們注意的，他們宦遊南方，摹倣長江流域的民間歌曲作詞，民間又取

他們的新詞來歌唱。不僅劉禹錫在建平摹倣巴渝俗歌「作竹枝九首，俾善歌者颺之」，元稹的詩也曾被民間歌入竹枝。劉白所作楊柳枝雖說是由舊曲折揚柳新翻的曲子，好像也是爲着民間歌唱而作的。同時他們自己也能歌唱自己所作的新詞。如白居易憶夢得詩說：「幾時紅燭下，閒唱竹枝歌。」自注：「夢得能唱竹枝，聽者愁絕。」相傳爲白居易所作長短句的詞，還有如夢令長相思，都不見於他的長慶集。「若集內無，而假名流傳者，皆謬爲耳。」他自己已經聲明過了的。如夢令二首，宋楊傑古今詞話以爲後唐莊宗作。長相思二首，「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頭，吳山點點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歸時方始休，月明人倚樓。」深畫眉，淺畫眉，嬋鬢鬢雲滿衣，陽臺行雨回。巫山高，巫山低，暮雨瀟瀟郎不歸，空房獨守時。」這詞疑爲當時名妓吳二娘所作。白居易寄殷協律詩說：「吳娘暮雨瀟瀟曲，自別江南更不聞。」自注：「江南吳二娘，曲詞云暮雨瀟瀟郎不歸。」這就是一個好證。至於劉禹錫的

清湘詞，一名瀟湘神，也有人疑爲僞作，我看這兩首詞：「湘水流，湘水流，九疑雲物至今愁。若問二妃何處所，零陵芳草露中秋。斑竹枝，斑竹枝，淚痕點點寄相思。楚客敬聽瑤瑟怨，瀟湘深夜月明時。」當是劉禹錫摹倣瀟湘一帶民間迎神的曲子而作。有他自己作的浪淘沙可證：「流水淘沙不暫停，前波未滅後波生。令人忽憶瀟湘渚，回唱迎神三兩聲。」白居易的夜招晦叔詩說：「爲君更奏神湘曲，夜就儂來能不能？」又有夜聞箏中彈瀟湘送神曲感舊詩。可見劉白當日對於瀟湘神曲的欣賞。劉禹錫當有作瀟湘神那兩首詞的可能。而且瀟湘神的體式正和章臺柳相同，但用仄韻。劉禹錫的詩以詞命題的很多，都是整齊的五七言。便是後人認做詞的拋毬樂，純那曲也是整齊的五言律絕。大約他的詩也和元白的詩一樣，在當時是可歌的。□這一時期元白劉禹錫諸人的詩大都爲知音者協律作歌，元稹贈白樂天詩說：「休違玲瓏能歌，歌予數十詩。」又見人詠自注：「樂人高玲瓏能歌，歌予數十詩。」又見人詠



韓舍人新律詩戲贈云：「輕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禪。宣宗弔白居易詩說：「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白居易戲贈諸妓詩云：「席上爭飛使君酒，歌中能唱舍人詩。」又聞歌妓唱前郡守嚴郎中詩云：「已留舊政布中和，又付新詩與豔歌。」因為他們這班風流自賞的詩人，當貶謫失意的时候，不免有些感傷和頹廢的氣分，歡喜和妓女樂人接觸，又能賞鑑當地的民間歌曲，所以多有作詩即唱，依曲作詞的機會。他如唐書稱李賀有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合之莞絃。又稱李益詩名與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之聲歌，供奉天子。又稱武士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於管弦。這也可以看出當時以詩入樂的風氣。總之，長短句的詞到了這個時候已經漸漸起來了，尤其是韋應物劉禹錫白居易三個人做了這種新文學的創始者。不過當時詩詞的界限未分，同樣可歌，詩詞結集，混在一起。以上所說，可證長短句的詞實起於中唐時候。自從劉白開了詞人的一條新路，長短句的詞越

詩

見發展起來。鄭符段成式張希復三人所作閨中好：「閨中好，日松爲侶。此趣人不知，輕風度僧語。」（鄭）「閨中好，塵務不縈心。坐對當窗木，看移三面陰。」（段）「閨中好，幽磬度聲遲。卷上論題筆，畫中僧姓支。」（張）這還像是偶然唱和之作。只有皇甫松——韓愈弟子皇甫湜之子——作詞稍多。近人王國維從花間尊前二集及全唐詩輯得松詞二十二首，收入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因松自稱檀樂子，就稱爲檀樂子詞。最令人注意的是竹枝採蓮子兩詞。「木棉花盡（竹枝）荔枝垂（女兒）千花萬花（竹枝）待郎歸（女兒）」「斜江風起（竹枝）動橫波（女兒）劈開蓮子（竹枝）苦心多（女兒）」「竹枝，六首錄二。」「菑菑香連十頃陂（舉棹）小姑貪戲采蓮遲（年少）」。晚來弄水船頭濕（舉棹）更脫紅裙裏鴨兒（年少）。「採蓮子，二首錄一」。於整齊的七言句中或句尾附有二字旁注，大概就是所謂「和聲」罷，但不知怎樣歌法。其憶江南二闕：「蘭燼落，屏上暗紅蕉。聞夢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瀟瀟。人語驛邊橋。

「樓上寢，殘月下簾旌。夢見秣陵惆悵事，桃花柳絮滿江城，雙鬢坐吹笙。」王國維以爲情味深長，在樂天夢得上。我看皇甫松的成就不大，可稱爲劉白以後第一個大詞人的當然是那位「能逐弦吹之音爲側豔之詞」的溫庭筠。花間集錄他的詞六十六首，王國維補輯爲金荃詞，共七十首。他是最初一個自覺地努力依調作詞的，就現存的詞計所用過不同的調有南歌子、荷葉杯、憶江南、楊柳枝、蕃女怨、邊方怨、訴衷情、定西番、思帝鄉、酒泉子、玉蝴蝶、女冠子、歸國遙、菩薩蠻、清平樂、更漏子、河傳、木蘭花、河瀆神等十九種。他的詩有少爺小姐氣，他的詞更是如此。須知詞在最初是成於詩人之手，而歌於教坊伶官倡家妓女之口的，充分地表現公子佳人的姿態，適應貴族官僚以及智識分子過著優裕生活的藝術上的需要。溫詞菩薩蠻在當時最有名，因爲宰相令狐綯假爲己作，進獻宣宗，他把這件事洩漏了出來，很被當局忌刻，以至終身潦倒。茗溪漁隱叢話裏說他的詞「工於造語，極爲綺靡」。清朝御選歷代詩

餘裏就是唐自大中（按大中係宣宗年號，八四七——一八五九）後，詩衰而倚聲作，至庭筠始有專集，名握蘭金荃。王國維以爲宋時飛卿詞止有一卷，握蘭金荃當是詩文集，非詞集。其實晚唐時候，詩詞的界限還是未分。比如草堂詩餘所錄溫詞木蘭花原是春曉曲一詩，同時司空圖僅有的酒泉子一詞也在詩集裏。韓偓的詞尊前集僅錄浣溪沙二首，但香奩集中還有不少可認爲長短句的詞。故王國維輯爲香奩詞，共得十三首，而且他也是承認唐人詩詞尚未分界的。以上所說，可證長短句的詞實成立於晚唐時候。關於詞的發展情形，我們雖不必很機械地堅持由四言而五七言而長短句的形式論，却也不願苟同於詩詞絕緣論，以爲詩和詞絕不相蒙。像今人鄭振鐸氏中國文學史中世卷第三篇裏所說，因爲自初唐樂府古曲淪缺而後，繼之而起的可歌的詩是先有整齊的五七言律絕，後來纔有長短句的詞，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要考察由詩到詞的發展，是不能不考察詩歌與音樂之關係的。

因此我很重視隔唐代不遠的宋人所見的詞的起源之說。北宋沈括夢溪筆談云：「詩之外又有和聲，則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筦弦之中，纏聲亦其遺法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這可稱爲「詞起於填實和聲說」。清康熙時候，編輯全唐詩的人於詞的部分加以小注道：「唐人樂府元用律絕等詩，雜和聲歌之。其並和聲作實字，長短其句以就曲拍者爲填詞。開元天寶肇其端，元和太和衍其流。大中咸通以後，迄於南唐二蜀，尤家工戶習，以盡其變。凡有五音二十八調，各有分屬，今皆失傳。」這好像是就沈括所說而加以補充的。這是關於詞的起源最有勢力的一說。南宋朱熹朱子語類論詩云：「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的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這可稱爲「詞起於添實泛聲說」。何謂「泛聲」？我想就是宋末沈義父在樂府指迷裏說的「教師唱家有襯字」。沈氏還說：「古

曲譜多有異同，至一腔有兩三字多少者，或句法長短不等。蓋被教師改換，亦有嘌唱一家多添了字。」這當然可用做詞有泛聲的一種解釋。還有比朱熹稍前一點，胡仔的苕溪漁隱叢話裏也說：「唐初歌舞多是五七言詩，後漸變爲長短句。今止存瑞鶴鳴小秦王二闕。瑞鶴鳴是七言八句詩，猶依字易歌。小秦王是七言絕句，必須雜以虛聲，乃可歌耳。」我看所謂「虛聲」和泛聲雖字面不同，而意義則一都是說爲着順應樂句的音數拍子，歌者自己添上些無甚意義的字以補歌辭的不足。至於所謂「和聲」，它的正確的意義倘若真是歌時羣相隨和之聲，那就和泛聲顯然不同。除了上文所舉皇甫松的竹枝和採蓮子兩首可以作爲歌辭附有和聲的例以外，把和聲填著實字變爲本辭的例在唐人作品中不可得見。只有五代張泌的柳枝一首：「膩粉瓊粧透碧紗，雪休誇。金鳳搔頭墮鬢斜，髮交加。倚著雲屏新睡覺，思夢笑。紅腮隱出枕函花，有些些。」同時顧夔也有這樣一首柳枝，這就像是由七絕而填實和聲

的歌詞。但如全唐詩的編者所謂和聲，意思含混，大概包括了泛聲而說的。我想將和聲或泛聲換著實字加入本辭，於是就由整齊的五言六言七言的詩而形成了長短句的詞，並非完全出於沈括、胡仔、朱熹、沈義父一班人無根據的臆說。因為不僅他們生在宋代，去唐未遠，傳聞比較可靠；而且詞在當時正是一種盛行的活文學，他們當然經驗或考察過詞的歌唱的實際。我們須知唐代可歌的詩雖是整齊的五言六言七言律絕，樂曲却是可以因著旋律的進行而伸縮變化的。我們雖不確信北詞廣正譜所載王維的渭城曲——陽關三疊——於本辭外添加了那麼多的字，那就是唐人絕句原來的一種歌法，却不難推想當初樂人譜詩入樂而填實和聲或泛聲是可有可有的事，而且是很不方便的事。所以後來一般懂得音樂的詩人如韋應物、王建、劉禹錫、白居易之流，爲了順應樂曲的伸縮變化，就開始試作長短句的詞。溫庭筠比較韋、王、劉、白爲後進，承受了先進者寶貴的經驗，順應社會環境的需要，加以個人

的天才、興趣和努力，作曲而作的詞更多，所以他成了詞的初期一個大作家，而且給了繼起的作家以莫大的影響，所謂「花間派」的詞人就如此的出來了。<sup>7</sup>

【詩與民歌】在中國的舊文學界裏，大家都不承認民歌有價值，不承認民歌是詩的一種，却不知道我們所謂詩，都是從民歌裏來的。□考中國一切詩的根源，不外乎古謠、詩經、楚辭。後世千流萬派的詩，無不是從這三位「詩的祖宗」裏變化出來的。□古謠、諺不就是流傳在平民口上的民歌麼？詩經除了頌的全體，和雅的一部份，不也就是民歌麼？楚辭雖以離騷爲主，然近人多相信屈原因楚國俗歌而作九歌，由九歌的風格變化而作離騷，九歌的原本，不就是民歌麼？所以我說：「詩都是從民歌裏來的。」□就是詩經裏的大雅、小雅，也可說是從國風變化來的。就是國風沒經過修飾的，加以修飾，便成爲雅。詩經裏的頌，就是子孫對於祖宗的讚美詩；和現代宗教家的讚美詩，是一樣的。和初民媚神所唱的

歌也有一小部份相像。再有一件事，也很可注意。在唐以後，以至前清，普通的詩，他們不承認是民歌，其實仍離不了民歌的彩色。最顯而易見的就是詩歌裏用的字，和當時所謂「文」裏用的字不同。詩裏往往有白話及方言，這是「文」裏所沒有的。例如杜甫詩「一片花飛減卻春」的「卻」字，李白詩「借問別來太瘦生」的「生」字，元微之詩「隔是身如夢」的「隔是」二字，都是在所謂「文」裏看不見的。此外再有一個地方，顯見得詩和「文」不同。我們翻開大部的詩選來一看，中間就有許多「無名氏」做的詩，也有許多署名「隱者」「樵夫」「章江書生」「酒肆布衣」等等。我們翻開大部的文選來一看，這一類的作者就沒有的。「無名氏」「隱者」一類的作者，一望而知他是平民。他們不善作「文」而善作詩，就因為詩是民歌的緣故。因此可得到一句總結語：「一切的詩皆發源於民歌，後人認為非民歌的詩，還有一部分脫不了民歌的彩色。」

1900

詩

【詩興】作詩要趁着詩興。有興時，可以一口氣寫成多少首，興致不好或興致被人家打斷時，就一句也做不成。試看宋人冷齋夜話所載的潘大臨的故事，就可知道。原文云：黃州潘大臨，工詩，答謝無逸書曰：「秋來景物，件件是佳句。昨日閒臥，聞擾林風雨聲，欣起題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興，止此一句，奉寄。」潘大臨的一團詩興，被催租人斷了，使他不能再寫下去，這個損失，真是不小。千載之下，雖有許多無聊的人，替他代續，但是完全錯了，作者自己敗了興，不能續，何況後來不相干的人，怎樣續得好呢？作詩而遇着敗興，是這樣的情形，反轉來說，當他們趁着興致寫時，是怎樣的情形呢？那麼有李太白的詩可以證明。詩道：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嘯傲凌滄洲。這是何等的氣象，雖然李太白格外如此，但一般詩人，要任情逞性寫出他們胸中鬱塞，無不如此。這就是所謂詩興。

【詩膽】八卷。明陳雲式撰。皆雜採諸家詩話爲之。

【詩人玉屑】二十卷。宋魏慶之編。是編與胡仔茗

文

〇

一〇〇三

漢漁隱叢話大致相仿。胡書所載，北宋人語爲詳。此書所載，南宋人語爲多。胡書以作者時代爲先後，此書則以格分類，是其不同耳。有明天順刊十卷本，嘉靖六年重刊元本，格致本，清仿宋刊本，天祿目有元本。

【詩人之主觀】詩人的主觀是極強烈的。倘然用哲學的名詞來評論詩人，那麼，詩人可算是唯心論者。不過，詩人並不主張甚麼論，他們也不知道甚麼論，只是從我們旁人的眼裏看起來，他好像是個唯心論者。他們的唯心論，並沒有說出來，只是從他們詩裏表現出來。□因爲詩人對於任何事，任何物，都是自己心裏以爲他怎樣，就說他怎樣，並不管和實事，實物對不對。譬如唐人張繼最著名的楓橋夜泊詩罷，他自己心裏以爲夜半宜有鐘聲，他就說：「夜半鐘聲到客船。」實際上夜半有沒有鐘聲，他全不管。而且在他看來，這是不成問題的。到了宋朝，就有人發生疑問了。或說夜半有鐘聲，或說夜半無鐘聲，紛紛聚訟，必欲以事實證明。然在真能領會此詩的

人看來，只是付之一笑。同聲說：只要詩作得好，夜半有沒有鐘聲，真不成問題。□又如楚辭中的「餐秋菊之落英」，本是屈原乘興而說的話，並不是真要餐菊，更何問菊英落不落？乃宋人不知此理，又紛紛爭論，有的說菊花不落，有的又說有別種落英的菊。後來又有人說「落」字作「始」字解，「落英」解作「初開的花」。其實，作詩的人是唯心，讀詩的人是唯物，以唯物的眼光去讀唯心的詩，無怪他們愈讀愈不通了。□說到菊花，我就再拿菊花來說一說。因爲同一菊花，兩個詩人就有兩樣的想法，三個詩人就有一三樣的想法，以至四個，五個，無不如是。李清照的詞云：「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他把菊花看成一個遲暮的美人。蘇東坡的詩云：「菊殘猶有傲霜枝。」他把菊花看成一個倔強不屈的高士。鄭所南的詩云：「窈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風中。」他又把菊花看成一個節士。明太祖或黃巢的詩云：「此詩見於明人詩話，說是明太祖的詩，又見於全唐詩，說是黃巢的詩，究竟不知誰是。」拚與西風戰一場，滿

身穿就黃金甲。」他又把菊花看成一個英雄好漢。到底菊花是美人？是高士？是節士？是英雄好漢？他們四個人的話，那個說得頂對？我們讀詩人，却很難回答。我們只知道就詩論詩，四個人的詩，都是好的，我們也覺得「人比黃花瘦」一定要是李清照作，才算好，倘然是明太祖或黃巢作的，便不好了。反轉來說，「滿身穿就黃金甲」也是如此。其他兩詩，也是如此，不能互易的。此外再有一個笑話，是不是出在宋人的詩話，我記不清了。現在不必說明他的出處，只說一說這個笑話的大概。宋人有詩云：「黃梅時節家家雨。」同時又有人有詩云：「梅子黃時日日晴。」有人讀了這兩句詩，覺得兩個人的話極端相反，他以為總有一個說得對，一個說得不對，他就把這兩句詩拿去問別人，那個人也取了現成的一句詩答道：「熟梅時節半陰晴，問者仍不解，反覺得於二者之外，又多出一個問題來了。這個笑話，很可以表明詩人的主觀，他自己以為怎樣，就怎樣說，不但是兩人互相反對，就是自己也往往要前後矛盾。例如李白

詩

送人的詩前面云：「此地一為別，孤蓬萬里征。」分明說是乘船，却是在後面又說：「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又是騎馬了。到底是乘船呢？還是騎馬？照一般人說，是犯了自相矛盾的毛病，却是在詩人看來，毫不介意。只知我要如此說，便如此說。因此，詩人詩中所說的境界，並不是實現的境界，乃是他心中所想像的境界，想像力愈強，詩也就愈好。於是詩人的生活，又往往變成做夢的生活。

【詩人革命性】詩人因為痛恨富貴人的生活，所以他們的詩裏，也常常刺諷或咒罵富貴人，而表同情於平民。例如傳誦人口的「朱門酒肉臭，道有凍死骨」又如「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這一類的詩，在中國的舊詩裏，可以尋得出許多許多；這樣的詩，誇大一點，就可以說含着極激烈的革命性。詩人就是革命者麼？詩中果含有革命性麼？這個問題，真值得討論。我們根據詩歌產生的原理說來，詩歌產生的原因，共有若干個，而其中一個，就是受着痛苦時的呼聲。這個道

理，在韓愈也已明白了。他說：「物不得其平則鳴。」社會上的貧富不平均，勞逸不平均，苦樂不平均，在詩人親自受着不平等的待遇，當然受不住，當然要把滿肚的怨憤，盡情吐出來，詩人又是富於同情的，就是自己的境遇稍好點，他看見旁人受着不平等的待遇，也如自己受了一般，忍不住要代替他人鳴不平。□這樣的詩人，除了三百篇中碩鼠，何草不黃等章的作者而外，要算杜甫為最早，白居易為最著。□杜甫的詩，除了上面所引的「朱門酒肉臭，道有凍死骨」而外，再有最著名的三吏三別，描寫軍閥戰爭時平民所受的痛苦，及差役強拉人民當兵的橫暴，我們凡是讀過這六首詩的人，沒有不承認杜甫是個善於描寫黑暗勢力的詩人。□白居易在這一方面的聲名，乃就比杜甫更大了。今日講文學的人，大家都說他是個社會詩人的確，白居易對於社會問題的詩，比杜甫作得更多，當然對於社會的貢獻，比杜甫更大。他的著名的秦中吟和新樂府，幾乎人人知道。杜甫所描寫的，不過是政府對於人民苛征

重斂，逼迫人民當兵的一些事，白居易所寫的，除了這些以外，再注意到社會上奢侈的風俗，及迷信的習慣等等範圍比較的更寬了。而且他還有一首婦人苦所說的是寡婦守節的問題，為當時人所不能說所不敢說的話。□唐以後的詩人，更是常有這一類的詩，其中描寫得最痛切的，如元人李思衍的鬻孫謠便是，他們這些詩人，專作這樣的詩，無非是看見社會上種種不平的事，禁不住要大聲疾呼起來，博取多數被壓迫者的同情，為革命的先導。□照此看來，詩人生活的全部，雖不是革命生活，而詩人生活的一部份確是革命生活。他們雖不能上火線上去，和敵人拚個生死，但是他們的詩句，就是革命軍的標語和口號，或有力的宣傳品。有人說：「詩人就是革命者。」我以為有些錯。也有人以為「詩人和革命毫無關係。」也是錯了。須知革命性是詩人性情的一部份，而不是全體。□我再要說一句：因為詩是建築在情感上，詩人是富於情感的，詩人的生活是情感的生活，所以他的革命性也是受情感的衝



動而不聽理知的命令。他們破壞的能力非常的大，而建設的能力却一點也沒有。因為詩人的生活，是不規則的，不是機械的，若談到建設，就不能不照着預定的規則做，不得不過一點機械的生活。這種生活，是所謂詩人，所不能忍耐的。所以革命二字，若單指破壞而言，詩人就是革命者；若革命二字，兼指破壞與建設而言，只可說「詩人有革命性」，不能說「詩人即革命者」。

【詩人與癡人】所謂詩人，無不自命為聰明人，甚麼「文人慧業」，甚麼「文心」，甚麼「妙手」，都是詩人自己稱贊自己的話。但是，在一般的人的眼裏看起來，詩人不但特別的聰明，而且特別的不聰明。換一句話說，就是癡人。為甚麼說詩人就是癡人呢？請讀他們的詩，就可以知道。唐朝劉禹錫的《烏衣巷》詩云：「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試問燕子的壽命，有多少？長東晉時的燕子，無論如何，活不到唐朝，他偏要說「舊時王謝堂前的燕子，飛入尋常百姓的家裏，

——無論燕子的壽命有沒有這樣長，就是他劉禹錫所看見的幾隻燕，又何以證明他們是當年王謝堂前的燕子？這樣說來，劉禹錫的詩，豈不是等於癡人說的話？又如唐人無名氏的詩云：「近寒日雨草萋萋，着麥苗風柳映隄。等是有家歸未得，杜鵑休向耳邊啼。」這首詩的末句，是叫杜鵑不要在他耳邊啼。難道杜鵑也曾讀書識字，懂得作詩麼？杜鵑既不會讀書識字，不曾懂得作詩，那麼，他對杜鵑說話，豈不是發癡？況且詩人的癡，還不止此。尋常人以為是癡的，他偏以為不是；尋常人以為好的，他偏以為不好；尋常人不喜歡作的事，他偏要作；尋常人不喜歡去的地方，他偏要去。諸如此類，無非表明他的性情與常人相反。在常人眼裏看起來，實在是癡人。今更說幾個類似癡人的故事如下：唐球，居蜀之味江山，方外之士也。為詩，摭稿為圓，納之大瓢中，後臥病，投瓢於江，曰：「斯文苟不沈沒，得者方知吾苦心耳。」至新渠江，有識者曰：「唐山人瓢也。」接得之，十才二三（全唐詩話）周朴，唐末詩人，嘗野逢一負薪者，忽

持之，且厲聲曰：「我得之矣。」樵夫矍然驚駭，掣臂棄薪而走。遇巡徼卒，疑樵者爲偷兒，執而訊之。周徐往告卒曰：「適見負薪，因得句耳。」卒乃釋之。其句云：「子孫何處聞爲宋，松柏被人伐作薪。」（全唐詩話）閩有一士人，以朴僻於詩句，欲戲之。一日跨驢於路，遇朴在旁，士人乃歛帽掩頭，吟朴詩云：「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東。」朴聞之，忽遽隨其後，且行士但促驢而去，略不迴首，行數里，追及朴告之曰：「僕詩河聲流向西，何得云流向東？」士人領之而已。閩中傳以爲笑。（全唐詩話）這兩個人的行爲，在一般人看起來，跌頭跌腦，真是所謂「書獃子」，却不知道正是詩人生活。凡是作詩的人，都有幾分跌氣。大概人情世故懂得多一點，跌氣就少一點，作詩時跌不作詩時不跌；人情世故全不懂的，跌氣就更深，永遠過他的詩人生活，就永遠過他的癡人生活。○十

【詩人與狂人】詩人不但癡人，而且是狂人。詩人之所以爲狂人，可從下面各詩中看出來。其一，他們把宇宙看得極小，如李太白的詩云：「安得倚天

劍，跨海斬長鯨。」又他的下江陵詩云：「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又如清人的詩云：「兩山星斗胸前落，十萬峯巒腳底青。」是何等的說大話！這種話，只有狂人能說。至於「朝游碧海暮蒼梧，袖裏龍泉膽氣粗；三過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那是所謂呂祖的詩，他是神仙，作這樣的詩，真是常事，更不足爲異了。□其二是他們把古今看得甚暫。如李太白的詩：「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又如他的夢游天姥詩結句云：「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別君去兮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都是把時間看得極其短促的。實在的時間，雖不能說是如何長，然終不能如他說得這樣短促。□其三是把任便甚麼事看得極容易，如李頎的詩云：「心輕萬事如鴻毛。」這一句話就說完了。所以唐人有「一箭取遼城」的話，「一箭取遼城」未免說得太容易了。李太白也說：「感君恩重許君命，泰山一擲

如鴻毛。」李太白固然是任俠好義，然這樣的話，究竟是狂人的口吻，而在事實上是不容易辨到的。然而作詩的人，總喜歡如此作。所以唐人的詩說：「酒懷寬似海，詩膽大於天。」原來作詩也要有詩膽，倘然膽小如鼠，那也決作不成詩。□詩人喜說狂人的話，他自己就是狂人，所以又常常演出狂人的事來。如李太白，傳說是在采石磯墮江而死的，因為他喝醉了酒，向水中捉月，就墮入江裏去了。這話雖然是傳說如此，但是和李太白平時為人很相像，當非毫無根據。□在清初時，也有一個「具體而微」的李太白，其事見於漁洋詩話。原文云：「李東白，京山人。工詩，隱於衣工。李本寧尚書兄弟皆與之游。登黃鶴樓，云：『鄂渚荻花沿岸白，漢陽楓樹隔江紅。』後舟過雲夢，哦吟船頭，一笑赴水死。」這個人的詩才當然不如李太白，但他的狂態，可說和李太白相似。「具體而微」四字，漁洋詩話原文沒有，乃是我下的評語。大約不至於十分不當罷。□以外再有一種有所激而然的，雖然也是狂，却又當別論了。如下面所述的

詩

雪庵和尚，便是清初人的哀恨集，記雪庵和尚事云：「雪庵和尚，不知何人也，靖難時往來黔中，日買楚騷，乘小艇於中流讀之，讀一葉，則沈一葉，讀畢，大叫慟哭。後卒，發其筭，止百將傳一部，大學衍義一部，不知欲何爲也。嘗題詩云：『年方十五去遊方，終日修身學道忙。說我平生辛苦事，石人應下淚千行。』」又云：「看了青燈夢不成，東風濃雪落寒聲。半生禪客無窮恨，告訴梅花說到明。」這人雖然也是狂，但是他受着極大的刺激才如此的，所以狂之中充滿着沈痛，我們又當別論了。704

【詩鐘】<sup>801</sup>詩鐘爲文人游戲之作。其題往往絕不相類，或分詠一事一物，或嵌字，均無不可。要在湊合天然，銖兩相稱，方爲合格。詩鐘考說：「昔人作此，社規甚嚴，拈題時，綴錢於縷，繫香寸許，承以銅盤，香焚縷斷，錢落盤鳴，其聲鏘然，以爲構思之限，故名詩鐘。即刻燭擊銖之遺意。」或稱爲羊角對，雕玉雙聯，百納琴，詩唱，但終不如詩鐘二字之雅致和普遍。217

【詩鐘錄】一卷。清宛平陳冕等撰。有光緒刊本。

【詩分類】中國最古的詩的分類，是卜商詩大序裏說的「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的「六義」，這「六義」裏「風」「雅」「頌」是就詩的性質上分類，「賦」「比」「興」是就詩的體制上分類，這種分法，單單用之於詩經是不很妥當，還是問題，如用之於後代一切的詩歌，那必更生問題，是可想而知了。在虞摯的文章流別論裏，則以詩的字數多寡爲分類的標準。他說：「詩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爲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爲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於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言者，『交黃鳥止於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洵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這種分類法，對於詩的內部屬性的差別，全然感覺不出來，分實等於不分而已。元稹自序樂府說：「詩迄於周，離騷迄於楚，是後世之流爲二十有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

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後世廣之，仍不止此。」這種分類，完全以題目之不同爲標準，對於詩的内部屬性和以字數多寡爲分類一樣的感覺不出來，分也等於不分一樣。在嚴羽的滄浪詩話裏，不但分的方法不止一種，分類也最冗繁，現在略加增損，比較重要的幾種分法列在下面：（一）以時代爲分類的標準，則有建安體、黃初體、正始體、太康體、元嘉體、永明體、齊梁體、南北朝體、唐初體、盛唐體、大歷體、元和體、晚唐體、元祐體、江西宗派體、宋遺民詩體、乾嘉詩體、同光派體、（二）以作者爲分類的標準，則有蘇李體、曹劉體、陶體、謝體、徐庾體、沈宋體、陳拾遺體、王楊盧駱體、富吳體、張曲江體、杜少陵體、李太白體、高遠夫體、孟浩然體、岑嘉州體、王右丞體、韋蘇州體、韓昌黎體、柳千厚體、李長吉體、李商隱體、盧仝體、白樂天體、杜牧之體、張籍王建體、賈閻仙體、孟東野體、杜荀鶴體、東坡體、山谷體、后山體、王荊公體、邵康節體、陳簡齋體、楊誠齋體、范石湖體、陸放翁體、永嘉四靈體、月泉吟社體、

元遺山體，虞楊范揭四家體，吳中四傑體，臺閣體，李東陽體，何李體，李王七子體，公安體，竟陵體，吳梅村體，王漁洋體。(三)以風格爲分類的標準，則有選體，柏梁體，玉台體，西崑體，宮體，香奩體。(四)以篇章爲分類的標準，則有古體，近體，後章字接前章體，四句相通體，絕句折腰體，八句折腰體，擬古體，聯句體，隸句體，分類體，古律體，今律體。(五)以句法爲分類的標準，則有絕句體，雜言體，三五七言體，半五六言體，一字至七字體，三句歌體，兩句歌體，一句歌體。(六)以聲韻爲分類的標準，則有全篇雙聲體，全篇字皆平聲，全篇字皆仄聲，律詩上下句雙用韻，轉轅韻，進退韻，古詩一韻兩用，古詩一韻三用，古詩三韻六用，古詩重用二十許韻，古詩旁取六七韻，古詩全不押韻，律詩至百五十韻，律詩止三韻，分韻用韻，和韻借韻(下略)。

□這六種分類法，雖都不無值得稱述之處，然對於詩的内部屬性的差別，仍然感覺不出來，所以還是沒有一種可以適用，至如孟榮的本事詩分詩的情感，事感，高逸，怨憤，微異，微

詩

咎，嘲戲七類，似乎是重視内部屬性了，但一考他所引爲例的詩，却無一不是抒情詩，詩不限於抒情一類，所以就是七項併爲一項，也不能成完備的詩的分類的。□今人楊鴻烈斟酌西洋古希臘人所用的三分法，把中國詩分成客觀的詩，主觀的詩兩大類。客觀的詩復分爲民間歌謠及摹擬的歌謠兩種；這兩種歌謠，復析爲情歌，生活歌，滑稽歌，敘事歌，靈感歌，兒歌六類；兒歌又析爲事物歌，遊戲歌兩類。主觀的詩則分爲愛情類的抒情詩，悲感類的抒情詩，諷刺類的抒情詩，自然類的抒情詩，箴諷類詩，哲學類詩六類，這種合乎科學方法的分類法，當然比較可用。

【詩義堂後集】清咸豐間彭泰撰。

【詩創作動機】本條在說明詩的心理的起源說。這種說法便是不顧歷史上的事實怎樣，只就人的心理方面來考究詩是應於人的那一種的要求而發生的。這樣，便如沈約所說：「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

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宋書謝靈運傳）更詳細的專就人的心理方面的情感來說明詩的起源有以下幾家子夏（？）詩大序說「……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不足，故永歌之，求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班固漢書藝文志六藝略說「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韓愈送孟東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中略）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朱熹詩序本著上引詩大序的那段話的意思，再加以申說「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

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嘆之餘者，又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王灼碧雞漫志「或問歌曲所起，曰：天地始著人生，人莫不有心，此歌曲所以起也……有心則有詩，有詩則有歌，有歌則有聲律，有聲律則有樂歌，咏言，即詩也……徐禎卿談藝錄說「情者，心之精也，情無定位，觸感而興，既動於中，必形於聲，故喜則爲笑，憂則爲吁，戲，怒則爲叱咤，然引而成音，氣實爲佐，引音成詞，文實與功，蓋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繪詞，因詞而定韻，此詩之源也。」錢謙益牧齋初學集虞山詩約序「有深情蓄積於內，奇遇薄射於外，輪囷結轆，朦朧萌折，如所謂驚濤奔流，鬱閉而不得流，長鯨蒼虬，偃蹇而不得伸，潭金璞玉，泥沙捲匿而不得用，明星皓月，雲陰蔽蒙而不得出，於是乎不能不發之爲詩，而其詩亦不得不工。」吳偉業與宋尚木論詩書「詩者本乎性情，因乎事物，政教流俗之遷

改，山川雲物之變幻，交乎吾之前，而吾自出其胸懷，與之吞吐，其出沒變化，固不可一端而求也……」魏禧許士重詩序「詩之爲物，觸於景，感於學，而勃然發諸言……」趙士麟詩論「……篤志之士，不係乎世之汗隆，俗之盛衰，獨能學古之道，使仁義禮智備於躬，出其辭能近於古，外感乎物，內發乎性情，至而形乎言，言形而比於聲，聲成而詩生焉。譬之氣至簧鼓，神合自然，盡馬而春煦，悽馬而秋清。寥寥乎悲鴻吟，而鶴鶴鸞鳳，追而和之也。砉砉乎水合萬壑，瀑布直瀉其上，而松桂之風，互答而交衝也。懸懸乎如虞夏君臣，上規下詆，而不傷不怨也。熙熙乎如漢文之時，天下富貴而田野者老，乘車曳履，嬉遊笑語，弗知日之夕也……」盧生甫西冷邱禹平詩序「夫人之性情，不能以不動也。篤志於人倫，結懷於俦侶，感觸於蟲魚，徘徊於古人之成迹，徜徉於山巔水涯之間，忽忽如有得，欲已而不能已，於是乎一唱三歎，以詠歌之，使讀者油然如親其地，而見其人，則如是之爲詩……」鄭虎文黃欽遊草序「詩何自

詩

始乎？曰：始於性情。性情何自始乎？曰：始於未有天地以前，夫仁義禮智信謂之性，喜怒哀樂謂之情，從乎無可名之中，繼而名之，以性名之，以情名之，以仁義禮智信喜怒哀樂，而當其初，則固未嘗有也。未嘗有何以知其有，於其所必不容已於有者而知之，而名之，故名之非必其如是，而惟其不容已者爲必如是。凡天下之自無而之於有者皆然也。故未嘗有天地，而遂已有此天地；未嘗有人，以不容已於有人，而遂已有此人；未嘗有仁有義有禮智信，有喜怒哀樂，亦以不容已於有，而遂已無不有於是有而蓄之，則爲德，德而率之，則爲道，道而宣之，則爲言，言而歌詠之，則爲詩。」更有從人事方面的變動所引起的感情而成爲詩的起源的具體的例如鍾嶸詩品說：「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祈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寒客衣單，嬌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

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徐陵玉臺新詠集序也是就男女恩愛到了「賞窮於六著，無怡神于暇景」的時候，纔「屬意於新詩」目的就是「庶得代彼畢蘇，蠲茲愁疾」成爲詩歌的起源。韓愈荆潭唱和詩序「……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謹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恆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歐陽修梅聖俞詩集序「……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

□又有從外界的自然環境所激發起來的感情，成爲詩的源頭的說明，如劉勰文心雕龍物色篇說「陽氣萌而元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言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預

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沉之志願；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爲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爲出日之容，『濛濛』擬雨雪之狀，『喑喑』逐黃鳥之聲，『嗶嗶』學草蟲之韻……」篇末的贊又說：「山沓水匝，樹雜雲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陸機文賦論文學的起源，雖不限於詩，但也說：「……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動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懷慄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

□詩的心理的起源的說法，我們固是能以各自做詩的時候的精神狀態來體驗證實，這實是「地不分中外，時不論古今，人無別賢愚」的普遍的真理。863



【詩鑑】<sup>881</sup>十二卷。清吳縣錢岳撰。有康熙錦樹堂刊本。

【詩筏】<sup>882</sup>一卷。清歸安吳大受撰。有劉氏嘉業堂刊本，在吳興叢書內。

【詩筆之分】<sup>885</sup>詩筆之分，以梁國珍所考訂爲最詳。他於文筆攷說文筆而外，又有以詩與筆對言者。南史沈約傳：「謝元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庾肩吾傳：「梁簡文與湘東王書曰：『詩既如此，筆又如之。』」又曰：「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昉以文才見知時人，謂任筆沈詩。」又劉孝綽稱弟儀與威云：「三筆六詩。」三孝儀六，孝威。是又以詩筆對言。此外南齊書晉安王子懋傳說：「文章詩筆，乃是佳事。」也是詩筆對言。文筆之分，衰於唐代。詩筆之分，則至唐猶盛。侯康文筆攷（見學海堂初集卷七）說：「至唐則多以詩筆對舉。如『賈筆論孤憤，屈詩讀幾篇』，『少陵句也』，『王筆活龍鳳，謝詩生芙蓉』，『飛卿句也』，『杜詩韓筆愁來讀』，『牧之句也』，『朝廷左相筆，天下右丞詩』，時人

護

目王縉。』王維語也。『孟詩韓筆，時人目退之。』東野語也。『歷代詞人，詩筆變美者鮮。』殷璠語也。大概因爲唐代既以古文爲文，則與筆對者祇是詩，不是文，這也足以證明文筆之分的確衰於唐代。【詩餘】<sup>887</sup>見「詞」各條。【詩餘偶鈔】<sup>887</sup>六卷。清長沙王先謙撰。有元緒王氏刊本。【詩餘圖譜】<sup>887</sup>三卷，附錄二卷。明張縉撰。是編取宋人歌詞，擇聲調合節者一百十首，彙而譜之，各圖其平仄於前，而綴詞於後。【護龍記】<sup>04647</sup>一本。明馮之可撰。傳奇之可字易亭，彭澤人。【護軍嘆】<sup>04647</sup>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護花鈴】<sup>04647</sup>廣東流行俗曲。粵曲研究社鉛印本。【護國】<sup>04647</sup>唐七七三頌江南人。工詞翰，有聲大歷間。所作詩全唐詩錄存十二首。【護國寺】<sup>04647</sup>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護國錄】<sup>04647</sup>此書未見。記三案事。小說小話書中所

文

一〇一五

謂張閩老朱國公者，不知指何人。敍三案事尚未全失實。唯頗不滿意于沈四明及王之案，而文致鄰國泰視爲梁冀一流，雖下流所歸，而不知鄭之庸劣，實不足以當之。

【諱老長壽仙】一本。長壽仙般涉調中曲名。董西廂用之。元曲無。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諱藥孤】<sup>445</sup>一本。藥一作樂。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諱柳先生文集】<sup>04660</sup>四十三卷。外集二卷。新編外集一卷。唐柳宗元撰。宋韓醕音釋。按宗元詩文集，初爲劉禹錫所編，分三十二卷。宋穆修所刊者，云即禹錫所編。沈晦以穆本參校諸本，凡穆本所未收者，別集外集二卷。醕就沈本作音註，又搜集遺佚，別成一

卷名曰新編外集。有明刊本。明游氏刊本。嘉靖中東吳郭雲鵬重刊宋本。佳。不著撰人名氏。天啓壬戌柳

氏重刊本。濟美堂柳集。四十五卷。龍城錄二卷。外集二卷。附錄二卷。集傳一卷。南宋大字無注本。蘇城汪

氏有殘宋本。祠堂書目有殘宋本。天祿目木板訓話柳先生文集與韓集板式相同。莫氏仿宋本。

【話經精舍文集】<sup>2</sup>十四卷。清儀徵阮元編。有揚州阮氏瑯嬛仙館刊本。原刊本，在文選樓叢書內。

【話經精舍文集續編】<sup>2</sup>八卷。清南海羅文俊編。有道光刊本。

【話經精舍六集】<sup>008</sup>十二卷。清德清俞樾編。有光緒十一年刊本。

【話經精舍三集】<sup>10101</sup>七卷。清仁和譚廷獻編。有同治刊本。又一本，九卷。有同治刊本。

【話經精舍三集續編】<sup>2</sup>四卷。清德清俞樾編。有同治刊本。

【話經精舍五集】<sup>10107</sup>八卷。清德清俞樾編。有光緒九年刊本。

【話經精舍自課文】<sup>2</sup>二卷。清德清俞樾編。有同治刊本。在曲園叢書內。

【話經精舍七集】<sup>4</sup>十二卷。清德清俞樾編。有光緒二十一年刊本。

【話經精舍四集】<sup>6</sup>十六卷。續選一卷。清德清俞樾編。有光緒五年刊本。

U4660  
【諸商謀生計數十聲】一名謀生計數十聲。北平

流行俗曲。木刻本。

【諸可寶】璞齋號遲菊，（一作遲鞠）清——一八四五至一九零三浙江錢塘人。鄧瑜之夫。卒年五十九。官江蘇知縣。可寶工詞，著有操琴詞一卷。

0465<sub>1</sub>——0466。  
【諸子文學】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上以爲一部詩經可以代表中國西歷紀元前第八世紀——第七世紀兩百年間的思潮，因此他把這個時期叫做「詩人時代」。以爲先有了詩人時代的思潮纔發生老子孔子時代的思潮，所以又說詩人時代是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不過他是僅僅從哲學上來說的。我以爲從文學上來說，就是先有了一個絢爛的韻文時代纔發生一個簇新的散文時代。換言之，先有了三百篇時代纔有諸子時代，先有了詩人時代纔有哲人時代。我在這里所說的哲人就是周秦諸子，約從老子出生的時候起，經春秋戰國到秦之統一四百年間（約西元前六零零——二二零）許多哲學家都包括在內。不過古人論文是每每

諸

把孔子和諸子分開，把六藝之文和諸子之文分開，把春秋和戰國分開來說的。如班固漢書藝文志敘完了六藝略，接敘諸子略，說是「亦六經之支與流裔」。劉勰的文心雕龍論諸子也，說是「述道言志，枝條五經」。他們都是以爲諸子出於六經或五經的。到了清人章學誠就把這點更說得透闢了。他的文史通義詩教上說是「周衰文弊，六藝逕息，而諸子爭鳴」。他以爲文體備於戰國，戰國之文源於六藝，而多出於詩教。因爲戰國之文必兼縱橫，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三百篇比興之旨，諷諭之義，又是行人之所肄習，所以斷定戰國之文多出於詩教。不論他這見解究竟正確與否，但他以爲三百篇與諸子之文有特別關係，這就是他的獨到的見解了。不過他也和班固劉勰一樣，是先有尊重孔子和六藝的成見纔說話的。我們生於現代，見解應該和他們不同。我們看孔子不過是周秦諸子之一。現在我就從文學上把孔子和諸子放在平等的地位來說了。先說老子（西元前六零零）——四五零

文——〇——一〇一七

？一老子一稱老聃，名耳，姓李氏，陳國人，一說楚國人。周守藏室之史，一說柱下史。所謂史，我以為他和巫祝同列。曲禮說：「天子建六官，先六太，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巫史還是常常並稱的。國語十八楚語下有「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的話。周易巽卦九二也說「用史巫紛若」。還有左傳記魯陳秦晉諸國爲了征伐嫁娶薨逝等事要用占筮以決吉凶，史官卜人同樣可以擔負這種職責。直到漢代，史官的地位還是和巫祝的地位相當，所以太史公司馬遷就不免說出「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的話。總之，我以為中國上古的巫史同是一種智識階級，約和西洋史上資產革命出現以前的所謂僧侶階級相當。我在上面已經說過，上古時代文字的使用傳授，以及圖籍的典守保存，都是僧侶一般的巫祝和史官的特權。老子便是這種史官最有名的一個。孔聖人也曾問禮於他。他是那時舊智識階級的代表人物，他站在舊統治階級舊貴族的一邊。眼見封建制度的日趨崩潰，無可挽回，而又找不着出

路，因而走到消極的厭世的一條路上。他的議論不免牢騷，他的思想最爲反動。他反對工商業的進步，反對文化的進步。他說：「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又說：「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與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他似乎主張回到封建社會原始的形態上去。老子這部書現分上下兩篇，八十一章。辭句簡約，大半用韻，好像後世箴銘一類文字。所以趙翼的陔餘叢考古文用韻條論到老子，說是「其書自成箴銘一體，非散文也。」實則那個時候韻文散文還沒有完全分化。至於彼此孤立。老聃的文章是這樣，孔子的文章也有走這樣的，假如易經裏的繫辭文言是孔子所作的話。在這種文章裏還可以找出由韻文發展到散文的一點痕跡。一條線索。其大說孔子（西元前五五一！四七九）孔子名丘，字仲尼，魯國人，做過魯司寇。相

傳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是他晚年不能行道，纔發憤刪定的。秦火之後，禮崩樂壞，書缺有間，只有易詩春秋比較完整，也不見得都是原來的面目。詩已說過了，書易另條也已說了一些，現在不再說了。只有春秋是六經中最重要的一部，據說這是孔子寄託微言大義的書。春秋開端的第一句就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說：「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這一解釋似乎不錯，因為孔子原是主張「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他作春秋道名分，寓褒貶，不外這個意思。老子主張回到部落的放任的封建最初的形態，孔子却主張進到統一的專制的中央集權的君主制度。孔子雖出身於破落的舊貴族的家庭，他却是在新智識階級的一邊來說話的。這種新智識階級就是當時的所謂「士」，進而參加政權的士閥，和享有「世」祿的舊貴族舊智識階級的「世卿」（孟子稱爲「世臣」或「世祿之家」）立於對抗的地位，春秋譏「世卿」不是偶然的。春秋之外，又有論語一書，雖非孔子所作，大抵出自孔門

諸

後輩。其中記錄孔子言行比較禮記禮弓更爲可靠。文字雖極簡約質直，還只是初期散文的技術，却可以找出許多關於孔子的有趣的故事來。孔子代表當時的新智識分子，很富於積極進取的精神，常作參加政權的活動，因而往往見訕笑於同時的許多隱者。這在論語中算是很精彩的一部分。自漢朝以來，確定了統一的專制的中央集權的君主制度，二千年間，統治階級沒有不拿孔子學說作護符的，士大夫沒有不讀所謂孔子的經書的。而且從來文學上的所謂「道」，就是孔子之道，可見孔子在二千年來文學上的影響，和他在文學史上所佔的位置了。繼孔子而起，別樹一幟，而足與孔子一派抗衡的哲人有墨子（西元前五零零？——四二零？）。墨子名翟，魯國人，一說宋國人。他自然也屬於當時的新智識分子，不過他不和孔子一樣，「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他要「以裘褐爲衣，以跣躄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雖枯槁不舍」。他是過的勞苦生活，站在勞力者一方面而說話的。他主張農工

文

— 〇 — 一〇一九

也得參加政權。他說：「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子之爵，重予之祿。」（尚賢上）又說：「選擇天下賢良聖智辯慧之人，立以為天下……置以為三公。」（尚同中）他似乎主張由農工平民出來組織政府。他說：「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糞音湛涵，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魯問）他這種擇務從事的學說，用意所在，無非「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而已。墨子一書現存五十三篇。大約是墨家學派的人輯錄的，其中有墨家的哲學、科學、軍事學。還有一部分如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公輸等篇好像是墨子的言行錄，性質和儒家的論語一樣，而文字比較爽快遒勁。如耕柱篇云：「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闕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闕。』子夏之徒曰：『狗彘猶有闕，恐有士而無闕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

狗彘，傷矣哉！』我們從這些記錄裏可以看出墨子是怎樣耐苦實行他的主義，怎樣努力傳播他的主義，又是怎樣善辯和儒家及其他主義不同的人往復論難。就文學上而論，這是墨子一書裏最精彩的部分。雖還沒有進到莊子孟子那樣酣恣淋漓的境地，而論理的謹嚴實為他們所不及。和墨子同時並稱，而學說不同的有楊朱，可惜沒有文字傳下來。列子楊朱篇載著他的學說，不過列子偽書，怕不可靠。□排斥楊墨之道，而復興孔子之道的為孟子（西元前三七二——二八九）孟子鄒人名軻，曾受業於子思的門人。他痛斥墨子兼愛、楊朱為我，是無父無君的禽獸。因此他就成了儒家史上第一個衛道的人。孔子諱少正卯（？）孟子闢楊墨，可知誅鋤異己是儒家祖傳的衣鉢。孟子七篇，雄於辯論。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裏說：「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稱孤，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孟子生此縱橫之世，雖自命儒者，亦染有

縱橫家習氣。不過他自己不承認好辯，以為辯也出于不得已，是為著孔子之道和仁政而辯的。他的辯論方法，或用比喻，或設問答，或引詩書，犀利機警，不可端倪，但也時見強辯遁辭，或無理謾罵。□現在要講到莊子（死西元前二七五？）——莊子名周，蒙人。他曾作蒙漆園吏，約與孟子同時，也許比孟子年事略長。他的書中往往說及老子孔子。他於老子最為推服，稱為「博大真人」。他的思想也是守舊的，反動的。他的態度很覺滑稽玩世。他的文章雖是論文，文却是雜有不少像小說或神話一般的寓言故事。古史傳說，而又每每設一些有趣的比喻。出語高妙而命意深遠。如應帝王篇云：「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過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无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這不是很耐人玩味的話麼？老子之文深刻，孔子之文質直，墨子之文謹嚴，孟子之文辯騰，莊子之文雄奇，這是我對於各家風格不同的

諸

大概的說法。但若論到文學上的技術，我就以為散文的發展到了孟軻莊周，縱橫馳騁，沈洋自恣，已經到了極熟練的地步了。□最後要說到荀子和他的弟子韓非李斯。荀子（西元前三二零？）——二二零？）名況，字卿，趙國人。他到過齊秦，最後到楚。春申君使他為蘭陵令，被讒失官，竟死蘭陵。今本荀子三十二篇。他的學問很博，對於那時的諸子學說都有獨到的批評。他雖是儒者，他的思想在儒家中實別開生面。如反對孟子的性善論，而倡言「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又以為五帝之外無傳人，五帝之中無傳政，禹湯有傳政，又不及周之孳然可考，因而主張「法後王。」這就和那些言必稱堯舜稱先王的儒者相反了。孟子長於詩書，他更長於禮樂。他的文章深厚，不像孟子的浮淺。最可注意的是成相篇和賦篇。清人盧文弨疑成相篇即後世彈詞之祖。俞樾說：「相字即春不相之相。禮記曲禮：鄰有喪，春不相。鄭注：相，謂送杵聲。蓋古人於勞役之事必為歌謳以相勸勉，亦舉大木者呼邪許之比。」可見成相

文——〇——一〇二一

篇是採用一種勞動歌的形式。每五句爲一組，逐句的字数是三、三、七、四、七。如發端云：「請成相，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俛俛！」這顯然是一種民歌的音節。荀子摹做了賦篇，包括禮、知、雲、蠶、箴、五賦標題都綴在賦尾。這都是託物見意的文章。還附有僥詩一首或分爲兩首，寫他傷時感事的憤慨，大約是被讒後所作。就技術論，成相篇賦篇都是饒有教訓意味的韻文，不算文藝的成功的作品。賦篇裏的辭句大體是四言的，有詩經句式，有易經象辭句式，餘爲散文句式，不過有韻罷了。韻文裏有辭賦之一體，從他開始。我們從這里可以看出字數一定的整句的韻文，還可以看出從三百篇到辭賦的一點蛻變之迹來。□韓非（死西元前二三三）韓之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口吃不會說話，却會著書。他和李斯同事荀卿，李斯自愧不及。他見韓國削弱，屢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顯學等篇十餘萬言。後使於秦，爲李斯

所忌，被害。現存韓非子五十五篇，文字精悍縝密。韓非是一個極有名的法家，主張法治主義。如說：「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又說：「治民無常，惟治爲法。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時移而治不易者亂。」他以爲社會是向前進化的，反對復古主義。他說：「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禹湯武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務循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爲之備。」他這種學說很有影響於後來的政治家或政論家。□李斯（死西元前二零二）楚國上蔡人，因熱中富貴，往遊秦國，初求爲丞相，呂不韋舍人，後乃事秦始皇，由長史做到廷尉、丞相。他也屬於新智識分子，不像韓非一樣出身貴族。不過他們都是法家一派擁護耕戰之士的利益，而排斥文學之士，那是相同的。李斯因爲在秦得行其志，故得建議於始皇：「焚詩書百家語，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他還幫助始



坑殺了一批文人。這在中國學術思想上的第一大厄。史記所載秦始皇封禪泰山以來石刻六篇，相傳是他的手筆。所以文心雕龍封禪篇說：「秦皇銘岱文自李斯法家之辭體乏弘潤然疏而能壯亦彼時之絕采也。」我以為這種歌頌功德誇耀權威的文章，值不得恭維。在歷史上或可以看見那個時代的社會已經進到什麼階段，但在文學上看來實在沒有什麼價值。他的諫逐客書有人認為這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一件傑作，怕是他能夠充分表現那種賣身投靠的文人的無恥罷！我們要在文學史上提及他，不過因他是第一個無恥的文人，代表兩千幾百年來無數的曲學阿世的倚勢作惡的文人學者。還有要略為說及的就是呂氏春秋，一稱呂覽，秦丞相文信侯呂不韋（死西元前二三五）的食客們做的。據書中序意所載，成書於秦始皇八年（西元前二三九）。文信侯答良人說：「嘗得黃帝之所以誨顛頊矣，爰有大圖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

緒

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時不可無所適矣……」可見書雖成於衆手，還是想建立一個思想系統。又據史記呂不韋列傳說：「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可見那個時候著書的風氣盛行，由大腹賈出身的丞相也要自託風雅，有點著作。至于懸賞千金，徵求增損一字，可見當日執筆的人是怎樣的矜持，斤斤於字句間，想做到一字不可移易。我想，這個時候散文的發展已經走到一個這樣的階段，就是一面要注意內容的組織，一面要注意字句的修飾。所以呂氏春秋雖是集衆手而成的，也都曾注意到這兩點。因此，我就把呂氏春秋讀在這裏，作為敘述自老孔以來諸子文學的一個結束，亦即作為敘述春秋戰國到秦之統一四百年間散文發展

的一個結束。周秦諸子本來不止這幾個人，不過因為那些人或者沒有書流傳下來，或者有書又是偽託，或者只是殘篇斷簡的佚文，都於文學上沒有什麼影響，所以就不論及他們了。不過我們要知道：從詩人時代到哲人時代，即從西周封建制度的確立，經過春秋戰國封建制度的解體的一個時代，也就是由應用銅器進到應用鐵器的一個時代。因為鐵的工具的應用，技術的進步，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力增高起來了。同時維持生活的生產方法因新的生產力的獲得而改變了，一切社會關係也因此而改變了，由一切社會關係而形成的各種意識形態也改變了，社會起了大大的變革。周秦時代，所以產生了許多哲人，形成學術思想上繽紛奇詭之觀，正因為這個時代的社會在急劇的大變革的途中，由一切社會關係的改變而發生的種種矛盾和衝突，形成了因階級或閥閥不同而利害關係不同的各種意識形態，即發生了諸子各家各派的學說，學術思想上呈現一種大變動。但就文學形式上的演

進而說，諸子文裏每每引用三百篇，又雖是散文而雖有不少用韻的文句，那就可以考見由三百篇到諸子的關係，由韻文到散文的關係了。

【諸儒文要】八卷。所錄川程頤朱及陸九淵張栻楊簡陳獻章王守仁十家之文。

【諸儒性理文錦】八卷。舊本題兵部尚書常珽編。其書全錄宋儒性理之文，蓋專為科舉之用。

【諸家雜綴酌存】一卷。清仁和王文誥編。有嘉慶武林王氏韻山堂刊本，在蘇詩編注集成內。

【諸家晏燕詞】三十冊。元無名氏撰。

【諸宮調】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諸宮調】所謂諸宮調，這是有說有唱而以唱為主，連續著許多不同宮調的套數而夾有散文，依次說唱一件故事的一種文體。據碧雞漫志說：「熙豐元祐間……澤州孔三傳首創諸宮調古傳，士大夫皆能誦之。」原來這位首創諸宮調的孔三傳恰和大詞人蘇軾同時。又夢梁錄說：「說唱諸宮調，昨汴京有孔三傳，編成傳奇靈怪，入曲說唱。今杭處有女

流熊保保及後輩女童皆效此說唱，亦精於上鼓板，無二也。」他如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武林舊事三書，都曾記及孔三傳或說唱諸宮調的人，不過都極簡略。但我們却藉此知道諸宮調起源於北宋，流行於南宋。東京夢華錄所說孔三傳要秀才諸宮調，原本沒有流傳下來。武林舊事所載「官本雜劇段數」中有諸宮調霸王諸宮調卦鋪兒二本，我們也無從得見。只有元王伯成天寶遺事諸宮調，李賴明郭勳所編雍熙樂府遺存五十多套，還有劉知遠諸宮調不知何人所作，現在殘存四十二葉，藏於俄京研究院亞洲博物館。一九零七到一九零八年，俄人柯智洛夫探險隊攻察蒙古青海，發掘張掖黑水故城，得西夏所遺古書甚多。殘本劉知遠諸宮調就是黑水故城所掘古書之一，有人斷定這是宋版，未知確否？趙雲識有這個殘本的影片，鄧振鐸藏有向覺明手鈔本。國內學者得見此書的極少。如今我們容易見到的諸宮調就只有董解元的西廂記了。董解元的生平不可考。元鍾嗣成錄鬼簿列他于「前

輩已死名公有樂府行世者」之首，下面注明「金章宗（一一九零年即位）時人以其創始，故列諸首。」明初甯獻王朱權太和正音譜也說他「仕于金，始製北曲。」董西廂是常常被人把它和王實甫西廂記雜劇相混而認為雜劇的。按董西廂卷首太平賺詞云：「俺平生情性好疏狂，疏狂的情性難拘束，一回家想麼詩魔多，愛選多情曲。比前賢樂府不中聽，在諸宮調裏却著數。」董解元已經明明白白說出他的這部西廂記是諸宮調了。今錄其中說到崔夫人鶯鶯法聰送別張生的一段為例：

生與鶯難別。夫人勸曰：「送君千里，終有一別。」

（仙呂調總香衾）冉冉征塵動行陌，杯盤取次安排。三口兒連法聰外更無別家，魚水似夫妻正美滿，被功名等閒離拆。然終須相見，奈時下難捱。君瑞啼痕，污了衫袖，鶯鶯粉淚盈腮。一箇止不定長吁，一箇頓不開眉黛。君瑞道：「閨房裏保重！」鶯鶯道：「途路上寧耐！」兩邊的心緒一樣的愁懷。

（尾）僕人催促，怕晚了天色，柳隄兒上把瘦馬兒連

忙解。夫人好毒害，道：「孩兒每回，取箇坐車兒來。」  
生辭夫人及聰，皆曰：「好行！」夫人登車，生與  
鶯別。

(大石調 暮山溪) 離筵已散，再留應無計。煩惱的  
是鶯鶯，受苦的是清河君瑞。頭西下控著馬，東向馭  
坐車兒。辭了法聰，別了夫人，把罇俎收拾起。臨上馬  
還把征鞍倚，低語使紅娘，更告一盞，以爲別禮。鶯鶯  
君瑞彼此不勝愁，廝覷著，總無言，未飲心先醉。  
(尾) 滿酌離杯，長出口兒氣，比及道得個「我兒將  
息」，一盞酒裏，白冷冷的，滴殺半盞來淚。

夫人道：「教郎上路，日色晚矣！」鶯啼哭，又賦  
詩一首贈郎，詩曰：

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  
前人。

(黃鍾宮 出隊子) 最苦是離別，彼此心頭難棄捨。鶯  
鶯哭得似癡呆，臉上啼痕多是血。有千種恩情何處  
說？夫人道：「天晚教郎疾去。」怎奈紅娘心似鐵，把  
鶯鶯扶上七香車，君瑞攀鞍空自擷，道得個「冤家

甯耐些！」

(尾) 馬兒登程，坐車兒歸舍。馬兒往西行，坐車兒往  
東拽。兩口兒一步兒離得遠如一步也！

(仙呂調 點絳脣 離令) 美滿生離，據鞍兀兀離腸痛。  
舊歡新寵，變作高唐夢。回首孤城，依約青山擁。西風  
送，戍樓寒重，初品梅花弄。

(瑞蓮兒) 衰草淒淒一徑通，丹楓索索滿林紅。平生  
蹤跡無定著，如斷蓬。聽塞鴻，啞啞的飛過暮雲重。

(風吹荷葉) 憶得枕鴛衾，今宵管半壁兒沒用。觸  
目淒涼千萬種，見滴流流的紅葉，浙零零的微雨，颯  
刺刺的西風。

(尾) 驢鞭半裊，吟肩雙聳，休問吟愁輕重！向箇馬兒  
上駝也駝不動！

離浦西行三十里，日色晚矣，野景堪畫。

(仙呂調 賞花時) 落日平林噪晚鴉，風袖翩翩催瘦  
馬。一徑入天涯。荒涼古岸，衰草帶霜滑。瞥見箇孤林  
端入畫，籬落蕭疏帶淺沙。一箇老大，伯捕魚蝦。橫橋  
流水，茅舍映荻花。

(尾) 駝腰的柳樹上有魚槎。一竿風旆茅檐上掛。滄煙瀟灑橫鎖著兩三家。

以上十二曲，換了五個不同的宮調。每一宮調都有尾聲，自成一套，一套或數套之間夾有敘述的散文，全書體例都是如此，可知諸宮調是怎樣構成的一種文體了。正和首創諸宮調的孔三傳同時，趙令時候譜錄載有商調蝶戀花詞十二闕，也是歌詠，著元稹會真記一題，鶯鶯傳。張崔戀愛的故事，也是曲調和散文合組而成的體裁。其中散文部分即用會真記原文，略加刪改。不過這種「鼓子詞」用同樣的一個曲調，反覆歌詠，不免單調乏味，自然不能和組合許許多多不同宮調的套數，而極繁複變化的諸宮調相比，儘管都是用的同一故事來做題材。就散文韻文相雜的體式而說，從六朝人翻譯佛經介紹了印度那種散韻相雜的文體，唐朝五代有演說佛書故事或民間傳說的變文，兩宋就有所謂「

詞話」或「詩話」的話本，又同時發生了鼓子詞、諸宮調，這是一個重要的演變。就詞曲的發展而說，由晚唐五代詞的小令到北宋詞的慢近，同時有聯合同調若干歌篇以歌詠一個故事的大曲，直到諸宮調的成立，這是一個重要的演變。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正是承受這種演變而創造而成功的一部鉅製。至於這部書又叫做西廂搗彈詞，或叫做絃索西廂，這是因為說唱這部書的時候，口裏所唱著詞句，手裏還彈著三弦或是琵琶的緣故。到了王實甫改作西廂記雜劇，將全書情節分為五本，每本分為四齣，他自己剛剛作好了四本，不知為什麼攔起筆來，關漢卿續作第五本，這就已由坐而說唱的敘事體的搗彈詞一變而為登場扮演的代言體的劇了。近人吳瞿安以為「元劇的來歷，遠祖是宋時大曲，近祖就是董詞。」可以說是不錯的。關於散曲大曲諸宮調之異同，列表比較於下：

諸宮調	大曲	散詞	類別
合成 套曲	聯遍	單隻或 分唱	體製
聯唱 多宮調	分唱 各宮調	各宮調 分唱	宮調
字多 虛聲襯	字少 虛聲襯	字少 虛聲襯	音譜
俗唱	雅唱	有俗 有雅	歌品
演故事	演故事	寫情景 詠故事	內容
有敘事 有代言	有敘事 無代言	賦與比	文體
詩 說 白文	詩 文	詩 文	附文

1024, fq

【諸宮調霸王】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諸宮調卦冊兒】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諸宮調風月紫雲亭】一本。元石君寶撰。雜劇。有

元刊本。錄鬼簿庭作亭。又戴善甫亦有宮調風月紫

雲亭。此不知不作或戴作云。

【諸九鼎】駿男一名曇，字鐵菴，清一六一五九頃

錢塘人。詩文著有樂清集、鐵菴集。

【諸嘉果】麟士，號子暈，清仁和人。江蘇州判。有棗

花簾詞。

【諸載】<sup>43</sup>厚之，唐乾甯進士。全唐詩錄存詩十四首。

872

【諸華香處詩集】<sup>445</sup>清嘉慶間邱璋撰。

【諸葛亮】<sup>447</sup>孔明，漢一一八一三至二三四琅琊陽

都人。年五十四。他少時孤，隨從父諸葛玄，依荊州劉

表後玄死，乃歸於南陽之隆中躬耕於隴畝。能文學，

尤好爲梁父吟。有才氣，常以管仲樂毅自比。與博陵

崔州平穎川徐庶最相友善。他們亦常稱他有管樂之才。後徐庶言於劉備，備親往見他，遂出佐備。備以爲得他，「猶魚之得水」一樣。後備即帝位於成都，以他爲丞相。後備死，到後主建興元年，封爲武鄉侯，開府治事。又領益州牧。當時蜀國，外而軍事，內而國政，事無大小，皆決於他。他又是個軍事家，他曾六次出兵祁山，攻打魏國。正在與司馬懿相持於武功。五丈原的時候，送卒於軍。他底文學，長於言教書奏。到晉秦始間，歷史家陳壽把他底著作編爲一部，共二十四篇，名諸葛氏集。書奏中有上後主出師兩表，是他文中最美善的。評論他底書表的很多，以爲是志盡文暢，簡而不肆，可稱書奏中底至文。陳壽集他底著作時，有一篇敘，中有一段，批評他底文很好。「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當世。然三國詞采之麗，無踰魏都。至於文奏忠摯深切，有典誥之遺，則惟蜀之諸葛亮而已。」真地他可算一忠摯深切的文學家。

## 諸

【諸葛亮】<sup>1</sup>（南詞）馬如飛開篇木刻本。  
 【諸葛亮石伏陸遜】<sup>1</sup>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諸葛亮秋風五丈原】<sup>2</sup>一本。元王仲文撰雜劇。  
 【諸葛亮博望燒屯】<sup>4</sup>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諸葛亮掛印氣張飛】<sup>5,7</sup>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諸葛亮招親】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諸葛亮駢文】蜀漢昭烈帝備當漢祚已移，擁梁益一隅，稱尊號，規模未備，文物無足稱。後世史臣每尊蜀漢爲正統，論者謂因武侯出師表而重之，議雖未盡，然以其文論則固詞嚴而義正。魏吳非無檄文佳篇，而卒不可傳者，固僭詞遁也。其言曰：「親賢臣，遠小人。」又曰：「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此皆儒者純粹之偶語，後出師表所謂「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開口說出堂堂正正，此等語非六朝人所能下。臨沒時自表後主，則曰：「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己愛民，達孝詣於先君，布仁心於寰宇，提拔逸隱，以進賢良，屏黜奸讒，以厚風俗，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又曰：「不使

內有餘帛，外有贏財，（案本傳成都有桑起，無前一段，集有之）以負陛下。」峻節高風，獨步千古，不虞於偏安時得之。其時魏臣華歆、王朗等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使歆、朗稱藩，亮不報，作正議曰：「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驛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義炳日星，辭嚴斧鉞，卻以羽扇風流出之，諸葛君真名士也。至讀其心書如將志篇：「兵者凶器，將者危任，是以氣剛則缺，任重則危。」將誠篇：「說禮樂而敦詩書，先仁義而後智勇，靜若魚潛，動若奔鱗，散其所連，而折其所強，耀以旌旗，戒以金鼓，退若山移，進如風雨，擊崩若摧，合戰如虎。」假權篇：「而上不假之以賞罰，亦猶束猿猴之手，而責之以騰捷，膠離婁之日，而使之辨青黃，不可得也。」陳壽謂為將略非其所長，昧將略者能如是乎。即以此論文，亦駢語中之翹楚也。

【諸葛平蜀】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諸葛據】幼孜，梁——？至五零八琅琊陽都人。世

居京口。幼事關康之，博涉經史。復事臧榮緒。榮緒著晉書，稱據有發摘之功。齊建武初，以薦為議曹從事，辭不赴。性勤於誨誘，學者日至。居室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友為起講舍。據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愠之色。旦夕孜孜，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武帝勅問太守王份，份具以實對。未及徵用，是年卒於家。據所著文章二十卷。（隋志注作十卷。此從梁書及南史本傳）門人劉暉（南史作劉暉，此從梁書）集而錄之。

【諸葛丞相集】四卷。清朱璘編。是編首卷所錄諸葛亮遺文一卷，蓋摭拾三國志註及諸類書而成。次卷空、心書，顯然偽託，亦取以苟充卷帙。二卷以下皆為附錄所列八陣圖及分野諸條，猥雜尤甚。末一卷全為璘及其子瑞圖詩文。

【諸葛穎】字漢，梁——五三六至六一二丹陽建康人。卒年七十七。（中國文學者生卒考作生於大同元年，卒於大業八年，得年七十七。其生年係誤推。此依隋書本傳重行推算）年八歲，能屬文。起家梁邵



陵王參軍事，轉記室。侯景亂，奔齊，爲太子舍人。隋時，揚廣聞其名，引爲參軍事，轉記室。即位後，逸著作郎，甚見親信，出入臥內。帝每賜之曲宴，常與皇后嫡御，連席共榻。後錄舊恩，授朝請大夫。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夫。性褊急，與柳季每相忿鬪，帝屢怒責之。後從駕北巡，卒於道。穎著有文集二十卷。《隋書志》及兩唐書志均作十四卷。此從《隋書本傳》。鑾駕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錄一卷。

【諸葛觀生】上海流行俗曲。《大鼓書》。沈鶴記書局石印本。

【諸葛勛】齊—四八八頃琅琊人。爲國子祭酒。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繫東冶，作東冶徒賦。武帝見而赦之。

【諸葛恢】道明，晉—二六五至三二六琅琊陽都人。卒年六十二。弱冠知名，試守印丘長，轉臨沂令。爲政和平，值天下大亂，避地江左，名亞王、庾，王導嘗對他道：「明府當爲黑頭公。」又和他戲爭族姓，道：「

諸

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何也？」恢答道：「不言馬驢而言驢馬，豈驢勝馬耶！」時潁川荀閔、陳留蔡謨與恢俱字道明，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爲之語云：「京都三明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元帝爲安東將軍，以恢爲江甯令，討周馥有功，封博陵亭侯。累遷尚書右僕射。成帝即位，加侍中，卒諡敬。恢著有文集五卷。《唐書經籍志》。

【諸葛恪】元遜，漢至魏—二零三至二五三琅琊人。卒年五十一。少知名，孫權譽爲「藍田生玉」。冠弱拜都騎尉，從中庶子轉左輔都尉。父瑾（字子瑜）面長似驢。某年，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於驢面上，題字曰「諸葛子瑜」。恪請筆益二字聽之，乃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以驢賜之。累遷至太子太傅，中書令。建興初（二五二年）進封陽都侯，加荊州牧，督中外諸軍事，發衆攻新城，不克，士卒疲勞。孫峻因民怨，搆恪欲爲變，與主孫亮謀，置酒請恪，殺之於座上。恪著書五卷，名曰諸葛子。《隋書經籍志註》。

【諸本評陶棠集】一卷。清安化陶澍撰。有江蘇書

局刊本，在陶靖節集內。

【諸暨詩存】清咸豐間鄒滋德編。

【諸縣鄭氏十二公詩】不分卷。清諸暨鄭澗編。有

民國十七年鳳山草堂活字本。

【諸匡鼎】虎男，清——一六六零頃錢塘人。諸九鼎

之弟，工詩，著有橘苑詩鈔十一卷，及說詩堂集。

【諸氏家集】十卷。清人所編，其名已佚。有嘉慶刊

本。

【諸錦】<sup>8</sup>襄七，號艸庵，清——一六八六至一七六九

浙江秀水人。卒年八十四。一七二四年中進士。選金

華府教授。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召試一等三名，授

編修。官至左春坊左贊善。錦少孤，奉母教，辛苦誦讀。

家貧，無買書資，聞吳下苦書賈愛客，詣之，留數日。主

人曰：「觀君舉止，欲讀竟此架上書耶！」錦笑而領。

之，顧嗣立，張大受爲之延譽，名遂起。生平浸淫典籍，

寢食均廢。志節儼然，甘守寂寞。詩法山谷，後山爲王

昶所稱。輯浙中者舊詩爲國朝風雅十二冊，自著有

絳跣閣詩十一卷，及毛詩說二卷，通論一卷，補饗禮

一卷，夏小正詁一卷……（均清史列傳）

【詒】<sup>1481</sup>按字書，「詒，告也。」其起源，當是創始於成

湯的湯詒。周官「太祝六辭，三曰詒。」「士師五戒，

二曰詒。」成王的時候，封康叔，康叔有康詒。唐詒漢

朝，元狩六年，「封三子爲王，初作詒。」這都是繼湯

詒而作的，爲「詒」體的正宗。大凡「詒」的體例，

都須有一種「訓飭戒勵」的意義，才爲合式。我現

在再引文章辨體中的一節，來補充一下。文章辨體

說「周官，太祝六辭，三曰詒。」考之於書，「詒」

以之播告曰方，若大詒，洛詒是也。漢承秦制，有曰「

制書。」用載制度之文。若命官，則各賜印綬，而無命

書也。迨乎唐世，「王言」之體曰「制」者，大賞罰

大除授，用之。宋承唐制，其曰「制」者，以拜三公，三

省等職，辭必四六，以便宣讀於庭。「詒」則用散文，

以其告某官也。」以上是論「制」和「詒」的

流別，至於這兩種的體例，他又說：「制詒皆是『王

言』，貴乎典雅溫潤，用字不可深僻，造語不可尖新，

文武宗室，各得其宜，斯爲善矣。」又按釋名：「上敕

下曰「告」。『告』覺也；使覺悟知己意也。」所以古代諸侯齊集相會的時候，天王將有所為，便做一篇「文誥」以通告他們，使諸侯知道他的所以然。蔡邕獨斷說：「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制書」所用的文字，便稱「制詔」。凡三公有什麼「赦令」，「贖令」，這一類的東西，都是屬於「制詔」的。唐朝的時候，把「制詔」來作「賞罰」「除授」的。用處。宋朝却用夾處分軍國大事，和頒布一切「赦宥德音」的。而「誥命」則以應文武官員的遷改職秩，和內外命婦的除授，以及一切「封敍」「贈典」等，都是用着牠。從這麼看來，我們可以知道「制」「誥」這兩種的文字，完全是古代帝王所專有的東西了。

西了。  
 046604  
 【諾皋廣志】一卷。清南城徐芳編。有道光世楷堂刊本，在昭代叢書內。

04686  
 【讀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0040  
 【讀文雜記】一卷。清桐城方宗誠撰。有光緒刊本，

諾 讀

在柏堂雜著內。

0041  
 【讀離騷】一本。清尤侗撰。雜劇。

10  
 【讀雪齋詩集】九卷。清上元孫文川撰。有同治刊本。

本。

2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一卷。附雜著一卷。清武進

管世銘撰。有中箱本，在粟香室叢書內。

7  
 【讀子集】四卷。清定海黃式三撰。有光緒十四年

家刊本，在做居遺書內。

21  
 【讀紅樓夢雜記】一卷。有清同治八年杭州原刊

本。光緒間重刊本。清江順怡撰。順怡安徽旌德人，字

未詳。此雜記一書同治八年己巳與盧先駱紅樓夢

竹枝詞同刊於杭州。

22  
 【讀山海經】一卷。清德清俞樾撰。有光緒重定本，

在曲園叢書內。

26  
 【讀白華草堂集】清道光間黃釗撰。

20  
 【讀秋水齋集】清同治間陸鼐恩撰。

34  
 【讀漢魏六朝人物集詩】一卷。清宜黃黃爵滋撰。

有原刊本。

【讀漢書隨錄】一卷。清錢塘陳春曉撰。有道光刊本。

【讀選意鏡】一卷。清鄧縣陳僅撰。有道光二十五年重刊本。在陳餘山全書內。

【讀藝珠叢】清王啓源撰。有長沙巾箱本。

【讀楚辭】一卷。清德清俞樾撰。有光緒重定本。在曲園叢書內。

【讀杜心解】六卷。清浦起龍撰。自昔註杜詩者或分體或編年。起龍是編。則於分體之中又各自編年。殊為繁碎。其間考訂年月。印證時事。頗能正諸家之疎舛。而向下之註。漏略特甚。

【讀杜愚得】十八卷。明單復撰。其箋釋典故。皆剽撮十家註。無所考證。註後隱括大意。略為訓解。亦循文敷衍。無所發明。

【讀史亭文集】二十二卷。清鄧州彭而述撰。有康熙刊本。

【讀史詩】不分卷。清河陽趙士麟撰。有康熙刊本。

【詩史隨筆】六卷。清陳忱撰。前四卷雜論黃帝至

宋元事。後二卷皆論明事。其中多採摭瑣屑。類乎說部。

【讀畫齋題畫詩】不分卷。清石門顧修撰。有原刊本。

【讀書齋偶存稿】四卷。清葉方藹撰。按方藹之詩。導源蘇陸。不及王士禛秀骨天成。而和雅春容。與士禛各擅其長。有刊本。

【讀書引】十二卷。清金谿王謨撰。有乾隆四十八年刊本。

【讀書後】八卷。明王世貞撰。按是編雜論古書。而究為雜著。非目錄之比。故仍為別集也。有明萬曆中刊本。天隨堂刊本。

【讀書樂】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讀書種】一本。明陳曉江撰。傳奇。

【讀書樓詩集】清乾隆間吳應奎撰。

【讀書樓詩稿】清女子張鳳撰。

【讀書聲】一本。清張大復撰。傳奇。

【讀書未就】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讀書堂西征隨筆】一卷。清錢塘汪景祺撰。有排印本，在掌故叢編內。

【讀書堂集】<sup>20</sup>四十六卷。清趙士麟撰。凡語錄四卷，文十七卷，詩二十一卷，條約四卷，大抵應酬之作。有原刊本，浙江書局刊本，雲南叢書本。

【讀書堂綠衣全集】清趙士麟撰。

【讀書堂杜詩註解】二十卷。清張潛撰。以千家註爲本，而稍節其冗複。

【讀曲歌】<sup>55</sup>凡八十九首。讀曲歌的意義有兩個說法。一以爲是民間爲彭城王義康所作，故其歌有云：「死罪劉領軍，誤殺劉第四。」（見宋書禮樂志）二以爲是宋元嘉十七年，袁皇后崩，百官不敢作聲，歌或因酒燕止，止于竊聲讀曲細吟，故叫讀曲歌。（其說見古今樂錄）郭茂倩只說義康被徙亦是十七年，對於樂錄所記不置可否。其實，死了一個袁皇后，何至于就有開口的禍事？竟致百官不敢作聲呢？細玩歌辭，蓋不過借義康死事以抒寫其戀情之思耳。當以宋書樂志所說爲是。1009

【讀易草堂文集內篇】一卷。辜鴻生撰。有民國十一年刻本。

【讀賦厄言】<sup>63</sup>一卷。清長洲王芑孫撰。有嘉慶原刊本，在淵雅堂全集內。

【讀騷樓詩初集】四卷。清江都陳逢衡撰。有道光刊本，又一本四卷，二集四卷，有道光刊本。

【讀騷別論】<sup>6</sup>一卷。清顧成天撰。此書舉九章以下諸篇，一一評其大意，謂離騷之作，在頃襄之世，屈原之死，乃身殉懷王，力闢史記記事之謬。謂九章惜誦惜往日二篇爲偽託，定爲河洛間人所作。謂卜居亦爲偽託，定爲戰國人所作。謂漁父即莊周，謂招魂大招皆招懷王。其說皆不免武斷。

【讀騷閣賦存】<sup>04686</sup>二卷。清丹徒李恩綬撰。有排印本。

【讚琴】<sup>04686</sup>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讚樂意龍舟歌】<sup>22</sup>二本。廈門流行俗曲。趣致堂木刻本。

【讚多情】<sup>27</sup>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讚松】<sup>4</sup>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讚賢<sup>7</sup>】北平流行俗曲（琴腔）鉛印本。

【讚劍<sup>8</sup>】北平流行俗曲（岔曲）鉛印本。

【謀五更<sup>0469</sup>】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謀生計嘆十聲<sup>2</sup>】一名諸商謀生計嘆十聲。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本。

【謀夫害子劊仔記】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木刻

本。

【謀財害命五更】一名閻瑞生五更。上海流行俗

曲。石印本。

【謀財顯報<sup>0516</sup>】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靖虜記<sup>051</sup>】一本明謝天祐撰。傳奇天祐號思山，杭

州人。

【請張生<sup>0562</sup>】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請生打約<sup>2</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請宴<sup>304</sup>】（南詞）馬如飛開篇木刻本。

【請容薄媚<sup>306</sup>】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請清兵<sup>35</sup>】北平流行俗曲（起板）

【請清兵】北平流行俗曲（快書）鉛印本。

【請郎下盤棋<sup>37</sup>】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請車兒<sup>5</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誼責小說<sup>0563</sup>】參看清小說社會小說黑幕小說等

條。

【講百花釀<sup>0564</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講百果釀<sup>6</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講百禽釀<sup>8</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講聖州序<sup>16</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講樂章序<sup>2</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講心字釀<sup>33</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講道德經<sup>3</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講道真言<sup>4</sup>】（金石耀函之四）明善堂木刻本。

【講來年好<sup>40</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講蒙求釀<sup>44</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講史書<sup>5</sup>】宋元人所作屬於「講史書」的話本，

新近發現的元至治本全相平話五種與梁公九諫

五代史平話及宣和遺事等共八種。這八種中，不著

作時代可考的，僅有梁公九諫一種，而作者則全不

可考。至元末施子安所作水滸傳，三國志演義等書，僅有其說而無書可見。今本水滸傳與三國志演義，乃明人所改訂，所以不把牠們當做元代作品了。梁公九諫一卷，現無單行，僅見收於士禮居叢書中。書敘唐武后廢太子廬陽王，而欲傳位於姪武三思，經狄仁傑極諫了九次，武后始感悟，召廬陵王回來，復立爲太子事。卷首載有范仲淹唐相梁公碑文，作於明道二年，故其書當作於明道二年后不久。其文筆樸質如敦煌石室所發現的俗文，作書的時代當然不會相去甚遠。五代史平話凡十卷，每史二卷，稱爲梁史平話，唐史平話，晉史平話，漢史平話及周史平話。今本梁史、漢史皆缺下卷，周史末亦有缺文。此五史似出於一人之手，所以文字前后一致。每史前皆有細目，但書中則不復分段或分回。每史又各以詩起，次入正文，又以詩終。惟梁史則始於開闢，次略序歷代興亡之事，立論很奇怪，又雜以誕妄的因果說。其中所敘劉知遠微時的故事，全爲元人白兔免記傳奇所取材，相差者僅少一白兔免做母子相遇的

線索罷了。大宋宣和遺事分元、亨、利、貞四集，或分上下兩卷，而卷前列以子目。原書俗文諺字，滿壁都是。卷首亦自堯舜寫起，中間寫徽、欽二宗朝事特詳。全書可分爲十節：第一節敘歷代荒淫之帝王；第二節敘王安石變法之弊；第三節敘王安石引蔡京入朝，和童貫、蔡攸巡邊；第四節敘梁山濼聚義故事，爲後來「水滸」故事所自出；第五節敘徽宗幸李師師家；第六節敘道士林靈素進用；第七節敘臘月預賞元宵，及元宵看燈之盛；第八節敘金兵陷京師；第九節敘徽、欽二帝蒙塵事；第十節敘高宗定都臨安。其中二、三兩節及八、九十三節皆是文言，餘爲白話。於此可知全書係節抄舊籍數種而成，非出於一人之手。元至治刊本平話五種爲：武王伐紂書三卷，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三卷，秦併六國秦始皇傳三卷，呂后斬韓信前漢書續集三卷，三國志三卷。刊本的書名上每種均有「全相平話」字樣，故今人併稱爲元至治本全相平話五種。看了各書的書名，可知原刊本決不止此五種，至少在七國春秋後集之前，必定有個「前集」在

前漢書續集之前，也必定有個「正集」；那麼全書至少當有七種。此外在武王伐紂書之前後，或當有「開闢演義」「夏商志傳」「列國志傳」一類的東西，在三國志之前後，或當有「後漢書平話」「兩晉志傳」……一流的東西，那麼其書完全數目究有多少，就不易加以猜測了。武王伐紂書爲明人封神傳的祖本，亦始於狐狸進據蘇妲己之身以媚紂王，次敘紂王種種作惡，武王以姜子牙爲師，舉兵伐紂，紂子殷郊亦助周，終於滅了殷紂，建立了周國。七國春秋後集敘齊王自孫子破魏后有併吞天下之志，爲國舅所殺，孫子隱去，燕昭王用樂毅爲將，破齊七十餘城，孫子復下山用反間使燕去樂毅，復教田單火牛陣以退燕軍，於是樂毅之師黃伯揚、孫子之師鬼谷子各下山助其弟，七國混戰，終於黃伯揚抵敵不住，講和停戰，衆仙各歸山。秦併六國，秦始皇傳先敘歷代興亡「入話」，繼敘秦始皇欲併吞天下，遣使六國命畫納其土地，六國怒而連合攻秦，互有勝負，中插敘始皇爲呂不韋子，不韋勢甚，乃置之蜀地，

遂自殺；繼敘始皇命王翦、王賁等爲將，陸續滅去韓、趙、魏、楚、燕、齊諸國，終於始皇死，趙高殺二世，劉邦入咸陽，復滅項羽，統一天下。前漢書續集始於項羽爲江自刎，繼敘劉邦大封功臣，深忌韓信、陳彭、彭越、英布等，陸續剷除之；末敘呂后欲盡殺諸劉，爲韓信陰魂射死，乃立薄姬子北大王爲帝。三國志先敘司馬仲相繼韓信、彭越、英布一策，命投生爲劉備，曹操孫權三分漢室天下，以報被殺之冤，上帝以仲相斷獄公平，命托生爲司馬懿，削平三國一統天下，以酬其勞；以下便接敘黃巾之亂，桃園結義……以至三國分立，司馬篡魏，復平蜀平吳，其事跡均與明人三國志演義所敘略同；末敘漢帝外孫劉淵逃至北方，不肯服晉，其子聰自立國，號仍曰漢，引兵入洛陽殺晉懷帝，擄閔帝，滅了晉國，自即皇帝位。由五書內容以觀，可見五書體裁並不一律，決非出於一人之手，但其文字的樸陋不大通順，白字破句的連篇累牘，却是五書如一其著作時代自當在五代史平話及宣和遺事之前，這是不加思索就敢假定的。如以五



書刊行在元代而遲認爲元人所作且以爲較之五代史平話等有一「倒流」「退化」的感想，那就不免近於妄測了。■著水滸傳的施耐菴，相傳但知爲元末人。至其人的名字、里籍及生平，素未有人去加以探求。自今人胡適作水滸傳考證，亦因考證不出之故，竟說他是子虛烏有。更未免令人失望。吳梅說他就是施君美，亦無確證。茲據近人胡瑞亭由東台白駒橋向施姓裔調查其族譜所得，並據澄江舊話所載，知道耐菴名子安（約一二九零——一三六五在世），淮安人。在江陰爲徐姓塾師，水滸即作於徐府上。曾官錢塘，不得志而去。張士誠徵之不起，士誠敗時，他已死了，年七十五歲。他的著述，除水滸外，尚有志餘、三國志演義、隋唐志傳、三遂平妖傳等。羅貫中確爲其門人，曾做過他著述的幫手。■根據上述，施耐菴的名子安，淮安人，爲徐姓塾師，曾官錢塘數點，大約是可信的。至其所著的書，餘書明人皆云羅貫中作，僅三國志演義與水滸傳有與貫中合作之說。此段大約係他的子孫所加，所以反以原作者

■

羅貫中爲他的幫手，而以著作之功全歸之自己的祖宗了。張功李居，這本是一切計開及墓誌上常見的事情，不足爲奇的。而且水滸傳與三國志演義的雛形，是否爲今本的式樣？羅貫中的稿本曾否印行？却還是一個未決的問題。我以爲永樂大典於民間小說與戲文亦多收載，這二書如像今本樣式，決無不收之理。所以當時即有印本流傳。牠們的文字一定幼稚得像元刊本五種平話一樣，比元人西遊記相去不遠的。■

【誅】<sup>0569</sup>的起源，考之於古書上所見的，當在春秋的時候。吳訥文體明辨，對於「誅」的起源，流別和體例，說得最周到，今引其說於下。吳訥文體明辨：「按『誅』者，累也；累列其德行而稱之也。周禮，太祝作六辭，其六曰『誅』。魯莊公誅縣貴父，士之有『誅』始此。今考其時，賤不誅，貴幼不誅，長故天子崩，則稱天以誅之，卿大夫卒，則君誅之，魯哀公誅孔子曰：『昊天不弔，不懲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執紼于在疾，嗚呼哀哉！尼父！』古誅之可見者止此，然

亦略矣。竊意周官讀『誅』以定諡，則其辭必詳。仲尼有『誅』而無諡，故其辭獨略。豈制『誅』之初意然歟？又按劉勰云：『柳妻誅惠子，辭哀而韻長。』則今『私誅』之所由起也。蓋古之『誅』一本為定諡，而今之『誅』惟以寓哀，則不必問其諡之有無，而皆可為之。至於貴賤長幼之節，亦不復論矣。其體先述世系行業，而未寓哀傷之意，所謂『傳體而頌文，樂始而哀終』者也。〔800〕

〔諫格虎賦〕孔臧作。臧襲父彥，襲侯爵，歷任九卿。武帝時遷御史大夫，辭不受，以孔安國綴集古義，乞為太常，與之紀綱古訓，從之。禮賜如三公。著賦二十篇，諫格虎其一也。諫格虎者，則亡諸大夫下國之君之詞也。前半下國之君，盛矜格虎之娛心，能張置羅刀，自為至樂，極鋪張之能事。後半亡諸大夫與之言同樂，「謂夫兕虎之生，與天地偕，山林澤藪，又其宅也，被有德之君，則不為害，今君荒於遊獵，莫恤國政，驅民入山林，格虎於其廷，妨害農業，殘天民，命國政其必亂，民命其必散，國亂民散，君誰與處，以此為至

樂所未聞也。於是下國之君乃頓首曰：臣實不敏，習之日久矣，幸今承誨，請遂改之。」亦猶東都主人折以法度之旨，第彼尚宏麗，此尚樸質，賦訓為鋪，義取鋪張，循名責實，是賦一問一答，有如散文。而章約句制，頗得古典之遺型，臧家世經學相承，此作朴實說理，其原蓋出於禮經歟。〔801〕

〔謁岱記〕一卷。清長白輔廷撰。有金衢嚴道署刊本。〔802〕

〔謁金門饗〕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803〕

〔謁食酸〕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804〕

〔誤入天臺〕北平流行俗曲。〔805〕

〔韻廉詞〕二卷。清甘泉經濟撰。有道光刊本。〔806〕

〔韻文〕中國文字中用韻，是很古的，如尚書、易經

中，很多叶韻的句子。中國詩歌的產生，並不較散文

為遲。有整篇或整段散文的時候，即可找得出有韻

的詩歌來。用韻這件事，好像很技巧，很雕飾的，實在

很自然很原始的。中國文學中有韻的文字，大別

為詩、詞、曲四類。這是一般中國文學者所公認的。

此外在宗教文字中亦頗有韻文存在，以非文學的範圍。民間小曲，大都有韻，其中不乏有極美妙的抒情，極成熟的技巧，與散詞散曲相較，決不多讓。然而材料之收集較難，且多猥褻的作品，能俗不傷雅，好色不淫者，十不得一，故未爲一般學者所注意。近來雖有稍稍搜討之者，亦僅采輯而已。近年在敦煌石室中，發見俗曲數種，亦爲有韻的聲學文字，論此性質，實與今之宣卷同科。爲含有宗教性的民間樂曲，可視爲聲學文字之一支派。惟材料絕少。即如漢魏以下之樂府，繁衍互九世紀，各家所作，不下千萬首，但結歌居多，昔人亦目之爲詩，認爲詩之一體。詩賦、詞、曲四者之次第，是依其產生的時代排列的，其間不一定有連續的關係，他們繁衍的曲線，及其興衰的時距，大有參差。四者之中，詩的發生最早，幾經變演，傳燴至今。其間可分先秦爲一時期，以詩經及楚辭爲代表，詩經多四言，楚辭則稱騷體，此詩之二大派也。以四言詩爲大宗。漢魏以降，演爲五言，下逮六朝，厥體未變，所變者只在牠的氣局與風調，牠的

## 韻

體式還是五言。這又是一時期，此五言詩之時期也。在這一時期中，別有所謂樂府詩者，與五言詩異趣。在當時也盛極一時的，雖現存的數量並不比五言詩爲多，然而在當時是惟一的聲學文字，且是一種抒情文學。到了唐代，詩體又起一大變化，有所謂近體詩者，出，其體雖在六朝，但是格律體式的完成，是在初唐，從此近體詩十分發達，且形成千古未有的昌盛局面，一直傳到現在，有一千三百年之久，兩宋以後的詩，都是唐人的舊面目，所有著作，僅能另翻新意，要未能軼出唐人的藩籬。故以李唐一代之詩，作以後一千年詩的代表，實無不可。這是詩的又一時期，此近體詩之時期也。在唐代詩的變化，尚不止此。即近體詩成立後，民間歌曲，幾有爲近體詩獨占之勢。漢魏以來之樂府，雖一班文人仍有擬代之者，但已僵化而爲徒詩。樂府詩的發展，到唐代便停止了。這也有原因的。其間自有線索可尋，決不是突變的。樂府詩的後期，吳歌及西曲很爲發達，這吳歌與西曲，多五言四句，不能不說是與五言絕句

## 文

很相近的東西，不過沒有聲律的限制罷了。進一步說，五言絕句的形成，不無受牠的影響，或者竟於此變演而成，亦未可知。這五言絕句，時人稱之爲近體詩，不與五古或樂府相混。樂府詩便從此衰歇了，在聲樂上的地位也被奪了。這樣說來，在唐代似乎又聲詩合一起來，好像三百篇的時期。這又不然，唐代的五七絕，大概可歌的成分很多，但也決不能說是一齊可歌的。那律體詩可歌的便很少。擬樂府既成徒詩，五七古本不能合樂聲；唐代所創的七言長歌，也不能歌唱合樂。所謂聲詩合一的作品，只占唐詩中一小部分，況且唐代的樂聲中，尚有所謂大曲法曲，又有所謂教坊曲者。大曲法曲的歌詞，類爲五七絕，但又不能完全肯定。教坊曲詞，今已無傳，就其調名觀之，似爲樂府之遺，其中有不少與詞調同名者，是否亦五七絕，殊未可必也。且中唐以後，小詞已漸發達，這不用說是唐代樂府之一。故唐代的詩一部分與聲樂合，爲唐樂府的一部分。比了漢魏六朝之詩與樂府截燕異趨者，已見融合，若竟謂爲聲詩

合一則又未也。宋以後詩與樂便完全分離了。賦非聲樂文字，楚辭雖可以歌誦，但宋玉之風賦、高唐神女等，不言可歌，這大概不可歌的。兩漢的古賦，魏晉以後之俳賦，唐以後之律賦、文賦，自然是更不可歌了。賦雖是古詩之流，但是他一變而爲非聲樂文字，這是賦與詩、詞三者不同之點一。詩、詞、曲是抒情的文字，重在發抒內在的情感，或表達意志。地描寫的對象，偏重在作者的內心。賦是體物的文字，多描寫外界的事物，體察萬物以形容之。牠的對象偏重在作者的外觸。陸士衡說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這緣情體物四字，便挾出了詩賦的精髓，也辨明了詩賦的體製。這是賦與詩、詞三者不同之點二。屈宋爲賦家二祖，楚辭中所著錄的幾篇，大都是抒情的聲樂文字，與詩歌不相遠。應認爲詩歌中的一支派。宋玉的風賦、高唐神女等賦，爲賦之一大轉變，由此演化而爲漢賦，遂與詩歌大異，除用韻外，幾不復包含詩歌中重要的因素，而另有其所託命者了。賦的繁行時期，不十分長。兩漢以迄六

朝，爲賦的極盛時代。唐以試取士，故律賦獨發達，而古賦俳賦微矣。但這並不是賦的自然發展的途徑，一方面有名利富貴的引誘，他一方面又頒布規律以限制他。因有名利富貴的引誘，遂使天下之士競入此途，因有規律的限制，而體格非常嚴整，雕飾非常精巧，遂蔚成一代的奇文。宋、明、清四代因之，律賦之傳，獨遞嬗不絕。今科舉既廢，作者無人，古俳二體，能者亦少。賦的創作，將從此停止了。唐代之中葉以後，小詞已逐漸發達，到了晚唐，牠已占聲樂上重要的地位。由五代而至宋，牠已成爲唯一的聲樂文字，宋代也有大曲法曲等，皆由唐代沿襲而來，但其詞句已變爲詞的形式，不復爲五七絕之舊。故兩宋的樂府幾爲詞所獨占，詞之於兩宋，乃特別昌盛。但詞的這種地位，並不很久，前後不過三百多年。自其類似的曲興起之後，其地位便被奪了。但此後六百多年間，詞的創作，並不見得有如何的衰退，至今還是不絕若縷，若與詩相較，作詞的數量，自然遠不及詩，即就其最繁昌的兩宋計之，也是如此，何況現在呢！

韻

其故，詩在中國文學中據有一極高的地位，三百篇的詩，至尊爲儒家經典之一，爲國家教化所繫，所以特別尊重牠。固然詩在文學中自有它客觀的高價，詞所以不及詩的發達，尚有他種原因。在即此一端，詩已足當得起風雅二字，可凌駕乎一般文學之上，詞乃目爲小道，不爲正人君子所喜了。曲之於詞，尤其變也。其間多雜胡元俗諺，坊曲俚辭。雖六百年來，歌場獨步，然不爲一般文人所重，僅視爲詩文餘事，類於遊戲筆墨而已。明清的傳奇，高華典麗得多了，比之於詞，毫無遜色，然終目爲優俳之事，非雅正之文。所謂雕蟲末技，不是傳統的文學者所尚的。此中有一事足資印證，即乾隆時有一次太后萬壽節，大張慶典，廷臣中有不少人作曲進奉，備宮中採擇，所以上壽而娛耳目。於此可見皇皇大典，也用牠作樂章的。但乾隆纂修四庫全書時，却以曲爲俚俗，全不著錄。這是一極矛盾的現象，而當時一班纂修的文人，也全都同意的，此其故，自不難想像得之。乾隆嘉而後，作曲者漸少，皮黃的範圍，逐漸推廣，到現在

皮黃已完全取而代之。能歌南北曲人，既不數數觀。能作曲製譜的，真似鳳毛麟角。數十年之後，此道將成絕學，與賦同爲中國文學上的一種陳迹。但是賦，僅爲文字方面的事，即數百年之後，未嘗不可摹擬舊文，以爲新製，蓋作賦並不是十分的難事，爲後人所不可能。不過牠的時代早已過去，又無應用之處，或沒有人去做牠了。曲則不然，其法一經失傳，將僅存徒詞，後之人偶作曲以自娛，亦將限於散曲，與今之填詞同。雜劇傳奇，恐不復有人仿效牠的演唱的功用，既失，誰耐煩去做這冗長的東西！即使去做，難免錯誤百出，文字之優劣還在其次呢。

【韻文發生在散文前】一般研究文學者，都承認韻文發生在先，而散文是後出。詩歌是哥哥，散文是弟弟。我們都知道在未有詩歌文字之前，已有言語了。既有言語，隨生詩歌，因爲有感於中，便流露於外，而聲音亦自然和諧可聽，此之所謂天籟，非造作所能。且所歌者，既是脫口而出，當時無文字可記，若不合韻，便易遺忘，此韻文之所由起。散文發生當在文

字製作以後，因爲名字既起，人事漸繁，若求宣教達事，合契致遠，非用文字記之不可。此散文之所由興。總之韻文之發生在有文字以前，散文是發生在有文字以後。

【韻文書目舉要】詩歌：(一)叢刊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二)丁福保輯醫學書局排印本。(三)全唐詩。(四)清康熙御定同文書局影印武英殿本。(五)總集：毛詩注疏。(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本)。

詩毛氏傳疏。(清陳奐疏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詩經集注。(宋朱熹集注通行本) 楚辭補注。(漢王逸注宋洪興祖補掃葉山房石印本) 楚辭集注。(宋朱熹集注掃葉山房石印本) 六臣注文選。(梁昭明太子撰唐李善呂延濟等注四部叢刊影宋本) 玉臺新詠集。(陳徐陵撰四部叢刊影明本) 古詩紀。(明馮惟訥編四部叢刊續編影明本) (未出) 古詩源。(清沈德潛輯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樂府詩集。(宋郭茂倩輯四部叢刊影明本) 八代詩選。(清王闓運選掃葉山房石印本長沙局刻本)

河嶽英靈集（唐殷璠撰四部叢刊影明本）西崑  
唱酬集（不著編輯姓氏四部叢刊影舊鈔本）宋  
詩鈔（清吳之振輯商務印書館影印本）宋詩鈔  
補（清管庭芬輯商務排印本）中州集（金元好  
問撰四部叢刊影元本）元詩選（清顧嗣立輯秀  
野草堂舊刊本）五朝詩別裁集（清沈德潛等選  
掃葉山房石印本）十八家詩鈔（清曾國藩輯四  
部備要本商務排印本）古今詩選（清王士禎姚  
鼐選掃葉山房石印本）唐人萬首絕句選（清王  
士禎選商務排印本）近代詩鈔（陳衍輯商務排  
印本）（3）別集：屈原賦注（清戴震注萬有文庫  
本）曹子建詩注（魏曹植撰黃節注商務排印本  
）阮嗣宗詩注（晉阮籍撰黃節注北京大學排印  
本）箋注陶淵明集（晉陶潛撰宋李公煥箋四部  
叢刊影宋本）鮑氏集（宋鮑照撰四部叢刊影明  
鈔本）謝康樂詩注（宋謝靈運撰黃節注北京大  
學排印本）謝宣城集（齊謝朓撰四部叢刊影明  
鈔本）庾子山集（周庾信撰清倪璠注舊刻本）

陳伯玉集（唐陳子昂撰四部叢刊影明本）李太  
白詩注（唐李白撰清王琦注舊刊通行本）杜詩  
詳注（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商務排印本）杜詩  
鏡銓（清楊倫注掃葉山房石印本）王右丞集箋  
注（唐王維撰清趙殿成注舊刊本）岑嘉州詩（  
唐岑參撰四部叢刊影明本）孟浩然集（唐孟浩  
然撰四部叢刊影明本）劉隨州詩集（唐劉長卿  
撰四部叢刊影明本）韋江州集（唐韋應物撰四  
部叢刊影明本）劉夢得文集（唐劉禹錫撰四部  
叢刊影宋本）孟東野詩集（唐孟郊撰四部叢刊  
影明本）李賀歌詩編（唐李賀撰四部叢刊影金  
本）韓昌黎詩集注（唐韓愈撰清顧嗣立注朱彝  
尊何焯評五色套印本）注釋音辨唐柳先生文集  
（唐柳宗元撰宋童宗說注四部叢刊影元本）元  
氏長慶集（唐元稹撰四部叢刊影明本）白氏文  
集（唐白居易撰四部叢刊影日本活字本）杜樊  
川詩集（唐杜牧撰舊刊本）玉谿生詩詳注（唐  
李商隱撰清馮浩注掃葉山房石印本）溫飛卿集

箋注，（唐溫庭筠撰清曾益注舊刊本）玉川子詩集，（唐盧仝撰四部叢刊影舊鈔本）玉山樵人集，（唐韓偓撰四部叢刊影舊鈔本）蘇學士文集，（宋蘇舜欽撰四部叢刊本）宛陵先生集，（宋梅堯臣撰四部叢刊影明本）王荆公詩注，（宋王安石撰李壁注掃葉山房影印本）蘇文忠公詩合注，（宋蘇軾撰清馮應榴注踵息齋舊刊本）山谷詩注，（宋黃庭堅撰任淵注義甯陳氏影宋刊本又山谷祠堂刊本）后山詩注，（宋陳師道撰任淵注四部叢刊影高麗本）箋注簡齋詩集，（宋陳與義撰胡穉注四部叢刊影宋本）石湖居士詩集，（宋范成大撰四部叢刊本）誠齋集，（宋楊萬里撰四部叢刊影宋鈔本）劍南詩稿，（宋陸游撰四部備要本）精選陸放翁詩，（宋羅椅劉辰翁選四部叢刊影明本）元遺山詩集箋注，（金元好問撰清施園祁注掃葉山房石印本）道園學古錄，（元虞集撰四部叢刊影明本）鐵崖古樂府，（元楊維禎撰四部叢刊影明本）高太史大全集，（明高啓撰四部叢刊

影明本）吳梅村詩注，（清吳偉業撰吳翌鳳注掃葉山房石印本）漁洋山人精華錄，（清王士禛撰四部叢刊本有正書局本有箋注）曝書亭詩注，（清朱彝尊撰李富孫注掃葉山房石印本）敬業堂集，（清查慎行撰四部叢刊本）樊榭山房集，（清厲鶚撰四部叢刊本掃葉山房石印本）兩當軒詩鈔，（清黃景仁撰掃葉山房石印本）巢經巢詩集，（清鄭珍撰古書流通處清代學術叢書本）秋隄吟館詩鈔，（清金和撰金氏家刻本）伏敬堂詩錄，（清江湜撰福州刊本）人境廬詩稿，（清黃遵憲撰商務印書館仿宋印本）散原精舍詩，（陳三立撰商務排印本）海藏樓詩，（鄭孝胥撰鄭氏精刊本蟬隱廬縮印本）石遺室詩集，（陳衍撰陳氏家刻本）（十）其他撰述詩品，（梁鍾嶸撰漢魏叢書本陳延傑注本）唐詩紀事，（宋計有功撰四部叢刊影明本醫學書局排印本）宋詩紀事，（清厲鶚撰舊刊本）元詩紀事，（陳衍撰商務排印本）詩話總龜，（宋阮閱撰四部叢刊影明本）茗漁溪隱



叢話（宋胡仔撰四部備要本舊刊本）歷代詩話  
 （丁福保輯醫學書局石印本）歷代詩話續編  
 丁福保輯醫學書局排印本）清詩話（丁福保輯  
 醫學書局排印本）石遺室詩話（陳衍撰商務排  
 印本）（5）時人論著白話文學史（胡適著新月  
 書店出版）中國詩史（陸侃如馮沅君合編大江  
 書舖出版）現代中國文學史（錢基博著世界書  
 局出版）中國韻文通論（陳鍾凡著中華書局出  
 版）**詞曲**（1）叢刊宋六十名家詞（明毛晉輯  
 刊錢塘汪氏刊本石印中箱本）名家詞集（清侯  
 文燦輯刊粟香室叢書本）詞學叢書（清秦恩復  
 輯刊秦氏享帚精舍本）四印齋所刻詞（清王鵬  
 運校刊原刻本）宋元名家詞（清江標輯刊湖南  
 刊本）雙照樓影刊宋金元明本詞正續編（吳昌  
 綬陶湘輯刊精刻本）彊邨叢書（朱孝臧校刊宋  
 元人詞以此書搜羅最富校勘最精）唐五代二十  
 一家詞輯（王國維輯觀堂全書本）校輯宋金元  
 人詞（趙萬里輯中央研究院排印本）石蓮庵山

左人詞（清吳重熹輯刊原刻本）彊邨遺書（龍  
 沐勛輯刊新刻本）小檀樂室彙刻閨秀詞（徐乃  
 昌輯家刻本）飲虹簃所刻曲（盧前校刊家刻本  
 ）微曲彙刊（任訥輯刊中華書局聚珍版本）（2）  
 總集雲謠集雜曲子（唐寫本彊邨遺書本）花間  
 集（蜀趙崇祚輯四印齋本四部叢刊影明本）尊  
 前集（不著撰人姓氏彊邨叢書本）樂府雅詞（宋  
 曾慥輯四部叢刊影舊鈔本）唐宋諸賢絕妙詞選  
 （宋黃昇輯四部叢刊影明本）中興以來絕妙詞  
 選（宋黃昇輯四部叢刊影明本）陽春白雪（宋  
 趙聞禮輯詞學叢書本）絕妙好詞箋（宋周密輯  
 清厲鶚查為仁箋舊刊本掃葉山房石印本）草堂  
 詩餘（不著撰人姓氏四部叢刊本中國書店排印  
 本）中州樂府（金元好問輯彊邨叢書本）花草  
 粹編（明陳耀文編益山精舍影明刻巾箱本）歷  
 代詩餘（清康熙御定蟬隱廬影殿本）三朝詞綜  
 （清朱彝尊王昶輯舊刊本）詞選（清張惠言編  
 掃葉山房石印本）宋四家詞選（清周濟編詞選

韻

文——〇——一〇四七

- 七種本) 宋六十一家詞選 (馮煦編光緒時刊本)  
 (唐五代詞選 (清成肇慶編萬有文庫本) 宋詞  
 三百首 (上彊邨民編歸安朱氏家刻本) 篋中詞  
 (清譚獻編通行刊本以下清詞) 詞前 (朱孝臧  
 張爾田合編彊邨遺書本) 朝野新聲太平樂府 (元  
 楊朝英編四部叢刊影元本以下散曲) 陽春白  
 雪 (元楊朝英編徐乃昌影元刊本散曲叢刊本)  
 樂府羣玉 (元胡存善編散曲叢刊本) 黎園按試  
 樂府新聲 (不著撰人盧前傳鈔河南大學排印本)  
 (雍熙樂府 (不著撰人四部叢刊續編影印本)  
 詞林摘艷 (明張祿增輯惜餘軒影印本) 太霞新  
 奏 (明顧曲散人編北平圖書館影印中箱本) 南  
 北宮詞紀 (明陳所聞編明刊本) 元曲三百首 (南  
 任訥編民智書局排印本) (3) 別集陽春集 (南  
 唐馮延巳撰四印齋本) 南唐二主詞 (南唐中主  
 後主撰趙萬里影明本商務學生國學叢書本) 僅題  
 李後主詞 (珠玉詞 (宋晏殊撰宋六十家詞本)  
 張子野詞 (宋張先撰彊邨叢書本) 醉翁琴趣外  
 篇 (宋歐陽修撰雙照樓本毛本題六一詞內容亦  
 異) 樂章集 (宋柳永撰彊邨叢書本) 小山詞 (宋  
 晏幾道撰彊邨叢書本商務排印本) 東坡樂府  
 (宋蘇軾撰彊邨叢書編年本四印齋本商務排印  
 本) 山谷琴趣外篇 (宋黃庭堅撰彊邨叢書本)  
 晁氏琴趣外篇 (宋晁補之撰雙照樓本商務排印  
 本) 淮海居士長短句 (宋秦觀撰彊邨叢書本) 蘇  
 恭綽影宋本) 清真集 (宋周邦彥撰彊邨叢書陳  
 元龍注本) 題片玉集鄭文焯校刊本商務排印本)  
 東山樂府 (宋賀鑄撰彊邨叢書本商務排印本)  
 樵歌 (宋朱敦儒撰彊邨叢書本) 白石道人歌曲  
 (宋姜夔撰彊邨叢書本榆園叢刻本) 稼軒長短  
 句 (宋辛棄疾撰四印齋本商務排印本) 梅溪詞  
 (宋史達祖撰四印齋本) 後部長短句 (宋劉克莊  
 撰彊邨叢書本) 夢窗詞 (宋吳文英撰彊邨遺書  
 本四印齋本) 須溪詞 (宋劉辰翁撰彊邨叢書本)  
 蘋洲漁笛譜 (宋周密撰清江賓谷考證彊邨叢書  
 本) 竹山詞 (宋蔣捷撰宋六十家詞本彊邨叢書

- 本) 山中白雲詞 (宋張炎撰江賓谷疏證彊邨叢書本) 花外集 (宋王沂孫四印齋本) 漱玉集 (宋李清照撰四印齋本李文綺輯本) 明秀集 (金蔡松年撰四印齋本) 遺山樂府 (金元好問撰彊邨叢書本掃葉山房石印本) 圭塘樂府 (元許有壬撰彊邨叢書本) 蛻巖詞 (元張翥撰彊邨叢書本) 陳忠裕公詞 (明陳子龍撰趙氏惜陰堂叢書新刊本) 道援堂詞 (明屈大均撰惜陰堂叢書本) 衍波詞 (清王士禛撰山人詞本) 珂雪詞 (清曹貞吉撰山人詞本四部備要本) 彈指詞 (清顧貞觀撰排印本) 飲水詞 (清納蘭性德撰榆園叢刻本有正書局影印本) 延露詞 (清彭孫通撰舊刊本) 湖海樓詞 (清陳維崧撰四部叢刊陳迦陵集本四部備要本) 曝書亭詞 (清朱彝尊撰四部叢刊曝書亭集本) 樊榭山房詞 (清厲鶚撰四部叢刊樊榭山房集本) 憶雲詞 (清項鴻祚撰榆園叢刻本) 金梁夢月詞 (清周之琦撰舊刊本) 水雲樓詞 (清蔣春霖撰曼陀羅閣刊本) 半塘定稿 (清王鵬運撰歸安朱氏刊本) 樵風樂府 (清鄭文焯撰大鶴山房全書本) 雲起軒詞鈔 (清文廷式撰懷幽雜俎本) 彊邨語業 (清朱孝臧撰彊邨遺書本) 蕙風詞 (清况周頤撰惜陰堂叢書本) 東籬樂府 (元馬致遠撰任訥輯散曲叢刊本以下散曲) 惺惺道人樂府 (元喬吉撰任訥輯散曲叢刊本) 小山樂府 (元張可久撰散曲叢刊本) 酸甜樂府 (元賀雲石徐再思撰任訥輯散曲叢刊本) 雲莊休居樂府 (元張養浩撰飲虹簃所刻曲本) 沂東樂府 (明康海撰散曲叢刊本) 碧山樂府 (明王九思撰明刊本) 王西樓先生樂府 (明王磐撰散曲叢刊本) 海浮山堂詞稿 (明馮惟敏撰散曲叢刊本) 秋碧樂府 (明陳鐸撰飲虹簃所刻曲本) 梨雲寄傲 (明陳鐸撰飲虹簃所刻曲本) 睡窗絨 (明沈仕撰任訥輯散曲叢刊本) 江東白苧 (明梁辰魚撰董氏誦芬室刻本) 花影集 (明施紹莘撰散曲叢刊本) 楊升庵夫婦散曲 (明楊慎夫婦撰任中敏編校商務排印本) 沈東江散

曲，(清沈謙撰姚景瀛排印東江別集本)葉兒樂府，(清朱彝尊撰曝書亭全集本)樊榭山房北樂府小令，(清厲鶚撰樊榭山房全集本)有正味齋南北曲，(清吳錫麒撰有正味齋別集本)江山風月譜散曲，(清許光治撰散曲叢刊本)香消酒醒曲，(清趙慶禧撰舊刊本散曲叢刊本)洄溪道情，(清徐大椿撰散曲叢刊本)其他撰述：教坊記，(唐崔令欽撰商務排印說郛本)碧雞漫志，(宋王灼撰知不足齋叢書本)詞源，(宋張炎撰鄭文焯輯律本蔡植疏證本)樂府指迷，(元沈義父撰詞撰七種本)詞品，(明楊慎撰升庵全書本)藝苑卮言，(明王世貞撰中國書店排印本)詞林紀事，(清張宗楠撰掃葉山房石印本)詞苑叢談，(清徐鉉撰海山仙館叢書本有正書局排印本)歷代詞話，(清康熙御定歷代詩餘附刊)西冷印社排印本)詞話叢鈔，(王文濡輯大東書局石印本)香硯居詞麈，(清方成培撰舊刊本嘯園叢書本)蓮子居詞話，(清吳衡照撰舊刊本)介存齋論詞雜著，

(清周濟撰詞辨附刊本)藝概，(清劉熙載撰舊刊本東南大學排印本)白雨齋詞話，(清陳廷焯撰光緒刊本)蕙風詞話，(況周頤撰惜陰堂叢書本)人間詞話，(王國維撰觀堂全書本樸社排印本)不全)中原音韻，(元周德清撰古書流通處石印本)錄鬼簿，(元鍾嗣成撰劉氏暖紅室刻本)太和正音譜，(明徐渭撰重訂古書流通處石印本)南詞敘錄，(明徐渭撰重訂曲苑本)衡曲塵譚，(明張旭初撰重訂曲苑本)曲律，(明魏良輔撰重訂曲苑本)曲律，(明王驥德撰重訂曲苑本)曲話，(清梁廷枏撰重訂曲苑本)雨村曲話，(清李調元撰重訂曲苑本)劇說，(清焦循撰重訂曲苑本)詞餘叢話，(清楊恩壽撰重訂曲苑本)曲錄，(王國維撰觀堂全書本重訂曲苑本)時人論著：中國文學史，(鄭振鐸編樸社出版)顧曲塵談，(吳梅撰商務印書館出版)散曲概論，(任訥撰中華書局出版)散曲叢刊本)曲譜，(任訥撰散曲叢刊本)上列各書，率以

通行本爲主，庶購求稍易，其詞集於各叢刊中互見者，則取其校勘較精之本。

【韻語陽秋】二十卷。宋葛立方撰。是書大旨，不甚論句格工拙，惟辨別風旨之是非，故曰陽秋。襲用晉人語也。（附注按晉人以避諱之故，改春爲陽。有明刊本，學海本，歷代詩話本，藝圃本，有宋刊，勞平甫校宋本。）

【韻香閣詩草】一卷。清曲阜孔祥淑撰。有劉氏仿宋刊本，附師竹軒詩稿後。

【韻山堂詩集】七卷。清仁和王文誥撰。有嘉慶原刊本。又一本，七卷，補遺一卷。有浙江書局刊本。

【韻芳閣吟稿】一卷。清羅田潘煥榮撰。有道光巾箱本，附碧筠樓吟稿後。道光刊本，在閩秀評內。

【課雲齋詩稿】一卷。清南豐趙芹野撰。有光緒刊本。

【課子遺編】一卷。清臨川紀大奎撰。有嘉慶十三年刊本，在紀慎齋全集內。

【課選屢遺詩】一卷。清丹徒陳蕊珠撰。有刊本，在

0668.—0710

京江鮑氏課選屢合稿內

【課士題解】一卷。清武昌張官德撰。有同治九年重刊本，在張次功雜著內。

【課志堂集】清魏廷珍撰。

【課婢約】清仁和王晔撰。有康熙刊本，在檀几叢書內。

【課忠堂詩鈔】清魏廷珍撰。

【望瀛法曲】一本。望瀛當作望瀛，宋史樂志，法曲部其曲二，一曰道調宮望瀛。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望三益齋存稿】十卷。清盱眙吳棠撰。有同治成都使署刊本。

【望雲記】一本。明金懷玉撰。傳奇。

【望雲記】一本。程文修撰。傳奇。

【望雲集】五卷。明郭奎撰。奎爲余闕門人。仗劍從軍，備嘗險阻，蒼涼激楚，一發於詩。五古原出漢魏，七古時近太白，五律多摹唐代，七律兼取宋音。趙仿宋

源推之甚至，元末明初，可云挺出者矣。有明嘉靖辛卯吳廷翰刊本。

課 堂

文 ———— ( ) 五 一

【望雲草堂詩集】清光緒間賈勳撰。

【望雲館詩文稿】二卷。清鄞縣章鑿撰。有光緒刊本。

本。

【望雲館詩稿】清同治間章鑿撰。

【望香亭】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望山草堂詩鈔】清道光間林鶚撰。

【望山堂詩續】清道光間林用霖撰。

【望鄉】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望江亭中秋魚鱸旦】一本。元關漢卿撰。雜劇。在

元曲選癸集上。這劇的大意是寫寡婦譚記兒與道

尼白姑姑相識。姑姑有姪名士中，適赴潭州為理，便

道往返之伊遂為二人撮合。有楊衙內本是淫惡之

徒，方欲取記兒為妾，聞士中先娶彼為妻，深恨之，便

妄奏於朝廷，誣士中以濫職暴民，上遂賜以金牌勢

劍，命赴潭州取其首級。記兒聞之，請於其夫，假扮漁

娘，潛於中秋之夜，於望江亭之船中，與衙內切鱸行

酒，而騙得其勢劍金牌，衙內失此，遂不能誅士中，反

坐誣枉之罪，貶為庶人。889

【望江樓兒】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續選鉛印本。

【望江樓兒觀不盡的山青水秀】北平流行俗曲。

霓裳續譜木刻本。

【望溪文集再續補遺】四卷。清桐城方苞撰。廬江

劉聲木輯。有排印本，在直介堂叢刻內。

【望溪文偶鈔】不分卷。清桐城方苞撰。有抗希堂

原刊本，在方望溪全集內。

【望溪讀經史】不分卷。清桐城方苞撰。有原刊本。

【望溪集】清方苞撰。凡八卷。苞字靈皋，皖之桐城

人，後移居江甯，學者稱望溪先生。少時下筆為古文，

即工。與兄舟及同邑戴名世，共相切劘。迨名世以南

山集下獄死，而望溪名日高。先是望溪遊京師，鄞縣

萬斯同奇之，告之曰：「勿讀無益之書！勿為無益之

文！」苞終身誦之，以為名言，遂一心窮經。通志堂九

經，徐氏所雕，閱之三遍，為文益峻潔，姜宸英編修，見

所作，嘆曰：「後來之秀也！」望溪生於康熙七年，舉

康熙四十五年進士，六十一年，充武英殿總裁，至乾

隆十四年年八十二始卒。按方苞所作有周官集註，四庫中已著錄於「經部」。其古文雜著，生平不自收拾，故稿多散失。告歸而後，門人弟子始爲之哀集成編。此望溪集八卷，大抵隨得隨刊，因此排列前後，顯不以年月爲詮次的。望溪於「經學」研究較深，故「集」中「說經」之文最多，大概指事類情有所開發。其古文，則以「法度」爲主。嘗說「周秦以前文之義法，無一不備；唐宋以後，步趨繩尺，而猶不能無過差。」是以所作，上規史漢，下倣韓歐，不肯少軼於規矩之外。雖大體雅潔，而變化太少，終不能絕去叮咛自聞門戶。然其所論古人制度，與爲文之道，頗能沈潛反覆，而得其意之所以然。又考望溪之文，雖蹊徑未除，而源流極正。近時爲唐宋八大家之文的，都以望溪爲不失舊軌。望溪初至京師，見時輩言古文的，多稱錢牧齋。嘗私語汪武曹何屺瞻曰：「牧齋文穢惡藏於骨髓，一如其人；有或效之，終不可滌濯！」武曹輩起初頗以爲訝，既乃服其非過言要之，自清初侯方域、魏禧、汪琬、姜宸英等諸人，一矯

望

明末的遺風，振唐順之歸有光的餘緒，於是士多好尚古文。及方苞出，以同邑劉大櫟，有韓歐之才，遂傳其學於劉氏。劉氏又傳之姚鼐，故當時有「天下文章盡在桐城」之語。後人稱之爲「桐城派」。終清之世不絕。有清乾隆初年刊本，不分卷至嘉慶初附刊集外文，咸豐元年桐城戴鈞衡重刊正集十八卷，集外文十卷，年譜二卷，合集本。<sup>371</sup>

【望湖亭】一本。明沈璟撰傳奇。<sup>371</sup>

【望郎歌】蘇州流行俗曲。崇本堂木刻本。<sup>377</sup>

【望郎十五酒】見揚州憶多情條。

【望郎十五酒】一名開心十五酒。蘇州流行俗曲。

（俚俚調）修竹齋木刻本。

【望郎小曲】雲南流行俗曲。木刻本。

【望古齋文集】四卷。清穎上陳謹撰。有道光穎上

縣署刊本。

【望蒲東】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譜譜木

刻本。

【望姐】蘇州流行俗曲。木刻本。<sup>47</sup>

【望梅草堂詩集】清光緒間顏嗣徽撰。

【望夫山】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

選鉛印本。

【望思臺】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望長空】北平流行俗曲。(嶺兒調)白雪遺音

續選鉛印本。

【望長空】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望長空】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望長安】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望兒樓】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望兒樓】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望月樓古體詩】清嘉慶間朱霽撰。

【望月園】廣州流行俗曲。以天堂鉛印本。

【望益齋詩存】清光緒間孫詒燕撰。

【望煙樓詩草】清光緒間黃元壽撰。

【翊翊齋詩鈔】清馬翊飛撰。

【翊翊園詩】清屠粹忠撰。

【翊學詩】一卷。案此集乃嘉靖間經筵官進講大

學行義，世宗因製一章以賜閣臣，大學士楊一清等奉表謝並和以進，既而謝遷張璠相繼入閣，亦令和進，命集為一冊以翊學為名。

【廬風中婦女文學】廬風選詩十篇，其中關於婦女問題者，有柏舟，牆有茨，君子偕老，桑中，蠶絲，干旄，載馳七篇。今舉柏舟，載馳二詩。此外相鼠有皮，白虎通諫諍篇以為妻諫夫詩。然作者不詳，未可即定以為婦人作也。

柏舟詩衛共姜作。毛詩廬風，柏舟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卒，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詩以絕之。」此詩乃寫女子不滿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辦式之婚姻，而提嚴重抗議者也。首二句與邶風汎彼柏舟相同。次言以己之年貌，應得相當配偶，而母竟不諒之，強與議婚。但終身大事，雖死亦不能違母命。此全詩之大意也。毛詩序以為共姜守寡，矢志不嫁，後世遂以「柏舟」二字比寡婦之有節操者，其去古益遠矣。

載馳詩許穆夫人作。左傳閔二年：「許穆夫人賦載馳。」毛詩小序曰：「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祖國



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此詩就性質而言，與邶風中之泉水相似，皆以寫貴族女子出嫁之後欲歸寧而不得也。毛詩所序義亦可通。又楚邱詩序曰：「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桓公救而封之，是處漕即文公也。」詩稱「控於大邦」，本欲希齊之救，而桓公果出兵以置文公，意者此詩有以感發者乎？」

【<sup>07227</sup>廣露】謹若明——一六零四至一六五零南海人，諸生永明王立，授中書舍人。清兵破廣州，抱琴死。其詩集名嶠雅，係其手書開雕，古香可掬。他爲阮大鍼的門生，然以後來大節爲世所稱。其詩清曠超妙，不染人間煙火，五言律具有李白的意境。

【<sup>0724</sup>殺齋詩文集】八卷，附錄一卷。明王洪撰。其文樸而雅，駢體工作詩尤具有唐格，而不爲林鴻高棟之鈎摹。有明時莫琚刊本。

【<sup>0724</sup>殺齋遺集】五卷。清桐城方培濬撰。有光緒刊本。

廊 教 慧 郊

在柏堂遺書內。

【<sup>073</sup>慧史韻鈔】清紀映鍾撰。

【<sup>07427</sup>郊廟歌】郊廟歌，燕射歌，舞曲，都是貴族特製的樂府。從周頌以來，歷代並沒有斷絕。凡是一姓統一天下以後，第一件事便是追崇他們的祖先，故祭祀的歌和祭祀的舞沒有一代不認爲十分重要。漢以前的如周頌中的清廟、思文等篇便是祭歌，如維清、武酌等篇便是舞歌。漢以後的如晉之宗廟、明堂、南北朝之享廟、藉田、唐之五郊儀坤等，便是祭歌；如晉之正德宣武，南北朝之大壯文武，唐之功成中和等，便是舞歌。他們的目的，完全在歌功頌德。燕饗的歌辭亦然。這一類樂章，值得在詩史內佔篇幅嗎？我們毫不遲疑的說，不值得佔篇幅。然而對於周漢兩代的，我們却不能不另眼看待。破格優容爲什麼？因爲周頌是見存的貴族樂章中之最古者，我們應該在詩史內詳細敘述。漢代的樂章，則文學的技術最高，對於後代的影響也最大。作詩史的人若置之不顧，未免是一個缺憾。我們若拿後代來比較研究，便

知漢代貴族樂府之不容忽視了。□郊廟歌有兩種，一是郊，一是廟。「廟」是指祖先的，「郊」是指祖先以外的。祭祖先的，大都作於高祖時，共四種：一是宗廟樂，二是昭容樂，三是禮容樂，四是房中祠樂。漢書禮樂志說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齋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廟，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高祖六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大氏皆因秦舊事也。牠們是否有歌辭，我們無從考知。即使有的，早已不存了。見存的只有房中祠樂。□房中祠樂十七章，爲高祖唐山夫人所作（韋昭注「唐山姓也」服虔注「高祖姬也」）。可惜外戚傳裏沒有牠，我們不能知道牠的生平。牠作十七章的時代，大約總在前二零零年左右。漢代婦女文學頗盛，如戚

夫人，烏孫公主，王昭君，趙飛燕，班婕妤，容華夫人，徐淑，蔡琰，唐姬等人，均有詩篇膾炙人口。唐山夫人是最早的一個，可與許穆夫人先後輝映了。但因此却生出一種誤會。梁啓超在未發表的文稿裏說明其誤。因歌名房中，又成於婦人自手，後世望文生義，或指爲閨房之樂。此種誤解，蓋自漢末已然。魏明帝時，侍中繆襲奏言：「往昔議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省讀漢安世歌，說『神來燕饗，嘉薦令儀』，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宜改曰享神歌。」今案襲說甚是。房中歌蓋宗廟樂章，故發端有「大孝備矣」之文。然雖經繆襲辨明，而後世沿謠者仍不少。鄭樵依據其說，乃曰：「房中樂者，婦人禱祠於房中也。」可謂瞎說。「房」本古人宗廟陳主之所，這樂在陳主房奏，故以「房中」爲名。後來房子意義變遷，作爲閨房專用，故有此誤解耳。這是不錯的。試看孝惠二年改名安世樂，便知「房中」非指閨房。□篇中頗多祝頌及教訓的話，尤其注意於「孝」字，說及者凡六次。這些地方，雖爲一般批評家所津津樂道，但

我們總覺得對於牠們的文學價值有減無增，我們所注意的，是描寫的地方。例如：芬樹羽林，雲景杳冥，金支秀華，庶旒翠旌。又如：都荔遂芳，窈窕桂華，光燁天儀，若日月光。這幾句便可顯出兩種特點：一方面雍容爾雅，却「不專以典重見長」；一方面詞句秀麗，不減楚人的九歌。這或者是貴婦人的特長罷。以上是「廟」，其次說「郊」。關於「郊」的方面的，便是武帝時的郊祀歌。禮樂志說：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略論呂律，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李延年傳說：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作者除相如外，可考知者為鄒陽。漢志於青陽，朱明，西顛，玄冥等四章末各注「鄒子樂」三字，歷代注家均不得其義。梁啓超在未發表的文稿裏有這一段話：「鄒子樂」當是鄒陽作。陽景帝時人，似不逮事武帝，想是當時樂府采其詞以製譜，雖無確據，但不妨暫時承認這個假設。他們兩人外，我們便不知道還有誰了。□鄒陽與司馬相如

郊

均前二世紀的著名作家，漢書有傳。陽，齊人，初與吳嚴忌枚乘俱事吳王濞，後同依梁孝王。他以文辯著名，漢書藝文志縱橫家有鄒陽七篇。西京雜記說他有几賦及酒賦。當他從梁王入朝時，司馬相如見而悅之，遂同至梁，著子虛之賦。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武帝時，他的同鄉揚得意為之游揚，武帝以為郎，又以為孝文園令，著上林大人諸賦。後以病免居家，卒於元狩五年（前一八一年）。他作郊祀歌，當在前一四零年（武帝元年）至前一二八年間。鄒陽卒年不可考，然他的朋友枚乘至武帝初年方死，則青陽等四章也許作於武帝時。□至何篇為相如所作，我們不易斷定。現在我們先討論各篇的時代，然後作者問題方可解決。茲將時代可考者列下：(1) 帝臨——張宴說是祀后土的，故知作於元鼎四年，即前一一三年（參看武帝本紀）。(2) 惟泰元——這是祭泰一的，故知作於元鼎五年，即前一一二年（參看武帝本紀）。(3) 天地——這是祭泰一的，故知與惟泰元同時。(4) 日出入——這是祀日的，故知作於元

鼎五年，即前一一二年（參看郊祀志）。「太一況」一章，敍馬生渥洼水中，故知作於元鼎四年，即前一一三年（參看武帝本紀）。「天馬徠」一章，敍獲宛馬，故知作於太初四年，即前一零一年（參看禮樂志）。「6」天門——這是祭泰一的，故知與惟泰元同時（7）景星——這是敍得鼎汾陰的，故知作於元鼎四年，即前一一三年（參看禮樂志）。「8」齊房——這是敍芝生甘泉齊房的，故知作於元封二年，即前一零九年（參看禮樂志）。「9」后皇——王先謙說是敍得鼎汾陰的，故知與景星同時（10）華燿燿——王先謙說是祀后土的，故知與帝臨同時（11）五神——這是祀五帝的，故知作於元光元年，即前一三四年（參看武帝本紀）。「12」朝隴首——這是敍獲白麟的，故知作於元狩元年，即前一二二年（參看禮樂志）。「13」象載瑜——這是敍獲赤雁的，故知於作太始三年，即前九四年（參看禮樂志）。由此可知有十一篇是作於相如死後，只有五神朝隴首兩章及時代不可知的練時日赤蛟兩章，者是相如所作。

郊祀歌內容與房中祠樂大異。今分爲五組，逐一說明於後：（1）迎神送神兩章——此或相如所作。第一章練時日是迎神的最後一章，赤蛟是送神的。練時日分寫「靈之游」、「靈之車」、「靈之下」、「靈之來」、「靈之至」、「靈已坐」、「靈安留」等等。赤蛟分寫「靈已醉」、「靈既享」、「靈殷殷」、「靈總總」、「靈將歸」等等。（2）祀四時的四章——此即鄒陽所作的四章。史記樂書說「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颯，冬歌玄冥」。每章描寫一季的景色，即以祀此季之神。（3）祀泰一的三章——如惟泰元、天地、天門是。郊祀志說「毫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今太祝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三章所言，如縫靈旗之類，與郊祀志所描寫的大都相同。（4）記祥瑞的六章——武帝本紀說「元鼎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此即景星及天馬的「太一況」一章。得鼎時還有一

首后皇，所謂「物發冀州」即指此。武帝本紀人說：「武帝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此即天馬的「天馬徠」一章。《史記樂書》說：「一馬名蒲梢。」武帝本紀又載元封二年六月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上帝博臨，不異下房，賜朕弘休，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戶牛酒，作芝房之歌。」此即齊房。武帝本紀又說：「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作白麟之歌。」此即朝隴首。武帝本紀又說：「（太始三年二月）行幸東海，獲赤雁，作朱雁之歌。」此即象載瑜（<sub>5</sub>）雜詩四章。帝臨明言后土，并說「制數以五」即月公所謂「其神后土，其數五」故張宴說是「后土之歌」。華燁燁寫「神之苻」「神之出」「神之行」「神之徠」「神之掄」「神安坐」「神嘉虞」等等，因有「汾之阿」句，故王先謙說是「稱后土祠畢濟汾河作」。還有日出入是祀日神的，與「歌東君同」大意說日月無窮而人命有盡，故末段說及求仙之意。五神祀五帝，即郊祀志所謂「泰一佐曰五帝」。武帝本紀說元光

郊

二年，元狩元年，二年，元鼎四年，五年，元封二年，四年，均「行幸雍，祠五畤」。顏師古說即「五帝之時」。就文學的技術上看來，這十九章較前十七章進步的多。凡是祭歌，其缺點是空泛的祝頌語太多，如三頌及房中樂之類，所以不能算佳構。十九章中除極少一部分外，大多沒有這種缺點。我們特別提出三章來講一講。練時日日出入，天門練時日極力揚寫「靈」，鋪排六段，真是沈德潛所謂「古色古響，幽氣靈光，弈弈紙上」。末段說「衆壙並，綽奇麗，顏如荼，旒逐靡，被華文，廟霧縠，曳阿錫，被珠玉」。這幾句不很像貴族樂章，幾乎像九歌神弦歌一類平民的祭歌了。牠寫美人的穠麗，却又有些像招魂；在別的郊廟樂章內，實在找不出第二首。日出入之描寫日神，則更爲奇突。地說「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謂何？」若只頌日，便無意味。牠現在寫日之偉大，却說日之四時非人類之四時，也就是說日之生命與人類生命不同，一個是無窮盡的，一個是很

短促的。這才當得起「善頌善禱」的贊語。天門則想像力最豐富。「飾玉楫以舞歌兮，體招搖若永望；星留命兮塞隕光，照紫幄兮珠煩黃。幡比翫兮回集，貳雙飛兮常羊。月移移以金波兮，日華耀以宣明；假清風兮軋忽，激長至兮重觴。仰裴回若留放兮，瑾冀親以肆章。」在別的祭歌裏，可找得出一首與此相類似的作品嗎？這一點確是漢樂府的特色。此外如鄒陽的四章及天地天馬景星等章，也不失爲第二流的作品。總之，在同類的作品中，郊祀歌是價值最高的。□最後我們研究中樂與郊祀歌對於前人的關係。最明顯的便是詩經和楚辭。這三十六章中，四言的分子非常多，便是受詩經影響的明證。房中樂的字句也有抄襲的痕跡，如「德音孔臧」「壽考不忘」之類。句法亦多相似，例如「太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這裏首兩句與後兩句絕不相連，國風中最多此體。郊祀歌則比較的自由些，不爲詩經的文句及結構所束縛。我們試讀鄒陽的四章，一方面是從雅頌衍出的，一方面却顯然是漢代的作品。這

一點，後代的祭歌大都不能做到。□至於楚辭的影響則更大。禮樂志說：「凡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這是就音節方面說。在字句上，房中樂不如郊祀歌之顯著。王先謙注天地「神奄留」句說：「留」下當有「兮」字，而班氏刪之。即上下文八字七字句，皆有「兮」字，無則不成一體。此班氏例刪之文，天馬歌及司馬相如傳可互證也。又注天門「飾玉楫以舞歌」句說：「此上句中皆有「兮」字，班氏刪之。下「月移移」「神裴回」四句例同。又注「幡比翫回集」句說：「翫」「飛」下皆有「兮」字，「假清風」二句同。又注「紛云六幕浮大海」句說：「自「永蒙」至此，每四字下有「兮」字。又注景星說：「此歌亦每四字下有「兮」字。可見形式方面完全與楚辭一樣。字句間也有相彷彿的，如「展詩應律」「后皇嘉壇」之類。這一點，前人也注意到的。沈德潛說：「九歌後另開面目」，又說：「招魂之詞，是不錯的。」○【郊寒島瘦】孟郊、賈島，就是所謂郊寒島瘦的。○孟郊，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年時，隱居嵩山。性極孤介，

但韓愈合他一見，就結爲忘形交。五十歲時，才舉進士；終於水陸轉運判官，與元節度使參謀。他底詩，很有理致，因此爲韓愈所推重。但詩多苦吟而成，所以刻苦寒澁，有詩囚的稱號。賈島字浪仙，范陽人。曾經做過和尚，名爲無本。後來韓愈勸他還俗，舉進士，終於普州司倉參軍。他底詩也多由苦吟而成，所以幽奇奧僻，偏於瘦澁。合孟郊相伯仲。〇七〇

【郊祀歌】漢志曰：「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李延年傳亦曰：「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爲之新聲曲。」是郊祀歌泰半出司馬相如等，而李延年爲之新聲曲，或於詞有所潤色。但十九章之中，有四章題爲鄒子樂，鄒子當爲鄒陽。鄒陽，景帝時人，未知武帝時尚在否。志又載建始（成帝元號）元年，匡衡奏更換二句，則此十九章者，未必成於一時。漢初韻文，除歌謠外，非取法於詩經，即胎息於屈（屈原

賦）荀（荀卿賦），自創之格調甚少。唐山夫人房中歌，雖爲楚聲，而詞藻則頗似詩頌，如「大孝備矣」，「王侯秉德」，「海內有姦」，「孔容之常」，其顯然者也。鄒陽司馬相如等，駢賦翩翩，有凌雲之意。雖源出屈宋，而能發揚踔厲，別樹一幟。郊祀歌則鄒子四章，司馬相如等十五章中，若所舉齊房第十三，后皇第十四，及未舉之帝臨第二，青陽第三，四言爲句，全襲詩經三頌，若所舉天門第十一，及未舉之天地第八，三言七言，錯綜組織，略同荀卿成相。（此言其形式，其內容則似效法楚辭。）麻木冥頑，望而生厭。若所舉練時日第一，及未舉之華燿燿第十五，朝隴首第十七，赤蛟第十九，取效楚辭，尚能得其恂悅迷離之妙，然生動真摯之趣，已視彼遠遜矣。推原其故，蓋以摹擬之作，固多形似神遺，而應制賦詩，又非出之本性故耳。惟多通體三言，於其體制上似少有貢獻焉。〇七

【郊居遺稿】十卷。明沈懋學撰。是編詩三卷，雜文七卷。

<sup>07427</sup>【郭應祥】承禧，宋——一二二四頃臨江人。嘉定間進士官。越間。應祥能詞，有笑笑詞一卷。（文獻通考）多壽詞頌語，頗凡庸可厭。

【郭應祥詞】有笑笑詞一卷。應祥多作壽詞頌語，頗凡庸可厭。但如「忽忽相遇忽忽去，恰如當初元未遇」（玉樓春）「巧人自少拙人多，那牛女何曾管你」（鵲橋仙，甲子七夕）之類，卻頗新穎可喜。

1008

<sup>0026</sup>【郭慶】祥伯，號頻迦，清——一七六七至一八三一

江蘇吳江人。卒年六十五。諸生。少有神童之目。一眉瑩白如雪，舉止不凡，姚鼐極稱許之。家貧，客遊，文采照耀江淮間。負才不遇，其憤鬱無聊之感，時寓於歌詩。醉後畫竹石，別有天趣。晚歲，僑居嘉善，以終。慶工詩詞古文，所作皆清婉穎異。著有靈芬館詩初集四卷，二集十卷，三集四卷，四集十二卷，續集八卷，雜著二卷，雜著續編四卷，江行日記一卷，樗園消夏錄三卷，靈芬館詩話十二卷，續詩話六卷，及蘅夢詞，浮眉樓詞，懺餘綺語各二卷等。（均清史列傳）

<sup>004</sup>【郭文周】景復，號東山，明——一五五六頃福甯福安人。一五四四年進士。歷中書舍人。改監察御史。鯁

直有風裁。巡按廣東，復命應代。粵人肅然。擢順天府丞。因劾趙文華忤嚴嵩，致仕去。文周著有東山文集七卷，詩集二卷，及臺中奏議，按粵封事等。

<sup>007</sup>【郭雍】仲穆，一字書禪，號約清——一七二八頃福清人。一七一三年舉人。雍工詩，著有約園詩鈔二卷。

<sup>008</sup>【郭六芳】漱玉，清湘潭女子。善論詩，著有續珠軒詩鈔，絕句甚佳。

<sup>005</sup>【郭諫臣】子忠，號鯤溟，明——一五二四至一五八零長洲人。卒年五十七。一五六二年進士，授袁州司李。嚴世蕃貪贖無厭，諫臣持正不阿。歷為吏部主事，屢有陳諫，詞意正直。累官江西布政司參政，罷歸。後起，鄭陽巡撫，未上卒。諫臣著有郭鯤溟集四卷，其詩婉約閒雅。

<sup>009</sup>【郭麟孫】祥卿，元——一二七九頃吳縣人。博學工詩。作吏錢塘，後再調江東，歸吳卒。麟孫著有祥卿集。



(元詩選)

【郭正一】<sup>101</sup>唐——至六八九定州鼓城人。(舊唐書)作彭城人。此從新唐書。補疑年錄及歷代名人年譜作生於周建德元年，卒於唐永徽四年，年八十二歲，不確。此從中國文學者生卒考并參舊唐書本傳。正一少以文辭稱。貞觀時，由進士歷弘文館學士。永淳中，遷中書侍郎，執政頗久，明習故事，文辭詔敕，多出其手。武后稱制，罷為園子祭酒。出檢校陝州刺史，為周興所誣，構被殺。

【郭元鈞】<sup>102</sup>于宮清——一七一六頃江都人。家世業鹽，饒于資俗尚奢侈，而元鈞獨好學深思，傲睨一切。弱冠為詩，二十三而集成，更四年而造就益深。然偃蹇場屋，以諸生與修佩文韻府等書，授中書。元鈞著有一鶴菴詩鈔，傳於世。宋榮刻江左十五子詩，元鈞以年最少為其殿。

【郭元鈞詩選】一卷。清江都郭元鈞撰，商丘宋榮選。有康熙原刊本，在江左十五子詩選內。  
【郭震】<sup>103</sup>元振，唐——六五六至七一三魏州貴鄉人。

郭

卒年五十八。長七尺，美鬚髯。少有大志。年十六為太學生。十八舉進士，為通水尉。任俠使氣，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為武后所知，召欲詰之，與語以為奇士，索所為文，震上寶劍篇，后閱之嘉歎，詔示學士李嶠等，授右武衛鎭曹參軍，進奉宸監丞。久之，拜涼州都督，置和戎城及白亭軍，拓境千五百里。神龍中，遷安西大都護，容宗立，召為太僕卿。安西酋長有背面哭泣者，先天初，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諸宰相走伏外省，獨震提兵護帝，復為朔方大總管。曾玄宗講武驪山，坐軍容不整，流新州。開元初，起為饒州司馬，道病卒。震著有文集二十卷。(兩唐書志及舊唐書本傳)

【郭西詩選】<sup>106</sup>四卷。清錢塘趙時敏撰。有乾隆刊本。  
【郭登】<sup>1210</sup>元登明——？至一四七二濠人。洪熙時，授勳衛，正統中，擢錦衣衛指揮，食事超，拜都督僉事。景帝監國，進都督同知，再進右都督，景泰初，封定襄伯。英宗復辟，掌南京府事，以事於死，尋行宥，降都督僉事。憲宗即位，復伯爵，成化中卒，諡忠武。有聯珠集二

十二卷，又有春秋左傳直解。他的詩氣韻沈雄，格調道上，明朝一代武人能詩者，無過於他。李東陽嘗推他爲明朝武臣之冠，朱彝尊以爲「豈惟武臣，一時臺閣諸公，孰出其右」。朱氏又盛推其山玉、楸樹、詠梟諸篇。然僅山王尚不失爲佳作，楸樹則縱筆揮洒，漫無指歸，詠梟尤墮虛全，馬異惡習，他的擅長固不在此。

【郭璞】<sup>1213</sup>景純，晉一二七六至三二四河東聞喜人。

卒年四十九。父瑗官至建平太守。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時國事日非，他避地京南，一路遇將軍趙固及廬江太守胡孟康，都很敬重他。宣城太守殷祐還請他做參軍。祐遷石頭督護，璞也隨去。王導深重之，引參己軍事。元帝初鎮建鄴，後爲晉王，以至即帝位，都遇事諮詢。曾著江賦，傳誦一時；又作南郊賦，元帝嘉之，以爲著作郎。不久，又遷尚書郎，多所匡益。明帝在東宮，與溫嶠、庾亮等並爲布衣交，璞亦在內，論者美之。永甯初，璞以母憂去職。久，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敦謀逆，璞不從，遂被害。年四十九。

王敦平，他追贈弘農太守，著作（1）有爾雅注五卷，（2）音二卷，（3）圖十卷，（4）贊二卷，（5）方言注十三卷，（6）三蒼注三卷，（7）穆天子傳注六卷，（8）山海經注二十三卷，（9）圖贊二卷，（10）水經注二卷，（11）周易林二卷，（12）洞林三卷，（13）新林四卷，（14）又九卷，（15）卜韻一卷，（16）楚詞注二卷，（17）子虛上林賦注一卷，（18）集十七卷。今存詩二十二首。晉書卷七十二有他的傳，鬼話連篇，甚不可信。大概他喜卜筮也許是真的，但那些靈異傳說未必是事實。故在上文敘述裏一概沒有採入。

【郭璞詩】檀道鸞續晉陽秋說：「正始中，王弼何宴，好老莊玄勝之談，而俗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勝。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說而詠之。許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自是學者悉體之。」（文選注引）夫詩本不宜于說理，而郭璞乃以道家之玄理說詩，實亦難得。郭璞最善詞賦，而詩則固非其所長也。（鍾嶸列之中等）不過因他常常有嗜酒好色等浪漫的過度生活之故，其所產生的作品當然是不

會十分驚下的四言如答王門子贈溫嶠各詩自是遠超潘陸近駕劉琨的了。至於五言的遊仙詩，更是自來膾炙人口的好詩。詩品云：「憲世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翫，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爲詩首。但遊仙之作，辭多慷慨，乖遠玄宗。」這就是說他雅淡的好處。1069

【郭璞駢文】郭景純博學高才，工詞賦，其序爾雅云：考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錯綜禁孫，博闡羣言，剷其瑕礫，塞其蕭殺，事有隱滯，援據微之，洵可謂學覽者之潭奧，搞翰者之華苑也。讀文選所載江賦，包括闊深，而論者猶謂與木玄虛海賦，才力懸絕，豈知海無定形，江可直指，事有不可一概論者。矧夫句奇語重，備極鑽擊，窟宅瑰奇，化產珍怪，鱗甲錯錯，煥爛錦斑，江豚海豨異其形，象鼻鹿麟殊其狀，巖底之室淵客所居，懸流之館，鮫人所構，鯉一角而鶴，頭，龜六眸而鼈，三足，魼文狀如覆鉢，磬甫鳴而瓊孕，蟹足綴有靈珠，肺一躍而瓊吐，旁有丹澤朱漉，下生金礦銀精，其博麗最宜取法焉。而言古理奧，使人取之不禁，

郭

而用之不竭者，則莫如山經圖贊，其所作言多綺合，扶桑九枝，桂林八幹，服水王者，則有靈蛇之仙，頌火龍者，則爲玕琪之樹，開明虎狀，累金精以證崑崙，句芒鳥身，銜帝命以錫秦穆，櫻如之貌，能兼三形子夜之尸，分爲七體，鳥酸有葉，黃狸吐華，不信歐絲之人，迺效蠶賦，安得沙棠之木，制爲能舟，妙難宣之以言，事難窮之於筆，雖其文多闕誕過誇，而學者果能囊括之，漁獵之，猶能有資於散體，豈不助美於駢文哉。215

【郭孔目】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

【郭豫亨】自號梅巖野人，元！一三一零頃人。性愛梅花，見古今詩人梅花傑作，必隨手鈔錄，而歌詠之，暇日輒集其句，得百篇，目爲字字香。其中工妙之句，如不禁夜雨輕欺著，却怕春風漏洩香。春回積雪層冰裏，人倚閑庭小檻前。嵐氣欲飛山隔岸，生香不斷樹交花。動搖臘信隨征使，裁剪春風入小詩。定知深院黃昏後，多在青松白石間。家爲逆旅相逢處，人倚闌干欲暮時。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風月笑橫枝。

幾處酒旗山影下，一川風物笛聲中。白雪卻嫌春色晚，好風吹送暗香來。已成白髮潘常侍，自棄明時孟浩然。豫亨自謂句煨意煉，璧合珠聯，亦有天然之巧，非誇語也。<sup>174</sup>

【郭子章】<sup>174</sup>相奎，號青螺，又自號曰蟻衣生，明——五八五頃泰和人。一五七一年進士。歷官廣東潮州知府，四川提學僉事，浙江參政，山西按察使，貴州巡撫。播酋楊應龍叛，子章大破之，應龍悶室自焚。以功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卒。子章天才卓越，于書無所不讀，著述宏富，有粵草十卷，蜀艸七卷，晉艸九卷，楚艸十二卷，家艸七卷，黔艸二十一卷，閩艸十六卷，留艸十卷，浙艸十六卷，閩藩艸九卷，養艸一卷，苦艸六卷，傳艸三十四卷，及平播始末，豫章書，聖門人物志，阿育王山志，馬記，劍記，六語，豫章詩話，易解，郡縣釋名等，共二十餘種。

【郭子儀】<sup>2</sup>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郭子儀上壽】<sup>2</sup>河南流行俗曲。三樂堂木刻本。

【郭子儀上壽】上海流行俗曲。槐蔭山房石印本。

【郭子儀上壽】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郭子儀上壽】<sup>178</sup>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郭翼】<sup>178</sup>義仲，自號東郭生，又稱野翁，元——一三零五至一三六四崑山人。卒年六十。嘗戲策張士誠，不用歸耕婁上。老得訓導官，偃蹇以終。翼工詩，學問博洽，尤精於易。著有雪履齋筆記一卷，林外野言二卷。

【郭翼詩】<sup>178</sup>翼從楊維禎遊，詩頗近其流派。其間如望夫石精衛詞諸篇，皆用鐵崖樂府體，尤爲酷似。要其筆力挺勁，絕無懦響，在元季詩人中，可謂矯然特出者矣。<sup>214</sup>

【郭受】<sup>214</sup>唐大曆間衡陽判官。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郭維藩】<sup>209</sup>价夫，明——一五二二頃人。舉一五一一年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維藩所著詩文，有杏東集十卷。

【郭貞順】<sup>21</sup>潮陽周伯玉妻也。明初師下嶺南，指揮俞良輔，征諸寨之未服者。貞順從伯玉居溪頭寨，作詩上之。良輔大喜，一寨得全。

【郭嵩燾】<sup>222</sup>伯琛，自號筠仙，晚號玉池老人。清——

八一八至一八九一湖南湘陰人。卒年七十四。一八三七年舉人，二十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崇官廣東巡撫。光緒間，官至兵部侍郎，充出使英法大臣。奉使三年，取諸公者，惟薪水與屋租二事。嘗言：「廉者君子以自責，不宜以責人；惠者君子以自盡，不宜以望于人。」時稱名言。乞休歸，慕養知書屋，學者稱養知先生。嵩燾著作頗富，有養知書屋詩文集、奏議、讀書記、湘陰縣圖志、會今聯吟集、綏邊徵實、禮記質疑、訂正朱子家禮、周易釋例、毛詩餘義……等。

【郭崑燾】原名先梓，字仲毅，號意城，晚號樗叟。清一〇至一八八二湖南湘陰人。郭嵩燾之弟。幼穎異，七歲能屬文。年十九，肄業岳麓書院，與江忠濟、羅澤南、劉蓉等友善。一八四四年中舉人。咸豐二年，參討洪楊之役，敍功賞國子監助教銜。又以協贊軍事，官內閣中書。崑燾文辭簡古，著有雲臥山莊詩集八卷、文集四卷，及說文經字正誼四卷（均清史列傳）。

【郭和貞】<sup>2559</sup>唐神龍中為吏部員外，賦上元詩，與蘇味道、崔液並為絕唱。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郭

【郭傳】<sup>2721</sup>一名正傳，字文遠，明一三三五頃會稽人。洪武七年（一三七四年）太祖問天下宿學之士，宋濂荐傳學有淵源，文章賡麗，帝召見，謹身殿授翰林應奉，直起居注，兵部主事。再遷考功監丞，進監令，出置湖廣布政司參政。

【郭佩芳】<sup>2721</sup>慧瑛，清吳縣女子。有鳳池仙館詩詞，見蘇州府志。

【郭象】<sup>2722</sup>伯象，宋一一一六五頃和州人。由進士歷官知興國軍，象著有嘜車志六卷。

【郭象】<sup>2722</sup>子玄，晉一一三一二河南人。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不就辟召，以文論自娛。後辟司徒掾，遷至黃門侍郎。東海王越引為太傅主簿，任職當權，黃灼內外。由是士論去之。向秀嘗為莊子解義，其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象以秀義不停於世，遂略事點竄，竊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後秀注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家注本，解義幾全同。象著有碑論十二篇。唐書經籍志著錄象文集五卷（隋書志作二卷）。

【郭紹蘭】<sup>279</sup>唐長安人，巨商，任宗妻。宗賈湘中，數年

不歸，蘭作詩繫於燕足寄宗。時宗在荊州，忽有燕落其肩上，見足繫有書，解視之，乃其妻所寄，感泣而歸。

【郭儀霄】<sup>288</sup>羽可清，一七七五至？江西永豐人。

一八一九年舉人，官內閣中書。工詩，大學士潘世恩、王鼎皆敬禮之。朝鮮使臣權敦仁、李石友來朝，乞所作以去。儀霄之詩出入漢魏，李唐而能日抒詞藻，卓然名家。新樂府尤深妙古渾，一時莫與抗手。又喜畫竹，所著有誦芬堂詩鈔十二卷，文鈔六卷（均清史列傳）。

【郭憲】<sup>30</sup>子橫，漢—前二六左右至後五五前汝南宋人。少師事王仲子。時王莽為大司馬（前八年）

召仲子，憲以禮有來學，無有往教之義，阻之。莽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逃於東海之濱。光武即位，乃徵憲拜博士。建武七年（三一年）代張

堪為光祿勳。剛直敢言，有「關東鮐鮐郭子橫」之目。後以病辭退，卒於家。憲著有漢武洞冥記四卷，全書凡六十則，皆言神仙道術及遠方怪異之事。文字

與稱為東方朔著的神異經相類當，亦為六朝人所虛造（中國小說史略）

【郭澄之】<sup>23</sup>仲靜，晉—四零三頃太原陽曲人。少有才思，機敏過人。調補尚書郎，出為南康相，值盧循作亂，流離僅得還都。劉裕引為相國參軍，從裕北伐。既克長安，更欲西進，裕以寮屬論義不同，問澄之。澄之西向，誦王粲詩道：「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裕意定，因還師。澄之位至相國從事中郎，封南豐侯，卒於官。澄之所著文集十卷，行於世。又有郭子三卷，為小說家言，賈泉為之注，其書在唐時猶存。

【郭汝霖】<sup>34</sup>（一作世霖）時望，號一厘，明—一五六八頃永豐人。一五五三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上平倭十事，奏使封琉球王，饋金不受，官至南太常卿。汝霖著有石泉山房集十卷。

【郭潤王】<sup>37</sup>六芳之妹，字昭華，所著有簪花閣詩草，梧筌館聯吟。又嘗手刊湘潭郭氏三代閨秀詩集，以誌家學。女月裳，何慶涵之室，書家子貞之婦也。亦工詩，昭華詩清新俊逸，超然物表，抒寫性靈，一洗尋

斧鑿堆砌之跡，迥非裁紅刻綠之徒，所能夢想者也。  
1049

【郭漢】<sup>381</sup>遠遊，自號蕭曲山人，明——一六一三頃建昌人。一五九八年進士。官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忤魏忠賢，謫戍貴州。崇禎初，放還卒。漢著有留夷館集四卷，南中集四卷，紅帛集四卷（均千頃堂書目）大旭山房集一卷。

【郭祥正】<sup>382</sup>功父。宋——一零七八頃太平州當塗人。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名，梅堯臣方名盛一時，一見歎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舉進士第。熙甯中（一零七三年前）知武岡縣。僉書，保信軍節度判官。時王安石用事，祥正奏乞天下大計，專聽安石。安石恥爲小臣所薦，因極口陳其無行，遂以殿中丞致仕。後復出通判汀州，知瑞州，又棄去，隱於青山，卒。祥正著有青山集三十卷（文獻通考）。

【郭祥正詩】<sup>40</sup>陸游入蜀記稱祥正少時，詩句俊逸，或許爲太白後身。其詩體勢雄放，實有似於太白者。例如鳳凰臺次李太白韻：「高臺不見鳳凰遊，浩浩

郭

長江入海流。舞罷青蛾同去國，戰殘白骨尚盈邱。風搖落日催行權，湖擁新沙換故洲。結綺臨春無處覓，年年荒草向人愁！一娛書堂詩話謂：「郭功甫嘗與王荆公登金陵鳳凰臺，追次李太白韻，援筆立成，一座盡傾。」<sup>404</sup>

【郭大理遺稿】<sup>400</sup>八卷。清莆田郭尚先撰。有道光刊本。

【郭大舍盤山】<sup>8</sup>河南流行俗曲（梆子腔）口文堂木刻本。

【郭大舍人記】<sup>8</sup>參看遏惡傳條。

【郭奎】<sup>401</sup>子章，元——至一三六四巢縣人。慷慨有志節，早從余闕學，頗稱之。太祖爲吳國公，來歸，從事幕府。朱文正開大都督府於南昌，命奎參軍事。文正得罪，奎亦坐誅。奎工詩，著有望雲集五卷。

【郭桓打官糧】<sup>41</sup>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郭蕙】<sup>443</sup>素嫻，清仁和女子。有澄香閣吟，見杭郡詩輯。李調元雨村詩話極賞其詩。

【郭孝童墓記略】<sup>444</sup>清丁立志撰。

0742<sub>7</sub>—0742<sub>7</sub>

【郭贊】<sup>448</sup>仲儀，後唐至宋——九三五至一零二零開封襄邑人。卒年七十六。九六五年左右舉進士，中首薦。事宋太宗。落邸。太平興國初（九七六年）擢著作佐郎，右贊善大夫。累官參知政事。時曹彬為弭德超所譖，贊辨其誣。真宗時，任至禮部尚書。太宗在晉邸時，凡三篇詠，多令屬和，贊集為四卷以獻。詔褒之。及卒，諡文懿。贊屬文敏速，而不雕刻，其子昭度集為三十卷，賜名文懿集（宋史本傳）。

【郭荼】<sup>449</sup>芝仙，一字快圃，號快庵，清——一六六六頃清苑人。一六五二年舉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陞贊善，忤權貴，左遷山西按察司知事。後還朝，累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在詞曹垂四十年，鉅製宏篇，多出其手。荼為文華贍，惟多應酬之作，有學源堂文集十八卷，及畿輔通志、詩經膚衍講義等，並工書，與沈荃齊名。人稱「南沈北郭」。

【郭植】<sup>449</sup>千岸，號月坡，清——一七四五頃古田人。乾隆中登進士。植工詩，有月坡詩集四卷，凡分四編，為雪竹艸堂集、北游集、台江草及溫陵艸。

【郭棟兒】<sup>454</sup>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郭起元】<sup>454</sup>復齋，清——一七五零頃福建閩縣人。諸生。少肄業鰲峯書院，蔡世遠稱其「品芳潔，能文章」。一七三六年舉「博學鴻詞」，不就。督學周學健以賢良方正薦，授安徽舒城知縣。歷官盱眙、泗州、知州、宿虹同知，皆有善政。起元工於詩，清和妍麗。著有介石堂詩文集及水鑑六卷（均清史列傳）。

【郭翰遇仙】<sup>454</sup>郭翰遇織女事見太平廣記六十八引靈怪集。此或本之作話本。參看遏惡傳條。

【郭教諭集】<sup>454</sup>清郭承綸撰。

【郭趙璧】<sup>459</sup>名瑾，清——一七五一頃侯官人。一七三六年舉人。趙璧工詩，著有瑜齋詩草一卷。

【郭泰機】<sup>501</sup>三國——約二二九至二九四年間河南人。曾與傅成以詩贈答，在世約與成同。家世寒素，不能自拔，故情見乎辭。答傅成一詩，今尚存文選中。

【郭青邱詩】<sup>501</sup>清同治間郭柏蒼撰。

【郭忠恕】<sup>503</sup>恕先，宋——至九七七頃洛陽人。七歲能誦書，屬文舉童子，及第。尤工篆籀。廣順中（



九五二年（名爲宗正丞改周易博士。建隆初）九六零年一被酒醉於朝堂。賤乾州司戶參軍。秩滿遂不仕。放曠岐雍。至洛開。逢人無貴賤。輒呼苗。過佳山水。即淹留不去。或絕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善畫。所圖屋室重複之狀。頗極精妙。太宗聞其名。召赴闕。授國子監主簿。益縱酒。肆言誇謔。時擅鬻官物。取其值。詔決杖配流登州。至齊州臨邑。謂部送吏曰：「吾逝矣！」遂卒。藁葬道左。後數月。故人爲改葬。其體甚輕。若蟬蛻焉。忠恕所定古今尚書及釋文（宋史本傳）又著汗簡。佩觿。皆有根據條理。爲該文字學者所稱許。

【郭東山文集】七卷。詩集二卷。明郭文周撰。其文集應酬之作。詩分前後二卷。前卷爲南畿稿。後卷爲荆邊閩諱集。解組稿。

【郭振遐】中洲清——一七六六頃汾陽人。寄居揚州。有大志。以大禹顏回自比。工詩。頗率易。有禹門集六卷。

【郭昱】<sup>601</sup>宋——至九八六左右時人。好爲古文。周

郭

顯德中（九五七年左右）登進士。恥赴常。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久不調。開寶末（九七五年）署襄州觀察推官。潘美鎮襄陽。封金陵。以昱隨軍。昱中夜被酒號叫。軍中皆驚。因遣還。後坐盜用官錢除名。困居襄陽以終。

【郭昇】<sup>604</sup>天錫（一作字佑之）號雲山（一作北山）元——一三零一至一三五五丹徒（一作京口）人。卒年五十五。工書畫。作窠木竹石。極有天趣。學書於趙孟頫。妙得其法。曾爲寫松雪集。孟頫跋其後。稱賞備至。爲平江路吳江儒學教授。未上。浙江行省辟充掾。昇所著有快雪齋集（元詩選）又有客杭日記一卷。

【郭昂】<sup>607</sup>彥高。元——一二二九至一二八九彰德林州人。卒年六十一。習刀槊。能挽強。稍通經史。尤工於詩。至元二年（一二六五年）上書言事。廉希憲材之。授山東統軍司知事。累官廣東宣慰使。威信大行。昂詩有野齋集（元詩選）

【郭巨埋兒】見行孝段條。

【郭巨埋兒】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郭巨埋兒】濟南流行俗曲。文裕堂木刻本。

【郭巨埋兒】北平流行俗曲（蓮花落）霓裳續譜木刻本。

【郭長倩】<sup>7173</sup>曼卿，金——一六一頃文登人。一一四

六年登經義乙科。任至秘書少監，兼禮部郎中，修起居注。長倩與王競、劉瞻、葉友善，所撰石決明傳，為時

輩所稱。作有崑崙集（全史本傳）

【郭長倩文】所撰石決明傳，為時輩所稱。著有崑崙集，已佚。今所存祇大定十二年所撰文登縣學碑，其文極華貴而饒有經術氣。<sup>7172</sup>

【郭用中】仲正，金——約一一三八至一一七八間

平陽人。一一六七年登進士第。歷浮山簿，陝州錄事用中工詩，有寂照居士集（中州集）

【郭印】<sup>7177</sup>號亦樂居士，宋——一一二六頃成都人。年

在八十歲以外。政和中進士，累任縣令，晚始退居，性嗜水竹，好為詩，與曾慥計有功等交遊最密。印著有

雲溪集十二卷。

【郭印詩】四庫提要稱：「其詩才地稍弱，未能自出機杼，而清詞雋語，辨香實在眉山，以視宋末嘈雜之音，固為猶有典型矣。」

【郭鈺】<sup>7176</sup>彥章，元——一三一六至？吉水人。年在六十歲以外。元末遭亂，隱居不仕。明初，以茂才徵，辭疾不就。鈺生平轉側兵戈，為詩多愁苦之辭，著有靜思集十卷，於當時盜賊殘破郡邑事實，言之確鑿，足補史傳之闕。

【郭尚先】<sup>7175</sup>蘭石，清——一七八五至一八三二福建莆田人。卒年四十八。一八零九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歷充山東鄉試正考官，國史館文穎館，治河方略，大清一統志，明鑑纂修官，文淵閣校理。擢光祿寺卿，轉大理寺，卒。尚先博學善屬文，兼工書畫，與林則徐交莫逆。著有增點菴文集八卷，詩集二卷，使蜀日記二卷，進奉文一卷，經筵講義一卷，及芳堅館書帖題跋二卷（均清史列傳）

【諷諫詩】<sup>7174</sup>諷諫之題，在紀時政之失，如聲色貨利，土木神仙，荒遊寵幸，或遠賢黷武之類，多有言今而

託之於古者；言唐則稱漢，言明皇則稱武帝，言貴妃則稱飛燕，言目前之亂，則稱秦漢之季，是也。有非今而託之於思古者，非常時則思皇古，或唐虞三代，是也。有言人而託之於仙者，言太真則稱王母，是也。有言人而託之於物者，言才德不遇，則稱卞和獻玉，遭別言宵小倖進，則稱衛懿舞鶴乘軒，是也。亦有淡寫輕描，沉常敘述，雖不加評論，然令人反覆有餘思，忌在危言以賈禍，直言以近謗。但此等義例，難以盡陳，其詩亦難備引。

【諷刺小說】諷刺小說實起原於戲曲的打諢，宋人遊技已有「說諢經」一門，與「說話」並列。宋末董說的西遊補，和劉璋的鍾馗捉鬼傳，一則已富含諷刺，一則語帶謾罵，都是屬於諷刺的作品。但是用客觀的描寫，能婉而多諷，使讀者憤笑不得的，當首推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原本凡五十五回，後來有人割裂作者文集中的駢語，排列全書人物爲幽榜，作爲一回，加在全書之末，又有人補作四回，雜入全書中，所以現在通行本有五十五回及

諷

六十回本兩種作者專在攻擊矯飾的頹風，又痛心於一般士人醉心於制藝而忘了社會生活，所以書中描寫的都是此種人物。他所根據的都是親聞親見，故能燭幽索隱，凡官僚、儒師、名士、山人，間亦有市井細民，聲態如生，都現身紙上。他一方面發揮自己的理想社會，但見解仍帶酸氣，處處在維持他的正統的儒家思想，所以不能與社會以重大影響。至於書中人物，大抵爲實在的，如杜少卿即爲吳敬梓自己，杜慎卿爲其兄青然，莊尚志爲程絲莊，虞育德爲吳蒙泉，餘亦均皆可指證。儒林外史的體裁，每描述一人完畢，即遞入他人，全書都是這樣的蟬聯而成。仿牠的體裁而作的小說，直到清末才盛行。和牠同樣含諷刺意味的小說，有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吳沃堯的二十年目親之怪現狀，曾樸的孽海花……等。李寶嘉（一八六七—一九零六）字伯元，號南亭亭長，江蘇武進人，少擅制藝詩賦，以首名入學，後累應舉不第，乃到上海辦指南報，旋中止，又辦遊戲報，專作俳諧嘲罵文字，後又辦海

文——〇——一〇七三

上繁華，再記伶俗，如妓消息，簾裁詩，詞小說，頗盛行一時。所著尚有庚子閩變彈詞，海天鴻雪記，李蓮英繁華夢，活地獄……等。他死后無嗣，伶人孫菊仙為理其喪，彷彿宋妓之於柳耆卿，這是菊仙報他在繁華報的揄揚之恩，菊仙也算伶人中知恩必報者了。□官場現形記是清末官場的大寫真，處處寫作者所深惡而痛絕的齷齪卑鄙的官場行動，而且寫來如描如繪，使讀了他作品的人沒有一個不見了官僚不禁要掩面而笑罵。他初作時，本擬作十編，每編十二回，不料成了一半，他忽去世。他自言這部是做官的教科書，前半寫官場的卑鄙，是用以警惕後人的，後半方為敘述正當的做官方法。但這後半部講做官方法的教科書，也隨著作者入了墳墓了。文

明小史亦六十回，寫維新時鄉曲儒紳蠢態，亦令人為之忍俊不禁。□吳沃堯（一八六七——一九一零）字蘭人，後改趺人，廣東南海人，居佛山鎮，故自稱我佛山人。後至上海，為日報撰小品文。時梁啟超印行新小說雜誌於日本的橫濱，他先后投登電術奇談，九命奇冤，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三稿。後客山東，遊日本，皆不得意，仍回居上海，為月月小說主筆，著劫餘灰，發財秘訣，上海游騷錄。又為繁華報作糊突世界，為繡像小說作瞎騙奇聞，為指南報作新石頭記。曾主持廣志小學校，頗盡力。宣統初，成近十年之怪現狀二十四，全書未完稿，忽以病死，死時衣袋中僅賸小銀元二枚。他生時的窘況可想而知。他作尚有恨海，胡寶玉，跡塵雜記……等。□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共一百八回，全書以自號「九死一生」者為線索，歷記二十年中所遇所聞天地間動人聽聞的故事，上至官師，下至紳商，莫不著錄。此書與恨海，劫餘灰……等都是作者的創作。恨海對於舊家庭，舊婚姻制度痛下攻擊，為極新穎的問題小說。其他作品，則都無甚價值。□劉鶚（約一八五零——一九一零在世）字鐵雲，自號洪都百鍊生，江蘇丹徒人。少精算術，頗放蕩，後自悔，又行醫於上海，忽又棄而為商，盡喪其資。光緒時，河決鄭州，鶚以同知投效於吳大澂，治河有功，聲譽大起，漸至以知府用。

在北京時上書請敷鐵道又主張和外人訂約合開煤礦既成世俗交謫罵爲「漢奸」庚子之亂鴉以賤價購大倉儲粟於外人之手用以賑饑民活人甚衆後政府加以私售倉粟罪名放逐新疆也他著有鐵雲藏龜及老殘遊記二十卷老殘遊記的主人翁爲鐵英號毛殘卽爲他自己全書都記他的言論聞見敘寫景物頗有可觀攻擊官吏處亦很多且摘發所謂清官者之可恨或尤甚於臧官言人所未嘗言作者頗自許爲特創他以爲臧官可恨人人知之故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爲非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清官自以爲不要錢便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歷來小說皆揭臧官之惡有揭清官之惡者自老殘遊記始或以爲作者本未完稿由其子續爲作成今又有繪書二十二章則爲他人所托名

曾樸（一八七一—）字孟樸號籟齋常熟人清舉人民國後曾與其子虛白設書肆於海上編真善美雜誌今尚健在著有孽海花二十回初載於小說林雜誌目錄已定凡六十回截至二十五回時忽中輟舊本著「愛自由者發起東亞病夫編述」意自由者爲金松岑東亞病夫爲曾樸筆名初二回爲金松岑所作後以事繁乃讓曾樸續撰二十四本出世後有陸士諤依作者所定回目爲之續完但爲作者不認數年前曾樸又發憤續成全書已續成數十回且將前二十回亦大加修改但不久又中止全書敘清季三十年遺聞軼事人物均隱約可指主人翁爲名妓賽金花中間記庚子時事特詳寫達官名士模樣尤淋漓盡致筆鋒不下於官場現形記

出版於清末的諷刺小說尚有錢錫寶字叔楚號誕叟杭州人著宦海鐘二十四回葉景范字少吾杭州人著上海之維新黨十回吳蒙著學究新談三十六回嘿生著玉佛緣八回雁叟著學界鏡四回姬文著市聲三十六回……多不勝述

【記】「記」的起源有些人說是發源於書經其中像禹貢武成等篇都是「記事」文的體裁漢魏六朝的時候這種實用的文字書籍中可以看到見的很少很少到了唐朝以後便盛行了或又說「記」

的起源，是創始於禮記中學記樂記兩篇。但是以上所舉列的這些文字，都不是後世所盛行的「記」體的正文。文字「記」體的正工文字，應當以唐朝的韓柳為法。我現在引王應麟辭學指南中的話，來說明牠的起源和流別；引徐師曾文章辨體中的話，來說明牠的體例。王應麟辭學指南說：「記者，紀事之文也。西山先生曰：『禹貢，武成，金縢，顧命，記之屬似之。』文選止有『奏記』，而無此體。古文苑載後漢樊毅，修西嶽廟記，其末有『銘』，亦『碑文』之類。至唐始盛，獨孤及風后八陣圖記，今之擬題做此。』以上是說「記」的起源和流別，以下再說牠的體例。徐師曾文章辨體說：「金石例云：『記者，紀事之文也。』西山云：『記』以善敘事為主，後人作『記』，未免雜以議論。」陳后山亦曰：「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竊嘗考之，『記』之名，始於戴記，學記等篇。厥後揚雄作蜀記，文選亦不列其類，劉勰不著其說。後之作者，固以韓退之畫記，柳子厚游山諸記，為體之正。然觀韓退之

燕喜亭記，亦微載議論於中；至柳之記新堂鐵爐步，則議論之詞多矣。迨至歐蘇而後，始專有以議論為記者，宜乎后山諸老，以是為言也。大抵記者，蓋所以備不忘，如記營建，當記月日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敘事之後，略作議論以結之，此為正體。至若范文正公之記嚴祠，歐陽文忠公之記畫錦堂，蘇文忠公之記山房藏書，張文潛之記進學齋，晦翁之作婺源書閣記，雖專尚議論，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為體之變焉。」以上是說「記」的體例，現在我再附說幾句，關於古來各家工於這種文體的，分述他們的優點於下。按水經注說：「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後堯壇於河，受『龍圖』，作握河記，逮虞舜夏商，咸亦受焉。」是「記」的文體，來源很古了。唐宋以來的作家，自然以韓柳為正宗。韓氏的「記」體文，可算得「雄拔超峻」。柳氏遊山水的幾篇作品，也是「幽絕人寰」。讀了牠，真使人為之神往。其他像樊紹述的「艱僻奇澀」，劉夢得的「清麗峭刻，能作奇語」，終不及

韓柳文章的氣味深厚，宋朝的歐王曾蘇諸公也，多很好的作品，都能使人流連涵泳，好像身入其境，以上這些文字，都是不可不讀的。(3)

【記水】<sup>1</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記紅集】<sup>2</sup>四卷，清江都吳綺程洪同選，有康熙刊本。

【記載體小說】<sup>3</sup>就小說形式上的分類，尋常有兩個不十分準確的見解，現在先辨明如下：(一)有一種人說：中國的小說，在形式上分爲文言、白話、彈詞、傳奇四種。文言的小說，如聊齋，就是一個代表。此外晉唐人的小說，都是叫文言小說。白話小說，如三國演義，就是一個代表。此外如紅樓夢等，都是叫白話小說。彈詞，如筆生花，就是一個代表。此外天雨花等，都是叫彈詞。傳奇如桃花扇，就是一個代表。此外如長生殿等，都是叫傳奇小說。這一說不準十分確。因爲三國演義和紅樓夢，雖然都是白話，他們的體例却不同。一個是演義，一個是描寫。而彈詞、傳奇兩個名詞，又不能括包一切詩歌體的小說，所以此說不

## 記

算準確。(二)再有一種人簡直說在白話小說以前，中國沒有小說，而把傳奇放入戲曲的範圍裏去。如此，小說的範圍很小了。我以為把傳奇放在戲曲裏去，是不錯的；但他和小說的關係也很深，我們不能把他們的關係也丟了不講。至於說在白話小說以前，中國沒有小說，那麼晉唐人的許多作品，算是甚麼？所以此說也不算準確。我以為文言、白話等名詞，很不適用。現在把他重定了四個名目，叫做記載體、演義體、描寫體、詩歌體。用這四個名詞來包括中國一切的小說，比較的可無遺漏。四個名詞，也有比較更清楚的界限，而不至於相混。現在且說記載體。記載體，是用作者的口氣，記述一件事情。不必限定了。記載體，就是白話，也可以做記載體。譬如前面野史、異人傳等節裏所引的各例，都是記載體。他們固然是文言，如把他譯成白話，仍舊是記載體。又如前面民間傳一節裏所引的各例，已經有許多條是白話了，而他們還是記載體。記載體，簡單的定義，就是「用作者的口氣，記述一件事情」。究竟他和演義

體，描作體，有甚麼分別？須得比較起來，才可以說得明白。請參看了演義小說，和描寫小說，各條，就可明白了。<sup>07620</sup>

【記夢】一卷。清高匯張文虎撰。有同治三年刊本。在舒藝室全集內。

【記事文】文字創制之原因，所以備記事也。故「記事文」之興，常較「論理文」為先。中國大古記事文之留存於今日而可信者，有尚書數十篇。尚書為孔子所刪定之上古史。其書斷自唐虞，蓋唐虞以前之史料，多不可信也。尚書首篇為堯典，相傳為虞舜時史官所記，當是中國記事文流存於今日之最古者。此篇句尾尚罕用「助詞」。除「哉」字「乎」字外，如「焉」「矣」「也」「耶」……等字，均未見用。且多四字成句，故其文簡勁重拙。入周以後，記事文漸臻美備，助詞之用亦日興。洎乎周末，文益恣肆，讀春秋左氏傳，戰國策，二書，可以規其概況。蓋記事文，至周末已得一大進步。逮漢司馬遷作史記，益詳辨有系統。<sup>07620</sup>

【訥齋遺稿】清同治間褚維屋撰。

【訥菴詩存】六卷。清歙縣汪啓淑撰。有原刊本。<sup>07620</sup>

【繩繩菴詩集】清傅燮撰。<sup>07620</sup>

【詞】「詞」是示別於詩的（狹義的說法）。這種

文體之在世界上，大約是惟中國所特有。無論現在或以前的人們，都往往要問道：「詞」是什麼？關於這個問題，實在很難作出一個簡單的解答，必須先費一番討論的功夫。嘗考六經無「詞」字，通作辭。許慎說文解字說：「辭，訟也。」詞，意內而言外也，從言司聲。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詞者，從司言。此摹繪物狀及發聲助語之文字也。」辭謂篇章也。「是則「詞」與「辭」的狹義之不同，於其文字之解釋上，亦可瞭然了。」故從許氏之說，則「詞」有表現意象之專責，從段氏之說，則「詞」具描寫景物之能事。雖然詞體之發生在最後，其必拈出「詞」字以爲之名者，固亦自有其深沈確切之意義在。復次說文解字解釋「詩」字云：「詩，志也。從言，司聲。」考古文詩只作「誥」，從言之聲。衛宏詩序云：「誥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劉彥和文



心雕龍明詩篇說：「詩者，持也；持人情性。」**於此**，我們更可以知道：「意內言外」，「摹繪物狀」，其所注重者在「意境」；「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持人情性」，其所注重則在情志。然而「意」「志」究竟非可顯然分別的！尤其是在「詩」或「詞」之中，更不能夠有所分別！然則「詞」與「詩」豈不就是一個東西嗎？**答曰**：「詞」是「詩」之別體，（亦稱變體）所以昔人往往有稱「詞」爲「詩餘」的說法，不過它也究竟有甚自相差異之處，所以終於不能稱「詞」作「詩」，或者稱「詩」作「詞」。**詞**是有韻文學的一體，牠的聲調格律……都和「詩」有顯然的不同。至其淵源所自，則以張惠言之說爲最「簡」，「當」嗣者，蓋出於唐之詩人，採樂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繫其詞，故曰詞。傳曰：「意內而言外，謂之詞。」然則所謂詞者，從音樂方面說，它是革更古律的新樂調，從涵義方面說，它是「意內」而「言外」的新詩了。**前**人的詞集中往往有「本意」「另題」等等細目本意，如張志和的漁歌子，劉禹錫的瀟湘

詞

神……之類；另題，如周邦彥的蘭陵王詠柳，秦少游的望海潮雜陽懷古……之類，不勝條舉。此其故，凡是依據「詞牌名」之意所作出的詞，是爲「本意」；後人循着前世詞牌之定名而便「填詞」，因而「詠柳」或「詠美人」者是爲「另題」。「另題」固與詞牌相離矣！何謂填詞，明徐師曾文體明辨云：「詩餘謂之填詞，則調有定格，字有定數，韻有定聲。」但同一詞牌，每有數體，而各體的字數句法也多有不同，試一檢尋萬樹（紅友）詞律，即可知道此類例證實，在很多，這裏無須從事舉例的。所謂「調有定格，字有定數，韻有定聲」之說，都是確指某詞牌之某體而言，並非僅就詞牌而下說，這是應該注意的。——關於填詞的興起和填詞的解釋，清代的吳穎芳（西林）說得最好：「詞之興也，先有文字，從而宛轉其聲，以腔就辭者也。洎乎傳播通久，音律確然，繼起諸詞人，不得不以辭就腔；於是必遵前詞字脚之多寡，字面之平仄，號曰『填詞』，或變易前詞仄字而平，或變易前詞平字而仄，要於音律無礙。或前詞字少

而今多之，則融洽其多字於腔中；或前詞字多而今少之，則引伸其少字於腔外也。仍與音律無礙，蓋當時作者速者相善歌，故製辭度腔，而字之多寡平仄參焉。今則歌法已失其傳，音律之故不明，變易融洽，引伸之技，何由而施？操觚家按腔運辭，兢兢尺寸，不易之道也。至於文人最初填詞的動機，大約也有兩種原因：第一是由於當時流行的詞句不雅，沈義父樂府指迷云：「秦樓楚館所歌之詞，多是教坊樂工及闌井做賺人所作，只緣音律不差，故多唱之。求其下語用字，全不可讀。甚至詩月卻說雨，詠春卻說涼，如花心動一詞，人目之爲『一年景』。又一詞之中，顛倒重複，如遊春曲云：『賒薄難藏淚』。過云：『哭得渾無氣力』。結又云：『滿袖啼紅』。如此甚多，乃大病也。」第二是由於受樂工的請託，葉夢得避暑錄話：「柳永爲舉子時，多游狹邪，善爲歌詞，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辭，始行於世。余仕丹徒，嘗見一西夏歸朝官云：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後山詩話云：「柳三變遊東都南北二巷，作新

樂府，散教泛俗，天下詠之。」在此，我們應當修正文體明辨所下的定義，而重新給詞另下一個恰當的解說：「凡是依據已成的曲譜作出的歌詞，便叫做填詞（填詞行而詞之名稱始成立）。詞調的規律是調有定格，句有定數，韻有定聲。」如此一來，我們便可了然於填詞的真實意義了。至於填詞盛行和其以後的趨勢等的狀況，我且舉胡適之先生的三條解說來做本篇的答策和結束：（一）樂曲有調而無詞，文人作歌詞填進去，使其調因此容易流行。（二）樂曲本已有了歌詞，但作於不通文藝的伶人娼女，其詞不佳，不能滿人意，於是文人給他另作新詞，使美調得美詞而流行更久遠。（三）詞曲盛行之後，長短句的體裁漸漸得文人的公認，成爲一種新詩體，於是詩人常用這種長短句體作新詞。形式是詞，其實只是一種借用詞調的新體詩。這種詞未必不可歌唱，但作者並不注重歌唱。我更在這裏增加一句：因爲作者不注重歌唱之故，所以到了後來竟是不可歌唱，乃始由「詞」而變爲「曲」……」

## 詞

曲」是可以歌唱的。胡雲翼說：「詞就是抒情詩。」不錯，舍情以外無文學，文學不抒情抒什麼呢？但是我要問古詩十九首和玉臺新詠或阮嗣宗陶淵明……等人的詩，是否抒情呢，然而牠們之為抒情詩已是早為世人所公認的了，但究竟可不可以稱之為「詞」呢？所以，我於胡氏這種說法，甚不贊同。〇三

【詞塵】<sup>〇〇二</sup>五卷。清歙縣方成培撰。有中箱本，在讀畫齋叢書乙集內，光緒刊本，在嘯園叢書內。

【詞辨】<sup>〇〇四</sup>二卷。附介存齋論詞雜著一卷。清荆溪周濟撰，仁和譚獻評。有刊本，光緒四年刊本。

【詞話】<sup>〇〇二</sup>有了詩的發展，方纔有了詩的研究或批評，——這便是詩話。詞話的生成，當然也不能在例外，可是因為詞的發展較晚，在量的方面說，詞話是比較詩話少得多了。最有趣味的，便是最早的三部詞話，都是南宋時代的作品。一是詞人張炎的词源，一是王灼的碧雞漫志，一是沈義父的樂府指迷。詞源二卷，一名樂府指迷，上卷評論音律，下卷分論作

詞的方法，兼有批評作風之處。可以說是詞的最早權威了。四庫全書提要說：「此書殆後人所增入，非其舊也。」這句話也可以供給我們的參考。碧雞漫志詳述曲調的源流，樂府指迷是教人作詞的方法。其中議論，不免有拘滯的地方。此外吳曾能改齋漫錄，周密浩然齋雅談，其中也多論詞之作。明人對於詞話，貢獻甚少。祇有陳霆的渚山堂詞話，楊慎的詞品，可資考證。清代是詞話最發達的時代，佳作如林，現在擇要敘述如下：徐鉉詞苑叢談——四庫全書提要說：「是書專輯詞家故實，分體製音韻，品藻紀事，辨正諧謔，外編七門，採摭詳富，考據詳明，足為論詞者總匯……惟其間徵引舊聞，未盡註其所出。」

歷代詞話——附於康熙帝御定歷代詩餘中，專紀載詞的遺聞軼事。引用的書籍，都注出來。毛奇齡西河詞話——推崇唐五代的詞，論列詞韻和詞曲源流的地方，頗有見地。沈雄柳塘詞話——王易說：「分詞評詞辨詞品三類，雜引舊文，多不著出典，間附己說，亦

設標榜」(詞曲史四四七頁)標榜是詩語詞話的通病，我們不可不注意。吳衡照蓮子居詞話——主張做詞應注重情感，宜雅正，并校正萬樹的詞律多條。周濟詞辨——依傍「常州派」立論，批評古人的詞，很多精到的話。張宗楨詞林紀事——共二十二卷。王易說：「以人為綱，以時代為次，凡涉詞家或有評語之作，悉皆入選，引證精博，翦裁簡潔，與叢談同為詞學必備之書。」劉熙載詞概——這是藝概中的一種，對於作風的批評，很多恰當的話。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關於作風的批評和紀載，不免有標榜的結習。至於訂正詞律的地方，很為精密。況周頤蕙風詞話——理論方面，如做詞貴重拙大等語，很有見地。其餘批評和紀載，甚為尋常。王國維人間詞話——推崇五代和北宋詞，對於南宋諸大家，頗為不滿。批評很有獨到的地方。

【詞韻】凡字之尾音相類者為韻。字以韻而有所歸，句以韻而得所。叶古韻書，其謠諺歌詩皆由口

音自然之調協。至魏李登撰聲類十卷，始以五聲，命字，是為韻書之始。晉呂靜做之為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一篇。至齊梁之際，乃興四聲。南齊周勰作四聲切韻。梁沈約作四聲譜。隋陸法言，劉臻等八人論音韻之南北，是非古今通塞，而作切韻。唐孫愐本之，而作唐韻，合四聲，區二百六部，為唐時通行韻本。今諸書皆不傳。(毛先舒韻白乃謂二百六部者為沈約韻，一百七部者為唐韻，大誤。)宋陳彭年等因切韻而重修廣韻，為今存韻書之最早者。稍後有丁度等所撰之集韻，及戚綸等撰禮部韻略，為宋時程試功令。南宋平水劉淵乃取而併之，為一百七部，平上去各三十韻，入聲十七韻，是為平水韻，書亦不傳。(近人說謂平水韻即禮部韻略劉淵撰，誤。)元陰時夫作韻府羣玉，乃本平水韻而刪去上聲之極韻，為一百六韻。即近世通行佩文詩韻之所本也。茲以廣韻二百六部與詩韻一百六部並列一表，以見今古韻遞嬗之跡。

詞

真諄臻	灰咍	佳皆	齊	虞模	魚	微	支脂之	江	冬鍾	東	平聲 上廣韻 下詩韻
真	灰	佳	齊	虞	魚	微	支	江	冬	東	
軫準	賄海	蟹駭	齊	虞姥	語	尾	紙旨止	講	腫	董	上聲
軫	賄	蟹	齊	虞	語	尾	紙	講	腫	董	
震諄	隊代廢	卦泰 卦怪夬	霽祭	遇暮	御	未	寘至志	絳	宋用	送	去聲
震	隊	卦泰	霽	遇	御	未	寘	絳	宋	送	
質術櫛								覺	沃燭	屋	入聲
質								覺	沃	屋	

庚耕清	陽唐	麻	歌戈	豪	肴	蕭宵	先仙	刪山	寒桓	元魂痕	文殷
庚	陽	麻	歌	豪	肴	蕭	先	刪	寒	元	文
梗耿靜	養蕩	馬	哿果	皓	巧	篠小	銑獮	潛產	旱緩	阮混很	吻隴
梗	養	馬	哿	皓	巧	篠	銑	潛	旱	阮	吻
映勁諍	漾宕	禡	箇過	號	效	嘯笑	霰線	諫禫	輪換	願恩恨	問焮
敬	漾	禡	箇	號	效	嘯	霰	諫	輪	願	問
陌麥昔	藥鐸						屑薛	黠轄	曷木	月沒	物迄
陌	藥						屑	黠	曷	月	物

詞

宋詞既盛，率用當時詩賦通行之韻而略寬其通轉，初未別創詞韻也。及朱敦儒嘗擬應制詞韻十六條，而外列入聲韻四部。其後張輯釋之馮取洽增之元陶宗儀議其侵尋，鹽咸，廉纖閉口三韻混入，擬爲改定。今其書不傳，目亦無考。惟葉斐軒詞韻不知何人所作，但稱紹興二年刊，平聲立十九韻，次以上去聲，其入聲即分隸三聲，不列立部，究似北曲。且一百六

部之目尤不應出於南宋，殆後人所偽託耳。元人周德清作中原音韻，以入聲派作平上去三聲，共分十九類，蓋曲韻也。其目如次：

- 一東鍾
- 二江陽
- 三支思
- 四齊微
- 五魚模
- 六皆來
- 七真文
- 八寒山
- 九桓歡
- 十先天
- 十一蕭豪
- 十二歌戈
- 十三家麻
- 十四車遮
- 十五庚青
- 十六尤侯
- 十七

咸	鹽添	覃談	侵	尤侯幽	蒸登	青
咸	鹽	覃	侵	尤	蒸	青
謙檻儼范	琰忝	感敢	寢	有厚黝	拯等	迥
謙	琰	感	寢	有		迥
陷鑑暱梵	豔揆	勘闕	沁	宥候幼	證證	徑
陷	豔	勘	沁	宥		徑
洽狎業乏	葉怙	合盍	緝		職德	錫
洽	葉	合	緝		職	錫

侵尋 十八監咸 十九廉纖

右類多所合併，惟車遮與家麻，舊同屬麻韻。歌曲則將麻韻中侈口而聲散之字別立爲車遮一類，是其所增耳。填詞用韻，既不能同於北曲，以入聲派作三聲，則詞韻之作自不容已。明初范善濤作中州全韻。洪武時命宋濂等定正韻，王士禛乃謂范書「當爲詞韻」，謂「洪武正韻斟酌諸書而成，其分併俱與宋詞暗合，填詞者所當援據」。不知中州之比中原，止省陰陽之別；至其減入聲作三聲，及分車遮等法，仍一本中原，固猶是曲韻也。至洪武正韻則併詩韻爲七十六部，平上去各二十二韻，入聲十韻，其分合之間多異詞而同曲，毛先舒方本之而撰南曲正韻，是亦不得爲詞韻也。至詞韻專作自明及清，略有數家：一胡文煥之文會堂詞韻，三聲用曲韻，而入聲用詩韻，大乖詞法。二沈謙之詞韻略，取詩韻刪併，不知尋廣韻原紐，分合不清，寧復亂次以濟，其按詁且謂侵韻與真文及庚青蒸可以合併，混亂音類，未足爲訓，毛先舒既括其略而辨正之矣。其後趙鑰曾亮

武皆沿沈書而作詞韻，分合之間亦多可議。三李漁之詞韻，列二十七部，析以鄉音，尤爲不經。四吳煊，程名世合作之學宋齋詞韻，以平上去三聲分十一部，入聲分四部，既混真文庚青蒸侵，又混元寒刪先覃鹽咸及月曷黠屑合葉荒雜太甚，貽誤匪淺。詞有鄭表波作綠漪亭詞韻，葉中鄉作天籟軒詞韻，以羽翼之，而詞韻送大套。至若毛奇齡謂詞韻可任意取押通轉，其謬又不待言矣。詞韻經鄒祇謨毛先舒辨論，稍有端緒。鄒氏遠志齋詞衷，內有韻衷，論析頗審。毛氏作唐人四聲表，約韻爲六類，說頗可取。六類者：一穿鼻，東冬江陽庚青蒸二展輔，支微齊佳灰三；二斂唇，魚虞蕭肴豪尤四抵齟，真文元寒刪先五直喉，歌麻六閉口，侵覃鹽咸上去可以類推，惟入聲有異。稍後有仲恠之詞韻，吳子安之榕園詞韻，皆據廣韻分三聲爲十四部，入聲爲五部，共十九部，頗爲周洽。又有晚翠軒詞韻，附見清怡王所刊之白香詞譜後，其分部亦略同吳氏，惟所據爲佩文詩韻耳。乃又載作詞林正韻，乃本吳氏書參酌審定，視以前諸家皆較



精當，遂立詞韻之準。其書據集韻，標目亦與廣韻字小異。茲括其概爲表如下：

平韻		上韻		去韻	
一	東冬鍾	董腫	送宋用		
二	江陽唐	講養蕩	絳漾宕		
三	支脂之微齊灰	紙旨止尾齊賄	寘至志未霽祭太隊廢		
四	魚虞模	語嚙姥	御遇暮		
五	佳 <small>半</small> 皆咍	蟹駭海	太 <small>半</small> 卦怪夬代		
六	真諄臻文欣魂痕	軫準吻隱混很	震稕問焮園恨		
七	元寒桓刪山先仙	阮旱緩潛產銑獮	願翰換諫櫛霰線		
八	蕭宵爻豪	篠小巧皓	嘯笑效號		
九	歌戈	哿果	箇過		
十	佳 <small>半</small> 麻	馬	卦 <small>半</small> 禡		

詞

文——〇——一〇八七

十一	庚耕清青蒸登	梗耿靜迴拯等	映諍勁徑證磴
十二	尤侯幽	有厚黝	宥候幼
十三	侵	寢	沁
十四	覃談鹽沾嚴咸銜凡	感敢琰忝儼蹇檻范	勛闕豔榛驗陷鑿梵

入 韻

十五	屋沃燭		
十六	覺藥鐸		
十七	質術櫛陌麥昔錫職德緝		
十八	迄月沒曷末黠藥屑薛葉帖		
十九	合盍業洽狎乏		

詞韻固緣宋詞而立，而宋人之所作亦時有越出範圍者。如清真之齊天樂（感韻句如雲窗靜掩頓疏）真思君憶君，餘均為庚韻。梅溪之夜合花（真韻句如漸嬾趁時勻染，還看稀星數點，餘均為阮韻句。則阮感並叶龍洲之醉太平（真韻句如情高意花葦，但愁斜照斂，餘均為阮韻句。過秦樓（感韻

句如楚山長鎖秋雲，長嘯蘇門，當時低度西隣，空照天津，餘均爲庚韻。則真庚互施。玉田之邁陂塘，軫韻句如蒼茫一片清潤，梗韻句如花影倒窺天鏡，寢韻句如憑高露飲。一則軫梗而更雜寢聲，憶舊遊（真韻句如都是愁根，庚韻句如同賦飄零，侵韻句如花月鎖春深）則真庚而忽攙侵韻。蓋穿鼻抵齶及閉口三類相混也。他如范希文之蘇幕遮，（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歐陽六一之踏莎行，（行人更在春山外）本紙韻而雜入外字；白石之疏影，（但暗憶江南江北）于湖之滿江紅，（迷南北）木屋韻而雜入北字；白石之長亭怨慢，（不會得青青如此）本語韻而雜入此字；龍洲之賀新郎，（把菱花自笑人顛顛，更忍對燈花彈淚）本語韻而雜入頰字；淚字則展輔與斂唇相混也。是皆一時通脫，未足爲訓。至於山谷之念奴嬌，（最愛臨風笛）本屋韻而笛字則借叶蜀音；夢窗之法曲獻仙音，（啼綃紛痕冷）本養韻而冷字則借叶吳音；林外之洞仙歌，（林屋洞門無鎖）本篠韻而鎖字則借叶閩音；若

持嚴格，皆未可依。蓋詞之用韻寬嚴而毋濫也。轉韻之詞，唐五代爲多。如調笑之三轉，菩薩蠻，虞美人，南鄉子，更漏子，減字木蘭花之四轉，酒泉子，荷葉杯，河傳之短句急轉，定風波，最高樓，離別難之中間插轉，用韻愈密，情致愈迫，大率皆今近也。亦有慢詞而密轉者，如小梅花平仄互轉至八韻，南澗之六州歌頭逐段自相爲叶，凡換五韻，皆覺節促而情殷。平仄通叶之詞亦多，如西江月，渡江雲，醜奴兒慢，換巢鸞鳳，穆護砂，哨徧，戚氏等皆是。他如樂章之曲玉管，以秋洲叶久偶，（烟波滿目憑闌久，千里清秋，別來錦字終難偶，冉冉飛下汀洲）山谷之鼓笛令，以婆羅叶我過，（見來便覺情於我，廝守著新來，好過人囉）他家自有婆婆，更有些兒好處囉。撼庭竹以你叶梅飛，（一鳴咽南樓吹落梅，聞鴉樹鶯飛，如今却被天嗔你）龍洲之江梅引，以蕊里叶飛，（空憇遐想笑摘蕊，斷回腸思故里，慢彈綠綺，引三弄，不覺魂飛）清真之四園竹，以裏紙叶扉知，（未放滿朱扉，庭柯影裏，好風襟袖先知，猶在紙）壽域之漁家傲，以遠

怨叶天娟，（疏雨纔收淡淨天，微雲綻處月嬋娟，寒雁一聲人正遠，添幽怨，那堪往事思量偏。）兩同心以遮計叶枝依，（寒霜覆林枝，望衰柳色尚依依，瞻京都迢遞，惟獨箇未有歸計。）逃禪之二郎神以都叶雨字，（更幾日薰風吹雨，特作澄清海宇，協佐皇都，一金谷之蝶戀花以期伊叶計意，一列來相思無限期，欲說相思要見終無計，擬寫相思持送伊，如何得盡相思意，一友古之飛雪滿羣山以裏叶猗時，一綺窗森玉猗猗，洞房宛是當時，踏相對渾如夢裏，一竹山之大聖樂以歌渴叶破，一壽仙曲破羣唱蓮歌，展一笑微微紅透渦，一西麓之絳都春以懶遠叶寒閒，一不耐春寒，飛梭庭院繡簾開，梅妝欲試芳情懶，琴心不度春雲遠，一畫錦堂以上叶陽觴，（歷歷猶寄斜陽，邀妃試酌清觴，湖上，一皆可細按而得，至若東山之水調歌頭，六州歌頭，通體仄聲落句處，皆與平韻相叶，幾於無句無韻，是又真特例矣。□詞調有本用仄韻而易以平韻者，如昆無咎之尉遲杯，綠頭鴨，（即多麗）杜龍沙之雨零鈴，蘆川之念奴嬌，白

石之滿江紅，聖求之滿路花，竹山之霜天曉角，西麓之絳都春，永遇樂，蘇茂一之祝英臺，近，鄭文妻之憶秦娥等，有本用平韻而易以仄韻者，如樂章之兩同心，淮海之雨中花慢，壽域之山亭柳，漱玉之聲聲慢，稼軒之醉太平，康伯可之漢宮春，花外之慶春宮等，大凡平仄互易之調，其仄韻必爲入聲，蓋平入相近，以就歌喉，齟齬較少也。至調有必須用入聲韻者，如丹鳳吟，大酺，蘭陵王，霓裳中序第一，六么令，解連環，雨零鈴，淒涼犯，暗香，疏影，淡黃柳，惜紅衣，玉京秋，好事近，謁金門等，皆不可用上去韻，又如念奴嬌，滿江紅等，雖偶有用上去韻者，而究以入韻爲宜也。□詞有通首用一韻者，謂之福唐獨木橋體。（福唐義未詳）如山谷瑞鶴仙全用也，字韻，後村轉調二郎神連五首全用省字韻，全谷惜奴嬌全用你字韻，稼軒水龍吟題瓢泉全用些字韻，柳梢青八難全用難字韻，竹山聲聲慢秋聲全用聲字韻，水龍吟招落梅之體，魂傲辛體，瑞鶴仙壽東軒全用也，字韻，皆詞中別體。又辛蔣用些字也，字落者，上一字皆叶韻，尤爲精密。

韻與又情關係至切。平韻和暢，上去韻纏綿，入韻迫切，此四聲之別也。東董寬洪，江講爽朗，支紙鎮密，魚語幽咽，佳蟹開展，真珍凝重，元阮清新，蕭篠飄洒，歌舒端莊，麻馬放縱，庚梗振厲，尤有盤旋，侵寢沈靜，覃感蕭瑟，屋沃突兀，覺藥活潑，質術急驟，勿月跳脫，合盍頓落，此韻部之別也。此雖未必切定，然韻近者情亦相近，其大較可審辨得之。又凡用平韻入韻者，當陰陽相調，用上去韻者當上去相調，庶聲情不致板滯。是在細心者有以自得之耳。

【詞韻】二衆。清仲恆撰。詞韻舊無成書，明沈謙始創其輪廓，恆作是書，又因謙書而訂之。

【詞調】詞初無調也。唐初樂府，五七言律詩而已。中葉以還，漸變爲長短句，則詞調生焉。逮宋則制作紛起，調日以繁。詞之體益大，詞之法益密矣。由是調有定格，字有定數，韻有定聲。後人括調爲譜，按譜填詞之事，於是乎起。詞調之發生，其始必甚短，繼乃稍長，晚則愈長。最短者爲單調，稍長有換頭，爲雙疊。進而右雙換頭，或三換頭，爲三疊，更進至四疊止矣。

## 詞

（疊又或稱片）調以均爲節。（一均略如詩之一聯，有上下句，下句住韻，起轉之韻不計）單調有二均者，有三均者，展爲雙疊則有四均，六均者，有八均，十均以至十二均者，三疊則有十均，十二均以至十六均者，四則疊十六均止矣。宋人詞體見於張炎詞源所逮者，凡九類。其中法曲，大曲上變隋唐，專掌於教坊，纏令，諸宮調，下啓金元，流傳於市井，皆非詞之正體。惟令引，近慢，則爲文人學士所通行之詞體。至三臺，序子則又摘自大曲，而偶播於歌場者也。今引，近慢，在宋時名曰小唱，惟以啞簫篳合之，不必備衆樂器，故當時便於通行。其節奏以均拍區分，短者爲令，稍長者爲引，近，愈長則爲慢詞矣。拍者，所以齊樂，施於句終，故名曰齊樂。又曰樂句。拍之多少，以均而定。約兩拍爲一均。今則以四均爲正，引近則以六均爲正，慢則以八均爲正。（詞源謳曲旨要首二句云：「歌曲今曲，四措勻破，近六均，慢八均。」蓋篇首先將諸小唱均數揭出其下，始分述各種唱法。願後人多忽之，或誤解，是可惜耳。）然今有不及四均者，亦

有延至六均者；引近亦有延至八均者；慢亦有延至十均十二均十六均者。蓋四均六均八均之限，乃南宋以來就其大較區之耳；若詞調則多倡於北宋，此時均拍之數固未刻定若是也。故不少六均之調明稱爲令，八均之調明稱爲引近者；至於八均以上之慢，又不勝數矣。蓋令引近慢，各有本原，各有唱法。本未混，法未亡，縱出入伸縮而無害本味法絕。雖墨守曲說而無功，後人不得其解，或強以字數多少區之。

如毛先舒謂「五十八字以內爲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爲中調，九十一字以外爲長調，蓋古人定例。」實則說無根據。若以多少一字爲界，則如七娘子有五十八字，六十字兩體，將爲小令乎？抑中調乎？雪獅兒有八十九字九十二字兩體，將爲中調乎？抑長調乎？知無以自圓其說矣。今將令引近慢之疊數均數括爲一表，至三臺序子亦附著焉。

近引		令				詞類
雙		雙		單		疊數
八	六	六	四	三	二	均數
陽關引 隔浦蓮近	千秋歲引 祝英臺近 風入松 離亭燕等 此類最多 引近正體	且坐令 師師令	探春令 惜雙雙令 清平樂 菩薩蠻等 此類最多 令之正體	何滿子 拋毬樂等	搗練子 南鄉子等	調例

0762。——0762。

調之長短，蓋繫於作者情事之繁簡。當詞調未發達之時，作如欲寫繁複者之情事，則疊用小令多首以爲之，稍後則引近慢詞漸進，可以放手抒寫矣。張炎云：「大詞之料，可以斂爲小詞，小詞之料，不可展爲大詞。」料者即情事也。□詞調有以加減而變者，如

浣溪沙之有攤破，則以原調結句破七字爲十字；木蘭花之有減字，則以原調一三五七句減七字爲四字，而轉入兩平韻，偷聲則前用原調，後同減字，醜奴兒之有攤破，則於原調每段下加「也囉」等八字爲和聲；南鄉子之有攤破，則由原調加字而略變其句

序子	三臺	慢					
		四	三	三	雙		
十六	十五	十六	十二	十	十二	十	八
鶯啼序	三臺中第一第二第五三均字多則爲急拍，第三第四兩均字少則爲慢拍。	戚氏 前六中四後六	浪淘沙慢 餘如寶鼎現夜半樂皆同爲三疊而每疊四均者。	十二時 前四中三後三 瑞龍吟 前二中二後六	六州歌頭 穆護砂	破陣樂 玉女搖仙珮	上林春慢 木蘭花慢 滿江紅 摸魚子等 此類最多慢之正體

詞

法；踏莎行之有轉調，則於原調每段後半加字，而略變其句法。他和法駕導引，則疊憶江南之首句而成；釵頭鳳，則於摘紅英前後段末加三疊字而成，其加二疊字則為惜分釵；鷓鴣天，則破瑞鷓鴣第五句之

七字句為兩三字句而成；洞庭春色，則破沁園春中間及換頭處句法而成；鼓笛慢，則破水龍吟中間句法而成。

浣溪沙

(張曙)

枕障重。鑪冷繡帷。二年終日苦相思。杏花明月爾應知。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畫簾垂。

攤破浣溪沙  
 菑蒼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無限恨，倚闌干。

木蘭花

(歐陽炯)

兒家夫婿心容易。身又不來書不寄。閨庭獨立鳥

減字木蘭花

(歐陽修)

樓臺向曉。淡月低雲天氣好。翠幕風微。宛轉涼州入破時。香生舞袂。楚女腰肢天與細。汗粉重勻。酒後輕寒不見人。

偷聲木蘭花

(張先)

關關，爭忍拋奴深院裏。悶向綠紗窗下睡。睡又不成愁已至。今年却憶去年春，同在木蘭花下醉。

雲籠瓊苑梅花瘦。外院重扉聯寶獸。海月新生。上得高樓沒奈情。簾波不動銀釭小。今夜夜長爭得曉。欲夢荒唐。祇恐覺來添斷腸。



醜奴兒

(和凝)

蟠螭領上訶梨子，繡帶雙垂。椒戶閒時。競學楞繡  
賭荔枝。叢頭鞋子紅編細，裙窄金絲。無事顰眉。  
春思還教阿母疑。

南鄉子

(晏幾道)

新月又如眉。長笛誰教月下吹。樓倚暮雲初見雁，  
南飛。漫道行人雁後歸。意欲夢佳期。夢裏關山  
路不知。却待短書來破恨，應遲。還是涼生玉枕時。

踏莎行

(晏殊)

細草愁煙，幽花怯露。憑闌總是消魂處。日高深院  
靜無人，時時海燕雙飛去。帶緩羅衣香殘蕙炷。  
天長不禁迢迢路。垂楊只解惹春風，何曾繫得行  
人住。

攤破醜奴兒

(趙長卿)

樹頭紅葉飛都盡，景物淒涼。秀出羣芳。又見江梅  
淺淡妝也。囉，真箇是可人香。蘭魂蕙魄應羞死，  
獨占風光。夢斷高唐。月送疎枝過女牆也。囉，真箇  
是可人香。

攤破南鄉子

山谷集誤題醜奴兒詞律誤改  
促拍醜奴兒今依書舟集改

(黃庭堅)

得意許多時。長醉賞月下花枝。暴風急雨年年有，  
金籠鎖定，鶯雛燕友，不被難欺。紅旆轉逶迤。悔  
無計千里追隨。再來重館瀘南印。而今目下，恹惶  
怎向，日永春遲。

轉調踏莎行

(曾覿)

翠幄成陰，誰家簾幕。綺羅香擁處，觥籌錯。清和將  
近，奈春寒更薄。高歌看殺，蔴梁塵落。好景良辰，  
人生行樂。金杯無奈是，苦相虐。殘紅飛盡，裊垂楊  
輕弱。來歲斷不負鶯花約。

詞

憶江南

(白居易)

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何日更重遊。

摘紅英

(無名氏)

風搖動。雨濛茸。翠條柔弱花頭重。春衫窄，香肌溼。

記得年時，共伊曾摘。都如夢。何曾共。可憐孤似。

釵頭鳳。關山隔。晚雲碧。燕兒來了。又無消息。

瑞鷓鴣

(馮延巳)

纔罷嚴妝怨曉風。粉牆畫壁宋家東。蕙蘭有恨枝猶綠，桃李無言花自紅。燕燕巢時羅幕捲，鶯鶯

法駕導引

(陳與義)

東風起，東風起，海上百花搖。十八風鬟雲半動，飛花和雨著輕綃。歸路碧迢迢。

釵頭鳳

(陸游)

紅酥手。黃滕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

惜分釵

(呂渭老)

重簾挂。微燈下。背闌同說春風話。日盈樓。淚盈眸。覩著紅裯，無計遲留。休休。鶯花謝。春殘也。等閒泣損香羅帕。見無由。恨難收。夢短屏深，清夜濃愁。悠悠。

鷓鴣天

(晏幾道)

彩袖殷勤捧玉鍾。當筵拚却醉顏紅。舞低陽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

啼處鳳臺空。少年薄倖知何處，每夜歸來春夢中。

沁園春

(蘇軾)

孤館鏗青野店雞號，旅枕夢殘。漸月華收練，晨霜耿耿，雲山搞錦，朝露漙漙。世路無窮，勞生有限，似此區區長鮮歡。微吟罷，凭征鞍無語，往事千端。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閒處看。身長健，但優游卒歲，且鬥尊前。

水龍吟

(秦觀)

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疎簾半捲，單衣初試，清明時候。破暖輕風，弄晴微雨，欲無還有。賣花聲過盡，斜陽院落，紅成陣，飛鴛鴦。玉佩丁東別後。悵佳期參差難又。名韉利鎖，天還知道，和天也瘦。花下重門，柳邊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當時皓月，照人依舊。

詞

夢與君同今宵，騰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

洞庭春色

(陸游)

壯歲文章，暮年動業，自昔誤人。算英雄成敗，軒裳得失，難如人意，空喪天真。請看邯鄲當日夢，待炊罷黃粱徐欠伸。方知道，許多時富貴，何處閒身。人間定無可意，怎換得玉鱗絲蓐。且釣竿漁艇，筆牀茶竈，閑聽荷雨。一洗衣塵，洛水情關千古後，尚棘暗銅駝空愴神。何須更慕，封侯定遠，圖像麒麟。

鼓笛慢

(秦觀)

亂花叢裏曾攜手，窮艷景，迷歡賞。到如今誰把，雕鞍鎖定，阻遊人來往。好夢隨春遠，從前事，不堪思想。念香閣正杳，佳歡未偶，難留戀，空惆悵。永夜嬋娟未滿，歎玉樓幾時重上。那堪萬里，却尋歸路，指陽關孤唱。苦恨東流水，桃源路，欲回雙漿。仗何人細與，丁甯問我，如今怎向。

詞調有以重疊而變者：如憶故人之疊爲燭影搖紅，梁州今之疊爲梁州今疊韻，梅花引之疊爲小梅花。

接賢賓之疊爲集賢賓之類。

憶故人

(毛滂)

老景蕭條，送君歸去添淒斷。贈君明月滿前溪，直到西湖畔。門掩綠苔應徧。爲黃花頻開醉眼。橘奴無恙，蝶子相迎，寒窗日短。

燭影搖紅

(周邦彥)

香臉輕勻，黛眉巧畫宮妝淺。風流天付與精神，全在嬌波轉。早是慳心可慣，更那堪頻頻顧盼。幾回得見，見了還休，爭如不見。燭影搖紅，夜闌欲散春宵短。當時誰解唱陽關。離恨天涯遠。無奈雲收雨散。凭闌干，東風淚眼。海棠開後，燕子來時，黃昏庭院。

梁州令

(晁補之)

二月春猶淺。去歲櫻桃開徧。今年春色怪遲遲，紅梅常早，未露胭脂臉。東君故遣春來緩。似會人深願。蟠桃新鑣雙盞。相期似此春長遠。

梁州令

(晁補之)

田野間來慣。睡起初驚曉燕。樵青早挂小簾鉤，南園昨夜，細雨紅芳徧。平蕪一帶煙花淺。過盡南歸雁。江雲渭樹俱遠。憑闌送目空腸斷。好景難常占。過眼韶華如箭。莫教鷓鴣送韶華，多情楊柳，爲把長條絆。清斟滿酌誰爲伴。花下提壺傳。何妨醉臥花底，愁容不上春風面。

梅花引

(王特起)

山之麓。水之曲。一彎秀色盤虛谷。水溶溶。雨濛濛。  
有人行李，蕭蕭落葉中。人家蘿落炊煙溼。天外  
雲峯迷淡碧。野雲昏。失前付。溪橋路滑，平沙沒舊  
痕。

接賢賓

(毛文錫)

香鞦鏤襜五花驄。值春景初融。流珠噴沫蹀躞，汗  
血流紅。少年公子能乘馭，金鑣玉轡瓏璁。爲惜  
珊瑚鞭不下，騎生百步千蹤，信穿花，從拂柳，向九  
陌追風。

詞

小梅花

(賀鑄)

城下路。淒風露。今人犁田古人墓。岸頭沙。帶蒹葭。  
漫漫昔時流水，今人家。黃埃赤日長安道。倦客無  
漿馬無草。開函關。閉函關。千古如何，不見一人閒。  
六國擾。三秦掃。初謂商山遺四老。馳單車。致絨  
書。裂荷焚芟，接武曳長裾。高流端得酒中趣。身入  
醉鄉安穩處。生忘形。死忘名。誰論二豪，初不數劉  
伶。

集賢賓

(柳永)

小樓深巷狂遊徧。羅綺成叢。就中堪人屬意，最是  
蟲蠶。有畫難描雅態，無花可比芳容。幾回欲散良  
宵永，鶯衾暖，鳳枕香濃。算得人間天上，惟有兩心  
同。近來雲雨忽西東。銷惱損情悰。縱然偷期暗  
會，長是息爭，似和鳴諧老，免教斂翠啼紅。眼前  
時的暫疎歡宴，盟言在，更莫忡忡。待作真箇宅院，  
方信有初終。

詞調有以犯調而變者：如江月晃重山之半爲西江月，半爲小重山，暗香疏影之前半爲暗香，後半爲疏影；（見夢窗集，方成培詞塵謂是張肯所合，按肯乃明人。）皆犯兩調而成者也。他如四犯翦梅花兩用醉蓬萊合解連環，雪獅兒而成；（見龍洲集，又名韞韞金井，其見於蒲江集中者，名錦園春三犯，又名月城春。）四犯令，玲瓏四犯之合四調而成，六醜之六合調而成；（見清真集）八音諧之合八曲而成；（見松隱樂府，謝元淮碎金詞譜按九宮譜爲之，察校分出，未知確否。）八犯玉交枝之合八曲而成；（見無絃琴譜，又名八寶妝）皆明見著錄。至其餘調名中之「犯」者，或爲犯宮調，非盡合調也。

芳草洲前道路，夕陽樓上闌干。碧雲何處望歸鞍。從軍客，旣樂不思還。洞裏仙人種玉，江邊楚客滋蘭。鴛鴦沙暖鶴鴒寒。菱花晚，不奈鬢毛班。一江月晃重山——陸游）

占春壓一捲峭寒萬里，平沙飛雪。數點酥鈿，凌曉東風已吹裂。獨曳橫梢瘦影，入廣平裁冰詞筆。記

五湖清夜推篷，臨水一痕月。何遜揚州舊事，五更夢半醒，胡調吹微。若把南枝，圓入凌煙，香滿玉樓瓊闕。相將初試紅鹽味，到煙雨青黃時節。想雁空北落冬深，淡墨晚天雲闊。（暗香疎影——吳文英）

水殿風涼，賜環歸，正是夢熊華旦。（解連環）壘雪羅輕，稱雲章題扇。（醉蓬萊）西清侍宴，望黃傘日華籠筆。（雪獅兒）金券三生，玉壺四世，帝恩偏眷。（醉蓬萊）臨安記龍飛鳳舞，信神明有厚，竹梧陰滿。（解連環）笑折花看，麝荷香紅潤。（醉蓬萊）功名歲晚，帶河與礪山長遠。（雪獅兒）麟脯杯行，絨鞵坐穩，內家宣勸。（醉蓬萊）

（四犯翦梅花——劉過）  
月破輕雲天淡注，夜悄花無語。莫聽陽關牽離緒。拌醪酌，花深處。明日江郊芳草路。春逐行人去。不似茶蘼開獨步。能著意，留春住。（四犯令——侯寘）

穠李天桃，是舊日潘郎，親試春豔。自別河陽，長負

露房煙臉憔悴鬢點。吳霜細念。想夢魂飛亂。歡盡  
闌。玉砌都換。纔始有緣重見。夜深偷展香羅薦。  
暗窗前。醉眠蔥蒨。浮花浪蕊都相識。誰更重抬眼。  
休問舊色舊香。但認取芳心一點。又片時一陣風  
雨惡。吹分散。(玲瓏四犯——周邦彥)

芳草到橫塘。宮柳陰低。覆新過疏雨。(春草碧首  
句至三句) 望處藕花密。映沙汀煙渚。(望春回  
四句至五句) 波靜翠痕琉璃。(茅山逢故人第  
六句) 似佇立飄飄川上女。(迎春樂第三句) 幽  
弄曉色。正鮮妝照影。(飛雪滿羣山第十二句) 幽  
香潛度。水閣薰風對萬姝。共泛泛紅綠。闌花深  
處。(蘭陵王十四句至十七句) 移棹採初開。嗅金  
纓。留取。趁時凝賞池邊。預後約淡雲低護。(孤鸞  
十三句至十六句) 未飲且憑闌。更待滿荷珠露。  
(眉嫵末二句)(八音譜——曹勳)

滄島雲連。綠瀛秋入。暮景却沈洲嶼。無浪無風。天  
地白。聽得潮生人語。擊空孤柱。翠倚高閣。憑虛中  
流。蒼碧迷煙霧。惟見廣寒門外。青無重數。不知

詞

是水是山。不知是樹。漫漫知是何處。倩誰問。凌波  
輕步。漫凝睇。乘鸞秦女。想庭曲。霓裳正舞。莫須長  
笛。吹愁去。怕喚起魚龍。三更噴作前山雨。(八犯  
玉交枝——仇遠)

詞調有以過腔而變者。如東坡之水龍吟。注云「蓋  
越調鼓笛慢」。晁無咎之消息。注云「自過腔。即越調  
永遇樂」。白石之湘月。注云「即念奴嬌之高指聲也。  
於雙調中吹之。高指今謂之過腔」。水龍吟本屬越  
調。尚未過宮。永遇樂本歌指調。歌指入越調。中隔商  
調。一宮。念奴嬌本大石調。高指聲當是入雙調。以中  
隔高大石一宮也。

小舟橫截春江。臥看翠壁紅樓起。雲間笑語。使君  
高會。佳人半醉。危柱哀絃。豔歌餘響。繞雲縈水。念  
故人老大。風流未減。空回首。煙波裏。推枕惘然  
不見。但空江。月明千里。五湖閒道。扁舟歸去。仍攜  
西子。雲夢南州。武昌東岸。昔遊應記。料多情夢裏。  
端來見我也。參差是。(蘇軾水龍吟)

松菊堂深。芰荷池小。長夏清暑。燕引雛還。鳩呼婦

文———一一〇一

往人靜郊原。趣。麥天已過，薄衣輕扇，試起繞園徐步。聽衡宇欣欣童稚，共說夜來初雨。蒼苔徑裏，紫葳枝上，數點幽花垂露。東里催鋤，西隣助餉，相戒清晨去。斜川歸興，倏然滿目，回首帝鄉何處。只愁恐輕鞍犯夜，灑陵舊路。（晁補之消息）

五湖舊約，問經年底事，長負清景。暝入西山，漸喚我，一葉夷猶乘興。倦網都收，歸禽時度，月上汀洲冷。中流容與，畫橈不點清鏡。誰解喚起湘靈，煙鬢霧鬢，理哀絃鴻陣。玉塵談玄，歎座客，多少風流名勝。暗柳蕭蕭，飛星冉冉，夜久知秋信。鱸魚應好，舊家樂事誰省。（姜夔湘月）

詞調有以摘取而變者，如泛清波摘偏，薄媚摘偏，照州慢，氏州第一，劍器近，法曲第二，法曲獻仙音，霓裳中序第一，六么令，六么花十八（即夢行雲）以及水調歌頭，齊天樂，萬年歡等，皆自大曲或法曲中摘取其聲音美聽而可獨唱起結無礙者一偏，單譜而單唱之，遂離原來之大偏而為尋常之散詞，雖字句不相遠，而已別成其調矣。

催花雨小，著柳風柔，多是去年時候好。露紅煙綠，儘有狂情鬥春早。長安道，秋千影裏，絲管聲中，誰放豔陽輕過了。倦客登臨，暗惜光陰恨多少。楚天渺，歸思正如亂雲，短夢未成芳草空。把吳霜點鬢，華自悲清曉。帝城杳，雙鳳舊約，漸虛孤鴻，後期難到。且趁花朝夜月，翠樽傾倒。一泛清波摘偏——晏幾道——

桂香消，梧影瘦，黃菊迷深院。倚西風，看落日，長江東去如練。先生底事，有賦飄然，剛道為田園。獨醒何為，持杯自勸，未能免。休把茱萸吟玩。但管年年健，千古事，幾憑闌。吾生九十強半，歡娛終日，富貴何時，一笑醉鄉寬。倒載歸來，迴廊月又滿。（薄媚摘偏——趙以夫——）

武林鄉，占第一湖山，詠畫爭巧。驚石飛來，倚翠樓煙靄，清猿啼曉。況值禁園師帥，惠政流入歡謠朝暮。萬景，寒潮弄月，亂峯回照。天使尋春不早。併行樂，免有花愁花笑。持酒更聽紅兒，肉聲長調。瀟湘故人未歸，但目送游雲孤鳥。際天杪，離情盡寄。



芳草（熙州慢——張先）

波落寒汀，村渡向晚，遙看數點帆小。亂葉翻鴉，驚風破雁，天角孤雲縹緲。官柳蕭疏甚，尚挂微微殘照。景物關情，川原換目，頓來催老。漸解狂朋歡意少。奈猶被思牽情繞。座上琴心，機中錦字，覺最縈懷抱。也知人懸望久，舊薇謝歸來一笑。欲夢高唐，未成眠，霜空已曉。——氏州第一——周邦彥——

夜來雨，願借得東風吹，任海棠正嬌嬌處，且留取惜庭戶。試細聽鶯啼燕語，分明共人愁緒。怕春去，佳樹翠陰初轉午。重簾未捲，乍睡起，寂寞看風絮。偷彈清淚寄煙波，見江頭故人，爲言憔悴如許。彩箋無數，去却寒暄，到了渾無定據。斷腸落日千山暮。（劍近——袁去華）

青翼傳情，香狸偷期，自覺當年草草。未省同衾枕，便輕許相將，平生歡笑。怎生向，人間好事到頭少。漫悔懊。細追思，恨從前容易，致將恩愛成煩惱。心下事，千種盡憑音耗。似此縈牽等伊來自家向道。待相見，喜歡存問，又還忘了。（法曲第二柳永）

詞

蟬咽涼柯，燕飛塵幕，漏閣籤聲時度。倦脫綸巾，困便湘竹，桐陰半侵庭戶。向抱影凝情處。時聞打窗雨。耿無語。歎文園近來多病，情緒懶，尊酒易成間阻。縹緲玉京人，想依然、京兆眉嫵。翠幕聲中，對徽容空在，紋素待花前月下。見了不教歸去。（法曲獻仙音——周邦彥）

亭皋正望極。亂落蓮歸未得。多病却無氣力。況紈扇漸疏，羅衣寒切。流光過隙。歎杏梁雙燕如客。人何在，一簾淡月，彷彿照顏色。幽寂。亂蛩吟壁。動庾信清愁似織。沈思年少浪跡。笛裏關山，柳下芳陌。墜紅無信息。漫暗水涓涓溜碧。飄零久，如今何處，醉臥酒壚側。（霓裳中序第一——姜夔）

雪殘風信，悠颺春消息。天涯倚樓新恨，揚柳幾絲碧。還是南雲雁少，錦字無端的。寶釵瑤席。彩絃聲裏，拚作尊前未歸客。遙想疏梅此際，月底香萼。拆列後誰繞前溪，手揀繁枝摘。莫道傷高恨遠，付與臨風笛。儘堪愁寂。花時往事，更有多恨箇人憶。（六么令——晏幾道）

簾波皺織縠。朝炊熟。眠未足，青奴細膩，未拌真珠斛。素蓮幽怨，風前影，接頭斜墜玉。畫闌枕水，垂楊梳雨，青絲亂如乍沐。嬌嬋微韻，晚嬋理秋曲。翠陰明月勝花夜，那愁春去速。（夢行雲——吳文英）

原注即六么花十八）

詞有調異名同者，其類有三：一則如長相思，西江月

之類，原有令詞，而復有慢，篇幅長短迥異，而仍其名

二則如相見歡，錦堂春，俱別名烏夜啼；浪淘沙，謝池

春，俱別名賣花聲；三則如新雁過妝樓，別名八寶妝，

而別有八寶妝正調，菩薩蠻，別名子夜歌，而別有子

夜歌正調；一落索，別名上林春，而別有上林春正調；

眉嫵，別名百宜嬌，而別有百宜嬌正調；繡帶子，別名

好女兒，而別有好女兒正調，皆其類也。詞亦有調

同而名異者，如木蘭花與玉樓春之類，五代即有異

名，宋人則多取詞中字句以名篇，如賀新涼，名乳燕

飛，水龍吟，名小樓連苑等，龐雜朦混，難僕指數。宋人

頗多此習，如賀鑄東山詞一卷，及賀方回詞二卷，亦

名寓聲樂府，多用新名，又張輯東澤綺語債一卷，全

不用本調名稱；丘處機蟠溪詞一卷，半屬舊調新名。

大抵厭常立新，無關宏旨，致後人為譜者矜多炫博，

誤別復收，徒亂詞體，而貽笑柄，倚聲者巧立新名，故

鑄舊號，徒眩耳目，而啓紛歧，大雅所宜戒也。（參閱

詞律及諸集，例不具舉。）唐詞多緣題所賦；臨江

仙則言水仙，女冠子則述道情，河瀆神則詠祠廟，巫

山一段雲則狀巫峽，其後則即本詞取句命名，如後

唐莊宗之一葉落，如夢令，韋莊之天仙子，歐陽炯之

木蘭花，江城子，毛文錫之西溪子等，更後則兩宋詞

家自度新曲，隨手立名，如白石之暗香，疏影，夢窗之

高山流水等，再後則按前人譜調填詞耳，故調名之

立，未必可盡尋其原。俞彥云：「宋人詞調不下千餘，

新度者即本詞取句命名，餘均按譜填詞；若一一推

鑿，何能盡符原旨？安知昔人最始命名者，其原詞不

已失傳乎？且僻調甚多，安能一一傳會載籍，自命稽

古學者，甯失闕疑，毋使後人徒資彈射可耳。」乃明

人楊慎，都穆，董逢元，沈際飛輩，偏好推調名緣起，為

之附會。清人毛先舒著填詞名解，尤自謂「參伍鈞

稽，頗獲端緒。」究其所舉者多屬碎義末節，且有但舉異名，竟未解其所由起者，誠自愧其名矣。□五代宋初之詞，調下無題。其後填詞者始於調下附著作意，啓此風者是爲東坡。東坡集中幾全有題，或小序。此爲詞之進步，因著題則不能爲泛泛之詞，且使讀者易明其旨也。迨白石出，則小序尤極優美，往往低回反復，清氣洋溢，爲本詞增色不少，宜獨步兩宋已。□詞調與宮調有密切之關係，惜後世無從悉知。試取柳永樂章集勘之，尚可見其端倪。集中諸詞，皆依宮調分列，同曰鶴沖天也，大石調與黃鐘宮不同，同曰望遠行也，中呂調與仙呂調不同，同曰安公子也，中呂調與般涉調不同，同曰歸去來也，平調與中呂調不同，同曰瑞鷓鴣也，南呂調與般涉調不同，同曰尾犯也，正宮與林鐘商不同，同曰洞仙歌也，中呂調與仙呂調不同，同曰定風波也，雙調與林鐘商不同，同曰鳳歸雲也，林鐘商與仙呂調不同，同曰女冠子也，大石調與仙呂調不同，同曰傾杯樂也，仙呂宮與大石，林鐘商，黃鐘羽，散水調俱各不同。藉曰傳寫訛

詞

錯，或作者通脫，則何以集中多首者，如玉樓春、巫山一段雲、少年遊、玉蝴蝶、滿江紅、木蘭花慢等，亦整飭猶人乎？（參閱本集，例不具舉。）□宋人樂律之書，有宋仁宗之景祐樂髓新經，蔡元定之律呂新書，陳暘之樂書，皆詳悉繁重，不暇論列。其簡要者，惟張炎詞源，其論音譜，略云：「有法曲，有五大曲，有慢曲。法曲則以倍四頭管品之，其聲清越。大曲則以倍六頭管品之，其聲流美。即歌者所謂曲破，如望瀛、如獻仙音，乃法曲。其源自唐來，如六么、如降黃龍，乃大曲。唐時鮮有間……慢曲引近，則名曰小唱。」又論拍眼，略云：「法曲大曲慢曲之次，引近輔之，皆定拍眼。蓋一曲有一曲之譜，一均有一均之拍，若停聲待拍，方合樂曲之節，所以衆部樂中，用拍板名曰齊樂，又曰樂句。唱法曲大曲慢曲，當以手拍，鑾令則用拍板。」說甚精微，在南宋知者已尠，故仇遠致譏於不知宮調者，僅能四字沁園春，五字水調，七字鷓鴣天，步蟾宮，亦可識茲事之難矣。□唐燕樂用二十八調，至南宋則僅用七宮十二調。七宮者，正宮、高宮、仲呂宮、

文——〇——一一〇五

道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宮；十二調者：大石調，般涉調，雙調，仲呂調，小石調，正平調，歇指調，高平調，商調，仙呂調，越調，羽調是也。一見詞源。各宮調各有管色，所以定樂者用調高下之標準。又各有結聲，視其結聲以定宮調之名。結聲於宮，則以宮稱結聲於商角徵羽，則以調稱。調不同則結聲亦異。一結聲者，或曰殺聲，又曰住字，即詞句末歸韻處所用之聲也。今

考詞源所列八十四調各有殺聲，其字皆當時俗樂所用之簡筆字，推傳刻多訛，漸少識者，然悉心察究，尚可一一釐正也。詞源曾將八十四調雅俗名及結聲字備列為表，今但摘取宋時所用之七宮十二調，參以白石旁譜及方（成培）凌（廷堪）張（文虎）陳（澧）諸家之說，補列用字，共為一表如次：

七宮十二調名稱管色結聲用字表

宮		鐘 黃			色管	雅名	俗名	律字	結聲	用字
夾	宮呂大	フム								
夾鐘宮	大呂宮	黃鐘羽	黃鐘商	黃鐘宮	合本律	正宮	ム	合六	合四一勾尺工凡六五	
中呂宮	高宮	般涉調	大石調	正宮	四太簇	正宮	マ	四	宮商角變微羽閏宮商	
①本律 下一	⑦本律 下四	フ南呂 工	マ太簇 四	ム本律 合	工	正宮	マ	四	宮商角變微羽閏宮	
下一	下四	工	四	合六	工	正宮	マ	四	宮商角變微羽閏宮	

詞

射 無		宮 則 夷			宮 鍾 林			宮 呂 中			宮 鍾	
④		⑦			八			フ			⊖	
無射商	無射宮	夷則羽	夷則商	夷則宮	林鍾羽	林鍾商	林鍾宮	中呂羽	中呂商	中呂宮	夾鍾羽	夾鍾商
越調	黃鍾宮	仙呂調	商調	仙呂宮	高平調	歇指調	南呂宮	正平調	小石調	道宮	中呂調	雙調
△ 合黃鍾	④ 下本律 凡	フ 上中呂	④ 下無射 凡	⑦ 下本律 工	一 姑洗	八 工南呂	マ 尺本律	マ 四太簇	八 尺林鍾	フ 上本律	△ 合黃鍾	フ 上中呂
六	下凡	上	下凡	下工	一	工	尺	四	尺	上	六	上
宮商角變徵羽閏商角		宮商角變徵羽閏角變			尺工凡 四下 四一 勾下 五			宮商角變徵羽閏徵羽			宮商角變徵羽閏羽閏	
下凡合四一上尺工六五		下凡合四一下上尺六五			上尺工凡合四一六五			上尺工凡合四一六五			一下上尺工凡下凡合四六五	

宮

無射羽

羽調

入林鍾

尺

觀白石旁講所用住字，無一逾越。如用無射宮（即俗黃鍾宮）者，則住字爲凡。用仙呂宮者，則住字爲工。用中呂宮，高平調及黃鍾角者，則住字爲一。用越調及中呂調者，則住字爲二。用正平調者，則住字爲三。用雙調者，則住字爲么。用商調者，則住字爲凡。用黃鍾下徵者，則住字爲八。尺證以詞源之論，結聲正訛，亦皆吻合。其說如下：

商調是凡字結聲，用折而下，若聲直而高而不折，則成二字，即犯越調。

仙呂宮是凡字結聲，現平直，若微折而下，則成凡字，即犯黃鍾宮。

正平調是二字結聲，用平直而去，若微折而下，則成三字，即犯仙呂宮。

道宮是二（同么）字結聲，要平下，莫太平，若折而帶一聲，即犯中呂宮。

高宮是可字結聲，要清高，若平下則成凡字，犯黃

鍾，微高成下字，是正宮。南呂宮是八字結聲，要平而去，若折而下，則成一字，即犯高平調。

據上所說，道宮之結聲爲二，可證白石所論道宮上字住，雙調亦上字住，所住字同，故道調曲中犯雙調，或雙調曲中犯道調之說，並可知結聲之不同者，不能相犯矣。惟宋詞歌法，後世無傳，雖九宮大成譜及碎金詞譜載有多調，然皆以曲法歌之，非詞譜之真面目也。□宮調之與情感關係至切。今按陶宗儀輟耕錄，與周德清中原音韻，俱有宮調聲情之說。惟皆出於元人。又就當時曲調分析，故止有六宮十一調。然詞曲理原一貫，吾人不妨借以觀詞。茲錄於下：

仙呂宮清新綿邈 南呂宮感歎悲傷

中呂宮高下閃賺 黃鍾宮富貴纏綿

正宮惆悵雄壯 道宮飄逸清幽

大石風流蘊藉 小石旖旎嫵媚

高平條暢澗漾 般涉拾掇坑塹

歌指急併虛歇 商角悲傷宛轉

雙調健捷激裊 商調悽愴怨慕

角調嗚咽悠揚 宮調典雅沉重

越調陶寫冷笑

右列宮調，較宋時所用七宮十二調，數量已減少。而  
 其後南曲且減爲十三調，及明則僅有九宮之名。於  
 此可見用調之日趨於簡矣。詞調與文情亦有密  
 切之關係。觀楊守齋作詞五要所論：第一要擇腔，腔  
 不韻則勿作；第二要擇律，律不應月則不美；第三要  
 填詞按譜；第四要隨律押韻。可知宮律詞調聲響文  
 情皆屬一貫。就作者言則本情以尋聲，因聲以擇調，  
 由調以配律。就詞體言則本律而立調，由調而定聲，  
 以聲而見情。今宋詞之宮調律譜，因無從悉知，然詞  
 調之聲情，尚可從而審別。試觀北宋晏歐諸公規模  
 花間，其用調亦略相同。樂章東坡二集風格不同，其  
 中用調亦迥異。夢窗用調多同美成；草窗碧山玉田  
 輩，又多同夢窗。稼軒用調多同東坡；龍洲後村遺山

詞

輩，又多同稼軒。使假柳周集中著調以效蘇辛，必不  
 成章，即勉爲之，亦失韻味；以蘇辛集中慣調而擬美  
 史，亦自格格不入。蓋詞有剛柔二派，調亦如之。毗剛  
 者，亢爽而雋快；毗柔者，芳悱而纏綿。賦情寓聲，自當  
 求其表裏一致，不得乖反。若雨零鈴，肝遲杯，還京樂，  
 六醜，瑞龍吟，大酺，繞佛閣，暗香，疏影，國香，慢等調，則  
 沉冥凝咽，不適豪詞；六州歌頭，水調歌頭，水龍吟，念  
 奴嬌，賀新郎，摸魚兒，滿江紅，哨徧等調，則揮灑縱橫，  
 未宜側豔。縱高才健筆，偶有通融，如南澗之「東風  
 著意，清真之「晝日移陰」白石之「鬪紅一舸」龍  
 洲之「洛浦凌波」之類，然究未若還其真面目之  
 爲愈。此中消息，深思自知。守齋致論於擇腔，亦此旨  
 耳。

【詞調命名】詞之初起，祇有詞調，沒有題名；所有  
 創作，大多緣題而賦，如「臨江仙，則言水仙；女冠子，  
 則述道情；河清神，則緣祠廟；巫山一段雲，則狀巫峽；  
 醉公子，則詠醉公子也。」一詞品。換一句話說，則  
 那詞牌就是它的名字。例如唐太宗的好時光，則好

時光便是他的題目；白居易的長相思，則長相思便是他的題目；更無須乎像後世詞人一樣，在「暗香」「疎影」之下更注出「詠梅」，在「滿江紅」之下更注出「金陵懷古」等題目。胡適之先生說：「這一百年的詞都是無題的內容，都很簡單，不是相思，便是別離，不是綺語，便是醉歌，所以用不着標題；題底也許別有寄託，但題面仍不出男女的豔歌，所以不用特別標出題目。」是故朱彝尊云：「花間體制，調即是題，如女冠子，則詠女道士；河瀆神，則為送迎神曲；虞美人，則詠虞姬是也。宋人詞集大約無題，自花庵草堂增入『閨情』『閨思』『四時景』等題，深為可憎！」一詞綜發凡一。據都穆南濠詩話所說，則謂昔人詞調，其命名有種種的不同：(1)有取古詩中語者，如蝶戀花，取梁簡文詩「翻階蛺蝶戀花情」；滿庭芳，取柳柳州詩「滿庭芳草結」；玉樓春，取白樂天詩「玉樓宴罷醉和春」；丁香結，取古詩「丁香結恨新」；霜葉飛，取老杜詩「清霜洞庭葉，故欲別時飛」；清都宴，取沈隱侯詩「朝上閨闈

宮，夜宴清都闈」之類是也。(2)有出於史籍者，如荔枝香，出唐書禮樂志：「明皇幸蜀，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奏新曲，而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遂命其名曰荔枝香。」解語花，出開元天寶遺事：「帝與妃子共賞太液池千葉蓮，指妃子謂左右曰：何如此解語花也。」塞垣春，出漢書鮮卑傳。(3)有出文選總集者，如風流子，出文選。劉良文選注曰：「風流，言其風美之聲，流於天下者，男子之通稱也。」(4)有出於先秦諸子者，如解連環，出莊子：「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華胥引，出列子：「黃帝晝寢，夢遊華胥氏之國。」(5)有出於經典者，如玉燭新出於爾雅之類。所以，唐末五代宋初之詞，多題「本意」，或者其詞調亦就是「本意」。(一詞意)張志和的漁歌子，全是漁翁的生活；溫庭筠的訴衷情，祇是描寫相思的情緒；李後主的搗練子，即詠搗練也。後代按譜填詞，更於調外另有其它的意思，實算失却創詞的原意了。調名出自詩賦，其說尚不止此。揚用修云：蝶戀花，取梁元



帝「翻階，蛺蝶總花情」滿庭芳取吳融「滿庭芳」  
 草易黃昏「點絳脣取江淹「白雪凝瓊貌明珠」  
 鷓鴣天取鄭嵎「春遊雞鹿塞家在鷓鴣天」惜餘  
 春取太白賦語浣溪沙取杜陵詩意青玉案取四愁  
 詩語踏莎行取韓翃詩「踏莎行草過青溪」西江  
 月取衛萬詩「只今惟有西江月」菩薩蠻西域婦  
 髻也蘇幕遮高昌女子所戴油帽西域婦帽也  
 尉遲杯尉遲敬德飲酒必用大杯也蘭陵王蘭陵王  
 每入陣必先歌其勇也生查子查古槎字張審乘槎  
 事也瀟湘逢故人柳渾詩句也一升菴詞品即沈大  
 羽所載疏名卓珂月云多麗張均妓名善琵琶者  
 也念奴嬌唐明皇宮人念奴也竊按俞少卿云調  
 名緣起之說起於楊用修及都元敬而沈天羽掩楊  
 論為己說胡元瑞筆叢駁用修處最多其辨詞調尤  
 極顯縷如辨詞名之本詩者點絳脣青玉案等楊說  
 或協餘俱偶合未必盡自詩中滿庭芳草易黃昏唐  
 人本形容淒寂詞名滿庭芳豈應出此生查子詞查  
 即古槎字合之博望意義不通菩薩蠻謂蠻國之人

詞

危髻金冠瓔絡被體故名非專指婦髻也蘭陵王入  
 陣曲見北齊史尉遲大杯正史無考乃誤認元人雜  
 劇鷓鴣天謂本鄭嵎詩則雞鹿塞當入何調曲中有  
 黃鶯兒水底魚門鷓鴣混江龍等又本何調耶元瑞  
 此論可謂詞品董狐矣愚按用修元敬俱號綜博而  
 過于求新作好遂多環漏如一滿庭芳而用修謂本  
 吳融元敬謂本柳州吳何所原起歟風流子二字一  
 解尤為可笑詞中如贊浦子竹馬子之類極多亦男  
 子通稱耶則兒字又屬何解荔枝香解語花與安公  
 子等類相近似乎可據若連環華胥本之莊列塞垣  
 玉燭本之後漢書爾雅遙遙華胥探河宿海母乃太  
 遠此但穿鑿附會之過也胡元瑞藝林學山對於  
 調名緣起之說頗有微言其論云「諸詞所詠固即  
 詞名然詞家亦問如此不盡泥也菩薩蠻稱唐世諸  
 調之祖昔人著作最衆乃無一曲與詞名相合餘可  
 類推猶繼府然題即詞曲之名也聲調即詞曲音節  
 也宋人填詞絕唱如「流水孤村」「曉風殘月」等篇  
 皆與調名了不關涉而王晉卿人月圓謝無逸漁家

文——〇——111

傲，殊碌碌無聞；則樂府所重，「在調」「不在題」明矣。其言「其實這種論斷，亦未通達。」大率古人由詞而製調，故命名多屬本意；後人因調而填詞，故賦寄率離原詞。曰「填」曰「寄」通用可知。宋人如黃鶯兒之詠鶯，迎新春之詠春，月下笛之詠笛，暗香疏影之詠梅，粉蝶兒之詠蝶，如此之類，其傳者不勝屈指。至如「宋人詞調，不下千餘；新度者即本詞取句命名，餘俱按譜填綴」已爾。綜上所述，大抵調名之起，不外十一類：(1)一緣題製名者，如李後主搗練子，張志和漁歌子，蘇東坡無愁可解之類。(2)緣調製名者，如十六字令，一七字令，歐陽炯的三字令（通調俱用三字成句）江城梅花引（取江城子前半調及梅花引後半調合成）之類。(3)摘取本詞中之字句製名者，如唐莊宗之一葉落，白樂天之花非花，韋莊之天仙子，秦觀之憶王孫，周美成之解連環（詞云：信妙手能解連環）之類。(4)援用古樂府製名者，如長相思，玉樹後庭花，河滿子，浪淘沙，定風波之類。(5)取諸詩賦語以製名者，如

點絳脣，取江淹詩「白雪凝膚貌，明珠點絳脣」；高陽台，取宋玉神女賦語；惜餘春，取太白賦語之類。（此類至夥，說已見前。）(6)取諸古事物以製名者，如菩薩蠻，一斛珠（唐玄宗以珍珠一斛賜江妃，江妃不受，作詩進上，上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之類。(7)因古人名以製名者，如虞美人，師師令，多麗之類。其餘如(8)出史籍，(9)出總集，(10)出諸子，(11)出經典之類，其題至夥，實難筆罄。在前已約略言之，此處亦不殫舉了。1009

【詞譜】詞調之著為譜，始自明張南湖之詩餘圖譜。南湖名綏，字世文，高郵人。其譜分列詞調，而用白黑圓表平仄，半白黑圓表可平可仄。我調既略，漏誤亦甚。且圓之黑白，鈔刻亦易訛混。嗣錢塘謝天瑞從而廣之，吳江徐師曾去圖而著譜。新安程明善遂輯為甯餘譜，明以來其書通行，羣稱博覈，奉若圭臬。然觸目瑕癥，通身罅漏，以其根據錯誤之刊本，故至以訛傳訛。如念奴嬌之與無俗念，百字謠之與大江乘，賀新郎之與金縷曲，金人捧露盤之與上西平，皆本

一調而分列數體，尤有可笑者。燕臺春之即燕春臺，大江之乘，即大江東，秋霽之即春霽，棘影之即疎影，本無異名，而誤沿訛字，或列數體，或逸本名，甚至錯亂句讀，增減字數，而強綴標目，妄分韻脚。又如千年調，六州歌頭，陽關引，帝臺春之類，句數率皆淆亂。又其分類爲題，有所謂二字題，三字題，通用題，歌行，思憶，人事，聲色，珍寶之屬，皆隨意區分，了無義例。又每調分列第一，第二等體，而次序之先後，殊無標準。清初仁和賴以邠，復著填詞圖譜，圖則倣張譜，則依程參稽，既疏訛謬，仍舊且一遇新名，則不審而復收。至於分調分段之誤謬，字句平仄之脫略，尤更僕難數。因猶明人荒落之病，反貽後世歧路之憂，良足憾也！

雅坪詞譜，陸義山（名蒙，字義山，平湖人）撰。白香詞譜，舒白香（名夢蘭，字白香，靖安人）有天香戲稿。

撰謝韋庵（名朝徵，亦海人）箋之。自怡軒詞譜，許穆堂（名寶善，字毀愚，號穆堂，青浦人）有自怡軒詞。

撰碎金詞譜，謝默卿（名元淮，號默卿，松滋人）有海天秋角詞。撰皆較清聖祖之欽定詞譜（康熙五

詞

十四年奕清奉敕撰凡八百二十餘調二千三百餘體，於諸調得名之源流，倚聲之平仄，句法之異同，均具有考證。爲少。近人所據者，爲萬紅友（名樹，字紅友，宜興人，有香騰詞）之詞律。（康熙二十六年書成，凡六百六十調，一千一百八十餘體，以字數之多寡爲先後。有類列者，則不拘字數。類列者，如塞姑爲二十四字，而九十五字之塞孤，即次於下，搗練子爲二十七字，而四十八字之胡搗練，即次於下。康熙五十四年，敕修詞譜，樓儼與馮駁正詞律百餘條，又以詩餘圖譜，嘯餘譜謬妄，以四聲二十八調爲經，詞之有宮調者爲緯，此即江秋珊師所謂以古代七音十二律之宮調爲經，以今之四七工尺爲緯也。樓又以詞之無宮調者，依時代爲先後，附於其下，詞律之一體，實爲無理取鬧。雨中花一調，共列十八首，今慢不辨，皆謂之又一體，誤孰甚焉。戈載與王敬之擬增訂詞律，作詞律訂詞律補，皆未成。杜文瀾乃本之作詞律校勘記二卷，凡校正者，三百八十五調。）徐誠庵（名本立，字子堅，號誠庵，德清人）之詞律拾

遺。(書成於道咸間，凡二百餘調，四百九十五體，共八卷前六卷補詞律之未備，以未收之詞為補調，已收而未盡厥體者為補體，後二卷則訂正原書為補註，誠慮拾紅友之遺，網羅散失，誠有功詞苑，然亦不無襲謬因譌之處，且多生澀俗陋之調，殆亦以求備為宗旨歟。) 戈順卿恪守紅友之說，謹於持律，剖及豪芒，道光間，從其說者，或不免晦澀窳離，情文不副，然實為聲律諍臣，不可就便安而至徇越也。凡不依舊調之聲律字句，而自創一調者，可先率意為長短句，然後協之以律，曰自度曲，亦曰自度腔。萬氏詞律於明人之自度曲，概置弗錄，而別有輯清人之自度曲者，則咸同間之朱紫鶴也。(名和義，字紫鶴，吳縣人) 其書曰新聲譜。(凡四十七調) 起毛稚黃(名先舒，字稚黃，錢塘人，有鸞情詞) 之二十字，今訖顧梁汾二百八十三字之梅影，納蘭容若頗有自度曲，而譜中僅錄其青衫溷徧一闕，則亦不免尚有脫漏也。紫鶴之自度曲有三曰返魂香，曰采茶春，袁碧曰落梅聲，亦附列焉。惟元明以來，宮調久亡，自

度曲之有聲律者，恐僅戈順卿之一枝秋犯，即元明人之自度曲，亦多率意為長短句而已。毛大可謂近人不解音律，動造新曲，曰自度曲云云，則清初已然，後可知矣。詞之宮調既已久亡，遂無一可歌之詞。清之通解聲律者，殆惟沈蘭如(名彥曾，字士芙，號蘭如，長洲人，有蘭素詞) 鄭叔問二人而已。蘭如為詞成間人，少負奇稟，精研四聲二十八調，煙晨月夕，輒以宋人樂府傳之，循節揚聲，動諧律呂。叔問深明管絃聲數之異同，而上攷古燕樂之舊譜，於白石自製曲字旁所記音拍，悉能以意通之。其他作者，僅依前人之調，按其平仄，填入字句，(或且有平仄謬誤者) 斤斤於上去兩聲之辨，遵紅友詞律而已。(不講求上去兩聲者甚多) 求其四聲悉合者，已不多得。能知陰平之為清聲，陽平之為濁聲者，則百無一二。聚今之詞人而語以音呂，示以樂色，其有不狂悖姍笑，目為神經怪牒者，幾希。宮調之墜，不可復續，學者今日，亦惟致力於四聲，以為慰情勝無，稍盡填詞之能事而已。凌次仲(名廷堪，字次仲，歙縣人有

梅邊吹笛譜）嘗曰宜興萬氏專以四聲論詞，畏其嚴者多，試之，濫州先著尤甚，以爲宋詞宮調，別有祕傳，不在四聲。按白石集滿江紅云：末句無心撲，歌者將心字融入去聲，方諧。徵招云：正宮齊天樂，慢前兩拍是徵調，故足成之。及考徵招起二句平仄，與齊天樂吻合。則宋人未嘗不以四聲定宮調。萬氏之說，初不與古戾也。清人之恪守詞律，能一聲一字，剖析無遺，如方千里（三衢人，有和清真詞）之和清真者，道咸間，有王井叔（名嘉祿，字綏之，號井叔，長洲人，有桐月修笛譜）爲朱酉生（名綬，字仲環，號酉生，元和人，有知止堂詞錄）所賞，謂其四聲嚴密，無一不與古人相合。其後雖朱彊邨、況蕙風二人之詞，根據宋元舊譜，四聲相依，一字不易也。

【詞譜】四十卷，清王奕清等撰。是譜凡八百二十六調，二千三百六體，均以字數多寡爲序，每調各注其源流，每字各圖其平仄，每字各註其叶韻，尤博瞻而典核，有內府刊朱墨套印本。

【詞不始於李白】詞起來的時代，向來有很多的

詞

說法，黃昇的花菴詞選序說：李太白菩薩蠻憶秦娥二闋，爲百代詞曲之祖。（鄭樵通志亦有此說）徐鉉的詞苑叢談說：填詞原本樂府。菩薩蠻以前，追而溯之，梁武帝江南弄，沈約六憶詩，皆詞之祖。人言之詳矣。汪森的詞綜序說：自有詩而長短句即寓焉。南風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頌三十一篇，長短句居十八篇，郊祀歌十九篇，長短句居其五，至短蕭韶歌十篇，皆長短句，雖謂非詞。這三位古人把詞的起源，一個比一個說得遠，你看他們從唐代的李白，說到悠遠的先秦時代去了。這真是錯誤得可笑。原來我們講詞的起源，是要追尋一條詞的發生的線索，脈絡出來的。如果說詞起源于先秦時代，而事實上詞的發展，又將在晚唐五代，中間竟孤絕了一千年，這如何講得通？即使說起源于梁朝的梁武帝沈約，中間也隔絕了二百多年，毫無線索可尋。這些講詞起源的古人，他們最大的錯誤，就是只認定詞是長短句，從長短句中，去求詞的起源，因此把詞的起源

越說越遠。不錯，「自有詩而長短句即寓焉」照他們的說法，則詩的起源即是詞體的起源了。不更是笑話嗎？我們若嚴格去考求詞發生的源頭脈絡，則不但那些遠徵懸擬的詞起源說不可靠，即說李白的菩薩蠻與憶秦娥為詞體之祖，也是錯誤的。向來傳為李白作的菩薩蠻與憶秦娥，實不是李白的作物，證據很多。第一蘇鶚杜陽雜編說：「太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明霞錦。其國人危釐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效其詞。」南部新書亦載此事。查至太中時，李白之死已近百年，是李白之世，唐尚未有斯題，何得預填其篇耶？第二後蜀趙崇祚編花間集，遍錄晚唐諸家詞，而不及李白。歐陽炯作花間集序亦只稱李白有清平樂調應制詞四首（查李白只有清平調七絕三首，此外並無其他的應制詞）而不曾提及他有菩薩蠻憶秦娥等詞。第三宋人郭茂倩編的樂府詩集，遍錄李白的樂歌府辭，並收後來的調笑憶江南諸詞，而獨不收菩薩蠻憶秦娥二詞。最早認定菩薩蠻

憶秦娥為李白作品的，始於南宋人黃昇編的花巷詞選。花巷詞選本是一部不甚辨真偽的書，自不可信。上面所說的都是很強的證據，證明這兩首詞並不是李白的作品。實在說，當時不但李白不曾作詞，大曆以前的作者並沒有一個曾作詞的。他們只有整齊的五七言歌辭，沒有長短句的歌辭。相傳王昌齡、高適、王之渙的詩，為伶工妓女所爭唱，全是五七言絕句；王維的詩亦為梨園所盛唱，而所傳唱的歌辭如「紅豆生南國」，「秋風明月共相思」，「一係五言，一係七言」。他如杜甫孟浩然輩，則未嘗著名于樂部教坊，歌辭極少。直到大曆長慶間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等起來以後，才有長短句的歌辭。<sup>101</sup>

【詞非詩餘】鄭振鐸以為：詞與五七言詩之間是不發生什麼關係的。牠的發展，也並不妨礙到五七言詩的發展。牠與五七言並沒有相繼承的統系。這正與六朝時代樂府一樣。樂府也是與五言詩平行發展起來的。他們各走着一條路，各不相干，也各不相妨。在文體的統系上說起來，詞乃是六朝樂府的

同類，卻不是五七言的代替者。我們曉得，詩歌有兩種。一種是可歌的，一種是不可歌的。可歌的便是樂府，便是詞，便是曲，不可歌的便是五七六言的古律詩。不可歌的詩歌，係出於不必有音樂素養的文人之手，只以抒情達意為主，並沒有另外的目的；可歌的詩曲，其目的，一方面是抒寫情意，一方面卻是有一種自娛或娛人的應用目的的。他們有的爲宗廟朝廷的大樂章；有的爲文人學士家宴春集的新詞曲；有的則爲妓女階級娛樂顧客的工具。因此，不可歌的詩歌其發展是一條線下去的。可歌的詩歌，其發展便跟隨了音樂的發展而共同進行着。音樂有了變遷，他們便也有了變遷。漢人樂府不可歌了，便有了六朝樂府代之而起，六朝樂府不可歌了，便有了詞代之而起，詞不可歌了，便有南北曲代之而起。雖然在樂府詞曲已成爲不可歌之物之時，仍有人在寫樂府詞曲，那卻是昧於本意，迷戀於古物的文人們所做的不聰明的事情。例如，許多人以詞爲「詩餘」，便是一個構成這種錯誤的實證。沈括的夢溪筆

詞

談說：「詩之外又有和聲，則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箏弦之中，纏聲亦其遺法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朱熹也說：「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朱子語類百四十一）他們這個主張影響很大。全唐詩第十二函第十冊，在「詞」之題下，亦註道：「唐人樂府原用律絕等詩，雜和聲歌之。其並和聲歌作實字，長短句以就曲拍者爲填詞。」方成培的香研居詞塵也這樣的主張着：「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絕句，必雜以散聲，然後可被之管絃。如陽關，必至三疊而後成音，此自然之理也。後來遂譜其散聲，以字句實之，而長短句興焉。」這幾個人的見解都是以詞爲「詩餘」，爲由五七言詩蛻變而成的。這種見解，其主要的來因，乃誤在以唐人所歌者胥爲五七言詩。我們且看，唐人所歌者果盡爲五七言詩乎？王灼的碧雞漫志說：「唐史稱李賀樂章數十篇，諸工皆合

之管絃。又稱李益詩每一篇成，樂工慕名者爭以賂取之，被諸聲歌，供奉天子。舊史亦稱武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見於樂府。開元中，王昌齡、高適、王之渙、旌亭、畫壁、伶官、招妓、聚宴，以此知唐之伶妓，以當時名士詩詞入歌曲，皆常事也。然既云「合之管絃」，既云「往往見之樂府」，則可見五七言詩的入樂，乃是偶然的事，並不是必然的事。文人既以詩篇入樂，爲可誇耀的事，則五七言詩篇之不常入樂，更爲可知。按崔令欽的教坊記，共錄曲名三百二十五；又詞律所錄者，凡六百六十餘體，又欽定詞譜所錄者，凡八百二十六調。在這許多曲調，據茗溪漁隱叢話，則在宋時「所存者，唯瑞鷓鴣、小秦王、二闋，是七言八句詩，并七言絕句詩而已」。而統唐、宋能歌與不能歌的詞體而總計之，也只有怨回紇、純那、南柯子、三台令、清平調、欽乃曲、小秦王、瑞鷓鴣、阿那、竹枝、柳枝、八拍蠻諸曲而已。以這許多絕非五七六言古律絕詩的詞調，乃因了偶有寥寥幾首的，合於五七六言古律絕詩的詞式，便以爲她是出於

五七六言詩的，真是未免太過武斷了。舊唐書音樂志說：「太常舊相傳，有宮商角徵羽蕤樂五調歌詞，各一卷，或云貞觀中侍中楊仁恭、妻趙方等所銓集。詞多鄭衛，皆近代詞人雜詩。至緡（韋緡）又令太樂令孫玄成更加整比爲七卷。」但他們所集的，「工人多不能通」。工人所通的卻是另外的一種新的曲調，嶄新的曲調；這種嶄新的曲調便是詞，便是代替六朝樂府而起的新歌曲的詞。成肇慶說：「十代，替六朝樂府而起的新歌曲的詞，成肇慶說：「十國風息而樂府興，樂府微而歌詞作，其始也皆非有一成之律以爲範也。抑揚抗隊之音，短修之節，連轉於不自已，以蘄適歌者之吻，而終乃上躋於雅頌，下行爲文章之流別。詩餘名詞，蓋非其朔也。唐人之詩未能胥被絃管，而詞無不可歌者。」（七家詞選序）他這話確能看出詞的真正來源來。王應麟的困學紀聞裏有寥寥的幾句話：「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這幾句話也恰是我們所要說的。但「樂府之末造」一語，卻頗有語病。詞是代替樂府而起的可歌之詩歌，卻不是樂府



的末造也。不是樂府的蛻變，她是另有其來源的。  
 【詞致錄】<sup>18</sup>十六卷。明李天麟編。是集皆載詞今之文，上自漢晉，下迄有宋，頗勝明末之猥濫，然意主於剽劉詞藻，乃餽餉之學耳。

【詞源流】<sup>20</sup>一卷。清海鹽彭孫遒撰。有道光六年。

晁氏活字本，在學海類編內，中箱本附論學三說後。  
 【詞旨】<sup>21</sup>一卷。元陸輔之撰。是編續秘笈中，以爲樂府指迷之下卷，學海類編中則題曰詞旨，莫詳孰爲本名。

【詞樂】<sup>22</sup>處今日而研究詞樂，殆不免於暗中摸索，扣盤捫燭之失矣。其人苟非於曲樂或一般音樂有基本知識及相當技能者，更無澈底於此事之希望。余非知音之人，且不足以言研究，更何從指導方法！雖然，凡指導一事者，于方法以外，兼應及其事之途徑；途徑之粗者，即其事之範圍也，如何研究詞樂，吾不能言；若詞樂之範圍如何，研究詞樂者應注意何事，何事爲必不可忽者，猶能撮舉所知，示學者以門徑也。□大概研究詞樂者，可分其事爲兩部分：一乃

詞樂之本身，一乃詞樂之源流。詞樂之流是爲曲樂，其源則古樂也。「燕樂」也，唐宋時之外國樂也，今之所言，胥從此始。□（一）詞樂之始——詞爲樂府，先有其音樂，後方有其文字。文字所以由詩變而爲詞者，實因樂府詩之音樂，先有變化也。然則唐中葉後，樂府詩之音樂，究如何乎？當時何以不能保持故態，而必變化？其變化之迹又如何？——此三問題，實爲研究詞樂者，首需解決者。此三問題解決，則詞樂初起之情形明矣。今人從句法形式方面推求，覺唐詩五七言最盛，而詞則長短言也，料想由詩樂之變爲詞樂，必與此層有關。于是考得唐人樂府，原用律絕諸體，而漸雜和聲以歌。如朱子語錄云：「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卻添許多泛聲，從來怕失了泛聲，逐一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是其明證。又推求此種樂府詩之音樂，何以添出許多泛聲？我國古歌譜之傳者，如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所載之風雅十二詩譜，說者雖不信爲成周原音，但已認爲開元遺調，因一字一音，並無泛聲也。乃唐書五行志謂天寶以後，

「樂曲亦多以邊地爲名，有伊州、甘州、涼州等，至其曲遍繁聲，皆謂之入破。」然則開元國樂，雖一字一音無繁聲者，而當時由邊地傳來胡樂，則繁聲甚多。彼樂府詩之所以有泛聲，豈即受此影響乎？願無泛聲與有泛聲之一端，尚不足以盡詩樂末造與詞樂初興之況，而僅受胡樂影響之一端，恐亦不足以盡二者變化之故。特有此端倪，可作進一步之探求，必于上列三問題，皆得完滿解決，而後爲止，是學者之任耳。

□（二）律呂之源——宋人論詞，動云「協律」擇律。夫不知律，何從言協與擇？不知律源，何從盡知詞樂之律？故律呂之源，亦即詞樂之源之一部分，不可不考明也。考律呂之源，至少須及三事：一爲十二律三分損一之相生；二爲七音隔八相生之分配；三爲八十四調之旋宮。張炎詞源上卷於此三事，已具說明，鄭文焯詞源輯律，復一一詳其說之來歷，並考訂刻本之訛。學者據此，已可得其大意與研究資料。他若陳澧之聲律通考，方成培之詞塵，近人童斐之中樂尋源等書，各示人以簡明扼要者，並可參覽，茲

不觀縷焉。

□（三）宮調——研究詞樂之本，當從其宮調始。蓋八十四調乃理想之全聲，後世省七音爲宮、商、角、羽四音，而祇餘四十八調；自宋時燕樂獨選夾鍾爲律本，四音各得七調，祇餘二十八調。（見宋史樂志）而雅俗通行者，又祇十九調，見詞源上卷，即所謂七宮十二調是也。學者研究，第一宜考宋人詞集，曾註宮調者，有越出詞源所謂十九宮調之外者否；第二宜考唐詞之中，究有若干牌調，尚有宮調可屬者；第三宜考唐詞宮調，與此十九宮調異同出入如何。惟唐宋雅樂，比俗樂相差兩律，雅樂律低，俗樂律高，因而宮調於律名之外，又有俗名，加以胡樂浸入音程相同者，每改用胡樂宮調之譯音，如大石、小石、般沙、歇指之類。故未常考訂以上三事之前，又須先探明唐宋宮調名稱中，雅樂、俗樂、胡樂間同異之處，而後方不至爲其種種異名所迷惑混亂也。

□（四）律——律者，樂律之總稱也。前之所謂律呂、宮調，後之所謂腔、韻、譜、拍，本皆包含其中。平常曰協律者，謂於以上諸事一一皆合規矩也。其實諸事應分別

研究分究既畢，則其協律之總，自可見矣。分別研究首及擇律。擇律者，意在使所歌之樂，其聲情與當時之氣候相應，乃益覺其和美。故楊缙曰：「律不應月，則不美」也。夫聲音之微，與氣候之漸，果有何種密切之關係，是另一問題，今姑不究。今所當注意者：第一，宋人之爲調，是否實行按月擇律？普通詞家皆實行，抑僅精於音律者始實行？僅於節序之詞始實行，抑於一切之詞皆實行？第二，十二律之配月，見月令、宋史樂志，及詞源，三者皆同。唐俗樂二十八調之配月，見通雅者，僅二十四調。宋俗樂十九宮調之配月，前人獨無論載。若就詞源所列八十四調中，取其十九宮調俗名之配月，則有數月中無一宮調者，有一月中有數宮調者，參差不齊，頗難取信。此何以故？第三，若就宋人節序之詞中，曾注宮調者（如各家專集，及草堂詩餘等選集所載），以求其宮調配月之情形，則又如何？總之，大晟樂府之製調，或長短增演，或三犯、四犯，乃按月律以爲之，張炎詞源曾有明文，是其事固宋人詞樂上之一種綱領，今日既究詞樂，

終不可以其荒略難明，遂置而不問也。□（五）腔——腔之研究有二：一爲擇腔，一爲製腔。擇腔者，實乃擇調，特以腔爲標準耳。蓋欲作一詞，先按月以擇定一律，須就此律所屬之諸調中，再擇定一調，然後再按此調之聲譜以填詞。顧於諸調之中，必擇其腔之韻者而舍其衰頹、不順、寄煞、無味者，此楊缙之說也。惟唐宋詞調之聲譜，今皆不傳，腔之如何，不得而知。今日欲實行楊氏之說，固不可能，即欲研究宋人之曾如何實行，舍楊氏數言而外，亦鮮資料也。後人雖亦有擇調之說，如鄧廷楨之觀硯齋筆記，吳衛照孫麟趾謝章铤諸人之詞話中所見，皆以句調四聲爲標準，而非以腔律聲譜爲標準，應當別論。詞律、詞塵、詞學集成，於楊氏擇腔之說，均有疏解，而皆有誤會。學者取諸家之說而衡訂之，殆即研究擇腔之事業耳。至於製腔，方成培詞塵卷五「宮調發揮」一章，已詳其線索，所謂過腔、斷句、定板、起韻、結聲，與此處所列前後各節，皆有關係，須作總括之研究。學者分析方說，而別求論證，以確定之，可也。□（六）韻——

此所謂韻，非指韻部之分合，乃楊繼所謂隨律押韻也。卽某律之調，於四聲之中，應押某聲之韻，方覺調協也。唐段安節樂府雜錄久有其說，清方成培解之，而戈載詞林正韻復歸納宋詞之用韻，按其宮調，已證段氏之說。戈氏研究之法，最合吾人模仿，惟除集證以外，尚須推求其所以然。觀段氏定二十八調之用韻，全用五音爲之綱，以上下平及上去入配徵羽及角宮商，可知四聲與五音間之關係，實爲某宮調應用某聲爲韻之故。顧四聲與五音間之關係，究屬如何乎？段方戈諸人俱未說明，是待後來學者研討而補足之者。□（七一）譜——譜之傳者，惟姜夔自度之腔而已，然依其譜字，以蕭管吹之，不但無拍節不成樂，且亦拗戾不成腔。因知今日於譜字所認識者，究竟謬否，尚屬疑問。研究宋詞譜字，當然以詞源及白石道人歌曲所見者爲主，而以朱子全集宋史樂志及王驥德曲律所見之宋樂俗譜參考焉。惟詞源所載，刻本多訛，且古今字譜以外，又有管色應指字譜，及宮調應指譜，其與古今字譜複見者，每前後不

一，糾紛異常。此可以鄭文焯詞源辭律所校者，斟酌畫一之，其終不能畫一者，共有若干，已畫一者與今日俗用之譜字，如何譯合，亦均爲研究詞樂者所當整頓。再譜字原所以代表七聲及其變化者，而宋人又兼用以標律呂，故詞源列八十四調每調之下，必綴一譜字以表之，殊足令人眩惑。中樂尋源曾明此意，亦研究譜字所不可不知者。□（八一）起——起結者，音譜之起與結也。調有幾片，則有幾起幾結。所謂「起」者，非首字，乃首韻也。全譜之宮調，胥由起結兩韻以定，故全詞之四聲，本與全譜皆有關者，而起結兩韻之四聲，乃尤與有關，作者不可以不慎其用字焉。自詞源有「結聲正說」一節，乃知起結之間，結字又與犯調有關，尤爲要緊。學者之究此第一，可先確定起結於全譜，宮調，犯調，製腔，各方面之作用，第二，詳明前所謂起調，畢曲，殺聲，住字，走腔，落韻，諸說；第三，再搜羅宋人足以詳明音律之詞例，以爲諸說之證明；第四，則鄭重表明，填詞家於全調起結之處，何以必須格外謹慎守律。□（九一）拍眼——

有詞無譜不能歌，有譜無拍亦不能歌，而樂終無以形成。詞樂之拍眼，惟詞源中有所論載，自大曲以至令詞，各種拍法不同於官拍，豔拍以外，又有丁、抗、掣、拽、折、頓、住、打、敲、搯，其中如打、搯、敲、頗類拍外之眼，其餘七字則不過爲音之形狀，故如掣、折等皆有符號，並不類拍眼之符號，而爲吹管指法之符號也。惟據姜夔詞集，宋人詞譜，祇一字一音，而雅歌又不容有纏聲，則似乎拍節以外，更無需乎有眼。究竟拍外有眼與否，拍與眼之名稱符號性質用途如何，各體詞之拍法——尤其如慢之八均，引近之六均爲要——究竟如何解釋，倘除詞源以外，能多集宋人筆記雜書中說，而一一考訂之，當有功於詞樂不少也。

(十一)樂器——詞集只用簫管，惟據詞源各詞體所用之管，粗細長短不同，有倍四頭管，倍六頭管，篳篥，啞篳篥之分，其聲音亦有清圓清越之別，而拍具之中，亦有拍板與手調兒兩種，其他書中於詞樂用具，直接記載者雖少，但頭管篳篥如何製度「四」「六」何指如何倍法，啞與不啞何謂，若向各方面探求，當

詞

亦不乏材料也。□(十一)歌唱——詞源有「謳曲旨要」一節，專論詞之歌法。但其文乃歌訣體裁，辭簡而意晦，又雜吹管之指法及拍眼於其間，益爲糾繞難明。鄭氏之詞源斟律，雖有疏解，終未貫通。他如雅歌，纏令之分，善歌者之如何融化字面，聲情與文情之如何互相宣發，歌時有無舞之姿態表現，亦皆可附及焉。此事比較途逕愈狹窄，材料愈枯澀，特亦研究詞樂者萬不可少之一端。當與拍眼一事，連同進行。□(十二)詞調之繁衍——以上自(三)至(十一)詞樂本身之問題也。若詞調之繁衍，則就各箇詞調，先爲其歸納門類，後就各門類，討論其發生之先後，源流與方法，亦詞樂本身之事業，特自別一方面觀察而得者耳。詞調之門類，乃根據詞樂以分者，可以由此進一步，求各體之成因與歷史。詩樂受胡樂之影響，由添泛聲而得長短句，此詞樂之總成因也。亦諸詞調中大曲與小令發端兩體之成因也。有大曲，則有法曲，有摘遍，有慢詞，有小令，則有引，有近詞，有慢詞，有序子，小令又由添聲，偷聲，減字，促

拍攤破，互相繁衍，今引近慢間，又由犯調集調，互相繁衍，知音者又率意吹管成新腔，然後填詞，或率意爲長短句，然後製譜，所謂自度腔與自製腔是也。——凡此諸端，有長短句法可作列證者，應兼備其例證，若無實際可按，而僅存名目，可供懸想揣測者，亦當推詳其理解。一切要以詞樂方面爲發論之點，足補詞律等書之所不及。至於製樂專家，如宋太宗、丁仙現、周邦彥、万俟雅言、姜夔等人，歷略如何，成績如何，並當考訂附及焉。□總之：詞曲同爲合樂之藝，本來樂與文並重，樂且先於文，而爲文之所附，故詞樂雖多失傳，仍爲今日研究全部詞學者所不可廢置不問。凡本身不可通解之處，即藉曲樂爲參考，他山之助，所獲必多，此亦一根本之方法也。□

【詞樂譜】詞既可歌，就自然應有「樂譜」和「歌錄」了。然詞之樂譜，即在當時同一歌詞，而各家所點拍板，已各不同。宋末沈義父樂府指迷說：「古曲譜多有異同，至一腔有兩三字多少者，或句法長短不等者，蓋被教師改換，亦有嘌唱一家，多添了字，吾

輩只當以古雅爲主，如嘌唱之腔不可作。」可見在宋代詞譜已很成問題的了。又如張叔夏詞源「音譜」一條云：「先人曉暢音律，有寄聞集，旁綴音譜，刊行于世。」現在這本張斗南的音譜，也早失傳了。詞之歌錄流傳到現在的，只有「類編草堂詩餘」一書，此書編于慶元以前，是爲着歌唱的便利作的。內容如題：春景——如秦少游憶王孫如夢令，黃山谷驀山溪，周美成浣溪沙，夏景——如周美成憶王孫，劉巨源清平樂，柳耆卿訴衷情，近秋景——如周美成霜葉飛，秦少游搗練子，冬景——如六一居士憶王孫，秦少游如夢令，黃叔暘菩薩蠻，夜景——如黃叔暘南鄉子，李知幾臨江仙。□宋翔鳳樂府餘論說：「詞分小令，中調，長調者，以當筵作伎，以字之多少，分調之長短，以應時刻之久暫。（原注：如今京師演劇，分小齣，中齣，大齣相似。）草堂一集，蓋皆以徵歌而設，故別題春景，夏景等名，使隨時即景，歌以娛客。題古席慶壽，更是此意。其中詞語，間與集本不同，其不同者，恆平俗，亦以使歌。以文人觀之，適當一笑，而

（當時歌伎，則必需此也。）（按沈義父樂府指迷云：「秦樓楚館所歌之詞，甚至詠月卻說雨，詠春卻說涼如花心動一詞，人目之為一年景。」可為旁證。）又王驥德曲律卷四云：「宋詞見草堂詩餘者，往往妙絕，而歌法不傳，殊有遺恨。予客燕日，亦嘗即其詞為各譜，今調凡百餘曲，刻見方諸館樂府。」由此可見草堂詩餘雖不知其歌法如何，而要之是當時的歌錄，是沒有疑義的了。詞的舊譜流傳到清初，本有樂府渾成一書，祇「林鐘商」一調中，所載譜便有二百餘闕，不過這書現已失傳，剩下來的，祇有明王驥德曲律卷四所載「娟聲譜」及「小品譜」三段，又不全舉其目，這真不能不算「音樂文學史」上一大憾事了。王驥德曲律原文照錄如下：（曲律有廣倉學宮叢書甲類第二集本）「予在都門日，一友攜文淵閣所藏刻本樂府大全，又名樂府渾成，一本見示，蓋宋元時詞譜（即宋詞，非曲譜）止林鐘商一調中，所載詞至二百餘闕，皆生平所未見，以樂律推之，其書尚多，當得數十本，所列凡目，亦世所不傳。所

詞

畫譜絕與今樂家不同。有卜算子、浪淘沙、鵲橋仙、摸魚兒、西江月等皆長調，又與詩餘不同。有嬌木笳剛元人曲所謂喬木查，蓋沿其名而誤其字者也。中佳句有『酒入愁腸，誰信道都做淚珠兒滴』又『怎知道恁他憶，再相逢瘦了』。纔信得皆前人所未道，以是知詞曲之書，原自浩瀚，即今曲亦當有詳備之譜。一經散逸，遂并其法不傳，殊為可惜。今列其目並譜於後，以存典型一斑。」

林鐘商目，隋呼歌指調

娟聲 品（有大品小品） 歌曲子 唱歌

中腔 踏歌 引 三臺

傾盃樂 慢曲子 促拍 今

序 破子 急曲子 木笳

丁聲長行 大曲 曲破

小品譜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或化雜詞曲之聲律  
或化雜詞曲之聲律  
或化雜詞曲之聲律  
或化雜詞曲之聲律  
或化雜詞曲之聲律  
或化雜詞曲之聲律  
或化雜詞曲之聲律  
或化雜詞曲之聲律  
或化雜詞曲之聲律  
或化雜詞曲之聲律

關於樂府渾成一書，在別處也有論到他的譜法的，我現在一起彙集起來，以便參攷：（一）周密齊東野語卷十一「混成集」條云：（學津討原第十四集本）混成集修內司所刊本，巨帙百餘。古今歌詞之譜，靡不備具，只大曲一類，凡數百解，他可知矣。然有譜無詞者，居半。常裳一曲，共三十六段，嘗聞紫霞翁云：幼日隨其祖郡王曲宴禁中，太后令內人歌之，凡用三十人，每番十人，奏音極高。妙翁一日自品象管作數聲，真有駐雲落木之意，要非人間曲也。又言無太皇最知音，極喜歌木笛人者，以歌杏花天，木笛遂補教坊都管。間憶舊事，因書之以遺好事者。蓋二曲皆今人所罕知云。（二）毛奇齡詞話卷二（西河合集本）云：四十八調，至宋人詩餘，猶分隸之。其調不拘短長，有屬黃鐘宮者，有屬黃鐘商者，皆不相出入，非若今之譜詩餘者，僅以小令中調長調分班部也。其詳載樂府渾成一書。近人不解聲律，動造新曲，曰自度曲，試

問其所自度者，曲隸何律，律隸何聲，聲隸何宮，何調，而乃憫然妄作，有如是耶？（方渭仁曰：四十八調亦非古律，但隋唐以來，相次沿革，必有所受之者，聲律微眇，宜以跡求，正謂此也。）（三）方成培香研居詞塵卷二（嘯園叢書本第六函）云：齊東野語云：混成集修內司所刊，至真有駐雲落木之意，要非人間曲也。云云（中略）白樸天籟集，又有所謂權場譜者，惜此二書不傳，其調零落，後人編輯，僅存百一而已。由上樂府渾成即渾成集，可互相參證。所惜就是原書久佚，明閻本所存林鐘商一類，失傳了，權場譜也失傳了，詞的樂譜流傳到現在的，只有「白石道人歌曲」一書。（彊村叢書本附張文虎舒藝室餘筆）可算吉光片羽。張文虎說：「宋人詞集存于今者，惟張子野柳耆卿分著宮調，其有旁譜者，惟堯章此集耳。」可見渾成集佚去以後，宋人歌詞之譜，祇有白石的詞譜，算得唯一重要的參攷書了。案白石道人歌曲卷五卷六自度曲，有揚州慢（中呂宮）長亭怨慢（中呂宮）淡黃柳（正平調近）石湖仙（越調）



暗香（仙呂調）疏影惜紅衣（無射宮）角招（黃鐘角）徵招秋宵吟（越調）淒涼犯翠樓吟（雙調）等皆書旁譜。現在即將其暗香疏影兩譜列後，給朋友們大家研究一下。

暗香（仙呂調）

此譜之於予，或嘗讀石湖止既月，樓閣空，且微新聲。作此詞，向在湖北，不使工，後魏晉之音，即此也。

此譜之於予，或嘗讀石湖止既月，樓閣空，且微新聲。作此詞，向在湖北，不使工，後魏晉之音，即此也。

詞  
疏影  
梅影橫斜，水清淺，苔痕漸綠。故宮深，長門夜悄，錦囊收，前朝舊物。照水雪、洗花光，玉堂深處，空翠落。想君空、正坐看、曉風收，燕歸愁、人未老，前度玉梅，輕負春約。醉魂在、蒼海西頭，怕不教、香影尚留。怪鶴梅、空谷寄、幽事難尋，去年清夢，又上孤舟。共惜未承花信，漫且留、花信未收。待寄與、春風不到，怕有輕寒，暗隨人、上小窗、倚梅看雪。

詞

這個旁譜寫的是當時俗字，舒藝堂餘筆兼古今譜法，合作「ム」，而並作「マ」，「王」並作「一」，上作「么」，勾作「」，尺作「人」，玉工作「工」，瓦凡作「川」，六作「了」，五五併作「司」，差作「了」。陳澧聲律通考卷十說：「姜堯章填詞及自製曲，每字不注律呂，而注當時俗字。以朱子琴律說及詞源考之，可由俗字而得當時字譜，由當時字譜而得律呂；又以其宮調考之，可由律呂而得其宮商，又由宮商而得其工尺……此已不啻重譯而通矣。而一曲之中，俗字尚有不可識者。」可見我們現在研究姜譜，也是很不容易的事了。雖然戴長庚律話以不可識者為拍，但這話在陳蘭甫已疑其靠不住，所以我們在現在要想按譜唱曲，而詞譜法既已亡佚，詞也畢竟不可唱了。現在且引吳梅先生的話，作這一節的結束：「白石自度曲十七支，備書旁譜，前人解釋已詳，雖有參差，大抵不甚誤謬。至欲付諸歌喉，則仍有所不能，何也？以無節拍可考也。在姜譜未嘗無節拍，願與近世誦習者大異。是以工尺可以尋繹知之，而拍節則各持

異說，無一人能折中定斷也。Jia

【詞綜】<sup>23</sup>三十四卷。清朱彝尊編。是編所錄唐宋金元詞通五百餘家，其中多他選未見之作，彝尊精於考證，爛於音律。故選擇謹嚴，迥出諸家詞選之上。有清康熙中刊本三十六卷。

【詞律】<sup>25</sup>「律」者，呂也。「詞律」者，本意應為詞之樂律也。觀于楊繼作詞五要之言，可知詞家每作一詞，應先按月擇律，其次按腔擇調，一此層楊氏列為第一要，實則第二件事也。一再其次按律定韻，而終乃按譜填詞。此四事中，前三者乃音樂腔調間之事，未乃文字字句間之事，但主旨皆所以合樂者，即皆詞律範圍以內之事也。自詞樂既亡，虛存樂律之源，一即張炎詞源上卷所載（羌無音譜之實，僅姜夔詞集附有音譜，但自宋以來，幾經傳鈔翻刻，訛舛日多，無從訂正。一舉凡擇律以至填詞四事，若僅就前人已有之明文，或既定之程式中，奉行故事，則可，若欲活動應用，形成合樂之詞，或表見詞之合樂，則詞律一事——詞之樂律——處今世詞樂淪亡之日，實

已無可為言矣。雖然，音譜云亡，不過不能歌唱而已，若各調之句法自在，固猶可以吟詠也。一經吟詠，則亦有所謂諧與不諧，協與不協者判焉。故詞樂亡後，音樂間歌唱之律，雖無可言，若文字間吟詠之律，尚得藉所有句調，以詳言之也。「詞律」二字，宋金以後，元明以來，所以仍能繼續不斷于詞人之口者，正以此耳。至清人考據之學大成，事事綜核名實，不肯與前人苟同，所硜硜以言詞律者，乃尤甚。觀其操持之堅，與夫鑿合之密，宋人反不如焉，何論元明！然一按，其所謂詞律之範圍與意義，則擇律擇調定韻三事，早已完全舍去，所存者僅按譜填詞之一端而已；至其所以言者，雖處處必推宋人歌唱之律以為準繩，而其所言者，雖逐字逐聲周詳審慎，但于勘定以後，亦祇供吟詠而已。吟詠以外，實無能為力也。清初詞人，間有藉南曲崑腔之譜，以復詞之歌唱之業者，結果仍是曲樂，並非詞樂，張冠李戴，畫虎類犬，徒然蒙譏，不足為訓。前人早有定論矣。即一般講求詞律者，甚至主張今日為詞，宜通首全用宋人四聲，若試

問其宗旨何在，亦初不爲求合于崑腔之譜也。詞律之大概情形，既如上述，然後于研究詞律之法，可以得其端倪矣。蓋詞律既分歌唱之律與吟諷之律兩種，則所以研究詞律者，當然亦可分爲兩途，即考訂古人諧于歌唱之律，與習知今人諧于吟諷之律是也。研究諧于吟諷者，因吟諷之事，無論何人何時，皆優爲之，此種研究，固常得實際之應用，即彼研究諧于歌唱者，因詞既諧于歌唱，亦可謂其即諧于吟諷，故此種研究，亦同樣可以致用，並非考訂之餘，僅供保存而已。如唐五代之詞調，祇分平仄，不分上去，而又三五七言爲多者，既諧于昔人歌唱，即諧于今人吟諷，此種固然是諧，即南宋詞調，多所謂拗句，腔者，其于吟諷之間，亦往往別成奇趣，得不諧之諧也。惟所謂「不諧之諧」，所謂「別趣」，感覺上不能人人強同，得之則得之，不得則不得，填詞者果於其調有所嗜好，則用之，不好之則不用，若既已用之，則于昔人歌唱之諧，與夫體調之本，皆必須一一歸

詞

還古人；規矩準繩所在，必不容隨意改抹，甚至蕩廢滅裂，畫虎類犬，而復指鹿爲馬也。故研究詞律者，始也習知吟諷，與考訂歌唱，雖旨各有歸，而終也投合所好，與保存詞體，必用不相犯，固不必勉強目前一己之快，以遷就古人過去之體，亦不可混亂古人已成之體，以逞自己一時之快。不好之則不用之，可用之而復亂之，則不可，此乃研究詞律上根本之一義，學者所不可不省者也。□（甲）諧于吟諷之律！吟諷之律，知之甚易，其內容不過（一）句讀之抑揚行止，（二）字之平仄相間，（三）韻之疏密順口，其事則不過誦讀而已。未填一調，宜先頻頻誦此調古人之作，將其首尾起落，筋節轉換，俱會于意，長短頓挫，聲氣開合，悉融于口，而後再就題選韻，以試填之，自得聲韻之諧。蓋讀詞之時，于揣摩其文字與作法而外，本應兼習其調之腔韻，一舉固可以兩得耳。□論句法，則有行有止，有抑有揚，長言以行者，往往短言以止，短言以行者，往往長言以止，要成參差錯落之

美而已。一三五七言之句多揚，而二四六言之句多抑。每一句中，上下之連與斷，如五言之上一四，或上二下三，或上三下二，六言之上二下四，或一字領頭，或三字折腰，七言之上三下四，或上四下三，其間亦以單言在下者爲揚，而雙言在下者爲抑。論平仄則一句之中，不宜三平三仄相連，第二第四第六字必平仄相間，一三五往往平仄可通。數句之間，彼此之末字，除叶韻外，在唐調多平仄相間，在宋詞則無準焉。論叶韻則凡連者密者爲諧，否則較遜。故唐調換韻而又間叶者之「隔」，一如酒泉子前闕一三四句，及後闕末句，叶一平韻，而前闕次句，與後闕一二四句，另叶一仄韻。與夫宋調四句五句始一叶韻之「疏」，一如西平樂後闕十六句，祇三叶韻。于歌唱之時，容或成爲別調，若干吟諷之間，則皆無取焉。雖然，此特其大概耳。若意義之隱顯，字面之生熟，往往亦影響於聲韻。同一調中，在他詞某一字原可平可仄，某一韻原可去可上者，在此詞則覺平

不如仄，或仄不如平，或並平之陰陽，仄之上去入，亦覺有宜有不宜，而不可通假。此即由於意義隱顯，字面生熟，均有關係也。此種隨詞而異，捉摸無定之律，須于平日多所揣摩，以養成其標準於心目之中。臨時有此標準，再沉吟調協于唇吻之際，然後自判其諧與不諧耳。惟因人人有唇吻，人人能吟諷，人人能判別孰諧孰不諧，自來作家，遂以其易也而忽之，不加深思，結果失之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學者倘於誦讀之餘，再取諧於口吻之長短諸調，就句法，平仄，叶韻三方面，分途考證，各加以分析綜合，稽得條例，推出原因，彰而著之，庶幾足以完成此學，而昭示來者。若上文所論及者一二，不過見其端緒，聊以示例而已。(乙)諧於歌唱之律——歌唱之律，如上文所舉揚緝之言，原應包含擇律，擇調，定韻，填詞，四事在內。自宋人所遺留之詞籍中，樂字之譜不傳，所傳者僅有文字之調，於是擇律，擇調二端，學者對之，皆失所憑藉，乃統歸之于詞樂範圍以內，置諸不聞不問。

之列；惟定韻、填詞兩項，與文字鑲合爲一，後人有所準繩，有所依據，故詞家尚昌言研討，而刻意遵從。論其實則僅此兩端，雖從事盡善，精密無間，起宋人而今之歌唱，宋人必猶以爲小處多拘，而大處反略也。茲因詞樂另有專條，故畫擇律、擇調等說入該條；若本條所論，則僅及定韻與填詞部分而已。□所謂研求定韻與填詞之律者，不過求得各調中句讀、片段、四聲、叶韻之一定標準而已；標準以外，能再詳其例外，則其事畢矣。前人之爲此事者，首推張綆之詩餘圖譜，及賴以邠之填詞圖譜。顧兩家皆所見者狹窄，所思者淺陋，而所爲者方法又拙劣，故所訂者舛謬百出，向爲詞林所詬病。自萬樹之詞律出，始一切推陷而廓清之，所謂音調字句之律，規模斯具矣。惟萬氏之時，宋人詞集，書林尚多未曾發見，萬氏編訂詞律之時，採書亦不甚廣，故所訂每每不足賅括，即不足以爲標準，因而例外亦紛雜無當。徐本立之拾遺補調而已，杜文瀾之校訂，又瑣屑不關緊要，皆未足

詞

以屢人之意。今日詞家，亟應據今日所能見之全部宋詞，就萬書而修補之，爲宋詞作一總存案，爲今後詞家謀一形式上至善之範本，此其功固甚大，而務固甚急也。□學者欲竟此功，第一須明範圍，孰爲詞調，孰非詞調，孰爲音律方面所應訂，孰非全關音律者；第二須定條例，如何方足爲標準，如何祇算例外；第三須分步驟，先句讀，後片段，再四聲，終叶韻，而實地進行，材料則須先集調，後集說，手續則須先考訂倡和，次校讎文字，次比勘異同，次斟酌主從，其事固極繁瑣，若不有堅忍之性，恆久之功，則宋集數百家，宋調數百首，必不能悉底於完成；於以知萬氏之書，蓋已從十分勞苦之中而來，斷非一朝一夕，一舉手一投足所能就，今欲超萬氏而過之，談何容易乎？茲擇以上所舉之要者，略述其大概如次——

（一）考訂倡和之歌唱之律，必以首先創造音調者爲標準；其後屬和之人，於音調曾加更改，若有明文可稽者，方足取信，否則字句以依首倡者爲式也。如周邦

彥創詞若干，姜夔創調若干等，各有專集可查，訂律者展其書而錄之，即是，最爲便利，亦最爲可信，且毋庸有所考訂也。若某調首創之人不明，則須就許多作者之中，推求其時代之先後，最先見於某集者，即可假定其爲某調首創之作；若時代先後難辨，則字句較簡者，大抵發生在前，其中亦可分出倡和總之。倡和既定，標準即得，舉凡觀字之有無，平仄之正變，體格之主從，皆不難立定，即其他一切糾紛，亦胥有解決之頭緒矣。某調爲某人創作，記載最多者，爲欽定詞譜，當時必曾經一番考訂，非妄爲指陳者。此書若不得見，則碎金詞譜，亦足供參考。詞律中於此層不甚注意，每調並未標明，是其失也。葉申薌天籟軒詞譜發凡云：「選詞自應以原製之詞，及名人佳作爲譜。如憶秦娥應選李詞，憶江南應選白詞之類，詞律往往捨原詞，而別收他作，如夢令別名宴桃源，本以原詞『曾宴桃源深洞』之句立名，即『如夢』二字，亦原詞中語，詞律不收原詞，而收秦詞，他如

漁家傲不收晏同叔，暗香不收姜白石，不勝枚舉。最可笑者，雨霖鈴調不收柳耆卿，而收黃勉仲，又注云：『多情自古傷離別，如七言詩句，應從柳詞。』此非徒費筆墨而何？此其所言，確係萬氏之失，引之以當例證。惟葉譜之爲書，具詞以外，僅注字數、韻數，他概不及，雖多用原詞，並不注明某詞誰創，尚非真有志於分辨倡和者也。□（二）校讎文字——此應與後一事「比勘異同」同時並舉。蓋唐宋人詞，流傳至今，每多脫誤，已非作者本來之面目，必須根據較精之本，訂其訛謬，而後方可據以定式；不然，所據者若先爲訛傳之文，則所定者，尚足取信乎？凡一調時代較後之人所有和作，許多首相同，而較先之倡作，一首獨巖然爲異者，對於此類倡作，尤當精校，以其所獨異者，往往並非原文，不足依據耳。校讎之事，更屬纖瑣，若不耐分寸以進，裨積爲功者，則又無以奏效也。□謝氏詞話卷二引馮登府語云：「考詞綜脫誤甚多，如蔡伸侍香金童『更柳下人家似相識』脫

詞

一「相」字，詞律另收趙長卿多一字爲別體。張先填于飛樂「怎只教花解語，草解宜男」脫「花解語」三字，詞律不知，而以毛滂多此三字，另立一體。周邦彥荔枝香近「香澤方薰」脫「徧」字，是韻，詞律作四字句，而謂自「駕履」起，二十八字，直至「遠」字方叶，必無是理，遂誤認「卷」字是韻……足見所據之本，若字句不精，則不但所訂者不實，難作標準，且因有誤會，而致橫生枝節，愈陷歧途。然後知校讎之勞，有志於此者，終不可省也。■（三）比勘異同——凡整理一調，若其首創之人不明，首創之詞難指，或標準調式既得以後，而例外之式甚多，其間如何訂定，如何取舍，則全賴比勘之功矣。比勘之前，須先將同調之詞，廣爲搜集，如歷代詩餘之書類，調列詞，內容又極豐富者，最爲現成合用，有所不足，更以花草粹編，詞統，草堂詩餘四集等選，及今日可見之宋人諸集爲輔，每列一調，必遍考宋人之作無遺，而後對於句讀四聲種種方面，始下斷語。或先據

要作，有所擬定，再必以所擬者，盡核餘詞，有若干例外，務統爲網羅歸納，不如此固不足以補正萬氏之漏略也。此層工作，最爲繁瑣，但極緊要，無可苟免，從事於此者，必先有以耐之，過此難關，方得坦途也。■賭棋山莊詞話云：「詞有一闕兩叶者，如何傳酒泉子，上行盃，紗窗恨等類是也；然大抵平仄各自爲韻，歸於同部都少。近讀賀方回詞，見其水調，六州兩歌頭，獨備此體。考之詞律，則水調歌頭失載，而六州歌頭又引韓元吉作，逐段自相爲叶，凡五換韻，而未知尚有此不換韻者……更釵頭鳳有轉平韻者，紅友亦未采及……紅友譏明人填惜分釵（即釵頭鳳）第三句用仄仄起爲失調，今檢此詞（指賀氏詞：「世情薄，人情惡，雨送黃昏花自落……」）則已先之矣。」據此，萬氏於歌頭等調，因未遍勘宋詞之故，致有種種別體之遺漏，且錯譏前人，自己反失依據。夫賀鑄之東山寓聲樂府並非僻書，乃一經失察，則於詞之分別體韻，俱失精詳，人且難予原諒。世之製

譜訂體者，取材可以不博，而比勘可以不周乎？舉此一端，餘可知矣。□（四）斟酌主從——上文所以考訂倡和比勘異同者，其目的皆欲於每調許多體格之中，分別主從也。訂譜家爲作者應用計，每調若訂出某體爲主，則作者知所取法，爲詞調著錄計，每調若訂出某體爲主，則排列有序，而論說有歸。兩方面皆覺主從之分爲不可少。萬氏詞律，乃以字數多寡爲序者，每調皆推一至簡之體當前，不問其爲正格與否，雖其說明之中，間或亦表示其調以某體爲主，而有時爲表明正格起見，甚且不惜自亂其字數爲序之例，將字多之體，反列在前，但凡此在萬氏皆附帶及之，偶然有之而已，若其全書，並無此項具體之計畫也。□所謂主從者，如欲定之，其途標準，各調殊難一致，此所以分別主從，非經過一番斟酌不可。試展詞律目錄以觀之，所謂「又一體」者，其下面或注「雙調」、「另格」、「起異」、「結異」、「前後整齊」等，乃體式之異也；或注「平仄異」、「平韻」、「仄韻」

等，乃平仄之異也；此外尚有注「作者多宗此體」或「各家多用此格」或「宋人體」或「此體整齊可從」或說明某也正體，某也正調，字數雖較多，仍以前列——凡此種種體別之觀察與衡量，舉可使吾人知除上文所謂「倡和」者考訂明白以外，於每一調之多體者，究應以作家多數所宗者爲主乎？抑應以體格整齊者爲主乎？抑應以體格最簡者爲主乎？是不可以鹵莽從事，必一一權其輕重，審其情勢，而後定之也。□且詞律中各調之排列，除字數爲序之原例以外，又有附列與類列之例。目錄中所見，調名之首，有橫標「變格」二字者，乃其前一調之添聲，攤破偷聲減字之類也；有橫標「犯調」二字者，乃用其前一調之數句爲起拍，又另取他調之句法以足成之者也；有橫標「合調」二字者，乃與前一調實爲一調，特名異體異者也——凡此皆附列也。所謂「類列」者，則爲今、近、引、慢間變化關連之諸體，大抵長者類列於短者之後，總之無論類列、



附列要皆非體與體間之關係而爲調與調間之關係也。（除去附列中之合調一種。此種既是同調異體，應即視爲「又一體」，不當另作一調。）故所謂主從者，除上文諸體間之主從以外，又有諸調間之主從，惟諸調間之主從，有當分者，有不當分者，亦非斟酌不可。如類別一項，有一種今、近、引、慢、調名雖相關，而實際句法平仄，絕對無關者，萬氏書亦類而列之，適自亂其體例矣。蓋今日所能從事於詞律者，祇有字句之調爲據，並無聲音之調爲據。今、近、引、慢、大、散、詞間之繁衍變化，本爲詞樂範圍以內之事，且每每非字句長短平仄間所能見者，因其名目有關，特懸想其聲音源委之間，當日必亦有聞耳，非今日尚有實際可以考查也。則將考查之事，與懸想之事，混在一書之中，可乎？詞律于甘州曲之後，類別甘州、令、八聲、甘州等調，而天籟軒詞譜則改依其本調字數，另爲編列，于發凡中明其故曰：「以清眉目」，誠以今日吾人于詞律之所爲與所可爲者，原不過眉目形式間事耳。若其他者，倘有所得，別爲一書，以極

詞

盡其測度懸想之能，則可。昔人于萬氏之書，尚有覺其專論四聲，取徑太窄，以萬氏不明詞樂爲憾者，不知萬氏之書，原非明詞樂之書，有此類列一層，正猶嫌其界限不清，而體例不嚴耳。□（五）標注——以上四事爲根本方法，若倡和既明，文字既確，別體既備，主從既分，則全部之大體已立，所餘者逐調逐體之標注與說明而已。標注之中，包含句讀、平仄、叶韻三事，至於片段之分，從來空一格以明之，並不標注。但其事宜爲之于句讀既明之後，而叶韻未定之前，故亦可屬之于標注手續之內。詞律中于句讀、叶韻皆爲積極之注（即凡句讀叶韻之字方注，否則不注），而於平仄獨爲消極之注（即可平可仄者方注，應平應仄者反不注）。將平仄不可移易之字，見之于詞後說明之中，似不若一律標注於詞中者爲顯著也。□句讀之分，須注意文意與調式不能一致之處，爲標準之式者，必不容其有此種情形發生也。片段之分，於文意以外，與歌拍、換頭之整齊與否，極有關係，每有一句屬上屬下都可者，必須廣徵博考，以

定其是，不可草草。四聲之分，因應留心平與去上，而入之作三聲用，或平上入之代用，尤須細勘。注明叶韻一層，於句末之韻外，又須考及句中之韻，及平仄互叶之韻，及似韻而非韻者。凡確係觀字者，可特作小字以別之。凡起拍換頭，與前後闕相同部分之間，可畫橫線以別之。□（六）說明——凡不便標注于詞內字旁者，概於詞之前後說明之。宜簡要而不辭費。萬氏書詞後駁難圖譜之處，過於辭費。杜氏所校勘者，多可就詞中實行改正，則校勘之語可免。若詞前之說明，則片數、字數、韻數、宮調，創始人或最早見之書，別名、名解，皆當備之。此外如所列之文字，依據何本，及用何本參訂，別體之若干，及其大概，亦應速及。而每一別體之前，尤須說明此體所別者何在，要以上一覽而知，眉目清明爲貴。□以上六事，爲修正萬氏詞律者必不可少之計畫。前人有志修正者，除徐杜二家以外，原有王敬之、戈載、秦玉笙三人。王、秦、徐三家之說，大都爲杜氏所收取。惟戈氏曾有詞律訂詞律譜之輯，惜未刊行。杜氏今未得見。他如清人凌廷

堪、馮登甫、鄭文焯等之詞集，吳衛照、丁紹儀、謝章铤、蔣敦復之詞話，江順詒之詞學集成等書中，均有校訂詞律之處。雖諸人所言，皆未及校訂之大體計畫。如何，要必各有見地，方能翹萬氏之短。故無論其說之纖宏詳略，均足供今日從事於此者之參考。類此諸書諸說，事前宜廣爲搜羅，臨事宜細爲考按，以備採取引用。□至於全譜次序，萬氏之依字數多寡者，固不妥。許寶善、謝元淮等之依南北曲中宮調，及引子、隻曲、過曲等先後者，尤不足爲訓。如今重編，最好斷代爲序。唐詞先於宋詞，而金元明清之調，亦附於宋詞之後。至於每一代中，又依創始人或始見之書之先後爲序。如此庶幾全書一面既得爲詞譜，一面亦可當詞史觀。而書前復應就調名全部，另作種種索隱，及檢查之目錄（依調名首字筆畫檢查，依調名末字分韻檢查，依全調字數多寡檢查等）務使用其書者，從任何方面著手，均可立時檢得所需之調。如此雖採斷代之排列，於檢查應用方面，仍不覺有不便之處也。□茲就唐調、宋調，各舉一例，以略見

以上諸說——

采桑子

(創始)始見南唐中主李璟詞。

(調略)雙疊，四十四字。前後各七四四七，四句，三平韻。

(宮調)唐大曲屬太簇角；尊前集注羽調；樂府雅詞注中呂宮；九宮大成譜屬南大石調。

(名解)唐教坊大曲有名采桑者，一名楊下采桑，一作涼下采桑，詞名本此。

(別名)有四：南唐李後主詞名醜奴兒；今馮延巳詞名羅敷豔；宋賀鑄詞名醜奴兒；陳師道詞名羅敷媚。

(變格)有攤破醜奴兒，列入宋調，至於黃庭堅之名促拍醜奴兒者，朱敦儒之名促拍采桑子者，乃攤破南鄉子之誤，及辛棄疾之醜奴兒近，潘元質之醜奴兒慢，均不過與本調之別名有關，與本調其實無涉。

詞

亭前春  
逐紅英  
盡舞態  
徘徊

可仄  
韻  
細雨霏霏  
不放雙眉時

可平

可平

可仄

暫開  
綠窗冷靜  
芳音斷

可平

可平

句

香印成灰  
可奈情懷  
欲睡

可仄

可平

可平

朦朧入夢  
來錄尊前集

可平

攤破醜奴兒  
唐調采桑子之變格

(創始)宋趙長卿。

(調略)就采桑子前後闕各加助語及和聲之句。雙疊六十字。前後各七四四九六五句，四平韻。

(名解)因宋人稱采桑子為醜奴兒，故得此名。

詞

(別名)有二：趙氏惜香樂府題作「翦梅」，註云：「

或刻攤破醜奴兒。」一翦梅一名另有本調，故不用之，以免混淆，欽定詞譜名攤破采桑子，蓋改用醜奴兒本名也，宋人實未有之。

(律要)助語必爲「也囉」二字，和聲之句，亦必前後闕相同。

樹頭紅葉都飛盡，景物淒涼，

秀出羣芳，又見江梅淺。

淡妝也囉，真箇是可人香。

○蘭魂蕙魄應羞死，獨占風光，

夢斷高唐，月送疏枝過。

文——〇——一三三八

女牆也囉，真箇是可人香。

錄惜香樂府。

欽定詞譜云：「楚詞押韻句或用助語詞，漢賦亦多如此，故此詞第四句當於『也』字點句，坊本或于『妝』字點句，及『也囉』二字相連點句者，皆非。金詞高平調唐多令兩結句，俱有『也囉』字。南北曲水紅花結句亦有『也』囉字，又廣韻七歌云：『囉，歌詞也。』此詞兩結『香』字重押，其爲歌時之和聲無疑。」按「也囉」乃連聲，若于「也」字點句，則「囉」一字獨立，恐非歌時情形，故仍將「也囉」二字相連點句。

水調歌頭

(創始)始見宋蘇軾詞，製於熙寧九年。民國前

八三六年)

(調略)兩片，九十五字。前爲五五十一、六六五、五五、共八句六韻四平二仄；後爲三三三十一、六六五、五五、共九句六韻亦四平二仄。

前後平韻一貫而仄韻則各別

(宮調)碧雞漫志屬中呂。

(名解)「水調」乃宮調之名。唐時水調有大曲，

此就水調大曲之歌頭變化而得者，故名。

(別名)有五去「頭」字，稱水調歌，見張炎詞源；毛

滂詞名元會曲；張榘詞名凱歌，姜夔詞名

花犯念奴；吳文英詞名江南好。

(律要)凡五言兩句相連者，上句不叶，其尾三字

必「仄平仄」凡通體叶平韻之句，尾三字

必「仄平平」仄韻四句，不叶亦可。

(別體)有平仄五叶一體。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可仄 仄平 仄平 可平

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

日平 可仄 可仄 可仄 可仄

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

可平 可仄 可仄 可仄 可平

詞

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

可仄

叶平

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仄平 仄平 可仄

叶平

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

可仄 可平 可平 可仄

叶平

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

可平 可仄 可平 可仄

可仄

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

可仄

可仄

可平

可仄

可仄

換叶仄

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

句 可平

叶平

可平

宜仄 平

久千里共嬋娟，錄東坡樂府。

仄 可仄

叶平

前後十一字之句，或於六字作一讀，或于四字作一讀，無定。前之「闕」後之「事」雖有作平者實

宜。反前之「舞」後之「願」亦宜反。

王灼碧雞漫志卷四，說水調甚詳。大意謂水調乃宮調之名，非牌調名也。其創始甚古。就水調中作曲最早而可考見者，爲隋煬帝鑿汴河時所製水調歌，幸江都時所製水調河傳。至唐水調即南呂商。明皇將幸蜀，李嶠進水調歌，七言四句；又有五言者，見白居易聽水調詩；又有多遍爲大曲者，見睦說。至五代蜀王衍巡閬中，自製水調銀漢曲。至宋有水調歌，乃中呂調，雖首尾亦各有五言兩句，但決非白氏所聽者也。據此，水調歌頭在宋時，確有水調歌三字之稱，並非自張炎始爲簡略也。王明清玉照新志載，曾布于元祐中作水調大曲，有排遍第一至第七，共七遍，而排遍第一之句調，即水調歌頭云。據漫志所云，足見水調歷史之大略。惟曾布所爲大曲，據玉照新志所載，即名水調歌頭，「水調」者，一種大曲部之名也。水調歌頭者，因此大曲僅存歌頭之部分而名之也。今曾詞有排遍七遍，可見「歌頭」二字，乃指排遍七

遍之全部而言，非指排遍第一之一遍而言也。考之本調，起拍三句，與曾詞排遍第一首三句合。換頭四句，與曾詞排遍第四首四句合。其餘句法，則又散見于各遍中。是蘇詞此調，乃就大曲排遍之七遍內取材，剪裁連綴而成，絕非摘取某一整遍也。明矣。漫志謂排遍第一之句調，即水調歌頭，尚微有訛誤，不可不辨。

別體 平仄三叶。

（創始）始見宋賀鑄詞。

（詞略）與正體同。惟正體十一字之句，茲分爲上

四下七兩句。又正體不叶之句，除換頭首句外，茲概叶仄，且通體平仄韻一貫。

南國本瀟灑（韻）六代浸豪華（叶平）一臺城遊冶（叶仄）擘箋能賦屬宮娃（叶平）雲觀登臨清夏（叶仄）碧月留連長夜（叶仄）吟醉送年華（叶平）回首飛鴛瓦（叶仄）卻羨井中蛙（叶平）訪烏衣（句）成白社（叶仄）不容車（叶平）舊時王謝（叶仄）堂前雙燕過誰家（叶平）樓外河橫

斗掛(叶仄)淮上潮平霜下(叶仄)檣影落寒沙  
 (叶平)商女篷窗擘(叶仄)猶唱後庭花(叶平)  
 錄東山寓聲樂府

以上第一例采桑子第二例水調歌頭。采桑子有變體，作類列；水調歌頭有別體，作附列。變體自成一調，故類列與原列同式；別體仍是前調，故附列者將原列字旁之字移句下。若別體多，可用「別體一」、「別體二」……以標明之。——此所以分別主從也。調前之各項說明，均有標題，語極簡要。調後之說明，則或爲疏解，或爲攷證，皆所以補充調前說明之不足者，不妨詳細。「創始」、「調略」、「宮調」、「名解」、「別名」、「律要」、「別體」、「變體」共八項，大概可以包括一切；惟除「創始」、「調略」兩項外，餘皆不必每調全具。例如「宮調」別體變體之宮調，皆已見於正體，則別體變格方面者，即毋庸重複再見矣。即正體之宮調亦失考者居多，不能每調皆列也。采桑子前後片句法全同，故爲「雙疊」；水調歌頭前後不全同，故稱「兩片」；此等分別，亦昔書所未及。調旁作平仄者，示

詞

必平必仄也。作「宜平」者，應當如此，而原詞未合也。——此所以說明與標注也。■大概於唐調，祇有吟諷之律可求；若攤破醜奴兒之有助語及和聲，乃是闌歌唱，但編譜者於此，不過存其體格之形式已足，其事甚簡。若宋調則吟諷之律與歌唱之律，須兩面俱到。且自來言詞律者，均認爲以古人所以歌唱者，調協于今人之吟諷，練成今人之喉舌，使諧于昔人之絃管，乃詞家應負之責任。於是吟諷與歌唱兩律，益覺顯然並峙。本條所以言詞律，扼要一語，學者無論循考證以修譜，爲詞苑之功臣，或僅因填詞而用譜，傳前人之絕藝，於宋調之律，皆不可不三致意也。■

【詞律】二十卷。清萬樹撰。是編多糾正嘯餘譜及填詞圖譜之謬，以及諸家詞集之舛異，析疑辨誤，頗有根據。有康熙丁卯刊本，瞿氏有屬樊榭詳校本，刊本，蘇刊本，石印本。

【詞律校勘記】二卷。清秀水社文潤撰。有成豐刊本，在曼陀羅華閣叢書內。

【詞律拾遺】八卷。清德清徐本立撰。有同治刊本。

2600

【詞自度腔法】自度新腔，必深明音律，下列三事，尤須加意。□(A)製腔；詞塵云：「製腔之法，必吹竹以定之，或管，或笛，或簫，皆可。惟吾意而吹焉，即以筆試其工尺於紙，然後酌其句讀，劃定版眼，而後吹之，聽其腔調不美，音律不調之處，再三增改，務必使其抗隊抑揚圓美如珠而後已，再看其起韻之處，前後兩節是何字眼，而知其爲某宮某調也。（如是六字起調，六爲黃鐘清，而第一拍轉至起韻用高五字，爲太簇黃鐘均，以太簇爲商，則此屬太簇清商也。在燕樂爲大石調，餘仿此。若兩結不用高五字，則爲出調，凌犯他宮，非復大石調矣。）」按楊誠齋論作詞五要（或謂係楊守齋續語）第一要擇腔，腔不韻則不美，故必先以管色定其音節。次審起畢定其宮調，方能命名以實之。若後人不解音律，動造新曲，曰自度腔，試問其所度者，曲隸何律？律隸何聲？聲隸何宮？何調？則毛奇齡所斥爲擱然妄作者也。□(B)結聲——戈順卿云：「詞之爲道，最忌落腔，即所謂落韻也。姜白石云：『十二宮住字不同，不容相犯。』沈存中補

筆談載燕樂二十八調殺聲。張玉田詞原論結聲正訛，不可轉入別腔。住字殺聲，結聲名異而實同，全賴乎韻以歸之。然此第言收韻也，而用韻之吃緊處，則在乎起調畢曲。蓋一調有一調之起，有一調之畢。某調當用何字起，何字畢，起是始韻，畢是末韻，有一定不易之則。而住字殺聲，結聲即是以別焉。詞之諧不諧，視乎韻之合不合，有其類亦各有其音，用之不審，始能融入本音耳。按詞原各宮調下列符號，謂之住調，每詞以何字起音，即謂何調。如白石自度暗香疏景二詞，皆用⊙字起音，即入仙呂宮（即夷則宮）也。畢韻仍用始起之音，其調始協。如用他音，則爲過腔矣。□(C)過腔——詞塵云：「姜堯章湘月詞自注：『即念奴嬌。』指聲於雙調中吹之。』指亦謂過腔，見晁無咎集。凡能吹竹者，便能過腔也。後人多不解，高指過腔之義，培思索久之，而悟其說。蓋念奴嬌本大石調，即太簇商，雙調爲仲呂雙律，雖異而同是商音，故其腔可過太簇當用四字，仲呂當用上字，今姜詞不用四字住，而用上字住，簫管四上字中



間祇高一孔笛四上字兩孔相聯只在高指之間又此兩調畢曲當用一字尺字亦高指之間故曰高指聲也吹竹便能過腔正此之謂」按念奴嬌與湘月字句悉同特住字變易舍太簇之四字而用仲呂之上字即不得並爲一曲此過腔之說也。<sup>2604</sup>

【詞牌】即詞調見該條。

【詞名彙解】六卷續編二卷清海陽汪汲撰有原刊本在古愚老人消夏錄內。

【詞家辨證】一卷清秀水李良年撰有道光六安晁氏活字本在學海類編內。

【詞之音樂起源說】五代宋的「音樂文學」就是「詞」了。詞上承於詩，下沿爲曲，萬紅友詞律發凡曾說詞與詩的關係如下——「……如菩薩蠻憶秦娥憶江南長相思等本是唐人之詩，而風氣一變遂有長短句之別，故以此數闕爲詞之鼻祖，不必言已。若清平調小秦王竹枝柳枝等，竟無異於七言絕句，與菩薩蠻等不同，如專論詞體，自當捨而弗錄，故諸家詞集不載此等調，而花巷草堂等選亦不收也。蓋

詞

等而上之，如樂府諸作爲長短句者頗多，何可勝收乎？後人則以此等調爲詞，嗚矢遂取入譜……」我們再打開詞律一看，如純那曲羅噴曲本五言絕句，拋球樂本五言六句，回波詞本六言絕句，採蓮子浪淘沙八拍蠻阿那曲，欵乃曲本七言絕句，字字雙也是七言絕句，俱用韻，又如梧桐影，花非花本長短句詩，而後人名之爲詞，章臺柳本只是詩，後人採入詞譜，再看初唐盛唐的樂府歌詞，自李白的清平調到元結的欵乃曲，都是整齊的律詩絕句。胡適之先生生在「詞的起源」一篇，清華學報第一卷第三期，曾舉幾個好例，如說：「張說集子裏有幾首歌詞，注明樂調的，如蘇摩遮——後來詞調中有蘇幕遮——五首，每首下注『憶歲樂』三字，其詞皆是七言絕句。又如舞馬詞六首，前二首各注『聖代昇平樂』，後四首各注『四海和平樣』，而其詞皆爲六言絕句。又破陣樂二首是舞曲，其詞皆爲六言律詩，與詞調中所謂『謫仙怨』相同。」綜上可見詞就是從「詩」脫胎出來的了，所以有一派人便主張「詩

餘起源說，」以爲詞的起源的歷程，是全由律詩絕句添上一些聲音。宋翔鳳樂府餘論說：「謂之詩餘者，以詞起于唐人絕句，如太白之清平調，即以彼之樂府，太白憶秦娥菩薩蠻皆詞之變格，爲小令之權輿。旗亭畫壁諸唱，皆七言絕句。後至十國時，遂競爲長短句，自一字兩字至七字，以抑揚高下其聲，而樂府之體一變，則詞實詩之餘，遂名曰詩餘。」這種說法，很能看出詩詞線索的聯絡，和文體的新趨勢，和我們極力主張的「音樂起源說」本沒有多大衝突，不過我們卻要更進一步，謂詞的起源，完全是由音樂變遷的關係罷了。俞彥說：「六朝至唐樂府不勝詰曲，而近體出五代至宋，詩又不勝方板，而詩餘出唐之詩宋之詞，甫脫穎而傳遍歌者之口。」又說：「詩亡然後詞作，非詩亡，所以歌詠詩者亡也。」紀昀說：「古樂府在聲不在詞，唐人不得其聲……其時採詩入樂者，僅五七言絕句，或律詩，割取其四句，依聲製詞者，初體竹枝柳枝之類，猶爲絕句，繼而望江南菩薩蠻等曲作焉。至宋而傳其歌詞之法，不傳

其歌詩之法。」成肇慶七家詞選敘說：「十五國風息而樂府興，樂府微而歌詞作。其始也，皆非有一成之律以爲範也，抑揚抗墜之音，短修之節，運轉于不自己，以蕪適歌者之吻，而終乃上躋於雅頌，下行爲文章之流別。詩餘名詞，蓋非其制也。唐人之詩未能胥被弦筦，而詞無不可歌者。」綜上各家說法，詞的起源，是由于音樂的變遷，已經是決無疑義了。但各家卻都沒有指出律絕怎樣變詞的音樂的痕迹，在這裏我請舉各種音樂起源說，來作這一個問題的答案。□（一）泛聲說——朱子語類第一四零云：「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卻添許多泛聲，後來怕失了泛聲，逐一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二）和聲說——沈括夢溪筆談卷五云：「詩之外又有和聲，則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絃之中，纏聲亦其遺法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又全唐詩第一二函第一零冊，有關於詞的一條小注，即用筆談和聲兩字來解釋道：「唐人樂

府原用律絕等詩雜和聲歌之其井和聲作實字，長短其句，以就曲拍者爲填詞。

（三）纏聲說——

徐養源律呂臆說，聲依永說云：「唐以前無不歌之詩，至唐中葉始有填詞之法。沈括曰：古樂府音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絃之中，纏聲亦其遺法，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朱子亦言：古樂府句中多有泛聲，今人恐失此泛聲，逐一添字以實。朱子說與存中合，泛聲卽和聲纏聲也。自填詞之法興，古法遂不可攷，亦音家變更之大者。」（四）散聲說——方成培香研居詞塵卷一有「原詞之始，本于樂之散聲」一條，他說得最好。「古者詩與樂合，而後世詩與樂分。古人緣詩而作樂，後人倚調以填詞，古今若是其不同，而鐘律宮商之理，未嘗有異也。自五言變爲近體，樂府之學幾絕，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絕句，必雜以散聲，然後可比之管絃。如陽關詩，必至三疊而後成音。此自然之理，後來送譜其散聲以字句貫之，而長短句與焉。故詞者所以濟近體之窮，而上承樂府之變。培

詞

雖爲此說，未敢自信，後見朱子全集有云：古樂府只是詩中閒添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始信鄙說之不謬。」由上泛聲和聲散聲纏聲四說，論詞的起源，都是本於樂之虛聲。所以宋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九謂：「唐初歌舞辭多是五言詩或七言詩，初無長短句，自中葉後至五代漸變成長短句，及本朝則盡爲此體。今所存止瑞鷓鴣小秦王，必須雜以虛聲，乃可歌耳。」沈雄柳塘詞話卷二云：「唐人歌詞皆七言而異其名，渭城曲爲陽關三疊，楊柳枝後爲添聲，若采蓮竹枝當日送有俳調，如竹枝女兒，年少，舉棹，回聲附和，用韻接拍之類，不僅雜以虛聲也。」再看張志和的漁父詞，在宋代音律失傳不可歌，山谷增句作鷓鴣天，東坡添上一些字，用浣溪紗歌之。李如麓說：「漁父詞以鷓鴣天歌之，甚協音律，但語少聲多耳。」由此種種例證，可見由五七言絕詩變爲歌詞，完全是由於歌詩之法已變而爲歌詞之法。前章說過，絕句的歌法全靠音樂中插

以和聲或散聲，到了五代宋便井和聲或散聲填作寫字，這便是長短句的起源——詞如何產生的音樂的起源說。試舉一例爲證，如唐玄宗好時光詞曰：「寶髻『偏』宜宮樣，『蓮』臉嫩體紅香。眉黛不須『張做』。畫天教入鬢長。莫倚傾國貌，嫁取『箇』有情郎。彼此當年少，莫負好時光。」原來五言八句，劉毓盤先生疑其中間「偏」「蓮」「張做」「箇」等字，「本屬和聲，後人改爲實字」，又如朱希真的楊柳枝詞曰：「江南岸，柳枝，江北岸，柳枝，折送行人無盡時，恨分離，柳枝。酒一杯，柳枝，淚雙垂，柳枝。君到長安百事違，幾時歸柳枝。」詞律注云：「此柳枝二字，當如竹枝，女兒，歸棹，年少，作和歌之語，今他無可攷，仍以大字書之，且因時，離等字，即叶枝字韻故耳。」可見這首新翻的楊柳枝，正是將和聲填作實字的好例，而詞的起源，完全是音樂變遷的關係，也不待詳證而自明了。□我們要知詞的音樂起源，還須曉得唐宋音樂的區分，蔡寬夫詩話云：（漁隱叢話前集卷十六引）「近時樂家多爲新聲，其音講轉移，類以新

奇相勝，故古典多不存。頃見一教坊老工言：惟大曲不敢增損，往往猶是唐本，而絃索家守之尤嚴。故言涼州者謂之『護索』，取其音節毓雄；言六么者謂之『轉關』，取其聲調閑婉。元微之詩云：涼州大遍最豪嘈，錄要散序多籠撚。『護索』、『轉關』，豈所謂豪嘈籠撚者邪？唐起樂皆以絃聲，竹聲次之，樂家所謂細抹將來者是也。故王建宮詞云：琵琶先抹絃，腰頭小管丁甯側調愁。近世以管色起樂，而猶存細抹之語，蓋沿襲弗悟爾。」由這段我們便得到關於宋代音樂的兩個要點，兩個甚麼要點呢？（一）唐起樂以絃聲爲主，宋代以管色起樂。（二）宋代音譜類以新奇打勝，肯定了這兩個要點，於是我們纔好開始研究案藝苑厄言詔詞名起自胡羌，一原文昔昔鹽阿鵲鹽阿鹽堆突厥鹽疏勒鹽阿那朋之類，詞名之所由起也。其名不類中國者，歌曲變態，起自羌胡故耳。然自昔昔鹽排律外，餘多七言絕，有其名而無其調。其實何但詞名如此，就是當時歌詞所用的聲音樂器和譜法，也都是受外族影響的。先說聲音，毛稚黃

曾從音韻方面，來證明慢聲之歌，實起於宋。他說：「隋唐以前無今世曲，以詩歌入謳唱，即同于曲；其歌之法，今已失傳，然余嘗謂古曲無慢聲，何也？于古人之用韻而知之也。今詩韻之緝合葉洽四部，皆閉口入聲也，閉口之韻，法無旁通，而余觀宋人作填詞，其通韻，雖不專于閉口，即閉口而無他韻合用者，亦不一而足。至元周德清著『中原音韻』，竟廢入聲，其所以無入聲者，凡唱曲作腔，多須曼聲，若入聲而閉口，則其音訕然而止，豈復能爲曼聲而作腔乎？此所以宋人填詞，已濶閉口入聲于他韻，而挺齋全舉而廢之也。然填詞入宋始爲長調，號爲慢調，則慢聲之歌，實起于宋，唐以前故無之，此一證矣。又觀唐人詩韻緝合葉洽四閉口入聲聲列韻末，是唐人詩歌入唱者，皆用入聲閉口矣，若有慢聲，豈能用之乎？」（應據謙古樂書歌聲詩譜第十二引）可見在宋代確曾發生一種新聲。又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六末一段四方樂一條，有「又有新聲自河西至者，號胡音聲與龜茲樂散樂俱爲時重，諸樂咸爲之少寢。」

詞

這話很可注意。再看托克托等所修金史卷三十九本朝樂典一段云：「世宗九年十一月庚申，上宴于東宮，命奏新聲……辭律不傳。十三年四月乙亥，上御睿思殿，命歌女直詞。」（案元周德清中原音韻作詞十法云：「如女真風流體等樂章，皆以女真人音樂歌之。」可爲旁證）原來宋代遼金和宋接壤，在文學上當然不能沒有影響。如浪淘沙本二十八字南宋周邦彥的浪淘沙漫就有一百三十三字了。這首慢聲之歌，萬紅友說他「精綻悠揚，真千秋絕調！」但不能說與胡部新聲無關。並且沈括筆談卷五述當時的樂律界情形，謂：「隋柱國鄭譯始條具十二均，展轉相生爲八十四調，清濁混淆，紛亂無統，競爲新聲。自後又有犯聲、側聲、正殺、寄殺、偏字、雙字、半字之法。」又補筆談云：「諸調殺聲亦不能盡歸本律，故有祖調、正犯、偏犯、傍犯，又有寄殺、側殺、過殺、順殺，凡此之類，皆後世聲律瀆亂，多務新聲，律法流散，然就其間亦自有倫理，善工皆能言之。」更可見從音樂上觀察，宋詞除接受唐代西方樂的影響以外，

實完全受北方強烈音樂的影響最大。不過唐宋音樂的不同，最重要而可考的，還是在於所用樂器和譜法的方面，而那種以音樂為依歸的歌詞的活動，也只能活動於所依附產生的這個新音樂的時代。

□（一）樂器方面——宋無名氏續墨客揮犀卷七云：

「問今州郡有公宴，將作曲，伶人呼細抹將來，此是何義對？曰：凡御宴進樂，多以弦聲發之，然後衆樂和之，故號絲抹將來。今所在起曲，遂先之以竹聲，不唯

訛其名，亦失其實矣。」這段話和蔡寬夫詩話引王建宮詞「琵琶先抹綠腰頭」和凌廷堪燕樂考源，

燕樂以琵琶為首的話，是不謀而合了。不過琵琶曲在唐代雖最盛行，到了後來也終不免隨着音樂的變遷而漸失傳。如元稹詩云：「琵琶宮調八十一，三

調弦中彈不出。」琵琶共有八十四調，稹詩言八十一調，那三調為甚麼彈不出呢？這不是失傳的鐵證

了嗎！唐賀懷智琵琶譜序云：「琵琶八十四調內，黃鐘太簇林鍾宮聲弦中彈不出，須管色定弦，其餘八

十一調皆以此三調為準，更不用管色定弦。」既然

開始要用管色定弦，便是以管色為主，還能說以琵琶為主嗎？所以蔡氏詩話接着便謂「近世以管色起樂」認管色為宋樂之首，簡直拿他調聲了。陳暘

樂書有一段最明顯的記載道：「齊築一名悲栗，一名茄管，以竹為管，以蘆為首，狀類胡茄而九竅。後世

樂家者流，以其旋宮轉器，以應律管，因譜其音為眾器之首，至今鼓吹教坊用之，以為頭管。」（按事物

紀原云：今胡部在管音前，故云頭管。）（卷一百三十一）又沈括夢溪筆談有許多地方談宋燕樂的，但

他也說：「近世樂聲漸下，嘗以問教坊樂工，云：教坊管色，歲月浸深，則聲漸差，輒復一易，祖父所用管色，今多不可用。」（補筆談卷一）又徐養源管色考

也說：「宋世調聲俱用管色，元明以來始有簫色笛色，今管色廢久矣。」綜上各說，可見宋代燕樂確實

是以管色為主，而在這時代的音樂文學——詞——也是用管色來演奏的。□（二）樂譜方面——我們

由蔡氏詩話「音譜轉移，類以新奇相勝」這十個字看起來，便知宋代是曾發明了一種新譜，就是現

在流傳的工尺字譜。案字譜的起源，凌廷堪在晉泰始笛律匡謬說：「字譜始于隋龜茲人蘇祇婆之琵琶，故唐人因之而定燕樂；沈括夢溪筆談及遼史樂志皆載字譜，本唐人之舊也。」這番話是不大靠得住的。所以徐養源在字譜考（荀勗笛律圖注附錄）一篇裏，一方面說遼史樂志所載的字譜，就是唐之遺聲，一方面又疑惑到唐人何以都沒有講到字譜。他說：「字譜蓋起于唐也，宋人論字譜者，就予所見莫先于沈括筆談。沈氏亦不言字譜所起。蓋宋與遼皆承唐後，當沈氏時，字譜之行久矣。（括又引唐賀懷智琵琶譜云：琵琶八十四調內，黃鍾太簇林鐘宮聲弦中彈不出，須管色定弦，是時已有管色之名，未知有字譜否？懷智天寶時樂工也。）然唐人樂書如南卓羯鼓錄、段安節樂府什錄之類，及新舊史志，俱略不及何耶？」陳蘭甫聲律通考更痛快地駁凌氏道：「字譜始見於宋人書，爲前所未有，何由定其爲龜茲樂？」（卷八）的確，最早的字譜，實見於遼史樂志和宋國朝會要。遼史樂志云：「大樂聲各調

之中，度曲協音，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近十二雅律於律呂各闕其一，猶雅音之不及商也。」這就是字譜的緣起。然遼史是元脫脫等編纂時代較晚，並不能拿來證明字譜即是龜茲的琵琶七調。我們倒可以拿來證明字譜是起於管色傳入中國以後無疑。至於國朝會要（太宗因革禮十八）更爲明白了。原文云：「景祐二年六月修大樂，李照言：夫胡部之有箏篋，相傳目之爲梁柱，此言箏篋之聲，于胡部管色之中，嚴得其實，不可增減其聲，是故謂之梁柱。其曲法用十字，已極盡人手指之力，過此不可能也。以此十字，能應方響十六聲，若方響中去其清聲四版，箏篋中去其五六兩字，則胡部調曲不可成矣。」案五六即是字譜，這段不是分明證明字譜就是管色的字譜嗎？並且宋陳暘之作樂書，是在北宋建中靖國之間，他的話自然是最可靠的。他在說頭管後，又說：「今教坊所用，上七空，後二空，以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十聲譜其聲。」可見字譜無疑乎是管色的字譜，並且就是宋詞的樂譜了。

【詞之五音】五音者，字讀出音之阻分爲喉牙舌齒唇五處，韻家所謂等韻之學也。等韻之學，初原反切，其事始於東漢之末，至魏而大行。初用之以注經籍之讀音，繼擴之而爲命名之利用。一顧炎武音論引南北朝雙反之法，並取反語以命人名地名國號等事，例如梁武帝立同泰寺，開大通門，取反語以協同泰，唐高祖改元通乾，以反語天窮停之之類。自是雙聲疊韻之用顯矣。雙聲者，發聲相同之字，即古人之所謂和切韻家之所謂同母，而小學家所謂一聲之轉也。疊韻者，收韻相同之字，即古人之所謂諧表如下：

重唇(兩唇相搏)	舌上(舌上抵齶)	舌頭(舌端擊齶)	牙(氣觸牝牙)	阻位
幫滂	知徹	端透	見溪	清
並明	澄娘	定泥	羣疑	濁



舊以喉牙舌齒唇分配宮商角徵羽，而乃爲之訣云：「欲知宮，舌居中；欲知商，口大張；欲知角，舌後縮；欲知徵，舌抵齒；欲知羽，唇上取。」不過藉以明發音之部位耳，非如音律中之所謂宮商也。詩中用字，取音從寬，僅須平仄不患聲病已足；詞則爲入樂便歌計，不得不進求五音之調協矣。大抵五音之用，最宜相間；雙聲連用，勿至於三洪繼以纖，輕振以重；然後歌者無拗掇之患，聽者得和諧之美。若如「信宿漁翁還汎汎」之句，聲已爲累，更如「故國湘光君未歸」

詞

輕唇(音穿唇縫)	非數	奉微
齒頭(音在齒尖)	精清心	從邪
正齒(音在齒上)	照穿審	牀禪
喉(音出中宮)	曉(淺)影(深)	匣(淺)喻(深)
半舌(舌稍擊齶)		來
半齒(舌上輕微)		日

之句，直佶屈而不可歌矣。然在詩無害，於詞則深忌之也。宋詞惟樂章，清真白石，夢窗數家，深得其妙。試取諸家詞，悉心咀嚼，自可得之。觀於玉田述其父寄閒翁作瑞鶴仙「粉蝶兒撲定花心不去」句，覺撲字不協，改作守字，乃協；惜花春起早「瑣窗深」句，覺撲字不協，改幽字，亦不協，改作明字，始協。夫撲守皆仄，而撲不協者，以其字過重，非徒入聲之異於上也；深幽明皆平，而深不協者，以其字與瑣窗同屬齒音，幽不協者，以其字過輕，非徒陰聲之異於陽也。可

知詞之用字，審辨必精，亦可知詞律之不僅限於句讀韻脚平仄之間已也。惟其運用之妙繫乎一心，殊難劃為定式。故如江順詒之識萬氏詞律不重五音，亦求備而過當矣。今錄清真夢窗詞各一首，各注其音類以窺一斑：

水正浴深清齒蟾正葉深喧齒涼半吹正巷淺喉齒

陌重馬重唇正齒初正正舌間淺依深露半井齒頭

笑齒撲重流半舌螢深惹半破重畫淺羅半輕牙頭

扇正人半靜齒夜深久牙憑重半愁正重唇齒

歸牙眠重立半舌殘正牙箭齒歎年舌華淺音

一深瞬正人半齒今牙千音里半夢重沈正書正齒

遠深喉空音見牙說正繫重怯音瓊牙梳正齒

容深銷齒金牙境牙漸齒嫩半趁正時正勻深喉齒

染半梅重唇經地舌溥半梧牙雨深苔舌滋正

一深架音舞輕唇紅喉淺郁舌重變正信齒無輕唇

聊半為深伊深才齒減音江牙淹深情齒傷正

荀齒倩正但舌明重河淺影深下淺還淺看音

稀淺星齒數正齒點頭舌頭周邦彥過秦樓

宮音粉輕唇雕舌痕淺仙齒深墮舌影深無輕

人半野深水正荒淺喉灣深古牙石正埋重香淺喉

全音沙齒鎖齒頭骨牙連舌環淺南舌樓半重唇齒

恨淺吹正橫淺喉笛舌恨淺曉風輕千齒里半

關音山正半重唇飄重零舌庭頭舌上正黃淺昏淺

月音冷半關半音千牙壽正陽深空牙理半舌

愁正半鏡，牙問輕誰正調舌玉牙髓，齒暗牙

補重香喉癢，唇細齒雨喉歸音鴻，喉孤音山正

無輕限淺春正寒，喉離半魂喉難舌倩正招上

清齒些，頭夢唇編音衣喉解音珮唇溪音邊。唇

最正愁正人齒啼頭舌鳥頭清頭明，唇葉深底舌

青齒圓。深喉（吳文英高陽臺）<sup>602</sup>

【詞之四聲】古無四聲之目，而字讀之長短抗墜

自然而分。李登聲類，呂靜韻集，書均不傳。至齊梁間，

四聲之用始顯。南齊書陸厥傳云：「永明末，盛爲文

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較；汝

南周禹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

詞

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  
焉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  
也。」然帝竟不用。然約書亦不傳觀其於宋書  
謝靈運傳後論云：「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  
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  
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蓋語言文字使四  
聲相間成章，則言者分明，聽者愉快，而成文朗誦，尤  
見鏗鏘。伊古佳篇，多與暗合，自是厥後，則注意爲之，  
故近體詩興焉。夫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人情有  
喜怒哀樂之殊，字音固有浮切輕重之異。用之得當，  
則聲情相稱，不當則聲情相乖。律呂五音者，音樂之  
聲調也；平仄四聲者，文字之聲調也。入樂則律呂主  
之，而五音相調；行文則平仄主之，而四聲迭和。樂在  
演奏，文則吟誦，事歧理一，故皆可稱曰宮商也。唐人  
近體詩較古詩調諧多矣；近體樂府較古樂府亦調  
諧多矣；詞出於近體樂府，則其調諧更爲必要可知，  
否則成誦尚難，何論入樂。雖然，詞與近體詩之所謂  
調諧不同也。詩之調諧，字音前後浮切相變而已；詞

之調諧，則視音樂節奏之抑揚緩急而定之。故詩之變簡，而詞之變繁；詩盡調諧，而詞或拗澀。柳周姜吳等之製腔度曲，皆按宮調以求協歌喉，施之絃管，聲律文情，各取其當而已。文學中之精微而艱深者，莫此若也。□詞調平仄之諧者，無論矣；即論其拗者，如蘭陵王，淒涼犯之末句，及鶯啼序之次疊第二句，皆用全仄，醉翁操及壽樓春多全平之句，皆別具風味。至平仄作用之分別，萬氏詞律發凡論之甚詳，略謂：「平止一塗，而仄兼三聲，不可遇仄而以三聲概填。有時上去互易，則調不振起，便成落腔。尾句尤要，如永遇樂之『尚能飯否』，瑞鶴仙之『又成瘦損』，『尚』『又』必仄，『能』『成』必平。『飯』『瘦』必去，『否』『損』必上，如此，然後發調；若用上或平去，或去去，上上，上去，皆爲不合。又上聲舒徐和軟，其腔低，去聲激厲勁遠，其腔高，相配用之，方能抑揚有致。兩上兩去，在所當避。又名家詞轉折跌宕處，多用去聲者，因三聲之中，上入二者可以作平，去則獨異。當用去者，非去則激不起；用上且不可斷，勿用平上。用上

或入作平者，不可因其仄聲而填作他仄聲字。」諸語皆精思透徹之論。□又戈載詞林正韻發凡論入聲作三聲，略謂：「入聲作三聲，詞家亦多承用。押韻者如晏幾道梁州令『莫唱陽關曲』，曲作上；柳永女冠子『樓臺情似玉』，玉作去；晁補之黃鶯兒『兩兩三三修竹』，竹作上；辛棄疾醜奴兒慢『過者一霎』，霎作去（按元本此字作夏，是未嘗借韻）；張炎西子妝慢『遙岑寸碧』，碧作上；杜安世惜春令『悶無緒玉簫拋擲』，擲作平等。在句者如歐陽修摸魚子『恨人去寂寂鳳枕難孤宿』，寂寂作平，又望遠行『斗酒十千』，十作平；周邦彥瑞鶴仙『正值寒食』，值作平；萬俟雅言三臺『餒香更酒冷踏青路』，踏作平；辛棄疾千年調『萬斛泉』，斛作平；秦觀望海潮『金谷俊游』，谷作上；陳允平應天長『曾慣識淒涼岑寂』，識作上；萬俟雅言梅花引『家在日邊』，日作去；方千里瑞龍吟『暮山翠接』，接作上；倒犯『樓閣參差簾櫳情』，閣作去」等多不備舉，言皆有徵。

【詞之異名】自來釋詞字之義者，每好徵引說文意內言外之訓，然許氏初非爲此立名，而其字實不專屬此唐宋間之一種文體之稱也。詞說文作詁，从司言，意主於內而言發於外，故上司下言者，內外之意也。（從段氏說）詞字則爲其隸行。（郭忠恕佩觿）今假之爲此種文體之名，亦不過化通稱爲專稱耳，非其義遂足以專明此一種長短句之近體樂府也。夫意者，文字之義；言者，文字之聲；詞者，文字聲義之合也。舉凡摹繪物狀，發聲助語之文字，皆以詞爲通稱。乃欲據以訓此千年後特出之一種文體，得無牽強？故吾人但名此種文體爲詞可矣，不必上追許說，據通稱爲確詁也。（清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續五有論及此者，略謂「夫意內言外，何文不然？不能專屬之長短句，蓋乾嘉以來，攷據盛行，無事不數以古訓，填詞者遂竊取說文以高其聲價。」見頗通數）至詞之異名有詩餘、樂府、長短句等分釋，如次

□（甲）詩餘——詩餘之名，不詳所自始。蜀中詩話云：「唐人長短句，詩之餘也，始於李太白，太白以草

堂名集，故謂之草堂詩餘。」似詩餘之名即出於此。然草堂詩餘爲南宋人所編選，而北宋廖行之詞，已名省齋詩餘，則其名固早立矣。大致謂古詩變爲樂府，樂府又變爲長短句，故以詞爲詩之餘。而清毛先舒謂：「填詞不得名詩餘，猶曲自名曲，不得名詞餘。又詩有近體，不得名古詩餘，楚騷不得名經餘也。」故填詞本按實得名，名實恰合，何必名詩餘哉？汪森謂：「古詩之於樂府，近體之於詞，分鑣並馳，非有先後。謂詩降爲詞，以詞爲詩之餘，殆非通論？」吳子安則謂：「金元以來，南北曲皆以詞名，或繫南北，或竟稱詞，詞所同也，詩餘所獨也。顧世稱詩餘者寡，欲名不相混，要以詩餘爲安。」而近人王以懸釋之云：「非五七言之餘，三百篇之餘也。」如是而詞之位置始得比於詩。然而「餘」之爲言，究未愜當也。宋元人詞集以詩餘名者，有廖行之省齋詩餘，吳則禮北湖詩餘，仲井浮山詩餘，韓元吉南澗詩餘，王之望漢濱詩餘，李洪芸庵詩餘，張鑑南湖詩餘，許棐梅屋詩餘，吳潛履齋詩餘，汪莘方壺詩餘，韓流澗泉詩

餘，汪暉康範詩餘，黃機竹齋詩餘，林淳定齋詩餘，王邁，臞軒詩餘，趙孟堅，彝齋詩餘，葛長庚，玉蟾先生詩餘，柴望，秋堂詩餘，吳存，樂庵詩餘，趙文，香山詩餘，劉詵，桂隱詩餘，劉棟，水雲村詩餘，黎廷瑞，芳洲詩餘，劉將孫，養吾齋詩餘，舒頌，貞素齋詩餘，舒遜，可庵詩餘等。亦可見習用其名者之衆矣。□（乙）樂府——樂府之名，始於西漢，蓋教樂之官也。於殷曰瞽宗；周因殷列爲西學，所以教禮樂，周官有大司樂之屬；至漢文帝以夏侯寬爲樂府令，武帝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而立樂府，始具樂府之名。自漢迄唐，凡郊祀，燕射，鼓吹，清商，舞曲，琴曲等，悉屬樂府範圍，然不必盡施於樂。劉勰所謂「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是也。唐人樂府，初循漢魏小樂府五言，若子夜，歡聞，前漢讀曲諸歌；繼循齊梁樂府七言，若挾瑟歌，烏棲曲諸辭。故其體率爲絕句，如絕，那曲，怨，回，絕，皆五絕也；竹枝，楊柳枝，浪淘沙，欸乃曲，皆七絕也。是即樂府亦即詞也。故宋元人遂沿稱詞爲樂府。其集之以樂府名者，有蘇軾東坡樂府，賀鑄東山寓聲樂府，周紫芝竹

坡居士樂府，徐仲青山樂府，劉翕龍雲先生樂府，趙長卿惜香樂府，康與之順庵樂府，曹勛松隱樂府，姚寬西溪居士樂府，周必大平園近體樂府，楊冠卿客亭樂府，楊萬里誠齋府樂，趙以夫虛齋樂府，段克己遜齋樂府，段成己菊軒樂府，李俊民莊靖先生樂府，元好問遺山新樂府，王義山稼村樂府，王惲秋澗樂府，陳深富極齋樂府，曹伯啓漢泉樂府，周權此山先生樂府，蒲道園順齋樂府，虞集道園樂府，許有壬圭塘樂府，宋裴燕石近體樂府，張埜古山樂府等，皆其類也。□（丙）長短句——長短句即樂府之雜言者也。周頌漢歌，已啓其源。天籟所發，初無定譜，低昂合節，錯落不齊，要以表其變化之美。汪森謂「自有詩而長短句即寓焉，南風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頌三十一篇，長短句居十八，漢郊祀歌十九篇，長短句居其五；至短，蕭箛歌十八篇，皆長短句，謂非詞之源乎？一六朝以還，歌行雜作。至於唐代，厥體盛興，李白蜀道難，長相思，將進酒等篇，極參差變化之致。及張志和白居易輩，割五七言而爲漁歌憶江南等詞，體於

是乎成，而此後之長短句，皆傾向於詞矣。王昶謂：「詩本於樂，樂本於音，音有清濁，高下輕重抑揚之別，乃爲五音十二律以著之，非句有長短，無以宣其氣而達其音。」故宋元多稱詞爲長短句，其集之以長短句名者，有秦觀、淮海居士長短句、陳師道後山長短句、米芾、晉長短句、趙師俠坦庵長短句、左譽筠庵長短句、張綱、華陽長短句、辛棄疾稼軒長短句、劉克莊後村長短句、李齊賢益齋長短句等，皆其類也。此外有稱歌曲者，如王安石臨川先生歌曲、姜夔白石道人歌曲、有稱琴趣者，如黃庭堅山谷琴趣、晁端禮閑齋琴趣、趙彥端介庵琴趣、有稱樂章者，如柳永樂章集、劉一止苕溪樂章、洪适盤洲樂章、謝懋靜寄居士樂章、有稱遺音者，如石孝友金谷遺音、林正大風雅遺音、陳德武白雪遺音。餘如朱敦儒之樵歌、陳允平之日湖漁唱、周密之蘋洲漁笛譜、張輯之東澤綺語債、楊炎正之西樵語業、高觀國之竹屋癡語，皆喜爲異名，而化去詞之本意，無深義也。

## 詞

【詞之分類】詞也可以由種種方面分成多種不

同的種類，但最爲吾們所習見的分類法，僅有兩種：（一）以詞的風格分爲豪放與婉約兩類。豪放詞可以蘇軾東坡樂府爲代表，婉約詞可以柳永樂章集爲代表。袁絢說：「柳詞須十七八女郎唱，楊柳岸曉風殘月。」蘇詞須關西大漢唱。『大江東去。』以象徵這兩類的不同點，最爲確當而相像。（二）以詞的長短分爲小令、中調、長調三類。在五十八字以內爲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爲中調，九十一字以外爲長調。這種分類法的最大缺點，在字數限制的沒有依據，假如吾們問：何以五十八字以內是小令，何以五十九字至九十字爲中調，何以九十一字以外爲長調，那就不能得到有理由的答覆了。詞和詩的最大不同點，除了形式上的詞須「倚聲填譜」外，描寫對象的狹隘也是詞的特徵。所以詞的種類，不如就描寫的對象來分，比較要有意義。宋詞是詞的黃金時代，宋詞研究曾把牠歸納爲這麼幾類：一、豔情詞，描寫兩性愛的情緒和動作的，例如黃庭堅的千秋歲、歸田樂引、好事近、鄭雲娘的西江月。

兜鞋兒曲，李煜的一斛珠。二、閨情詞，描寫閨人的情緒，相思。例如鄭文妻孫氏的憶秦娥，蜀妓的鵲橋仙。歐陽修的歸國謠，李煜的相見歡，李清照的一翦梅。三、鄉思詞，描寫思鄉的情緒和感懷，例如柳永的八聲甘州，安公子，蔣興祖女的減字木蘭花，四、愁別詞，描寫離別時或離別後的情緒，例如毛滂的惜分飛，柳永的雨鈴霖，周邦彥的蘭陵王，五、悼亡詞，描寫喪亡的哀感，例如蘇軾的西江月，卜算子，李煜的虞美人。六、歎逝詞，描寫時光的流駛，良辰美景的飛逝，芳年的難淹留，例如賀鑄的青玉案，秦觀的江城子，滿庭芳，王彥齡妻舒氏的點絳脣。七、寫景詞，因為詞過片時須到自敘，往往寫景裏面夾着抒情，例如張子和的漁歌子，歐陽修的採桑子，晏殊的踏莎行，清平樂，黃庭堅的浣溪紗，八、詠物詞，也夾着抒情，例如蘇軾水龍吟的詠陽花，史達祖雙雙燕的詠燕，姜夔暗香疏影的詠梅。九、祝頌詞，例如康與之的滿庭芳，晏幾道的鷓鴣天，柳永的傾杯樂，醉蓬萊，十、懷詞，例如岳飛的滿江紅，辛棄疾的水調歌頭，賀新涼，十一、

懷古詞。例如蘇軾的念奴嬌，辛棄疾的永遇樂，水龍吟。一過南澗雙谿樓。這十一類，不獨宋詞，大概一切的詞都可以概括着了。如就風格上再分，前八類是屬於婉約一方面的，是優美的，女性的，殉情的詞；後兩類是屬於豪放一方面的，是壯美的，男性的，英雄的詞。□今人胡適的詞選，依照詞的演變情形，分爲一歌者的詞；二詩人的詞；三詞匠的詞。所謂歌者的詞，是說爲歌者而作的詞，也可以說是能歌詠的詞。唐五代詞都屬此派。詩人的詞則以詩意爲詞，大都隨筆縱寫，不問其可唱不可唱。北宋及南宋初的詞大都屬這一派。詞匠的詞亦着重在能歌唱，但嚴於音律，往往爲了音律不惜犧牲詞意。南宋多數的詞屬這一派。總之，這三派的分別，第一派聲律辭意並重，第二派偏重辭意，第三派偏重音律。

【詞源】詞是甚麼時候起來的？沈孝中謂托始于王涯，又謂貞元元和之間，爲之者已多。陸務觀云：倚聲製詞，起於唐之季世。汪森說：「自有詩而長短句，即寓焉；南風之操，五子之歌是也。周之頌，三十一篇，



長短句居十八；漢郊祀歌，十九篇，長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饒歌，十八篇，篇皆長短句，謂非詞之源乎？迄於六代，江南採蓮諸曲，去倚聲不遠，其不即變爲詞者，四聲猶未諧暢也。」（詞綜序）**故若要追尋這**個題目原始的答案，當然要說「詞的起原」是肇始於最初接近民間的「歌」「辭」「謠」「諺」了！然而我們討論「詞的起原」却並不從這方面去立論！因爲從文學變化的步驟上看，則「歌」「辭」「謠」「諺」只是促進「三百五篇」與乎兩漢魏晉南北朝李唐各時代的人們所產出的「詩」的先聲，而「詞」之發生却乎是在「詩」後，（因爲詞是詩之變）若就從牠們去論「詞之起原」，究竟是間接而不是直接的，所以我今討論「詞的起原」不取此說。**從前的人們只有詞的創作，而没有詞的研究，他們僅僅注意在怎樣「作詞」而不能談到詞之本身的來歷。所以像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前人都未嘗給我們一個明白確切的答案；雖然也有如「詩話」「詞話」一流的東西散漫地論到一點，但也不**

詞

過是信口開河，支離瑣屑；講錯了也並不負有何等的責任。卒之毫無條理而不切於事實。所以我們於此須得鄭重地更加討論，近人胡雲翼將已往研究的成績歸納起來，大約分爲四種說法，亦頗近是：**（一）以樂府爲「詞的起原」**說。顧炎武日知錄曰：「三百篇之不能不降爲楚詞，楚詞之不能不降爲漢魏者，勢也；是則三百篇之不能不降爲樂府，樂府之不能不降而爲「詞」者，亦勢也。」謝無量曰：「詞蓋樂府之變。」徐鉉曰：「填詞原本樂府。」徐巨源曰：「樂府變爲『吳趨』越艷，雜以『捉搦』企喻。」「子夜」「讀曲」之屬，以下逮於詞焉。」他們的意見，都以爲詞的起原是漢魏樂府，因爲樂府主聲而「詞」亦主聲，樂府調有長短句，有長短，詞亦如之。所以便主張「詞」之起源本於樂府。**（二）謂詩餘爲「詞的起原」**說。詩餘名義緣起，始見宋人王灼之碧雞漫志；至明楊慎之丹鉛錄，都穆之兩濠詩話，毛先舒之填詞名解，因而附益之。」（吳衡照蓮子居詞話）主張此說者，乃謂「詞」乃詩之變格，

亦猶之乎以「曲」爲「詞餘」也。樂府餘論載宋翔鳳云：謂之「詩餘」者，以詞起於唐人絕句，如太白之清平調，即以被之「樂府」。太白憶秦娥菩薩蠻，皆詞之變格，爲「小令」之權輿。旗亭畫壁賭唱，皆七言絕句，後至十國時，遂競爲「長短句」。自一字兩字至七字，以抑揚高下其聲，而樂府之體一變。則「詞」實「詩」之餘，遂名曰「詩餘」。沈雄柳塘詞話云：「溫飛卿詩云：『合歡桃核真堪恨，裏許原來別有人。』山谷衍爲詞云：『似合歡桃葉真堪恨，心裏有兩個人人。』古詩云：『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叔原衍爲詞云：『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此則詞爲詩之餘也。」實則「古詩之於樂府，近體之於詞，分鑣並騁，非有先後，謂詩降爲詞，以詞爲詩之餘，殆非通論矣！」（汪森詞綜序）

□（一三）以音樂爲「詞的起源」說，因爲「三百五篇」和漢魏以來的樂府都可以被之絃管，所以詩之有作皆可合歌。無奈詩之遞趨而格律綦嚴，後世作詩者往往拘於規矩準繩之故而詩竟不能入

樂，亟思有以易之，乃創爲詞；「詞」原是可以入樂，可以歌唱的。所以俞彥說：「詩亡然後詞作，非詩亡所以歌詠詞者亡也。」正是這個道理。張叔夏詞源云：「古之樂章樂府樂歌樂曲，皆出於雅正。粵自隋唐以來，聲詩間爲『長短句』。至唐人則有尊前花間，迄於崇甯，立『大晟樂府』。命周美成諸人討論古音，審定古調，淪落之後，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調之聲稍傳，而美成諸人又復增演，漫曲引近，或移宮換羽，爲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爲之，其曲遂繁。」紀昀謂：「古樂府在聲不在詞，唐人不得其聲……其時採詩入樂者，僅五七言絕句，或律詩，割取其四句，依聲製詞者，初體竹枝柳枝之類，猶爲絕句，繼而望江南菩薩蠻等曲作焉。至宋而傳其歌詞之法，不傳其歌詩之法。」要知道歌詩法之所以不傳，便是因爲詩的本身已不可歌唱了。□（一四）以長短句爲「詞的起源」說，萬紅友云：詞上承於詩，下沿爲曲，雖沿流相紹，而畧域判然。如菩薩蠻憶秦娥憶江南長相思等，本是唐人之詩，而風氣一闌，遂有長短句之

分別。(詞綜發凡)故曰：「古樂府不作，而後長短句出焉，(花庵詞選序)蓋長短句本是打破舊有詩體而從事革新的一種創作，原無一定的律式；其後漸次推行，遂趨於調有定格，句有定字，韻有定聲的種種講式出來，所以說詞是起源於長短句的。故汪森序朱彝尊詞綜云：『自古詩變爲近體，而五七言絕句傳於伶官樂部，長短句無所依，則不得不更爲詞。』但也有人以爲『三百五篇』和漢郊祀歌之中也頗有長短句的體式，因便指之爲『詞的起源』的。即如日本兒島獻吉郎說：『然試一考其源流，如詩經中之周頌三十一篇，十之九皆爲長短句，郊祀歌十九篇，長短句則十居其五；此爲詞之長短句所胚胎，抑亦積年因襲以超脫五七言之成格，而爲彼等創造性所出也。』其實格調氣味，與詞全不相伴，那是並不相干的了。楊用修說：『填詞必泝六朝者，亦探河窮源之意，長短句如梁武帝之江南弄，……梁僧法雲之三洲歌……梁臣徐勉之迎客曲送客曲……隋煬帝之夜飲朝眠曲……王叡之迎

神歌送神歌……此六朝風華靡麗之語，後世詞家之所本也。』以上四種說法，從表面上看去，雖覺其立論各有不同，但若仔細攷按，則四可合爲二，而二又可合爲一，何以故呢？蓋所謂「樂府起源說」與「音樂起源說」同，因爲牠們所注重的都是音樂。「詩餘起源說」與「長短句的起源說」又同，因爲牠們同是從「詩」間加了許多泛聲的實字而成功的一種新詩體。此合四爲二之說也。至於要把「音樂起源說」與「長短句起源說」打成一家，則必有待於下方的敘述而後始能明瞭。王昶清詞綜序云：「汪氏晉賢敘竹垞太史詞綜，謂詞長短句本於三百篇，井漢之樂府，其見卓矣，而猶未盡也。蓋詞實繼古詩而作，而詩本于樂，樂本乎音，音有清濁高下輕重抑揚之別，乃爲五音十二律以著之。非句有長短，然以宣其氣而達其音，故孔穎達詩正義謂風雅頌有一二字爲一句，及至八九字爲句者，所以和以人聲而無不協也。三百篇後，楚辭亦以長短爲聲，至漢郊祀歌，鏡吹曲房中歌，莫不皆然。蘇李

出，畫以五言，而唐時優伶所歌，則七言絕句，其餘皆不入樂。李太白張志和，始爲詞以續樂府之後。不知者謂詩之變，而其實詩之正也。由唐而宋，多取詞入於樂府；不知者謂樂之變，而其實詞正所以合樂也。……詞可入樂，即與詩之入樂無異也。是詞乃詩之苗裔，且以補詩之窮，余故表而出之。以爲今之詞，即古之詩，即孔氏穎達之謂長短句，而自明以來，專以詞爲詩之餘，或以小技目之，其不知詩樂之原流，亦已偵矣！**朱晦庵**的朱子語類說：「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了許多泛聲。後來怕失了那泛聲，逐一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夢溪筆談**云：「詩之外又有和聲，則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辭，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絃之中，纏聲亦其遺法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清康熙朝編定全唐詩**，其詞部的小注說：「唐人樂府原用『律』、『絕』等詩雜和聲歌之，其井和聲作實字，長短其句以就曲拍者，爲填詞。」**吳西林**（穎芳）說：「詞之興也，先

有文字，從而宛轉其聲，以腔就辭者也。洎乎傳播通久，音律確然，繼起諸詞人，不得不以辭就腔。於是必遵前詞字脚之多寡，字面之平仄，號曰填詞。或變易前詞仄字而平，或變易前詞平字而仄，要於音律無礙。或前詞字少而今多之，則融洽其多字於腔中；或前詞字多而今少之，則引伸其少字於腔外，亦仍與音律無礙。一方成培香研居詞塵說道：「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絕句，必難以散聲，然後可被之絃管……後來遂譜其散聲，以字句實之，而長短句興焉。故詞者所以濟近體之窮，而上承樂府之變也。」**吳衡照**云：「唐七言絕句歌法，必有襯字，以取便於歌。五言六言皆然，不獨七言也。後井格外字入正格，凡虛聲處悉填成詞，不別用襯字，此詞所由興已。」**蓮子居詞話**：「以上這些例子，都是把音樂和長短句打成一片的斷論，在原理上確可通得！」**胡適之**先生說：「詞的原始是由於（一）唐人所歌的詩，雖然不是整齊的五言六言或七言詩，而音樂的調子却不**必整齊**，儘可以有『泛聲』、『和聲』或『散聲』」

(二)後來人要保存那些『泛聲』所以連原來有字的音和無字的音一概入文字，遂成了長短句的詞了。□因爲長短句之變的主因是要合樂，是要能歌唱，所以音樂起源說和長短句起源說可以並爲一家。從其形式方面說，便是「長短句」！從其應用方面說，便是「音樂」。二者偏廢其一皆不可！故張惠言說：「詞者蓋出於唐之詩人採樂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繫其詞，故曰詞。」清聖祖歷代詩餘序述其原委云：「詩餘之作，蓋自昔樂府之遺音，而後人之審聲選調，所由以緣起也；而要皆昉於詩，則其本末源流之故有可言者。古帝舜之命夔典樂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可見唐虞時即有詩，而詩必諧於聲，是近代倚聲之詞，其理固已寓焉。降而殷周，孔子刪而爲三百五篇，樂正而雅頌得所。考其時郊廟明堂，升歌宴饗，以及鄉飲報賽，莫不有詩以叶於笙簫琴瑟之間。自詩變爲騷，騷行爲賦，雖旨兼出乎六義，而聲弗拘於八音。至漢而郊祀房中鏡歌鼓吹曲琴雜詩，皆領於樂官，於是始有樂府名。

## 詞

迄於六代操觚之家，按調屬題，徵辭赴節，日趨婉麗，以導宮商。唐興，古詩而外，創爲近體，而五七言雜句，或傳於伶人，顧他詩不盡協於樂部。其間如李白之清平調，憶秦娥，菩薩蠻，劉禹錫之浪淘沙，竹枝詞，溫庭筠，韋莊之徒，相繼有作，而新聲迭出，時皆被諸絃管。是詩之流而爲詞，已權輿於唐矣！□自兩漢而下的詩體，經過長時期的運用，由是浸假而爲五言，浸假而六言，浸假而爲七言，由古體而轉爲近體，由無規律以至於有規律，由有規律以至於嚴規律，於是「四聲」「八病」「蜂腰」「鶴膝」……之爛說靡煩。一方面增加束縛，一方面力趨新穎，作詩的方法變盡了，詩的運用也足夠了，便不得不改變新文體了。所以始由樂府式的長短句的途徑上產生了「詞」。□現在，我們且綜合前面的意思，作個總結，詞的起源是「長短句」。詞是以協樂爲主，牠是解散詩體而從新創造另制新律的一種新詩。○  
 【詞選】一卷，清長洲孫麟趾撰，有大東書局石印本，在詞話叢鈔內。

【詞選】<sup>37</sup>一卷。清歙縣鄭善長撰。有道光十年陽湖鄭氏刊本。同治重刊本。

【詞選】二卷。附錄一卷。清武進張惠言撰。有道光原刊本，在宛鄰書屋叢書內。又一本二卷，續二卷。陽湖董毅撰。附鄭氏詞選一卷。歙縣鄭善長撰。有同治重刊本。

【詞海遺珠】<sup>38</sup>四卷。明勞堪編。此書雜採金石文字以及詩詞雜文，不分體製，亦不敘時代，又多刪節原文，鉅釘割裂，其中紕繆不可殫數。

【詞壇記事】<sup>401</sup>三卷。清秀水李良年撰。有道光六安晁氏活字本，在學海類編內。

【詞有題而詞亡】<sup>402</sup>詩之三百篇，十九首。詞之五代，北宋皆無題也。非無題也，詩詞其意，不能以題盡之也。自花庵草堂每調之意，並古人無題之詞亦為作題。如觀一幅佳山水，而即曰此某山某水，可乎？詩有題而詩亡，詞有題而詞亡！然中材之士，鮮能知此而自振拔矣！

【詞藻】<sup>441</sup>四卷。清海鹽彭孫通撰。有道光六安晁氏

活字本，在學海類編內。

【詞苑叢談】<sup>442</sup>十二卷。清徐鉉撰。是書專集詞家故實，分為體製、音韻、品藻、紀事、辨正、諧謔、外編、七門。採摭繁富，援據詳明，為論詞之總匯。有康熙二十七年丁氏刊本。海山仙館刊本。

【詞苑春秋】<sup>5</sup>一本。明王翊撰。傳奇。

【詞妓】<sup>444</sup>五代而下，雖有李後主和蘇東坡把詞的意境擴充到表現整個的生命，但一班作者，還免不了帶些「玩賞」的意味，且承着「花間」的作風，視詞之佳妙，只在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又因當時的詞是入樂的，此風直到南宋如姜夔也得煮着「自琢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於是自命風流的詞人要想將那「賞玩」的情懷唱得頗為愛聽，便自然而然的付托於一個對象——妓女。妓女做了傳播絕妙好詞的歌者，當然也會耳濡目染的舞文弄墨。

【詞林紀事】<sup>440</sup>二十二卷。清海鹽張宗楠撰。有海鹽涉園張氏影印本。

【詞林逸響】元明無名氏撰。  
 【詞林萬選】四卷。舊本題明楊慎編。其所選錄，欲搜求隱僻，故不免雅俗兼陳。

【詞林摘艷】十卷。元無名氏撰。

【詞曲意境之別】詞之意隱，曲之意顯。隱者必需揣摩，一經揣摩，容易誤會；顯者可免思索，但不加思索，又容易忽略。誤會者失之太過，是厚誣作者；忽略者失之不及，是深負作者。看他人所爲之詞曲，若不能得其適當之度，真實之境，則自己之作，必亦難於入彀，故意境一層，不可以不省焉。意境之於詞，較曲爲尤要，茲先述詞之意境——  
 詩中六義，詞得其風與比，興者多，而曲得其賦與雅，頌者多。三百篇之所以爲吾國韻文之極軌者，不必以其六義也，而實以其六義之外之一總義「真」是也。故後世繼起之韻文，雖用比興之法，倘情志浮偽者，比興終不足以增其一毫之價值也。唐五代北宋詞，皆未嘗失真。至南宋，乃不盡然，但亦不過辭甚於意而已，並未秘與其體，而矜炫其事也。元明乃曲之時代，詞殊不昌。

詞

清人爲學，雖能核實而凡事求尊正統，每每反而失之偏謬。自張惠言等所謂常州詞派者興，而詞之意境，究竟如何，遂成問題矣。張氏曰：「詞必合風騷之體，用比興之法，不然，則蕩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所謂「蕩」與「傲」與「枝」，誠然乃詞家之三弊，但濟此三弊，「真」字已足。若於風騷比興，泥以「必合」「必用」，則於三弊之外，又將多一「泥而不化」之弊也。後來周濟變其說曰：「夫人感物而動，興有所託，未必咸本莊雅，要在諷誦紬繹，歸諸中正。辭不害志，人不廢言，雖乖謬庸劣，纖微委瑣，苟可馳喻比類，翼聲究實，吾皆樂取，無苛責焉。」又曰：「夫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又曰：「初學詞，求有寄託，有寄託則表裏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調，求無寄託，無寄託則指事類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蓋馳喻尤貴能比其類，翼聲要必先究其實，如此雖卑近亦可取，較之高遠而不擬其類，深美而不符其實者爲佳也。因是知詞法分明有並立者兩種，在「有寄託」與「無寄託」是，且無所謂「初學」與

「學成」之別也。周氏之旨自較通達，必如此然後詞方不至於泥而不化，不至於失真，不至於墮入隱語、謎語之惡趣，而詞之意境方得保其實與自然也。

□確定一詞之意境，有三準則焉：（一）乃作者之身世；（二）乃全詞之措辭；（三）乃詞外之本事。常州詞派謂溫庭筠之菩薩蠻與離騷同一宗旨，但考溫氏並無屈原之身世，而此詞又無切實之本事，則「新貼繡羅襦，雙雙金鷓鴣」絕非離騷初服之意，僅不過因鷓鴣之雙飛，製襦之人乃興起自身孤獨之感耳，與上文弄妝遲懶，花面交映之旨實一貫。此就全詞之措辭，可以定其意境者也。又若辛棄疾菩薩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鷓鴣愁聞，若謂僅尋常之鳴禽興感，則以副上文之行人多淚，長安可憐，豈不太覺淺率？顧當時金人確有在造口追逐隆祐御舟之事實，然後知作者感慨之所在，而可以定此詞之意境矣。至於羅大經謂鷓鴣之鳴，乃指恢復之業行不得也，又未免過矣。故擬定一詞之意境，必於以上三種標準均無所礙，方屬可信；若三者

有一於此為不合，則未容強有所執也。□曲中意境明顯，雖不成問題，但亦有兩層，必須注意：第一，元曲中每有讀去覺其平庸無味者，或過於真率，嫌其淺陋者，或因有方言俚語，不知其用意何在者，若放開主觀，或略加細心以後，則所感便自不同，此等處不可深負古人也。第二，曲既盡情直述者多，而不尚比興，故有嘲罵而無諷刺，乃至明人好藉傳奇之體，作個人尋仇洩恨之具，大者文禍一旦而興，小者疑案百年不決，於是清明坦蕩之文章，一墮而入邪魔惡道，元人之天機一片，姍媚爛漫之姿，真切淳厚之志，至是乃戕斲殆盡，而曲乃於斯大做矣！□總之：無論何種文字，皆所以達意，皆貴達作者真意。詞雖尚沉鬱頓挫，有不能不吐，又不能盡吐之勢，要其所吐與所未吐者，確有意境在，確祇有一種意境在，則可以斷定也。曲既是明白說話，則更宜保其真樸而勿墜，又何必荆棘橫生，機械百出，欺至詞曲之意境，所以有隱顯之判，截然不同者，亦其性質使然，可以參閱詞曲性質之別條。876



## 【詞曲音律之別】

古樂府皆以七音十二律五乘爲八十四調。以宮乘律爲宮，以其他六音乘律爲調。此通法也。而唐燕樂但用二十八調。及宋張炎詞源謂「今樂所存止七宮十一調。」明沈璟南曲譜謂「曲中宮調止六宮十一調。」二者尚不甚相遠。惟歌法則不同。詞音簡，便於和歌；曲音繁，期於悅耳。觀姜白石詞之旁譜十七支，皆一字一音，不似曲之音有多至十餘者。縱橫馳驟，去古又日遠矣。

【詞曲性質之別】詞靜而曲動；詞斂而曲放；詞縱而曲橫；詞深而曲廣；詞內旋而曲外旋；詞陰柔而曲陽剛；詞以婉約爲主，別體則爲豪放；曲以豪放爲主，別體則爲婉約；詞尚意內言外，曲竟爲言外而意亦外——此詞曲精神之所異，亦即其性質之所異也。

□詞合用文言，曲合用白話。同一白話，詞與曲之所以說者，其途迥異，態度亦各異。曲以說得急切透關，極情盡致爲尚，不但不寬弛，不含蓄，且多銜口而出，若不能待者，用意則全然暴露於詞面，用比興者，並所比所興亦說明無隱，此其態度爲迫切，爲坦率，恰

詞

與詞處相反地位。爲欲極情盡致之故，乃或將所寫情致，引爲自己所有，現身說法，如其人之口吻，以描摹之；或明爲他人之情致，則自己退居旁觀地位，以唱歎出之，或以調侃出之。此其途迥異爲代言，爲評贊，又皆詞之所不有者也。□更詳言二者內容之一深一廣也，則有四點——第一，詞僅宜抒情寫景，而不宜記事，曲則記敘、抒寫皆可。蓋尋常詞中一經敘事，輒覺義止於事，有傷淺直，雖特殊之工者，其言外之意，亦終不如融情化景者之厚也。詞不但不能敘事，並議論亦不能多發，多發則易流於野放，而不見婉約沉鬱之致矣。惟曲不然，雖小令中，亦有演故事者，並不需有科白以爲引帶，但曲文本身儘可紀言敘動，初無害於其文字之工耳。□第二，詞僅宜於悲，而不宜於喜，曲則悲喜兼至，情致極放。韻文之內容莫大於抒情，願詞之爲詞，非意內而言外不爲工，而歡樂之情每言外即無他意可屬。大概詞中一爲情意欣喜之篇，頌禱揄揚之作，輒覺不耐咀嚼與尋繹，勉強爲之，不礙體韻，即傷氣格。此所以大雅之詞集

中，必不多存壽詞，不僅以其爲酬應之作而少之也。至於曲則不然，得機趣者即爲工，玩味曲者亦絕無待於咀嚼尋繹。機趣相投，一觸而得，愁固隨以感，額蹙眉歡亦從而手舞足蹈。惟其言歡誌喜，亦初無害於文字之工，然後慶祝頌贊，乃成曲家可以有爲之事矣。且元代曲家志趣大抵樂天，雖極頹唐極危苦之境，亦必以極放曠極興會之語出之。滿紙豪情，萬丈令人神旺。故推崇詞體者猶可以藉源本風騷爲辭，若推崇曲者，則獨不可以此爲附會。蓋曲之內容，實有一種絕對樂天之旨趣在其中也。第三，詞僅可以雅而不可以俗，可以純而不可以雜，曲則雅俗俱可，無所不容，意志極闊也。孫麟趾謂「牛鬼蛇神，詩中不忘，詞則大忌」。若在曲中，則大不忌。蓋曲因動機方法作用種種，都純任自然，故不問局面，雅俗並包，而內容遂闊。詞則一切以雅爲歸，即不啻以雅爲局面，借雅寫俗者有之，借俗寫雅者未聞。故曲係「自然化」，詞則「雅化」也。即以題目而論，詞集中若有「春景」、「夏景」、「閨情」、「送別」等題，則鮮

不爲後來作家笑者，意此類字面實淺俗不成題目也。必也如南宋姜夔等於撰詞之外，並刻意撰題，字斟句酌，成一種清腴峭拔之小品文字者方合。若在曲，則滿眼所見者，不但「春景」、「閨情」等俱是題目，即「王大姐浴房中吃打」、「長毛小狗」、「右手三指」、「大桌上睡覺」、「穿破靴」等，亦俱綴於調名之下爲題，毫不爲怪也。第四，詞僅宜於莊而不宜於諧，曲則莊諧雜出，態度較活也。詞中最忌打油俳體，或纖巧輕滑。曲家之視俳體與非俳體，則初無軒輊，且俳體之格勢極多，製作不窮，幾占全部著述之半。所以致此者，蓋曲之初創，本屬一種遊戲文字，填實民間已傳之音調，茶餘酒後，以資笑樂者耳。初非同於廟堂之樂章，亦無所謂風詩之比興也。及關馬喬張之輩，繼出胡侍，所謂皆終其身沉抑下僚，鬱鬱不得志者，激而憤世，故而玩世，乃利用此不關緊要之曲體，以供其喜笑怒罵，嘲譏戲謔，而非體感矣。詞之初興，亦同是一種遊戲小文，惟創導者之時會，承襲者之人材，有別於曲，遂終形成其端謹嚴密之體，就

中情態之弛至調笑爲己甚若再進而嘲謔則大非分矣。魏伯子所論南北曲性質之異略謂南曲如抽絲北曲如輪槍南曲如南風北曲如北風南曲如酒北曲如水南曲自然者如美人淡妝素人文士羽扇綸巾北曲自然者如老僧世情物價老農晴雨桑麻南曲柳顛花搖北曲水落石出南曲如珠落玉盤北曲如金戈鐵馬諸語固深中南北曲之奧窔若將南曲易爲詞則亦異常貼切夫然後詞曲間性質之別乃益爲明著而詞與南曲之關係亦可以想見矣。

876

【詞觀】<sup>5.6</sup>六卷清靈壽傅燮詞撰。

北曲。【詞品】<sup>6.0</sup>一卷舊本題元涵虛子撰。評論有元一代

【詞品】<sup>6.1</sup>一卷清吳江郭麐撰。

【詞題】<sup>6.1</sup>花間派的詞都是無題的，詞牌名便是他們的題目。不像後來的作家一定要於詞牌名之外，另外立一個題目如於暗香一個詞牌名之下，必要寫着「詠梅」或以爲花間詞之所以無題，是因爲

他們所寫的左右不過離情閨思宴席歌曲不必特地標題也無所用其標題。其實不然。花間詞人的作品，誠多吟詠離情閨思之作，然離情閨思之作，原是一切抒情詩中最多的東西，不獨花間詞之爲然。且這一期的詞中，也不完全是離情閨思宴席歌曲之作。李暉的菩薩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李煜的浪淘沙「想得玉樓瑤殿影，當照秦淮」李暉的定風波「十載逍遙物外居，自云流水似相於」鹿虔扈的臨江仙「鶉花相向野塘中，暗傷亡國，清露泣香紅」等等，又豈是當宴則歌的靡靡的離情閨思之屬的作品？我們要曉得，花間詞之所以無題並不是沒有原故的，因爲大多數的詞牌名，已是他們的題目了，他們的內容也和詞牌名往往是相合的，所以更無需乎另立什麼題目。例如在更漏子的一個詞牌名之下，寫的必定是「花外漏聲迢遞」，「星斗稀，鍾鼓歇」，「覺來更漏殘」，「玉籤初報明」，「銀燭盡，玉繩低，一聲村落鷄」，「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以上皆溫庭筠詞」一類的有關於「更

詞

漏」的辭語。在楊柳枝的一個詞牌名之下，詠的必定是「宜春花外最長條」，「須知春色柳絲黃」，「蘇小門前柳萬條」，「春來幸自長如綫」，「御柳如絲映九重」。（以上皆溫庭筠詞）一類的關於楊柳的辭句。在天仙子的一個詞牌名之下，寫的必定是「劉郎皆別天仙」，「懊惱天仙應有以」。（以上皇甫松詞）一類有切於「天仙」二字的句子。在浪淘沙的一個詞牌名之下，寫的必定是「浪惡罾船半欲沉」；「去年沙背是江心」，「浪起鷓鴣眠不得，寒沙細細入江流」。（以上皆皇甫松詞）一類的有關於浪，關於沙的辭句。在女冠子的一個詞牌名之下，詠的必定是「求仙去也，翠鈿金篋盡捨」，「鬢管青絲髮，冠抽碧玉簪」。（以上皆薛昭蘊詞）一類的關於女道士的辭句。此外，如三字經，便是指詞語皆以三個字爲句；南鄉子便是寫南方的「石榴花發海南天」的景色的；漁父便是詠漁家的生活的；春光好便是詠春日的情思的；玉樓春便是詠玉樓中人的春日生活的；河清神便是詠河神廟的；虞美

人便是詠美女的；後庭花便是詠「花」詠「後庭新宴」（孫光憲語）的；定西番便是詠邊疆歸思的；玉胡蝶便是詠蝶的；思越人便是詠「館娃宮」的；故事，望梅花便是詠梅的。這個例子太多，不能遍舉。即在後來，這樣的情形也還是有。但其中也有的是詞牌名與詞意並不相合的，如菩薩蠻，河傳，八拍蠻，河滿子之類。那是因爲一則是舊曲相傳，已失了原意，二則是當時風尚，於詞牌名之外不復另用題目慣了，所以連這種詞意與詞名並不相合的也索性不用了。□大約詞意與詞牌名的關係，可以分爲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詞牌名與詞意完全相合，詞牌名便是詞的題目，詞意也便可在詞牌名上看得出。這一個時期是無所謂詞牌名以外的什麼詞題的。早期的詞，差不多完全是如此。第二個時期是詞中所詠的已不大切合於詞牌名，然而尚未離開了原來在詞牌名之下的詞所含的意思。例如漁父，後來的人雖不直接詠漁家生活，卻仍然是含有許多漁父詞中所含有的鄙薄名利的觀念。又如天

仙子後來的詞家已不必定要切於「天仙」二字而寫，然而他卻必須仍切於原來的許多天仙子中所含有離情別緒而寫。第三個時期是詞意與詞牌名已完全脫離了關係。詞牌名的原意已完全不爲作詞者所知。他也忘記了許多原詞所詠的是什麼東西。所含有的是什麼意思。他所知的只是依腔填詞而已。原來詞意本是離情，他也許要抒寫歡聚，原來詞意本是歡樂，他卻取來寫愁思。詞牌名在這時便成了一個毫無意思的空殼子。只除了某一種表現的曲腔，詞家在這個曲譜的名下，無論寫出什麼都可以。因此，他便於詞牌名之外更須要另外的一個詞的題目，以表示他的詞的爲何而作的了。更淺露的說幾句，例如：竹枝，原是詠竹而聯類及於閨思的，到了第二期便忘了「竹」字，而只在閨思做工夫，到了第三期則並「閨思」之意而忘了，只在竹枝的那支曲譜上做工夫了。每一個牌名差不多都是要經過這三個時期的，而在五代詞中，也已俱有了這三個時期。不過這個時代的詞大多數都是

詞

在第一個時期之內而已。1008

【詞賦】古詩文字未興，傳之口耳，漸至忘失，音韻相協，斯便記誦。論者謂蒼沮以前，止有史詩而已。逮易以六位成章，書爲四言，嗚矢，詩傳十五國謳吟，爾雅則句多珠連，左氏則言皆綺合，是猶工繪事者，必待青白以成文，聆樂音者，必取咸英之合節，三代文體，即此可窺。自九流颯起，七略雲萃，諸子六藝，莫不協音而足語，立韻而出度，其時詩人偶章，大夫聯詞，詩與賦雖各異其名，稱而未標其區界。詩訓爲持賦，訓爲鋪，言持約而鋪博也。古人本合二義而爲一，故凡作詩者皆謂之賦，詩，誦詩者亦謂之賦，詩。攷學術之淵源，詳文章之派別，流雖分爲十，而大別有三。其一曰縱橫，縱橫家善於詞令，長於諷諭，能移人之情，奪人之志，其源本出於詩教。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春秋之時，列國卿大夫聘問往來，賦詩言志，此其徵也。故詩賦之學，出於行人之官。漢志敘詩賦略謂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揖讓，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際，必稱詩以諭其志，蓋

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言不學詩，無以言。夫曰交接，曰揖讓，皆爲行人之所專司，行人之術，流爲縱橫，故漢志敘縱橫略，亦謂行人出使，必有得於詩教，則詩賦之學，實唯縱橫家所獨擅。語云，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

【詞賦與行人】攷周禮大小行人，掌奉使典謁之職，司儀象胥諸官，皆典謁四方之賓客者也。又有環人，掌客掌訝諸官，行夫掌交諸官，皆奉使四方之地者也。縱橫亦作從衡，詩齊風，衡從其畝，類篇東西曰縱，南北曰橫，故秦使四方者，亦曰縱橫。第協詞命者，屬行人，讀誓禁者，屬訝士，虜使之選，首重修詞，故聘禮言詞達，論語亦言詞達，是皆行人應對之詞也。左傳言爲詞，論語則言爲命，是又行人簡牘之詞也。東周以降，行人承命，咸以詞今相高，故嫺習文詞者，始克膺行人之寄，所謂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也。行人失詞，即斥辱命，是以習行人之言者，即以縱橫名之，試攷之古籍，折衝樽俎，毋致貽隕越羞者，多以賦詩爲專才，有知行人之勞，而賦詩以慰恤者矣。（本篇鄭

箋及周南卷耳篇序）有獎行人之往來，而賦詩以褒美者矣。（詩小雅四牡篇序及本篇四牡駢駢句毛傳）又小雅皇皇者華篇序及本篇駢駢微夫句毛傳）或行人從政，而室家賦詩以勸行（詩周南殷其雷序及本篇鄭箋）或行人于役，而僚保賦詩以紀念（王風君子于役篇序及本篇正義）或行人困瘁，賦賢勞以舒其軫轆（詩小雅北山篇序及篇中或不已於行句）又綿蠻篇序及本篇鄭箋）或行人閔憂，賦行邁以寫其鬱伊（詩王風黍離篇序及篇中行邁靡靡句毛傳）又小雅小明篇我征徂西句孔疏）是古詩每因行人而作也。又考之左氏傳，范宣子賦「標梅」是爲行人出聘而誦者（襄公八年傳）楚遺罷賦「既醉」是爲行人蒞盟而誦者（襄二十七年傳）子留等賦「野有蔓草」諸篇，是爲行人答餞而誦者（昭十六年傳）至於行人相儀而誦詩者，則有若國景子賦「蓼蕭」賦「嘽之柔矣」子展賦「緇衣」又賦「將仲子兮」（襄二十六年傳）行人出援而誦詩者，則有若魯穆叔

詞

賦「祈父」又賦「鴻雁卒章」(襄十六年傳)行人宴會而誦詩者則有若穆叔賦「鵲巢」采芣，「子皮賦」野有死麕，趙孟賦「棠棣」是古詩每爲行人所誦也。蓋採風侯邦本行人之舊典，前漢書食貨志：「故詩賦之根源，亦唯行人爲最審。」季札以行人觀樂於魯，即其明證也。準是以言則行人承命以修好，苟非登高能賦，鮮有不辱國者矣。然此特施用之一端耳，會而通之，則猶有諫君匡友，析理明倫，在詞章地位上，亦頗占重要之價值者。

【詞唱法】詞是可歌唱的音樂文學，所以唐崔令欽的教坊記，列曲調自獻天花至同心，結一共三百二十五名，許多都是詞家所傳小令，而唐書藝文志竟列之於經部樂類，這不是證明了唐時無所謂詩與詞之分，凡詩都可歌，詞尤其都可歌嗎？現在試略舉本書詞名常見者，以便參攷。

浣溪沙，浪淘沙，菩薩蠻，臨江仙，西江月，蘇幕遮，訴衷情，巫山一段雲，三臺，魚歌子，生查子，南鄉子。

采蓮子，雨霖鈴，女冠子，夢江南，南歌子，八拍蠻，醉花間，烏夜啼，摘得新，綠腰，長相思，洞仙歌，破陣子，撥掉子，山花子，清平樂，帝臺春，破陣樂，醉鄉遊，摸魚子，十拍子，酒泉子，甘州子，風流子，紅娘子，蘭陵王，入陣樂。

音樂與詞既結合成這樣關係，因此俞樾詞律序便說：「以此知今之詞，古之樂也。」王圻續文獻通考論歌曲也說：「長短句如調笑，今菩薩蠻六么河傳等曲，至宋益盛，西江月點絳脣等詩餘，皆可絃歌。」我們再看那時候伶妓歌詞的情況，如沈義父樂府指迷所說：「秦樓楚館所歌之詞，多是教坊樂工及閨井做賺人所作。只緣音律不差，故唱唱之，求其下語用字，全不可讀。」由此可見在五代宋詞人填詞以前，已有許多歌妓舞女在那裏傳播新聲，到了那些名士們依曲拍爲句，替她們做詞的時候，於是詞

便成了代表時代的音樂文學了。最有名的是柳屯田作樂章集的一段故事。葉夢得避暑錄話記道：「柳永善爲歌詞，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詞，始行於世。余仕丹徒，嘗見一西夏歸朝官，云：『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亦言其傳之廣也。』」又晏幾道小山詞跋道：「……始時沈十二廉叔，陳十君寵家有蓮鴻蘋雲，品清謳娛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諸兒，吾三人持酒聽之，爲一笑樂。已而君寵疾廢臥家，廉叔下世，昔之狂篇醉句，遂與兩家歌兒酒使，俱流轉於人間。」又吹劍錄一段記載：「東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問我詞何如？柳七對曰：『柳郎中詞，只合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抱銅琵琶，執鐵綽板，唱『大江東去』。東坡爲之絕倒。」又蔡條鐵圍山叢談記道：「少游女婿范仲溫，字元實，常預貴人家會。貴人有侍兒喜歌秦少游長短句，坐間略不顧及，酒酣，惟洽，始問此郎何人？仲溫遽起，又手對曰：『某乃『山抹微雲』女婿也。』聞者爲之絕倒。」由上可見詞的唱法，在宋時代

傳布之廣；然追溯起來，真正新的音樂文學——詞——的成立，仍不能不歸功五代，詞到南唐二主已經開始變舊聲作新聲了。徐鉉詞苑叢談記道：「唐主嘗製小詞，云：『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煙重。此莊宗自度曲也。』又古今詞話云：『後唐莊宗修內苑，掘得斷碑，中有三十二字，莊宗使樂工入律歌之，名曰宴桃源，一名憶仙姿。』這就是詞在音樂上成功的時代了。自此以後，由北宋到南宋，引而伸之，至於一腔數十百字，有所謂「側犯」「二犯」「三犯」「四犯」，比前音樂更進化了。一直到元遺山所有的詞，都是可以歌唱的。我們現在只要打開徐鉉的詞苑叢談，或張宗楠的詞林紀事一看，隨手可得許多的實證，來證明這一句話。現在即把我搜集所得的錄之（其一）道山詩話：『晏文獻公爲京兆，辟張先爲通判，新納侍兒，公甚屬意。先能爲詩詞，公雅重之。每張來，令侍兒出侑觴，往往歌子野所爲之詞。』（其二）后山叢談：『文元賈公居守北都，歐陽永叔使北還，公



預戒官妓辨詞以勸酒妓唯唯復使都廳召而喻之。妓亦唯唯。公怪歎以爲山野。既燕，妓奉觴歌以爲壽。永叔把盞側聽，每爲引滿，公復怪之，召問所歌，皆其詞也。（其三）後山詩話云：柳三變游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散館從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宋仁宗頗好其詞，每對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變聞之，作宮詞醉蓬萊，因內官達後宮，且求其助，仁宗聞而覺之，自此不復歌此詞矣。（其四）古杭雜記云：太學鄭文秀川人，其妻孫氏寄憶秦娥云：「花深深，一鉤羅襪行花陰。行花陰，開將柳帶，試結同心。日邊消息空沈沈。畫眉樓上愁登臨。愁登臨，海棠開後，望到如今。」一時傳播，酒樓妓館皆歌之。（其五）研北雜志云：小紅范成大青衣也，有色藝成大，請老姜夔詣之。一日授簡徵新聲，夔製暗香疏影兩曲，成大使二妓歌之，音節清婉。成大尋以小紅贈之。其夕大雪，過垂虹賦詩曰：「自喜新詩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烟波十里橋。」夔喜自度曲，吹洞簫，小紅歌而和之。（其六）古今詞話云：辛稼軒守南

詞

徐日，每命侍姬歌其所作賀新涼，自誦其中警句：「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與「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歌竟，拊髀自笑。願問座客何如？既而作永遇樂「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特置酒招客，使妓按歌，自擊節。（其七）劉改之過作唐多令云：「蘆葉滿汀洲，寒沙帶淺流。二十年重過高樓，柳下繫船又未穩，能幾日，又中秋。黃鶴斷磯頭，故人曾到否？舊江山都是新愁。欲買桂花同載酒，終不似少年遊。」劉此詞，楚中歌者競唱之。（其八）鐵圍山叢談云：宣和初，燕樂初成，八音告備，因作徵招角招，有曲名黃河清慢者，音調極詔美。晁次膺作此詞時，天下無間遐邇，大小雖偉男鬚女，皆爭唱之。（其九）西秦張叔夏玉田詞云：沈梅嬌杭妓也，忽於京都見之，把酒相勞苦，猶能歌周清真意，難忘臺城路二曲，因屬余記此事，詞成，以羅素悅書之。（其十）京師城外萬柳堂亦一宴遊處也，野雲廉公一日於中置酒，招疏齋盧公松雪趙公同飲。時歌兒劉氏名解語花者，左手折荷，右手執杯，歌小

聖樂云：「綠葉陰濃，偏水亭池閣趁涼多。海榴初綻，  
 朶朶威紅羅。乳燕雛鶯弄語，對高柳鳴蟬相和。驟雨  
 過，似瓊珠亂撒，打遍新荷。人生百年有幾，念良辰美  
 景，休放虛過。富貴前定，何用苦張羅。命友邀賓賞飲，  
 芳醪。淺斟低歌。且酩酊，從教二輪來往如梭。」（右  
 調元遺山製。）由上舉例可見詞是可歌無疑了。作  
 詞而不可歌，即如東坡說者請其「詞雖工而多不  
 入腔，正以不能唱曲。」（漁隱叢話卷四十三引）  
 其實蘇詞并非絕對不可唱，只是曲子中縛不住耳。  
 藝苑卮言說得好：「昔人謂銅將軍，鐵綽板，唱蘇學  
 士大江東去，十八九歲好女子唱柳屯田楊柳岸曉  
 風殘月，爲詞家三昧。然學士此詞亦自雄壯感慨千  
 古，果令銅將軍於大江奏之，必能使江波鼎沸。至咏  
 楊花水龍吟慢，又進柳妙處一塵矣。」宋翔鳳樂府  
 餘論也說：「人謂蘇詞多不諧音律，則以聲調高逸，  
 驟難上口，非無曲度也。」原注：如今日俗工不能度  
 北西廂之類。」又說：「山谷詞尤俚，絕不類其詩，  
 亦欲便歌也。」可見作詞必可歌唱，然後纔算大家。

如現在的詞人不知協律，有詞無聲，也還可叫一聲  
 「詞」嗎？張叔夏詞源說他的先人曉暢音律，「每作  
 一詞，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協，隨即改正。」又說：「  
 述詞之人，若只依舊本之不可歌者，一字填一字，而  
 不知以訛轉訛，徒費思索，當以可歌者爲工。」萬紅  
 友則簡直只認與音樂有關的纔算作家，他說：「明  
 人于律呂無所授受，其所自度，竊恐未能協律。」可  
 見詞也不可妄作了。詞的唱法，現在早已失傳，馮  
 定遠古今樂府論云：「宋人長短句今亦不能歌，然  
 嘉靖中善胡琴者，猶能彈宋詞。」（樂律表微卷四  
 論歌詩引）其實宋詞本用管色演奏，這裏用胡琴  
 來彈，已早不是宋人的舊唱法了。直到現在，宋詞更  
 不可歌，我們雖也可以學吳梅先生的辦法，于無法  
 之中想得一個捷徑，就是「兩宋舊譜既不可復，姑  
 以歌曲之法歌詞。」（見國學研究會演講錄上第  
 一集頁二十一）這雖然比諸空談音律的好得多，  
 但既非宋人的本來唱法，自也不便說所唱的就是  
 「詞」了。並且詞之變曲，正當「詞」體漸不入歌的時

候，可見「音樂文學」古今遞傳，宋詞到了金元時代，也不得不變而爲曲，到了現在當然要不可歌了。然詞雖不可歌，而關於歌詞的方法，如拍子的規定，尚有張炎詞源「拍眼」一篇，歌聲應拍之法，也還有一「謳曲旨要」一篇，可供參攷研究。現在均錄之如下，作這一條的結束。拍眼——法曲、大曲、慢曲之次引近，輔之皆定拍眼。蓋一曲有一曲之譜，一均有一均之拍，若停聲待拍，方合樂曲之節，所以衆部樂中，用拍板名曰齊樂，又曰樂句，即次論也。南唐書云：王感化善歌謳，聲振林木，繫之樂部，爲歌板色後之樂棚。前用歌板色二人，聲與樂聲相應，拍與樂拍相合。按拍二字，其來亦古，所以舞法曲大曲者，必須以指尖應節，俟拍然後轉步，從合均數故也。法曲之拍與大曲相類，每片不同，其聲字疾徐，拍以應之。如大曲降黃龍花十六常用十六拍，「前袞」「中袞」「六字一拍，要停聲待拍，取氣輕巧。」「煞袞」則三字一拍，蓋其曲將終也。至曲尾數句，使聲字悠揚，有不忍絕響之意，似餘音繞梁爲佳。惟法曲散序無拍，至歌頭始拍。

詞

若唱法曲，大曲、慢曲當以手拍。「纏令」則用拍板，吟詠唱諸公調，則用手調兒，亦舊工耳。此句似有誤字。慢曲有大頭曲、疊頭曲，有打前拍、打後拍。拍有前九，後十一，內有四豔拍。引近則用六均拍，外有序子，與法曲散序中序不同。法曲之序一片，正合均拍。傳俗序中四片，其拍頗碎，故「纏令」多用之。繩以慢曲八均之拍，不可又非慢二、急三拍，與三臺相類也。曲之大小皆合均聲，豈得無拍歌者或斂袖，或掩扇，殊亦可哂。唱曲苟不按拍取氣，決是不均，必無節奏，是說非習於音者不知也。謳曲旨要——歌曲今曲四措勻，破近六均慢八均。官拍艷拍分輕重七。敲八措報中清，大頓聲長，小頓促，小頓才斷，大頓續。大頓小住當韻住，丁住無牽，逢合六慢，近曲子頓不疊，歌颯連珠疊頓聲。反掣用時須急過，折拽悠悠帶直須高，抗與小頓皆一措。腔平字側莫參商，先須道字後還腔。字少聲多難過去，助以餘音始繞梁。忙中取氣急不亂，停聲持拍慢不斷。好處大取氣流連，拘

出少入氣轉換。哩字引濁囉字清。住乃哩囉頓咬喻。大碼花拍居第五，疊頭豔拍在前存。舉末輕圓無磊碗，清濁高下縈縷比。若無含韻強抑揚，即爲叫曲念曲矣。由上所用的音樂術語，有許多現在不能解釋的。但可考的如拍板，案王元之小畜集有拍板謠略云：「麻姑親採扶桑下，縷脆排焦其數六，雙成捧立王母前，曾按瑤池白雲曲，律呂與我數自齊，絳竹望我爲宗師。總驅節奏在術內，歌舞之人無我欺。」看這首詩，便知宋時拍板的重要。拍子有所謂花拍，即今之贈板。大曲十六拍，如歐陽修詞云：「貪看六么花十八」；碧雞漫志云：「此曲內一疊名花十八，前後十八拍，又四花拍，共二十二拍。」可見當時唱法，似亦非嚴限按譜直歌，兼許人停聲待拍，使聲字悠揚，待拍子經過而後轉腔，這便謂之「善過度」。如沈括夢溪筆談卷五有一段論詞的唱法道：「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字則有喉唇齒舌等音不同，當使字字舉本皆輕圓，悉融入聲中，令轉換處

無磊塊，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爲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之內裏聲，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無含韻，謂之叫曲。」由上的話，與詞源謳曲旨要有些相符，是很值得注意的。

【詞體】自草堂詩餘有小令，中調長調之別，後人因之。毛先舒填詞名解遂謂：「五十八字以內爲小令，自五十九字始至九十字止爲中調，九十一字以外者俱長調。此古人定例也。」蕪樹駁之曰：「此就草堂所分而拘執之。所謂定例，有何所據？若以少一字爲短，多一字爲長，必無是理。如七娘子有五十八字者，有六十字者，將名之曰小令乎？抑中調乎？如雪獅兒有八十九字者，有九十二字者，將名之曰中調乎？抑長調乎？」按樂家名令引近慢曰：小令，中調，長調，僅渾括之辭，取便流俗，初非定論，不足以概論一切詞體也。言詞之體製者，以張炎之論爲較詳。詞原曰：「自隋唐以來，聲詩間爲長短句，至唐人則有尊前花間集，訖於崇甯，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諸人討論

古音審定古調淪落之後少得存者由是八十四調之聲稍傳。而美成諸人又復增慢曲引近，或移宮換羽，爲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爲之，其曲遂繁。一此言詞之起初有小令。其後引長小令，謂之引詞。又曰：近詞更引而愈長，則爲慢詞。慢者曼也，謂曼聲而歌者也。唐五代作家無以慢詞著者。（草堂錄陳後主秋霖詞，凡一百四十字，詞律辨爲偽託。）慢詞蓋興於宋世，至大晟府中乃益增盛。此其繁衍之次第也。詞原又論音譜曰：「有法曲，有五十四大曲，有慢曲。若曰法曲，則以倍四頭管品之，即箏篋也。其聲新越。大曲則以倍六頭管品之，其聲流美，即歌者所謂曲破。如望瀛如獻仙音，乃法曲。其原自唐來，如六么如降黃龍，乃大曲。唐時鮮有間。」則於今引近慢之外，又有法曲大曲兩者，茲列舉而詳釋之。□「小令」宋翔鳳樂府餘論曰：「詩之餘先有小令。」又曰：「詞自南唐以後，但有小令。」□「引近」樂府餘論曰：「以小令微引而長之，於是有陽關引，千秋歲引，江城梅花引之類。又謂之近，如訴衷情近，祝英臺近之類。」

詞

以音調相近從而引之也。□「慢曲」樂府餘論曰：「引而愈長者，則爲慢。慢與曼通。曼之訓，引也。長也。如木蘭花慢，長亭怨慢，拜新月慢之類。其始皆令也。亦有以小令曲變無存，遂去慢字，亦有別製名目者。」又曰：「慢詞蓋起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臺舞席，競賭新聲。者卿失意無俚，流連坊曲，遂盡收俚俗語言，編入詞中，以便使人傳習。一時動聽，散播四方。其後東坡少游山谷輩相繼有作，慢詞遂盛。」按碧雞漫志云：「今大石調念奴嬌，世以爲天寶間所製曲，予固疑之。然唐中葉漸有今體曲子。」是中唐已有慢詞，至宋世乃益盛耳。□「犯調」詞原曰：「或移宮換羽，爲三犯四犯者。」則言慢曲成因之一種。由於八十四調中移此換彼，使之變化也。姜夔曰：「凡曲言犯者，謂以宮犯商，商犯宮之類。如道宮上字住，雙調亦上字住，所住字同，故道曲中犯雙調，或雙調曲中犯道調。其他準此。」又曰：「十二宮所住之字各不同，不容相犯。」按三犯四犯者，謂一曲中犯他曲之腔，至於三種四種也。凡曲必須住字相

同，（一宮調中各曲發收之聲爲住字）方能相犯，否則不容紊亂也。□5法曲——郭茂倩樂府詩集曰：「法曲起於唐，謂之法部。其曲之妙者，有破陣樂，一戎大定樂，長生樂，赤白桃李花；餘曲有堂堂，望瀛，霓裳羽衣，獻仙音，獻天花之類，總名法曲。」按唐書禮樂志云：「初，隋有法曲，其音清而近雅。」則法曲起原隋世，故其音近古也。□6大曲——碧雞漫志曰：「凡大曲有散序，鞞，排遍，擷入破，虛催，實催，袞遍，歌拍，殺袞，始成一曲，此謂大遍。而涼州排遍，余會見一本有二十四段。後世就大曲製詞者，類從簡省，而管弦家又不肯從首至尾吹彈，甚者學不能盡。」按大曲排遍至多，謂之大遍。後世所傳大曲，有不及十遍者，則以詞家樂家率從簡省耳。又蔡寬夫詩話曰：「近時樂家，多爲新聲，其音譜漸移，類以新奇相勝，故古曲多不存。頃見一教坊老工言，惟大曲不敢增損，往往猶是唐本，而弦索家守之尤嚴。」洪邁容齋隨筆亦曰：「今世所傳大曲，皆出於唐。」則大曲亦起於唐世，不得謂爲無聞也。□7曲破——王國維曰：「宋時舞

曲尚有曲破。宋史樂志：「太宗洞曉音律，製曲破二十九。」此在唐五代已有之，至宋時又藉以演故事。史浩鄮峯真隱漫錄之劍舞即是也。……其樂有聲無詞，且於舞蹈之中，寓以故事，頗與唐之歌舞戲相似。而其曲中有破，有徹，蓋截大曲入破以後用之也。（宋元戲曲史）□8傳踏——王氏又曰：「其歌舞相兼者，則謂之傳踏。（曾慥樂府雜詞上）亦謂之轉踏。（王灼碧雞漫志三）亦謂之纏連。（夢梁錄二）北宋之轉踏，恆以一曲連續歌之。每一首詠一事者，共若干首，則詠若干事。然亦有合若干首而詠一事者，碧雞漫志謂：「石曼卿作拂霓裳轉踏，逮開元天寶遺事」是也。其曲調惟調笑一調用之最多。□9鼓吹曲——王氏又曰：「傳踏僅以一曲反復歌之。曲破與大曲，則曲之遍數雖多，然仍限於一曲。至合數曲而成一樂者，惟宋鼓吹曲中有之。宋大駕鼓吹，恆用導引，六州，十二時，三曲。梓宮發引，則加祔陵歌。虞主回京，則加虞主歌，各爲四曲。南渡後郊祀，則於導引，六州，十二時三曲外，又加奉禮歌，降仙臺二

曲，共為五曲。合曲之體例，始於鼓吹見之。」**10** 諸宮調——王氏又曰：「求之通常樂曲中，合諸曲以成全體者，則自諸宮調始。諸宮調者，小說之支流，而被之以樂曲者也。碧雞漫志：『熙寧，元豐間，澤州孔三傳始創諸宮調。古傳，士大夫皆能誦之。』夢梁錄云：『說唱諸宮調，昨汴京有孔三傳，編成傳奇靈怪，入曲說唱。』東京夢華錄紀崇觀以來瓦舍伎藝，有孔傳三耍秀才諸宮調。武林舊事所載諸色伎藝人，諸宮調傳奇有高郎婦等四人。則南北宋均有之，今其詞尚存者，惟金董解元之西廂耳。」又曰：「董解元西廂，沈德符野獲編妄以為金大院本。以余考之，確為諸宮調無疑。其所以名諸宮調者，則由宋人所用大曲，傳踏，不過一曲，其在一宮調中甚明。惟此編每宮調中，多或十餘曲，少或一二曲，即易他宮調。合若干宮調以詠一事，故謂之諸宮調也。」**11** 賺詞——王氏又曰：「賺詞者，取一宮調之曲若干，合之以成一全體，此體久為世人所不知。案夢梁錄：『紹興年間，有張五牛大夫，因聽動鼓板中有太平令，或賺鼓

詞

詞，即今拍板大節抑揚處是也。遂撰為賺，賺者誤賺之義，正堪美聽中，不覺已至尾聲，是不宜為片序也。又有覆賺，其中變花前月下之情，及鐵騎之類。」云云。是唱賺之中，交有敷演故事者，今已不傳。其常用賺詞，余始於事林廣記中發見之。」**12** 雜劇詞——王氏又曰：「武林舊事所載宮本雜劇段數，多至二百八十本。就此精密考之，則其用大曲者一百有三，用法曲者四，用諸宮調者二，用普通調者三十有五。」上舉十二體，由令引，近以至各種曲詞，其由簡趨繁，嬗變之迹，可以概見。亦有從各類曲詞中，摘取其一段而填詞者，則為摘遍。**13** 摘遍——任訥曰：「詞中摘遍一體，乃宋人從大曲，或法曲內，摘取其一遍，單譜而單唱之，遂離原來大遍，而為尋常之散詞矣。此種較其他散詞之來原，固然不同，即與大曲就本宮調所製之引慢，近令，亦略有異。蓋摘遍乃摘取大曲中之一原遍，句法不更。如趙以夫虛齋府中之薄媚摘遍，乃摘取薄媚大曲中入破第一之一遍，句法全與入破第一相合。若就大曲本宮調所制之引

慢，今，近，則所以制者，或僅取大曲中某遍爲本，從而增損變化之，所有句法，不必即同原遍也。（詞曲研究法）更有所謂序子者，世多未明。□14 序子——詞原下曰：「外有序子，與法曲散序中序不同。法曲之序一片，正合均拍；俗傳序子四片，其拍破碎，故纏令多用之。繩以慢曲八均之拍不可，又非漫二急三拍，與三臺相類也。」任訥曰：「此乃慢詞中最長之一體，實與普通之慢曲長調不同。張氏明白言之，而自來詞家，鮮注意者，其例則今日尚有鶯啼序一詞可驗也。」（詞原法解）更就詞之組織觀之，有疊韻，聯章諸歌法，試依次述之。□5 疊韻詞——任訥曰：「疊韻一體，乃將尋常雙調之體，用原韻再疊一倍，成爲

四疊也。例如晁無咎琴趣外篇卷一有梁州令疊韻四疊一百字。疊韻句法，與令之句法，大同小異，分明是疊梁州令而成。梁州令疊韻也。此種組織，與他種散詞情形不同，與不換頭之雙調方法頗類。」（詞曲研究法）□16 聯章詞——任訥曰：「多詞詠一題者，如樂府雅詞卷上之九張機，九首相聯，而祇詠一題。分題聯章，指用一調而詠四時八景，或作十二月鼓子詞等，各首分題，而又以系統相聯者。其演故事者，如宋人之八首，十二首調笑轉踏，每首演一美人事迹，是爲每詞演一事者。如宋趙今時之十首蝶戀花，僅演一崔張故事，是爲多詞演一事者。」按此即前述之傳踏也。任氏又作詞體表錄之如下：

## 1. 散詞

令……引近……慢……犯調……摘遍……序子  
單調……雙調……三疊……四疊……疊韻  
不換頭……換頭……雙拽頭

## 2. 聯章詞

一題聯章……分題聯章  
演故事者——每詞演一事者……多詞演一事者（傳踏）



3. 大遍——法曲……大曲……曲破

4. 成套詞——鼓吹詞……諸宮調……賺詞

5. 雜劇詞——用尋常詞調者……用法曲者……用大曲者……用諸宮調者 300

【詞體之解放】自柳永多作慢詞，恢張詞體，疆域日廣，其所容納之資料，遂亦日見豐富。惟在永爲應教坊樂工之要求，倚曲製詞，勢必求諧音律，不能無所拘制；且爲迎合羣衆心理，不得不側重於兒女之情。「散敏從俗」以取悅於當世；而體勢既經拓展，曲調又極流行，高尚文人，亦多嫻習，乃有感於此種新興體製之可以應用無方，而僅言兒女私情，不足以屢知識階級之慾望；於是內容之廣大，相挾促進，詞體以入於解放之途。而蘇軾以橫放傑出之才，遂爲詞壇別開宗派。此詞學史上之劇變，亦即詞體所以能歷久常新之故也。胡寅嘗稱：「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然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寄意於此者。隨亦自掃其跡，曰浪蕩遊戲而已。柳耆卿後出，掩衆製而盡其妙，好之者以爲不可復加。及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網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

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爲卑隸，而柳氏爲興臺矣。」（酒邊詞序）以嚴肅態度填詞，而提高詞在文學上之地位，一洗士大夫卑視詞體之心理，實自軾發之。王灼云：「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碧雞漫志）可謂深知蘇詞價值之所在者矣。軾以才情學問爲詞，晁補之所謂「橫放傑出，自是曲子內縛不住者」。由是而傷今懷古，說理談禪，並得以詞表之，體用遂益宏大。東坡詞全部風格，王鵬運以「清雄」二字當之。（說詳詞林攷鑿）然亦隨年齡環境爲轉移，大約以中年官徐州及謫貶黃州數年中所作爲最勝。如「永遇樂」「明月如霜」「臨江仙」「夜飲東坡醒復醉」以及洞仙歌「冰肌玉骨」念奴嬌「大江東去」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諸闕，皆此一時期作品也。自軾解

0762。——0762。

詞

文————一八三

放詞體，而作者個性，始充分表現於詞中；其特徵則調外有題，不必全諧音律。聞軾風而起者，有黃庭堅、晁補之、葉夢得、向子湮、陳與義、辛棄疾諸人。元好問稱：「坡以來，山谷、晁、無咎、陳去非、辛幼安諸公，俱以歌詞取稱，吟詠情性，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語意拙直，不自緣飾，因病成妍者，皆自坡發之。」（遺山文集新軒樂府序）朱孝臧稱：「學東坡得真髓者，惟葉少蘊一人。」此數人者，皆詞體解放期之作家也。

【詞學集成】八卷。清旌德江順詒撰。有光緒刊本。  
 【詞學叢書六種】二十三卷。清江都秦恩復撰。有光緒重修本。

【詞學書目舉要】（一）總集之部——宋六十一名家詞（毛晉編）汲古閣本，上海博古齋石印本。毛晉此編，蒐集甚廣，但決不能說除這六十一詞家以外，宋詞便沒有名家。有些很有名的詞集，如王安石的半山老人詞、張先的子野詞、賀鑄的東山寓聲、范成大的石湖詞、楊萬里的誠齋樂府、王沂孫的碧山樂

府，張炎的玉田詞，這些都沒有被毛晉蒐入宋名家詞裏面去。原來毛晉此編，是「隨得隨雕，未嘗有所去取」，四庫提要已經說過了。至於校勘方面，毛晉雖然釐正了舊刻本上面不少的錯誤，仍然不是精本。御定歷代詩餘（康熙編定）此集，蒐集亦甚宏富，共一百二十卷，內有詞人姓氏十卷，詞話十卷，四印齋王氏所刻宋元人詞（王鵬運刻）原刻本。彊村叢書（朱祖謀刻）自刻本。這是近人編刻最精的兩部詞總集，蒐刻了許多散佚了的名家，蒐刻了許多散佚的詞，那些被毛晉宋名家詞遺漏的作家，有許多蒐編入四印齋詞裏面去；那些被宋名家詞，四印齋詞遺佚的詞，彊村叢書又補編了不少。□（二）專集之部——南唐二主詞箋（李璟李煜）晨風閣叢書本。陽春錄（馮延巳）四印齋本。浣花詞（韋莊）四部叢刊本。樂章集（柳永）珠玉詞（晏殊）小山詞（晏幾道）醉翁琴趣（歐陽修）東坡詞（蘇軾）淮海詞（秦觀）片玉詞（周邦彥）漱玉詞（李清照）稼軒詞（辛棄疾）劍南詞（陸游）白石道

人歌曲（姜夔）後村別詞（劉克莊）梅溪詞（史邦卿）竹山詞（蔣捷）樵歌（朱希真）碧山樂府（王沂孫）夢窗四稿（吳文英）山中白雲詞（張玉田）上面那些詞人的詞集，互見宋六十一名家詞，王氏四印齋所刻詞，彊村叢書裏面。飲水詞（納蘭性德）粵雅堂本，鉛印本，有正書局有飲水詞側帽詞合集。樵風樂府（鄭文焯）原刻本。憶雲詞（項鴻祚）通行本。斷腸詞（朱淑貞）石印本。□

（三）選集之部——花間集（趙崇祚）杭州官局本，石印本。尊前集（彊村叢書中）唐宋諸賢絕妙詞選（黃昇）四部叢刊本。樂府雅詞（曾慥）四部叢刊本。唐五代詞選（馮煦）宋六十一家詞選（馮煦）以上二書見蒙香室叢書。宋七家詞選（戈載）通行本。宋四家詞（周濟）湖南官局本，石印本。草堂詩餘汲古閣本。宋元名家詞，湖南局本包括十五個作家的詞。中興以來絕妙詞選（黃昇編）四部叢刊本。花草粹編（陳耀文編）明刻本。絕妙好詞箋（周密編）查爲仁厲鶚作箋）四部備要本，石印本。詞選續詞

選（張惠言董毅編）通行本。詞綜（朱彝尊編）原刻本。明詞綜（朱彝尊編）原刻本。國朝詞綜（王昶）原刻本。□（四）詞話之部——歷代詩話（何文煥）醫學書局刻本。在歷代詩話裏面有許多零碎的詞話。茗溪漁隱叢話（胡行編）安徽刻本。避暑錄話（葉夢得編）坊間刻本。能改齋漫錄（吳曾編）坊間刻本。容齋五筆（洪邁編）石印本。冷齋夜話（釋惠洪撰）石印本。以上五書錄有零碎的詞話。古今詞話，散見圖書集成及各種詞話裏面。詞源（張玉田編）湖南局本。北大鉛印本。樂府指迷（沈伯時）湖南局本。詞旨（陸輔之）湖南局本。歷代詞話及詞人姓氏，長沙楊氏刻本。詞苑叢談（徐鉉編）有正書局本。詞林記事（張宗楠編）石印本。詞辨（周保緒）石印本。詞品（楊慎）附錄在楊氏的全集裏面。詞話（毛西河）掃葉山房石印本。詞話叢鈔（王文濡）石印本。論詞雜著（周介存）人間詞話（王國維）這是近人的詞話。□（五）雜著之部——圖書集成詞曲部。四庫提要詞曲類（卷一

百九十八至卷二百。直齋書錄解題詞類知不足齋叢書（包括詞集和詞話不少）碧雞漫志（王灼）知不足齋叢書本聲律通攷（陳澧）東塾叢書裏面詞律（萬樹編）石印本。

【詞學全書】十四卷清查繼超編。是編輯毛先舒填詞名解王又華古今詞論賴以郊填詞圖譜及續集仲恆詞韻等為一編。

【詞與詩之區別】夫「古今詩騷詞曲體製不同；因造損益相沿亦異擬為指示益增眩惑！」（毛稚黃聲音韻統論）詞乃詩之變；世代遞降文字之產生自不能同。因無須乎破費唇舌用事辨析也！祇以世人對於「詩」「詞」之名認識不確觀念模糊故特標立斯題俾資解說云爾。詞與詩之區別如何？這問題確不能夠簡單作答。「詞」本是「詩」之一體，本來沒有區別的；不過時至今日既已各自鑄成了名詞造就其體製也就不能說它絕沒有區別了。關於這區別現在姑且分為「原理」與「格式」之兩方面來說明它。□（甲）關於格式方面的區別——每逢提

到「詩」「詞」許多人便聯想到「詩」的句子整齊「詞」的句子長短不一以此為別其實這種見解完全的謬誤了的。俞少卿云「詞之統那曲長相思五言絕句也。俱見尊前集中。一柳枝竹枝清平調引小秦王陽關曲八拍蠻浪淘沙七言絕句也。阿娜曲雜叫子仄韻七言絕句也。一花間集多收諸體。一瑞鷓鴣七言律詩也。一載草堂集中。一款長紅五言古詩也。一楊用修體」所謂「詩的句子整齊」之說自漢魏古詩以降宜莫如唐人近體之絕句律詩。若然若以此為界就絕句論則長相思等調是五言浪淘沙等調是七言就律詩論則瑞鷓鴣是七律今就俞氏所指更參已見一詞調除俞氏所舉外尚有數調類乎律絕者。一分別論列於次（子）屬於五言絕句者：1 劉禹錫的統那曲。見下論「唐詞的演化及其大成」一段中今不舉例。2 唐妓劉采春的羅噴曲共三調其第一調調云「莫作商人婦金釵當卜錢。朝朝江口望錯認幾人船」。按羅噴曲一名望夫歌。元稹贈劉詩云「更有惱人腸斷處。選詞

能唱望夫歌。」蓋指此也。②李端的拜月詞：「開簾見新月，便即下階拜。細語人不聞，北風吹裙帶。」

（此詞以用仄韻叶者為是，以平韻叶或平仄不拘叶者為非。）4無名氏的一片子：「柳色青山映，梨花雪鳥藏；綠牕桃李下，閒坐歎春芳。」此詞係抄襲王維五律春日上方即事的後半。原詩云：「柳色

春山映，梨花夕鳥藏。北窗桃李下，閒坐但焚香。」東坡送蘇伯固詩云：「三度別君來，此別

真遲暮。白盡老髭鬚，明日淮南去。酒罷月隨人，淚濕

花如霧。後夜逐君還，夢繞江南路。」自注：「效韋蘇州。」今見東坡續集。又見東坡詞中，調寄生查子。但據自注，是詩而不是詞也。（吳衡照蓮子居詞話）

（丑）屬於七言絕句者：1李白的清平調引：「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

向瑤臺月下逢。」按或無引字，與清平樂無涉。楚曲

有清調平調，有清平和曲，自唐李白始，作清平調

三章，其體即七言絕句也。2孫光憲的竹枝：「門前春水白蘋花，岸上無人小艇斜；商女經過江欲暮，散

詞

拋殘食飼神鴉！」（唐樂府有蜀竹枝，江南竹枝，漁家竹枝等，但言竹枝者，皆蜀詞耳。孫詞凡二調，此錄其一。）3無名氏的小秦王：「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牆頭道韞家；燕子不來春寂寂，小牕和雨夢梨花。」

（按又名丘家筆，平仄不拘。）4閻選的八拍蠻：「雲鎖嫩黃煙柳細，風吹紅帶雪梅殘；光景不勝閨閣恨，行行坐坐黛眉攢。」按孫光憲一體，首句用韻，與此不同。）5劉禹錫的浪淘沙：「洛水橋邊春日斜，碧流輕淺見瓊沙；無端陌上狂風急，驚起鴛鴦出浪花。」按此調一名賣花聲，一名過龍門。6皇甫松

的採蓮子：「船動風光豔豔秋，貪看年少信船流；無端隔水拋蓮子，遙被人知半日羞。」毛滂的遣隊

：「歌長漸落杏簾塵，舞罷香風拂繡茵；更擬緣雲弄清切，尊前恐是斷腸人！」（遣隊者，散隊也。宋人歌舞

欲散時，必奏此一闕，所謂曲終之詞也。）8蘇軾的陽關曲：「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雲溪女，時作陽關斷腸聲！」（王維渭城曲最早

因下第五段中已出，故不舉證。）9元結的欸乃

曲：「湘江二月春水平，滿月和風宜夜行；唱棹欲過平陽戍，守吏相呼問姓名。」（此調平仄韻皆不拘。「欵」或作「款」，「皆非」？「欵乃」讀作「襖霽」。劉蛻湖中歌作「霽過」，劉言史瀟湘詩作「暖迺」，皆「欵乃」之借字，實棹船夏軋之聲，故棹歌多用之也。）

10 洞庭筠的柳枝：「兩兩黃鸝色似金，裊枝啼露動芳音；春來幸自長如線，可惜牽腸蕩子心。」（一名折楊柳，一名楊柳枝。）

11 王建的烏夜啼：「章華宮人夜上樓，君王望月西山頭；夜深宮殿門不鎖，白露滿山山葉墮。」

楊升庵云：此商調曲也。玉臺新詠有徐陵烏夜啼，凡四句，平仄通叶，實爲此體之所從出者。

12 王麗真的字字雙：「牀頭錦衾斑復斑，架上朱衣殷復殷；空庭明月閒復閒，夜長路遠山復山。」

13 楊太真的夏夜阿娜曲，一名雞叫子，一名春曉曲，即仄韻七言絕句，蓋贈舞者張容而作也；見下第五段，茲不錄。古今詞譜云：「仄韻絕句，唐人以入樂府，謂之阿娜曲。」從此可以知道詩與詞的分疆了。（寅）類於五律者，詞調有似五律者，例如生查子其

所同者：就構句上說，則五言律詩有平起仄起之式，只於第二第四第六第八各句用韻，而生查子則雖皆平起（此其不同），其第二第四第六第八各句亦用韻，又五言律詩用韻平仄皆可，生查子亦然。就大體言，且皆五言八句也。其所不同者，五言律詩中八句必有兩聯，而生查子不必同然耳。其例云：1 劉侍讀的生查子（侍讀失名）：「深秋更漏長，滴盡銀臺燭。齊步出幽閨，月晃波澄綠。菱荷風乍觸，一對鴛鴦宿。雪掉玉釵驚，驚起還相續。」又有全同五律而實詞體者，回紇曲是也。萬紅友云：回紇曲題名與曲意不合，正是詞體，非五言律詩也。2 皇甫松的怨回紇：「祖席駐征棹，開帆候信潮。隔筵桃葉泣，吸管杏花飄。船去鷗飛閣，人歸塵上橋。別離惆悵淚，江路濕紅蕉。」（尊前集有此詞）3 餘如無名氏之醉公子詞，前半疊仄韻，後半疊平韻；顧夘之四換頭詞，二句一韻，凡四換頭，平仄通叶——雖皆五言八句，然與五律相隔太遠矣！無名氏詞已見後，此不重出。茲錄顧夘四換頭詞於下：「河漢秋雲淡，紅藕香侵檻。枕

倚小山屏，金鋪向晚。睡起橫波，獨坐情何限？衰柳無聲，蟬魂銷似去年。」（卯）屬於七律者：馮延巳的瑞鷓鴣：「嚴妝纔罷，怨春風，粉牆畫壁，宋家東。蕙蘭有恨，枝猶綠。桃李無言，花自紅。燕燕巢時，翡翠卷，鶯鶯啼處，鳳臺空。少年薄倖，知何處。每夜歸來，春夢中。」（按一名鷓鴣詞，一名舞春風）然此猶僅就其平韻言之耳，若就仄韻舉之，則更有：2牛嶠之木蘭花：「春入橫塘，搖送浪，花落小園空。惆悵此情誰信爲狂去，恨翠愁紅，流枕上。小玉窗前，暝燕語，紅淚滴穿金線縷。雁歸不見，報郎歸，織成錦字，封過與。」（宋詞人夢得亦有此體）韋莊之玉樓春：「日照玉樓花似錦，樓上醉和春色寢。綠楊風送小鶯聲，殘夢不成離玉枕。堪愛晚來詔景甚，寶柱秦箏方再品。青娥紅臉笑來迎，又向海棠花下飲。」（按萬紅友云：木蘭花，玉樓春，至宋時即合爲一體。歷代詩餘云：玉樓春即木蘭花之又一體。唐詞無此名，五代始有之。）4又有蘇庠之清江曲詞，亦是七言八句，所不同者，厥惟前疊用平韻，後疊便換仄韻耳。詞云：「屬

詞

玉雙飛，水滿塘，菰蒲深處浴鴛鴦。白蘋滿棹歸來晚，秋著蘆花，一岸霜。扁舟繫岸，依林樾，蕭蕭兩鬢吹華髮。萬事不理，醉復醒，長占煙波弄明月。」**詞調除其類乎絕句律詩之作而外，尚有合於谷永孔融之六言古詩者，如馮延巳之六言古詩是也。**「銅壺漏滴初盡，高閣雞鳴，半空。催起五門金鎖，猶垂三殿珠櫳。階前御柳搖綠，仗下宮花散紅。鴛瓦數行曉日，鶯旂百尺春風。侍臣舞蹈，重拜聖壽，南山永同。」然荅城集云：「鴛瓦二句，殊有元和氣象，堪與李氏齊驅。」是亦所見各別耳。又詞譜載有朱敦儒六言八句之鷓鴣詞一首，每句皆叶，且視此詞減少二句也。詞云：「拂破秋江烟碧，一對雙飛鷓鴣。應是遠來無力，相偎稍下沙磧。小艇誰吹橫笛，驚起不知消息。悔不當時描得，如今何處尋覓。」六言八句詞，劉長卿亦有謫仙怨一首，集中不以爲詞，直認爲六言律詩也。「暗川落日初低，惆悵孤舟解攜。鳥向平蕪逐近人，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溪後溪。獨恨長沙謫去，江潭春草萋萋。」既其格式聲調，實與律詩

無殊。劉毓盤說：「全唐詩裁竇弘餘康駢二家所作，通首四聲，一字不易，蓋是詞也。」又詞之有類於六言絕句者，最爲早出。崇文書目曰：「李燕牧《子詞》六言四句。」則此體在太宗時已有之矣！稍後如沈佺期、裴談、李景伯之四波詞，韋應物之三台令，張說之舞馬詞，所不同者，韋張二詞，首句不叶，一無名氏之塞姑詞等，是數詞詳後，今不備舉。更有近乎六朝人之五言古詩者，例如崔液之踏歌詞：「綠女迎金屋，仙姬出畫堂。鴛鴦裁錦袖，翡翠貼花蒂。歌響舞分行，艷色動流光。」（揚用修之欽長紅亦類五言古詩，茲不具錄。至若七言六句詞，則以搆章叶韻與詩太相遠之故，句雖整飭，終覺不類也。）「枕障重爐隔繡帷，二年終日苦相思。杏花明月始應知。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畫簾垂。」

第二：以上係就詞調方面以爲言。若就「詩」說，則三百篇中長短不齊的篇章正多，漢魏以降，所謂樂府古詩以及唐人的新題樂府之類，其句讀之組成，亦復長短滋甚，然而皆不謂之爲「詞」，而僅曰「樂

府」，或即曰「樂府歌詩」！可知詩詞之分，不在於其句式之整齊與長短了。昔人求其故而不得，則遂由其風格神韻之間以解之。張芸叟詞云：「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人盡誦之，樂天題岳陽樓詩云：「春岸綠時連夢澤，夕波紅處盡長安。」蓋芸叟用此換骨也。「詞苑叢談」此即風神之說也。王阮亭曰：「或問詩詞分界，予曰：『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飛來』，定非香奩詩；『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定非草堂詞也。」劉體仁亦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叔原則云：「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此詩與詞之分疆也。「詞釋」然又自知其說之難于成立也，又更著論以辨之道：「詞有與古詩同義者：『瀟瀟雨歇』，『易水之歌也』，『同是天涯，麥新之詩也』，『又是羊車過也』，『團扇之辭也』，『一夜夜岳陽樓中』，『日出當心之志也』，『已失了春風一半』，『鮑車之諷也』，『瓊樓玉宇』，『天問之遺也』。詞有與古詩同妙者：如『問甚時同賦三十六陂秋色』，即灞岸之興也；『關河



冷落殘照當樓」即勅勅之歌也。「危樓雲雨上，其下水扶天」即明月積雪之句也。「燕子樓空人何在，空鎖樓中燕」即平生少年之篇也。」劉體仁詞釋」所謂義者，蓋是指其涵義而以互言；所謂妙者，蓋乃全就神韻而立說。今既說它是「同義」「同妙」，則直承認詩詞的「涵義」與「神韻」皆是完全相同了，還會有甚麼區別呢？第三的區別，便是注意「詞法」。袁籜菴說：「詞有三法：章法，句法，字法。有此三者，方可稱詞。」是故「詞有定名，即有定格」。（詞苑叢談）這就是我在前段判定詞的規律是「調有定格，句有定數，韻有定聲」之說了。小令慢詞，各有調名，各有程式，這是調有定格，而每一詞調，句字多寡，至有定數，不可增減，這是句有定數；至其用韻，分別三聲，這是調有定聲，必要三者關合，然後才可以稱之爲詞。調有定格，人多懂得；（單舉則不能成立）韻有定聲，另條還要詳說。現在，姑就劉體仁的話來說明「句有定數」一語在詞調上的意義。詞釋云：「詞與詩不同！詞之語句，有兩字，四字，

詞

至七八字者；若惟「實字，讀之且又不通，况付雪兒乎？合用虛字呼喚一字，如『正』，但『任』，『況』之類，兩字，如『莫是』，『又還』之類，三字，如『更能消』，『最無端』之類，却要用之得其所。」這就是說，詞之所以不同于詩者，因其造句必用虛字呼喚使然耳。第四所謂「虛字」就是「和聲」就是「泛聲」也就是曲中之所謂襯字。詞的始祖本是樂府，樂府重在聲音，故詞亦重在聲音。這種虛字，在樂府中如「衣衣」「吾吾」「何何」之類，因爲辭句難通容易察見；至于詞，則因虛字實字相倚聯綴構成辭句，意義通達，所以很難分別。譬如「柳枝」「竹枝」兩詞，其句中，以「柳枝」「女兒」或「竹枝」「女兒」等字相間爲其和聲。采蓮曲詞，其句中則以「舉棹」「年少」等字爲其和聲。祇要調中注出自是容易區別的。（唐人詩集每于柳枝竹枝調下都不注出，則不可解。）但如遇着如唐玄宗好時光一類的詞，其虛字便不容易找着了。「室髻」「偏」「宜宮樣」「蓮」臉嫩，體紅香眉黛不須「張敞」畫天教入鬢長。莫倚

傾城貌，嫁取『箇』有情郎。彼此當年少，莫負好時光！——這詞是先從五言八句詩上加以虛字，後來更將那些虛字改爲實字變化而成的。全唐詩注云：「唐人樂府，元是律絕等詩，雜和聲歌之。凡五音二十八調，各有分屬。自宮調失傳，並井和聲亦作實字矣！此詞疑亦五言八句詩，如『偏』『蓮』『張敞』『箇』等字，本屬和聲，而後人改作實字也。」因此，我們儘管說詞調中是有虛聲的，但若拿出詞調來看，則那虛聲又不容易找得，便弄得莫明其故了。然則詞與詩的區別，並不在乎句子之長短與整齊，而實在乎虛聲了。虛聲的功用，原是關係音樂的。所以詞品說：「唐人曲調皆有詞有聲……詞者，其歌時也；聲者，若『半吾夸伊那何之類也。』古今詞譜說：「唐人歌詞皆七言而易其調，渭城曲爲陽關三疊，楊柳枝復爲添聲。采蓮竹枝，當日遂有排調，如『竹枝』『女兒』『竿少』『舉棹』同聲附和，用韻接拍，不僅雜以虛聲也。」宋人胡仔茗溪魚隱叢話說：「唐初歌詞，多是五言詩或七言詩，初無長短句，自中葉以後至五

代，漸變成長短句；及本朝，則盡爲此體。今所存者，止瑞鷓鴣小秦王二闕，是七言八句詩，并七言絕句詩而已。瑞鷓鴣猶依字可歌；若小秦王，必須雜以虛聲，乃可歌耳。」吳衡照云：唐七言絕歌法，若竹枝柳枝清平調雨淋鈴陽關小秦王八拍蠻浪淘沙等闕，但異其名，即變其腔。至宋而譜之僅存者，獨小秦王耳。故東坡陽關曲借小秦王之聲歌之。漁隱叢話云：「小秦王，必雜以虛聲，乃可歌。」此即樂府指迷所謂教師唱家之有觀字。其中二十八字爲正格，餘皆格外字，以取便於歌。如古樂府「妃呼豨」云云。凡七言絕皆然，不獨小秦王之聲，非當時製曲之舊已。蓮子居想亦借小秦王之聲，非當時製曲之舊已。蓮子居詞話一。第五更由這種「虛聲」逐漸注重平仄。自沈吳興分利四聲以來，凡用韻樂府，無不調平仄者。至唐律以後，浸淫而爲詞，尤以諧聲爲主。倘平仄失調，則不可入調。周柳萬俟等之製腔造譜，皆按宮調，故協於歌喉，播諸弦管，以迄白石夢窗輩，各有所創，未有不悉音理而可造格律者。今雖音理失傳，

而詞格俱在；學者但宜依仿舊作，字字格遵，庶不失其中矩矱」。(詞律)張南湖作詩餘圖譜，力求合於音節，虞山詩選，謂其「刻意填詞，必求合于某宮某調，某調第幾聲，其聲出入第幾犯，抗墮圓美，必求合作」。(鄒程村詞衷亦說南湖詩餘圖譜平仄差核)而俞少卿斥之，謂為溢論。他說：「大約南湖所載，俱係習見諸體，一按字數多寡，韻脚平仄，而于音律之學，尚隔一塵。試觀柳永樂章集中，有同一體而分大石歇指諸調，按之平仄，亦復無別。此理近人原無見解，亦如公職所言徐六擔板耳。」平心而論，詩餘圖譜雖多舛舛，然其注重平仄，俞氏也是承認的。注重平仄，而于音律尚隔一塵，精粗有間，平仄自然沒有頂高的價值。「規矩，方圓之至也。」平仄雖然沒有頂高的價值，祇是一種法度；但它確是促成詞調的一種律式。而這律式，却是比之唐人近體更為嚴格。俞仲茅(彥)說：「詞全以調為主，調全以字之音為主。音有平仄，必多不可移者，間有可移者；(即仁寶)——瑛——謂填詞名同，而文有多寡，音有平

詞

仄各異者甚多，悉無書可證……俞少卿云：詞調平仄稍異者亦多，吾向謂間亦有可移者，此類是也。(仄有上去入，多可移者，間有必不可移者。僕必不可移者，任意出入，則歌時有棘喉澀舌之病。故宋時一調作者，多至數十人，如出一吻。今人既不解歌，而詞家染指，不過小令中調，尚多以律詩手為之，不知孰為音，孰為調，無怪乎詞之亡也。)現在，且將詞調中關於平上去入用法的區別，準諸萬紅友氏之說，臚列下方，以便識別。1 詞調平仄有定，不能隨便更易；平可謂仄，仄可謂平之處，亦有定限，決無通篇可以隨意通融之理。2 上去相配，不能互易。夫「上去之分，判若黑白。」蓋上聲舒徐和軟，其腔低；去聲激厲勁遠，其腔高。相配用之，方能抑揚有致。「大抵兩上兩去，在所當避。」……「夫一調有一調之風度，聲響若上去互易，則調不振起，便成落腔矣。」3 去聲在歌詞上有特殊的價值，更有一要訣曰：名詞轉折，跌蕩處多用去聲，何也？三聲之中，上去二者可以作平，去則獨異，故余嘗竊謂論「聲」雖以「一平」對「

三仄，論「歌」則當以「去」對「平上入」也。常用「去」者，非「去」則激不起，用入且不可，斷斷勿用平上也。4上可作平上之爲音，輕柔而退遜，實近於平，故可作平，中州音韻已著五例。言詞則難信，姑以曲喻之，北曲清江引末一字可平亦可上，如西廂記之「下場頭那答兒發付我」，「我」字上聲，香美娘「處分破花木瓜」，「瓜」字平聲。天下樂「汎浮槎到日月邊」，「邊」字平聲，「安排憔悴死」，「死」字上聲。如此等甚多，用上皆可代平，卻用不得去聲字。但試於口吻間諷誦，自覺上聲之和協，而去聲之突兀也。5入聲可以派入三聲，「入」之派入三聲，爲曲言之也。（中原音韻務頭采此說）然詞曲一理，今詞中之作「平」者，比比而是；比「上」作「平」者更多，難以條舉。作者不可因其用「入」是仄聲，而填作「上」，「去」也。且有以「入」作「上」者，不可用「去」以「入」作「去」者，不可用「上」，亦須知之。是則詞調格式，平仄固有定律。然「平」止一途，「仄」兼「上」「去」「入」三種，不可遇仄而以三聲概填。蓋

一調之中，可概者十之六七，不可概者十之三，四，須斟酌而後下字，方得無疵矣！第六單從詞的本身說明它之與詩有異，雖屬可能，然亦終乏比較的識別。前人爲欲補其闕失計，於是往往參證以「曲」而詩詞之別，遂更明瞭。沈東江（謙）說：「承詩啓曲者，詞也；上不可似詩，下不可似曲，然詩曲又俱可入詞，貴人自運。」董文友說：「嚴給事與僕論詞云：『近日詩餘，好亦似曲。』僕謂詞與詩曲界限甚分，似曲不可似詩，仍復不佳，譬如擬六朝文，落唐音固卑，侵漢調亦覺僞父。」（蓉塘詞話）在這兩段話中，有兩點應須注重：一詞不可似詩，亦不可似曲，凡是曲子，大都邛鄙，「詩莊詩媚，其體元別」（李東琪）故王元美曰：「填詞小枝，尤爲謹嚴。」（藝卮言）毛先舒曰：「夫詞自可放而元美乃云謹嚴，知詞故難作，作詞亦未易也。」柴虎臣云：「指取溫柔，詞歸蘊藉，暱而閨幃，勿浸而曲巷，浸而曲巷，勿墮而邛鄙。」又云：「語境則『咸陽古道』，『汗水長流』，『語事則『赤壁周郎』，『江州司馬』，『語景則『岸草平沙』，

「曉風殘月」語情則「紅雨飛愁」「黃花比瘦」可謂雅暢。詩曲俱可入詞。這說法很有時代的眼光。詞在五季猶有唐風，入宋便開元曲。王阮亭「五季近唐，故有唐風；宋末瀕元，故啓元曲。詞一非自選詩樂府中央不能入妙。」（詞曲）故五季兩宋之詞，多從詩中蜕化者。（此例至多，無須舉證。）洪亮吉說：「詩詞之界最嚴，北宋之詞，類可入詩，以清新雅正故也；南宋之詩，類可入詞，以流艷巧惻故也。至元而詩與詞更無別矣！」（北詩話）然則所謂詩可入詞之說，究要經過怎樣的變化呢？沈伯時說：「詞過片須要有徵，明明是詠花草，不可不入情；明明是詠物，不可不歸自敘。」故「作詞與作詩不同！縱是用花草之類，亦須略用情意，或要入閨房之意……如只直詠花草，初不著些艷語，又不似詞家體例。」以上便是詩可入詞的解釋。至謂曲可入詞之說，則僅就宋以後詞以爲言。但若我們從「時代的文學」立場上着眼，則宋以後詞，便已失掉了他創造的價值，不足數矣！故置弗論。董文友謂六朝

詞

文不宜落唐音，不應侵漢調者，正亦注重時代的說法。與沈謙之論，原不相遠。然則所謂「詞」者，就是唐與金元之間一段時期中所創造所產生的一種有韻文學之成績而已。關於原理方面的區別——「詩」「詞」在原理上的區別，第一便是聲樂的關係。古詩皆可歌，或爲徒歌，或爲樂歌。所謂采詩入樂，乃是要使徒歌變爲樂歌的一種改製。這種情形，漢魏以前大抵皆然。六朝新聲鬱茂，民間歌曲如千夜懊儂諸曲，亦皆合樂，無須經過采詩入樂的麻煩。李唐承繼光大，其成績蓋實過之。自其譜律不傳，詞調遂起。而宋詞在音樂上普及之度，直與唐詩沒有什麼區別。徐師曾文體明辨說：「樂府詩餘同被絃管，特樂府以敬遜揚厲爲工，詩餘以婉麗流暢爲美，此其不同耳。」故就「屬辭」「格調」上說，則有別「合樂」（此段之所謂「合樂」是指伴奏與歌唱之雙方面而說的）「應用」上說，則無異。詩之與詞，正猶詞之與曲，曲是當時的樂調，詞亦是當時的樂調，惟詩亦然。故他們的區別，言其同則皆同，言

其異則皆異；但除其本身而外，亦還有其時代的關係在也。因為時代的不同，所以有「詩」「詞」「曲」的不同，所以「詩」「詞」「曲」的唱奏不同，乃至於伴奏的樂器都不同；這就是它們的區別。再次，便是用韻方面的區別。一般人都說詞韻寬於詩韻（鄒程村詞衷即主此說——這話實有許多毛病。沈休文的四聲譜，祇是他們幾個人做詩的準則（蒯莊偶筆云：「沈約之韻，未必自合聲律；而今人守之如金科玉律，此無他，今之詩學李杜，李杜學六朝，往往用沈韻，故相襲不能革也，若作填詞，自可變通」）他們要想以此繩律天下之士，故特編定本子出來（毛先舒云：「沈約雖有其書，世實未嘗遵用之。」）唐人作詩，也並不以孫愐唐韻為準（毛先舒云：孫愐唐韻，凡一百一十四部，而今考唐詩用韻，止一百七部；是唐人作詩，止取裁於一百七部，愐韻雖多，其七，時人亦未嘗肯遵之。至於中晚，用韻漸雜，而詞韻開矣！）李杜大家，後人舉韻目以繩之，也常常有很多地方不合律。即以漢魏古詩推溯三百篇而上，它們也沒

有「韻本」。所謂通用合用，無非是在那寬泛的聲韻之中歸納出一條道路出來。如此這般，則詩韻也就不是嚴格的了。不過「時有古今，地有南北，韻有因革，字有轉移」。蒯莊偶筆云：「古體詩辭以及南北曲，雖以時遞遷，一系相承，然哇吟既分，用韻自別。」一時地既然演更，音韻自有差異。唐詩與兩漢與三百篇的用韻皆不同，詞與詩的用韻亦宜乎不同。所謂「寬窄」，並非真理。（例如古詩韻五歌通六麻，十一尤可通六魚七虞，填詞則不然，十二侵之通真，文庚青蒸，則詩皆同，然究有何寬仄？）沈天羽云：「宋人詞韻，有通至數韻者，有忽然出一韻者，有數人如一轍者，有一首而僅見者。」後人不察，利為輕便，一韻偶侵，遂延他部，數字相引，竟及全文。此毛氏一人通譜全族通譜之喻為不易也。毛先舒說「秦觀秋閨『慢』『暗』累押，仲淹懷舊『外』『淚』莫辨，邦彥美人『心』『雲』並陳，少隱禁烟『南』『天』雅押，棄疾諸作『歌』『麻』通用，李景春恨詞本『支』『紙』韻，而中關入『來』字，其他固未易闡數，故知當

時便已縱逸。徒以世無通韻之人，故傳謠迄今，莫能彈射。而謂才劣手，苦於按譜，更利其疎漏，借以自文。其爲流禍，可勝道哉！又云：「去於詞韻例，取范希文蘇幕遮詞，『地』『外』二字相叶，又取蔣勝欲探春令詞，『處』『翅』『住』『指』四字相叶，疑於『支』祇『魚語』『佳蟹』三部韻可以互通……『先舒』按，如辛棄疾南歌子新開河詞，本佳蟹韻，而起韻用『時』字；歐陽修踏莎行離別詞，本支祇韻，而未韻用『外』字；姜夔疏影詠梅詞，本屋沃韻，而用北字；柳耆卿送征衣詞，本江講韻，而未用『遙』字。當是古人誤處，未宜遽用爲例。又如辛棄疾詠晚春詞，十七篠與二十六有合用，此獨毛詩有其法……用在騷賦則宜，施之填詞，尤屬創異。蓋宋詞多有越韻者！沈天羽云：『四支竟全通十灰，半元寒刪先全通用，雖宋詞蘇柳間然，畢竟稍濫！』至南渡尤甚。此如李杜諸詩，間有雜韻；晚唐律體，首句出韻。古人隸法護前，類復爾爾，未足遽以爲式也。」他們用那釘板的韻部去繩墨詞人口頭的活韻，還要斥其謬訛隸法，不

詞

足爲式，還要斥其「漸疎而駁」（毛先舒云：「宋人填詞，韻漸疎而駁。」）真是「其爲流禍，可勝道哉！」了作詞要有韻部的限制，始於北宋末年的朱敦儒；然而樵歌，確是混淆已極，寬窄都是說不上的，朱先生的詞韻早已亡佚，無從稽攷了。南宋時，張輯爲它作注釋，馮取洽更將它增補，可見那時却還有些勢力到了現在，我們祇能從陶宗儀所批評他那廳制詞韻十六條和聲韻四部失之混淆的文字之中，（引見詞林正韻）略識梗概。自是之後，詞韻之書，踵而起者，在宋（？）則有紹興二年刊印葉斐軒詞林韻釋（一名詞林要韻，秦敦夫疑爲元明時人所謬託者）；俟後五百餘年，當明末清初之際，則有沈去矜（謙）的詞韻略，而清初的毛先舒復又爲之括略。於是趙鑰曹亮武仲恆胡文煥吳寧李漁許昂霄戈載……等之詞韻迭出。於是論詞之士，率皆以法矜尚了。然而此等韻書，考其所詣，其上者，用死詞牌，違活曲韻；其下者，用死韻字限活語言耳。揆之宋詞，太相懸隔。其時惟有吳煥等所編之學宋齋詞韻，鄭

春波所編之綠漪亭詞韻，注重活語言，蔑視死韻律，竟然大胆地將「真」「文」「庚」「青」「侵」等十四韻同用，將「元」「寒」「覃」「感」等之十五韻併歸一部，始能稍與宋詞所用之韻合節，而戈載却說宋人名作沒有如是之寬，因而罵他所學皆宋人誤處，韻學於此大紊，也未免太不通達了。其實宋詞之韻原無標準。毛奇齡說：「詞韻可任意取押。」**「支」可通「魚」**，**「魚」可通「尤」**，**「真」「文」「元」「庚」「青」「蒸」**，**「侵」無不可通**；其他**「歌」之與「麻」**，**「寒」之與「鹽」**，無不可轉入聲，則一十七韻展轉雜通，無有定紀。所謂通韻。大別有二：毛先舒云：一曰唐詞守詩韻，通別韻，亦略如宋詞韻者，如溫庭筠定西番之「平聲」**「東」「冬」**，通用，則上聲**「董」「腫」**，去之**「送」「宋」**，一亦必通用。一他韻上去例做此。白樂天長相思之以**「支」「微」「齊」**及**「十」「灰」**，前段通用，韋莊小重山，溫庭筠清平樂之以**「真」「文」**及**「十」「元」**，後段通用，顧夙虞美人之以**「寒」「刪」**通用，（按十三「元」後段既通入「真」「文」，則前段

亦應與此韻通用。李白菩薩蠻之以庚青通用，薛昭蘊女冠子之以「覃」「感」通用，牛嬌玉樓春之以「語」「麌」通用，然則「魚」「虞」亦通用。牛希濟生查子尹鸚滿宮花之以「篠」「皓」通用。一然則「蕭」「豪」亦通用。二曰唐宋詞韻互通者，如唐白樂天長相思以「支」與「微」與「十」「灰」半通用者，那是宋韻，宋秦太虛千秋歲用「隊」韻，辛稼軒沁園春用「灰」韻，都是渾用唐韻。「由是觀之，唐詞亦可用宋韻，宋詞亦可用唐韻，自不必過判區畛耳。」（摘取毛氏大意）其實他本來也就沒有顧及韻部，所根據的全是當時的「活腔活調」，故其所謂「通轉」「雜通」略如「互通」云云，全是根據清人的韻書以為「解釋的方便計」之說法而已。黎錦熙先生說：「清人所撰的許多詞韻，除學宋齊一派外，只算是清詞韻，不得謂為宋詞的韻；只算是主觀的標準詞韻草案，不得看作客觀唐宋詞韻考。」他們戴起這種眼鏡去研究詞韻，當然不許它（詞）有如其寬的，所以戈載便罵毛奇齡「喪心病狂，敗壞詞學，至



於此極」了。然則宋詞用韻何以要如此的隨便呢？疑古玄同先生說：「做文章要押韻，用意只在利用韻，使文章好讀而已。要文章好讀，有兩個目的：一是文章容易上口，便容易記得；二是利用讀音的和諧，來增加文學的美趣……其用意如此。所以押韻的唯一要義就是所押各字，至少也必須作者自己讀起來是疊韻才行。這裏所說的疊韻，不是音理的，乃是習慣的。要是連自己讀起來都不是疊韻，那還有什麼押韻之可言？這樣極淺的道理，總不見得比肚子餓了要吃飯，一加一等於二，還要難懂些吧。可憐那般精神上拖着辮子纏着小脚的人們，竟永遠不會懂得這個道理！」原來做詩填詞，祇求合於作者口頭的活韻的諧暢，却不顧到異代異地或同時異地別人人口中的聲韻的故。四庫提要說：「填詞莫盛於宋，而二百餘載，作者雲興，但有製調之文，絕無撰律之事。核其所作，或竟用詩韻，或各雜方言，亦絕無一定之律，不應一代名流，都亡此事，留待數百年後，始補闕拾遺。蓋當日所講，在於聲律抑揚

詞

抗墜剖析毫芒，至其詞則雅俗通歌，惟求諧耳。所謂『有井水，吃處都唱柳詞』是也。又安能以禮部韻略頒行諸酒壚茶肆哉？作此不拘，蓋由於此，非其智有所遺也！」（評論沈謙仲恆之語）「即以用韻而論，宋詞就完全脫了韻書的羈絆，大家只把當時普遍廣泛的語音作標準，有時高興，還不妨叶幾個自己的方音，只要節奏合拍，唱得好聽，這些講究到不在乎。所以當時詞家可以把應制和摹古所應遵守的詩韻完全不睬。大凡一個時代的文學，越近於平民的，越是活的；越是活的，越沒有這些文字上的規矩……即如唐宋的活詞，本沒有一定規矩的詞韻。文人填詞，也不過視為一種遊戲。」（黎錦熙樵歌跋）「自古以來，凡價值最高的文學，都是用活的語言做成的；凡活語的言中讀成疊韻的字，他們就隨意拿來壓韻。三百篇，屈宋的辭賦，漢魏六朝的樂府宋詞，元曲，以及現存的平民歌謠，都是這樣辦的……做詩填詞，非摹古調，即依活語；前者往往愛用舊音，如韓愈、杜甫諸人之詩是也；後者往往愛用活

音，如柳永秦觀之詞是也。韓杜諸人所用，即陸法言切韻一派之音。切韻之音，乃是魏晉六朝以來經師文人讀書所用的舊音。宋詞不走這條路，用活語行文，依活語押韻。這活語本是方言，做押韻的字也就是在某方言中讀成疊韻的字了。各人用着他自己最熟練的方言填詞押韻，秦七不必同於黃九，辛稼軒的詞雖然受了它的那位同鄉女名士李易安的許多影響，（適之的話）但它押韻却未必對於伊亦步亦趨。乾脆一句話，『詞韻』這東西，壓根兒就是沒有的。戈老爹這般人，像煞有介事的說道，詞韻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其可笑正不亞於『瞎子斷扁』了！（見疑古玄同給黎錦熙的信）「總而言之，宋詞以當時普通混合的活語音爲韻，名家如黃庭堅、曾覲、劉過、吳文英等，更敢任蕪攬雜幾個土音。研究文學史的要知道這正足以證明一個時代活文學的特點，研究語言學的也可以藉此考究當時的普通語音和方音土語的流轉變遷。」（黎劭西）宋詞因爲是由於民間的促成，故其用韻也絕對的自由。

其自由的程度，却是爲到底前身——詩韻的自由所趕不到的。至若平上去入，本來祇是聲調上的關係，並無別的作用。但因詩詞之文體不同，所以應用便顯然有別。其在詩者，只分平仄，仄統上去入之三聲言於此，更不再加區別。這是人所熟知的。填詞用韻則不然。大約平聲獨押，上去通押，平聲獨押如「支」「微」「魚」「虞」「齊」，斷無合理。上去通押則如「紙」「尾」「語」「御」「霽」，皆是上聲，「寘」「未」「遇」「御」「霽」，皆是去聲，然而兩聲之韻，多可通用。（但不能以平貫去入耳）此在宋詞，其來蓋已久矣！然間亦有合諸平聲獨押之調者。如西江月少年心之類是也。至於入聲韻之應用，則絕無與平上去三聲通押之可能云。（以上皆就韻本所排列者立說。黎錦熙云：說者以爲詞韻入聲獨押，斷無平上去通詞之理，這都不然。樵歌中就有此例。——樵歌跋）填詞押韻，有別於詩，其大較也。要而論之，唐宋五代之詞調，皆極自由，從無格律之規定。凡上所指平仄押韻諸法，自是宋以後人捉弄出來的把

戲直至清世戈載萬澍……等輩妄事誇大矜爲無上發明，每常斤斤乎言之低能謬妄，一至於此！善夫！日本兒島獻吉郎之論，爲得其平。其言曰：「蓋詞之平仄法與押韻法甚爲複雜，無一定之原則；詞每篇每句之矩矱各不同，非彼等之不憚煩，蓋勢所必然也。大致（？）宋人精於音律，其所作詞，固不拘於平仄，而以自由發抒胸臆，適合絃管爲主，故百人百題，其平仄法各殊，而後世始作圖譜，立規條，依圖填詞，由譜諧聲，則可知當初之詞，其方法最爲自由，不拘泥於形式；後世之詞，法度最爲窮窘，句櫛字比，徒增末技。嗣後之詞，毫無進步。明代以來，氣息慷慨，不過於戲曲中遺留一些殘影而已！」（中國文學概論，張銘慈譯。）1009

【詞與樂工之關係】詞本是一種樂府詩，牠的形式，因爲協樂的緣故，往往是長短句；牠的韻律，也因爲協樂的緣故，比詩更嚴格。但其實質却是與詩一樣的，以情感爲牠的靈魂。可以說是詩的一體。只因這種新詩體成立以後，非常地發達起來，且其形式

詞

韻律也與過去的詩體殊異，便另名爲「詞」爲「詩餘」爲「長短句」以別于詩。詞是怎樣起來的？簡單的答覆，詞乃是樂府歌曲的產兒。唐代的樂坊中人喜歡取文人的詩來協樂歌唱，在最初，文人作詩與樂曲並無必然的關係，文人自作他的詩，樂工自作他適合樂曲的歌辭。文的詩只是給人欣賞誦讀的，所以他們寫的都是整齊的五七言詩；樂工們的歌辭是要應音樂的需要的，所以他們依曲拍填成長短句的歌辭。但是樂工不是十分能文的人，他們的歌辭往往做得俚俗不雅，故喜歡拿文人做的詩來做歌辭，以抬高歌唱的價值。文人方面也樂得自己的詩給歌伎去唱，以廣佈自己的文名。雙方相互爲用，關係便發生出來了。我們看開元前後的詩人多以自己的詩給伶人妓女歌唱爲榮。到了大曆長慶間，則樂工們竟以賄賂來求文人的新作了。那些著名詩人如李益、李賀、韋應物、劉禹錫、白居易、元稹的詩，都給伶人妓女們去唱了。文人與樂工關係更密切了。於是懂得音樂的文人一方面自己寫詩

調 調 誦 認

給他們去唱，一方面也會提起興趣，依着樂調的曲拍來試填長短句的新歌辭，或者模擬樂工們的俚俗歌辭。一兩個文人嘗試了，其他的文人便跟着來嘗試了，漸漸的風行起來，因以造成數百年詞的發達。

【詞館試帖振采集】六卷。清吳縣潘曾瑩編。有聚錦堂刊本。

【調雙漸】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調雙卷稿】四十卷。明鄒迪光撰。此編乃迪光之續集，蓋晚歲所作。

【調猿香字鑿】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調猿卦鋪】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調燕鑿】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調狗】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調春戲姨】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調春戲姨】北平流行俗曲。（馬頰調）

【調賊】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調劉哀】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調兵】北平流行俗曲。致文堂木刻本。

【調兵歌】四川流行俗曲。喜樂堂木刻本。

【調兵餞行】一名繡花翎。蘇州流行俗曲。木刻本。

【調笑驢兒】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調笑令】一本。越調曲名。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調精忠】上海流行俗曲。槐蔭山房石印本。

【調言瑣記】一卷。清江甯劉因之撰。有蔣氏慎修書屋排印本。在金陵叢書內。

【調芬詠烈後編】四十一卷。清仁和徐琪撰。有光緒刊本。

【調芬詠烈編】一百零五卷。目錄二卷。清仁和徐琪撰。有光緒十六年刊本。

【調芬詩略】三卷。清徐姚黃炳厘撰。有黃氏刊本。

【調芬館詩鈔】二卷。清吳江陸互昭撰。有民國十六年刊本。在松陵陸氏叢著內。

【調芬堂詩鈔】十卷。清永豐郭儀霄撰。有原刊本。

【調芬堂詩草】清光緒間羅廷琛撰。

【調芬詩鈔】清康熙間劉謙吉撰。

【調芬詩鈔】清康熙間劉謙吉撰。

【調芬詩鈔】清康熙間劉謙吉撰。

【調芬詩鈔】清康熙間劉謙吉撰。

【認氈笠】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認淡使】福建流行俗曲。鉛印本。

【認金梳孤兒尋母】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認錯人】廣東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譚詞小說之由來】小說家昉於兩漢。班固漢書

藝文志云：「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焉者。』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義也。」如淳注：「細米為稗，街談巷語，細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此蓋與周代國風相似。王者采以入官，可資政治得失之參考者也。魏晉六朝，代有作者，然皆細碎之言，大率以記佚事志怪異為宗，至唐而作者彌眾，始有專述一人一事之短篇，所謂傳奇小說是也。其體裁為穠豔綺縟之文言，大抵駭人墨客著述上之餘事也。宋之小說，所以度越前代者，蓋其作者不以專門著作為事，而以對於一般社會傳播灌輸為事，是曰

譚

譚詞小說。譚者，突梯滑稽博人笑祭，以視街談巷語道聽塗說，其猥瑣蓋又加甚焉。譚詞小說，在宋代漸次發達之程序，據近人考證，大抵萌芽於北宋仁宗以前，逮南渡以後，至理宗朝而大盛，今所傳世之話本數種，多南渡後作品也。仁宗時，宋興方百年，海內承平，文物爛然，譚詞小說，遂應運而作。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小說起宋仁宗，蓋時太平甚久，國家閒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迴之後，即云話說趙宋某年。」是時不獨宮禁以此為娛，民間亦有之。東坡志林云：「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孟元老東京華錄亦謂：「當時京瓦伎藝，有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別有所謂淘真者，說話而雜以談唱，亦始於北宋。七修類稿又云：「閩閩淘真之本之起，亦曰：『太祖太宗真宗帝，四祖仁宗有道君。』國初罷存齋過泮之詩有云：『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皆指宋也。」淘真一作

陶真。堯山堂外記云：「杭州瞽女唱古今小說評話，謂之陶真。」高渡後，孝宗受禪，以天下養太上，命侍從訪民間故事，日進一回說話人，而諱詞小說乃益盛行，明人刊古今小說序云：「南宋供奉局有說話人，如今說書之流。」是則禁中以此為娛，且有專司其事者矣。洪邁夷堅志云：「呂德卿偕其友出嘉令門外，茶肆中坐，見幅紙云：『今晚講說漢書。』」又吳自牧夢梁錄云：「有王六大夫，於咸淳間，數行復華篇，及中興名將傳，聽者紛紛。」是時民間相習成風，倘所謂草上之風，必偃歟。」

<sup>07662</sup>【詔令體】此類皆屬於上告下的，今尚書所存大半皆是而詔令的名稱，至秦始見。以前則上下相親，並不嚴定名稱，專制以秦為始，於此可見。秦漢而後，體製益增，往往同一體製而事實不同，名稱即隨之而異，如「詔」有制詔、親詔、密詔、持詔、優詔、中詔、清詔、手詔、筆詔、哀詔、遺詔等名，「令」有憲令、法令、教令、戒令、功令、勒令、條令、告令、內令、軍令、手令、遺令等名。其他制策論詰，皆有異名。一一數之，實不勝其繁。曾

氏雜鈔，以為尊長之告戒卑幼，如馬援戒兄子書，鄭玄戒子書，皆入之此類，則太寬矣！從來文家於此體的論列亦不少，分述如下。劉彥和詔策篇略云：「昔軒轅唐虞，同稱為『命』」其在三代，事兼『詰』『誓』『誓』以訓戒，『詰』以數政，降及一國，並稱曰『令』。『令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書』。『戒』戒州郡，『詔』詔百官，『制』施敕令，『策』封王侯……兩漢詔詰，職在尚書。文景以前，詔體浮新。武帝崇儒，選言弘與，策封三王，文同訓典……魏晉詰策，職在中書。劉放、張華、王管斯任，施命發號，洋洋盈耳——投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策，則氣含風雨之潤；敕戒恆詰，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變伐，則聲有游雷之威；告災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敕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略也。」徐伯魯云：「詔者，告也。古之詔詞，皆用散文。故深厚爾雅，感動乎人。六朝而下，文尚偶儷，而詔亦用之，非獨用於詔也。後代漸復古文，而專以四六施之詔詰，制

敕表箋簡啓等類，則失之矣！然亦有用散文者，不可謂古法書廢也。」姚姬傳云：「詔令類者，原於尚書之誓誥。周之衰也，文誥猶存。昭王制肅強侯，所以悅人心，而勝於三軍之衆，猶有賴焉！秦最無道，而辭則偉。漢至文景，遂與辭俱美矣！後世無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雖有善意，而辭意何其衰薄也。檄今皆論下之辭，故附入之。」姚仲實云：「詔令類莫古於尚書誓命誥三體。今觀甘誓湯誓文侯之命等篇，何其簡而明也。呂刑之哀矜惻怛，盤庚大誥多士多方之委曲詳盡，亦極其勝。費誓可以見周公家學，秦誓意沈痛而語亦駿邁。後世帝王，惟漢初詔爲之冠，故惜抱謂光武以降，辭意衰薄。然觀光武賜竇融書，猶可與文帝賜南越王書媲美。章帝詔三公，亦不減文帝除肉刑。宣帝令二千石察官屬諸詔，特晉以後尤遜耳！就中惟陸敬輿擬秦天改元大赦制，與歐曾所擬諸制，能存典則而協機宜。若夫『檄文』未有善於司馬長卿諭巴蜀檄，韓退之祭鱷魚文者。蓋一則雄深，一則矯健也。至陸孔璋爲袁檄曹爲曹檄孫文非不

詔

妙，而醜詆之辭，或至失實。以鍾士季伐蜀檄較之，似彼尚持平。若家教則馬伏波鄭康成諸葛武侯爲最優矣。」林琴南云：「詔策一體，漢最淵雅，固不必世皆令辟，掌制有人，詞故美備。東漢明帝詔書，不及文帝精懇，然祖義褒德，雅善說辭，亦佳筆也。魏文以篡竊之資，御位七年，其中詔書，辭義偉然。晉武席父祖之陰，得位一如魏文，然詔救雅正，當於政要，東晉明帝，年未三十，而遺詔冲抑，江表爲之感慟。斯皆中書有人，故能發言動衆。至六朝則純以藻繪勝矣！有唐詔墨，太宗爲美，如節度山陵節度詔，答房玄齡解僕射詔，答皇太子承乾詔，責齊王攸詔，或緯以深情，或震以武怒，真率無偽，皆『詔救』之極筆也！宋人制詔，初無散文，而四六之中，往往流出趣語。東坡當制，黜呂吉甫，天下傳誦其文，當時風氣所趨，可誦者多。明太祖起自兵間，子孫多不究文采，如嘉靖枉殺楊忠愍手敕，至用『這廝』二字，『且交鎮撫司好生打着』云云，直僉荒語，非詔書大抵策命自有程式，詔誥一門，非鎔經鑄史，持以中正之心，出以誠摯之

文——〇——一二〇五

筆萬不足以動天下。唐之興元奉天，均陸宣公當制，故詔書所至，雖驕將悍卒，皆爲流涕。孰謂官中文字，不足以感人耶？<sup>②</sup>是類源流，彥和及惜抱，均說得十分詳盡。而歷代詔策的工拙，林氏亦詳爲論列。至屬於是類的標題，指不勝屈。曾滌生謂後世曰：詔曰「詔」，曰「教」，曰「敕」，曰「聖旨」，曰「制」，曰「命」，皆是。今分述如下：（一）詔——昔人謂「詔」始於秦，實則周文王有詔，牧詔太子發二篇爲「詔」之權輿。漢詔文詞典雅，後世草及唐以武后嫌名改「詔」爲「制」，然亦有稱詔者。至詔之異名，「即位詔」則告以臨御，「哀詔」則告以升遐，「遺詔」即書之願命，「優詔」即君之寵命，「密詔」則事屬機密，「親詔」「手詔」則言出繇綸，皆詔之類也。（二）令——三代時皆謂之「命」。如尚書之說，命同命，則用以命官，徵子之命，蔡仲之命，則用以封爵，畢命則用以飭職，文侯之命，則用以錫賚。七國則稱曰「令」。周書所謂「慎乃出令，今出惟行」是也。秦法，皇后及太子稱令，自是而後，天子與臣下俱用之。故漢帝有敕天下之令，淮

南王有謝羣公令。至「遺令」亦稱「遺命」，乃臨歿時所以誡其後人者。上下通用，而可誦者不多。（三）制或詔——「詔」名見於尚書，「制」則秦并天下，改命爲之。漢代詔書，首曰「制」，是「制」與「詔」同。唐初「制」「詔」兼用，武后以避嫌名，始專稱「制」。宋代則用以除授官階，如唐代之告身，其主司之官，謂之掌制，又有知制誥之稱。（四）諭——左傳有周天子諭告諸侯，此爲「諭」名之始。漢高入關告諭，是「諭」與「告」一也。後世則出自天子者爲「上諭」，亦曰「諭旨」。臣下之告其屬，亦曰「一諭」。（五）書——漢有詔書，策書制書，敕書之名，皆體制嚴重。制詔已見於前，策書亦曰冊書。伯魯分其目爲十一：一曰「祝冊」，郊祀祭享用之；二曰「玉冊」，上尊號用之；三曰「立冊」，立帝立后及太子用之；四曰「封冊」，封諸王用之；五曰「哀冊」，遷梓宮及太子諸王大臣薨逝用之；六曰「贈冊」，贈官贈號用之；七曰「諡冊」，上諡賜諡用之；八曰「贈諡冊」，贈官并賜諡用之；九曰「祭冊」，賜大臣祭用之；十曰「賜冊」，報賜



臣下用之十一曰「免册」免大臣用之。敕書有戒救之義。周穆王命郊父受救靈，此其最古者也。唐制王言有七，其四曰「發救」，廢置州縣，增減官吏，發兵或除官用之。五曰「救旨」，百官奏請施行則用之。六曰「論事救書」，戒約臣下則用之。七曰「救牒」，隨事承制，不易於舊，則用之。則唐之用救廣矣。其文或散或駢，宋有曉諭軍民之「救勝」，乃贈封六品以下官之「救命」。又有稱曰「重書」，其單稱書者，所以示天下紆尊之意。漢文帝賜南越王書是也。後世見者甚少，間以施之外藩而已。(8)「教及戒」，彥和謂「教」者效也，書曰「契敷五教」。「戒」者慎也，書曰「戒之用休」。按秦法王侯稱教，而漢時大臣亦得用之。若京兆尹王尊出「教」告縣屬是也。蔡邕獨斷稱漢天子命令曰「戒書」，是用以戒飭有「君父同尊」，故有以告戒子孫者入之。(9)策問，始於漢文武之策問賢良文學，其後以策試士，相沿不改。其為有主之者名亦同。(8)「檄」，「檄」者，繳也。宣露於外，繳然明白也。祭公謀父所謂威責之令，

詔

文告之辭，為檄義之始。張儀為「檄」告楚相。「檄」名之始。東漢而下，以隗囂之檄新莽，陳琳之檄豫州為最。鍾會檄蜀，桓溫檄胡，鍾雅而桓激，體各有當。彥和論檄謂「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氣壯斯剛，理直斯健，矢口嫚罵，無當也。(9)「批答」及「判」，唐僅有「批」，至宋之後，在上則用「批答」，「批」則臣下及有司亦用之。「判」始於漢揚雄，綜判取士是也。蓋以兩造之詞，判其曲直。唐有專科，宋亦不廢。今則據法斷獄，猶稱「判詞」，體則大異。(10)九錫文及鐵券文，「九錫」為國家優待功臣之殊典，後則莽操諸姦竊而居之，幾為篡竊以前之故事，其文不足觀也。史稱漢高大封功臣，別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為「鐵券」之始。唐以藩臣驕蹇，恆賜「鐵券」以安其反側之心。文不多見，河山之誓亦屬空言。(11)「詔策」創始於秦朝，到漢代而格外見得詳備。按劉勰說：「古者王言，若軒轅，唐虞同稱為「命」，其在三代，始兼「誓」、「誥」而稱之。今見於書者，是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令」曰「詔」，於是「詔

策」與馬。漢初朝定儀，則「命」有四品，其三曰「詔」。後世因之。「以上說「詔策」的起源和流，至於他的體例，那末文體明辨中說得最明。他說：「詔者，告也。古之詔詞，皆用散文，故深厚爾雅，感動乎人。六朝而下，文尚偶儷，而一詔一亦用之；然非獨用於「詔」也。後代漸復古文，而專以四六施之。」詔詰，「制敕」，「表箋」，「簡啓」等類，則失之矣。然亦有用散文者，不可謂古法盡廢也。」又按劉熙釋名：「詔，昭也。人暗不見事宜，則有所犯，以此示之，使昭然知所由也。」「詔」的種類很多，在漢朝的時候，有「制詔」，「親詔」，「密詔」，「特詔」，「優詔」，「中詔」，「清詔」，「手詔」，「筆詔」，「遺詔」等……這許多名目，都是隨各種事實而定名的。「策」去簡也。在漢朝的時候，又有「制策」，「詔策」，「親策」等……許多名稱，而以漢文帝的「策賢良」為創始，這也是取古代王者「周爰諮謀」的意義罷了。如有封拜諸侯王公便稱牠為「策書」，原來是「詔策」的一種別體。

<sup>07662</sup>【詔光徧】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繪譜本

刻本。

<sup>07668</sup>【諸餘錄】一卷。清湘潭何光晟撰。有乾隆刊本。

<sup>07672</sup>【謠】謠又稱「童謠」和諺略有些不同。大概是

對於時事的刺諷語。如吳王夫差時的童謠云：梧宮秋，吳王愁。從此以後，這類的童謠很多。如東漢時著名的童謠云：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大眉，四方眉半額。城中好廣袖，四方全幅帛。又云：直如絃，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都是刺諷時事。又三國時周瑜喜歡聽歌，歌者偶然唱錯了，周瑜就替他更正，當時時候有童謠云：曲有誤，周郎顧。也是譏諷周瑜的口吻。因為刺諷時事的緣故，往往要避忌諱，所以常用隱語。如東漢董卓專權，當時京城中的童謠云：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按草字頭加千里二字，合成董字；十日卜三字，合成卓字。不加說明，人家竟不得其解了。童謠又多隱隱約約，言及未來的事，所以又多近於識語。如晉惠帝時的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據晉書五行志云：「……其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絕，唯瑯琊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

元帝嗣統矣。」五馬就是指瑯琊，汝南，西陽，南頓，彭城，一龍就是指元帝。又晉長沙王將被殺的時候，洛下童謠云草木萌芽殺長沙。後不久長沙王就被殺了。他被殺的日子，是正月二十七日。童謠中所說的草木萌芽，就是指出他的死期。這樣的事，在歷代的史書裏，很多很多，一時不及徧舉，也不必徧舉。因為我們不能承認童謠的預言是有驗的。或謂一國一朝代的治亂興亡，事實雖然發生於一時，但事機却是醞釀於多日了。在醞釀而未爆發的時候，旁觀的人早已料到有如此的結果，不知不覺的，流露在文字語言間。事前無人注意，等到一旦事實發現了，人家就說他是預言。其實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並不是一件神秘的事。這樣說，也有理由。不過這問題和本書的關係很少，現在不多說了。(二)

<sup>0767</sup>【詔卦】清王暉撰。有康熙刊本，在檀几叢書內。

<sup>0821</sup>【施詩蘇詩】四十二卷。東坡年譜一卷。王註正詒一卷。蘇詩續補二卷。宋施元之撰。清邵長蘅李必恒補。馮景續註。元之所註，在宋代稱善本，傳本頗稀。清

### 詒 施

康熙時宋犖得殘本，屬邵長蘅補其缺卷。對於原註多所刊削。長蘅又撰王註正詒一卷，訂正東坡年譜一卷。犖又輯得逸詩二卷。馮景爲之續註。有清康熙己卯宋氏刊本。古香齋小字本。孔氏刊本。宋牧仲所得宋刻殘本，後歸葉潤臣。其板式與東雅堂韓集相似。

<sup>11</sup>【施理】質存，號隨村，清——一七一—頃宣城人。施閔章之孫。工詩，酷學其祖而風格稍遜。著有隨村遺集六卷，爲杭世駿所編。

<sup>1412</sup>【施功園詩鈔】清乾隆間施鴻勳撰。

<sup>1418</sup>【施璜】虹玉，清——一六五—頃休甯人。棄舉業，憤自力于躬行，與同州吳慎等會講紫陽書院。學者宗之。繼遊無錫，師事高世泰。嘗應聘金陵，與熊賜履論學，尤相契合。璜著有誠齋文集二卷及思誠錄，小學近思錄發明等。

<sup>172</sup>【施粥圖詩】不分卷。清太倉蕭揆等撰。有乾隆六十年刊本。

<sup>174</sup>【施子安】號耐菴居士，元——一二九零—左右至一

三六五左右淮安人，遷居東臺。卒年七十五。曾官於錢塘，不得志去。張士誠起兵，徵之不起。閉戶著書。及士誠敗，子安已去世。子安著有水滸傳（明刊本名忠義水滸傳，回目多寡各不同，有一百回的，有一百十五回的，有一百二十回的，清金喟刪為七十回）及志餘、三國志、漢義、隋唐志傳、三遂平妖傳（上三書，今本均題羅貫中作）等。據胡瑞亭施耐菴世籍考。

【施稿蟬先生集】二卷，附家粹輯存二卷。清寶山施贊唐撰。有宣統三年排印本。

【施仁義岑母大賢】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施仁義劉宏嫁婢】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施師黜】聖與宋——一二四至一一九二上饒人。卒年六十九。十歲通六經，十二能文。弱冠游太學。

試每在前列，司業高宏稱其文深醇，有古風。尋授以學職。以舍選奉廷對，調福州教授。未上，除臨安府教授。乾道元年（一一六五年）以陳伯康薦，召對。言綸恩不被細民，乞免逋負，詔從之。歷除給事中，假翰林

學士知制誥使，金執禮不辱。累官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紹興十五年（一一四五年）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泉州。紹熙二年（一一九一年）除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明年得疾卒。師點著有文集八卷，奏議七卷，制稿八卷，東宮講義五卷，易說四卷，及史識五卷。（均宋史本傳）

【施山】初名學宜，字子山，一字壽伯，清——一八六八頃浙江會稽人。少遊幕鄂中。敏悟過人，年十八嘗擬昌黎南山詩，為吳敏樹所見，曰：「是又一韓矣。」博覽羣書，力不能致者，則假鈔，手鈔冊積至三百餘。張陰桓、樊增祥皆與論學。山著有通雅堂詩鈔，薑露庵詩集及雜記四卷。

【施峻】平叔明——一五五零頃歸安人。一五三五年進士。歷官至青州府知府。峻工詩，雋永流麗，有鍾川詩集八卷。

【施德操】彥執，宋——一一三一頃海昌人。與同里楊璿皆力行好學，遠近嚮慕。又與張九成友善。學者稱為持正先生。以病廢，不能婚仕，坎坎坷以終。德操著

學士知制誥使，金執禮不辱。累官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紹興十五年（一一四五年）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泉州。紹熙二年（一一九一年）除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明年得疾卒。師點著有文集八卷，奏議七卷，制稿八卷，東宮講義五卷，易說四卷，及史識五卷。（均宋史本傳）

有北窗炙輿錄一卷，又有孟子發題。

【施紹莘】子野，號峯，柳浪仙，明——一五八一至一六四零頃松江華亭（曲錄作嘉興）人，少俊，有才，有四方之志，屢試不第，遂放浪聲色，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營別業于西余，後三年，復移家園于柳濱。在此二處，有三影齋、竹妙齋、衆香亭、飛絮亭、秋水菴、翠樓、聊復軒、醉復軒、醉吟堂，以及竹間水上、西清茗寮諸勝，並于水涯山坳遍植松、竹、桃、柳、芙蓉、牡丹等花卉。春秋二季，攜侍姬居西余，冬夏則返柳濱。每逢風日和美時，更泛釣舟，攜琴書，與名士隱流往來。三柳、西湖、太湖間，紹莘一，幾完全過着頹廢的生活，所作以詞及散曲著名，有花影集五卷，前三卷爲曲，后二卷爲詞，頗多哀思之音。

【施紹莘散曲】明嘉靖以後的散曲壇上，差不多可說是梁（辰魚）沈（璟）兩派的分霸。在當時的許多散曲家們，不是追慕梁派的「典雅」，便是醉心沈派的「本色」。這些人無不爲梁沈所範圍而謹守着梁沈的尺矧，不敢遠隔一步。但這時也未嘗沒

施

有天才的作家，特立於兩派之外，與梁沈儼成鼎足之勢，這便是花影集的著者施紹莘。施氏之曲派，乃融元人之「豪放」與「清麗」而以「綿整」出之，散曲到此可以說是「集大成」——發展到最高的領域。施氏以後，便無復能繼其業的了。雖然清人趙慶熹香銷酒醒曲差可繼響花影，但散曲怒潮已經成了過去，趙氏也不過殘蟬的尾聲而已。施紹莘少負雋才，後屢應鄉試不第，乃作別業於柳上，又營精舍於西余，極煙波花藥之美。時陳眉公居東余，管絃書畫，兼以名童妙妓，來往嬉遊，故自號浪仙。他嘗自道其山水之緣：「予煙霞痼疾，出于性成。猶記五六歲時，便喜種植，以盆爲苑，以盎爲池，竟日徘徊，欣然如有所得。七歲就塾師，或遠延避學，無他嬉也，止遊喜于花草間耳。既壯，誘慕日增，時寄情於詩酒，聲色，要以鋪觀林泉，未嘗忘本也。丙辰冬，始營西余別業，遂爲先人卜宅，蓋便爲予歸骨地矣。己未秋，復移家園柳濱……每春秋則居山，享桃梅桂蘭之奉，覽煙雲月露之奇。冬夏則居水，長禾黍雞豚之社，樂池潭風

雪之觀……」（柳上新居自跋）**■**他是位享樂的人，他的居處極風物之美。他所作散套柳上新居後，有顧彥容的跋，曾記着子野居處的勝概：「子野……因營先公菟裘於西余，遂葺就麓新居。齋曰三影亭，曰衆香，菴曰秋水，樓曰罨黛，曰妍隱，軒曰語花，曰聊復。更有竹間水上，西清茗寮，一燈十笏諸勝……抵山之峻絕處，肯堂三楹，扁曰春雨，曰詩境，曰太古齋……」他的山居的生活怎樣？「居山中，雨不出，風不出，寒不出，暑不出，貴客不見，俗客不見，生客不見，意氣客不見。凡四時風景及山水花木之勝，皆譜撰小詞，教山童歌之。客至出以侑酒，兼佐以簫管絃索，花影杯前，松風杖底，紅牙雋舌，歌聲入雲，亦甚足爲耳輪供養矣。更作一釣船，曰隨菴。風日和美，一葉如萍，半載琴書，半攜花酒，紅裙草袖，名士隱流，或交駕並載，每歷九峯，泛三柳，遠不過西湖太湖而止，所得新詞，隨付絃管，興盡而返，闔門高臥。」（西余山居記）他又寫山居之樂道：「歲聿云暮，日月就除，農事已休，春耕初起，紙窗明暖，柏影蕭疎，雪月燈燒，

夜憚茶熟。此時一盆火，一瓶花，煨芋數頭，家人姬侍相與守歲，圍爐燒棗，檢點一年區處，花月幾何，通欠詩酒債若干，更以文心之波，旁及聲律，令小童歌自製新詞一兩章，覺枯寂之氣，一時遣去，鬚眉毫髮，皆溫溫然有生意，此山翁極風致極快樂事也。」**■**甲子除夕曲跋：「子野於園林山水外，尤好酒色。陳眉公嘗贈以詩云：「人擁如花香國近，酒逢敵手醉鄉寬。」包釋先說他：「子野情根引蔓，隨地下種。」（跋子野的祝如姬初度）他自己也嘗有詩道：「從來江海浪花成，自古乾坤情字裏，」都可爲證。他是位酒色的狂好者，「蝴蝶一生花裏，」他也許就這樣的頹廢着享樂過了一生。他的散曲集中套花影集四卷，共存套數八十六首。爲明人專集中套數最多者。小令七十二，在集中尚未滿一卷。他的曲陳眉公最能賞識：「子野詞太俊，情太癡，胆太大，手太辣，腸太柔，舌太纖，抓搔痛癢，描寫笑啼，太逼真，太曲折。」（花影集序）眉公之所以贊子野者，語語中肯，我們可就花影集分爲下列四類。一俊逸的，「新

篁恰將空地補，柳根芳草藏魚，見輕鴨浮來隨意住。綠波波細草新蒲。水窗煙戶，在棟樹亂花飄處。天欲雨，聽隔岸伏鳩呼婦。」（園林初夏的集賢賓）陳儀泰所謂「眼前景物，拈來便妙，而韻致道逸。」實爲的評，在元明的散曲中，我們看到的，無非描情寫意的文字，而能以散曲描寫田園風景的作品尚少，讀子野這些文字，如看范成大楊萬里諸人的田園詩，竹籬茅舍，豆棚瓜架，山花野草……一切自然界奇異而偉大的景物，都到子野曲裏了，二袁豔的「意中人去，眼中人淚，傷心荒草新墳，腸斷亂鴉枯樹。想今番別離，郎儘相思爲你，你使相思無據。竟誰知，燭灰眼下空含淚，蠶老心中枉掛絲。」（悼亡姬爲彥容作的桂枝香）他這一類的曲在花影集中最多而最爲出色。「哀豔淒楚」更是子野所獨擅，蓋已下導清趙慶熹諸人的先路了。三渾雄的「虎踞龍蟠，看江山妍秀，古今都會，人間事，日夜潮來潮去，興廢，楚楚衣冠，擾擾干戈，紛紛宅第，如沸，今做了草頭烟，尋得個斷碑無字。」（金陵懷古的雙調夜行船）慷慨

施

悲壯的東西，在子野的集中是很少的，因爲壓根兒他不是「大江東去」的豪放派，乃是位低吟着「曉風殘月」的同調。四爽利的「没人庭院種芭蕉，慘模糊，隔窗烟草引淒涼，來枕畔，欺命薄上花梢，急打輕敲，亂灑斜飄，總送個愁來到。」（夜雨詞的新水令）這種爽利的曲子，子野每每爲之，若以元明作家爲喻，則他這類的頗接近關漢卿與馮惟敏。至老辣的「怎車乾，恩愛河，推不動，相思磨，祆廟燒完，漸近藍橋路，今朝出網羅，到鳳凰窩，爭氣潘郎成就奴，羞慚了，搬唆，誹謗銷金口，塗抹了，長短，方圓，畫餅圖，從今啊，刀山變作軟衾窩，真個是，悲處歡多，况更是歡處歡多，把歡字，渾身裹。」（合鏡詞的全索掛梧桐）我們在論子野的曲中，說他包含着俊逸，哀豔，雄渾，爽利，老辣諸優點，但前四點在明人中能者殊不少，獨「老辣」一層，明人除馮海浮外，差可與比肩者，要爲子野所獨擅了。花影集最以散套擅長，吳瞿龔先生推爲明代一人，至他的小令，在明人中，也屬上乘。詠物的如「水仙可憐潮嫩臉，姊妹偷攜伴。

文——〇——一二一三

牽絲意緒多，落瓣衣裳換，晚妝出來全帶軟。」（清江引詠荷）「仙妃化身生小，未了塵凡願。探頭欲語誰，障葉還羞面，橫塘夜涼郎信遠。」（清江引詠荷）探頭二句，愁柔頑豔，接語風神搖蕩，媚情絕塵。子野詠荷諸曲，在明人詠物之中，自是化境。至寫情的如「風捲揚花，點點飛來，蘸綠紗。衣帶鬆來怕，得似前春嗎？茶淚眼問東風，沒些回話。教著鸚哥，也把東君罵，一半嗔他一半要。」（駐雲飛春恨）「恩情不教人當要，這幾日何為者？情有歸去時，卻現怕分離夜。且含着淚花兒，把相思句兒胡亂寫。」（清江引別思）這曲頗與貫酸齋相近，貫曲塞鴻秋結句云：「今日箇病恹恹，剛寫下兩箇相思字。」正與此曲結句相同。至前曲駐雲飛春恨詞效青門體，「淚眼問東風，沒些回話，教著鸚哥，也把東風罵，」尤極頑豔之至。此體青門導其先聲，子野為其後勁，後人效之，遂不免流入柔靡之境。

【施宜生】明望，宋至金——？至一一六零，郟武人。（中州集作浦城）屢舉不第，變姓名為傭保者三

年。一一一四年登進士。宣和末（一一二五年）為潁州教官，從趙德麟遊。全兵入汴，宜生投劉豫，後入金為翰林學士。使宋，宋臣以首丘諷之，宜生意動，乃為庾語道：「今日北風甚勁。」又以筆扣几道：「筆來，筆來！」於元宋始警備，使還，其副使以聞，金人烹之。宜生工詩，自號三住老人。（補遼金元藝文志作三桂老人）有集傳世。

【施肩吾】<sup>392</sup>希聖，唐！八二三頃睦州人。（唐詩紀事作洪州人。此從唐才子傳）八二零年登第，不待除授，即歸隱洪州之西山。臨行，張籍等均賦詩餞別。肩吾嘗賦閑居遣興詩一百韻，大行於世。又著辨疑論一卷，西山傳道會真等記各一卷，三住銘一卷，及所為詩十卷，名曰西山集，自為之序。（新唐書志，唐才子傳及全唐詩）

【施補華】<sup>33</sup>均甫，清——一八三五至一八九零，浙江烏程人。卒年五十六。（桐城文派評述作生于道光十六年，卒年同。此從疑年廣錄）一八七零年舉人。性沉默，人疑其驕，多毀之。或荐之，邪駕藻，不見重復。



荐之曾國藩時方宗桐城文柄華獨輕之因目為狂士。會以疾就醫濟南國藩亦不再召。後從西北軍保官至知府。張曜撫山東令治河工。晉道員。曜欽其學行。方將密荐乞願擢竟病死。曜哭之哀。錫萬金歸其喪。為刊遺集。補華文詞簡絮而氣象雄闊。遠非桐城諸家所及。詩亦深秀。著有澤雅堂文集八卷。

【施樞】<sup>41</sup>知言號芸隱。宋——二三五頃丹徒人。工詩。嘉熙時（一二三九年左右）嘗為浙東轉運使幕屬。又嘗為越州府僚。樞著有芸隱倦游稿及芸隱橫舟稿各一卷。

【施朝幹】<sup>47</sup>培叔。一字鐵如。號小鐵。清——一七七八頃江蘇儀徵人。一七六三年進士。官至太僕寺卿。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年）充山東鄉試正考官。撤閣後奉命督學湖北。卒于任。性廉介。不妄交接。官京師時。敗車一輛。老屋數椽。忍飢誦經。罕接賓客。朝幹少以詩名。王鳴盛刻「吳中十子」詩。以朝幹居錢大昕。王昶皆甚稱之。古文亦簡潔有法度。著有六義齋集。正聲集（清史列傳）等。

施

【施惠】（一作姓沈）君美（一作均美）元——二九五頃杭州人。顧曲塵談以為就是作水滸的耐菴居士。懷香樓叢話亦以水滸傳為施君美作。當有所據。居吳山城隍廟前。以坐費為業。鍾嗣成。陳彥寶。顏君常至其家。每承款接。多有高論。詩酒之暇。惟以填詞和曲為事。惠巨目美髯。好談笑。有古今砌話。一作古今趣話。編為一集。錄鬼簿。又有別續常談三卷。宋史藝文志補一所作曲。今見拜月亭傳奇。一名幽閨記。或以為無名氏所作。為元人四大傳奇之一。又有與范居中。黃天澤。沈拱合作的雜劇。鷓鴣裘。第二折為惠作。（太和正音譜）

水滸傳原本為一百二十回。金喟以為耐菴作七十回。以後為羅本所作。其說不可靠。

【施國祁】<sup>601</sup>非熊。號北研。清——一八零八頃浙江歸安人。卒年七十。諸生好學不倦。工詩古文。善填詞。尤熟於金源事實。家貧。為人理生業。設吉貝肆。市中有樓。顏曰吉貝居。讀書著述其中。國祁所著有禮耕館詩文集。外集。叢說。及金源劄記三卷。元遺山集箋注

十四卷。(均清史列傳)

【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二十八卷。清施閏章撰。有棟亭刊本。

【施顯卿】純甫，明——一五六七頃無錫人。一五五二年舉人。官新昌縣知縣。顯卿著有古今奇聞類記十卷，係雜取小說史傳編成。

【施岳】仲山，號梅川，宋——一二四七頃吳人。精于音律，卒揚鱗爲樹梅作亭，薛夢珪爲作墓誌，李彭老書周密題，葬於西湖虎頭岩下。可見他在當時是很受文人推重的。岳因通音律，故作詞聲無舛誤，又多讀唐詩，故詞語多雅淡。所作今僅見存于絕妙好詞中的六首。

【施岳詞】梅川詞見於絕妙好詞者，止有六首。其詞亦法清真，如水龍吟、蘭陵王二作可知也。清明詞，蓋與草窗同作者。草窗和詞有「看畫船盡入西冷，閒卻半湖春色」之句，爲一時傳誦，岳作云相對半篙晴色，可云工力悉敵。沈義甫云：「梅川音律有源流，故其聲無舛誤，讀唐詩多，故語雅淡。」此數語論

梅川至當。

【施閏章】禹白，號愚山，明至清——一六一八至一六八三安徽宣城人。卒年六十六。少失怙恃，養於祖母。從同里名士沈壽民遊，博綜羣籍，善詩，古文辭。一六四九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因試高等，充山東學政，取士有「冰鑿」之譽。遷江西參議，分守湖西，有異績，人呼爲施佛子。一六七九年召試「博學鴻儒」，列二等，授翰林侍講，纂修明史。充河南鄉試正考官，轉侍讀。卒。閏章文章淳雅，尤工於詩，與萊陽宋琬齊名，時人稱「南施北宋」。王士禛頗愛其五言詩之「溫柔敦厚，辭清句麗」。又與同邑高詠、友善，據東南詞壇者數十年，號爲「宣城體」。著有學餘堂文集二十八卷，詩集五十卷，端谿硯品一卷，試院冰淵一卷，矩齋雜記二卷，蠖集詩話二卷，擬明史七卷，及青原志略補輯十二卷。(均清史列傳)

【施閏章詩】詩與宋琬齊名，並稱爲「南施北宋」。云愚山爲梅里鄉人，然不喜聖俞詩。王漁洋每與他談到聖俞，他總是不應，表示不滿之意。一日，王漁

洋問云：「扁舟洞庭去，落日誰家宿？」此是何人詩？愚山云：「疑是韋蘇州，劉文房。」漁洋云：「此乃君鄉人梅聖俞詩。」愚山爽然自失。愚山嘗製芋帳，題詩帳上，寄林茂之，一時和作甚多，名為「詩帳」。或一絕云：「斗帳殷勤白芋裁，使君親自寫詩來。孤山處士朝眠穩，曉日烘門懶未開。」<sup>1028</sup>

【施鳳來】<sup>772</sup>明——一六二一頃平湖人。一六零七年進士，由翰林荐擢禮部尚書。時魏忠賢當國，鳳來和柔取媚，依阿權勢，官至大學士。崇禎初，為言官所劾，乞休去。忠賢被誅，落職閒住。鳳來能為曲，著有三關記傳奇（曲海總目提要）一敘宋楊家將故事。

【施公案】清代底小說。一名百斷奇觀。作者不明。全八卷，九十七回。是述敘康熙年間漕運總督施世倫底事績的，與明之包公案是同類的書。出版於道光十八年。文章構想都甚平凡。後在光緒二十年出了一部後施公案，一百回。其作者也不詳。有清道光十八年刊本，光緒十七年鉛印三公奇案本。廈門文德堂刊小本，序後題「嘉慶戊午（一三年）新鐫」。

【施公案】八本。北平流行俗曲。永和堂木刻本。<sup>08214</sup>

【旌陽劍】一本。無名氏撰傳奇。<sup>08232</sup>

【旅店】蕪湖流行俗曲。湖陰曲初集鉛印本。<sup>08233</sup>

【旅堂詩選】不分卷。清錢塘胡介撰。山陽黃之瀚選。有原刊本。<sup>08233</sup>

【於斯堂詩集】四卷。清仁和沈起潛撰。有道光刊本。<sup>08234</sup>

【放言居詩集】六卷。清曹炳曾撰。其詩與從兄煜曾道腴堂集格律相近，而才地稍遜。

【放天炮】<sup>1</sup>四川流行俗曲。文茂堂木刻本。

【放牛小曲】<sup>25</sup>雲南流行俗曲。木刻本。

【放偷記】<sup>28</sup>一本。清毛奇齡撰。傳奇。

【放浪閒吟詩草】清同治間宗耀撰。

【放太甲伊尹扶湯】<sup>40</sup>一本。也是圖書。日作立成湯伊尹耕莘。元郭光祖撰。雜劇。

【放鶴村文集】<sup>47</sup>五卷。清張侗撰。其文欲擺脫叮咛，乙乙冥冥，別標象外之趣，而反墮公安竟陵派中。

〔放鶴亭小稿〕一卷。附環溪詞一卷。（清江都陸鍾輝撰。有乾隆原刊本。）

〔放風箏〕又名十美圖放風箏。北平流行俗曲。清7721

幽書室木刻本。

〔放風箏〕北平流行俗曲。

〔放風箏〕一名大小姐放風箏。河南流行俗曲。明選堂木刻本。

〔放脚〕山東流行俗曲。（影戲詞）燕影劇鉛印本。801

〔放翁詩選〕前集十卷，後集八卷，附別集一卷。前

集爲宋羅椅所選，有圈點而無評，後集爲劉辰翁所

選，間有評語，別集乃撫瀛奎律髓所錄游詩，以補二

人所遺。有元大德辛丑其孫懋刊本，明弘治中冉孝

隆刊本，明刊十卷本。

〔放翁詞〕一卷。宋陸游撰。放翁殊少作詞，故僅及

詩集百分之一。楊慎詞品謂其纖麗處似淮海，雄快

處似東坡，蓋欲驛騎於二家之間，故奄有其勝，而皆

不能造其極也。有汲古閣刊本。

〔放翁體〕南宋四大詩人，爲尤、楊、范、陸（就是尤

袤、楊萬里、范成大、陸游）其中以陸游爲最大的一個詩人。散文化的詩，到這時候，已發揮盡致。所以陸游的詩，便趨向於圓潤一路。卓然成一大家。陸游字務觀，晚號放翁，山陰人。陸佃之孫。佃於徽宗時官至尚書左丞。游少年以陰得官，爲秦檜所忌，檜始擢編修，出知夔州。二州，隨范成大入蜀，以寶章閣待制致仕。所著有渭南文集、劍南詩集、南唐書、入蜀記、老學庵筆記等書。他的散文，也秀逸多風趣。南宋四大家，都是曾幾的弟子。曾幾有茶山集，上宗黃庭堅，所以陸游與「江西派」不無淵源。但他喜仿陶潛的詩，又深崇拜李杜，所以他脫離「江西派」而自成一派。四庫全書提要說：「游詩清新刻露，而出以圓潤，實能自開一宗，不襲黃陳之舊格。劉克莊號爲工詩，而後村詩話載游詩僅摘其對偶之工，已爲皮相。後人選其詩者，又略其感激豪宕沈鬱深婉之作，惟取其流連光景，可以剽竊移掇者，轉相販鬻。」放翁詩派，遂爲論者口實。這是最確切的批評，試讀他的長歌行。「人生不作安期生，醉入東海

騎長鯨。猶當出作李西平。手梟逆賊清舊京。金印煌煌未入手。白髮種種來無情。成都左寺臥秋晚。落月偏旁僧窗明。豈其馬上破賊手。哦詩長作寒螿鳴。興來買盡市橋酒。大車磊落堆長瓶。哀絲豪竹助劇飲。如鉅野受黃河傾。平時一滴不入口。意氣頓使千人驚。國仇未報壯士老。匣中寶劍夜有聲。何當凱旋宴將士。三更雪壓飛狐城。」可見得他悲壯慷慨之一班。這也不是偶然的。他的祖父陸佃。是王安石時代的政治家。他目擊和議之告成。偏安的局面。所以他的「古詩」感時傷世。頗有老杜的氣勢。他的七律。屬對工緻。遣詞流利。後人仿效最多。例如「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游山西村）。「萬里因循久客。一年容易又秋風。」（宴西樓）。「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臨安春雨初霽）我們都記得爛熟了。固然那些詩。也是好詩。不過放翁近體詩做得太多。自己便有因襲的地方。後人一味模仿。更趨於庸熟的一途。他的七絕。實在很有遠味。如劍門道中遇雨花時。遍游諸家園等詩。是

## 旋 旗

極自然極有丰神的作品咧。

【放羊小曲】<sup>805</sup>雲南流行俗曲木刻本。

【放鄭小史】<sup>887</sup>四十回已佚。

【旋風業】<sup>08281</sup>四本。北平流行俗曲。（劉公業之二）

協玉堂木刻本。

【旋風業】河南流行俗曲。（鼓兒詞）萬興堂木

刻本。

【旗亭記】<sup>08281</sup>一本。清金椒撰。傳奇。椒字蘭皋。

【旗亭記】一本。清盧見曾撰。傳奇。

【旗亭記】一本。明鄭之文撰。傳奇。

【旗亭燕】<sup>4</sup>一本。清張龍文撰。雜劇。龍文字掌霖。武

進人。

【旗亭畫壁】<sup>5</sup>薛用弱的集異記載：——開元中，詩

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

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

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

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艷曳，都

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

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人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台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之渙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妓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爲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之渙即椰榆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何此歡噱？」昌齡等

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歡醉竟日。」此又見于王灼的碧鷄漫志。王灼謂：「以此知唐伶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事也。」這當然是可靠的。我們要注意這「常事」二字。雖胡應麟的莊嶽委談中對此事加以辨證，却未能指出其誣妄。總之，絕句之入樂，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常俗的。

【效顰集】三卷。明趙弼撰。是編皆紀報應之事，意寓勸懲，而詞則近於小說。

08440  
【敦素堂詩集】清同治間任其昌撰。

52  
【敦拙堂詩集】十三卷。清彭澤陳泰茲撰。有嘉慶刊本。

772  
【敦夙好齋詩初編】十二卷。清漢陽葉名澧撰。有咸豐刊本。

777  
【敦夙好齋全集】二十三卷。清漢陽葉名澧撰。有光緒葉氏重刊本。

777  
【敦良吉齋文鈔】五卷。清合肥徐子苓撰。有光緒三十年合肥李氏刊本，在集虛草堂叢書甲集內。

【敦艮吉齋詩存】二卷。清合肥徐子苓撰。有同治刊本。又一本，二卷，補遺一卷。有光緒三十年合肥李氏刊本，在集虛草堂叢書甲集內。

【敦艮堂文集】十二卷。清仁和蔣師煥撰。有嘉慶刊本。

【敦善堂詩】清道光間桂葆撰。

【敦煌文庫之發現】在二十年前，有一個絕可驚人的大發現，這個發現就中國文化史而論，幾乎引起一個小小的革命；歷來的傳統見解，幾乎有一部分要被推翻。在中國文學史上，這個發現所供獻者尤多。這個發現並不是我們中國人自己所發見的；這個發現乃是一位匈牙利人，在英國人的印度政府之下辦事者所發見的。他對於中國知識，曾自己承認過一點也沒有，然而他竟發見了這個絕可驚人的文藝寶庫！**□**這個發見的地點是甘肅敦煌千佛洞，這個發見物是千佛洞石室中的藏書庫，這個發見的人是斯坦因（A. Steine）。**□**這個發見的日期是一千九百零七年五月二十日。**□**斯坦因為中央

敦

亞細亞的地理專家，他爲了要攷察中央亞細亞的地理與考古學，帶了一位翻譯蔣君，到了敦煌。第一次來時是一九零七年三月間，他先發見了千佛洞中的畫壁。因風聞千佛洞道士有發見古代寫本之事，於是於同年的五月，又到了敦煌，欲購求這些寫本。其中經過了幾次的秘密交涉，道士便允許他入這個寶庫中參觀。這個藏書室甚暗，在油燈的黃光中，見到成堆的卷帙，自地上高堆至十英尺左右，而其容積約有五百立方英尺。除寫本之外尚有紙畫、絹畫等雜件。他又托了蔣君與道士（這道士姓王）秘密交涉，費了一筆很少的錢，買了二十四箱的寫本與五箱的圖畫繡品及他物而歸。中國人方面在這時尚沒有一個人知道有此物，也沒有一個人注意到此事。後來，箱子運到了倫敦，打開來之後，敦煌石室中的寫本始爲人所喧傳。法國人立刻也派了伯希和（Paul Pelliot）去搜求，他也滿載而歸。經了這兩次的搜括，敦煌寫本已所存無幾了，中國官廳在這時方才知道此事，便由幾個人鼓吹，從北京行

文到甘肅，再由甘肅省長官行文到敦煌，屬將所餘的寫本、雜物、掃帚、運京。然而經了一級一級官廳的私自扣留，私自送人之後，運京的寫本也就十無一二了。後來，斯坦因第二次到了千佛洞，王道士還將私自所收藏，未爲中國官廳所搜得者，再售給了他。他很慨嘆的說：假定他不將這些寶物運走，不知他們將如何的散失在外呢！他曾在一個官吏那裏，見到他所私留的一幅絕好的絹畫。他說：以此推之，敦煌寶物之爲個人所私留者尚不在少數。現在這些東西的存亡，已都在不可知之數了！所以斯坦因便頗自居功。以爲他之運走這些寶物，實大有造致古學。不運走也，將是淪滅無存的！然而我們也真說不出到底應對他表示什麼才對！**□**敦煌的古藏書庫，其所藏，在藝術上也大有價值，如絹畫、紙畫及繡物等等；但其最大的價值，則在寫本。寫本之中，大多數爲中譯的鈔本佛經，間有梵文書、吐蕃文書等。而在文學上最可注意者，則爲俚曲、小說及俗文、變文、古代文學的鈔本等等。**□**總計今日所已知的敦煌石

室的漢文寫本書，在倫敦者有六千卷，在巴黎者有一千五百卷，在北京者有二千五百卷，散在私家的究竟有多少，我們不能知道。**□**就宗教而論，就歷史而論，就考古學而論，就古書的校勘而論，這個古代寫本的寶庫，自各有他的重要的供獻，而就文學而論，則其價值似乎更大。第一，他使我們知道許多佚的傑作，如韋莊的秦婦吟，王梵志的詩集之類；第二，他將中古文學的一個絕大的秘密對我們公開了。他告訴我們以小說、彈詞、寶卷以及好些民間小曲的來源。他使我們知道中國近代的許多未爲人所注意的傑作，其產生的情形與來歷究竟是什麼。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絕大的消息，可以因這個發現而推翻了古來無數的傳統見解。**□**這個寶庫中的寫本，有些是記上了鈔寫的年月，與人名，有些是沒有年月的。就有年月的而論，最早的，在公元第五世紀，最晚的，在公元第十世紀的末。大約這個文庫是在那個時候被封閉了的。**□**現在敦煌寫本還沒有全部的目錄刊出，巴黎的已有



目錄倫敦的不久亦將編就，北京的則尚不知何時始可編出。因為沒有全部目錄，我們殊難知道其中究竟有多少驚人的資料。但就已知道的少數而論，已足夠使我們在中世紀的中國文學史上添了一個很驚人的篇章了。(一)

【敦煌詩歌寫本】就敦煌文庫中詩歌而論之。詩歌可分爲三類。第一類是民間雜曲，如嘆五更，孟姜女十二時等。這些民間雜曲，至今還在流行着，但我們法想不到，在一千年之前的中國西陲，也竟流行着這些雜曲。這可證明，第一民間歌曲的運命是很長久的，在這千餘年間，詞已不能上口了，北曲已不能上口了，即後起的崑曲也已將成爲「廣陵散」了，然而如嘆五更之類，卻仍在流行着。第二民間雜曲有一部分雖變成了文人學士的所有物，如楊柳枝，竹枝詞之類，然仍有一部分卻始終不曾爲文人學士所注意，所採納，或者他們竟不屑注意於他們，也說不定。這種民間雜曲，其聲調傳至今日或已幾經轉變，遠非其舊，然而其主要的結構卻始終是保

存着不變，例如嘆五更，總是一更，二更，三更……等分爲五段，十二時總是平旦寅，日出卯……的分爲十二段。這些雜曲，當有情歌之類的抒情詩曲在內，但今所知者，卻都爲教訓式的勸孝文，或禪門十二時之類，毫無文學的價值。希望將來敦煌文庫全都整理後，或可於中得到些美好的民歌。今姑舉一二例於下：歎五更「一更初，自恨長養枉生軀。耶孃小來不教授，如今爭識文與書。二更深，孝經一卷不曾尋。之乎者也都不識，如今嗟歎始悲吟。三更半，到處被他筆頭算。縱然身遠得官職，公事文書爭處斷。四更長，晝夜常如面向牆。男兒到此屈折地，悔不孝經讀一行。五更曉，作人已來都未了。東西南北被驅使，恰如盲人不見道。」一敦煌零拾五「禪門十二時」夜半子，監睡還須去。端坐政觀心，濟却無朋彼。難明丑，摘木看窗牖。明來暗自知，佛性心中有。平旦寅，發意斷貪嗔。莫令心散亂，虛度一生身。日出卯，取鏡當心照。情知內外空，更莫生煩惱。食時辰，努力早出塵。莫念時時苦，早取涅槃般。因隅中已，火宅雞歸口。恆

在敗壞身，漂流生死海。正南午，四大無梁柱。須知寡  
 合身，萬佛皆爲主。日昃未，造罪相連累。無常念念至，  
 徒勞漫破費。哺時申，修見未來因。念身不救住，終歸  
 一微塵。日入酉，觀身知不救。念念不離心，數珠恆在  
 手。黃昏戌，歸依須闍室。罪垢亦未知，何時見慧日。人  
 定亥，吾今早欲斷。驅驅不暫停，萬物皆失壞。〔敦煌  
 零拾五〕以上兩篇文字都是不很通的，謄字別字，  
 也滿紙皆是（今已略爲改正）。這正是民間俗文學  
 的本色的真實面目；想不到千年前的淺陋無比的  
 俗文學，至今尚保存完好，真是一個奇蹟！第二類  
 比第一類遠爲偉大，即民間文學中的敘事詩是。這  
 些敘事詩，例如孝子董永，季布歌，太子讚等。這些敘  
 事詩，文字很笨拙，時有不通語，顯然也是不曾經過  
 文人學士手訂的原始的俗文學，然結構卻其偉大  
 這種民間敘事詩，其音調格式，似皆出於佛讚，而非  
 出於已成古文學的孔雀東南飛及木蘭辭。其內容  
 能將簡短的故事，敷演爲甚長的歌辭，且描狀亦活  
 潑切至，有生動之趣。太子讚敘述的是釋迦牟尼出

家修道事。今引一段：「……東匿報耶殊，太子雪山  
 居。路遠人稀煙火無，修道甚清虛。寂靜青山好，猛獸  
 共同緣。峻層石閣與天遭，藤蘿遶四邊。孤山高萬仞，  
 雪領石曾霄。寒多枯葉口成條，太子樂道遙。雪山嵯  
 峨峻峻嶒，石壁忡忡近天河。峻峻没人過，千年舊雪  
 在溪谷。又冰多草木，磷層掛綺羅。石壁嶮嵯峨：」  
 （鈔不列顛博物館藏本）僅寫雪山的景色，已用了  
 這大段的文字了。如「千年舊雪在溪谷」諸句，寫  
 景也寫得很是不壞。董永行孝事爲民間所熟知  
 的故事之一，二十四孝中，便有這麼一則的事在內。  
 這個故事的來歷，大約始於傳爲劉向所作的孝子  
 傳；一太平御覽卷四百十一引，又見於漢學堂叢書  
 中。千寶的搜神記中亦有之。董永父母死，無錢埋  
 葬他們，卻自己賣身，得錢去葬了他們。後來，天女乃  
 降下給他爲妻，生了一個孩子。又騰空而去，以後，他  
 們的孩子，卻終於尋到了他的母親。這故事的後半，  
 頗似全世界的各處都有流行的鵝女郎的故事。董  
 永行孝全文皆存，沙州文錄補遺所刊者爲不全的

節錄之本今錄其全文於後。這一篇敘事詩寫得很壞，不成語句之處極多，結構也似斷似連，非「意會」不能貫穿其全篇。惟一種渾渾噩噩的氣魄，卻為很可珍異的原始的俗文學的素質。「人生在世審思量，暫口少聞有何方。大眾志心須淨聽，先須孝順阿耶娘。好事惡事皆抄錄，善惡童子每抄將。孝感先賢說董永，年登十五二親亡。自嘆福薄無兄弟，眼中流淚數千行。爲緣多生無姊妹，亦無知識及親房。家裏貧窮無錢物，所買當身殞耶娘。便有牙人來勾引，所發善願使商量。長者還錢八十貫，董永只要百千強。領得錢物將歸舍，揀擇好日殯耶娘。父母骨肉在堂內，又領攀發出于堂。見此骨肉齊哽咽，號咷大哭是尋常。六親今日來相送，隨東直至墓邊傍。一切掩埋總以畢，董永哭泣阿耶娘。直至三日復墓了，拜辭父母幾田常。父母見兒拜辭次，願兒身健早歸邦。又辭東隣及西舍，便進前呈數里強。路逢女人來委問：「此個郎君住何方？何姓何名依實說，從頭表白說一場。」娘子把言再三問：「一具說莫分張，『家緣本住

教

眼山下，知姓稱名董永郎。忽然慈母身得患，不經數日早身亡。慈耶得患身先故，後乃便至阿娘亡。殯葬之日無錢物，所賣當身殞耶娘。『世上莊田何不賣，擊身却入賤人行。』『所有莊田不將貨。』『棄貨令辰事阿郎。』『娘子有詢是好事。董永爲報阿耶娘。』『郎君如今行孝儀，見君行孝感天堂。數內一人歸下界，暫到濁惡至他鄉。帝釋宮中親處分，便遣汝等共田常，不棄人口同千載，便與相逐事阿郎。』『中似有缺文。』董永向前便跪拜，『少失父母大恻惶。』『中似有缺文。』所賣一身商量了，『是何女人立口傍？』董永對言依實說，『女人住在陰山鄉。』女人身上解何藝？『明機妙解織文章。』便與將絲分付了，都來只要兩間房。阿郎把數都計算，計算錢物千疋強。弦絲一切總尉了，明機妙解織文章。從前且織一束錦，梭齊動地樂花香。月日都來總不識，夜夜調機告吉祥。錦上金儀對對有，兩兩鴛鴦對鳳凰。織得錦成便裁下，採將下來便入箱。阿郎見此箱中物，念此女人織文章。女人不見凡間有生長多

應住天堂。但識綺羅數已畢，却放二人歸本鄉。二人辭了須好去，不用將心怨阿郎。一人辭了便進路，更行十里到永莊，却到來時相逢處，辭君却至本天堂。娘子便即乘雲去，臨別吩咐小兒郎。但言好看小孩子，共永相別淚千行。董仲年長近到七歲，街頭遊喜道邊傍。小兒行留被毀罵，盡道董仲莫阿娘。送走家中報慈父，『汝等因何沒阿娘？』當時賣身葬父母，感得天女共田常。如念便郎思意母，眼中流淚數千行。董永放兒覓孀去，往行直至孫賓旁。夫子將身來誓掛，此人多應覓阿娘。阿娘池邊洗澡來，三個人同作伴。脫盡天衣便入水，奔波直至水邊傍。先於樹下陰潛藏，中心抱取紫衣裳。此者便是董仲母，此時才見小兒郎。『我兒幽小乎，知處孫賓必有好陰陽。』阿娘擬收孩兒養，『我兒不宜住此方。』將取金瓶歸下界，捻取金瓶孫賓傍。天火忽然前出現，先生失却走忙忙。將爲當時總燒却，捨尋却得六十張。此日不知天上事，總爲董仲覓阿娘。□季布歌便較之董永行孝偉大得多了，前後皆已殘闕，然仍可

看見偉大的結構之一斑。季布助項羽以敵劉邦，邦仇之甚。及邦得天下之後，便行文冬處，嚴捉季布。今存的季布歌便從季布的主者周氏，聞知嚴搜的命，令後，驚惶無措的去告訴他時，鼓起前面的一段，或由布與劉邦相敵鼓起，或僅由布之逃亡鼓起，今都不可知。然今存之歌辭，僅鼓的是周氏，聞知了劉邦的命令，去告知季布說，搜得那末嚴緊，竟至於「先拆重棚除複壁，後應播土更颶塵」如斯嚴搜的命，令使季布也不禁憂懼不已。但當他問周氏，天使是誰人，周氏報說是「朱解」時，他却「點頭微笑兩眉分」了。於是季布遂改裝爲僕人，由周氏賣給了朱解。一月之後，季布乃將本相告訴了朱解。朱解便欲出首，卻吃季布嚇住。季布教他一計，定期請大臣們做宴，由季布親出乞命，事便可了。朱解只好依從了他。本文至此截然而止，下皆殘闕。僅鼓這一小段故事，已用去了二百四十句，句七字，計共一千六百八十字，可見其原文結構之弘巨。今且引一段於下：「其時季布聞朱解，點頭微笑兩眉分。『若是別人

憂性命朱解之徒何足論。見論無能虛受福。心鹿闕武又虧文。直饒墮却千金賞。遮莫高堆萬挺銀。皇威刺牒雖嚴迅。麴塵播土也無因。既交朱解來尋捉。有計隈依出得身。『周氏聞言心大怪。』出語如風弄。因君本來發使交尋捉。兄且如何出得身。季布乃言。『今日計弟但看僕出這身。九髮剪頭披短褐。假作家生一賤人。但道袁州莊上漢。隨君出入往來頻。待伊朱解迴歸日。扣馬行頭賣僕身。朱家忽然來買口。商量莫共苦爭論。忽然買僕身將去。擊鞭執帽不辭辛。天饒得見高皇恨。猶如病鶴再凌雲。』便索剪刀臨欲剪。改形移貌痛傷神。解髮捨刀臨擬剪。氣填胸臆淚紛紛。自嗟告其周院長。『僕恨從前心眼昏。枉讀詩書虛學劍。徒知氣候別風雲。輔佐江東無道王。毀罵咸陽有道君。致使髮膚惜不得。羞看日月恥星辰。本來事主誇忠赤。變爲不孝辱家門。』言訖捨刀和淚剪。占項遮眉長短勻。浣染爲瘡烟肉色。吞炭移音語不真。出門入戶隨周氏。鄰家信道典倉身。朱解東齊爲御史。歇息因行入市門。見一賤人身六尺。

敦

遍身肉色似烟薰。神迷忽惑生心買。持將遲似洛陽人。問此賤人誰是主。『僕擬商量幾貫文。』周氏馬前來唱喏。『一依錢數且咨問。』氏買典倉緣欠闕。百金即買救家貧。大夫若要商量取。一處依分不爭論。『（從第四十句至第一零三句）』這一小段寫季布心理的變動如何的好。他初聞有人來搜。乃大驚惶。及知是朱解。卻又笑了。他從容的說出剪髮爲奴。賣給朱解之計。何等智計滿胸。態度從容。及至執了剪刀在手。臨欲剪髮。卻又悽楚自傷。『氣填胸臆淚紛紛。』這不僅是俗文學中的傑作。在古文學上也可以算是篇不易見的傑作。可惜是殘闕了。使我們不能見到其完全的面目。巴黎國家圖書館中。又藏有季布罵陣詞文一種。可見當時季布故事流行得如何的廣。這一類的民間敘事詩。純用七言詩（如季布歌及董永行孝）或雜用五七言詩（如太子讚）者。其流別至爲久遠。至今流行的大鼓詞等。尚沿此體未變。第三類是雜曲子。如鳳歸雲。天仙。竹枝子。洞仙歌。破陣子。柳青娘。漁歌子。長相思。雀

文——〇——一二二七

踏枝等。凡最初的詞，本都是沒有題目的，因為詞牌名便是題目，不必再另立他題。例如漁歌子便是詠漁父垂釣鄙夷名利的，楊柳枝便是以楊柳為起興的，或直是詠柳的。這一個假定，證據很強。在這里我們又得到了不少的這種證明。鳳歸雲詠的是男子外出，女子在家相憶，凡是這個题目的四首，便至少有三首是這樣的，試舉一例：「怨綠窗獨坐，修得為君書。征衣裁縫了，遠寄邊虞。想得為君貪苦戰，不旦馳驅中朝，沙磧里山憑三尺勇戰，奸惡豈知紅粉淚的如珠！往把金釵卜，卦卦皆虛。魂夢天涯無暫歇，枕上長嗟待卿回。故日容顏憔悴，彼此如何？」天仙子也是切題而做的，所謂「五陵原上有仙娥，」天仙別後信難通，豈不都是合題的文句麼？竹枝子也是如此，要切於「竹」字而寫，例如「羅幌塵生幃幃，悄悄笙篁無緒理。恨小郎游蕩經年，不施紅粉鏡台前。只是焚香禱祝天，垂淚珠的點點的成斑。待伊來，〔時〕共伊言，須改往來段却顛。」柳青娘也是如此，詠的乃是那末樣的一位少婦。「碧羅冠子結初成，

肉紅衫子石榴裙。固着胭脂輕輕染，淡施檀色注歌唇。含情喚小鶯，只教玉郎何處去。纔言不覺到朱門。扶入錦〔帳效〕慙慙，因何辜負倚闌人？」這一首詩在他的本身，也是很有價值的。短短的九句，首四句已用去描寫這個「柳青娘」或「小娘子」的打扮了，底下只有五句，卻婉曲的寫出了三個意思，先問小鶯，玉郎到那裏去了？不料玉郎卻已經到了門邊。既見了他，卻又去責備他。「因何辜負倚闌人？」在詞中像這樣的連續傳狀三四個情意的，卻是很少。更有長相思者，凡三首，亦皆切男子不歸，致令女娘相思無已時，或他自己「思鄉而不得歸」的。一首是寫「富不歸」，一首是寫「貧不歸」，一首是寫「死不歸」。今姑舉「貧不歸」一首為例：「哀容在江西，寂寞自家知。塵土滿面上，終日被人欺。朝朝立在市門西，吹淚口雙垂。遙望家鄉長短，此是貧不歸！」雀踏枝也是切於「雀」字而寫的。凡二首，第一首完全是借靈鵲與少婦的對話而寫少婦懷念征夫之情緒的。這也是很有趣的一首詞：「巨耐靈鵲多滿語，

送喜何曾有憑，據幾度飛來活捉，鎖上金籠，休共語。『比擬好心來送喜，誰知鎖我在金籠裏。欲他征夫早歸來，騰身却放我向青雲裏。』其他亦有不切題的，那當然因為後來忘記了原意之故；譬如竹枝子當初寫的是借竹來抒寫離情別緒，後來作者僅知模切原詞的離情別緒而寫，卻忘記了「竹」的比興。再以後，便連這一層也忘記了，僅知模切原詞的音節而不知其他了。在這些「詞」中，我們還可以曉得，其中雖帶了些俗文學的語意，卻還不是嘆五更，十二時那末樣的渾渾噩噩，有時簡直是不通。在這些「詞」中，沒有一句不是文從字順的，且我們已有了不少華雅的文句，若「華燈光暉。深下恹帷」。「悲雁隨陽，解引秋光」。「高捲珠簾垂玉牖」之類。這顯然的可知其為文人學士的手筆，或經過文人學士的潤飾的詞，在這時，離民間已遠，已完全成了文人學士的東西，而民間所流傳者，卻反出之於文人學士之手。原來粗拙無文的俗文學，已為文人學士的華瞻的作品所克服，所消滅，即在這個中國的

敦

西陲，也已不可得見。然而因此，詞乃離民間日益遠，民間所最保守歌吟者，卻是那些嘆五更，十二時之類的俚曲。至於詞，卻已有些耳熟其聲而心昧其義的情形了。

【敦煌俗文學書目舉要】一、沙州文錄二卷——蔣斧編，羅福菴補。有上虞羅氏鉛印本。在補編中，有敦煌俗文學數種，但皆條節錄不全者。二、敦煌零拾七卷——羅振玉編，中有俗文學不少。有上虞羅氏鉛印本。三、敦煌遺書第一集——法國伯希和、日本羽田亨合編，有上海東亞研究會印本。凡二冊，一為大冊，珂羅板印本，一為小冊，活字本。活字本中有明妃傳、四敦煌的俗文學第一集（俗文）——鄭振鐸編（未出版）。五、敦煌的俗文學第二集（變文）——鄭振鐸編（同上）。六、敦煌的俗文學第三集（小說雜曲）——鄭振鐸編（同上）。七、敦煌掇瑣第一輯——劉復編，北新書局出版（未出版）。八、欲知敦煌遺書的發見經過，可看 A. Steine 的“Serendia”（五巨冊）及其同人的“Ruins of Desert Cathay”。

又王國維的王忠愍公遺書第三集中亦有他譯的 Steine 在倫敦皇家地學會的報告一篇，但太簡略。關於俗文，可參看鄭振鐸的佛曲敍錄（小說月報號外中國文學研究）的前幾節。1909

【敦煌散文寫本】散文的俗文學，在敦煌的發見，乃是一件絕大的消息。這個發見可使中國小說的研究其觀念爲之一變。我們最初以爲語體的散文，不過見之於和尚語錄，宋儒語錄而已。後乃知在南宋的時候，已有了這種的散文的俗文學，如宣和說事之類更後，乃知在南宋的時候，不僅有這種半白半文的宣和遺事，還有純然俗文構成的五代史平話及京本通俗小說呢！而京本通俗小說的語體文，其遣辭用語的流轉如意，狀物寫情的婉曲入微，已足與明清之際被稱爲小說的黃金時代的作品相頡頏而無愧。當初，我頗懷疑這一類小說，以爲未必是南宋人作的。觀三國演義之行文笨拙，不能自脫於文言之窳白，四遊記中的西遊記之粗鄙無趣，僅乃成文，往往會使人懷疑宋、元之時語體文是決未

曾成熟到像京本通俗小說那末一個樣子的。然而京本通俗小說的逼真的描狀與種種非常代作家不能寫出的事物情態，又使我們難於疑心他們是偽作的。最近見到一部明刊本警世恆言，其中如崔待詔生死冤家（第八卷）的題目之下，寫明「宋人小說，題作碾玉觀音」，如一窟鬼癩道人除怪（第十四卷）的題目之下，又寫明「宋人小說，舊名西山一窟鬼」，這是一個很有力的證據，可以使人對於京本通俗小說無可懷疑。由粗拙無文的散文的俗文學，而變成那樣流利精切的語體小說像京本通俗小說者，那決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所可致的。所以中國俗文學的小說，在民間一定已流傳得甚久甚久了。蘇軾的志林裏有一段話：「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感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可見在北宋時，已有三國志通俗演義一類的說書先生的「話本」了。最近日本內閣文庫中，元



至治（公元一三二一——一三二三年）刊印的三國志平話等五種發見，更可證明此說。然而最早的語體文小說，在什麼時候才發生呢？也許竟在北宋之前，也說不定。這個假定，如今又有敦煌發見的唐太宗入冥記，秋胡小說等證明之了。這些小說，行文亦笨拙無倫，時有不成語處，當是俗文學的本來面目。然結構很好，狀述亦多曲折，描寫亦多精切入微者。可見這些小說尚不是最初的俗文小說，或已經了不少次的變化，也說不定。由此，我們可以假定了一個中國小說的起源說。中國俗文的小說，不是起於元，也不是起於南宋，也不是起於北宋，最遲當在五代之前。唐太宗入冥記的紙背，有鈔書的人記上的年月，是「天復六年（公元九零六）丙寅歲閏十二月二十六日」（按天復只有三年，天復六年即天祐三年，當係邊陲之人，不知中原易朝換帝之事，故仍寫舊帝年號）寫這篇東西的時間是「天復六年」可見作此篇者當生在天復之前。自六朝至唐，正是印度及中國的佛教僧侶，以全力宣揚

教

佛教於中國的時代，他們一方面注意於士大夫階級，一方面卻不能忘記了大多數的民衆。於是不能不用語體文來譯經；僅僅譯經還嫌不夠，還要將經中動人的故事，演爲俗文，以便對民衆宣講。於是民衆便相習成風的喜聽故事的傳講。僅僅傳講佛經的因果報應，不足以滿足他們的慾望，於是便由佛經而推廣到中國原有的古傳記。這便是秋胡小說及唐太宗入冥記（胡適之君處尚藏有一種關於隋唐故事的敦煌鈔本，但這個鈔本，不知是否散文體的小說。一諸作的來歷，也便是中國小說的起源。□這個假定，或不至十分的不穩妥。我們要曉得，在那時，不僅故事被敷演爲小說，即古書也曾被翻譯爲俗文。例如千寶的搜神記，敦煌文庫中，也有一部句道興的俗文譯本在着。句道興的俗文搜神記，雖不完全譯自千寶之作，卻大多數是出於千寶之作。可見當時俗文小說及故事如何的流行，如何的爲民衆所歡迎。這些俗文小說，到了後來，卻分爲好幾個支派：第一派是完全保存了原來面目，未爲

文———一三三一

文人學士所注意，所潤飾，所改訂的，如唐太宗入冥記等。第二派是一半保存着本來面目，卻經歷了好幾個年代，時時爲說書先生所增修，爲文人學士所潤飾的；這又可分爲兩派：一是率就原來面目，而僅僅改正其文句，或添加些史實進去的，如隋唐志傳；一是擴大了原文敘述，且又增刪改正其中的故事的，如三國志通俗演義、西遊記、忠義水滸傳等。第三派是文人學士採取了俗文小說的體製，而另製一種新的作品出來，如京本通俗小說、金瓶梅等。舊的民間小說，往往一個故事不止一個本子，例如五代史平話與殘唐五代傳所敘述者完全不同，正本三國志平話與羅貫中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又十分的相異。當時或者是改正舊作，去其不合理處；或者是舊本經了輾轉的口傳，口傳之作漸與原作不同。當第二個人將口語寫了下來時，便與第一作生了殊異。到了後來，舊本又被發見，所以便有了好幾個本子。這好幾個不同的本子，在我們研究小說的發展上是極有用的；不僅可看出故事的變遷轉化，

且可看出文字上的演進與描寫力、想像力的發展。爲了這種原因，我們對於唐太宗入冥記諸作，却應當十分的珍視，不僅爲了他們是中國僅存的最早的俗文小說之故。唐太宗入冥記藏於倫敦不列顛博物院中，前後皆闕，僅存中段。敘唐太宗入冥見崔子玉，及子玉設法送太宗還陽事。沙州文錄補遺所載者更少，僅倫敦藏鈔本中的首節一部分而已。這篇小說的結構是很弘偉的，雖闕了前後，仍可見出其大概。雖多不通語，描寫力卻甚強。太宗入冥事始見於朝野僉載（太平廣記第一百四十六卷引）。不料至天復之時，便已敷演爲小說了。朝野僉載僅記太宗無病，而李淳風言他「夕當晏駕」。至夜半，米然見一人引他到地府中去，自說：「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見判官，問六月四日事後，即令還向見者，又迎送引導出。至明，遂求所見者，令所司與一官。在這裏，事實是很簡單的，且所見的生人，乃是引導者，並非判官，亦不記其姓名。在唐太宗入冥記中，卻以判官爲生人，且明記其姓名爲崔子玉，大約

是民間附會的增注，但自此以後，凡記太宗入冥事者，卻皆言判官爲崔子玉，如崔府君神異錄及西遊記，首幾回所敘者皆是如此。想係後人依據這個俗文小說，而又加潤改者。這篇小說，寫崔子玉的心理變化甚好。這樣的一篇簡短無味的故事，卻寫得那末生動可愛，很可使我們不敢去菲薄俗文學的作家，而譏他們爲粗鄙無文。今且摘錄一段於下：

使人奏曰：『伏惟陛下，且立在此，容臣入報判官處。』言訖，使者到一廳前，拜了，啓判官：『奉大王處，』太宗皇生魂到領判官推勘。見在門外，未敢引口。』子玉聞語，驚忙起立，惟言：『禍事！』兼云：『子玉是人臣，口遠迎口皇帝，却交人君向門外祇候，微臣子玉口口乖禮。又復見在輔陽縣尉當家五百餘口，躍馬肉食，是皇帝所司。今到冥司，全無主領之分。事將口口怠。若勘皇帝命盡，即萬事絕言。或者有毒口口長安五百餘口，則須變爲魚肉。豈不緣子玉冥司口口口口乖。』此時崔子玉憂惶不已。皇帝見使人久不出，口口口口口口思惟：『應莫被使者於崔判

救

官說口朕惡事。』口皇口口時未免憂惶於崔子玉忙然索公服，執槐笏，口口下廳，安定神思，須臾自通名銜，唱喏走出。至口口帝前拜舞謝，叫呼萬歲，匍面在地，專候進旨。口帝問曰：『朕前拜舞者，不是輔陽縣尉崔子玉否？』口口稱臣。『賜卿無畏，平身。』對朕此時口口皇帝緣心口口，便問崔子玉：『卿與李乾風爲知己，朝廷否？』崔子玉口口：『臣與李乾風爲朝廷。』口帝曰：『卿既與李乾風爲口口朝廷，情口如何？』子玉曰：『臣與李乾風爲朝廷以來，管鮑口口。』

帝曰：『甚濃厚，李乾風有書與卿，見在口口口口。』崔子玉聞道有書，情似不悅。口皇帝遂取書分付，子玉跪而授之，拜舞謝帝訖，收在懷中。皇帝問崔子玉：『何不讀書？』崔子玉奏曰：『臣緣卑，不合對陛下讀朝，有失朝儀。』帝曰：『賜卿無畏，與朕讀之。』崔子玉既口口命拜了，對帝前口書便讀。子玉讀書已了，情意更無君臣之禮。對帝前遙望長安，便言：『李乾風口真口，你是朝廷，豈合將書囑這個事來！』皇帝此語，無地自容，遂低心下意，軟語問崔子玉曰：『卿

文

〇——一三三

書中事意，可否之間，速奏一言，與寬朕懷！崔子玉曰：「得則得在，事實校難。」皇帝又問道：「校難之口口口意，便勞慘憺然，遂即告子玉曰：『朕被卿追來束手至……』」秋胡小說亦首尾不全，敘秋胡辭妻別母，前去求學，後得任歸來，乃在途調戲採桑女子，不料此女子卻即其妻事。此事見於列女傳。宋顏延之亦作秋胡詩。元曲中亦有石君寶的秋胡戲妻一劇。此小說的敘述，較太宗入冥記卻相差很遠，今姑引一節……：『汝今再三棄吾遊學，努力懃心，早須歸舍，莫遺吾憂。』秋胡辭母了手，行至一房中，愁眉不盡，頓改儀容。蓬鬢長垂，眼中泣淚。秋胡啓娘子曰：「夫妻至重，禮合乾坤，上接金蘭，下同棺槨，二形合一，赤體相和，附骨埋身，共娘子俱爲友土。今蒙孀教，聽從遊學，未知娘子聽許已不？」其妻聽夫此語，心中淒愴，語裏含悲，啓言道：『郎君，兒生非是家人，死非家鬼，雖門望之主，不是配孀檢校之人，寄養十五年，終有離心之意。女生外向，千里隨夫。今日屬配郎君，好惡聽從處分。郎君將身求學，此愜兒本情。學

問雖達一朝，千萬早須歸舍。』辭妻了道，服得十種文書，是孝經、論語、尚書、左傳、公羊、穀梁、毛詩、禮記、莊子、文選，便即發程，不經旬月，行至滕山，將身即入此山，與諸山不同……：秋胡行至牀下，見一石堂，訖由羞一尋仕，數千年老仙，洞達九經，明解方略，秋胡即謝，便乃祇承三年，得九經通達，學門晚了，辭先生出山，便即不歸，却投魏國，意欲覓官，披髮倡伴，佯癡放騷……：秋胡妻自從夫遊學後，經歷二年，書信不通，陰符隔絕，其妻不知夫在己不，口孝養勤心，出亦當奴，入亦當婢。冬中忍寒，夏忍熱，桑蠶織絡，以事阿婆……：1007

【許游雲夢】一本。元鍾嗣成撰。雜劇。

【許妮子】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

【許妮子調風月】一本。元關漢卿撰。雜劇。有元刊本。此劇錄鬼簿也是圍書目均著錄。敘二夫爭夫，其婢子燕燕爲他們暗調風月。

【說】「說」的起源，和牠的流別，吳訥文章辨體中說得最詳，我今採錄他一大段文字，作本條的說

明他說「按『說』者釋也。述也。解說經義而以己意述之也。『說』之名起於吾夫子之說卦。厥後漢許慎作說文，蓋亦祖述其名而爲之辭也。魏晉六朝文載文選，而無其體。獨陸機文賦備論作文之義，有曰：『說燁煌而譎誑』。是豈知言者哉。至昌黎韓子，憫斯文之日弊，作師說以譏抗顏爲學者師。迨柳子厚及宋室諸大老出，因各即理即事而爲之說，以曉當世，以開悟後學，由是六朝陋習一洗而無餘矣。」以上所引的一段文字，是說明「說」的起源，和牠的流別，若論牠的體例，那末徐師曾的文體明辨中，有一段簡當的話，他文內說：「魏晉以來，作『說』者絕少；獨曹植集中有二首，而文選不載，故其體闕焉。要之傳於經義而更出已見，縱橫抑揚，以詳瞻爲上，已而與『論』無大異也。」

0861<sub>1</sub> — 0861.

【說唐】<sup>0.02</sup>舊本說唐全傳，亦題羅貫中編。今本說唐共分二部，前半曰說唐前傳，凡六十八回，始自隋文帝即位，終於唐代統一，有單行本。後半曰說唐後傳，又分爲說唐小英雄傳，說唐薛家府傳兩部分。小英

說

雄傳凡十六回，單行本名羅通掃北薛家府傳。凡四十二回，單行本名征東全傳。續此書的有二種：一爲異說後唐傳三集薛丁山征西樊梨花全傳，凡八十八回，和前傳、后傳都題姑蘇蓮如居士編。居士乾隆時人，當爲根據羅氏原本而加以擴大的。此三書最流行於社會。一爲續隋唐演義，凡四十回，始於丁山征西，餘和今本隋唐演義後數十回的回目文字都相同。牠的出世較晚，當爲妄人割裂上列諸書而成。又有殘唐五代史演傳六十則，署「貫中羅本編輯」，其書內容反較五代史平話簡陋，而分量亦反見減少，更爲出于偽托無疑。

【說唐詩】二十二卷。清徐增撰。所錄唐詩三百餘首，一一推闡其作意，其說悠謬支離，皆不可訓。

【說文堂詩集】<sup>0.04</sup>六卷。清甘泉許之翰撰。有道光刊本。

【說話不撩邊】北平流行俗曲。一琴腔。一鉛印本。【說話發達之社會背景及其家數】「話本」是宋時說話人用的一種底本，所以要問「話本」始於何

時，便不能不去考究說話人何時始有。向來都根據酉陽雜俎「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觀雜戲，有市人小說，呼扁鵲作『扁鵲』字，上聲」及李商隱驕兒詩「或詭張飛胡，或笑郗艾吃」所說，以為唐時已盛行。這個證據是可靠的。不過他們是否有底本，其底本作何式樣，那我們便茫然無知。在那倫敦博物院中的「唐太宗入冥故事等幾段俗文，是否即為當時的『市人小說』，我們也不敢隨便下斷。所以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暫時只好缺疑了。□說話雖起于唐代，但僅盛行于民間，所以不為大雅所稱道。到了宋代，忽成為皇帝御前供奉的娛樂的一種，於是才有人加以注意。郎瑛七修類稿云：「小說起宋仁宗時，國家閒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回』之後，即云『話說趙宋某年……』云云。」東坡志林也說：「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感額，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可見說話在北宋中葉時代，不獨成為皇帝娛樂之一，

且為士大夫家用為感化頑劣兒童的一種教育方法。到北宋之末，說話的技術更進步，且進而有科目的分別，像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當時之「伎藝」，其中已有「孫寬，孫十五，曾無黨……等講史；李慥，楊中立，張十一……等小說；吳八兒，合生……；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的話，可見當時說話人不獨分科，而且只要專精一科，便可出賣他的技術了。□宋室南渡後，京都的繁華也隨着南遷，因此在杭州的說話人，其賣伎狀況，一如在汴京時候。古今小說序有云：「南宋供奉局，有說話人，如今說書之流，」今古奇觀序裏也說：「至有宋孝皇，以天下養太上，命侍從訪民間故事，日進一回，謂之說話人。而通俗演義，乃始盛行。」宋孝宗之待高宗，既如北宋時代臣下之奉仁宗，且又命「侍從訪民間故事」揆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之例，話本自然會不期然而然的多量產生起來。今人所見話本，大抵作於南宋，或即因此故。□尚有一個值得提出的問題，就是為了各書所載文字的不同，對於說話的科別

的分法有種種說法。這雖與牠的底本話本似無甚關係，但連來源也不明，似非研究家所應抱的態度。故不能不為引述。歷來對於說話的分類，大概都根據下列三書所載：一、趙某 號耐得翁約一二三零前后在世一的都城紀勝 說郭改題古杭夢遊錄——說話有四家：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搏刀一說郭作搏拳提刀，一趕棒及發跡、變泰一說郭作態一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講史書，謂說前代史書文傳興廢戰爭之事，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合生與起令隨今相似，各占一事。商謎，舊用鼓板吹賀聖朝，聚人猜詩謎，字謎，戾謎，社謎，本是隱語……一、瓦舍眾伎

二、吳自牧 約一二七零前后在世一的夢梁錄——說話者，謂之舌辯，雖有四家數，各有門庭。且小說名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公案、朴刀桿棒、發跡蹤參之事，有譚淦子……等，該論古今，如水之流。該經者，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者，

說

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有寶卷……和尚等。又有說經者，戴忻菴講史書者，謂講說通鑑、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戰爭之事，有戴書生……但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講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捏合，與起令隨今相似，各占一事也。商謎者，先用鼓兒賀之，然後眾人猜詩謎、字謎、戾謎、社謎，本是隱語……如有歸和尚及馬之齋，記開博洽，厥名傳久矣。（卷二十小說講經史

三、周密 一二三二——一三零八后不久一的武林舊事……演史、喬萬卷……說經、譚經、長嘯和尚……小說、蔡和……商謎、胡六郎……合笙、雙秀才……（卷六諸色伎藝人）

比較這三段文字，夢梁錄似即抄都城紀勝，而漏去了「合生」二字，但都城紀勝文字甚含糊不明，引起後人種種誤解。武林舊事則歷記種種技術人的姓名，未嘗說明說話有幾家，且除前引五種外，尚有說譚話、學鄉談、說藥……等，亦似屬於說話的一類，但不見於他書，故不引。為了對前引幾段文字讀法的不同，對於四種說話，遂產生下面四種不同的

文——〇——一二三七

分法，一爲小說，講史，說經，說參請，合生。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鄭振鐸中國文學史……等。但魯迅以武林舊事爲無合生，頗不確，大概因字作「合笙」，所以不曾看到了。二分爲小說，談經，講史書，商謎。見譚正璧中國文學進化史，文學概論講話……等。三分爲小說，講史，傀儡（其話本或如雜劇，或如崖詞，大抵多虛少實），影戲（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真假相半）。見胡適宋人話本八種序。他又加注道：「以上說『四家說話』與王國維先生和魯迅先生所分『四家』都不同。我另有專篇論這個問題。」但所謂專篇，我們却還未見。他又把小說分成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說鐵騎兒，說經，說參請五目也與各家不同。四分爲小說，說經，講史，合生商謎。見孫楷第的今古奇觀序。這個攪不清的家數問題，其實很簡單。都城紀勝於「說話有四家」後，接着就述「小說」「說鐵騎兒」「說經」「說參請」四家，其「小說」中「說公案」的「說」字係衍文，觀夢梁錄所發可見，且「公案傳奇」或「傳奇公案」爲後人常用之

語，尤可爲「說」字爲衍文的證據。其下又續述「講史書」且于「講史書」下又云「最畏小說人……」。所以譚正璧以爲說話有四家者，即指小說，說鐵騎兒，說經，說參請，因爲這四家名字中恰巧都有一「說」字，定非偶然巧合。至「講史書」乃與「說話」平行，故云「最畏小說人」。「小說」爲四家之首，故舉以代表「說話人」。大概說話全憑虛造，講史書須有根據，故又云「小說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投破」而講史書便不能。至「講史書」與「說鐵騎兒」的分別，講史書以一個朝代或一個皇帝爲主，說鐵騎兒則以一家英雄或一個名將爲主，前者如各史平話，後者如薛家將傳，說岳全傳等。其他「合生」「商謎」亦與「說話」「講史書」並列，皆爲當時「瓦舍衆伎」之一。「傀儡」（亦分四家）「影戲」亦然。都城紀勝說「傀儡」「影戲」皆有「話本」，故胡適把牠們亦列入「說話」。但由此可知「話本」這個名字，爲當時一切伎藝人員所用文字底本的共名，不是「說話」一技所獨有的。□這些所謂



說話（包括講史書）人他們爲了利益的關係，當時也有團體的組合。他們有「書會」，有「雄辯社」。正和現時的書社一樣。他們都有個固定的說書場。他們說一個故事，前面總有個引子，叫做「得勝頭迴」。也和後世說書先唱一個開篇一樣。書場情形，吾們可在說岳全傳中「大相國寺閒聽評話」半回裏窺見一斑。說岳全傳雖非宋人所作，但今本係改明人所著而成，明代去宋未遠，其情形當不致和宋時扞格，所以雖或「不中」，但定「不遠」了。却說牛皋跟了那兩箇人，走進圍場裏來，舉眼看時，却是一箇說評話的，擺着一箇書場，聚了許多人，坐在那裏聽他說話。評話那先生看見三箇人進來，慌忙立起身來說道：「三位相公請坐。」那兩箇人也不謙遜，竟朝上坐下。牛皋也就在肩下坐定，聽他說評話。却說的北宋金槍倒馬傳的故事，正說到「太宗皇帝駕到五臺山進香，被潘仁美引誘，觀看透靈牌，照見塞北幽州天慶梁王的蕭太后娘娘的梳粧樓。但見樓上放出五色毫光，太宗說：『朕要去看看那梳粧樓，不知

說

可去得否？」潘仁美奏道：「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何況幽州？可令潘龍賣旨，去叫蕭邦暫且搬移出去，待主公去看便了。」當下閃出那開宋金刀老令公楊業，出班奏道：「去不得！陛下乃萬乘之尊，豈可輕入虎狼之域！倘有疏虞，千條不小。」太宗道：「朕取太原，遼人心胆已寒，諒不妨事。」潘仁美乘勢奏道：「楊業擅阻聖駕，應將他父子監禁，待等回來再行議罪。」太宗准奏，即將楊家父子拘禁，傳旨著潘龍來到蕭邦。天慶梁王接旨，就與軍師撒里馬達計議。撒里馬達奏道：「狼主可將機就計，調齊七十二島人馬，湊成百萬，四面埋伏，待等宋太宗來時，將幽州圍困，不怕南朝天下，不是狼主的。」梁王大喜，依計而行。款待潘龍，搬移出恭，迎天駕往臨。潘龍覆旨，太宗就同了一衆大臣，離了五臺山，來到幽州。梁王接駕進城，尚未坐定，一聲砲響，伏兵齊起，將幽州城圍得水洩不通。幸虧得八百里淨山王呼必顯，藏旨出來，會見天慶梁王，只說回京去取玉璽來獻，把中原讓你，方能騙出重圍，來到雄州，召楊令公父子九人，

文——〇——一二三九

領兵來到幽州解圍。」此叫作「八虎闖幽州，楊家將的故事。」說到那裏，就不說了。那穿白的即身邊取出銀包打開來，將兩錠銀子遞與說書的道：「道友，我們是過路的，送輕莫怪。」那說書的道：「多謝相公們！」二人轉身就走，牛皋也跟了出來。那說書的只認他是三箇同來的。那曉得是聽白書的牛皋心裏還想：「這廝不知搗他娘甚麼鬼？還送他兩錠銀子。」那穿紅的道：「大哥，方纔這兩錠銀子，在大哥也不爲多，只是這裏本京人看了，只說大哥是鄉下人。」那穿白的道：「兄弟，你不曾聽見說我的先祖父子九人，這箇七祖宗，百萬軍中，沒有敵手。莫說兩錠，十錠也值。」穿紅的道：「原來爲此。」牛皋暗想：「原來爲祖宗之事。倘然說着我的祖宗，拿什麼與他？」又見那穿白的道：「大哥，這一堆去看看。」穿紅的道：「小弟當得奉陪。」兩箇走近人叢裏，穿白的叫一聲：「列位，我們是遠方來的，讓一讓。」衆人聽見，閃開一條路，讓他兩箇進去。那牛皋仍舊跟了進來，看是作什麼的。原來與對門一樣說書的。這道

友見他三箇進來，也叫聲：「請坐。」那三箇坐定，聽他說的是興唐傳，正說到：「秦王李世民，在柳鎖山赴五龍會，內有一員大將，天下數他是第七條好漢，姓羅，名成，奉軍師將令，獨自一人，拿洛陽王王世充，楚州南陽王朱燦，湘州白御王高談聖，明州夏明王竇建德，曹州宋義王孟海公……」正說到：「羅成獨要成功，把住山口……」說到此處，就住了。這穿紅的，也向身邊拿出四錠銀子來，叫聲：「朋友，我們是過路的，不曾多帶得，莫要嫌輕。」說書的連稱：「多謝。」三箇人出來。牛皋想道：「又是他祖宗了！」……（第十回）這種情形，正和現代大城市的著名寺廟中的廣場中的賣解變戲法，小熱昏一樣，也是先獻伎，後索錢，而價目沒有一定的。這大約也可說是實在情形，都城紀勝也說……：「……如執政府牆下空地（舊名南倉前）諸色路伎（疑當作伎）人在此作場，尤爲駢闐。又皇城司馬道亦然。候潮門外殿司教場，亦有絕伎作場。其他街市如此空隙地段，多有作場之人，如大瓦、肉市、炭橋、藥市、橘園……」

「(市井)而且茶肆中說書在當時也已通行。夷堅志云：「呂德卿偕其友出嘉令門外茶肆中坐，見幅紙用帖其尾云：今晚講說漢書。」又夢梁錄載：「中瓦內王媽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京本通俗小說中有西山一窟鬼故事，發生在紹興年間，鬼董亦載其事，且也提起王老娘茶肆。可見王媽媽竟因同姓關係，利用說書人的題目來作幌子了，不用說，那茶坊裏自然也有說書的了。宋代社會上，說話與講史書等既這樣風行，加以國家又設專局司採訪之事，士大夫由此不但不菲薄而加提倡，那麼話本的產生，雖欲抑止，亦屬不可能的事。這樣，南宋就成爲一個話本的黃金時代。

【說話之話本】宋代說話人的家數既如前述，但今存的話本却僅有二類，一爲屬於說話的小說，一爲講史書。前者大都被收於京本通俗小說，明清平山堂所刻話本（失去書名）及馮夢龍編的古今小說、警世通言、醒世恆言等書中，單行的有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及佚本西遊記（即永樂大典所收本）

等後者有武王伐紂書七國春秋後集秦併六國平話前漢書續集三國志平話梁公九諫五代史平話及宣和遺事等。這許多書大都作於南宋之時，間亦有元人所作，只是不易分別出來。小說與講史書的分別，魯迅以爲「講史之體，在歷敘史實而雜以虛辭；小說之體，在說一故事而立知結局。」這樣的分別，自然令人很易明白。現在最通行的五代史平話及通俗小說殘本二書，其體式正如是。

【說詩樂趣】二十卷，附偶詠草續集一卷。清伍涵芬撰。此書皆採摭前人詩話，偶詠草續集則所自作，其書龐雜無緒，去取失倫。卷端所列引用書目，乖舛不一而足，則其於詩可知矣。

【說詩淺語】一卷。清當湖俞銓撰。有道光刊本，在蹄涔詩文集內。

【說詩管蒯】一卷。清震澤吳雷發撰。有道光世楷堂刊本，在昭代叢書內，排印本在清詩話內。

【說詩碎語】二卷。清長洲沈德潛撰。有原刊本，乾隆刊本，在歸愚全集內，及南巡詩內，巾箱本，在詩觸

內，光緒刊本，在嘯園叢書內，排印本，在清詩話內。

【說雲詩鈔】六卷。清豐城袁守定撰。有嘉慶刊本。

【說了又說】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說經堂詩草】一卷。清綿竹楊銳撰。有商務印書館排印本，在戊戌六君子遺集內。

【說什麼前來】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續選鉛印本。

【說白十盃酒】蘇州流行俗曲。恆志書社木刻本。

【說安堂集】八卷。清景陵盧震撰。有原刊本。

【說大鼓訴苦】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說古棒】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說古人】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說來寶】山東流行俗曲。燕影劇鉛印本。

【說卦象】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說老西了】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說駕頑】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說狄青】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說專諸伍員吹簫】一本。元李壽卿撰。雜劇。壽卿

太原人，將任郎除縣丞。太和正音譜曰：李壽卿之詞，

如洞天春曉。又曰：其詞雍容典雅，變化幽玄，造語不

凡，非神仙中人，孰能致此。在元曲選丁集下。敍伍員

逃奔吳國，在丹陽市吹簫求食，得交識壯士專諸事。

【說罰錢】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說呼全傳】十二卷。四十回。有清乾隆乙亥（四

十四年）金閭書業堂刊大字本，無圖，半葉九行，行

十八字。又已亥寶仁堂本，同板。清無名氏撰。題「半

閒居士學圃主人同閱」。首乾隆四十四年滋林老

人序。目錄標題與正文不盡同。

【說唱敗子回頭】四本。北平流行俗曲。大成書局

石印本。

【說岳全傳】二十卷，八十四回。有通行大字本，石印

本。清錢彩撰。題「仁和錢彩錦文氏編次」。永福金

豐大有氏增訂。首金豐序。以岳飛為大鵬臨凡，秦

檜為女士蝠轉生，始見於此書。此書清乾隆間曾查

禁見禁書總目。

【說月囊】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說學齋稿】四卷。明危素撰。案素集原本五十卷。

明代即已散佚，此本乃歸有光從其手稿傳鈔。王懋

竑跋稱其演迤澄泓，視若平易而實不可幾及，非有

光莫知其深云。四庫依知不足齋鈔本。朱竹垞云：傳

鈔都非足本。許氏有瓶花齋鈔本三冊不分卷，拜經

樓有舊鈔本為吳石倉所藏，有墨朱筆校補處，勞異

卿得葉文莊親筆鈔校本一冊，乃外集遺文也。清乾

隆戊寅刊本，危學士集十四卷入存目。

【說鈴】<sup>881</sup>一卷。清長洲汪琬撰。有光緒刊本，在嘯園

叢書內。

【說餅庵詩集】<sup>887</sup>清嘉慶間朱曾傳撰。

【說餅齋集】<sup>0022</sup>二卷。清錢塘郝蓮撰。附琴甫遺集一

卷。德清房琴甫。蕙香詩鈔一卷。薛莊詩鈔一卷。錢

塘俞士槐張依仁同撰。有道光刊本。

【論】論的意義與「告」相同的，是一種「以上勅

下」的文字。商周時代的書籍，沒有這種文體。直至

春秋內外傳，始載有「周天子諭告諸侯」和「列

國往來相告之辭」。後世凡是天子的「制命」便

都稱為「上諭」或者稱為「諭旨」。<sup>859</sup>

【論】<sup>08627</sup>「論」的起源和他的體例。劉勰文心雕龍

論說中，講得最為詳盡，我現在便引他幾段話來說

明他。他道：「述經敘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

無爽，則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

目，稱為論語。蓋羣論立名，始於茲矣。自論語以前，經

無『論』字。六韜二論，後人追題乎？」以上一節是說

「論」的起源。至於「論」的體例，他又說：「原夫『論』

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否，窮於有數，追於無形，述堅求

通，鈞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

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

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這一節是說明

「論」的體例。我人作「論」，如果能根據他幾句重

要的條例，便不致落於空疏膚泛了！李充說：「文貴

於允理，不求支離。」這也是對於「論」體文字一句

深切的話。上面一大段關於「論」的起源和體例，

都說過了。我現在再引吳訥文章辨體徐師曾文體

明辨兩書中話，來說說「論」的種類共有多少。吳訥

文章辨體中說：「按韻書：『論，議也。』梁昭明文選所載論有二體。一曰『史論』，乃史官於傳末作論，以斷其人之美惡，若司馬遷之論項籍商鞅是也。二曰『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人物，或評經史之言，正其訛謬，如賈誼之論過秦，江統之論徙戎，柳子厚之論守道，守官是也。唐宋取士用以出題。然求其詞精義粹，卓然名世，則以韓歐爲最。」徐師曾文體明辨中說：「蕭統文選，則分爲三：『設論』居首，『史論』次之，『論』又次之。較諸總說，差爲未盡。惟『設論』則總所未及，而乃取答客難，賓戲，解嘲，三首以實之。夫文有答有解，已各自爲一體，不言其體，而概謂之『論』，豈不誤哉？」綜上兩人的所說，我以爲「析理」的文字和「議」體是相契合的，「諷寓」的文字和「箴」「解」是同科的，「設辭」一類的文字，又和「問對」是一致的。我現在再綜合他二人所舉的例子，定「論」體爲八種：一曰「理論」，二曰「政論」，三曰「經論」，四曰「史論」，五曰「文論」，六曰「政諷論」，七曰「寓論」，八曰「設論」。牠的題名，有些人

作「某論」，有些人作「論某」，這都隨作者的便，可以任意命名，於意義上是沒有甚麼差別的。

【論文章本原】三卷。清桐城方宗誠撰。有光緒刊本，在柏堂雜著內，及柏堂遺書內。

【論文偶記】一卷。清桐城劉大槐撰。有道光活字本，在遜敏堂叢書內。

【論文四則】一卷。清吳縣楊繩武撰。有道光世楷堂刊本，在昭代叢書內。

【論辨體】論之最古的名稱，莫如論語，爲聖賢與人問答之辭，門弟子筆而記之，以垂教萬世。雖以論名，而非文之論體也。文之論體，將天下的學術或事理，詳取討論，以明其本末源流，和是非曲直。今將前人所論列的，分述於下：劉彥和文心雕龍論說篇云：「論者，倫也。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自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二論，後人追題乎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敘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說者說意，傳者轉師，注者主解，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

者次事引者胤辭八名區分一揆宗論論也者彌綸羣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原夫論之爲體所以辨正然否窮于有數追于無形迹堅求通鈞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論體的流別及論文的要素說得非常賅括又非常明晰故近人林琴南紆所撰春覺齋論文關於論之一體亦多本彥和之說其次如吳敏德文章辨體云「按韻書論議也梁昭明文選所載論有二體一曰史論乃史官於傳末作論議以斷其人之美惡若司馬遷之論項籍商鞅是也二曰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人物或評經史之言正其訛謬如賈誼之論過秦江統之論徙戎柳子厚之論守道守官是也」徐伯魯文體明辨云「蕭統文選則分爲三設論居首史論次之論又次之較諸總說差爲未盡惟設論則總所未及而乃取答客難賓戲解嘲三首以實之夫文有答有解已各自爲一體不明言其體而概謂之論豈不謬哉」所論皆以文

論

選爲主所見太狹遠不及彥和之包含衆體流別論文若姚姬傳古文辭類纂云「論辨類者蓋原於古之諸子各以所學著書詔後世孔孟之道與文至矣！自老莊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錄自賈生始」曾滌生經史百家雜鈔云「論辨類凡諸子曰篇曰訓曰覽古文家曰論曰辨曰議曰說曰解曰原皆是」姚說則溯其原曾說則分其流而爲近今所承用者至論列論文之優劣亦有數家列於下學者可省閱之彥和云「莊周齊物以論爲名不韋春秋六論昭列至石渠論藝白虎通講聚述聖言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尤三將敷述昭情善入史體……詳觀蘭碩之才性仲宣之去代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玄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之英也至如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次及宋岱郭象銳思於幾神之區夷甫裴頠交辨於有無之域並獨步當時流聲後代然滯有者全繫於形用費無者專守於寂寥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其

般若之絕境乎？逮江左羣談，惟玄是務，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矣！至如張衡譏世韻似俳說，孔融孝廉但談嘲戲，曹植辨道體同書抄，言不持正，論如其已。一姬傳云：「退之著論，取於六經；孟子，子厚取於韓非；賈生，明允雜以蘇張之流；子瞻兼及於莊子。學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爲其至而不及至者，神爲之也！」章太炎國故論衡論式云：「論官有司士之格，論囚有理官之法，莫不比方。其在文辭，論語而下，莊周有齊物，公孫龍有堅白，白馬，孫卿有禮樂，呂氏有開春以下六篇。前世著論，在諸子未有率爾持辨者也。九流之言，擬議以成變化者，皆論之儔。——由漢以降，賈誼有過秦，在儒家，東方朔設非有先生之論，朔書二十篇，則於雜家著錄。及王褒爲四子講德，始別爲辭人矣。晚周之論，內發膏肓，外見文采，其語不可增損。漢世之論，自賈誼已繁穰，其次漸與辭賦同流。……獨有石渠議奏，文質相稱，語無旁溢，猶可爲論宗。後漢諸子漸興，訖魏初幾百種。然其深達理要者，辨事不過論衡議

政，不過昌言，方人不過人物志。此三家差可以攀晚周，其餘雖嫺雅，悉腐談也。自新語法言中鑿中論，爲辭不同，皆以庸言爲故。……王弼易例，魯勝墨序，裴頠崇有，性與天道，布在文章，賈董卑卑，於是謝不敏焉！……夫持論之難，不在出入風議，臧否人羣，獨持理議禮爲劇。出入風議，臧否人羣，文士所優爲也。持理議禮，非擅其學，莫能至。自唐以降，綴文者在彼不在此。……宋又愈不及唐，濟以譁瀆，近世或欲上法六代，然上不窺六代學術之本，惟欲厲其末流。江統徙戎，陸機辨亡，干寶晉紀，以爲駭極不可上矣！自餘能事，盡於送往事居，以甄名理，則僻違而無類，以議典憲，則支離而不馴。姚仲實文學研究法云：「論辨類，莫古於論語。孟子，程子語錄云：『孔子之言如玉，然自是溫潤含蓄氣象。』孟子如冰與水精，有許多光輝。『此論誠然！』但論語中長篇，如論正名，論兵食，民信，論伐顛，詞氣剛勁，已開孟子先聲。且孟子光明俊偉，自有簡嚴易直者存。……唐宋八家，惟退之約六經之旨以爲文，而神似孟子。惜抱先生評爭



臣論云其風格出於左國是諸子之長實兼而有之。子厚廉悍似韓非，歐曾曉暢似荀子，三蘇得力戰國策爲多。以上各家，所述論文的程式，及應行取法的大概，已說得十分透徹。實則論辨二字，爲言語之通稱，而因爲說理文之一體。茲將歷來文家作品的標題，應歸入此類者，分列於下：(1)論——史家志傳之後，往往著論一篇，文選采之爲史論，有不以論名而文實論體，應皆以論觀。亦有奏議的文字，而云論某事或某人，則雖以論名，仍不得作論文觀。(2)設論——宋王對楚王問一篇，實爲此體的濫觴。其後東方曼倩揚子雲班孟堅諸人，皆有摹擬。文選歧而爲二誤矣。古來文家往往遭時感事，設爲問答，以抒其胸中之所著，皆此體也。(3)廣論或續論——是蓋取古人的成作，續所未盡，廣所未及，其爲論體則一也。如續離騷廣方言之類皆是。(4)駁或難——「駁」者，雜也。他人所言，不純以爲然者，故曰「駁」也。漢時設官專主封駁，故奏議中有駁議一體，論中之駁，亦意不同於古人者。而駁辨之「難」則以己意不同於

論

人者，相往復辨難之也。若相如之難蜀父老，是其鼻祖。(5)辨——字本作「辯」，說文「辯」治也。从言在辨間，故他傳注曰：「明曰分曰別，實與論同。」孟子予豈好辯哉！一章，爲辨體的初始。其後如陸士衡之辨亡論，劉孝標之辨命論，並不以「辨」名篇。至唐韓昌黎有諱辨，柳子厚有桐葉封弟辨，始有此體。須有孟子不得已之意，否則無裨世教，不足貴也。(6)議——彥和議對篇云：「議之言宜，審事宜也。」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弗迷。」又曰：「文以辨潔爲能，不以繁縟爲巧，事以明覈爲美，不以深隱爲奇。」是體文字，始於廷議。以後纔有私議，如韓退之改葬服議是也。(7)說——彥和論說篇云：「說者悅也。兒爲口舌，故言資悅，憚過悅必僞，故舜驚讒說。」蓋說的起源，大概出於子家。自漢以來，著述家所作雜說，十八九皆屬寓言。自來傷時疾俗的士，不欲正言而託物以寄意。後人演之爲小說。陸士衡文賦所謂「說煒煌而譎誑」，正指此也。(8)解或釋——自戴記有經解一篇，於是詁經的作品，多稱爲「解」。實不盡爲解

經設也。子部之以解名篇者甚多。「釋」與「解」同意，實始於爾雅的一篇。其後蔡邕釋誦，郤正釋讖，皇甫謐釋勸，此體的文，大概皆經生家言（9）考。此與解釋一體相似而不同。蓋彼則解釋結滯，此則臆舉故實；一主乎明晰，一主乎詳核。漢唐以前，作者不多（10）原。始於韓退之的原道，原性，原毀，原人，原鬼，前此則無是也。退之以後，作者不少，簡言之，不外推本溯源的意思。

【論語文學】論語，是記載孔子的言行的。漢書藝文志說：「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而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所以裏面所載，大多片言隻句，而漫無所謂系統。鄭玄指為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子游與子夏，本來是孔子所極稱贊有文學天才的人，（論語載有孔門四科十哲，子游、子夏便是文學科的二哲）也許是不错的。提起孔子，真是鼎鼎大名，然而他畢竟不是一位文學家，他的思想也迂腐得可怕，於是把原來有文學

價值的東西，經他的手裏一過，便是一部經典，便是一部冷得不敢使人接近的死書了。所以他在文學上不能說他無功，但也不能說他無罪。一部論語本來是他思想的總集，學生言行的所在，我們自然不承認這也是一部文學書，然而他的門人並不是純粹不愛好文學者，有幾處記述是惹得我們稱許的。我們已承認古代很少純粹的文學書，所以我們也歡喜談這部純粹有哲學意味的論語。論語在漢時有三家：魯論二十篇，齊論二十二篇，與魯論多問，王知道二篇，而章句也有不同。古論出於孔子壁中，於二十一篇，實與魯論同。（因將堯曰一篇分為堯曰、從政二篇）至鄭玄乃合為一凡二十篇，就是現在的定本。論語的文字，正如孔子自己所說：「辭達而已矣。」所以很簡鍊質樸，毫無華采繁麗之處。有幾段可以當做小詩讀，特別有種韻味的。例如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雍也第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子曰：「歲寒

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子罕第九)像這幾段文字，雖然都簡短得很，然而正的是牠簡短，特別會使人耐味。孔子的悲哀，在這裏完全顯露了，我們不是可以當牠做詩讀？這都不是聖人的格言，而是詩人的詩句了；在文學上實比連篇累牘的，來得更更有價值。

【論語謁食】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論詩三十首】和方回同時的元好問，在全元之際，爲文章界一個顯學。他是北方人，對於南宋一切江西、四靈、江湖諸派一律掃除，提倡道健宏敞的作風。他選有中州集和唐詩鼓吹，略可以看出他的詩學眼光。唐詩鼓吹僅十卷，專選唐人七律，其去取亦頗有別裁，專爲鼓吹唐音，改革宋代諸派而設。但是我們如果想切實明瞭他的主張，他的遺山集中有論詩三十首絕句，是最好的材料。他這三十首詩，可以說是自從老杜論詩六絕以後，絕無僅有的佳作了。他大概的主張，是要有風骨有宏敞之氣，多任自然。下筆大方，要除兒女之情，要多有悲壯風雲之意。我

論

現在略引他其中的幾首。「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渭渭各清渾。」他這三十首是從漢魏一直論到宋末，開口以「正體」二字爲主，自有截斷衆流，獨任大雅扶輪之意。「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可惜井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爾何。」「建安風力」本是鍾嶸所推之極，則鍾嶸也說劉越石有「清剛之氣」。元好問正是主張風力清剛的人，所以入手批評就如此表現。他不滿意於兒女情多的詩，所以他說鍾嶸雖嫌張華兒女情多，風雲意少，但比較溫飛卿、李商隱還算好得多了。「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他以爲晉人詩多還都有建安黃初之意，像劉越石固可以與曹氏父子、劉公幹等相比，而淵明之自然高淳也，仍應列在晉詩之列，與淵明自己不忘晉室之意相符。這又是好問提倡天然不雕琢之作風。「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醜磊平。

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甯復見爲人。高情千古閑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阮籍之高橫，自然是他所欣賞的。自此諸人以外，六朝文人多半沒有真情真氣，像潘安仁之閒居賦，說得何等清高，但他的爲人卻輕躁趨利，拜賈謚之路塵，爲千古所笑。所以六朝的浮豔萎靡，好問一概抹殺。「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梁。論功若準乎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他以爲詩到唐初爲一振，但必推陳子昂爲起衰之手，沈宋仍不離齊梁，所以還不算。這也本是韓昌黎以來大詩家的公見，他又暗中以爲南方俗弊文衰，北方的雄風代之而起，所以提出斛律金那首敕勒歌，好像以爲南朝那樣卑弱，幸虧有一個北齊的斛律金，能發慷慨之聲，獨存古風。這種嫌薄南風的思想，時時在他的作品中表露出來的，他是北人，仕於金朝，雄奇之氣，固所當然。「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城壁，爭奈微

之識域珠。」本來元稹表彰老杜，不可謂不至，他作杜的墓誌，推老杜於李白之上，但他所指明老杜所以高於李白之點，實未能見其大處，不能令人滿意。好問所以說老杜的精處，尚非元稹所能見到，因元稹只說：「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諷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對於根本要點，未曾說出。不過元稹是就詩才與詩的技術上講，也未嘗不是確評。以思想作用來求文，固是根據古義，但老杜仍有一「轉益多師，「清詞麗句」之賞，足見得在才術上，也是不可不講求的。宋人對於杜之崇拜，暗中即本於元稹的觀念，涵泳於老杜的詩律甚深，是宋詩的特徵。元好問注意於「心聲」，注意於天然豪壯，厭薄有宋一代之風，所以有這種批評。「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這是對於一班學商隱的西崑家而言，西崑之流爲隱僻也，本是自來詩家所薄。不過我前邊論西崑家的眼光，實注意於清峭感愴。

的風致而且也多有不用典故之作。末流之弊固不可法。「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真書不入今人眼，而輩從教鬼畫符。」出處殊塗聽所安，山林何得賤衣冠。華歆一擲金隨重，大是渠儂被眼覷。「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飯山前。世間東抹西塗手，狂著書生待魯連。」切切秋蟲萬古情，燈前山鬼淚縱橫。鑑湖春好無人賦，夾岸桃花錦浪生。「切響浮聲發巧深，研磨雖苦果何心。浪翁水樂無宮徵，自是雲山韶濩音。」這幾首都是厭怪僻，重自然，以爲不可認山林氣味。一定就高於廊廟，至於研四聲研聲病，不若一任自然。世人何必定要走鬼僻的險路，不走光明的大路。杜甫大才，何嘗苦吟，孟榮本事詩謂李白笑杜甫作詩太苦，是不可信的。「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朱弦一拂遺音在，卻是當年寂寞心。」這是推尊韓愈柳宗元。韓之大筆淋漓，固是他所必取，而且韓愈雖然尊孟郊。若以韓孟比較而論，則決定取韓愈，而

不取孟郊之窮愁。他說柳宗元簡直是謝靈運第二。可惜人家多不知到他的功夫有這樣深遠。好問的唐詩鼓吹，拿柳詩冠一書之首；柳詩之得表彰，是他的特識了。「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纔動萬波隨。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在好問心中，以爲像東坡山谷，都是故意要翻新出奇，而一班人就立刻風起雲湧底隨著他跑；只知詩道盡於蘇黃，而竟沒有一個崛起於滄海橫流之會的人。他不滿意於蘇黃的詩，也因爲宋朝一朝的詩人，尊蘇黃尊得太過，幾不復知有蘇黃以上的人物，所以他有這樣的大聲疾呼。「百年纔覺古風迴，元祐諸人次第來。諱學金陵猶有說，竟將何罪廢歐梅？」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真。論詩甯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池塘春草謝家春，家古千秋五字新。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他以爲宋朝興國百年之久，始有歐陽修、梅聖俞、王安石這些人，革除西崑，上復古意，蘇黃諸人，無非承其後塵，不料宋人乃對於這幾個開山初祖，反置之不理。至於以學王

安石爲忌，或者猶可以熙甯新政爲嫌，而歐梅二人，又因爲什麼罪名而被廢棄呢？他的言外之意，當然是說宋詩，應推歐梅爲冠，不應該大家這樣過尊蘇黃歐之自然，梅之清切，正合好問的宗旨。本來像歐陽修、梅聖俞論詩的眼光，確是不能當作宋詩的眼光看，我前邊已說過了，好問又以爲江西派雖名爲宗杜，既遠不能及杜，又并且還趕不上義山之學杜，僅僅守得一個黃山谷，所以他又退一步說，黃山谷固然不必一定可尊，但甯可佩服山谷本人，決不作江西社裏的人物。這就是說江西社裏那些人的議論，恐怕都不是山谷本人所許可的。好問又自題其所選中州集說：「北人不捨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更可以見他的態度了。陳後山之苦吟，當然更不合好問的標準。好問重要的話，大概如此。心目中總是懸了一種門庭闊大天挺自然的作風，痛詆寒儉僻澀之習。本來像嚴羽像方回，都和好問一樣，都是欲救宋詩之弊，嚴羽提出盛唐的妙悟，方回又鞭辟近裏，正式提出老杜爲祖，又推重簡齋的高格。

欲爲江西派下一劑起死回生的妙藥，而元好問又專宗那種慷慨的古風而貶斥宋調。不過好問的宗旨，他好像專取那些大開大合的筆調，以老杜所說的「掣鯨魚於碧海」那樣雄壯的境界爲主。在好一面說，當然可以救宋末諸弊；但在壞的一方面說，就不免使人因「雄」而至於「擴」，因「壯」而至於「粗野」了。杜甫論詩，尚有極細密的地方，所以爲好問所不及。不過好問自己的詩，雄壯之中，仍有溫潤之美。生於金末元初，兵戈滿地，身世蕭瑟，所以詩中有感歎宏深之致。但學好問的人，往往失於粗野，這是無可諱言的。清四庫全書總目於唐詩鼓吹下，硬要說他這鼓吹一書，高出方回瀛奎律髓之上，這不特對於二書分量之大小，用力之勤逸，不是持平之論，而顯然是有意偏袒金之遺臣，偏袒邊塞的雄風，故薄南人的精作了。至於四庫全書總目說好問所選的詩，「去取謹嚴，軌轍歸一大，抵道健宏敞」，這本不錯，但也無非是事實上的問題，因爲他所選的，專是唐人七律一種，又專以道健宏敞爲主，說他謹嚴歸

一，當然是可以的。但如果說他單調又何嘗不可呢？四庫總目的批評有許多是不可信的。至於好問的中州集，又是儼然以那些詩爲正聲的意思；清翁方綱的石州詩話上說：「遺山錄金源一代之詩，題曰中州集，中州云者，蓋斥南宋爲偏安矣。」正是這個意思。至於好問同時的家鉉翁題中州集說：「壤地有南北，而文脈無南北，雖在萬里外，皆中州也。生於四方爲道學文章爲世宗，雖謂之中州人物可也。元子胸懷卓犖，彼同室藩籬，小智自私者，溟滓下風矣。」這是說好問中州集，是代表正宗的意思，并非有南北的畛域。家鉉翁此話，實是爲他曲解。明末錢謙益極推尊好問的唐詩鼓吹，因爲謙益最反對明朝高棟的唐詩品彙，他以爲高棟專以初盛中晚來分唐詩，又分些「正宗」「大家」等等名目，使人拘泥窒礙，不能得唐人整個的精神，不若元好問這個書來得大方，所以他力爲表彰，並爲之作註釋。但翁方綱石州詩話上又說，唐詩鼓吹，恐非真出於好問之手，方綱根據好問論詩三十首中於初唐舉陳子昂

於晚唐舉李商隱以爲識力高絕，不應該像唐詩鼓吹那樣專主雄闊一路，因爲好問分明以「精純」二字推商隱，足見得他也不是不能夠分別觀察的。不過唐詩鼓吹本來未曾題明是好問所著的，只有書前趙孟頫序裏說，是好問所編，門人郝天挺所註，於是大家就往往以此求好問之詩學。除了錢謙益曾經表彰一番外，這書影響並不大，也沒有什麼特別可討論的地方；我們要研究好問的批評，還應該細看他論詩三十首。又翁方綱對於好問這三十首詩，有詳細的討論，每首之後，曾經加了些評註。不過方綱這個評註，實是針對王漁洋而說的。他最不满意於王漁洋的詩論，因爲漁洋專講嚴羽的妙悟，而吐棄一切，尤詆山谷江西一路，而方綱是提倡宋詩的。漁洋曾有擬遺山論詩絕句，對於宋詩，貶得太過，所以方綱就以好問與漁洋之論，兩兩比較，而深責漁洋，但因此不免有點曲解好問之言，以牽就他自己的意見。譬如好問所說：「古雅難將子美觀，精純全失義山真。論詩甯下涪翁拜，不作江西社裏人。」

分明是不滿意於江西之尊山谷，不過是退一步的說法，而方網說這正是好問力尊山谷之處，以爲他認山谷之學杜和義山之學杜，皆深得杜髓，又以爲他以精純二字稱義山，足見他並非吐棄一切，專講妙悟。方網這樣解法，似乎有點成見了。我們把好問這三十首詩前後通貫起來一看，就可以明白。好問不但不屑意於山谷，似乎對於杜甫，也不必一定視爲惟一的宗主。李義山也不是他所尊崇的。我看嚴羽方回和元好問，都是欲救宋末詩學之弊，不過各人的藥方不同。好問雖然沒有明白吐棄一切格律精微之論，但無論如何，是欲以雄闊自然之風來救一班專講格律的人的末路。江湖四靈之小氣，江西末流之生硬，他都一律厭棄。總而言之，好問是主張慷慨大方的真風骨，比較言盛唐而流於空殼無真味的明七子，確是好得多了。

【論詩紀略】一卷。清羅田潘煥龍撰。有重刊本。

【論詩噤語】一卷。清漢陽汪昶撰。有同治元雨書屋刊本，在言志詩輯內。

【論理文】<sup>1</sup>古代論理文，偶散見於古書史中，然多重拙。至春秋時代，孔門記述孔子之議論問答爲論語一書，論理文漸肇豐美，逮戰國之世，諸子朋興，論理文日臻闕肆。

【論山詩選】<sup>22</sup>十五卷。清丹徒鮑之鍾撰。有道光詠真堂刊本。

【論句兒】<sup>27620</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論鵲】<sup>27627</sup>一卷。附小學論一卷。清新安汪詔舉撰。有同治九年一經堂刊巾箱本。

【論秋蟬】<sup>29</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論淫婦】<sup>32</sup>北平流行俗曲。（石派書）

【論禪孤】<sup>36</sup>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論淡】<sup>39</sup>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論學三說】<sup>774</sup>一卷。清太倉黃與堅撰。有道光六安晁氏活字本，在學海類編內。

【論印絕句】<sup>777</sup>二卷。清海昌吳騫撰。有拜經樓刊本。

【論範】<sup>8</sup>二卷。題元進士歐陽起鳴撰。其書雜取經史諸子之語爲題，各繫以論，而史事爲多，所見多乖。



僻不足採錄。

【謙庵詩鈔】清嘉慶間張禮撰。

【謙齋文錄】四卷，明徐溥撰。集中詩文頗多應俗之作，結體亦嫌平行，惟奏議指事陳言，委曲懇至，具見老成憂國之心。有刊本，清順治庚子閩刊本，道光刊八卷本。

【謙齋詩集】清光緒間王尚辰撰。

【謙齋詩稿】二卷，補遺一卷。清曹庭樞撰。是集皆其游京師時所作。

【謙齋初集】清光緒間王尚辰撰。

【謙受堂集】十五卷。清大興邵大業撰。有嘉慶刊本。

【謙益堂詩鈔】清乾隆間賈虞龍撰。

【謙光堂詩集】八卷。明文城王朱彌鉗撰。是集諸體詩凡八卷，而賦物居其大半，詠梅一韻至百首，頗見才氣，而骨格尚未成就。

【許亨】亨道，梁至陳一五一七至五七零高陽新城人。許懋之子，卒年五十四。少傳家業，孤介有節行。

謙許

博通羣書，多識前代舊事，名輩皆推許之。尤為南陽劉子遘所重。起家梁安東王行參軍，兼太學博士。陳武帝受禪，授中散大夫，宣帝入輔，以亨貞正有古人風，常以師禮事之。及宣帝即位，拜衛尉卿。卒，亨初撰齊書并志五十卷，遇亂遺失，後撰梁史，成者五十八卷，又著有文筆六卷（陳書本傳）。

【許彥伯】唐一六八二頃杭州新城人。許敬宗之孫，頗有文。起家著作郎，敬宗晚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冊悉令彥伯代作。敬宗嘗戲謂其子昂（即彥伯之父）曰：「吾兒不及若兒。」昂對曰：「渠父不如昂父。」後以納婢妾被議，奏流嶺表，遇赦還，除太子舍人。早卒。彥伯著有文集十卷（新唐書志及舊唐書本傳）。

【許應龍】恭甫，宋一約一一七四至一二六四間福州閩縣人。卒年八十一。年五歲就通經旨，一二零八年舉進士，調汀州教授，屢遷為籍田令。時李全時青等歸附，應龍入對，有養虎遺患之說，後皆如其所言。理宗即位，首陳正心為治國平天下的綱領，遷著作郎，可外知潮州，更有治聲，累官兵部尚書兼中書。

舍人，以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卒。應龍著有東澗集十四卷。

【許應元】<sup>1</sup>子春，明一五零六至一五六五錢塘人，卒年六十一。五三二年進士，以剛介忤執政，不得館職，出知泰安州。廉白自持，累官至廣西布政使，皆有治聲。應元工詩文，有許水部集三卷。

【許亦魯】<sup>0.3</sup>省與清，一七六六項武進人。居太湖馬跡山，例得補知縣而不願就，翩然歸隱。歷主各書院講席，崇實黜華，力矯時弊。一時成風，亦魯所著領雲全集，凡詩古文十六篇，風行海內，又有不寐錄小說二十四篇，記載社會之現象，上自宮禁，下之閭閻，形形色色，無奇不有，而于明季遺事，搜羅尤詳。

【許文肅公外集】<sup>0.40</sup>五卷，附錄一卷，書札一卷。清嘉興許景澄撰。盛沅輯，有排印本。

【許奕】<sup>0.43</sup>成子，宋一一二零八頃簡州人。以父任主長江簿，一一九九年擢進士第，授簽書劍南東川節度判官，歷起居舍人，韓侂胄議開邊，奕貽書論之，侂胄不悅，後使金，金人久聞奕名，禮迓甚恭，還奏和議。

不可恃，宜整理紀綱，訓練將卒，使屈伸進退之權，復歸於我。權禮部侍郎，條六事以獻，後遷吏部侍郎兼權給事中，論駁十六事，皆貴族近習之撓政體者，士論韙之。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奕性孝友，通籀隸書，著有毛詩說論語尚書周禮講義奏議雜文等。

【許謹身】<sup>0.4</sup>瑞徵，號金橋，清仁和人。兵部武選司主事。黃韻甫嘗論其詞謂：金橋詞婉妙聰俊，與茶烟閣為近。

【許靖】<sup>0.5</sup>文休，漢一一五零至二二二汝南平輿人。卒年七十三。與從弟邵俱知名，善臧否人物，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董卓秉政，周諮為吏部尚書，靖與共謀拔用賢才。後各舉兵欲誅卓，卓怒，被害，靖奔依揚州陳禕，後入蜀，為廣漢太守。先主克蜀，以靖為太傅，靖雖年逾七十，猶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亦敬事之，靖作有文集二卷。唐書經籍志一。

【許詢】<sup>0.76</sup>玄度，晉——三四五頃高陽人。總角秀惠，人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有才藻，善屬文，與孫綽並稱。

爲一時文宗，好遊山水，體便登涉。故時人云：「詢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辟司徒掾，不就。隱居永興之究山，早卒。詢長於五言詩，司馬昱稱其「妙絕時人」。著有文集三卷。隋書、唐書經籍志。

【許誦珠】寶娟，清海寧女子。有澹吟仙館遺稿，見杭郡詩三輯。

【許謙】<sup>08</sup>元遜，晉至後魏——三三四至三九六代人。卒年六十三。少有文才，善天文圖讖之學。魏建國時，將家歸附，爲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記，與燕鳳俱授獻明帝經。登國初，與張袞等參贊初基。慕容垂來犯，楊佛嵩援兵遲緩，謙爲書遺之，佛嵩乃倍道兼行，以功賜爵關內侯。慕容垂死，謙上書勸進，進爵平舒侯，官至安遠將軍。卒。諡文。

【許謙】益之，元——二七零至一三三七。其先京兆人，由平江徙婺之金華。卒年六十八。歷代名人。生卒年表作生於咸淳五年，卒年同年六十九歲。黃潛撰墓誌云：生至元三年，此從續疑年錄據元史本傳。數歲而孤，穎悟異常，稍長，力學，取四庫書分畫

許

夜讀之，雖病不廢。受業於金履祥，盡傳其奧。於書無不窮探精微，不出里閭，將四十年。公卿累薦，終不就。暮年講學，尤爲誠悉。從游者千餘人。縉紳先生有過其鄉，必往存問，或訪以典禮政事，莫不敬服。晚以白雲山人自號，世稱白雲先生。卒。賜諡文懿。謙清修苦節，著有白雲集四卷，四書叢說二十卷，及詩集傳名物鈔八卷。元史本傳。

【許謙文】益之以講學名一時，儒者所稱白雲先生是也。著有白雲集。益之初從金履祥遊，講明朱子之學，不甚留意於詞藻，然其詩理趣之中，頗含興象，五言七體，尤諧雅音，非擊壤集一派，惟涉理路者比。文亦醇古，無宋人語錄之氣，蓋講學家之兼擅文章者也。

【許玉峯先生集】<sup>10108</sup>三卷。清桐城許鼎撰。附錄一卷，附松田遺文一卷。桐城陳紀撰。有咸豐刊本，同治重刊本。

【許靈長集】<sup>10108</sup>明許光祚撰。詩格平易，罕逢警策。【許集】<sup>11</sup>忱夫，宋——一二二五。頃海鹽人，嘉熙中（

文——〇——一二五七

一二三九年左右一隱於秦溪，植梅於屋之四榜，號曰梅屋。四壁儲書數千卷，中懸白蘇像。裴著作頗多，有梅屋詩稿一卷，融春小綴一卷，梅屋三藁一卷，梅屋四藁一卷，雜著一卷，樵談一卷，獻醜集一卷。

【許水部稿】<sup>122</sup>三卷。明許應元撰。凡詩一卷，文二卷。

【許廷錄】<sup>12401</sup>又名逸，字升聞，號適齋，清——一六四四

頃常熟人。卒年六十五。工畫山水花卉，兼寫竹，講求字學詩律，兼喜填詞度曲，所著有兩鍾情、五虎山諸傳奇，及東野軒集（畫史彙傳）。

【許廷錄】<sup>89</sup>子遜，清——一七二九頃江蘇長洲人。少

英敏，慷慨激發，精弓馬刀槊，徧遊四方，交海內知名士，一七二零年舉人。官福建武平知縣，有善政。去後人益歌思之。晚居長洲郭外之陳墓河，水雲千頃，花草數椽，與沈德潛、王昶相往來，以詩自遣。廷錄詩才綺麗，五言律、七言絕句尤工，少絨詩謁王士禎，士禎歎為後來之畏。高其倬每對客誦其佳句，有作輒與商榷，藝林兩賢之所著有竹素園集（清史列傳）。

【許廷初】<sup>12401</sup>雲林，清德清女子，有福連室集，見西冷

閨詠。

【許琮】<sup>15</sup>清女子許素娟之女，字孟淵，著有簫管吟。

【許孟昭】<sup>1710</sup>清元和許廷錄之女，字景班，與孫女楚

畹，均能詩，見別裁集。

【許琛】<sup>1719</sup>素心，清侯官女子，有疏影樓稿，見正始集。

【許及之】<sup>172</sup>深甫，號涉園，宋——至一二零九温州

永嘉人。一一六三年舉進士，知分宜縣，遷宗正丞。乾道元年（一一六五年）與薛叔似同擢為拾遺。光宗時，屢有違忤，甯宗即位，除吏部尚書，兼給事中。黨事起，叔似被累斥逐，及之則諂事韓侂胄，無所不至。

未幾得同知樞密院事，嘉定二年（一二零九年）拜參知政事，侂胄誅，降兩官，貶泉州居住。及之工詩文，著有文集三十卷，涉齋課藁九卷（均宋史藝文志）。

【許子儒】<sup>174</sup>文舉，唐——六八四頃潤州句容人。高宗

時為奉常博士，長壽中（一六九三年）歷天官侍郎，弘文館學士，封潁川縣男。子儒著有文集十卷（新唐書藝文志）傳世，又常注史記，未成而終。

【許重炎】<sup>201</sup>少來清——一七六六頃荆溪人，許昌國之子，工文，著有璞堂文鈔十一卷，多講學語。

【許秀貞】<sup>202</sup>清貴筑胡鳳翔之室。字芝仙，詩體清淡。其詩見黔詩紀略。

【許孚遠】<sup>204</sup>孟中，號敬庵，明——一五三五至一六零四，德清人。卒年七十一。五六二年進士，授工部主事。隆慶初，為廣東僉事，招降大盜，擒獲倭寇。萬曆時，知建昌府，暇輒講學，尋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奏請以僧田十六入官，又募兵墾海壇地八萬三千有奇。築城建營舍，聚兵以守，官終兵部左侍郎，卒，諡恭簡。孚，學宗王陽明，有敬和堂集八卷。

【許顛】<sup>211</sup>彥周，宋——一一一一頃襄邑人。嘗與惠洪面論冷齋夜話，評李義山詩之誤，在長沙相從彌年。宣和中，曾遊嵩山。顛著有彥周詩話一卷。

【許衡】<sup>212</sup>仲平，號魯齋，宋至元——一二零九至一一八一，河內人。卒年七十三。父是農人，生來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稍長，嗜學。

如飢渴，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子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

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為己任。世祖時召為國子祭酒，

議事中書省，拜中書左丞。他見帝多奏陳，及退，皆削其草，故其言多秘。世罕得聞。時阿哈馬特擅權，勢傾朝野，他論其事，不報。因謝病，得解機務。卒諡文正。學者稱魯齋先生。著有讀易私言、魯齋心法、魯齋遺書，并傳於世。文詞嚴密，又善教授。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聽其言，雖武人俗士，多感悟者。卒之日，無貴賤少長，皆哭其門。四方學士，皆聚器，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

【許師六集】<sup>217</sup>不分卷。清江都許承家撰。有康熙二十年獵微閣刊本。

【許經】<sup>219</sup>令則，明——一六二八頃松江華亭人。師陳繼儒，嘗演其鄉朱姓與平湖陸姓以教子昇天杯，互為要挾事，著擲盃記傳奇。

【許鼎】<sup>222</sup>伯調，（一作字梅崖）清——一七二五頃

福建侯官人。許遇之子。一七二三年舉人。官浙江遂昌知縣。鼎能詩。著有少少集及刺桐城紀遊。清史列傳一。

【許繼<sup>229</sup>】士脩，甯海人。自號觀樂生。作詩九章以言志，稱為觀九樂詠。所謂九樂一青天，二白雲，三初日，四霽月，五丹霞，六滄海，七遠山，八澄澗，九古書。清史列傳一。

【許德蘋<sup>229</sup>】香濱，清吳縣女子。有和漱玉詞澗南詞，見顯志堂稿，又有駢體文鈔。

【許德蘊<sup>449</sup>】懷玉，清仁和女子。有繡餘自好吟，見然脂餘韻，徐乃昌室。

【許纘<sup>249</sup>曾<sup>249</sup>】孝修，號鶴沙，清——一六六三頃華亭人。一六四九年進士。官至雲南按察使。纘曾工詩，著有寶綸堂集五卷；又有滇行紀程一卷，續抄一卷，東還紀程一卷，續抄一卷。

【許仲元<sup>25</sup>】小歐，清——一七五五至？雲間人。遊幕四方，生平足迹遍天下。道光七年，年七十三，罷官居武林，作三異筆談四卷，多記當時掌故。

【許仲琳<sup>14</sup>】號鍾山逸叟，明——一五六頃南京人。

天府人。善為通俗小說，著有封神演義一百回。中國通俗小說書目。

【許自昌<sup>260</sup>】玄祐，明——一五九六頃吳縣人。與陳繼儒諸人文往，摺梅花墅，聚書連屋。又好刻書，所刻有韓柳文集及太平廣記等。自昌擅作曲，有傳奇水滸記，橘浦記，靈犀佩，弄珠樓及報主記等。其他有楞齋漫錄十二卷，詩鈔四卷，捧腹談十卷。（均鄭振鐸中國文學史）

【許自昌<sup>2</sup>傳奇】自昌所作以水滸記最有名。這劇係寫晁蓋等設計搶劫蔡京的「生辰綱」事，發逃入梁山泊，做強盜，和宋江殺死閻婆惜，入梁山泊為夥的故事。情節與水滸傳所寫的大致相同。橘浦記向未詳於諸家的戲曲目錄中，近年始在日本宮內省圖書寮發見。卷首署有「勾吳梅花墅編」字樣，梅花墅像許氏所居，此已詳諸陳眉公的記中。這書應係許氏所撰無疑。書中敘述柳毅和龍女的故事，根據唐李朝威的短篇小說柳毅傳（請參看唐宋傳奇集——鼻山標點）南宋雜劇有柳毅大聖樂，元雜

劇有柳毅傳書均係寫同一事實清初李笠翁的傳奇蜃中樓亦寫這件事。事涉怪異，但頗饒趣味。報主記之情節不詳。X91

【許皇后】漢成帝許皇后，聰慧善史書，後以祝詛事坐廢。成帝時數有災異，用劉向谷永等言，減省椒房掖廷用度，后嘗上疏爭之。

【許伯政】惠堂一字石雲清——一七零三至？湖北巴陵人。一七三六年舉博學鴻詞。一七四二年成進士。知四川彭縣，有惠政。值金川用兵，供費浩穰，伯政籌辦軍需，而民不擾。歷擢山東道監察御史，致仕歸家。居數十年，不履城市，惟究心經傳。伯政著有事三堂文集及益青閣詩集，又作有易深八卷，春秋深九卷，詩深十六卷，及全史日至源流三十二卷。一均清史列傳。

【許穆夫人】左傳閔二年曰：許穆夫人賦載馳。毛詩小序曰：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

許

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又楚丘詩序四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桓公救而封之，是處漕即文公也。詩稱控于大邦，本欲希齊之救，而桓公果出兵以置文公，意者此詩有以感發乎？〇七

【許安仁】子靜。金——一二九至一二零五。獻州交河人。中州集作河間樂壽人。卒年七十七。幼孤，刻苦讀書，善屬文。登一一六七年進士第，調河間縣主簿。歷遷太常博士，兼國史館修撰，禮部員外郎，出守澤州。在官二年，遷同知河南府事。以汾陽軍節度使致仕。安仁能詩，有古君子風。官澤州時，曾著無隲論十篇，一金史本傳——上之朝。

【許寶善】毀虞，一字穆堂，清——一七七五。頃江蘇青浦人。乾隆進士。累官監察御史，丁憂歸，不復出，以詩文詞曲自娛。與杜綱友善，嘗為綱所作南史、北史二演義作序，且為之評。綱亦評寶善之散曲。寶善尤工散曲，有自怡軒樂府四卷，及自怡軒詩艸、南北宋填詞譜、五經揭要等。

【許宗彥】周生，又字積卿，一字固卿，清——一七六

八至一八一八浙江德清人。卒年五十一。九歲能讀

經史，善屬文。王昶愛其才，作精卿字說以贈。一七九

九年進士。為朱珪所重，授兵部主事，就官兩月，以親

老遽引疾歸。親沒，卒不出居杭州，閉門以讀書為事。

宗彥喜購異書，於學無所不窺，尤精天文，自製渾全

球，別具神解。著有鑑止水齋集二十卷。《清史列傳

》又與妻梁德繩續陳端生未完之再生緣彈詞。

【許宗衡】明——一六二八頃人。嘗偕其弟至中都

弟病卒，宗衡傷之，乃引王哀聞雷事，作雷鳴記傳奇。

《曲海總目提要》以誌哀思。

【許宗衡】海秋，清——一八一一至一八六九江蘇

上元人。卒年五十九。一八五二年進士。官至起居注

主事。宗衡工詩文，著有玉井山館文略，玉井山館詩

集及玉井山館詩餘。

【許汝霖】<sup>3414</sup>時庵，清——至一七二零浙江海甯人。

一六八二年進士。歷贊善，督江南學政，時稱得士。累

工集一卷，詩集五卷。

【許汝賢】<sup>3416</sup>清光緒間人。著有許汝賢詩。

【許浩】<sup>3416</sup>復齋，明——一四八八頃餘姚人。宏治中，以

貢生官桐城縣教諭。浩嘗記敍明初以來朝野事迹，

為復齋日記二卷。又著有宋史闡幽及元史闡幽。

【許遇】<sup>36</sup>不棄，一字真意，號花農。又號月溪，清——

七零零頃福建侯官人。許友之子。順治間，貢生。知河

南陳留縣事，調長洲，並有惠政。公餘輒邀士友唱酬，

吟咏不輟。後卒于官。遇少時受詩於王士禛，七絕尤

擅長。亦工畫松竹梅石。著有紫藤花庵詩鈔。《清史

列傳》

【許洞】<sup>37120</sup>洞天，（一作洞夫，又作淵夫）宋——約九

七二至一零一六間蘇州吳縣人。卒年四十二。性疎

雋，幼習弓矢擊刺之技，及長，折節勵學，尤精左氏傳。

一零零零年舉進士第，起家雄武軍推官。免歸，日以

酣飲為事。所居惟植一竹，以表特立之操。吳人稱曰：「許洞門前一竿竹。」景德二年，（一零零五年）

獻所撰虎鈴經二十卷。應一洞識韜略運籌決勝。」



科以負譴報罷。大中祥符四年，獻三盛禮賦，名試中書。改烏江縣主簿，卒。洞著有文集一百卷，春秋釋幽五卷，及演玄十卷。均宋史本傳。

【許潮】<sup>37120</sup>時泉明——六一九頃湖高靖州（一作黃州）人。工樂府，雜劇有武陵春、蘭亭會、寫風情、午日吟、南樓月、赤壁遊、龍山宴及同甲會各一本。傳奇有鞞鞞記及泰和記各一本（均曲錄）。

【許潮曲】所作雜劇，今存者八種：武陵春、蘭亭會、寫風情、午日吟、南樓月、赤壁遊、龍山宴、同甲會。並盛明雜劇二集本。皆為一折的短劇。武陵春的情節出自晉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寫武陵漁夫誤入桃源之事。蘭亭會係王羲之在三月上巳脩楔於山陰蘭亭的故事，中間以謝安殷浩褚裒作陪襯。這情節都為一般人所共知的。寫風情是寫唐劉禹錫赴蘇州為刺史，路過揚州，受杜司空的款待，司空使如雲賽月兩妓伏侍禹錫睡，禹錫醉臥至曉，不知有妓女侍側之事。這是文人的一段佳話。午日吟是寫杜甫在成都時，端午日有劍南節度使嚴武訪甫於其江

許

畔的草堂，兩人終日吟詩不輟。事南樓月是晉庾亮當八月仲秋之夜，在武昌江夏驛的南樓大宴羣僚，并賞月的故事。赤壁遊寫蘇東坡和黃山谷佛印禪師戲於赤壁之事（根據蘇氏自作的前赤壁遊文）中間並出漁父作點綴。龍山宴即孟嘉落帽的故事（晉桓溫和羣僚在重陽節共登高山飲宴，忽一陣風至，吹落參謀孟嘉的帽子，露出禿頂，為羣僚所笑，一時傳為佳話）。同甲會寫丞相文彥博退隱後居洛陽，和一班退役的大官程珣、司馬旦、汝言（皆七十八歲的老翁）等舉行「同甲會」，並演劇助興之事。曲品曾言及許潮有傳奇泰和記，「每齣寫一事」，「劇體按歲月選佳事」，疑今所存雜劇八種即是泰和記中的殘篇。因為每種雜劇都有情節——如武陵春的桃花開，正在陽春三月。蘭亭會的蘭亭會，是三月上巳。寫風情在五月梅雨之候，南樓月當八月仲秋之節，赤壁遊在七月十五之後，龍山宴係九月重陽，同甲會在十月小陽春等，都各有季節的關係。盛明雜劇中以蘭亭會一劇作「升

庵楊慎編，其餘並題「許潮編」，其實蘭亭會還是許潮編的，作「楊慎編」是錯誤。三一

<sup>37127</sup>

【許鴻磐】浙逋清——七九五頃山東濟甯州人。

一七八一年進士官指揮，改安徽同知，擢泗州知州，所至有聲。公務之餘，以著書為事。鴻磐少負俊才，博涉羣書，尤精史學。著有六觀樓遺文二卷，雪帆雜著一卷，及尚書札記稿四卷。均清史列傳。亦工曲，著有六觀樓北曲六種，為西遼記、雁帛書、女雲台、孝女存孤、儒吏完城……等。（中國近代戲曲史）

<sup>3715</sup>

【許渾】仲晦，新唐書藝文志注，字用晦，此從

唐才子傳。唐——八四頃潤州丹陽人。工詩，格調豪麗。八三二年登進士，為當塗、太平二縣令。少苦學，勞心，有清羸之疾，至是病發不能起牀，因免久之，起為潤州司馬。大中三年（八二九年）拜監察御史，歷虞部員外郎、睦、郢二州刺史。有別墅在潤州丁卯橋，每抱病，退寓其間。渾著有詩集，名曰丁卯，凡二卷。（新唐書藝文志）

【許渾詩】宋范晞文對床夜話極推許渾，他說：「

七言律詩極不易，唐人以詩名家者，集中十僅一二，且未見其可傳。蓋語長氣短者，易流於卑，而事實意虛者，又幾乎塞。用物而不為物所贅，用情而不為情所牽，李杜之後，當學者許渾而已。周伯弼以唐詩自鳴，亦惟以許集諄諄誨人……其起結尤非中唐人可及。」楊升菴斥之道：「唐詩至許渾，淺陋極矣，而俗喜傳之，至今不廢。高棟編唐詩品彙，取至百餘首，甚矣揀之無目也！揀不足言，而楊仲弘選唐音，自謂詳于盛唐而略於晚唐，不知渾乃晚唐之尤下者，而取之極多。仲弘之賞鑒，亦羊質而虎皮乎？陳后山云：『近世無高學，舉俗愛許渾。』斯卓識矣！孫光憲云：『許渾詩，李遠賦，不如不做。』當時已有公論，伯謙輩之夢於此也！」（藝苑卮言）二〇〇

【許遂】揚雲清——一七一頃廣東番禺人。性警敏，讀書淹貫。一六九六年舉人，授江南清河知縣，有

惠政，坐承追不力，免。杜門著述，名益起。會舉博學鴻詞，以格於部議，不得與試歸。遂為文豪，放自喜，尤長於詩。著有真吾閣前後集。（清史列傳）

【許友】初名宰又名友眉（一作有眉）字有介一字甌香清——一六七四頃福建侯官人。諸生少師倪元璐學。晚慕米芾為人，構米友堂祀之。友工書善畫，詩尤孤曠高迥。錢謙益官錄其詩於吾炙集中。王士禛、朱彝尊亦稱賞之。著有米友堂詩集（清史列傳）。

【許堯佐】<sup>4021</sup>唐——八零六頃人。擢進士第，又舉宏辭為太子校書郎。貞元十六年，一八零零年一與張宗本、鄭權皆佐征西幕府。後位諫議大夫，卒。堯佐著有傳奇文柳氏傳，行於世，亦為詩，全唐詩錄有他的詩六首。

【許有壬】<sup>4022</sup>可用，元——一二八七至一三六四湯陰人。卒年七十八。幼穎悟，一讀五行。一三一五年登進士第。至正中累官集賢大學士，改樞密副使，拜中書左丞兼太子左諭德致仕。立朝近五十年，三入政府，於國家大事，侃侃不阿，多有可紀。有壬著有正集八十一卷，圭塘小稿十三卷，別集二卷，繪集一卷，附錄一卷。其文雄渾闊肆，屢切事理。

【許有孚】<sup>404</sup>可行，元——一三三零頃湯陰人。許有壬之弟。登進士第。歷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有壬致仕歸，日與有孚及子楨觴詠于圭塘別墅，有圭塘款乃集二卷。

【許古】<sup>406</sup>道真，金——一一五七至一二三零河間樂壽人。許安仁之子。卒年七十四。一一九四年詞賦進士。貞祐初（一一二一三年）自左拾遺拜監察御史。累官左補闕，因故解職。哀宗即位（一一二二四年）首命驛致之，遷左司諫。未幾，乞身還伊陽，郡守為起伊川亭。古性嗜酒，老而未衰，每乘舟出村落間，留飲或十數日不歸。及沂流而上，老稚奔走爭為之挽舟，數十里不絕。古平生好為詩及書，然不為時人所重，僅中州集收載之。

【許真人拔宅飛昇】<sup>408</sup>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許彬】<sup>42</sup>一作柳，亦作琳。唐——八七三頃睦州人。舉進士不與第。鄭谷同時。彬所作詩，全唐詩錄存一卷。

【許懋】<sup>44</sup>昭哲，宋至梁——四六四至五三二高陽新

城人。卒年六十九。少孤，性至孝。篤志好學，爲州黨所稱。十四入太學，受毛詩，撰風雅比興義。尤曉故事，稱爲儀注之學。起家後軍豫章王行參軍，歷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中記室。文惠太子聞而召之，侍講于崇明殿。僕射江祐甚推重之，號爲「經史笥」。大通中，官至太子中庶子。卒。懋著有文集十五卷，述行記四卷。風雅比興義十五卷。

【許旭】<sup>460</sup>九日清——一六五三頃江蘇太倉州人。諸生。明亡後，專力於詩古文，不問外事。旭工詩，爲吳偉業所稱，與黃與堅等稱「婁東十子」。著有秋水集。（清史列傳）

【許恕】<sup>463</sup>如心，元至明——？至一三七四江陰人。至正中，薦授澄江書院山長，旋棄去。會天下已亂，乃遁迹賣藥於海上，與山僧野人爲侶。善自晦匿，罕相識者。故徵召不之及。恕著有北郭集六卷，補遺一卷。他的詩意沉鬱，而音節高朗。

【許恕詩】恕詩格力頗道，往往意境沈鬱，而音節高朗，無元季靡靡之音。近體頗似陳與義，遭逢喪亂，

故多愁苦之詞。然如偶成詩之一「暹豆苗綠，獨行溪水西，繁露墜叢竹，新流漲芳隄，偶與樵者語，忽聞幽鳥啼」云，亦未嘗不儻然清遠也。

【許相卿】<sup>469</sup>伯台，明——一五三一頃海甯人。正德間，進士及第。世宗時，授兵科給事中。宦官張銳、張忠有罪論死，帝欲寬之，他切諫不可，爲給事三年，直諫皆不見從。漢謝病歸。相卿爲文雅潔，語多慷慨。作有雲邨文集十四卷，與史漢方駕，革朝志。

【許均】<sup>471</sup>叔調，號雪邨，清——一七二六頃福建侯官人。許鼎之弟。一七一八年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吏部主事。性嚴正，勇於任事。擢禮部郎中。均工詩，善書畫。著有玉琴書屋詩鈔。（清史列傳）傳於世。閩中以詩世家者，皆稱「許氏」。

【許解】<sup>472</sup>子遜，又字鍾斗，明——一六一六頃同安人。一六零一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爲人氣岸嶙峋，不諧俗。好讀書。海內傳誦其文，呼曰許同安。解著有許鍾斗集五卷，八經類集二卷。

【許解八股文】俞長城說：「古文之盡，莫如歐陽

永叔時文之盡，莫如許鍾斗。萬物始而含孕，繼而發榮，終而爛漫，其必趨於盡者勢也。惟善用盡者，作以持之。永叔之文盡矣，而骨力峭拔，風度委折，使人不覺其盡。鍾斗之文亦盡，而道鍊古腴，人又不厭其盡也。鍾斗其時文中之「永叔乎」！然黃汝亭與許二人的八股文，皆學王（鏊）錢（福）一派，王夫之至誠為「吟舌嬌澀，如鴿鴝學語」。

【許穀】<sup>479</sup>仲貽，號石城，明一五五零上元人。好讀書，博涉精詣，有文名。登一五三五年進士。官至南京尚寶卿。歸田後，嗣顧璘主詞壇。家居三十年，未嘗通書政府。縉紳有造門求見，不報謝。穀詩格爽俊，得古人之意。著有省中稿二卷，二臺稿二卷，歸田稿十卷，及武林稿一蒸（千頃堂書目）。

【許翰】<sup>484</sup>崧老，宋——至一一三三拱州襄邑人。通經術，正直不撓。一零八八年舉進士第七年，召為給事中，累拜尚書右丞，兼權門下侍郎。極力求去，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又以言落職。紹興元年（一一三一年）召復端明殿學士，辭不至。復資政殿

學士，卒於官。翰著有襄陵集十二卷，及論語解，春秋傳（宋史本傳）。

【許敬宗】<sup>186</sup>延族，隋至唐——五九二至六七二杭州新城人（舊唐書作興城人。此從新唐書）。許善心之子。卒年八十一。性輕傲，善屬文。隋大業中，第秀才，依李密為記室。唐初為文學館學士。貞觀中，除著作郎，兼修國史，尋專掌詔令。高宗時，為禮部尚書。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之。帝意遂定。陰附武后，謀逐褚遂良，殺長孫無忌等，致位右相，威寵莫比。又竄改高祖太宗實錄，專出己私，其言率多誣罔，為世所詬病。咸亨初，以特進致仕。卒。敬宗著有文集八十卷（舊唐書志作六十卷。此從舊唐書本傳及新唐書志）。

【許奉恩】<sup>186</sup>叔平，清——一八六二頃安徽桐城人。一八四三年秋闈報罷，身歷太平軍之亂，流離轉徙，間關數萬里。常記所聞為風鶴塗說，藏稿武林，城陷，因遭散佚。又仿聊齋志異為里乘十卷，積三十餘年始成。

詩

【許虬】<sup>52</sup>竹隱，清——一六六二頃江蘇長洲人。一六五一年舉人。官至思南府知府。虬工詩，多擬古之作，如古詩十九首等，都有和作。著有萬山樓詩集二十四卷。

【許田】<sup>604</sup>莘野，清錢塘人。高縣知縣。有屏山春夢詞二卷，水痕詞一卷。

【許田射鹿】北平流行俗曲（快書）

【許昌國】<sup>606</sup>行賡，原字一清，清——一七三六頃荆溪人。歲貢生。昌國著有薪樵集四卷，多講學語。

【許景衡】<sup>609</sup>少伊，宋——一零七二至一一二八温州瑞安人。卒年五十七。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一零九四年登進士第。宣和六年（一一二四年）召為監察御史。高宗即位，除御史中丞。累遷尚書右丞，有大政事，必請問極論。黃潛善等以其異己，潛罷職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至瓜洲得疾，及京口卒。諡忠簡。景衡為文粹然一出於正，詩吐言清拔。著有橫塘集三十卷。（宋史藝文志及文獻通考）

【許景衡詩】其詩吐語清拔，不露伉厲之氣。四庫提要甚稱其「玉樽浮蟻一樣白，青眼與山相對橫」之句，殊饒風韻。我們不妨舉他的寸碧亭一詩以為例：「杖履尋常行樂處，不論小徑與幽亭。誰知蒼莽千峯外，尚有仙山一點青。」即此可見景衡詩的風味一斑。

【許景先】<sup>24</sup>唐——至七二五左右常州義興人家。居洛陽。少舉進士，授夏陽尉。神龍初（七零五年）景先獻大像閣賦，詞甚美麗。擢拜左拾遺，遷給事中。後遷中書舍人。開元初（七一三年）與齊澣、王丘、韓休、張九齡掌知制誥，以文翰見稱。張說嘗曰：「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峯激流，蘄絕之勢，然屬詞豐美，得中和之氣，亦一時之秀也。」後出為饒州刺史。又入拜吏部侍郎卒。

【許景樊】<sup>4</sup>蘭雪，明朝鮮人。時朝鮮藩屬中國。生卒年未詳。嫁進士金成立。明末，成立殉難，伊遂為女道士。初八歲時，作廣寒宮白玉樓上梁文，文至奇偉，出二兄葑筠之右。其詩饒有唐音，閎麗慕李昌谷溫飛

卿而才力足以副之。有集傳於世，朱狀元之蕃使東國，得其集以歸，遂盛傳一時。（一〇七）

【許嗣隆】67山濤清——一六九七頃江蘇如皋人。一六八二年進士官翰林院編修。三十二年，典試雲南。嗣隆著有奉使滇南集，即典試雲南時往來紀行之作。多述山川名勝。

【許堅】771唐人有異術，嘗往來廬阜茅山間，後不知所終。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許月卿】772太空，後更字宋士，小名千里駒，字駒父。宋至元——一二一七至一二八六婺源人。卒年七十。受學魏了翁，入江淮幕中，以軍功補校尉。理宗時，廷對賜進士及第，授司戶參軍。嘗率三學訟權相，理宗目爲狂士。改江西提舉，治政廉肅，人號爲「鐵符」。賈似道當國，以月卿試館職，言語不合罷去。歸故里，閉戶著書，號泉田子。元兵下錢塘，月卿深居一室，十年不言。而卒時人稱爲山屋先生。謝枋得嘗自題其門曰：「要看今日謝枋得，便是當年許月卿。」月卿詩文集已不傳，今有先天集抄（宋詩鈔）百官箴。

【許學蘊】774珏樓，清錢唐女子。有珏樓吟稿，見杭郡詩輯。

【許善心】80務本，陳至隋——五五八至六一八高陽北新城人。許亨之子。卒年六十一。（隋書本傳云：「九歲而孤。」查許亨卒於陳太建二年，即五七零年，則善心當生於公元五六二年。此依本傳善心卒年推算，恐有差誤。）少孤，聰明有思理，所聞輒能誦記。多聞默識，爲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徧通涉。十五解屬文，父友徐陵稱爲神童。起家新安王法曹，郎，稱撰史學士。禎明二年（五八八年）加通直散騎常侍，使隋，留紮賓館。陳亡，衰服號哭，以本官值門下省。開皇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閣。隋文帝召百官賜醢，告以此瑞。善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累遷通議大夫。後宇文化及弑逆，隋官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不至。化及遣人就宅執至朝堂，善心不舞蹈而出，遂被害。後追諡曰文。善心嘗與崔祖濬奉勅撰靈異記十卷。初，父亨撰著梁史，未就而卒。善心續成父志。

共成七十卷。又曾做阮孝緒七錄，更製七林，及撰方物志。

【許善長<sup>7</sup>】號玉泉樵子，清——一八七五頃浙江杭州人。嘗守建昌。善長工作曲，著有神山張靈媧石茯苓仙、瘞雲岩、臙脂獄及風雲會等傳奇六種。

【許鍾斗集<sup>82</sup>】五卷。明許懈撰。是集大抵應俗之作，館課又居其強半。

【許鄭學廬存稿<sup>87</sup>】八卷。清王紹蘭撰。有原刊本。

【許光治<sup>90, 21</sup>】龍華清——？至一八五五海昌人。卒年四十餘。少穎悟，從兄光清學。弱冠后，以授徒為生。又旁涉諸藝事，自書畫篆刻，以至醫藥、音樂，皇極、奇門等，無不通曉。光治工散曲，生平最佩服可久、恣吉之作，著有江山風月譜一卷（中國詩史）存小令五十餘首。

【許光治散曲<sup>4</sup>】在前代諸曲家中，他最推重張可久與喬吉，且曾手鈔張的小令，所以他的作風也是屬張喬一派，而與張尤近。許曲中如碧羅團扇戀新秋、庭院清幽、空階時見一螢流、青如豆、風閃墮簾鉤。

月光淡醉鵝兒酒。轉花陰移上高樓。黃暗中，黃昏後，玉簪香透，誰與當搔頭。（小梁州）這種清潤的曲似張的寄稼源芝田禪師西湖秋夜諸作。又如紅綿綉鳳撲華鉛，紅綿回鸞散舞錢，紅絲顫雀翹妝鈿。過清明百六天，畫牆低何處秋千，宿粉暈流霞炫，明姿洗垂露鮮，是花中第一仙。一水仙子——這種華美的曲也是張曲中所常見的。許張的不同處只有這樣一點：許曲中沒有歸興與江夜這類豪爽或悽惋的作品。G+

【許光祚<sup>38</sup>】靈長，明——一六一九頃陝西人。能詩，格調平易，著有靈長集初集。

【許尚<sup>80, 22</sup>】自號和光老人，宋——一一九五頃華亭人。淳熙間，嘗取華亭古蹟，每一事為一絕句，名曰華亭百詠，凡一卷。

【許尚質<sup>7</sup>】又文，一字小訥，清——一七一—頃浙江山陰人。少業詩，亦喜飲，指邑中所謂沈釀川者自號。著有釀川集十三卷，為文頗有法度，詩嫌放縱，至不入律。



【許炎南】有丁明——一六二八頃海甯人。工於曲。

著有傳奇軟藍橋及情不斷各一本。（曲錄）

【許棠】文化，唐——八六二頃宣州涇縣人。工詩文，性僻難與人合。以作洞庭詩著名，時號許洞庭。棠久困名場，聞馬戴佐大將軍幕，招接文士，乃往謁之。戴一見如舊，留連累月，但從事詩酒，未嘗問所欲。一日，戴大會賓客，命使以棠家書授之。棠啓緘閱讀，始知戴已潛遣一介恤其家矣。八七一年始進士及第，調涇縣尉。至任時，鄭谷贈詩，有「白頭新作尉」之句。又曾爲江甯丞。後辭官，潦倒以終。棠著有詩集一卷。（新唐書藝文志）

0864。——0864。  
【許慎】叔重，漢和帝永元十二年，生於汝南之召陵，卒年未詳。少時博通經籍，文學家馬融極其推重。他故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後爲太尉，再遷浚長。後歸，卒於家。他著有五經異文，又有說文解字十四篇。他在中國文學底地位，不及他在文字地位上十分之一大。他是整理中國文字底第一個人。所以說起中國文字來，有三

個人：一是首創文字底倉頡，一是統一文字底史籀。一就是他。因爲中國自有文字以來，到他那時，還沒有一部可以考查文字底書。並且衆說紛紛，雜亂無章。於是他根據李斯作的倉頡篇以下底小篆，史籀作的史篇裏的大篆，漢魯共王從孔子壁中找出的壁中書上的古文，和旁的鐘鼎上面刻的古文，一起合攏來，做成一部說文解字。照字底形，分做五百四十部，譬如草類裏邊底字，字形必定從草，便歸在草字部裏。關於一個人行爲底字，字形必定從人，便歸在人字部裏。關於說話方面底字，字形必定從言，便歸在言字部裏。這草、人、言這些字，叫做部首，共有五百四十個字。所以成爲五百四十部，這五百四十部底分法，後人編字書，雖有增減，然總不能跑出他的範圍。說文沒出以前，雖然有文字，却沒有一部可以查字的書；自從有了說文，從此字底形體，在六書上，屬於那類和造字時候最初的本義，就一一都明白了。人家要查字，隨時可以按部去查。所以他創這分部首的例，對於中國文字，是很有功勞於後世

的。1917

【許炯】吾野明——一五四頃新會人。少不慧，專從羣兒騎竹馬，黏蜻蜓，捕鳥雀為戲。未幾，病疔，忽劇夢一老父出袖中書授之，俄墜而覺，自是能把筆為詩。嘉靖中舉人。炯才高而詩文無師承，有吾野漫筆十三卷。

【詳註飲香尺牘】四卷。清白下慵隱子箋釋撰。有道光刊本。

【議】「議」的起源與牠的體例，徐師曾文體明辨中說得最清楚。他道：「按劉勰云：『議者，宜也。周爰諮謀，以審事宜者也。』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弗迷。』此之謂也。昔管仲稱軒轅有明堂之議，則『議』之來遠矣。至漢始立『駁議』。『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也。蓋古者國有大事，必集羣臣而廷議之，若『罷鹽鐵』、『擊匈奴』是已。厥後下公卿議，乃始撰詞書之簡牘以進；而學士偶有所見，又復私議於家。」這一段是講「議」體的起源，和牠的流別；此外徐氏對於「議」的體例，也說得

非常簡要，我現在再引他，寫在下面：「議體之文，以辨潔為能，不以繁縟為巧事，以明覈為美，不以深隱為奇，此其大要也！」由上所說，「辨潔」「明覈」是作「議」體文的要則；而「繁縟」「深隱」便是作「議」體文的弊病了；這是我們不可不注意的！我嘗按考「議」的起源，原是始於「廷議」；以後纔有「私議」，如韓退之的改葬服議，柳子厚的晉文公問守原議，都是的。至於「論」和「議」兩種的區別，我可用兩句話來包括，便是：「『論』的範圍，包含稍為廣些，而『議』則多牽涉政治問題，以創立意義的。」269

【議宴陳園】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議對】「議」的起源，遠在上古的時候。按說文：

「議，語也。一曰，謀也。」管子：「軒轅有明堂之議，」

這便是「議」起於上古的證據。不過「議」的起

源雖古，却祇有其名，而沒有明文可供參讀。直到漢

朝時候的賈捐之，始做了一篇罷珠厓對，「議對」

的文字，當以此為始。文中子說：「議其盡天下之心

乎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大哉乎！井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這一節話，我引來作這『議對』文的小小概論。至於牠的體例，那末劉彥和文心雕龍議對中說得最見精當。他道：「夫動先擬議，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羣務，弛張治術。故其大體所資，必樞紐經典，採故實於前代，觀變通於當今；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郊祀』必洞於禮，『戎事』必練於兵，『田穀』先曉於農，『斷訟』務精於律，然後標以顯義，約以正辭……此綱領之大要也。若不達政體，而舞筆弄文，支離構辭，穿鑿會巧，空騁其華，因為事實所擯，設得其理，亦為遊辭所理矣。」以上劉氏對於「議對」文字的一切利病，說得明審極了！我現在再簡單地把他總括說幾句：「凡是議對的文字，立論應當『平實真切』，『辭約指明』，所以備君上的採擇。倘使『繁文稠辭』，而所說的又不切中事務，那末，未有不厭牠迂遠疏闊，而置之不問咧。」

麟

【麟角集】一卷，唐王榮撰，是集皆榮場屋程試之文，凡賦四十二篇，其八代孫蘋又補採省試詩二十一篇附於後，因取顏氏家訓學如牛毛，成如麟角之義，故題曰麟角集。有知不足齋刊本，嘉慶中閩王氏麟後山房明本，咸豐癸丑刊本，天壤閣本。

【麟溪集】二十二卷，別篇二卷。明鄭太和編。哀輯宋以來諸家題贈詩賦及碑誌序記題跋之類，為表揚義門而作者，共為一編。

【麟原文集】二十四卷。元王禮撰。是編凡前後集，各十二卷，有李祁劉定之二序。定之稱其文奇氣肆，矧祁稱其藹然仁義之詞，凜然忠憤之氣，深初慙至，無不可人意者。二家所見，殆不相同。

【麟兒報】四卷，十六回。有舊刊本書題「新編續像簇新小說麟兒報」，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日本寶歷甲戌船載書目著錄本題「天花藏秘本」；新編續像批評小說麟兒報」未見；咸豐壬子經國堂重鐫本，四卷。清無名氏撰。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本，首康熙壬子（十一年）天花藏主人序。日本寶歷甲戌

船載目著錄。

【請青衣賦】張超作。超有文行，從討黃中有功，為

0962

別部司馬，所著賦頌等凡十九篇，而請青衣賦尤著名。或謂蔡邕作青衣賦，志蕩詞淫，子並作此以規儆之，不愧益友，此亦凡語耳。伯喈果納婢為妾，亦非大愆，必謂之胡為者，矧美人香草，觸手芬香，為才人本色，且孔子刪詩，不廢贈芍采桑諸什，屈原作賦，亦有宓妃下女之辭，烏得以此罪伯喈？蓋當平心論之，伯喈之賦，才人之賦也，子並之賦，學士之賦也，彼以為

請青衣者，即請伯喈，誣伯喈實甚。其詞曰：「彼何人

斯，悅此豔姿，麗辭美譽，雅句斐斐，文則可佳，志卑意

微，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高岡可華，何必棘茨，醴泉可

飲，何必洛池，隨珠彈雀，堂溪刈葵，鴛鴦喙鼠，何異乎

鷓。」首段言文詞美麗，志意卑微，以鳳喻詞人，以棘

茨洛池喻青衣，隨珠堂溪鴛鴦皆喻可貴者，彈雀刈

葵啄鼠，則自輕甚矣，此賦中之興體，以下則皆數陳

其事而直言之，女色為禍，刺取詩書與春秋所載者

引以為戒，其時詩尚未列官學，官闕雖一篇毛傳美

后妃之德，而齊韓魯三家，以為刺康王晏朝，孔子大之，列冠簡端，引之以寓勸懲之旨，復舉宴嬰雋不疑見尊不迷，前半取足逆勢，然後落到麗豎正文，倍覺得力，是文章蓄勢法，末幅抉發臧獲之可賤可鄙，窮形盡相，以明謂之之不容已，至舉贅壻奴父以為況，說得極周匝，亦為逆筆，是文章加倍寫法，而以守一思愆為結穴，揭明正意，以破其立論之非，玩通篇詞意，敘事明，說理透，與平鋪直敘者迥別，漢賦矩矱，於茲可見。

0963

【謎語】謎語是一種詞句美妙富有趣味的通俗

詩歌，凡將世間一部分事物的真實現象隱去，而以

此事此物的背景，構為優美短俏的通俗韻詩式的

語言或文字，以問難於他人，目的欲人將此項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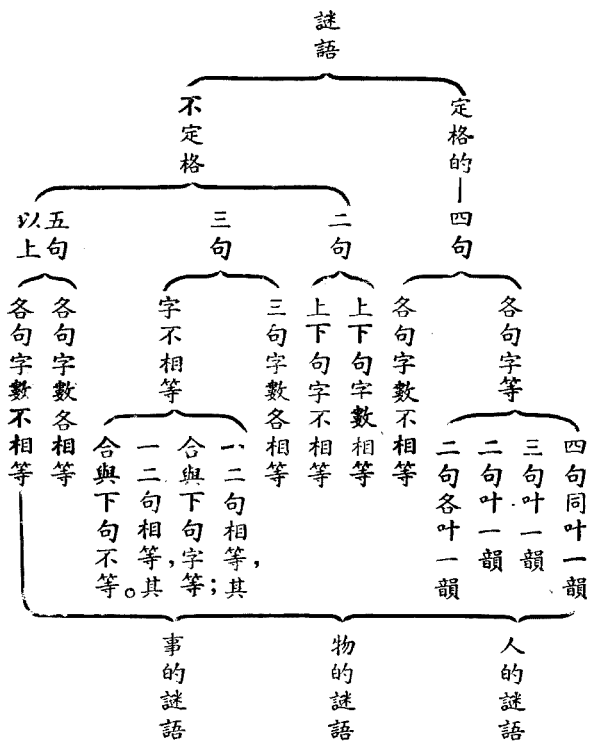
所暗指的事物猜測出來，這種問題便是謎語。它

的最初胚胎而且見於記載的，就是上古的一種「

瘦辭」如尚書商書湯誓篇云：「時日害（曷不也）

喪子及女（汝也）皆（偕也）亡！」此係夏時民間謗築的隱歌，其意在以「日」喻桀，使呪罵而

謎



不至獲罪。後來就由這種方法擴大成爲戰國時的隱語。漢時的射覆語，唐時的風人體，以至近古的謎語等等。所以謎語的起源也就在夏時或夏時稍前了。現在謎語的體裁，只有四個句子一首的最多。

三句以下和五句以上的例子都很少。若就它們的「謎底」分析起來，便又有人的謎語，物的謎語，事的謎語三大類，這只是粗的分法。比較詳細的情形，則當如下表：

謎語是一種很好的技巧的文學。它的最卓著的效用，就是可以作我們陶情解悶的娛樂品，及爲兒童涵養天真，啓發思想的教育利器。至於它的古體——隱語，在古時有所謂「抑止昏暴，振危釋憊」等等功能，那不過是它在歷史上的效用而已。一般研究謎語的人，大致還有一種心得，就是可以藉此探得中國古今來文學中一種「技巧文學」上的知識，例如隱語、迴文、疊字、疊韻、和鉤心鬥角的詩詞對聯等等，而同時中國人對於「技巧」的遊戲文學之心之熱烈，也就在這裏面可以看出來了。

【謎語書目舉要】關於謎語的書籍，有錢南揚的謎史，劉萬章的廣州謎語第一集，白啓明的河南謎語，王鞠侯的甯波謎語，陳光堯的謎語研究。此外大部發表在各地的民俗刊物上。最近則有天津大公報社所發行的楊汝泉的謎語之研究。

【謎目奇觀】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談龍錄】一卷。清趙執信撰，是編大旨，主於詩中有人，不當爲縹緲無着之語，使人人可用，處處可移。

有康熙原刊本，乾隆雅雨堂刊本，在與聲調譜內，乾隆刊本，在藝海珠塵內，乾隆因園刊本，在飴山詩文集內，乾隆五十四年刊本，在貨園叢書內，吳興張氏刊本，在適園叢書內，長沙巾箱本，在讀藝珠叢內，排印本，在清詩話內。

【談諧】一卷。宋陳日華撰。所記皆俳優嘲弄之語。

【談香女哭瓜】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談修】思永明——一五九六頃無錫人。著有避暑漫筆二卷。惠山古今考十卷。

【談印蓮】清歸安女子。字步生。著有花中君子遺草。妹印梅字湘卿，著有九疑仙館詩詞存稿。姊妹同學於孫秋士，每有吟詠，騷壇名宿，爲之斂手。秋士嘗哀其姊妹兩詩集爲花韻聯吟。

【談劍術】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談小蓮】清——一八七五頃人。嘗以劉心白遇沈娥娥事，撰孝娥記傳奇一本十六齣。